光緒壬寅仲夏上浣

[illegible]

汀州伊立勳著

吳縣潘氏編輯
上海文瀾石印

袁

書汪甘卿中翰著有九
百與文瀾書局合印前經
一物情注視新學之盛意
尚難訂成而滬上書賈
卷們求給示永禁翻印
廣著作而杜奸混等情
悉毋得將九通分類總

示

命二品頂戴江南分巡蘇松太兵備道袁　為

給示諭禁事據蒙學報館司札黃文倬稟稱竊敝館主花翎五品銜內閣中書汪甘卿中翰著有九通分類總纂一書全係自編自輯將此分類編年便益士林之法體例精善與文瀾書局合印前經稟請示禁翻印當奉批示備案查禁應檢同原書附送等因在案仰見洞達物情注視新學之盛意惟該書卷帙繁重印訂需時近今書籍盛行工作擁擠全書雖已印出一時尚難訂成而滬上書賈習氣最壞誠恐一見新書或有勦襲割裂冒名影射等弊特先謹呈樣本四卷仍求給示永禁翻印並懇恩准照會租界值年領事備案一體查禁一面由生再行續呈全書以廣著作而杜奸混等情附呈書樣到道據此除批示外合亟給示諭禁　為此示仰書賈人等知悉毋得將九通分類總纂一書翻印出售致干究罰切切　特示

光緒貳拾捌年伍月拾肆日示

九通分類總纂自序

士生今日見聞均非百年以上人所及其爲幸福多矣近來乃爲新舊說衝突之極若天然在學界上樹一公敵以與爲競勝因之真際愈離其度差亦愈遠泰東西賢者之爲學類能不出戶庭而研究現勢達於全球其理想之所到竟能日新月異起古人而問之亦自嘆爲弗如謂爲洞外情通新學固已蘄徐而叩其國中之典章文物制度則又了辨如響數典而毋或忘且以是爲改良進化之資蓋在學堂時肄業固早及也然則學界本無所謂新舊乃今之與古人之與我作正比例輒相形見長大都有爲之前即能爲之後故美益彰而盛可繼若之何精神之地事物之原紛紛全在形式上摹襲之至欲盡棄我之所有其并此摹襲不能者甚或詬病之以爲反對實亦不自知有所可守學術之敝此可爲隱憂長太息者也泰西十八世紀以前不如我中國古時遠甚今之所謂弊政亦無一不行乃百年以來全行改革進步之猛速率萬倍遂超越而過之日本竟僅三十年而成效大彰巍然稱爲亞東望國其維新之始固嘗派員來華採取我舊制之善與西國政學相參用我則以沿爲尚而不知有革政時勢已顯然見爲異宜非經大創則不動往往有爲人所廹而不能無增改則枝枝節節離離奇奇而爲之並行法之亦非其人蓋失古人制作之精意久矣竊以爲政治之學具有本原近來風會所趨變益加烈學術當先受其敝而餖飣小儒謭謭於章句又不足以與知存古其有燦然典備如九通等書能盡讀之者竟寥寥不數覯也夫六通所以備五朝之典要並爲昭代之憲章惟志在接續前書而門類一仍其舊故體例無所出入若馬氏通考自謂承通典而作而增益所未備者有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五項通志則別有宗旨自成體要故詳畧頗有異同如氏族六書七音圖譜金石校讐昆蟲草木皆是且地理之外別詳都邑禮略之中又分謚法器服皆其各不相謀之明據然戶口職役諸大端安能以食貨括之有選舉而無學校則人才已失所本旨邊防而不及四裔未爲知外交之道輿地所言者廣則州郡之名可從删也鄭志藝文之目得矣經籍尙應統列不當再瑣及於校讐諸略即年譜氏族特列一門何足以概帝系封建之大惟通考以郊廟王禮分別兩目則不如分吉嘉賓軍凶之爲合也象緯未及天文之全物異自宜以災祥並列三書之中各有短長夫杜書綱領宏大鄭意則以繼志史遷自任馬氏尤爲一代大掌故家乃節目

去取之間尚不無遺議如此若夫上下數千年欲盡識其變通張弛之因非融會錯綜類分條貫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然當時通典之作謂爲啓學者之羣迷通志與考俱以會通爲旨吾人生千百年後又當十數國之衝凡以爲勢異俗殊之故亦蕃變紛紜極矣是全在我學足以會通而不爲群迷耳況皇朝三通至乾隆末年而已止西國教化之程度尚低非特無從與之考較得失又烏知過此以往事變日多時局遷流如斯之極其所以徵諸人事將施有政者與古尤大不同乎夫今者各國環列大都以商戰立國其財政不專恃農田所出故開河道爭海權皆爲興商計無所謂漕運其皇室亦自有經費與公家度支截然不涉非若我歷代之增賦增貢至與屯田水利以濟之而國與民仍陰受其病況諸路所奉不盡任土所有名爲造册報銷而所司即以責屬攤繳藉爲獻媚宮廷之計甚至中使四出且以採辦爲名而誅求發運其弊遂不可勝言矣錢貨爲國用所需今之商場交易各國羣奉英金磅以爲定惟銀尚數目不同然在國中行使兌用小錢皆有一定價值並無銀色高下錢串漲落之習鈔則一用而不復支日本變法之初先亦用紙幣以濟財力之窮近則居然行用金圜及於境外矣我承累代圜法之舊凡所以通有無者惟銅是賴間亦用銀用券則奸弊滋甚生計愈艱至今尚不能興用金磅以與各國相抵制重爲賠款之累則誤於立法之初未嘗畫一也泰西政體以民爲重故教而兼養生齒日繁士農工商又皆各安職業無或夭札殄癘之虞國內戶口丁中預算列表歲有常册政府賴以覘強弱焉其在勢力圈上占地位多者則又廣闢殖民地計口徵捐特設警局以谿治之非若列朝版籍動多不實雖黃册十年一造編審之法又改爲五年一舉則求有司之綜覈難其人也西國除大兵事外不聞徵役及民君主出遊雖輿馬館舍之費亦照價給價從無辦大差以累小民之舉其街巷郊邑之間則以警察官治之分班輪充而責重事舉立法之密通國稱便自我之鄉職漸廢役法紛如名屢變而弊彌甚上不勝其虐用下愈甚其趨避雖復除而無能以救至今僻鄙之地鄉長里正仍與差徭同例黠者充之魚肉小民愿者視爲畏途至謀納粟入監以免之則甚矣其擾累也泰西工與商並重故製造一藝之成至錫爵以爲之勸五金礦產各國以此致富者纍纍也魚鹽絲茶之利久已勒有專書以爲研究近則我之土產非惟盡爲所奪且駸駸謀進口而入內地矣我也地力不盡坐棄大利即興辦亦無能見效乃或且重以阻力自餘則利源不但

專事征商常稅之外帶征苛細以求及額甚至因國家經費不足而鬻及名器獎敘不足勸人由報效苛派而來其實東西國之於本部無一不有稅匪直茶酒大宗也稅則之重視我何啻十數倍多取之民而民不怨則以能杜中飽還為民用而已國與國交通斷不能不有互市是在我之能興出產以有易無耳外人務興商業以劑盈虛國俗不諱言征利每能相率而勿欺其利民之舉亦甚夥雖盲啞聾廢而亦有生計並不兢兢於積穀救荒之策蓋利不自私則均民而能教則無憂於貧以視我之糴買和糴排配虐取豪強擅為利藪而益以厲民甚且利積粟所入息借之以興商務為名其於小民無絲毫之益焉況馬市海船之既通而牙行侵侮官又不為定商律尤為邊釁交涉之漸階之厲者至今為梗也今之與國羣謀競勝方躋平等全視財用以為之望一兵艦之增動糜鉅萬一商埠之闢經營數年以故民債累兆雖強國不聞擁庫藏以自殖其俸餉之厚為中國歷代所無故官不貪而兵能効命一功之成至賞金磅以數十萬計且山裂地震時有鉅災振恤之欵尤浩煩焉然一有大事銀行之籌借可指顧而集也我則財歸於上厚斂多藏滛侈因之生心以縱其欲至衰晚未有不憂匱乏者甚且據為內帑盡以委之閹豎而不復顧及國計則聚散之法未善焉西國用人之計全為任事稱職計故官與士合為一有舉而無不用與我古者選賢與能之意相合無所謂資格與科目也且投匭之法公矣有時又憑議院報館議論以覘衆心之向背則毀譽真而人知所自効斷不能賄賂公行或弋獲於一日之長我則魏晉而後代易一途銓選之權操之胥吏復故示好尙以為進退則佳士安肯為所用況榮途捷徑之滔滔也有士而後入官則不能無教況人才尤為國家元氣之所繫東西國知其然也首以興學為急務有高等學有尋常學有中小學國中無慮數千百所子弟有不入學者罰其父母其學制課程之善全在計積分以立年限而教法又極便捷故凡就學十數年間即可由普通以進專門中材以下亦謀生有術不致貧無以自存我則所學非所用校官弟子終年不詣學宮而橋門璧水若專備臨雍之典並此三舍法亦有名無實徒立書院以爭為道學淵源所繫尤與育才致治之意戾焉凡親民之官多則其國必治歐美官制最簡而各有專責國中不過數十大臣而小官則動以千計無所謂雜流且文職習知吏事武官率由學堂出身亦有錫世爵叙勳階以崇異之我則班品祿秩歷代不同或沿是名而地位大反或增一官而舊制不廢因

之閒散充斥任不專而轉足以牽制即如州縣而論無論層層管轄不足以自効其一人而兼六部之事又一歲數易其地自非生知甯不僨事此外諸職隨所升轉而不問能否顯秩崇銜及於駔儈迨至以宦寺而典兵柄預閣務不肖之徒奔走於門下而簡用不由銓選則其骫法流毒可知矣西國冠婚慶弔諸儀節不獨通國所遵奉也往往舉行鉅典凡列平等之國皆須遣專使以與其事有時君主之尊而不嫌於前赴故交際至論優待與否以別親睦其於軍事則亦誓師以出郊迎而歸至有同盟爲之電賀者惟宗教不同上帝之外別無所崇拜民俗亦行禱告詛祝而例不用壇社宮室牲牢酒醴以事其神至臣民之於君主相見祇三鞠躬然愛戴之誠較之中國臣民何如自餘則握手接吻以爲親愛我也繁文縟節以神姦相欺者無論已即如忠孝大綱朝儀之定乃出於諂諛小人之手而其禮書所修半由曲學阿世以求容故其取舍多依違希旨甚至宮闈代有搆煽而流毒已極 尚謂以孝治天下恭事惟謹雖假父之稱見於疏諫而不以爲恥且以北魏之幽置爲非者嚴號之上視爲實錄則以知暴秦之去謚法不爲無見也西樂多激昂慷慨之音其樂器與東方不同近世格致之理日明聲學一科辨析精微遂創爲八十層每層七級之說而又於七音之外加一重音以爲音之級數故音樂亦大有進步且門類甚多凡燕饗行軍婚姻追悼諸節無一不備而唱歌一事尤爲發揚志氣之用我則五聲六律歷數千年如一日樂工所習與儒者所致迥不相侔故盛世常以釐定宮懸爲制及其弊也淫哇繁響寖熾於宮中致使蕩靡鄙褻之音到處流播大爲風俗之憂其於正聲感人之道蕩然遠矣今之爲國練兵其亟矣防守之用陸而兼海往往優者勝而劣者敗視古尤加重焉西國皆務强兵爲示雄海上之策然器械之利尚視人之能用與否其制勝則在無一人不可爲兵其國中有常備兵有預備兵訓練精而不疲放徵調匪惟俸餉之厚也品望亦特別優異之日本今亦仿行其制矣我則兵與四民判然爲二平時不聞有教臨事則盡數驅之以當鋒刃雖府兵京營之制未嘗不召募充補然賤之如土芥而一無恩義又何怪季世之兵多驕爲禍尤劇也西人百年以前用刑極重近則罪止監禁間亦有死刑從不加以大辟大抵國民愈進文明則犯法者愈寡故可以刑輕著聞於世其刑書有憲律有民律非明律學不以授刑官律師則有文憑而條例之細審斷之公訊採之密雖古人亦不逮焉所謂國事犯例得而保護之尤爲立憲政體大公之舉我

也比重失入全視君與臣之喜怒以爲定惟隋唐而後制定五刑差得聖人用刑遺意耳然英主承敝而起往往力趨峻酷以儆怠玩乃更緣爲奸代興大獄至搢紳亦制命於中官之手則其害不可思議矣西國文字源流由來極古而亦屢變學堂之研究哲學以下無一不備各種專門之書甚夥其庋之藏書樓博物院賽珍會者不下數十萬册也惟歲有所出相尚以新著者必備述其見聞發達其學派與人以實驗斷無僅留一目越數十百年經三四人手尚爲之考存佚者日本漢學派間亦喜考据詞章而不甚重我也自經秦燔有一二儒者爲之抱殘守缺以存聖道之傳且以見一代文獻所繫故史官每爲之志或又採自鑒藏家所著錄者以補之其於藝文不爲無功乃僞竄雜摭聚訟紛如至有矜搜奇僻以風示後進適爲玩物喪志而已於學術之本原甚無益也今之國界或爲君主或爲民主或爲君民共主大都紀年而不紀元法人革命以來美國自立而後總統公舉任滿即代統系本不求其一貫英則由盎格索遜人入主俄則由羅曼諾甫人入主所謂國民之代表雖亦傳世歷年自不必以是爲重也惟日本數千年來一姓相承覆幕而後尤尊皇統就世系年譜上觀之可謂美談矣我也易姓改元史不勝載表志紀傳之作未嘗不可考見支派而世次往往牴牾後人遂疑共和之說爲不足信且無論篡竊盜賊與夫羌胡之種但得天幸即以帝統予之而正僞亦永無定論然因此而知歷代之姓氏出處本末亦學者所應有事也由部落而國都由酋長而帝王於是封建起焉今之東西國制亦有五等之爵而不以封地如歐美各邊境無慮數十百小國大抵仍君其土屬於一强國而已無必欲翦滅之以建置己子孫意也至聯邦政治與合衆國之制又不同是必我果出於公心其勢力又足以小大相維故有關屬地者可有不侵人土者亦可中國則自改郡縣廢復不常議者各有是非然往往坐擁重兵不顧國難不靖之徒或因此而生事端是古法亦不皆可復况侯王不必世襲唐宋時已行之奈之何天潢宗派乃遺逺支承襲致宗社幾爲所傾也外人最重種族故保愛同類甚力其爲君主有一定人種此中又有貴族賤族之分自講平等後齊視之矣五親以內不通婚姻傳種之道辨之尤精民俗亦盛行族譜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父子一姓女則不從夫而從父至有傳世數十代而載以家譜勒之石碣者惟相稱則名在姓前與我差別耳其實我太古之初猶然部族自氏族統而合於姓譜系之掌至以宰相領之其鄭重亦至矣乃五季以

來略而不講漢胡雜處宗派愈淆宜人人不復知有種族之思焉求通婚姻以爲融化而選格仍有軒輊不援家世
以爲重恐亦無可感動也天文家言古疏今密要以實測爲主西國天學近百年中得哥伯尼奈端諸人之攷核而
始有定論然其災祥占驗之荒謬無稽則不信已久昔科倫布以月食之事恫嚇美洲之土人遂使其一片大陸永
爲白種殖民之地彼土人之蠻野無識固矣中國則自四分三統而後已有推算日月食之法而至今猶循救護之
虛文著爲典何也夫交食凌犯皆可預知慧孛之行自有軌道或數十年一見或數百年一見西人之列測驗表者
已多乃疑爲上天之垂象且以東亞偏隅値周天星宿而創爲分野之說其爲勝美洲土人之見幾何也災祲之說
西人何嘗無之惟一遇鉅災則由格致會中派人考察務得實理如山崩測之爲山腹積水川竭測之爲源流改途
均爲寒熱兩帶所常見他若颶風之有旋渦赤道南北旋向互反考其方向卽易趨避有時人畜動植見爲乖戾類
皆地面上氣之有漲縮使然乃有神怪學以研究之無所謂範學也中國自漢後陰陽五行家言起雖一蟲之妖一
氣之戾必指爲休咎之應而曲爲之配然陰陽之義不過如算學之有正負五行則已破於化學之原質且以水火
土氣爲四行而不聞有五夫春秋所以明王道士大夫乃牽合災異猶自附於讖緯以爲學術已爲可恥之甚況占
驗卦氣怪誕不經至宮廷亦信之爲神奇可用恐將有妖妄之徒起而敢爲戎首以發大難則其爲禍於天下也尤
大矣今之爲輿地學者言以山脈水流爲主與我禹貢分州以山川定疆界尚無所出入也其專言形勢者謂之地
志則詳及於土宜物產而不紀沿革且城會所在各有經緯度數而測量之而圖繪之又或游歷以實驗之故能道
其山川方里如視之掌我則人自爲說代有移易考据之家專務與古人聚訟而史官亦復失實況自改郡縣以來
析置非其本境而或隸或割稱名互異其於地文地質之學曾無一及然地居溫帶百產所易生又膏腴二萬萬方
里天然成一東大陸不常見震陷之災善治之可以爲地球上第一雄國擁此神州沃壤共妍徒爲人所歆羡也環
瀛海七萬二千里除南北兩極外已無所不交通故歐洲皆以覓新地爲言闢口岸爲尙至極之萬里而遥公德如
美洲且欲於風氣教化所不齊之地輸入文明以盡大同之義務非若我之以黃河揚子江自域沿海卽以夷狄外
之也夫中原幅員歷代加廣海外諸國遣使修好史不絕書古之所謂要荒者今倘儕處內地萃以開通不早[illegible]

其所尊爲友邦而力求親睦者乃即在邊裔中國名猶班班可考則知夷夏之防固不可以疆域限也凡是之類考之於古如此驗之於今又如彼學者必將有所擇焉夫醫之於病必先辨其病源之深淺而後可用方藥工之於木必先審其木理之曲直而後可施斧斤然則九通等書明明一方藥斧斤爲我之所固有無可棄之忽之其於深淺曲直之道合與否則在乎審辨之者愚自少即好覽政書顧才陋識淺不足以見其大重以憂傷交集益復荒廢豈敢復論國家事第念西國之於政學當未與我中國通何所取資所賴近世紀中有二三儒者出爲推闡所發之行之有效遂底於富強精進尙未有艾若我則典章文物制度自昔留貽以至今日考察之助無待外求學士大夫亦可參酌以施之政則改良進化之易當在一舉手間也昔端木氏之言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乃今也不然學界上已有新舊說之衝突所謂爛然典備有如九通等書雖老師宿儒中求一能盡讀之者曾不多覯而他何論焉本國之不知乃放言乎五洲此愚之所深恥也惟三書各自爲例六通又沿其體而續之條目不一複述尤多將與學者窮古今治亂之變懼宂煩而無所從也是以不揣固陋重加甄錄取全書而彙輯之依次年代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凡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羣士議論有關得失者靡不條載附之於事如人支脈散綴於體區爲二十二類其於稽古之功或有益焉雖然區別全書彙列一貫務取舊聞故事燦著之於篇而一無發明通人固將嗤之極知淺陋而歷朝政事本末尙不能不賴是以見則時爲之也後之君子幸際明時學化日進儻亦矜而鑒之歟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吳縣汪鍾霖譔

九通分類總纂凡例

一通典通志食貨一門最爲繁雜今依通考之例分爲七類而通考別土貢於田賦之外其實田賦爲正供土貢爲雜供同爲取民之制故即以土貢附入田賦而定其名曰賦貢以正之

一漕運一事通考本入征榷今以此類亦賦貢之事專因天庾正供而設中國洎河爲水利者一爲漕運者百故改入賦貢

一鬻爵一類通典通志本入食貨通考又分征榷惟此類實爲歷代之秕政仕途之雜名器之濫皆由於此今則幾同勒派反邀獎叙故仍附征榷之後

一中國學校向與選舉不分緣立學之意上焉專爲求才下焉者專爲入官故選舉之外並無學校也通典通志皆祇言選舉後附學校數條惟通考以學校選舉分列兩門茲依其例

一歷代設官沿革或仿周官或仍秦制或創新名繁簡各異其制且同一官名而班次職任迥然各別萬難配合是編一以職任相聯貫爲主故於古今官名之不同者亦隨類比次每卷另立總目提綱俾閱者便於查檢

一通典通志皆依吉嘉賓軍凶五禮爲次今從其例至通考之郊祀羣祀宗廟羣廟王禮散入五禮之間因郊祀宗廟等項雖屬歷朝大典究不過吉禮之一宗無須別立專門焉

一纂修續通考 皇朝通考時遵奉 睿指於郊社中分出羣祀於宗廟中分出羣廟最爲折衷至當茲編吉禮一門敬依其例定郊社一羣祀二宗廟三羣廟四典志考悉本此纂入以昭畫一

一通志器服謚法分爲兩略不入禮略之中今以此二類在通典通考皆爲禮類之細目故依典考附入禮類門五禮之後

一禮樂兵刑四種爲中國歷代政治之要端故通典通志通考皆備焉今仍依其叙但論樂而兼及樂章言兵而並附兵法畧存其要以資考訂

一藝文一門通考名爲經籍臚列書目並附按語通志藝文則有目無按今分爲書目提要二類至通志別有六書七音圖譜金石校讐五略六藝文之屬列爲附錄其昆蟲草木略一種乃博物之小誌多識之遺意亦附藝文之末

一帝系一門僅詳於通考鄭志年譜闕焉未續今輯帝系亦以通考爲主而以年譜附錄以備查檢

一三代後封建已改郡縣而封爵則相傳不絕通考以封建賅之茲從其義而以封爵爲子目以昭核實

一氏族一門爲分別種類之要端通典通考皆未論及惟通志列爲專門茲從其義

一天文家言明可測以實理不當論及災祥今將所有災祥事改入祥異一門使各自成書以清界限

一祥異一門爲陰陽五行家占驗之學本不足信而通志有災祥一門通考有物異一門未便一概從芟今姑仍其要以備參考

一輿地一門典考俱以九州分類續典則以後世州郡分類至 皇朝典志考均以各行省分類茲編上下三千年貫串一氣未便以歷代建置瑣屑分析故依典考之例九州分類即前以統後則沿革之次序有條不紊若天山以北五嶺以南以及西域所屬各地非古九州所轄者另分蒙古西古越州等目至水道都邑係採之三志其後附四裔都則列入四裔以從其類

一四裔統系歷代史志未能聯屬且其間多使者之鑿空疑人之重譯祇足以廣見聞未足以徵翔實茲編但分東西南北斷代爲紀則有西史外紀在故不復以統系貫串之而土司各官亦附列焉

一通志紀傳係從正史中鈔出連篇累牘並爲正史舊文與本書全例不符且通鑑自有專書故 皇朝通志祇續其二十畧今依其義不復纂入

一歷代政治掌故九通中重複甚多大抵通考最詳通典次之通志又次之體例條目亦然今所纂錄先通典補以通志又補以通考務將九書融會貫通合於一治

一九通之中如通典止於唐天寶末通志二十畧止於唐末通考止於宋嘉定末故三書之續或續自唐或續

自五代或續自宋互有不同今彙輯九書其有時代倒亂則一以先後爲斷不復分其正續而典志考亦不必依次排列以免事實淆亂之弊惟每條採錄必留原書名於上務使閱者知所自出

一凡一門之中分爲若干子目悉依原書其分別提出別附他門者前條已著其說至每門子目之多寡既取九通彙爲一書自應續行添列今於每類加目之外仍作詳細總目以便檢閱

一皇朝三通纂於乾隆年故原書中於　純廟　諭旨及　欽定　御纂各書俱用雙抬茲編概仍其舊而發凡於此俾閱者遇例應三抬之處切須審愼抬寫免致誤會

一九通原書向無精本可資勘訂如浙江文瀾閣舊藏抄本錯誤尤多甚有全頁無一字亦行攙入　純廟時至降嚴旨切責當事諸人幾獲重譴萬難援爲定本校勘之難亦可想而知是書於影石時雖極斟訂再三終恐有所舛誤宏博通人幸共諒之

一九通全書集中國政治史之大成茲編於繁者汰之複者刪之又集九通之大成學者每檢一類經年緯月原始要終無待他求似於研究掌故之學不無小裨

一是書既將全書分類總纂則另成體要目錄亦增自於九通體例門類全不相合故原序凡例概付闕如其有關要旨者則仍散見於各類中

九通分類總纂

賦貢類第一

國用類第七

選舉類第八

郡國鄉黨之學

卷四十七　學校類四

直省鄉黨之學　附義學

卷四十八　學校類五

祠祭褒贈錄後

職官類第十

卷四十九　職官類一

歷代官制

卷五十　職官類二

歷代設官沿革　官數　周官數　皇朝官數　五侯封爵

卷五十一　職官類三

宰輔上

三師　三公　三孤　四輔二大附　師傅保加銜　太師　太傅　太保　少師　少傅　少保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太宰　太師　太傅　太保　太宰　太尉　司徒　司空　大司馬　三師三公以下官屬附　宰相　平章政事　參政　宰相官屬附　內閣　軍機處附　內閣大學士　內閣學士　典籍　中書　侍讀學士　侍讀　三老五更　門下省　侍中　侍郎　給事中　門下侍郎　散騎常侍　諫議大夫　起居郎　符寶郎　宏文館　城門郎　補闕拾遺　閤儀　知閤事　同知閤事　閤門宣贊舍人　閤門祗候

卷五十二　職官類四

宰輔下

中書省　中書令　中書科附　尚書省　錄尚書　尚書令　丞　左右司郎中　僕射　員外郎附　左右　歷代尚書　八座附　歷代郎官　都事

主事　[illegible]　樞密院　樞密使　[illegible]　知院事　同知院事　[illegible]　樞密副使　[illegible]　簽書院事　[illegible]　同簽書院事　都承旨

文淵書局石印

分司諸道 按察使司 提刑 撫治 贊理 觀風俗使 黜陟使 採訪處置使 按察司副使僉事

分司諸道 學政 府學教授 州學學正 縣學教諭 府州縣學訓導 提舉學事司 諸學校官 都水使者 丞 主簿 舟檝署 河渠署 各

道 漕運各官 總督漕運 巡視漕務 糧道 管糧以下官 領運 同知 通判 押運通判 漕標副將 守備 千總 河道各官 河道總督 河庫道 河道 管河

同知 通判 州同 知縣 縣丞 主簿 巡檢 吏目 典史 牐官 河標副將以下官 河營參將以下官 發運使 榷使 度支營田使 租庸使 兩稅使 戶口使 轉運

使司 鹽政 都轉鹽運使司運使 鹽法道 運同 運副 運判 鹽課使 提舉 鹽課司大使 批驗所大使 經歷 庫大使 知事 鹽巡檢 提舉 都大提舉

茶馬 提舉市舶 提舉河北糴使司 提舉保甲司 提舉弓箭手 鎮戍關市官 關稅各差 崇文門監

督 左右翼監督 各直省關稅 各直省委道府州縣監收

卷六十 職官類十二

守令

州牧刺史 總論州佐 別駕 治中 主簿 功曹書佐 部郡國從事 典郡書佐 祭酒從事 中正 京尹 三朝 河南尹 郡太守

總論郡佐 郡丞 別駕 長史 司馬 錄事 參軍 司功 司倉 司戶 司兵 司法 司士 參軍事 經學博士 醫博士 中正 通守 五官掾 督郵 郡尉 府州

知府 直隸州知州 各府同知 通判 經歷 知事 照磨 司獄 宣課司大使 稅課司大使 倉大使 檢校 庫大使 茶引批驗所大使 長官司吏目 各直隸州州同 州判 吏目 巡檢

驛丞 閘官 稅課司大使 縣令 總論縣佐 丞 主簿 尉 五百附 州縣 知州 知縣 各州州同 州判 吏目 巡檢 驛丞 庫大使 閘官 各縣縣丞 主

簿 巡檢 典史 驛丞 閘官 稅課大使 河泊所官 倉官 鄉官 土司各官 僧道官

卷六十一 職官類十三

將軍

禁旅宿衛 左右驍衛 左右武衛 左右威衛 左右領軍衛 左右金吾衛 左右監門衛 左右千

牛衛 左右羽林衛 左右龍武軍 左右神武等軍附 左右神策軍 殿前司 侍衛馬軍司 侍衛步軍司

幹辦皇城司 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 帶御器械 京衛 八旗都統 副都統 參領 副參領 佐領 驍騎校 領侍

衛內大臣 內大臣 散秩大臣 御前乾清門侍衛 一等侍衛 二等侍衛 前鋒統領 前鋒參領 衛 三等侍衛 藍翎侍衛 親軍校 侍衛處主事 筆帖式 前鋒侍衛

文淵書局石印

文瀾書局石印

文瀾書局石印

卷一百三十六　兵類八

兵略二

卷一百三十七　兵類九

兵略三

卷一百三十八　兵類十

兵略四

卷一百三十九　兵類十一

軍令　恩卹　賞功附　軍政　巡防附

卷一百四十　兵類十二

教閱　兵籍兵額附　舟師水戰　戰船附

卷一百四十一　兵類十三

軍器

國朝軍器制度　王命　旗牌　令箭　盔甲　弓箭　旗纛　兵仗　火器　火藥　帳房

卷一百四十二　兵類十四

馬政　祭馬祖　車戰

刑類第十四

卷一百四十三　刑類一

刑制上　黃帝　虞　夏　殷　周　秦　漢　後漢　魏　晉　六朝　唐　宋　五代　遼　金　元

卷一百四十四　刑類二

刑制下　明　國朝

經一

易

卷一百五十五　藝文類三

經二

書

卷一百五十六　藝文類四

經三

詩

卷一百五十七　藝文類五

經四

春秋

卷一百五十八　藝文類六

經五

禮

卷一百五十九　藝文類七

經六

儀注　附喪服　謚法　附國璽　樂　舞附

卷一百六十　藝文類八

經七

孝經　論語　孟子　四書　經解　讖緯

集一

別集一

卷一百七十五　藝文類二十三

集二

別集二

卷一百七十六　藝文類二十四

集三

別集三

卷一百七十七　藝文類二十五

集四

別集四

卷一百七十八　藝文類二十六

集五

總集

卷一百七十九　藝文類二十七

集六

詩集

卷一百八十　藝文類二十八

集七

文瀾書局石印

卷一百九十六　封建類三

魏　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周　隋

卷一百九十七　封建類四

唐　五代　宋

卷一百九十八　封建類五

遼　金　元

卷一百九十九　封建類六

明

卷二百　封建類七

皇朝

氏族類第十八

卷二百一　氏族類一

歷代氏族

卷二百二　氏族類二

遼金元氏族　歷代氏族補遺

卷二百三　氏族類三

皇朝氏族

天文類第十九

卷二百四　天文類一

歷法　儀象　弧線　儀器　刻漏附

日旁有物 日中見斗 日氣 赤虹貫日

月 兩月並見 月晝明 星入月中 雷震 物自鳴 災火 火異 青眚青祥 白眚白祥 黃

青黃祥 赤眚赤祥 黑眚黑祥 雹 冰花 甘露 醴泉

卷二百十一 祥異類二

恒風 恒陰 夜妖 恒雨 恒暘 旱 恒燠 恒寒 雪

卷二百十二 祥異類三

歲祲 水 江海泛溢附 河決 河竭附 水異 河清 水赤 水黑 井溢 水影 水中有火 歲饑 地

震 地裂附 山崩 移湧附 山鳴 山移

卷二百十三 祥異類四

人異 童謠 訛言附 服妖

卷二百十四 祥異類五

物異上

毛蟲之異 麒麟 騶虞附 馬異 牛禍 豕禍 羊禍 犬異 羽蟲之異 鳳凰 雞禍 鱗介之異

魚異 龜異 蟲異

卷二百十五 祥異類六

物異下

蝗蟲 蜚 蝝 蝻 螟 虸 蚄 蟊 鼠妖 金石異 石異 物自壞 草木異 華孽 木異

穀異 野穀 竹米 芝草 朱草 皇朝祥異

輿地類第二十一

卷二百十六 輿地類一

歷代疆域

卷二百十七　輿地類二

古冀州

皇朝　直隷　盛京　山西　河南

卷二百十八　輿地類三

古兗州

皇朝　直隷　山東

卷二百十九　輿地類四

古青州

皇朝　山東

卷二百二十　輿地類五

古徐州

皇朝　安徽　江蘇　山東

卷二百二十一　輿地類六

古揚州

皇朝　江甯　江蘇　安徽　河南　江西　浙江　福建　廣東

卷二百二十二　輿地類七

古荊州

皇朝　湖北　湖南

卷二百二十三　輿地類八

茈羌　符氏　師子國　且末　白題　滑國　鄧至　乙弗敵　宕昌嚈噠　天竺　波斯　悅般

伏盧尼　朱俱波　渴槃陁　粟弋　阿鉤羌　副貨　叠伏羅　賒彌　白蘭　曹國　何國　史國

石國　挹怛國　女國　吐火羅　陁羅伊羅　越底延　劫國　鍛汗　烏那遏國　穆國　東女　吐

谷渾　悉立　章求拔　吐蕃　大食　箇失蜜　蘇毗　骨咄　謝䫻　摩揭它　西女　土曾番　泥

婆羅　疎勒　鄧志　識匿

卷二百三十六　四裔類六

西戎下　宋　遼　金　元　明　國朝

拂菻　西夏　賽瑪爾罕　吐谷渾　木波　克實　薩蘭　衛喇特　烏斯藏　西番諸衛　巴實伯里

長河西　哈密衛　朶甘　大乘法王　大慈法王　闡化王　贊善王　護教王　闡教王　輔教王

西天阿難功德國　尼八剌國　地湧塔國　赤斤蒙古　阿端　哈魯　達爾瑪　實喇哈雅　什罕

特爾默　布哈爾　拂菻　哈瑪名　察遜　養夷　沙喇斯　納蘇察罕　伊斯帕罕　呼喇濟　奇

爾瑪勒　白松虎兒　敏珠爾　日落　默色爾　都爾蘇　薩哈勒　羅密　坤城　阿蘇　天方　默

德訥　木骨都東　不喇哇　竹步　阿丹　剌撒　麻林　忽魯謨斯　溜山　南巫里　加異勒　甘

巴里　急蘭丹　沙里灣泥　千里達　失制比　古里班卒　剌泥　白葛達　黑葛達　西洋古里

西洋瑣里　伊里巴拉　榔城　火州　安定衛　阿敦衛　庫春衛　撒辰蒙古衛　沙州衛　罕東衛

哈瑪爾　薩木諸卜　西天尼巴勒國　哈里　實喇哈斯　諳達戩　喀實噶爾　額實布哈　呼爾察

納實罕　敏真城　噶婁　圖魯蘇　阿克蘇　東布魯特　西布魯特　安集延　巴達克山　博洛爾

愛烏罕　塔坤城

卷二百三十七　四裔類七

匈奴 烏桓 鮮卑 劉淵 石勒 沮渠 赫連 軻比能 宇文莫槐 徒河段務勿塵附 慕容氏 拓

拔氏 蠕蠕 乞伏 禿髮 高車 稽胡 突厥 鐵勒 庫莫奚 契丹 室韋 地豆于 烏落侯

驅度寐 霫 拔悉彌

卷二百三十八 四裔類八

北狄下 唐 五代 宋 遼 金 元 明 國朝

薛延陀 僕骨 同羅 都波 拔野古 多濫葛 斛薛 阿跌 契苾羽 鞠國 俞析 大漠 白

霫 流鬼 回紇 骨利幹 黠戛斯 葛邏祿 駮馬 鬼國 鹽漠念 沙陀 渤海 珠巴克 烏

爾古 鐵甸 和碩館 富珠哩 烏舍 鐵驪 博囉滿達 定安 韃靼 朶顏 泰寧 福餘 衛

喇特 俄羅斯 左哈薩克 右哈薩克 啟齊玉蘇 烏爾根齊

卷二百三十九 四裔類九

歷代四夷都

西南諸土司上

湖廣土司 施州 永順 保靖 四川土司 烏撒 烏蒙 東川 鎮雄 馬湖 建昌 寧番 越雋 鹽井 會川 茂州 松潘 天全六番 黎州 播州 永寧 酉陽

石柱

卷二百四十 四裔類十

西南諸土司下

雲南土司 雲南 大理 臨安 楚雄 澂江 景東 廣南 廣西 鎮沅 永寧 順寧 孟艮 孟定 曲靖 姚安 鶴慶 武定 尋甸 麗江 元江 永昌 新化 威遠 北勝

灣甸 鎮康 瀾滄 麓川 緬甸 千崖 潞江 南甸 芒市 木邦 孟養 車里 八百 貴州土司 貴陽 思南 鎮遠 銅仁 黎平 安順 都勻 平越 石阡 新添

金筑 廣西土司 柳州 慶遠 平樂 梧洲 潯洲 太平 思明 思恩 鎮安 田州 思城等州附 泗城 龍州 奉義 附廣東瓊州

西南夷附 龍牙犀角 龍延嶼 龍牙門 吉里地悶 假里馬丁 麻逸凍

賦貢類第一

錢幣類第二

戶口類第三

職役類第四

征榷類第五

市糴類第六

選舉類第八

文瀾書局石印

卷四十三　選舉類十

雜議

學校類第九

九通分類總纂

郎將 太孫官屬坿 諸王官屬 太后及中宮諸官屬

卷五十七 職官類九

科道

御史臺 御史大夫 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 監察侍御史 主簿 都察院 宣政院 司隸校尉

警巡院 兵馬指揮使司

卷五十八 職官類十

內務

少府監 少監 丞 主簿 中尚 左尚 右尚 織染 掌治等署 暴室等丞 殿中監 丞 尚食 尚藥 尚衣 尚舍 尚乘 尚輦等局 奉御 直長 宣徽院

將作監 丞 主簿 左校署 右校署 甄官署 中校署 東園主章令 上林署 軍器監 丞 主簿 甲坊署 弩坊署 內務府 總管大臣 堂

郎中 主事 廣儲司郎中 員外郎 主事 織造監督 會計司郎中 員外郎 主事 內總管 副內總管 掌儀司郎中 員外郎 主事 御茶膳房總管大臣 尚茶尚膳正副侍衛 主事 御藥

房主事 內管領 都司郎中 員外郎 主事 行宮總管 苑副 千總 養鷹狗處統領頭目 慎刑司郎中 員外郎 主事 營造司郎中 員外郎 主事 養心殿造辦處郎中 員外郎 主事

慶豐司郎中 員外郎 主事 各司庫掌催掌 各司筆帖式 上駟院 奉宸苑 武備院 盛京內務府官屬 內侍省 內侍 內常侍 內給事 內謁者監 內寺伯 掖庭局 宮闈

局 奚官局 內僕局 內府局 太監職制 女官

卷五十九 職官類十一

行臺

行中書省 行尚書省 行樞密使 行御史臺 總督 總理 巡撫 布政使司 布政司參政參議

分司諸道 按察使司 提刑 撫治 贊理 觀風俗使 黜陟使 採訪處置使 按察司副使僉事

分司諸道 學政 府學教授 州學學正 縣學教諭 府州縣學訓導 提舉學事司 諸學校官 都水使者 丞 主簿 舟檝署 河渠署 各

道 漕運各官 總督漕運 巡視漕務 糧道 管糧以下官 領運 同知 通判 押運通判 漕標副將 守備 千總 河道各官 河道總督 河庫 河道 河道 管河

同知 通判 州同 知縣 縣丞 主簿 巡檢 吏目 典史 倉官 河標副將以下官 河營參將以下官 發運使 榷使 度支營田使 租庸使 兩稅使 戸口使 轉運

使司　鹽政　都轉鹽運使司運使鹽法道　運同　運副　運判　鹽課使提舉　鹽課司大使　批驗所大使　經歷　庫大使　知事　鹽巡檢　提舉　都大提舉

茶馬　提舉市舶　提舉河北糴使司　提舉保甲司　提舉弓箭手　鎮戍關市官　關稅各差　崇文門監

督　左右翼監督　各直省關稅　各直省委道府州縣監收

卷六十　職官類十二

守令

州牧刺史　總論州佐　別駕　治中　主簿　功曹書佐　部郡　國從事　典郡書佐　祭酒從事　中正　京尹　三輔　河南尹　郡太守

總論郡佐　郡丞　別駕　長史　司馬　錄事　參軍　司功　司倉　司戶　司兵　司法　司士　參軍事　經學博士　醫博士　中正　通守　五官掾　督郵　郡尉　府州

知府　直隷州知州　各府同知　通判　經歷　知事　照磨　司獄　宣課司大使　稅課司大使　倉大使　檢校　庫大使　茶引批驗所大使　長官司吏目　各直隷州州同　州判　吏目　巡檢

驛丞　閘官　稅課司大使　縣令　總論縣佐　丞　主簿　州縣　知州　知縣　各州州同　州判　吏目　巡　尉　五百附　檢　驛丞　庫大使　閘官　各縣縣丞　主

簿　巡檢　典史　驛丞　閘官　稅課大使　河泊所官　倉官　鄉官　土司各官　僧道官

卷六十一　職官類十三

將軍

禁旅宿衛　左右驍衛　左右武衛　左右威衛　左右領軍衛　左右金吾衛　左右監門衛　左右千

牛衛　左右羽林衛　左右龍武軍　左右神武等軍附　左右神策軍　殿前司　侍衛馬軍司　侍衛步軍司

幹掫皇城司　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　帶御器械　京衛　八旗都統　副都統　參領　副參　領　佐領　驍騎校　領侍

衛內大臣　內大臣　散秩大臣　御前乾清門侍衛　一等侍衛　二等侍衛　衛　三等侍衛　藍翎侍衛　親軍校　侍衛處主事　筆帖式　前鋒統領　參領　前　鋒　侍衛

前鋒校　筆帖式　護軍統領　參領　司鑰長　副參領　護軍校　隨　印參領等官　圓明園護軍營參領等官　步軍統領　翼尉　協尉　副尉　步　軍校　城門領　城門吏

門千總　員外郎　主事　司務　筆帖式　巡捕五　營副將　參將　游擊　都司　守備　千總　把總　火器健鋭虎鎗各營　火器營總統　翼長　營　總　鳥鎗護軍參領　副

參領　委署護軍校　筆帖式　參領護軍校　筆帖式　健鋭總統　翼長　前鋒　參領　副參領　委署參領　前鋒校　副前鋒校　筆帖式　虎鎗營總統　總領虎鎗長　副長　筆帖式　委署筆帖

式　諸將　大將軍　并官屬　都督　元帥、宣撫使　車騎將軍　衛將軍　前後左右將軍　四征

文淵書局石印

九通分類總纂

禮類第十一

卷六十五　禮類一

禮總

吉禮一之一　郊社

郊天

卷六十六　禮類二

吉禮一之二　郊社

皇朝南郊　方丘　北郊

卷六十七　禮類三

吉禮一之三　郊社

大享明堂　禋六宗　祀五帝　五時迎氣　堂子

卷六十八　禮類四

吉禮二之一　羣祀

朝日夕月　祭星辰　山川

卷六十九　禮類五

吉禮二之二　羣祀

大雩　社稷　籍田　先蠶

卷七十　禮類六

吉禮二之三　羣祀

文瀾書局石印

卷七十七　禮類十三

吉禮三之四　宗廟

祫禘

卷七十八　禮類十四

吉禮三之五　宗廟

時享　薦新附

卷七十九　禮類十五

吉禮三之六　宗廟

原廟　奉先殿

卷八十　禮類十六

吉禮三之七　宗廟

天子追尊祖考妣　上陵　拜掃及諸節上食附

卷八十一　禮類十七

吉禮三之八　宗廟

功臣配享　雜議

卷八十二　禮類十八

吉禮四之一　羣廟

祀先代帝王賢士　修陵墓附　歷代帝王陵廟

卷八十三　禮類十九

吉禮四之二　羣廟

文瀾書局石印

樂類第十二

卷一百十五　樂類一

歴代樂制上

卷一百十六　樂類二

歴代樂制下

皇朝樂制

卷一百十七　樂類三

歴代製造律呂

卷一百十八　樂類四

度量衡

卷一百十九　樂類五

八音　金石土革

金之屬　雅部　夷部　俗部　石之屬　雅部　夷部　俗部　土之屬　雅部　夷部　俗部　革之屬　雅部　夷部　俗部

卷一百二十　樂類六

八音　絲匏

絲之屬　雅部　夷部　俗部　匏之屬　雅部　夷部　俗部

卷一百二十一　樂類七

八音　竹木

兵類第十三

刑類第十四

卷一百五十二　刑類十

守正　舞文　寛恕　峻酷　决斷

藝文類第十五

封建類第十七

氏族類第十八

天文類第十九

祥異類第二十

卷二百十　祥異類一

天變　天裂　天鳴　天變色　無雲而雨　無雲而雷　天雨蝨　雨魚　雨土　雨毛　雨沙　雨灰

雨草　雨水銀　雨冰　雨穀　雨血　雨木冰　雨肉　雨石　雨金　雨黑水　雨紅霧　雨赤雪

雨黑霜　雨菽豆　雨湯　雨藥　雨木　雨桂子　雨錢　雨絲　雨絮　雨線

日（日夜出　日夜食　日薄食　衆日並出　日門　日隕於地　日中烏見　日中飛鵲　日中黑子　日中黑　日青無光　日光四散　日晝昏而黃黑霧　日死　日赤如血無光　日五色　日無光　日白無光　日黃無光　日赤無光　日暈及背珥冠　日暈再重　日暈五重　虹貫日　日暈　日旁有物　日中見斗　日氣　赤虹貫日）

月（兩月並見　月晝明　星入月中）　雷震　物自鳴　災火　火異　青眚青祥　白眚白祥　黃眚黃祥　赤眚赤祥　黑眚黑祥　雹　冰花　甘露　醴泉

卷二百十一　祥異類二

恒風　恒陰　夜妖　恒雨　恒暘　旱　恒燠　恒寒　雪

卷二百十二　祥異類三

歲祲　水（溢海泛附）　河決（支河決溢附）　水異　河清　水赤　水黑　井溢　水影　水中有火　歲饑　地震（陷裂附）　山崩（移湧附）　山鳴　山移

卷二百十三　祥異類四

人異　童謠（訛言附）　服妖

卷二百十四　祥異類五

物異上

毛蟲之異　麒麟（騶虞附）　馬異　牛禍　豕禍　羊禍　犬異　羽蟲之異　鳳凰　雞禍　鱗介之異

九通分類總纂

四裔類第二十二

卷二百三十一　四裔類一

東夷上　三代　秦　漢　魏　晉　六朝　唐　五代

朝鮮　濊　馬韓　辰韓　弁辰　夫餘　倭即日本　高句麗　東沃沮　閩越　百濟　新羅　挹婁

勿吉　豆莫婁　扶桑　女國　大漢　侏儒國　長人國　渤海　琉球　女眞

卷二百三十二　四裔類二

東夷下　宋　遼　金　元　明　國朝

耽羅　三嶼　哈斯罕　鐵驪　博羅滿達　富珠哩　定安　瓜哇　婆羅　雞籠山　呂宋　美洛居

和蘭　古麻剌朗　三佛齊　馮嘉施蘭　蘇門答剌　蘇祿

卷二百三十三　四裔類三

南蠻上三代　秦　漢　魏　晉　六朝　唐　五代

盤瓠種　廩君種　板楯蠻　越裳　夜郎國　滇　邛都　筰都　冉駹　哀牢　焦僥　交趾　撣國

昆彌　嶺南　黃支　哥羅　林邑　獠　附國　西爨　尾濮　木綿濮　文面濮　折腰濮　赤口濮

黑僰濮　扶南　頓遜　毗騫　千陀利　狼牙修　婆利　槃槃　赤土　眞臘　羅刹　投和　丹丹

邊斗　杜薄　薄剌　敎焚　火山　無論　南平蠻　東謝　西趙　牂牁　充州　松外諸蠻　驃國

西原蠻　兩爨蠻　南詔　占城　瞻博　修羅分　室利佛逝　名蔑　單單　吐蕃　柯枝　婆登

烏蔦　陀洹　訶陵　多蔑　多摩長　哥羅舍分

卷二百三十四　四裔類四

南蠻下　宋　遼　金　元　明　國朝

長河西　哈密衛　朶甘　大乘法王　大慈法王　闡化王　贊善王　護教王　闡教王　輔教王

西天阿難功德國　尼八剌國　地湧塔國　赤斤蒙古　阿端　哈魯　達爾瑪　實喇哈雅　什罕

特爾默　布哈爾　拂菻　哈瑪名　察遜　養夷　沙喇斯　納蘇察罕　伊斯帕罕　呼喇濟　奇

爾瑪勒　白松虎兒　敏珠爾　日落　默色爾　都爾蘇　薩哈勒　羅密　坤城　阿蘇　天方　默

德訥　木骨都東　不喇哇　竹步　阿丹　剌撒　麻林　忽魯謨斯　溜山　南巫里　加異勒　甘

己里　急蘭丹　沙里灣泥　千里達　失制比　古里班卒　剌泥　白葛達　黑葛達　西洋古里

西洋瑣里　伊里巴拉　椰城　火州　安定衛　阿敦衛　庫春衛　撒辰蒙古衛　沙州衛　罕東衛

哈瑪爾　薩木諸卜　西天尼巴勒國　哈里　賓喇哈斯　諳達戩　喀實噶爾　額實布哈　呼爾察

納實罕　敏眞城　噶婁　圖魯蘇　阿克蘇　東布魯特　西布魯特　安集延　巴達克山　博洛爾

愛烏罕　塔坤城

卷二百三十七　四裔類七

北狄上　三代　秦　漢　魏　晉　六朝

匈奴　烏桓　鮮卑　劉淵　石勒　沮渠　赫連　軻比能　宇文莫槐　徒河段務勿塵附　慕容氏　拓

拔氏　蠕蠕　乞伏　禿髮　高車　稽胡　突厥　鐵勒　庫莫奚　契丹　室韋　地豆于　烏落侯

驅度寐　霫　拔悉彌

卷二百三十八　四裔類八

北狄下　唐　五代　宋　遼　金　元　明　國朝

薛延陁　僕骨　同羅　都波　拔野古　多濫葛　斛薛　阿跌　契苾羽　鞠國　俞折　大漠　白

霫　流鬼　回紇　骨利幹　黠戛斯　葛邏祿　駮馬　鬼國　鹽漠念　沙陀　渤海　珠巴克　烏

爾古　鐵甸　和碩館　富珠哩　烏舍　鐵驪　博囉滿達　定安　韃靼　朶顏　泰寗　福餘　衛

吳縣汪鍾霖甘卿甫纂校

賦貢類一

歷代賦稅

通典古之有天下者未嘗直取之於人其所以制賦稅者謂公田什之一及工商衡虞之入稅以供郊廟社稷天子奉養百官祿食也賦以給車馬兵甲士徒賜予也言人君唯於田及山澤可以制財賄耳其工商雖有技巧之作行販之利是皆浮食不敦其本蓋欲抑損之義也古者宅不毛有里布地不耕有屋粟人無職事出夫家之征言宅不毛者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者出三家之稅粟人雖有閒無職事猶出夫稅家稅夫稅者謂田畝之稅家稅者謂出士徒車輦給繇役也蓋皆罰其惰務令歸農是故歷代至今猶計田取租稅古者人君上歲役不過三日是故歷代至今雖加至二十日數倍多古制猶以庸爲名旣免其役日收庸絹三尺共當六丈更調二丈則每丁壯當兩匹矣夫調者猶存古井田調發兵車名耳此豈直斂人之財者乎什一者天下之正中多乎則大桀小桀寡乎則大貊小貊故什一行而頌聲作二不足而碩鼠興古之聖王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盜積於人無藏府庫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是故鉅橋盈而殷喪成皋溢而秦亡記曰人散則財聚財散則人聚此之謂也漢武攘四夷平百越邊用益廣杼軸其空於是置平糶立均輸起漕運興鹽鐵開鬻爵設榷酤收算緡納雜稅更造錢幣蓄貨長財雖經費獲濟而下無聊矣夫文繁則質衰末盈則本虧反散澹朴之風導成貪叨之行是以惡其啟端也賢良文學辯論甚詳然處昇平之代是古則理高居多務之時非今則事闕一臧一否故悉存焉

陶唐制冀州厥賦唯上上錯兗州厥賦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青州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厥篚檿絲徐州厥賦中中第五厥貢惟土五色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曁魚厥篚元纖縞揚州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荆州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元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豫州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梁州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 狐狸織皮雍州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禹定

九州量遠近制五服任土作貢分田定稅十一而賦萬國以康故天子之國內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其外五百里曰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又其外五百里曰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衞又其外五百里曰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殷以天子之地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曰甸以爲御千里之外曰流設方伯以爲屬公田藉而不稅七十而助是以其求也寡其供也易降及辛紂暴虐厚賦以實鹿臺大斂以積鉅橋

周武王旣誅紂發其財散其粟反其失而人安於是分九畿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曰侯畿其貢祀物又外曰甸畿其貢嬪物又外曰男畿其貢器物又外曰采畿其貢服物又外曰衞畿其貢財物又外曰蠻畿又外曰夷畿要服也其貢貨物又外曰鎭畿又外曰藩畿此荒服也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司徒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捨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捨以歲時入其書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衣不帛不績者喪不縗又因其比鄰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夫役人歲不過三日任其土所以紀地宜也分五服設九畿所以別遠近也五人爲伍所以知衆寡也因井廬以定賦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謂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皆因其所工不求其所拙農人納其穫工女效其織是以黔首安本而易贍下足而上有餘也

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

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藉與稅……

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

左傳成公元年三月作邱甲

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公羊傳曰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公問於有若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又問孔子孔子曰薄賦斂則人富公曰若是寡人貧矣對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貧也

管子曰地之生財有時人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下上相疾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唯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又曰尊賢使能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行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人皆悅而願爲之氓矣白圭問孟子曰吾欲二十而稅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而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夫貉五穀不生唯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利而利之使食其土毛之實役其民氓之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歎

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孫武曰夫帝王處四海之內居五千里之中焉能盡專其利是以分建諸侯以其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譬如彼治冶令大則薄令小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

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

秦孝公十二年初爲賦始皇建守罷侯貴以自奉提封之內撮粟尺布一夫之役盡專於己徂春歷秋往還萬里是所得者至寡所苦者至大人用無聊海內咸怨夫夏之貢殷之助周之藉皆十而取一蓋因地而稅秦則不然舍地而稅人故地數未盈其稅必備是以貧者避賦役而逃逸富者務兼幷而自若加之以內興工作外攘夷狄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也二世承之不變其失反更益之海內愁怨遂用潰畔

漢高帝接秦之敝諸侯竝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賦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四年八月初爲算賦

孝惠元年減田租復十五稅一六年令女子年十六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孝文入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晁錯上說令人入粟得以拜爵邊食足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德澤加於萬人帝從其言後天下充實乃下詔賜人十一年租稅之半

十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孝景帝二年令人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時上溢而下有餘又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孝武郎位董仲舒說上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矣

建元元年制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

孝昭始元六年秋七月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

元鳳二年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四年出口賦
六年詔曰夫穀賤傷農今三輔 減賤其令以菽粟當今年賦
元平元年詔曰天下以農桑爲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徭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
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
孝宣帝甘露二年減民算三十孝成建始二年減天下賦錢算四十
孝平元始元年詔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出錢月三百王莽簒位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
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富者驕而爲邪貧者窮而爲姦俱陷於辜刑用不措今更名
天下之田曰王田又以周官稅入凡田不耕爲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爲不毛出三夫之布人浮游
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者宂作縣官衣食之又分裂州郡改職作官遣兵二十餘萬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
橫斂賦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
後漢光武建武中田租三十稅一有產子者復以三年之算也
明帝即位人無橫徭天下安寧時穀貴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爲租以通天下
之用從之
魏武初平袁紹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綿二斤餘不得擅興
晉武帝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
者三分之 夷人輸賨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不課田者輸義米三斛遠者五十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成帝
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是後頻年水旱田稅不至咸康初算田稅米空懸五十餘萬斛
尚書諸曹以下免官
哀帝即位乃減田租畝收二升
孝武帝大元二年除度定田收租之制公王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

宋文帝元嘉中始興太守孫豁上表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十六斛五十以下至十三皆課三十斛一戶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歲兒未堪田作或是單迥便是逃匿戶口歲減實此之由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詔善之也

通志　宋孝武大明五年制天下人戶歲輸布四尺齊高帝初竟陵王子良上表曰宋文帝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百姓駭迫不以其命恣意賦斂人無敢言守宰務在哀刻圍桑品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又臺符旣切畏失嚴期乃有自殘軀命斬絕手足以避徭役守長不務富民惟言益國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子良之言雖切而終不見用自東晉寓居江左百姓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者謂之浮浪人惟其所輸終優於正課至齊武帝時都下人多為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每品減五戶至第九品五戶其佃穀皆與大家量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參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馬部曲督關外侯材官議郎以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數中官品第六以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舉輦迹禽前驅彊弩司馬羽林郎殿中虎賁持椎斧武騎虎賁持鈒冗從虎賁命中武騎一人其客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綠絹八尺綠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丁女並半之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田畝稅米二升蓋大率如此也其量三升當今一升秤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自梁武帝末侯景之亂國用常褊京官文武月俸唯得廩食多遙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揚徐等大州比令僕班甯桂等小州比參軍班丹陽郡吳郡會稽等郡同太子詹事尚書班高梁晉康等小郡三班而已大郡六班小縣兩轉方至一班品第旣殊不可委載

後魏令每調一夫一婦帛一疋粟二石人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疋下至半以此為降大率十疋中五疋為公調二疋為調外費三疋為內外百官俸人年八十以上者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病老篤貧不能自存者亦一人不從役舊

制民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爲一疋六十尺爲一端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

孝文帝延興三年秋更立嚴制令一準前式違者罪各有差

四年詔州郡人十丁取一以充行戶收租五十石以備年糧

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三疋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疋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帛三疋粟二石九斗以爲官司之祿復增調外帛滿二疋所調各隨土所出其司冀雍華定相秦洛荊河懷兗陜除 青齊濟南河東東徐等州貢綿絹及絲其餘郡縣少桑蠶處皆以麻布充正光後國用不足乃先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徵之百姓怨苦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米五萬三千五十四斛九斗糵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麴三千萬五百九十九斤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廩食及肉悉三分減一計歲終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三石

通典齊高帝初竟陵王子良上表曰宋文帝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役勞擾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慎貪險崎嶇以求此役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侮折守宰瞻郭覩境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明所督攝總曹署震驚郡邑深村遠里頃刻十催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爲千誑云質作尙方寄繫東冶百姓駭迫不堪其命恣意賦賄無人敢言貪薄禮輕即生謗讟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明下符旨審定期限如有違越隨事糾坐則政有恆典人無怨咨子良又啟曰今所在穀價雖和室家饑嗛縑纊雖賤駢門鬻質而守宰務在裒刻圍桑品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人敗產要利一時東郡使人年無常限郡縣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懸急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徭役守長不務先富人而唯言益國豈有人貧於下而國富於上耶又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且錢布相半爲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錢進違舊科退容姦利欲人康泰豈可得乎又啟曰諸稅賦所應納錢不限大小但令所在兼折布帛雜物是軍國所須者聽隨價准直不必盡令送錢於公不虧其用在私實荷其遲昔晉氏初遷江左草剏絹布所直十倍於

今賦調多少因時增減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錢一千而人所輸聽為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則匹直六百官受則匹准五百所以每欲優人必為降落今入官好布匹下百餘其四人所送者猶依舊制昔為刻上今為刻下甿庶空儉豈不由之救人拯弊莫過減賦略其目前小利取其長久大益無患人貲不殷國用不阜也迨武帝時豫章王嶷上表曰宋氏以來郡州秩俸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准夫理在夙均政由一典伏尋郡縣長尉俸祿之制雖有定科而其餘資給復由風俗東北異源西南各序習以為常因而弗變順之則固匪通規澄之則靡不入罪豈約法明章先令後刑之謂也臣謂宜使所在各條件公田秩俸迎送舊典之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課尚書精加勘覆務存優衷事在可通隨宜頒下四方永為恆制帝從之

自東晉寓居江左百姓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諸蠻陬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財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恆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為徵賦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者謂之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在量惟所輸終優於正課焉都下人多為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每品減五戶至第九品五戶其佃穀皆與大家量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參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馬部曲督關外侯材官議郎以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數中官品第六以上並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舉輦跡禽前驅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虎賁持椎斧武騎虎賁持鈒冗從虎賁命中武騎一人其客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丁女並半之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其田畝稅米二升蓋大率如此其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秤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今謂卽時自梁武帝末侯景之亂國用常褊京官文武月例唯得廩食多遙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揚徐等大州比令僕班寧桂等小州比參軍班丹陽吳郡會稽等郡同太子詹事尚書班高涼晉康等小郡三班而已大郡六班小縣兩轉方至一班品第既殊不可

委載其州郡縣祿米絹布絲綿當處輸臺傳倉庫若給刺史守令等先准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敕而裁凡如此祿秩既週所部兵士給之其家得盡少諸王諸主出閤就第婚冠所須及衣裳服飾并酒米魚鮭香油紙燭等並官給之王及主壻外祿者不給解任還京仍亦公給

後魏道武帝天興中詔採諸漏戶令輸綸綿自後諸逃戶占爲紬繭羅穀者甚眾於是雜營戶帥徧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同戶口錯亂景穆帝卽位一切罷之以屬郡縣魏令每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人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至半以此爲降大率十匹中五匹爲公調二匹爲調外費三匹爲內外百官俸人年八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病老篤貧不能自存者亦一人不從役舊制人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爲一匹六十尺爲一端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

孝文帝延興三年秋更立嚴制令一准前式違者罪各有差

四年詔州郡人十丁取一以充行戶收租十五石以備年糧

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爲官司之祿復增調外帛滿二匹所調各隨其土所出其司冀雍華定相秦洛荊河懷兗陝徐青齊濟南河東徐等州貢綿絹及絲其餘郡縣少桑蠶處皆以麻布充

孝明帝時張普惠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遵先皇之令軌復高祖之舊典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百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立幅度之規億兆荷輕賦之饒不但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於上億兆樂於下自茲以降漸漸長闊百姓怨嗟聞於朝野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秤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所可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所謂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尚書既知國少綿麻不惟法度之翻易人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詔遵前之非遂

後之失奏求還復綿麻以充國用不思庫中大有綿麻而都官共竊利之愚臣以為於理未盡何者今官人請調度造衣物必度量絹布匹有尺丈之盈猶不計其廣絲綿斤兩兼百銖之賸未聞依律罪州郡者若一匹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戶主連及三長此所謂教人以貪也今百官請俸只樂其長闊幷欲厚重無復准極得長闊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橫發今若必復美稱以亂視聽此百司所以仰負聖明者也綿麻謂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嚴禁復本幅度新綿麻之典依太和之稅其在庫絹布幷及絲綿不依典制者請遣一尚書與太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俸之人總常俸之數年俸所出以市綿麻亦應周其一歲之用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人惜法如此則高祖之軌中興於神龜明明慈信昭布天下六年於無窮孰不幸甚正光後國用不足乃先折租調而徵之百姓怨苦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米五萬三千五十四斛九斗糵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麴三十萬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時郊廟百神羣祀依式供營遠蕃客使不在斷限爾後寇賊轉眾諸將出征相繼奔敗所亡器械資糧不可勝數而關西喪失尤甚帑藏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廩食及肉悉三分減一計歲終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

孝昌二年冬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賃公田者畝一斗莊帝即位因人貧富為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靖帝天平初諸州調絹不依舊式興和三年各班海內悉以四十尺為度天下利焉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穀斛至九錢法綱寬弛百姓多離舊居闕於徭役矣齊神武秉政乃命孫騰高崇之分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各勒還本是後租調之入有加焉及侯景背叛河南之地困於兵革尋而侯景亂梁乃命行臺辛術略有淮南之地其附州郡羈縻輕稅而已

通志北齊文宣受禪多所草創六坊內從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後南征頻歲陷沒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武成以修創臺殿所役甚廣兼幷戶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牀租調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以為生事不計由是姦欺尤甚戶口租調十亡六七是時用度轉廣賜予無節府藏

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徹軍人之常廩并省州郡縣鎭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以節國用之費焉河清三年定令乃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率人一牀調絹一疋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丈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

後周文帝霸府初開制司賦掌均賦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與輕癃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斗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

通典 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

建德二年改軍士爲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爲兵矣宣帝時發山東諸州兵增一月功爲四十五日役以起洛陽宮并移相州六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

隋文帝霸府初開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相次阻兵興師誅討賞費鉅萬及受禪又遷都發山東丁毀造宮室仍依周制役丁爲十二番匠則六番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絁麻土調以布絹絁以匹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隸各半之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開皇三年減十二番每歲爲三十日役減調絹一匹爲二丈初蘇威父綽在西魏世以國用不足爲征稅之法頗稱爲重既而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代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至是威爲納言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時百姓承平漸久雖遭水旱而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至於京師相屬於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帝又躬行節儉

九年親御朱雀門勞凱旋師因行慶賞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稅

十年五月又以宇內無事益寬徭役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放

十一年江南反越國公楊素討平之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亦莫不優崇

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乃更開左藏之院搆屋以受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盜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十四年關中大旱人饑帝幸洛陽因令百姓就食從官並准見口賑給不以官位爲限

十八年五月高熲奏諸州無課調處及課州管戶數少者官人祿力承前以來恆出隨近之州今請於所管內計戶徵稅帝從之先是京官及諸州並給公廨錢迴易生利以給公用六月工部尙書蘇孝慈等以爲所在官司因循往昔皆以公廨錢物出舉興生惟利是求煩擾百姓奏皆給地以營農迴易取利皆禁止十一月詔外內諸司公廨在市迴易及諸處興生並聽之唯禁出舉收利煬帝卽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其後將事遼碣增置軍府埽地爲兵租賦之入益減矣又頻出朔方西征吐谷渾三度高麗飛芻輓粟水陸艱弊又東西巡幸無時休息六宮及禁衞行從常十萬人皆仰給州縣天下怨叛以至於亡

大唐武德元年詔曰宗緒之情義越常品宜加惠澤以明等級諸宗姓有官者宜在同列之上未有職任者不在徭役之限二年制每一丁租二石若嶺南諸州則稅米上戶一石二斗次戶八斗下戶六斗若夷獠之戶皆從半輸蕃人內附者上戶丁稅錢十文次戶五文下戶免之附經二年者上戶丁輸羊二口次戶一口下戶三戶共一口凡水旱蟲霜爲災十分損四分以上免租損六分以上免租調損七分以上課役俱免六年三月令天下戶量其貲產定爲三等

通典七年始定律令以度田制五尺爲步步二百四十爲畝畝百爲頃丁男中男給一頃篤疾廢疾給四十畝寡妻妾給三十畝若爲戶者加二十畝所授之田十分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世業之田身死則承戶者便授之口分則收入官更以給人賦役之法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則隨鄉土所產綾絹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絁者兼調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其絹絁爲匹布爲端綿爲屯麻爲綟濶尺八長四丈者謂之匹若當戶不成匹端屯綟者皆隨近合成凡丁歲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貲每日絹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免通正役並不過五十日若嶺南諸州則稅米上戶一石二斗次戶八斗下戶六斗若夷獠之戶皆從半

輸蕃胡內附者上戶丁稅錢十文次戶五文下戶免之附經二年者上戶丁輸羊二口次戶一口下戶三戶共一
口凡水旱蟲霜爲災十分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租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凡天下之戶量其資產定爲九
等每三年縣司注定州司覆之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五家爲保在邑居者爲坊在田野者爲村村坊鄰
里遞相督察士農工商四民各業食祿之家不得與下人爭利工商雜類不得預於士伍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爲
本

通志 貞觀二年四月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稻之屬各依土地貯之州縣以備凶
年

永徽五年二月敕二年一定戶

龍朔三年秋七月制衞士八等以下每年五十八放令出軍仍免庸調　武太后長安元年十月詔天下諸州王公
以下宜准往例稅戶（至大歷四年正月制下一例加稅其見任官一品至於九品同上上至下下戶等級之數并寄田寄莊及前資勳蔭寄住家一切並稅蓋近如晉宋土斷之類也上上戶四千每等減五百至下中七百下下戶至於五百）

開元八年二月制曰頃者以庸調無憑好惡須准故遣作樣以頒諸州令其好不得過精惡不得至濫任土作貢防源
斯在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於斤兩遂則加其丈尺有至五丈爲疋者理甚不然闊尺八寸長四丈同文共軌其
事久行立樣之時已載此數若求兩而加尺已暮四兩朝三宜令所司簡閱有踰於比年常例尺丈過多者奏聞

二十二年五月敕定戶之時百姓非商戶郭外居宅及每丁一牛不得將入貨財數其雜匠及募士并諸色同類有番
役合免征行者一戶之內四丁以上任此免役不得過兩人三丁以上不得過一人

二十五年定令諸課戶一丁租調准

武德二年之制其調絹絁布並隨鄉土所出絹絁各二丈布則二丈五尺輸絹絁者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其絹絁爲
疋布爲端綿爲屯麻爲綟若當戶不成疋端屯綟者皆隨近合成其調麻每年支料有餘折一斤輸粟一斗與租同受
其江南諸州租並迴造納布（准令布帛皆闊尺八寸長四丈爲疋布五丈爲端綿六兩爲屯絲五兩爲絇麻三斤爲綟）諸丁匠不役者收庸無絹之鄉絁布三尺

絁絹各三尺布則三尺七寸五分三月敕關內諸州庸調資課並宜准時價變粟取米送至京逐要支用其路遠處不可運送者宜所在收貯便充隨近軍糧其河北河南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絹以代關中調課

天寶元年正月赦文如聞百姓之內有戶高丁多苟爲規避父母見在乃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一家之中有十丁以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以上者放一丁卽令同籍共居以敦風教其侍丁老者假免差科

建中元年制百姓及客等約丁產定等第均率作年支兩稅其應稅斛斗據大歷十四年見佃靑苗地額均稅夏稅六月內納畢秋稅十一月內納畢其舊租庸及諸色名目一切並停凡權衡度量之制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量以秬黍中者容千二百爲籥合籥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三兩爲大兩十六兩爲斤調鍾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制用小升小兩自餘公私用大升大兩諸課役每年計帳至尙書省度支配來年事限十月三十日以前奏訖若須折受餘物亦先支料同時處分若軍國所輸庫藏見無者錄狀奏聞不得便卽科下諸庸調物每年八月上旬起輸三十日內畢九月上旬各發本州租調車舟未發間有身死者其物卻還其運腳出庸調之家任和顧送達所須裹束調度折庸調充隨物輸納諸租准州土收穫早晚斟量路程嶮易遠近次第分配本州收穫訖發遣十一月起輸正月三十日內納畢若江南諸州從水路運送冬月水淺上埭艱難者四月以後運送五月三十日內納完其輸本州者十二月三十日內納畢若無粟之鄉輸稻麥隨熟卽輸不拘此限卽納當州未入倉窖及外配未上道有身死者并卻還應貯米處折粟一斛輸米六斗其雜折皆隨土毛准當鄉時價諸邊遠州有夷獠雜類之所應輸課役者隨事斟量不必同之華夏諸任官應免課役者皆待蠲符至然後注免符雖未至驗告身灼然實者亦免其雜任被解應附者皆依本司解時日月據徵諸春季附者課役並徵夏季附者免課從役秋季附者俱免其詐冒隱避以免課役不限附之早晚皆徵當發年課役逃亡者附亦同之諸人居狹鄉樂遷就寬鄉者去本居千里外復三年五百里外復二年三百里外復一年一遷之後不復更移諸沒落外蕃得還者一年以上復三年二年以上復四年三年以上復五年外蕃之人投化者復十年諸部曲奴婢

順孫義夫節婦志行聞於鄉閭皆申尚書省奏聞表其門閭同籍悉免課役諸丁匠歲役

工二十日有閏之年加二日須留役者滿十五日免調三十日租調俱免通正役並不過五十日正役謂二十日庸也

天寶三年制每歲庸調徵收延至九月三十日五年制天下不能存濟者租庸每鄉通放三十丁其年五月停郡縣官日直課錢但計數多少同料錢加稅充用卽應差丁充日直并停按天寶中天下計帳戶約有八百九十餘萬其稅錢約得二百餘萬貫大約高等少下等多今一例爲八等以下戶計之其八等戶所稅四百五十二九等戶則二百二十二今通以二百五十爲率自七載至十四載六七年間與此大數或多少加減不同所以言約他皆類此其地稅約得千二百四十餘萬石西漢每戶所墾田不過七十畝今亦准此約計數課丁八百二十餘萬其庸調租等約出絲綿郡縣計三百七十餘萬丁庸調輸絹約七百四十餘萬疋每丁計兩疋綿則百八十五萬餘屯每丁三兩六兩爲屯則兩丁合成一屯租粟則七百四十餘萬石每丁兩石約出布郡縣計四百五十餘萬丁庸調輸布約千三十五萬餘端每丁兩端一丈五尺十丁則二十三端也其租約百九十餘萬丁江南郡縣折納布約五百七十餘萬端大約八等以下戶計之八等折租每丁三端一丈九等則二端二丈今通以三端爲率二百六十餘萬丁江北郡縣納粟約五百二十餘萬石大凡都計租稅庸調每歲錢粟絹綿布約得五千二百二十餘萬端疋屯貫石諸色資課及句剝所獲不在其中據天寶中度支每歲所入端屯疋貫石都五千七百餘萬計稅錢地稅庸調折租得五千三百四十餘萬端疋屯其資課及句剝等當合得四百七十餘萬其度支歲計粟則二千五百餘萬石三百萬折充絹布添入兩京庫三百萬迴充米豆供尚食及諸司官廚等料並入京倉四百萬江淮迴造米轉入京充官祿及諸司糧料五百萬留當州官祿及遞糧一千萬諸道節度軍糧及貯備當州倉布絹綿則二千七百餘萬端屯疋千三百萬入西京一百萬入東京千三百萬諸道兵賜及和糴并遠小州便充官料郵驛等費錢則二百餘萬貫百四十萬諸道州官課料及市驛馬六十餘萬添充諸軍州和糴軍糧自開元中及於天寶開拓邊境多立功勳每歲軍用日增其費糴米粟則三百六十萬疋段朔方河西各八十萬隴右百萬伊西北庭八萬安西十二萬河東節度及羣牧使各四十萬給衣則五百三十萬朔方百二十萬隴右百五十萬河西百萬伊西北庭四十萬安西三十萬河東節度四十萬羣牧五十萬別支計則二百一十萬河東五十萬幽州劍南各八十萬餽軍食則百九十萬石河東五十萬幽州劍南各七十萬大凡一千二百六十萬開元以前每歲邊夷戎所用不過二百萬貫自後經費日廣以至於此而賜賚之費此不與焉其時錢穀之司唯務割剝迴殘賸利名目萬端府藏雖豐閭閻困矣

續通典唐憲宗時分天下之賦以爲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垍又令諸道節度觀察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後討淮西判度支楊於陵坐饋運不繼貶以司農卿皇甫鎛代之由是益爲刻剝司農卿王遂京兆尹李翛號能聚斂乃以爲宣歙浙西觀察使子之富饒之地以辦

財賦鹽鐵使王播言劉晏領使時自按租庸然後知州縣錢穀利病虛實乃以副使程異巡江淮覈州府上供錢穀至江淮得錢百八十五萬貫穆宗即位姑息戎臣武卒多非時賞賜饋運不能給帛粟未至而諸軍或彊奪於道蓋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爲絹二匹半者今爲八匹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帝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有司議革其弊而議者多請重挾銅之律戶部尚書楊於陵奏王者制錢以權百貨貿遷有無通變不倦使物無甚貴甚賤其術非他在上而已何則上之所重人必從之古者權之於上今索之於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昔廣鑄以資用今減鑪以廢功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鑪歲盈百萬今纔十數鑪歲僅十五萬而已大歷以前淄青太原魏博雜鉛鐵以通時用嶺南雜以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錢貨故錢不足宜使天下兩稅榷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粟穀則人寬於所求然後出內府之所積收市廛之滯廣山鑄之數限邊裔之出禁私家之積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相善其議由是兩稅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纊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唯鹽酒本以榷率計錢與兩稅異不可去錢

太和九年以天下回殘錢置常平義倉本錢歲增市之非遇水旱不增者判官罰俸書下考文宗嘗召監倉御史崔虞問太倉粟數對以二百五十萬石帝曰今歲用廣而蓄少奈何乃詔出使郎官御史督察州縣壅遏錢穀者時豪民侵噬產業不移戶州縣不敢徭役而征稅皆出下貧至於依富爲奴客役罰峻於州縣長吏歲輒遣吏巡覆田稅民苦其擾宣宗以後四方兵興役重賦繁公私俱困竭矣初乾元末天下上計百六十九州戶百九十三萬一百三十四不課者百七十萬四千五百九十二口千六百九十九萬三百八十六不課者千四百六十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七減天寶戶五百九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口三千五百九十二萬八千七百二十三元和中供歲賦者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戶百四十四萬比天寶開元四之一兵食於官者八十三萬加天寶三之一通以二戶養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兵廣無上供至長慶中戶三百三十五萬而兵九十萬率三戶以奉一兵至武宗即位戶二百一十一萬四千九百六十會昌末戶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宣宗既復河湟天下兩稅榷酒茶鹽錢歲入九百二十二萬緡歲之常用率少三百餘萬有司遠取後年乃濟及羣盜起諸鎮不復上計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敕城內店宅園囿比來無稅頃因偽命遂有配徵後來以所徵物色添助軍裝衣賜將令通濟宜示矜蠲今據緊慢去處於見輸稅絲每兩作三等酌量納錢其絲仍與除放吏部尚書李琪上疏請救人瘼者以重斂為病源料兵食者以惠能為軍政伏惟濬留宸鑒如以六軍方闕未可輕徭兩稅之餘猶須重斂則但不以折納為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紐配為名止以正稅加納天下幸甚救本朝徵科唯配有兩稅至於折納本不施為宜依李琪所論應逐稅合納錢物斛斗鹽錢等宜令租庸司指揮並準元徵本色輸納

明宗天成四年戶部奏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逐年所徵夏秋稅租兼折徵諸般錢穀等徵條流所有各處節候早晚以差等作期納足長興三年三司奏請諸道上供稅物充兵士衣賜不足其天下所納斛斗及錢除支贍外請依時折納綾羅絹帛從之

晉高祖天福四年敕應諸道節度刺史不得擅加賦役及於縣邑別立監徵所納田租委人戶自量自槩

周世宗顯德三年敕應天下今後公私織造到絹帛紬布綾羅錦綺及諸色匹帛其幅尺斤兩並須合向來制度不得輕弱假偽妄冒取價又敕舊制織絁絹布綾羅錦綺紗縠等幅其幅闊俱有準制來年所納官絹斤兩不得差誤

宋制歲賦之類有五公田之賦凡田之在官賦民耕而收其租者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者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賦丁口之賦百姓歲輸身丁錢米雜變之賦牛革蠶鹽之類

太祖建隆四年令諸州受民租籍不得稱分毫合龠銖釐絲忽錢必成文絹帛成尺粟成升絲緜成兩薪蒿成束金銀成錢

開寶三年詔諸州府兩稅所科物非土地所宜者不得抑配八年詔今後民輸稅紬絹不滿匹者許計丈尺納價錢毋得以三戶五戶聚合成匹送納煩擾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以連歲豐稔邊儲有備河北諸路賦稅並聽於本州軍輸納

二年頒幕職州縣招徠戶口旌賞條制

九年詔諸路支移稅賦勿至兩次仍許以粟麥蕎菽互相折輸凡歲賦穀以石計錢以緡計帛以匹計金銀絲緜以兩計藁秸薪蒸以圍計他物各以數計至道末總七千八十九萬三千自唐以來民計田輸賦外增取他物復折爲賦謂之雜變亦謂之沿納名品煩細其類不一官司歲附帳籍並緣侵擾民以爲患

仁宗明道中詔三司以類併合於是悉除諸名品併爲一物夏秋稅第分粗細二色百姓便之諫官王素奏天下田賦輕重不等請均定歐陽修亦言祕書丞孫琳嘗往洺州肥鄉縣與大理寺丞郭諮以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願詔二人者任之三司亦以爲然且請擇諸州之尤不均者均之於是遣郭諮往蔡州括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於民後以州縣多逃田未可盡括遂罷初湖廣閩浙因舊制歲斂丁身錢米大中祥符間詔除丁錢而米輸如故既而漸次蠲免自郭諮均稅之法罷論者謂朝廷徒恤一時之勞而失經遠之慮至皇祐中天下墾田視景德增四十一萬七千餘頃而稅穀乃減七十一萬八千餘石田賦不均故其弊滋甚後田京知滄州均無棣田蔡挺知博州均聊城高唐田歲增賦穀帛無棣總一千一百五十二聊城高唐總萬四千八百四十七乃復詔均定遣官分行諸路祕書丞高本在遣中獨以爲不可繩均數郡田而止

神宗元豐二年詔諸路支移折稅並具所行月日上之中書權發三司戶部判官李琮根究逃絕稅役江浙所得逃戶凡四十萬一千三百有奇爲書上之明年除琮淮南轉運副使兩路凡得逃絕詭名挾佃簿籍不載并闕丁凡四十七萬五千九百有奇正稅并積負凡九十二萬二千二百貫石匹兩有奇然每遇水旱輒輕弛賦租或蠲放倚閣賦輸遠方不均皆遣使按之陝西轉運使呂大忠令農戶支移斗輸腳錢十八御史劾之乃定制均輕重之等以稅賦戶籍在第一等第二等者支移三百里三等四等二百里五等一百里不願支移而願輸道里腳價者亦酌度分爲三等以從其便

徽宗崇寧二年諸路歲稔行增價折納之法民以穀菽物帛輸積負零稅者聽之

又詔天下租賦科撥價折當先富後貧自近及遠乃者漕臣失職有不均之弊其定爲令支移本以便邊餉內郡罕用所遷之法視歲豐歉以定物之低昂俾官吏毋得私其輕重

又詔比聞慢吏廢期凡輸官之物違期促限蠶者未絲農者未穫追胥旁午民無所措自今前期督輸者加一等坐之致民逃徙者論更加等政和以後天下戶口類多不實於是立法比較鈎考歲終會其數按籍㯲括脫漏

又詔諸路凡奏戶口令提刑司及提舉常平同參考保奏終莫能拯其弊故租稅亦不得而均是時國用不給凡府畿之外南暨襄唐西及澠池北踰大河民田有溢於初券者輒使輸公田錢宣和初州縣主吏催科失職逋租數廣令轉運司察守貳勤惰聽專達於內侍省浙西荒田天荒草田葑茭蕩湖濼退灘等皆計籍召佃立租以供應奉置局命官有措置水利農田之名部使者且自督御前租課

高宗紹興元年五月詔民力久困州縣因緣為奸今頒式諸路凡因軍期不得已而貸於民者並許計所用之多寡量物力之輕重依式開具使民通知凡稅額減去大觀三分之一

十五年戶部議准法輸官物用四鈔戶鈔付民執憑縣鈔關縣司銷簿監鈔納官掌之住鈔倉庫藏之所以防冒偽備毀失也繼而兩浙州縣合輸絲綢稅絹茶絹雜錢米六色皆以市價折錢卻別科米麥有畝輸四五斗者京西括田租加於舊湖南有土戶錢折絁錢醋息錢麴引錢名色不一荊南戶口十萬寇亂以來幾無人迹議者希朝廷意謂流民已復可使歲輸十二積逋至二十餘萬緡民力重困右承議郎魯冲上書論郡邑之弊以臣前任宜興一縣言之漕計合收其名甚繁有丁鹽坊場課利錢租地錢租絲租紵錢每歲不過一萬五千餘緡其發納之數有大軍錢上供錢糴本錢造船錢軍器物料錢天申節銀絹錢之類歲支不啻三萬四千餘緡又有見任寄居官請奉過往官兵批券州郡督索拖欠略無虛日今之為令者苟以寬恤為意而拙於催科旋踵以不職罷何暇承流宣化哉吏部侍郎許與古言今銓曹有知縣令二百餘闕無願就者正緣財賦督迫所以畏避如此若蠲民積欠謹擇守臣則吏稱民安矣詔如所奏行而兩浙江東西積逋悉蠲焉

孝宗淳熙五年詔曰比年以來五穀豐登蠶絲盈箱嘉與海內共享阜康之樂尚念耕夫蠶婦終歲勤動價錢不足以償其勞郡邑兩稅除折帛折變自有常制當輸正色者毋以重價強之折錢臨安府刻石徧賜諸路

光宗紹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賦租出於民之所有不強其所無今之為絹者一倍折而為錢再倍折而為銀銀金貴

錢愈艱得穀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之歲反爲民害願詔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於罰民有糶不售者令常平就糴異時歲歉平價以糶庶於民無傷於國有補詔從之祕書監楊萬里奏輸粟於民謂之苗舊以一斛輸一斛今以二斛輸一斛矣輸帛於官謂之稅舊以正絹爲稅絹今正絹外有和買矣舊和買官給其直或以錢或以鹽今皆無之又以絹估直而倍折其錢矣舊稅畝一錢輸免役一錢今歲增其額不知所止矣既一倍其要數倍其帛又數倍其錢而又有月樁錢版帳錢不知幾倍於祖宗之舊又幾倍於漢唐之制乎此猶東南之賦可知也至於蜀賦之額外無名者不可得而知也陛下欲薄賦斂當節用度用節而後財可積財積而後國可足國足而後賦可減賦減而後民可富民富而後邦可寧也

二年詔郡守縣令毋得科斂先期競務辦集

理宗嘉熙二年臣僚言陛下自登大寶蠲賦之詔無歲無之而百姓未霑實惠蓋民輸率先期歸於吏胥攬戶乃遇詔下則所放者吏胥之物所倚閣者攬戶之錢是以寬恤之詔雖頒然民未霑惠嘗觀漢史恤民之詔多減明年田租今宜倣漢故事如遇朝廷行大惠則以今年下詔明年減租示民先知減數則吏難爲欺民霑實賜矣從之

淳祐八年監察御史崇政殿說書陳求魯奏本朝仁政有餘而王制未備今之兩稅本大歷之弊法也常賦猶足困民況預借乎以百畝之家計之罄其永業豈足支數年之借操縱出於權宜官吏得以簸弄公私俱困臣愚謂今日救弊之策其大端有四焉宜採夏侯太初併省州縣之議俾縣令得以直達於朝廷用宋元嘉六年爲斷之法俾縣令得以究心於撫字法藝祖出朝紳爲令之典以重其權遵光武擢卓茂爲三公之意以激其氣然後爲之正其經界就其積斂則預借可革民亦獲利矣議者以爲切於當時之弊然宋自南渡以後川蜀之賦最重科斂繁多有諸路常平司坊場錢激賞稱奇零絹估錢布估錢常平積年本息對糴米及他酒鹽諸名色錢大抵於常賦外歲增錢二千六十八萬緡而茶不預焉軍儲稍充蜀民始困後雖屢經蠲減而其弊不去

遼賦稅之制自太祖任韓延徽始制國用太宗籍五京戶丁以定賦稅

聖宗太平七年詔諸在屯者力耕公田不輸稅賦此公田制也十五年募民耕灤河曠地十年始納租此在官閒田

制也

又詔山前後未納稅戶並於密雲燕樂兩縣占田置業入稅此私田制也各部大臣從上征伐俘掠人戶自置郭郭爲頭下軍州凡市井之賦卽歸之此頭下軍州賦制也其餘若南京歲納三司鹽鐵錢折絹大同歲納三司稅錢折粟又開遠軍民歲輸稅向例斗粟折五錢耶律穆濟守郡時表請折六錢各隨地異宜當時稱爲利民之政焉

金制官地輸租私田輸稅其輸租之制不傳大率分田之等爲九而差次之夏稅畝取三合秋稅畝取五升又納秸一束每束計十有五觔夏稅六月至八月止秋稅十月至十二月止分爲初中末三限州三百里以外者紓其期一月屯田戶佃官地者有司移明安穆昆督之

章宗泰和五年改秋稅以十一月爲初限中都西京北京上京遼東臨潢陝西地寒稼穡遲熟夏稅以七月爲初限凡輸送粟麥在三百里外者石減五升以上每三百里遞減五升粟折稭百稱者百里內減三稱二百里減五稱不及三百里減八稱三百里及輸本色稾草各減十稱計民田園邸舍車乘牧畜種植之資藏鏹之數徵錢有差謂之物力錢遇差科必按版籍先及富者勢均則以丁多寡定甲乙其或不可分析者率以次戶濟之

宣宗興定四年鎭南軍節度使溫特赫思敬上書言今民輸稅其法大抵有三上戶輸遠倉中戶次之下戶最近然近者不下百里遠者數百里計道路之費倍于所輸而雨雪有稽違之責遇賊有死傷之患不若止輸本郡令有司檢算倉之所積稱屯兵之數使就食之若有不足則增斂于民民計所斂不及道里之費將欣然從之矣此外又有牛頭稅卽牛具稅明安穆昆部女直戶所輸稅也其制每耒牛三頭爲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百頃四畝有奇歲輸粟不過一石官民占田無過四十具

太宗天會三年以歲稔官無儲積無以備饑饉詔令一耒賦粟一石每穆昆別爲一廩貯之

四年詔內地諸路每牛一具賦粟五斗爲定制

世宗大定元年詔諸明安不經遷移者徵牛具稅粟卽命穆昆監其倉有虧損則坐之

二十三年以版籍歲久貧富不同明安穆昆又皆年少不練時事一旦軍興按籍徵之必有不均之患乃令驗實

推排閱其戶口畜產之數尚書省詳定入奏

元之取民大率以唐為法其取於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此倣唐之租庸調也取於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此倣唐之兩稅也丁稅地稅之法自太宗始行之初每戶科粟二石後又以兵食不足增為四石至丙申年乃定科徵之法令諸路驗民戶成丁之數每丁歲科粟一石驅丁五升新戶半之老幼不與其間有耕種者或驗其牛具之數或驗其土地之等徵焉丁稅少而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丁稅工匠僧道驗地官吏商賈驗丁虛配不實者罪之仍命歲書其數於冊由課稅所申省以聞世祖申明舊制于是輸納之期收受之式關防之禁會計之法莫不備焉

中統二年命遠倉之糧止于沿河近倉輸納每石帶收腳價中統鈔三錢或民戶赴河倉輸納者每石折輸輕賫中統鈔七錢

五年詔僧道儒人等凡種田者白地每畝輸稅三升水地每畝五升軍站戶除地四頃免稅餘悉徵之

至元三年詔寫戶種田他所者其丁稅于附籍之郡驗丁其地稅于種田之所驗地漫散之戶逃于河南等路者依見居民戶納稅

八年又定西夏中興路西寧州烏梁海三處之稅其數與前僧道同

十七年遂命戶部大定諸例全科戶丁稅每丁粟三石驅丁粟一石每畝粟三升減半科戶丁稅每丁粟一石新收交參戶第一年五斗第三年一石二斗五升第四年一石五斗第五年一石七斗五升第六年入丁稅協濟戶丁稅每丁粟一石地稅每畝粟三升隨路近倉輸粟如在遠倉每粟一石折納輕賫鈔二兩富戶輸遠倉下戶輸近倉每石帶納鼠耗三升分例四升凡糧到倉以時收受其輸納之期分為三限初限十月中限十一月末限十二月

成宗大德六年申明稅糧條例復定上都河間輸納之期上都初限以次年五月中限六月末限七月河間初限九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一月至於秋稅夏稅之法惟行於江南初世祖平宋時除江東浙西其餘獨徵秋稅而已

至元十九年用姚元之請命江南稅糧依宋舊例折輸綿絹雜物尋又令輸米三之一餘並折鈔以七百萬為率

歲得羨鈔十四萬錠其輸米者止用宋斗斛蓋以宋一石當七斗故也
二十八年又命江淮寺觀田宋時舊有者免租續置者輸稅至成宗元貞二年始定徵江南夏稅之制于是秋稅止命輸租夏稅則輸木綿布絹絲綿等物其所輸視糧之數每糧一石者輸鈔自三貫以至一貫五百文有差輸三貫者若江浙省婺州等路江西省龍興等路輸一貫者若福建省泉州等五路輸一貫五百文者若江浙省紹興路福建省漳州等五路皆因其地利之宜人民之衆酌其中數而取之其折輸之物各隨時估之高下以為值獨湖廣則異於是初阿爾哈雅克湖廣時罷宋夏稅依中原例改科門攤每戶一貫二錢視夏稅約增鈔五萬餘錠大德三年改門攤為夏稅而併徵之每石計三貫四錢有贏視江浙江西為差重云其在官之田許民佃種若江北兩淮等處荒閒之地令佃種至第三年輸租後又以地廣人稀更寬令第四年始輸凡係官田則夏稅皆不科泰定之初又有所謂助役糧者其法命江南民戶有田一頃以上者於所輸稅外每頃量出助役之費具書於册里正以次掌之歲收其入凡寺觀田除宋舊額其餘亦驗其多寡令出助役焉天下歲入糧數腹裏二百二十七萬一千四百四十九石江浙省四百四十九萬四千七百八十三石江西省一百十五萬七千四百四十八石湖廣省八十四萬三千七百八十七石遼陽省七萬二千六十六石河南省二百五十九萬一千二百六十九石四川省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四石陝西省二十二萬九千二十三石甘肅省六萬五百八十六石雲南省二十七萬七千七百十九石其江浙等三省夏稅以天歷元年鈔數計之江浙省五萬七千八百三十錠四十貫江西省五萬二千八百九十五錠十一貫湖廣省一萬九千三百七十八錠二貫此外復有科差之法其名有二曰絲料曰包銀各驗其戶之上下而科焉絲料之法太宗丙申年始行之每二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于官包銀之法憲宗乙卯年始定每包銀四兩一半輸銀其半折收絲絹等物至世祖中統元年立十路宣撫司定戶籍科差條例然戶各不一有元管戶交參戶漏籍戶協濟戶于諸戶之中又有絲銀全科戶減半科戶止納絲戶止納鈔戶外又有攤絲戶有儲伊蘇岱爾所管納絲戶復業戶并漸成丁戶戶既不等數亦不同至絲料包銀之外又有俸鈔之科其法亦以戶之高下為等全科戶輸一兩減半戶輸五錢于是以合科之數作門攤分為三限輸納如有被災之地聽輸他物折焉其物各以時

估爲則凡儒士及軍站僧道等戶皆不與二年復定科差之期絲料限八月包銀初限八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二月

三年又命絲料限無過七月包銀限無過九月及平江南其制益廣

至元二十八年以至元新格定科差法諸差稅皆司縣正官監視入吏置局均科諸夫役皆先富強後貧弱其貧富等者先丁多之戶後丁少之戶

成宗大德六年又定絲料限八月包銀俸鈔限九月布限十月大率因世祖之舊而增損之云科差總數以中統四年計之絲七十一萬二千一百七十一觔鈔五萬六千一百五十八錠其後逐年遞增逮及至元四年絲一百九萬六千四百八十九觔鈔七萬八千一百二十六錠天歷元年包銀差發總數凡鈔九百八十九錠馭一百十三萬三千一百十九索絲一百九萬八千八百四十三觔絹三十五萬五百三十匹綿七萬二千十五觔布二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三匹

明制賦役之法一以黃册爲準册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曰夏稅曰秋糧凡二等夏稅無過八月秋糧無過明年二月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役曰里甲曰均徭曰雜泛凡三等以戶計曰甲役以丁計曰徭役上命非時曰雜役皆有力役有雇役兩稅洪武時夏稅曰米麥曰錢鈔曰絹秋糧曰米曰錢鈔曰絹弘治時會計之數夏稅曰大小米麥曰麥荍曰絲綿并荒絲曰稅絲曰絲綿折絹曰稅絲折絹曰本色絲曰農桑絲折絹曰農桑零絲曰人丁絲折絹曰改科絹曰綿花折布曰苧布曰土苧曰紅花曰麻布曰鈔曰租鈔曰稅鈔曰原額小絹曰幣帛絹曰本色絹曰絹曰折色絲秋糧曰米曰租鈔曰賃鈔曰山租鈔曰租絲曰租絹曰租粗麻布曰課程棉布曰租苧布曰牛租米穀曰地畝棉花絨曰棗子易米曰棗株課米曰課程苧麻折米曰棉布曰魚課米曰改科絲折米萬歷時小有所增損大略以米麥爲主而絲絹與鈔次之夏稅之米唯江西湖廣廣東廣西麥荍唯貴州農桑絲徧天下唯不及川廣雲貴餘各視其地産此明代賦役制之大槩也

太祖初立國卽下令凡民田五畝至十八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麻畝徵八兩木棉畝四兩栽桑以四年起科不種桑出絹一匹不種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此農桑絲絹所由起也

洪武九年天下稅糧令民以銀鈔錢絹代輸銀一兩錢千文鈔十貫皆折輸米一石小麥則減直十之二棉苧一匹折米六斗麥七斗麻布一匹折米四斗麥五斗絲絹等各以輕重爲損益願輸米者聽十七年雲南以金銀貝布漆丹砂水銀代秋租於是謂米麥爲本色而諸折納稅糧者謂之折色越二年又令戶部侍郎楊靖會計天下倉儲存糧二年外並收折色唯以北方諸布政司需糧餉邊仍使輸粟三十年諭戶部自二十八年以前天下逋租咸許任土所產折收米絹棉花及金銀等物著爲令於是戶部定鈔一錠折米一石金一兩十石銀一兩二石絹一匹石有二斗棉木一匹一石苧布一匹七斗棉花一斤二斗帝曰折收逋賦蓋欲蘇民困也今賦重若此將愈困民金銀每兩折米加一倍鈔止二貫五百文折一石餘從所議成祖永樂中既得交阯以絹漆蘇木翠羽紙扇沉速安息諸香代租賦廣東瓊州黎人肇慶徭人內附輸賦比內地天下本色稅糧三千餘萬石絲鈔等二千餘萬計是時米粟自輸京師數百萬石外府縣倉廩蓄積豐滿歲貢銀三十萬兩有奇而民間交易用銀仍有厲禁

英宗正統元年副都御史周銓言行在各官俸支米南京道遠用度甚多輒以米易貨貴買賤售十不及一朝廷虛糜廩祿各官不得實惠請於南畿浙江江西湖廣不通舟楫地折收布絹白金解京充俸江西巡撫趙新亦以爲言戶部尚書黃福復條以請帝以問行在戶部尚書胡濙濙對以太祖嘗折納稅糧於陝西浙江民以爲便道倣其制米麥一石折銀二錢二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米麥共四百餘萬石折銀百萬餘兩輸內承運庫謂之金花銀其後槩行於天下自起運兌軍外糧四石收銀一兩解京以爲永例諸方賦稅折銀而倉廩之積漸少矣

明初官民田賦凡官田畝稅五升三合民田減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一斗二升唯蘇松嘉湖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爲官田按私租簿爲稅額而司農卿楊憲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賦畝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視他方倍蓰畝稅有二三石者

洪武十三年命戶部裁其額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其以下者仍舊

惠帝建文二年詔曰江浙賦獨重而蘇松準私租起科特以懲一時頑民豈可爲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畝

不得過一斗成祖革建文政浙西之賦復重宣宗即位廣西布政使周幹巡視蘇松嘉湖諸府民多逃亡詢之耆老皆云重賦所致如吴江崑山民田租舊畝五升小民佃種富民田畝輸私租一石復因事故輸官輒如私租例盡取之十分取八民猶不堪況盡取乎請將沒官田及公侯還官田租俱視彼處官田起科畝稅六斗

宣德四年令江南府縣官督察各屬糧屯凡有倚恃富豪交結有司承攬軍需買辦移用米糧假以風濤漂流爲詞重復追徵者重加究治又令推歷郎中員外及御史長史等六員爲各部侍郎分往浙江江南湖廣河南山東山西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府州縣督收稅糧五年二月詔舊額官田租畝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減十之三著爲令於是江南巡撫周忱等曲計減蘇糧七十餘萬他府以爲差

正統元年令蘇松浙江等處官田準民田起科糧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減作三斗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

景帝景泰十二年奏准兩京農桑夏稅絹匹不及五十匹以上者俱送該府掌印官看驗又令各司府州縣夏稅農桑絹匹務織造緊密厚重雙經雙緯淨織紗尺長三丈二尺闊二尺每五十匹作一束印封糧長大戶人等赴部交納天順時令鎮守浙江尚書孫原貞等定杭嘉湖則例以起科重者徵米宜少起科輕者徵米宜多乃定官田畝科一石以下民田七斗以下者每石歲徵平米一石三斗民田四斗以下者每石歲徵平米一石五斗官田二斗以下民田二斗七升以下者每石歲徵平米一石七斗官田八升以下民田七升以下者每石歲徵平米二石二斗凡重者輕之輕者重之欲使科則適均而畝科一石之稅未嘗減云

世宗嘉靖二年御少九萬米二千四百七十餘萬石今少二百五十餘萬而宗室之史黎貫言國初夏秋二稅麥四百七十餘萬石今稅則日損支用則日加請覈祖宗賦額及經費多寡之數一一區畫官吏之冗內官之衆軍士之增悉取給其中賦內租稅徵解足數方許給由交代仍乞朝廷躬行節儉帝納之既畫於是戶部議令天下官吏考滿遷秩必嚴覈任糧舊額請責州縣官於農隙時令里甲等倣洪武正統間魚鱗風而諭德顧鼎臣條上錢糧積弊四事一日察理田坍荒成熟步口之數官爲覆勘分別界址履畝檢踏丈量具開墾旗之式編造圖册細列原額田

催徵糧戶上納糧長收解州縣監收糧長不敢多收斛面糧戶不敢雜以水穀糠粃兌糧官軍不敢阻難多索近
者有司不復比較經催里甲負糧人戶但立限追比糧長令下鄉追徵豪强者則大斛倍收多方索取孱弱者爲勢
豪所凌不免變產補納至或舊役侵欠責償新僉且往時每區糧長不過正副二名近多至十人以上其實收掌管
糧之數少而科斂打點使用年例之數多州縣一年之間輒破中人百家之產害莫大焉宜令戶部議定事例轉行
所司審編糧長務遵舊規又其二則遣官綜理及復預備倉法也時議雖不行切中時弊至十八年鼎臣爲大學士
復言蘇松常鎭嘉湖杭七府供輸甲天下而里胥豪右蠹弊特甚宜將欺隱及坍荒田土一一檢覈改正於是應天
巡撫歐陽鐸檢荒田二千餘頃計租十一萬石有奇以所欺隱田糧六萬餘石補之餘請豁免時嘉興知府趙瀛
建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徵鐸乃與蘇州知府王儀盡括官民田裒益之履畝清丈定爲等則
所造經賦册以八事定稅糧曰元額稽始曰事故除虛曰分項別異曰歸總正實曰坐派起運曰運餘撥存曰存餘
考積曰徵一定額又以八事考里甲曰丁田曰慶賀曰祭祀曰鄉飲曰科貢曰卹政曰公費曰備用以三事定均徭
曰銀差曰力差曰馬差著爲例徵一者總徵銀米之凡而計畝均輸之其科則最重與最輕者稍以耗損益推移重
者不能盡損唯遞減耗米派輕齎折除之陰予以輕輕者不能加益爲徵本色遞增耗米加乘之陰予以重時豪右
多梗其議鼎臣獨以爲善顧其時上不能損賦額長民者私以己意變通由是官田不至偏重而民田之賦愈加矣
時又有綱銀一串鈴諸法綱銀者舉民間應役歲用丁四糧六總徵之易知而不繁猶綱之有綱也一串鈴則夥收
分解法也自是民間輸納止收本色及折色銀矣

穆宗隆慶元年十月巡按御史董堯封奏查出蘇松常鎭四府投詭田一百九十九萬五千四百七十畝花分田三
百三十一萬五千五百六十畝因條上便宜事一議丈量二定糧册三均糧役四明優免五平均徭六裁供億七申
法守八嚴責成戶部覆丈量均賦私兌恐煩擾難行優免雖有定例但吳中起科甚重若止論糧石以爲不均宜視
田畝之數爲差其餘悉如議報可戶部又覆應天撫臣林潤奏復糧額議改折二事謂各省糧額俱以夏稅秋糧馬

草爲正賦差徭編增爲雜派唯是蘇松諸郡不分正雜而混徵之名曰平米其中如馬役料價義役原非戶部之加增如輕賫脚米戶口鹽鈔亦非額糧之正數雜派漸多常賦遂累誠有如潤所言者宜令逐項清查舊額所徵之數通行造册送部以憑裁減至於兩京各衙門俸銀改折之議則當斟酌輕重事難盡從蓋南京水陸四道米穀饒裕便於改折若一槩施之北地亦或未便請將南京各衙門官吏人等月糧及嘉靖四十年以前積欠京儲盡行改折每石七錢在北者量折十分之二每石一兩米貴仍復本色從之四年巡撫保定朱大器條陳田賦五弊言祖宗時糧有定額當全徵也近年務爲姑息遂謂完及八分者官得轉遷是即無災祲輒自蠲二分矣即二分之數而類計之一郡千計十郡萬計積而上之可知也弊一糧有定數當完解也近年創爲截解之法官吏藉已完者以邀虛聲姦民視後納者以爲得計所解者少所負者多兼以糧長之侵欺吏胥之漁獵其弊不可勝窮弊二國家存留糧係宗藩所在則抵補祿米無宗藩則數多餘羨今之官府率以不急視之勾管無專官歲會無定法秖以爲姦民之利而已弊三官必任事而後食祿軍必在伍而後支餉此定制也今官有遷代軍有逃亡而俸廩未聞扣減則必有侵冒者矣弊四屯田在邊鄙則多拋荒在腹裏則多欺隱地與糧俱失舊額久矣議者不察乃爲兌支之說夫官爲收支其權猶在上也若聽其私兌則地之埋沒數之虛報者曷從稽考弊五以上五弊皆今日所當釐正者部覆詔如議六年南京河南道御史陳堂奏言國制十年大造黃册凡戶口田賦事役新舊登耗之數無不備載所以重國本而存故實也今沿襲弊套取應虛文姦吏得以那移豪强因之影射其弊不可勝窮蓋有司徵錢糧編徭役者爲一册名曰白册而所解後湖之黃册又一册也有司但以白册爲重其於黃册唯付之里胥任其增減凡錢糧之完欠差役之重輕戶口之消長名實相懸曾不得其彷彿卽解至後湖而淸查者以爲不謬於舊册斯已矣竊謂欲理圖籍必專責成必嚴綜覈夫書算豪猾類非守令之法所能制也頃蘇松常鎭添設督糧通政一員請賜之勅責令兼理黃册事務凡人丁事產悉照白册攢造其欺隱脫漏者如例問遣駁回者依限完報田至十萬畝以上者倣古限田之法量爲裁抑如勢要阻撓有司阿縱聽撫按官參奏庶册籍淸而賦役可均部覆詔如議然自嘉靖以後國用不足屢行加派後乃行一條鞭法一條鞭法者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一歲之役官爲僉募

力差則計其工食之用量為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用加以增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用度以
及土貢方物悉併為一條皆計畝徵銀折辦於官故謂之一條鞭立法頗為簡便

皇朝通典 按明末厲政如遼餉勦餉練餉三事我　朝底定首除三餉及召買糧料諸弊頒行賦役全書釐正
征收定額嚴禁加征火耗康熙五十年錢糧冊內有名丁數垂為定額其滋生人丁另冊編造永不加賦謂之
盛世滋生冊田賦有二曰民田曰屯田皆分上中下三則有本徵者有折徵者有本折各半者本徵曰漕漕有正
糧有雜糧折徵者始定以銀繼則銀錢兼納

直隸田賦每畝科銀八釐一毫至一錢三分零不等米一升至一斗不等豆九合八抄至四升不等更名田每畝
科銀五釐三毫至一錢一分七釐三毫不等農桑地每畝科銀一釐六毫八絲零蒿草籽粒地每畝科銀五分
至七錢二分五釐一毫不等葦課地每畝科銀一分至六分不等歸并衛地每畝科銀七毫二絲至七分九釐
三毫不等米八合九勺七抄至九升七勺二抄不等豆四合三勺八抄至三升六合不等草一分九釐二毫至
四分一釐不等河淤地每畝科銀二分九釐至二錢五分六釐五毫不等學田每畝科銀一分至二錢六分七
釐八毫不等小麥粟各六升

盛京田賦每畝科銀一分至三分不等米二升八勺至七升五合不等退圈地每畝科銀一分至三分不等豆四
升三合至一斗不等

山東田賦每畝科銀三釐二毫至一錢九釐一毫不等麥一勺至四合三勺不等米二勺至三升六勺零不等歸并
衛所地每畝科銀一分至六分五釐零不等更名田每畝科銀一分至三錢七毫零不等麥三合二勺零米一升
八合零學田每畝科銀九釐至三錢不等竈地每畝科銀二分六釐五毫至四分四釐一毫不等麥一勺至四合
一勺零不等米一升八合至二升八合四勺零不等衛所軍屯糧田每畝科銀一分至五分三釐八毫零不等條
銀一分二釐至二分四釐不等衛所更名籽粒等地每畝科銀六釐至一錢二分不等

山西田賦每畝科銀一釐七絲至一錢零不等糧一合五勺至二斗七升不等屯地每畝科銀二釐三毫至一分四

釐零不等糧一升八勺至一斗九合零不等更名地每畝科銀五釐至一錢四分不等糧七勺至二斗不等衛所

屯地每畝科銀一分四釐

河南田賦每畝科銀一釐四毫至二錢二分七釐不等米七勺至二升二合不等更名地每畝科銀一分一釐至一

錢二分九釐不等歸幷衛所地每畝科銀一釐六毫至一錢八釐零不等

江蘇田賦每畝科銀九釐至一錢四分一釐零不等米豆一升四合七勺至一斗九升二合六勺零麥二抄至三勺

零不等地每畝科銀九釐至三錢三分三毫零不等米豆七合三勺至四斗一升六合九勺零麥一抄至八勺零

不等山蕩漊灘每畝科銀九釐至一錢四分五毫零不等米豆三合四勺至一斗六升五合二勺零麥一勺至三

勺零不等城基倉基屋基每間科銀五分七釐至一錢二釐四毫不等米豆五升五勺至一斗二升六合三勺零

麥一勺至二勺零不等歸幷衛所地每畝科銀九釐至一錢四分一釐一毫零米豆一升四合七勺至一斗九升

二合六勺零麥二抄至二勺零不等

安徽田賦每畝科銀一分五釐至一錢六釐零不等米二合一勺至七升一合零不等麥五勺至八勺零不等豆八

勺至九合一勺零不等地每畝科銀八釐九毫至六錢三分零不等米七合九勺至五升九合零不等麥八勺至

二合二勺零不等塘每畝科銀一錢九釐至四分四釐零不等米四合七勺至七合八勺零不等麥一勺至二勺

零不等草山每里科銀八分三釐桑絲每兩折銀三分二釐歸幷衛所屯田每畝科銀一分至六分不等糧一升

八合至八升六合不等衛所管轄屯田地每畝科銀一分七釐九毫至二兩七錢二分二釐九毫零不等糧三合

至二斗五升四合一勺零不等

江西田賦每畝科銀一釐三毫三絲六忽至一錢一分七釐一絲三忽零不等米一合四勺至一斗七合二勺五抄

零不等地每畝科銀五絲四忽至二錢二分一釐一毫二絲八忽零不等米五勺二抄至五升一合二勺八抄零

不等山每畝科銀五忽至六分二釐七毫二絲零不等米一勺七抄至一升四合七勺八抄零不等塘每畝科銀

五忽至四分八釐三毫八絲四忽零不等歸并衛所屯地每畝科糧七升九合七勺三抄至二斗二升八合三抄

零不等每石折銀二錢歸并衛所餘田每畝徵餘糧銀四分一釐六毫六絲零自福建省改歸屯田每畝科銀九

分四絲七忽至一錢一分四釐二毫四絲五忽不等

福建田賦每畝科銀一分六釐九毫至一錢六分二釐五毫零不等米一勺九抄至二升四合七勺零不等官折田

園地每畝科銀八釐七毫至四錢一分七釐五毫零不等學田每畝科銀六分四釐三毫至六錢九分九釐五毫

不等

浙江田賦每畝科銀一分五釐三絲至二錢五分五釐不等米三勺至一斗九升零不等地每畝科銀二釐四毫至

二錢一分三釐二毫不等米八抄至一斗九升三合五勺零山每畝科銀五絲至一錢九分六釐三毫不等米六

抄至五升三合七勺不等蕩每畝科銀四毫至七分三釐不等米五勺至七升五合不等塘每畝科銀二毫至一

錢二分四釐五毫不等米七抄至一升六合八勺不等湖地每畝科銀三分七毫米九勺五抄桑每株科銀一釐

九毫至五釐六毫不等米一抄茶每株科銀一釐五毫米七勺竈地每畝科銀一分六釐一毫至一錢四分一釐

四毫不等米三合七勺至三升七合不等歸并衛所田地每畝科銀五釐七毫二絲至一錢四分九釐零不等米

一斗五升七合五勺至二斗四升零不等

湖北田賦每畝科糧六抄至二斗九升一合四勺八抄零不等每石徵銀二錢五分四釐五毫至二兩九錢七分四

釐一毫零不等更名田地每畝科糧四合九勺九抄至六升三合一勺不等每石徵銀四錢六分六釐歸并衛所

屯地每畝科糧一升五合至九升九合六勺零不等衛所管轄屯地每畝科糧一升二合至一斗八升不等每石

徵銀三錢至一兩三錢一分六釐六毫零不等

湖南田賦每畝科糧二勺九抄四撮至一斗四升六合九勺零不等每石徵銀二錢二釐三毫八絲至一兩八錢四

分四毫不等更名田地每畝科糧五合至一斗二升不等每石徵銀三錢七分三釐五毫至九錢二分四釐四毫

不等歸幷衛所屯地每畝科銀一釐九毫至一錢四釐三毫不等糧三合八勺至二斗不等每石徵銀一錢七分七釐四毫至一兩六錢五分三釐一毫零不等岳州衛管轄屯田塘每畝科糧一升至一斗二升五合不等每石徵銀五錢六分苗疆地每畝科銀一釐五毫至三分六釐七毫九絲零不等

陝西田賦每畝科銀二兩三錢八分一釐七毫糧五升八合五勺至五升二合五勺不等屯地每畝科銀二釐至九分八釐不等糧一升五合至三斗不等更名地每畝科銀六釐九毫至七分五釐一毫零不等糧四升三合五勺至一斗四升八合零不等

甘肅田賦每畝科銀二毫至一錢五分四毫零不等糧三勺至八升一合一勺零不等草三分至四分六釐零不等歸幷衛所屯地每畝科銀一釐二毫至六釐不等糧五升至六升不等更名地每畝科銀四釐八毫至一分七釐一毫零不等糧二合二勺至一升四合二勺零不等草一分至九分二釐不等土司地每畝科銀七分五釐零糧二升四合二勺五抄零衛所管轄屯地每畝科糧四升一合八勺七抄零草五分八毫零番地每畝科糧四合至三升不等草二分一釐五毫至三分不等每戶輸銀三錢糧一斗至二斗五升不等監牧地每畝科銀六釐

四川田賦每畝科銀一釐五毫七絲至八分四釐九毫一絲零不等糧每斗折銀四分估種每石徵銀七分一釐二絲至七錢一分二釐零不等歸幷衛所屯地每畝科銀一分二釐五毫至三錢不等糧二斗七升二合七勺零每糧一石徵米五斗幷八斗不等土司地每畝科銀三釐四毫至二分三釐一毫零不等衛所管轄屯地每畝科銀一分二釐五毫至二分不等米豆一升九合二勺九抄至八斗不等

廣東田賦每畝科銀八釐一毫至二錢二分三釐二毫零不等米六合五勺至二升二合九勺零不等歸幷衛所屯地科銀照民地科則米每畝八升八合八勺泥溝每條科銀四錢五分三毫零車池每方科銀三錢九分四釐零

廣西田賦每畝科銀二分四毫至二錢一分二釐二毫零不等米三升七合至五升三合五勺不等官田每畝科米六升四合二勺至二斗七合七勺不等猺田每畝科米三升至五升三合五勺獞田每畝科銀九釐至二分二釐

[illegible]

者二斗四升八合四勺

雲南田賦每畝科銀五釐五毫至四分六釐五毫零不等糧一升九合四勺至一斗五升零不等歸并衛所屯地每畝科糧五升九合二勺至八升一合八勺零不等馬場地每畝科銀三分夷地每畝科糧一升

貴州田賦民苗田俱每畝科銀一分至六錢五分不等米五合一抄至四斗五升不等豆一斗土司田每畝科銀八釐至一錢不等米七合二勺二抄至一斗五升不等官田每畝科米二斗五升至五斗不等歸并衛所屯田每畝科銀一分四釐一毫至二錢三分四釐不等米五升三合五勺至三斗七升三合三勺零不等豆三斗蕎二斗三升三合三勺至三斗一升一合四勺零不等學田祭田每畝科銀一錢至四錢不等米二斗至四斗不等穀二斗至一石一斗七合八勺零不等租地每畝科銀三分至一錢不等山土每畝科銀一分三釐六毫至五分不等米五升蕎一斗旱祭田每畝科銀一錢豆一斗官莊賑卹田每畝科米一斗四升九合至五斗不等穀四升一合三勺至一石二斗五升一合二勺零不等

皇朝通志順治初年　世祖章皇帝軫念民生力除明季加派積弊　詔言前朝厲政莫如加派遼餉以致民窮盜起而復加剿餉再為各邊抽練而加練餉惟此三餉數倍正供更有召買糧料名為當官平市實則計畝加徵乃令自順治元年始凡正額之外一切加派盡行蠲免如有官吏朦朧混徵暗派者殺無赦于是首令直省文臣齎錢糧冊籍以朝禁天下徵收錢糧毋得于額外加火耗以故明內監地畝錢糧總歸戶部管轄

二年　諭凡前朝宗室祿田散在直省者與民間一例起科

三年　特遣大學士馮銓與公英俄爾岱往戶部察核錢糧原額在京責成各管衙門在直省責成撫按彙造賦役全書頒行天下是時天下財賦最重之區莫如江南江西浙江三省而蘇松嘉湖諸府尤最撫臣黃徽請以漕白二糧與歲貢絹布俱官兌官解以紓民累江西南昌瑞州袁州三府荒地浮糧懸欠日久巡按黃贊元請丈出荒地永行豁免其近山易旱近水易潦者上則改為輕則俱從之

是年革太平府始溪橋米稅金柱山商稅安慶府鹽稅以明季所增也

六年頒易知由單將各州縣衛所額徵起運存 留本折分數漕白二糧及京庫本色俱條悉開載通行直省按戶分給

七年定衛所屯田科徵先是衛所屯田分給軍丁因有操練城守捕盜領運之責科徵較民田輕減至是裁汰衛軍凡有運糧衛所仍舊徵收其無運衛所照民田起科

九年以廣東屯糧全征本色未免苦累屯丁令本折各半徵收

十年以江南秣陵廣武英武三衛屯糧路隔長江輸糧不便准其折色又令各關口刊刻定例設櫃收稅不得勒扣火耗需索陋規並禁關役包攬報單

十一年戶部請訂正賦役全書又請如明制令各布政使或三年或五年將人丁地土繕造黃冊以便稽查除地漏糧之弊時戶科給事中杜篤祜條奏關弊四事一裁吏役一查稅累一關差迴避一批文對核限章並下所司遵行

是年減江西袁州瑞州二府浮糧又以各關有納銀數多給票數少者許商民首告

十三年 上以前明加派陋規屢經裁減猶恐有司胥吏有浸漁中飽之弊乃 命戶部右侍郎王宏祚將直省額定徵收起存實數詳稽往牘酌量時宜有參差遺漏悉行駁正凡自明季以漸加增豁免未盡者概行豁免至漕白雜項或改折或本色俱細加清核勒成一編頒示天下於是於賦役全書外又輔以會計赤歷丈量黃冊其徵收則行一條鞭法給以易知由單又佐以截票串票印簿循環簿及糧冊奏銷冊

十五年江西御史許之漸深言財賦之大害莫如蠹役官以參罰去而蠹役歷久尚存前無所懲後無所誡遂至累萬盈千而不知足請敕撫按將從前侵蠹姓名數目逐一清查籍其家業侵多者立梟市曹侵少者即時流配捐此所侵之數以清積蠹之源工科給事中史彪古又言國家財用原取足于正供乃今之州縣有一項正供即有一項加派應勅各撫按將現行申飭私派之令刊入易知由單使閭閻共曉德意 上以所奏皆切時弊令所司議行

十六年將四川屯糧歸併州縣起科以裁衛所故也

十八年令州縣徵收錢糧各置木櫃排列公衙門首納戶眼同投櫃以免尅扣凡布政司及州縣皆遵部發法馬稱兌勿令書吏高下其手時工科給事中陰應節言錢糧之弊一州縣挪移一紳士包攬一土豪冒名紳戶一隔縣寄莊抗糧請飭該撫嚴查懲治從之是年定張家口殺虎口及兩翼稅額又以雲南衛弁職田向例收租准倅不納稅糧嗣後各歸衛所編入戶口俱以本七折三徵收其舊係每畝一斗九升至三斗者照軍糧例起科三斗至五斗者概以三斗為額

康熙二年工科給事中吳國龍言直省解京各項錢糧 國初原總歸戶部自順治七年復令各部寺分管催收致款項繁多易滋奸弊請嗣後一應雜項俱稱地丁錢糧作十分考成除扣撥兵餉外通解戶部其易知由單頒給民間者盡除別項名色

是年以江西巡撫張朝璘言免南昌府屬浮糧其漕米一項浮多亦並核實減免

三年以直省各州縣錢糧上司動用差提不無勒索令嚴行禁止如州縣官挪移虧空捏稱民欠或加派私徵者即行革職該管官不即參報亦罪之

四年 諭戶部設官原以養民近聞守令徵收錢糧加添火耗或指公費科派或向行戶強取借端肥已獻媚上官致民無控告科道各官務將此等情弊不時糾參至夏秋分徵原有定期隔年預徵民何以給嗣後永停預徵之例

皇朝通典 六年 上以由單款項繁多小民難以通曉令嗣後只開上中下等應徵銀米實數其湖廣陝西二省糧石派征本折數目向未開載令照例填注七年 諭戶部收納直省起運錢糧督撫不得縱容司道書吏勒索苦累解官

直隸起運銀百九十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一兩四錢八分九釐有奇

盛京起運銀二萬六千三十一兩六錢一分七釐七毫有奇

山東起運銀二百七十八萬一千六百四十七兩六錢二分八毫有奇

山西起運銀二百五十九萬三千五百十有七兩六錢五分八釐有奇
河南起運銀二百七十三萬八千二百五十兩三錢六分有奇
江蘇起運銀百八十九萬八千九百九十一兩有奇
安徽起運銀百三十七萬九千五百十有二兩有奇
江西起運銀百五十七萬一千三百二十兩一錢九分有奇
福建起運銀百有三萬七千六百十有八兩五錢二分有奇
浙江起運銀二百十有四萬五千八十三兩二錢八分有奇
湖北起運銀八十二萬三千百有二兩七錢有奇
湖南起運銀九十萬二千五百十有七兩六錢六分有奇
陝西起運銀百三十五萬六千三百五兩一錢五分有奇
甘肅起運銀十有九萬一千五百九十三兩四錢二分有奇
四川起運銀四十九萬三百六十四兩一錢八分有奇
廣東起運銀八十四萬一千三百七十二兩有奇
廣西起運銀二十九萬六千三十五兩七錢三分有奇
雲南起運銀十有六萬六千二百一兩六錢五分有奇
貴州起運銀七萬五千四百八十九兩五錢九分有奇

皇朝通志二十六年令天下免刻由單蓋因官役有指稱刷版之費用一派十民間受累經山西撫臣奏請遂飭免刊時直省征納錢糧設立二聯印票一給納戶一存有司有司竟有通同奸胥藉稱磨對將納戶票强留不給遂有已完作未完多徵作少徵者

二十八年創行三聯票法凡徵收錢糧及豆麥等項俱如數登塡一存州縣一付差役應比一給納戶執照如官

皇朝通志二十八年定截票之法[illegible]令各州縣日收錢糧流水簿于歲底同奏銷文冊齎司磨對

三十年令直省各州縣衛所署門均勒賦役全書科則於石使民悉知

三十九年設立滾單

皇朝通志四十年以湖南近州龍陽靖州黔陽四州縣屯地有將賦役全書誤列之數改正減免

四十二年令州縣徵收串票分注漕項地丁數目

四十四年以江南蘇松常鎮四府賦稅繁重奏銷時不能全完者量爲輕減又豁除湖北江夏等十八州縣地課銀三百六十兩丈出坍地故也

四十五年以湖南清泉平溪二衛屯糧艱於輸運改徵折色又丈出江西九江府屬濱江地畝三千七十餘頃上則改爲下則

五十一年四川巡撫年羹堯言川省荒地廣闊而見徵錢糧甫及原額十分之一宜立勸徵之法五年內有增及原額之四五分者卽陞不及一分者隆訓無增者參革御史段曦以爲不可略言川省自明季兵燹地廣人稀我朝平定後雖屢經清查增報猶甫及原額十分之一今遽欲增及十分之四五是增見糧之三倍四倍賢能之員必罹參革不肖有司希圖陞進必至抑勒首報滋弊無窮祗宜嚴飭有司實心勸首　上如所議

五十二年　特諭廷臣曰民之生齒日繁朕故欲知人丁之實數不在加徵錢糧也嗣後止將見在錢糧冊內有名丁數垂爲定額其滋生人丁但核所增實數另造清冊永不加賦尋以廷臣議定自康熙五十年額定人丁外新增者補足舊額缺數其餘謂之盛世滋生冊永不加賦

皇朝通典雍正元年定凡州縣開徵之始令該府委員同封銀櫃或十日二十日別委員拆封卽解其存貯穀石按季盤察出結轉報隱徇同坐

二年　諭民間輸納錢糧用白封投櫃法亦屬便民之道但偶有短少之處令其增補每致多索其數浮於

所少之外理應將原銀發還仍於原封內照數補足交納庶可免多索之弊此雖細事督撫大吏亦不可不留心
體察嚴飭有司以除民累
三年更刊四聯截票一送府一存串根一給花戶一於完糧櫃旁別設一櫃令花戶完銀時自投櫃中每夜州縣
官取出對流水簿勾銷欠冊又定零星錢糧納錢之例凡一錢以下小戶每銀一分準交制錢十文其大戶尾欠
一錢以下者亦如之又定附納之例凡小戶錢糧數在一兩以下者附大戶投櫃於截票載明山西巡撫諾敏布
政司高成齡疏請提解火耗　上以州縣火耗原非應有之項因通省公費及各官養廉有不得不取給於
民者今非不願天下州縣絲毫不取於民而其勢有所不能若各屬火耗酌定分數則將來竟為成額必至有增
無減又以奏稱提解火耗將州縣應得之項聽其如數扣存不必解而復撥等語勢必額外加征私行巧取浮於
應得之數累及小民況解交督撫則顯然有據扣存州縣則雖保貪廉未准議行
皇朝通志七年蠲除湖南武陵縣之宿郎堰水淹浮糧
又　命盛京戶部侍郎會同奉天府尹清查該地田畝肥瘠分別上中下三等起科解永為令又以陝西朝
邑縣與山西蒲州接壤界近黃河近因河流西徙東漲則西坍令清丈分界酌定二省錢糧應豁應徵之數定為
額時直省俱有寄莊寄糧之名人地相隔有五六百里者至是順莊編里之法行悉歸就近完納先是各關收稅
皆部頒號簿以便稽查而關差以船隻來往不齊未必日日有收數因而設私簿徵收於報部時始將號部挨日填
造與商船過稅串票毫不相符　上諭各關嗣後於部頒號簿填寫如無船隻過稅之日亦即註明免滋弊
端是年以浙江南北兩關交該省織造辦理
八年定徵收落地稅銀溢額議處之例凡地方官徵收落地稅如有搜求需索致盈餘之數倍於正額令該督撫
參革上司失察狥庇議處其實在盈餘者以八百兩為率准加一級至多不過三級永以為例時倉場侍郎岳爾
岱言聯三版串之法應令有漕地方畫一通行嗣後州縣徵收糧米預將花戶的名填入聯票如例納戶經承州
縣官分存對冊完納即行截給歸農其未截給者即係欠戶有糧無票有票無糧即係書吏侵蝕先是湖南永順

頭錢桑植名烟火錢火坑者民間炊爨每一坑徵銀二錢二分鋤頭者貧民種山一鋤入山納銀三五錢不等烟火錢與火坑相等所交錢糧即于此內撥解至于成熟之田土官多擇其肥者自種民間止得零星磽确之地每年雜派數次此土司徵民之陋規也自改土歸流之後有司按土戶均攤或照土司舊冊攤派民已樂於輸納然無田之家尚以火坑等未除而有力之家隱占地畝多不輸稅至是　特令豁秋糧一年其有產之家令一年自首官給印照為業有司按肥瘠定則一切雜派私徵永行禁止是年清釐四川田賦令額糧稍重之州縣照就近適中之科則核減徵輸十年定帶徵江南逋欠限期直省惟江南為財賦之區而積欠較他省倍蓰先是雍正三年江蘇巡撫張楷清查紅冊自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元年惟蕭贛榆無欠泰州碭山儀徵江浦欠猶不過數百其嘉定長洲等四十七州縣積欠至八百八十一萬有奇請勻作十分每年帶徵一分

十年按數徵完其最多之州縣勻作十五分次多者作十二分　上巳勅部議行顧舊欠未清而新欠彌重於是　特遣戶部侍郎王璣刑部侍郎彭維新等會同地方官徹底清查通計各屬積欠一千一十一萬六千有奇其中官侵吏蝕者四百七十二萬六千有奇實在民欠者五百三十九萬有奇乃令侵蝕之項分作十年帶徵民欠之項分作二十年帶徵　如本年帶徵之數完納若干即照所完之數蠲次年正額之數

十一年令錢糧一錢以下准納制錢其錢以十文折銀一分凡大戶零星尾欠及拆封短少在一錢以下者概准以錢折銀後又令小戶距城路遠錢糧在一兩以下者准附大戶投櫃如數在一兩外及數少而願自交者仍遵例自封投櫃

十二年定四川夔關商稅以見在奏報七萬三千七百四十兩為定額其米稅額難定令該撫不時稽察飭監收官盡收盡解時以黔省永寧縣併歸四川　詔將永寧稅裁革止留敘永廳稅其錢糧一切俱照川省例行

十三年定寬徵錢糧之限定例地丁錢糧二月開徵五月停忙八月接徵十一月全完至是以物土異宜收穫蚤晚不同令督撫按地方情形酌量徵期不拘四月完半之數　乾隆二年　詔蠲除天下新淤舊坍沙脊鹻鹵

及揑報開荒浮糧是時各處關稅徧豎木榜商賈一目了然惟甘肅遼遠無部頒新例司事者各執腐爛舊本因而浮減不一布政司徐杞經心察核有府與府異縣與縣異一稅而數處各別因言甘省稅課除牙帖外有商畜二稅內有過稅坐稅之分過稅者係販往別地應納過路之稅坐稅者係販別地貨物集市發賣輕重各別必須逐條刊刻大張曉示方免濫收脫漏

又兩江總督趙宏恩奏稱龍江西新關舊有衙規茶果驗票諸項在加一火耗之外應請革除如織造府承辦差役及養廉不敷准在盈餘內支存一萬兩動用俱從之

又於九江贛口二關鈔課令商人自行投櫃收銀之後發三聯單一給商人一交巡撫一存稅署以杜侵隱之弊

是年以江南水災停征該地關津米麥稅

乾隆二年以畿輔雨澤愆期停征天津臨淸二關米麥稅又以挑濬淮揚運河停經過該地米麥稅廷臣多以各省稅務統歸旗員經理爲請　上以設關原爲查察奸宄利益商民並非爲收稅之員身家計若以旗員貧乏而差遣之是教之貪矣乃不允所請

三年詔州縣徵收錢糧有私增火耗者該督撫嚴參治罪如督撫失察如例議處先是四川火耗較他省獨重自雍正年間陸續裁減有司不得中飽因有暗加戥頭每兩重至一錢有餘而收糧之書吏傾銷之銀匠又從而侵漁之　上聞傳諭直省督撫轉飭布政司製成畫一之戥飭各州縣確實遵行該上司不時密察如有絲毫溢取者罪是年停臨淸天津及江南各關米糧稅

四年以江南高淳縣舊有草場田五千六百餘頃係前明分給馬戶以供芻牧後照民田起科徵銀五百餘兩一半攤入民戶一半馬戶承納而此項田地久非馬戶承種民間既輸正賦又納場租　特令除之時江南歲額地丁漕白蘆課雜稅之外有名雜辦者不在地丁項下編徵仍入地丁彙作分數奏銷欵目甚多沿自前明本朝賦役全書止編應解之欵並未開出辦原委亦未編定如何徵收於是有缺額累官者有徵收累民者有累在官而因以及民者至是　諭該督撫查該除有欵可數無累官民之項照舊數解其實在缺額有累官民者即請

六年　諭外省關榷口岸惟報部有案者照舊設立其有私行增添之處著該督撫詳查題報清釐之後再有違例苛索者罪督撫失察如例時兩江總督楊超曾上言設關之意不在取盈是以歷來但有徵商之令而不及於官物況米糧係民之所生發糴採買原為接濟民食與逐末不同今既徵船料又完稅銀取之司庫以輸關庫於國課毫無增益於是定各屬採買賑濟及糶三補倉米穀過關時止納船料毋

十年復開雲南馬白口稅錫福建浦城關鈌額銀二千七百餘兩時直省丁銀俱於雍正年間攤於地糧惟山西以各州縣貧富參差未行至是亦按則攤入其陽曲等二十州縣或以貿易民多或以田多沙鹻或以多徵本色仍地丁分徵

十一年江蘇布政司安寧請復米稅略言自免米糧稅後弊竇叢生國課日少而米價之貴更過於前　上以商賈乃無知愚人宜先化導不遽允

十二年以福建臺灣府丁銀勻入官莊田園內徵收其番民祗納丁銀所種田畝概不徵賦

丁銀附

皇朝通典順天府十五萬四千百七十三兩有奇　湖北百十七萬四千一百十兩有奇
直隸二百三十三萬四千四百七十五兩有奇　湖南八十八萬二千七百四十五兩有奇
盛京三萬八千七百八兩有奇　河南三百十六萬四千七百五十八兩有奇
江蘇三百十一萬六千八百二十六兩有奇　山東三百三十七萬六千百六十五兩有奇
安徽百七十一萬八千八百二十四兩有奇　山西二百九十九萬六百七十五兩有奇
江西百八十七萬八千六百八十二兩有奇　陝西百六十五萬八千七百兩有奇
浙江二百九十一萬四千九百四十六兩有奇　甘肅二十八萬六百五十二兩有奇
福建百七萬四千四百八十九兩有奇　四川六十三萬一千九十四兩有奇

廣東百二十六萬四千三百四兩有奇　雲南二十萬九千五百八十二兩有奇
廣西四十一萬六千三百九十九兩有奇　貴州十萬千六百二十八兩有奇

蘆課附

江蘇計蘆地三萬四千三十頃七十三畝零課銀十有二萬六千九百五十三兩五錢一分有奇　安徽計蘆地三萬一千四百八十五頃三十一畝零課銀五萬一千三百四十七兩二錢四分有奇　江西計蘆地四千三百四頃八十七畝六分零課銀六千二百六十八兩三錢六分有奇　湖北計蘆地八千四百八十九頃三十五畝二分零課銀九千八百八十四兩二錢三分有奇　湖南計蘆地千六百三十六頃十有九畝二分零課銀千三百二十九兩三錢五分有奇

雜稅附 茶礦 魚課 稅契 行帖 落地稅

茶課凡商販入山製茶不論精粗每擔給一引每引額徵紙價銀三釐三毫其徵收茶課例於經過各關時按照則例驗引徵收彙入關稅項中解部　江蘇行萬五千引以八千引發江寧茶引所大使以七千引發產茶之吳縣荊溪縣　安徽行六萬九千九百八十引發產茶之潛山太湖歙縣休寧黟縣宣城寧國太平貴池青陽銅陵建德蕪湖六安霍山廣德建平十七州縣　江西行二千四百三十八引額徵銀三百六十五兩七錢　浙江行十四萬引北新關每引徵稅二分九釐三毫八絲　湖北行二百三十引額徵銀二百三十兩　湖南行二百四十引額徵銀二百四十兩　甘肅行二萬八千七百六十六引額徵銀六千二百六十六兩三錢二分六釐本色茶十三萬六千四百八十篦又西商大引二萬七千九十六引又漢中府屬西鄉興安漢陰紫陽石泉等州縣所產之茶向不設引止許本地行銷每年徵稅銀五百三十三兩三錢二分有奇歸入地丁奏銷案內　四川行舊額新增共十萬六千百二十七引額徵銀萬三千一百二十八兩三錢七分五釐稅銀四萬五千九百四十二兩三錢七分八釐　雲南行三千引額徵銀九百六十兩每引紙價三釐稅銀三錢三分入地丁冊內造報　盛京山西河南廣西均無茶課向不頒行山東惟濟南府領徵茶稅銀八兩歷城縣領徵銀一兩四錢壽張縣茶丁[illegible]一名每年徵稅銀三兩

六錢又瀘州有商運茶至州每百斤收稅一錢

五十九兩二錢至康熙二十六年豁免惟崇安之武夷山產茶聽商販運於經過關口照例徵收彙入商稅項下奏銷廣東地不產茶向不頒行所徵茶稅惟樂昌縣十兩五錢長寧縣六兩每年附入雜稅又潮州廣濟橋每粗茶百斤稅銀五分細茶百斤三錢四分彙入橋稅內報解貴州舊無茶引雍正六年四川仁懷縣改隷隨帶二百五十引共徵稅六十二兩五錢課一兩六錢九分三釐八毫

金銀礦課　雲南永北府屬金沙江金礦每年額課金七兩二錢六分永昌府屬上潞江金廠額課金二十五兩五錢六分開化府屬錫版金廠額課金三十四兩貴州思南府屬天慶寺金礦每兩收課金三錢三分廣東惠州府永安縣粗石坑潮州府豐順縣雙山嵊嘉應州大禾砰各銀鉛礦均每銀一兩收課四錢五分每鉛百斤收課二十斤雲南開化府屬馬腊底銀礦額課銀七百六兩八錢六分中甸屬古學銀廠額課銀五百六十八兩五錢有奇建水州屬黃泥坡銀廠額課銀六百六十一兩有奇雲南屬興隆銀廠額課銀三千百三十二兩有奇永昌府屬募迺銀廠額課銀三百兩南安府屬石羊銀廠額課銀二萬二千三百九十兩有奇又馬龍銀廠額課銀六百九十八兩有奇又土革喇銀廠額課銀六十兩有奇楚雄縣屬永盛銀廠額課銀三千三百七十五兩有奇鶴慶府屬蒲草塘銀廠額課銀四百二十一兩有奇鄧川州屬沙澗銀廠額課銀千三百二兩有奇臨安府屬箇舊銀廠額課銀三萬三千六百十三兩有奇新平縣屬方丈銀廠額課銀六十八兩有奇永昌府屬茂隆銀廠收課多少無定額

順治元年開採山東臨朐招遠等處銀礦

康熙十五年遣官監視山西應州邊耀山煎煉礦銀

十九年定各省開採所得金銀四分解部六分抵還工本例

又試採陝西臨潼山東萊陽等銀礦

二十一年定雲南銀礦官收四分給民六分例

二十二年停止山東山西陝西開採

四十三年　諭聞開採之事甚無益於地方嗣後有請開採者悉不准行

五十一年奏准開採雲南大姚縣惠隆銀廠

五十二年定湖南郴州黑鉛礦所出銀母官收半稅例

五十三年令雲南惠隆廠照郴州例收稅

五十七年定雲南楚雄府石羊等廠臨安府等箇舊廠徵收不足照地丁雜項銀例　議處開採雲南金龍銀廠

又定貴州威寧州屬猴子廠銀礦二八收課例

五十八年令雲南建水州屬華祝箐廠雲南縣屬水木支山金龍廠照惠隆廠例收稅

五十九年定貴州威寧州觀音山銀鉛礦廠二八收課例

六十年停採雲南華祝箐廠

雍正元年開採雲南馬腊底銀廠停採貴州觀音山等廠

三年開採雲南古學銀廠

五年開採雲南黃泥坡并貴州威寧州屬白幟拃子三廠

六年定湖南靖州屬之墓坪山金砂課例每淨金一兩收課四錢以五分作解供耗費及官役養廉以三錢五分作

商民工本定廣西蒼梧縣屬芋莢山金砂課例定廣西臨桂縣屬之水槽野鷄二礦所出銀鉛銅砂二八收課例

十年開採雲南阿發銀廠

十一年定廣西賀縣螞蜴山銀礦每兩收課三錢例

十三年停採湖南郴州九架夾黑白銀鉛各礦

乾隆二年停採廣西懷集縣汶塘山臨桂縣之水槽野鷄等廠

三年廣西賀縣之螞蜴銀礦礦深砂薄准其封閉

五年貴州威三年西幟銀礦開採年久洞老山空廣西蒼梧縣金盤嶺金礦砂薄荔枝山銀鉛礦礦淺沙竭均行封

八年覆准貴州天柱縣相公塘東海洞等處金礦均屬曠野無干民田廬舍照例開採每金一兩收課三錢

九年定廣東開採銅鉛銀砂等礦并招商民承採事宜例凡有礦之處令地方官覆實無碍民田廬墓確有成效再行招商開採仍照定例二八徵收各廠該管道員發給地方官循環流水簿連五串票將每日所出之數填注流水簿分截串票一繳本道一存地方官處稽察一付商人存照其串根并流水簿一月一繳本道察覆仍十日一次申報督撫司道等官稽考按月造具支銷公費各冊申報本道按季分報督撫及該有司衙門凡日所採礦砂挨次堆貯如某日煎煉某礶某日礦砂若干斤鑪頭報明官商督同煎煉分別銅鉛金銀分記塊數斤兩注冊登填串票至所有礦山惟於連界處許一商兼承其隔遠不相連者每山只許一商承充使在山工丁便於管束倘資本無幾者仍聽合夥同充至承充之人先令其將本銀呈該管道覆實移貯該州縣庫發領承充之時由布政使給與印照赴山開採如礦少砂微之處不能容商者聽附近民人報採照例收課又議准金銀二礦於鼓鑄無涉悉行停採其銅鉛礦有夾帶金砂銀屑者仍照原定章程開採封閉雲南大姚縣惠隆金龍等銀廠貴州天柱縣相公塘東海洞金礦廣東海陽縣水尾白墳河豐順縣李村灣風吹磔陽春縣莫村那軟瓦盎等礦

十二年開採貴州威寧州大化里新塞等處銀鉛礦砂每煎銀一兩收課四錢

十四年封閉貴州新塞銀鉛礦雲南阿發銀廠

銅鐵錫鉛礦課　山西交城縣馬鞍山鉛礦交城縣新開子洞金溝鉛礦湖南郴州桂陽二鉛廠陝西同州府華陽川鉛廠湖北宜都縣橫磧漢洋二鐵礦四川樂山縣老銅溝海子凹銅礦廣東惠潮韶肇等府銅錫礦廠廣西宣化縣滌生嶺鉛礦忝城縣上陡岡蓮花石銅鉛礦廠貴州威寧州銅川河銅廠水城法都鉛廠威寧州蓮花塘硃砂鉛廠都勻府濟川鉛廠均二八收課四川迤北建昌鎮會川屬沙溝嶺黃礦青礦興隆廠建昌鎮寧番營屬紫古哵銅廠均三分收課福建延平府屬州縣鑪戶每年輸銀二百六十二兩有奇四川黃鐵山高鑪六座每年收稅變銀儘收儘解廣東鐵鑪二十四座歲輸銀千二百十六兩雲南鐵鑪十六座歲輸銀百三十四兩有奇廣西臨桂等州府

鐵鑪五十四座每座歲輸銀十兩恭城縣山斗岡銅礦大有朋山鉛廠均每百斤收課十五

康熙二年令四川黎漢紅卜萱二洞白銅舊廠聽民開採輸稅十九年令浙江富陽等縣聽民採取銅鉛輸稅二十四年招民開採四川邛州蒲江縣黃鐵山鐵礦六座官收十之二四十九年開採雲南昆陽州子母廠易門縣塞子山廠銅礦五十年令封閉湖南產鉛諸山

雍正元年定雲南廠課造冊題報限期將元年正月起至十二月止徵收課項於二年五斤廣東羅平州卑浙鉛廠平彝縣塊澤鉛廠貴州大定府格得正銅廠八地子銅廠均每百斤收課十斤雲南各府州縣屬銅廠三十處歲輸銀萬八百二十五兩有奇其定遠縣媽泰茂密二販白銅歲無定額 月內冊報後著為例七年開採貴州畢節縣大雞倭鉛廠威寧州猓木果銅礦八年令四川建昌所屬之迤北興隆寧番之紫古哵沙基九龍五廠招別省商人開採所出銅斤三分收課更雲南羅平州之卑浙塊澤二廠二八收課例每百斤收課十斤十年以貴州大定府格得為正廠八地為子廠

十三年　諭廣東近年以來年穀順成地方寧謐與從前風景迥異今若舉行開採之事不免聚集多人其中良頑不一恐為閭閻之擾累況現在動民開墾彼謀生務本之良民正可用力於南畝何必為此僥倖貪得之計以長喧囂爭訟之風著行停止

乾隆三年申定礦廠事宜例凡係產銅山礦令地方官辨明砂色實有裨於鼓鑄始准結報開採其金銀礦悉行封閉至黑鉛即係銀母亦嚴禁朦混開採募招各商設總副名目使本地殷實良民承充禁外省遊民冒報所收銅鉛照二八收課外所餘者每百斤別收銀三錢加收銅鉛三斤以備折耗及官役養廉之用五年開廣東錫山郎令銅商分任採辦每錫百斤亦照例二八徵收十年增貴州各廠官買餘鉛價又定廣西平樂府恭城縣鉛礦內所出密陀僧課例十一年增廣西收買餘銅價俟充裕之日將餘銅收買一半餘給商自行銷售十五年定徵收浙江鑪坑課例坑課三則上則徵銀一兩六錢中一兩二錢下八錢鑪餉二則上則六錢下則三錢又每坑歲納銀四錢以為疏濬洗鐵諸溪河淤塞之費

定貴州開州斗甫廠徵水銀額每歲九十五斤變價撥充本省兵餉九年定貴州黔西州屬新開黃土坎廠徵水銀百斤三十八年開州用砂斗甫二廠山頹砂盡改於修文縣紅白巖開採　雍正八年定貴州大定府開採硃砂雄黃二八徵收例廣西恩城土州硃砂廠亦如之開採廣西南寧府果化土州雄黃　乾隆二年停採恩城土州硃砂五年停採果化土州雄黃十二年移廣西鎮安府天寶縣孟村淥礦於那坡山開採

魚課　江蘇安徽徵課銀七千五兩有奇江西五千二十二兩有奇福建八千四百六兩有奇浙江二千三百九十九兩有奇湖北二千八百八十五兩有奇湖南二千五十七兩有奇廣東三千六百四十兩有奇　乾隆元年豁除廣東歸善海豐惠來潮陽四縣加增魚課銀六千兩有奇六年豁除直隸大陸澤水泊魚課

田房稅契　順治四年定凡買田地房屋增用契尾每兩輸銀三分　康熙十六年增定江南浙江湖廣各府契稅十七年增定山東等省房契稅二十年增定浙江台衢温處四府契稅二十一年增定江西等縣契稅照浙江台衢等縣例　雍正七年准契稅每兩三分之外加徵一分爲科場經費　乾隆十二年申定稅契例凡民間置買田房令布政使司頒發契尾編刻字號於騎縫處鈐印發各州縣塡注業戶姓名價值一存州縣一同季冊報司如有不投稅無契尾者事發照漏稅例治罪　牙帖商行當鋪稅直隸徵銀三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兩　盛京三千八百六十一兩　山東萬三千二百四十七兩　山西三萬五千六百四十七兩　河南七千三百五十三兩　江蘇二萬八百六兩　安徽萬一千七百四十五兩　江西五千七百十八兩　福建七千百二十兩　浙江九千五百五十八兩　湖北五千三百十兩　湖南千二百八十五兩　陝西八千五百二十五兩　甘肅八千四百七十七兩　四川千一百七十兩　廣東萬八千四百二十一兩　廣西百六十五兩　雲南千六十兩　貴州五百十四兩各有奇

康熙三年定當鋪每年徵銀五兩大興宛平大行店鋪同　十五年定京城行鋪稅例上等每年五兩餘二兩五錢三十二年豁除江南邳州雜課額稅關額銀　四十八年定四川水碾水磨課銀例

雍正六年設典當行帖　凡不願承充者不必俟頂補有人方行退帖除浙江角里等處各口界址商稅

十一年　諭各省商牙雜稅固有關國課亦所以便民是以各省額設牙帖皆由藩司頒發不許州縣濫給所以杜增添之弊近聞各省歲有加增即如各集場中有雜貨小販無藉牙行者今槩給牙帖抽分利息是多一牙戶即商民多一苦累況牙帖納稅每歲無多徒滋繁擾甚非平價通商之本意著各省藩司因地制宜酌爲定額報部存案不許有司任意加增嗣後止將額內各牙退帖頂補換給新帖再有新開集場應設牙行者酌定名數給發亦報部存案如此則貿易小民可永免牙戶苛索之弊

落地牛馬猪羊等雜課　直隸稅銀二萬六千九百十九兩　盛京三百六十二兩　山東三萬三千一百六十兩各有奇　山西三萬八千七百六十六兩　河南二萬四千六十五兩　江蘇二萬四千二百五十二兩　安徽五千五百六十三兩　江西九萬一千六十九兩　福建商雜貨稅八千四百四十四兩　浙江三千九百七十四兩　湖北三萬八千六十五兩　湖南萬五千五百二兩　陝西二萬六千九百五十兩　甘肅萬四千二百五十七兩　四川十有九萬一千二百九十五兩　廣東十有二萬四百十七兩　廣西二萬九百七十九兩　雲南十五萬千一百六十七兩　貴州二萬一千四百八兩　順治元年定牲畜每兩三分收稅例

雍正十三年　諭聞各省地方於關稅雜稅外更有落地稅之名凡耰鋤箕箒薪炭魚蝦蔬果之屬其直無幾必察明上稅方許交易且販自東市既已納課貨於西市又復重徵至於鄉村僻遠之地或差胥役徵收或令牙行總繳交官甚微不過飽奸胥之私橐而細民已重受其擾矣著各省凡鄉村鎮落落地稅全行禁止

乾隆元年令甘肅商畜二稅刊示條款畫一徵收申定原額牙行歇業即行開除例　二年裁雲南鎮雄州鹽稅革山東魚筏稅　四年申新開集場濫給牙帖之禁　五年嚴衙役捏充牙行之禁　十七年嚴私開硝礦硫黃之禁

賦貢類二

歷代土貢

通考禹貢兗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青州厥貢鹽絺岱畎絲枲鉛松怪石厥篚檿絲徐州厥貢惟土五色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元纖縞揚州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荊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元纁璣組海物維錯九江納錫大龜豫州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纊細錫貢磬錯梁州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雍州厥貢球琳琅玕

周官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犧牲包茅之屬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　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

漢高帝十一年詔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人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文帝後六年大旱蝗令諸侯毋入貢弛山澤　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　元帝初元五年罷齊三服官

東漢世祖建武十三年詔曰往年已敕郡國異味不得有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官勿復受明敕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者自如舊制　明帝永平十一年漅湖出黃金廬江太守取以獻　章帝建初二年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縠吹綸絮　和帝詔太官勿受遠國珍羞　安帝永初五年詔省減郡國貢獻太官口食　和熹鄧后詔蜀漢釦器凡帶佩刀並不復調　順帝永建四年詔曰海內

九通分類總纂　卷二　賦貢類　一　文闌書局石印

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囂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還之

晉武帝時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焚之於殿前乃敕內外敢有獻奇技異服者罪之

隋煬帝龍舟幸江都所過州縣五百里外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轝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丞守薄則率從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賦生計無遺

唐制州府歲市土所出以為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名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　中宗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蘇瓌獨不進及侍宴宗晉卿嘲之帝默然瓌曰宰相燮和陰陽代天治物今粒食踴貴百姓不足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　元宗開元二十四年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鏡錄上之　代宗時生日端午四方貢獻至數千萬者加以恩澤諸道多尚侈麗以自媚　德宗既平朱泚之後屬意聚斂藩鎮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劒南西川節度使韋臯有日進江西觀察李兼有月進他如杜亞劉贊王緯李錡皆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為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戶部財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矯密旨加斂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纔十二三無敢問者刺史及幕僚至以進奉得遷官　憲宗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卻翰林學士錢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　宣宗時右補闕張潛奏藩府代移之際皆奏羨餘為課績朝廷因為甄獎夫財賦有常非重取於民刻削軍士則安得羨餘南方諸鎮不寧皆由此也變故一生所蓄既遭焚掠發兵費又百倍然則朝廷何利焉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斂不減糧賜獨節游宴省浮費而能致羨者然後可賞也上嘉納之

唐天下諸部每年常貢　通典按令文諸郡貢獻皆取當土所出準絹為價多不得過五十匹並以官物充市所

貢至薄其物易供聖朝常制於斯在矣其有加於此數者亦折租賦不別徵科

京兆府貢葵草席地骨白皮酸棗仁 華陰郡貢鷂子十聯細辛四斤烏鶻五聯茯神三十八斤茯苓三十八斤今華州 馬翊郡貢白裏皺文皮三十一領今同州 扶風郡貢龍鬚席十領今岐州 新平郡貢剪刀十具豆五石蛇膽十斤白火筯二十具蓽豆澡今邠州 安定郡貢龍鬚席十領今涇州 彭原郡貢五色龍鬚席十領莞菁菴蕳子亭長假蘇荊芥今寧州 汧陽郡貢龍鬚席六領今隴州 中部郡貢龍鬚席六領今坊州 洛交郡貢龍鬚席六領今鄜州 朔方郡貢白氈十領今夏州 安化郡貢麝香二十五顆今慶州 靈武郡貢鹿角膠代赭花蓯蓉白鵰翎今靈州 榆林郡貢青龍角兩具赤芍藥十斤徐長卿十斤今勝州 九原郡貢野馬胯皮二十一片 延安郡貢麝香三十顆今延州 咸寧郡貢麝香一顆今丹州 銀川郡貢女稽布五端今銀州 平涼郡貢九尺白氈十領今原州 九原郡貢野馬胯皮二十一片印鹽白麥麪今豐州 會寧郡貢駝毛褐兩段今會州 五原郡貢鹽山四十顆今鹽州 新秦郡貢青地鹿角二具鹿角三十具今麟州

單于都護府貢生野馬胯皮總十二片

安北都護府貢生野馬胯皮二十一片

太原府貢銅鏡兩面甘草三十一斤礬石三十斤龍骨三十斤蒲萄粉屑栢子仁 上黨郡貢人參二百小兩墨三梃今潞州 河東郡貢綾絹扇四面龍骨二十斤棗八千顆鳳栖梨三千五百顆今蒲州 絳郡貢梁穀二十石白穀五百匹墨千四百七十挺梨三千顆今絳州 平陽郡貢蠟燭三十條今晉州 西河郡貢龍鬚席十領石膏五十斤消石五十斤今汾州 弘農郡貢麝香十顆瓦硯十具今虢州 高平郡貢白石英五十小兩人參三十兩今澤州 太寧郡貢胡女布五端今隰州 昌化郡貢胡女布五端今石州 文城郡貢蠟二百斤今慈州 陽城郡貢龍鬚席六領今沁州 定襄郡貢豹尾十枚今忻州 樂平郡貢人參三十兩今儀州 雁門郡貢白鵰翎五具熟青二十兩熟綠二十兩今代州 樓煩郡貢麝香十顆今嵐州 安邊郡貢松子一石今蔚州 馬邑郡貢白鵰翎五具今朔州

河南府貢瓷器十五事 陝郡貢柏子仁瓜蔞根各三十斤今陝州 陳留郡貢絹二十匹今汴州 滎陽郡貢絹二十匹麻黃二十斤今鄭州 臨汝郡貢絁二十匹今汝州 睢陽郡貢絹二十匹今宋州 靈昌郡貢綾二十匹並方文今滑州 潁川郡貢絹十匹蔗心席六領今許州 譙郡貢絹二十匹今亳州 濮陽郡貢絹二十匹今濮州 濟陰郡貢蛇牀子二十斤絹二十匹今曹州 北海郡貢[illegible]兩石仙文綾十匹今青州 淮陽郡貢絹十匹今陳州 汝南郡貢鸂鶒綾十匹今豫州 東平郡貢絹二十匹今鄆州 淄川郡貢防風五十斤理石五斤今淄州 臨淄郡貢絲葛十五匹今齊州 魯郡貢鏡花綾十匹紫石英白石英二十二兩今兗州 彭城郡貢絹二十匹今徐州 臨淮郡貢綿二十屯貲布十匹今泗州 汝陰郡貢綿二十屯今潁州 東海郡貢楚布十匹今海州

濟陽郡貢糖餅二百小片鹿角膠三十小片今濟州 琅琊郡貢紫石英二十兩今沂州 高密郡貢貲布十端牛黃一斤海蛤二十兩今密州 東牟郡貢牛黃百二十八株水蔥席六領今登州 范陽郡貢綾二十匹今幽州 河內郡貢平紗十匹今懷州 魏郡貢白綿紬八匹白平紬八匹今魏州 汲郡貢綿三百兩今衛州 鄴郡貢紗十匹鳳翮席六領胡粉百團今相州 廣平郡貢平紬十匹今洺州 清河郡貢氈十領今貝州 信都郡貢絹二十匹綿一十屯今冀州 平原郡貢絹二十匹今德州 饒陽郡貢絹二十匹今深州 河間郡貢絹三十匹今瀛州 東萊郡貢牛黃百二十二兩今萊州 常山郡貢梨六百顆羅二十匹今恆州 景城郡貢細簟四領細柳箱八十合糖蟹二十三坩鱧鮬三百五十挺今滄州 博陵郡貢細綾千二百七十匹兩窠細綾十五匹瑞綾二百五十五匹大獨窠綾二十五匹獨窠綾一十匹今定州 趙郡貢綿五十匹今趙州 鉅鹿郡貢絲布十匹今邢州 博平郡貢紬十匹今博州 文安郡貢綿三百兩今莫州 上谷郡貢墨三百挺今易州 樂安郡貢絹十匹今棣州 北平郡貢蔓荊子四斤今平州 密雲郡貢人參五斤今檀州 嬀川郡貢麝香十顆今嬀州 漁陽郡貢鹿角膠十斤今薊州 柳城郡貢麝香十顆今營州 歸德郡貢豹尾三枚今燕州 安東都護府貢人參五斤 武威郡貢野馬皮五張白小麥十石今涼州 天水郡貢龍鬚席六領芎藭四十斤今秦州 安西都護府貢硇砂五十斤緋氈五領 北庭都護府貢陰牙角五隻速霍角十隻阿魏截根二十斤 交河郡貢氎布十端今西州 晉昌郡貢草豉子野馬皮黃礬絳礬胡桐淚今瓜州 西平郡貢特羊角十隻今鄯州 隴西郡貢麝香十顆秦膠今渭州 燉煌郡貢棊子二十具石膏今沙州 金城郡貢麝香十顆鼲鼷鼠六頭今蘭州 酒泉郡貢肉蓯蓉二十斤相脈二十野馬皮兩張今肅州 安鄉郡貢麝香二十顆今河州 同谷郡貢蠟燭十條今成州 和政郡貢龍鬚席六領並青黃色今岷州 武都郡貢蠟燭十條蜜蠟羚羊角今武州 臨洮郡貢麝香十顆今洮州 懷道郡貢麩金十兩散金十兩今石州 盪塞郡貢麩金六兩大黃戎鹽今廓州 合川郡貢麝香二十顆今疊州 張掖郡貢野馬皮十張枸杞子六斗藥二十斤今甘州 伊吾郡貢陰牙角五隻胡桐淚二十五斤今伊州 廣陵郡貢蕃客錦袍五十領錦被五十張半臂錦百段新加錦袍二百領青銅鏡十面莞席十領獨窠細綾十匹蛇牀子七斗蛇牀仁一斗鐵精一斤兔絲子一斤白芷十五斤空青三兩造水牛皮甲千領并袋今揚州 安陸郡貢青紵十五匹今安州 弋陽郡貢葛十匹生石斛六十斤今光州 義陽郡貢葛十匹今申州 廬江郡貢絲布十匹石斛六十斤今廬州 蘄春郡貢白苧布十五端烏蛇脯今蘄州 同安郡貢蠟五十斤石斛六十斤今舒州 歷陽郡貢麻布十匹今和州 鍾離郡貢絲布十匹今濠州 壽春郡貢絲布十匹生石斛五十斤今壽州 齊安郡貢紫苧布十端蚕蟲二斤今黃州 淮陰郡貢貲布十匹今楚州 漢陽郡貢麻貲布十匹今沔州 江陵郡貢白方文綾二十匹橘皮九十斤梔子五斤貝母十斤覆盆子三斤石龍芮一斤烏梅肉十斤今荊州 永陽郡貢苧練布十五匹今滁州 襄陽郡貢五盛碎古文庫路真二具十盛花庫路真

二具今襄州　南陽郡貢絲布十匹今鄧州　淮安郡貢絹千匹今唐州　上洛郡貢麝香三十顆今商州　安康郡貢麩金五兩乾漆十斤杜仲二十斤椒目十斤黃蘗六斤枳實六斤枳殼十四斤茶芽一斤椒子一石雷丸五兩今金州　武當郡貢麝香二十顆今均州　房陵郡貢麝香二十顆雷丸石膏蒼礬石今房州　漢東郡貢綾十匹葛五匹覆盆子今隨州　南浦郡貢金五兩今萬州　澧陽郡貢柑子四百顆橘子七百顆龜子綾十匹恆山一斤五入簟四領蜀漆一斤今澧州　雲安郡貢蠟百斤今夔州　竟陵郡貢白苧布一端今復州　武陵郡貢紵練布十端今朗州　夷陵郡貢茶二百五十斤柑子二千顆五加皮二斤杜若二斤芒硝四十斤鬼臼二斤蠟百斤今峽州　南賓郡貢蘇薰席四領綿紬五匹今忠州　富水郡貢白苧布十端今郢州　巴東郡貢蠟四十斤今歸州　漢中郡貢紅花百斤燕脂一升今梁州　通川郡貢綿紬三匹蜂香五斤藥子二百顆今通州　順政郡貢蠟六十斤今興州　巴川郡貢牡丹皮十斤藥子二百顆今合州　清化郡貢綿紬十匹今巴州　洋川郡貢白機十匹今洋州　河池郡貢蠟百斤今鳳州　益昌郡貢絲布十匹今利州　咸安郡貢綿紬十匹今蓬州　盛山郡貢蠟四十斤車前子一升今開州　始寧郡貢綿紬十匹今壁州　南平郡貢葛五匹今渝州　符陽郡貢蠟五十斤藥子二百顆今集州　潾山郡貢紬一十匹買子木十斤子一升今渠州　丹陽郡貢方文綾七匹水文綾八匹今潤州　晉陵郡貢細青苧布十匹今常州　吳郡貢絲葛十匹白石脂三十斤蛇牀子三斤鯔魚皮三十頭鮍魚臘五十頭壓胞七斤肚魚五十頭春子五升嫩藕三百段今蘇州　餘杭郡貢白編綾十匹橘子二千顆蜜薑十石今杭州　會稽郡貢朱砂十兩白編綾十匹交綾十匹輕調十匹今越州　餘姚郡貢附子百枚今明州　東陽郡貢紙六千張綿六百兩葛粉二十石今婺州　新定郡貢交綾三十匹簟一合今睦州　信安郡貢綿百屯紙六千張今衢州　吳興郡貢苧布三十端今湖州　臨海郡貢鮫魚皮百張乾薑百斤乳柑六千顆金漆五升三合今台州　永嘉郡貢鮫魚皮三十張今溫州　新安郡貢苧布十五端竹簟一合今歙州　長樂郡貢蕉二十匹海蛤一斤今福州　清源郡貢綿二百兩今泉州　建安郡貢蕉二十匹練十匹今建州　臨汀郡貢燭二十條今汀州　漳浦郡貢鮫魚皮二十張甲香五斤今漳州　潮陽郡貢蕉布十匹蚺蛇膽十枚鮫魚皮十張甲香五斤石井鈔石水馬今潮州　宣城郡貢白苧布十匹今宣州　豫章郡貢葛十五匹柑子六千顆今洪州　鄱陽郡貢麩金十兩簟一合今饒州　長沙郡貢葛十五匹今潭州　南康郡貢竹布二十匹今虔州　零陵郡貢葛十匹石鷰二百顆今永州　臨川郡貢葛布十匹箭簳百萬莖今撫州　桂陽郡貢白苧布十匹今郴州　廬陵郡貢白苧布二十端陟釐十斤今吉州　潯陽郡貢葛十匹生石斛十斤今江州　江華郡貢零陵香百斤白布十端今道州　衡陽郡貢麩金十四兩今衡州　江夏郡貢銀五十兩今鄂州　宜春郡貢白苧布十匹今袁州　巴陵郡貢白苧布十匹今岳州　邵陽郡貢銀二十兩今邵州　蜀郡貢單絲羅二十匹高苧衫段二十匹今益州　唐安郡貢羅二十匹今蜀州　濛陽郡貢交綾二十匹今彭州　德陽郡貢彌布十匹紵布十匹今漢州　通義郡貢麩金八兩柑子不限多少今眉州　梓潼郡貢綾十六匹今梓州　巴西郡貢雙紃二十匹今綿州　普安郡貢絲布十匹蘇薰席六領今劍州　閬中郡貢重蓮綾二十匹今閬州　資陽郡貢麩金七兩柑子不限多少

今資州　臨卭郡貢絲布十匹今卭州　通化郡貢麝香六十枚扇香十枚齊香十枚顆香三十枚今茂州　交川郡貢麝香三十枚當歸七斤羌活五斤野狐尾五枚今
松州　越巂郡貢絲布十匹進刀子靴六十枚今巂州　南溪郡貢葛十匹六月進荔枝煎今戎州　遂寧郡貢樗蒲綾十五匹乾天門冬百一十斤今遂州　南充郡
貢絲布十匹今果州　仁壽郡貢細葛五匹今陵州　犍爲郡貢麩金五兩今嘉州　盧山郡貢金落雁木今雅州　瀘川郡貢葛十匹今瀘州　陽安郡
貢綿紬十匹柑子不限多少今簡州　安岳郡貢葛十匹天門冬煎四斗今普州　洪源郡貢蜀椒一石今當州　陰平郡貢麝香二十顆白蜜一石今州　同昌
郡貢麝香十顆今扶州　油江郡貢麩金六兩羚羊角六具今龍州　臨翼郡貢麝香三十四顆犛牛尾五斤當歸十斤今翼州　歸城郡貢香六顆犛牛尾五斤當歸
二十斤今悉州　靜川郡貢麝香六顆當歸十斤羌活十斤犛牛尾五斤今靜州　恭化郡貢麝香二十顆當歸十斤羌活十斤今恭州　維川郡貢麝香二十顆犛牛尾千斤
今維州　和義郡貢班布六匹今榮州　雲山郡貢麝香十顆墨犛牛尾二斤今秦州　蓬山郡貢麝香十顆當歸十斤羌活十斤今柘州　黔中郡貢朱砂十斤
今黔州　盧溪郡貢光明砂四斤今辰州　靈溪郡貢朱砂十斤茶芽二百斤今溪州　潭陽郡貢麩金八兩今巫州　盧陽郡貢光明砂一斤今錦州　清江郡
貢黃連十斤蠟十斤黃子二百顆今施州　涪陵郡貢連頭獠布十段今涪州　寧夷郡貢蠟五十斤今思州　義泉郡貢蠟燭十條今夷州　龍溪郡貢蠟二十斤
今業州　南川郡貢布五端今南州　南海郡貢生沈香七十斤甲香三十斤石斛二十斤鼊皮三十斤蚺蛇膽五枚薝沈香二十五斤藤簟二合竹簟五領今廣州　始安郡
貢銀百兩今桂州

安南都護府貢蕉布十端檳榔二千顆魚皮二十斤蚺蛇膽二十枚翠毛二百合　普寧郡貢朱砂二十斤水銀二十斤今容州　始興郡貢鍾乳二十四斤竹十二兩二分
子布十五匹石斛二十斤今韶州　臨賀郡貢銀三十兩今賀州　連山郡貢綿布十匹鍾乳十兩今連州　高要郡貢銀二十兩今端州　平樂郡貢銀二十
兩今昭州　新興郡貢銀五十兩蕉五匹今新州　南潘郡貢銀二十兩今潘州　陵水郡貢銀二十兩今辯州　高涼郡貢銀二十兩蚺蛇膽二枚今高
州　海康郡貢絲電四匹今雷州　臨江郡貢銀二十兩今龔州　潯江郡貢銀二十兩今潯州　蒙山郡貢麩金十兩今蒙州　開江郡貢班布五
端今富州　修德郡貢銀二十兩今嚴州　臨封郡貢銀二十兩石斛十小斤今封州　南陵郡貢銀二十兩石斛十小斤今春州　昭義郡貢銀二十兩
今羅州　日南郡貢象牙二根犀角四根沈香二十斤金薄黃屑四石今驩州　定川郡貢銀二十兩今牢州　懷德郡貢銀二十兩今竇州　寧浦郡貢銀
二十兩今橫州　象郡貢銀二十兩今象州　開陽郡貢石斛三斤銀二十兩今瀧州　感義郡貢銀二十兩今藤州　平琴郡貢銀二十兩今平琴州　合浦
郡貢銀二十兩今廉州　連城郡貢銀二十兩今義州　玉山郡貢玳瑁二具鼊皮六十斤翠毛三百合甲香二斤今陸州　寧仁郡貢銀二十兩今黨州　懷
澤郡貢細白苧布十今貴　龍城郡貢銀二十兩　銅陵郡貢石斛二十小斤　海豐郡貢五色藤鏡匣一具　蚺

臺一今循州　晉康郡貢銀二十兩今康州　恩平郡貢銀二十兩今恩州　朱崖郡貢銀三十兩玳瑁一具眞珠二斤今崖州　萬安郡貢銀二十兩今萬安州　延德郡貢藤盤今振州

後周太祖命王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下詔悉罷之詔畧曰所奉止於朕躬所損被於甿庶又曰積於有司之中甚爲無用之物

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詔文武官及致仕官僧道百姓自今長春節及他慶賀不得輒有貢獻　乾德四年罷光州歲貢鷹鷂放養鷹戶　開寶五年詔罷荆襄道貢魚腊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容州初貢珠　眞宗咸平二年內侍裴愈因事至交州謂龍花蘂難得之物宜充貢本州遂以爲獻上怒黜愈隸崖州仍絕其貢　是歲又減罷劒隴夔賀等五十餘州土貢又罷三十餘州歲貢茶　仁宗天聖四年卻川峽獻織繡　又詔罷夔州玳瑁紫貝等貢

神宗元年上出諸州貢物名件自漳州山姜花萬朶以下至同州榅桲二十顆凡四十三州七十種慮其耗蠹民力詔罷之　諸路進奉金銀錢帛共二十七萬三千六百八貫匹兩　金二千一百兩　銀一十六萬五千四百五十兩　折銀錢一萬八千二百五十九貫七十七文　匹帛八萬七千八百匹　同天節進奉一十二萬七百四十三貫匹兩　京東路金二百兩銀五千五百兩折銀錢四千三百二十四貫七百文絹七千三百匹　京西路金一百兩銀七千一百兩折銀錢二千六百九貫四百七十五文　淮南路銀九千二百五十兩折銀錢一千七十九貫二百二十一文　兩浙路銀一萬一千八百兩絹五千五百匹　江南東路金一千兩銀六千兩折銀錢五百八十貫絹四千匹　江南西路銀一萬四千五百兩絹二千五百匹　荆湖南路銀九千三百兩　荆湖北路銀八千一百兩　福建路銀一萬四千兩　廣南東路銀四千兩　江淮荆浙發運使副銀各五百兩　江淮等路提點鑄錢司銀一千兩　南郊進奉一十五萬二千八百六十五貫匹兩　京東路金七百兩絹一萬三千匹折銀錢六百五貫文　京西路金一百兩銀一千三百兩絹一萬五千五百匹折銀錢二千一百一十貫　淮南路銀三千五百兩折銀錢六千一百三十九貫五百一十二文絹一萬五千匹　兩浙路銀九千五百兩絹八千五百匹羅一千匹　江南東路銀五千五百兩折銀錢五百八十一貫一百六十九文絹九千匹　江南西路銀一萬

五百兩絹四千匹　荊湖南路銀一千三百兩　荊湖北路銀七千八百兩絹五百匹　福建路銀二萬三千兩廣南東路銀三千兩　廣南西路銀五百兩錢二百三十貫文　徽宗政和七年置提舉御前人船所時東南監司郡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送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大率靈壁太湖慈口溪武康諸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海椰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菓木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健步捷走雖甚遠數日即達色香未變也乃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內侍鄧文誥領之蔡京以曩備東封船二千艘及廣濟兵士四營又增制作牽駕人乞詔人船所比直達綱法自後所用即從御前降下使係應奉人船所數貢入餘皆不許妄進　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常貢時新口味果實之類所在因緣更相饋送騷擾爲甚其令禮部措置除天地宗廟陵寢薦獻所須外餘並罷又詔天下土貢如金銀匹帛以供宗廟祭享之費用以贍官兵之請給不可闕者依格起發外其餘藥材海錯邠州火筯襄陽府漆器象州藤合揚州照子之類一切罷之　紹興四年先是和州言本州殘破之餘乞蠲免大禮銀絹戶部奏展半年中書舍人王居正言生辰及大禮進貢乃臣子饗上之誠初非朝廷取於百姓若民力無所從出合預降詔曲加慰諭止其進奉則君臣恩禮兩盡既不能然至使州縣自乞蠲已非是矧又不許臣竊以爲過矣望特與蠲免仍詔戶部淮南諸郡如合行除放不須令本處再三申請庶使恩意自出朝廷人知感悅乃詔淮南州軍進奉大禮銀絹並蠲之二十六年詔罷臨安府歲貢御服綾一百匹　又詔罷連州歲貢珠子其籍定蜑丁並放逐便二十七年宰執奏四川便民事上曰蜀製造錦繡帟幙以充歲貢聞十歲女子皆拘在官刺繡朕自即位以來不欲土木被文繡首爲罷去後來節次科敷多所蠲減想民力稍寬矣三十二年孝宗登極赦諸路或假貢奉爲名漁奪民利果實則封閉園林海錯則强奪商販至於禽獸昆蟲珍味之屬則抑配人戶致使所在居民以土產之物爲苦太上皇帝嘗降詔禁約貢奉竊慮歲久未能遵承自今仰州軍條具土產合貢之物聞於朝當議參酌天地宗廟陵寢合用薦獻及德壽宮甘旨之奉止許長吏修貢外其餘一切並罷州郡因緣多取以違制坐之

續通典天下諸郡每年常貢京畿路開封府貢方紋綾方紋紗蘆席麻黃酸棗仁京東路青州貢仙紋綾梨棗密

州貢絲牛黃濟南府貢絹綿陽起石防風沂州貢仙靈脾紫石英茸心仁孔登州貢金牛黃石器萊州貢牛黃海
藻牡蠣石器濰州貢綜絲素絁淄州貢綾防風長理石淮陽軍貢絹應天府貢絹襲慶府貢大花綾雲母紫石
英防風茯苓徐州貢雙絲綾紬絹興仁府貢絹葶藶子東平府貢絹阿膠濟州貢阿膠單州貢蛇牀防風濮州貢
絹京西路襄陽府貢麝香白穀漆器鄧州貢白菊花隨州貢絹綾葛覆盆子金州貢麩金麝香枳殼實杜仲白膠
香黃蘗房州貢麝香紵布鍾乳石笋均州貢麝香唐州貢絹河南府貢蜜蠟磁器潁昌府貢絹蔍席鄭州貢絹滑
州貢絹孟州貢粱米蔡州貢綾淮寧府貢紬絹順昌府貢紬絁綿汝州貢絁絹信陽軍貢紵布河北路大名府貢
花絹綿紬平紬紫草開德府貢蕡莠席酉粉滄州貢大紬大柳箱冀州貢絹河間府貢絹博州貢平絹棣州貢絹
鄚州貢綿雄　州貢紬霸州貢絹德州貢絹濱州貢絹恩州貢白氈永靖軍貢䌷絹清州貢絹信安軍貢絹保定軍
貢絁眞定府貢羅相州貢暗花牡丹花紗知母胡粉絹建德府貢白紵簟衞州貢絹綿洺州貢紬深州貢絹祁州貢
花絁慶源府貢絹綿保州貢絹安肅軍貢素絁廣信軍貢紬順安軍貢絹河北路太原府貢大銅鑒甘草人參礬石
隆德府貢人參蜜墨平陽府貢蜜蠟燭絳州貢防風蠟燭墨澤州貢白石英禹餘糧人參代州貢麝香青碌忻州貢
解玉砂麝汾州貢土絁石膏遼州貢人參憲州貢麝香嵐州貢麝香石州貢蜜蠟隰州貢蜜蠟麟州貢柴胡府州貢
甘草豐州貢甘草柴胡威勝軍貢土絁平定軍貢絹岢嵐軍貢絹寧化軍貢絹火山軍貢柴胡保德軍貢絹陝西路
京兆府貢鞾氈蠟席酸棗仁地骨皮解州貢鹽花陝州貢紬絁括蔞根柏子仁商州貢麝香枳殼實虢州貢麝香地
骨皮硯同州貢白蒺藜生熟乾地黃華州貢茯苓細辛茯神耀州貢瓷器延安府貢黃蠟麝香鄜州貢麝香後改貢
蠟燭坊州貢弓絃麻席保安軍貢毛段蓯蓉慶陽府貢紫茸白花氈麝香黃蠟環州貢甘草邠州貢火筯蓽豆翦刀
鹽州貢菴閭荆芥硯席秦州貢席芎藭鳳翔府貢蠟燭榛實席成階州貢羚羊角蠟燭渭州貢紬蓯蓉涇州貢紫茸
毛毼段原州貢甘草德順軍貢甘草鎭戎軍貢白氈熙州貢毛毼段麝香鞏州貢麝香蘭州貢甘草兩浙路臨安府
貢綾藤紙紹興府貢越綾輕紗紙平江府貢葛蛇牀子白石脂花席鎭江府貢羅綾湖州貢白紵婺州貢綿藤紙慶
元府貢綾乾山薑烏賊魚骨常州貢白紵紗席瑞安府貢鮫魚皮蠲糨紙台州貢甲香鮫魚皮處州貢綿黃連衢州

貢綿藤紙建德府貢白紵簟嘉興府貢綾淮南路揚州貢白苎布莞席銅鏡亳州貢縐紗絹宿州貢絹楚州貢苎布
海州貢絹獐皮鹿皮泰州貢隔織滁州貢絹興州貢麻紙通州貢獐皮鹿皮鰾膠安東州貢葛布石斛廬州貢紗絹
蘄州貢苎布簟安慶府貢白朮濠州貢絹糟魚光州貢石斛葛布黃州貢苎布連翹無為州貢絹江寧府貢筆寧國
府貢紵布黃連筆徽州貢白苎紙池州貢紙紅白薑饒州貢麩金竹簟信州貢蜜葛粉水晶器太平州貢紗南康州
貢茶芽廣德軍貢茶芽隆興府貢葛江州貢雲母石斛贛州貢白苎吉州貢苎布袁州貢紵布撫州貢葛瑞州貢紵
興國軍貢紵南安軍貢紵臨江軍貢絹建昌軍貢絹荊湖南北路江陵府貢綾紵碧澗茶芽柑橘鄂州貢銀德安府
貢青紵常德府貢紵布練布澧州貢五加皮芒硝杜若峽州貢綾竹簟岳州貢紵歸州貢紵辰州貢硃砂水銀沅州
貢硃砂水銀靖州貢白絹潭州貢葛茶衡州貢麩金犀通州貢白苎零陵香永州貢葛石燕郴州貢紵寶慶府貢犀
角銀全州貢葛零陵香桂陽軍貢銀福建路福州貢荔枝鹿角菜紫菜建寧府貢火箭石乳龍茶元豐貢龍鳳等茶
泉州貢松子元豐貢綿蕉葛橄欖滀祐貢苎布南劍州貢上茴香元豐貢茶漳州貢甲香鮫魚皮柑橘汀州貢蠟燭
邵武軍貢紵興化軍貢綿葛布成都府路成都府貢花羅錦高紵牋紙眉州貢春羅單絲羅綿州貢綾紵布漢州貢
紵布嘉定府貢麩金邛州貢絲布簡州貢綿綢麩金黎州貢紅椒雅州貢麩金茂州貢麝香威州貢當歸羌活仙井
監貢苦藥子續隨子潼州府路潼州府貢綾曾青空青遂寧府貢樗蒲綾順慶府貢絲布天門冬資州貢麩金普州
貢葛天門冬昌州貢麩金絹敘州貢葛合州貢牡丹皮白藥子榮州貢班布渠州貢綿綢買子木懷安軍貢綢寧西
軍貢絹利州路興元府貢胭脂紅花利州貢金銅鐵洋州貢隔織閬州貢蓮綾隆慶府貢巴戟巴州貢綿綢沔州貢
蜜蠟蓬州貢紵絲綾綿綢鎮州貢麩金羚羊角夔州路紹慶府貢硃砂蠟施州貢黃連沒藥咸淯州貢綿綢萬州貢
金木藥子開州貢白紵達州貢綢涪州貢絹重慶府貢葛布牡丹皮雲安軍貢絹梁山軍貢綿大寧監貢蠟廣南東
路廣州貢胡椒石髮糖霜檀香肉豆蔻丁香母子零陵香補骨脂舶上茴香沒藥沒石子元豐貢沉香甲香詹糖香
石斛龜殼水馬鼊皮藤簟韶州貢絹鍾乳循州貢絹藤潮州貢蕉布甲香鮫魚皮連州貢苎布官桂元豐貢鍾乳梅
州貢銀布南雄州貢絹英德府貢紵布賀州貢銀封州貢銀肇慶府貢銀石硯新州貢銀德慶府貢銀南恩州貢

銀惠州貢甲香藤箱廣南西路靜江府貢銀桂心容州貢銀朱砂[illegible]
州貢銀梧州貢銀藤州貢銀龔州貢銀潯州貢銀柳州貢銀貴州貢銀慶遠府貢生豆蔻草豆蔻元豐貢銀賓州貢
銀藤器橫州貢銀化州貢銀高良薑高州貢銀雷州貢高良薑元豐貢斑竹欽州貢高良薑翡翠毛白州貢銀縮砂
鬱林州貢縮砂廉州貢銀瓊州貢銀檳榔南寧軍貢高良薑元豐貢銀萬安軍貢銀吉陽軍貢高良薑

續通考寧宗嘉泰元年十月詔免瑞慶節諸道入貢先是紹興三十二年孝宗即位七月罷諸路聖節進奉隆興元年詔自後內外主兵官進奉會慶聖節沈香不得過二十兩馬不得過四匹餘物並不得投進乾道八年天申聖節知光州滕瑞自書聖壽萬歲四字約二丈餘兼造山棚高三丈餘凡用絹五十匹標背投進帝曰滕瑞不修郡政以此獻諛特降一官淳熙十五年正月詔免諸州軍會慶節進奉二年至是復有此詔　是年眞里富國獻馴象二

嘉定五年九月遵義砦夷楊煥來獻馬　理宗紹定五年免陵寢進獻詔大行皇太后陵寢諸路監司州府軍監寺止進慰表其餘禮物並令免進仍勿以助修奉攢宮爲名有所貢獻六年卻歸正番臣康守正王全所獻馬初紹興三十一年高宗謂輔臣曰近大將入覲有以寶貨鞍馬獻者惟馬不可缺餘皆卻之至是帝既卻所獻復出御札賜輔臣曰近康守正王全以馬來獻朕方禁飭臣下勿受餽遺豈肯自開此門兼恐遠人以此窺朕好尚昔漢文卻千里馬朕素慕之卿等以爲何如輔臣乞宣付史館從之　景定元年詔監司郡守今後移易窠名輒行獻羨者依祖宗故典行之著爲令先是紹興三十一年兩浙轉運司獻趲積錢二萬緡臨安府獻五萬緡命樁留外府幷下諸路切戒毋得科歛孝宗隆興元年十二月詔諸路州軍歲起上供錢物倒有拖欠監司郡守卻以羨餘進獻僥冒賞典今後上供錢物須官依限起發數足如輒行率歛進獻本部按劾以聞于是廣東提刑司獻緡錢十五萬詔卻撥賜廣西充今年上供錢乾道三年湖南安撫使劉珙入見論羨餘之弊曰州縣賦入有常大郡僅足支遣小郡往往匱之而近者四方尚有以羨餘獻者不過重折苗米或倍稅商人此民之未便者也望詔止之帝嘉納焉淳熙二年十一月提點坑冶王揖進羨餘十萬緡詔卻之互見坑冶考　五年四月知紹興府張津進羨餘四十萬緡詔以代民輸和買身丁之半五月禁諸路州軍責屬縣進羨餘六年正月蠲夔州路上供金銀至是以倪垕獻羨希賞再削一官仍

著是令二年十一月安南國貢象二初孝宗淳熙十年十一月廣西奏安南牒辦章表投進方物帝曰象乃無用之物經由道路重困吾民除不受外將入貢之物十分爲率止受一分就界上交納至是復貢象五年五月安南國奉表謝恩又進方物詔卻之仍賜金帛以奬恭順　度宗咸淳二年八月安南國遣使賀登位進方物九年六月安南國又進方物特賜金五百兩帛百匹

遼太祖二年八月幽州進合歡瓜五年七月薩勒題泊諸蕃使來貢七年十月和州回鶻來貢九年十月新羅國遣使貢方物　高麗遣使進寶劍　吳越王錢鏐遣滕彥休來貢至神冊元年六月彥休復來貢五年五月吳越王遣滕彥休貢犀角珊瑚授官以遣天贊二年四月復遣使來貢太宗天顯七年二月又遣使獻寶器會同三年正月九月四年十月六年三月俱來貢　神冊三年三月晉吳越渤海高麗回鶻準卜党項及幽鎮定魏潞等州各遣使來貢　天贊二年六月波斯國來貢三年九月大食國來貢回鶻巴哩遣使來貢十月高麗日本二國來貢國外烏爾古迪里八部等共十部來貢　太宗天顯三年正月黃龍府婁尼河女直達嚕噶來貢二月特哩袞尼嚕古進白狼十月唐遣使遺玉笛七年七月遺紅牙笙其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進時果五年三月八皇王獻白紵七年十一月準卜貢海東青鶻三十連九年正月党項進駝鹿十二年三月晉遣使來貢八月太原劉知遠遣使來貢是月南唐李昪遣使來貢　世宗天祿五年正月周遣使致貢馬　聖宗統和元年十月命每歲諸節度使貢獻如契丹官例止進鞍馬十二月以顯州歲貢綾錦分賜左右四年十月西夏遣使來貢六年五月詔威裕悅部自今止進牛馬十五年三月烏舍烏哲圖以地遠乞歲時免進鷹馬貂皮詔以生辰正旦貢如舊餘免四月罷奚王部歲貢麕十月罷奚王諸部貢物二十一年十二月罷三京諸道貢二十二年三月罷番部賀千齡節及重五冬至貢十二月宋遣李繼昌請和願歲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許之　開泰七年三月命東北約囉都圖阿里鄂羅木博諸里鐵驪等五部歲貢貂皮六萬五千馬三百八年七月詔準卜依舊歲貢馬千七百駝四百四十貂鼠皮萬青鼠皮二萬五千九年十月詔遣官督党項部宋犀族貢　興宗重熙十一年閏九月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遣人報宋歲增銀絹十萬兩匹文書稱貢時宋請增歲幣銀絹以償十縣地產謂取晉陽及瓦橋以南十縣仁先與輸

見宋無詞以對六符曰本朝兵强將勇海內共知人人願從事于宋若恣其俘獲以飽所欲與進貢字孰多況大兵駐燕薊一南進何以禦之顧小節忘大患悔將何及宋乃定議歲幣稱貢至十八年六月以遼師伐夏遣使致贐禮二十四年正月遣使餽馴象道宗壽隆四年正月遣使餽錦綺天祚帝天慶五年七月遣使致助軍銀絹十二年五月斡魯蒲盧毛朶部二使來貢失期宥而遣之　道宗太康三年正月省諸道春貢金帛及停周歲所輸尙方銀大安三年四月免諸路貢輸之半十月罷節度使以下官進珍玩四年四月減諸路常貢服御物壽隆三年六月詔罷諸路馳驛貢新　天祚帝乾統九年十二月高麗遣使來貢新羅國進貢物西夏國進貢物高昌國龜茲國于闐國大食國小食國甘州沙州涼州諸小國進貢物

金太祖天輔四年高麗貢方物至太宗天會四年高麗國王王楷奉表稱藩自後貢使不絕七年正月宋遣趙良嗣言若得燕京即納銀絹二十萬匹綾二萬匹以代燕地租稅　太宗天會二年正月夏人奉誓表請朝貢夏國王李乾順請自今以後凡歲時朝賀貢進表章使人往復等事一切依臣事遼國舊例四年八月新城縣進白烏五年正月回鶻哈喇可汗遣使入貢　熙宗皇統七年十一月兵部尙書秉德進三角羊　海陵天德三年四月罷歲貢鷹隼閏四月命大官常膳惟進魚肉舊貢鵝鴨等悉罷之貞元元年正月詔有司受宋高麗夏回紇貢獻　世宗大定三年十一月罷貢金線段匹四年正月罷路府州元日及萬春節貢獻十三年七月罷歲課雉尾二十年十月詔罷西北路招討司所進馬駝鷹鶻等物二十六年十二月罷遞送荔支二十七年五月罷太府監日進時果二十九年十二月密州進白雉　章宗明昌四年正月諭東京路副使王勝毋進鷹泰和元年十一月諭工部毋以進柑擾民　宣宗貞祐三年九月陳州鎭防軍段仲達進羊三百詔還三官　哀宗正大元年正月邠州節度使伊喇瑪納布貢白兎卻之六年五月隴州防禦使舒穆嚕棟爾進黃鸚鵡天興元年四月許州進櫻桃

諸路貢物上京路會寧府歲貢秦王魚又貢猪二萬海蘭路貢海葱東京路復州貢鹿筋西京路大同府貢瑪瑙環子瑪瑙數珠蔚州貢地蕈中都路涿州貢羅平州貢櫻桃綾河東南路京兆府同州貢圓筋蘭角羊

元太祖二年伊德爾訥哷部阿勒達爾部皆遣使來獻名鷹九年三月金遣使奉金帛童男女五百馬三千以獻初帝貢歲幣于金金主使衛王允濟受貢于靜州帝見允濟不爲禮允濟歸欲請兵攻之會庚午歲金主璟殂允濟嗣位有詔至國傳言當拜受帝問新君爲誰曰衛王也帝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耶何以拜爲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允濟益怒欲俟帝再入貢就進場害之帝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爲備辛未歲二月帝自將南伐屢敗金兵至是年甲戌春三月駐蹕中都北郊諸將請乘勝破燕帝不許乃遣使諭金主曰汝山東河北郡縣悉爲我有所守惟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復迫汝于險天其謂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之怒耶金主遂遣使求和奉衛紹王女岐國公主及金帛等以獻　十三年高麗請歲貢方物　憲宗七年九月禁回鶻獻珍玩八年二月安南遣使獻方物　世祖中統二年六月敕平陽路安邑縣蒲萄酒自今毋貢至元元年正月東川都元帥楊大淵進花羅紅邊絹各百五十匹優詔諭之八月禁勿以官物進獻二年正月布敦奇爾雅蘇來朝貢銀鼠皮二千四年正月百濟遣其臣梁浩來貢七年十二月金齒驃國三部酋長阿匿福勒丁阿匿瓜來內附獻馴象三馬十九匹八年五月牢魚國來貢十三年四月敕以碩達勒達分地歲輸皮革自今並入都九月敕常德府歲貢包茅十六年六月雲南都元帥愛魯克尼雅斯拉鼎等軍還獻馴象十二是月占城馬八兒諸國遣使以珍物及象犀各一來獻七月阿爾哈雅入覲獻金三千五百八十兩銀五萬三千一百兩十二月巴喇呼貢海青十八年五月免耽羅國今歲貢白紵閏八月命播州每歲親貢方物至二十七年二月播州安撫使楊漢英進雨氊千又是時同進者駙馬鐵托卜齊羅羅斯雨氊六十刀五十弓二十五月敘州等處諸部蠻夷進雨氊八百仁宗延祐五年十月播州南寧長官洛慶遣人以方物來覲是後泰定帝泰定四年七月播州蠻謝烏窮來獻方物十九年九月招討使楊庭堅招撫海外南番皆遣使來貢二十一年正月桑阿克達爾遣使進緬國所貢珍珠珊瑚異綵及七寶束帶九月海南貢白虎獅子孔雀十一月福建行省遣使八巴噶魯斯招降南巫里別里剌理倫大力等四國各遣其相奉表以方物來貢十二月荊湖占城行省遣八番劉繼昌諭降龍昌寧龍延萬等赴闕奉羊馬白氊來貢二十二年九月敕自今貢物惟地所產非所產者毋輒上二十三年十月馬法國進鞍勒甲二十四年六月百官獻馬以

給衛士七月弘州匠官以犬兎毛製如西錦者以獻授匠官知弘州八月女人國貢海人二十五年五月烏瑪喇來獻璞玉九月鬼國羅鬼都皆遣使來貢方物二十六年四月罷浙東江西湖廣福建木緜提舉司責民歲輸木緜十萬匹六月西番進黑豹二十七年九月金竹府知府掃閭貢馬及雨氊二十八年八月咀喃蕃邦遣使進金書寶塔及黑獅子番布藥物十月羅斛國王遣使上表以金書字仍貢黃金象齒丹頂鶴五色鸚鵡翠毛犀角篤褥龍腦等物是月中書省言洞蠻請歲進馬五十匹雨氊五十被刀五十握丹砂雌雄黃等物率二歲一上詔從之十一月新添葛蠻安撫率洞官阿汾青貴來貢方物十二月八番洞官吳金叔等以所部內附詣闕貢方物二十九年二月金竹酋長騷驢貢馬氊各二十有七從其請減所部貢馬降詔招諭之賜新附黑蠻衣襖遣回命進所產朱砂雄黃之精善者無則止是月斡羅斯招附桑州生苗羅甸國古州等峒酋長三十一詣闕貢獻十一月提督溪錦州銅人等洞酋長楊秀朝等入見進方物　二十九年閏六月罷福建歲進象齒繁帶是月回回人和卓穆蘇管大蘇郃之三十年正月敕福建毋進鶻二月邵江淮行省樞密院官布琳濟達帶進鷹仍敕自今禁戢軍官無從禽擾民違者論罪至成宗大德八年四月詔諸王駙馬進捕鷹鷂皆有定戶自今非鷹師而乘傳冒進者罪之十年四月詔凡匿鷹犬者沒家資之半笞三十來獻者給之以賞武宗至大二年正月德呼特穆爾布哈進鷹犬命歲以幣帛千匹鈔千錠與之　三十一年五月雲南部長邊習四川散毛洞主單順等貢方物六月必齊罕布哩頁甘珠爾丹遣使來貢　成宗元貞元年六月詔遼陽省進海東青鶻九月瓜哇遣使來獻方物二年正月回紇布爾罕獻獅豹藥物五月罷四川馬湖進獨本葱是月也伊克默色進紫檀十一月答馬剌一本王遣其子進象十六大德元年二月蒙陽甸酋長遣其弟獻方物且請歲貢銀千兩是月減福建提舉司歲織段三千匹其所織者加文繡增其歲輸衲服二百其車渠帶工別立提舉司掌之六月罷亦奚不薛歲貢馬及氈衣三年正月暹番沒剌由羅斛諸國各以方物來貢五月海南速古臺速龍探奔奚里諸番以虎象及桫羅木舟來貢五年二月永寧路總管瓊磋來朝獻馬三十餘匹八月征緬萬戸曳剌福山等進馴象六七年二月禁諸人非奉旨毋得以寶貨進獻七月叛賊麻你降貢金五百兩童男女二百八及馬牛羊卹之八年七月諸王哈贊自西域遣使來貢珍物九年四月東

川路蠻官阿葵以馬二百五十匹金二百五十兩及方物來獻十年三月崆古王遣使來貢十月青山叛蠻紅犵獠等來附仍貢方物十一年七月使鄂勒哲佶奇爾台鄂諾往徵奇爾濟蘇部進嚕噶騄馬鷹鶻　武宗至大元年正月豳王徹伯爾進玉六百一十五斤九月太尉托克托奏泉州大商哈濟特濟格進異木沈檀可構宮室者敕江浙行省驛致之是月泉州大商瑪哈丹達爾進珍異及寶帶西域馬閏十一月罷江南進沙糖及遼陽省進雕豹二年四月令自今遠方以奇獸異寶來者依驛遞其商人因有所獻者自備資力九月占八國王遣其弟來貢白面象四年五月罷鬼蠻來貢方物六月諸王達爾瑪吉爾迪遣使進馴象是月罷只合尺巴喇噶遜所造上供酒　仁宗皇慶元年二月西北諸王額森布哈遣使貢珠寶皮幣馬駝二年二月西北諸王額森布哈進馬駝璞玉八百媳婦來獻馴象二九月其大小薩爾滿獻馴象及方物延祐二年十月遣使貢馴象二至泰定帝泰定三年五月八百媳婦蠻招南通遣其子招三聽奉方物來朝七月又遣使來獻馴象方物四年二月招南通來獻方物致和元年五月遣子哀招獻馴象文宗天歷元年十一月使者哀昭以方物來貢　延祐元年三月暹國王遣其臣愛耽入貢五年五月順元等處軍民宣撫司阿晝以洞蠻酋黑冲子子昌奉方物來覲九月太平路總管李士官黃法扶何凱董以方物來貢七年四月御獻七寶帶九月遣茂札木等使占城占臘龍牙門索馴象十月酉陽土官冉世昌遣其子率大小石隄洞蠻入貢英宗至治二年二月諸王奇卜遣使進文豹又遣使進海東青鶻十月渾濟思國遣使來貢方物三年正月八番洞蠻酋長遣使來貢征東摩濟地沃濟以貂鼠水獺海狗皮來獻詔存恤三歲二月天壽節賓丹等國遣使來貢四月哉羅羅斯宣慰使迷古妻漂末權領司事遣其子娑住那來獻方物　泰定帝泰定元年正月八番生蠻韋光正等及楊黃五種人以戶來附請歲輸布二千五百匹置長官司以撫之二月諸王徹伯爾博囉各遣使來貢至三月諸王保賽音遣使朝貢四月諸王保賽音遣使來貢諸王徹伯爾等遣其宗親特穆爾布哈等奉馴豹西馬來朝貢二年正月諸王徹伯爾遣使貢方物九月諸王活濟遣使貢金帶[illegible]又諸王[illegible]郎貢馬十二月諸王保賽音遣使貢珠三年正月諸王保賽音遣使獻西馬五月藩王徹伯爾遣使來[illegible]豹七月諸王保賽音獻駝馬八月保賽音又遣使獻玉及獨峯駝十一月又遣使來獻虎及馬是月諸王謌斯

伯獻文豹四年三月諸王綽斯巴勒保賚音等以文豹西馬佩刀珠寳等物來獻保賚音遣使獻文豹獅子七月周王和賓拉及諸王揭珠濟達等來貢十月諸王圖魯卜穆爾哈爾滿等獻玉及葡萄酒十二月諸王索羅遣使貢硇砂致和元年二月諸王伊濟遣使來貢方物　高昌王伊都呼特穆爾布哈遣使進葡萄酒三月月直延民眞只海阿答罕來獻大珠六月廣西左右兩江黃勝許岑世興乞遣其子弟朝貢許之二年五月龍牙門䜌遣使奉表貢方物五月罷造福建歲供蔗餳八月西番土官撒加布來獻方物四年七月巴喇呼部晃忽來獻方物八月敕應獵者捕禽獸以進九月阿察赤的斤獻木緜大行帳湖廣土官宋王保來獻方物致和元年三月羅濟國遣使獻方物　文宗天歷元年十月以河南江西湖廣入貢鴛鵝太頻令減其數以省驛傳十一月雲南威楚路土官脈放失等九十九寨土官必也姑等各以方物來貢至二年二月廣西思明路軍民總管黃克順來貢方物雲南行省蒙通蒙算甸土官阿三木開南土官哀放八百媳婦金齒九十九洞銀沙羅甸咸來貢方物九月思明州土官黃宗永遣其子來貢虎豹方物至順元年八月忠州土官黃祖顯遣其子宗忠來朝獻方物十月烏蒙路土官阿朝歸順遣其通事阿累等貢方物二年四月占臘國來貢羅香木及象豹白猿至順元年二月凡遇慶禮進表賫獻令如舊三月茂勒斯來貢葡萄酒又西番哈喇和卓來貢葡萄酒諸王哈爾滿遣使來貢葡萄酒至二年正月哈爾滿又遣使來貢葡萄酒六月諸王綽斯本伊特甘布哈爾滿駙馬鄂勒哲博爾遣使來獻葡萄酒十二月西域諸王圖堅特穆爾遣使獻西馬及葡萄酒三年二月諸王達爾瑪實哩哈爾滿各遣使來貢葡萄酒西馬金鵝鶻七月舒蘇台蘇爾嘉額勒錦伯克等部獻人口牧畜命酬其直二年二月諸王聲蘇額布根貢犛牛四月奇徹台以名園爲獻命御史臺給贓罰鈔千錠酬其直六月懷德府洞蠻二十一洞田先什用等以方物來貢八月西域諸王麻答遣使來朝貢是月布色台之孫伊嚕特穆爾瑪魯額森來獻實喇努三年四月諸王保賽音遣使貢方物是月四川師壁散毛盤速出洞蠻野王等二十三人來貢方物諸王不別居法郎遣使貢方物　順帝元統二年十月卻天鵝之獻至元二年十一月宗王伊遜特穆爾進西馬三匹至正二年七月拂郎國貢異馬長一丈三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純黑後二蹄皆白福州路貢物錦荔枝二十萬顆錦圓眼二十萬顆柑二千二百顆橙三千顆俱閩侯官懷安縣貢鮀魚皮一百二十

張（福淸州閩侯官懷安長樂羅源五縣貢）鯊魚皮一百五張（福淸州閩侯官長樂連江羅源五縣貢）纈段一百匹衲襖三百領刺白繫腰　泉州路貢物砂哩別金櫻煎及金櫻子一十石　福寧州貢物鯊魚皮一十五張御茶（建寧貢）

明太祖吳元年三月宣州貢新茶　洪武元年四月詔四方非朝廷所需者毋妄獻是年湖廣土司入貢時保靖奉表貢馬及方物自是朝貢如制九年永順貢馬及方物成祖永樂三年保靖筸子坪等三十五寨生苗各入貢九年保靖來貢十六年永順土官部長六百六十七八貢馬二十一年保靖貢馬宣宗宣德元年保靖又來貢憲宗成化五年禮部奏施州容美土官進貢不及數宜停其賞并移知所司而八安撫司名奏所進馬已付邊衞而諸衞收馬文移不至恐有虛詐仍飭令勘實給賞十五年保靖兩江口長官違例進貢命鎭巡官諭之孝宗弘治八年永順進馬是年施州容美貢馬及香香不及數馬多道斃又無文驗命予半賞武宗正德元年二年永順俱進馬四年施州容美宣撫并椒山瑪瑙長官司所遣通事等赴京進貢沿途驛傳多需索計千餘金部臣以聞帝以遠蠻宥之散毛宣撫并五峰石寶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入貢後期部議半賞從之十年永順宣慰彭世麒獻大木三十次者二百其子所貢如之十三年世麒及其子俱獻大楠木嘉靖七年施州容美及龍潭兩安撫每朝貢率領千人所過擾害命所司照舊制入貢人數申飭之忠孝安撫僞造關文違例入貢禁之二十六年羅壁洞等長官司入貢以印文詐僞革其賞四十四年永順復獻大木神宗萬厤四十七年永順貢馬　廣西土司入貢時鎭安府朝貢如例二年太平府思明府田州府龍州向武州俱入貢十二年東蘭州貢方物十四年泗城州貢方物十五年思明來貢十六年龍州遣使貢馬及方物十九年上隆州來貢二十二年田州土知府遣其子思恩州知州貢方物二十四年思明貢馬及方物二十六年泗城及奉議州各遣人貢馬及方物二十七年思陵州貢馬及方物二十九年思明土官入貢三十年安隆峒貢馬至永樂二年向武州貢馬三年思明之憑祥縣四年泗城之上林長官司俱遣人貢方物十二年安隆峒來貢洪熙元年上隆土知州之母來朝貢馬果化州貢馬及方物宣德元年泗城女土官遣族人貢馬及銀器等物二年利州思恩州各遣使貢馬四年向武州及思陵州貢馬正統元年泗城入貢四年利州貢銀器方物七年思明土官遣使入貢八年泗城入貢九年思明土官貢解毒藥味正德十

二年泗城及程縣各遣官族來貢萬厤二年泗城貢馬及香爐等物四十一年又貢方物　二年六月安南人貢

時安南貢方物尋又遣使謝封來貢四年貢象七年遣使請貢期詔三年一貢旋遣使來貢帝命所司諭卻且定使者毋過三四人貢物無厚十年後頻貢奄監金銀紫金盤黃金酒尊象馬之屬十四年以安南寇思南不納其貢二十一年復進象帝以其頻煩且貢物侈命仍三歲一貢毋進犀象二十六年以安南擅廢立絕其朝貢二十七年仍由廣東入貢帝怒卻之明年復詭峒入貢帝雖惡其弒逆不欲勞師遠征乃納之至永樂元年來貢宣德四年黎利貢方物及代身金人五年六年八年皆來貢自後其君長皆有二名以一名奏天朝貢獻不絕如常制正統元年四月遣使進香尋又進方物閏六月復貢景泰元年二年四年皆來貢英宗天順元年二年六年皆來貢成化元年遣使進香十七年入貢嘉靖十五年禮官夏言以安南不貢已二十年且國內叛逆昭然議征討不果十九年命仍三歲一貢以爲常神宗萬厤三年莫氏來進方物又補累年所缺之貢二十五年三十四年皆來貢至愍帝崇禎六年八年十年猶來貢　秋高麗貢方物自是貢獻數至三年貢方物五年貢馬詔三年一聘貢物惟所產毋過侈六年貢馬五十匹道亡其二以私馬足之帝惡其不誠卻之七年遣使來貢表請每歲一貢貢道從陸由定遼毋涉海其貢物稱送太府監中書省言元時有太府監本朝未嘗有言涉不誠帝命卻其貢是歲又貢馬及方物卻不受冬遣使賀明年正旦責令歲貢馬千匹明年貢金百斤銀萬兩良馬百細布萬十年貢使五至以嗣王未立卻之十一年來貢十二年貢黃金百斤白金萬兩以不如約卻之十七年六月貢馬二千匹且言金非地所產願以馬代輸餘皆如約許之十八年正月貢使至命損其貢數令三年一朝貢馬五十匹至二十一年正旦乃貢十九年二月貢布萬疋馬千匹九月表賀貢方物其後貢獻輒踰常額且未嘗至三年也二十五年改國號仍名朝鮮二十六年二月進馬九千八百餘匹六月又貢馬及方物二十七年入貢永樂元年入貢者六自是貢獻歲輒四五至成化三年獻海靑白鵲卻之天啟二年八月來貢十一月復進方物崇禎元年改每歲兩貢爲一貢蓋朝鮮雖稱屬國而無異域內故終明之世朝貢絡繹錫賚便蕃殆不勝書　是年占城貢象虎方物自後或比歲貢或閒歲或一歲再貢六年以所獲海寇蘇木七萬斤奉獻帝嘉之十二年入貢十六年貢象牙二百枝及方物十九年獻象五十四

明年復貢象五十一及伽南犀角諸物二十四年來貢時以其有纂事卻之三十年後復連入貢永樂元年來貢四年貢白象及方物五年又貢方物六年又貢象及方物英宗正統元年以比年一貢勞費實多令三年一貢番人利中國市易迄不遵景帝景泰及天順復辟俱來貢成化五年至世宗嘉靖二十二年俱來貢　三年九月爪哇遣使奉金葉表來貢方物五年八年俱來貢十年遣使朝貢其國又有東蕃西蕃兩王各遣使來貢十二年十三年爪哇又來貢十四年貢黑奴三百人及他方物明年又貢黑奴男女百人大珠八顆胡椒七萬五千斤二十六年二十七年又貢至永樂元年爪哇西王東王各遣使朝貢四年西王滅東王懼罪獻黃金萬兩悉卻之自後比年一貢或間歲一貢或一歲數貢十三年貢方物十六年後朝貢每歲一至宣德七年貢表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益漢宣帝元康元年乃其建國元年也正統八年敕三年一貢十一年復三貢後乃漸稀景泰三年天順四年成化元年俱入貢弘治十二年貢使遭風舟壞止通事一舟達廣東禮官請敕所司量予賜賚遣還其貢物仍進京師制可自是貢使鮮有至者　冬西番鎮南普等入朝貢馬及方物自是番酋日至至永樂時又令諸衛僧歲一朝貢由是諸僧及諸衛土官輻輳京師如西寧河州洮泯州等番族諸衛皆得奉貢矣　是年西洋瑣里遣使奉金葉表獻方物至永樂元年又遣使來貢二十一年偕古里阿丹等十五國來貢　四年八月詔諭拂菻入貢十月日本遣使奉表稱臣貢馬及方物又七年七月其臣遣僧齋書上中書省貢馬及方物而無表帝命卻之未幾其別島守臣遣僧奉表來貢以無國王之命且不奉正朔亦卻之命禮臣移牒責越分私貢之罪九年四月遣僧來貢十二年又來貢十三年復貢無表乃卻之十四年十九年復來貢再卻之嗣以胡惟庸欲藉日本入貢助已爲亂事露乃決意絕之朝貢不至永樂初詔日本十年一貢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攜軍器違者以寇論乃賜以二舟爲入貢用後悉不如制三年十一月日本修貢五年六年頻入貢自九年後久不貢十六年四月遣使來貢宣德初申定要約人毋過三百舟毋過三艘而倭人貪利貢物外所攜硫黃蘇木刀扇漆器之類增十倍大獲利十年十月英宗嗣位遣使入貢景泰四年十一月遣使貢馬及方物成化四年夏貢馬十一月復來貢十三年二十年俱來貢弘治十八年冬武宗巳即位日本來貢命如故事鑄金牌勘合給之正德四年五年俱來貢七年復來貢嘉靖時不通貢者十七年至十八年七

月遣使來貢部議貢限期十年人不過百舟不過三二十三年七月復來貢以未及期且無表文卻之二十六年
遣使先期來貢帝以先期非制且人船越額敕守臣勒回二十七年復來貢三十一年後倭寇猖獗無復貢事
是年浡泥遣使奉表箋入貢所貢鶴頂生玳瑁孔雀梅花大片龍腦米龍腦西洋布降眞諸香表用金箋用銀字
近回鶻皆鏤之以進至永樂三年冬遣使入貢六年八月來朝進方物陳之文華殿宴賚有差十月定爲三年一
貢傔從惟所遣併敕瓜哇國免其歲貢片腦四十斤八年九月遣使入貢自十三年至洪熙元年朝貢者四後貢
使漸稀　三佛齊遣使奉金葉表入貢所貢黑熊火雞孔雀五色鸚鵡諸香苾布兜羅被諸物六年七年俱表貢
八年入貢者再十年貢犀牛黑熊火雞白猴紅綠鸚鵡龜筒及丁香米腦諸物旋爲瓜哇所役屬貢使遂絕三十
年遣使諭令來貢而國已亡華人流寓者往往起而據之如永樂初有梁道明鄭伯可陳祖義施進卿皆入貢洪
熙元年進卿子濟孫遣使入貢其後朝貢漸稀　暹羅遣使來貢時遣使貢馴象六足龜及方物五年貢黑熊白
猴及方物明年復來貢其王之姊别遣使貢方物於中宮卻之復貢又卻之又國王之伯父主國事遣貢方物已
而新王遣使來貢使者亦有獻帝皆不納旋遣使賀明年正旦貢方物且獻本國地圖七年諭諸國毋頻貢而來
者不止其世子亦遣使上箋於皇太子貢方物八年再入貢其舊明臺王世子亦遣使奉表朝貢十年遵朝命稱
暹羅比年一貢或一年兩貢或數年一貢二十年貢胡椒一萬斤蘇木一萬斤二十一年貢象三十番奴六十二
十二年世子遣使來貢二十三年貢蘇木胡椒降香十七萬斤二十八年遣使來貢至永樂二年六年七年俱貢
馬及方物宣德八年正統三年十一年景泰元年六年成化九年十七年十八年弘治十年俱入貢正德十年進
金葉表朝貢嘉靖三十二年遣使貢白象及方物象死於途使者以珠寶飾其牙盛以金盤并尾來獻隆慶六年
遣使入貢其後奉貢不替崇禎十六年猶入貢所貢物　有象象牙犀角孔雀尾翠羽龜筒六足龜寶石珊瑚片腦
米腦糠腦腦油腦柴薔薇水碗石丁皮阿魏紫梗藤竭藤黃硫黃沒藥烏爹泥安息香羅斛香速香檀香黃熟香
降眞香乳香樹香木香丁香烏香胡椒蘇木肉荳蔻蓽茇烏木大楓子白荳蔻及撒哈剌西洋諸布　眞臘遣使
入貢時遣使進表貢方物賀明年正旦六年十二年十三年十六年俱來貢二十年貢象五十九香六萬斤旋又

遣使貢象及方物明年復貢象二十八象奴三十四人番奴四十五人二十二年三貢明年復貢至永樂二年遣使朝貢三年六年十二年十五年十七年並入貢宣德景泰中亦遣使入貢自後不常至　四川土司入貢大兵下蜀馬湖土官遣子朝貢五年播州酉陽各貢方物六年茂州及所領之隴木靜州來朝貢天全六番貢方物自是俱三年一入貢七年石砫貢方物馬湖貢馬八年黎州入貢十二年馬湖貢香楠木十四年黎州貢馬定松潘十三族每三年入貢十五年建昌貢馬百八十匹松潘所屬占藏先結等貢馬一百三匹茂州之疊溪郁氏凡三年貢馬四匹十六年建昌土官及酋先後貢馬及方物馬湖入朝獻馬十八匹烏蒙烏撒東川芒部諸部長百二十人貢方物十七年定烏撒歲輸賦稅二萬石氊衫一千五百領烏蒙東川芒部皆歲輸八千石氊衫八百領是年烏撒女酋貢馬十八年石砫貢方物二十年播州入朝貢馬十匹二十一年建昌故土官之妻來朝貢馬烏撒獻馬三百匹米四百石於征南將軍以資軍用二十五年建昌致仕指揮貢馬二十六年西番思曩日等族進馬百三十匹二十九年烏蒙貢馬及氊衫自是諸土知府三年一貢爲常或有恩賜則進馬及方物以謝至永樂五年酉陽貢方物十年天全貢馬十二年馬湖所領泥溪平夷蠻夷沐川四長官司貢方物宣德二年松潘外麻兒帀順化喇嘛遣人貢獻八年松潘八部及思曩兒十四族朝貢平夷獻馬二匹正統後罷石砫歲辦鉛課五千一百三十斤正德二年茂州所轄卜南村曲山等寨番人向化令入貢給賞八年酉陽獻大木二十二十年所獻亦如之嘉靖五年令烏撒等諸土官三年一朝貢馬十二匹自後又有黎州徼外大小木瓜種分三枝願歲貢馬方物令輸糧於峨嵋縣萬麻十四年播州獻大木七十十七年酉陽獻大木二十　貴州土司入貢初太祖略地湖南思南及思州來歸置兩宣慰使朝貢不絕至是故元安撫來朝貢馬五年貴陽水西水東兩宣慰使貢方物與馬十六年金筑貢方物十八年又遣人來貢二十年施秉土官貢馬水西宣慰之妻與子亦進馬二十五年水西宣慰之妻又進馬六十六匹洪熙宣德改元及正統五年後金筑俱貢馬不絕正德元年普安土官朝貢萬麻六年都勻之苗坪天漂皆請奉貢　五年正月呂宋遣使偕瑣里諸國來貢時呂宋偕瑣里來貢瑣里幷獻其國土地山川圖嗣後永樂八年呂宋復與馮嘉施蘭來貢此後久不至至萬麻四年又入貢　琉球中山貢方物國有三王曰

中山曰山南曰山北而中山最強是年遣弟入朝貢方物七年冬九年夏復入貢明年遣使貢馬十六匹硫黃千斤又明年復貢山南亦朝貢十五年春中山來貢明年與山南並來貢繼而山北亦偕二王使朝貢十八年後屢奉貢中山尤數二十三年中山來貢二十六年中山兩入貢二十九年春山北來貢帝以琉球修職勤賜閩中舟工三十六戶以便貢使往來至惠帝嗣位後三王亦奉貢不絕永樂元年春三王並來貢山北最弱故朝貢亦最稀三年又入貢後至十三年四月始入貢其後為中山山南所併而中山大富一歲常再貢三貢四年中山進閹豎數人命禮部還之其後山南自宣德四年兩貢終帝世不復至亦為中山所併惟中山一國朝貢不絕成化十一年禮臣請定令二年一貢毋過百人不得附攜私物騷擾道途帝從之孝宗弘治元年七月其貢使自浙江來禮官言貢道向由福建今既非正道又非貢期宜卻之其使臣復以國王移禮部文來上言非敢違制乃納之三年使者至言近歲貢使止許二十五人入都物多人少慮致疏虞詔許增五人十七年遣使補貢宴賚如制正德二年使者來請比年一貢許之嘉靖二年從禮部議敕二年一貢如舊制自是至四十四年並入貢隆慶中凡三貢萬厤三年入貢其後修貢如常儀至三十二年後日本方強有吞滅意琉球外禦強鄰內修貢不絕四十四年其國殘破已甚乃定十年一貢之例明年修貢如故又明年再貢福建守臣遵朝命卻還之熹宗天啟三年三月遣使貢硫黃馬匹禮官言舊制二年一貢後為倭寇所破改期十年今休養未久暫擬五年一貢自是迄崇禎末並修貢如儀後唐王立於福建猶遣使奉貢虔事天朝為外藩最十二月烏斯藏僧南巴藏布貢使至京時先遣使朝貢至明年二月躬自入朝七年其徒入貢者再九年達爾瑪巴拉遣使來貢十一年十四年復來貢至永樂元年達爾瑪遣人入貢自是迄正統末入貢者八已而久不奉貢弘治八年始遣使來貢十二年其歲再貢禮官以違制請裁賜賚從之正德元年十年俱來貢後此嘉靖迄神宗朝入貢不絕萬厤七年有僧索諾木嘉勒燦亦來通貢六年十一月罷太原歲進葡萄酒是年烏斯藏怕木竹巴僧章陽沙加使酋長來貢時貢佛像佛書舍利尋又進表及方物二十一年後每三年一貢永樂元年特遣使入貢十一年後貢使頻數宣德二年九年俱入貢成化元年禮部言宣正間諸貢不過三四十八景泰時十倍天順間百倍乞敕如洪武舊制三年一貢從之十七年以長河西諸番多假番王名朝貢命給

敕書勘合以防姦偽二十二年遣使四百六十人來貢以人數踰額令為後日兩貢之數正德三年復踰額亦令為後年應貢之數嘉靖三年俺輔教王及大小三十六番請入貢自後以入貢為利雖屢申約束而來者日增隆慶三年再定闡化闡教輔教三王俱三年一貢萬曆以後奉貢不替所貢物有畫佛銅佛銅塔珊瑚犀角氆氌左髻毛纓足力麻鐵力麻刀劒明甲冑之屬諸王所貢亦如之　詔朵甘等入貢七年六月薩里輝和爾遣使貢鎧甲刀劒諸物是年阿南達功德國遣使貢物及解毒藥九年覽邦遣使來貢十年淡巴遣使貢方物十一年闍婆奉表貢方物彭亨遣使齎金葉表貢番奴六人及方物百花遣使奉金葉表入貢十四年五月哈梅里貢馬十五年雲南土司入貢時景東獻馬百六十匹銀三千一百兩馴象二尋甸貢馬及方物十六年曲靖霑益州貢馬及玀玀刀甲氈衫虎皮尋甸貢馬及虎皮氈衫等物武定麗江土官並貢馬車里貢方物十七年臨安府土官等俱朝貢鶴慶貢馬及方物元江貢象平緬獻方物車里復來貢又永寧貢馬定三年一貢如例二十年廣西府土官各遣人貢馬自後朝貢如例二十一年八百媳婦國入貢二十二年平緬以象馬白金方物入貢二十四年車里及八百俱貢象及方物二十六年麗江以馬代歲輸金七百六十兩姚安貢馬二十七年元江來貢平緬來朝貢馬象方物二十八年後曲靖諸土官皆按期朝貢三十五年孟定土酋來朝貢方物永樂元年平緬來朝貢馬車里貢馬木邦諸土官來貢雲南大理諸土官按期入貢進馬及方物七月孟養貢方物及金銀器二年平緬木邦孟養來貢八百貢馬及方物命五年一朝貢三年八百奉金鏤表文貢金結絲帽及方物仍命受之元江來貢鎮沅土知州貢方物孟艮土知府遣人來朝請歲辦差發黃金六十兩干崖長官遣頭目奉表貢馬及犀象金銀物四年以車里孟定道里遼遠命三年一貢著為令木邦貢象馬方物自後每三年貢象馬五年平緬所隸孟外頭目來朝貢象及金器老撾及干崖俱來貢六年廣南富州土官平緬貢馬及方物老撾又貢象馬方物孟艮貢象及金銀器七年平緬來貢老撾進金銀器屏象方物自是連年入貢八年茶山及黑麻兩長官司俱貢馬九年元江貢馬及金銀器蒙化土知州等來朝貢馬潞江長官司遣子貢馬及方物尋升為安撫復來朝貢象馬金銀器臨安所轄溪處甸土官來貢馬及金銀器除其歲納海肥七萬九千八百索平緬遣使來貢十一年平緬遣頭目貢象六馬百匹及金銀器皿等物

十二年元江貢方物二十年平緬又奉表來貢宣德元年潞江及富州貢馬五年潞江廣邑土知州等貢方物景東歲增貢銀五十兩七年八百來貢八年永寧緬甸入貢九年併靖安與車里爲一歲貢如例姚安貢馬正統元年元江所轄因遠羅必甸來貢馬五年命八百進貢依永樂間例通事督催驛使護送八年免木邦歲辦金萬四千兩十一年免木邦歲辦銀八錠三年十二年緬甸貢方物景泰七年平緬以差發銀五百兩象三馬六及方物等遣使入貢隴州遣人貢象馬及金銀器皿方物成化中孟養及金沙江思陸發遣人貢象馬又其時木邦所轄孟密蠻婦貳於木邦遣人從間道抵雲南至京獻寶石黃金十五年永寧貢大木二十年八百入貢弘治元年緬甸來貢二年八百貢方物九年木邦及孟密各來貢十一年老撾來貢者再正德四年武定貢馬嘉靖四十四年老撾進舞牌牙象二母象三犀角十萬麻十二年耿馬奉朝貢十三年孟養貢象及方物車里獻馴象金屏象齒諸物二十六年老撾復修職貢三十一年又入貢天啟元年十二月鎮康州進牝象及方物巡撫沈儆炌乞卽解進以抵本省採辦朝象之數報可十六年西番打箭爐入貢先是河西土官遣使來朝貢方物至是復來貢三十年又入貢爲置長河西魚通寧遠宣慰司自是修貢不絕至永樂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四人來朝貢馬成化四年申諸番三歲一貢之令惟長河西比歲一貢六年頒定二年或三年一貢之例貢使不得過百人十九年其部遣僧徒來貢至千八百人守臣劾其違制詔止納五百人餘悉遣還二十一年長河西以連歲失貢至是補進三貢定制道梗者不得再補今貢物已至命順其情納之而量減賜賚弘治十二年長河西及烏斯藏諸番一時並貢使者至二千八百餘人諭守臣無濫送然其後來者愈多卒不能卻嘉靖三年定令不得過一千人隆慶三年定五百人全賞遣八人赴京之制其貢物則珊瑚氆氌之屬諸番貢如之　須文達那遣使朝貢十七年雲南以金銀貝布漆丹砂水銀代秋租是年尼八剌貢金塔佛經及名馬方物二十三年再貢終太祖世數歲一貢永樂七年十一年十二年十六年俱來貢宣德後不復至　二十年四月撒馬兒罕遣使來朝貢馬十五駝二二十三年十二月詔罷天下歲織文綺先是置四川山西諸行省浙江紹興織染局又置藍靛所於儀真六合種青藍以供染事未幾悉罷至是復有是詔　二十四年七月巴實伯里遣使貢馬及海靑九月詔建寧歲貢上供茶聽茶戶採進有司勿與天下產茶之處歲貢皆有定額

而建寧茶品爲上其所進者必碾而揉之壓以銀板爲大小龍團帝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筍置茶戶五百免其徭役俾專事採植有司恐其後時常遣人督之茶司畏其逼迫往往納賂帝聞之故有是命　是年沙州遣使貢馬及璞玉二十五年五月建寧府民貢品茶千六百餘斤

各處歲進茶芽額數　直隸宜興六安廣德建平四州縣共五百斤　浙江長興嵊會稽永嘉樂清臨安富陽慈溪麗水縉雲靑田遂昌蘭溪金華龍游等臨海等建德淳安遂安壽昌桐廬分水各縣共五百二十二斤　江西南昌南康贛州袁州臨江九江瑞州建昌撫州吉安廣信饒州諸府及南安府南新縣共四百五十斤　湖廣興國臨湘武岡邵陽新化安化寧鄉益陽八州縣共二百斤　福建建寧府建安縣一千三百六十斤內探春二十七斤先春六百四十三斤次春二百六十二斤紫筍二百二十七斤薦新二百一斤　崇安縣九百九十斤內探春三十二斤先春三百八十斤次春一百五十斤薦新四百二十八斤　共二千三百五十斤

各處歲進木瓜藥材定數　直隸寧國府宣城縣歲進木瓜二千三百箇上瓜一千八百箇中瓜五百箇　廣西思明府歲進解毒藥五方三十四味共三十八斤錦地蘿一味重二斤消食藥十味重十二斤消毒藥十八味重十九斤大衢藥一味重一斤塞住藥四味重四斤　四川成都府歲進藥材七味天雄二十對附子五十對川烏三十對漏藍二十斤仙茅二十一斤補骨脂十五斤巴豆四斤

三十年罕東酋遣使入貢永樂元年後數入貢正統六年夏來貢馬　成祖永樂元年刺泥入貢其國中回回哈只馬哈沒奇刺泥等來貢方物　十一月哈密遣使貢馬百九十四明年六月復貢封昂哈特穆爾爲忠順王又貢馬謝恩既而其兄子托克托襲比歲朝貢八年十一月其從弟推穆特穆爾襲封爲忠義王十年貢馬謝恩自是修貢惟謹十七年貢馬三千五百餘匹及貂皮諸物二十一年貢駝三百三十四馬千匹至仁宗洪熙元年再入貢宣德元年以托克托子布達實哩嗣忠順入貢明年貢駝馬方物三年又以忠義弟托歡特穆爾嗣忠義自是二王並貢歲或三四至正統五年遣使三貢廷議以爲煩定令每年一貢景泰三年遣使朝貢成化元年禮官姚夔等言哈密貢馬二百匹而使人乃二百六十人議定歲一入貢不得過二百人五年與瓦刺土魯遣使三百餘人來貢廷議卻之尋命遣十之一赴京自後服屬土魯番猶令其比歲一貢迄隆慶萬厤朝入貢不絕　西域

僧端竹監藏遣使入貢四年又貢十一年封闡教王後比年一貢至成化四年申三年一貢之制迄嘉靖世修貢不輟　二年朵顏頭目二百九十四人來貢馬自是朵顏福餘泰寧三衛朝貢不絕十二年春納馬三千於遼東敕一馬各予布四疋宣宗初三衛入貢景泰初三衛受也先旨數以非時入貢遣使往來伺察中國舊制三衛每年三貢其貢使俱從喜峰口驗入時有自獨石及萬全右衛來者邊臣以為言敕止之自正德十三年至天啟五年俱貢馬朝賀不絕　九月周王橚來朝獻騶虞三年九月蘇門荅剌遣使貢方物自是比年入貢終成祖世不絕至宣德六年遣使奉貢者再八年貢麒麟十年後貢使漸稀成化二十二年又貢自後貢使不至所貢有寶石瑪瑙水精石青回回青善馬犀牛龍涎香沈香速香木香丁香降眞香刀弓錫鎖服胡椒蘇木硫黃之屬　滿剌加遣使貢方物五年六年十年俱入貢十二年後或連歲或間歲入貢以為常至宣德八年貢駝馬方物景泰六年貢馬及方物天順三年成化十年正德三年俱入貢所貢有瑪瑙珍珠玳瑁珊瑚樹鶴頂金母鶴頂瑣服白苾布西洋布撒哈剌犀角象牙黑熊黑猿白麂火雞鸚鵡片腦薔薇露蘇合油梔子花烏爹泥沈香速香金銀香阿魏之屬　古里遣使貢方物自是比年入貢十三年十四年十七年十九年二十一年俱偕諸蕃來貢至宣德八年遣使偕蘇門荅剌等國入貢正統元年後不復至所貢有寶石珊瑚珠琉璃瓶琉璃枕寶鐵刀拂郎雙刃刀金繫腰阿思模達塗兒氣龍涎香蘇合油花氈單伯蘭布苾布之屬　四年八月馮嘉施蘭貢方物十二月婆羅國東西二王並遣使奉表朝貢是年廣東瓊州知府劉銘率土黎峒首王賢等來朝貢馬十一年臨高生黎又來朝貢馬十四年又朝貢令三年一貢著為令十六年感恩峒首來貢馬十九年寧遠峒首來朝貢宣德元年樂會及萬州黎來貢弘治二年崖州土舍人朝貢　安圖衛入貢方物察遜衛入貢于闐國遣貢方物西域僧著思巴兒監藏遣使入貢明年封贊善王自是迄正統或間歲一來或一歲再至至成化元年始定三歲一貢之例五年四川都司言贊善諸王不遵定制遣使率各寺番僧百三十二種入貢且無番王印文令王留十餘人守貢物餘已遣還禮官言番地廣遠番王亦多若遵例並時入貢則內郡疲供億莫若令應貢之歲各具印文取次而來今貢使已至難拂其情乞許作明年應貢之數報可十八年禮官言定制番王三歲一貢貢使百五十人近贊善王連貢者再已

遣四百十三人今請封襲又遣千五百五十人違制宜卻乞以三百人爲後來兩貢之數餘悉遣還亦報可自弘治至嘉靖後猶入貢如制　西域僧宗巴斡遣使入貢明年封護敎王遂頻歲入貢洪熙宣德中並入貢　五年阿魯入貢小葛蘭入貢土魯番遣使貢玉璞明年其國番僧又入貢自是其徒來者不絕貢名馬海青及他物二十年其酋與哈密其貢馬千三百匹正統六年朝議土魯番久失貢以鈔幣賜之明年遣使入貢景泰三年天順二年復貢成化元年禮官姚夔等定議土魯番或三年或五年一貢貢不得過十人五年六年俱來貢九年使來者三入貢者再十四年又來貢弘治元年又來貢三年春偕撒馬兒罕貢獅子四年秋遣使再貢獅子六年朝議卻其貢物十年冬款關來貢十七年修貢如故正德四年後謀逆犯邊至嘉靖三年寇掠失利於是卑詞求貢十二年稱王入貢者多至十五人二十六年定令五歲一貢其後貢期如令而來使益眾逮世宗末番文至二百四十八道隆慶三年五年俱來貢迄萬厤朝奉貢不絕天啟元年八月遣使進玉石鋼鑽等物　柳城遣使入貢七年復入貢十一年兩入貢二十年與哈密其貢羊二千宣德五年正統五年十三年並入貢自後不復至　火州入貢時貢玉璞方物七年遣使偕哈烈撒馬兒罕來貢十一年夏又偕俺的干失刺思等九國來貢十三年遣使來貢自是久不至正統十三年復貢後遂絕　六年九月榜葛刺遣使貢方物明年二月貢使凡再至攜從者二百三十餘人自是比年入貢十二年九月遣使奉表謝封貢麒麟及名馬方物正統三年又貢麒麟明年又入貢後不復至　十年瓦刺馬哈木等來朝貢馬瓦刺之渠三曰馬哈木曰太平曰把禿博囉時各入貢請封八年春瓦刺復貢馬謝恩自是歲一入貢十三年春貢馬十六年復奉貢天順中屢遣使入貢弘治初瓦刺中稱太師者一曰火兒忽力一曰火兒古倒溫皆遣使朝貢　七年哈烈遣使朝貢明年又遣使朝貢十一年撒馬兒罕諸酋各遣使偕哈烈使臣貢獅子西馬文豹諸物十三年哈烈諸國復遣使貢文豹西馬及他方物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十八年二十年俱來貢宣德二年貢馬七年隨朝使貢駝馬玉石明年秋及正統三年並來貢自後不以時貢久之朝貢遂絕　八年十二月韃靼阿魯台遣使貢馬明年冬又貢馬自是歲或一貢或再貢以爲常至二十二年仁宗卽位十一月又貢馬自是歲貢如永樂時正統二年韃靼長托克托布哈歲來朝貢景帝立上皇歸自也先所托克托布哈修貢益勤六年

其子小王子遣使入貢天順二年毛里孩遣使入貢五年孛來遣使來貢請改大同舊貢道而由陝西蘭縣入明年敕孛來使臣仍從大同入貢七年冬貢使及關帝卻之以大學士李賢言乃止是時滿魯都等亦數遣使朝貢弘治元年又有小王子及巴延猛可王等屢入貢隆慶二年俺答表請封貢總督王崇古議貢額每歲一入貢俺答馬十四使十人老把都吉能黃台吉八匹使四人諸部長各以部落大小為差大者四匹小者二匹使各二人通計歲貢馬不得過五百匹使不得過百五十人其使歲許六十人進京餘待境上貢期貢道以春月及萬壽聖節四方來同之會使人馬匹及表文自大同左衛驗入給犒賞駐邊者分送各城撫鎮驗賞入京者押送自居庸關入從之五年俺答貢馬告廟受賀　是年俺都淮入貢九年赤斤衛貢馬阿魯遣使隨古里諸國入貢柯枝遣使入貢加異勒遣使貢方物南巫里遣使貢方物急蘭丹遣使朝貢董卜韓胡遣使貢方物時諭使比年一貢至正統七年後比歲入貢景泰六年天順元年俱遣使入貢成化四年申諸番三年一貢之例董卜許比年一貢自是迄萬曆後朝貢不替　十年九月南渤利遣使附蘇門答剌入貢終成祖世比年入貢其王子沙者罕亦遣使入貢　十一年二月烏斯藏僧昆澤思巴入朝貢舍利佛像封大乘法王自是歷洪熙宣德成化弘治正德嘉靖俱遣使來貢其至期不在三年之例　六月失剌思遣使偕哈烈等八國入貢方物十三年冬其酋又遣使朝貢十七年遣使偕亦思弗罕諸部貢獅子文豹名馬時北征乏馬遣官市之諸國其酋又郎遣使貢馬宣德二年貢駝馬方物嗣後久不貢成化十九年與黑婁諸國共貢獅子嘉靖三年與旁近三十二部並遣使貢馬及方物自後貢使不至　是年俺的干與哈烈並貢哈實哈兒遣使貢方物西域思達藏僧南渴烈思巴入貢封輔教王至景泰七年又來貢自後數通貢使至成化六年申舊制三年一貢弘治十二年輔教等四王及長河西宣慰司並時入貢使者至二千八百餘人禮官以供費不貲遵制卻還歷正德嘉靖世奉貢不絕　十三年甘巴里遣使貢方物忽魯謨斯奉金葉表貢馬及方物十一月麻林及諸番進麒麟天馬神鹿時貢使將至禮部尚書呂震請表賀帝曰往儒臣進五經四書大全請上表朕許之以此書有益於治也麟之有無何所損益其已之已而麻林與諸番使者以麟及天馬神鹿進帝御奉天門受之百僚稽首稱賀帝曰此皇考厚德所致亦賴卿等翊贊故遠人

畢來繼自今益宜秉德補朕不逮十四年又貢方物　十四年木骨都東遣使與不剌哇麻林諸國奉表朝貢沙
里灣泥遣使來獻方物錫蘭山入貢時海外諸番咸服貢使載道其王屢入貢宣德八年遣使來貢正統十年偕
滿剌加使者來貢天順三年遣使來貢嗣後不復至所貢有珠珊瑚寶石水晶撒哈剌西洋布乳香木香樹香檀香
沒藥硫黃籐竭蘆薈烏木胡椒碗石馴象之屬　溜山遣使來貢阿丹遣使貢方物剌撒遣使來貢貢後凡三貢皆
與阿丹不剌瓦諸國偕宣德後竟不復火剌札遣使朝貢十五年八月甌寧人進金丹卻之是年西洋蘇祿東西峒
王來朝貢烏斯藏僧釋迦也失亦遣使來貢先是封大慈法王至是入貢後二十一年復貢逮世宗崇道教黜浮屠
自是鮮至中國者　十六年沙哈魯遣七十七人來貢千里達遣使貢方物八達黑商入貢阿速遣使貢馬及方物
十八年八月古麻剌朗入貢十九年祖法兒遣使偕阿丹剌撒諸國入貢二十年卜花兒入貢　仁宗洪熙初給事
中黃驥極陳貢使之害帝感其言召禮官呂震責讓之遂罷遣使西域先是永樂時成祖欲遠方萬國無不臣服故
西域之使歲歲不絕諸番貪中國財帛且利市易絡繹道途商人率僞稱貢使多攜馬駝玉石聲言進貢既入關則
一切舟車水陸晨昏飲食之費悉取之有司郵傳困供億軍民疲轉輸比西歸輒緣道遲留多市貨物東西數千里
間騷然繁費公私上下罔不怨咨廷臣莫爲言天子亦莫之卹也至是帝感驥言不復遣使西域貢使亦漸稀
宣宗宣德元年白葛達遣使入貢二年亦力把里入貢五年坤城使臣來朝貢駝馬六年九月討來思遣使來貢方
物七年黑婁遣使貢方物至正德二年六年俱來貢景泰四年偕鄰境三十一部男女百餘人貢馬二百四十有七
騾十二驢十駝七及玉石硇砂鑌鐵刀諸物天順七年復來貢成化十九年與失利思等國其貢獅子弘治三年
又與天方諸國貢駝馬玉石　八年閏八月西域貢麒麟時蘇門荅剌古里柯枝錫蘭山佐法兒阿丹甘巴里忽
魯謨斯加異勒天方等國或戎王或子弟或大酋各泛海數千萬里而來貢麒麟獅象珠玉珍貝奇異之品麒麟凡
四而出非一所帝御奉天門受之尚書胡濙以麒麟瑞物率羣臣稱賀帝曰遠方之物朕非有愛但念其盡誠遠來
故受之不足賀也　英宗正統元年浮梁民進瓷器五萬餘命償以鈔六年米昔兒入貢　景帝景泰七年把丹沙
入貢　憲宗成化三年命進貢番僧自烏斯藏來者皆由四川不得徑越洮岷著爲例陝西副使鄭安上言番僧自

烏斯藏來者不過三之一餘皆洮岷寺僧詭名冒貢進一羸馬輒獲厚直所賜幣帛制爲戰袍以距官軍本以羈縻之而益致寇掠是虛國帑而賫盜糧也廷臣議行陝西文武諸臣討定貢期人數及存留起送之額奏上遂有是命　六年五月命減各夷入貢之數工部奏四夷朝貢人數日增歲造衣幣賞賚不敷乃命禮部議減尚書鄒幹等具例以聞又令已定年數入貢不得違越幹等以烏斯藏原無定例議贊善闡教闡化輔教四王三年一貢每貢遣使百人多不過百五十人由四川路入國師以下不許貢其長河西董卜韓胡二處一年一貢或二年一貢遣人不許過百松茂州番僧每年亦許三五十人來貢其附近烏思藏地方入貢年例亦如烏斯藏不許過五六十人乞行四川鎮守等官委官審辨有印信文字者方許放入仍敕各番王諭以番僧入貢定數至期將僧人姓名及所貢方物各具印信番文以憑驗入至八年禮官言定例生番三年一貢大族三五人小族一二人今邊臣專事通番以紓近患洮岷諸衞送各族番人赴京多至四千二百餘人乞降敕切責務遵前令從之　十八年廣東布政司彭韶請罷貢獻不聽先是雲南鎮守太監錢能進金燈擾道路韶劾之不報十四年部由四川按察使遷廣東布政使中官奉使紛遝鎮守顧恒市舶韋眷珠池黃福皆以進奉爲名所至需求民不勝擾部先後論奏最後梁芳弟錦衣鎮撫德以廣東其故鄉歸採禽鳥花木害尤酷韶抗疏極論之二十一年正月星變又言四方鎮守中官爭獻珍異動稱敕旨科擾小民此恭儉之道未終也帝得疏不悅二十年正月詔減貢獻以京師地震敕羣臣修省乃有是詔二十三年八月（時孝宗初即位）禁鎮守等官額外進貢詔在外鎮守分守守備等近年假以進貢爲名貽害地方今後不許額外進貢沿途擾害軍民嗣是給事中王質等陳四事一曰罷進獻欲將近年以來進獻寶石玩器諸物之徒通行查究追奪原領內府銀兩幷所得官秩俸祿時帝已因給事中韓重御史陳穀劾奏李孜省等下所司查處矣弘治元年七月浙江巡按暢亨言弭災三事一曰除姦弊謂太監張慶以進貢爲名斂百姓財物歲計數萬而所貢之物仍出民間賣鈔鬻鹽歲時饋獻商稅之利錙銖不遺金玉珍玩奇禽異卉充滿第宅土木人功無時休暇而又擅作威福濫受詞訟官吏受其辱挫軍民受其荼毒乞下慶於理籍其所積以助軍費奏下吏部議令所司行之　孝宗弘治元年日落國入貢三年春天方國王阿黑麻遣使偕撒馬兒罕土魯番入貢先是宣德五年遣陪

區來貢正統六年又以珍寶來貢至是又貢馬駝玉石自後正德十三年遣使貢馬駝梭幅珊瑚寶石魚牙刀諸物嘉靖四年又貢馬駝方物明年貢玉石十一年十七年二十二年俱貢馬及方物後五六年一貢訖萬厤中不絕　八月命太監王舉所貢物解送來京巡撫雲南都御史王詔等言故鎮守太監王舉不遵詔例造作奇玩器物額外進貢請以其物之重大難致如屏風石牀之類發本處庫藏收貯金銀器皿鎔化之與寶石珍珠象牙漆器等物解送戶工二部備用其寄養象隻堪充儀衛者解京不堪者付與近衛土官令出馬以給驛遞帝乃並令解送至京　十七年三月尚書馬文升請量減南京每歲進鮮船以甦民困命所司議行之南京進鮮船本爲奉奉先殿薦新而設時用夫輓運多者至千人沿途需索少不如意卽加以不敬罪且揚徐間荒旱特甚重以此役民甚驚擾文升請念古者凶年殺禮之意量爲減省疏入帝韙之

南京歲進貢物其三十起

司禮監二　制帛二計其二十杠　筆料一

守備并尚膳監等二十八

用冰物件六　守備處鮮梅一枇杷一楊梅一各四十杠或三十五杠　尚膳監鮮筍一四十五杠頭起鰣魚一二起鰣魚一各四十四杠

不用冰物二十二　守備處鮮藕荸薺橄欖等物一其五十五杠　鮮茶一木樨花一各十二杠石榴柿子一四十五杠柑橘甘蔗一五十杠　尚膳監天鵝等物一二十六杠醃菜臺等物一其一百三十罈糟笋一一百二十二罈蜜餞櫻桃等物一七十罈乾鰣魚等物一一百二十盒罈箱紫蘇糕一二百四十八罈木樨花醬等物一一百五罈鵝鳩等物一十五杠　司苑局荸薺一七十杠薑種芋苗等物一八十杠茴香一一百擔鮮藕一六十五杠十樣果一一百四十杠　內府供用庫香稻一五十杠苗薑等物一一百五十五杠十樣果一一百一十五杠　御馬監苜蓿種一四十杠

每歲祭祀及供御并歲時筵宴各處歲辦野味額數　計湖廣三千江西一千直隸七千五百河南一千二百浙江八百山東七百五十共一萬四千二百五十隻至弘治時歲辦一萬四千五百一十四隻又歲進供億野味活

鹿二百六十七隻活天鵝三百二十隻

各處歲辦雜色皮張額數計江西浙江湖廣北平山西各二萬河南山東各一萬五千福建四川廣西廣東各一萬直隸二萬二千共二十一萬二千張至弘治時歲辦雜皮三十四萬七百六十一張

各處歲辦翎毛額數計江西浙江各三百萬河南山東各六十萬福建陝西北平各五十萬四川廣西廣東各一十萬湖廣二百萬山西五十萬四千直隸二百五萬二千共一千三百五十五萬六千根至弘治時歲辦翎毛二千二百七十二萬六千五百五十根

武宗正德初鎮守中官率貢銀萬計時任用劉瑾漁利無厭故中官多貢獻皇店諸名不一歲辦多非土產諸布政使來朝各呈進貢之害皆不省　六年巴喇西入貢使臣進金葉表貢祖母綠一珊瑚樹琉璃瓶玻璃盞各四及瑪瑙珠胡黑丹諸物　十六年六月（時世宗已即位）禁天下不許進獻禽獸　十一月罷廣西進香　初鎮守中官歲以零陵香進費至二千金帝即位詔卻諸獻而廣西徵香貢如故至是從布政司王啟等請仍遍諭各處中官凡額外之徵皆罷之　世宗嘉靖時聞廣進羨餘戶部請責他省巡按歲一奏獻如例元年三月中都鎮守內官貢新茶初詔罷天下額外貢獻至是內官張陽復貢新茶禮部請遵詔禁不許給事中張翀以詔墨未乾旋即反汗人將窺測朝廷玩侮政令且陽名貢茶實雜致他物四方效尤何所底極願守前詔無墮姦謀又言夏歲貢紅花大為軍民害內外鎮守官莅任率貢馬謝恩皆請罷帝雖是其言不能從　三年四月魯迷遣使貢獅子西牛　給事中鄭一鵬言魯迷非常貢之邦獅子非可育之獸請卻之以光聖德禮官席書等言魯迷不列王會其眞僞不可知近土魯番數侵甘肅而邊吏於魯迷冊內察有土魯番之人其狡詐明甚請遣之出關治所獲閒諜罪帝竟納之而令邊臣察治五年冬復以二物來貢旣頒賜其使臣言長途跋涉費至二萬二千餘金請加賜御史張祿言華夷異方人物異性留人養畜不惟違物抑且拂人況養獅日用二羊養西牛日用果餌獸相食與食人食聖賢皆惡之又調御人役日需供億以光祿有限之財充人獸無益之費殊為拂經乞返其人卻其物薄其賞明中國聖人不益之二十二年偕天方諸國貢馬及方物二十七年貴異物之意不納乃從禮官言如弘治撒馬兒罕例三

七三年並入貢四十三年又貢獅子其貢物有珊瑚琥珀金剛鑽花瓷器鎖服撒哈喇帳羚羊角西狗皮舍利猻
皮鐵角皮之屬　四年詔浙東貢幣悉以銀充甯波知府楊最言本郡僻處海陽地不產桑所貢綺緗乞改貢價
料從之令今歲諸幣未具者俱聽入金民以為便十年七月鄭王厚烷獻白雀二命薦之宗廟獻兩宮傳示百寮
多獻白雀頌賦者二十六年三月都御史楊博條上貢夷事宜下所司議之一諸夷入關雖早今及五年之期諸
行起送一例當起送五十存留二百阻回五百有奇今諸夷守候已久請於阻數內更留百人減半給賞不為例
一哈密夷使止九十三人馬止七十八匹並無夾帶請分進存起送如例一諸夷馬例止二百四十五匹今已驗
收九百八十六匹當退還者七百四十一匹業已給軍給驛請償其值一方物驗退者聽於甘肅開市一貢既屆期
廩給五十口糧一百聽支如例所增百人亦量給口糧一各夷番本三百餘道先令邊臣審問不合理法者退還
勿奏一阻回諸夷口糧俱已住支今稱歸途恐瓦剌遮擊之願候貢夷同出關住久或生事端請徑自督發議入
帝曰貢夷事宜姑如議行先撫鎮官濫放入關新巡撫官不即參論並究治奪俸有差　四十三年二月雲南進
寶石七月又進六百五十餘兩至四十四年四月巡撫呂光洵奏進寶石及紫英帝以不堪用欲罪之尋命再採
以進　五月廣東進珠先是正月帝諭戶部兩廣託倭擾無用心採珠者雲南無事何不催取至是進二千兩帝
少之命戶部削採大珠以獻　四十五年二月命查驗貢物多寡參酌裝運巡按直隸御史尹校以徐沛蕭碭閘
運道淤塞請暫免進鮮以蘇民困部覆校言良是但歲時奉先進御之需不當槩議裁削惟舟船繁濫非盡貢物
宜查驗貢物多寡參酌船之大小定撥其數取足裝運毋容虛濫仍痛革夾帶需索一切擾民宿弊有仍踵故習
者撫按官參奏之報可　穆宗隆慶元年禁屬國獻珍禽異獸時又停止承天香米罷寶坻魚鮮凡薦新之物領
於光祿寺勿遣中官又命停徵加增細粳米白青鹽一依成弘間例三年令番夷不得假襲職謝恩別貢方物又
各處遠近不齊貢期不拘三年但未及三年不許來貢不願者不強如貢不及期與例外多貢者准作下次例貢
之數　神宗萬厯九年禁科斂貢夷財物七年定番夷貢回之限分三等朝鮮國朵顏等衛限一月有十日安南
琉球暹羅各國陝西崇教能仁等寺四川金川寺加渴瓦寺長河西等處各番僧族限一月有二十日烏斯藏董卜

韃胡番王及僧土魯番哈密等夷罕東等衛限兩月　二十三年二月添四川貢扇額　先是命四川年例貢扇常數外添造二千六百柄至是解進內府命著為例自後天啟五年三月免蜀中扇柄又令明歲止進一萬俟地方事平照舊解進　二十五年諸璫各進奉礦稅銀兩二十九年意大里亞國人利瑪竇進方物先是九年利瑪竇泛海九萬里抵香山澳至是入京師中官馬堂以其物進獻禮官奏劾之不報　熹宗天啟元年七月敕貢船毋夾帶私貨八月詔停浙江織造三年二月命停南京進鮮十月命湖廣貢鮓止照原額辦進　愍帝崇禎朝番夷入貢甚稀自元年至十六年烏斯藏土魯番哈密各一　安南三暹羅四琉球五餘俱不至

歷年貢獻事例　凡貢獻金銀器皿珍珠緞匹先日具奏次日照進內府俱付長隨內使收受蘇木胡椒香蠟藥材等則所在布都按三司檢視物貨呈報數目差解至京

皇朝土貢

皇朝通考　盛京額辦物產　東珠設珠軒置長上三旗珠軒五十有四下五旗珠軒三十有四每珠軒以得東珠十有六顆為率重自一分至十分為度每歲合計所入之數佳者或以一當五或以一當四當三當二尋常者仍以一當一分為五等不及等者不入正數內如於額外多得總管以下等人按數給賞其東珠由黑龍江將軍捕牲總管選取輸納　貂皮索倫壯丁每名歲納一貂分三等頭等貂皮五百張二等貂皮一千張餘俱作三等收納如足數及等賞給總管以下等人緞疋青布有差若數目不足交與理藩院議處其足數不及等者免其處分由黑龍江將軍捕牲總管按數選取輸納　人葠戶部委員攜信票出口招商給票入山開採每票以納人葠十有二兩為則每歲所採以給票之多寡為盈縮採二年三年間停一年由吉林將軍甯古塔副都統隨時酌奏

直省額辦戶部物產　直隸省額解榛栗二十八石黃櫨木二千四百二十斤（現在停解）芝蔴一百石長蘆每年額辦內務府白鹽二十萬斤（按年聽內務府咨取）光祿寺白鹽三萬斤磚鹽二千斤（并非按年取用遇取用之年白鹽給工價銀三百兩磚鹽給工價銀三十七兩三錢五分零備辦造入奏銷）　江蘇省額解銀硃三千九十四斤四兩三錢五分一毫零桐油七千九百七十一斤一兩七錢二分九釐九毫零紅銅六千三百一十斤十三兩一錢五分四釐四毫零明礬三千斤黃熟銅二千九百九十三斤九兩八錢

八分四釐二毫零棉布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七疋烏梅五百斤燈草六百斤白蠟六千二百五十斤高錫一萬六千二百三十八斤一十一兩零又辦銀硃三千斤紅銅七千斤黃蠟三千斤織造紗緞綢綾等物隨時酌辦歲無定額

安徽省額解銀硃二千七百四十斤七兩四錢七分三釐三毫零桐油六千一百一十七斤一兩四錢一分九釐四毫零紅熟銅三千三百三十六斤五兩四錢九分七釐零黃熟銅二千一百七十三斤九兩四錢一分一釐五毫零明礬三千斤烏梅五百斤白蔴三萬四千一百五十八斤又辦白蠟六千二百五十斤高錫一萬六千六百五十四斤黃蠟三千斤銀硃三千斤紅銅七千斤織造紗緞綾綢等物隨時酌辦歲無定額　浙江省額解　上用黃茶二十八簍內用黃茶九十二簍芽茶二千斤黃蠟三千斤黃熟銅一千六十五斤零桐油八千三百三十二斤零白綿二百斤白絲八千五百斤織造紗緞綢綾等物隨時酌辦歲無定額　江西省額解銀硃二千五百八十九斤四兩九錢三分零桐油二千五百一十一斤十二兩零五棓子二百九十七斤三兩三錢五分零紫草一百六十二斤七兩六錢又解銀硃二千斤擡連紙一百萬張苧布五千四百九十六疋二丈（現在停辦）　福建省額解紅銅四千六百二十二斤黑鉛一十萬五千一百五十七斤四兩黃熟銅三千一百二十七斤一兩七錢五分扛連紙一百萬張又解錫二萬二千二十八斤四兩其臺灣所屬合番社生番歲納鹿皮獐皮各一張山豬毛加走山猫仔木鹿巴老遠等社每社歲納鹿皮二張崑螯末毒獅子等社生番每社歲納鹿皮四張　湖北省額解黃蠟三千八百三十七斤半（現解二千五百斤餘停解）白蠟六千三百斤黑鉛一萬七千六百六十九斤（現在停解）　湖南省額解黃蠟三千八百三十七斤半（現解二千五百斤餘停解）白蠟六千三百斤黑鉛一萬七千六百六十九斤（現在停解）　山東省額解闊白棉布二千三百疋牛筋六百斤黃蠟三千斤黃丹五千斤　山西省額解毛頭紙五十萬張（添解五十萬張）高錫一萬一千八百斤生素絹一千二百疋（遇閏加添四十四疋）農桑絹三百疋呈文紙一萬張　河南省額解本色棉布三千九百六十八疋牛筋二百四十六斤零黃蠟三千斤　四川省額解本色米一千八百二十二石九斗五升零本色馬十三匹三年一次貢本色馬五十三匹　甘肅省凡內附番民歲納馬匹如因墾地成熟情願納糧者准其停馬納糧　廣東省額解降香九百斤紫檀木十四段每段二百斤花梨木十四段每段一百五十斤高錫三萬五千六百六十四斤八兩靛花二千三百斤

白蠟一萬二千六百斤廣膠一千斤籐黃二十五斤沈速香三百斤點錫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三斤　廣西省南甯慶遠思恩鎮安五府屬土州縣峝寨每三年一次納馬六十一匹　雲南省額解天大青二百三十斤五兩八錢天二青六十六斤九兩石礦二十二斤十兩五錢又辦天大青一萬七千二百二十斤天二青一千三百斤石礦一百斤松花石碌一千斤　貴州省額解黃蠟四百七十四斤

直省額辦工部物產　直隸省額解五色土寶砂隨時酌辦歲無定額　江蘇省每年額解桅木二十根杉木三百八十根架木一千四百根又二十根桐皮槁二百根又正金磚副金磚魁藤棕絲織造誥敕制帛綵綢紅綢駕衣片庫存不敷隨呈明派解　浙江省每年額解架木一千四百根桐皮槁二百根又黃花竹隨時酌辦歲無定額　江西省每年額解桅木二十根杉木三百八十根架木一千四百根桐皮槁二百根　湖南省每年額解桅木二十根杉木三百八十根架木一千四百根桐皮槁二百根　山西省每年額解大潞綢一百疋小潞綢三百疋

外藩西北各部落額貢物產　科爾沁扎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土默特喀喇沁敖漢奈曼扎嚕特阿嚕科爾沁翁牛特喀爾喀左翼烏珠穆沁巴林阿巴噶浩齊特阿巴哈納爾克什克騰四子部落蘇尼特茂明安喀爾喀右翼烏喇特歸化城土默特鄂爾多斯各旗扎薩克每年十二月各貢羊一隻乳酒一瓶又歸化城土默特二旗四季貢馬一百六十三匹舊貢有緞百疋石青二千斤後俱免貢　貢道科爾沁扎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均由山海關　土默特喀喇沁敖漢奈曼扎嚕特阿嚕科爾沁翁牛特喀爾喀左翼均由喜峯口烏珠穆沁巴林阿巴噶浩齊特阿巴哈納爾克什克騰均由獨石口四子部落蘇尼特茂明安喀爾喀右翼均由張家口烏喇特歸化城土默特鄂爾多斯均由殺虎口　喀爾喀四部落王公扎薩克台吉等各貢駝馬羊隻無定數隨其朝覲之班來貢其車臣汗土謝圖汗及喇嘛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每年俱貢白馬八匹白駱駝一隻謂之九白又定邊左副將軍喀爾喀親王每年八月內　木蘭闈上貢羊三十隻十月內遣使來京貢湯羊十隻貢道由張家口　青海貢藏香氆氌馬匹無定數各隨其朝覲之班來貢貢道由西甯　土爾扈特貢藏香氆氌馬匹無定數各隨其朝覲之班來貢貢道由張家口　阿拉善厄魯特貢駝馬羊隻無定數各隨其朝覲之班來貢貢道由張家口　西藏前藏達賴喇嘛後藏

班禪額爾德尼分爲兩班隔年輪流遣使進貢每年於十一月到京所貢哈達藏佛經卷藏香珊瑚琥珀數珠氆氌等物無定數進貢之年於次年正月初十日以內慶賀進丹舒克所貢銅藏佛佛像經卷銀滿達銀輪銀塔銀瓶銀七珍八寶八吉祥銀杵珊瑚琥珀數珠藏香紅花氆氌藏杏藏棗等物亦無定數所有辦理藏務之胡土克圖公扎薩克台吉等所進各貢附於達賴喇嘛班內貢物俱與達賴喇嘛同貢道由四川之打箭爐其番僧入貢者紅山報恩寺五年一貢貢道由莊浪衛圓覺寺等二十六寺分四班三年一貢貢道由岷州衛貢物各以馬匹延壽果青木香之屬西甯瞿曇等九寺西納演敎寺河州宏化寺均貢無常物亦無定期或力不能來即交所在有司轉進　哈密闢展吐魯番歲貢葡萄二百斤乾瓜二筐布疋手巾佩刀諸物其附近闢展之羅布淖爾居住回民歲貢玉石翎毛水獺皮諸物貢道由嘉峪關　喀什噶爾歲貢黃金十兩緑葡萄十斤温都斯坦金絲緞二毛毯四其所屬伯得爾格歲貢金絲緞二烏什歲交硝一千八百斤貢道由嘉峪關　葉爾羌歲貢黃金四十兩葡萄千斤其所屬之沙爾虎爾回民二百戸每戸歲貢黃金一錢共金二十兩貢道由嘉峪關　和闐歲貢黃金六十兩其所屬之玉隴哈什哈喇哈什兩河產玉歲令回人採取量其所得進貢無定額貢道由嘉峪關　哈薩克左右部布嚕特東西部安集延瑪爾噶朗霍罕納木干四城塔什罕拔達克山博羅爾愛烏罕奇齊玉斯諤爾根齊諸部落貢厮刀馬匹或三年或間年貢無定期貢道由嘉峪關

外藩南方東南西南方各國額貢物產　朝鮮國　萬壽聖節貢物　御前貢黃細苧布十疋白細苧布二十疋黃細綿紬三十疋紫細綿紬二十疋白細綿紬二十疋龍文簾蓆二張黃花蓆二十張雜彩花蓆二十張滿花方蓆二十張獺皮二十張白綿紙一千四百卷粘六張厚油紙十部　皇太后前貢紅細苧布十疋白細苧布二十疋紫細綿紬二十疋白細綿紬十疋黃花蓆十張滿花蓆十張雜彩花蓆十張　皇后前貢紅細苧布等儀物同凡冬至貢物　御前貢黃細苧布十疋白細苧布二十疋黃細綿紬二十疋白細綿紬二十疋龍文簾蓆二張滿花蓆二十張黃花蓆二十張滿花方蓆二十張雜彩花蓆二十張白綿紙一千三百卷　皇太后前貢紅細苧布十疋白細苧布二十疋白細綿紬十疋紫細綿紬二十疋滿花蓆十張黃花蓆十張雜彩花席十張螺鈿梳函

一具　皇后前貢紅細苧布等儀物同凡年貢　御前貢白苧布二百疋

綿紬二百疋白木綿一千疋木綿二千疋五爪龍蓆二張各樣花蓆二十張鹿皮一百張獺皮三百張好腰刀十把

好大紙二千卷好小紙三千卷粘米四十石凡　慶賀貢物　御前貢黃細苧布三十疋白細苧布三十疋黃細

綿紬二十疋白細綿紬三十疋龍文簾蓆二張黃花蓆十五張滿花蓆十五張雜彩花蓆十五張白綿紙二千卷

皇太后前貢紅細苧布十疋白細苧布十疋白細綿紬二十疋滿花蓆十張雜彩花蓆十張　皇后前貢紅

細苧布等儀物同　前各項貢物凡謝　題准收受　恩貢物　御前貢黃細苧布三十疋白細苧布三十疋黃細綿紬二十

疋紫細綿紬二十疋白細綿紬三十疋龍文簾蓆二張黃花蓆十五張滿花蓆十五張雜彩花蓆十五張白綿紙二

千卷　皇太后前貢紅細苧布十疋白細苧布十疋白細綿紬二十疋滿花蓆十張雜彩蓆十張　皇后前

貢紅細苧布等儀物同　恩准留作正貢凡請　封貢物　御前貢黃細苧布二十疋白細苧布二十疋黃細

綿紬二十疋紫細綿紬二十疋白細綿紬三十疋龍文簾蓆二張黃花蓆十張滿花蓆二十張雜彩花蓆十張獺皮

二十張青鼠皮三十張白綿紙二千卷黃毛筆一百枝油煤墨五十錠　皇太后前貢紅細苧布十疋白細苧

布十疋白細綿紬十疋滿花蓆十張雜彩花蓆十張　皇后前貢紅細苧布等儀物同加　恩准留作正貢凡

陳　奏貢物與請　封同加　恩准留作正貢正貢每歲一至貢道由鳳凰城　琉球國貢熟硫磺一萬二千六

百斤紅銅三千斤白鋼錫一千斤貢期間歲一至貢道由福建　荷蘭國貢馬匹珊瑚鏡哆囉絨織金毯嗶嘰緞自

鳴鐘丁香檀香冰片琥珀鳥槍火石貢期五歲一至貢道舊由廣東今改由福建　安南國貢金香爐花瓶四副共

重二百九兩折金三十一錠銀盆十二口共重六百九十一兩折銀六十九錠沉香九百六十兩速香二千三百六

十八兩　慶賀方物金香爐花瓶一副金龜一個重十八兩銀鶴銀臺各一個共重五十一兩二錢沉香三十斤速

香六十斤漆扇一百把　冊封謝　恩方物金香爐花瓶一副重五十七兩五錢折金六錠銀鶴銀臺各一副

共重四十九兩四錢折銀五錠銀香爐花瓶一副重五十兩四錢折銀五錠沉香三十斤速香六十斤漆扇一百把

賜卹謝　恩貢物與　冊封同貢期六歲再至貢道由廣西　暹羅國　御前貢龍涎香一斤象牙三

百斤西洋閃金花緞六疋胡椒三百斤臙黃三百斤荳蔻三百斤蘇木三千斤速香三百斤烏木三百斤大楓子三百斤金銀香三百斤　皇后前貢龍涎香等儀物同數目減半凡常貢外例有加貢無定額貢期三歲一至貢道由廣東　西洋意達里亞國貢蜜蠟盃蜜蠟瓶銅日規水晶燈銀盤紙盤皮畫花石片鍍金皮規矩番銀筆珊瑚珠瑪瑙珠火漆羽緞週天毬顯微鏡火字鏡照字鏡等物路遠無定期貢亦無定額貢道由廣東　西洋博爾都噶爾國貢珊瑚珠寶石素珠咖石哈瓶瑪瑙盒雲母盒琺瑯盒各品藥露金絲緞金銀絲緞金花緞洋緞羽毛緞哆囉泥洋刀長劍短劍自來火長槍手槍各品衣香各色葡萄酒等物路遠無定期貢亦無定額貢道由廣東　蘇祿國貢珍珠二顆玳瑁十二斤描金花布一疋金頭牙薩二疋白幼洋布二疋蘇山竹布二疋燕窩一箱龍頭花刀一對夾花標槍一對滿花番刀一對藤席一對活猿一對貢期五年一至貢道由福建　南掌國貢馴象貢期十歲一至貢道由雲南　緬甸國貢馴象氊緞緬布路遠貢無定期貢道由雲南

賦貢類三

歷代田制上

通典陶唐以前法制簡略不可得而詳也及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別九州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中兗州厥土黑墳厥田惟中下青州厥土白墳厥田惟上下徐州厥土赤埴墳厥田惟上中揚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荊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荊河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雍州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九州之地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頃

通考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唐虞法制簡略不可得而詳其見於書者如此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　朱子集註曰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

通典周文王在岐用平土之法以爲治人之道地著爲本故建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故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甸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匹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畿內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卒七十二萬人故曰萬乘之主小司徒之職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以廛里任

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太都之田任疆地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瀉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旣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通考遂人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王制制農田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載師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左氏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謂公田借民力耕之稅不過此）以豐財也公羊傳曰譏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非責也吏田畯也言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民勤私也）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悉謂盡其力）

魯成公元年作丘甲左氏傳曰爲齊難故

魯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不聽國語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言無軍旅則不征鰥寡孤疾之賦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此有軍旅之歲所征缶庾也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二百四十斗四秉曰筥十筥曰稯稯六百四十斛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公又問於孔子孔子曰薄賦斂則人富公曰若是寡人貧矣對曰豈弟君子人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貧也　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譬如彼治冶令大則薄令小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傅　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畮治田勤則畮益三升臣瓚曰當言三斗謂治田勤則畝加三斗也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矣

通典秦孝公任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間國富兵强天

下無敵

通考　朱子開阡陌辯曰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之意皆以開爲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故白居易云人稀土曠者宜修阡陌戶繁鄉狹者則復井田蓋亦以阡陌爲秦制井田爲古法此恐皆未得其事之實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爲田閒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縱橫以通人物之往來卽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則當以後說爲正蓋陌之爲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閒百畝洫閒百夫而徑涂爲陌矣阡之爲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閒千畝澮閒千夫而畛道爲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橫從而得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虛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則其歸授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卽爲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絶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爲田而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爲計正與楊炎疾浮戶之弊而遂破租庸以爲兩稅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云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詳味其言則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制矣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姦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以是數者合而證之其理可見而蔡澤之言尤爲明白且先王疆理天下均以予民故其田閒之道有經有緯不得無法若秦旣除井授之制矣則隨地爲田隨田爲格

尖斜屈曲無所不可又何必取其東西南北之正以爲阡陌而後可以通往來哉此又以物情事理推之而益見其說之無疑者或乃以漢世獨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於秦之所置殊不知秦之所開亦其曠僻而非通路者耳若其適當衝要而便於往來則亦豈得而盡廢之哉但必稍侵削之不復使如先王之舊耳或者又以董仲舒言富者連阡陌而請限民名田疑田制之壞由於阡陌此亦非也蓋曰富者一家兼有千夫百夫之田耳至於所謂商賈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亦以千夫百夫之收而言蓋當是時去古未遠此名尚在而遺跡猶有可考者顧一時君臣乃不能推尋講究而修復之耳豈不可惜也哉

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

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漢興循而未改

漢興天下既定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 惠帝即位減田租復十五稅一

通典漢孝文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遊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幾近）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今敺人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伎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帝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詔曰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也晁錯復說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食讀曰飼）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

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農桑薄稅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價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帝從之其後務敦農本倉廩充實孝景元年制曰閒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地磽陿無所農桑繫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後元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孝武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仲舒又說上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然後可善治也竟不能用元狩三年遣謁者勸種宿麥舉吏人能假貸貧人者以名聞及末年帝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晦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耔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為法意狀）民或苦少牛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犂率多

人者田曰三十畮少者十三畮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壖(而緣反)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畮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又敎邊郡及居延城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孝昭時流民稍還田野墾闢頗有畜積

通考昭帝始元元年詔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始元六年令民得以律占租(武帝時賦斂煩多律外而取之今始復舊)　元鳳二年令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謂聽以菽粟當錢物也)

宣帝本始元年鳳凰集膠東千乘赦天下租稅勿收　三年詔郡國傷旱甚者民毋出租賦　四年詔被地震傷壞甚者勿收租賦　元康二年詔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神爵元年上行幸甘泉河東行所過毋出田租　甘露二年鳳凰集新蔡毋出今年租

通典孝元初元元年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

建昭五年詔曰方春農桑興百姓勠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按小罪徵召證按與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敕之孝成帝之時張禹占鄭白之渠四百餘頃他人兼并者類此而人彌困

通考孝成帝時張禹占鄭白之渠四百餘頃他人兼并者類此而人彌困孝哀即位師丹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周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兼并之害故不爲民田及奴婢爲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逾困蓋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所以可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爲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爲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

通典陽朔四年正月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爲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先帝劭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間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趨末者衆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

書不云乎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其勗之哉孝哀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爲民田及奴婢爲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逾困蓋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爲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爲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　鴻嘉四年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收租賦

哀帝即位令水所傷縣邑及他國郡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十萬皆無出今年租賦　孝平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二年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蓋紀漢盛時之數

平帝元始二年天下民貲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收租稅　漢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提封者大舉其封疆也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陵澤羣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漢極盛矣

通考　王莽篡位下令曰古者設井田則國給人富而頌聲作秦爲無道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而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其分其所收假如貧人賃富人之田劫者富人劫奪其稅欺凌之也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富者驕而爲邪貧者窮而爲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過八而田滿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緣爲姦天下謷謷然陷刑者衆後三歲莽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勿拘以法然刑罰深刻他政誖亂用度不足數賦橫斂民愈貧困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至光武建武二年野穀旅生麻菽尤盛野蠶成繭被於山阜人收其利至五年野穀漸少田畝益廣焉　建武六年十二月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而稅一如舊制

通志後漢之初百姓虛耗率土遺黎十纔一二光武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覆墾田頃畝及戸口年紀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

通考章帝建初三年詔度田為三品秦彭為山陽太守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頒令三府並下州縣詔以布帛為租　時穀貴縣官給用不足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從之

和帝永興元年墾田七百三十二萬一百七十頃八十畝百四十步

安帝延光四年墾田六百九十四萬二千八百九十二頃三十三畝八十五步　元初元年詔除三輔三歲田租更賦口算

通典順帝建康元年定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九十四步（據建康元年戸九百九十四萬六千九百九十每戸合得田七十畝有奇）荀悅論曰昔文帝十三年六月詔除人田租且古者十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富強人占田逾多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而人輸豪強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以惠不下通而威福分於豪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也孝武皇帝時董仲舒嘗言宜限人占田至哀帝時乃限人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難施行然三十頃又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不宜於人眾之時田廣人寡苟為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眾土田布列在豪強卒而革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人眾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之立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紀綱大略其致一也崔寔政論曰昔聖人分口耕耦地各相副適使人饑飽不變勞逸齊均富者不足僭差貧者無所企慕始暴秦隳壞法度制人之財既無紀綱而乃尊獎并兼之人烏氏以牧豎致財寵比諸侯寡婦清以攻丹殖業禮以國賓於是巧猾之萌遂肆其意上家累鉅億之貲斥地侔封君之土行苞苴以亂執政養劍客以

威黔首專殺不辜號無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擬人主故下戶踦䮰無所跱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帥妻孥爲之服役故富者席餘而日熾貧者躡短而歲踧歷代爲虜猶不贍於衣食生有終身之勤死有暴骨之憂歲小不登流離溝壑嫁妻賣子其所以傷心腐藏失生人之樂者蓋不可勝陳故古有移人通財以贍蒸黎今青徐兗冀後漢青州今北海濟南淄川東萊東牟高密平原等郡地徐州今東海瑯琊彭城臨淮廣陵等郡地兗州今陳留靈昌濮陽東平濟陽濟陰魯等郡地冀州今魏郡鄴郡鉅鹿清河常山趙郡博陵信都景城等郡地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涼州今安定彭原之北天水隴西並其地幽州今上谷范陽之北東至遼東並其地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悉不肯墾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飢餒無適樂土之慮故人之爲言瞑也謂瞑瞑無所知猶羣羊聚畜須主者牧養處置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丁耗減是以景帝六年詔郡國令人得去磽狹就寬肥至武帝遂徙關東貧人於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隴西今隴西天水金城會寧安鄉等郡地北地今安定彭原安化平原靈武五原等郡地西河今銀川新秦西河昌化等郡地上郡今延安咸寧洛交中部等郡地會稽今浙江東晉陵郡以東直至信安永嘉郡地凡七十二萬五千口後加徙猾吏於關內今宜復遵故事徙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草闢土振人之術也仲長統昌言曰遠州縣界至數千而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代俗安土有死無去君長不使誰能自往緣邊之地亦可因罪徙人便以守禦

通考沖帝永嘉元年墾田六百九十五萬七千六百七十六頃二十畝百有八步

質帝本初元年墾田六百九十三萬一百二十三頃三十八畝

桓帝延熹八年初令郡國有田者畝稅斂錢畝十錢也

靈帝中平二年稅天下田畝十錢又名修宮錢

通典晉武帝泰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巡幸帝從之苞旣明勸課百姓安之平吳之後有司奏王公以國爲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之處近郊有芻槀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宅一處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其官第一品五十頃每品減五頃以爲差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代宗室國主

先賢之後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爲衣食客及佃客量給官品以爲差降（自西晉則有蔭客之制至東晉其數更加具賦稅上篇）

通志平吳之後有司奏王公以國爲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未暇作䣊當使城中有往來之處近郊有芻藁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宅一處近郊日大國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

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其官第一品五十頃每品減五頃以爲差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代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爲衣食客及佃客量其官品以爲差降

通考元帝爲晉王課督農功詔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其非宿衛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卽以爲廩

太興元年詔曰徐揚二州土宜三麥可督令熯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繼新故之交相以周濟所益甚大　後軍將軍應詹表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而軍興已來征戰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既已殷廣下及工商流寓童僕不親農桑而游食者以十萬計不思開立美利而望國足人給豈不難哉閒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已還反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爲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盈庾溢可計日而待也

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是後頻年水旱田稅不至咸康初算田稅米空懸五十餘萬斛尚書諸曹以下免官

哀帝卽位乃減田租畝收二升

孝武帝太元二年除度定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身之役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

宋文帝元嘉中始興太守徐豁上言武吏年滿十六課米六十斛

通典孝武帝大明初羊希爲尚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熂山封水保爲家利自頃以來頹弛日甚富强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實害理之深弊請損益舊條更申恆制有司檢壬辰詔書擅占山澤强盜律論贓一貫以下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

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怨嗟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恆熂爈種竹木薪果為林仍及陂湖江海魚梁鰌鮆恆加工修作者聽不追舊官品第一第二品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與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貲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論除晉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時山陰縣人多田少孔靈符表請徙無貲之家於餘姚鄮鄞三縣墾開湖田帝令公卿博議咸曰夫訓農修政有國所同土著之人習翫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徙居他縣尋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為無處又緣湖居人魚鴨為業小人習始既難勸之未易遠廢之疇方翦荆棘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貲從粗立徐行無晚帝違眾議徙人並成良業

通考齊高帝初竟陵王子良上表言宋武帝時遣臺使督郡縣或尺布之逋曲以當疋百錢餘稅且增為千故下賓作尚友寄繫東冶百姓駭迫不堪其命恣意贓賄無人敢言貪薄禮輕郎生謗讟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明下符旨審定期限如有違越隨事糾坐則政有恒典人無怨咨　自東晉寓居江左百姓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貲諸蠻陬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財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恒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為徵賦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者為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唯所輸終優於正課焉都下人多為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

通典後魏明帝永興中頻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於是分簡尤貧者就食山東敕有司勸課田農曰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凡庶人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死無椁不蠶者衣無帛不績者喪無縗教行三農生殖九穀自是人皆力勤歲數豐穰畜牧滋息太武帝初為太子監國曾令有司課畿內之人使無牛家以人牛力相貿墾殖鋤耨其有牛家與無牛家一人種田二十畝償以耘鋤功七畝如是為差至與老小無牛家種田七畝老小者償以

鋤功二畝皆以五口下貧家爲率各列家别口數所種頃畝明立簿目所種者於地首標題姓名以辨播殖之功

通志文帝時李安世上疏曰臣聞量民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致理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使土不曠功人罔遊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代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涼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彊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羣證雖多莫可取據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欲令家豐人給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帝深納之均田之制起於此矣

通典太和元年三月詔曰去年牛疫死太半今東作既興人須肆業有牛者加勤於常歲無牛者倍傭於餘年一夫制理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時李安世上疏曰臣聞量人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致理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使土不曠功人罔遊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竊見州郡之人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代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涼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彊宗豪族肆其侵淩遠認晉魏之家近因親舊之驗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羣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人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於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詐之人絕於覬覦守分之士免於淩奪帝深納之均田之制起於此矣九年下詔均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不栽樹者謂之露田）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

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爲代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殘疾無受田者年十一以上及癈疾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受婦田諸還受人田恆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人種蒔後有來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授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爲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爲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爲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恆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田放此爲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人之官各隨匠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職分田起於此

通考孝明孝昌二年冬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貸公田者畝一斗

莊帝即位因人貧富爲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

靜帝天平初諸州調絹不依舊式興和三年各班海內悉以四十尺爲度天下利焉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穀斛至九錢法網寬弛百姓多離舊居闕於徭賦矣

通典北齊給授田令仍依魏朝每年十月普令轉授成丁而授丁老而退不聽賣易文宣帝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寬鄉以處之

通考武成帝河淸三年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方之外三十里內爲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戶執事官一品以下逮于羽林虎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

一品以下羽林虎賁以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爲永業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上至庶人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者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牛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爲桑田其田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之法關東風俗傳曰其時彊弱相凌恃勢侵奪富有連畛亘陌貧無立錐之地昔漢氏募民徙田恐遺墾課令就良美而齊氏全無斟酌雖有當年權格時暫施行爭地文案有三十年不了者此由授受無法者也

通考 時定令率人一牀調絹一疋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準良人之半牛調二丈墾租一斗義米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墾租皆依貧富爲三梟其賦稅常調則少者直出上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上梟輸遠處中梟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三年一授租入臺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人欲輸錢者準上絹收錢武平之後權幸賜予無限乃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

後周文帝霸政之初創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以上宅四畝口五以上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　周制司賦掌賦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與輕疾者皆賦之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艱凶札則不徵其賦

通典 隋文帝令自諸王以下至於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百頃少者至三十頃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田宅率三口給一畝京官又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至五品則爲田三頃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爲差至九品爲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用開皇九年任墾田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隋開皇中戶總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按定墾之數每戶合墾田二頃餘也）開皇十二年文帝以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寬鄉帝乃發使四方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

老小又少焉

通考　煬帝卽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其後將事遼碣增置軍府掃地爲兵租賦之入益減征伐巡幸無時休息天下怨叛以至於亡

通典　唐武德二年制每丁租二石絹二疋綿三兩自茲之外不得橫有調斂　武德六年令天下戶量其貲產定爲三等至九年詔天下戶三等未盡升降宜爲九等七年始定均田賦稅凡天下丁男十八以上者給田一頃篤疾廢疾給田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若爲戶者加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爲永業其餘爲口分永業之田樹以榆桑棗及所宜之木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薄厚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田鄉有餘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比州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石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綾絁各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二兩輸布者麻三斤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租調皆免通正役並不過五十日（免課役及課戶見復除門）若嶺南諸州則稅米上戶一石二斗次戶八斗下戶六斗夷獠之戶皆從半輸蕃人內附者上戶丁稅錢十文次戶五文下戶免之附經二年者上戶丁輸羊二口次戶一口下戶三戶共一口凡水旱蟲蝗爲災十分損四分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租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

元宗開元八年頒庸調法於天下是時天下戶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獻策括籍外羨田逃戶自占者給復五年每丁稅錢千五百以攝御史分行括實陽翟尉皇甫憬上書言其不可帝方任融乃貶憬爲盈川尉諸道所括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希旨張虛數以正田爲羨編戶爲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

開元十六年詔每三歲以九等定籍先是揚州租調以錢嶺南以米安南以絲益州以羅紬綾絹供春綵因詔江南以布代租凡庸調租資課皆任土所宜以江淮轉輸有河洛之艱而關中蠶桑少菽麥常賤乃命庸調資課皆以米凶年樂輸布絹者從之河南北不通運州租皆以絹代關中庸課詔度支減轉運

通典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自秦漢以降即二百四十步爲畝非獨始於國家蓋具令文耳國家程式雖則具存今所在纂錄不可悉載但取其朝夕要切冀易精詳乃臨事不惑）丁男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給老男篤疾廢疾各給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各給口分田三十畝先永業者通充口分之數黃小中丁男子及老男篤疾廢疾寡妻妾當戶者各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二十畝應給寬鄉並依所定數若狹鄉所受者減寬鄉口分之半其給口分田者易田則倍給（寬鄉三易以上者仍依鄉法易給）其永業田親王百頃職事官正一品六十頃郡王及職事官從一品各五十頃國公若職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頃郡公若職事官從二品各三十五頃縣公若職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頃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頃侯若職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頃伯若職事官從四品各十頃子若職事官正五品各八頃男若職事官從五品各五頃上柱國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尉飛騎尉各八十畝雲騎尉武騎尉各六十畝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職事給兼有官爵及勳俱應給者唯從多不並給若當家口分之外先有地非狹鄉者並即迴受有賸追收不足者更給諸永業田皆傳子孫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孫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每畝課種桑五十根以上榆棗各十根以上三年種畢鄉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樹充所給五品以上永業田皆不得狹鄉受任於寬鄉隔越射無主荒地充（即買蔭賜田充者雖狹鄉亦聽）其六品以下永業即聽本鄉取還公田充願於寬鄉取者亦聽應賜人田非指的處所者不得狹鄉給其應給永業人若官爵之內有解免者從所解者追（即解免不盡者隨所除品追）其除名者依口分例給自外及有賜田者並追若當家之內有官爵及少口分應受者並聽迴給有賸追收其因官爵應得永業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子孫不合追請也

諸襲爵者唯得承父祖永業不合別請若父祖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減始受封者之半給其州縣界內所有部受田悉足者爲寬鄉不足者爲狹鄉請狹鄉田不足者聽於寬鄉遙受應給園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給一畝每三口加一畝賤口五口給一畝每五口加一畝並不入永業口分之限其京城及州郡縣郭下園宅不在此例諸京官文武職事職分田一品一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十畝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二頃並去京城百里內給其京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人職分田亦準此即百里外給者亦聽諸州及都

護府親王府官人職分田二品一十二頃三品一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京畿縣亦準此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十畝鎮戍關津岳瀆及在外監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十畝七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五十畝三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各六頃中府五頃五十畝下府及郎將各五頃上府果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十畝下府三頃上府長史別將各三頃中府下府各二頃五十畝親王府典軍五頃五十畝副典軍四頃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各三頃親王府文武官隨府出藩者於在所處給諸軍上折衝府兵曹二頃中府下府各一頃五十畝其外軍校尉一頃二十畝旅師一頃隊正副各八十畝皆於領所州縣界內給其校尉以下在本縣及去家百里內領者不給諸驛封田皆隨近給每馬一匹給地四十畝若驛側有牧馬之處匹各減五畝其傳送馬每匹給田二十畝諸庶人有身死家貧無以供葬者聽賣永業田即流移者亦如之樂遷就寬鄉者并聽賣口分賣充住宅邸店碾磑者雖非樂遷亦聽私賣諸買地者不得過本制雖居狹鄉亦聽依寬制其賣者不得更請凡賣買皆須經所部官司申牒年終彼此除附若無文牒輒賣買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諸以工商爲業者永業口分田各減半給之在狹鄉者並不給諸因王事沒落外藩不還有親屬同居其身分之地六年乃追身還之日隨便先給即身死王事者其子孫雖未成丁身分地勿追其因戰傷及篤疾廢疾者亦不追減聽終其身也諸田不得貼賃及質違者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若從遠役外任無人守業者聽貼賃及質其官人永業田及賜田欲賣及貼賃者皆不在禁限諸給口分田務從便近不得隔越若因州縣改易隸地入他境及犬牙相接者聽依舊受其城居之人本縣無田者聽隔縣受雖有此制開元之季天寶以來法令弛壞兼并之弊有踰於漢成哀之閒又田令在京諸司及天下府州縣兼折衝府鎮戍關津嶽瀆等公廨田職分田各有差諸職分陸田限三月三十日稻田限四月三十日以前上者並入後人以後上者入前人其麥田以九月三十日爲限若前人自耕未種後人酬其功直已自種者准租分法其價六斗以下者依舊定以上者不得過六斗並取情願不得抑配親王出藩者給地一頃作園若城內無可開拓者於近城便給如無官田取百姓地充其地給好地替天寶中應受田一千四百三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十三畝按十四年有戶八百九十萬餘計定墾之數每戶合一頃六十餘畝至建中初分遣黜陟使按比墾田田數都得百十餘萬頃

通志天寶五載詔貧不能自濟者每鄉免三十丁租庸

天寶中應受田一千四百三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十三畝

代宗寶應元年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爲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十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林爲羣盜縣不能制盜袁晁起浙東攻陷諸郡衆近二十萬經二年李光弼討平之

廣德元年詔一戶三丁者免一丁庸稅地稅依舊凡畝稅二升男子二十五爲成丁五十五爲老以優民

通典廣德二年敕如有浮客願編附請射逃人物業者便准式據丁口給授如二年以上種植家業成者雖本主到不在卻還限任別給授

通考天歷元年詔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市輕貨給百官手力課以國用急不及秋苗方青則徵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畝二十通名青苗錢　又詔上都秋稅分二等上等畝稅一斗下等六升荒田畝稅二升五年始定法夏上田畝稅六升下田畝四升秋上田畝稅五升下田畝三升荒田如此青苗錢畝加一倍而地頭錢不在焉大歷四年敕天下及王公以下今後宜準度支長行旨條每年稅錢上上戶四千文上中戶三千五百上下戶三千中上戶二千五百中中戶二千中下戶千五百下上戶一千下中戶七百下下戶五百文其見任官一品準上上戶稅九品準下下戶稅餘品並準此依戶等稅若一戶數處任官亦每處依品納稅其內外官仍據正員及占額內闕者稅其試及同正員文武官不在稅限百姓有邸店行鋪及爐冶應準式合加本戶二等稅者依此稅數勘責徵納其寄莊戶準舊例從八等戶稅寄住戶從九等戶稅比類百姓事從不均宜遞加一等稅其諸色浮客及權時寄住田者無問有官無官亦在所爲兩等收稅稍殷有者準八等戶稅餘準九等戶稅如數處有莊田亦每處稅諸道將士莊田既緣防禦勤勞不可同百姓例並從九等輸稅

德宗時楊炎爲相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凡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

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以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數爲定而均收之遣黜陟使按諸道丁產等級免鰥寡惸獨不濟者敢加斂以枉法論舊制三百八十萬五千使者按得主戶三百八十萬客戶三十萬天下之民不土斷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虛實歲斂錢二千五十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五十餘萬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天下便之　建中三年詔增天下稅錢每緡二百朱滔王武俊田悅合縱而叛國用不給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增其本道稅

續通典貞元四年兩稅之法久而生弊帝以問宰相陸贄贄上疏言其甚害者大畧有六因及授田之制疏曰古者百畝地號一夫蓋一夫授田不得過百畝欲使人不廢業田無曠耕今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强家爲其私屬終歲服勞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而私家取租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穡者安得足食宜爲占田條限裁租價損有餘優不足此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論者以爲切於唐末田制之弊

通考八年劒南節度使韋臯又增稅十二以增給官吏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旣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絹疋爲錢三千二百其後一疋爲錢一千六百輸一者過二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折本價爲虛估給之而繆以濫惡督州縣剝價謂之增納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微文比大歷之數再倍又癘疫水旱戶口減耗刺史析戶張虛數以寬責逃死闕稅取於居者一室空而四鄰亦盡戶版不緝無浮游之禁州縣行小惠以傾誘鄰境新收者優假之唯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至穆宗時四十年當時爲絹二疋半者爲八疋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帝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革其弊議者多請重挾銅之律戶部尚書楊於陵言大歷以前淄青太原魏博雜鈆鐵以通時用嶺南雜以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泉貨故錢不足今宜使天下兩稅榷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則人寬於所求然後出內府之積收市廛之滯廣山鑄之數限邊裔之出禁私家之積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相善其議由是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纊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惟鹽酒本以榷率計錢與兩稅異不可去錢

續通典穆宗長慶元年敕節文應諸道管內百姓或因水旱兵荒流離死絕見在桑產如無親承佃委本道觀察使於官健中取無莊田有人丁者據多少給付便與公驗任充永業不得令有力職掌人妄為請射其官健仍借種糧放三年租稅

通考會昌元年勑今後州縣所徵科斛斗一切依額為定不得隨年檢責數外加有荒閑陂澤山原百姓有人力能墾闢耕種州縣不得輒問所收苗子五年不在稅限五年之外依例納稅於一鄉之中先填貧戶欠闕如無欠闕則均減眾戶合徵斛斗但令不失元額不得隨田加率仍委本道觀察使每年收成之時具管內墾田頃畝及合徵科斗數分析聞奏數外有剩納人戶斛斗刺史以下重加懲貶　大中二年制諸州府縣等納稅祇合先差優長戶車牛近者多是權要富豪悉請留縣輸納致使貧單之人卻須雇腳搬載令後其留縣並須先饒貧下不支濟戶如有違越官吏重加科殿　四年制百姓兩稅之外不許分外更有差率委御史臺糾察其所徵兩稅疋段等物並留州留使錢物納疋段虛實估價及見錢從前皆有定制如聞近日或有於虛估疋段數內實徵估物及其間分數亦不盡依敕條宜委長吏郡守如有違越必議科懲又青苗兩稅本繫田土地既屬人稅合隨去從前敕令累有申明豪富之家尚不恭守以後州縣覺察如有此比須議痛懲地勒還主不理價直

通典懿宗咸通十一年敕諸道州府百姓承佃逃亡田地如已經五年須準承前赦文便為佃主不在論理之限仍令所司准此處分

通考光啟三年張全義為河南尹初東都經黃巢之亂遺民聚為三城以相保繼以秦宗權孫儒殘暴僅存壞垣而已全義初至白骨蔽地荊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麾下纔百餘人乃於麾下選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將人給一旗一榜於舊十八縣中令招農戶自耕種流民漸歸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副民之來者綏撫之除殺人者死餘但加杖無重刑無租稅歸者漸眾又選諳書計者十八人命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戶至數千於農隙選壯者教之戰陣以禦寇盜闕市之賦迨於無籍刑寬事簡遠近趨之如市五年之後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其勝兵大縣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全義明察人不能欺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

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眾杖之或訴以乏人牛則召鄰里責之曰彼誠乏人牛何不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有積蓄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

昭宗末諸道多不上供惟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與其弟荊南留後匡明委輸不絕詳見國用門

後唐莊宗即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者而租庸使孔謙悉違詔督理更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廨錢天下怨苦民多流亡租稅日少　同光三年敕魏府小菉豆稅每畝減收三升城內店宅園圃比來無稅頭因偽命遂有配征後來以所徵物色添助軍裝衣賜將令通濟宜示矜蠲令據緊慢去處於見輸稅絲上每兩作三等酌量納錢貴與充本迴圖收市軍裝衣賜其絲永與除放

明宗天成元年赦節文應納夏秋稅子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祇納正稅數不量省耗　二年敕率士黎甿並輸王稅逐年生計祇在春時深慮所在之方無知之輩不自增修產業輒便攪擾鄉鄰旣撓公門須嚴定制自今後凡關論認桑土二月一日後州縣不得受狀十月務開方許論對準格據理斷割　三年敕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縣村人戶自今年七月後於夏秋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五文足陌

續通典四年詔曰今年夏苗委人戶自供手狀具頃畝多少仍以五家為保委無隱漏攢連手狀送于本州本州具帳送省州縣不得差人檢括如或人戶隱欺許令保內陳告其田並令倍長興二年敕凡置營田比召浮客若取編戶實紊常規如有係稅之人宜令卻還本縣應三京諸道營田祇耕佃無主荒田及召浮客此後若敢違越其官吏及投名稅戶當行重斷愍帝

通考長興二年人戶每田畝納農器錢一文五分　四年五月五日戶部奏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逐年所徵夏秋稅租兼鹽麴折徵諸般錢穀等起徵條流如後　四十七處節候常早大小麥麴麥豌豆五月十五日起徵八月一日納足正稅疋帛錢鞋地頭權麴蠶鹽及諸色折科六月五日起徵至八月二十日納足河南府華州耀陝絳鄭孟懷陳齊棣延兗沂徐宿汝申安滑濮澶襄均房雍許邢洺磁唐隋郢蔡同鄆魏汴潁復鄜宋亳蒲等州　二

十三處節候差晚隨本處與立兩等期限　一十六處校晚大小麥麵麥豌豆六月一日起徵至八月十五日納足正稅疋帛錢鞋地頭權麴蠶鹽及諸色折科六月十日起徵至八月二十五日納足幽定鎮滄晉隰慈密青鄆淄萊邠寧慶衍　七處節候尤晚大小麥豌豆六月十日起徵至九月納足正稅疋帛錢鞋地權麴錢等六月二十日起徵九月納足并潞澤應威塞軍大同軍振武軍　其月勅百姓今年夏苗委人戶自供通手狀其頃畝多少五家爲保委無隱漏攢連狀送本州具帳送省州縣不得差人檢括如人隱欺許令陳告其田並令倍徵　九年勅天下州府受納稈草每束約一文足一百束納枸子四莖充積年供使棗鍼一莖充稕場院其草并柴蒿一束其納絹絁布綾羅每疋納錢十二文足絲綿紬線麻皮等每一十兩納耗半兩鞋每量納錢一文足見錢每貫納七文足省庫收納上件錢物元條流見錢每貫納二文足絲綿納子每一百兩納耗一兩其諸色疋段並無加耗二年勅今後諸州府所納稈草每二十束別納加耗一束充場司耗折

潞王清泰元年劉昫命判官鉤考窮覈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徵責包取故存之昫具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允極言其便乃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虛煩簿籍咸蠲免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悉怨之

續通典晉高祖天福二年以杜筵策言荒田一任百姓開種三年檢照所開種頃畝多少量納一半租稅敕曰闞彼汙萊期于富庶方當開創正切施行往日雖曾指揮漸恐廢墮當在申於勸誘期其樂於豐穰宜令逐處長吏徧下管內應是荒田有主者一任本主開耕無主者一任百姓請射佃蒔三年內並不在收稅之限

通考晉天福四年敕應諸道節度使刺史不得擅加賦役及於縣邑別立監徵所納田租委人戶自量自槩

周廣順二年敕約每歲民間所收牛皮三分減二計田十頃稅取一皮餘聽民自用及買賣惟禁賣於鄰國先是兵興以來禁民私賣牛皮悉令輸國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償以鹽晉天福中幷鹽不給漢法犯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間日用實不可無帝素知其弊至是李穀建議均於田畝公私便之

續通典周太祖廣順二年敕應諸處戶部營田人戶租稅課利除京兆府莊宅務贍軍國外其餘並割屬州縣所

徵租稅課利官中祗管戶部營田舊徵課額其戶部營田職員一切停廢其客戶元佃係省莊田桑土舍宇便令充爲永業自立戶名仍具元佃動用實數陳狀縣司給與憑由仍放下戶三年差遣若不願立戶名許召主卻佃不得有失元額租課其車牛動用屋舍樹木亦各宜賜敕逃戶莊田許人請射承佃供納租稅如三周年內本戶來歸業者桑土不以荒熟幷莊園交還一半其承佃戶自出力葢造屋舍及栽種樹木園圃並不在交還之限如五周年後歸業者莊田除本戶墳塋不在交付如有荒廢桑土承佃戶自來無力佃蒔祗仰交割與歸業戶佃蒔其近北諸州限番人戶來歸業者五周年內三分交還二分十周年內還一半十五周年內三分還一分此外不在交還之限五年七月上將均定天下民租（均田之名始見漢書王嘉傳注孟康曰自公卿以下至於吏民名曰均田皆有頃數）詔曰朕以寰宇雖安烝民未泰當乙夜觀書之際校前賢阜俗之方近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較當時之利病曲盡其情俾一境之生靈咸受其賜傳於方册可得披尋因令製素成圖直書其事庶公卿觀覽觸目驚心利國便民無亂條制背經合道盡繫變通但要適宜所冀濟務繫乃勛舊共庇黎元今賜元稹所奏均田及圖一面至可領也十月賜諸道均田詔曰朕以干戈旣弭言念地征罕臻藝極須議並行均定所議冀永適重輕卿受任方隅深窮治本必能副寡昧平分之意察鄉閭致弊之源明示條章用分寄任竚令集事允屬推公今差使臣往彼檢括餘從別敕乃命左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于諸州檢定民租

通考 三年宣三司指揮諸道州府今後夏稅以六月一日起徵秋稅至十月一日起徵永爲定例　又敕舊制織造絁紬絹布綾羅錦綺紗縠等幅闊二尺起來年後並須及二尺五分宜令諸道州府來年所納官絹每匹須及十二兩其絁紬只要夾密停勻不定斤兩其納官紬絹依舊長四十二尺

顯德四年敕節文諸道州府所管屬縣每年夏稅徵科了畢多是卻追縣典上州會末文鈔因茲科配斂掠宜令今後科徵了足日仰本州但取倉場庫務納欠文鈔如無異同不在更追官典諸道州官管內縣鎭每有追催公事自前多差衙前使院職員及散從步奏官今後如是常程追催公事祗令府望知後承受遞送不得更差專人若要切公事及軍期不在此限

顯德五年賜諸道均田詔曰朕以干戈既弭寰海漸寧言念地征罕臻藝極須議並行均定所冀求適輕重卿受任方隅深窮治本必能副寡昧平分之意察鄉閭致弊之源明示條章用分寄任竚聆集事允屬惟公乃命左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使諸州檢定民租

九通分類總纂

吳縣汪鍾霖甘卿甫纂校

賦貢類四

歷代田制下

通考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遣使度民田周末遣使度田不實至是上精擇其人仍加戒飭未幾館陶令坐括田不實杖流海島人始知畏遣使監輸民租懲五代藩鎮重斂之弊閻式等坐監輸增羨貶杖常盈倉吏以多入民租棄市建隆四年詔令逐縣每年造形勢門內戶夏秋稅數文帳內頑滑逋欠者須於限內前半月了足詔諸州勿得追縣吏會末令諸州受民租籍不得稱分毫合勺銖釐絲忽錢必成文絹帛成尺粟成升絲綿成兩薪蒿成束金銀成錢詔曰自頃兵荒人民流徙州縣未嘗檢覆親鄰代輸其租自今民有逃亡者本州具戶籍頃畝以聞即檢視之乾德四年詔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倘規致於羨餘必深務於掊克知光化軍張全操上言三司令諸處倉場主吏有羨餘粟及萬石芻五萬束以上者上其名請行賞典此苟非倍納民租私減軍食何以致之宜追寢其事勿須行除官所定正耗外嚴加止絕　開寶三年詔諸州府兩稅所科物非土地所宜者不得抑配六年詔諸倉場受納所收頭子錢一半納官一半公用令監司與知州通判同支使頭子錢納官始於此八年詔今後民輸稅紬絹不滿匹者許計丈尺納價錢毋得以三戶五戶聚合成匹送納煩擾三月詔曰中國每租二十石輸牛革一準千錢西川尚存僞制牛驢死者革盡輸官宜蠲去之每民租二百石輸牛革一準錢千五百太平興國二年江南西路轉運使上言諸州蠶桑素少而金價頗低今折稅絹估小而傷民金估高而傷金金上等舊估兩十千今請估八千絹上等舊估匹一千今請估一千三百餘以次增損從之端拱元年詔納二稅於各路元限外可並加一月限元限見後唐天成年或值閏月其田蠶亦有早晚令有司臨時奏裁納租官吏以限外欠數差定其罰

續通典端拱二年詔興置方田命知定州張永德等各兼方田都總管詔諭邊將令緣邊作方田量地里遠近列置寨柵以爲戰守之備至道元年詔曰近歲以來天災相繼民多轉徙田卒汙萊招誘雖勤逋逃未復宜申勸課

之旨更示蠲復之恩應州縣曠土並許民佃爲永業仍蠲三歲租三歲外輸二分之一州縣官吏勸民墾田之數悉書於印紙以示旌賞二年陳靖言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委農官勘驗以給授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差役其田制爲三品以膏沃而無水旱之患者爲上品雖沃壤而有水旱之患埆瘠而無水旱之慮者爲中品既埆瘠復患於水旱者爲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三一家有三丁者請加授田如丁數五丁者從三丁之制七丁者給五丁十丁給七丁至二十三十丁者以十丁爲限若寬鄉田多即委農官裁奪以賦之其室廬蔬韭及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戶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者七十畝三丁者五十畝不及三丁者三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其課詔以靖爲京西勸農使按行陳許蔡潁襄鄧唐汝等州勸農墾田以皇甫選何亮副之選亮言功難成願罷之事遂寢

通考淳化元年詔江南兩浙承僞制重賦流亡田廢者宜令諸州籍頃畝之數均其賦減十分之三以爲定制召游民勸其耕種給復五年州縣厚慰撫之四年詔曰戶口之數悉載於版圖軍國所資咸出於租調近年賦稅減耗簿書糾紛州縣之吏非其人土地之宜不盡出小民因以多辟下吏緣而爲姦乃有匿比舍而稱逃亡挾他名而冒耕墾征役不均於苦樂收斂未適於輕重宜示詢求以究情僞令諸路知州通判限詔到具如何均平賦稅招輯流亡惠卹鰥窮窒塞姦倖及民間未便等事限一月附疾置以聞五年宋亳諸州牛多死官借錢令市牛有太子中允武允成獻踏犂不用牛以人力運之詔依其制造成以給民甚賴之五月詔曰作坊工官造弓弩用牛筋歲取於民吏督甚急或殺耕牛供官非務農重穀之意自今後官造弓弩其縱理用牛筋他悉以馬筋代之至道元年除兗州歲課民輸黃蒚荆子茭芟十六萬四千八百圍因令諸道轉運使檢案部內無名配率如此類者以聞悉蠲之六月詔曰近歲以來天災相繼民多轉徙田卒汙萊招誘雖勤逋逃未復宜申勸課之旨更示蠲復之恩應州縣曠土並許民請佃爲永業仍蠲三歲租三歲外輸二分之一州縣官吏勸民墾田之數悉書於印紙以俟旌賞開封府言京畿十四縣自今年二月以前民逃者一萬二百八十五戶訪聞多有坐家申逃及買逃戶桑土不盡輸稅以本戶挾佃詭名妄破官租及侵耕冒佃近居逃佃妄稱逃戶并以己租妄保於逃舊者召設

中丞王用和等十四人分行檢覈限一月許其首露不復收所隱之稅詔下歸業者甚衆二年以陳靖爲勸農使靖時爲直史館上言曰謹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浙右隴蜀河東等處地里夐遠雖加勸督未能遽獲其利古者强榦弱枝之法必先富實於內今京畿周環三二十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纔一二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游惰逃亡既衆則賦稅歲減而國用不充斂收科率無所不行矣游惰既衆則地利歲削而民食不足寇盜殺傷無所不至矣臣望擇大臣一人有深識遠略者兼領大司農事典領於中又於郎官中選才智通明能撫字役衆者爲副執事於外皆自京東京西擇其膏腴未耕之處申以勸課臣又嘗奉使四方深見民田之利害汙萊極目膏腴坐廢亦加詢問頗得其由皆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租調寬以歲時然鄉縣之間擾之尤甚每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損益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亦既亡遯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或鄉官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茲浮蕩絕意歸耕如授臣斯任則望備以閑曠之田廣募游惰之輩誘之耕墾未計賦稅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耕桑之外更課令益種雜木蔬果孳畜羊犬雞豚給授桑土潛擬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逮於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饋之資咸俾經營並令條制俟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戀家懷土即計戶定征量田輸稅以司農新附之名籍合計府舊收之簿書斯實敦本化人之宏量也若民力有不足官借緡錢或以市餱糧或以營耕具凡此給受委於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直依時折估納之於倉以成數聞白戶部上覽之喜謂宰相曰靖此奏甚有理可舉而行之正朕之本意因召對獎諭令條對以聞靖又言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委農官勘驗以給授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差役其乏糧種耕牛者令司農以官錢給借其田驗肥瘠爲三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二其室廬蔬韭及桑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戶及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七十畝三丁五十畝二丁三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令常參官於幕職州縣中各舉所知一人堪任司農丞者分授諸州通判即領農田之務又慮司農官屬分下諸州或張皇紛擾其事難成望許臣領三五

官吏於近甸寬鄉設法招攜俟規畫旣定四方游民必盡麇至乃可推而行之呂端曰靖所立田制多改舊法又大費資用望以其狀付有司詳議乃詔鹽鐵使陳恕等共議請如靖之奏乃詔以靖爲勸農使按行陳許蔡潁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亮上言功難成願罷其事上志在勉農猶詔靖經度未幾三司以爲費官錢多萬一水旱恐逐散失其事遂寢

續通典檢校故事申定職田之制以官莊及遠年逃亡田充悉免租稅佃戶以浮客充所得課租均分如鄉原例州縣長吏給十之五自餘差給其兩京大藩府四十頃次藩鎭三十五頃防禦團練州三十頃中上刺史州二十頃下州及軍監十五頃邊遠小州上縣十頃中縣八頃下縣七頃轉運使副十頃兵馬都監押砦主釐務官錄事參軍判司等比通判幕職之數而均給之二年詔請佃荒田未定賦稅無田稅者方許請射係官荒土及遠年落業荒田候及五年官中依前敕於十分內定稅二分爲永額如現在莊田土窄願於側近請射及舊有莊產後來逃移已被別人請佃礙敕無路歸業者亦許請射六年靜戎軍王能言於軍城東新河之北開方田廣袤相去皆五尺深七尺以限隔戎馬仍以地圖來上帝以圖示宰臣李沆等對曰緣邊所開方田專委邊臣可以爲備乞與施行威虜順安軍亦宜興置從之

通考咸平六年廣西轉運使馮瓊上言廉橫賓白州民田雖耕墾未嘗輸送已命官檢括令盡出常租上曰遐方之人宜省徭賦亟命停罷大中祥符元年詔版籍之廣賦調方興尚慮有司有循舊式賚一時之經費俾鄰郡以均輸況稼穡之屢登宜庶民之從便宜蠲力役用示朝恩應諸路今年夏稅賦止於本州軍輸又詔河北罷兵其諸州賦稅止於本處送納詔夏稅諸州軍所納大小麥納外殘欠許以秋色斛斗折納四年詔諸州所須繁碎物折便以正稅折斛者皆罷大中祥符五年上以江淮兩浙路稍旱卽水田不登乃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爲種擇民田之高仰者蒔之蓋旱稻也內出種法令轉運司揭榜示民其稻比中國者穗長而無芒粒差小不擇地而生六年知濱州呂夷簡請免稅河北農器詔諸路農器悉免輸算天禧四年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爲勸農使使臣爲副使取民籍視其差等不如式者懲革之勸卹農民以時耕墾招集逃散檢括陷稅凡農田事

悉領焉自景德中置勸農之名然無職局至是始置局案鑄印給之天禧五年墾田五百二十四萬七千五百八十四頃三十二畝　大凡租稅有穀帛金鐵物產四類穀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麥四曰黍五曰穄六曰菽七曰雜子粟之品七曰粟小粟梁穀𪎭秫粟秫米黃米稻之品四秔米穤米水穀旱稻麥之品七曰小麥大麥青稞麥𪍿麥青麥白麥蕎麥黍之品三曰黍蜀黍稻黍穄之品三曰穄秫穄穈穄菽之品十六曰豌豆大豆小豆綠豆紅豆白豆青豆褐豆赤豆黃豆胡豆落豆元豆蓽豆巢豆雜豆雜子之品九曰脂麻㹀子稗子黃麻子蘇子苜蓿子萊子荏子草子　布帛絲綿之品十一曰羅二曰綾三曰絹四曰紗五曰絁六曰紬七曰雜折八曰絲線九曰綿十曰布葛金鐵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銀三曰鐵鑞四曰銅鐵錢物產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齒革翎毛三曰茶鹽四曰竹木麻草芻菜五曰果藥油紙薪炭漆蠟六曰雜物六畜之品三曰馬羊猪齒革翎毛之品七曰象牙虎皮鹿皮牛品五曰紫蘇菱紫草紅花雜草芻之品四曰草稻皮狨鵝翎雜翎竹之品四曰箭竹箭簳竹箬葉蘆蓆木之品三草𧃍曰桑橘楮皮麻之品五曰青麻白麻黃麻冬苧麻草之菱草油之品三曰大油桐油魚油紙之品五曰大灰紙三鈔紙芻紙小紙皮紙薪之品三曰木柴蒿柴草柴雜物之品十曰白膠香桐子麻鞋版瓦堵笪甕器苕帚麻翦藍澱草薦　至道末歲收穀三千一百七十萬七千餘石錢四百六十五萬六千餘貫絹一百六十二萬五千餘匹絁紬二十七萬三千餘匹布二十八萬二千餘匹絲線一百四十一萬餘兩綿五百一十七萬餘兩茶四十九萬餘斤芻茭三千餘萬圍蒿二百六十八萬餘圍薪二十八萬餘束炭五十三萬餘秤鵝翎雜翎六十二萬餘莖箭簳八十九萬餘隻黃鐵三十萬餘斤此皆踰十萬之數者他物不復紀天禧末所收穀增一百七萬五千餘石錢增二百七十萬八千餘貫絹減一萬餘匹絁紬減九萬二千餘匹絲線減五十萬五千餘兩布增五萬六千餘匹綿減一百一十七萬五千餘兩茶增一百一十七萬八千餘斤芻茭減一千一百萬五十餘圍蒿減一百萬餘圍炭減五十萬四千餘秤鵝翎雜翎增一十二萬九千餘莖箭簳增四十七萬餘隻黃鐵增五萬餘斤又鞋八十一萬六千餘量麻皮三十九萬七千餘斤鹽五十七萬七千餘石紙十二萬三千餘幅蘆蓆二十六萬餘張大率名物約此其折變及移輸比壤者視當時所須焉

歲時其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官莊屯田營田賦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是也曰雜變之賦牛革蠶鹽食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者是也曰丁口之賦計丁率米是也其輸有常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須則變而取之

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其輸之遲速視收成早暮而寬爲之期夏有至十月秋有至明年二月者所以紓民力也自祖宗承五代之亂王師所至首務去民疾苦無名苛細之斂剗革幾盡尺縑斗粟無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則蠲除倚閣殆無虛歲倚閣者後或歲凶亦輒蠲之而又田制不立畎畝轉易丁口隱漏兼并僞冒者未嘗考按故賦入之利視古爲薄丁謂嘗曰二十而稅一者有之三十而稅二者有之蓋謂此也

續通典乾興元年制衙前將吏各免戶役者除見莊業外不得更與買田土如違將所典買沒官其罷任前資官元無田者許置五頃爲限又敕應以田產虛立契典買於形勢戶下隱庇差役者命官使臣除名公人百姓決配又惟臣僚奏命官所置莊田定以三十頃爲限衙前將吏合免戶役者定以十五頃爲限所典買田只得於一州之內如祖父遷葬別有塋地者數外許更置墳地五頃

通考天聖初詔民流積十年者其田聽人耕三年而後收賦減舊額之半後又詔流民能自復者賦亦如之既而又與流民期百司復業蠲賦役五年減舊賦十之八期盡不至聽他人得耕

續通典明道二年劉平奏自邊吳淀望長城口東西不及五十里請引水植稻以開方田四面穿溝屈曲爲徑路纔令通步兵引曹鮑徐河及雞距泉分注溝中數載之後必有成績從之慶歷中詔限職田有司始申定其數凡大藩長吏三十頃通判八頃判官五頃幕職官四頃凡節鎮長吏十五頃通判七頃判官四頃幕職官三頃五十畝凡防團以下州軍長吏十頃通判六頃判官三頃五十畝幕職官三頃其餘軍監長吏七頃判官幕官並同防團以下州軍凡縣令萬戶以上六頃五千戶以上五頃不滿五千戶並四頃凡簿尉萬戶以上三頃五千戶以上二頃五十畝不滿五千戶二頃錄事參軍比本判官曹官比倚郭簿尉發運制置轉運使副武臣總管比節鎮長吏發運制置判官比大藩府通判安撫都監路分都監比節鎮通判大藩府都監比本府判官黃汴河許汝石塘河都大催綱比節鎮判官節鎮以下至軍監諸路走馬承受并砦主都同巡檢提舉捉賊提點馬監都大巡河不得過節鎮判官在州監當及催綱撥發巡捉私茶鹽賊盜駐泊捉賊不得過簿尉皇祐中帝聞天下廢田尚多民罕土著或棄田流徙爲閑民每下赦令輒以招輯流亡募人耕墾爲言民被災而流者又優其蠲復緩其期招之詔諸州長吏令佐

能勸民修陂池溝洫之久廢者及墾闢荒田增稅二十萬以上議賞監司能督責部吏經畫賞

通考治平中四百四十餘萬頃皇祐治平三司皆有會計錄其間相去不及二十年而墾田之數增倍以治平數視天禧則猶不及而敘治平錄者以爲此特計其賦租以知頃畝之數而賦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率而計之則天下墾田無慮三千餘萬頃矣蓋祖宗重擾民未嘗窮按故莫得其實姑著其可見者如此治平中廢田見於籍者猶四十八萬餘頃景祐時諫官王素言天下田賦輕重不等請均定而歐陽修亦言祕書丞孫琳嘗往洺州肥鄉縣與大理寺丞郭諮以千步方田法括定名田願召二人者三司亦以爲然且請於亳壽蔡汝四州擇尤不均者均之於是遣諮蔡州諮首括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於民旣而諮言州縣多逃田未可盡括朝廷亦重勞人遂罷　天聖時貝州言民析居者例加稅謂之罰稅他州無此比請除之詔可自是州縣有言稅之無名若苛細者所蠲甚衆自唐以來民計日輸賦外增取他物復折爲賦所謂雜變之賦也亦謂之沿納而名品煩細其類不一官司歲附帳籍並緣侵擾民以爲患明道中因詔三司沿納物以類幷合於是三司請悉除諸名品併爲一物夏秋歲入第分粗細二色百姓便之　凡歲賦穀以石計錢以緡計帛以匹計金銀絲綿以兩計藁秸薪蒸以圍計他物各以其數皇祐中比景德之數增四百四十一萬八千六百六十五治平中又增一千四百一十七萬九千三百六十四其以赦令蠲除以便百姓若逃移戶絕不追者景德中總六百八十二萬九千七百皇祐中三十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七治平中一千二百二十九萬八千七百每歲以災害蠲減者又不在此蓋不可悉數云

神宗熙寧元年京西轉運使謝景溫言在法請田戶五年內凡科役皆免今汝州四縣如有客戶不過一二年便爲舊戶糾決與之同役以此即又逃竄田土多荒乞仍舊法五年內無差科從之二年分遣諸路常平官使專領農田水利事應吏民能知土地種植之法陂塘圩埠堤堰溝洫之利害者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隨大小酬賞五年重修定方田法八月詔司農以均稅條約幷式頒之天下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

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卽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均稅之法
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爲限舊嘗取蹙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爲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爲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
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之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路溝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
土爲埄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煙析生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
今所方之田爲正令既具乃以濟州鉅野尉王曼爲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六年詔土色分五等
疑未盡下郡縣物其土宜多爲等以期均當勿拘以五七年詔從鄧潤甫之請京東十七州選官四員各主其
方分行郡縣各以三年爲任又詔每方差大甲頭二人小甲頭三人同集方戶令各認步畝方田官驗地色各
勒甲頭方戶同定詔災傷路分權罷司農寺言乞下諸路及開封府界除秋田災傷三分以上縣權罷外餘候
農隙河北西路提舉司言乞通一縣災傷不及一分勿罷元豐元年詔京東東路民訴方田未實其先擇詞訟
最多一縣據各等第酌中立稅候事畢無訟卽案以次縣施行五年開封府言方田法取稅之最不均縣先行卽
一州而及五縣歲不過兩縣今府界十九縣準此行之十年乃定請歲方五縣從之其後必歲稔農隙乃行而
縣多山林者或行或否七年京東東路提舉常平等事燕若古言沂登密青州田訟最多乞擇三五縣先方田詔
候豐歲推行八年帝知官吏奉行多致騷擾詔罷方田天下之田已方而見於籍者至是二百四十八萬四千三
百四十有九頃云

天下總四京一十八路　田四百六十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六頃　內民田四百五十五萬三千一百六十三頃
六十一畝　官田六萬三千三百九十三頃　右此元豐間天下墾田之數比治平時所增者二十餘萬頃按前
代混一之時漢元始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餘頃隋開皇時墾田一千九百四十萬四千餘頃唐天寶時應
受田一千四百三十萬八千餘頃其數比之宋朝或一倍或三倍或四倍有餘雖曰宋之土宇北不得幽薊西不
得靈夏南不得交趾然三方之在版圖亦半爲邊障屯戍之地墾田未必多未應倍蓰於中州之地然則其故何
也按治平會計錄謂田數特計其賦租以知其頃畝而賦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率而計之則天下墾田無慮三

千餘萬頃蓋祖宗重擾民未嘗窮按故莫得其實又按食貨志言天下荒田未墾者多京襄唐鄧尤甚至治平熙寧閒相繼開墾然凡百畝之內起稅止四畝欲增至二十畝則言者以爲民間苦賦重再至轉徙遂不增以是觀之則田之無賦稅者又不止於十之七而已蓋田數之在官者雖劣於前代而遺利之在民多矣此仁厚之澤所以度漢唐歟

二稅熙寧十年見催額五千二百一萬一千二十九貫石匹斤兩領團條角竿　夏稅一千六百九十六萬二千六百九十五貫匹等　內銀三萬一千九百四十兩　錢三百八十五萬二千八百一十七貫　斛斗三百四十三萬五千七百八十五石　匹帛二百五十四萬一千三百匹　絲綿五百八十四萬四千八百六十一兩　雜色茶鹽蜜麴麩麪椒黃蠟黃檗甘草油子菜子藍紙苧麻梢木柴茆鐵地灰紅花麻皮鞋板瓦百二十五萬五千九百九十二斤兩石角筒秤張塲條檐團束量口　秋稅三千五百四萬八千三百三十四貫匹等　內銀二萬八千一百九十七兩　錢一百七十三萬三千二貫　斛斗一千四百四十五萬一千四百七十二石　匹帛一十三萬一千二十三匹　綿五千四百九十五兩　草一千六百七十五萬四千八百四十四束　雜色茶鹽酥蜜青鹽麴油椒漆蠟棗苧麻柿子木板瓦麻皮柴炭蒿芧茭草蒲席鐵翎毛竹木蘆藤鞋一百九十四萬四千三百一斤兩石口根束領莖條竿隻檐量　開封府界田一十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一頃六十七畝官田五百一十六頃六十四畝見催額四百五萬五千八十七貫石匹兩束量夏稅九十九萬八千九百二十四貫石匹兩束量秋稅三百五萬六千一百六十三貫石束斤量兩　京東路田二十五萬八千二百八十四頃六十畝官田八千九百九頃一畝見催額三百萬九百一貫匹兩石束量夏稅一百五十五萬五千八百八十一貫匹兩石　秋稅一百四十四萬五千二十一貫石束量　京西路田二十萬五千六百二十六頃三十八畝官田七千二百八頃八十八畝見催額四百六萬三千八百七十貫石匹兩量角束夏稅一百四十四萬九百三十二貫石匹兩量角箇　秋稅二百六十二萬二千九百三十八貫石匹束量兩箇　河北路田二十六萬九千五百六十頃八畝官田九千五百六頃四十八畝見催額九百一十五萬二千貫石匹兩量斤束端夏稅一百三十九萬三千九百八十三貫石匹兩量　秋稅七百七十五萬八千一百七貫匹石斤束　陝府西路田四十四萬五千二百九十八頃三十八畝官田一千八百五頃二十二畝見催額五百八十萬五千一百一十四貫石匹端兩斗量口斤根束夏稅

一百一十一萬一百五貫石匹端兩斗量口斤秋稅四百六十九萬五千九貫石匹端量束斤口根

河東路田十萬二千二百六十七頃三十畝官田九千四百三十九頃三十畝見催額二百三十七萬二千一百八十七貫石匹量兩斤束夏稅四十萬三千三百九十五貫匹石兩量秋稅一百九十六萬八千七百九十二貫石匹量兩斤束

淮南路田九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四頃二十畝官田四千八百八十七頃一十三畝見催額四百二十二萬三千七百八十四貫石匹兩斤秤角量領束夏稅二百五十五萬八千二百四十九貫石匹兩斤秤角量秋稅一百六十六萬五千五百三十五貫石匹束領量

兩浙路田三十六萬二千四百七十七頃五十六畝官田九百六十四頃四十二畝見催額四百七十九萬九千一百二十二貫石匹兩領夏稅二百七十九萬七百六十七貫石匹兩秋稅二百萬八千三百五十五貫石匹領

江南東路田四十二萬一千六百四頃四十七畝官田七千八百四十四頃三十一畝見催額三百九十六萬三千一百六十九貫石匹兩斤束領夏稅二百萬四千九百四十七貫石匹兩斤秋稅一百九十五萬八千二百二十二貫石束匹領斤

江南西路田四十五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頃八十九畝官田一千七百六十四頃五十七畝見催額二百二十二萬六百二十五貫匹石兩斤領夏稅七十四萬八千七百二十八貫匹石兩斤秋稅一百四十七萬一千九百三十七貫石斤領

荊湖南路田三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九十六畝官田七千七百七十二頃五十九畝見催額一百八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二貫石匹串斤束莖兩夏稅四十四萬八千三百六十四貫石匹兩串斤秋稅一百三十六萬八千二百四十八貫石匹斤束莖

荊湖北路田二十五萬八千九百八十一頃二十九畝官田九百三頃七十八畝見催額一百七十五萬六千七十八貫石匹兩張量埸條束斤領竿隻夏稅五十一萬五千二百七貫石匹兩張量埸條秋稅一百三十六萬八千二百四十八貫石匹斤束莖

福建路田一十一萬九百一十四頃五十三畝官田五頃三十七畝見催額一百一萬六百五十貫石匹斤夏稅一十八萬六千二百九十二貫石匹斤秋稅八十四萬四千三百五十八貫石

成都路田二十一萬六千六十二頃五十八畝官田六十五頃一十九畝見催額九十二萬六千七百三十二貫石匹兩張斤擔夏稅七萬五千八百貫石匹兩張斤秋稅八十五萬九百三十二貫石匹束斤擔

梓州路田為山崖難計頃畝見催額八十三萬四千一百八十七貫石匹兩斤擔束量夏稅二十三萬八千九百八十三貫石匹兩斤擔秋稅五十九萬三千二百四貫石匹束量斤擔

利州路田一萬一千七百八十一頃五畝官田一千九十九頃八十四畝見催額六十六萬五千三百六貫石匹兩斤束等夏稅一十八萬六千七百二十四貫石匹兩斤秋稅四十七萬八千五百八十二貫石匹束斤一

夔州路田二千二百四十四頃九十七畝官田二百二十三畝見催額一十四萬一千一百八十二貫石匹兩團斤角束夏稅七萬四千二百九貫石匹兩團斤角秋稅六萬六千八

（百七十三貫石匹束）廣南東路田三萬一千一百八十五頃一十八畝官田二百七十頃七十二畝見催額七十六萬五千七百一十五貫匹斤石（夏稅一十三萬五千七百六十四貫匹斤 秋稅六十二萬九千九百五十一貫石）廣南西路田一百二十四頃五十二畝官田四百二十七頃二十八畝見催額四十三萬八千六百一十八貫石斤束領（夏稅九萬五千三百四十二貫石斤 秋稅三十四萬三千二百七十六貫石束領斤）

右以上係元豐間檢正中書戶房公事畢仲衍投進中書備對內所述天下四京一十八路墾田并夏秋二稅見催額數目

續通典哲宗時畢仲游言曰有人則有田有田則有分田有瘠薄人有眾寡以人耕田相其瘠薄眾寡而分之謂之分分定而以名自占之謂之名田無甚難行者而至今不行則其制未均而恤之太甚故也蓋周井田之法一夫一婦受田百畝餘夫二十五畝以至工商士人受田亦各有等而又分之不易一易再易之差以一夫一婦而受百畝無主客之別比今二百畝矣以不易一易再易之相掩而又有餘夫則比今三百畝矣什一而征無他賦斂而又歲用其力不過三日則比今四百畝矣而何武之制自諸侯王及於吏民皆無過三十頃以一諸侯王而財七八農夫此所謂制未均者也名田之議起於董仲舒申於何武師丹至晉泰始限王公之田以品爲差而均田之制起於後魏至唐開元亦嘗立法而卒皆不行夫名田之不行非下之人不行也乃上之人不行也非賤者而不行乃貴者而不行也在上而貴者戴高位食厚祿官其子孫而賞賜狎至雖田制未均猶當行也而何師之議則革於丁傅董賢晉魏有存則名存而實去此則所謂恤之太甚者也今將議占田之數酌復除之法則周官之書漢魏隋唐之制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董仲舒以秦變井田民得買賣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置錐之地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其說雖正而不聞其制度何武之制太狹今日之制太無限宜約周官授田之數與唐世業口分之法參其多少而用之士大夫則因其品秩之高下與其族類之眾寡無使貴者有餘而貧者不足要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旁可以及兄弟朋友而不爲兼并則善矣昔周官小司徒辨征役之施舍卿大夫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征秦民耕織致粟帛多與漢之孝弟力田皆復其身而丞相之子返與戍邊爲踐更卒則今日之復除亦可因而爲法九品者復其身亡品者復其子孫五品以上乃復其家而戍邊之制可易以助今

齊民之役雖丞相子必使出泉以助之則下貧之室不困於重煩而在上貴者亦不純於僥倖然田制之未均可以均也非今日之患也迫於富家大室而恤之甚者則自漢以來未有以處之今日之患也夫事稽之于古而不合驗之于今而未見其利害測之于人情未得其中若是者誠難行也今占田之數復除之法稽之于古無不合驗之于今已見其利害測之于人情得其中加之無丁傳董賢之用事而今日之議過于何武師丹則無以富家大室為難而行之天下幸甚

通考元祐初御史論陝西轉運使呂大中假支移之名實令農戶計輸腳錢十八百姓苦之乃下提刑司體量均其輕重之等以稅賦戶籍在第一等二等者支移三百里第三等第四等二百里第五等一百里不願支移而願輸道里腳錢者亦酌度分為三各從其便焉六年用有司議河東助軍糧草支移無得輸三百里災傷五分以上免其折變紹聖元年臣僚言元祐敕典賣田宅徧問四鄰乃於貧而急售者有害乞用熙寧元豐法不問鄰以便之應問鄰者止問本宗有服親及墓田相去百戶內與所斷田宅接者仍限日以節其遲　宋初亦有問親鄰之法徽宗崇寧三年宰臣蔡京等請復行方田從之推行自京西北兩路始四年尚書省言諸妄說方田條法扇惑愚民致賤價賣斷田業或毀伐桑柘者杖以曉眾從之監察御史宋聖寵言元豐方田之法廢且二十年猾吏毀去案籍豪民毀壞埄界乞按視補葺詔行下七月詔方田路分令提舉司視稅最不均縣每州歲方一縣或兩縣遇災傷權罷五年詔諸路見行方田切慮民間被方不均公吏騷擾乞取難禁除已方外權罷大觀二年詔天下租賦科撥支折當先富後貧自近及遠乃者漕臣失職有不均之患民或受害其定為令所謂支移視地遠近遞遷有無以便邊餉內郡罕用焉關移用則任民以所費多寡自擇故或輸本色於支移之地或輸腳費於所居之邑示折變之法納月初旬估中價折準仍視歲豐凶定物之低昂官吏毋得私其輕重四年詔去歲諸路災傷應已經方量而高下失當見有陳訴未為畢事合依已命權其賦稅依未方時舊則輸納　又詔方田官吏非特妄增田稅又兼不食之山而方之俾出芻草之直民戶因此廢業失所監司其推原本制悉加改正毋失其舊五年河北西路提舉常平司奏所在地色極多不下百數及至均稅不過十等第一等雖出十分之稅地土肥壤尚以為輕第十等只

均一分多是瘠鹵出稅雖少猶以爲重若不入等而依條只收柴蒿錢每頃不過百錢至五百旣收入等但可耕之地便有十分之稅其閒下色之地與柴蒿之地不相遠乃一例每畝均稅一分上輕下重故人戶不無詞訴欲乞依條據土色分外只將第十等之地再分上中下三等折畝均數謂如第十等地每十畝合折第一等一畝卽第十等內上等依元數中等以十五畝下等以二十畝折地一畝之類是也詔諸路槩行其法五月臣僚上言朝廷推行方田之初外路官吏不遵詔令輒於舊管稅額之外增出稅數號爲蹙剩其多有一邑之閒及數萬者欲望下逐路提舉司將應有增稅縣分並依近降指揮重行方量依條均定稅數不得於元額外別有增損止令提刑司體量詣實聞奏宣和元年臣僚言方田以均天下之稅神考良法陛下推行今十年告成者六路可謂緩而不迫矣御史臺受訴乃有二百餘畝方爲二十畝者有二頃九十六畝方爲七十畝者虔州之瑞金是也有租稅一十三錢而增至二貫二百者有租稅二十七錢則增至一貫四百五十者虔之會昌是也葢方量官憚於跋履並不躬親而行纏拍峯驗定土色一任之胥吏望詔常平使者密行檢察若未按舉他時有訴不平則明加貶黜改正詔令諸路提刑司體問二年詔罷諸路方田又詔自今諸司毋得起請方田諸路未方田縣分已方量賦役不以有無論訴悉如舊額輸稅民因方田而逃移歸業者逋欠並放

續通典 高宗時中書舍人洪遵上言限田之制本於抑兼幷恤編戶寬力役可謂盡善然州縣猾吏因緣爲姦至於墳地蔬圃例皆紐計中下之家惟恐頃畝溢格至有貨鬻墳山以避徭役者甚非立法利民之本意而奉行之官不能體國漫弗加省望聖慈命戶部行下令品官之家止限見在田產山林園圃墳塋地段並行豁除仍以逐縣爲率依新制各計頃畝不通一州之數庶幾田制稍寬不致重擾建炎元年命有司招誘農民歸業者振貸之蠲欠租免耕牛稅三年廣州州學教授林勳獻本政書十三篇大略謂國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竄卒類爲盜賊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遊惰末作者皆使爲農以耕田之羨雜紐錢穀以爲什一之稅本朝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爲三千四百井令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一馬率爲

兵六千八百八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爲五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爲四番以直官府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始一徧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匹綿二千四百觔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綿絹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榷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又詔天下官田令民依鄉例自陳輸租

紹興元年以軍興用度不足詔盡鬻諸路官田初閩以福建八郡之田分三等膏腴者給僧寺道院中下者給土著流寓自劉夔爲福州始貿易取貲迨張守帥閩上倚以拊循凋瘵存上等四十餘剎以待高僧餘悉令民請買歲入七八萬緡以助軍衣餘寬百姓雜科民皆便之是時帝懼職田不均詔諸路提刑司依法標撥官多田少即於鄰近州縣通融須管數足又詔將空閒之田爲他司官屬所占者撥以足之仍先自簿尉始其有無職田選人并親民小使民每員月支茶湯錢一十貫文內雖有職田每月不及十貫者皆與補足所以厚其養廉之利懼其病民則委通判縣令覈實除其不可力耕之田損其已定過多之額若其頃畝多寡具有成式知藩府二十頃發運轉運使及知節鎮一十五頃知餘州及廣濟永康諸軍并路分鈐轄十頃發運轉運判官及通判藩府八頃知餘軍及發運司幹辦公事七頃通判餘州及軍滿萬戶縣令六頃藩府判官錄事參軍及同巡檢都大巡河提點馬鹽四頃節度掌書記及軍監都監三頃五十畝軍監判官及監堰滿五千戶縣丞滿萬戶簿尉并三頃餘州及不滿五千戶縣丞二頃五十畝不滿五千戶縣簿尉及監堰二頃三年戶部言人戶拋棄田產已詔三年外許人請射十年內雖已請射及撥充職田者並聽理認歸業官司占田不還許越訴如孤幼兒女及親屬依例合得財產之人委守令面問來歷取索契照句勒耆保鄰佐照證得實即時給付或偽冒指占者論如律從之　五年詔諸官田比鄰田租召人請買佃人願買者聽佃及三十年以上者減價十之二　六年詔諸路總領諭民投買戶絕入官及江漲河田海退泥田　七年以賊徒田充官莊其沒官田依舊出買　十二年左司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一侵耕失稅二推割不行三衙門及坊場戶虛供抵當四鄉司走弄稅名五詭名寄產六兵火後

稅籍不失爭訟日起七倚閣不實八州縣隱賦多公私俱困九豪猾戶自陳詭籍不實十逃田稅偏重人無肯售經界正則害可轉爲利且言平江歲入二十萬不及昔之一半望考按覈實自平江始然後施之天下則經界正而仁政行矣上謂宰執曰椿年之論頗有條理秦檜曰其說簡易可行程克俊曰比年百姓避役止緣經界不正行之乃公私之利翌日甲午以椿年爲兩浙運副專委措置經界椿年條畫來上請先往平江諸縣俟其就緒即往諸州要在均平爲民除害更不增稅額如水鄉秋收後妄稱廢田者許人告陂塘塍埂之壞於水者官借錢以修之縣令丞之才短者聽易置圖寫墟畝選官按覆令各戶各鄉造砧基簿仍示民以賞罰開諭禁防靡不周盡吏取財者論如法又詔人戶田產多有契書而今來不上砧基簿者皆沒官用椿年請也　十四年椿年權戶部侍郎仍舊措置經界十二月椿年以母憂罷兩浙運副王鐵權戶部侍郎措置經界　十五年詔戶部及所遣官委曲措置務使賦稅均而無擾又因興國軍守臣宋時言詔諸州縣違期歸業者其田佃及官賣者即以官田之所耕者給還　十七年李椿年再權戶部侍郎專一措置經界言已打量及用砧基簿計四十縣乞結絕其餘未打量及不曾用砧基簿止令給甲縣分欲展期一月許人戶首實昨已起新稅依額理納俟打量寬剩畝角即行均減更不增添稅額仍令都內人各書實狀遇有兩爭即對換產稅詔可　十九年冬十一月經界之事始畢初朝廷以淮東西京西湖北四路被邊姑仍其舊又漳汀泉三州未畢行　二十年詔凡沒官田域空田戶絕房廊及田并撥隸常平司轉運提刑茶鹽司沒入田亦如之又詔瓊州萬安昌化吉陽軍海外土產瘠薄已免經界又瀘南帥臣馮檝抗疏論不便於是瀘敘州長寧軍並免渠果州廣安軍既行亦復罷自餘諸路州縣皆次第有成是年詔敕令所刪定官鄭克行四川經界法克頗峻責州縣所謂有莊田者雖蔬果桑柘莫不有征而邛蜀民田至什稅其伍二十年詔兩淮沃壤宜穀置力田科募民就耕以廣官莊知資州楊師錫言有司奉行失當田畝不分腴瘠市居丈尺隙田亦充稅產　二十一年以大理寺主簿丁仲京言凡學田爲勢家侵佃者命提學官覺察又命撥僧寺常住絕產以贍學戶部議併撥無敕額庵院田詔可二十六年以諸路賣官田錢七分上供三分充常平司糴本初盡鬻官田議者恐佃人失業未賣者失租侍御史葉義問言今盡鬻其田立爲正稅田既歸民稅又歸官不獨絕欺隱之弊又可均力役之法浙中刑獄使者邵大受亦乞承買官田者免物力二年至十年於是詔所在常平役

官戶絕田已佃未佃添租未添租並拘賣二十八年詔戶部員外郎莫濛同浙西江東淮南漕臣視諸路河田蘆場先是言者謂江淮間河田蘆場爲人冒占歲失官課至多故有是命已而言者極言累民未便詔止爲勢家詭名冒占其三等以下戶勿例根括詔浙西江東河田蘆場官戶十頃民戶二十頃以上並增租隸提領官田所尋罷之乾道間復梁俊彥等措置括得河田蘆場二百八十餘萬畝

孝宗隆興元年詔凡百姓逃棄田宅出二十年無人歸認者依戶絕法

乾道四年知鄂州李椿奏江南荒田甚多請佃者開墾未幾便征稅度田追呼不任其擾旋即逃去今欲召人請射免稅三年後爲世業光宗時知漳州朱熹條奏經界狀略曰臣自早年即爲縣吏實在泉漳兩郡之間中歲爲農又得備諳田畝之事竊見經界一事最爲民間莫大之利其紹興年中已推行處至今圖籍尚存獨泉漳汀州不曾推行細民業去產存苦不勝言而州縣坐失常賦勢將何底然而豪家大姓猾吏姦民皆所不便向議輒爲浮言所沮甚至以汀州盜賊藉口不知往歲汀州累次盜賊正以不曾經界貧民失業更被追擾無所告訴是以輕於從亂今者議臣之請且欲先行泉漳次及臨汀既免一州盜賊過計之憂又慰兩郡貧民延頸之望誠不易之良策也一推行經界在於推擇官吏乞朝廷先令監司一員專主其事使擇一郡守察其屬縣或不能則擇於其佐又不能則擇於他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於得替待闕之中果得其人則事克濟而民無擾矣一經界之法打量一事最費功力而紐折算計之法又人所難曉者紹興中戶部行下打量攢算格式印本乞特詔戶部根檢謄錄點對行事一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必要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闊狹水土之高低亦須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爲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逐保之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開人戶田宅也其諸都合爲一縣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爲諸保之別也如此則其圖帳之費亦當少減若朝廷矜三郡之民不忍使更煩費則莫若令役戶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爲買紙雇工以造正圖正帳費就兩司上供錢內截撥應副也如此則大利可成而民亦不至於甚病矣龍巖縣劉璧申經界之行惟里之正長其役最爲煩重疆理畝畝分別土色均雖說試其注皆特勸巫歲役出入阡陌防變家務固已不務其勞一有廣狹失度肥磽失宜

輕重失當則詞訴並興而督責又隨至矣然有產則有役道當重難便出心力以應役使亦無可奈何彼皆鄉民安知經界書算則必召募書人以代此役而書人必嘗爲胥吏之桀黠者莫不乘時要求高價執役之人急於期限不免隨索則酬而又簿書圖帳所用紙札亦復不貲竊謂經界之在今日不可不行行之亦不患無成若里正里長書人紙札之費有以處之則可舉行若坐視其殫力耗財如曩日恐非仁政之意也竊詳此意與臣所奏大抵略同一紹興經界打量既畢隨畝均產而其產錢不許過鄉此蓋以算數太廣難以均數而防其或有走弄失陷之弊也若使諸鄉產錢租額素來均平則此法善矣若隨鄉已有輕重人戶徒然攢算不免有害多利少之歎乞特許產錢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實爲利便一本州民間田有產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有常平租課田名色不一而其所納租稅輕重亦各不同年來產田之稅既已不均而諸色之田散漫參錯尤難檢計姦民猾吏並緣爲姦實佃者或申逃閣無田者反遭俵寄至於職田俵寄不足則或撥到諸色官錢以充之其弊不可偏舉今莫若將見在田土打量步畝一概均產每田一畝隨入等高下定計產錢幾文而總合一州諸色租稅錢米之數以產錢爲母定等則一例均數每產一文納米若干錢若干米只一倉受納錢亦一庫交收卻以到官之數照元分數分隸若干爲省計若干爲職田若干爲學糧若干爲常平逐旋撥入諸色倉庫除逐年二稅造簿之外每遇辰戌丑未之年逐縣更令諸鄉各造一簿開具本鄉所管田數四至步畝等第各注某人管業有典賣則云某年典賣某人又造合鄉都簿一扇類聚諸簿通結逐戶田若干畝錢產若干文其有田業散在諸鄉者併就煙爨地分開排總結並隨秋科稅簿送州印押下縣知佐通行收掌人戶遇有交易將契書及兩家砧基照鄉縣簿對行批鑿則版圖一定而民業有經矣或者尚疑如此則本州產田納稅本輕而今當反重官田納租本重而今當反輕施行之後爭競必多須俟打量了畢灼見多寡實數方可定議說似有理乞聖照并與行下一本州荒廢寺院田產頗多目今並無僧行住持田土爲人侵占逐年失陷稅賦不少乞特降指揮許令本州出榜召人實封請買不惟一時田業有歸民益富實亦免向後官司稅賦因循失陷而又合於韓愈所謂人其人廬其居之遺意誠厚下足民攘斥異教不可失之機會也先是漳泉二州被命相度而泉州操兩可之說朝廷疑焉著作

郎黃艾輪對又言之且云今日以天下之大公卿百官之衆商量一經界累年不成大於此者若之何上乃諭輔臣令先行於漳州明年春詔漕臣陳公亮同熹協力奉行南方地暖農務既興非其時也熹猶冀嗣歲可行益加講究條畫既備徧榜郡縣細民知其不擾而利於己莫不鼓舞而貴家豪右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胥爲異論以搖之至有進狀言不便者前詔遂格閱兩月熹請去尋命持湖南使者節猶以經界不行

通考慶元六年臣僚言折科太重名目不一州則增省額以敷於縣縣則增州額以敷於民反覆細折何啻三倍民困重歛莫此爲甚詔戶部條約 嘉泰三年知紹興府辛棄疾奏州縣害農之甚者六事如輸納歲計有餘又爲折變高估趣納其一也往時有大吏爲郡四年多取斗面米六十萬斛及錢百餘萬緡別貯之倉庫以欺朝廷日用此錢糴此米還盜其錢而去願明詔內外臺察劾無赦從之

續通典寧宗開禧元年夔路轉運判官范蓀言本路施黔等州荒遠綿亘山谷地曠人稀其占田多者須人耕墾富豪之家誘客戶舉室遷去乞將皇祐官莊客戶逃移之法校定凡爲客戶者許役其身毋及其家屬凡典賣田宅聽其離業毋就租以充客戶凡貸錢止憑文約交還毋抑勒以爲地客凡客戶身故其妻改嫁者聽其自便女聽其自嫁庶使深山窮谷之民得安生理嘉定閒知婺州趙懇夫行經界於其州整有倫序後守魏豹文行之益力於是向之上戶析爲貧下之戶實田隱爲逃絕之田者粲然可考凡給甲冊戶產簿丁口簿魚鱗圖類姓簿二十三萬九千有奇掛庫遷以藏之歷三年而後上其事於朝八年詔職田蠲放如民田違者坐之

續通考嘉定二年三月禁兩淮官吏私買民田七月命兩淮轉運司給諸州民麥種十月命兩淮轉運司給諸路民稻種四年四月以吳曦沒官田租代除關外四州旱傷秋稅時袁甫知衢州西安龍游常山三邑積窘預借甫爲代輸三萬五千緡蠲放四萬七千緡黃疇若知廬陵縣州常以六月督畸零稅疇若念民方艱食取任內縣用錢爲民代輸兩年後知成都府爲民代輸六年布估錢計二十萬二千四百緡又別立庫儲二十五萬三千緡期於異日接續代輸至理宗端平初趙以夫知漳州時丁米錢久爲漳泉興化民患以夫請以廢寺租爲民代輸詔可其奏福建轉運判官袁甫并捐三郡歲解本司錢二萬七千貫助之嘉熙三年杜範知寧國府始至倉庫多空未幾

米餘十萬斛錢亦數萬悉以代輸下戶糧寶祐中吳潛判慶元府以積錢百四十七萬三千八百有奇代民輸帛前後所蠲五百四十九萬一千七百有奇姚希得知慶元府蠲米一萬二千石舊逋一百萬官庫餘羨悉以代民輸虔宗時常楙知廣德軍故事郡守秋苗例可得米千石楙以代屬縣大農綱欠　五年十二月詔蠲州縣橫增稅額至六年劉甲權四川制置司以前宣撫副使安丙增多田稅命屬吏討論一府歲減至百六十萬緡米麥萬七千石七年八月又詔罷關外四州所增方田稅理宗端平元年三月臣僚奏乞令戶部戒飭諸路漕臣詳具州縣二稅租額毋令失陷其有籍於安邊所及撥賜寺觀蠲免者毋得創立名色均敷仍令改正定額上之臺省從之淳祐初王遂奏罷坍塌逃亡田稅三年詔蠲高郵民耕荒田租八年六月命兩浙兩淮江東西等路有耕種失時者竝令雜種左司諫黃序奏雨澤愆期地多荒白知餘杭縣趙師恕請勸民雜種麻粟豆麥之屬蓋種稻則費少利多收成之日田主欲分官課責輸則非徒無益若使從便雜種多寡皆爲己有則不勸而勸民可無饑矣望下兩浙兩淮江東西等路凡有耕種失時者並令雜種主毋分其地利官毋取其秋苗庶幾農民得以續食官免振救之費從之　十年婺州舉行經界初八年趙懋夫知婺州嘗行經界整有倫緒而懋夫報罷士民相率請於朝乃命趙師嵒繼之至是魏豹文代師嵒爲守行之益力於是向之上戶析爲貧下之戶實田隱爲逃絕之田者粲然可考凡結甲冊戶產簿丁口簿魚鱗圖類姓簿二十三萬九千有奇創庫匱以藏之歷三年而後上其事於朝　十六年八月詔州縣經界毋增紹興稅額先是高宗紹興十二年命兩浙轉運副使李椿年置置經界要在均平不增稅額至三十年初令純州平江民實田輸稅畝輸米二升四合至是乃命毋增紹興舊額　十七年閏八月申嚴兩浙諸州輸苗過取之禁至理宗寶慶元年七月又詔諸路州軍受納苗米不許過數增入多量斛面令轉運司覺察時曹叔遠知袁州減秋苗斛面米七千四百餘斛紹定四年九月右正言何琮奏戒飭州縣已蠲閣租賦不許科督苗米不許增量監司察其違戾許民越訴甚者以贓私論必罰無赦從之端平四年八月嘉熙二年十二月景定三年七月並詔申其禁　是年罷泉州包納上供銀泉州舊爲台信建昌邵武包納上供銀大爲民病知州宋鈞奏乞各從初賦從之

理宗紹定二年詔民間二稅合輸本色不許抑令折納倍數取贏令臺諫監司覺察先是寶慶元年十一月幹辦諸司糧料院趙彥覃進對奏州縣折色病民帝曰纖悉如此殊失愛民之意宜速處之　三年四月趙至道奏郡縣之官不許勢要合納官物凡勢要之家不輸戶內常賦守倅增數解發倍償折納分差巡尉下鄉催擾並論以違制豪戶不即改正隱寄之產爲人首告如條科制從之至是乃令臺諫監司覺察至端平元年三月詔戶部下諸路州縣凡二稅折科令官民戶一體施行淳祐四年四月詔兩浙漕司下屬部郡邑今年夏稅折帛之半令民以楮幣準錢供輸又以謝奕化折納苗米價太重戒飭之仍貸義倉充軍費以免科糴度宗咸淳三年九月詔郡縣折收民田租厚直取贏者論罪五年八月復申其禁七年八月檢正權侍郎劉良貴乞申飭州縣寬折納之令令戶部遍牒諸路州軍遵行　詔州縣催科必遵常制縣令非才擇佐官可任者委之仍不許差官復寄居權攝時臣僚請詔諸路漕司嚴察屬縣丞簿依時過割二稅從實銷注版籍違者按劾故有是詔至三年六月臣僚又奏乞戒飭郡守痛革稅賦之弊從之至咸淳七年八月陳正請釐正催科之害弓手下鄉之擾亦命依行

端平三年正月詔勸農桑自孝宗乾道元年正月都省言淮民復業宜先勸課農桑令丞植桑三萬株至六萬株守倅部內植二十萬株以上並論賞至是復有是詔

嘉熙二年三月詔四川帥臣招集流民復業給種與牛至淳祐二年九月敕曰四川累經兵火百姓棄業避難官以其曠土權耕屯以給軍食及民歸業占據不還自今凡民有契劵明析者所在州縣屯官隨即歸還其有違戾許民越訴重罪之

淳祐五年三月詔戒吏預借抑配重催取贏詔曰時方多事念未能蠲租減賦而吏之不良乃肆貪虐或有前期預借或抑配重催斛面取贏或厚價抑納朘毒吾民朕深憫焉其令監司常加覺察務蘇疾苦而銷愁歎儻隱而不聞必罰無赦　六年殿中侍御史謝方叔言豪強兼併之患請限民田從之方叔言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內之生齒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併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識者懼焉夫百萬生靈生養之具皆本於穀粟而穀粟之產皆出於田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

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家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兼併寖盛民無以遂其生諫官嘗以限田爲說朝廷付之悠悠乞諭二三大臣摭臣僚論奏行之使經制以定兼併以塞天下幸甚九年正月詔兩淮荆湖沿江曠土軍民從便耕種秋成日官司不得分收制帥嚴勸諭覺察十一年命信常饒州嘉興府舉行經界寶祐二年十二月行自實法殿中侍御史吳燧言州縣財賦版籍不明近行經界既已中輟欲令州郡下屬縣排定保甲行自實法詔先令兩浙江東湖南州軍行之次年帝問自實法施行何如丞相謝方叔等奏自實卽經界遺意惟當檢制吏姦寬其限期行以不擾而已轉運副使高斯得曰按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令民自實田主上臨御適三十一年而異日書之史冊自實之名正與秦同方叔大媿卽爲之罷六年五月勸民耕廣西荒田復其租廣南制置大使李曾伯言廣西多荒田民懼增賦不耕乞許耕者復三年租後兩年減其租之半守令勸墾闢多者賞之詔可　景定五年行經界推排法始行於平江紹興及湖南路遂命諸路漕帥皆施行焉至度宗咸淳六年八月以郡縣行推排法虛加寡弱戶田租害民爲甚令各路監司詢訪急除其弊八年六月臺臣言江西推排結局已久舊設都官團長等虛名尚在占怯常役爲害無窮詔罷之

續通典度宗咸淳元年監察御史趙順孫言經界將以便民雖窮閻下戶之所深願而未必豪家大姓之所甚樂今之所謂推排非昔之所謂自實推排者委之鄉都則徑捷而易行自實者責之於人戶則散漫而難集嘉定以來之經界時至近也官有正籍鄉都有副籍爲鄉都者不過按成牘而更業主之姓名若夫紹興之經界其時既遠而籍之存者寡矣因其鱗差櫛比而求焉由一而至百至千至萬稽其畝步訂其主佃亦莫如鄉都之便朱熹所以主經界而闢自實者正謂此也州縣能守朝廷鄉都任責之令又隨諸州之便宜而爲之區處當必人情悉孚不令而行矣從之三年司農卿季鏞言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悉集都保徧走阡陌盡量步畝審定等色紐折計等姦弊轉生若推排之法不過以縣統都以都統保選任才富公平者定田畝稅色載之圖冊凡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吳門紹興及湖南一路俱已告成竊惟東南諸郡皆奉行惟謹其或田畝未實則令鄉局釐正之圖冊未備則令縣局程督之監司郡守遞相稽察如周官日成月要以綜核之於是詔諸路施行史臣論曰南

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而諸籍沒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每失之重輸納之際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額重而納輕承佃猶可公租額重而納重則佃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庫百執事之人皆得爲侵漁之道於耕者也季世金人乍和乍戰戰則軍需浩繁和則歲幣重大國用常若不繼於是因民苦官租之重命有司括賣官田以給用其初弛其力役以誘之其終不免於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後又有所謂安邊所田凡籍沒權倖而圍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收其租以助歲幣至其將亡又限民名田買其限外所有謂之公田初議欲省和糴以紓民力而其弊極多其租尤重宋亡遺患猶不息也

續通考 遼太祖時分北達盧領爲二部程以樹藝諸部效之初皇祖伊德實爲大德哷勒府額爾奇木喜稼穡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蘇哷爲裕悅飭國人樹桑麻習組織及帝平諸弟之亂弭兵輕賦專意農事以戶口滋繁糺察疏遠乃分二部治之

太宗會同元年三月將東幸三尅言農務方興請減輜重促還期從之二年閏七月罷南北府上供及宰相節度諸賦役非舊制者十月以烏爾古部水草豐美命諤爾昆錫林居之益以海勒水之善地爲農田三年八月詔以嘉哩河臚朐河近地賜南院鄂津圖嚕伊遜巴勒北院烏納哈喇三錫林人耕種十一月詔有司教民播種紡績九年七月詔徵諸道兵戒敢有傷禾稼者以軍法論

聖宗統和六年徙吉避寨居民三百戶於檀順薊三州擇沃壤給牛種八月以旱饑詔三司舊以稅錢折粟估價不實增以利民七年二月雲州租賦請止輸本道從之三月禁芻牧傷禾稼六月詔燕樂密雲二縣荒地許民耕種免賦役十年十二年十月定均稅法十三年正月增泰州遂城等縣賦詔諸道勸農十四年十二月以南京道新定稅法太重減之開泰元年詔田園蕪廢者給牛種以助之

興宗重熙二年通檢民田詔曰朕於早歲習知稼穡力辦者廣務耕耘罕聞輸納家食者全虧種植多至流亡宜通檢括普爲均平時馬人望爲南京三司度支判官檢括未兩旬而畢同知留守蕭保先怪而問之人望曰民產若括之無遺他日必長厚斂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謝曰公慮遠吾不及也

道宗清寧二年七月遣使分道平賦稅勸農桑　太康六年十二月減民賦時西北雨穀三十里春州斗粟六錢馬人望遷中京度支使視事半歲積粟十五萬斛遼之農穀至是為盛　十年二月禁南京民決水種秔稻

續通典　金之田制量田以營造尺五尺為步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民田業各從其便賣質與人無禁但令隨地輸租而已凡桑棗民戶以多植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　安穆昆戶少者必　課種其地十之一除枯補新使之不缺凡講射荒地者以最下第五等減半定租八年始徵之作己業者以第七等減半為稅七年始徵之自首冒此鄰地者輸官租三分之二佃黃河退灘者次年納租海陵天德二年定制凡職田畝取粟三斗草一稱倉場隨月俸支正三品三十頃從三品二十一頃正四品十七頃從四品十四頃正五品十三頃從五品七頃正六品從六品六頃正七品從七品五頃正八品四頃從八品三頃正九品從九品二頃諸防刺以上女直契丹司吏譯史通事不問千里內外公田三頃諸親王受任朝官兼外官者職田從職（金制二品而下無職田三品而下在京者亦無職田）正隆元年遣刑部尚書赫舍哩羅索等分行大興府山東眞定府拘括荒閑牧地及官民占射逃絕戶地戍兵占佃官地外路官本業外增置土田及大興府平州路僧尼道士女冠等地盆以授所遷之明安穆昆戶且令民請射而官得其租也

續通考　太祖收國二年五月詔東京州縣及南路降者除遼法省稅賦　天輔七年正月詔諸州部族歸附日淺民心未寧今農事將興可分諭典兵之官無縱軍士動擾人民以廢農業

太宗天會元年敕有司輕徭賦勸稼穡　三年十月定牛具稅一耒賦粟一石每穆昆別為一廩貯之牛具稅即牛頭稅明安穆昆女直戶所輸之稅也其制每耒牛三頭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頃四畝有奇歲輸粟不過一石官民占田無過四十具時以歲稔官無儲積無以備饑饉故有是詔至四年九月詔內地諸路每牛一具賦粟五斗為定制世宗大定元年詔諸明安不經遷移者徵牛具稅粟就命穆昆監其倉廩虧損則坐之十二年尚書省奏唐古部民舊同明安穆昆定稅其後改同州縣履畝立稅頗以為重命從舊制　九年五月遣使諸路勸農至海陵貞元四年正月言者請遣官勸農至秋成考其績以甄賞宰臣言民恃農以生初不待勸但寬其力勿奪

其時而已遣官不過督州縣計頃畝嚴期會吏卒因爲姦利是乃妨農何名爲勸遂不遣
世宗大定三年三月詔戶部侍郎魏子平等九人分詣諸路明安穆昆勸農其後五年十二月以京畿兩明安民戶不自耕墾及伐桑棗爲薪鬻之命大興少尹完顏讓巡察九年四月遣翰林修撰富察烏古監察御史完顏和碩分詣河北西路大名河南山東等路勸明安穆昆農十三年敕有司每歲遣官勸明安穆昆農事恐有煩擾自今止令各管職官勸督弛慢者舉劾以聞二十一年正月帝謂宰臣曰山東大名等路明安穆昆之民驕縱不親稼穡不令家人農作盡令漢人佃蒔取租而已富家盡服紈綺酒食遊宴貧者爭慕效之欲望家給人足難矣近已禁買奴婢約其吉凶之禮更當委官閱實戶數計口授地必令自耕力不贍者方許佃於人仍禁其農時飲酒六月諭明安穆昆人惰農飲酒者勸農穆昆及本管明安穆昆并都管各以等第科罪收穫數多者亦以等第遷賞二十二年以附都明安戶不自種悉租與民有一家百口壟無一苗者從大興少尹王脩所奏不種者杖六十穆昆四十受租百姓無罪二十五年五月遣使臨潢泰州勸農至章宗明昌四年正月遣戶部侍郎李獻可等分路勸農事五年正月尚書省言遣官勸農之擾命提刑司禁止之　五年十一月立諸路通檢地土等第稅法先是二年五月有言以用度不足奏預借河北東西路中都租稅帝以國用雖乏民力尤艱不允至是立通檢法帝又問參知政事魏子平曰古者稅什一而民足今百一而民不足何也子平對曰什一取其公田之入今無公田而稅其私田爲法不同古有一易再易之田中田一年荒而不種下田二年荒而不種今乃一切與上田均稅之此民所以困也至宣宗時平章政事珠格高琪又欲從言事者歲閱民田徵租參知政事高汝礪言國朝自大定通檢後十年一推物力惟其貴簡靜而重勞民耳今言者請如河北歲括實種之田計數徵斂即是常時通檢毋乃駭人視聽使之不安乎且河南河北事體不同河北累經劫掠戶口亡匿田疇荒廢差調難依原額故爲此權宜之計蓋軍儲不加多且地少易見也河南自車駕巡幸以來百姓輳集凡有閒田及逃戶所棄耕墾殆遍各承原戶輸租其所徵斂皆準通推之額雖軍馬益多未嘗闕誤詎宜一槩動擾若恐豪右蔽匿而逋征賦則有司檢括亦豈盡實但嚴立賞罰許其自首及聽人告捕犯者以盜軍儲坐之地付告者自足使人知懼而賦悉入官何必爲是紛紛也抑又

有大不可者三如每歲檢括則夏田春量秋田夏量中間雜種亦且隨時量之一歲中略無休息民將厭避耕種失時或止耕膏腴而棄其餘則所收仍舊而所輸益少一不可也檢括之時縣官不能家至戶到里胥得以暗通貨賂上下其手虛爲文具轉失其眞二不可也民田與軍田犬牙相錯彼或陰結軍人以相冒亂而朝廷止憑有司之籍儻或臨時少於元額則資儲闕誤必矣三不可也夫朝廷舉事務在必行既行而復中止焉豈善計哉議遂寢

六年五月詔將幸銀山諸扈從軍士賜錢五百貫有損

續通志 世宗大定十一年正月上謂宰臣曰往歲清暑山西近路禾稼甚廣殊無商牧之地因命五百里外乃得耕種今聞民皆去之他所甚可矜憫其令依舊耕種先是十年禁侵耕圍場地

續通考 十三年十月敕州縣官不盡力督賦致逋懸者止其俸俟徵足然後給之二十年三月以戶部尚書曹望之言減鄜延及河東南路稅五十二萬餘石增河北西路稅八萬八千石詔諸稅非關邊要地者除當儲數外聽民從便折納

續通典 二十一年帝謂宰臣曰山東大名等路明安穆昆之民往往驕縱不親稼穡盡令漢人蒔種取租已禁買奴婢委閱實戶數計口給地必令自耕力不足者方許佃於人時言者謂豪強之家多占奪田者有一家一口至三十頃以致小民無田可耕因令占官地十頃以上者皆括籍入官均賜貧民又以山東路所括民田已分給女眞屯田人戶餘地還民又尚書省奏山東所刷地數上曰此雖民地然無明據括爲官地亦無不可黃河已移故道梁山濼水退民嘗恣意種之後遣使安置屯田民懼征租逃者甚衆因免征赦罪別以官地給之二十二年省臣張仲愈等謂民初無得地之由撫定後未嘗輸稅妄通爲已業者刷之上謂太刻但令明安穆昆人戶隨宜分處計其丁壯牛具合得土田實數給之不足則以前所刷地二萬餘頃補之二十三年奏明安穆昆戶墾田一百六十九萬三百八十頃有奇牛具三萬四千七百七十一在都宗室將軍司墾田二千六百八十三頃七十六畝牛具三百四德呼勒唐古二部墾田萬六千二十四頃一十七畝牛具五千六十六

十七年隨處官豪之家多侵占官地轉與他人種佃規取課利命有司拘刷見數以與貧難無地者每丁授五十

畝庶不致失所餘佃不盡者方許豪家驗丁租佃二十九年擬再立限令貧民請佃官地緣今已過期計已數足其占而有餘者若容告訴恐滋姦弊況續告漏遺地救旨已革今限外告者宜卻之止付元佃兼平陽一路地狹人稠官地當盡數拘籍驗丁以給貧民上曰限外指告多佃官地者卻之當矣如無主不願承佃方許諸人告請其平陽路宜計丁限田如一家三丁已業止三十畝則更許存所佃官地一頃二十畝餘者拘籍給付貧民可也又從言官請招他路流民量給閒田耕河南曠地願作官地者免稅八年願爲已業者免稅三年並不許貿易

續通考章宗明昌元年六月詔勸諭民戶栽桑果金制凡桑棗民戶以多植爲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明安穆昆戶少者必課種其地十之一除枯補新使之不缺至是尚書省奏近制以明安穆昆戶不務栽植桑果已令每十畝須栽一畝今乞再下各路提刑及所屬州縣勸諭民戶如有不栽及栽不及十之三者並以事怠慢輕重罪科之詔可至五年諭尚書省遼東等路女直漢兒百姓並令量力爲蠶桑二年二月敕自今民有訴水旱災傷者即委官按視其實申所屬州府移報提刑司同所屬檢畢始令翻耕

續通典三年議行區種法四年敕令農田百畝以上如瀕河易得水之地須區種三十餘畝多種者聽無水之地則從民便承安元年四月初行區種法男年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有土田者丁種一畝丁多者五畝止二年二月九路提刑馬百祿奏地肥瘠不同乞不限畝數制可

續通考泰和元年六月從尚書省言減牛頭稅三之一

續通典泰和四年令所在長官及按察司隨宜勸諭亦竟不能行是年定制軍人所撥地止十里內自種種數每丁四十畝續進丁同此餘者許令便宜租賃及兩和分種違者錢業還主時六路括地其閒屯田軍戶多冒名增口以請官地及包取民田而民有空輸稅賦虛抱物力者應命於稅內每歲續核之

續通考四年以州郡旱播種失期勸行畦種法時自春至夏諸郡少雨御史中丞孟鑄奏今歲愆陽已近五月比至得雨恐失播種之期可依種麻菜法擇地形稍下處撥畦種穀穿土作井隨宜灌溉從之七年河南旱蝗至七月雨

[illegible]

如之四年河南水災命唐鄧裕蔡息壽潁亳及歸德府被水田已熯者布種未滲者種稻復業之戶免本租及一切差發能代耕者如之有司擅科者以違制論闕牛及食者率富者就貸　四月河東按察司張行信奏徐邳地下宜麥稅粟者許納麥以便民命議行之五年二月定長吏勸農殿最能勸農田者每年穆昆賞銀絹十兩匹明安倍之縣官於本等陞五人三年不怠者明安穆昆遷一官縣官陞一等田荒及十之一者笞三十分數加至徒一年三年皆荒者明安穆昆追一官縣官以陞等法降之爲永格承安二年十二月遣戶部侍郎上官瑜體究西京逃亡勸率沿邊軍民耕種郎中李敬義規措臨潢農務泰和元年六月用尚書省言明安穆昆戶田多汙萊人戶闕乏幷坐所臨長吏按察司以時勸督有故慢者量決罰之六年正月罷陝西括地七年三月初定蟲蝻生發地主及鄰主首不申之罪至六月遣使捕蝗次年四月詔諭有司苗稼方興速遣官分道巡行農事以備蟲蝻七月更定蟲蝗生發坐罪法又頒捕蝗圖於中外

續通典八年戶部尚書高汝礪以舊制人戶請佃荒地者納租之時多巧避匿由元限太遠請佃之初無人保識請自今請佃者可免三年作已業者免一年以鄰首保識爲長制

宣宗貞祐三年宰臣以既徙河北軍戶於河南請以官田及牧地分界之已爲民佃者處之劉元規曰括地之議聞者無不駭愕向者河北山東已爲此舉民之塋墓井竈悉爲軍有若復行之大失衆心荒田不可耕徒有得地之名而無享利之實縱得熟土不能親耕而復令民佃之所得無幾而使紛紛交病哉遂罷之（時北方侵及河南由是盡起諸路軍戶南來保守軍糧無出衆議益賦或與軍田二者不知所擇汝礪言河南官民地相半又多全佃官地之家一旦奪之何以自活如山東撥地時腴地盡入勢家瘠者乃付貧戶無益於軍而民有損惟當倍益官租以給軍食復以係官荒田牧地量數與之令其自耕爲便從之其後軍戶日給不足應援以荒官田及牧地可耕者人三十畝汝礪既總括荒田旋又奏頃畝之數甚少軍月復不能自耕必以與人取租數百里外請罷給但半給種半實直焉四年省院又議軍戶願佃者計口給之其餘僻遠不願者宜准近制係官荒地許軍民耕闢亦未能遽減其種遲以歲月俟成倫次漸可以省官廩耳後乃定擬民有能開牧馬地及官荒地作熟田者以半給之爲永業半給軍戶）

續通考十月從御史田迥秀請軍需徵調先期告民迥秀言方今軍國所需一切責之河南有司不恤民力徵調太急促其期限痛其捶楚民既罄其所有而不足遂使奔走旁求於他境力竭財殫相繼散亡禁之不能止也乞

自今凡科徵必先期告之不及者皆罷庶民力寬而逋者可復詔可

續通典興定三年尚書右丞侯摯言河南軍民田總一百九十七萬頃見耕種者九十六萬餘頃合上中下十一取之歲得九百六十萬石自可優給歲支民不疲而軍用足詔有司議行之四年伊喇布言軍戶自徙於河南尚未給田移徙不常貧者甚衆請括諸屯處官田人給三十畝仍不移屯他所宰臣議先撥授之爲永業俟有獲卽罷其家種從之五年京南行三司舒穆嚕斡魯言京南東西三路屯軍四十萬口歲費糧一百四十餘萬石皆坐食民租宜括逋戶舊耕田南京一路舊墾田三十九萬八千餘頃內官田民耕者九萬九千頃餘民流離猝難復業不若分給軍戶人三十畝使之自耕或召人佃種令省臣議更不能行

續通考四年十二月鎭南軍節度使溫特赫思敬請民輸稅者止輸本郡思敬言今民輸稅其法大抵有三上戶輸遠倉中戶次之下戶最近然近者不下百里遠者數百里道路之費倍於所輸而雨雪有稽違之責遇賊有死傷之患不若止輸本郡令有司檢算倉之所積稱屯兵之數使就食之若有不足則增斂於民

元光元年詔有司不俟麥熟徵租者罪之 時有司徵租急民多不待熟刈之以應限是年麥將熟乃諭州縣有犯者以慢軍儲治罪至九月南京司農卿李蹊言按齊民要術麥晚種則粒小而不實故必八月種之今南路當輸秋稅百四十餘萬石草四百五十餘萬束皆以八月爲終限若輸遠倉及泥淖往返不下二十日使民不暇趨時是妨來歲之食也乞寬徵斂之限使先盡力於二麥不從

哀宗正大四年三月徵夏稅二倍

元之取民大率以唐爲法其取於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倣唐之租庸調也取於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倣唐之兩稅也 丁稅地稅之法自太宗始行之丁稅少而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丁稅工匠僧道驗地官吏商賈驗丁虛配不實者杖七十徒二年仍命歲書其數於冊由課稅所申省以聞違者各杖一百世祖申明舊制於是輸納之期收受之式關防之禁會計之法莫不備焉至元三年詔窩戶種田他所者其丁稅於附籍之郡驗丁而科地稅於種田之所驗地而取漫散之戶逃於河南等路者依見居民戶納稅秋稅夏稅之法行於

江南初世祖平宋時除江東浙西其餘獨徵秋税而已至元十九年用姚元之請命江南税糧依宋舊制折輸緜絹

雜物是年二月又用左丞耿仁言令輸米三之一餘並入鈔以折焉以七百萬錠為率歲得羨鈔十四萬錠其輸米者止用宋斗斛蓋以宋一石當元七斗故也至成宗元貞二年乃定其制

糧稅歲入總數　天下歲入糧數總計一千二百十一萬四千七百七石內腹裏二百二十七萬一千四百四十九石行省九百八十四萬三千二百五十八石江南三省文宗天歷元年夏稅鈔數總計中統鈔一十四萬九千二百七十三錠三十三貫

世祖中統二年四月命宣撫司官勸農桑抑游惰立勸農司是年定遠近倉輸納例遠倉之糧止於沿河近倉輸納每石帶收腳錢中統鈔三錢或民戶赴河倉輸納者每石折輸輕齎中統鈔七錢　三年正月禁諸道戍兵及勢家縱畜牧犯桑棗禾稼者次年七月又戒蒙古軍不得以民田為牧地四年九月諭高麗上京等處毋重科斂民五年詔僧道尹囉勒昆達實密儒人凡種田者白地每畝輸稅三升水地每畝五升軍站戶除地四頃免稅餘悉徵之

續通典　至元三年定隨路府州縣官員職田上路達嚕噶齊一十六頃總管同同知八頃治中六頃府判五頃下路達嚕噶齊一十四頃總管同同知七頃府判五頃散府達嚕噶齊一十頃知府同同知六頃府判四頃上州達嚕噶齊一十頃州尹同同知五頃州判四頃中州達嚕噶齊八頃知州同同知四頃州判三頃下州達嚕噶齊六頃知州同州判三頃警巡院達嚕噶齊五頃警使同警副四頃警判三頃錄事司達嚕噶齊三頃錄事同錄判二頃縣達嚕噶齊四頃縣尹同縣丞三頃主簿二頃縣尉主簿兼尉並同經歷四頃又定按察司職田各道按察使一十六頃副使八頃僉事六頃七年立司農司頒農桑之制十四條其最善者縣邑所屬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一人為之長增至百家者別設長一員不及五十家者與近村合為一社地遠人稀不能相合各自為社者聽其合為社者仍擇數村之中立社長官司長以教督農桑為事凡種田者立牌橛於田側書某社某人於其上社長以時點視勸誡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點官責之其有不敬父兄及凶惡者亦然仍大書其所犯於門俟其改過

自新乃毀如終歲不改罰其代充本社夫役社中有疾病凶喪之家不能耕種者衆爲合力助之一社之中災病多者兩社助之凡爲長者復其身郡縣官不得以社長與科差事農桑之術以旱暵爲先凡河渠之利委本處正官一員以時濬治或民力不足者提舉河渠官相其輕重官爲導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車貧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給之俟秋成之後驗使水之家俾均輸其直田無水者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聽種區田其有水田者不必區種仍以區田之法散諸農民種植之制每丁歲種桑棗二十株土性不宜者聽種榆柳等其數亦如之種雜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爲數願多種者聽其無地及有疾者不與所在官司申報不實者罪之仍令各社布種苜蓿以防饑年凡荒閒之地悉以付民先給貧者次及餘戶每年十月令州縣正官一員巡視境內設法除蝗

續通考四年二月始括民田時括西夏民田徵其租至八年十二月復括西夏田十七年五月括沙州戶丁定常賦其富戶餘田令所戍漢軍耕種十九年十月籍京師隱漏田履畝收稅二十年四月免京畿所括豪勢田舊稅三之二新稅三之一十一月詔大都田土並令輸租甘州新括田土畝輸租三升二十二年正月詔括京師荒地令宿衛士耕種二十五年九月命呼圖克民戶履畝輸稅三十年燕公楠復爲大司農得藏匿公私田六萬九千八百六十二頃歲出粟十五萬一千一百斛鈔二千六百貫帛千五百匹麻絲二千七百斤　七年二月立司農司設四道巡行勸農司十二月改司農司爲大司農司添設巡行勸農使副各四員大司農之設專掌農桑水利仍分布勸農官及能知水利者巡行郡邑察舉勤惰所在牧民長官提點農事歲終第其成否申轉司農司及戶部秩滿之日注於解由戶部照之以爲殿最又命提刑按察司加體察焉至九年命勸農官舉察勤惰於是高唐州達嚕噶齊呼圖克濟爾州尹張廷瑞同知陳思濟以勤升職陜縣尹王仔以惰降職自是每歲申明其制十四年罷大司農司以按察司兼領勸農事十八年改立農政院二十年又改立務農司是年又改司農寺二十三年復爲大司農司二十四年二月立行大司農司及營田司於江南二十八年以江南長吏勸課擾民罷其親行之制命止移文諭之二十九年以勸課司併入各道肅政廉訪司增僉事二員兼察農事八月命提調農桑官帳冊有差者驗數

頒農桑制十四條　縣邑所屬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爲之長增至百家者别設長一員不及五十家者與近村合爲一社地遠人稀不能相合各自爲社者聽其合爲社者仍擇數村之中立社長官司長以教督農桑爲事凡種田者立牌橛於田側書某社某人於其上社長以時點視勸戒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點官責之其有不敬父兄及凶惡者亦然仍大書其所犯姓名於門俟其改過自新乃毁如終歲不改罰代充本社夫役社中有疾病凶喪之家不能耕種者衆爲合力助之一社之中災病者多兩社助之凡爲長者復其身郡縣官不得以社長與科差事農桑之術以備旱暵爲先凡河渠之利委本處正官一員以時濬治或民力不足者提舉河渠官相其輕重官爲導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車貧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給之秋成之後驗使水之家俾均輸其直田無水者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聽種區田其有水田者不必區種仍以區田之法散之農民種植之制每丁歲種桑棗二十株土性不宜者聽種榆柳等其數亦如之種雜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爲數願多種者聽其無地及有疾者不與所在官司申報不實者罪之仍令各社布種苜蓿以防饑年近水之家又許鑿池養魚并鵝鴨及蒔蓮藕菱芡蒲葦等以助衣食凡荒閑之地悉以付民先給貧者次及餘戶每年十月令州縣正官一員廵視境内有蝗蝻遺子者設法除之至二十八年復頒農桑雜令泰定帝致和元年正月復詔頒十四條於天下順帝至正八年四月又詔守令選立社長專一勸課農桑　十年十一月詔毋禁畿内秋耕大司農言中書移文以畿内秋稼始收請禁民覆耕恐妨芻牧帝以農事有益詔勿禁至二十八年又弛畿内秋耕之禁

續通典　十二年江陵行省廉希憲以宋引水扞敵是以城闉之外瀦水彌望因引還江流遂得陸地數百萬畝招諭富民隨力耕種約以三年後減半收租貧民趨之曾未期年已成沃壤

續通考　十三年十二月詔凡軍將校及宋官吏有以勢力奪民田廬産業者各還本主無主則以給附近之無生産者十五年七月詔江南浙西等處毋非理征科擾民十七年命戶部重定諸科徵例全科戶丁税每丁粟三石驅丁粟一石地税每畝粟三升減半科戶丁税每丁粟一石新收交參戶第一年五斗第二年一石第三年一石二斗五升第四年一石五斗第五年一石七斗五升第六年入丁税協濟戶丁税每丁粟一石地税每畝粟三升隨路近

倉輸粟遠倉每粟一石折納輕齎鈔二兩富戶輸遠倉下戶輸近倉郡縣各差正官一員部之每石帶納鼠耗三升分例四升凡糧到倉以時收受出給朱鈔權勢之徒結攬稅石者罪之仍令倍輸其數倉官攢典斗腳人等飛鈔作弊者並置諸法輸納之期分爲三限初限十月中限十一月末限十二月違者初犯笞四十再犯杖八十（見戶口門）至成宗大德六年申明稅糧條例復定上都河間輸納之期上都初限次年五月中限六月末限七月河間初限九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一月

續通典二十一年定江南行省及諸司職田比腹裏減半上路達嚕噶齊八頃總管同同知四頃治中三頃府判二頃五十畝下路達嚕噶齊七頃總管同同知三頃五十畝府判二頃五十畝經歷二頃知事一頃提控案牘同散府達嚕噶齊六頃知府同同知三頃府判二頃提控案牘一頃上州達嚕噶齊五頃知州同同知二頃州判同提控案牘一頃中州達嚕噶齊四頃知州同同知二頃州判一頃五十畝都目五十畝下州達嚕噶齊三頃知州同同知二頃州判一頃五十畝上縣達嚕噶齊二頃縣尹同縣丞一頃五十畝主簿一頃縣尉同中縣同上（無縣丞）下縣達嚕噶齊一頃五十畝縣尹同主簿兼尉一頃錄事司達嚕噶齊一頃五十畝錄事同錄判一頃司獄一頃巡檢同按察使八頃副使四頃僉事三頃經歷二頃知事一頃運司官運使八頃同知四頃運副三頃運判同經歷二頃知事二頃提控案牘同鹽司官鹽使二頃鹽副二頃鹽判一頃各場正同管勾各一頃

續通考二十三年六月命雲南陝西二行省籍定建都稅賦二十四年十二月減揚州省歲額米十五萬石以鹽引五十萬易糧二十五年正月募民能耕江南曠土及公田者免差役三年其輸租免三分之一九月置徵理司專治合追錢穀十月以省院臺官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錢穀二十八年二月罷徵理司初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言宰相不以進賢爲急而惟以貨殖爲心尚書鉤考錢穀以割剝生民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僧格怒奏請殺之者六帝皆不允至是僧格以罪罷二月遂罷徵理司詔下之日百姓相慶既而各路鉤考猶未盡罷於是御史臺臣奏鉤考錢穀自中統初至今餘三十年更阿哈瑪特僧格當國設法已極而其餘黨公取賄賂民不堪命不如罷之十二月遂詔罷鉤考錢穀昔年逋負文卷聚

置一室非上命而視之者有罪仍遣使布告中外　二十九年九月以寍夏戶口繁多而田土半藝紅花詔盡種穀麥以補民食

至元時諸路墾田義糧等總數　二十三年大司農司上諸路備義糧九萬五百三十五石植桑棗雜果諸樹三千三百九萬四千六百七十二株　二十五年大司農言耕曠地三千五百七十頃積義糧三十一萬五千五百餘石　二十八年司農司上諸路墾地千九百八十三頃有奇植桑棗諸樹二千二百五十二萬七千七百餘株義糧九萬九千九百六十石

成宗元貞元年五月詔以農桑水利諭中外二年七月括巴延阿珠阿爾哈雅等所據江南田及權豪隱匿者令輸租始定徵江南秋夏稅之制秋稅止命輸租夏稅則輸以木綿布絹絲綿等物其所輸之數視糧以爲差一石或輸鈔三貫二貫一貫或一貫五百文一貫七百文輸三貫者若江浙省婺州等路江西省龍興等路輸一貫者若福建省泉州等五路輸一貫五百文者若浙江省紹興路福建省漳州等五路皆因地利之宜人民之衆酌中數取之其所輸之物各隨時估高下以爲直獨湖廣則異是初行省右丞阿爾哈雅克湖廣時罷宋夏稅依中原例改科門攤每戶一貫二錢視夏稅增鈔五萬餘錠至大德二年宣慰張國紀又請科夏稅於是湖湘重罹其害俄詔罷之三年又改門攤爲夏稅而併徵之每石計三貫四錢之上視江浙等爲尤重云　大德元年九月罷括兩淮民田其後九年十月復括兩淮地爲豪民所占者令輸租賦仁宗皇慶元年二月赦兩淮民種荒田者如例輸稅延祐元年十月遣官括淮民所佃閒田不輸稅者泰定帝泰定元年平章政事張珪等言國家經費皆取於民世祖時淮北內地惟輸丁稅特們德爾爲相專務聚斂遣使括勘兩淮河南田土重併科糧又以兩淮荊襄沙磧作熟徵收徼名興利農民流徙宜如舊制止徵丁稅其括勘重併之糧及沙磧不可田畝之稅悉除之帝不能從　十一月禁諸王駙馬并權豪毋奪民田其獻田者有刑至二年正月又禁諸王公主駙馬受諸人呈獻公私田地及擅招戶者武宗至大元年七月皇子和實拉請立總管府領提舉司四括河南歸德汝寍境內瀕河荒地約六萬餘頃歲收其租中書省言瀕河之地出沒無常遇有退灘則爲之主近有伊瑪噶者妄稱省委括地蠶食其民以有主之田指爲荒地所至騷

勤方議其罪遇赦獲免今乃獻地皇子河南連歲水災人方闕食若從其請設立官府爲害非細遂止仁宗皇慶元年七月敕諸王錫錫部歸晉寧路襄垣縣民田　十二月詔諸軍戶賣田者由所隸官給文券二年二月詔諸郡凡民播種怠惰及有司勸課不至者命各道廉訪司治之七年正月罷歸德府括田八年正月詔江南佃戶私租太重以十分爲率減二分永爲定例

武宗至大二年淮西廉訪僉事苗好謙獻蒔桑法行之分農民爲三等上戶地一十畝中戶五畝下戶三畝或一畝皆築垣牆圍之以時收采桑椹依法種植其法出齊民要術等書至仁宗延祐三年以好謙所至植桑皆有成效於是風示諸道命以爲式是年十一月令各社出地共蒔桑苗以社長領之分給各社四年又以社桑分給不便令民各畦種之法雖屢變而有司不能悉遵上意大率視爲具文而已　三年詔大司農除牧養地聽民秋耕

續通典　仁宗延祐元年平章章閭言經理大事世祖已嘗行之但其間欺隱尚多未能盡實以熟田爲荒地者有之懼差而析戶者有之富民買貧民田而仍其舊名輸稅者亦有之由是歲入不增小民告病若行經理之法俾有田之家及各位下寺觀學校財賦等田一切從實自首庶幾稅入無隱差徭亦均於是遣官經理然期限猝迫富民黠吏並緣爲奸以無爲有虛具於籍者往往有之明年命河南自實田自延祐五年爲始每畝止科其半（按河南省總計官民荒熟田一百一十八萬七百六十九頃江西省官民荒熟田四十七萬四千六百九十三頃江浙省官民荒熟田九十九萬五千八十一頃）

續通考　七年四月（時英宗已即位）增兩淮荆湖江南東西道田賦斗加二升

續通典　英宗至治三年張珪上疏曰天下官田歲入所以贍衛士給戍卒自至元三十一年以後累朝以是田分賜諸王公主駙馬及百官宦者寺觀之屬遂令中書酬直海漕虛耗國儲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姦吏贓官催甲斗級巧名多取又且驅迫驛傳徵求餼廩折辱州縣償補逋負至倉之日變鬻以歸官司交忿農民窘竄臣等議惟諸王公主駙馬寺觀如所與公主僧格勒及普安三寺之制輸之公廩計月直折支以鈔令有司兼領輸之省部給之大都其所賜百官及宦者之田悉拘還官著爲令時不能從文宗天曆中詔諸路農民請佃荒田者與免租賦三年作己業皆一年自首冒田及者田責可退難地者不在免例

續通考泰定帝泰定初行助役法助役糧者其法命江南民戶有田一頃之上者於所輸稅外每頃量出助役之田
具書於冊里正以次掌之歲收其入以助充役之費凡寺觀田除宋舊額其餘亦驗其多寡令出田助役民賴以不
困　二年十二月右丞趙簡請行區田法於內地以宋董煟
續通典順帝至正二年六月命江浙撥賜僧道田還官徵糧以備軍儲四年六月立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時賜托克托松
江田故也）所編救荒活民書頒州縣
文宗至順元年十一月徵河南行省民間自實田土糧稅不通舟楫之處得以鈔代輸
順帝元統初罷富民承佃江淮田從江浙行省王克敬請也時松江大姓有歲漕米萬石獻京師者其人既死子孫貧
且行乞有司仍歲徵弗足則雜置松江田賦中令民包納克敬曰匹夫妄獻米徼名爵今身死家破又已奪其爵不可
使一郡之人均受其害國用寧乏此耶具論免之
續通考十二年正月遣官分道巡視農桑中書省臣言河南陝西腹裏諸路供給繁重調兵討賊正當春首耕作之時
恐農民不能安於田畝守令有失勸課宜委通曉農事官員分道巡視督勸守令親詣鄉都省諭農民依時播種務
人盡其力地盡其利其曾經盜賊水患供給之處貧民不能自備牛種者所在有司給之仍令總兵官禁止屯駐軍
馬毋得踐踏以致農事廢弛從之
續通典十三年正月命烏蘭哈達烏克遜良楨兼大司農卿給司農分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至檀順州
東至遷民鎮凡係官地及元管各處屯田悉從司農分司立法佃種合用工價牛具農器穀種召募農夫諸費給鈔
五百萬錠以供其用三月以各衙門在官田地并宗仁等衛屯田地土並付司農分司播種四月以禮部所轄掌薪
司并地土給付司農分司又詔取勘徐州汝寧南陽鄧州等處荒田并戶絕籍沒入官者立司牧署掌司農分司耕
牛又立玉田屯署十四年二月詔河南淮南兩省並立義兵萬戶府建清河大壽元忠國寺以江浙廢寺田歸之十
六年三月臺臣言係官牧馬草地俱為權豪所占今後除規運總管府見種外餘盡取勘令大司農召募耕墾歲收
租課以資國用從之十九年三月置大都督兵農司仍置分司十道專督屯糧以博囉特穆爾領之所在侵奪民田

不勝其擾

續通志明土田之制有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官田皆宋元時入官田地厥後有還官田沒官田斷入官田學田皇莊諸王公主勳戚大臣內監寺觀賜乞莊田百官職田邊臣養廉田軍民商屯田通謂官田其餘爲民田元季版籍多亡田賦無準洪武初遣周鑄等百六十四人覈浙西田畝定其賦稅復命戶部覈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徭役以田產寄他戶明太祖洪武二十年命國子生武淳等分行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量度地畝方圓書主名及田之丈尺編類爲冊又以中原田多蕪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司農司開治河南掌其事臨濠之田驗其丁力計畝給之毋許兼并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給十五畝蔬地二畝免租三年每歲中書省奏天下墾田數少者畝以千計多者至二十餘萬官給牛及農具者乃收其稅額外墾荒者永不起科田以近郭爲上地迤遠爲中地下地仍元里社制河北諸州縣土著者以社分里甲遷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社民先占畝廣屯民新占畝狹屯地謂之小畝社地謂之廣畝宣德間墾荒田永不起科及洿下斥鹵無糧者皆覈入賦額數溢於舊有司乃以大畝當小畝以符舊額土地不均人得以意贏縮世宗嘉靖中桂萼郭宏化唐龍簡霄先後疏請覈田畝顧鼎臣請履畝丈量江西安福河南裕州先行之法未詳具人多疑憚神宗初建昌知府許孚遠爲歸戶冊以田從人法簡而密萬歷六年帝用大學士張居正議天下田畝通行丈量限三載竣事用開方法以徑圍乘除畸零截補於是豪猾不得欺隱里甲免賠累而小民無虛糧然居正尚綜核頗以溢額爲功有司爭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見田以充虛額北直隸湖廣大同宣府遂先後按溢額田增賦云

續通考洪武元年正月遣周鑄等百六十四人覈浙西田畝定賦稅八月詔輸賦道遠者官爲轉運災荒以實聞三年三月命計民授田鄭州知州蘇琦言自辛卯河南起兵天下騷然兼以元政衰微將帥凌暴十年之間耕桑變爲草莽若不設法招徠耕種以實中原恐日久國用虛竭爲今之計莫若計復業之民墾田外其餘荒蕪土田宜責之守令召誘流移未入籍之民官給牛種及時播種除官種外與之置倉中分收受守令正官召誘戶口有增開田有成者從巡歷御史申舉若田不加闢民不加多則覈其罪帝是其言遂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司農司

書省臣曰蘇松嘉湖杭五郡地狹民衆無田以耕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給臨濠朕故鄉也田多未闢土有遺利宜令五郡民無田者往開種就以所種田爲己業給資糧牛種復三年驗其丁力設田給之毋許兼并又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給十五畝蔬地二畝免租三年有餘力者不限頃畝自是每歲中書省奏天下墾田數少者畝以千計多者至二十餘萬官給牛及農具者乃收其税額外墾荒者永不起科　四年九月設糧長帝以郡縣吏徵收賦税輒侵漁百姓乃命戶部令有司料民土田以萬石爲率田多者爲糧長督其鄉賦税歲七月州縣委官偕詣京師領勘合以行糧萬石長副各一人至十五年革罷十八年復設三十年更定每區正副二名輸充至成祖永樂十九年令暫於南京戶部宣諭給勘合後遂爲例宣宗宣德間復永充科斂橫溢民受其害或私賣官糧以牟利其罷者虧損公賦事覺至隕身喪家景帝時革糧長未幾又復自官軍兌運糧長不復輸京師而州里間頗滋害世宗嘉靖時諭德顧鼎臣條上錢糧積弊四事其一曰催徵歲辦錢糧成弘以前里甲催徵糧戶上納糧長收解州縣監收糧長不敢多收斛面糧戶不敢攙雜水穀糠粃兌糧官軍不敢阻難多索公私兩便近者有司不復比較經催里甲負糧人戶但立限敲撲糧長令下鄉追徵豪强者則大斛倍收多方索取所至雞犬爲空孱弱者爲勢豪所凌躭延欺賴不免變產補納至或舊役侵欠責償新僉一人逋負株連親屬無辜之民死於箠楚囹圄者幾數百人且往時每區糧長不過正副二名近多至十人以上其實收掌管糧之數少而科斂打點使用年例之數多州縣一年之間輒破中人百家之產害莫大焉宜令戶部議定事例轉行所司審編糧長務遵舊規如州縣官多僉糧長縱容下鄉及不委里甲催辦輒酷刑限比糧長者罪之致人命多死者以故勘論　五年六月遣使度四川田　十二月詔以農桑課有司　七年四月從福建按察司僉事盧公茂奏令漳泉二府田崩陷溪海者除其税新舊墾闢者徵其租　九年三月令天下税糧以銀鈔錢絹代輸　十三年三月減蘇松嘉湖重賦十之二初帝定天下官民田賦凡官田畝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減二升　租田八升五合五勺蘆地五合三勺四抄草塌地三合一勺沒官田一斗二升惟蘇松嘉湖怒其爲張士誠守乃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爲官田按私租簿爲税額而司農卿楊憲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賦畝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視他方倍蓰畝

稅有二三石者大抵蘇松最重嘉湖次之杭又次之七年五月命減蘇松嘉湖極重田租如畝稅七斗五升者除其半至是復命戶部裁其額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其以下者仍舊　詔陝西河南山東北平及鳳陽淮安揚州廬州田許民儘力開墾有司毋得起科自元年八月令州郡人民先因兵燹遺下田土他人墾成熟者聽為己業業主已還有司於輔近荒田如數給與其餘荒田亦許民墾闢為己業免徭役三年五年五月詔令四方流民各歸田里其間有丁少田多者不許依前占據他人之業若有丁多田少者有司於輔近荒田驗丁撥付至是乃有是詔又令山東河南開荒田者永不起科　十七年令雲南以金銀貝布漆丹砂水銀代秋租二十年十二月魚鱗冊成帝既定天下覈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大率以田產寄他戶謂之貼腳詭寄是年命國子生武淳等分行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編類為冊狀如魚鱗號曰魚鱗圖冊先是詔天下編黃冊以戶為主詳具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為四柱式而魚鱗圖冊以土田為主諸原坂墳衍下溼沃瘠沙鹵之別畢具魚鱗冊為經土田之訟質焉黃冊為緯賦役之法定焉凡質賣田土備書稅糧科則官為籍記之　二十一年八月徙澤潞民墾河南北田戶部郎中劉九皋言古者令狹鄉之民得遷於寬鄉蓋欲地不失利民有恒產也今河北諸處兵後田荒居民鮮少宜徙山東西之民往就耕種帝曰山東地廣民不必遷遷山西澤潞民無田者往業之免其賦三年仍戶給鈔二十錠以備農具至明年四月又命湖杭溫台蘇松諸郡無田之民往耕淮河迤南滁和等處閒田仍蠲賦三年給鈔備農具　二十六年覈天下土田總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六十八畝有奇夏稅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九百石錢鈔三萬九千八百錠絹二十八萬八千四百八十七匹秋糧米二千四百七十二萬九千四百五十石錢鈔五千七百三十錠絹五十九匹　二十七年三月課民樹桑棗木棉帝初立國即下令凡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麻畝徵八兩木綿畝四兩栽桑以四年起科不種桑出絹一匹不種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此農桑絲絹所由起也至是令每里百戶種秧二畝始同力運柴草燒地已乃耕三燒三耕已乃種秧高三尺分植之五尺為壠每百戶初年課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

……地宜桑而種者少命取淮徐桑種給之次年十二月又命河南山東桑棗毋徵稅　二十八年詔戶部百戶爲里春秋耕穫之時一家無力者百家代之又命天下鄉置一鼓遇農月晨鳴鼓衆皆會及時服田其惰者里老督勸之不率者罰里老惰不督勸亦罰　三十年諭戶部天下逋租許任土產折收米絹綿花金銀等物著爲令 先是十九年令戶部侍郎楊靖會計天下倉儲存糧二年外並收折色惟北方諸布政司需糧餉邊仍使輸粟至是復諭戶部天下逋租咸許任土產折收戶部乃定鈔一錠折米一石金一兩十石銀一兩二石絹一匹石有二斗綿布一匹一石苧布一匹七斗綿花一斤二斗帝命金銀每兩折米加一倍鈔止二貫五百文折一石餘從所議至成祖永樂十一年令各處折徵糧金每兩準米三十石闊白綿布每匹準米一石五斗宣宗宣德四年令順天蘇松并浙江屬縣遠年拖欠稅糧每絹一匹準米一石二斗綿布一匹絲一斤鈔五十貫各準一石苧布一匹準七斗綿花一斤準二斗五年令自三年以前拖欠耗糧以十分爲率三分折布三分折絹四分折鈔其布絹不拘長闊俱準照時價折收　三十一年正月遣使之山東河南課耕惠帝建文二年二月均江浙田賦 詔曰江浙賦獨重而蘇松準私租起科特以懲一時頑民豈可爲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畝不得過一斗至永樂時盡革建文政浙西之賦復重

成祖永樂元年五月除天下荒田未墾者額稅八月發流罪以下墾北京田九月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被兵窮民　五年六月始置交阯布政使命以絹漆蘇木翠羽紙扇沈速安息諸香代租賦廣東瓊州黎人肇慶猺人內附輸租比內地　二十年十月分遣中官及朝臣八十八覈天下倉糧出納之數 時宇內富庶賦入盈羨天下本色稅糧三千餘萬石絲鈔等二千餘萬計米粟自輸京師數百萬石外府縣倉廩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歲歉有司往往先發粟振貸然後以聞　二十二年十月時仁宗已卽位令天下奏雨澤至卽以聞通政司請以四方雨澤章奏送給事中收貯帝曰祖宗令天下奏雨澤欲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積之通政司既失之矣今又令收貯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自今奏至卽以聞

宣宗宣德五年二月詔舊額官田租畝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減十之三著爲令

先是廣西布政使周幹巡視蘇常嘉湖諸府還言諸府民多逃亡詢之耆老皆云重賦所致如吳江崑山民田租舊畝五升小民佃種富民田畝輸私租一石後因事故入官輒如私租例盡取之以致民多凍餒逃亡仁和海甯崑山海水陷官民田千九百餘頃逮今十餘年猶徵其租田沒於海租無從出請將沒官田及公侯還官田租俱視彼處官田起科畝稅六斗海水淪陷田悉除其稅則田無荒蕪之患而細民獲安生矣命部議行之是年又有是記至九月又命周忱巡撫江南諸府總督稅糧蘇府官民田租共二百七十七萬石而官田之租乃至二百六十二萬石民不能堪帝既屢下詔減官田租忱乃與知府況鍾曲算累月減至七十二萬餘石他府亦以次減民始少甦忱又請令松江官田依民田起科戶部劾以變亂成法帝雖不罪亦不能從而朝廷數下詔書蠲除租賦持籌者輒私戒有司勿以詔書爲辭帝與尚書胡濙言計臣壅遏膏澤然不深罪也　時天下財賦多不理而江南爲甚蘇州一郡積逋至八百萬石忱始至召父老問逋稅故皆言豪富不肯加耗并徵之細民民貧逃亡而稅額益缺忱乃創爲平米法令出耗必均又以支撥餘米貯之倉曰濟農耕者借貸必驗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給之秋與糧並賦雖與民爲期約至時多不追取每歲徵收畢踰正月中旬輒下檄放糧曰此百姓納與朝廷賸數今還百姓用之努力種田秋間又納朝廷稅也於是兩稅無逋公私饒足又民間馬草歲運兩京勞費不貲忱請每束折銀三分南京則輕齎卽地買納又言丹徒丹陽二縣田沒入江者賦尚未除國初籍租之家其田多併於富室宜徵其租沒於江者除之則額不虧而貧富均無錫官田賦白米太重請改征租米悉報可至景帝時戶部括所積餘米爲正賦儲備蕭然其後吳大饑道殣相望課逋如故矣　其後穆宗隆慶元年十二月戶部奏各省糧額俱以夏稅秋糧馬草爲正賦差徭編增爲雜派惟蘇松諸郡不分正雜而混徵之名曰平米其中如馬役料價養役原非戶部之加增如輕齎腳米戶日鹽鈔亦非糧額之正數雜派漸多常賦反累宜令清查舊額所增之數造冊送部裁減從之

英宗正統元年閏六月再減浙江直隸蘇松等處官田稅帝卽位詔民間有事故人戶拋荒田土從實開報除豁稅糧另召承佃如係官田卽照民田例起科五月戶部言浙江蘇松有全家遠戍及戶絕拋荒官民田俱準民田起

奏減除稅糧數多不實蓋緣各司府縣官惟知掠美沽名不念朝廷供給請令各巡撫用心覈實其官田準民田起科每畝秋糧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務循至公不得欺官損民以招罪譴　始折徵金花銀先是京師百官月俸皆持帖赴領南京米賤時俸帖七八石僅易銀一兩江南巡撫周忱請減重額官田極貧下戶兩稅準折金花銀每兩當米四石解京充俸至是副都御史周銓言行在各官俸支米南京道遠費多輒以米易貨貴買賤售十不及一朝廷虛糜廩祿各官不得實惠請於南畿浙江江西湖廣不通舟楫地折收布絹白金解京充俸江西巡撫趙新亦以爲言戶部尚書黄福復條以請帝以問行在戶部尚書胡濙濙對以太祖嘗折納稅糧於陜西浙江民以爲便遂倣其制米麥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米麥共四百餘萬石折銀百萬餘兩入內承運庫謂之金花銀　至憲宗成化十三年李敏巡撫大同見山東河南轉餉至者道遠耗費乃會計歲支外悉令輸銀民輕齎易達而將士得以其贏治軍裝交便之二十三年（本傳作二十一年此從七卿表）敏爲戶部尚書并請畿輔山西陝西州縣歲輸糧各邊者每糧一石徵銀一兩以十九輸邊依時直折軍餉有餘則召糴以備軍興從之自是諸方賦入皆折銀而倉廩之積漸少矣　至穆宗隆慶元年十二月戶部又奏兩京各官俸銀南京水陸四通米穀饒餘便於改折若槩施之北地如或運道告阻何以爲謀請止將南京官吏月糧及向來積久京儲盡行改折每石七錢在北者量折十分之二每石一兩米價昂則仍徵本色從之

四年命江浙等省丈量坍漲田江西浙江福建并直隸蘇松諸府凡官民田有因水坍漲之處令所在有司丈量漲者給附近民承種照民田起科坍沒者悉除其賦　五年二月給鳳陽諸府貧民耕牛行在兵部尚書王驥等奏太僕寺孳生牛計三萬二千九百有奇俱直隸鳳陽諸府民牧養閒有虧損如例買償夫孳牧牛馬本爲兵農之資今馬歲給軍操惟牛他無所用而槩令倍償官無益而民有損比年鳳陽諸府歲歉民貧乞命委官取勘無牛小民選取一萬頭給與收牧耕種從之

景帝景泰二年二月詔畿內及山東巡撫官舉廉能吏專司勸農授民荒田貸牛種四年十月詔天下鎮守巡撫官督課農桑

英宗天順初令鎮守浙江尚書孫原貞等定杭嘉湖官民田平米則例官田畝科一石以下民田七斗以下者每石歲徵平米一石三斗官民田四斗以下者每石歲徵平米一石五斗官田二斗以下民田二斗七升以下者每石歲徵平米一石七斗官田八升以下民田七升以下者每石歲徵平米二石七斗凡起科重者徵米少起科輕者徵米多欲使科則適均而畝科一石之稅未嘗減云　三年令軍民新開田及佃種荒地者照減輕則例起科每畝糧三升三合草一斤即於所在倉場交收不許坐派遠運至憲宗成化二十一年令遼東軍舍人等有墾荒非屯田者上田百畝納穀一石豆一石中田穀一石豆五斗世宗嘉靖六年令各板荒積荒拋荒田所遺稅糧派民賠納者有司召募墾種給帖爲永業三年後畝徵官租瘠田二斗肥田三斗永免加耗差役八年令分陝西拋荒田爲三等第一等召募墾種免稅三年第二等三年後納輕糧第三等召民自種不徵稅糧若水崩沙壓不堪耕種者即與除豁十三年令各召墾荒地免稅三年官給牛種毋許科擾如地主見其成熟復業爭種者許鳴之官量撥還三分之一各照畝納糧

憲宗即位申收糧加耗之令成化十六年六月禁勢家侵占民田先是十年定西侯蔣琬上言大同宣府諸塞下腴田無慮數十萬悉爲豪右所占畿內八府良田半屬勢家細民失業胤邊關有警內郡何資運道或梗京師安給請遣給事御史按覈塞下田定其科額畿內民田嚴戢豪右毋得侵奪庶兵民足食而內外有備章下所司至是復詔禁焉

孝宗弘治二年令應天太平鎮江甯國廣德等府州各屬官田糧每石減耗米自三斗至二斗民田每畝勸出米自二升至一升各有差十五年覈天下土田總四百二十二萬八千五十八頃官田視民田得七之一夏稅米麥四百六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餘石（比洪武原額減八萬七千三百五石有奇）鈔五萬六千三百八十餘錠（比洪武原額增一萬六千五百八十錠有奇）絹二十萬二千五十餘石（比洪武原額減八萬六千四百六十餘石）秋糧米二千二百一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餘石（比洪武原額減二百五十六萬二千[illegible]百八十

石鈔二萬一千九百二十餘錠六千一百九十餘錠馬草二千五百九十四萬八千二百六十四束零

武宗正德十四年五月詔山東山西陝西湖南湖廣流民歸業者官給廩食廬舍牛種復五年

世宗嘉靖三年令內官監收受白糧不許多加耗米初太祖洪武時內府所用白熟粳糯米及芝蔴黃豆等并各官吏俸米皆於蘇松常嘉湖五府秋糧內派納武宗正德時驟增內使五千人糧亦加十三萬石世宗嘉靖元年從戶部侍郎李充嗣言減從故額時凡輸運內府曰熟粳糯米十七萬四十餘石內折色八千餘石各府部糙粳米四萬四千餘石內折色八千八百餘石謂之白糧收受之際每多加耗頗爲民累至是命正糧一石交耗一斗不許分外多收　十五年詔除各處水塌沙壓田地稅十八年議行履畝丈量　御史郭弘化等請通行丈量以杜包賠兼并之弊帝恐紛擾不從給事中徐俊民言今之田賦有受地於官歲供租稅者謂之官田有江水泛溢溝塍淹沒者謂之坍江有流移亡絕田棄糧存者謂之事故官田貧民佃種畝入租三斗或五六斗或石以上者有之坍江事故虛糧里甲賠納或數十石或百餘石者有之夫民田之價十倍官田貧民旣不能置而官田糧重每病取盈益以坍江事故虛糧又令攤納追呼敲撲歲無寧日而姦富猾胥方且詭寄那移并輕分重此小民疾苦閭閻凋瘁所以日益而日增也請定均糧限田之制坍江事故悉與蠲免而合官民田爲一定上中下三則起科以均糧富人不得過千畝聽以百畝自給其羨者則加輸邊稅如此則多寡有節輕重適宜貧富相安公私俱足矣部議疆土民俗各異令所司熟計其便不行越數年乃從應天巡撫侯位奏免蘇州坍海田糧九萬餘石然那移飛灑之弊相沿不改至十八年鼎臣爲大學士復言蘇松常鎭嘉湖杭七府供輸甲天下而里胥豪右蠹弊特甚宜將欺隱及坍荒田土一一檢覈改正於是應天巡撫歐陽鐸檢荒田二千餘頃計租十一萬石有奇以所欺隱田糧六萬餘石補之餘請豁免戶部終持不下時嘉興知府趙瀛建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徵鐸乃與蘇州知府王儀盡括官民田裒益之履畝淸丈定爲等則所造經賦冊以八事定稅糧曰元額稽始曰事故除虛曰分項別異曰歸總正實曰坐派起運曰運餘撥存曰存餘考積曰徵一定額徵一者總徵銀米之凡而計畝均輸之其科則最重與最輕者稍以耗損益推移重者不能盡損惟遞減耗米派輕齎折除之陰予以輕輕者不能

加益爲徵本色遞增耗米加乘之陰予以重時豪右多梗其議鼎臣獨以爲善曰是法行吾家益千石輸然貧民減千石矣不可易也顧其時上不能損賦額長民者僅以已意變通而已　三十年始加派自武宗正德九年建乾清宮加賦百萬至帝初年天下財賦歲入太倉庫者二百萬兩有奇舊制以七分經費而存積三分備兵歉以爲常中年邊供費繁加以土木禱祀月無虛日帑藏匱竭二十九年俺答犯京師增兵設戍餉額過倍三十年京邊歲用至五百九十萬石戶部尚書孫應奎蒿目無策乃議於南畿浙江等州縣增賦百二十萬加派於是始嗣後京邊歲用多者過五百萬少者亦三百餘萬歲入不能充歲出之半由是度支爲一切之法其箕斂財賄題增派括贓贖算稅契折民壯提編均徭推廣事例興焉諸例既興初亦賴以濟匱久之諸所灌輸益少又四方多事有司往往爲其地奏留或請免漸直以備倭川貴以采木山陝宣大以兵荒不惟停格軍興所徵發即歲額二百萬且虧其三之一而內廷之賞給齋殿之經營宮中夜半出片紙吏雖急無敢延頃刻者三十七年大同右衛告警賦入太倉者僅七萬帑儲大較不及十萬戶部尚書方鈍等憂懼不知所出乃乘閒具陳帑藏空虛狀因條上便宜七事以請既又令羣臣各條理財之策議行者凡二十九事益瑣細非國體而累年以前積逋無不追徵南方本色逋賦亦皆追徵折色矣

穆宗隆慶元年頒國計簿式於天下戶部尚書葛守禮奏畿輔山東流移日衆以有司變法亂常起科太重徵派不均且河南北山東西土地磽瘠正供尚不能給復重之徭役工匠及富商大賈皆以無田免役而農夫獨受其困此所謂舛也乞正田賦之規罷科差之法詔舉行之於是奏定國計簿式頒行天下自嘉靖三十六年以後完欠起解追徵之數及貧民不能輸納備錄簿中自府州縣達布政送戶部稽考以清隱漏那移侵欺之弊

續通典御史董堯封奏查出蘇松常鎮四府投詭田一百九十九萬五千四百七十畝花分田三百三十一萬五千五百六十畝因條上便宜事一議丈量二定糧冊三均糧役四明優免五均平徭役六裁供億七申法守八嚴責成戶部覆丈量均賦私免恐煩擾難行優免雖有定例但吳中起科甚重若止論糧石均爲不均宜視田畝之數爲差其餘悉如議報可二年題准以後奏請莊田乞欽定數目撥給其年遠勳戚行屯田御史自封爵之日爲始傳派

五世親服已盡者止留莊田百頃或支派已絕並爵級已革盡數追奪還官又題准元勳後裔傳派五世者原請百頃之外今再留一百頃如係勳戚相半者再留五十頃神宗萬曆二年召人墾種甘州荒地俟六年量徵四年詔鳳陽淮安力舉營田六年張居正以田賦失額小戶多存虛糧致里甲賠累從言官疏詔令二直隸十三布政司府州縣通行丈量限三年之內竣事居正用開方法以徑圍乘除畸零截補於是豪猾不得欺隱里甲免賠累而小民無虛糧總計田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視弘治時贏三百萬頃然居正尙綜核頗以溢額爲功有司爭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見田以充虛額北直隸湖廣大同宣府遂先後按溢額田增賦時詔江北諸府民年十五以上無田者官給牛一頭田五十畝開墾三年後起科又詔蘇州諸府開墾荒田

續通考神宗萬厤六年四月詔戶部歲增金花銀二十萬兩戶科給事中石應岳奏金花銀實小民惟正之供先朝量入度出定爲一百萬兩額派解進僅有此數原無剩餘今若添進必借之太倉夫太倉之儲各邊糧餉城築召募調遣諸費之所待用也況今各處添兵增築撫賞日增加以連年河淮橫溢工費動請百萬何者不仰給於此上供歲多二十萬之進則邊儲歲少二十萬之積推之十年所少不知其幾願思祖宗成憲之當遵念國家生財之不易百凡費用止取足於百萬兩之中而太倉所儲專以備軍國重大之費實經邦垂裕之至計也疏入不從　是年覈天下土田總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二十八畝有奇夏稅米麥四百六十萬五千二百四十餘石起運百九十萬三千餘石餘悉存留鈔五萬七千九百餘錠絹二十萬六千餘匹秋糧米二千二百三萬三千一百七十餘石起運千三百三十六萬二千餘石餘悉存留鈔二萬三千六百餘錠馬草折銀三十五萬三千餘兩此但計起運者　九年通行一條鞭法一條鞭法者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一歲之役官爲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爲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加以贈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併爲一條皆計畝徵銀折辦於官立法頗爲簡便嘉靖間數行數止迨隆萬之世提編增額既如故又多無藝之徵逋糧愈多規避亦益巧已解而愆限或至十餘年未徵而報收一縣有至十萬者逋欠之多縣各數十萬賴行此法無他科擾民力不大絀其後莊烈帝崇禎元年七月戶部纂修賦役全書尙書畢自嚴上議曰賦役全書肇自行條鞭法始距今已四十五年查賦役初定錢

糧數目自有定則惟是地方因事加派司道每年增定吏書受賄任意那移有一州縣而此多彼少者其弊爲涸派州縣奉行而不敢問司道偶增不過千百中十一而有司不肖者一聽姦胥之暗灑派分如每兩因加一分而即加二三分者其弊爲花派小民遵行而不爲怪二者乃宇內通弊牢不可破者也欲清其弊全在撫按先爲裁定今當亟爲申飭 四十六年九月加天下田賦前此援遼三大征頗有加派事畢旋已至四十一年鳳陽巡撫陳薦以倭警需餉急請加派銀十五萬兩有奇從之至是驟增遼餉三百萬時內帑充積帝靳不肯發戶部尚書李汝華乃援征倭播例畝加三釐五毫天下之賦增二百萬有奇明年復加三釐五毫四十八年以兵工二部請復加二釐通前後九釐增賦五百二十萬遂爲歲額所不加者畿內八府及貴州而已以貴州地磽瘠有苗變故也 至熹宗天啟元年給事中甄淑言遼餉加派易致不均蓋天下戶口有戶口之銀人丁有人丁之銀田土有田土之銀有司徵收總曰銀額按銀加派則其數不漏且小民所最苦者無田之糧無米之丁田鬻富室產去糧存而猶輸丁賦宜取額丁額米兩衡而定其數米若干即帶丁若干買田者收米便收丁則縣冊不失丁額貧民不致賠累有司亦免逋賦之患

熹宗天啟二年九月復增田賦時又設州縣兵按畝供餉從御史馮英請也

莊烈帝崇禎三年十二月復增田賦充餉先是二年九月順天府尹劉宗周疏言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掊克聚斂之政正供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災荒一切不問小民至賣妻鬻子以應有司以掊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爲考課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矣帝以爲迂闊而歎其忠至是軍興兵部尚書梁廷棟又請增田賦戶部尚書畢自嚴不能止乃於九釐外畝復徵三釐惟順天永平以新被兵無所加餘六府畝徵六釐得他省之半共增賦百六十五萬有奇合舊所增凡六百八十餘萬海內咨怨 六年正月遣使分督直省逋賦至六月太監張彝憲又請催逋賦一千七百餘萬給事中范淑泰諫不聽至八年十月戶部尚書侯恂遂請嚴徵新舊逋賦從之十年二月復遣使督逋賦巡撫江西解學龍言臣所部州縣七十八而坐逋賦降罰者至九十八人由數歲之逋責於一歲數人之逋責於一人故終無及額之日也請別新舊酌多寡立帶徵之法詔可 七年二月命撫按實心董率農事給事中范淑泰請勸農貴粟以銷寇患帝曰開墾荒蕪驅逐游惰屢有諭

旨未覩奉行著撫按實心董率如有成效不吝褒賞至十二年李邦華爲南京兵部尚書請大墾當塗間田數萬頃章下所司　八年徵助餉銀總督盧象昇請加官戸田賦十之一民糧十兩以上同之既而槩徵每兩一錢謂助餉

十年行均輸法是年三月起楊嗣昌爲兵部尚書議大舉平賊分各省官軍爲四正六隅謂之十面之網因議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八十萬措餉之策有四一日因糧因舊額量加畝輸六合石折銀八錢傷地不與歲得銀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一日溢地土田溢原額者核實輸賦歲得銀四十萬六千有奇一日事例富民輸貲爲監生一日驛遞前此郵驛裁省之銀以二十萬充餉議上帝下詔曰暫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遂改因糧爲均輸布告天下　十二年六月加徵練餉　廷臣多請練邊兵帝命楊嗣昌定議邊鎮及畿輔山東河北凡四總督十七總兵官各抽練額兵總七十三萬有奇又汰郡縣佐貳設練備練總專練民兵於是有練餉之議初嗣昌增勦餉期一年而止後餉盡而賊未平詔征其半至是督餉侍郎張伯鯨請全徵帝慮失信嗣昌曰無傷也加賦出於土田土田盡歸有力家百畝徵銀三四錢稍抑兼并耳大學士薛國觀程國祥皆贊之於是勦餉外復畝加練餉銀一分共增七百三十萬蓋自神宗末增賦五百二十萬崇禎初再增百四十萬總名遼餉至是復增勦餉練餉先後增賦千六百七十萬民不聊生益起爲盜矣於是御史衛周嗣言嗣昌流毒天下勦練之餉多至七百萬民怨何極御史郝晉亦言萬歷末年合九邊餉止二百八十萬今加派遼餉至九百萬勦餉三百三十萬業已停罷旋加練餉七百三十餘萬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萬以輸京師又括京師二千萬以輸邊者乎疏語雖切直而時事危急不能從也　時勦餉既有停罷之議給事中左懋第言明年正月勦餉罷徵請馬上速行恐遠方吏不知先已徵民不沾實惠帝采納之至十三年又因三月大風霾言練餉之加原非得已乃明旨減兵以省餉天下共知之而餉猶未省何也請自今因兵徵餉豫使天下知應加之數官吏無所逞其姦以信朝廷之明詔於是令州縣上災者新舊練三餉並停中災者止徵練餉下災者秋成督徵至十四年懋第督催漕運馳疏言臣有事河干一載每進父老問疾苦皆言練餉之害三年來農怨於野商歎於途如此重派所練何兵兵在何所柰何使衆心瓦解一至此極乎山東米石二十兩河南乃至百五十兩漕儲多逋朝議不收折色需本色今淮鳳間麥大熟如收兩地折色易麥轉輸豈不大利卽命

議行五十五年後諸邊士馬報戶部者浮兵部過半耗糧居多而屯田鹽引民運每鎭至數十百萬一聽之邊臣天津海道輸薊遼歲米豆三百萬惟倉場督臣及天津撫臣出入部中皆不稽覈目所練之兵實未嘗練徒增餉七百萬爲民累耳帝乃命戶部并三餉爲一州縣追比仍是三餉

崇禎時天下土田總七百八十三萬七千五百二十四畝零

按明末徵收又有充見年之累天啟時仁和令周宗建論見年之弊略曰見年每一年一輪一里有十甲里長十甲里長又有十甲散戶甲首少則三四百戶多則五七百戶一輪見年各種錢糧盡皆見年一人身上追比縣令以爲執簡御繁之法不知十甲之欠戶最多一身之力量有限以一人而欲遍十甲催納力不能周以一人而欲代一里應完財不能給一臨比卯只有就地受責一法實爲可憐不得不盡力以供差人之欲差人可以僱人代責僱錢與值月錢班裏錢差歇書手候卯酒食錢非三四金不能過一卯一[illegible]則三四十兩矣蓋額頭如欠四十兩即完三四兩不免於責不得不問用以救目前故一里之中錢糧不過一二百兩而一年之間費反有不止於此者今年不完明年又比一年錢糧比至二十年不完必望赦而後已此設立見年之積弊不可不破也

賦貢類五

田制

皇朝通典國家民田之目直隸有更名田農桑地蒿草籽粒地葦課地歸併衛地河淤地　盛京有退圈地山東有歸併衛所地更名田竈地江南江蘇有山蕩溇灘地安徽有草地江西有山塘等地浙江有山蕩塘湖桑茶竈地等地陝西有更名地廣東有泥溝車池地廣西有猺田獞田狼田貴州有苗田甘肅有熟田鹻地皆為民田均相其肥瘠為科則

皇朝通考直隸民賦田每畝科銀八釐一毫至一錢三分零不等米一升至一斗不等豆九合八抄至四升不等更名田每畝科銀五釐三毫至一錢一分七釐三毫不等農桑地每畝科銀一釐六毫八絲零蒿草籽粒地每畝科銀五分至七錢二分五釐一毫零不等葦課地每畝科銀一分至六分不等歸併衛地每畝科銀七毫二絲至七分九釐三毫零不等米八合九勺七抄至九升七合二抄不等豆四合三勺八抄至三升六合不等草一分九釐二毫至四分一釐七毫零不等河淤地每畝科銀二分九釐至二錢五分六釐五毫零不等學田每畝科銀一分至二錢六分七釐八毫零不等小麥粟米各六升　奉天民賦田每畝科銀一分至三分不等米二升八勺至七升五合不等退圈地每畝科銀一分至三分不等豆四升三合至一斗不等　江南江蘇民賦田每畝科銀九釐至一錢四分一釐一毫零不等米豆一升四合七勺至一斗九升二合六勺零麥二抄至三勺零不等地每畝科銀九釐至三錢三分三毫零不等米豆七合三勺至四斗一升六合七勺零麥一抄至八釐零不等山蕩溇灘每畝科銀九釐至一錢四分五毫零不等米豆三合四勺至一斗六升五合二勺零麥一勺至三勺零不等城基倉基屋基每間科銀五分七釐至一錢二釐四毫零不等米豆五升五勺至一斗二升六合三勺零麥一勺至二勺零不等歸併衛所地每畝科銀九釐至一錢四分一釐一毫零米豆一升四合七勺至一斗九升二合六勺零麥二抄至三勺零不等　安徽民賦田每畝科銀一分五釐至一錢六釐零不等米二合一勺至七升一合零不等麥五勺至八勺零不等豆八勺

至九合一勺零不等地每畝科銀八釐九毫至六錢三分零不等米七合九勺至五升九合零不等麥八勺至二合二勺零不等塘每畝科銀一錢九釐至四分四釐零不等米四合七勺至七合八勺零不等麥一勺至二勺零不等草山每里科銀八分三釐桑絲每兩折銀三分二釐歸併衛所屯田每畝科銀一分至六釐不等衛所管轄屯地每畝科銀一分七釐九毫至二兩七錢二分二釐九毫零不等糧三合至二斗五升四合一勺零不等　山西民賦田每畝科銀一釐七絲至一錢零不等糧一合五勺至二斗七升不等屯地每畝科銀二釐三毫至一分四釐零不等糧一升八勺至一斗九合零不等更名地每畝科銀五釐至一錢四分不等糧七勺至二斗不等衛所屯地每畝科銀一分四釐　山東民賦田每畝科銀三釐二毫至一錢九釐一毫零不等麥一勺至四合二勺零不等米二勺至三升六勺零不等歸併衛所地每畝科銀一分至六分五釐零不等更名田每畝科銀一分至三錢七毫零不等麥三合二勺零米一升八合零學田每畝科銀九釐至三錢不等竈地每畝科銀二分六釐五毫至四分四釐一毫不等麥一勺至四合一勺零不等米一升八合至二升八合四勺零不等衛所軍屯糧田每畝科銀一分至五分三釐八毫零不等條銀一分二釐至二分四釐不等衛所更名籽粒等地每畝科銀六釐至一錢二分不等　河南民賦田每畝科銀一釐四毫至二錢二分七釐零不等米七勺至二升二合零不等更名地每畝科銀一分一釐至一錢二分九釐零不等歸併衛所地每畝科銀一釐六毫至一錢八釐零不等　陝西西安民賦田每畝科銀二兩三錢八分一釐七毫糧五升八合五勺至五升二合五勺不等屯地每畝科銀二釐至九分八釐不等糧一升五合至三斗不等更名地每畝科銀六釐九毫至七分五釐一毫零不等糧四升三合五勺至一斗四升八合零不等　甘肅民賦田每畝科銀二毫至一錢五分四毫零不等糧三勺至八升一合一勺零不等草三分至四分六釐零不等歸併衛所屯地每畝科銀一釐二毫至六釐不等糧五升至六升不等更名地每畝科銀四釐八毫至一分七釐一毫零不等糧二合二勺至一升四合二勺零不等草一分至九分二釐不等土司地每畝科銀七分五釐零糧二升四合二勺五抄零衛所管轄屯地每畝科糧四升一合八勺七抄零草五分八毫零番地每畝科糧四合至三升不等草二分一釐五毫至三分不等每戶輸銀三錢糧一斗至二斗五升不等監牧地每畝六釐　浙江民賦田每畝科

錢一分五釐三絲至二錢五分五釐不等米三撮至一斗九升零不等地每畝科銀二釐四毫至二錢一分三釐二
毫不等米八抄至一斗九升三合五勺零山每畝科銀五絲至一錢九分六釐三毫不等米六抄至五升三合七勺
不等蕩每畝科銀四毫至七分三釐不等米五勺至七升五合不等塘每畝科銀二毫至一錢二分四釐五毫不等
米七撮至一升六合八勺不等湖地每畝科銀三分七毫米九勺五抄桑每株科銀一釐九毫至五釐六毫不等米
一抄茶每株科銀一釐五毫米七勺竈地每畝科銀一分六釐一毫至一錢四分一釐四毫不等米三合七勺至三
升七合不等歸併衛所地每畝科銀五釐五毫一絲至一錢四分九釐零不等米一斗五升七合五勺至二斗四升
零不等　江西民賦田每畝科銀一釐三毫三絲六忽至一錢一分七釐一絲三忽零不等米一合四勺至一斗七
合二勺五抄零不等地每畝科銀五絲四忽至二錢一分一釐一毫二絲八忽零不等米五勺二抄至五升一合二
勺八抄零不等山地每畝科銀五忽至六分二釐七毫二絲零不等米一勺七抄至一升四合七勺八抄零不等塘
每畝科銀五絲四忽至二錢七分六毫七絲七忽零米一合一勺三抄至六升八合三勺七抄零不等歸併衛所屯
田每畝科糧三升九合五勺九抄至二斗七升三合零不等每石折銀五錢每石又攤徵餘徭等銀二釐九毫七絲
五忽至四分八釐三毫八絲四忽零不等歸併衛所屯地每畝科糧七升九合七勺三抄至二斗二升八合三抄零
不等每石折銀二錢歸併衛所餘地每畝徵餘糧銀四分一釐六毫六絲零自閏省改歸屯田每畝科銀九分四絲
七忽至一錢一分四釐二毫四絲五忽零不等　湖廣湖北民賦田每畝科糧六抄至二斗九升一合四勺八抄零
不等每石徵銀二錢五分四釐五毫至二兩九錢七分四釐一毫零不等更名田地每畝科糧四合九勺九抄至六
升三合一勺不等每石徵銀四錢六分六釐歸併衛所屯地每畝科糧一升五合至九升九合六勺零不等衛所管
轄屯地每畝科糧一升二合至一斗八升不等每石徵銀三錢至一兩三錢一分六釐六毫零不等　湖南民賦田
每畝科糧二勺九抄四撮至一斗四升六合九勺零不等每石徵銀二錢三釐三毫八絲至一兩八錢四分四毫不
等更名田地每畝科糧五合至一斗二升不等每石徵銀三錢七分三釐五毫至九錢二分四釐四毫不等歸併衛
所屯地每畝科銀一釐九毫至一錢四釐三毫不等糧三合八勺至二斗不等每石徵銀一錢七分七釐四毫至一

兩二錢五分三釐一毫零不等岳州衛管轄屯地每畝科糧一升至一斗二升五合不等每石徵銀五錢六分苗疆地每畝科銀一釐五毫至三分六釐七毫九絲零不等

四川民賦田每畝科銀一釐五毫九絲至八分四釐九毫一絲零不等糧每斗折銀四分估糧每石折徵銀七分一釐二絲至七錢一分二釐零不等歸併衛所屯地每畝科銀一分二釐五毫至三錢不等糧二斗七升二合七勺零每糧一石徵米五斗並八斗不等土司地每畝科銀三釐四毫至二分三釐一毫零不等衛所管轄屯地每畝科銀一分二釐五毫至二分不等米豆一升九合二勺九抄至八斗不等

福建民賦田每畝科銀一分六釐九毫至一錢六分二釐五毫零不等米一勺九抄至二升四合七勺零不等官折田園地（自明代相沿凡職田沒官田官租田廢寺田不徵糧米止徵折色曰官折田園地）每畝科銀八釐七毫至四錢一分七釐五毫零不等學田每畝科銀六分四釐三毫至六錢九分九釐五毫零不等

廣東民賦田每畝科銀八釐一毫至二錢二分三釐二毫零不等米六合五勺至二升二合九勺零不等歸併衛所屯地科銀照民地科則米每畝八升八合八勺泥溝每條科銀四錢五分三毫零車地每方科銀二錢九分四釐零

廣西民賦田每畝科銀二分四毫至二錢一分二釐二毫零不等米三升七合至五升三合五勺不等官田每畝科米六升四合二勺至二斗七合七勺不等猺田每畝科米三升至五升三合五勺獞田每畝科銀九釐至二分二釐三毫不等米三升七合四勺至五斗三合五勺不等狼田每畝科銀九釐米四升二合八勺學田每畝科銀九釐米二斗四升八合四勺

雲南民賦田每畝科銀五釐五毫至四分六釐五毫零不等糧一升九合四勺至一斗五升零不等歸併衛所屯地每畝科糧五升九合二勺至八升一合八勺零不等馬場地每畝科銀三分夷地每畝科糧一升

貴州民苗田每畝科銀一分至六錢五分不等米五合一抄至四斗五升不等豆一斗土司田每畝科銀八釐至一錢不等米七合二勺二抄至一斗五升不等官田每畝科米二斗五升至五斗不等歸併衛所屯田每畝科銀一分四釐一毫至二錢三分四釐不等米五升三合五勺至三斗七升二合三勺零不等豆三升莜二斗三升三合三勺至三斗一升一合四勺零不等學祭田每畝科銀一錢至四錢不等米二斗至四斗不等穀二斗至一石一斗七合八勺零不等租地每畝科銀三分至一錢不等山土每畝科銀一分三釐六毫至五分不等米五升菽一斗旱祭田每畝科銀一錢豆一斗官莊賬

皇朝通典崇德二年春　太宗文皇帝令各屯紱領官督率兵民別土地高卑擇所宜以樹藝

又　諭鎮守噶海阿巴泰曰爾當令鎮守各官勸飭農事不可以天寒稍緩種植

皇朝通考順治元年禁天下毋得正賦外再加火耗令各直省文臣齎錢糧冊籍以朝當是時民承故明加派之後望治甚切巡按順天御史柳寅東言解京錢糧頭緒紛雜有一縣正額止三千餘兩而條分四十餘項有一項錢糧止一兩六七錢而加費至二三十兩宜總計各款彙解以免賠累山東撫臣方大猷亦言錢糧款項宜清并刻由單俾熟地糧米實數定爲一編使民易曉而御史甯承勳以賦役之制未須官民無所遵守請敕所部於賦役全書外給易知由單一應無藝之徵通行裁革悉照　恩詔內或全免免半免三分之一者刊定冊書令天下識所遵行又緣明季內官縱恣紳衿優免踰額部臣議將各廠地租照御用監近例歸併有司徵解保定巡撫王文奎請免優免舊習甦小民取盈攤派之困時御史衛周祚巡行畿甸見眞定地方荒與亡居十六七請行清丈編審之法俾丁地稅糧得符實數而山東向遭流寇焚掠地土荒無總河楊方興疏請以見在熟地爲數其拋荒者無論有主無主盡數除之俾民得沾實惠其言皆見採用　以故明內監地畝錢糧總歸戶部管轄　定開墾荒地之例州縣衛所荒地分給流民及官兵屯種有主者令原主開墾官給牛種三年起科

二年　諭各撫按凡前朝宗室祿田散在各直省者與民閒一例起科

三年　諭戶部曰國計民生首重財賦明季私徵濫派民不聊生朕救民水火蠲者蠲革者革庶幾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而兵火之後多藉口方冊無存增減任意此皆貪墨官胥惡害己而去籍使朝廷德意無由下究特遣大學士馮銓與公英俄爾岱往爾部徹底察核在內責成各該管衙門在外責成撫按將錢糧數目原額嚴核詳稽彙造賦役全書封進御覽是時總計天下財賦重地惟江南浙江江西三省蘇松嘉湖諸府尤最撫臣黃徽請以漕白二糧與歲貢絹布俱官兌官解以舒民累江西南瑞袁三府水漂沙塞虛糧懸欠巡按御史黃贊元請履畝清丈豁免荒地之賦其近山易旱近水易潦者上田改爲輕則俱從之

六年頒行易知由單戶科右給事中董篤行請頒行易知由單將各州縣額徵起運存留本折分數數漕白二糧及京庫本色俱條悉開載通行直省按戶分給以杜濫派從之　始定州縣以上官以勸墾為考成凡地方官招徠各處逃民不論原籍別籍編入保甲開墾荒田給以印信執照永準為業三年後有司親察成熟畝數撫按勘實奏請徵糧不得預徵私派州縣以勸墾之多寡為優劣道府以督催之勤惰為殿最每歲終載入考成至十五年定督撫一年內開墾荒地二千頃至八千頃以上道府開墾千頃至六千頃以上州縣開墾百頃至六百頃以上衛所開墾五十頃至二百頃以上分別議敘不準以二三年墾數合算

八年　世祖章皇帝親政以從前睿親王邊外築城加派九省額外錢糧二百五十餘萬兩令開除本年正賦尋以　恩赦令有司按戶給還　命御史分巡各省察民間利病蘇松巡按秦世禎因條上興除八事一曰田地令業主自相丈量明注印冊以清花詭一曰額定錢糧俱塡易知由單設有增減另給小單使奸胥不能藉口一曰由單詳開總散數目花戶姓名以便磨對一曰催科不許濫差衙役設立滾單以次追比一曰收糧聽里戶自納簿櫃俱加司府印封以防奸弊一曰解放先急後緩勒限掣銷不得分毫存留衙役之手一曰民差查田均派與排門冊對驗無使苦樂不均一曰備用銀兩每事節省額外不得透支布政司將徵解原冊一季一提年終報部扶同容隱者擬罪從之

是歲以山海關外荒地甚多民人願出關墾地者令山海道造冊報　部分地居住

九年令八旗壯丁退出晌地並首告清出地及各省駐防遺下地照墾荒例招墾三年起科至十七年復以八旗撥出地畝向交各佐領收存以致荒蕪令地方官招民墾種

十年準四川荒地官給牛種聽兵民開墾酌量補還價值又以陝西荒地令酌調步兵給發牛具籽種開墾屯田又以直省州縣魚鱗老冊原載地畝坵段坐落田形四至等項間有不清者印官親自丈量

十一年訂正賦役全書四月戶部言賦役全書關一代制度查考舊籍貴詳盡無遺創立新規期簡明易曉請敕臣部右侍郎將舊籍全書作速訂正董率各司官照所管直省創造新書仍同戶科詳加磨勘有應增減變通者小則

部科酌定大則具疏奏請務求官民易曉永遠可行戶部又言人丁地土乃財賦本根故明舊例或三年或五年一行編審繕造黃冊呈進我　朝定鼎以來尚未舉行宜自順治十二年爲始責布政司彙造以便查稽隙地漏糧之弊俱從之　減江西袁州瑞州二府浮糧　定丈量規制凡丈量州縣地用步弓各旗莊屯地用繩如有民地缺額督撫詳查開除至十二年頒部鑄步弓尺於天下廣一步縱二百四十步爲畝有司於農隙時親率里甲履畝丈勘以定疆界杜占爭均畝賦凡丈量之制州縣冊籍原載坵段四至不清者丈欺隱牽累有地無糧有糧無地者丈畝步不符賦則或浮者丈熟荒相間旗民壟竈以及邊地民番相錯者丈壤界相接畛域不分者丈荒蕪召墾寄糧分隸者丈水衝沙壓公占應抵應豁者丈瀕江瀕海之區五年一丈視其或漲或坍分別升免

十二年各邊口內曠土聽兵墾種不得往墾口外牧地

十三年頒示賦役全書又輔以會計赤歷丈量諸冊賦役全書者先開地丁原額繼開荒亡次開實徵又次開起運存留起運分別部寺倉口存留詳列款項細數繼有開墾地畝招徠人丁續入冊尾每州縣各發二部一存有司查考一存學宮令士民檢閱丈量冊以田爲主諸原隰墳衍下濕沃瘠沙鹵之形畢具而黃冊則準於戶口詳其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條爲四柱與賦役全書相表裏赤歷每年頒發二扇闕列戶口錢糧數目一備謄真一令百姓自登納數令布政司歲終磨對會計冊則備載州縣正項本折錢糧凡起解到部逐項駐明年月日期解戶姓名以杜侵欺併稽完欠其徵收則行一條鞭法給以易知由單一條鞭者以府州縣一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之額通爲一條總徵而均支之至運輸給募皆官爲支撥而民不與由單之式則每州縣開列上中下地正雜本折錢糧末編總數刊成定式每年開徵一月前給散花戶使民通曉而又佐以截票串票印簿循環簿及糧冊奏銷冊截票之法開列實徵地丁錢糧數目分爲十限每月限完一分截票其票用印鈐蓋就印字中分而爲兩一給納戶爲憑一留庫櫃存驗即所謂串票也印簿由布政司頒發令州縣納戶親填入簿季冬繳司報部糧冊則以各區納戶花名細數繕造成冊務與一甲總額相符易於摘比循環簿者照賦役全書款項急者居先緩者居後按月循環徵收奏銷冊者以各直省錢糧支解完欠按年分款彙造清冊歲終送府由府送司由司送部據以銷算考核時直省奏報

文瀾書局石印

錢糧又有所謂無序冊者其所載條件卽奏銷冊數目也　令民閒種植樹木以補耕穫地方官加意勸課如私伐他人樹株者按律治罪是年山東無主荒地每五里設一官莊借給資本三年償還後照熟地例起科又以州縣招人開墾勢必給發牛種以資耕作令於原獲屯息米豆草束內動支其地方去原貯本色稍遠者量動屯本銀給發次年繳還一半三年照數全納

十四年令各省屯地已經歸併有司者廣行招墾有殷實人戶能開至二千畝以上者照遼陽招民例錄用

十五年　命御史二員詣河南山東二省督率州縣履畝清丈分別荒熟實數其地畝大小及丈量繩尺悉照舊規不得任意盈縮凡丈量地畝遲延限期及丈量後不卽確報不送文冊繳催又不申詳及監丈官互相推諉者州縣衞所官及該管上司俱罰俸又直省田土查明萬曆閒賦役全書與今賦役全書數符者不必清丈其餘有荒無田畝地方選委廉幹官員履畝清查無得隱漏派累小民又以山東明藩田產相沿以五百四十步爲一畝租銀比民地倍輸今令照民地例槪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時江西道御史許之漸言財賦之大害莫如蠹役有蠹在收者有蠹在解者有蠹在提比者有蠹在挪移支放者所侵累萬盈千有司恐此蠹一斃無從追補故官以參罰去而此蠹歷久尙存前無所懲後無所誡請敕撫按將從前侵蠹姓名數目逐一清查籍其家業侵多者立梟市曹侵少者卽時流配捐此所侵之數以清積蠹之源工科給事中史彪古又言國家之財用原取足於正供乃今之州縣有一項正供卽有一項加派應敕直省撫按將見行申飭私派之令刊入易知由單使閭閻之民共曉德意歲終仍取所屬印結報部以憑察核庶私派止而公輸裕　上以所奏皆深切時弊令所司議行

十六年準陝西膚施縣地五畝零折正一畝甘泉縣地三畝零折正一畝令地方官踏丈照舊徵賦至康熙七年又以陝西洛川縣地八畝零折正一畝宜川延川縣地四畝折正一畝令丈明改正

十八年令州縣官不許私室稱兌錢糧凡州縣各置木櫃排列公衙門首令納戶眼同投櫃以免剋扣凡布政司及州縣徵收錢糧均遵部頒法馬稱兌勿令吏胥高下其手工科給事中陰應節言錢糧之弊一州縣挪移一紳士包攬一土豪冒名紳戶一隔縣寄莊抗糧請飭該撫嚴查懲治部議如所請從之

又以江南蘇松等府地糧荒熟混淆莫辨令州縣官履畝踏勘分析圖戶造冊申報上司嚴核

是年總計天下田土共五百四十九萬三千五百七十六頃四十畝田賦銀二千一百五十七萬六千六兩糧之百四十七萬九千四百六十五石各有奇

順天永平保定河間正定順德廣平大名八府延慶保安二州計四十五萬九千七百七十二頃四十五畝有奇田賦銀一百八十二萬四千一百九十一兩米一萬二千二百一十石籽粒四十石豆七千三百三十八石各有奇

奉天錦州二府計六百九頃三十三畝有奇田賦銀一千八百二十七兩有奇

江南省計九十五萬三千四百四十五頃一十三畝有奇田賦銀四百六十萬二千七百三十九兩米二百七十四萬五千一百一十三石麥一萬九千四百七十二石豆二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各有奇

山西省計四十萬七千八百七十一頃二十五畝有奇田賦銀二百二十萬五千五百四十五兩糧四萬五千九百三十一石各有奇

山東省計七十四萬一千三百三十六頃六十五畝有奇田賦銀二百三十八萬九十一兩麥二萬八千六百一十一石米三十六萬六千五十八石穀七百三十一石各有奇

河南省計三十八萬三千四百三頃九十七畝有奇田賦銀一百八十萬九百四十三兩糧二十三萬七千四百四十二石各有奇

浙江省計四十五萬二千一百一十六頃一畝有奇田賦銀二百五十七萬二千五百九十二兩米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三百六十七石各有奇

江西省計四十四萬四千三百三頃八十五畝有奇田賦銀一百七十二萬六千九百七十兩米九十三萬八千七百五十三石各有奇

湖廣省計七十九萬三千三百五十三頃七十一畝有奇田賦銀一百八萬八千五百九十七兩南糧二十三萬八千五百八十二石漕米二十二萬二千一百九石各有奇

文瀾書局石印

陝西省計三十七萬三千一百八十五頃八十八畝有奇田賦銀一百四十二萬六千三十三兩糧六萬一千八百五十一石各有奇

福建省計一十萬三千四百五十七頃五十四畝有奇田賦銀七十五萬八百六十二兩米一十萬九千六百六十一石各有奇

廣東省計二十五萬八百三十九頃八十七畝有奇田賦銀八十四萬七千九百六十一兩米二萬七千六百六十八石各有奇

廣西省計五萬三千九百三十八頃六十五畝有奇田賦銀一十九萬九千六百五十四兩米九萬四千二百九十九石各有奇

雲南省計五萬二千一百一十五頃一十畝有奇田賦銀六萬一千七百四十八兩糧十萬三千九百石各有奇

貴州省計一萬七百四十三頃四十四畝有奇田賦銀五萬三千一百五十兩糧七萬六千六百六十石各有奇

四川省計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三頃五十畝有奇田賦銀二萬七千九十四兩米九百二十八石有奇

皇朝通志康熙元年以山東民地錯雜竈地有在本省者有在直隸南皮鹽山縣者令巡鹽御史及地方官清丈各正疆界　特諭直省有隱匿地畝不納錢糧及反圖冒功報爲新墾者州縣衛所官及該管上司分別處分是時海內初平人民未盡復業雖順治十五年開墾之例通行直省地廣人稀汙萊多有未闢者乃申地方官開墾勸懲之例其議敘例略如前而又戒凡州縣衛所荒地一年內全無開墾者督撫題叅其已墾而復荒者削去開墾所加紀錄如前任官墾過熟地後任官復荒者照例議處

二年定新來佐領給地三十畝領催地十八畝尋又設守衛　陵寢官員內大臣給園地九十畝總管副管以下各有差

皇朝通考申定開墾年限之例凡荒蕪之地以五年爲期四年申禁丈量攤派詐擾之弊併遣官分行各省踏勘時雲南巡撫袁懋功疏言雲南地少平衍難以勘丈請停止遣官踏勘之差從之又停止限年墾額之例

五年以奉天之白旗堡小河西南處地畝令民耕種照熟地例輸賦廣甯甯遠兩縣曠地給民開墾不許旗人侵占

六年　諭各省由單款項中多小民難以通曉令嗣後務將上中下等則地每畝應徵銀米實數開明至湖廣官均行議處糧一石派徵本折數目向未開載行令照例開注其由單報部之期有違限八月者州縣衛所及轉報前奉蠲在後戶科給事中姚文然言蠲免災荒除本年應蠲錢糧卽於本年扣免外亦有本年納戶之錢糧收完在部題定例次則以本年應蠲錢糧抵次年應納正賦名曰流抵欲使人人均沾實惠必須將流抵一項載入由單但十月間而各年由單於上年十一月須發計該州縣磨算錢糧數目款項造成式樣送布政司磨對必須在上年九撫題報災傷夏災報在六月秋災報在九月計題報到部又需月日部中具覆行查被災分數必候該撫查回部覆奏允然後行咨該撫又轉行各地方官雖至速已至本年十一月十二月及次年正月二月久已在須發由單之後矣何從塡入乎然流抵不塡由單部中所取者地方官印結耳印結出於官吏之手民未盡知也姦胥貪官因此侵冒者不少惟有於流抵之下年塡入由單之一法譬如康熙五年免災錢糧應流抵康熙六年者自應於康熙六年抵免訖卽於康熙七年由單之首塡入一項內開某府某縣於康熙五年分蒙恩蠲免重災田若干畝每畝免錢糧若干或次災田輕災田合縣共該免銀若干兩除本年已完若干兩外尚該流抵銀若干兩俱於康熙六年分內於原被災本戶名下額賦各照分數流抵訖並無官吏侵欺等情此後刊入康熙七年分額丁額賦等項如此則應蠲之分數與抵免之銀數每戶各報一單一目了然官吏自無所藉手矣至於蠲免者亦於蠲免之下年由單之首照依此式但改流抵字樣爲蠲而已疏上敕部議行　免浙江麗水等九縣積荒田賦令地方官招墾成熟起科

七年　諭戶部向因地方官員濫徵私派苦累小民屢經嚴飭而積習未改每於正項錢糧外加增火耗或將易知由單不行曉示設立名色恣意科歛或入私囊或賄上官致小民脂膏竭盡困苦已極嗣後督撫司道等官如有前弊或經體訪察出或被科道糾舉或被百姓告發嚴處不貸至爾部收納直隸各省解到錢糧亦須隨到隨收

速給批迴毋得縱容司官筆帖式書辦等勒索作弊苦累解官倘有違法卽行舉奏如不行嚴禁察出將堂司各官一併從重治罪　停止直省造送黃冊及會計冊以各省歲終奏報有奏銷冊開載地丁款項數目有考成冊開列已完未完數目又五年編審造送丁口增減冊籍立法已屬詳盡其十年一造黃冊及每年造會計冊繁費無益併令停止　　敕部議墾荒事宜雲南道御史徐旭齡言國家生財之道墾荒爲要乃行之二十餘年而未見成效者其患有三一則科差太甚而富民以有田爲累一則招徠無資而貧民以受田爲苦一則考成太寬而有司不以墾田爲職誠欲講富國之效則向議一例三年起科者非也田有不等必新荒者三年起科積荒者五年起科極荒者永不起科則民力寬而墾者衆矣向議聽民自佃者非也民有貧富不等必流移者給以官莊貧乏者貸以官牛陂塘溝洫修以官帑則民財裕而力墾者多矣向議停止五年墾限者非也官有勤惰不等必限以幾年招復戶口幾年修舉水利幾年墾完地土有田功者陞無田功者黜則懲勸實而督墾者勤矣疏入下部議行

皇朝通典八年戶部請准遣員赴直隸將前明廢藩田產分荒熟酌量變價　　上以地旣易價復征額賦重爲民累　　諭令撤回將未變價地畝給與原種之人改爲民戶號爲更名地承爲世業

皇朝通志八年　　諭戶部將本年所圈房地悉還民間其無地旗人令於古北口邊外空地撥給耕種尋以貝勒大臣議奏張家口殺虎口喜峯口古北口獨石口山海關外曠土實多如宗室官員以下願將壯丁地畝退出取口外閒地耕種者令都統給印文咨送按丁分給二十年定新滿洲來京歸旗者停給圈地二十四年議定各處壯丁及新滿洲應給地畝　　令於上三旗內務府及八旗禮部光祿寺丈量餘地撥給毋指圈百姓墾荒地至於內務府莊地先是量地編爲四等每莊壯丁十名立一人爲莊頭給田一百二十晌場園馬館另給田四晌房舍牛具皆給焉至是設爲糧莊每莊給地三百晌後又增壯丁爲十五名其撥給莊頭地土祇令於各屬退輸租地內勻撥禁指圈民地

九年免更名地重徵租銀初直隸各省廢藩田產改入民戶免其易價號爲更名地內有廢藩自置之地給民佃種者輸糧之外又納租銀戶部議以久載全書不當蠲免得　　旨更名地內自置田土百姓旣納正賦又徵租銀

實爲重累令與民田一例輸糧免其納租至侵餉而有從此者詳

十年準貢監生員民人墾地二十頃以上試其文義通者以縣丞用不能通曉者以百總用一百頃以上文義通順者以知縣用不能通曉者以守備用凡招民墾荒督撫具題戶部核明起科果實送吏兵二部照例分敘其招民不足額數墾地錢糧未經起解假揑出結具題者揑報州縣官革職轉報司道府降四級調用題報督撫降二級調用

又定廣東新墾屯田荒地照民田一例起科廣東新墾屯田荒地凡三千五百餘頃每畝科米三斗較民田殆多數倍民畏糧重認墾者少故有此令　又定浙江溫衢處三府屬官兵開墾荒田三年後起科者改照山東西兵丁墾荒之例再寬限一年起科以地係老荒收薄贍口不敷故也

又定四川墾荒升用例時以川湖總督蔡毓榮言蜀省有可耕之田而無耕田之民敕部議定招民開墾之例以五年起科如該省現任文武各官招徠流民三百名以上安插得所墾荒成熟者不論俸滿卽升其各省候選州同州判縣丞及舉貢監生有力招民者授以署縣職銜係開墾起科實授本縣知縣

十二年　諭戶部現行墾荒定例俱限六年起科朕思小民拮据開荒物力艱難恐催科期迫反致失業朕心深爲軫念嗣後各省開墾荒地俱再加寬限通計十年方行起科　國初定例新墾田地皆以三年起科康熙十年準三年後再寬一年起科十一年令寬至六年之後至是復再寬之十八年始復六年起科之例二十三年以浙江寧台溫三府屬沿海田地給民耕種仍循舊例三年後起科

皇朝通考十二年以旗地坐落直隸各屬片段錯落無由知其確數議令八旗都統各委叅領一人於農隙時會同直隸州縣履畝清丈

皇朝通典十三年定招民開墾酌量敘用之例凡貢監生員民人墾地三十頃以上至百頃以上者奏送吏兵二部試其文藝通否與以知縣縣丞守備百總等官其招民不足額數墾地錢糧未經起解地方官遽行具題者州縣以上等官俱各議處有差川湖總督蔡毓榮請令現任文武官招徠流民三百名以上安插得所墾荒成熟者不論俸滿卽陞其各省候選州同州判縣丞及舉貢監生有力招民者授以署縣職銜俟開墾起科實授本處知縣從

文淵書局石印

之

是年又定官民隱田罪例凡該管官能查出隱田者按地多寡分别議敘有能舉首他人隱地在十頃以上者即以其地予之妄告者罪從前隱匿之地立限八月令其自首

皇朝通考　十三年禁王以下不得田獵蹂躪人田禾違者官員以上交部議處白衣人鞭責　申明截票之法時以江南有隱占詭寄包攬諸弊吏胥豪猾積習相沿特令通計該州縣田地總額與里甲之數均分辦糧當差不許多占隱匿苦累小民

十五年定官民隱田罪例該管官能查出隱田者按地多寡分别議敘凡舉首他人隱地十頃以上者即以其地與之妄告者罪凡從前隱匿之地限文到八箇月自首免罪

十八年令州縣日收錢糧流水簿於歲底同奏銷文冊齎司磨對其歲造赤歷冊永行停止

二十年

　諭戶部直省清查隱占地畝州縣有司或利其陞敘虛報田糧攤派民間致滋苦累亦未可定爾部可撤行直省督撫　著嚴行察覈

二十四年重修賦役全書以賦役全書成於順治初歷有歲年戶口土田視昔有加其間條目易於混淆命重修之止載切要款目刪去絲秒以下尾數以除吏書飛灑駁查之弊

二十六年書成仍以九卿議舊書行之已久新書停其頒發令所司存貯

是年總計天下田土共六百七萬八千四百三十頃一畝有奇田賦銀二千四百四十四萬九千七百二十四兩糧四百三十萬一千一百三十一石各有奇草九萬八千七百二十一束

直隸各府州計五十四萬三千四百三十四頃四十八畝有奇田賦銀一百八十二萬四千一百九十一兩米一萬二千二百一十石籽糧四十三石豆七千三百三十八石各有奇

奉天錦州二府計三千一百一十七頃五十畝有奇田賦銀九千三百五十二兩有奇

江南江蘇計六十七萬五千一百五十三頃九十九畝有奇田賦銀三百六十八萬一百九十二兩米三十五萬

九千八百一十石麥五百二十一石豆五千二百三十八石各有奇

安徽計三十五萬四千二百七十四頃三十三畝有奇草山荒山在外田賦銀一百四十四萬一千三百二十五
兩糧一十六萬六千四百二十七石各有奇

山西計四十四萬五千二百二十一頃三十六畝有奇田賦銀二百三十六萬八千八百三十一兩糧五萬九千
七百三十七石各有奇草五千七百八束

山東計九十二萬五千二百六十八頃四十畝有奇屋基地在外田賦銀二百八十一萬八千一十九兩麥三萬五
千五百四十六石米四十七萬六千六百八十八石穀七百三十一石有奇

河南計五十七萬二千一百六頃二十畝有奇田賦銀二百六十萬六千四兩有奇

陝西西安計二十九萬一千一百四十九頃六畝有奇田賦銀一百三十一萬五千一十二兩糧一十七萬九百
二十二石草五千九百八十三束各有奇

鞏昌計一十萬三千八十七頃六十七畝有奇田賦銀一十五萬三千五百二十兩糧四萬七千六百一十七石
各有奇草三百三十四束

浙江計四十四萬八千五百六十五頃七十六畝有奇田賦銀二百六十一萬八千四百一十六兩米一百三十
三萬七千五百一十二石各有奇又徵銀買漕米八千二百六十石

江西計四十五萬一千六百一十頃七十一畝有奇官湖房屋在外田賦銀一百七十四萬三千二百四十五兩
米九十二萬五千四百二十三石各有奇

湖廣湖北計五十四萬二千四百一十八頃一十六畝有奇田賦銀九十二萬三千二百八十八兩米一十三萬
八千一百九十七石各有奇

湖南計一十三萬八千九百二十三頃八十一畝有奇田賦銀五十一萬七千九十二兩米六萬五千三百六十
六石各有奇

四川計一萬七千二百六十一頃一十八畝有奇田賦銀三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兩米一千二百一十五石各
有奇
福建計一十一萬一千九百九十五頃四十八畝有奇田賦銀七十六萬二千七百六兩米一十萬四十八百二
十九石各有奇
廣東計三十萬二千三百九十二頃五十五畝有奇田賦銀一百二萬七千七百九十三兩米三萬六百四十三
石各有奇
廣西計七萬八千二十四頃五十一畝有奇田賦銀二十九萬三千六百四兩米二十二萬一千七百一十八石
各有奇
雲南計六萬四千八百一十七頃六十六畝有奇田賦銀九萬九千一百八十二兩米二十萬三千三百六十石
各有奇
貴州計九千五百九十七頃一十一畝有奇陸地在外田賦銀五萬三千五百一十二兩糧五萬八千五百三十
五石蕎折米八百五十三石各有奇穀折米九十四石

二十五年令各省不作分數雜項錢糧通歸地丁　案內奏銷

二十六年　諭各省刊刻由單不肖官役指稱刻工紙版之費用一派十窮黎不勝其困嗣後直隸由單免其刊
刻晉省由單先經該撫題請免刻亦一併停止明年悉免各省刊刻由單惟江蘇所屬於地丁銀內刊造仍聽冊報
如舊

二十七年　諭嗣後民人有出首開墾田畝不必拘定年限俱自出首之年徵收錢糧該管官亦免其議處
是年以淮安徐州鳳陽三處近河地方屯田累民永行停止其現在墾出之田若實係無主給與原墾之人起科若
有主給還原主起科又準長沙等六州縣開墾新荒田地於起科之年援例開報其本年開墾田地起科錢糧減半

二十八年行三聯印票法州縣催徵錢糧向用二聯印票不肖有司與姦胥通同作弊借名磨對稽察將花戶所納

之票強留不給遂有已完作未完多徵作少徵者今行三聯票之法一存州縣一付差役應比一付花戶執照編後徵收錢糧豆米等項均給三聯印票照數填寫如州縣勒令不許填寫及無票付執者許小民告發以監守自盜論

皇朝通典 二十九年以四川民少地多凡流寓願墾荒居住者永給為業又定雲南墾荒地納糧之例凡老荒田地招見納軍糧之人承墾者照民田分上中下三則減征至三年或五年再按例陞科其非見納軍糧之人悉照民田下則五年後量加十分之五起科

皇朝通考 清丈蘆洲田畝凡蘆洲地畝舊例差委道府等官遍歷清丈以一年造報至是令各該州縣於部文到日半年之內盡行查丈造冊具題

三十年令直省各州縣衛所照賦役全書科則勒石公署門外使民知悉明年以貴州兵燹荒廢正當招徠勸墾徐議編審暫停勒石每遇歲徵先期 曉諭

三十一年遣官往淮揚等處踏勘民田將應免應升科錢糧確查定議河道總督靳輔言淮揚徐鳳所屬州縣各有開河築隄建牐栽柳之處俱係民間納糧地應蠲免錢糧 其黃水遇出及河旁淤成膏腴地豪民占種不納賦者應查出升科請敕江南督撫就近清查得 旨此事若遣地方官踏勘恐借端擾民著遣部院堂官前往會同該督撫確查定議令民間隱匿田畝限一年內盡行自首至三十四年令各省自首隱匿地畝再寬限一年

三十二年招徠西安等處流民復業每戶給牛一頭並犁具銀共五兩穀種銀三兩僱覓人工銀二兩布政司照數支給該撫將所招民數冊報不論旗民照奉天招民例議敘

皇朝通志 三十三年以福建沿海界外田地歷來界址混淆至是 命將福州府之閩長樂連江羅源興化府之莆田仙遊泉州府之晉江南安惠安同安漳州府之龍溪海澄詔安福安福德等縣及福寧州沿海地築行清丈

皇朝通考 三十五年嚴湖南省大戶包攬納糧之禁先是湖南省里甲有大戶小戶之名凡小戶糧賦俱大戶收取不令小戶自封投櫃甚有驅使之如奴隸者令嗣後將小戶開出別主里甲造冊編定身自納糧如有包攬抗

糧勒索加派等弊該督撫題參治罪

皇朝通典三十八年湖廣督臣郭琇奏請湖南居民自行清丈田畝出首官抽查丈隱漏治罪清丈之後錢糧較前減十分之二　上曰果於民有益所減雖倍於此亦所不惜若不清丈以荒田著落他人徵收錢糧有累窮黎斷不可也

皇朝通考三十九年設立徵糧滚單凡徵糧立滚單每里之中或五戶或十戶止用一單於納戶名下注明田畝若干該銀米若干春應完若干秋應完若干分作十限每限應完銀若干給與甲內首名挨次滚催令民遵照部例自封投櫃不許里長銀匠櫃役稱收一限若完二限又依此滚催如有一戶沈單不完不繳察出究處

四十一年以山東明藩荒地給民墾種山東有前明廢藩基地可墾者三頃四十八畝有奇民人情願納價每畝納銀五兩自四十二年起科給一印帖守為恆業

四十二年令各省州縣徵收串票內將漕項地丁數目分別注明毋許混朦徵比

四十三年嚴墾荒隱捏之禁各省墾荒田地如地方官隱匿入己巡撫不行嚴察止據各州縣捏報具題該督卽行題參並將不行稽察之司道府一併參處

四十四年酌改江蘇經徵各官處分時以蘇松常鎮四府賦稅繁重於奏銷時不能完全者量為輕減焉

皇朝通典四十五年丈出濱江蘆洲地畝三千七十餘頃皆係新淤泥攤草地定為下則起科

四十六年令福建省未墾荒田二千餘頃限一年照數墾足徵糧

皇朝通考四十八年以湖南欺隱田地日久未清行令該撫準其展限一年將欺隱田地在限內盡行首報免其治罪如逾限不首者許里民等據實舉首將田入官追徵積逋仍治欺隱之罪倘扶同不舉並坐以罪

皇朝通考五十一年　諭湖廣四川巡撫凡民人有自湖廣往四川種地者各於往回時造冊移送時湖廣民人往四川開墾者每將原籍田宅變賣至五年起徵之時復回湖南爭訟原產故有此制山東民人往口外種地者亦如之

皇朝通考又　諭嗣後山東民人到口外種地者該撫查明年貌籍貫造
冊移送該撫覆閱　令清查四川隱漏田賦四川巡撫年羹堯言四川錢糧原額一百六十一萬六千六百兩零四
十九年現徵錢糧僅有二十萬二千三百兩零甫及原額十分之一蓋積弊已久官借首糧之名需索民錢以致民
間首報無多宜立勸懲之法五年內各州縣有增及原額之四五分者準陞不及二分者停陞不及一分者降調無
增者革職尋御史段曦言勸懲增賦之法未能無弊川省自明季兵燹之後地廣人稀　本朝平定以來雖屢經清
查增報而康熙四十九年現徵錢糧甫及原額十分之一且以撫臣之近日加意催查增至二萬六千餘兩亦不過
增見糧十分之一耳今欲五年內增及原額十分之二及十分之四五是增見糧之三倍四倍也賢能之員必罹不
及分數之參處而不肖有司希圖陞進或且抑勒首報滋擾無窮請將川省錢糧隱漏徹底清查而勸懲可以不立
祇宜嚴飭有司實心勸首里民紳士有田無糧隱匿不報者罪如不肖官藉此累擾地方通同侵隱以及抑勒情弊
該督撫即行參奏從之

皇朝通典五十二年又因原任偏沅撫臣潘宗洛所奏湖廣荒地五百餘頃恐未稱實遣官就疏內所有州縣查
勘具奏

皇朝通考又　諭曰湖廣陝西人多地少故百姓俱往四川開墾聞陝西入川之人各自耕種安分營生湖廣
入川之人每與四川人爭訟所以四川人甚怨湖南之人或有將田地開墾至三年後躲避納糧而又他往者今四
川之荒地開墾甚多果按田起課則四川省一年內可得錢糧三十餘萬朕意國用已足不事加徵且先年人少田
多一畝之田其值銀不過數錢今因人多價貴一畝之值竟至數兩不等即如京師近地民舍市廛日以增多略無
空隙今歲不特田禾大收即芝蔴棉花皆得收穫如此豐年而米粟尚貴皆由人多田少故耳朕巡幸時見直隸
自苑家口以下向年永定河衝決之處今百姓皆築舍居住斥鹵變為膏腴不下數十百頃皆未嘗令起稅也
又江南黃河隄岸所隔遙隄有二三里者亦有六七十丈者其空地先皆植柳以備河工取用今彼處百姓盡行
耕種亦並未令起課昔黃河泛漲時水常灌入遙隄不得耕種自清水暢流以來河底刷深水必長至二丈方能

及岸遙隄以內皆成沃壤矣又去年趙申喬條奏黃河近邊被衝田畝請查明數目蠲免錢糧不知黃河東岸刷則西岸之田出西岸刷則東岸之田出被衝之田應免錢糧則新出之田不應取錢糧乎朕下此諭旨欲使知朕於各省事無不洞悉也今遣官勘驗湖南荒田亦此意耳

皇朝通典五十三年准甘肅各村堡中有荒地未種者撥給無地貧民耕種官給牛種五十五年巡撫綽奇勘閱肅州迤北地方及嘉峪關錫濟木金塔寺達哩圖方城子等處地可開墾請招民樹藝

皇朝通考陝西赤金達里等處地方招民捐墾議政大臣等議覆吏部尚書富寧安言巡撫綽奇前往看閱肅州迤北地方可以開墾之處甚多酌量河水灌溉金塔寺地方可種一二百石籽種自嘉峪關至西吉木地方可種一百二十石籽種達里圖地方可種一千一百餘石籽種方城子等處地方可種五百餘石籽種查今歲西吉木達里圖布隆吉爾三處耕種共收糧一萬四千餘石布隆吉爾係沙土之地明年應停其耕種至西吉木達里圖及金塔寺等處地方請動正項錢糧派官招民耕種應如所請從之

皇朝通考雍正元年　世宗憲皇帝以國家承平日久生齒殷繁開墾曠土於民最有裨益　敕督撫以下等官加意勸督　諭凡有可墾之處聽民相度地宜自墾自報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撓陞科之例水田仍以六年旱田寬至十年著爲定例准山西河南山東曠地開墾無力者官給牛具起科後給與執照永爲世業又以瀕江近海之區定例十年一丈者恐未及年數即有坍漲令不時清查無拘十年之例

皇朝通志時西寧布隆吉爾地方迤遠赴墾者少議將直隸山西河南山東陝西五省軍流人犯連家口坐遣之人有能種地者到日地方官撥給地畝給與牛種照例三年起科四年設張家口外同知一員管理口外地畝分爲十分限年招墾

皇朝通典二年　上以國家休養生息戶口日繁務使盡力田畝家給人足　敕直省督撫各董率有司實心勸督咨訪疾苦有絲毫妨於農業者必爲除去每鄉中擇一二老農之勤勞作苦者優其獎賞以示鼓舞其不可耕種之地課令種樹禁非時斧斤牛羊踐踏及盜竊之害牧養亦令乳字以時

又 諭四民士爲首農次之工商爲下士子學成用世國家榮之以爵祿而農民勤勞作苦以供租賦養父母育妻子其敦龐湻樸之行豈惟工賈不逮亦非不肖士人所能及令州縣有司擇老農之勤勞儉樸身無過舉者歲舉一人給以八品頂帶又令各督撫率所屬舉行勸農之典有輕視民隱不實力奉行者以溺職論

皇朝通考 二年以內務府交出餘地及戶部所收官地內撥新城縣一百一十六頃固安縣一百二十五頃八十畝制爲井田選無業旗人滿洲五十戶蒙古十戶漢軍四十戶每戶授田百畝八百畝爲私田百畝爲公田餘地設立村莊造廬舍四百間每戶給銀五十兩爲口糧牛種之用於八旗廢官內各簡選一人爲領催

五年令直省州縣勸民於村坊樹棗栗於河堤種楊柳陂塘淀澤種菱藕畜魚鳧每歲地方官將村坊種樹之數申報上司先是開墾地畝隱匿之罪甚嚴在奸吏猾民恐一經首出勢必追究是以多方欺護至是山東撫臣奏首出向來官民隱匿未報之地千七百頃於是寬免向來侵隱之罪令再展限一年聽其首報計先後開墾丈量之地較

康熙年更擴焉

是年以各州縣荒地有難於墾復者 令該督撫核實聲明仍飭屬設法開墾不入年限之內又准雲貴兩省廣行開墾凡地方招募開墾及官生捐墾者按戶數多寡議敘其民間自墾者俱給爲世業又以江南新淤膏地數千頃自安河淀至水家墩一帶差員履畝丈勘其山陽鹽城二縣支出海口新涸之地六千餘頃分別年分均給士民

六年以寧夏東北察汗託輝地延袤百有餘里其地平衍可墾爲田遣大臣會同督撫濬治河渠召民墾種凡陝西無業民戶願往者計程途遠近給與路費每戶按百畝以爲世業又以浙江溫州府之玉環山孤懸海外設同知一員駐其地招民開墾先是四川苗民不知開墾之法令擇湖廣江西在蜀之老農給以衣食使教之耕其已墾地畝向未清釐至是 特遣科道等官親往丈量事竣計算入川民人酌給水田三十畝或旱田五十畝若有子弟及兄弟之子成丁者每丁水田增十五畝旱田增二十五畝實在老少丁多不能贍者臨時酌增除撥給成數外或有多餘三五畝之地亦准一並給墾其零奇不成坵段之處就近酌量安置執印照爲業

十二年以廣東高雷廉瓊等處平陂山麓及沿海一帶緣粵人不習種旱田以致地有餘利乃選山東河南善種旱田者往教之又以江南江西湖廣等處蘆洲坍漲靡定定例五年一丈而官吏往往藉此納賄行私致已坍者不得豁除正賦新漲者反可脫漏升科令該撫於届期丈量選通省道員中賢能夙著者牽同州縣履畝清釐凡有盈縮均按見在實數升除時直省有寄莊寄糧之弊而里籍戶口亦未盡畫一至順莊編里之法行而地丁錢糧里籍俱有統紀矣

皇朝通典　十三年申定地方官報墾不實處分又申清丈江南江西湖廣沿江沙灘坍漲陞除不實之禁又定江漕田蘆洲陞科不實之禁

十三年八月　皇上登極　諭曰朕見各省督撫題報開墾者紛紛不一至於河南一省所報畝段尤多而閭省繼之訪察其中多有未實或由督撫欲以廣墾見長或由地方有司欲以陞科之多迎合上司之意而其實並未開墾不過將陞科錢糧飛灑於見在地畝之中名爲開荒實則加賦非徒無益於地方並貽害於百姓也嗣後各督撫遇造報開墾畝段務必詳加查核實係墾荒然後具奏不得絲毫假飾以滋閭閻之累

皇朝通考　乾隆元年豁免江南宿遷睢甯桃源三縣新淤地糧　諭曰朕聞江南淮安府屬之桃源徐州府屬之宿遷睢甯濱臨黃河沿河地畝潦涸靡常雍正五年因朱家口潰決之水復循故道其舊潦田地始得涸出而河臣爲地棍所欺遂以此地爲新淤之腴產睢甯縣報陞地五千三十九頃宿遷縣報陞地四千七十二頃桃源縣報陞地三千八百四十二頃嗣蒙　皇考世宗憲皇帝特頒諭旨以淤地勘報不實令河臣會同督臣委員查勘共豁地七千二百餘頃所有存留地五千七百餘頃俱照各縣成例折算實地三千五百餘頃科則亦經減輕乃比年以來應納錢糧仍催徵不前蓋此淤出之地畝即舊有之良田是以民力維艱輸將不繼也朕以愛養百姓爲心既洞悉其中情事自當加恩開除以紓民力著將宿遷睢甯桃源三縣現存新淤科徵銀六千五百四兩全行豁免其雍正十三年淤地未完錢糧亦免徵收至水沉地畝仍照例歸於每年冬勘該部即遵諭行　豁免江南泗州新淤地糧　諭曰朕查江南泗州地方前經河臣齊蘇勒陞報新淤地畝九千八百餘頃嗣蒙　皇考察知辦理之員勘報不實諭令督

臣再加確勘隨開恩豁免八千六百餘頃止存淤地一千二百七十四頃入額陞科今朕聞泗州地方濱河臨湖地勢極低凡虹縣桃源之水皆歸入泗州安河洪澤湖而此等淤地卽在安河兩岸每年水勢漲發淹涸靡常收成無定小民不免賠糧之苦著照淮安府阜寧等縣之例將泗州安河兩岸水淹之淤地一千二百七十四頃九十七畝額徵錢糧一千二百二十二兩三錢麥一百一十石八斗自雍正十三年爲始盡予豁免以示朕減賦恤民之意　豁免河南鄭州臨河之鹻鹵飛沙地額徵錢糧河南鄭州臨河之姚店等保自雍正元年楊橋河口衝決以後地畝變成鹻鹵民人有賠糧之累　上令撫臣察勘得鹻重不可耕種地三百九十頃八十七畝八分四釐沙深不可耕種地六十六頃八十三畝九分七釐共額徵三千八百八十兩五錢三分四釐零令戶部卽與豁除仍飭地方官毋得私自徵派又將祥符等四十二州縣查出鹽鹻飛沙河坍水淹地二千三十餘頃應徵糧銀漕米永行豁免

又　諭直隸督臣確勘懷來縣墾荒地糧分別減除宣化府之懷來縣向有保字號墾荒地七十一頃徵糧八百六十餘石始於前明募兵戍守以近山地畝令其開種每軍士一名種地五十畝者准作半年糧六石種地一頃者准作一年糧一十二石歷年既久有地荒而糧存者有地少而糧多者官民不免賠累又該縣徵糧科則上地每畝五升六合中地三升六合獨此頃每畝徵一斗二升民力尤難輸納至是令該督委員確勘將山坡地不可耕者奏聞豁免其可耕之地則按本縣科則納糧毋令偏重

減山東益都縣更名地租額　諭曰山東之益都縣有前明廢藩更名地當時爲藩封產不納課糧召人承種輸租止更姓名無庸過割謂之更名地較之民糧多二倍至四倍不等在當日居民投靠藩勢借佃護身積漸增加沿爲陋例今則同爲民田而納糧尙仍舊額名爲欽租地糧多賦重小民輸納維艱著將欽租名色裁革照該縣上等民地按畝承糧大畝納銀二錢一分小畝納銀六分四釐歸入民糧項下一體徵收俾循惟正之供永除偏重之累

又　諭曰朕聞濱海之鄉坍漲不常田無定址於是豪强得恣侵占而爭端日興其責在地方有司熟悉土宜拔制定法弭釁於未然而平其爭於初發則可爲良吏矣夫州縣有司非盡不知愛民者特以田土情形未能稔悉不得不寄耳目於吏胥而猾吏奸胥又往往與土豪交通變亂成法予奪任意弱肉强食爲厲無窮獄訟繁興端由於

此至若沿海所漲之沙鄰邑互爭有司又各袒所屬益滋紛擾此皆徇私而未識大體者朕以天下為一家而州縣官各膺子民之責亦當體朕之心以為心又焉忍伸此屈彼長其姦而導之攘奪哉前此海濱要地增設大員彈壓果其秉公察看經理得宜應即令界址劃然各歸其產不得遷延歲月仍假姦民之便而使窮黎失業也夫豪強不懲則無以安良善經界不正則無以杜爭端該督撫應飭所屬親民之員毋以姑息怠緩從事庶令民業各正而爭訟自少息矣　豁免山東各屬水沖地畝應徵地糧沂州府之郯城蘭山沂水莒濟南府之歷城章邱淄川長清長山兗州府之滋陽寗陽泗水鄒汶上青州府之益都樂安壽光臨朐安邱博山臨淄萊州府之昌邑濰武定府之惠民泰安府之泰安東平肥城新泰凡二十八州縣自雍正八年大水後水退沙存沖壓地一千三百六十二頃有奇應徵地丁銀五千兩有奇米麥一百五十六石有奇令永行豁除又免山東章邱縣缺額錢糧章邱縣有缺額糧銀三千九百一十餘兩因從前地方官揑報墾荒以致糧無抵補令將已攤入地畝者查明開除其未攤入者悉行豁免又減江南崑山新陽二縣沿江濱湖地浮糧崑山新陽二縣沿江濱湖之地蘆葦榛蕪不堪樹藝原編科則時有誤列上則者　特諭查核釐正減浮糧以紓民力

又免福建建陽縣虛糧福建建寗府屬之建陽縣有虛糧六百三十一兩六錢久為民累令查明豁免其虛糧項下應勻入地丁口銀及應派本色米續於乾隆十四年令永行免徵

皇朝通典乾隆二年　諭方今天下土地不為不廣民人不為不眾以今之民耕今之地使皆盡力焉則蓄儲有備水旱無虞乃民之逐末者多而地之棄置者亦或有之縱云從事耕耘而黍高稻下之宜水耨火耕之異南人尚多不諳北人率置不講此非牧民之責誰之責與朕欲天下之民使皆盡力南畝而其責則在督撫牧令必身先化導毋欲速以不達毋繁擾而滋事將使逐末者漸少奢靡者知戒蓄積者知勸朕即以此別督撫之優劣至北五省之民於耕耘之術更為疎略其應如何勸戒百姓或延訪南人之習農者以教導之牧令有能勸民墾種一歲得穀若何三歲所儲若何視其多寡為激勸毋輕率劾去使久於其任則與民相親而勸課有成令部臣詳悉定議尋議倣周禮遂師之制於鄉民之中擇熟諳農務素行勤儉為閭閻信服者每一州縣量設數人董勸其地方官考績之法

均實以歲月如勸戒有方境內地闢民勤穀豐物阜督撫於三年之內據實題報官則交部議敘老農量加奬賞從之

命南書房翰林同武英殿翰林編纂授時通考凡播種之方耕耨之節備旱捕蝗之術散見經籍及後世農家者流之說皆取擇焉

又

諭令各州縣於春耕秋斂之時親爲履畝察其勤惰稽其豐歉凡事有利農者申請舉行定承墾荒地例凡土著流寓呈報開墾者以呈報在先之人承墾又清丈江南靖江縣坍漲田地

皇朝通考減浙江桐廬縣官抄秋租浮額浙江之桐廬縣有官抄秋租二項額徵係銀較之民產科則多至三五倍不等令於戊午年爲始減去浮多之數照民產一例徵收

豁免江南鹽城阜寧二縣濱河陞科地糧

豁免雲南昆明縣老丁田地歸公米石昆明縣有老丁田地一項原係督撫兩標牧放營馬之區坐落省會昆海之濱額收租米一千五百六十八石除完納稅糧條編並給發老丁口糧共需米九百二十三石尚餘歸公米六百四十四石此項租額乃照豐收之年科定者若遇水大歉收之時則小民完納甚艱除老丁米石及糧條照舊完納外其歸公米永行豁免

減湖南湘鄉瀏陽二縣糧額湖南長沙府之湘鄉瀏陽二縣錢糧較之長沙醴陵湘潭寧鄉等縣每畝重二三分不等

特諭照長沙科則徵收又湘陰縣糧銀比湘鄉瀏陽尤重亦令確覈減免

是年定承墾荒地之令凡荒地開墾應先行呈報如土著呈報在先即准土著承墾流寓呈報在先亦如之

皇朝通志三年以江南常州府屬坍漲田地五年清丈之例從未舉行至是令遴員履畝確察升免實數造冊題報

上於濱海田土坍漲靡定者無不加

恩豁免卽凡各省報出隱匿地畝應起科者亦必再飭督撫據實倩覆惟恐有勒令攤派之弊至於新墾地畝尤必勘明上中下三則而於邊省內地無論山頭土角及河濱溪畔但可以開墾者悉聽民人墾種並嚴禁豪强爭奪故二年定承墾荒地之令五年復定直隸承墾官民地之例其制荒地則必先行呈報如土著呈報在先卽准土著承墾流寓承墾在先卽准流寓承墾凡官地承墾者亦以具呈之先後爲定民地先令業主墾種如業主無力始許他人承墾成熟之後業主亦不得追奪時河南巡撫雅爾圖言豫省旱田可改水田者尚多祇以旱田賦輕水田賦重一經改種必須題請加賦小民旣費工本又增糧額

未免因循觀望　上論以河南民願將旱田改爲水田者仍照原地科則又准湖北旱田願改水田者亦照豫省例行

皇朝通考三年　諭山西屢年首報欺隱地畝八千頃有零皆經題報陞科但聞從前首報時有畝數浮多情願報出陞科者亦有地方官奉行不善按照原額荒闕勒令灑派者著該撫曉諭從前首報欺隱人等如果畝數浮多應行陞科再令據實首報照數輸將倘地畝並無欺隱浮多而地方官勒令灑派者亦著據實呈明該撫委員確覈題請豁免

又　論州縣徵收錢糧有私增火耗者嚴加治罪時　上聞江南州縣徵收錢糧有加火耗之弊傳諭督撫嚴查所屬果有劣員暗地加耗立即題參治罪復　論曰從前火耗未經題解州縣恣意橫徵飽其谿壑苦累百姓是以皇考允各省題解火耗之請而優給各官養廉令不得額外巧取所以懲貪風而紓民力用意誠善即養廉稍薄之州縣當時亦必就其所辦事務酌予足用該員量入爲出自無不敷何得暗地重耗刻剝小民以爲自潤之計情罪至爲可惡該督撫不時體訪如有不肖州縣于應收火耗外絲毫加重者立即題參嚴加治罪如不行覺察經朕訪聞確實必將該督撫嚴加議處斷不姑容　豁免直隸正定府河淤缺額租銀　定甘肅中衛縣新墾地科則甘肅中衛縣屬白馬寺灘新墾陞科地畝勘明定則上地每畝徵糧一斗二升中地六升全鹻地每畝徵銀一分三釐半地六釐五毫永著爲令

四年減浙江湖州府屬圩田糧額湖州府之烏程歸安德清三縣有圩田賦額獨重至是　諭令酌減自乾隆四年爲始歲減賦銀四萬二千二百兩有奇　豁免陝西醴泉縣丈出餘地糧額陝西醴泉縣舊額實徵糧二萬四十二石有奇順治十三年清丈時因弓口窄小積有餘地加算糧二百五十六石二斗一升有奇其實有糧無地至是除之　除江南高淳縣草場田租高淳縣有草場田五千六百餘頃前明分給馬戶以供芻牧後改照民田起科著徵租銀五百餘兩一半攤入民戶代輸一半仍責馬戶承納此項田地久非馬戶承耕小民既輸田賦又納場租至是　特令除之

五年　諭邊省內地零星地土可以開墾者悉聽本地民夷墾種並嚴禁豪強首告爭奪俾民有鼓舞之心而野無荒蕪之壤其在何等以上仍令照例升科何等以下永免升科之處各省督撫悉心定議具奏續經各省遵　旨議奏下戶部覆准直隸零星地土數在二畝以下不成邱段者悉聽民間墾種免其升科

山東所屬山頭地角以及河濱溪畔地畝在中則以上不足一畝及下則以下一畝以外者均免升科

山西所屬膏腴上地中地無論開墾畝數均照水田旱地之例升科其瘠薄下地開墾至十畝以上者亦照例分別水旱按則升科如僅止十畝以下爲數奇零不成邱段者永免升科

河南所屬凡繫村頭隰畔高阜平原人力便宜即稍遇澇旱亦有收穫是爲上等其數在一畝以上已成邱段者各依水旱田之例照本地中則輸賦其山坡上嶺土薄力微人力既倍收穫無多是爲中等有成邱段在五畝以上者各依水旱之例照本地下則輸賦其上地不足一畝中地不足五畝者均免升科至南岡砂磧之地雨多之年尚有薄收稍旱即至失莖下隰低窪之地乾旱之年略有收成稍澇即至荒歉此等地畝實屬下等毋論邱段畝數均免升科

江南江蘇所屬山頭地角磽瘠荒地未經開闢者聽民耕植其溝畔田塍奇零隙地不成邱段者亦聽附近居民隨宜墾種並給執照免其升科

安徽所屬凡民間開墾山頭地角奇零不成邱段之水田不及一畝旱田不成二畝者概免其升科江西所屬山頭地角開墾地畝數在二畝以下及山巔水涯高低不齊砂石間雜坍漲不一者均免其升科

福建所屬奇零田地不及一畝者免其升科如雖及一畝或地角山頭不相毗連者亦免升科其有經界聯絡一畝以上者仍照例分別水旱年限升科

浙江所屬臨溪傍崖零星不成邱段者磽瘠荒地聽民開墾免其升科

湖廣湖北所屬山頭地角磽瘠之地止堪種樹高阜之區止種雜糧及旱地不足二畝水田不足一畝者均免升科

湖南所屬奇零土地可以開墾及溪澗之旁高灘阪隰零星種植禾稻不及一畝種植雜糧不及二畝者均免升科其

餘峯嶺湖澤之隙尚有不成坵段之處亦聽民栽樹種蔬並免升科

陝西甘肅所屬地處邊陲山多田少凡山頭地角欹斜逼窄砂磧居多聽民試種永免升科至平原空地如開墾未及起科之年地或鹻鹵許其據實呈報地方官察勘取結停種免科

四川所屬地處邊徼山多田少田賦向分上中下三等如上田中田不足五分下田與上地中地不足一畝以及山頭地角間石雜砂之瘠地不論頃畝悉聽開墾均免升科

廣東所屬如山梁岡陁地勢偏斜砂礫夾雜雨過水消聽民試墾者概免升科

廣西所屬如地屬平原田成片段係上則中則水田在一畝以上旱田在三畝以上者仍按則升科在一畝三畝以下者永免升科其下則田地及桑麻花米等項田地開墾水田在三畝以上旱田在十畝以上者照例升科其在五畝十畝以下者亦永免升科

雲南所屬山頭地角尚無砂石夾雜可以墾種稍成片段在三畝以上者照旱田例十年之後以下則升科砂石磽确不成片段水耕火耨更易無定瘠薄地土雖成片段不能引水灌溉者均永免升科其水濱河尾田土淹涸不常與成熟舊田相連人力可以種植在二畝以上者亦照水田例六年之後以下則起科如不成片段奇零地土以及雖成片段地處低窪淹涸不常不能定其收成者永免升科

貴州所屬凡山頭地角奇零土地可以開墾者悉聽民夷墾種免其升科山石攙雜工多穫少依山傍嶺雖成段而土淺力薄者亦聽民夷墾種永免升科如有水源可引力能墾種者一畝以上照水田例以六年升科不及一畝者亦免升科至無水可引地稍平衍可墾為旱田二畝以上亦照旱田例以十年升科不及二畝者亦免升科

清查江南錢糧雜辦項內缺額實數

免福建閩縣丈出溢額地糧福建閩縣鼓山里舊有學田一千八百四十八畝因田久荒蕪租無所出於康熙三年招民墾復改為民業五十三年以丈出通縣田地溢額銀詳抵學租至雍正五年該縣誤將已抵學租之項復報溢額詳請升科又將康熙三年墾復之民田加徵學租以滋擾累至是令督撫查明將從前詳抵學租之項即行豁免

又　諭河南民人願將旱田改爲水田者錢糧仍照原定科則免其加賦但各州縣地形不同土性迥別其不便改種者地方官不得抑勒河南巡撫雅爾圖言豫省旱田可改水田者尚多衹以旱田賦輕水田賦重一經改種必須題請加賦小民既費工本又增糧額未免因循觀望遂有是　諭是年又准湖北旱田願改水田者田賦亦照豫省之例行　定直隸承墾官民地之例凡官地承墾者以具呈之先後爲定民地先令業主墾種如業主無力始許他人承墾墾成之後業主不得追奪

皇朝通典　六年議准陝西無主荒地官爲招墾給照爲業若本地人亦無餘准鄰近無業之人承墾編入土著其平衍易收之地每丁授地五十畝山岡沙石之地每丁授地百畝如父子兄弟均係壯丁酌量加增

皇朝通考　六年　諭國家愛養黎元莫先于輕徭薄賦朕御極以來加惠閭閻凡所以厚其生計而除其弊者無不留心體察次第舉行近聞各州縣徵糧一事尚有巧取累民之處每至開徵之際設立滚單將花戶名及應完條銀數目開列單內散給鄉民原使鄉民易知得以照數完納前人立法本善而無如奸胥蠹役日久弊生覩各戶銀數之多寡于額糧之外或多開數錢至數分不等鄉民多不識字且自知糧額甚少既見爲官府所開遂照數完納即有自核算者又以浮開爲數無幾不肯赴官控告結怨吏胥且恐匍匐公庭廢時失業往往隱忍不言其多收之銀或係書役先將別戶錢糧侵收那用而以此彌補其數或通縣錢糧正額業經報完而于捲尾之時兜收入己更有不肖有司暗中俵分以餉私槖其申送上司冊籍則仍是按額造報並無浮多至于一州縣滚單之多動以萬計而上司難以稽察無從發覺其爲民間之害固不減于重耗也朕聞此弊各省有之而江浙爲甚用是頒此旨通行曉諭是在各省督撫仰體朕心時加訪察如有仍蹈此弊布卽行嚴參不稍寬貸則官吏不得假公行私而小民共受其惠矣

七年　蠲除福建崇安縣揑報墾復用加　崇安縣有荒缺田額一千二百五十一頃零係坍缺年久並無可墾之土雍正七年清查地畝分別限　墾歷任知縣揑報墾復共加徵銀二千二百兩米二百六十石各有奇俱灑派里戶代完至是　特諭除之

八年　諭前漕運總督顧琮奏請舉行限田之法每戶以三十頃爲限以爲如此則貧富可均貧民有益朕深知

此事名雖正而難行因諭云爾以三十頃爲限則未至三十頃者原可置買即已至三十頃者分之兄弟子孫每人名下不過數頃未嘗不可置買何損于富民何益于貧民況一立限田之法若不查問仍屬有名無實必須戶戶查對人人審問其爲滋擾不可勝言夫果滋擾于一時而可收功于日後亦豈可畏難中止今輾轉思維即使限田之法地方官勉强奉行究于貧民無補是不但無益而且有累也而顧琮猶以爲可行請率領地方官先于淮安一府試行之朕令其再與尹繼善熟商今據尹繼善陳奏難行之處與朕語不約而同則此事之斷不可行斷不能行實出人人之所同然又豈可以嘗試特降旨曉諭顧琮此事著停止并令各督撫知之

九年　諭臺灣大小武官創立莊產開墾草地永行禁止至十一年又以臺灣地緜亘二千餘里近山有水之處皆屬膏腴種植之獲倍于內地歷經禁止內地民人不許私買番地但日久法弛奸民趨利如鶩嗣後如有奸民私買告發之日將田歸番仍照律計畝治罪荒地減一等其潛入生番界內私墾者照律嚴治　更定臺灣墾田科則臺灣自雍正七年以後陞墾田園俱照同安則例後經部議以同安則例太輕改照本地舊額至是　諭令地方官確勘田園肥瘠照同安則例分別上中下定額徵收　令直隸課民種植果木時議以直隸天津河間各屬土性宜棗深冀亦產桃李至于榆柳之類河窪鹻地各有所宜應令民間隨宜廣種如有旗地可種樹木之處該管各官勸諭旗人亦多爲栽種下部行之

皇朝通典十一年　上以廣東高雷廉三府荒地磽瘠居多令該地民人墾種者概免陞科并爲世業十五年申弓尺盈縮之禁凡新漲新墾陞科之田務遵部式丈量不得仍用本處大小不齊之弓

皇朝通考十五年申弓尺盈縮之禁戶部議准自順治十二年部鑄弓尺頒行天下康熙年間復行嚴禁如有盈縮定以處分迨後各省弓尺多有不齊乾隆五年行令直省各將該地方見行弓尺式樣報部惟直隸奉天江西湖南甘肅四川雲南貴州並兩淮河東二鹽場俱遵部頒弓尺並無參差不齊此外或以三尺二三寸或以四尺五寸或以六尺五寸或以七尺五寸爲一弓或二百六十弓或三百六十弓或六百九十弓爲一畝均未遵照部頒之式今若令各省均以部定五尺之弓二百四十弓爲一畝倘部頒弓尺大于各省舊用之弓勢必田多缺額正賦有虧若

小于舊用之弓又須履畝加徵于民生未便且經年久遠一時驟難更張已據各該撫開明不齊緣由報部存案毋庸再議嗣後有新漲新墾陞科之田務遵部頒弓尺丈量不得仍用本處大小不齊之弓如有私自增減盈縮照例處分

十六年豁免江南武進陽湖二縣開抵役田租銀

皇朝通典十八年　諭廣東瓊州為海外瘠區貧民生計維艱查有可墾荒地二百五十餘頃照高雷廉之例招民開墾免其陞科是年總計天下土田七百八萬一千一百四十二頃八十八畝二十六年回疆底定其從前安插吐魯番回人移歸故土所遺肅州威魯堡熟地一萬五千三百六十餘畝陝甘總督楊應琚疏請募民承種從之

是年山西大青山土默特十五溝墾地四百四十餘頃安西府屬之玉門淵泉二縣墾地千二百一十餘頃四川屏山縣大竹堡二處墾地一千一百八十餘頃俱分別年限起科

皇朝通考是年總計天下土田七百八萬一千一百四十二頃八十八畝賦銀二千九百六十一萬一千二百一兩糧八百四十萬六千四百二十二石各有奇草五百十有四萬五千五百七十八束

直隸民田六十五萬七千一百九十一頃八十七畝賦銀二百四十一萬一千二百八十六兩糧十萬一千二百二十九石各有奇草九萬四千四百四束糧草均留充本省經費

奉天民田二萬五千二百四十三頃二十一畝賦銀三萬八千百有十兩糧七萬六千二百六石各有奇糧充本省經費

江南江蘇民田六十八萬九千八十四頃四十五畝賦銀三百三十七萬一千三百三十四兩糧二百十有五萬五千二十一石各有奇歲漕京師百七十一萬六千八百八十九石留充本省經費四十三萬八千百三十二石各有奇

安徽民田三十三萬八千百二十頃九十三畝賦銀百六十八萬八千兩糧八十四萬五千二百四十八石各有奇

歲漕京師五十六萬六千二百七十六石留充本省經費二十七萬八千九百七十一石各有奇

山西民田三十二萬九千五百八十六頃二十一畝賦銀二百九十七萬二百六十六兩糧十有六萬九千二百四十六石各有奇糧充本省經費

山東民田九十七萬一千五十四頃七畝賦銀三百三十四萬六千二百五十七兩糧五十萬七千六百八十石各有奇歲漕京師三十四萬八千七百七十八石留充本省經費十有五萬八千九百二石各有奇

河南民田七十二萬二千八百二十頃三十六畝賦銀三百三十萬三千八十兩糧二十四萬八千八百六十五石各有奇歲漕京師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七十四石留充本省經費二萬八千九百九十一石各有奇

陝西西安民田二十五萬二千三百七十一頃三畝賦銀百五十三萬九百七兩糧十有六萬八千四百五十三石各有奇糧充本省經費

甘肅民田十有七萬七千八百三十一頃三十三畝賦銀二十五萬七千七百二十三兩糧五十萬三千四百七十六石各有奇草五百五萬千一百七十四束糧充本省經費

浙江民田四十五萬九千七百八十七頃七十畝賦銀二百八十一萬二千四十九兩糧一百十有三萬四百八十一石各有奇歲漕京師八十五萬六千七百三十九石留充本省經費二十七萬三千七百四十二石各有奇

江西民田四十七萬九千二百七頃六十二畝賦銀百八十七萬九千八百十兩糧八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二石各有奇歲漕京師七十七萬百三十二石留充本省經費十有二萬九千四百九十九石各有奇

湖廣湖北民田五十六萬六千九百十有三頃四十九畝賦銀百有十萬八千一百五十三兩糧二十八萬六千五百五十四石各有奇歲漕京師十有三萬二千四百三石留充本省經費十有五萬四千一百五十石各有奇

湖南民田三十一萬二千二百八十七頃九十八畝賦銀一百十有六萬三千六十三兩糧二十七萬七千六百四十一石各有奇歲漕京師十有三萬三千七百四十三石留充本省經費十有四萬三千八百九十七石各有奇四川民田四十五萬九千四百十六頃六十七畝賦銀六十五萬九千七十五兩糧萬四千三百二十九石各有奇糧充

本省經費

福建民田十有二萬八千二百七十頃八十七畝賦銀一百十有七萬七千八百九十九兩糧十有六萬八千四百五十三石各有奇糧充本省經費

廣東民田三十二萬八千八百三十二頃九十三畝賦銀百二十五萬七千二百八十六兩糧三十四萬八千九十五石各有奇糧充本省經費

廣西民田八萬七千四百頃六十畝賦銀三十八萬二千五百九十七兩糧十有三萬三百七十五石各有奇糧充本省經費

雲南民田六萬九千四百九十九頃八十畝賦銀十有五萬三千七百五十兩糧二十三萬八百四十八石各有奇糧充本省經費

貴州民田二萬五千六百九十一頃七十六畝賦銀十萬一百五十六兩糧十有五萬四千五百九十石各有奇糧充本省經費

十九年定地方官勒包都圖及貢監生員包攬錢糧罪例福建道監察御史胡定言地方官徵收錢糧或有自顧考成恐錢糧拖欠勒令富戶包都圖等弊應令該督撫卽行条處部議應如所請并議定貢監生員包攬錢糧罪例從之

二十年定蘆洲地畝坍卸撥補之例江西巡撫胡寶瑔言蘆洲地畝坍漲靡常定例將新淤地畝撥補惟是有課蘆洲先由水影沙灘積漸而成頗費工本自應將新淤之地撥補至水影沙灘等類原無工本例不陞科乃豪强之徒往往以無課沙灘與有課報坍之戶混爭撥補以致案牘塵積部議令嗣後新漲地畝儘有課坍戶補足尚有餘地卽將無課坍戶按照先後酌量撥補再有餘剩始行召墾從之　蠲減江南上元等州縣額糧

二十一年豁免江南邳州被水地畝額徵地糧

二十二年減除山東海豐縣黎敬等莊地畝糧額

二十三年豁除江南靈壁縣五湖水沈地額徵錢糧　令州縣錢糧隨徵隨解不得久貯庫內戶科給事中黃登賢

言州縣錢糧應隨徵隨解勿令久貯庫內致有挪移之弊并令布政司於奏銷冊內將各屬批解月日逐一詳細開載以便稽核下部議行刪除地丁錢糧奏銷項下折徵顏料等款目戶部議准戶科給事中黃登賢條奏各省採辦顏料原就土產所宜若已經停辦折徵價銀奏銷冊內復臚列各項名色實屬棄冗應將各省奏銷冊造折徵顏料款目概行刪除以歸簡易至河南省之宗祿唐府瑞府匠班陝西省之秦府王駙馬勳田直隸省之膳入膳軍常兌操賞等名色皆係明季流傳凡有似此開載者應行令各督撫一體刪除統歸地丁條造報

二十四年准陝西郃陽縣黃河新漲灘地照該縣下地起科　豁免山東濟寧魚臺二州縣水淹地畝額徵錢糧

二十五年豁免山東海豐等縣被水地畝額徵錢糧

二十六年募民承種肅州威魯堡地畝肅州威魯堡向安插吐魯番回人是年移歸故土所遺熟地一萬五千三百六十餘畝陝甘總督楊應琚奏請募民承種按則陞科從之　准山西大青山土默特十五溝民人開墾地畝照歸化五廳中地科則山西巡撫鄂弼奏報大青山喀爾欽喀爾吉爾等十五溝民人二百四十餘戶所墾熟地四百四十三頃七十五畝部議令編給租票以爲定額仍照歸化等五廳中地科則每畝完本色米二升九合六勺共一千三百一十三石五斗有奇由歸化城通判徵收

二十九年准安西府屬招民認墾地畝照水田例六年陞科陝甘總督楊應琚前後奏報安西府屬玉門淵泉二縣招民認墾地畝一萬二千一百畝有奇俱照水田例六年陞科　准四川屏山縣大竹堡等處荒地招民開墾分別水旱按年陞科四川總督阿爾泰言敘州府屬屏山縣大竹堡等處邊荒勘明可墾地共十萬六千六百餘畝請將敘州府通判移駐馬邊廳招民開墾並將已墾田地分別水旱照例陞科下部議行嗣據奏報大竹堡等處開墾地畝成熟未熟上中下地共一千一百八十三頃應徵丁條糧銀一千四百五十兩有奇分別年限起科其川秧蕎壩上下溪等處已墾承糧田地七十六頃應徵丁條糧銀二百一十五兩有奇請撥入馬邊廳通判徵收從之

三十年減除江南泰州屬丁溪廟灣二場墾荒地折徵課銀泰州分司所屬范公堤外舊墾熟地六千四百餘頃地土

瘠鹵江蘇巡撫陳宏謀奏請照梁柴場折價之例每畝完銀二分五釐嗣因丁溪廟灣二場所報墾熟地內有沮洳斥鹵不堪耕種地三千六十餘頃經兩江總督尹繼善等查勘會議請減除課銀四千六百九十兩有奇仍照本場原額科則下部議行

皇朝通典二十一年　諭滇省山多田少水陸可耕之地俱經墾闢無餘惟山麓河濱尚有曠土向令邊民墾種而定例山頭土角在三畝以上者照旱田十年之例水濱河尾在二畝以上者照水田六年之例俱以下則陞科第念此等零星土地本與平原不同倘地方官一切丈量查勘不免滋擾令滇省此等地土俱聽民墾種概免陞科

又議准凡內地及邊省零星地土聽民人開墾種植直隸江西不及二畝福建及江蘇之蘇州等屬不及一畝浙江及江蘇之江寧等屬不及三畝陝西不及五畝安徽湖南湖北貴州水田不及一畝旱田不及二畝下地不論頃畝山東中地以上不及一畝下地不論頃畝山西下地不及十畝廣東中則以上水田不及一畝旱田不及三畝下則水田不及五畝旱田不及十畝四川上田中田不及五分下田上地中地不及一畝下地不論頃畝雲南及廣東之高雷廉三屬不計頃畝奉天之山岡土阜河濱窪下之處不成坵段者不計頃畝俱免陞科

皇朝通考又　諭據楊應琚奏新定整欠孟艮地方請倣照普洱邊外十三土司之例酌中定賦於丁亥年入額徵收等語整欠孟艮業經附入版圖願輸糧賦其酌定徵額之處俱著照所請辦理但念該處地方連年經莽匪擾害今雖得安耕作而元氣尚難驟復若遽於丁亥年責令輸將恐夷民生計未免拮据所有應徵錢糧著加恩緩至戊子年入額徵收以示優恤邊黎至意　改定湖北漢川縣垸糧科則湖廣總督定長等言湖北漢川縣汈汊垸連接諸湖圍築長堤七千五百餘丈卑薄殊甚必須加高培厚但民修力有不能借帑難以徵補況垸內歲徵各則銀不及一千三百兩米僅八十餘石而節年賑貸反多於額徵之數莫如改糧廢堤將垸內上八總民田紅糧三則均改為漁糧上則其軍田科則改為漁糧下則下八總民田內應徵南米請照上八總南米一併減免庶幾無水之年以地為利有水之年以水為利下部議行

又　諭銀庫所奏月摺內地丁欵下開寫絲毫忽微等細數係各省徵收之時必須先有散數方可合併計算彙成總數是以照例開寫但此等名目既已極其纖悉而秤兌時並不能將此絲毫忽微之數分晰彈收徒屬有名無實於政體亦多未協嗣後各省徵收錢糧及一切奏銷支放等事俱著以釐為斷不必仍前開寫細數　定四川石砫廳墾荒田地科則四川夔州府屬石砫廳地方東西寬五百里南北長三百三十里自改置流民以來田地徵糧仍循土司舊習總督阿爾泰奏請報墾田地上田中田丈量在五分以上下田上地中地在一畝以上者比照附近之酆都縣科則下部議行

是年總計天下土田七百四十一萬四千四百九十五頃五十畝有奇賦銀二千九百九十一萬七千七百六十一兩糧八百三十一萬七千七百三十五石各有奇草五百十有四萬四千六百五十八束

直隸民田六十八萬二千三百四十三頃九十畝有奇賦銀二百四十六萬三千七百八兩糧九萬五千二百十九石各有奇草九萬四千四百三十六束糧草均留充本省經費

奉天民田二萬七千五百二十五頃二十七畝有奇賦銀四萬五千五百四十四兩糧七萬六千九百四十四石各有奇糧充本省經費

江南江蘇民田六十五萬九千八百十七頃二十畝有奇賦銀三百二十五萬五千二百三十六兩糧二百八萬五千四百五十一石各有奇歲漕京師百七十六萬二千六百一石留充本省經費三十二萬二千八百五十石各有奇

安徽民田三十六萬四千六百八十頃八十畝有奇賦銀百七十萬七千一百二十三兩糧六十九萬四千三百十六石各有奇歲漕京師五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六石留充本省經費十有六萬八千三百八十石各有奇

西民田五十三萬五千四百八十一頃三十五畝有奇賦銀三百六萬九千三百二十五兩糧十有二萬三千五百四十六石各有奇糧充本省經費

山東民田九十六萬七千一百四十頃三畝有奇賦銀三百三十三萬二千八百七十九兩糧五十萬六千九十五

石各有奇歲漕京師三十四萬七千九百七石留充本省經費十有五萬八千一百八十七石各有奇

河南民田七十三萬一千七百三十五頃六十三畝有奇賦銀三百三十二萬二千二百十六兩糧二十萬二千三百十三石各有奇歲漕京師十有七萬三千一百七十七石留充本省經費二萬九千一百三十六石各有奇

陝西民田二十五萬九千五百七十九頃四十七畝有奇賦銀百五十五萬五千五百十三兩糧三萬一千九百四十八石各有奇草六千五十一束糧充本省經費

甘肅民田二十三萬六千三百三十頃九十五畝有奇賦銀二十八萬七千四百八十六兩糧五十二萬一千七百四十六石各有奇草五百四萬四千一百七十束糧充本省經費

浙江民田四十六萬二千四百頃有奇賦銀二百八十二萬一千四百八十三兩糧百三十八萬六千七百石各有奇歲漕京師九十四萬一千六百八十三石留充本省經費四十四萬五千十六石各有奇

江西民田四十六萬一千六頃二十畝有奇賦銀百九十三萬九千一百二十六兩糧八十九萬九千八百三十六石各有奇歲漕京師七十七萬三百十石留充本省經費十有二萬九千五百二十六石各有奇

湖北民田五十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三頃九十畝有奇賦銀百十有二萬一千四十三兩糧二十八萬六千五百三十七石各有奇歲漕京師十有三萬二千三百九十六石留充本省經費十有五萬四千一百四十一石各有奇

湖南民田三十一萬三千八十三頃四十二畝有奇賦銀百十七萬八千三百五十七兩糧二十七萬七千九百四十九石各有奇歲漕京師十有三萬三千七百五十三石留充本省經費十有四萬四千一百九十六石各有奇

四川民田四十六萬七十一頃二十六畝有奇賦銀六十六萬八百一兩糧萬三千四百四十石各有奇糧充本省經費

福建民田十有三萬八千四十七頃三畝有奇賦銀百二十七萬八千五百七十兩糧三十一萬三千九百十三石各有奇糧充本省經費

廣東民田三十三萬六千九百六十[illegible]一頃五十三畝有奇賦銀百二十六萬九百三十三兩糧三十四萬八千一百

七十四石各有奇糧充本省經費

廣西民田九萬九千七百五十二頃四十四畝有奇賦銀三十九萬一千三百五十二兩糧十有三萬四百二十石各有奇糧充本省經費

雲南民田八萬三千三百六十三頃五十一畝有奇賦銀十萬五千七百八十四兩糧十有六萬七千九百三十八石各有奇糧充本省經費

貴州民田二萬六千七百三十頃六十二畝有奇賦銀十有二萬一千二百八十二兩糧十有五萬五千二百五十石各有奇糧充本省經費

三十三年戶部議盤驗丈量京通新舊糧額之法每屆五年派員查辦一次徒滋糜費應請停止如議行

三十六年　諭聞臨清及陵縣有經水沙壓鹽鹻地一千餘頃屢年試種不能墾復農民完賦無資著加恩將該州縣所有沙壓鹽鹻地畝錢糧漕米概予豁除以示體恤民隱至意該部即遵諭行　令民墾種吳縣等地戶部議江蘇巡撫薩載奏吳縣吳江婁縣金山無錫丹陽寶山七州縣地方實有可墾之地應令該州縣勸民陸續耕種照例題報陞科如議行

三十七年　諭各督撫凡有瀕水地面除已墾者姑免追禁外嗣後務須明切曉諭毋許復行佔耕違者治罪若仍不實心經理一經發覺惟該督撫是問　山西巡撫三寶奏助馬口外沙鹻磽瘠水沖沙壓不堪耕種地共九十七頃四十畝零請照例豁除下部議行　令民墾種黃州衛荒地戶部議准湖北巡撫陳輝祖奏黃州府黃州衛等處荒地應勸民陸續耕種

皇朝通典三十八年戶部議佃墾事宜　上復命總督周元理於直隸所屬派道府大員董率守令如前奉行明年元理奏順天永平保定遵化四府墾熟地六十三頃三十畝易州廣平縣墾荒地一頃七畝四十年廣西太平思恩府屬報墾水田一十五頃八十八畝四十四年周元理又報順天府屬十州縣共墾地一百五十六頃三十一畝天津府靜海縣墾地十三頃八十五畝

皇朝通考定通州崇明沙地額賦大學士劉統勳等議奏江蘇省通州崇明二處沙地新歸移駐海門同知管理詢之巡撫薩載現在錢糧仍照原例通州加一崇明五分徵收並未將崇明舊額照通賦加增請嗣後原歸廳官管理將來遇有新漲再照通崇二邑賦額酌中定例如議行

三十九年定廣東三水新安等縣報墾荒地照旱田例起科

四十年戶部議江蘇巡撫薩載奏鎮洋縣築塘占廢田地應豁銀米准分別扣豁

四十一年江蘇巡撫薩載奏清河縣於雍正十三年修牐築堤挖廢田地應徵銀糧請准豁免從之

四十二年免喀喇河屯水沖沙壓地畝額徵

四十三年查長洲縣濱臨太湖等處坍沒地畝除其租賦

四十四年戶部議甘肅西寧縣添建倉廒置買民地額徵糧草應准造冊豁除

四十五年戶部議廣西巡撫姚成烈奏鎮安府屬開墾水田准於乙巳年起科俟起科之年將前項地畝糧銀造入奏銷并編入全書送部　令甘肅平番碾伯二縣荒地永除租賦

四十六年豁免皐蘭衛河灘地租

四十七年閩浙總督陳輝祖奏浙江仁和場等處坍沒存減則地共九百二十畝零請自乾隆四十五年爲始准其停收下部議行　陝西巡撫畢沅題朝邑縣水沖沙壓地三百四頃八十四畝又灘地一百八十二頃咸寧等縣濱臨渭壖等河節年坍沒地六十八頃所有均徭糧銀舊額應准豁免下部議行

又准仁和張沙田地六千四百餘畝陞科

四十九年山西巡撫農起題渾源州勸民開墾荒沙石積壓或附近山根雖此次查勘實屬難墾但土脈之轉移不一地勢之燥濕無定仍令各州縣隨時查勘或經水涸沙颺泥淤鹻退轉爲可墾之地即行召佃設法墾復以期地無遺棄奉

諭旨依議

又

諭畢沅奏開封府屬之鄭州有因堤壓水沖不能耕種地畝共一百五十頃有零核計無著糧銀一千二百七

十七兩零小民艱於輸納等語地畝既因水衝堤佔錢糧無著若仍令輸將民力未免拮据所有此項廢地錢糧一千二百七十七兩零著加恩概予豁除以示朕惠愛黎元體恤民隱之至意

皇朝通志五十年　上諭直隸所報河灘荒地過多令戶部派賢能司員會同直隸道府勘可開墾者勸佃召墾

賦貢類六

水利田

通典魏文侯使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理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埸至曾孫襄王以史起爲鄴令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爲鄴令不知用是不知也於是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舃鹵兮生稻粱其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疲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仲山西抵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國國曰始臣爲閒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舃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命曰鄭國渠

通考秦李冰開蜀渠秦平天下以李冰爲蜀守冰壅江水作堋部朋反穿二江成都中雙過郡下以通舟船因以灌溉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

通典漢文帝以文翁爲蜀郡太守穿煎澳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人獲其饒武帝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渠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請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與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惡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頹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間

并渠之開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是時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漑田而關中靈軹成國湋渠引諸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爲漑田各萬餘頃佗小渠陂山通道不可勝言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而倪寬爲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以益漑鄭國傍高仰之田帝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寖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眾細民未知其利故爲通溝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後十六歲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漑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饒也

通考元帝建昭中召信臣爲南陽太守於穰縣理南六十里造鉗盧陂累石爲堤傍開六石門以節水勢澤中有鉗盧王池因以爲名用廣漑灌歲歲增多至三萬頃人得其利及後漢杜詩爲太守後收其業時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通志後漢章帝建初中王景爲廬江太守郡部安豐縣有楚孫叔敖所起芍陂先是荒廢景重修之境內豐給其陂徑百里灌田萬頃芍音鵲今壽春郡安豐縣界順帝永和五年馬臻爲會稽太守始立鑑湖築塘周廻三百十里灌田九千餘頃

通考晉武帝咸寧元年東南水災杜預請決壞諸陂從之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潁川襄城自春以來略不下種深以爲慮主者何以爲百姓計當陽侯杜預上疏曰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穀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在渟汙高地皆多墝埆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爲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爲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早爲思慮臣愚謂既以水爲田當恃魚菜螺蜯而洪陂汎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及荊河州東界兗州東界今濟陽濟陰東平魯郡之間荊河州東界今汝南汝陰譙郡之間也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朝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塡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之

益也杜預又言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為便非不爾也然此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頃來戶口日增而陂堨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種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堨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為人害也臣見尚書胡威啟宜壞陂其言懇至臣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按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出泗陂在彼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應佃三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無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水之為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按荊河州界中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為多積無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潦瓮溢大為災害臣以為宜發明詔敕刺史二千石漢氏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長吏二千石躬先勸戒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實之人皆以畀之其舊陂堨溝渠當有所補塞者此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早為部分列上須冬閒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長流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眾多猶以為患今因其所患而宣瀉之跡古事以明近大理昭然可坐而論得臣不勝愚意常竊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朝廷從之

通典東晉張闓為晉陵內史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闓乃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為其頌乃徵入拜大司農

通志宋文帝元嘉七年劉義欣為荊河刺史鎮壽陽于時土荒民散義欣乃經理芍陂為之堤堰引渒水入陂開榛代木水得通逕歲獲豐稔

通典後魏刁雍為薄骨律鎮將至鎮上表曰富平西三十里（薄骨律鎮今靈武郡富平今迴樂縣）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

里鑿以通河似禹舊迹其兩岸作溉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計昔時高於河水不過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於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侵射往往崩頹渠既高縣水不得上雖復諸處按舊引水水亦難求今芒山北中有洲渚水分為二西河小狹水廣百四十步臣今請入來年正月於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鑿渠廣十五步深五尺築其兩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還入古之高渠卽修高渠而北復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計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就所欲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鑿小河東南岸斜斷到西北岸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二尺絕斷小河二十日功計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盡入新渠水則充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旬日之閒則水一徧水凡四溉穀得成實從之公私獲其利裴延儁為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沈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水旱不調人多饑餒延儁自度水形營造未幾而就溉田萬餘頃為利十倍

通考唐武德七年同州治中雲得臣開渠自龍首引黃河溉田六十餘頃貞觀十一年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襲譽以江都俗好商賈不事農業乃引雷陂水又築句城塘溉田八百餘頃百姓獲其利

通典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孫祥奏言往日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為富商大賈競造碾磑堰遏費水渠流梗澀止溉一萬許頃請修營此渠以便百姓至於鹹鹵亦堪為水田高宗曰疏導渠流使通溉灌濟汲炎旱應大利益太尉無忌對曰白渠水帶泥淤灌田益其肥美又渠水發源本高向下枝分極眾若使流至同州則水饒足比為碾磑用水洩渠水隨入滑加以壅遏耗竭得利遂少於是遣祥等分檢渠上碾磑皆毀之大歷中水田纔得六千二百餘頃

通考開元九年京兆少尹李元紘奏疏三輔諸渠王公之家緣渠立磑以害水田一切毀之百姓蒙利廣德二年戶部侍郎李栖筠等奏拆京城北白渠上王公寺觀碾磑七十餘所以廣水田之利計歲收粳稻三百萬石

續通典代宗大曆五年朔州刺史韋夏卿治滏陂溉田千餘頃十二年昇州句容令王昕因絳巖湖周五百里為埭立二斗門以節旱暵開田萬頃

通考大歷十二年京兆尹黎幹開決鄭白二水支渠毀碾磑以便水利復秦漢水道建中三年宰相楊炎請於豐州

置屯田發關輔入開陵陽渠詳見屯田門

續通典德宗貞元二年明州刺史任侗修鄮縣仲夏堰溉田數千頃又漢州刺史盧士瑝於雒縣立隄堰溉田四百頃

通考八年嗣曹王臯爲荆南節度觀察使先是江陵東北七十里有廢田旁漢古隄壞決凡二處每夏則爲浸溢臯始命塞之廣良田五千頃畝收一鍾楚俗佻薄舊不鑿井悉飲陂澤臯乃令合錢鑿井人以爲便

續通典憲宗元和三年福州長樂令李茸於舊海隄築立十斗門以禦潮旱則瀦水雨則洩水遂成良田又江南西道觀察使韋丹築隄扞江長十二里竇以疏漲凡爲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穆宗長慶初朗州刺史溫造開後鄉渠百里溉田二千頃號右史渠後遷節度河陽復懷州古秦渠枋口堰以溉田濟源溫河內武陟四縣田五千頃

通考元和八年孟簡爲常州刺史開漕古孟瀆長四十里得沃壤四千餘頃　十二月魏博觀察使田弘正奏準詔開衛州黎陽縣古黃河故道從鄭滑節使薛平之請也先是滑州多水災其城西去黃河止二里每夏雨漲溢則浸壞城郭水及羊馬城之半薛平詢諸將吏得古黃河道於衛州黎陽縣界遣從事裴弘泰以水患告於田弘正請開古河用分水力弘正遂與平皆以上聞詔許之乃於鄭滑兩郡徵促萬人鑿古河南北長十四里東西闊六十步深一丈七尺決舊河以注新河遂無水患十三年湖州刺史于頔復長城縣方山之西湖溉田三焉十頃

長慶二年溫造爲郎州刺史奏開復鄉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頃郡人利之名爲右史渠至太和五年造復爲河陽節度使奏浚懷州古渠枋口堰役功四萬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頃長慶中白居易爲杭州刺史浚錢塘湖周迴三十里北有石涵南有筧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餘頃作湖石記言若隄防如法蓄洩及時則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

周顯德三年以尚書司勳郎中何幼沖爲開中渠堰使命於雍耀二州界疏涇水以溉田

續通典宋太祖開寶八年知瓊州李易上言州南五里有度靈塘開修渠堰溉水田三百餘頃居民賴之

通考宋太宗皇帝淳化四年知雄州何承矩及臨濟令黃懋請於河北諸州置水利田興堰六百里置斗門灌溉詳見屯田門

續通典太宗至道元年正月度支判官梁鼎陳堯叟上鄭白渠利害按舊史鄭渠本引涇水自仲山西抵瓠口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溉田四萬頃畝收一鍾白渠亦引涇水起谷口入櫟陽注渭水長二百餘里溉田四千五百頃兩渠溉田凡四萬四千五百頃今所存者不及二千頃皆近代改修渠堰浸壞舊防由是灌溉之利絕少於古鄭渠難為興工今請遣使先詣三白渠行視復修舊迹於是詔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乘傳經度選等使還言周覽鄭渠之制用功最大並仲山而東鑿斷岡阜首尾三百餘里連亙山足陻廢已久其始涇河平淺直入渠口暨年代浸遠涇河陡深水勢漸下與渠口相懸水不能至實難致力其三白渠溉涇陽櫟陽高陵雲陽三原富平六縣田三千八百五十餘頃此渠衣食之源也望令增築隄堰以固護之舊設節水斗門一百七十有六皆壞請悉繕完渠口舊有六石門謂之洪門今亦隤圮若復議興置則其功甚大且欲就近度其岸勢別開渠口以通水道歲令渠官行視岸之缺薄水之淤塡即時浚治嚴豪民盜水之禁涇河中舊有石堰廢壞已久其後止造木堰梢樁出於緣渠之民水潦時漂流散失秋復率民葺之數斂重困自今溉田既畢命水工拆堰木置於岸側可充二三歲修堰之用所役緣渠之民計田出丁凡調萬三千人疏渠造堰各獲其利固不憚其勞也選能吏司其事置署於涇陽縣側以時行視往復甚便眞宗景德三年鹽鐵副使林特度支副使馬景盛陳關中河渠之利請遣官行視鄭白渠興修古制乃詔太常博士尚賓乘傳經度率丁夫治之賓言鄭渠久廢不可復今自介公廟迴白渠洪口直東南合舊渠以畎涇河灌富平櫟陽高陵等縣經久可以不竭工既畢而水利饒足民獲數倍大中祥符七年涇原都鈐轄曹瑋言渭北有古池連帶山麓今濬為渠令民導以溉田詔嘉獎之天禧四年淮南勸農使王貫之導海州石闥堰水入漣水軍溉民田亦賜詔嘉獎神宗即位志在富國故以勸農為先仁宗景祐初遣尚書職方員外郎沈厚載出懷衛磁相邢洺鎮趙等州教民種水田五年程昉奏引漳洺

通考神宗熙寧元年遣使察農田水利程顥等八人充使王臨言保州塘濼以西可築隄植木凡十九里隄內可引

水處即種稻水不及處並爲方田又因出土作溝以限戎馬從之中書言諸州縣古跡陂塘異時皆畜水溉田民利數倍近歲多所湮廢詔諸路監司訪尋州縣可興復水利如能設法勸誘興修塘堰圩隄功利有實當議旌寵四年御史劉摯言內臣程昉大理寺丞李宜之於河北開修漳河功力浩大朝廷既令權罷則利害姑置之朝廷又令總領淤田司事臣謹按程昉等將命興事初不以事之可實聞於朝伏恐生事興患未有窮已乞明布昉等罪狀重行貶竄王安石爲昉辯甚力遂寢不報

續通典 河淤地凡二千四百餘頃帝曰灌溉之利農事大本但陝西河東民素不習此苟享其利後必樂趨三白渠爲利尤大有舊迹可用力修治凡疏積水須自下流開導則畎澮易治書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其時人人爭言水利提舉京西常平倉陳世修乞於唐州引淮水入東西邵渠灌注九子等十五陂溉田二百里提舉陝西常平沈披乞復京兆府武功縣古迹六門堰於石渠南二百步傍爲土洞以木爲門回改河流溉田三百四十三大抵迂闊少效

通考 六年賜屯田員外郎侯叔獻等淤田各十頃叔獻等引河水淤田決清水於畿縣澶州閈壞民田廬塚墓歲被其患他州縣淤田類如此朝廷不知也七年提舉河北常平等事韓宗師劾程昉導滹沱河水淤田而隄壞水溢廣害民稼欺罔十六罪詔昉分析王安石復爲之辯明云

續通典 七年程昉言滄州增修西流河隄引黃河水淤田種稻增灌塘泊并深州開引滹沱水淤田及開回胡盧河并回滹沱河下尾又金州西城縣民葛德出私財修長樂堰引水灌溉鄉戶土田授本州司士參軍又詔司農寺具所興農田水利次第八年發京東常平米募饑民修水利又管轄京東淤田李孝寬言礬山漲水甚濁乞開四斗門引以淤田權罷漕運再旬從之深州靜安令任迪乞俟來年刈麥畢全放滹沱胡盧兩河又引永靜軍雙陸口河水淤溉南北岸田二萬七千餘頃河北安撫使沈披請治保州東南沿邊陸地爲水田皆從之又右班殿直幹當修內司楊琰言開封陳留咸平三縣種稻乞於陳留界舊汴河下口因新舊二隄之間築水塘用碎甓作虛隄五步以取汴河清水入塘灌溉從之又江甯府上元縣主簿韓安厚引水溉田二千七百餘頃遷光祿寺丞太原府草澤史守

一修晉祠水利溉田六百餘頃又知河中府陸經奏管下淤官私田約二千餘頃下司農覈實九年程師孟言河東多土山高下旁有川谷每春夏大雨眾水合流濁如黃河礬山水俗謂之天河水可以淤田絳州正平縣南董村旁有馬壁谷水嘗誘民置地開渠淤瘠田五百餘頃其餘州縣有天河水及泉源處亦開渠築堰凡九州二十六縣新舊之田皆為沃壤前舉功纘成水利圖經二卷今已十餘年聞南董村田畝舊直三兩千收穀五七斗自灌淤後其直三倍所收至三兩石今臣權領都司淤田竊見累歲淤京東西鹹鹵之地盡成膏腴為利極大尚慮河東猶有荒廢之田可引大河淤溉者於是遣都水監丞耿琬淤河東路田十年師孟琬引河水淤京東西沿汴田九千餘頃又前權提點開封府界劉淑奏淤田八千七百餘頃三人皆減磨勘年以賞之

通考九年前相度淮南路水利劉瑾言體訪揚州江都縣古鹽河高郵縣陳公塘等湖天長縣白馬塘沛塘楚州寶應縣泥港射馬港山陽縣渡塘溝龍興浦淮陰縣青州澗宿州虹縣萬安湖小河壽州安豐縣芍陂等可興置古鹽萬安湖小河已令司農寺結絕欲令逐路轉運司選官覆案施行從之

續通典元豐元年都大提舉淤田司言京東西淤官司瘠地五千八百餘頃乞差使臣管幹許之又詔闢廢田興水利建立隄防修貼圩埠之類民力不給者許貸常平倉穀哲宗元祐中知杭州蘇軾奏杭之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盡壞若二十年後盡為葑田（按臨安西湖源出於武林泉錢氏有國始置撩湖兵士專一開濬至宋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成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水勢必耗散又放水溉田瀕湖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菱茭穀米所獲不貲請募民開治禁自今不得侵占種植及臠葑為界以新舊菱蕩課利錢送錢塘縣收掌謂之開湖司公使庫以備逐年雇人開葑撩淺後湖既開因積葑草為隄相去數里橫跨南北兩山夾道植柳林榜曰蘇公隄行人便之因為軾立祠隄上高宗紹興元年詔宣州太平州守臣修圩三年定州縣圩田租額充軍儲建康府永豐圩租米歲以三萬石為額圩四至相去皆五六十里有田九百五十餘頃五年明州守臣李光奏明越陂湖專溉農田自慶曆中始有盜湖為田者三司使切責漕臣嚴立法禁宣和以後廢湖為田自是有水旱之患乞行廢罷盡復為湖其江東西圩田蘇秀圍田令監司守令條上詔逐路轉

運使相度聞奏

通考七年潭州守臣呂頤浩修復馬氏時龜塘田萬頃侍御史蕭振奏乞詔親民官各分委士豪共修陂塘水利縣滿任批書印歷量加旌賞

續通典十六年知袁州張成己言江西良田多占山岡望委守令講陂塘灌溉之利其後比部員外郎李詠言淮西高原處舊有陂塘請給錢米以時修濬知江陰軍蔣及祖亦言濬治本軍五卸溝以洩水修復橫河支渠以溉旱乃並詔諸路常平司行之

通考二十三年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瀕湖之地多為軍下侵據累土增高長隄彌望名曰壩田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水則遠近泛濫不得入湖而民田盡沒望詔有司究治盡復太湖舊跡使軍民各安田疇均利從之紹興二十八年詔戶部員外郎莫濛同浙西江東淮南漕臣趙子潚鄧根孫藎檢視逐路沙田蘆場先是言者謂江淮閒沙田蘆場為人冒占歲失官課至多故以命濛等既而侍御史葉義問等言貧民受害乃詔沙田蘆場止為世家詭名冒占其三等以下戶勿一例根括尋詔官戶十頃民戶二十頃以上並增租餘如舊置提領官田所領之不隸戶部二十九年詔盡罷所增租

興隆元年知紹興府吳芾乞浚會稽山陰諸暨縣舊湖以復水利及築蕭山縣海塘以限鹹潮從之又開掘鑑湖

乾道元年詔令淮西總領所撥付建康中收到子粒令項樁管非詔旨毋得擅用臣僚言秦檜既得永豐圩竭江東漕計修築隄岸自此水患及於宣池太平建康昨據總領所申通管田七百三十頃共理租二十一萬一千餘頃當年所收纔及其半次年僅收十五之一假令歲收盡及元數不過米二萬餘石而四州歲有水患所失民租何翅十倍乞下江東轉運司相度本圩如害民者廣乞依浙西例開掘及免租戶積欠從之江東轉運司奏永豐圩自政和五年圍湖成田今五十餘載橫截水勢每遇泛漲衝決民圩為害非細雖營田千頃自開修至今可耕者止四百頃而損害數州民田失稅數倍欲將永豐圩廢掘瀦水其在側民圩不礙水道者如舊詔從之其後漕臣韓元吉言此圩初是百姓請佃後以賜蔡京又以賜韓世忠又以賜秦檜繼撥隸行宮今隸總所五十年閒皆權臣大將之家又

在御府其管莊多武夫健卒侵欺小民甚者剽掠舟船囊橐盜賊鄉民病之非圩田能病民也於是開掘之命遂寢

乾道二年詔漕臣王炎相視開掘浙西勢家新圍田謂草蕩荷蕩菱蕩及陂湖溪港岸際築塍畦圍裹耕種者所至令守倅縣令同共措置五年知明州張津奏乞開東錢湖瀦水灌田從之

續通典乾道七年修興元府山河堰委御前諸軍統制吳珙經理發卒萬人助役盡修大堰濬大小渠六十五凡溉南鄭褒城田二十三萬餘畝是時詔漕臣王炎開浙西勢家新圍田草蕩荷蕩菱蕩及陂湖溪港岸際旋築塍畦圍裹耕種者所至守令同共措置

通考九年詔戶部侍郎葉衡覈實甯國府太平州圩岸五月衡言甯國府惠民化成舊圩四十餘里新增築九里餘太平州黃州鎮福定圩周迴四十餘里延福等五十四圩周迴一百五十餘里包圍諸圩在內蕪湖縣圩岸大小不等周迴總約二百九十餘里通當塗圩岸共約四百八十餘里並皆高闊壯實瀕水一岸種植榆柳足捍風濤詢之農民實爲永利於是詔獎諭

淳熙二年淮東總領錢良臣奏修復鎮江府練湖凡七十二源灌田百餘萬畝從之三年監察御史傅淇奏近臣僚奏陳圍田湮塞水道之害陛下復令監司守臣禁止圍裹此乃拔本塞源之要術然豪右之家未有無所憑依而肆意築圍者聞浙西諸縣江湖草蕩計畝納錢利其所入給據付之望條約諸縣毋得給據與官民戶及寺觀上曰此乃侵占之田今絕其源後去毋復此患可令漕司常平司察之

續通典淳熙八年襄陽府守臣郭杲言本府有水渠在中廬縣界擁漹水東流四十五里入宜城縣後漢南郡太守王寵嘗鑿之以引蠻水謂之木里溝可溉田六千餘頃歲久堙淤乞行修治甯宗慶元二年襄陽守臣程九萬言募工修作鄧城永豐堰爲農田灌溉之利是時戶部尚書袁說友等言浙西圍田相望皆千百畝陂塘漊瀆悉爲田疇有水則無地可瀦有旱則無水可戽不嚴禁之後將益甚嘉泰元年以大理司直留佑賢宗正寺主簿李澄措置凡官民圍裹者盡開之又令知縣並以點檢圍田事入銜

續通考宋甯宗嘉定二年十一月詔浙江監司募饑民修水利初孝宗乾道二年六月知秀州孫大雅代還言州有柘

湖澱山湖當湖陳湖支港相貫西北可入於江東南可達於海傍海農家作壩以卻鹹潮雖利及一方而水患實害鄰郡設疏導之則又害及傍海之田若於諸港浦置牐啓閉不惟可以洩水而旱亦獲利然工力稍大欲率大姓出錢下戶出力於農隙修治之於是命兩浙轉運副使姜詵與守臣視之詵尋與秀常州平江府江陰軍條上利便詔秀州華亭縣張涇牐并澱山東北通陂塘港淺處俟今年十一月興修江陰軍常州蔡涇牐及申港明年春興修利港俟休役一年興修平江府姑緩之三年三月詵使還奏開濬畢功通洩積水久浸民田露出塍岸已諭民趨時耕種恐下戶闕本艮田復荒望令浙西常平司貸給種糧又奏措置總督監修等官知江陰軍徐藏等減磨勘年有差六年十二月監進奏院李結獻治田三議一曰務本二曰協力三曰因時大略謂浙江低田恃堤爲固著堤岸高厚則水不能入乞于蘇湖常秀諸州水田塘浦要處官以錢米貸田主乘此農隙作堰增令高闊則堤成而水不爲患方此饑饉俾食其力因其所利而利之秋冬旱涸涇浜斷流車畎修築尤爲省力詔令胡堅常相度以聞其後戶部以三議切當但工力浩瀚欲曉有田之家各依鄉原畝步出錢米與租田之人更相修築庶官無所費民不告勞從之淳熙二年兩浙轉運判官陳峴言昨奉詔徧走平江府常州江陰軍諭民併力開濬利港諸處並已畢功始欲官給錢米歲不下數萬今皆百姓相率效力而成詔常熟知縣劉穎特增一秩餘論賞有差光宗紹熙二年詔守令到任半年後具水源湮塞合開修處以聞任滿日以興修水利圖進擇其勞效著明者賞之至是復有是詔

三年七月申嚴圍田增廣之禁先是孝宗隆興二年詔江浙水利久不講修勢家圍田堙塞流水諸州守臣按視以聞於是湖宣秀常諸州並乞開圍田濬溝瀆詔各委官措置淳熙十年大理寺丞張抑言陂澤湖塘水則資之瀦洩旱則資之灌溉近者浙西豪宗每遇旱歲占湖爲田築爲長堤中植榆柳外捍茭蘆於是舊爲田者始隔水之出入蘇湖常秀昔有水患今多旱災蓋由于此乞責縣令毋給據有圍裏者以違制論既而漕臣錢沖之請每圍立石以識之共一千四百八十九所令諸郡遵守焉至帝慶元二年戶部尚書袁說友等言浙西圍田相望皆千百畝陂塘漊瀆悉爲田疇有水則無地可瀦旱則無水可戽不嚴禁之後將益甚無復稔歲矣嘉泰元年以大理寺直劉佑賢宗正寺主簿李澄措置自淳熙十一年立石之後凡官民圍裏者盡開之開禧二年以淮農流移無田可耕詔兩浙州縣已開圍田許

原主復圍專召淮農租種至是臣僚言豪民巨室並緣為奸加倍圍裹又影射包占水蕩有妨農民灌溉于是復詔浙西提舉司俟農隙開掘至八年九月又申嚴兩浙圍田之禁焉

十七年禁侵占水利臣僚言越之鑑湖溉田幾半會稽興化之木蘭陂民田萬頃歲飲其澤今官豪侵占塡淤益狹宜戒有司每歲省視厚其瀦蓄去其壅塞毋容侵占以妨灌溉命皆次第行之時汪綱知高郵軍興化民田濱海昔時范仲淹築堰以障瀉鹵毛澤民置石礎函管以疏運河水勢歲久皆壞綱增修之後知紹興府屬邑諸縣瀕海而諸暨十六鄉瀕湖蕩濼灌溉之利甚溥勢家巨室率私植埂岸圍以成田湖流旣束水不得去雨稍多則溢入邑居田閭寖蕩瀕海藉塘為固隄岸易弛鹹鹵害稼歲損動數十萬畝蠲租亦萬計以綱言詔提舉常平司發田圍奇援巧請一切竣卻而湖田始復郡備緡錢三萬專備修築而海田始固漳州倅鄭煥浚渠溉田郡人立石刻曰鄭公渠趙師縉為漳浦令鑿西湖築岸捌立水門時其蓄洩以溉民田週圍五百一十五丈趙善嵩知連江縣訊知南塘水利可以溉田遂琢石為斗門其澤甚遠民歌謠之

理宗寶慶元年除嘉泰年間已開圍田租錢

三年詔有司興水利

紹定元年正月禁江淮州郡妄征蘆場沙產官租初高宗紹興二十九年旣盡罷所增沙田蘆場租孝宗乾道元年臣僚言浙西淮東江東路沙田蘆場宜立租稅補助軍食詔復令梁俊彥等措置二年輔臣奏俊彥所上沙田蘆場稅或十取其一或取其二三皆不分主客朝廷疑之六年以俊彥所括八百二十餘萬畝其間或已充己業起租及包占未起租者並估賣立租八年詔提領官田所所催三路沙田蘆場租錢併歸戶部紹興二十八年置提領官田所領沙田蘆場不隸戶部復遣官實江淮沙田蘆場頃畝悉追正之至是以趙至道奏下憲司嚴戢其弊其後嘉熙二年淮東總領吳潛言眞徐豐濠四郡沙土蘆場田可得二十餘萬畝賣之以贍流民以佐砦兵從之開慶元年詔給還浙西提舉常平司歲收上亭戶沙地租二百萬永勿復徵

二年詔浙西提舉司下所部州縣將修復圍田減納苗米毋收斛面至端平二年又詔浙西臨安平江嘉興鎮江常

州安吉守臣膺未修復圍田許官民戶承佃經理寶祐元年史館校勘黄國面對圍田自淳熙十一年識石者當存之復圍者合權其利害輕重而為之存毀其租或歸總所或隸安邊所或分隸諸郡帝曰安邊所田近已撥歸本所國又奏自丁未以來創圍之田始因殿司獻草蕩任事者欲因以為利凡旱乾處悉圍之利少害多宜開掘以通水道帝然之

淳祐十二年正月詔宰執議立方田開溝澮自近圻始是時能興水利者淳祐二年參政程伯大命知長溪縣黄恪截流駢木復修築營田陂長溪一縣皆藉其水之灌溉六年制帥顏頤仲浚定海西市坻鄞桃花渡邊六十里故河盡復廣五丈深一丈二尺灌溉田疇民蒙其利名曰顏公渠又寧德縣民以縣東山高水急請於部作堤約水灌田縣令李澤民躬率僚佐鳩工築之凡百丈週圍九百七十五步由是田無旱潦之虞邑人德之號曰李公堤景定中蔡抗知蘇州濱江湖田苦風潮害抗築長堤自府城屬崑山亘八十里民得立塍大以為利又松溪縣人夙儀之以柯屯之田高仰鑿山為圩通胡坑之水溉田鄉人德之因名夙公圩至度宗時海鹽歲為鹹害稼轉運使常楙請於朝修築新塘三千六百二十五丈名海晏塘是歲風濤大作民得奠居歲復大稔

續通典遼太宗會同初詔以烏爾古之地水草豐美命諤爾昆錫林居之益以海勒水之善地為農田

續通志金章宗時詔郡縣有河者皆開渠引水溉田中都路言安肅定興二縣可引河溉田詔行之先是傅慎微權陝西諸路轉運使修三白龍首等渠以溉田募民屯種盧庸為定平令治舊堰引涇水溉田民賴其利

續通典六年定制縣官任內有能興水利田及百頃以上者陞本等首注除穆昆所管屯田能創增三十頃以上賞銀絹二十兩疋其租稅止從陸田

通考承安二年敕放白蓮潭東牐水與百姓溉田三年命勿毀高梁河閘從民灌溉泰和三年遣官行視中都田禾水澤分數八年詔諸路按察司規畫水田部官謂水田之利甚大沿河通作渠如平陽掘井種田俱可灌溉比年邳沂近河布種豆麥無水則鑿井灌之計六百餘頃比之陸田所收數倍以此較之他境無不可行者遂令轉運司因出計點就令審察若諸路按察使因勸農之便按問開河或掘井如何為便規畫具申以俟興作

續通志 宣宗貞祐三年論尚書省歲旱議弛諸處碾磑以其水溉民田禁隨朝職官奪民碾磑以自營利四年言事者程淵言碭山諸縣陂湖水至則畦爲稻田水退種麥所收倍於陸地宜募人佃之官取三之一歲可得十萬石從之興定五年南陽令李國瑞創開水田四百餘頃詔升職二等仍錄其最狀偏諭諸道於是議興水田省臣奏河南郡縣多古所開水田之地宜敕令分治戶部按行州郡有可開者誘民赴功其租止依陸田不復添徵仍以官賞激之陝西除三白渠設官外亦宜視例施行元光元年正月遣戶部郎中楊大有等詣京東西南三路開水田十元制內立都水監外設各處河渠司興舉水利修理堤堰太宗十二年令梁泰充宣差規措三白渠使郭時中副之修三白渠

續通典 世宗中統元年懷孟路旱總管譚澄令民鑿塘造渠引沁水以溉田教之種植地無遺利二年王允中等奉詔開沁河渠計六百七十七里經濟源河內河陽溫武陟五縣渠成甚益於民名曰廣濟溉田四百六十餘所三年左丞張守謙薦郭守敬習水利帝召見守敬陳水利言順德灃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又磁相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引水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雞澤合入灃河可灌田三千餘頃又懷孟沁河雖澆灌猶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可灌田二千餘頃又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溫縣南復入於河其間亦有可灌田二千餘頃乃授守敬提舉諸路河渠時王允中亦請開邢洺等處漳滏灃河達泉以溉民田遂皆從之

續通典 九年詔諸路開濬水利又敕巴圖軍於哈哩納之地開渠耕田是時帝加意農田十餘年中屢興水利於是導任河復民田三千餘頃導肥河入於鄗淤陂盡爲良田又發肅州等處軍民鑿渠溉田浚奇味以溉袞諸爾黃土山民田又開安山渠鑿通州至都河改引渾水溉田其時能興水利之臣西夏行省郎中董文用疏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爲水田平陽路總管鄭鼎導汾水溉民田千餘頃荊南行省廉希憲決江陵城外蓄水得良田數萬畝長葛令趙志以地卑濕使爲水田旱則決瀵水灌之淸苑令耶律伯堅毀勢家水磑以溉民田事聞省部著爲定制大理等處巡行勸農使張立道以昆明池環五百餘里夏潦暴至必冒城郭役丁夫二千人治之洩其水得良田萬餘頃衞輝守王昌齡因淸水出輝縣入衞河創浚溝澮溉田數百餘頃

續通考三十一年六月已即位令軍士復浚淛西太湖澱山湖溝港平章鐵哥奏太湖澱山湖世祖時嘗役民夫二十萬疏掘今諸河日受兩潮漸致沙漲乞即以澱山湖田糧二萬石就募民夫四千調軍士四千依舊宋例屯守立都水防田使司修治河渠圍田從之至大德三年十一月又浚焉

成宗大德二年二月立浙西都水庸田司專主水利次年十一月置浙西平江湖渠閘堰凡七十八所五年七月浙西積雨泛溢大傷民田詔役民夫二千人疏導河道俾復其舊後泰定帝二年六月立都水庸田使司浚吳淞二江三年正月置於松江掌江南河渠水利順帝至正十二年添立於汴梁掌種植稻田事

六年正月築渾河堤八十里禁豪家毋侵舊河令屯田軍及民耕種至武宗至大二年十月渾河水決沒左右二翊及後衞屯田麥委官督工治之仁宗皇慶元年二月延祐元年六月並因水沒田禾更加修築泰定帝泰定三年六月漲沒大興縣諸鄉桑棗田園次年四月發七衞屯田軍修治焉

武宗至大初江浙行省督治田圍行省以去歲水旱爲災百姓艱食農作將興各處田圍高下不等陂塘圍岸溝渠須依法修治遇旱則車水灌救遇潦則洩水通流修浚之際田主出糧佃戶出力係官圍田無力修浚者官爲借貸收成日如數還官勸農官有成效者陞賞失候者治罪其拋荒積水之田租額無人承佃者勸諭富戶自備工本修築塍圍聽令佃種拋荒官田止納原租初年免徵三年後依民田輸稅諸人不得爭奪並照前庸田司五等圍岸體式以水爲平田與水平者爲第一等圍岸高七尺五寸底闊一丈面闊五尺田高一尺者爲第二等圍岸高六尺五寸底闊九尺面闊四尺五寸田高二尺者爲第三等圍岸高五尺五寸底闊八尺面闊四尺田高三尺者爲第四等圍岸高四尺五寸底闊七尺面闊三尺五寸田高四尺者爲第五等止添備水圍岸高三尺底闊六尺面闊三尺若迫近諸湖之處自願增高者聽

右丞相哈喇哈斯行省和林浚古渠溉田數千頃

仁宗延祐六年九月浚鎮江練湖至英宗至治三年十二月泰定帝即位復命浚之

泰定帝元年十二月浚吳淞二江浙西諸山之水受之太湖下爲吳淞江東滙澱山湖以入海而潮汐來往逆湧濁

沙上湮河口宋時設撩洗軍專掌修治元既平宋軍士罷散有司不以爲務勢豪租占爲蕩爲田以致湮塞不通公私失利成宗大德八年五月省臣言吳江淞江實海口故道潮水久淤凡湮塞良田百餘里況海運亦由是而出宜於租戶役萬五千人浚治歲免租人十五石仍設行都水監以董其役從之英宗至治三年以省臣奏就委官體究還言應開浚者常熟州九處崑山州十一處嘉定州三十五處華亭縣九處上海縣十四處其通海大江舊有河港聯絡官民田土之間藉以灌溉者亦須疏通以利耕種至是省臣復以爲請遂於是冬浚滌仍立牐以節水勢

三年七月修灤河先是二年三月永平路屯田總管府言國家經費咸出於民民之所生無過農作本屯闢田收糧以供內府之用不爲不重在昔有司於馬城東北築隄以防灤水西南連清水河至公安橋去歲霖雨水溢衝盪皆盡田苗終歲無收方今農隙若不預修必致爲害工部移文都水監委官相視至是發軍千二百人治之

續通典　文宗天曆二年因屯田總管兼管河渠司事郭嘉議言奉元洪口渠應令涇陽近限水利戶添差修築三年懷孟路同知阿哈瑪特言天久亢旱夏麥枯槁秋穀種不入土民匱於食近因訪問耆老咸稱丹水澆溉近山田土居民深得其利有沁水亦可溉田中統間嘗開廣濟渠設官提調遇旱則官爲斟酌驗工多寡分水灌濟源河內河陽溫武陟五縣民田三千餘頃後因豪家截河起堰立碾磨壅遏水勢又經霖雨害渠河渠司尋亦革罷今五十餘年舊蹟可考若將舊渠開濬禁安磨碾設立牐堰旱則於牐澆田澇則閉牐退水公私俱利從之順帝至正十二年立都水庸田使司於汴梁掌種植十三年右丞相托克托言京畿近水地利召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須海運而京師足食於是立分司農司以左丞烏克遜良楨右丞烏蘭哈達兼大司農卿托克托領大司農事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至澶順州東至遷民鎮凡係官地及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引水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錠以供工價牛具農器穀種之用又以武衞所管鹽臺屯田荒閑之地及各衙門係官田地宗仁衞屯田禮部所轄掌薪司地土並付分司農司播種又取勘徐州汝甯南陽鄧州等處荒田并戶絕籍沒入官者立司牧署掌分司農司耕牛中書省又議於江浙淮東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爲農師教民播種從之是歲大稔十五年詔凡有水田處設大司農司招集人夫有警乘機進討無事栽植耕種凡置保定河間武清景薊四處二十

年陝西行省左丞相特哩特穆爾遣都事楊欽修治涇渠凡溉農田四萬五千餘頃

續通考明太祖初立國設營田司專掌水利 戊戌二月遷元帥康茂才爲都水營田使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頽圮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春作方興慮旱潦不時其分巡各處務在蓄洩得宜毋負付任之意

詔所在有司民以水利條上者即陳奏

洪武元年修和州銅城堰閘周圍二百餘里 至成祖永樂初旣修含山崇義堰和州民請修銅城閘上抵巢湖下通揚子江圩岸七十餘處其吏目張良興又言水淹麻澧二湖田五萬餘頃宜築圩埂起桃花橋訖含山界三十里從之

宣宗宣德八年又修之

四年修興安靈渠渠水發海陽山秦時鑿溉田萬頃馬援葺之後圮至是始復爲陡渠者三十六中有分水塘横築石埭分兩北渠埭上疊石如鱗以防衝溢二十九年以軍興命御史嚴震直燒鑿陡澗之石以通餉道撤石增埭水迫無所洩盡趨北渠兩渠淺澀而民失其利至成祖永樂二年乃修復如舊

八年命長興侯耿炳文浚涇陽洪渠堰溉涇陽三原醴泉高陵臨潼田二百餘里至三十一年堰圮復命炳文修治之且浚渠十萬三千餘丈其後宣德二年歸安知縣華嵩言涇陽洪渠堰溉五縣田八千四百餘頃炳文前後所修已壞永樂間老人徐齡言於朝遣官修築會營造不果乞專命大臣起軍夫協治從之

九年修彭州都江堰

十七年決荆州嶽山壩以灌民田

二十四年浚定海鄞二縣東錢湖灌田數萬頃

二十七年八月遣國子監生分行天下督吏民修水利時諭工部陂塘湖堰可蓄洩以備旱潦者皆因地勢修治之乃分遣國子生及人材徧詣天下督修水利凡開塘堰四萬九百八十七處

續通典三十一年洪渠堰圮命耿炳文修治之復濬渠十萬三千餘丈

續通考成祖永樂元年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治蘇松嘉湖水患原吉上奏浙西諸郡蘇州松江最居下流嘉湖常

三郡土田下者少高者多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諸州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泖頃浦港堙塞滙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淞諸浦泄其壅遏嘉定之劉家港常熟之白茆港皆係大川水流峻急宜浚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之大盈浦（大盈浦河渠志作大黃浦）乃通吳淞要衝今下流壅塞難即疏浚旁有范家浜至黃浦口蹌浦口（黃浦口蹌浦白河渠志作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大盈浦以達泖湖之水此皆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之時修築圩岸以禦暴流帝從其言明年九月畢功農田大利至十三年從吳江縣丞李昇言又浚太湖近湖河道修蔡涇等閘宣宗宣德六年教諭唐敏言常熟耿涇塘南接梅里通昆承湖北達大江洪武中浚以溉田今壅阻請疏導從之七年九月蘇州知府況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曰龐山曰陽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尙湖聯屬廣袤凡三千餘里永樂初原吉疏浚年久淤塞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沒溺乞仍遣大臣督各官於農隙時發民疏浚一方永賴帝命巡撫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難易以聞忱久任江南事無不舉常詣松江相視水利見嘉定上海間沿江生茂草多淤流乃浚其上流使昆山顧浦諸所水迅流駛下壅遂盡滌暇時以匹馬往來江上見者不知其爲巡撫也又言吳淞江畔有沙塗柴場百五十頃水草茂盛蟲蝻多生其中請募民開墾可以足國課消蟲災又言應天鎭江太平寧國諸府舊有石臼等湖其中溝港歲辦魚課其外平圩淺灘聽民放牧孳畜採掘菱藕不許種耕故山溪水漲有所宣洩近者富豪築圩田遏湖水每遇泛溢害即及民宜悉禁革又言溧水永豐圩周圍八十餘里舊築埂壩農甚利今頹敗請葺治時並從之至憲宗成化十四年都御史牟俸言直隸蘇松與浙西各府頻年旱澇緣周環太湖乃東南最窪地而蘇松尤最下之衝故每逢積雨衆水奔潰湖泖漲漫渰沒無際按太湖即古震澤上納嘉湖宣歙諸州之水下通婁東吳淞三江之流東江今不復見婁淞入海故跡具存其地勢與常熟福山白茆二塘俱能導太湖入江海使民無墊溺而土可耕種歷代開浚具有成法本朝亦常命官修治不得其要而濱湖豪家盡將淤灘栽蒔爲利治水官不悉利害率於泄處置石梁壅土爲道或慮盜船往來則釘木爲柵以致水道堙塞公私交病請擇大臣深知水利者專理之設提督水利分司一員隨時修理則水勢疏通東南厚利也詔俸兼領水利聽所

修築功成乃專設分司
是年命修灊山懷寧等陂堰　又修高要青岐羅婆圩平遙廣濟渠築和州保大等圩百二十餘里蓄水陡門九浚
昌邑河渠五所
二年諭工部安徽蘇松浙江江西湖廣凡湖泊卑下圩岸傾頹亟督有司治之　是年又修泰興沿江圩岸六合瓜步等屯黃巖混水等十五閘六陡門香山竹徑水陂又以當塗民言慈湖瀕江上通宣歙東抵丹陽湖西接蕪湖久雨浸溢潮漲傷農宜遣勘修築遂從其請降是諭至四年修築宣城十九圩豐城穆湖圩岸溧水決圩懷寧斗潭河彭灘圩岸吉水劉家塘雲陂江都劉家圩港新建石頭岡圩岸五年又築高要銀岡金山等潰堤溉田五百餘頃八年修丹陽練湖塘南陵野塘圩蚌蕩壩九年修安福丁陂等塘堰安仁饒家陂壽光堤安陸京山景陵圩長洲至嘉興泄水洞百三十一處監利車水堤四千四百餘丈高安華陂屯陂堤築仁和黃濠塘岸三百餘丈孫家圍塘二十餘里浚濰縣于丹河定襄故渠六十三里引滹沱水灌田六百餘頃又修麗水縣通濟渠堤堰上中下三源流四十八派溉田二千餘頃十年築新會圩岸二千餘丈十一年修蕪湖陶辛政和二圩應天新河圩岸天長福勝戚家莊二塘十二年修鳳陽安豐塘水門十六座十三年修南京羽林右衛刁家圩屯田堤十七年浚蕭山境內河渠四十五里溉田萬頃二十一年修嘉定抵松江潮圯圩岸五千餘丈又修文水常稔渠灌田
宣宗宣德三年詔天下凡水利當興者有司卽舉行毋緩視是年旣修灌縣都江等堰四十四又臨海民言胡巉諸閘瀦水灌田近年閘壞而金鼇大浦湖涞舉嶼內河遂皆壅阻乞爲開築帝曰水利急務使民自訴于朝此守令不得人爾命工部卽飭郡縣秋收起工且詔天下凡水利有司皆卽興舉時巡按江西御史許勝又言南昌瑞河兩岸低窪多良田洪武間修築圩岸水不爲患永樂間改修近皆圯壞乞勅有司募夫修理又中書舍人陸伯倫言常熟七浦塘東西百里灌常熟崑山田歲租二十餘萬石乞聽民自浚之皆詔可至四年以潛江民言蚌湖陽湖皆臨襄河水漲岸決害荆州三衞荆門江陵諸州縣官民屯田無筭發軍民築治之福淸民言光賢里官民田百餘頃障海堤壞田久荒永樂中嘗命修治迨今未舉民不得耕帝責有司亟治而諭尚書吳中嚴飭郡邑陂池堤堰及時修浚

慢者治以罪六年修瀏陽廣濟諸縣堤堰七年修眉州新津通濟堰分十六渠溉田二萬五千餘畝八年葺湖廣偏橋衞高陂石洞修安陽廣惠等渠磁州滏陽河五瓜濬民渠

九年毀蘇松民私築堤堰

續通典英宗正統三年疏泰興順德鄉三渠引湖溉田寧夏巡撫都御史金濂言鎭有五渠資以行溉今明沙州七星灘伯石灰三渠久塞請用夫四萬疏濬溉蕪田千三百餘頃從之五年令天下有司秋成時修築圩岸疏浚陂塘以防農作仍具數繳報俟考滿以憑黜陟九年浚無錫谷里諸河東南接蘇州苑山湖塘北通揚子江西接新興河引水灌田又開海陽縣隆津等溝引長溪水溉田十三年以雲南鄧川州民田與大理屯田接壤湖畔積水壅沙禾苗損沒命州衞軍民疏治十四年浚和州姥鎭河張家溝并建閘以溉降福等七十餘圩及南京諸衞屯田時范衷知壽昌縣闢荒田二千六百餘畝興水利三百四十六區

續通考景帝景泰四年雲南滇池造石閘總兵官沐璘言城東有水南流源發邵甸會九十九泉爲一抵松花壩分爲二支一繞金馬山麓入滇池一從黑窯村流至雲津橋亦入滇池舊于下流築堰溉軍民田數十萬頃霖潦無所洩請令受利之家自造石閘啓閉以時報可至英宗天順十八年又浚雲南東西二溝自松華壩黑龍潭抵西南柳壩南村灌田數萬頃

五年疏靈寶黎園莊渠通鴻臚澗溉田萬頃

七年浚杭州西湖尚書孫原貞言西湖舊有二閘近皆傾圮湖遂淤塞民田無灌溉資乞敕有司興浚禁勢豪侵占以利軍民從之至憲宗成化十一年又浚錢塘門故渠左屬湧金門建橋閘以蓄湖水二十年楊瑄爲浙江按察使西湖舊可溉諸縣田四十六萬頃時湮塞過半瑄請浚之功未竟而卒孝宗弘治十八年又浚之

續通典英宗天順二年修彭縣萬工堰灌田千餘頃五年僉事李觀言涇水出涇陽仲山谷道高陵至櫟陽入渭袤二百餘里漢開渠溉田宋元俱設官主之今雖有瓠口鄭白二渠而堤堰摧決溝洫壅潴民弗蒙利乃命有司濬之都御史項忠又言瓠口鄭白二渠宣德間遣官修鑿畝收三四石無何復塞渠旁之田遇旱爲赤地昨請於涇水上

源龍潭左側疏濬訖舊渠口尋以詔例停止今宜畢其役㓙州知州孟琳言

處低田盡淹乞興修築並從之

續通考憲宗成化十年廷臣會議江浦北城圩古溝北通滁河浦子口城東黑水泉古溝南入大江二溝相望岡壠中截宜鑿通成河旱引澇洩從之

十二年詔河西屯田官兼理十五衛水利至孝宗弘治七年浚南京天潮二河備軍衛屯田水利正德十五年又浚滁和六合諸水以利江北屯田

二十年修嘉興等六府海田堤岸是時張瑄爲廣東布政使修陂塘圩岸四千六百雍泰知吳縣太湖漲沒田千頃作堤爲民利稱雍公堤至武宗正德時蔡德祐爲山東副使分巡遼陽闢濱海圩田數萬頃稱蔡公田云

孝宗弘治元年許以新佃蘆洲補舊額課奏准沿江一帶蘆洲有曾告承佃而舊額洲蕩坍塌者即將新佃柴課依數湊補本處舊額或有新生別洲許令撥補附近坍塌不敷之數嘉靖二十七年令一應蘆洲除洪武永樂時賜功臣僧道者不動外餘悉委官丈量召民承佃

七年七月命工部侍郎徐貫經理蘇杭水利明年四月告成貫上言東南財賦所出而水患爲多永樂初命夏原吉浚治以吳淞江灩沙浮蕩未克施工迨今九十餘年港浦愈塞臣督官行視浚吳江長橋導太湖散入澱山陽城昆承等湖泖復開吳淞江並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淞江以達於海開白茆港白魚洪鮎魚口洩昆承湖水由白茆港以注于江開斜堰七鋪鹽鐵等塘洩陽城湖水由七了港以達于海下流疏通不復壅塞乃開湖州之漊涇洩西湖天目安吉諸山之水自西南入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溧陽鎭江練湖之水自西北入太湖又開諸陡門洩漕河之水由江陰以入于大江上流亦通不復湮滯是役凡修浚河涇港瀆湖塘陡門堤岸百十五道役夫二十餘萬東南水患少息至世宗嘉靖元年蘇松水道復爲勢家所據巡撫李充嗣復浚之穿新渠巨浦支流閼不灌注詔嘉其勞賚以銀幣二十四年呂光洵按吳復奏蘇松水利五事一曰廣疏浚以備瀦洩三吳澤國西南受太湖諸澤水勢尤卑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高苦旱卑苦澇昔人于下流疏爲塘浦導諸湖水北入江東入海又

引江潮流行於岡隴外豬洩有法水旱無患比來縱浦橫塘多堙不治惟黃浦劉河二江頗通然太湖之水源多勢盛二江不足以洩之岡隴支河又多壅絕無以資灌溉于是高下俱病歲常告災宜先度要害于澱山等茭蘆地導太湖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及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之水以達于海浚白茆鮎魚諸口洩昆承之水以注于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于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小浦以納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瀦者皆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而澇無所憂矣乃浚艾祁通波以溉青浦浚顧浦吳塘以溉嘉定浚大瓦等浦以溉崑山之東浚許浦等塘以溉常熟之北浚臧材等港以溉金壇浚澡港等河以溉武進凡岡隴支河湮塞不治者皆浚之深廣使復其舊則上流之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此三吳水利之經也一曰修圩岸以固橫流蘇松常鎮東南下流而蘇松又常鎮下流易豬難洩雖導河浚浦引注江海而秋霖泛漲風濤相薄則河浦之水逆行田間衝齧為患宋轉運使王純臣嘗令蘇湖作田塍禦水民甚便之司農丞郟亶亦云治河以治田為本故老皆云前二三十年民間足食因餘力治圩岸田益完美近皆空乏無暇修繕故田圩漸壞歲多水災合敕所在官司專治圩岸岸高則田自固雖有霖澇不能為害且足制諸湖之水咸歸河浦中則不待決洩自然湍流而岡隴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又得畝引以資灌溉不特利于低田而已一曰復板閘以防淤澱河浦之水皆自平原流入江海水漫潮急以故沙隨浪湧其勢易淤昔人權其便宜去江海十里許夾流為閘隨潮啓閉以禦淤沙歲旱則長閉以蓄其流歲澇則長啓以宣其溢所謂置閘有三利蓋謂此也近多堙塞惟常熟福山閘尙存故老以為河浦入海之地誠皆置閘自可歷久不壅詔悉如議三十八年巡撫翁大立又請造吳江白茆七浦等閘從之四十二年又從給事中張憲臣言浚蘇松常嘉湖五郡支河四十五年參政凌雲翼請專設御史督蘇松水利詔巡鹽御史兼之穆宗隆慶三年巡撫海瑞又浚吳淞江諸處神宗萬歷四年巡撫宋儀望又請設水利僉事部議遣御史董之六年又浚長橋黃浦等處八年設水利副使至萬歷末給事中歸子顧言宋時吳淞江闊九里元末淤塞正統間周忱立表江心疏而浚之崔恭徐貫李充嗣海瑞相繼浚者凡五迄今四十餘年廢而不講宜使江闊水駛塘浦支河分流四達疏入留中巡按薛貞復請行之下部議而未允至熹宗天啓中巡撫周啓元復請浚吳淞白茆莊烈帝崇禎初員外郎蔡懋德巡

撫李待問皆以爲請久之巡撫張國維請疏吳江長橋七十二洪及九里石塘諸洞御史李謨復請浚吳淞白茆俱
下部議未能行也
開靈州金積山河口渠灌田給軍民佃種從巡撫王珣請也珣又言靈夏古渠三道東漢中唐並通惟西一渠漢唐舊跡俱堙宜發卒浚鑿亦從之時兩畿及山東河南浙江民饑兵科給事中吳世忠請興水利命議行之其後世忠爲湖廣參議復上言臣任給事中時具言水利爲農田急務幸准覆行及備員湖藩而所屬陂塘池堰湮塞如故爲豪家塡占迷失者在在有之有塘寬千百餘畝無勺水可資召里老咨問云往時朝廷重農州縣以水利爲急差官清理歲有修築于時豪强不敢塡占民以實保結故雖亢旱而農田有救百姓有所賴邇年州縣官惟勾攝詞訟爲急其餘塘堰冊報類非覆實豪强塡占又置不問雖奉勘合行視特科索里戶供應而去曷嘗一至郊野見所謂陂塘渠堰爲何若哉及亢旱無收有旨蠲免則已先期督徵入官民未沾惠而國用不足往往又額外科征之此訟獄所以日繁而盜賊滋有也
續通典武宗正德十五年御史成英言應天等衛屯田在江北滁和六合者地勢低窪爲水敗從金城港抵濁河達烏江三十餘里因舊迹濬之則水勢洩而屯田利詔可世宗嘉靖二十四年呂光洵按吳奏蘇松水利五事一曰廣疏濬以備瀦洩開吳淞江等處洩澱山之水以達於海濬白茆等處之水以注於江導田間之水悉入小浦使流者皆有所歸瀦者皆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而澇無所憂矣乃濬艾祁通波以漑青浦濬顧浦吳塘以漑嘉定濬大瓦等浦以漑崑山之東濬許浦等塘以漑常熟之北濬臧村等港以漑金壇濬澡港等河以漑武進凡隴岡支河湮塞不治者皆濬之深廣使復其舊則上流之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一曰修圩岸以固横流向來民間足食有餘力治圩岸田益完美近皆空乏無暇修繕故田圩漸壞歲多水災合敕所在官司耑治圩岸岸高則田自固雖有霖澇不能爲害一曰復板閘以防淤塞一曰量緩急以處工費一曰重委任以責成功詔悉如所議二十六年給事中陳斐請仿江水田法開江北溝洫以祛水患益歲收報可三十八年總督尚書楊博請開宣大荒田水利從之是時有司能以水利益民者廉州府知府張岳督民墾棄地教以桔槔運水紹興知府湯紹恩因山陰會稽蕭山三邑之水滙三江口入

海潮汐日至戽田盡爲巨浸乃遂建閘三十有八築石隄四百餘丈刻水則石間以時啟閉自是數百里無水患徐九思治張秋河道漕河與鹽河近而不相接漕水溢則泛濫爲田患九思議築減水橋於沙灣俾二水相通漕水溢則有所洩而不侵田少則有所限而不至於涸工成遂爲永利龐嵩爲應天治中江甯縣葛仙永豐二鄉頻遭水患居民止存七戶嵩爲治隄築防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莊四召貧民佃之瞿晟知廣平府鑿長渠三百里引水爲四閘得田數十萬畝

續通志二十六年給事中陳斐請仿江南水田法開江北溝以祛水溢益歲收報可

續通考世宗嘉靖二十五年甘肅巡撫楊博鑿龍首諸渠至三十八年博總督宣大又請通宣大荒田水利薄其租時又有張岳知廉州府督民墾棄地教以桔槔運水湯紹恩知紹興府山陰會稽蕭山三邑之水滙三江口入海潮汐日至戽田盡爲巨浸紹恩建閘三十有八築石堤四百餘丈刻水則石間以時啓閉自是方數百里無水患徐九思治張秋河道漕河與鹽河近而不相接漕水溢則泛濫爲田患九思築減水橋于沙灣俾二水相通漕水溢有所洩而不侵田少則有所限而不至于涸工成遂爲永利龐嵩爲應天治中江寗縣葛仙永豐二鄉頻遭水患居民止存七戶嵩爲治堤築防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莊四召貧民佃之瞿晟知廣平府鑿長渠三百里引水爲四閘得田數十萬畝至神宗萬歷時陳邦瞻爲河南布政使開水田千頃陳幼學爲中牟令縣有大澤積水占膏腴地二十餘里幼學疏爲河者五十七爲渠者百三十九俱引入小清河民大獲利大莊諸里多水爲築堤十三道障之

穆宗隆慶四年左都御史葛守禮請畿內浚治溝洫以備旱潦從之先是世宗嘉靖三年大理卿鄭岳言臣勘視陜西道經畿內河南見太行西倚潼關東繞懷衞北及燕冀水皆東注南入于海盧易滹沱琉璃漳洺衞沁洛瀍其大也宜令濒水開田築隄鑿渠平疇無水者量浚畎澮或爲陂塘下通水泉上蓄雨潦數年之後皆爲沃壤此經國至計也又汪鋐奏興水利請敕各巡撫都御史訪求古人已行水利遺跡嚴督司府州縣衞所官隨宜興修必使山川原野間有溝以導水無壅遏之患有防以止水無決壞之憂有豬以蓄水無散逸之虞則旱不能爲灾澇不能爲虐昔唐虞三代時皆建都西北未嘗仰給東南而春秋之世如山東山西陜西河南皆爲列國之地當其時干戈俶擾

一國之賦自足以供一國之用未嘗取給于他邦民以溝洫之制尙存故旱澇有備耳至是

下河道堙塞遇潦則千里爲壑請倣古井田之制浚治溝洫使旱澇有備章下有司

續通典神宗萬曆十三年以尙寶司少卿徐貞明兼御史領墾田使貞明爲給事中嘗請興西北水利如南人圩田之制引水成田工部覆議畿輔諸郡邑以上流十五河之水洩於猫兒一灣海口又極東隘故所在橫流必多開支河挑濬海口而後水勢可平疏濬可施然役大費繁而今以民勞財匱方務省事請罷其議乃已後貞明謫官著潞水客譚一書論水利當興者十四條時巡撫張國彥副使顧養謙方開水利於薊永有效於是給事中王敬民薦貞明特召還賜敕勘水利貞明乃先治京東州邑如密雲燕樂莊平峪水峪寺龍家務莊三河塘會莊順慶屯地薊州城北黃厓營城西白馬泉鎭國莊城東馬伸橋夾林河而下別山鋪夾陰流河而下至於陰流遵化平安城夾運河而下沙河鋪西城南鐵廠湧珠湖以下韭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豐潤之南則大寨剌榆坨史家河大王莊東則榛子鎭西則鴉紅橋夾河五十餘里玉田靑莊塢後湖莊三里屯及大泉小泉至於瀕海之地自水道沽關黑嚴子墩至開平衞南宋家營東西百餘里南北百八十里墾田三萬九千餘畝至眞定將治滹沱近堧地御史王之棟言滹沱非人力可治徒耗財擾民帝是其言將罷諸建議者申時行言墾田興利謂之害民議甚舛顧爲此說者其故有二北方民游惰好閒憚於力作水田有耕耨之勞胼胝之苦不便一也貴勢有力家侵占甚多不待耕作坐收蘆葦薪芻之利若開墾成田歸於業戶隸於有司則己利盡失不便二也然以國家大計較之不便者小而便者大惟在斟酌地勢體察人情沙鹻不必盡開黍麥無煩改作應用夫役必召募之不拂人情不失地利乃謀國長策耳於是貞明得無罪而水田終罷三十年保定都御史汪應蛟言易水可漑金臺滹水可漑恒山溏水可漑中山滏水可漑襄國漳水可漑鄴下而瀛海當衆河下流故號河中視江南澤國不異至於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皆有宜各設壩建閘通渠築隄高者自灌下用車汲用南方水田法六郡之內得水田數萬頃畿民從此饒永無旱澇之患不幸濱河有梗亦可改折於南取糴於北此國家無窮利也報可應蛟乃於天津葛沽何家圈雙溝白塘令防海軍丁

屯種人授田四畝共種五千餘畝水稻二千畝收多因上言墾地七千頃歲可得穀二百餘萬石是時有司能興水利者陳邦瞻爲河南布政使開水田千頃陳幼學爲中牟令縣有大澤積水占膏腴田二十餘里幼學疏爲河者五十七爲渠者百三十九俱引入小淸河民獲大利大莊諸里多水爲築隄十三道障之眞定知府郭勉濬大鳴小鳴泉四十餘穴溉田千頃邢臺達活野狐二泉流爲牛尾河百泉流爲澧河建二十一閘二隄灌田五百餘頃

熹宗天啟元年御史左光斗用應蛟策復天津屯田令通判盧觀象管理屯田水利明年巡按御史張慎言自枝河而西靜海興濟之間萬頃沃壤河之東尙有鹽水沽等處爲膏腴之田惜皆蕪廢今觀象開寇家口以南田三千餘畝溝洫蘆塘之法種植疏濬之方皆具而有法人何憚而不爲大抵開種之法有五一官種謂牛種器具耕作雇募皆出於官而官亦盡收其田之入也一佃種謂民願墾而無力其牛種器具仰給於官待納稼之時官十而取其四也一民種佃之有力者自認開墾若干迨開荒既熟較數歲之中以爲常十一而取是也一軍種即今海防營軍種葛沽之田人耕四畝收二石緣有行月糧故收租重也一屯種祖宗衛軍有屯田或五十畝或百畝軍爲屯種者歲入十七於官即以所入爲官軍歲支之用國法兵農之善制也四法已行惟屯種則今日兵與軍分而屯僅存其名當選各衛之屯餘墾津門之沃土如官種行之章下所司命太僕卿董應舉管天津至山海屯田規畫數年開田十八萬畝積穀無算莊

續通志 愍帝崇禎二年兵部侍郎申用懋言永平灤河諸水透迤寬衍可疏渠以防旱潦宜令有司相度其地爲民興利從之

九通分類總纂

卷七之十

賦貢類七

水利下 海塘

皇朝通典順治元年禮科給事中張惟赤疏言海塘自明末至今未修請仍限歲修以防潮患於是修海鹽縣塘十一丈二年增修六十丈

九年工科給事中胡之俊疏言江浙之蘇松嘉湖地勢汙下所有劉家河吳淞江等處海口壅淤河道成田水患屢告請浚吳淞江以洩陳澱之水浚劉家河以洩巴陽之水從之

十一年 上諭東南財賦重地素稱沃壤連年水旱爲災民生重困皆因失修水利致誤農功該督撫責成地方官悉心講求疏通水利以時蓄洩庶水旱無虞民安樂利

皇朝通考十六年修浙江海鹽縣海塘禮科給事中張惟赤言杭嘉湖蘇松常鎭七郡皆瀕於海海塘築自唐開元中至明始易以石編立字號并編定夫銀以事歲修他郡無論卽就海鹽一處之塘歲編銀六千九百九十九兩零自明末至今並未修築此塘不知此項作何支銷應請定限歲修以防水患工部議如所請卽於是年修致雨二號石塘二十一丈明年復修閏餘二號成歲二號石塘共六十丈

康熙二年以近畿地方夏潦遣官察看並經理修隄挑淺事宜雲南道御史梁熙言近畿田地分與八旗今歲夏多雨各處堤岸潰決損壞田禾收成絕少河閒一帶莊屯淹沒更甚請遴材幹官周行察看凡堤岸之應修者實行培築淤淺之應疏者實行挑濬庶河流有歸潦不爲災從之

皇朝通典康熙三年海決築海寧縣塘六年九月石堤成并築尖山石隄五千餘丈九年設浙江海防同知二人專司塘務

皇朝通考四年截留蘇松常三府漕折銀九萬兩杭嘉湖三府漕折銀五萬兩以充水利經費爲疏濬吳淞江及劉家河故也

十一年濬吳江長橋一帶以洩太湖

十二年修河南安陽縣之萬金渠引洹水溉田

二十年濬常熟之白茆滬武進之孟瀆河

皇朝通典二十三年　上南巡閱黃河視北岸議險工　諭將蕭家渡九里岡崔家鎮徐家壩七里溝黃家嘴新莊一帶喫緊迎溜之處所築長隄與逼水壩時加防護

二十五年遣官往淮揚下河督率挑濬車路串場白駒丁溪草堰場等處河口

二十八年　上南巡閱視中河至支河口下馬坐隄上出河圖　指示諸臣　諭曰朕觀此河逼近黃河之岸且自徐州北鎮口閘所出黃水及微山湖荆山口之水俱歸內運河必流入中河駱馬湖之水亦入此河萬一黃隄潰決中河黃河必將混而爲一

又　諭若重載與回空之船並行則中河窄狹且逼近黃河朕意猶以爲可慮鎮口閘微山湖等處水大可仍開支河口其黃河還道原自不廢仍並存之

皇朝通考三十六年　諭漕河督臣會勘下河積水應作何盡令歸海涸出民田之處一一議奏漕運總督桑格等言下河爲洩水入海之區自淮安以至邵伯鎮計運河東岸共有涵洞三十牐十滾水壩八運河及高郵邵伯等湖之水由諸涵洞牐壩之口歸入射陽廣洋等湖以至白駒岡門等口入海緣下河受水之處甚多而洩水入海之口猶少是以水勢汪洋易於停蓄下河州縣均受水害因議疏濬各口及應建牐壩之所疏入工部議准令將各項工程估計具題從之

三十七年　諭大學士等曰霸州新安等處水旗民莊田皆沒蓋由保定府南之水與渾河會流以致汎濫著原任河道于成龍河督王新命往察令其分流農事方興不可用百姓之力遣旗下壯丁備器械給以銀米令其修築

又　諭于成龍王新命曰清河發源太行山脈會漳河子牙河滹沱河易水諸流其勢雖盛但堅築堤岸遏之

郎可無虞又渾河支流經大城縣入子牙河其勢湍悍數年以來諸處遭水此河之故爾等宜詳悉查勘至渾河發自馬邑甚微每遇大水之年則橫流汎濫致淹民田其故蓋由渾河淤沙既多春時水乏保安州以下居民又引灌田沙礫壅墊河身積高淫雨水發遂致田土冲沒爾等惟挑濬淤沙令水暢流當不至於漲溢矣

復

命廷臣會議開下河漕運總督桑格等又言臣等會勘下河州縣歷被水災皆由上游受水之處多而洩水入海之處少兼之各邑水道俱多淤澱以成泛濫之患今欲救此災黎舍開浚故道多分水勢之法別無善策臣等前議修芒稻河者欲分高郵邵伯兩湖之水入江使不至下河也議挑曹家灣湯家絆七節橋者欲開通高郵邵伯兩湖淤塞之水路使通芒稻河以下江也議挑車兒埠之滔子河者欲使泰州所受之水由苦水洋入海也議挑澗河者欲分運河之水流入澗河由射陽湖下海使不至高郵也議挑海陵溪者欲使高郵所受之水通岡門下海也議挑車路白涂海溝三河者欲使興化所受之水由丁溪草堰白駒入海也議挑蝦鬚二溝曁梁河幷朦朧河西首淤塞之射陽湖者欲使高寶興泰鹽山等處之水俱由廟灣下海此海口爲下河最窪最寬之地洩各處上流之水尤爲宣暢也今臣細加覆勘與前無異惟是九卿會議所云江海有無倒灌之處臣等細察各處海口及江口皆係歷來洩水之舊跡而臣等所議挑浚諸工皆內地淤阻之河道照舊開通使水得達於口洩之江海自無倒灌之虞又會議所云或係海口高阜內河低窪以致積水不能出海臣等相度形勢海口較之內河終屬低窪現在洩水而目今水勢尚在汪洋民間被淹田地多未涸出皆由諸河水道淤塞之故若使前議挑浚之工一舉水循故道下流入海民田自當涸出實大有益於生民

又

諭大學士等曰下河民生攸繫從前命凱音布孫在豐等專司開濬伊等俱奏工程告竣由今觀之止是虛糜國帑水勢並未消減田畝並未涸出所謂有益民生者何在今桑格又奏當行開濬而九卿遽議准行若果如其所請疏鑿開濬而桑格等能必水即消田即出有裨於民以身家保奏則即令開濬之可令九卿詳詢前次督濬者復稽考諸冊籍然後確議以聞

又

諭朕自淮南一路詳閱河道測算高郵以上河水北湖水高四尺八寸自高郵至邵伯河水湖水始見平

等應將高郵上下隄岸俱修築堅固有月隄處照舊存留至邵伯地方河湖合而為一不必修築隄岸將湖水河水俱由芒稻河人字河引出歸江下河自可不必挑濬矣

三十八年又淮河道總督張鵬翮請挑蝦鬚二溝淤塞之處四十餘里挑鮑家莊至白駒地高水壅之處八十餘里挑撈魚港淤塞之處八十餘里挑老河口淤淺之處三里有餘挑㴞子河三十餘里

皇朝通典 四十年上南巡閱視高家堰等隄　諭治河上策誠能深濬河底則洪澤湖水直達黃河至於黃淮二河交會之口過於徑直所以黃水常逆流而入今宜將黃河南岸近淮之隄更迤東長二三里築令堅固淮水近河之隄亦迤東灣曲拓築使之斜行會流則黃河之水不至倒灌入淮矣

四十二年　上南巡閱視河工　諭歸仁隄引河用以分洩洪澤湖之水勢若黃水加長則恐清口水弱著將祥符閘下板堵閉草壩將五堡閘酌量開放以助清水之勢

四十四年　上南巡閱視河工　諭從前駱馬湖口設竹絡壩湖水大則從壩流入黃河河水大則溢流入壩內今止有湖水暢流黃水並無浸灌則黃河之水深通可知矣

又　諭河工已經告成善後之策更為緊要修建天妃閘甚當若遇倒灌即暫時下板蓄清水全力以敵黃流其惠濟祠一帶可相度形勢修建挑水壩三四處其王公隄亦應相度修建運河東隄應行加幫高郵淮安隄岸卑薄之處修建石工黃河南岸隄工應加謹修防至直隸山東之河與河道總督相距甚遠應交與該省巡撫就近料理

又　諭九里岡隄工不似從前直埽不能挑溜今修魚鱗埽逐段挺出逼溜開行此法甚善其埽工釘樁處可再建挑水壩二座

皇朝通考 四十六年　諭工部曰江南浙江生齒殷繁地不加增而仰食者日眾其風土陰晴燥濕及種植所宜迥與西北有異朕屢經巡省察之甚悉大約民恃田畝為生田資灌溉為急雖東南名稱水鄉而水溢易泄旱暵難支夏秋之間經旬不雨則土坼而苗槁矣資可低田尚可尋水灌溉高仰之地力無所施往往農民坐困矣為民生耳

三圖書非修治水利建立閘座使蓄水以灌輸田疇無以爲農事緩急之備江南省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浙江省杭州嘉興湖州各府州縣或近太湖或通潮汐宜於所有河渠水口度田建閘隨時啟閉水有餘則宣洩之水不足則瀦蓄以備用其有支河港蕩淤淺者宜並加疏濬使引水四達仍行建閘多蓄一二尺之水卽田高一二尺者資以灌溉矣多蓄四五尺之水卽田高四五尺者資以灌溉矣行之永久可俾高下田畝無憂旱潦此於運道無涉而於民生實大有裨益爾部速移文該督撫等令將各州縣河渠應建閘蓄水之處並應建若干座通行確察明晰具奏爾部卽遵
諭行

皇朝通典四十六年　上南巡閱視河工　諭古今治河形勢不同舊時常患清水不敵黃水每有黃水倒灌之虞今清水敵黃有餘運河清水甚大反流入高郵湖設高郵湖水長溢入運河則運河東隄受險今應將大墩分水處西岸草壩再加挑寬大使清水多出黃河一分少入運河一分則運河東隄不致受險又於蔣家壩開河建閘引水由人字河芒稻河入江新修五里滾水壩由下河及廟灣等處入海不惟洪澤湖之水可以宣洩而盱眙泗州積水田地亦可漸次涸出水小則下板蓄水以敵黃水大則啟板洩水且便於商民舟楫往來其祥符閘口門甚窄狹趁此黃水不甚高之時將歸仁安仁利仁三閘委幹員改寬洩水則徐州一帶民田可無淹沒之虞矣

皇朝通志四十八年濬甘肅寧夏宗澄堡李洋堡二渠引黃水溉田造木石牐壩三處因時蓄洩又修築江西臨江府北土橋老隄以衞清江豐城高安三縣田廬修築湖南常德府大圍隄令地方官專管五十年廣東海康遂溪二縣建築圍隄以衞洋田

皇朝通考五十九年　命修築浙江海塘工部議准浙江總督滿保等奏一議築海寧縣老鹽倉北岸石塘以保護杭嘉湖三府民田水利一議開中小亹淤沙以復江海故道以免潮勢北冲一議築上虞縣夏蓋山石塘以防南岸潮患又據浙江撫臣議准海寧老鹽倉等處原議修築石塘但海潮遷徙靡定請於土浮不能釘樁砌石之處改築草塘至六十一年巡撫屠沂疏言海寧縣石塘五百丈草塘一千五十五丈上虞縣石塘二千二百五十六丈先後告竣動用銀十四萬三千六百五十兩其中小亹淤沙應挑之處今北岸石塘已固應停其挑濬從之

雍正元年議政王大臣等議准修築海寧塘工　諭曰錢鏐所築塘堤中間雖被冲壞至今間有存者數年來督撫等所修塘堤俱虛冒錢糧於不當修築處修築以至隨修隨壞又聞赭山有三處海口今一處淤沙壅塞水不通流若濬治疏通使潮汐不致留沙壅塞則海寧一帶塘工方可保固言之者雖未必稔知然不可不留意抑或地方大臣恐糜費錢糧此等處雖明知而不顧也爾等傳諭該督撫知之

二年　命尚書朱軾往江浙會議修築海塘事宜朱軾會同浙江撫臣議言餘姚縣東自滸山鎮西至臨山衞六十里舊有土塘三道內一道爲老塘離海三四十里或十餘里即昔時之海岸歷年沙淤百姓開墾報陞自築土塘二道是爲外塘今議加高三四尺加厚五六尺又自臨山衞至上虞縣界之烏盆村十五里自村至會稽縣瀝海所四十五里有石塘二千五百餘丈即康熙五十八年所築其東西兩頭土塘七千丈坍塌甚多擬於塘底開深二尺塡築亂石上鋪大石寬六尺高六尺貼石築土寬二丈高一丈三四尺又仁和縣之翁家埠起西至海寧縣之陳文港七十餘里舊有石塘無庸議修自陳文港至尖山二十餘里草塘七十四丈亂石砌邊土塘三千七百二十六丈應將土塘加寬一丈五尺高三尺上鋪條石厚一尺其草塘亦如式改修又塘外原有亂石子塘寬三四尺不等外加排椿年久欹斜剝落應修全完固其原無子塘者亦如式興修又海鹽縣東自秦駐山三澗寨起西至演武場石塘二千八百丈年久塌壞八十餘丈去秋風潮衝潰七十丈應照式修築又自演武場至平湖縣之雅山敞臺一帶土塘見在地方官加修月內可以完工以上估修銀十萬五千七百餘兩又會同江蘇撫臣議言松江府之華亭婁上海等縣沿海二百五十餘里地勢窪下土脈鬆泛捍海塘工較他郡尤要自金山衞城北十里起至華家角止四十餘里土塘六千二百餘丈內最險工一段自漴闕墩至東灣九百六十九丈六尺次險工四段自金山墩至西墩七百六十八丈兵廠至張家舍二百八十八丈倪家路至三岔墩三百六十丈周公墩至華家角一千四百六十八丈八尺俱應易土爲石以資保障其餘二千四百餘丈水勢稍緩宜堅築土塘用條石鋪底砌邊外釘排椿自華家角至上海之頭墩十餘里塘外淤沙一二里不等自頭墩至嘉定縣界一百二十里舊有土塘二道內爲老塘外爲新塘應俱加築高厚外塘仍密釘排椿以防衝潰以上估修銀十九萬二千九百餘兩疏上令依議速行

皇朝通典二年　詔修濬杭州西湖尋據總督滿保疏言錢塘仁和海鹽三縣田畝數萬頃賴城外上下兩塘河水灌漑兩塘河之水源自西湖西湖三十餘里內民人占爲田蕩阻遏水道每年銀米納於官者甚微而損於民者甚鉅應清出歸湖將淺涸淤塞及葑草之處開濬芟除以復故址則湖水不致涸竭而三縣民田旱潦有備至於城內之河昔人設筧鑿溝引西湖之水入城然後由桃花港響水閘會流於上下兩塘以漑田畝今當相其淺深量請開浚庶幾水利可復從之

三年　特命怡親王大學士朱軾察勘直隸水利繪圖進呈

皇朝通考四年　諭九卿曰怡親王陳奏畿輔西南水利情形披覽甚爲明晰著交與九卿會議具奏怡親王等於去冬今春奉命察勘水利前後往返三月餘而於直隸地方東西南三面數千里之廣俱身履其地不憚煩勞凡巨川細流莫不窮源竟委且因地制宜準今酌古曲盡籌畫以期有益民生公忠爲國甚屬可嘉

是歲設營田水利府以怡親王等董其事初於灤州玉田諸州縣濬流築圩建閘開渠皆官爲經理民人願耕者官給帑銀以爲工本秋成時歲收十分之一足額而止募江浙老農課導耕種之法有力之家率先遵奉者以圩田多寡分別獎賞其濬疏圩岸以及瀦水節水引水戽水之法各因地勢次第興修所需農具水車等募江浙工匠如式製造課本地工人習之是秋田之成熟者凡百五十頃有奇而民間自行播種者若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新城安肅任邱共七百一十四頃有奇多獲秋登五年分立營田四局一曰京東局轄豐潤玉田薊州寶坻平谷武清灤州遷安自白河以東凡可營田者咸隸焉一曰京西局轄宛平涿州房山淶水慶都唐縣安肅新安霸州任邱定州行唐新樂滿城自苑口以西凡可營田者咸隸焉一曰京南局轄正定平山井陘邢臺沙河南和磁州永年平鄉任縣自滹沱以西凡可營田者咸隸焉一曰天津局轄天津靜海滄州暨興國富國二場自苑口以東凡可營田者咸隸焉局各有長有副有効力委員凡相度估料開築建造皆委員與地方官偕而查報地數花名給發工本則專責之地方官水田既成令地方官遵前規而以時達之水利營田府自五年設局至於七年營成水田六千頃有奇　京東局　玉田縣袁家莊馬營曲河頭羅畢窩等處營田引小泉煖泉孟家泉黃家山泉藍

泉諸水豐潤縣橫沽王蘭莊刁家窩曹家泊盧各莊車道鋪望林泊梁家灣胡家泊等處營田引陡河泥河黑龍潭楊家拼諸水遷安縣徐流營三里河泉莊等處營田引徐流河三里河黃山泉諸水灤州冉各莊孟家店黃家莊等處營田引沂河㳂泉福山泉諸水平谷縣龍家務水峪等處營田引泃河及山泉之水薊州山岡莊鄭各莊馬伸橋等處營田引大小海子諸泉水洩水於淋河寶坻縣八門城尹家圈下汪各莊等處營田引薊運河潮水寧河縣東窩莊南窩莊岳旗莊江灘口林家莊張家莊齊家沽田家莊等處營田引薊運河潮水武清縣桐林等處營田引鳳河水　京西局　新安縣大殷淀太平莊趙家莊等處營田引雹河依城河及淀河諸水安州東西壘頭南北馮村等處營田引依城河及淀河之水安肅縣白塔鋪古莊頭高林莊南梨園等處營田引督亢陂及雹河之水唐縣明伏莊大洋村温家莊等處營田引唐河水慶都縣高嶺村侯坨村等處營田引隍池北隆堅功湧魚諸泉水淶水縣赤土村八岔溝等處營田引淶河水房山縣廣運莊高家莊南良莊長溝村等處營田引拒馬河挾河水涿州茂林莊毛家屯普利莊北魯陂等處營田引拒馬河胡良河水霸州魚廠村高各莊臺山平口等處營田引中亭水任邱縣關城村營田引白洋淀水文安縣苕耳淀李齊淀流河淀等處營田引會同河子牙河水大城縣李齊淀流河淀營田引子牙河水定州吳家莊曹家莊等處營田引小清河馬跑泉水行唐縣河合村歡同村等處營田引蓮花池龍泉諸水新樂縣大流村牛家溝等處營田引海泉湧泉諸水滿城縣一畝泉北奇村等處營田引一畝雞距紅花諸泉水宛平縣蘆溝橋西北修家莊三家店等處營田引永定河水　京南局

磁州務本村張家莊太平莊杏園營等處營田永年縣張家莊南胡賈村馬道固村等處營田平鄉縣豆二莊尉章村油召村等處營田皆引滏陽河水任縣邊家莊牛新寨西北張村等處營田引滏陽弁牛尾諸河水正定縣雕橋村王古寺順成關等處營田引大鳴泉小鳴泉方泉班泉諸水平山縣奉良莊川防村等處營田引滹沱河冶河水井陘縣防口村西河村洛陽灘等處營田引冶河水邢臺縣樓下村孔橋村小汪村等處營田引百泉及達活紫金諸泉水沙河縣北九家莊趙村等處營田引邢臺百泉及小澧諸泉水南和縣豆村河頭郭楊家屯等處營田引百泉水　天津局　天津州城南藍田及賀家口劉田靜海縣何家圈吳家嘴雙港白唐口辛莊等

則室田諸州葛沽盤沽二圍墾田興國富國二場東西泥沽二圍稻田俱引海口潮水

皇朝通典是年　上以江浙水利凡附近太湖及通江湖之處皆經　聖祖親臨指示勸督興修

特遣副都統李淑德原任山東巡撫陳世倌等悉心諮訪大與疏濬

又　諭太湖之水歸海劉白二河爲要必遵直瀆廣順下暢流方能一勞永逸但湖汶堙塞太倉常熟士民佔耕日久今當盡去新漲地畝以復故道尋據李淑德陳世倌等疏言蘇松常鎮水道並藉太湖爲吐納西北承宜興荊溪百瀆之水西南承杭湖苕霅諸山溪之水而皆由三江以入海一自吳縣之鮎魚口經蘇郡之婁門至太倉之劉河出天妃牐以入海是爲婁江一自吳江之長橋出瓜涇港由龐山湖經長洲青浦以至上海合黃浦以入海是爲吳淞江一自白蜆港過澱泖湖會杭嘉諸水入海是爲黃浦江實太湖之尾閭關七郡之休戚誠疏其下流自不至泛濫貽害民田請先挑吳淞江白茆河孟瀆德勝九曲河其餘諸河俟完工之日以次開濬從之

又挑修揚州五塘以溉民田

又以陝西鄭渠白渠龍洞三處民田向引涇水灌溉年久漸致淤塞　命督臣岳鍾琪疏浚建牐

七年以高家堰當湖河之衝非堅固高厚不能障護淸水敵黃以助暢流之勢乃發帑金百萬堅築石工以垂久遠

是年　上以甘肅寧夏地方賴渠工爲萬姓資生之策　特遣侍郎通智等董率該地方官屬開濬渠道嗣議定寧朔衛地方開鑿大渠二百七十餘里建進水石牐一座退水石牐三座尾牐一座大支渠百餘道小陡口百餘道惟務設水手以司啓閉又建大石牐一座以通漢唐二渠之出水渠東築長隄三百餘里隄岸種柳盤固以護黃河之舊渠西疏濬河三百五十餘里以補漢唐二渠並大渠餘水灌溉新渠寶豐寧夏平羅各縣民田又開濬六羊渠一百二十餘里建進水石牐一座退水石牐二座開大支渠二十餘道小陡口一百餘道牐旁亦設水手以司啓閉　上賜名大渠曰惠農渠改六羊渠名潤昌渠

皇朝通考又　諭自古治水之法在順其自然之勢而利導之蓋水之爲害者大抵由於故道堙塞使水不得徑直暢流以致泛溢爲患但徑直之路堙塞年久或民間既已營造室廬開墾田畝或且安葬墳墓人情各顧其私

不知遠大之計今見欲於此地開濬河道則百計阻撓而司其事者未免惑於浮議遂使遷就紆迴苟且從事而不能成一勞永逸之舉昨據岳鍾琪奏陝西現在興修漢渠但開濬之處不無礙於墳墓故爾遲回朕諭之曰果係民間墳墓所在當給與買地之價令其遷葬民自樂從今江南興修水利著該督撫與欽差官員照此辦理

又　諭吳淞石塘當日勘估之時於海潮紆緩之處酌量修築土塘蓋因工程浩大諸臣爲節省錢糧起見故如此定議但東南財賦之區灌溉田畝保聚室廬全賴海塘得衛海勢衝激風濤旋轉難定不若一例盡修石塘爲百姓萬年之利著將現在土塘改築石塘不得惜費省工苟且塞責兩江總督范時繹奏報估計修濬太倉州河道工料銀兩且言太倉州鎮洋縣士民僉稱境內劉河已業發帑開濬其七蒲河願依舊例業戶給食佃戶出力不敢再費帑金　上曰國家財用充足朕爲地方籌畫萬年之利不惜多費帑金興修鉅工養育萬姓若仍用民力以辦公事非朕本心也著將士民捐助之處停止仍動用公帑辦理並曉諭該州縣士民伊等當體朕愛養元元之心於工程告竣之後歲歲疏濬防護俾地方永受其益則勝於目前之趨事赴功多矣

皇朝通志　八年　命通智會同太常寺卿史在甲動工修補三渠越二年工竣修葺廣西臨桂縣黃泥等十三陡鑿石九處增鱧魚等二十陡鑿石百三十五處開鑿雒容縣陸路又修興安全州一帶河道舊陡三十六處以省轉運米穀灌溉田畝又改江西柘湖下洋二圩別築大岸更名下洋西隄二圩

皇朝通典　築海甯西塘大壩設海防兵弁鑄鎮海鐵牛五座又修仁和縣塘

皇朝通考　九年遣太僕寺卿顧琮稽覈直隸水田除距水稍遠地勢稍高須車戽而升者聽民隨便種植外其水足地平無煩汲升之處令地方官具永遠可爲水田結狀呈報戶部荒廢者如例議處又議設營田觀察使二員分轄京東西督率州縣營治可田地畝無力者貸以牛種秋收扣還設副使二員出資經理以爲民倡所有舊田圍渠閘洞時加修治毋致廢壞

皇朝通典　九年　上以楚省洞庭湖綿亙八百餘里橫無涯際舟行遇風無地停泊舵杆洲居湖之中建築石臺俾商船實有裨益　特諭將營田水利捐納項內平餘銀二十萬兩解送楚省交該督撫經理建石臺

於湖西之舵杆洲東西長九十六丈闊三十丈南北各灣進如偃月形以便泊舟自是商船無風濤患

是年議准山西太原平陽汾州三府同知兼管水利其大同等府所屬渠道仍責令地方官兼理

皇朝通志十年增設雲南昆陽州水利同知一人駐劄海口修阿迷州八達以通粤河濬嵩明州河口以通舟楫開昭通府城濠以資灌溉是年直隸修玉田豐潤及馬營林南倉宋家口一帶圍堰廣東修遂溪縣辛壬丁三字號隄岸及麻烈等牐江南修范公大隄江西修豐城土隄四川修新津華陽二縣之通濟堰湖南修益陽沅江之東西堰甘省於瓜州疏勒河安家窩及口外柳林湖地建隄築閘陝西於柔遠堡鎮夷堡中衛縣白馬寺灘及口外雙樹墩開渠引水

皇朝通考　諭寧夏為甘肅要地渠工乃水利攸關朕特遣大臣督率官員開濬惠農昌潤二渠又命修理大清漢唐三渠以溥民利年來惠昌二渠及唐渠工程漸次告竣於民田大有裨益其大清渠漢渠雖未竣工然加謹堵築極力挑濬已足以資灌溉不過湃岸牐座有應行修補之處可以從容經理查寧夏有專司水利之同知著將未竣之渠工交與該員於每歲春工內分年陸續修理務期工程堅固利濟有資使民田永霑膏澤是歲又以甘肅所屬之瓜州地肥饒可墾將疏勒河上流築壩開渠引水入河又於安家窩舖對岸導渠疏濬深通引水溉田至十一年陝西之柔遠堡鎮夷堡口外雙樹墩等地方開墾令開渠溉田十二年甘肅口外柳林湖地屯墾令築壩建隄開渠又陝西之中衛縣白馬寺灘地廣可耕令開渠建槽以資灌溉議濬淮揚下河水道以濟鹽運溉民竈田

皇朝通典十一年　命內大臣海望查勘浙江海塘嗣據海望疏言海寧之東南尖山聳峙海口與西塌山本底石腳相連兩山相去僅百餘丈舊有石壩堵截後因築塘誤取其石致江水大溜直趨兩山之間引入海潮衝激塘身應仍築石壩一道以堵江溜從之

又　諭於中小亹開引河一道分江流入海以減水勢增設道員一同知一守備二千總三把總七兵八百專司隨時修補又修仁和錢塘平湖諸邑塘岸

十二年濬南港河築尖山西浮壩

十三年總督程元章疏定海塘事宜四一錢糧宜分案具領一分別保固年限一令承修官會同估 於緊要工所預貯物料從之增築魚鱗石塘葺浦兒兜舊塘添建海寧南門外魚鱗石塘又定攻沙法大學士嵇曾筠疏言寧邑塘工之患雖在北岸而致患之由實由南岸沙灘沙嘴挑溜遂至水勢全向北趨請用借水攻沙之法於南岸沙洲用鐵具梳挖陡岸俾沙岸根脚空虛海潮來往自爲衝刷坍卸以洩水勢從之

乾隆元年 諭直省凡古堤舊渠不爲田害便當仍舊毋妄改作凡督撫各官建言爲民興利或因小而害大或利在目前而害伏於後或有利無害而其事難求皆宜熟籌愼之於始

又 諭管理水利河臣及瀕河州縣各於所屬境內相視河流淺阻每歲農隙募夫修浚定爲章程

皇朝通志建築仁和海寧魚鱗石塘六千餘丈并海寧南門石塘設運石海船五十隻

皇朝通考 諭紹興府屬沿江沿海堤岸工程停止按畝派錢于存公項內動支興修著爲例

皇朝通志 諭治河之道必將全河形勢熟悉胸中黃河自河南武陟至江南安東入海長隄綿亘二千餘里舊設總河一人駐劄清江浦雍正七年復設河東總河誠慮鞭長不及故俾南北分隸各有責成惟是河流日久變遷舊險既去新險復生其間防浚事宜有病在上流而應於下流治之者有病在下流而應於上流治之者若河臣於南北形勢未能洞悉遇有開河築隄等事或至各懷意見則上游下游必有受弊之處所關匪細徐州府當南北之衝爲兩河關鍵最爲要緊著將副總河移駐徐州凡兩河開築事宜令其就近與南北河臣公同酌議舉行其毛城鋪等處減水牐壩仍令督率徐屬廳營按時啟閉

皇朝通考 諭曰史書詳誌河渠經術兼明水利誠以國計民生所關也果使水道疏通脈絡流注陂澤非沮洳之藪隄防有蓄洩之方旱澇有備而田廬無虞其有裨於閭閻誠非淺鮮我 皇考軫恤黎元興行水利凡直省泉源河湖莫不濬導俾民得以灌溉轉瘠爲腴至於蘇松之太湖吳淞白茆劉河歸海要道淮揚之槐子烏塔河泰州如皐運河串場車路海溝等河尤不惜帑金專員督理建閘築堤按時啟閉使近水田畝均沾膏澤利賴甚溥

但自開浚以來已閱數年圩岸不無坍頹沙泥不無淤積與其歲久濬築事難費倍不若逐年疏葺事易費省著令管理水利河務各官及濱河州縣各於所屬境內相視河流淺阻每歲農隙募夫挑空定為章程逐年舉行

二年　諭養民之道必使興利防患水旱無虞方能使蓋藏充裕緩急可資是以川澤陂塘溝渠堤岸凡有關乎農事務籌畫於平時斯蓄洩得宜潦則有疏導之方旱則資灌溉之利非諉之天時豐歉之適然而以臨時賑恤為可塞責也直隸今年夏初少雨深以暵旱為憂及連雨數日尚不甚大而永定河隨有漲溢之患雖因山水驟發然水性就下其經行之地自有定所設預為溝渠以洩之為塘堰以潴之自可以殺水勢不至匯為洪流衝突漫衍如此之甚是皆平日不能預先籌畫所致也東南地方每有蛟患考之於古季夏伐蛟載在月令今士人留心者尚能預知有蛟之處掘地得卵去之則不為害且蛟行資水遇溪澗而其勢始大田疇雖不可移而廬舍壁屋尚可遷就高阜之地以避之是亦未嘗不可先事預防該督撫有司務以生民利賴為先圖一切水旱事宜悉心講究應修舉者即行修舉或勸導百姓自為經理如工程重大應動用帑項者即行奏聞妥協辦理興利去害俾旱澇不侵倉箱有慶以副朕惠愛黎元至意

又　諭直屬營田水利昔年蒙　皇考世宗憲皇帝特命怡賢親王大學士朱軾查勘地方情形不惜數百萬金錢興修經理已有成效然溝渠澮洫堤埝圍埂之屬必須隨時修葺歲加補治方於田功有益今歲春夏閒雨澤愆期各州縣水田多未種植則溝渠各項勢不能無廢棄之處倘地方有司不隨時整理必悞明歲春耕夫州縣地土原有高下之不同其不能營治水田而從前或出於委員之地強造報者自應聽民之便改作旱田以種雜糧若附近水次可以營治之田而從前已經開成者倘因本年未曾種稻遂至廢棄殊為可惜著李衛飭行各州縣分別查明將實在可垂永久之水田勸諭民人照舊營治毋得任其荒蕪其溝渠各項有應行修葺者即於農隙之時酌給口糧督率修治

皇朝通志三年　上以直隸河道水利關係重大　特遣大臣詳勘開濬修築於是於蘆溝橋濬引河一道麻峪村增築小堰三十餘丈又以東西兩淀為　畿輔眾水之匯設法疏通其清河隄岸迴迴於順天保定河間三府

之境者則築培高厚以防潰決名曰千里長隄時河南葉縣襄城等處被水患令寓賑於工培築沙河洪河賈魯等河隄堰又搶修廣東海康井鬼等七字隄柳字下牐遂溪甲乙等十字隄乙字牐並丁戊兩字麻烈大牐又加築甘肅寧夏河忠堡長隄三千餘丈開濬陝西長安盩厔渠工千二百餘丈

是年兩江總督務蘇圖請　簡差在京熟諳水利大員浚江南河道乃　遣大理寺注灈總理通政司德爾敏協辦疏山陽阜寧之漁清河與化縣之白駒閘下引河高郵州之通湖橋馬飲塘河江都之灣頭河通州分司所屬之十鹽場河通州之黃河洋范公隄及鹽城之新興場河阜寧之廟灣場河是年又修築湖北漢陽黃陂縣之溪岸河堰及福建連江侯官長樂等縣之隄堰牐壩閩縣之海堰仙岐之塘岸以利農田尋開修黔省都匀府水道由舊施秉通清水江至湖南黔陽縣直達常德又由獨山州三腳里達來牛古州抵粵東河道緜路一概修治以資輓運

四年　諭直隸總督於水落之際經理消除積水事宜於是疏引永定子牙南運北運四河及東西兩淀以治其經加築鹹水沽茶棚壘道作為遙隄迴障天津積水開堰賀家口之小河何家圈雙港之舊河溝分洩藍田郭家泊積水以治其委又于藥王廟王家莊韓家莊巨葛莊等處別開引河一道俾窪水同歸於海自是直隸之水經流支流咸歸底定時豫省大雨如注川澤交盈開封等屬被水者多　上命於杞縣柘城淮寧鹿邑之永利溝老黃河舊河故道一概疏通賈魯河新河入淮之水令濬洩入渦其乾河涯乃汴河故道亦開通導入沙河以消省城積水並建砌甎溝石橋石牐以資保障

皇朝通考又　諭今年六月間開封等屬被水州縣甚多已屢降諭旨多方賑恤因思濟飢拯溺目前之補救惟殷而陂澤河渠善後之經營宜亟查豫省地方有淮潁汝蔡諸水經緯其間凡舊有河道俱達江湖第或故道被湮或無支河導引是以水無容納之區勢必旁溢下有壅塞之處勞卽難消聞撫臣見令各屬勘估興修但愚民無知上游方事挑濬而下游壅實阻攔仍致水無去路於事何益著撫臣河臣親勘全局通盤計算務使一律疏濬深通毋令各分疆界稍有阻滯再豫省之賈魯河原由江南地方全注入淮是盧鳳等處卽豫省之下流也此時見在欽差大臣與修盧鳳等處河渠亦當同為留意從來疏濬河道特上游十分用力而下游百十阻隘各處入時加比

不獨豫省爲然是在封疆大臣洞悉其弊勿爲所欺庶幾源委暢流永無泛溢之患

又　諭直隸地方水利未講以致水漲則受其害而平時未獲其益前屢降旨令總督孫嘉淦等悉心籌畫善爲經理據孫嘉淦具摺陳奏大槩講論河道情形至如何消除積水俾民間田畝收水利而免水害之處未曾詳悉奏及朕思此時乃水勢消落之際又值年穀收穫正宜董率官吏及時經營不但工程可以早竣而無業貧民亦可藉以餬口若不趁此時速爲料理爲未雨綢繆之計轉瞬春水長發又恐難以施工朕爲閭閻疾苦時廑於懷爲封疆大臣者當體此意可卽傳諭孫嘉淦知之

皇朝通典五年　命廷臣會議淮揚九屬水利事宜汪漋言淮陽下河九屬水利有二一最甚者開放高郵三壩次則東邊易進鹹水請將高郵三壩及昭關壩子嬰壩平撤另添石閘三座以殺水勢其鹹水易進處惟天妃與白駒三閘爲甚應將天妃口閘及白駒三閘並行拆修其沿范公堤之丁溪小海諸閘內有上岡北草堰二閘移建於串場河口外又請挑浚淮揚各屬東塘河道加築范公堤以及栟茶斜角二場隄工又揚子橋閘口過高請令改修其九屬田畝之既近河渠者請兩岸修築田圩以作隄防俱從之時江寧布政使晏斯盛請興修鳳潁滁泗四屬水利疏上發汪漋會同督撫詳勘定議尋議定肥城內之金斗河及洩水越河虹縣之枯河頭亳州之乾溪溝和州之太洋河姥下河牛屯河含山之銅城閘河來安之龍尾壩河俱淤淺不足灌溉均當開堰疏濬其餘各州縣陂塘溝渠圩埂土壩共六十二所飭地方官量民力能否次第舉行又河南巡撫尹會一請興豫省水利並浚賈魯河下游入渦會淮安慶巡撫陳大受亦言上游之水奔流下注渦河淺窄恐不能容復令汪漋會督撫定議漋言賈魯河入淮之水既分洩以入江南之渦河則渦河亦當分洩入淮庶上游下游兩得其平于是浚賈魯河并濬渦河南岸入淮之漳河

皇朝通考七年　命直隸總督高斌等往江南經理水利賑恤

又　諭江南水災之後賑恤乃一時之補救而所以安養民生者全在明歲之農功自被水迄今已經兩月雖水漸減退不爲大害而瀰漫之勢仍似從前若疏濬稍後機宜則今歲田地斷不能盡皆涸出小民春耕無望彼敷

敷待哺者何以為生況此時搭棚棲止於長堤者亦豈可以久處亟宜講因地制宜之策其如何疏洩水道涸出田
畝以安民業以奠民居著欽差大臣河道總督江南督撫悉心妥議速為經理毋得稽遲
又
　命大學士陳世倌會同高斌辦理江南水利明年正月陳世倌高斌等言淮揚徐海鳳潁泗七府州地既卑
下又為百川匯聚歸江歸海之路黃淮二瀆為之經南北運河為之緯南以洪澤湖為之豬而高寶邵諸湖承其下
流入運分趨以歸於江海北以微山湖為之豬入運分趨而駱馬湖承其下流以歸於海夫水性就下下游多淤則
上游之勢必過上游既溢則下游之浸必甚若大闢尾閭分流暢洩使來水不及去路之多復於上游收束散漫之
勢不使旁溢則縱有漲水可循流以漸趨於壑矣高寶諸湖之水自邵伯以上入海邵伯以下入江臣等面承
指授入江之路宜酌量加增竊查運河入江較入海之路為近而運河之水高於江面消納亦速若從興鹽等縣入
海路既紆遠而沿海地面高於內地外潮勢仰內河水低必俟潮退方可隨潮而出卽疏濬極深又恐潮水內灌是
入海誠不如入江之便今議於金灣滚壩之下東西灣地方添建滚壩二座分引湖水入於鹽河卽於鹽河對岸挑
石羊溝引河一道河頭建滚壩以應東西灣二壩并將鳳凰橋下引河及壁虎橋下流之廖家溝俱挑浚深闊歸石
羊河以達於江其董家溝原歸芒稻河應加挑使自為一河直注於江至芒稻閘河為通江之捷路一遇伏秋水漲
啟放閘門恐鹽船淺阻請於芒稻閘以下仙女廟以上挑越河一道俾鹽船由此經由其泰州河舊有秦塘港白塔
河百汊港三路入江宜改建閘門以時啟閉此湖水下游入江之路也黃河北岸則微山湖為上流所聚駱馬湖為
下流所聚而中河居其間以為咽喉六塘河又承駱馬湖之下引衆流歸埸河以為尾閭今議將板浦以下埸河速
為挑濬其六塘南北二股及六里車軸等河之淺窄者悉加修治并於五丈義澤六里河頭各建閘以時減洩則黃
河北岸之水亦不致泛溢矣上江鳳泗二屬南有澮河中有沱河北有濉河沱河久淤應將宿州之水導入澮河靈
鳳等處之水導入濉河不使仍入沱河併將濉河下游之謝家溝浚深以資宣洩海州等屬則沂沭二河為大應將
河身之淤墊者疏治民堰之殘缺者堵築其餘兩江七府州屬支河溝渠應挑浚者約計百四十餘處庶水各有歸
不致泛溢矣疏入　敕廷臣議覆行之

詔疏濬京城內外水道

八年寶山新築海塘工成寶山縣城東北自楊家嘴礮臺至車家墳止改土塘爲石長一千三百丈准桑乾河開渠引水以溉民田直隸總督高斌言桑乾河爲永定河之上游可於南北兩岸各開大渠一道引水灌溉營治稻田

從之

皇朝通志九年修理淸江下游河道自泰州鹽河及高寶二湖相連之華家灘大新河高郵二湖相連之王家港邵伯通運之引河一律疏濬俾循次灌注爲湖河遞減之法其鹽城以南二串場河白駒閘下引河並洩水之蚌沿梓新車路白塗海溝與鹽界河東西官河一律疏浚以資利導其范公隄各閘多添金門會各引河以廣出水之路

又疏濬通州境內任家港等處以備宣洩

是年諭尙書劉於義往保定會同總督高斌疏濬河間天津二府河渠淀泊

十年　上以海沭一帶連年被水　親詢安慶巡撫陳大受大受言海州之水下苦於鹽河之南北橫截使六塘南北之水不得東流上苦於沭河之水盡由沭陽海州入海宣洩不及以致爲害於是　命尹繼善白鍾山興修明年尹繼善等議定濬濰河南北兩岸其洪溝等處河道建設涵洞潁州之淝河宋湯河業城之芡河北淝河揠淺築埂建設橋梁以分洩沭河之源下江六塘河至沭陽分南北兩股入鹽河歸海乃接築南北塘河子堰建設涵洞並疏諸處港河至山陽之吉家橋鹽城之九曲河阜寗之橫溝河淸江之民便河史家蕩古河安東之尤家蕩河海州之薔薇河桃源之劉老澗積水河一律挑濬築堰立閘其鹽河下之武障義澤六里三河口各設滾水石壩贛榆之三公河閘子河疏去淤滯以洩盛漲大沙河旁築子堰以資捍禦於是鹽河無橫截之弊工竣立修濬章程凡各處長隄巨川大橋大閘歸於歲修官爲經理其支河小港民堰路溝分隷廳汛州縣各經管所屬督勸居民以時修整

皇朝通考十一年　諭淮徐所屬州縣連年被災緣該處地形本屬低窪而海州爲衆流入海之區較他處爲甚歷年經理河務凡疏通宣洩之方俱隨其形勢挑挖前經陳大受奏稱六塘南北潮河之水盡由沭陽海州入海宣

洩不及以致爲災經大學士等定議應行籌畫之處俱已加意料理而仍不免於水患者蓋因從前被災稍輕處所俱不奏報遂覺被災之時少今則無論災之大小悉令奏聞是以災傷屢告其實非今多於昔也海州爲水之所瀦蓄若該處免於澇則是本年雨少而高阜之地被旱必多矣惟是小民屢困沈災朕心深爲憫惻所當多方籌度以圖善策卽地勢低窪不能全去其患然去其太甚則受災之民少而積困亦可漸甦可令高斌會同尹繼善顧琮陳大受等務須商確妥協俾將來水患可望漸除協辦大學士尚書高斌等議請於海州所屬及淮徐二屬之宿遷桃源清河安東阜寧諸縣將窪地修築圩岸令業主出貲佃戶出力於農隙時次第經理從之

禁民入私將池塘坡澤墾種以妨民田戶部議官地民業凡有關於水道者槩毋許墾種如自恃已業私將池塘陂澤改墾爲田有礙他處民田者察出懲治如果於水道無礙聽其報官墾種改則陞科

皇朝通典　十二年又令加築沭河堰工疏濬宿遷桃源境內兜灣河接建駱馬湖尾閭永濟石橋四十丈開濬上下引河以助分洩又建甘泉縣東西灣二處滚水石壩築范公堤一千一百餘丈

十三年　諭江南淮海一帶州縣近年屢被災傷推原其故皆由山東沂郯等處雨水盛漲建瓴而下遂直注駱馬湖衝決六塘河兩岸子堰淹浸民田著大學士高斌左都御史劉統勳會同撫臣阿里滚將本省近年致患之由並將來作何查辦悉心定議尋據高斌等疏言運河受漳衛汶泗沂之水兩旁承以諸湖其間山泉支港閘壩涵洞橋梁斗門皆有關于蓄洩應將德州哨馬營滚水壩落低以消漳衛之盛漲海豐之馬頰河聊城之徒駭河疏導以分運河之漲東平之戴村二壩落低以減運河漲溢之水濟寧之董家口引入白馬河歸河濟運以衞民田沂州之江楓口堅築堤壩使入湖歸運以免旁溢山東之運道泉湖安流順軌卽下游淮海之地無憂濫漫矣疏入如議速行

皇朝通考　十五年　敕河臣督臣會議淮北修築圩岸事宜御史胡蛟齡言江南之邳宿贛沭諸州縣皆淮水下流而海州上承東省來源下瀕海浦每春夏之交栽植甫畢水患隨至有種無收率以爲常宜倣江南圩田之法多爲溝洫使足容水查乾隆十一年議海州等屬飭令有司勸民修築圩岸數年以來作何辦理情形乞下督撫諸臣

確切定議疏入　上令總河高斌總督黃廷桂會議尋據高斌等議言臣等查得海州及沭陽安東宿遷三縣築圩挑溝已經工竣阜甯贛榆二縣亦已勘明與修桃源清河二縣四鄉均係旱地並無水田圩岸有費無益竊思水利農田相爲表裏圩岸之制誠爲良法惟是地勢不同難以一律而論海州上承駱馬湖之水由六塘沭山兩河分注入海從前民間自築圩堰後經奏請動帑加築費至數十萬然遇山水盛漲之年民田無論有無圩岸均不免於水患誠以來源甚多下流甚窄容洩不及勢必橫溢不能強與水爭也至於圩岸之制惟宜於蘇松常鎭等屬其次則高寶興泰山鹽諸縣行之亦有成效蓋上游無異漲之水故圩岸得以施功若海州等八州縣在黃河以北一望平衍土性浮沙不宜禾稻民閒惟恃春麥向有一麥抵三秋之諺一交夏秋則上游山水泛溢六沭交漲非圩岸所能禦臣等思水性地利之宜不容穿鑿而補偏救弊之方不可不盡所有各州縣已成之圩岸仍令有司督率民夫歲修至沙高土鬆并卑窪容水之地均不能強行修築如此則淮徐海各州縣春麥郎可歲獲豐稔秋成則合計數年之內亦可一二年有收庶沮洳之地隨時補救水患可漸減矣

皇朝通志十六年　上南巡周覽河工　諭洪澤湖上承清淮汝潁諸水滙爲巨浸所以保障者惟高堰一隄天然壩乃其尾閭伏秋盛漲輒開此壩洩之而下流諸縣胥被其害冬月清水勢弱不能刷黃往往濁流倒灌在下游居民深以開壩爲懼朕親臨高堰循隄而南越三滾壩至蔣家壩周覽形勢乃知天然壩斷不可開近者河臣又請於三滾壩外增建石滾壩以資宣洩不知增三爲五郎以過水一二尺言之向過三尺者郎五尺向過六尺者增而至丈是與天然壩名異實同亦當爲之限制上年滾壩過水三尺五寸天然壩仍未開放應郎以是爲準於是於天然壩立石永禁開放其五壩以仁義禮智信爲次仁義禮三壩一如其舊智信二壩則於石面之上加封浮土如仁義禮三壩已過水三尺五寸不足減盛漲則啟智壩之土仍不減乃次及於信壩永著爲例至高堰石隄南滾壩以南舊用土工石隄有首無尾亦令自新建信壩北雁翅以北一律改建石工

皇朝通考十六年　諭曰朕經過淮安見城北一帶內外皆水雖有土隄爲之防而人煙湊集之區設經異漲其何以堪亟應改建石工以資保障著確勘詳估及時建築毋忽令於高梁橋迤西營治水田大學士傅恒等

言高梁橋迤西近河地畝俱可營成水田請交順天府并派內務府官勘定經理從之

詔疏濬京城內外水道

又　諭曰朕今歲南巡浙江見蕭山會稽一帶河道淺窄復聞夏旱之時河流淤涸舟楫難行朕思疏濬河道本以便民若乘此時以工代賑開通深廣足垂永久之利該督撫即行相度估計奏聞辦理外此或有當疏濬興工之處該督撫次第酌量修舉俾貧民得資餬口

皇朝通志十八年淮水盛漲洩洪澤五壩泛車邏南關二閘黃河復決銅山隄南注靈虹諸邑歸宿洪澤奪淮而下　特命舒赫德劉統勳往來董率堵築均於歲冬合龍蕆　又於高堰武家墩迤北築磚工隄堰千餘丈以資捍禦又總督高恒疏稱海州沭陽地方逼近海濱地勢窪下爲衆流之所趨請將下游入海道路再加疏浚于是挑濬高墟口湯家溝及義澤車軸五圖等河於鹽河場河大伊山洪河三汊口一帶並武障越河南股河尾修牐幫堰以資蓄洩

十九年疏山陽縣之澗河涇河寶應縣之子嬰河高郵州五里車邏三壩下之引河泰州丁溪牐之古河

二十年　諭上年江省被災各屬雖屢經撫恤猶恐將來青黃不接之時閭閻餬口維艱現在下河及芒稻河等處有應行疏浚修築者可隨宜興舉爲以工代賑之策於是濬山陽縣之市河寶應縣之黃浦河築安東縣之平旺河子堰挑沛縣之荼城支河及邳睢屬峯山牐下之引河　又暫借公帑修築挑源淸河二縣六塘河兩岸隄堰

皇朝通考二十一年　諭據楊錫紱奏荊山橋河身淤淺出水甚少以致滕嶧等縣積水難以宣洩今歲孫家集黃流漫溢淤墊河身致荊山橋下過水不能通暢自宜設法疏浚俾附近田廬永免淹浸著總河白鍾山悉心查勘奏聞辦理

二十二年　命侍郎夢麟勘視荊山橋工程　築駱馬湖隄河道總督白鍾山等言微山昭陽諸湖遠承豫東二省之積潦近受黃河北岸之漲水見已疏通荊山橋上下河道由王母山入運而來源旣大運河盈滿勢必歸入駱

鳬湖沂北受沂州諸山之水西受微山湖水其尾閭居六塘河之上游今湖隄在在殘缺亟請修築以資捍禦從之

又

諭山東之濟寗金鄉魚臺滕嶧五州縣上年被水地畝見已涸出補種者不過十之二三其餘或雖已涸出而泥淤難於耕種且積水一二尺至五六尺不等者此時若能亟為疏濬尅日消退晚禾菽豆尚可乘時布植使再延至五六月間則大雨時行愈難經理矣頃巡撫愛必達自江南來奏稱荆山橋至小梁山一帶水勢通溜無阻徐州城東狠矢溝積水一百六十餘頃已經開放四五日內即可涸出是下游既已疏通積水即當宣洩何以此五州縣內尚有水深至五六尺者耶著鶴年速赴荆山橋一面知會夢麟白鍾山同至工所會同查勘速為妥協籌辦務使農民得以補種晚禾以慰朕念江南山東地界毗連救災卹患事屬一體兩省大吏不可稍分畛域沛縣等處亦應一律查辦

又

諭六塘河以下為沂沭諸水下游見有餘潦停積桃源宿遷諸縣阻黃臨運為隄堰所隔積水無由宣洩窪地多成巨浸農民失業堪憫或應添建滾壩或應酌建涵洞或開導溝渠瀦為陂澤水減一分則民開受一分之益著侍郎夢麟率該道吳嗣爵等速行確勘次第妥協辦理至下河高寶諸湖之水入江入海各有分途小港支渠排比行列但或淤或淺以至水無所歸不特沿海興鹽七邑被其患而高寶首當其衝城垣廬舍亦重為可慮當使近江者入江近海者歸海條理井然深通暢達不致汎溢田畝則所全實多嵇璜請於昭關設滾壩一座滾壩之下復闢支河南關舊壩改建滾水石壩此項工程并一應支河即著嵇璜率同何煟董其事

又

諭曰朕此次南巡親涖河工為積歲被災氓黎籌疏洩之方捍禦之策者宵旰靡寗冀收實濟近據山東巡撫鶴年奏報山東之金鄉魚臺等州縣未涸地畝尚有一千餘莊因思此方積潦再兼伏雨秋霖將益苦汎溢而上江之宿虹靈璧等處河南之永城夏邑等處在在皆有積水計漫淹地界不下數百里此其受病非一朝一夕驟致蔓延蓋其始皆由於地方官漫不經心偶遇水災不亟為籌度日復一日因循釀害積水日益增淹地日益廣以致高下田廬盡成巨浸及至受害既深自非大動帑項厚資工力不能奏效而大小各官又莫能深悉受害之由確得祛患之術惟恐議疏議築虧帑遺累遂爾噤口束手坐視其民為魚而莫展一籌見今水患已不可勝言若不及時

徹底籌辦將來何所底止著侍郎裘曰修馳驛前往山東河南上江積水各州縣往來周視寬以時日熟察情形諮詢輿論勿憚再三其在山東者與鶴年會商在河南者與圖爾炳阿會商在上江者與高晉會商其地方官有熟悉水道之員聽其酌量差委務在通盤籌辦無分疆域凡可以登民衽席計安全而謀樂利者果歸實用毋惜多費帑金朕痌瘝一體南顧疇咨輾轉憂勤之思皆諸臣所共悉其深體而共勉之以副委任

令江南督臣等辦理湖河修濬各工程嵇璜言淮揚運河東隄減入下河之水自邵伯以北者皆歸海邵伯以南者皆歸江下河入海之路從前所建各閘丁溪小海地勢外高不能洩水其草堰劉莊伍祐新興等場分注鬬龍港新洋港等口歸海皆得地勢之宜今請於伍祐場之蔡家港添建五孔石閘二座挑引支河歸新洋港入海又石䃮閘天妃越閘裹頭塌卸應請修補各閘下支河年久淤淺應請挑濬射陽湖形勢灣曲應引使徑直趨海泰州之孔家涵鹽城之岡溝河皮岔河皆應浚治運河東隄之耶兒閘子嬰南閘邵伯三閘年久傾圮應請拆修此皆下河歸海之路也但湖河水勢歸江近而歸海遠歸海紆迴而歸江徑直多一分入江之路即少一分歸海之水運河入江之路芒稻閘董家溝石羊溝廖家溝四處閘壩共寬八十六丈邵伯以南運河東堤舊設金灣六閘金灣滚壩東西滚壩東西灣壩鳳凰橋壁虎橋灣頭閘諸處共寬九十餘丈上下相應以導水入江今止有金灣六閘并灣頭閘過水合計七閘口門僅寬十二丈八尺尚不如芒稻東西二閘之寬應將金灣滚壩金灣北閘改低一尺東灣壩改低二尺五寸鳳凰壁虎二橋下淤灘挑深東灣壩添寬十二丈壁虎橋之上另開河頭十二丈匯入壁虎橋引河內又邵伯諸湖遞注之引河亦多淺阻應將湯家絆引河改向西南王家莊東首另挑引河引朱家湖入尤家窪下接挑新河一道由蕪城墩引入越河此皆湖河歸江之路也至於宣洩機宜惟在冬春初夏若六月以後江面既高潮汐又大雖盡開閘壩而洩減無多且山盱五壩寬三百三十丈又益以蔣家壩十八丈而歸江閘壩止八十餘丈來水幾五倍於去水必須長年開放寸寸洩減俾高寶諸湖豫留過水之地斯不至壅溢為患而芒稻閘河為鹽艘必由之路閉閘以濟鹽運則河工坐誤啟閘以利湖河則鹽船或阻查灣頭至丁堰之運鹽河道淺深不一甚有淺至尺許者應請一律挑深以芒稻西閘底水深五尺為度使鹽河長存五尺之底水則鹽船可以遄行而沿江閘壩可以

長啟矣疏入　諭曰嵇璜奏湖河宣導機宜并應疏應修各工一摺頗中肯綮運河減洩之水歸海路遠歸江路近然亦有不能歸江之處此皆南巡得之目擊者今分別緩急因勢利導俾田畝資其灌溉水漲不受淹浸所言頗合朕意但向來地方各官州縣局守一隅不能通盤籌畫而大吏又因循草率憚於動帑興工每致臨時竭蹶節節補苴迄無成效今會全局而熟籌之綢繆於先事其中改紆為直移遠為近濬淺為深所奏應疏應修各工具有條理不必更行交議著照所請交與尹繼善白鍾山普福等會同嵇璜於應動工時次第興舉所須帑項照例分別動支該督等其董率屬員悉心辦理俾下河民生永有裨益

又　諭曰今日召見陳宏謀詢及各省水災據云皆因上游為眾水所匯而下游無所歸宿必當會同通盤籌畫方為有益其言頗中肯綮江南山東河南壤地相接數年以來頻罹水患而今年為最朕早見及此於閱河時即已諄切訓諭并分命欽差及督撫河臣相度籌辦而時已首夏不及措施竣事者荊山橋上下百餘里及清河積水而已豫兗之境則被災之地較廣入戶田廬撫恤者不下數十州縣南望為之愁然傷懷轉瞬秋冬正工作可施之候若不先事而亟圖之徒坐視其年復一年橫流四出直至臨時張皇補苴何所底止耶山東之水匯於淮徐河南之水達於鳳潁該督撫等雖各守封疆要不得各分畛域況此嗷嗷災黎皆朕赤子大臣公忠體國之謂何詎忍稍存分別見乎在今日言之會三省之全局而川澮以疏之隄防以禦之工費誠屬浩繁然一舉而使千百里之田疇民舍可以永獲安全則生民之利孰大於是即多需帑金所不當惜況統屢年賑恤所用計之為數果孰多孰寡耶在國家蠲賑未嘗不動盈數百巨萬而小民已先受蕩析之苦即使為督撫者皆能體朕愛民之心邦縣之吏又悉良有司撫卹極其周經理極其善而災黎所得日幾以升合計度命而已何如無災而得中歲蓋藏稍裕之為自能樂其生耶且水非旱比赤地千里待澤　上蒼非人力所及有吁嗟籲禱而已水則治之專藉人工所難者治之當得要領及任事當求忠實勇往之大臣耳前曾以此諭尹繼善伊於地方情形非不熟悉惟恐辦之或無成效動曰地處窪下而治之亦不能保其不被水患夫治之而仍受水患此自未得治之之道耳豈終不可治耶乃以是藉口而委之不治是正因噎而廢食矣江蘇巡撫陳宏謀安徽巡撫高晉山東巡

撫鶴年河南巡撫胡寶瑔皆能任事之大臣所有三省積年被水之由應如何相度形勢從長計議俾可永弭水患之處著該撫等各於所屬境內悉心查勘仍復彼此會同詳籌妥辦侍郎裘曰修夢麟往來查閱隨時商酌其有應會兩總河者亦著會閱詳議諸臣膺茲委寄務各矢實心和衷共濟以慰朕念切民瘼宵旰憂勞之至意

又　諭豫省之衛輝等府屬被水田畝見據侍郎裘曰修奏令地方官督率民夫開挖淤沙引入大河其距河遠者即於原有坡河就近開通俾田水有所歸以期普行涸出不誤春麥等語疏濬溝塍原係民間自理之事但該處當被災之餘民力殊堪軫恤著通飭各屬於派撥民夫每日按名量給飯錢亦屬寓賑於工之意該部即遵諭行

又　諭尹繼善奏酌籌沛縣疏洩事宜一摺內稱山東湖口閘與韓莊閘相近雖為蓄水濟運實亦洩水尾閭而該閘僅寬丈餘不足宣洩又沂河自北而南流入駱馬湖近因水大於邳州之廬口向西散漫入運與荊山橋洩下之水相阻以致不能通暢皆為沛縣受病之由此言頗中近日形勢而沂水不使入運尤為切要蓋諸湖向以濟運而邇年運河之水不患其少惟患其多良由橫決之水散漫入湖以致湖不能容溢而入運運益不能容併為巨浸運艘阻滯旁邑為災皆緣於此不可不急為籌辦其應如何設法堵築使沂水各歸駱馬湖及湖口一閘應如何添建滾壩俾得暢為宣洩而不致橫流微山入運之處著該督等通盤詳加勘閱繪圖具議以聞

又　諭江南督臣所勘水利各工速行興修時尹繼善言南陽昭陽微山等湖宣洩之路有二一由荊山橋至王母山入運一由山東湖口閘入運請於湖口閘添設滾壩及河清河定河成三閘越河俱挑寬五尺使湖水得以宣洩又請堵築王家溝草壩口門使駱馬湖水不得由此入運疏入　諭曰尹繼善奏稱湖口閘應添滾壩及河清河定河成三閘應挑越河各工見已咨商白鍾山張師載等次第籌辦等語所奏并圖中所指工段於該處情形頗中肯綮惟是近年受患全因湖流宣洩未暢所有關係宣洩機宜既經查勘明確該督即會同欽差及河督等速行相度興工蓋此數百里中久遭汎溢災黎待拯刻不可緩雖籌畫不厭精詳而興修不容濡滯咨商往返坐耽時日轉不免築室道謀圖中應舉工程甚多轉瞬冬令必須乘此時動工庶可於歲前竣事積水或冀全消明年春末方生又妨工作且該處民田久被淹浸無西成可望更無慮傷及秋禾亦復何所瞻顧而不亟亟為之耶著傳諭曰修夢

麟尹繼善白鍾山嵇璜張師載及各該撫等凡有先後勘明各工權其輕重緩急就中最要者速即同時並舉餘亦次第興修均於歲內告成以收實效總之各工早竣一日則水患早弭一日諸臣其同心協力奮勉趨事以副朕奠安民生至意尹繼善等又言沂河源出山東至邳州盧口地方正流由駱馬湖入六塘河旁流由盧口壩入運緣舊壩口門寬至八十丈年久刷深旁流過多有礙運河宣洩但沂水來源甚大若遽行堵閉不但暴漲之時全注六塘爲桃宿清沭之患倘遇運河水小之年亦無以接濟擬將石壩口門祇留三十丈壩底塡碎石以爲節制使沂水大半歸湖仍留二三分濟運至目下運河之水惟患其壅滯無需接濟應於盧口築草壩堵截使沂水不得涓滴入運又六塘一處駱馬湖下游爲宣洩沂水之要道應加挑浚其入海之武障義澤東門白蜆牛墩六里等河間有淺阻俱應挑治并請開小冲河五圖河俾下游多增入海之路俱從之

又　諭裘日修高晉等奏會勘宿靈虹積水情形籌辦疏浚事宜一摺於水勢之來源去路頗爲明晰所言歷年受病之由及目前利導之法已俱得其要領見奏疏浚各工應興舉者即行興舉不必會商往返致稽時日朕爲百姓生計並不惜費惟期用之於實永遠消患而已至毛城鋪爲濉河上游欲濉河之無淤墊計惟有堅閉毛城鋪苟非盛漲不得開放萬不得已如今歲之自行漫溢即當於斷流之後將淤沙盡力挑浚若少因循則今年淤一尺明年即淤二尺河身墊高節節阻礙年復一年其淤更甚故逐年挑濬深通是爲要務其濉河下游皆達於洪澤湖而洪澤湖以淸口爲出路前經指授河臣於汛前將草壩拆卸俾得暢流已有成效嗣後即以此爲法不待盛漲一過水勢長發隨時酌量拆卸草壩預爲減水之地從前惟恐運河水少故須蓄以濟運今則惟患其多所當因時審度不可執一而論也所有見議應開支河赶辦竣工去累年淤阻泛濫之患不特宿靈虹等州縣漸有起色上游豫東諸積水皆有所歸民生利賴所關甚鉅諸臣其共勉之時裘日修等言宿靈虹諸州縣被水之由緣豫省商虞夏永四邑之水畢匯於宿州所恃以宣洩者惟濉河一道而濉河自徐淮口至符離集七十餘里因上年毛城鋪諸閘減洩黃水太多沙淤平岸河形全失濉河既不能容納則豫省諸水及宿州諸山水散流漫衍遂於淮徐口南北分爲二股南一股自張家溝至猪羊山冲斷驛路下至時村由唐溝歸入濉河北一股自牛家樓至大山頭高里壩於

時村迤下三村歸入濉河臣等議濉河上段已成平陸難以施工擬即就兩旁冲出之河形因勢利導分一河為兩河至符離以下仍入於舊河俾上游散漫之水得以順軌分流自符離至靈壁之霸王城百數十里河身亦間有淤墊應加挑深通以暢去路至霸王城以下為靈壁之五湖從前楊疃土山陵子崔家孟山五湖原各為一湖今則連而為一其地最窪即多開溝渠亦屬無益不若捐之於水以為瀦蓄之道其水沈地糧題請豁除至虹縣之板橋各小河口則濉河之入五湖者至此復露河形分為二支一由謝家溝經古汴河一由烏鴉嶺經歸仁閘下安河俱入於洪澤湖此兩支亦宜開浚以免阻礙其他支河之在宿州者有彭家溝澮河栢山河在靈壁者有斗溝拖尾河沱河在虹縣者有荀家溝岳家河皆須挑濬以暢分流之勢虹縣又有潼河年久淤塞宜改從潘家山南達於董家溝較為徑捷此三州縣應修之水道也惟是下游之下復有下游洪澤一湖以清口為去路前蒙 聖明指示河臣將草壩拆卸以暢其流若每歲皆應期開放俾上游之水隨來隨去則來者雖多而去者能速不致壅閼於一時矣巡撫高晉又請浚治潁州府屬之兩河口急三道河茨河明河淝河武家河宋湯河鳳陽府屬之栢家河裔溝河黑濠河濕泥河俱報可

令疏浚河南 幹支各河裘曰修胡寶瑔等言豫省自滎澤以下北阻大河南則連山橫亘諸水所經惟以正東及東南兩面為去路正東則江南宿州之濉河向因徐溪口等處梗塞以致豫省之巴河响河豐樂河皆無出路下阻則上淤此商虞夏永四邑被水之由也東南則以江南潁州府之阜陽太和亳諸州縣為出路淮水之大本能宣洩而兩省犬牙相錯之處淺阻亦多豫省之水濡滯而不下則豫省受其患縱之則極漲而潰奔流四溢其患又且及於上江此開封陳州迤下及於歸德之柘城鹿邑汝甯迤下及於西平下蔡水患之由也今濉河已奉 旨興挑而潁亳一帶亦且次第疏導則去路可以無阻夫而後水之在中州者可得而治也豫省東面之幹河在商邱則為豐樂河在夏邑則為响河在永城則為巴溝實即一河而考受惠民溝陸鄰溝毛家河虬龍溝岐河諸水河身既窄深不過四五尺亟宜大加挑治東南一面之幹河以大沙河為大即古之潁水見在深通毋庸疏治其他則賈魯河歷祥符尉氏扶溝西華淮甯五縣入於大沙河自尉氏以下宜加挑濬又有惠濟河在開歸陳三府之中分賈魯河

之水以達於淮向皆淤阻宜通身浚治又有渦河經通許太康柘城鹿邑諸縣入亳州界以達於淮下游淤阻自鹿邑以上漫口甚多亦當挑濬此外如永城之漕溝夏邑之毛家河小引溝觀音閣引河白河三汊河虞城之惠民溝商水之北沙河大淵溝鹿邑之清水河汝甯府之洪河汝河均有開段窄淺之處亦宜遍加疏濬如此由引河以達於支河由支河以達於幹河其不能歸河者或於田間多作溝渠以爲導引或窪地聽爲藪澤以資停蓄總使有源之水既得下注而潢汙野潦亦有所約束而不至於散溢則水道治矣疏入得　旨報可

浚山東之伊家河從巡撫鶴年等議以洩微山湖之水使由梁王城入運也又裘曰修等請挑兗州之府河洸河及改金口閘涵洞爲減水閘改楊家壩爲石閘俱從之

又　諭嵇璜奏高郵運河東堤添建石壩已竣并請酌定水則如上游五壩過水漸多車邏南關二壩過水至三尺五寸開放五里中壩若車邏南關二壩過水至五尺再開放新建石閘視水勢之大小以爲啟閉自無壅潰之虞此所見深得蓄洩機宜葢湖河水勢以五壩爲來源以江海爲去路而歸江之路近於歸海況下河一帶地本卑窪必視歸江諸閘壩實有宜洩不及之勢始可以次啟放今春南巡時親臨指示令將車邏南關二壩常行開放俾湖河得以隨時減洩而又早闢歸江之路以達其流下河田畝遂獲豐收此已試之明效自當酌定水則以時啟閉著照嵇璜所奏過水尺寸立誌壩旁以垂久遠嵇璜又言高郵南關車邏二壩下引河應切去灘嘴俾過水順暢不致漫溢民田高郵之官河南澄子河北澄子河均有淺阻應挑濬以導兩壩之去路再寶應湖下之小新河廟基港蔣家壩下之金釵澗高郵湖下之越河王家港俱應疏挑深通庶冬春水小之時得以遞相灌輸騰空湖面以多留山盱五壩過水之地　諭速爲之

二十三年浚芒稻閘越河尹繼善等言芒稻閘爲湖河歸江最要之尾閭宜常行啟放使湖水分洩於冬春水落時早爲騰空以備伏秋容納之地但芒稻河乃鹽艘必由之路若徹底啟放則礙鹽運查鹽艘向由芒稻閘出灣頭河今改由芒稻閘迤東越河直走金灣北閘則洩水與運鹽分爲兩途實於水利有益惟越河水勢淤淺應再挑

深五六尺并請將金灣北閘底改低二尺四寸以利輓運從之

又　諭豫東黃河大隄相隔一二三十里河寬隄遠不與水爭乃民間租種灘地惟恐水漫被淹止圖一時之利增築私埝以致河身漸逼一遇汛水長發易於衝潰匯注隄根即成險工不知隄內之地非隄外之田可比原應讓之於水者地方官因循積習不加查察名曰愛民所謂因噎而廢食者也著河南山東巡撫飭該地方官曉以利害嚴行查禁俾小民知所顧忌不許再加培築

又　諭夢麟奏微山湖水漸次疏消其湖口洩入荆山橋河所有分引支河三道近來疏消已暢是以湖底漸涸出路亦漸遠隨經接挑引河三百餘丈源源導引見在湖流自不致壅滯但將來非得專員查看隨涸隨挑恐日久又成淤墊著傳諭尹繼善白鍾山等派道員專司其事不時查勘如有水涸沙屯即陸續挑挖俾永遠疏通足資宣洩毋使已成之功復致湮塞也

又　諭尹繼善奏查勘宿桃等屬工程情形摺內有將駱馬湖尾閭商之河臣早行開放使湖面騰空以待汛水之語此湖河第一緊要之務也湖雖所以豬眾水而不為之及時宣洩則停蓄既多鮮有不致漫溢者向來治河諸臣不思達其去路而惟恃湖隄以相捍禦及湖漲難容終至泛濫不收而遠近田廬胥受其害矣駱馬湖之水由六塘河下洩而東流入海其河之兩岸則宿桃安清海沭六州縣田廬在焉伏秋大汛民生攸繫若使湖面早為騰空則汛水之來有所容納盈科後進源源下注湖水無泛漲之虞而六塘河兩岸亦斷不致潰決四出矣豈惟此六州縣之利其瀕湖一帶運道民生亦咸奏安瀾之慶尹繼善既已商之河臣早為開放尾閭以為預騰湖面之計應如所奏速行此後每歲大汛之前應行開放時著總河會同該督先期奏聞以免因循觀望并將此旨勒石湖濱俾後之司河務者永遠遵守焉

又　諭陳宏謀所奏籌辦溝洫圩圍情形已於摺內批諭矣淮揚各屬水利見經相度挑浚大工告竣其溝洫圩圍及係隨時葺治裨益農田之事雖當悉心經畫然須次第從事若以意在保護民田而與水爭地轉貽日後之患此又不可不為顧慮者所謂修廢舉墜亦當隨宜籌度者此也如高寶海州等處從前舊有圩田自應隨時酌量修

理以資生計者所云湖蕩可爲圩田遽欲籌導興築恐此等窪下之區原皆留以瀦水今若任民圍田設遇水勢盛
旺不溢而爲上游之患卽漫圩而過冲潰必多又安在其爲利民耶雖謂附近居民原所樂從並非强令與舉但小
民惟知占地之近利豈能深計全局況今年甫獲豐收民力未甚寬裕地方官正宜體恤未便槩責以力從趨事此
於數郡民生甚有關係其實在情形非詳加體勘難以懸定著交與尹繼善會同該撫再行悉心查看酌議奏聞請
旨尹繼善等議言溝洫圩圍之工原以資蓄洩備旱潦但若任民圍築阻礙水道必爲上游之患臣等遵　旨督
率各屬因地制宜或開溝以洩水或築圩以衞田舊圩之殘缺者補之舊溝之淤塞者疏之凡低窪湖蕩仍留爲豬
水之區不許圍築其通湖蕩之水路并令酌量留寬讓地與水不與水爭利各處挑浚溝洫務與新浚之河道脈
絡灌注新舊圩溝分別緩急以三年內全完庶民力舒徐而積歉之區元氣可以漸復從之

皇朝通典　二十四年浚山東曹單二縣與江南豐沛二縣之順堤河開常熟昭文二縣之白茆河徐六經海口及塘外
淤河其上游舊有石閘移建於開壩之處以資蓄洩又濬河東之衞河泉源

皇朝通考　二十五年　諭據張師載高晉陳宏謀等前後摺奏俱稱五月中雨水較多各河水勢疊次加長旋
卽消退工程俱屬平穩此皆前年籌辦河工水利時經朕特派大臣會同各該督撫悉心相度不惜帑項疏濬得宜
是以河道俱極深通雖水勢驟長而消退甚速可見事苟善籌效必旋至爲其事而無其功者未之有也然此等工
程創之於一旦甚難廢之於日久甚易此時盛漲後各河之淤墊必多若不隨時撈濬勢必漸成淺阻與其修挑於
甚淤之後費大而人勞何如修挑於未淤之前事半而功倍著各該督撫一俟水退卽行查察淤淺處所一律挑濬
仍不時相機籌辦俾河道長得深通水勢永無泛溢用副朕乂安生民至意
雈將南關車邏等壩封土三尺尹繼善等言高寶興泰下河被水之由皆由南關車邏等壩並無限制故洪湖水長
不及歸江歸海先從各壩滾入下河其勢甚順乾隆十八年臣等曾經奏明將南關車邏等壩封土三尺伏秋水漲
次第開放二十二年又經　改議不必封土任其過水意謂以漸而去下河可以容受但一遇水勢長發下河卽易受
淹臣等再四籌思欲使下河減災惟有節其來水請將南關車邏等壩仍封土三尺俟水勢長至三尺以外方許啟

壩如在三尺以內嚴謹防守不得擅啟俾湖河之水專注歸江則下河可獲豐收實於補偏救弊大有裨益從之

開運河東堤金灣壩下引河改低董家溝等三壩禮部尚書嵇璜言運河東堤金灣滾壩上承諸湖之水爲歸江要道今口門寬四十丈而尾閭仍歸六閘河內未能暢注應請於壩下開挑引河一道俾減下之水由董家溝直捷注江則尾閭更寬又查董家溝廖家溝石羊溝三壩壩面尚高應改低三尺以芒稻西閘爲準使就下之水益加暢利奉

旨交尹繼善等勘議尋據尹繼善等議應如所請幷請於壩北展寬十丈以順其吸川建瓴之勢又西灣壩下引河應取直加挑鳳凰橋引河亦應挑濬寬闊董家溝廖家溝石羊溝三壩壩面並應展寬壩下引河酌量挑濬從之

准改常熟昭文二縣海口石閘爲壩江蘇巡撫陳宏謀言白茆河徐六涇爲常熟昭文二縣洩水最大之海口向爲土塘築斷乾隆二十四年臣會同督臣尹繼善奏請開通將附近舊閘二座移建塘口隨時啟閉奉 旨允行年來田禾均得有收已有成效因今年夏間潮大異常又值霪雨以致閘口沖激欹斜其建閘之處又係沙土即再增閘口亦難經久不如改閘口爲滾壩將土塘缺口用石鑲砌壩底另鋪石盤其壩底高低以酌量內地需水之分爲度不需啟閉內蓄外洩旱澇益覺有備從之

皇朝通典二十六年黃沁盛漲懷慶府城被淹 命裘曰修馳驛赴豫相導河渠未幾開封水消而河奪溜楊橋下趨賈魯復 命大學士劉統勳兆惠馳往董築賈魯河奪溜急工歲冬合龍併添築懷慶城外月堤

是年准方觀承請於易州原泉村建壩開渠於艮鄉之雅河廣陽牤牛琉璃諸河一律開疏以資灌溉

又開泰州之丁溪小梅二閘引河滙全家港歸海開阜寧鹽城二縣境內之上岡草堰陳家沖三閘各引河滙入射陽湖歸海又以陳宏謀言濬常熟之福山塘河

皇朝通志二十七年 上三度南巡 駐蹕蘇州 命劉統勳兆惠會同河臣詳勘湖河歸江之路尋議定開擴新挑引河下游使有建瓴之勢拆金灣中二閘添建石牐三十丈落低西灣壩四尺於河頭加挑深寬以資利導

又　特示宣洩機宜令展拓清口十丈並建立永誌以垂永久又於徐州河隄自覊工止處接築甃石

十七年爲經久善後之計

皇朝通考　諭直屬被水窪地此時已屆冬令非設法疏消涸出何以無悞春耕目下稍事因循一遇沍寒便已難施春鍤於民生關係甚重著方觀承趁此天氣融和悉心及早籌度於淀御附近之土多方挑挖溝濠俾積水不致稍淤而赴工貧量其可藉以餬口實爲一舉兩得可即一面詳悉具奏一面乘時妥辦

又　諭直省督撫辦理溝渠蓄洩事宜山東道御史湯世昌言今歲近京各處雨水過多低田淹損行路泥濘頗爲農商之病惟於大道兩旁開渠深廣旱澇蓄洩該地農民照河工民埝民修之例富者計畝出夫貧者出力餬口因其地勢節節疏通則水有歸宿農商不至受病矣疏入工部議如所請奉　諭旨工部議覆御史湯世昌條奏廣開溝渠以資蓄洩一摺所辦尙未洞悉自古力役一項本爲捍衛民生幷非征求無藝第如摺內所稱富者計畝出夫貧者出力餬口微特小民久樂昇平不識公旬之令設使地方不肖吏胥因而從中高下其手苛派賄脫轉非因利利民之意自宜分晰籌畫如其地與民田民念甚爲切近而工程又屬細微民間願出力從事者聽其自行修築不必繩以官法外若其功非旦夕可觀而民力更難以全任則仍當官爲酌助口食之資庶民不擾而事易集是在封疆大吏飭屬善爲之耳

建復南昌縣富倉圩石閘江西巡撫湯聘言南昌縣屬之富倉圩地處極低該圩中間有民田萬一千餘畝四面受水舊有土堤石閘以資捍禦今年久傾圮宜於北堤小港以下琵琶洲以西建復石閘一座乘此農隙水涸之時趕緊興築其土堤小閘聽民自經理官爲督率實於該處民田大有裨益從之

二十八年疏濬鳳河上游以工代賑方觀承言鳳河發源南苑出固城門閘子口經大興東安通州武清天津各境地入大清河其自武清之南宮村以下現在深通南宮村以上至閘子口一百二十餘里內間段淤淺兼有河身過窄之處雖泉河本水尙資容納而兩岸瀝水淹浸田禾即不能資其宣導今逐段查勘應將淺處挑深窄處挑寬照現在工賑之例辦理從之

又　諭畿輔一帶去年秋霖過多窪下之區現在設法消疏以利東作因思海河為積水委輸之尾閭而地方官或拘於成例僅將五閘宣洩不肯推廣籌辦多開壩口以為釜底抽薪善策著協辦大學士兆惠馳驛前往會同鹽政達色知府周元理悉心確勘情形有應行增闢之口一面奏聞一面辦理務期去路疏暢水消之後補築口門即不無所費而利民實多不必稍為瞻徇也兆惠言津城宣洩大勢亦在運河東南者以海河為尾閭今積水俱在東南必視海河長落為利導臣等查看情形於舊設五閘口測量海水高下大抵閘內之水高於海河五六七八寸不等其中大閘口白塘閘均無庸加開其於賀家口何家圈灰堆等三舊閘應量為開寬以資輸瀉至五閘外地方官所開溝渠自雙港東南至鹽水沽五溝須大加開寬以便流駛又賀家口東之陳唐莊灰堆北岸之黃家莊並雙港西口及新莊等四處俱可添開溝道通計自大閘口至鹽水沽五十里新舊溝閘凡一十五處足資疏消約計四月初間全境積水可以消退其現添新溝至海河水長即須填塞舊存五閘夏月潮漲亦須堵閉疏入得　旨報可

濬治蘇州松江太倉等屬水道江蘇巡撫莊有恭言太湖之水由三江歸海經流蘇松泰所屬之吳江震澤十二州縣境內查吳江之十八港十七橋吳縣之鮎魚口大缺口為湖水穿運入江要道不無淺阻又入吳淞之龐山湖等處向稱寬闊邇來民間圖利遍植茭葑圈築魚蕩亦多所侵佔劉河情形大非昔比舟楫來往必艤舟待潮崑山外濠為婁江正道淺狹特甚蘇州之婁門外河為江源出運咽喉河面僅寬三四丈不等應自運河以西凡太湖出水之口就其有港可通有橋可洩之處為之清釐佔塞務使分流迅速其運河以東吳淞江自龐山湖以下婁江自婁門以下凡有淺狹阻滯處所疏濬寬深一切植蘆插簖及冒佔水面之區儘數剷除嚴為之禁疏入得　旨報可

准挑濬荊山橋舊河山東巡撫崔應階言東省濟寧魚臺二州縣屢遭湖水淹浸本年復被偏災臣於八月初旬查勘韓莊滚壩過水五尺至十二月過水尚四尺一寸必須湖水與壩脊相平窪地方可涸出今消落無期有妨耕種查南陽昭陽微山等湖水昔年原藉銅沛境內之茶城小梁由兩花山三河會入荊山橋河內王母山倪家溝彭家河三處出水濟運自荊山橋淤墊以致湖水泛漲蒙　恩發帑開東省之伊家河並建韓莊滚壩又將江南荊山橋河道疏濬深通眾水齊下濱湖窪地盡皆涸出是荊山橋尤為全湖尾閭扼要今查勘銅沛一帶如茶城

小梁山內化山三處支河俱已淤淺下游荆山橋河道間段淤阻橋設一百五十九洞僅止數洞流通餘俱乾涸微湖之水去路甚微仰懇 皇上天恩 勑下江南督撫將茶城小梁山內化山三處支河一律挑濬使直達荆山橋其橋上下河道及出口入運處凡間段淤淺者普加 此濬使湖水得以暢流東省濱湖窪地固有裨益而江省銅沛二縣水淹地畝亦可涸出矣疏入 諭崔應階奏請挑荆山橋舊河一摺所見甚是東省南陽昭陽微山等湖滙爲巨浸每遇水漲之時窪地常遭淹浸濟寗魚臺二屬適當下游之衝田廬所關綦重前曾特派欽差同地方大員辦理朕上次南巡復經親臨閱 視面諭河督諸臣隨宜設法籌辦但橋畔河淤日增日積非大加與挑何以去沮洳而資利導 著派协辦大學士兆惠於明歲初春馳驛前往會同尹繼善葉存仁崔應階相度會議熟籌妥辦至二十九年尹繼 善等言臣等遵 旨挑濬茶城等三處支河處處深通宣洩甚暢微湖之水日漸消落茶城小梁山兩處河頭過水漸減經臣高晉督令將茶城河頭接挑一百三十丈小梁山河頭一百六十丈臣親行查勘湖水較前又落數寸應再接挑茶城河頭七十丈小梁山五十丈并將河形淺窄之處加展寬深其內化山河頭舊有引渠二百一十丈亦屬淺窄應一併展寬仍不時留心查看俟湖灘再有消涸即行續挑務期得尺進尺挑至湖深處爲止俾湖水源源暢洩永資利賴從之

二十九年 諭高晉籌辦雲梯關黃河下游一摺所見甚是已於摺內批諭雲梯關一帶爲黃河入海尾閭原不必設立堤岸與水爭地而無識者好徇浮言或以上流清口洩水分數較多遇海潮盛時或不免意存顧慮因有子堰堤防之議殊不知清口暢洩其收利在下河州縣者不可勝計至雲梯關附近不過阜寗安東二邑所轄地面即令一時偶值盛漲所侵溢者不敵百分一二高晉旣知下游之制防一切毋庸置議益可信清口之展放無難永遠力持於水利民生實爲交有禆益高晉言雲梯關下游北岸之五套南岸之陳家浦近日溜勢趨逼漸次兜灣向裏舊有土堤卑矮單薄據山海二廳請估帮高厚添接魚鱗越堤臣親赴察勘雲梯關以外俱係蘆葦蕩地離海甚近是以舊制本無堤岸因一望平灘水勢易於散浸曾設卑矮土堤約攔水勢與關內堤工形勢迥別自不應與水爭地臣等詳加相度與其築地束水致生新工不如讓地與水以順其性將來伏秋汛內酌量情形預於舊堤上另作

斜長子堰一道俾漫灘之水攔入正河而清口東西壩每年大加拆展湖水滙黄歸海尾閭寬闊於就下之勢益資暢達矣疏入遂有是　諭

修築無爲州圩田堤壩安徽巡撫託庸言安省沿江各屬圩田全賴堤壩捍衛本年夏間江潮盛漲漫缺甚多小民俱各自行修築惟無爲一州地處極低被水獨重臣委員分勘大小缺口二百餘處州境内外堤壩二百餘里經江湖汕刷處處卑薄應及時修築完整以資捍禦從之

皇朝通典修築安徽無爲州墟田隄壩

三十年　上南巡　諭前因微山湖蓄水過多瀕湖窪地每致淹浸經崔應階等奏請宣洩微湖以水誌一丈爲度於韓莊添建新閘以殺其勢並挑荆山橋以暢其流朕今歲南巡回鑾時舟行所經詢知窪地近多涸出農田耕作有資但湖水暢消亦恐艱於濟運今據楊錫紱奏稱湖内之水須存一丈二尺用至五月八牐底水尚可得四尺餘寸若止存一丈則五月間八牐底水止存二尺六七寸重運難行請交東省河撫可否量改水誌或將湖口以下數十里河底一律挑濬五尺等語所奏於漕渠轉輸自有裨益但水誌改加二尺於低窪地畝有無妨礙及挑深河底是否可行著崔應階會同李宏詳悉確勘具奏期於漕運民田均得利賴尋議定將滚壩内機心每空安砌石槽設立板片水小之年加板攔束其八牐河亦將新淤沙泥儘力挑估至舊時河底而止

是年濬武進丹陽之孟瀆等河

皇朝通考三十一年　諭京畿内外河道溝渠前經動帑興工濬治今雖閲有年所物料或漸朽敝亦究因估辦之初未能核實所致是以每歲仍事補苴難以經久完善今據該管大臣等議覆御史戈濤請修街道溝渠條奏估需銀十七萬餘兩此項工程關係緊要原不惜多費帑金以爲永遠利民之舉然非悉心籌辦實用實銷於事終無所補現今估計大修非從前隨時修治者可比惟在董辦大臣稽覈精詳毋致工程稍有偷減庶從此經途平坦溝道宣通足垂悠久

又　諭阿思哈奏嵩縣知縣康基淵開渠溉田著有成效批司記功以示奬勵一摺州縣爲親民之吏於地方農田

水利果能實心經理裨益民生實爲吏治首務今該縣康基淵挑濬伊河兩旁古渠並山澗諸流可資引導者一律疏
治深通溉田六萬二千餘頃洵屬崇尚實政留心民事之員僅予記功不足以示鼓勵著交部議敘但有司承辦此事
務期誠心爲民方足表循績而膺錄敘若因有此旨妄生冀倖遂爾粉飾沽名虛文塞責其或辦理不善紛擾更張則
是名爲興利而轉以滋累又不可不防其流弊惟在各督撫覈實體察以爲課最耳著將此通諭知之

皇朝通典　三十二年　上親省天津淀河隄閘　命自長隄之三里灘莊兒頭止築新隄一道上下銜接約十餘里衛村民三千戶成膏腴地畝數千頃

是年湖北黃梅隄潰　命自董家口遞江西德化境內通行堅築

皇朝通考　三十四年　諭前經軍機大臣會同工部議覆范宜賓奏挑挖運河一摺以河工形勢不便懸擬請
旨特派大臣於霜降水涸後會同辦理今據吳嗣爵奏到現在回空糧艘全出東境必須早爲勘定庶可不悞挑工
等語著派大學士劉統勳侍郎德成馳驛前往會同吳嗣爵富明安詳加履勘悉心籌畫據實核議奏聞妥協辦理
務期於河道運務俱有裨益

三十五年　諭據楊廷璋奏北運河張家王甫堤漫王甫經合龍因連日大雨河水盛漲以致復有漫溢汕刷等
語近日直隸地方雨水過稠熱河古北口等處俱有被山水沖刷民居鋪面之事今北運漫口復有汕刷之處所有
過水地方田廬間有損傷自應照例查辦至大城文安一帶本屬窪下之區旁近田畝恐不無被淹之處朕心深爲
軫念著傳諭楊廷璋即速遴委大員悉心體勘如有被災戶民即行妥協撫綏其涸出之地可以補種蕎麥者亦應
酌借資本諭令及時趕種

又　命德成往永定河堵築漫口工程

三十六年　諭據高晉等奏七月初間汛勢更甚工程在在危險隨開放王營減壩以洩黃漲而上游之桃源宿
遷邳睢豐碭各隄浸水滲水之處均無虞淹及民田廬舍等語今年黃河秋汛復盛正切廑念高晉李宏能督率員
弁相機籌度搶護得宜現已漲消工固深爲嘉慰

是年堵築桃源縣屬陳家道口工竣

三十七年　諭上年因永定河北運河等處遇夏秋雨水過多每不免於漫溢宜急籌修治宜洩之方現在春河冰泮正屆開工之期自應及時經理興作但此兩河應辦工段極為繁重所派承辦之員甚多動用錢糧亦大著尚書裘曰修前往協同周元理董率各員悉心佽助務使大工迅速告成永資怙葺

又修汶上嘉祥濟寧魚臺等州縣湖堤民埝兼疏通水道

諭裘曰修奏驗收永定河工程一摺併陳近水居民與水爭地之弊淀泊利在寬深其旁間有淤地不過水小時偶然涸出水至仍當讓之於水方足以暢蕩漾而資瀦蓄非若江海沙洲東坍西漲聽民循例報墾者可比乃瀕水愚民惟貪淤地之肥潤佔墾效尤不知所佔之地日益增則蓄水之區日益減每遇潦漲水無所容甚至漫溢為患在閭閻獲利有限而於河務關係非輕其利害大小較然可見著通諭各督撫凡有此等瀕水地面除已墾者姑免追禁外嗣後務須明切曉諭毋許復行佔耕違者治罪

皇朝通典三十八年　命將淀河內鷹嘴壩及鹿疃兩處添建引河又築張家口上堡圈城東北兩面石壩計百六十餘丈

周元理奏永定北運二河并淀河之千里長堤及天津之格淀隄等處修築工竣

皇朝通考三十九年　諭江南黃河老壩口堤工漫溢現在高晉等集料赶期堵築併有旨令何煟於查勘潘家屯引黃入湖事畢順赴老壩口協同堵築以期迅速集事但此次漫缺堤工淹及板牐淮安一帶水勢較大運道民生甚有關係大學士舒赫德河工向所諳悉著即前往會同高晉等妥籌速辦以副朕懷　吳嗣爵薩載等奏外河留元老壩口漫溢堤工晝夜儹趕鑲柴壓土立見斷流黃河大溜全由故道歸海

皇朝通志四十一年　諭清口為湖河最要關鍵而陶莊之水逼河南流清水勢弱黃河勢強每有倒灌之虞康熙年間　聖祖親莅河干周覽形勢　命於清口迤西隔岸治陶莊引河導黃使北其南岸築挑水壩橫截河流遏入陶莊河口時河臣經理未善隨濬隨淤乾隆四年命大臣閱視仍謂難行乃以木龍挑溜北趨不過腳

爲目前補救之計甚屬無裨著河臣薩載督臣高晉測量高下曲直繪圖貼說圖上　上用硃筆點記其處反復

指示於是復開陶莊引河不期年告成而新河順流安軌直抵周家莊始會清東下旋

又　命於新河頭下添石壩一道爲重門保障由是清水常勝黃水無倒灌之虞

皇朝通考四十二年　諭朕從前屢次南巡閱視清黃交匯處悉其倒灌之患因思若能引向陶莊以北而流則清口通暢庶免黃流倒灌因未躬臨陶莊一帶閱視是以即屬昨歲薩載赴山東行在召見時諭令赴黃河海口上下察看伊即奏請若於陶莊開挖引河一道使黃水繞北下注清水益得暢行與朕意相合伊果能遵照指示剔挑完竣可免黃河倒灌之虞並收清水刷沙之益即就近險工亦俱化爲平穩實爲全河一大關鍵

四十三年工部議浙江仁和海寧等處修築柴塘及竹簍魚鱗石塘坦水各工准動帑修理

諭高晉奏查時和驛漫口下注之水歷陳留杞縣睢州柘城境內之黃河康家河南沙河老黃河均歸賈魯新河下達江南亳州之渦河儀封漫口下注之水一由考城之盤馬寺溝入北沙河至商邱縣之鄧濱口由歸德府之陳兩沙河滙入渦河一由寧陵縣之馬三河亦會歸德之陳兩沙河入渦河是豫省漫水均以亳州之渦河爲總滙如有停淤歸於歲修水利案內一律疏濬等語所籌未爲要善其疏濬工程斷不宜照常籌辦復滋派累著高晉於祥符儀封合龍事竣會同鄭大進閔鶚元沿途親行確勘將應挑之河核實估計具摺奏聞候朕發帑興工

皇朝通志四十三年儀封考城漫口潰決　遣大學士阿桂刑部尚書袁守侗前往察勘嗣據阿桂等議定堅閉金門展闊引河接築挑水壩遏溜北趨合龍後又請修馬港河西岸殘隄接至北潮河西岸民堰以禦倒灌從之

皇朝通考四十五年湖北巡撫鄭大進奏鍾祥潛江各堤潰口攸關億萬田廬亟宜興築以資保衛鍾祥縣自承興觀至保堤觀挽築月堤九百九十七丈又毀家灣潰口淤沙盈積難於沙面築堤應挽築月堤二百五十三丈潛江縣之長一垸地形窪下應自地勢較高之董家壋至鎮龍山挽築月堤一千八十六丈四尺零則襄水不致衝突矣從之

大學士公阿桂等會奏雲梯關外馬港河修復臨壩疏入奏　諭旨所奏修復馬港河西堤殘缺之處及接築無堤處所聯至北潮河西岸民堰以禦倒漾自應如此辦理其二套以下由北潮河入海之處旣係路捷勢順設遇漫溢正

可分洩盛漲俾尾閭益得暢達轉可不必添建牐壩雲梯關以外原不必與水爭地今二套以下旣爲分洩盛漲之區則馬港河堤東灘地即不能保無漫溢其應徵減則地畝錢糧著交薩載等查明奏請加恩豁免

又　諭海寧州石塘工程所以保衛沿海城郭田廬民生攸繫從前四次親臨指受機宜築塘保護連年潮汛安瀾各工俱爲穩固今朕閱視石塘惟繞海寧城之魚鱗石塘內有工二十餘丈外係條石作牆內塡塊石歷年久遠爲潮汐衝刷底樁霉朽兼有裂縫蹲矬之處又城東八里文將字號至陳文港密字號止有石塘工七段約共長一百五六十丈地當險要塘身單薄亦微有裂縫不可不預爲籌辦著將兩處塘工均改建魚鱗石塘并添建坦水以垂永久又石塘迤上前經築有柴塘四千二百餘丈究不如石塘之鞏固雖老鹽倉有不可下樁之處未必四千餘丈皆然朕於民瘼所繫從不惜帑省工俾資保護著該督撫將可以改建石塘之處逐段勘估奏聞辦理俾濵海羣黎永亯安恬之福以副朕先事預籌至意

又　諭朕廵幸浙江由海寧閱視塘工至杭州老鹽倉一帶有柴塘四千二百餘丈雖因其處不可下樁爲石塘然柴塘究不如石塘之堅固業經降旨將可以建築石塘之處一律改建石塘以資永久保障茲忽憶及該地方官及沿塘諸民見該處欲建石塘或視柴塘爲可廢之工不但不加防護甚或任聽居民折毁竊用致有損壞石塘未蕆工之前於該處城郭田廬甚有關係且改建石塘原爲保塘以爲重關保障俾石塘衛地方之計若留此柴愈資鞏固豈不更爲有益著該督撫即嚴飭地方文武官將現有柴塘仍照前加意保固勿任居民拆損竊用

增築徐州城外石工徐州居江南黃河上游北岸居民稠密南岸緊靠府城黃河至此一束河面寬八十餘丈大汛時甚關緊要城外舊有石工七段惟韓家山尚有空檔四百五十丈至是一律接築石工自韓家山至奎山全資衛護要加倍高厚方資抵禦從之

皇朝通志四十六年邳睢南岸之魏家莊大隄潰隨　飭河臣裹護漫口預防北岸河隄然後籌計經久良策未幾北岸曲家隄亦漫浸逼運河　上以黃水經過河湖下游無不淤墊之理　諭河臣急赴運河籌辦分洩事

宜確勘微山湖水淺深尺丈迅速堵築時大學士阿桂奉命查勘海塘工程郎令董理河務尋經阿桂疏奏於東西兩壩下埽追壓堅實壩臺增加高厚金門斷流大溜全歸引河引河中泓流行迅駛直注六塘河歸海

皇朝通考四十七年

諭陳輝祖奏海塘頭圍開濬引河江潮暢順一摺所辦甚合機宜可嘉之至海塘南岸於沙縣亘從前歷辦引河迄無成效陳輝祖能督率司道等悉心講論辦理此段工程於南坍北漲之機切中窾要將來魚鱗石工告竣可以永期鞏固此事陳輝祖所見既確不待奏聞即督同屬員實力妥辦

又

諭據阿桂等覆奏豫省漫工另籌築堤改渠並稽璜所奏秋間施工一摺內稱青龍岡漫口屢經變動形勢敗壞已極是以遵旨於迤南一帶另籌去路自應及時辦理若於白露後開工恐水落歸槽不能掣溜且既有決口漫水下注即遇伏秋盛漲不能復有移改等語河道關係民生最為重大今據阿桂等奏於五六七三月內興工即遇雨水耽延亦可先得兩月工程並請現在應用民夫踴躍即東省災民亦聞風雲集並可以工代賑各等語所籌皆是均應如所議辦理

又

諭前據胡季堂奏黃水灘出地畝甚多居民村落並皆耕種麥苗一遇水發勢必築圍打壩填塞自多且河身多一村莊即水勢少一分容納請敕下河南山東江南各督撫確查令其遷居堤外等語河灘地畝居民開墾日久必至填塞河身於河道甚有關係且居民廬舍佔據灘地猝遇水漲之時於民居亦多未便因特降諭旨令薩載等確加履勘其隄外地居高阜者仍聽照常居住耕種若佔居堤內於水道有礙即行明切曉諭俾陸續遷徙並令該督撫等妥為經理毋致貧民失業因思灘地居民墾地結廬已非一日若其目前無事安居已久不免安土重遷且河堤以外均屬民田亦無隙地可以遷徙所有舊居隄內灘地無礙河身者仍加恩准其各守舊業以副朕廑念窮黎之至意此後毋許再行住居佔種

又

諭前據薩載奏開放顧家莊引渠分洩運中河水暢達入黃情形一摺朕以該處引渠分洩上游漫口之水既能得力即使掣動全河由此歸入舊黃河直注入海似亦無不可因降旨詢問該處情形是否可以如此辦理此

朕屢念河防設爲或然之想今據薩載覆奏顧家莊所開引河分洩運中河之水入黃實爲得力若一經掣動全河則顧家莊至揚家莊口門此七十里運道即不能通行舟楫必須經由黃河七十里始行入運等語此等情節薩載熟悉彼處情形據實入告所辦甚是自應照所議行

四十八年　諭此次曲家樓漫口爲民生運道攸關特命大學士公阿桂前往經理籌辦機宜兩載因諭阿桂等於迤南一帶另籌去路經阿桂等公同酌議於蘭陽十二堡至商邱七堡共一百七十餘里另築新堤疏挑引渠阿桂等原議本定霜降以前完工開放而堤渠並舉需用人夫較多該地方督撫等屢請鄰省助夫朕洞鑑情形以鄰省助夫非便屢經降旨訓諭并展限緩至春間桃汛開放引河俾豫省夫役可以從容挑築停止他省撥派之煩阿桂等遵照辦理如期開放大溜全掣壩工堵合穩固此皆仰邀　天佑　神助幸得蕆工朕欣感之餘益深虔敬　工部議續辦西塘海寧州境內有場字號至因字號柴塘一千七百丈一律改建魚鱗石塘以垂永久飭該撫造冊送部先是大學士公阿桂等因場字號至名字號一千五百丈改築魚鱗塘而獨留立字號至因字號二百丈之柴工恐潮汐往來衝決究不抵石塘之足資捍禦請一律改建石工從之

四十九年　諭浙江建築石塘所以保障民生關係甚重前庚子南巡時朕親臨閱視指示機宜於老鹽倉舊有柴塘後一律添建石塘四千二百餘丈次第興修於上年七月間告竣今抵浙後親臨閱視所辦工程不惟不應遽敘並多未協之處石塘既建自應砌築坦水保護塘根乃後之督撫惟云柴塘必不可廢此受工員慫慂爲日後歲修冒銷地步況朕添建石塘原留柴塘爲重門保障並未令拆去柴塘前降諭旨甚明也若如該督撫所言復加歲修又安用費此數百萬帑金添築石塘爲耶又石塘之前柴塘之後見有溝槽一道現有積水並無去路將來日積日甚石塘根腳勢必淹浸滲漏該督撫亦並未慮及又石塘上有堆積土牛甚屬無謂不過爲適觀起見無當實際護果遇異漲又豈幾尺浮土所能抵禦耶所有塘上土牛即著填入積水溝槽之內仍將柴塘後之土順坡斜做祇需露出石塘三四層爲度并於其上栽種柳樹俾根株蟠結塘工益資鞏固如此則石柴連爲一勢即以柴塘爲石塘之坦水至范公堤一帶亦必需一律接建石工方於省城足資永遠鞏護著自新築石塘工止處之現做柴塘及

挑水段[illegible]等圖記處止再接築至烏龍廟止一體添築石塘撥給部庫銀五百萬兩連從前發交各項帑銀

交該督撫撥貯[illegible]仍予限五年分段從東而西陸續修築以期海疆永慶安恬生民益資樂利

又 諭[illegible]薩載李奉翰奏江南河工預籌修防蓄洩機宜辦理工程三處已於圖內詳悉批示並面諭該督等遵

辦妥天然閘下既舊有引河年久淤墊理應一律疏濬深通以備盛漲之年開放分洩自當首先辦理方為有備無

患其所奏外河順黃壩堤工後深塘用土填平並於迤下估築新堤一道是應次第辦理以資保障

江西巡撫伊星阿奏南昌新建鄱陽餘干建昌等六縣下游地接鄱湖又當章貢諸水之衝圩堤沖塌田禾被淹請

借項修築下部議行

皇朝通典五十年大學士阿桂等奏接奉 上諭前因桐柏山為淮水發源特諭畢沅詳晰查勘支流或有淤塞

即應設法籌辦茲據畢沅覆奏該處發源之地河身不甚寬廣易於疏浚尚有需開挖之處即勘明興工又賈魯惠

濟兩河即係淮水支河現在一律疏瀹江南洪澤湖向藉淮水挹注今淮水發源之處經畢沅勘明疏瀹將支港小

河一律浚導該處賈魯惠濟二河其下流歸并渦河入淮現在亦加疏浚俾就通暢并於淮瀆廟虔申祭告自當仰

邀 靈佑泉源湧發眾水會歸下游湖水日就充足以助清敵黃伏查淮河清水禦黃濟運為全河最要關鍵今

歲淮水未經大長仰蒙 聖明遠照以桐柏山為淮水發源 諭令畢沅廣為濬導從此會流下注洪湖自必

日就充足暢出清口永資利賴河南巡撫畢沅奏賈魯河即在古汴水發源滎陽之大周山會京索等水經鄭州中

牟祥符至朱仙鎮下逕尉氏扶溝西華淮寧之周家口商水項城沈邱至安徽之潁州正陽關入淮又賈魯河自中

牟縣西十五里分支為惠濟河經祥符陳留杞縣睢州柘城淮寧鹿邑至安徽亳州金陽河入淮各計四百餘里此

河淤塞為開封等府屬商販民食攸關今久經淺淤自應及時開浚且於水旱年時兼可以資蓄洩從之

又雲南巡撫劉秉恬疏言滇池在省城之南周圍三百餘里受昆明六河之水會為巨浸附近昆明呈貢晉寧昆陽

四州縣環海田疇資以灌溉者不下數百萬頃所恃以宣洩者惟在昆陽之海口大河為滇池出水咽喉疏通均受

其利壅遏即受其害應自龍王廟至石龍壩共長二千七十五丈挖深一二尺至四五尺不等從之

賦貢類八

官田

通考孟子曰殷人七十而助　又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擇元辰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於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周禮甸師掌率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宣王即位不籍千畝

漢高祖二年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之　文帝二年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景帝後二年親籍田　武帝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　征和四年上耕於鉅定　昭帝始元元年上耕於鉤盾弄田六年上耕於上林　元鳳二年罷中牟苑賦貧民　宣帝地節元年假郡國貧民田二年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又令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　元帝初元元年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省苑民以振困乏二年詔罷水衡禁苑宜春下苑少府佽飛外池嚴籞池田假與貧民五年罷北假田官　永光元年令民各務農畝無田者假之　哀帝建平元年太皇太后詔外家王氏田非冢塋皆以賦貧民

後漢禮儀志正月始耕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祠先農已享耕時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以次耕方田種各耰訖有司告事畢是月令日郡國守相皆勸民始耕如儀諸行出入皆鳴鐘皆作樂其有災眚有他故若請雨止雨皆不鳴鐘不作樂　明帝永平九年詔郡國以公田賜貧民各有差十三年汴渠成詔曰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濱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　章帝建初元年詔以上林池籞田賦與貧人　元和元年詔郡國募人無田欲徙他界就饒者悉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爲顧耕傭賃種餉貰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算三年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三年詔曰月令孟春善相邱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種糧務盡

地力勿令游手　安帝永初元年以廣城游獵地及被災郡國公田假與貧民

魏制天子親耕籍田藩鎮闕諸侯百畝之禮

晉武帝太始四年正月帝躬耕籍田於東郊詔曰近代以來耕籍田於數步之內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循千畝之制當率羣公卿士躬稼穡以先天下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帝御木輅以耕自惠帝後禮廢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將親耕司空大司農京尹令度宮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畝中開阡陌

齊武帝永平中耕籍田

梁依宋齊禮天監十二年以啟蟄而耕普通二年移籍田於建康北岸

後魏太武帝天興三年春始躬耕籍田

北齊籍於帝城東南千畝內種赤粱白穀大豆赤黍小豆黑穄麻子大小麥色別一頃自餘一頃中通阡陌

隋制於國南十四里啟夏門置地千畝為壇行播殖禮九穀納於神倉以擬粢盛秸藁以飼犧牲

唐太宗貞觀三年二月藉於千畝之甸　高宗永徽三年正月率公卿耕於千畝之甸　乾封二年儀鳳二年景雲三年並躬耕籍田　元宗開元二十三年正月躬耕籍田

宋太宗端拱元年親耕籍田以勸農事　天禧元年以久罷畋遊其京城四面禁圍草地令開封府告諭百姓許其耕牧　四年福建轉運使方仲荀言福州王氏時有官莊千二百一十五頃自來給與人戶主佃每年只納稅米乞差官估價令見佃人收買與限二年送納價直　仁宗天聖三年屯田員外郎張希顏奏福建八州皆有官莊七州各納租課惟福州只依私產納稅復免差徭顯是倖民乞相均米數依州價折納見錢銅鐵中半從之　嘉祐二年詔以天下沒入戶絕田募人耕收其利置廣惠倉以賑貧人　神宗熙寧二年三司言天下屯田省莊皆子孫相承租佃歲久乞不許賣其餘沒官綱莊願賣者聽從之七年詔戶絕莊產召人充佃及入實封狀承買以其直增助諸路常平錢開封府界諸路係省莊屯田營田稻田務及司農寺戶絕水利田并都水監官莊淤田司四十四萬七千

四百四十八頃一十六畝內三司官田莊四千五百九十三頃四十畝零總收租餘斛斗四帛六萬一千四百九貫石匹都水監淤田司官莊五百五十四頃一十九畝零總收租斛斗五萬二百一十石斤藁稈等五十萬一千六十六束斤　哲宗元祐元年戶部言鬻賣絕戶田宅既有估覆定價乞如買撲坊場例罷實封投狀從之　八年詔凡官田及已佃而逃或佃租違期應剗佃者不別召佃悉籍之官爲招募衙前之用如未有投募且令租佃以應募者而給之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詔市易折納田產並依戶絕田產法　政和元年時朝廷以用度艱窘命官鬻賣官田江西路一歲失折上供無慮二十餘萬斛運副張根建言田既不存當減上供朝廷深察所以然遂止不賣總領措置官田所言元奏存留屯田爲係河北河東陝西邊防利害乞存之不鬻自三路外名屯田者其實悉以民耕與凡官田無異無係邊防自應鬻賣從之知吉州徐常奏諸路惟江西乃有屯田非邊地其所立租則比稅苗特重所以祖宗時許民間用爲永業如有移變雖名立價交佃其實便如典賣已物其有得以爲業者於中悉爲居室墳墓既不可例以奪賣又其交佃歲久甲乙相傳皆隨價得佃今若令見業者買之則是一業而兩輸直亦爲不可而況若賣而起稅稅起於租計一歲而州失租米八萬七千餘石其勢便當損減上供是一時得價而久遠失利此議臣見近利而失遠圖公私交害也於是都省乞下江西覈實如屯田紐利多於二稅即住賣之爲稅田而稅多租少即鬻之他路倣此詔可臣僚言天下係官田產如折納抵當戶絕之類隸屬常平則法許鬻賣如天荒逃田省莊之類在運司有請佃法自餘閑田名類非一乞命官總領條畫以聞戶部奏凡田當防河召募弓箭手或屯田之類悉應存留凡市易抵當折納籍沒常平戶絕天荒省莊沙田退灘荻場圩田之類並應出賣又奏儆熙寧制所委官一年內賣及七分與轉一官餘以次減磨勘不登五分加奏劾詔從之八月詔乃者有司建明盡鬻係官田宅苟目前之利廢久長之策其總領措置官並罷已賣田宅給還元直仍拘入官如舍屋已經改更但課虧租額者與免仍舊修葢官田已嘗爲墓據合用畝步約價者與免遷移六年始作公田於汝州公田之法縣取民間田契根磨如田今屬甲則從甲而索乙契乙契既在又索丙契展轉推求至無契可證則量地所在增立官租按民契劵而以樂尺打量其羸則拘入官而創立租課初因中官楊戩主後苑作有言汝州地可爲稻田者置務掌之號稻田務復行於府畿

易名公田南暨襄城西至沔池北踰大河民田有踰初券畝步者輒使輸公田錢政和末又置營繕所亦爲公田久之後苑營繕所公田皆併於城西所盡山東河朔天荒逃田與河隄退灘輸租舉入焉皆內侍主其事所括凡得田三萬四千三百餘頃農畝困敗但能輸公田錢而正稅不復有輸後李彥又立城西括田所而公田皆彥主之靖康初誅彥　宣和元年提舉水利農田所奏浙西平江諸州積水減退欲委官分詣鄉村檢視露出田土惟人戶見業已納省稅不括外其餘逃田天荒草田葑茭蕩及湖濼退灘沙塗等地悉標記置籍召人請射種植視鄉例拘納租課樁充御前錢物專一應奉御前支用置局提舉如造謗惑衆沮害之人罪徒從之三年詔方量根括到田土租稅課利內特與減一半十月尚書省言諸路學田幷西南外宗室財用司田產元所給佃租課太輕不足於用詔許添立實封入狀添立租課剗佃一次如佃人願從添數亦仍給佃　高宗建炎元年從江南經制使翁彥國言拘籍蔡京王黼等莊田令佃戶就種歲減租課二分三年令應天下係官田令有司依鄉例紐納佃租期以半月許民自陳輸租額過期依見行條法　紹興元年詔盡鬻諸路官田命各路憲臣總領措置時以軍興用度不足又先時知永嘉縣霍蠡言溫州四縣沒官田勢家詭名請佃歲責保正長代輸公私病之乃詔並召人鬻五年又詔見佃人願承買者聽佃及三十年以上者減價錢三之二十二年戶部言諸路常平司未賣田令見佃人添租三分不願者勒令離業召人佃知邵州呂稽仲言湖南廣西閑田甚多若輕租召佃收其所輸糴其贏餘可寬州縣詔戶部措置劉夔爲福州帥貿易僧寺田以取資至張守帥閩始議存留上等四十餘刹以待高僧外悉令民實封請買歲入七八萬緡以助軍衣餘寬百姓雜科民皆便之二十六年戶部侍郎韓仲通言蜀地狹人稠而京西淮南係官膏腴之田尚衆乞許人承佃官貸牛種八年仍償並邊免十年租次邊半之滿三年充己業從之戶部言諸路賣官田錢乞以七分上供三分充常平司糴本今諸買官田者免納稅契錢又免和買二年免物力三年至十年已給賣後不許執鄰取贖舊六十日輸錢不足者錢沒官別召買今倍其日皆從之二十九年戶部提領官田所言應官戶勢家坐占官田令依估承買其浙西營田及餘路營田官莊田屯田並住賣詔各路提舉司督察欺弊申嚴賞罰縣賣十萬緡州二十萬緡守令各進一秩餘以次減磨勘最稽遲者貶秩日荆南提刑彭合入對言州縣賣官田之害望減價無抑

勒戶部以減價爲難但令勿抑勒而已諫議大夫何溥言比議臣欲優恤見佃者令減價二分承買而復謂其低價買增價賣或借錢收買增價準折許人告訐拘沒夫始憐其失業而爲之減價終設爲轉賣之說而開其爭端望明詔改正兩浙轉運司言申括到平江府省田一十六萬六千七百二十八畝每畝納上供省苗三斗三升六合計米三萬九千四十七石係民戶世業今若出賣便爲私田上輸二稅暗失上供歲額苗米乃止臣僚言江東西二廣村疃之間人戶凋疏彌望皆黃茅白葦民間膏腴之田耕布猶且不徧豈有餘力可置官產浙東西最號繁盛所買僅及百餘萬緡累月尚未足數且有抑勒之患況江廣米穀既平錢貨艱得畝直不過貫百縱根括無遺其能應期限乎若謂命令已行難於寢罷乞寬之一年聽民情願無或抑勒違者坐之詔可又言二年之間三省戶部困於文移監司州郡疲於出賣上下督責始限一季繼限一年已賣者纔十三已納者纔十二其事猶未竟也葢買產之家無非大姓估價之初以上色之產輕立價貫揭榜之後率先投狀至於拆封往往必得今之已賣者是也若中下之產無人計囑所立之價輕重不均今之無人承買者是也宜且令元佃之家著業納租歲猶可得數十萬斛從之　寧宗開禧三年冬韓侂胄既誅復與虜講解明年改元嘉定始用廷臣言置安邊所命戶部侍郎沈詵等條畫來上凡侂胄與其他權倖沒入之田及圍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初以御史提其綱繼委之版曹或都司寺監官其後又俾畿漕領之諸路歲輸米七十二萬二千七百斛有奇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有奇兩浙江東西淮東西福建皆有籍以給行人金繒之費迨虜好既絕軍需邊用每於此乎取之

續通考宋寧宗嘉定二年罷漳泉福三州興化軍賣廢寺田初閩以福建八郡之田分三等膏腴給僧寺道院中下者給土著流寓高宗紹興二年始令民請買民甚便之至是復罷　理宗淳祐九年正月詔以官田三百畝給表忠觀旌錢氏功德仍禁止樵采按周密癸辛雜識曰穆陵念史彌遠擁立之功思以政地處其子宅之然思不立奇功無以壓人望會殿步司獄蘆蕩以爲可以開爲閒田裨國餉時宅之爲都司遂創括地之議一應天下河田圍田圩田沒官田等並行撥隸本所名田事所仍辟官分往江浙諸郡打量時淳祐丁未鄭清之當國時也以宅之爲提領官右司趙與簷爲參詳官計院汪之埜爲檢閱趙與訔謝獻子並爲主管文字諸郡又各差朝士分

任其事怨嗟滿道死於非命者甚眾行之期年有擾無補宅之除副樞於是劉垣趙汝騰黃自然力陳不可皆以
罪去後一年宅之終於位遂併官田歸安邊所令都司提領焉考丁未淳祐七年也是年四月以鄭清之爲太傅
右丞相兼樞密院使時史嵩之已罪廢故理宗欲以宅之處政地再報擁立之德然括地之事紀志俱失載宅之
亦不立傳至九年二月以史宅之同知樞密院事則見於紀文與雜識合安邊所置於寧宗開禧三年詳見正考

景定元年十二月詔華亭奉宸莊隸外廷以助軍餉以漕司拘催驅擾撥隸外廷至三年又詔昨賜公主田以
秀豐莊二萬九千有奇充影堂祭祀餘悉撥隸淮東總所以助軍餉四年二月置官田所十月命浙西六郡置公
田莊丞相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
勢卿獻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等請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下兩浙江東
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
六七萬石之入其餘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
矣從之乃詔買公田命會子課日增印五十萬貫充買置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領陳訔爲檢閱先於平江江陰安
吉嘉興常州鎮江六郡行之畝起租滿石者償二百貫九斗者十亩八十貫以下以次遞減五千畝以上以銀半
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會子二分半五千畝以下以銀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二分會子三分半千畝以下度牒會
子各半五百畝至三百畝全以會子是歲田事成每石官給止四十貫而半是告牒民失產而得虛告持之而不
得售六郡騷然所遣劉良貴等又恣爲操切廖邦傑之在常州害民尤甚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分
置莊官催租州縣督收及時運發由是六郡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浙西安撫魏克愚言取四路民田立限回買
所以免和糴而益邦儲議者非不自以爲公且忠也然未見其利而適見其害近給事中徐經孫奏記丞相言江
西買田之弊甚詳若浙西之弊則尤甚於經孫所言者因歷述其爲害者八事疏奏不省五年三月選官充官田
所分司賈似道言公田已成若復以州縣總之恐害不除而利不可久請以江陰平江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隸
兩浙運司常州鎮江隸總所每歲輸租官倉時減二分水旱別議仍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纂銜平江嘉興安吉

各一員常州江陰鎭江共一員每鄉置官莊一所民爲官耕者曰官佃爲官督者曰莊官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歲一更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毘陵澄江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於田主或田有饒瘠及租田頑惡之處又從而責換於田主其禍尤慘是歲七月彗見於東方下詔求言京學生蕭規葉李等三學六館皆上封章及前祕書監高斯得亦馳驛上封事謝枋得校文江東方山京校文天府亦皆陳買田之失未幾皆被譴　度宗咸淳四年六月詔罷浙西諸州公田莊官以差置莊官弊甚罷之令諸郡公租以三千石爲一莊聽民於分司承佃盜易者以盜賣官田論其租於先減二分上更減一分至五年三月又詔浙西六郡公田設官督租有差十年十一月括邸第戚畹及御前寺觀田令輸租侍御史陳堅殿中侍御史陳過等奏今東南之民力竭西北之邊患棘而邸第戚畹御前寺觀田連阡陌亡慮數千萬計皆巧立名色盡蠲二稅不可不加釐正望與二三大臣亟議行之十二月詔邊費浩繁吾民重困貴戚釋道田連阡陌安居暇食有司覈其租稅收之　恭帝德祐元年三月詔公田爲民害十有餘年自今竝給田主令率其租戶爲兵朱史食貨志曰宋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而諸籍沒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每失之重輸納之際公私事例逈殊私租額重而納輕承佃猶可公租額重而納重則佃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庫百執事之人皆得侵漁於耕者季世金人乍戰乍和戰則軍需浩繁和則歲幣重大國用常若不繼於是因民苦官租之重命有司括賣官田以給用其初弛其力役以誘之其終不免於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後又有所謂安邊所田乃籍沒權倖者而圍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收其租以助歲幣至其將亡又限民名田買其限外所有謂之公田初議欲省和糴以紓民力而其弊極多其租尤重宋亡遺患猶不息也

金制凡官地明安穆昆及貧民請射者寬鄉一丁百畝狹鄉十畝中男半之　熙宗天眷元年二月詔罷來流水混同江護邏地與民耕牧三月又以禁苑隙地分給百姓皇統七年正月以西京鹿囿爲民田　海陵貞元元年七月賜朝官京城隙地徵錢有差　正隆元年二月括官地授明安穆昆戶遣刑部尚書赫舍哩羅索等十一人分行大興府山東眞定府拘括係官或荒閑牧地及官民占射逃絕戶地戍兵占佃宮籍監外路官本業外增置土田

及大興府平州路僧尼道士女冠等地以授所遷之明安穆昆戶令民請射而官得其租　世宗大定十年四月禁侵耕圍場地至十一年正月謂宰臣曰往歲清暑山西因近路禾稼甚廣無畜牧之地命五里外乃得耕墾今聞民間去之他所甚可矜憫其令依舊耕種十七年六月命拘籍官田邢州男子趙迪簡言隨路不附籍官地及河灘地皆為豪强所占而貧民土瘠稅重乞遣官拘籍冒佃者定立租課復量減人戶稅數庶得輕重均平詔付有司將行而止尋以近都明安穆昆所給官地率皆薄瘠豪民租佃官田歲久往往冒為己業令拘籍之又謂省臣曰官地非民誰種然女直人戶自鄉土三四千里移來盡得薄地若不拘刷良田給之久必貧乏其遣官察之又謂參知政事張汝弼曰先嘗遣問女直土地皆云良田及朕出獵問之則謂自起移至此不能種蒔斫蘆為席或斬芻以自給卿等其議之省臣奏官地所以人多蔽匿盜耕者由罪輕故也乃更條約立限令人自陳過限則人能告者有賞遣同知中都路轉運使張九思往拘籍之至十九年十二月謂宰臣曰亡遼時所撥地與本朝元帥府已曾拘籍矣民或指射為無主地其間播種歲久若遽奪之恐民失業因詔括地官張九思戒之復謂宰臣曰朕聞括地事所行極不當如皇后莊太子務及秦漢以來長城燕子城之類止以名稱便為官地此田百姓為己業不知幾百年矣所執憑驗一切不問其相鄰冒占官地復有幸免者能使軍戶稍給民不失業乃朕之心也至二十一年十月帝與張仲愈論冒占田事又令俟豐年括籍官地二十二年省臣復以為奏帝曰本為新徙四明安貧須刷官田與之若張仲愈等所擬條約太刻恐民苦之可為酬直且先令明安穆昆人戶隨宜分處計其丁壯牛具合得土田實數給之不足則以前所刷地二萬餘頃補之復不足則續當議時有未允者與婆薩等爭懿州地六萬頃以皆無據驗遂沒入官二十一年三月詔山後冒占官地十頃以上者皆籍入官均給貧民先是二十年四月詔大定初賜故太保阿里中都路田百頃及前所賜山東路地百四十頃拘收入官十月又以山後之地皆為親王公主權勢之家所占轉租於民命宰臣察之至是陳言者言豪强之家多占奪田者帝曰前參政納合椿年占地八百頃又聞山西田亦多為權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三十頃者以致小民無田可耕徙居陰山惡地何以自存其令占官地十頃以上者皆括籍入官均賜貧民省臣又奏椿年明安三合故太師耨盌溫敦思

忠孫長壽等親屬七十餘家所占地三千餘頃帝曰至秋除牛頭地外仍各給十頃餘皆拘入官山後招討司所括者亦當同此二十二年八月以趙王永中等四王府冒占官田罪其長史府掾安次新城宛平昌平永清懷柔六縣官皆罰贖有差七月命宗室戶徙河間者迴納舊地謂宰臣曰前徙宗室戶於河間撥地處之而不迴納舊地豈有兩地皆占之理自今當以一處賜之至次年九月又詔河間宗室未徙者令盡徙於平州無力者官津發之土薄者易以良田二十二年命招復梁山濼流民官給以田先是二十一年三月帝謂宰臣曰山東路所括民田已分給女直屯田人戶復有籍官閒地依元數還民仍免租稅八月尚書省奏山東所刷地數帝曰黃河已移故道梁山濼水退地甚廣民昔嘗恣意種之今官籍其地而民懼徵租逃者甚衆若徵其租而以冒佃不首罪之固宜然遽取之恐致失所可免其徵赦其罪仍以官地給之至是乃有是命時御史臺奏大名濟州因刷梁山濼官地或有以民地被刷者帝謂宰臣曰雖曾經通檢納稅而無明驗者仍當刷問有公據者付本人時又有八戶執契據指墳隴爲驗而亦拘在官者委官驗實亦償以官田二十七年命有司拘刷隨處官豪家多占官地與貧難無地者每丁授五十畝餘佃不盡者方許豪家驗丁租佃二十九年五月再定告請承佃官地限時有司以貧民請佃官地過期數足請再立限限外告者宜卻之止付元佃兼平陽一路地狹人稠官地當盡數拘籍驗丁以給貧民帝曰限外指告多佃官地者當卻之如無主不願承佃方許諸人告請其平陽路宜計丁限田如一家三丁已業止三十畝則更許存所佃官地一頃二十畝餘者拘籍給付貧民七月諭尚書省曰唐鄧潁蔡宿泗等處水陸膏腴之地若驗等級量立歲租寬其徵納之限募民佃之公私有益今河南沿邊地多爲豪民冒占若民或流移至彼就募令耕不惟貧民有贍亦增羨官租其給丁壯者田及耕具而免其租稅八月尚書省奏河東地狹稍凶荒則流亡相繼竊謂河南地廣人稀若令招集他路流民量給閑田則河東饑民減少河南且無曠地矣命從所請九月又奏在制諸人請佃官閒地者免五年租課今乞免八年則或多墾從之十一月又奏民驗丁佃河南荒閒官地者如願作官地則免稅八年願爲己業則免租三年並不許典賣若豪强及公吏輩有冒佃者限兩月自首免罪而全給之其稅則視其鄰地定之以三分爲率減一分限外許諸人告指給之制可　章宗明昌元

年二月諭潁水民地已種蒔而爲水浸者以所近官田對給之三年六月命民戶已業中有官地者許驗數對易尙書省奏舊牧馬地久不分撥以致軍民起訟差官往各路定之南京六萬三千五百二十餘頃陝西三萬五千六百八十餘頃凡民戶有憑驗已業及宅井墳園已改正給付而其中復有官地者亦驗數對易四年正月諭點檢司行宮外地及圍獵之處悉與民耕雖禁地亦聽民持農器出入先是復州合厮罕關地方七百里因圍獵禁民樵捕同知復州軍事內族齊言其地肥衍請賦民開種世宗爲弛禁田收其利至是有是諭至六年二月又敕有司行宮側及獵所有農者勿禁承安四年二月詔自蒲河至長河及細河以東常所經行地官爲和買令百姓耕之仍免其租稅泰和四年八月幸太極宮弛圍場遠地禁縱民耕捕樵采八年二月諭有司方農作時雖在禁地亦令耕種　泰和元年九月以官地給國子生時更定贍學養士法生員給民佃官田六十畝歲支粟三十石國子生人百八畝歲給以所入官爲掌其數　哀宗至大六年十二月罷附京獵地百里聽民耕稼

元制凡官田不科夏稅　世祖中統二年七月諭河南管軍官於近城地量存牧場餘聽民耕又敕懷孟牧地聽民耕墾其後至元元年四月御苑官請廣牧地詔牧地分給農之無田者四年七月申嚴京畿牧地之禁　至元七年六月立籍田大都東南郊十四年江南行臺御史大夫相威奏請召佃公田仍減其租從之二十年十一月立司農司掌官田及邸舍人民二十一年十二月中書省言江南官田爲權豪寺觀欺隱者多宜免其積年收入限以日期聽人首實踰限爲人所告者徵之以其半給告者從之二十二年二月用右丞盧世榮言回買江南土田二十三年二月詔江南諸路學田昔皆隸官復給本學以便教養時江浙行省算錢穀甚急鸞所在學田輸其直於官利用監臣徹里使江南見之謂曰學有田以供祭祀育賢才安可驚邪遂奏罷之次年閏二月詔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以鉤考江西學田所入羨餘貯之集賢院以給有才藝之士二十七年正月立興文署掌經籍板及江南學田錢穀二十九年正月詔江南州縣學田其歲入聽其自掌春秋釋奠外以廩師生及士之無告者貢士莊田則令覈數入官二十八年命江淮寺觀田宋舊有者免租續置者輸稅六月宣諭江淮民恃總統嘉木揚喇勒智力不輸租者依舊徵輸自是之後累朝申禁不一凡寺觀田非宋舊有及先朝所賜者並令輸租又成

宗元貞二年二月詔江南道士貿易田者輸田商稅大德七年七月罷江南白雲宗攝所其田令依例輸租九年二月免天下道士賦稅十年正月以南臺御史言江南寺觀田畝歷年詔免租賦上虧公額下侵民利其所錄民戶或罹饑寒爲其徒者坐視不卹乞於秋成之時驗其頃畝減半徵之以備凶歲推振其民庶幾利害稍均不加費於官府也乃罷江南白雲宗都僧錄司汰其民歸州縣僧歸各寺田悉輸租武宗至大四年十月禁諸僧寺毋得冒侵民田泰定帝泰定四年九月禁僧道買民田違者坐罪沒其直初帝用嘉木揭喇勒智爲江南釋敎總統二十三年正月以江南廢寺田土爲人占據者悉付嘉木揭喇勒智修寺因重賂宰臣僧格擅發宋陵攘奪田二萬三千畝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三千戶至是始有此諭至二十九年三月僧格旣誅省臺臣乞并嘉木揭喇勒智正典刑帝猶貸其死而給還其人口土田至成宗大德三年七月中書省言江南諸寺佃戶五十餘萬本皆編民自嘉木揭喇勒智冒入寺籍宜加釐正從之仁宗時又有白雲宗總攝沈明仁强奪民田二萬頃誑誘愚俗十萬人私賂近侍延祐六年十月中書省請汰其徒還所奪民田七年二月明仁坐罪詔籍江南冒爲白雲僧者爲民　成宗卽位詔曲阜林廟天下郡縣廟學書院田及貢士莊供祭祀修廟宇　時集賢學士閻復上疏言曲阜守冢戶昨有司併入民籍宜復之其後詔賜孔林灑埽二十八戶祀田五千畝皆復之請也　元貞元年十一月詔江浙行省括隱漏官田　大德三年凡在官之田許民佃種輸租六月罷大名路所獻黃河故道田輸租十二月理荆湖公田租　時公田爲民害而荆湖尤甚部內實無田隨民所輸租取之戶無大小皆出公田租雖水旱不免宣慰使立智理威上其事於朝集賢學士閻復亦言公田租重宜減以貸貧民於是遣使理之凡官無公田者始隨俸給之民力少蘇七年正月以伊都諸處牧馬地爲民所墾者畝輸租一斗太重減爲四升十二月命江南浙西官田奉特賜者許中書省迴奏十一年九月令諸賜田悉還官　時諸王公主駙馬及諸人賜田悉令還官惟太師伊徹察喇自世祖積有勳勞以前後所賜合百頃與之至武宗至大二年九月臺臣復言比者近幸爲人奏請賜江南田千二百三十頃爲租五十萬石乞拘還官從之泰定帝泰定元年平章政事張珪上言天下官田歲入所以贍衞士給戍卒自至元三十一年以後累朝以是田分賜諸王公主駙馬及百官宦者寺觀之屬遂令中書酬直海漕虛

耗國儲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姦吏贓官催甲斗級巧名多取又且驅迫郵傳徵求餼廩折辱州縣償補逋負至倉之日變鬻以歸官司交忿農民窘窟臣等議惟諸王公主駙馬寺觀如所與公主僧格剌吉及普安三寺之制輸之公廩計月值折支以鈔令有司兼領輸之省部給之大都其所賜百官者之田悉拘還官著為令時不能從三年十月中書省言養給軍民必籍地利世祖建大宣文宏教等寺賜永業當時已號虛費而成宗復搆天壽萬寧寺較之世祖用僧倍半若武宗之崇恩福元仁宗之承華普慶租榷所入益又甚焉英宗鑿山開寺損兵傷農而卒無益夫土地祖宗所有子孫當共惜之臣恐茲後藉為口實妄興工役徼福利以逞私欲惟陛下察之帝嘉納焉後文宗天厤二年十月詔諸王公主官府寺觀撥賜田租除魯國大長公主聽遣人徵收外其餘悉輸於官給鈔酬其直　武宗至大二年六月從皇太子言禁諸賜田者馳驛徵租擾民至仁宗皇慶二年四月臺臣言諸王駙馬寺觀臣僚土田每歲徵租極為擾民請革其弊制曰可延祐元年五月禁諸王支屬徑取分地租稅擾民　仁宗延祐七年二月括勘崇祥院地其冒以官地獻者追其直民地獻者歸其主　泰定帝泰定三年正月以山東湖廣官田賜民耕墾人三頃仍給牛具　順帝至正十六年三月臺臣言係官牧馬草地俱為權豪所占今後除規運總管府見種外餘盡取勘令大司農召募耕墾歲收租課以資國用從之

明初官田皆宋元時入官田地厥後有還官田沒官田斷入官田學田皇莊牧馬草場城壖苜蓿地牲地園陵墳地公占隙地諸王公主勳戚大臣內監寺觀賜乞莊田百官職田邊臣養廉田軍民商屯田通謂之官田　太祖洪武二年二月耕耤於南郊御史尋适請耕耤田享先農以勸天下遂建壇於南門外壇南為耤田北為神倉成祖永樂時建壇北京一如其制田在觀耕臺南護壇地六百畝供黍稷及薦新品物又地九十四畝有奇額稅四石七斗收貯神倉以備旱澇又令壇官種一百九十畝壇戶種二百六十六畝七分　七年減聖廟田租衍聖公孔希學言先世田兵後多蕪而徵賦如故乞減免從之其後孝宗弘治十八年衢州知府沈杰言衢州聖廟祭田洪武初輕則起科後改徵重稅請仍改輕以供祀費詔可又景帝景泰二年命給還顏孟二廟祭田六十頃復增給二十頃佃戶各十家莊烈帝崇禎十六年賜先賢仲子之後田六十餘頃廟戶三十一以奉祭祀十年十月賜百官公

田時賜勳臣公侯丞相以下莊田多者百頃親王莊田千頃又賜公侯暨武臣公田又賜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祿指揮沒於陣者皆賜公田勳臣莊佃多倚威扞禁帝召諸臣戒諭之其後給賜之例各王府有莊田在京王府有養贍及香火地公主郡主及夫人有賜地公侯伯有給爵及護墳地有特賜者有世守者有退出者制亦不一十四年二月覈天下官田十五年四月定天下學田之制時天下郡縣竝建廟學帝諭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凡府州縣學田租入官者悉歸於學以供祭祀及師生俸廩仲質奏前代學田多寡不同宜一其制乃詔定為三等府學一千石州學八百石縣學六百石應天府學一千六百石各設吏一人以司出納師生月給廩膳米一石二十四年八月給公侯歲祿歸賜田於官　成祖永樂三年令開墾官湖作官田每畝夏稅麥二升秋糧三斗　英宗正統五年十月覈諸王芻牧侵地還之民明時官田為民厲者皇莊之外莫如諸王勳戚中官莊田為甚太祖洪武初令民間賦稅有常額諸人不得於諸王駙馬功勳大臣及各衙門妄獻田土山場窯冶遺害於民違者治罪至仁宣之世乞請漸廣大臣亦得請沒官莊舍然宣德三年寧王權請灌城為庶子耕牧地賜書援祖制拒之至是命行在戶部檢視各王芻牧地具頃畝方向及原據人民莊宅田地共三千餘頃列圖以聞遂以一百八十八頃給郕王祁鈺餘撥神機三千等營芻牧所侵奪民地悉給還之其後八年慶成王美埥請民田十二頃為妃塋神道亦以違制病民卻其奏九年定制順天府所屬地土有限令後公侯駙馬伯等官不許奏討田地天順二年敕皇親公侯伯文武大臣不許占官民田地違者坐以重罪其家人及投託者悉發邊外永遠充軍十三年命有司勘寺觀田給民耕初太祖洪武十四年十一月覈天下廢寺田沒入官十五年令天下僧道常住田土不許典賣至是令諸寺觀田除洪武時置者悉令州縣查勘還民廢寺觀所遺之產令撥給招還無業及丁多田少之民戶二十畝三丁以上者三十畝畝科正糧一斗俱為官田戶絕仍撥給貧民毋許私售至景帝景泰三年令各寺觀田量存六十畝為業餘撥小民佃種納糧憲宗成化十六年令福建僧寺田除徵糧及百畝以下餘給無田民承種世宗嘉靖八年廢寺觀田召人承買九年各寺觀莊田亦立莊頭收解州縣給領不許僧道自行收租　天順八年始立宮中莊田自仁宗洪熙時有仁壽宮莊其後又有清寧未央宮莊至帝天順三年以諸王未出閤供用浩繁立東

宮德王秀王莊田二王之藩地仍歸官至是以沒入曹吉祥地爲宮中莊田皇莊之名由此始其後莊田遍郡縣給事中齊莊言天子以四海爲家何必置立莊田與貧民較利弗聽憲宗成化十三年仁壽太后莊戶與民爭田帝欲徙民塞外大學士商輅奏止之　憲宗成化四年三月詔中外勢家毋得擅請田土時雖有是詔然仍多請乞者太后弟錦衣指揮周彧奏乞武强武邑民田不及賦額者籍爲閒田命刑部郎中彭韶偕御史季琮覈勘韶等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眞定田自祖宗時許民墾種卽爲恆產除租賦以勸力農功臣戚里家與國咸休豈當與民爭尺寸地臣誠不忍奪小民衣食附益貴戚請伏奉使無狀罪疏入詔以田歸民而責韶等邀名方命復詔下獄言官論救得釋給事中李森等亦奏先朝勑皇親强占軍民田者罪無赦投獻者戍邊一時貴戚莫敢犯比給事中邱宏奏絕權貴請乞亦旣俯從乃外戚周彧求武强武邑田六百餘頃翊聖夫人劉氏求通州武淸地三百餘頃詔皆許之何與前敕悖也彼谿壑難厭而畿內膏腴有限小民衣食皆出於此一旦奪之何以爲生且本朝百年來戶口日滋安得尙有閒田不耕不稼名爲奏求實豪奪而已帝善其言而賜者仍不問至六年五月巡視河南戶部侍郎原傑奏黃河遷決不常彼陷則此淤軍民就淤墾種今姦徒指爲園場屯地獻王府邀賞王府輒據而有之請自今獻者謫戍并罪受獻者從之孝宗弘治三年閏九月復申禁凡皇親并權勢家奏乞土地一切不行仍究主謀之人并榜諭軍民及旗校管莊人妄將民田投獻者照天順成化時例科罪六年敕王府及功臣家賜田令佃戶照原定則例將應納子粒每畝銀三分送州縣轉領不許自受十七年令軍民承佃官田各處軍民有願佃空閒宮地荒田及山場水洲者城市官田每闊一丈長三丈歲納米一石附近城郭好地每闊二丈歲納米一石山場水洲俱照舊例起科二十二年四月淸畿內勳戚莊田　孝宗弘治二年正月收已故內臣賜田給百姓時又令順天等六府入官田土俱撥與附近無田民耕種起科人不過三十畝是年命戒飭莊戶罷仁壽宮莊還之草場凡侵牧地者悉還其舊戶部尚書李敏等以災異上言畿內皇莊有五共地一萬二千八百餘頃勳戚中官莊田三百三十有二共地三萬三千餘頃管莊官校招集羣小稱莊頭伴當占地土斂財物稍與分辯輒被誣奏民心傷痛入骨乞革去管莊之人付小民耕種畝徵銀三分充各宮用度帝命戒飭之又

因御史言還草場及侵牧地時薊州民田多爲牧馬草場所侵又侵御馬監及神機營草場皇莊貧民失業草場亦虧故額屢遣給事中周旋侍郎顧佐熊翀等往勘皆不能決因命大理少卿張泰偕錦衣官會巡撫周季麟復勘泰密求得永樂閒舊籍參互稽考田當歸毀者九百三十餘頃而京營及御馬監牧地咸不失故額奏入駁議者再尚書韓文力持之留中未下及武宗即位文專請始出泰奏流亡者咸得復業至世宗嘉靖時戶部侍郎王軏覈九門苜蓿地以餘地歸之民勘御馬監草場釐地二萬餘頃募民以佃房山民以牧馬地獻中官軏釐歸之官其後神宗惑中貴言將察畿輔牧地大學士沈鯉言近年以來百利之源盡籠於朝廷常恐勢極生變況此牧地豈眞有豪右隱占新墾未科者姦民所傳未足深信遂敕諸王輔導官導王請地者罪之定制獻地王府者戍邊時奉御趙瑄獻雄縣地爲東宮莊戶部尚書周經劾其違制下瑄詔獄故有是命既而復從鎭司言遣官勘實經等復爭之曰太祖太宗定制閒田任民開墾若因姦人言而籍之官是土田予奪盡出姦人口小民無以爲生矣既而勘者及巡撫高銓言閒田止七十頃悉與民田錯於是從經言仍賦之民治瑄罪時又有崇王見澤乞河南退灘地二十餘里經言不宜予又興王祐杬前後乞赤馬諸河泊所及近河地千三百餘頃經三疏爭之竟不許既而帝又以肅寧諸縣地四百餘頃賜壽寧侯張鶴齡其家人因侵民地三倍且毆民至死下巡撫高銓勘報銓言可耕者無幾請仍賦民不許時王府勳戚莊田例畝徵銀三分獨鶴齡奏加徵二分且概加之沙鹻地經抗章執奏命侍郎許進偕太監朱秀覆覈經言地已再勘今復遣使徒滋煩擾昔太祖以劉基故減青田賦徵米五合欲使基鄉里子孫世世頌基今興濟篤生皇后正宜卹民減賦俾世世載德何乃使小民銜怨無已也頃之進等還言此地乃憲廟皇親柏權及民恆產不可奪帝竟與鶴齡如其請加稅而命償權直除民租額經等乃復諫曰東宮親王莊田徵稅自有例鶴齡不宜獨優權先朝妃家亦戚畹也名雖償直實乃奪之天下將謂陛下惟厚椒房親不念先朝外戚帝終不納自是奏獻不絕乞請亦愈繁徽興岐衡四王田多至七千餘頃會昌建昌慶雲三侯爭田帝輒賜之十八年十月建皇莊七其後增至二十餘處諸王外戚求請及奪民田者無算

武宗正德十六年遣官勘諸皇莊罷之先是外戚邵喜乞莊田戶部左侍郎秦金述祖制請按治帝宥喜命都察院

禁如制至是金言西漢盛時以苑囿賜貧民今奈何剝民以益上乞勘正德以來額外侵占者悉歸其主而盡撤管莊之人帝稱善即從其議給事中底蘊復言姦民妄指軍民田爲閒田投獻權倖奏建皇莊或奏討爲莊田管莊官校倚勢侵奪害民之弊遂命兵科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張希尹往順天各府查勘各莊土田共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二十八畝外舊侵民業二萬二百二十九頃言因極陳皇莊爲民厲自是正德以來投獻侵牟之地頗有給還民者而宦戚輩復中撓之戶部尚書孫交造皇莊新冊額減於舊帝命覈先年頃畝數以聞改稱官地不復名皇莊詔所司徵銀解部然多爲宦寺中飽積逋至數十萬以爲常

禁勳戚奏討姦民投獻者又革王府所請山場湖陂德王請齊漢二庶人所遺東昌兗州閒田又請白雲等湖山東巡撫邵錫按新令卻之語甚切直帝從部議但存藩封初請莊田其後有奏請者不聽又定凡公主國公莊田世遠者存什之三時戶部侍郎王軏出覈勳戚莊田請如周制計品秩別親疏以定多寡非詔賜而隱占者俱追斷尚書梁材因采其言奏成周班祿有圭田祿由田出非常祿外復有土田今勳戚祿已踰分而陳乞動千萬請申禁之自特賜外量存三之一以供祀事帝命並清已賜者額外侵據悉還之民勢豪家乃不敢妄請乞 世宗嘉靖六年武定侯郭勛奏徵草場租從之初太祖設草場於大江南北牧放官馬洪武三十年又置北平遼東山西陝西甘肅諸草場成祖永樂中又置草場於畿甸及順聖川等處宣宗宣德以後莊田日增草場日削至是勛以邊警爲詞奏免諸場牧放悉徵租以充公費餘貯太僕買馬至八年準戶部奏正陽等九門外苜蓿草場地除種苜蓿外餘地召佃每畝上則徵銀五分中則四分下則三分御馬草場等處每畝徵銀三分穆宗隆慶六年定陝西苑馬寺牧地每頃川地徵銀六錢陂地四錢山地三錢自是營馬皆專仰秣司農歲費至十八萬而草場益廢議者爭以租佃取贏浸淫至神宗時敝壞極矣三十九年遣御史沈陽清覈隱冒莊田一萬六千餘頃時承天六莊二湖地八千三百餘頃領以中官又聽校舍兼併增八百八十頃分爲十二莊至穆宗時始領之有司兼併者還民

神宗萬曆十九年十二月詔定戚臣莊田自穆宗隆慶二年從御史王廷瞻言復定勳戚田世次遞減之限勳臣五世限田二百頃戚畹七百頃至七十頃有差世絕爵除者悉追奪還官又著令宗室買田不輸役者沒官皇親

田俱令有司徵之如勳臣例雖請乞不乏而賜額有定徵收有制民害少衰止至是復更定莊田五服遞減法勳臣五世止二百頃如舊戚臣以見在官品爲始見留地數爲準係二世者分三次遞減係三世者分二次遞減至五世止留一百頃爲世業如世絶爵除仍留五頃給守墳者其制視舊稍寬然其後議減者輒奉詔姑留不能革也是時帝賚予過多求無不獲潞王壽陽公主恩最渥而福王分封括河南山東湖廣田爲王莊至四萬頃羣臣力爭乃減其半王府官及諸閹丈地徵稅旁午於道扈養厮役廩食以萬計漁斂慘毒不忍聞駕帖捕民格殺莊佃所在騷然給事中官應震姚宗文等屢疏諫皆不報　熹宗天啟元年正月御史王心一請罷奉聖夫人客氏香火土田不報至六年十月加賜太監魏忠賢從子良卿莊田一千頃時桂惠瑞三王及遂平寧國二公主莊田動以萬計而忠賢一門橫賜尤甚　莊烈帝崇禎十二年兵部郎張若麒請收兵殘遺產爲官莊分上中下畝納租八斗至二三斗有差

皇朝通考凡在京　壇壝等處在官地畝不納糧其直省　社稷山川厲壇　文廟祠墓寺觀祭田亦爲公地免其徵科　直隸一十九頃二十四畝一分九釐一毫有奇　奉天一頃四十一畝九分三釐五毫有奇　江蘇一百八頃八十四畝一分二釐五毫有奇又一千五百七丈　安徽一十五頃一十三畝一分二釐五毫有奇　浙江七十六頃五十四畝九分六釐九毫有奇　江西一十四頃三十一畝六分一釐有奇又積步四千三百一十四步　福建五百一十頃五十五畝一分九釐一毫有奇　山東九十八頃九十六畝四分五釐七毫有奇　山西三十八頃六十七畝二分四釐五毫有奇　河南一百一頃七十四畝九分九釐八毫有奇　陝西一十六頃二十三畝八分二釐五毫有奇　四川一十五頃一十九畝九分一釐一毫

順治元年　賜聖賢後裔祭田除其租賦衍聖公祭田二千一百五十七頃五十畝林地一十八頃二十七畝廟宅基三頃二十七畝五分四氏學學田五十頃復聖裔祭田五十頃墓田地三頃三十三畝一分廟宅基九十二畝五分宗聖裔祭田五十一頃六十畝墓田地一十頃一十五畝七分廟宅基三十九畝一分亞聖裔祭田五十一頃一十五畝墓田地七頃三十一畝四分廟宅基一頃三十畝七分五釐先賢仲氏裔祭田六十五頃三十八畝墳地九頃

五十畝廟宅基六十八畝皆除其賦　令直省各置學田凡直省各學貧生聽地方官覈實申文該提學於所在學田內動支銀米酌給至七年改江寧國子監爲府學歲徵田房租銀錢稻穀留給貧生等春秋祭祀亦於租銀內動支

二年以近京廢地撥給壯丁墾種有餘爲牧馬廠至十一年給親王牧廠方八里郡王牧廠方四里十二年又定親王牧廠方二里郡王牧廠方一里額外多占者查出撥給新壯丁凡畿輔牧廠之數鑲黃旗牧廠坐落武清寶自唐畦西至陳林莊七十里南自張家莊北至上馬臺九十里正黃旗牧廠坐落天津西北自俞家莊東北至坻東子口三十五里西南自孫家莊東南至秋家莊四十七里正白旗牧廠坐落天津東自好字沽西至白家莊四小稍里南自城兒上北至淸溝六十五里正紅旗牧廠坐落甕山十五頃蘆溝橋西高陵二十七頃六十畝鑲白旗十二坐落通州二十四頃八十四畝鑲紅旗牧廠坐落順義縣天主馬房村三十五頃二十八畝蘆溝橋西四頃八牧廠正藍旗牧廠坐落豐臺王蘭等莊東西三十里南北五十里鑲藍旗牧廠坐落草橋十里廊房八里凡口外牧十畝場曰楊樫木牧廠在錦州府廣寧縣北二百一十里彰武臺邊門外東西距百五十里南北距二百五十里曰御馬廠亦曰上都牧廠在獨石口東北百四十五里博囉城東西距百三十里南北距百九十七里曰禮部牧廠在張家口西北二百三十里察喜爾圖察罕城東西距四十六里南北距六十五里曰太僕寺左翼牧廠在張家口東北百四十里喀喇尼敦井東西距百三十里南北距五十里曰太僕寺右翼牧廠在張家口西北三百十里齊齊爾罕河東西距百五十里南北距六十五里曰鑲黃正白鑲白正藍四旗牧廠在張家口北百里𡸇果羅鄂博岡東北距百四十里南北距百五十里曰正黃正紅鑲紅鑲藍四旗牧廠在張家口西北二百里諾穆罕博囉山東西距百三十里南北距二百五十里

四年以江寧舊有十二馬羣場地令爲民墾熟田毋令棄業

五年以奉天屯衛地令八旗均分爲牧場奉天中前所前屯衛中後所三處地分與八旗自東迄西先給兩黃旗次兩白旗次兩紅旗次兩藍旗

六年順義等處設馬廠順義清河漷縣沙河蘆溝橋五處荒地一千四百六十八頃四十四畝潞河沙河清河蘆溝橋兩岸各長五里闊二里俱令丈作馬廠又定嗣後棄地爲馬廠永行停止如沙地不堪耕種者仍留牧馬

十一年耕耤於南郊耤田在正陽門外之西中爲 先農壇壇內地一千七百畝其二百畝給壇戸種五穀蔬菜以給祭祀之需餘千五百畝收租銀三百兩以備修理 壇廟凡耤田歲收黍一石二斗二升一合八勺穀一石五斗五升七合八勺大麥五斗七升九合七勺小麥一石三斗五升三合藏之神倉

十四年清釐學田直省學田不許豪强隱占令各督撫嚴查州縣額徵田租逐一清釐應征課税責成有司提學官定其殿最賑濟貧生如有餘羸仍令解部

康熙元年以天師菴草場歸并崇文門部員管理順治二年天師菴草場設場尉筆帖式及兵丁防守至是俱裁去

以榆林城外牧地令民人耕種榆林城外牧馬地十六頃三十六畝零令地方官招民耕種明年以甘州鎮牧地三頃二畝招民承種入甘州中衛徵糧又奉天府錦縣馬廠地留備駐牧不許民間開墾

二十四年給 先聖周公祭田五十頃又廣孔林地十一頃十四畝有奇皆除其賦

又減免曲阜顏氏地畝額糧有差

三十年更定德州駐防官兵馬廠德州官兵向在滄州牧放因越省不便令將霑化縣邵家莊荒地爲馬廠其應徵地畝銀兩准豁除

三十九年以天津等牧地招民墾種天津等十二州縣衛所牧馬廠地特派都統會同直隸巡撫查明餘地交與地方官招墾起科東翼四旗丈出一萬二百六十一頃零西翼四旗丈出一萬一千三百七頃七十二畝

雍正二年復查馬廠及其餘地八旗存留馬廠并馬廠餘地派官員查明可以墾種者交與地方官招民墾種其不堪耕種之處仍交八旗爲馬廠

是年總計天下學田三千八百八十六頃七十八畝五分四釐九毫有奇徵租銀二萬三千四百五十八兩二錢二分七毫糧一萬五千七百四十五石七斗七升八合三勺有奇錢六萬二千四百六十文

順天府學田八十二頃八十一畝九分二釐八毫租銀四百三十四兩六錢三釐三毫穀一十八石三斗八升一合

雜糧六石三斗錢四萬二百四十文

直隸等處學田一千一百八十八頃九十二畝三分二釐二毫租銀二千三百十五兩七錢七分二釐穀一千二十

四石八斗八合六勺米五百十七石七合七勺麥四十二石一斗二升七勺豆七石

江南江蘇等處學田四百三十五頃九畝二分七釐六毫租銀五千七百一十六兩有奇錢二萬一千六百文

安徽等處學田一百五十八頃七十七畝八釐四毫租銀一千六百三十八兩四錢一分八釐穀五百八十九石七斗

五升八勺

山西學田二百七十五頃五十三畝一分有奇租銀二百九十八兩七錢六分五釐五毫糧一千一百八十二石二斗

六升有奇

山東學田四百一十八頃二十二畝五分有奇租銀一千四百二十三兩二錢一分有奇

河南學田一百六十頃九十三畝五分有奇租銀八百八十四兩九錢四分有奇

陝西西延等處學田五十四頃六十四畝租銀一百五十四兩四錢有奇糧一千一百二十一石九斗有奇

臨鞏等處學田三百一十一頃二十六畝有奇租銀二十七兩一錢有奇糧一千四百五十三石八升有奇

浙江學田一百七十五頃六十三畝五分二釐租銀四千一十三兩二錢三分有奇

江西學田六十八頃三畝五分九釐八毫有奇租銀一十八兩六錢三分穀八千四百一十七石七斗一升八合二勺

湖北學田八十七頃七十八畝七分三釐有奇租銀六百四十三兩六錢八分有奇穀一百八十四石九斗八升有奇

湖南學田四十二頃八十五畝一分租銀四百一十八兩四錢八分五釐穀九十七石三斗三升

四川學田三頃六十三畝七分有奇租銀四兩七錢四分一釐有奇穀二百三十九石八斗七升有奇

福建學田八十六頃五十畝四釐五毫山園池屋共租銀二千一百四十九兩八錢五分二釐八毫有奇

廣東學田一百五十一頃一十六畝五分六釐有奇山塘房地共租銀一千九百三十兩八分七釐一毫

廣西學田一百二十五頃五十四畝九分二釐三毫塘圍屋共租銀一千五十七兩八錢九分七釐有奇米三十二石七斗三升五合七勺

雲南學田不計頃畝租銀六十九兩五錢二分一釐有奇穀一百石租穀折銀三十六兩六錢七分有奇

貴州學田四千二百二十九畝五分有奇租銀一百一十一兩二錢八分米穀折銀一百二十五兩二錢有奇穀三百五十七石八斗一升有奇米三百二石二升有奇

四年 諭曰禮天子爲藉千畝諸侯百畝此則耤田之禮亦可通於天下朕意欲令地方守土之官行耕耤之禮使凡爲官者時存重農課稼之心凡爲農者亦無苟安怠惰之習書九卿詳議具奏九卿會議請通行奉天直隸各省於該地方擇地爲耤田每歲仲春行九推之禮明年頒耕耤儀於直省令擇東郊官地潔淨豐腴者立爲耤田如無官地則置買民田以四畝九分爲耤田於耤田後立 先農壇令守壇之農夫灌溉耤田所收穀數造冊報部

乾隆十二年除免福建閩縣先賢二十三祠祭田糧此田糧自 國初已優免後地方官誤以溢額報解至是盡免並豁其積欠

十三年遣官勘大淩河錦州馬廠地時以裁減馬羣議將餘地給官兵耕種遣大臣分定四至注冊以免日後侵占尋據差往大臣會同牧羣總管等議言錦州大淩河馬場東至右屯衛西至鴨子廠南至海北至黃山堡東西長九十里南北長十八里至六十里不等計地萬七千九百餘頃原議自西界橫截十里給與官莊就近耕種今丈量西邊自南至北長十八里有奇東邊自南至北長二十里有奇其自東至西應截地內南界窄狹北界有山有足截十里者有不足截十里者照地勢裁給計地九百三十八頃有奇分定界址將所截之處建築封堆以杜將來墾占從之

十八年總計天下學田一萬一千五百八十六頃有奇租銀一萬九千零六十九兩有奇

直隸學田千四百二十九頃八十八畝租銀二千七百七十六兩糧千九百十有六石各有奇

江南江蘇學田四百十有八頃五十八畝租銀五千四百九十一兩各有奇

安徽學田二百二十頃十有八畝租銀千六百四十兩各有奇

山西學田二百七十七頃九十八畝租銀二百五十七兩糧十有六石各有奇

山東學田四百一十七頃七十二畝租銀千三百二十九兩各有奇

河南學田二百十頃七十一畝租銀九百六十五兩各有奇

陝西西安學田五十二頃二十畝租銀百五十四兩糧千二百四十九石各有奇

甘肅學田三百十有一頃二十五畝租銀八十九兩糧千二百九十四石各有奇

浙江學田三百頃十有七畝租銀三千五十兩各有奇

江西學田六十八頃租銀十有八兩糧八千四百十有七石各有奇

湖廣湖北學田百二十頃五十七畝租銀八百三十二兩糧百九十二石各有奇

湖南學田七千三百頃八十畝租銀二十九兩糧四千三百五十八石各有奇

四川學田二十三頃有奇田不起租以賦給貧士

福建學田九十頃七十畝山園池屋不計數租銀百五十四兩糧千二百四十九石各有奇

廣東學田百五十一頃十有六畝租銀千九百三十兩有奇

廣西學田百三十四頃七畝租銀千七十三兩糧三十二石各有奇

雲南學田十有四頃八十八畝租銀三十六兩糧五百九十一石各有奇

貴州學田四十四頃十有八畝租銀二百四十六兩糧四百八十七石各有奇

凡學田專供修學及贍給貧士其田與賦即在州縣田賦之中惟佃耕收租以待學政檄發間有山塘園屋統名曰田所收有銀有錢有糧統名曰租田之多寡租之重輕各學不齊舊無定額

皇朝通典 馬廠牧廠附 畿輔牧場鑲黃旗牧馬場地在武清寶坻二縣東自唐畦西至陳林莊七十里南自張家

莊北至上馬臺九十里　正黃旗牧馬場地在天津府西北自俞家莊東北至小稍子口十五里西南自孫家莊東南至秋家莊四十七里　正白旗牧馬場地在天津府東自好家沽西至白家莊四十二里南自城兒上北至清溝六十五里　正紅旗牧馬場地在甕山者十有五頃蘆溝橋西高陵者二十七頃六十畝　鑲白旗牧馬場地在通州二十四頃八十四畝　鑲紅旗牧馬場地在順義縣天竺馬房村三十五頃二十八畝蘆溝橋四頃八十畝　正藍旗牧馬場地在豐臺王蘭等莊東西三十里南北五十里　鑲藍旗牧馬場地在草橋十里廊房八里　順治二年議准御馬場王貝勒貝子馬場均按本旗地方牧養六年議准順義清河漷縣及沙河蘆溝橋五處荒地千四百六十八頃四十畝潞河沙河清河桑乾河兩岸隙地均定爲馬場定荒地非沙石不堪耕種者不准作爲牧場例五年　盛京牧場地以奉天中前所後屯衞中後所三處地畝分給八旗爲牧場自東迤西先給兩黃旗次兩白旗次兩紅旗次兩藍旗十二年定牧場制凡親王牧場方二里郡王牧場方一里　康熙二年令錦州大凌河牧場東至右屯衞西至鴨子廠南至海北至黃山堡留爲牧馬地不許民間開墾　雍正二年清查八旗存留牧場地凡可耕者均募民開墾　乾隆十三年裁減馬羣復議大凌河馬場袤延於西界截出十里給官兵耕種後又以西界地勢不齊量地截給東至杏山北濠溝西至鴨子廠南至七里河北至金廠堡

皇朝通考　二十一年清丈直隸馬廠地給民爲永業改名　恩賞官地天津靜海青滄鹽山豐潤寶坻寧河大城文安任邱新安武清十三州縣於雍正二年查出馬廠地六萬一千九百七十七頃零給民墾種至是　命侍郎吉慶等會同督臣查丈得十一萬五千一百二十六頃零

二十二年復　命督臣覆丈實得十萬一千一百二十四頃零除已經墾種升科外其已墾未升科地一萬五千六百五十二頃零應按畝酌定科則天津靜海青滄鹽山武清寶坻任邱新安九州縣地分爲上中下三等每畝徵銀五分至一二分不等寧河縣葦草地分爲二等每畝徵銀三分一分不等文安縣地每畝徵銀五分五釐大城縣地每畝徵銀五分五釐九毫零其餘未墾荒地候召　墾成熟之後按則起科又豐潤縣原報墾地三千五百餘頃係海濱斥鹵不能耕治仍應歸於未墾荒地項下如有民人願認爲業者照河泊葦草地例起科

二十六年准湖廣荊州八旗馬廠墾熟陞科地給民人管業　諭蘇昌奏荊州八旗馬廠坐落江陵潛江石首監利枝江等縣一帶沿江地方從前原係民間拋荒地土後因設立滿洲官兵即圈作馬廠近日居民漸次報墾陞科旗人稱爲侵佔廠地民人指稱納糧產業彼此爭競不息現在會同將軍定界造冊以息兵民紛爭等語牧廠關係營伍而糧地亦民間生計所資自必明定界限始可永息爭端現在沿江之地如果牧放久經圖用勢在必需而民人從中計圖侵種自應按照前此界限查出歸旗若僅係附近馬廠四旁原無礙於牧放民人又已墾熟陞科亦應仍給民人管業蘇昌已經調任著即交與愛必達會同該將軍秉公妥協勘辦嗣據愛必達等言石首監利枝江潛江四縣地方通計八旗馬廠共地六萬三千二十九畝內應撥歸民戶熟田柴山湖灘地共三萬五千二百一十七畝有奇均係馬廠四旁之地無礙於牧放應令業戶各照畝數管業仍於廠旁四至酌量地之遠近堆築土墩以爲界限民人不許越界侵墾旗人不得界外滋事從之淸丈四川建昌鎭標馬廠地招民承墾按年輸租　諭據岳鍾璜奏建昌鎭等處馬廠地界多與民田相聯屢致侵佔搆訟請招佃開墾收租添補喂養馬匹等語此項馬廠地畝原係給營牧馬在官之產並非閒曠乃毗連民地以致日久私侵互相控告勢所不免今據該提督將此項地畝佃民承墾成田每歲收租散給添補飼喂之資息爭端而淸案牘事屬可行著傳諭開泰令其確查勘丈酌量情形會同籌辦嗣經開泰等言建昌鎭標中左右三營馬廠地肥磽不一共丈出上中下地四千一百三十九畝就其形勢配搭分爲九十區招集附近土著居民自備牛力工本承領分墾按戶給與執照上地每畝歲納租穀五斗草十斤中地二斗下地一斗其應納租以乾隆二十七年爲始收十分之四次年收十分之六又次年收十分之八三年以後按額徵收永無增減再此項地畝係在官之產與民間首墾不同均免陞科下部議行

三十年准太僕寺右翼牧廠曠地招民開墾察哈爾都統巴爾品言太僕寺右翼遷移牧場廢棄空地在正黃正紅旗之察哈爾蒙古遊牧界外長一百四五十里寬五六十里相隔各旗游牧處所甚遠與牧場無礙應招民耕種所出米石足敷支放張家口兵糧並可分賞牧場人等請交各該處地方官辦理戶部會同軍機處議覆應如所請其耕種納糧運送貯支各事宜交直隸督臣山西撫臣會同該都統委員前往該處相度丈勘酌量情形妥協議奏從

之

三十一年丈勘太僕寺右翼牧廠餘地招民墾種定交納銀糧運送貯交之例戶部議准察哈爾都統巴爾品等奏一會勘得山西所轄之豐鎮寧遠二廳地方太僕寺右翼牧廠空地丈明可墾地二萬三千餘頃內一萬三千五百頃堪種粟穀應徵收本色又九千餘頃止宜雜糧應徵收折色凡與游牧毗連處立定界址以杜紛爭侵越之弊一每地以五頃為一分視資本籽糧多寡或每戶准給一分或兩三人合認一分須給印照執業不許轉賣並於查青時查明已未布種分別年限陸續陞科一前項議墾地畝應徵銀米悉照口外成例分別本折徵輸飭豐鎮寧遠二廳各隨所轄地段隨時徵解一徵收糧石於豐鎮廳地方建倉存貯以備轉運其運至張家口腳費照定例辦理一未經全墾之前就每歲現徵銀米分別運解以給駐防兵糈

三十四年直隸總督楊廷璋奏直屬現存入官地畝應准其停止委員查丈疏入　諭此後入官地畝停止旗員查丈定租之例著照所議行至於舊案令地方官於一年限內自行詳查酌復原租由府道藩司轉詳該督覆核咨部之處尚未妥協此等入官旗地歷年久遠地方官原定租額時大率不能詳核者多若仍令伊等自行查改難保無迴護徇情朦混草率諸弊著戶刑二部揀選明幹滿漢司官各四員其餘各部揀選滿漢司官各二員交戶部帶領引見候朕簡派前往會同府尹及各該府秉公悉心查辦

三十六年戶部議准山西巡撫鄂寶奏豐鎮寧遠二廳招民開墾太僕寺牧廠地共二萬一千五百五十五頃七十畝有奇自乾隆三十二年起陸續墾熟起科至本年全行陞科仍於徵糧三年之後委員清丈一次以禁侵佔如議行

三十七年戶部議豐鎮寧遠二廳民認墾太僕寺牧廠地應照例確查覆奏從之陝西巡撫勒爾謹奏興平縣被水沖刷旗標廠外地畝及更名等地共二十三頃五十二畝四分零并太倉州捐置義冢田五畝請照例豁免下部議行戶部議殺虎口外馬廠地禁止私開原以防侵越察哈爾游牧地界今民人等所開地畝實係各王公馬廠界內則現在該王公馬廠內牲畜日稀無須多餘地畝是前項廠地本屬曠野與其嚴行飭禁坐成無用之區不若准其耕耘作為有用之土所有已經墾熟輔國公恆祿地畝三百餘頃該撫等查明確數在於各該佃名下每畝徵銀一

分四釐由寧遠廳通判衙門報部撥用仍令佃戶向各業主名下按畝交租其戶口編造清冊送部此外毋得再行私開致無底止如議行

三十八年　諭據舒赫德奏稱請將烏巴什游牧移往珠勒都斯地方等語烏巴什及伊犁等各台吉游牧遷移珠勒都斯地方恐伊等力微不無拮据著加恩在塔爾巴哈台地方現牧羊羣賞給以爲伊等生計之助

三十九年戶部奏輔國公寧陞額名下口外馬廠係蒙古招同傭工貧民開墾彩種成熟至一百餘頃之多雖呈報在後而墾熟在先據察哈爾都統會同山西巡撫委員確勘前項牧地陸續開墾是飭禁以前早已成熟應照上年恆祿牧地辦理從之

四十年戶部議陝西巡撫畢沅奏西安移駐巴里坤協領佐領等官所遺地畝坐落咸寧長安二縣共地一百九十七畝三分除留爲八旗兵丁葬墳地一百六十七畝三分倘該地三十畝應請照依官下旱地之例共科糧一石八斗零折色糧六斗折布等銀二錢七分零自四十年爲始入額徵收按年報銷如議行山西巡撫覺羅巴彥三奏查輔國公寧陞額等家牧廠成熟地一百一頃一十三畝請照例陞科從之戶部議雲貴總督覺羅圖思德奏乾隆三十年分開墾滇省昆海沿邊馬廠草地成熟田一千九百三畝零請照例陞科如議行

四十五年陝甘總督勒爾謹等奏陝西提標前後兩營馬廠坐落咸陽高陵長安三水淳化等五縣開種地一百六十六頃八十八畝零每畝以三分五分徵租共應收租銀六百三兩二錢一分自四十四年爲始按年起租以備營中緊要之用從之

四十六年戶部議口外牧廠地方本屬遼闊近年來王公大臣等牧放牲畜漸稀而流寓小民在該地方居住者亦漸漸聚成村落伊等衣食無資日守無糧閒地勢難禁其私墾是雖定有嚴禁之名究無嚴禁之實似不若准其耕種作爲有收之土照例陞科所有和碩莊親王搭拉庫布爾地方牧廠一處既據察哈爾都統山西巡撫查勘所墾地畝實與游牧無妨應請照恆祿等家開墾馬廠空閒地畝之例一律陞科再和碩禮親王呈報現有民人私墾應令該都統等查明如果與游牧無礙者一併准查辦理并請嗣後各旗王公大臣等口外牧廠實與游牧比連處所

或有蒙古與民人私行刨挖耕種者令該地方官仍照前實力稽查嚴行飭禁如議行

四十九年戸部議准建昌鎮標馬廠於三十七年七月安寧河上游水發地畝盡被水淹該督富勒渾時值進勦金川道府調赴軍營詳請緩勘迨凱旋後該督李世傑逐一履勘冲没地二千二百八十四畝已成河身自被水後至四十二年額徵租穀草斤應准其豁除其涸出地一千八百五十五畝沙礫不能種稻即以雜糧徵收每歲共三百五石二斗九升按地分攤每畝計收租一斗六升有零較原定下地每畝收穀一斗之數尚屬有盈應照舊散給該標兵丁添補喂養馬匹按年造冊報銷

吳縣汪鍾霖甘卿甫纂校

賦貢類九

屯田

通考 漢昭帝始元二年發習戰射士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

宣帝神爵元年後將軍趙充國擊先零羌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充國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理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十二就草爲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又上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田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幵小幵使生他變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詔罷兵獨留充國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二千人溺河湟饑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詔可充國

振旅而還

東漢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

光武建武四年劉隆討李憲憲平遣隆屯田武當　馬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六年王霸屯田新安　夏李通破公孫述於西域還屯田順陽八年王霸屯田函谷關　張純將兵屯田南陽

明帝永平十六年北伐匈奴取伊吾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

章帝建初二年罷伊吾盧屯田兵

和帝永元二年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定西域復置戊己校尉十　年安定降羌燒何種反曹鳳請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及省委輸之役上乃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士屯龍耆後金城長史上官鴻上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三十七部侯霸復開置東西邯屯田增留逢二部帝皆從之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會永初中諸羌叛乃罷

順帝永建四年虞詡上疏曰禹貢雍州之域厥土惟黃且沃野千里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書奏帝乃復三郡（朔方西河上郡）激河浚渠為屯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明年校尉韓皓轉湟中屯田置西河間以逼羣羌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馬續上移屯田湟中羌意乃安至陽嘉元年以湟中地廣增置屯田五部并為十部六年以伊吾膏腴之地旁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平故事鄧訓擊敗迷唐諸羌威信盛行遂罷屯田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為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而已陽嘉元年復置元菟郡屯田六部　傳燮為漢陽太守廣開屯田列置四千餘營

獻帝建安元年募民屯田許下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及韓浩請建置屯田操從之以祗為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

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穀之饒起於祗而

成於峻　建安十四年曹操引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開芍陂屯田

諸葛亮由斜谷伐魏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通志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懿督諸軍伐吳時欲廣田蓄穀爲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並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得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懿善之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沘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晉羊祜爲征南大將軍鎭襄陽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祜患之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

通考太康元年平吳之後當陽侯杜元凱在荆州修召信臣遺跡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邱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知名與勇功

東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其宿衞要任皆令赴農使軍各自佃即以名廩大興中三

吳大饑後軍將軍應詹上表曰魏武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大功克舉間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已還返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庾盈億可計日而待之

穆帝昇平初荀羨為北部都尉鎮下邳屯田於東陽之石鼈公私利之

齊高帝勅桓崇祖修理芍陂田曰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虜寇昔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河汴委儲卿宜勉之

後魏文帝大統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祕書丞李彪上表請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為屯田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有水旱不為害

北齊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又議修石鼈等屯歲收數十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足

孝昭帝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曄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此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

武成帝河清三年詔沿邊城守堪耕食者營屯田置都子使以統之一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課其所入以論褒貶

隋文帝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轉輸勞敝乃令朔方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

唐開軍府以捍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因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植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苑內屯以善農者為屯官屯副御史巡行莅輸上地五十畝瘠地二十畝稻田八十畝則給牛一諸屯以地良薄與歲之豐凶為三等具民田歲穫多少取中熟為率有警則以兵若夫千人助收隸司農者歲二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褒進之歲以仲春籍來歲頃畝

州府軍鎮之遠近上兵部度便宜遣之
開元二十五年詔屯官敘功以歲豐凶爲上下鎮戍地可耕者人給十畝以供糧方春令屯官巡行謫作不時者天下屯田收穀百九十餘萬斛初度支歲市糧於北部以贍武振天德靈武鹽夏之軍費錢五六十萬緡泝河舟溺甚衆

續通典唐德宗建中初宰相楊炎請置屯田於豐州發關輔民鑿陵陽渠以增溉京兆尹嚴郢嘗從事朔方知其利害以爲不便疏奏不報郢又奏五城舊屯其數至廣以開渠之糧貸諸城約以冬輸又以開渠功直布帛先給田者據估轉穀如此則關輔免調發五城田闢比之浚渠利十倍也時楊炎方用事郢議不用

續通志憲宗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及絕和糴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爲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運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使償所負粟一歲大熟因募人爲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頃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墾田三千八百餘頃歲收粟二十萬石文宗太和末王起奏靈武邠寧土廣肥而民不知耕宜立營田後邠寧節度使畢誠亦募士開營田歲收三十萬斛

通考憲宗末天下營田皆僱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間苦之穆宗即位詔還所易地而耕以官兵耕官地者給三之一以終身靈武邠寧土廣肥而民不知耕太和末王起奏立營田後黨項大擾河西邠寧節度使畢誠亦募士開營田歲收三十萬斛省度支錢數百萬緡　開元令諸屯田應用牛之處山原川澤土有硬軟至於耕墾用力不同土軟處每一頃五十畝配牛一頭强硬處一頃二十畝配牛一頭即當屯之內有軟有硬亦依此法其稻田每八十畝配牛一頭諸營田若五十頃外更有地剩配丁牛者所以收斛斗皆準頃畝折除其大麥蕎麥乾蘿蔔等準粟計折斛斗以定等級天寶八載天下屯收百九十一萬三千六百六十石關內五十六萬三千八百一十石河北四十萬三千二百八十石河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石河西二十六萬八十八石隴右四十四萬九百二石

續通典周太祖廣順三年勅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爲永業自唐末中原宿

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庇姦盜州縣不能詰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萬計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帝素知其弊會閤門使知青州張凝請罷營田務李穀亦以為言遂敕罷之

續通考宋太祖皇帝端拱二年以左諫議大夫陳恕為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魏羽為副使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為河北西路招置營田使索湘為副使欲大興營田也先是自雄州東際於海多積水戎人患之未嘗敢由此路入寇順安軍西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廣無隔閡每歲胡騎多由此而入議者以為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浚溝洫益樹五稼所以實邊廩而限戎馬雍熙後數用兵岐溝君子館敗衄之後河朔之民農桑失業多閑田且戍兵增倍故遣恕等經營之恕密奏戍卒皆惰游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恐變生不測乃詔止令葺營堡營田之議遂寢　淳化四年知雄州何承矩請於順安寨西引易河築隄為屯田既而河朔頻年霖澍水潦河流湍溢壞城壘民舍復請因積潦處畜積為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滄州臨津令黃懋上書請於河北諸州作水利田懋自言閩人閩地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內公私必獲大利乃詔承矩往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以承矩為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充判官發諸州鎮兵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破虜順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早不成次年方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頗眾又武臣習攻戰亦恥於營葺種稻又不成羣議益甚幾罷役至是議者乃息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

續通考真宗咸平中大理丞王宗旦請募民耕潁州陂塘荒地凡千五百頃部民應募者三百餘戶詔令未出租稅免其徭役然無助於公利而汝州舊有路南務內園兵入種稻至是命京朝官專掌募民二百餘自備耕牛立團長墾地六百頃導汝水灌溉歲收二萬三千石又知襄州耿望請於舊地括荒田置營田上中下三務調夫五百築隄堰仍集鄰州兵每務一百人荊湖市牛七百分給之是歲種稻三百餘頃四年陝西轉運使劉綜亦言宜於古原州建鎮戎軍置屯田今本軍一歲支給芻糧四十餘萬石束約費茶鹽五十餘萬緡更令遠民輸送其費益多請於軍城四面立屯田務開田五百頃置下軍二千人牛八百頭耕種又於軍城前後及北至水峽口各置堡砦分居其人

無寇則耕寇來則戰就命知軍爲屯田制置使自擇使臣充四砦監押每砦五百人充屯戍從之旣而原渭州亦開方田戎人內屬者皆依之得安其居是時兵費浸廣言屯營田者輒詔邊臣經度行之順安軍兵馬都監馬濟請於靖戎軍東壅鮑河開渠入順安威虜二軍置水陸營田於其側命莫州部署石普護其役知保州趙彬奏決雞距泉自州西至蒲城縣分徐河水南流注運渠廣置水陸屯田詔駐泊都監王昭遜共成之自是定州亦置屯田

通考眞宗咸平五年殿直牛睿請增廣方田疏治溝塍爲胡馬之閡詔邊臣經度之順安軍威虜軍保州定州皆有屯田九年改定州保州順安軍營田務爲屯田務凡九州軍皆遣官監務置吏屬召募役兵自京師傳送鬻稭幹以補牛闕　陝西轉運使劉綜上言今於古原州建鎭戎軍以備賊遷請於軍城四面置屯田務開田五百頃置下軍二千人牛八百頭以耕種之又置堡寨使其分居無寇則耕寇來則戰從之旣而原渭亦開方田戎人內屬者皆依之得以安居

續通典六年耿望又請於唐州赭陽陂置務如襄州歲種七十餘頃方城縣令佐掌之調夫耘耨景德二年令緣邊有屯營田州軍長吏並兼制置諸營田屯田事舊兼使者如故大中祥符九年改定保州順安軍營田務爲屯田務凡九州軍皆遣官監務置吏屬淮南兩浙舊皆有屯田後多賦民而收其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雖有其實而歲入無幾利在蓄水以限戎馬而已

通考天禧末諸州屯田總四千二百餘頃而河北屯田歲收二萬九千四百餘石而保州最多逾其半焉江淮兩浙承襲制皆有屯田克復後多賦與民輸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雖有其實而歲入無幾利在畜水以限戎馬而已

續通典繼右正言田況言鎭戎原渭地方數百里舊皆民田今無復農事可卽其地大興營田以其兵之不習戰者分耕五百人爲一堡三兩堡置一營田官領之播種以時農隙則習武事疏奏不用後乃命三司戶部副使夏安期等議並置邊屯田迄不能成

通考治平三年河北屯田有田三百六十七頃得穀三萬五千四百六十八石屯田因兵屯得名則固以兵耕營田募民耕之而分里築室以居其人略如鼂錯田塞之制故以營名其實用民而非兵也國初惟河北屯田有兵若江

浙間名屯田者皆因五代舊名非實有屯也祥符九年李允則奏改保州定州營田務爲屯田務則募兵以供其役熙寧取屯田務罷之則又收務兵各隸其州以爲廂軍則屯營同異制矣然咸平中營田襄州旣而又取鄭州兵用之則非單出民力熙豐開屯營多在邊州土著人少則不復更限兵民但及給用卽取之於是屯田營田實同名異而官莊之名最後乃出亦往往雜用兵民也其開又有牧地者本收閑地以給牧養後亦稍取可耕者以爲之田而邊地荒棄者又立頃畝招弓箭手田其不屬弓箭手而募中土人往耕者壤地租給大抵參錯名雖殊而制相入也

神宗熙寧元年詔以坊監牧馬餘地立田官令專稼政以資牧養之用按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七監地餘良田萬七千頃可賦民租佃收草粟以備枯寒從樞密副使邵亢請也四年河北屯田司屢言豐歲所入亦不償費詔沿邊屯田不以水陸悉募民租佃罷屯田務收其兵爲州廂軍五年知延州趙卨乞根括閑田及募弓箭手詔如其請行之七年章惇初築沅州亦爲屯田務元豐二年以所收不及額罷之九年詔熙河路有弓箭手耕種不及之田經略安撫司權點廂軍用之官置牛具農器人給一頃歲終參較弓箭手廂軍所種孰爲優劣以行賞罰　六月謝民憲言逃走弓箭手并營田地土作多方設法召人請佃今來認租課乞許就近於本城寨送納特與蠲免支移折變從之　知河州鮮于師中乞以未募弓箭手地百頃爲屯田從之樞密使吳充言實邊之策惟屯田爲利近聞鮮于師中建請朝廷以計置弓箭手重於改作故裁令試治百頃而已然屯田之法行之於今誠未易惟有因今弓箭手以爲助法公田似有可爲且以熙河四州較之無慮一萬五千頃十分取一以爲公田大約歲收畝一石則公田所得十五萬水旱肥瘠三分除一亦可得十萬官無營屯牛具廩給之費借用衆力而民不勞大荒不收而官無損省轉輸平糴價凡六便詔議其事議者謂弓箭手皆新招重以歲連不善若使之自備功力耕佃恐人心動搖宜俟稍稔推行元豐元年詔經制熙河財用司括冒耕地期半歲使民得自言五年提舉熙河營田康識言新復土地及命官分畫經界選知田廂軍人給一頃耕之餘悉給弓箭手人加一頃有馬者又加五十畝每五十頃爲一營四寨堡見闕農作廂軍乞許於秦鳳涇原熙河三路選募廂軍及馬遞鋪卒願行者人給裝錢二千從

之八年樞密院上河東經略司之言曰去年出兵耕種木瓜原地凡用將兵萬八千餘人馬二千餘匹費錢七千餘緡穀近九千石糗糧近五萬斤草萬四千餘束又保甲守禦費緡錢千三百米三千二百石役耕民千五百僱牛千具皆强民爲之所收禾粟蕎麥萬八千石草十萬二千不償所費又借轉運司錢穀以爲子種至今未償增人馬防拓之費仍在年計之外慮經略司來年再欲耕種乞早賜約束詔諭呂惠卿毋蹈前失

元祐元年永興軍民庶進狀言興平縣有地二百四十餘頃久輸二稅熙寧五年本縣抑令退爲牧地詔提刑司審定以奏如他州縣更有以稅地改牧地者亦具以聞提刑司乞與免納租錢給種如故

大觀三年陝西轉運副使孫琦言西寧湟廓三州良田沃野並給族部略無稅賦今進築之初宜召諸首領與族長開諭令量立租課責期限並委族長使之催輸詔童貫度其宜以行五年提舉涇原弓箭手司奏乞案漢蕃田土其已開熟地仍許著業外若非朝命所給而州軍帥司一時私自撥子或川原漫坡地土今仍荒閑者並以給招闕額人馬惟其不堪耕種者方許撥充牧地庶可究極地利增廣人兵從之

續通志 高宗紹興元年知荆南府解潛奏辟宗綱樊賓措置屯田詔除宗綱充荆南府歸峽州荆門公安軍鎮撫使司措置五州營田官樊賓副之南渡後營田蓋始於此其後荆州軍食仰給省縣官之半焉

通考 三年德安復州漢陽軍鎮撫使陳規放古屯田有逃戶歸業者收畢給之過三年者不受理凡軍士所屯之田皆相其險隘立爲堡寨其弓兵等半爲守禦半爲耕種如遇農時則就田作有警則充軍用凡耕種則必少增錢糧秋收給斛斗犒賞依鋤田客戶則例餘並入官凡民戶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豆麥夏秋各五升滿二年無欠輸給爲永業兵民各處一方流民歸業漸衆亦置堡寨屯聚凡屯田事務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兼行更不別置官吏當時廷紳因規奏請相與推廣謂一夫受田百畝古制也厥今諸荒田甚多惟恐人力不足兼肥瘠不同難以槩論當聽人戶量力取射其有闕少牛畜宜用人耕之法以二人拽一犁凡受田五人爲一甲別給菜田五畝爲廬舍稻場兵屯以大使臣主之民屯以縣令主之以歲課多少爲殿最下諸鎮推行之又詔江東西宣撫使韓世忠措置建康營田又詔湖北浙西江西屯營田循役科配並免五年屯田郎中樊賓言荆湖江南與兩浙膏腴

之田彌亙數千里無人可耕則地有遺利中原士民扶攜南渡幾千萬人則人有餘力今若使流寓失業之人盡田荒閑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可以資中興六年右僕射張浚奏改江淮屯田為營田凡官田逃田並拘籍以五頃為一莊募民承佃命措置官樊賓王舉行之尋命五大將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岳飛吳玠及江淮荆襄利路帥悉領營田使　江淮營田置司建康歲中收穀三十萬有奇七年監中嶽李寀言營田之官或抑配豪戶或强科保正田瘠難耕多收子利張浚亦覺其擾請罷司以監司兼領於是詔帥臣兼領營田內見帶營田使名者卽仍舊十六年定江淮湖北營田以紹興七年至十三年所收數內取三年最多數內取一年酌中為額縣官奉行有方無詞訴抑勒處分三等定賞罰

隆興元年工部尚書張闡言今日荆襄屯田之害非田之不可耕也無耕田之民也官司慮其功之不就不免課之游民游民不足不免抑勒百姓捨已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賦稅猶在或遠數百里追奪以來或名雙丁役其强壯占百姓之田以為官田奪民種之穀以為官穀老稚無養一方騷然有司知其不便申言於朝罷之誠是也然臣竊謂自去歲以來置耕牛置農器修長水二渠費已十餘萬其間豈無已墾闢之地豈無廬舍場圃尚可卒業一旦舉而棄之必為勢家所占則是捐十萬緡於無用之地而荆襄之田終不可耕也臣比見兩淮歸正之民動以萬計官給之食以半歲為期今踰期矣官不能給則老弱饑餓者轉而他之殊失斯民向化之心兼亦有傷國體臣愚以為荆襄之田尚有可承之規與其棄之孰若使歸正之民就耕非惟可免流離庶使中原之民知朝廷有以處我率皆襁負而至異日墾闢旣廣田疇既成然後取其餘者而輸之官實為兩便詔除見耕種人依舊外餘令虞允文同王珏疾速措置

續通典二年江淮都督府參贊陳俊卿言欲以不披帶人擇官荒田標旗立砦多買牛犁縱種其中官不收租人自樂從數年之後墾田多則穀必賤所在有屯則村落無盜賊之憂軍食旣足則饋餉無轉運之勞此誠經久守淮之策詔從之乾道四年四川宣撫使鄭剛中撥軍耕種以歲收租米對減城都路對糴米一十二萬石贍軍然兵民雜處村疃為擾百端又數百里差民保甲教耕有二三年不代者民甚苦之知興元府晁公武欲以三年所收最高一

年爲額等第均數召佃放兵及保甲以護邊從之八月詔鎭江都統司及武鋒軍三處屯田兵並撥收入隊教閱六年罷和揚州屯田八年復罷廬州兵屯田淳熙十年鄂州江陵府駐劄副都統制郭杲言襄易屯田興置二十餘年未能大有益於邊計非田有不良蓋人力有所未至今邊陲無事正宜修舉爲實邊之計本司有荒熟地七百五十頃乞降錢三萬緡收買耕牛農具便可施功如將來更有餘力可括荒田接續開墾從之

續通志 光宗紹熙元年知和州劉煒以剩田募民充萬弩手分耕

續通典 寧宗嘉定三年國子監司業劉爚接伴金使於盱眙軍還言兩淮之利藩蔽江南干戈盜賊之後宜加經理必於招集流散之中就爲足食足兵之計淮東地平博膏腴有陂澤水泉之利而荒蕪實多其民勁悍勇敢習邊鄙戰鬬之事而安集者誠能經畫郊野招集散亡約頃畝以授田使無廣占拋荒之患列溝洫以儲水且備戎馬馳突之虞爲之具田器貸種糧相其險易聚爲室廬使相保護聯以什伍教以擊刺使相糾率或鄉爲一團里爲一隊平居則耕有警則守有餘力則戰帝嘉納之七年以京西屯田募人耕種

續通考 十三年措置四川屯田 初奉國保定軍節度使吳玠平蜀以軍儲不繼治褒城堰爲屯田民謂不便因漕臣郭大中言約中其數使民自耕而歲入多于屯田孝宗乾道五年三月四川宣撫使鄭剛中撥軍耕種以歲收租米對減成都路對糴米一十二萬石贍軍然兵民雜處村疃爲擾百端數百里外差民保甲教耕有二三年不代者民甚苦之知興元府晁公武欲以三年所收最高一年爲額等第均數召佃放兵及保甲以護邊從之淳熙中游仲鴻知中江縣時關外營田凡萬四千頃畝僅輸七升仲鴻建議請以兵之當汰者授之田存赤籍遲以數年汰者衆耕者多則橫斂一切之賦可次第以減爲大將吳挺所沮而止至是宣撫安丙總領任處厚言紹興十五年諸州共墾田二千六百五十餘頃夏秋輸租一十四萬一千餘石餉所屯將兵罷民和糴爲利甚溥乾道四年以後屯兵歸軍教閱營田付諸州募佃遂致租利陷失驕將豪民乘時占據弊不可悉今豪强移徙田土荒閑正當拘種之秋宜命總領所與宣撫司措置其逃絕之田關內外亦多有之爲數不貲其利不在營田之下乞併括從之其後理宗端平元年十月知大寧監邵潛言昔鄭剛中嘗于蜀關監雜兵民屯田歲收粟二十餘萬石是後屯田之利既廢糧運之

費益增宜詔帥臣縱兵民耕之所收之粟計值以償則總所無轉輸之苦邊關有儲峙之豐戰有餘勇守有餘備矣

亦從之十五年七月詔江淮荆襄四川制置監司條畫營田來上先是孝宗隆興二年江淮都督府參贊陳俊卿言欲以不披帶人擇官荒地標旗立砦多買牛犂縱耕其中官不收租人自樂從數年之後墾田必多穀必賤所在有屯則村落無盜賊之憂軍食既足則饋餉無轉運之勞此誠經久守淮之策詔從之淳熙十年鄂州副都統制郭杲言襄陽屯田興置二十餘年未能大有益于邊計非田之不良葢人力之有所未至今邊陲無事正宜修舉爲實邊之計本司有荒熟田七百五十頃乞降錢三萬緡收買耕牛農具便可施功如將來更有餘力可括荒田接續開墾亦從所請至帝慶元時流民來歸權直學士院莊夏言荆襄兩淮多不耕之田計口授地貸以屋廬牛具吾乘其始至可以得其欲彼幸其不死可以忘其勞兵民可合屯田可成此萬世一時也至是復有是詔

續通典十七年復命淮東西湖北路轉運司提督營屯田

續通考理宗端平元年正月命王旻守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光化楊恢守均並益兵飭備經理唐鄧屯田時金初亡邊師信陽故有是命至八月又以臣僚言屯五萬八千淮之南北且田且守置屯田判官一員經紀其事既則教以騎射初弛田租三年又三年則取其半九月又詔南京留守趙葵措置河南京東營田邊備西京留守全子才措置唐鄧息州營田邊備嘉熙四年二月以孟珙爲四川宣撫使大興屯田初紹定元年珙爲忠順軍統制白制置司䟽平堰于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八疊河經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三丈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歲收十五萬石至是宣撫四川兼屯田大使軍無宿儲遂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莊百七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上屯田始末與所減券食之數降詔獎諭　是年令流民屯田于邊江七十里內分田以耕遇警則用以守江于邊城三五十里內亦分田以耕遇警則用以守城在砦者則耕四野之田而用以守砦田在官者免其租在民者以所收十之一二歸其主俟三年事定則各還元業　淳祐十二年十月詔襄樊已復措置屯田修渠堰至寶祐三年二月詔撥封椿庫十八界會十萬銀二千兩付李夢庚措置襄陽屯中以寶祐二年四月詔邊兵貧困可憫閒田甚多擇其近便者分給耕種制司守臣治之

續通典三年詔撥封樁庫十八界會十萬銀二千兩付李夢康措置襄陽屯田又詔沿邊耕屯課入登羨管屯田官推賞荊襄兩淮及山砦如之

續通考度宗咸淳三年詔除淮蜀湖襄屯田舊欠詔曰淮蜀湖襄之民所種屯田既困重額又困苛取流離之餘口體不充及遇水旱收租不及而催輸急于星火民何以堪其日前舊欠悉除之復催者以違制論次年四月右正言黃鏞言今守邊急務非兵農合一不可一曰屯田二曰民兵川蜀屯田爲先民兵次之淮襄民兵爲先屯田次之此足食足兵之良策也不報

遼制凡在屯者力耕公田不輸賦稅

太宗會同五年正月詔以契丹分屯南邊

聖宗統和十二年十二月賜南京統軍司貧戶耕牛時西北路招討使蕭達林以邊事問于耶律昭昭以書答曰西北諸部每當農時一夫偵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給糺官之役大率四丁無一室處芻牧之事仰給妻孥一遭寇掠貧窮立至春夏賑恤吏多雜以糠粃重以掊克不過數月又復告困且畜牧者富國之本有司防其隱沒聚之一所不得各就水草便地兼以逋亡戍卒隨時補調不習風土故日瘠月損馴至耗竭爲今之計莫若賑窮薄賦給以牛種使遂耕穫置游兵以防盜掠頒俘獲以助伏臘散畜牧以就善地期以數年富強可望達林然之 太平七年六月禁屯田不得擅貸官粟

興宗初命耶律唐古勸督耕稼以給西軍時西番來侵詔議守禦計命唐古率衆田臚朐河側是歲大熟明年移屯鎭州凡十四稔積粟數十萬斛斗米數錢 重熙十三年四月詔選南北府兵富者撥山西路餘屯田于天德軍至

道宗太安末太子洗馬劉輝上言西邊諸番爲患士卒遠戍中國之民困于飛輓非長久之策爲今之計莫若城臚濼實以漢戶使耕田聚糧以爲西北之費言雖不行識者韙之

續通志金制屯田戶佃官地者有司移明安穆昆督之太祖收國二年二月遣完顏昱及宗雄分諸路明安穆昆之民萬戶屯泰州以博勒郭統之賜耕牛五十

續通考太宗天會九年四月詔新徙戍邊戶之耕牛者給以官牛別委官勸督力作其續遷戍戶在中路者姑止之即其地種藝俟畢穫而行及來春農時至戍所

熙宗天眷三年十二月始置屯田軍于中原時既取江南猶慮中原士民懷貳始創屯田軍凡女直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種春秋量給其衣遇出師始給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隴之北俱有之皆築壘于村落間

續通典世宗大定三年以正隆兵興農桑失業明安穆昆屯田多不如法遣戶部侍郎魏子平等分道勸農二十一年以山東路所括民田分給女眞屯田人戶又時以黃河移故道梁山濼水退地甚廣遣使安置屯田民時帝意不欲明安穆昆人戶與民戶雜居凡山東兩路屯田與民田互相犬牙者皆以官田對易御史中丞張九思言屯田明安人戶爲盜徵償家貧輒賣屯地凡家貧不能徵償者止令事主以其地招佃收其租入估價與徵償相當即以其地還之臨洮尹完顏讓亦論屯田貧人徵償賣田乞用九思議詔可

續通考二十二年令山東屯田戶相聚屯種以山東屯田戶鄰于邊鄙命聚之一處俾協力蠶種右丞相諤格楞元忠曰彼方之人以所得之地爲家雖兄弟不同處故貧者衆參政鈕祜祿額特埒曰舊時兄弟雖析猶相聚種今則不然宜令約束之

章宗明昌元年八月敕隨處係官閑地百姓已請佃者仍舊未佃者付明安穆昆屯田

續通典承安二年差戶部郎中李敬義往臨潢等路規畫農事舊令軍人所授之地不得租賃於人違者苗付地主五年中都山東河北屯駐軍人地土不贍官田多爲民所冒佔主兵者言比歲征伐軍多敗衄蓋由屯田地寡不免饑寒故無鬬志願括民田之冒稅者分給之則士氣自倍朝議已定平章政事張萬公獨上書言其不可者五大略以爲軍旅之後瘡痍未復百姓拊摩之不暇何可重擾一也通檢未久田有定籍括之必不能盡適足增猾吏之弊長告訐之風二也浮費侈用不可勝計推之以養軍可斂不及民而無待於奪民之田三也兵士失於選擇強弱不別而使同田共食振厲者無以盡其力疲劣者得以容其奸四也奪民而與軍得軍心而失天下心

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五也必不得已乞以冒地之已括者召民蒔之以所入贍軍則軍有坐獲之利而民無被奪之患矣書奏不報命樞機使宗浩禮部尚書賈鉉佩金符行省山東等路括地給軍凡得地三十餘萬給軍順天軍節度使張行簡上言比者括官田給軍既一定矣有告欲刜給者輒從其告至今未已名曰官田實取之民以與之臣所管已撥深澤縣地三百餘頃復告水占沙鹻者三之一若悉從之何地可定臣謂當限以月日不許再告爲便下尚書省議奏請如實有水占河塌不可耕種按視覆同然後改撥若沙鹻瘠薄當準已撥爲定制曰可

續通考 泰和四年九月定屯田戶自種及租佃法舊令軍人所授之地不得租賃與人違者苗付地主至明昌元年三月敕力不足者許人承佃隨地所產納租其自欲折錢輸納者從民所欲不願承佃者毋強至是定制所撥地止十里內自種之每丁四十畝續進丁同此餘者許令便宜租賃及兩和分種違者業錢還主至五年二月帝又聞六路括地時其間屯田軍戶多冒名增口以請官地及包取民田而民有空輸稅賦虛抱物力者應詔陳言人多論之遣官分往追照案憑尚書省奏遣官徒滋訟言乃令虛抱稅石已輸送入官者于稅內每歲續扣之

續通典 宣宗貞祐三年以時方南遷徙河北軍戶於河南議所以處之者宰臣言當指官田及牧地分界之已爲民田者則俟秋獲後仍日給米一升折以分鈔大常丞舒穆嚕世勣曰荒田牧地耕闢費力奪民素墾則民失所帝欲從宰臣議侍御史劉元規復上言帝乃罷之

續通考 十月復遣使授軍戶荒田及牧馬地先是括地既罷至八月北方侵及河南由是盡起諸路軍戶南來共圖保守復議得軍糧之術或益賦或與軍田二者孰便參政高汝礪言河南官民地相半又多全佃官地之家一旦奪之何以自活小民易動難安一時避賦遂有捨田之言及與人又復悔悔則忿生矣如山東撥地時腴地盡入富家瘠者乃付貧戶無益于軍而民有損惟當倍益官租以給軍食復以係官荒田牧地量數與之令其自耕則民不失業官不廢民矣從之至是汝礪又言河北軍戶徙居河南者幾萬口人日給粟一升歲費三百六十萬石半以給直猶支三百萬河南租地計二十四萬頃歲租纔一百五十六萬乞于經費之外倍徵以給之帝命右司諫馮開等五

人分諸郡就授以荒官田及牧地可耕者人三十畝十一月又以括荒田及牧馬地給軍事命汝礪總之汝礪還奏今頃畝之數較之舊籍甚少復多瘠惡不可耕又僻遠之處必徙居以就之彼皆不能自耕必以與人又當取租于數百里之外況今農田且不能盡闢豈有餘力以耕叢薄交固草根糾結之荒地哉詢諸軍戶皆曰得半糧猶足自養得田不能耕復罷其廩將何所賴臣知初籍地之時未嘗按閱其實所以不如其數不得其處也若復考計州縣必各妄承風旨追呼究詰以應命不足其數則妄指民田以充之所在又騷然矣今民之賦役三倍平時飛輓轉輸日不暇給而復爲此舉何以堪之且軍戶暫遷行有還期何爲以此病民病民而軍獲利猶不可爲況無所利乎惟陛下加察遂詔罷給田但半給糧半給實直焉

續通典四年復遣官括河南牧馬地既籍其數帝命省院議所以給軍者宰臣言今軍戶當給糧者四十四萬八千餘口計當口占六畝有奇繼來者不與焉相去數百里者豈能以六畝之故遠來兼月支口糧不可遽罷臣等竊謂軍戶願佃者即當計口給之其餘僻遠不願者宜準近制係官荒地許軍民耕闢例令軍民得占蒔之院官言牧馬地少且久荒難耕軍戶復乏農器不給之則彼自支糧外更無從得食非蓄銳得敵之計給之則未能遽減其糧若得遲以歲月俟頗成倫次亦漸可以省官廩今奪於有力者即以授之其無力者恐無以耕乞令司縣官勸率民者借牛破荒至來春然後給之司縣官能率民戶以助耕而無騷動者量加官賞庶幾有所激勸宰臣又言若如所言則司縣官貪慕官賞必將抑配以擾民況民家之牛量地而畜之比年以來農功甫畢併力轉輸猶恐不及豈有暇耕他人之田唯如前奏爲便詔再議之乃議民有能開牧馬地及官荒地作熟田者以半給之爲永業半給軍戶奏可省臣又奏自古用兵且耕且戰是以兵食交足今諸帥分兵不啻百萬一充軍伍咸仰於官至於婦子居家安坐待哺蓋不能屯田爲經久之計也願下明詔令諸帥府各以其軍耕耨亦逸以待勞之策詔從之

續通考興定二年二月命諸軍徧授屯田諭樞密院曰中京商號諸州軍人願耕屯田比已括地授之聞徐宿軍獨不願受意謂予田必絕其廩給也朕肯爾耶其以朕意曉之　三年七月籍邳海等州義軍及脅從歸國而充軍者

人給地三十畝有力者五十畝仍蠲差稅日支糧二升先是二年九月邳州行省侯摯言東平以東累經殘毀邳海之間貧民失業者甚衆日食野菜無所依倚恐因而嘯聚以益敵乞募選爲兵自十月給糧使充戍役至二月罷之人授地三十畝貸之種粒而驗所收獲量數取之逮秋復隸兵伍且戰且耕公私俱利亦望被俘之民易于招集也至是詔施行之至四年十月移刺不言軍戶自徙于河南數歲尚未給田兼以移徙不常莫得安居故貧者甚衆請括諸屯處官田人給三十畝仍不移屯它所如此則軍戶可以得所官糧可以漸省宰臣奏前此亦有言授地者樞密院以謂俟事緩而行之今河南罹水災流亡者衆所種麥不及五萬頃殆減往年大半歲入不能足若撥授之爲永業俟有獲即罷其家糧亦省費之一端也從之五年正月京南行三司舒穆嚕鄂囉言京南東西三路屯軍老幼四十萬口歲費糧百四十餘萬石皆坐食民租甚非善計宜括逋戶舊耕田南京一路舊墾田三十九萬八千五百餘頃內官田民耕者九萬九千頃有奇今饑民流離者大半東西南路計亦如之朝廷雖招使復業民恐既復之後生計未定而賦斂隨之往往匿而不出若分給軍戶人三十畝使之自耕或召人佃種可數歲之後蓄積漸饒官糧可罷令省臣議之仍不行

續通典元太祖時舒穆嚕拜達勒爲霸州等路元帥鎮守固安水寨令軍士屯田且耕且戰披荊棘立廬舍數年之閒城市悉完爲燕京外蔽憲宗初以有宋兵世祖請立經略司於汴以蒙古史天澤等爲使授之兵牛敵至則禦敵去則耕乃置屯田萬戶於鄧完城以備之三年汪特格修治利州且屯田七月屯田於鳳翔中統三年詔鳳翔府種田戶隸平陽兵籍毋令出征務耕屯以給軍餉又詔諸道括逃軍還屯田嚴其禁三年始立左衛屯田調樞密院二千人於東安州南永清縣東荒土及本衛元占牧地立屯開耕分置左右手屯田千戶所爲軍二千名爲田一千三百一十頃六十五畝又置右衛屯田調本衛軍二千人於永清益津等處立屯開耕分置左右手屯田千戶所其屯軍田畝之數與左衛同至元元年以益都武衛軍千人屯田燕京官給牛種二年詔孟州之東黃河之北南至八柳樹枯河徐州等處凡荒閑地土可令阿珠阿噢罕等所領士卒立屯耕種幷摘各萬戶所管漢軍屯田又詔西川山東南京等路戍邊軍屯田四年置中衛屯田於武淸香河等縣襟以各屯田界相去百

餘里往來耕作不便遷於河西務荒莊楊家口青臺楊家白等處其屯田之數與左衛同爲田一千三十七頃八十二畝六年以攻襄樊軍餉不足發南京河南歸德諸路編民二萬餘戶於康鄧申裕等處立屯七年創立高麗屯田是時東征日本欲積糧餉爲進取之計遂以王綧洪茶丘等所管高麗戶二千人及發中衛軍二千人合婆娑府咸平府軍各一千人於王京東寧府鳳州等處一十處置立屯田設經略司以領其事每屯用軍五百人八年僉發已未年隨州鄂州投降人民一千一百七十戶往中興居住繼即編爲屯田戶凡二千四百丁（至二十三年續僉漸丁百人）得三爲田一千八百頃十一年徙生券軍屯田和林置陝西屯田總管府以安西王府所管編民二千戶立櫟陽涇陽終南渭南屯田又置寧夏路放良官屯田從安撫司請招放良人民九百四戶編聚屯田爲田四百四十六頃五十畝又置敘州宣撫司民屯命西蜀四川經略司起立屯田又置潼州府民屯僉本府編民及義士軍二千二百二十四戶立屯又置夔路總管府民屯僉本路編民至五千二十七戶又置重慶路民屯於江津巴縣瀘州忠州等處僉撥編民二千三百八十七戶並召募共三千五百六十五戶十二年置大理金齒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軍民屯命於所轄州縣拘刷漏籍人戶得六千六百有六戶立屯田繼又命僉本府編民四百戶及永昌府編民一千二百七十五戶增益之後立大理軍屯於爨僰軍內撥二百戶續僉二百八十一戶又增一百一十九戶總計民屯三千七百四十一戶軍屯六百戶爲田軍民已業二萬二千一百五雙又置曲靖等處宣慰兼管軍萬戶府軍民屯田拘刷所轄州郡諸色漏籍人戶七百四十戶立曲靖路民屯續僉民一千五百戶增入其所耕之田官給一千四百八十雙自備已業田三千雙復立澂江民屯所僉屯戶與曲靖同凡一千二百六十戶後立軍屯於爨僰軍內僉一百六十九戶復僉一百二十六戶增入又立仁德府民屯所僉屯戶與澂江同凡八十戶給田一百六十雙後立軍屯僉爨僰軍四十四戶續僉五十六戶增入所耕田畝四百雙俱係軍人已業置順慶路民屯僉順慶民三千四百六十八戶置立屯田又置成都路民屯僉陰陽人四十戶辦納屯糧又置鶴慶等路軍民屯田僉鶴慶路編民一百戶立民屯後又僉爨僰軍一百五十二戶立軍屯軍屯六百八雙民屯四百雙俱已業又置中慶路軍民屯田於所屬州縣內拘刷漏籍人戶得四千一百九十七戶官給田一萬七千二十二雙自備已業田二千三百戶雙繼立軍屯

用爨僰軍人七百有九戶官給田二百三十四雙自備已業田二千六百一雙又置臨安宣慰司兼管軍萬戶府軍民屯田於所屬州縣拘刷漏籍人戶開耕宣慰司所管民屯三百戶田六百雙本路所管民屯二千戶田三千四百雙繼又續立爨僰軍屯爲戶二百八十八田一千一百五十二雙十三年置廣元路民屯從利路元帥言廣元實東西兩川要衝支給浩繁經理係官田畝得九頃六十畝遂以褒州刷到無主人口偶配爲十戶立屯開種十五年置威楚提舉司屯田於威楚提舉鹽使司拘刷漏籍人戶充民屯本司就領其事爲戶三十三爲田一百六十五雙又置威楚路軍民屯田拘刷本路漏籍人戶得一千一百一戶內八百六十六戶官給無主荒田四千三百三十雙餘戶自備已業田一千一百七十五雙繼立屯軍於本路爨僰軍內僉三百九十九戶內一十餘戶官給荒田六十雙餘戶自備已業田一千五百三十六雙又置前衞屯田以各省軍人備侍衞者於霸州保定涿州荒閑地土屯種分置左右手屯田千戶所屯軍與左衞同爲田一千頃又置後衞屯田以永清等處田畝低下遷昌平縣之太平莊屯軍與左衞同爲田一千四百二十八頃十六年給千戶瑪尼部下巴圖軍及土渾川軍屯田牛具置淮東淮西屯田打捕總管府募民開耕漣海州荒地官給禾種自備牛具所得子粒官得十之四民得十之六仍免屯戶徭役爲戶一萬一千七百四十三爲田一萬五千一百五十三頃三十九畝又置寶坻屯僉大都屬邑編民三百戶立屯於大都之寶坻縣爲田四百五十頃又置額齊納屯田調歸附軍人於甘州至十八年置武衞屯田發迤南軍人三千名於涿州保定定興等處置立屯田分設廣備萬益等六屯爲田一千八百四頃四十五畝以充屯田軍後又遷甘州新附軍二百人往屯額齊納合即渠開種爲田九十一頃五十畝又置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司屯田因阿爾斐官人言近於瑪納齊圖沁納沁高州呼蘭達巴等處改置驛傳臣等議可於舊置驛所設立屯田從之後發虎賁親軍二千人入屯又增軍一千凡立三十四屯於上都置司爲軍三千八佃戶七十九爲田四千二百二頃七十九畝是時又置德安等處軍民屯田總管府以各翼取到漢軍及各路拘收手號新附軍分置十屯立屯田萬戶府繼又改立總管府爲民九千三百七十五名軍五千九百六十五名爲田八千八百七十九頃九十六畝又置甘肅管軍萬戶府屯田發軍於甘州黑山子滿峪泉水渠鴨子翅等處立屯田爲戶二千二百九十爲

田一千一百六十六頃六十四畝又置汀漳屯田以福建調軍糧儲用依腹裏例置立屯田命管軍總管鄭楚等發鎮守士卒年老不堪備征戰者得百有十四人又募南安等縣居民一千八百二十五戶立屯耕作十九年置陝西等處萬戶府屯田以盩厔南係官荒地發歸附軍立孝子林張馬村軍屯繼以南山把口子巡哨人八百軍戶於盩厔之杏園莊寗州之大昌原屯田又發文州鎮戍新附軍九百人立亞栢鎮軍屯復以燕京戍守新附軍四百六十三戶於德順州之威戎立屯開耕爲戶孝子林屯三百一戶張馬村屯三百一十三戶杏園莊屯二百三十三戶大昌原屯四百七十四戶亞栢鎮屯九百戶威戎屯四百六十三戶爲田孝子林二十三頃八十畝張馬村七十三頃八十畝杏園莊一百一十八頃三十畝大昌原一百五十八頃七十九畝亞栢鎮二百六十八頃五十九畝威戎一百六十四頃八十畝又置桂齊延安府屯以拘收贖身放良布哷齊及漏籍戶計於延安路特默齊草地屯田爲戶二千二十七爲田四百八十六頃又置寗夏等處新附軍萬戶府屯田發迤南新附軍一千三百八十二戶往寗夏等處屯田又遣塔塔喇千戶所管軍人九百五十八戶屯田爲田一千四百九十八頃三十三畝又置紹慶路民屯於本路未當差民戶內僉二十三名置立屯田繼於彭水縣管籍萬州寄戶內僉撥二十戶又僉彭水縣未當差民戶三十二戶增入後以屯戶貧乏者多負逋復僉彭水縣編民一十六戶補之又置嘉定路民屯僉亡宋編民四戶置立屯田繼又撥成都義士軍八戶增入二十一年置嶺北行省屯田併和林阿拉克岱元領軍一千人入五條河後又摘六衞漢軍一千名赴青海屯田以五條河漢軍併入青海後又屢增軍戶共爲戶四千六百四十八爲田六千四百餘頃又置金復州萬戶府屯田發新附軍一千二百八十一戶於根敦扎卜置立屯田繼又分京師應役新附軍一千人屯田哈斯罕關東荒地後又以伊嚕音特穆爾塔斯哈雅兩萬戶新附軍一千三百六十戶併入金復州立屯耕作爲戶三千六百四十一爲田二千五百二十三頃又置芍陂屯田萬戶府因江淮行省言安豐之芍陂可溉田萬餘頃乞置三萬人立屯中書省議發軍士二千人行之屯戶共一萬四千八百八名又置夔府萬戶府軍屯從四川行省議除沿邊重地分軍鎮守餘軍一萬人命官於諸處擇膏腴地立屯開耕爲戶三百五十一人爲田五十六頃七十畝凡創立十四屯其成都等路萬戶府軍屯於本路崇慶州義興鄉楠木園置立爲戶一

百八十九人爲田四十二頃七十畝河東陝西等路萬戶府軍屯置立於灌州之青城陶壩及崇慶州之大柵頭等處爲戶一千一百二十八名爲田二百八頃七畝廣安等處軍屯置立於成都路崇慶州之七寶壩爲戶一百五十名爲田二十六頃二十五畝保寧萬戶府軍屯置立於崇慶州之金馬爲戶一百六十四名爲田七十五頃九十五畝敘州萬戶府軍屯置立於灌州之青城爲戶二百二十一名爲田三十八頃六十七畝五路萬戶府軍屯置立於成都之大柵鎭孝感鄕及灌州青城縣之懷仁鄕爲戶一千一百六十一名爲田二百三頃一十七畝興元金州等處萬戶府軍屯置立於崇慶州晉源縣之孝感鄕爲戶三百四十四名爲田五十六頃隨路八都萬戶府軍民屯置立於灌州青城縣温縣爲戶八百三十二名爲田一百六十二頃五十七畝舊附等軍萬戶府軍屯置立於灌州青城縣崇慶州等處爲戶一千二名爲田一百二十九頃五十畝砲手萬戶軍屯置立於灌州青城縣龍池鄕爲戶九十六名爲田一十六頃八十畝順慶軍屯置立於晉源縣義興鄕江源縣將軍橋爲戶五百六十五名爲田九十八頃十七畝平陽軍屯置立於灌州青城崇慶州大柵頭爲戶三百九十八名爲田六十九頃六十五畝遂寧州軍屯爲戶二千名爲田三百五十頃又置嘉定府萬戶軍屯摘蒙古漢軍及嘉定新附軍三百六十人於崇慶州青城等處屯田爲田二頃二十畝二十二年置廣濟署屯田以崔黃口空城屯田歲澇不收遷於青滄等處以尙珍署舊領屯夫二百三十戶歸之旣又遷濟南河南五百五十戶平灤眞定保定三路屯夫四百五十戶併入共爲戶一千二百三爲田一萬二千六百頃三十八畝又置豐潤署屯田於太都路薊州之豐潤縣爲戶八百三十七爲田三百四十九頃二十三年置尙珍署屯田於濟寧路之兗州爲戶四百五十六爲田九千七百一十九頃七十二畝又置洪澤萬戶府屯田初於洪澤南北三屯設萬戶府以統之因江淮行省言國家經費錢糧爲急今屯田之利無過兩淮況芍陂洪澤皆漢唐舊立屯之地若令江淮新附漢軍屯田可歲得糧百五十餘萬石從之繼罷三屯萬戶止立洪澤屯田萬戶府以統之其置立處所在淮安路之白水塘黃家疃等處爲戶一萬五千九百九十四名爲田三萬五千三百一十二頃二十一畝二十四年置左右欽察衞屯田發本衞軍一千五百一十二名分置左右手屯田千戶所及欽察屯田千戶所於青州等處屯田後又創立龍翊侍衞復隸焉爲軍左手千戶所七百五名右手千戶所四

百三十七名欽察千戶所八百名爲田左手千戶所一百三十七頃五十畝右手千戶所二百一十八頃五十畝欽察千戶所三百頃又置永平屯田總管府以北京採取材木百姓三千餘戶於灤州立屯設官署以領其事爲戶三千二百九十爲田一萬一千六百一十四頃四十九畝又置管田提舉司設立於大都漷州之武淸縣爲戶軍二百五十三民一千二百三十五析居放良四百八十布呼齊二百三十二和卓一百七十口獨居布呼齊一十二口哈喇穆爾丹八十二名爲田三千五百二頃九十三畝二十五年置湖南宣慰司衡州等處屯田調德安萬戶府軍士一千四百六十七名分置衡州之淸化永州之烏符武岡之白倉置立屯田二十六年置左翼屯田萬戶府罷蒙古軍人之屯田者別以鄂端巴十伯里回還漢軍及大名衞輝兩翼新附軍與前後二衞迤東還戍士卒合併屯田設左右翼屯田萬戶府以領之遂於大都路霸州及河閒等處立屯開耕置漢軍左右手二千戶新附軍六千戶所爲軍二千五十一名爲田一千三百九十九頃五十二畝其右翼屯田萬戶府繼發眞定軍人三百名於武淸縣崔黃口增置屯田分置漢軍千戶所三別置新附軍千戶所爲軍一千五百四十人爲田六百九十九頃五十畝又置保寍萬戶府軍屯因保寍府言本管軍人一戶或二丁三丁父兄子弟應役實爲重併若又遷於成都屯種去家隔遠逃匿必多乞令本府在營士卒及夔路守鎭軍人止於保寍沿江屯種從之僉軍一千二百名繼發屯軍一百二十九人從萬戶伊蘇岱爾西征別僉漸丁軍人入屯爲戶一千三百二十九名爲田一百一十八頃二十七畝又置順慶等處萬戶府軍屯發軍於沿江下流漢初等處屯種爲戶六百五十六名爲田一百一十四頃八十畝二十七年置武定路總管府軍屯以雲南戍軍糧餉不足於和曲祿勸二州爨僰軍內僉一百八十七戶立屯耕種爲田七百四十八雙又置烏撒宣慰司軍民屯田其烏撒路軍屯以爨僰軍一百一十四戶屯田又立東川路民屯屯戶亦係爨僰軍人八十六戶皆自備已業又置羅羅斯宣慰司兼管軍萬戶府軍民屯田其會通民屯屯戶係爨僰土軍建昌民屯撥編民一百四戶又立會川民屯發本路所轄州邑編民四十戶德昌路民屯發編民二十一戶二十九年置忠翊侍衞屯田命各萬戶府摘大同隆興太原平陽等處軍人四千戶揚珠格爾齊勤地面及紅城周廻置立屯田開耕荒田二千頃仍命西京宣慰司領其事後改立大同等處屯儲萬戶府以領之又改爲侍衞

親軍都指揮使司仍領屯田三十年置梁千戶翼軍屯因梁王遣使詣雲南行省言以漢軍一千人置立屯田後發三百人備鎮戍巡邏止存七百人於烏蒙屯田後遷於新興州為田三千七百八十九雙又置海北海南道宣慰司都元帥府民屯召募民戶并發新附士卒於海南海北等處置立屯田繼以其地多瘴癘縱屯軍二千八還各翼留二千與召募之民屯種後罷屯田萬戶府屯軍悉令還役止令民戶八千四百二十八戶屯田瓊州路五千五百一戶雷州路一千五百六十六戶高州路九百四十八戶化州路八百四十三戶廉州路六十戶為田瓊州路二百九十二頃雷州路一百六十五頃五十一畝高州路四十五頃化州路五十五頃二十四畝廉州路四頃八十八畝

成宗元貞元年置肇州蒙古屯田萬戶府以納延布拉噶齊及打魚碩達勒達女真等戶於肇州旁近地開耕為戶布拉噶齊二百二十戶碩達勒達八十戶歸附軍三百戶續增漸丁五十二戶二年置欽州等處萬戶府軍屯遷遂寧屯軍二百三十九於敘州宣化縣喎口上下荒地開墾為田四十頃八十三畝大德二年置廣西兩江宣慰都元帥府獞兵屯田部民呂瑛言募牧蘭等處及融慶溪洞猺獞民丁於上浪等處開屯耕種繼又平大任洞以所遺地產續置藤州屯田為戶上浪屯一千二百八十二戶忠州屯六百一十四戶那扶屯一千九戶雷留屯一百八十七戶水口屯一千五百五十九戶又置贛州路南安寨兵萬戶府屯田以贛州路所轄信豐會昌龍南安遠等處賊人出沒發寨兵及宋舊役弓手與抄數漏籍人戶立屯耕守以鎮遏之為戶三千二百六十五為田五百二十四頃六十八畝四年置大同等處屯儲總管府屯田以西京黃華嶺等處田土頗廣發軍民九千餘人立屯開耕為戶軍四千二十民五千九百四十五為田五千頃

武宗至大元年置左衛率府屯田於大都路漷州武清縣及保定路新城縣置立屯田

仁宗延祐二年置烏蒙等處屯田總管府軍屯因雲南行省言烏蒙乃雲南咽喉之地別無屯戍軍其地皆古昔屯田之跡乞發輝和爾及新附軍屯田鎮遏從之七年置重慶五路守鎮萬戶府軍屯發軍一千二百人於重慶路三堆中曹趙市等處屯耕為田四百二十頃英宗至治二年置宗仁衛屯田發五衛漢軍二千人於大寧等處

創立屯田分置兩翼屯田千戶所爲田二千頃
文宗至順元年置宣忠衛屯田命收聚訖一萬俄羅斯給地一百頃立宣忠扈衛親軍萬戶府屯田

【續通考】順帝元統二年十月立湖廣黎兵屯田一十三所每所兵千人屯戶五百皆土人爲之官給田土牛種農具免其差徭　至正十六年十二月命大司農司屯種雄霸二州以給京師號京糧十七年四月監察御史五十九請選軍官兼路府州縣之職以勸農事從之五十九言武備莫重于兵而養兵莫先于食今朝廷撥降鈔錠措置農具命總兵官于河南克復州郡且耕且戰甚合寓兵于農之意爲今之計權命總兵官從宜于軍官內選委能撫字軍民者兼路府州縣之職務要農事有成軍民得所則擾民之害以除而匱乏之憂亦釋矣帝嘉納焉　十八年二月于萊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相去三十里造大車百輛挽運糧儲官民田十止收二分冬則陸運夏則水運

【續通典】明太祖初立民兵萬戶府寓兵於農其法最善又令諸將屯兵龍江等處惟都水營田司康茂材績最著乃下令褒之因以申飭將士曰興國之本在於强兵足食自兵興以來民無寧居連年饑饉田地荒蕪若兵食盡資於民則民力重困故令將士屯田且耕且戰今各將帥已有分定地鎭然隨處地利未能盡墾數年未見功緒唯康茂材所屯得穀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餉尚餘七千石以此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蓋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繼於兩京各省直建設衛所置屯田以都司統攝之洪武三年中書省請稅太原朔州等衛屯田官給牛種者十稅五自備者稅其四帝命弗徵明年中書省言河南山東北平陝西山西及直隸淮安諸府屯田凡官給牛種者十稅五自備者十稅三詔且弗徵三年後畝收租一斗是年募鹽商於各邊開中謂之商屯因大同糧儲自陵縣運至太和嶺路遠費重從山西行省言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者給淮鹽一小引以省途費而充邊儲謂之開中繼各行省邊境多召商中鹽輸米諸倉以爲軍儲計道里遠近自五石至一石有差先後增減則例不一率視時緩急米石高下中納者利否道遠地險則減而輕四年從中書右丞相徐達請徙山後民一萬七千餘戶屯北平又令於山北口外東勝蔚州安豐雲應等處極邊沙漠之地各設千百戶收撫邊民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就以所儲草給之達又以沙漠遺民三萬二千餘

戶屯田北平凡置屯二百五十四開田一千三百四十三頃六年太僕丞相額森特穆爾言寧夏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塔灘相去八百餘里土田膏沃宜招集流民屯田從之是時遣鄧愈湯和諸將屯陝西彰德汝寧北平徙山西眞定民屯鳳陽又因海運餉遼有溺死者遂益講屯政天下衞所州縣軍民皆事墾闢其移民就寬鄉或召募或罪徙者爲民屯皆領之有司軍屯則領之衞所邊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每軍受田五十畝爲一分給耕牛農具教樹植復租賦遣官勸輸誅侵暴之吏初稅畝一斗後定科則軍田一分正糧十二石貯屯倉聽本軍自支餘糧爲本衞所官軍俸糧

續通考十五年五月命遼左屯田時士卒饋運渡海有溺死者因議遼左屯田之法至三十年正月命左都督楊文屯田遼東　十九年九月屯田雲南時雲南既平諸蠻未附命西平侯沐英鎭之英奏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宜置屯田令軍士開耕以備儲蓄乃諭戶部曰屯田可以紓民力足兵食邊方之計莫善於此然邊地久荒榛莽蔽翳用力實難宜緩其歲輸使樂耕作數年之後徵之可也英奉詔自永寧至大理六十里設一堡留軍屯田至二十年八月景川侯曹震屯田雲南品甸十一月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屯田定邊姚安畢節諸衞　二十一年九月敕天下衞所屯田敕五軍都督府曰養兵而不病於農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寧謐邊境無虞若使兵坐食於農農必受敝非長治久安之術其令天下衞所督兵屯種庶幾兵農兼務國用以舒自是歲得糧五百餘萬石至二十四年四月又諭後軍都督沐春曰今塞外清寧已置大寧都司及廣寧諸衞足以守邊其守關士卒已命撤之而山海關猶循故事其七站軍士雖名守關實廢屯田養馬自今一片石等關每處止存軍士十餘人譏察逋逃餘悉令屯田

二十三年正月延安侯唐勝宗督貴州各衞屯田

續通典二十四年又諭後軍都督沐春曰今塞外清寧已置大寧都司及廣寧諸衞足以守邊而守關軍士已令撤之而山海關猶循故事其七站軍士雖名守關實廢屯田養馬自今一片石等關每處止存軍士十餘人譏察逋逃餘悉令屯田二十五年詔天下衞所軍以十之七屯田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帥開國公常昇等分行山西籍民爲軍屯田於大同東勝立十六衞建文四年令直隸屯田差御史比較各都司屯田巡按御史比較後改增

按察使僉事盤查屯田或令各省布按三司提督或令巡按御史提督或令總兵官鎮守提督或差戶部郎中巡屯御史隨時更改沿革不一

續通考 二十八年正月周王橚晉王棡率河南山西諸衛軍出塞築城屯田燕王棣帥總兵官周興出遼東塞時帝念邊防甚且欲諸子習兵事諸王封並塞居者皆預軍務而晉燕二王尤被重寄數命將兵出塞及築城屯田

惠帝建文四年始定屯田科則每軍田一分正糧十二石收貯屯倉聽本軍支用餘糧十二石給本衛官軍俸糧每衛以指揮一員每所以千戶一員提督都司不時委官督查年終將上倉幷給過子粒之數造冊赴京比較 令直隸屯田差御史比較各都司屯田巡按御史比較至成祖永樂五年各省按察司俱增僉事浙江江西湖廣廣西廣東河南雲南四川各一員陝西福建山東山西各二員盤查屯田自後屢有添設宣宗宣德五年各處屯田令都布按三司提督在京幷直隸衛所從巡按御史提督若有總兵官鎮守處亦令提督十年令巡按陝西御史兼理屯田英宗正統六年添設貴州按察司副使後又添設於湖廣陝西山西又添設湖廣布政司參政皆提督屯田八年令各處按察司原無提督屯田官者各添設僉事一員十一年添設山東按察司僉事一員提督北直隸屯田景帝景泰四年添設山東按察司副使一員兼理永平等處屯田天順元年差戶部郎中四員兼理宣府大同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屯田憲宗成化九年令都察院差御史一員巡視南京衛所屯田（南京巡屯御史始此）十九年令雲南按察司銀場僉事兼理屯田二十三年革山東僉事以巡察海道副使兼理武宗正德三年定歲差御史一員督理北京直隸屯種（北京巡屯御史始此）世宗嘉靖八年定巡屯御史三年爲滿其屯田僉事革九年令淸軍御史帶管各省屯田事宜該管屯田等官悉聽節制三十八年設宣大同知一員專管屯政

續通典 成祖永樂元年命靖安侯王忠往北京整理屯田工部尚書黃福奏陝西所屬行都司所屬屯田多缺耕牛耕具合准北京例官市牛給之耕具於陝西布政司所屬鑄造從之二年定屯田官軍賞罰例歲食米十二石外餘六石爲率多者賞鈔缺者罰俸又以田肥瘠不同法宜有別命軍官各種樣田以其歲收之數相考較太原左衛千戶陳淮所種樣田每軍餘糧二十三石帝命重賞之寧夏總兵官何福積穀尤多賜敕褒美戶部尚書郁

新言湖廣諸衛收糧不一種請以米爲準凡粟穀糜黍大麥蕎穄二石稻穀秫二石五斗穇稗三石皆準米一石小麥麻豆與米等從之

續通志宣宗宣德中遣北來歸就屯之人給車牛農器

續通考英宗正統元年正月發禁軍三萬人屯田畿輔其後天順元年令京城附近直隸八府及山東河南荒閒地及有人佃種無糧差者撥與所在衛所軍餘屯種納糧　二年免軍田正糧歸倉止徵餘糧六石初成祖永樂二十年詔各都司衛所屯軍艱苦子粒不敷除自用十二石外餘糧免半止徵六石仁宗洪熙元年令其正糧十八石上倉至是始定科則而正糧遂不上倉矣三年令四川都司衛所屯種水田者納米陸地者納豆無豆者折斗折米四年令宣大遼東陝西沿邊空地許官軍戶下人丁耕種免納子粒七年令屯田自墾荒地每畝歲納糧五升三合五勺減延綏等處屯田子粒每百畝歲納六石者止納四石陝西行都司屯田子粒每百畝歲納十石延綏等處每百畝歲納八石又減陝西行都司屯田子粒歲納八石十二年開平衛屯軍餘糧六石減免二石

景帝景泰時令邊兵分爲兩番六日操守六日耕種時以邊方多事故更其制又先是英宗正統時鎮將多私墾之田河南山西巡撫于謙盡奪之爲官屯以資邊用至帝景泰三年四月學士商輅言邊外田地極廣先因在京功臣等將附近各城堡膏腴之產占作莊田其餘閒田又爲鎮守總兵參將等占爲己業以致軍士無田可耕夫且耕且守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皆有明效今日守邊之要莫善于此下所司議行五年兵部尚書鎮守福建孫原貞言四方屯軍率以營繕轉輸諸役妨耕作宜簡精銳實伍餘悉歸之農若增萬人屯卽歲省倉糧十二萬石且積餘糧六萬石兵食豈有不足哉時不能用　二年六月詔貴州各衛修舉屯田

憲宗成化元年十月敕宣府守臣以屯糧買官馬初景帝時邊城多空地而守臣諸役外復有閒曠軍餘宣府總督李秉請量支宣府官銀一萬兩買牛給軍耕種收餘糧易銀給貧軍買馬英宗天順初有言勞軍不便者下行都督楊能等會議稱耕種便至是宣府巡撫葉盛又以餘糧買官牛千八百并置農具遣軍屯糧收糧易銀以補官馬耗損戶部奏官府不煩督責軍士不致賠償立法甚善乞敕守臣遵守從之又六年三月令陝西延綏等處屯田每軍

百畝徵草二束九年令榆林以南召募軍民屯田每一百畝于鄰堡上納子粒六石
孝宗弘治時定各省屯糧折銀之數二年令成都右等衛屯田每糧一石折銀三錢六分聽支軍糧八年令福建行都司所屬建寧延邵三衛都司所屬福州左等衛屯田每石折徵銀二錢五分解京濟邊十一年洪州順聖川每頃徵糧三石每二頃五十畝徵草十束願折銀者聽十五年令京衛新增地畝每糧一石折銀二錢放支官軍月糧十六年浙江除昌國衛田畝數多温州衛田地膏腴外其餘各衛所屯軍全納子粒六石者每年本折中半每石徵銀二錢五分十七年以成都右等衛所屯地山岡瘠薄難納本色每石折銀三錢至穆宗隆慶元年山西巡撫周詠奏陽和高山二衛雨雹害稼請蠲田租戶部議各邊屯田原無蠲租之詔宜將災重者每石折銀二錢五分報可　六年定屯官徵糧違限之罰年終不完者都司及衛所管屯并有屯糧官員家截日住俸一年之上不完者都司衛所掌印并按察司管屯官一體住俸至世宗嘉靖三十一年令比較屯田官見徵子粒不完三分者住俸五分以上者參問一年之上不完者革任侵欺者五分以上降二級以下降一級神宗萬歷元年令各衛所屯糧通限當年完足如未完二分以上管屯官住俸四分以上管屯官降俸二級掌印官住俸督催六分以上管屯官降二級革任差操掌印官降俸二級戴罪管事八分以上屯官降二級調邊衛係邊衛者調極邊帶俸差操掌印官降二級革任差操都司掌印管屯官總計所屬衛所完欠分數一體查參九年通敕各撫按以後衛所掌印管屯各官查果屯軍消乏屯地荒蕪不能完糧者始准遞減降罰　十三年定強占屯田禁凡用強占種屯田者官調邊衛帶俸差操旗軍軍丁戍邊民發口外管屯官不清查者治罪如侵種非係用強或不及五十畝者依侵占官田例發落　十四年開固原各邊屯戶部尚書秦紘總制三邊見固原迤北延袤千里閒田數十萬頃曠野近邊無城堡可依議於花馬池迤西至小鹽池二百里每二十里築一堡堡周四十八丈役軍五百人固原迤北諸處亦各築屯堡募人屯種每頃歲賦米五石可得五十萬石下詔行之　十五年令管屯官造屯田冊送後湖以頃畝之數刻記碑陰自正統十一年令各衛所類造屯田坐落地方四至頃畝子粒數目文冊二本一繳上司一發州縣至是因後湖并南京戶部及各衛所俱無屯冊可稽故有是令

武宗正德四年八月遣使覈各邊屯田時司禮監太監劉瑾止各邊年例銀又不令商人在邊輸納鹽課邊儲大匱乃分遣御史往各邊丈量屯田以清出地畝數多及追完積逋者爲能否則罪之其增數悉令出租時遼東屯田較永樂間田贏萬八千餘頃而糧乃縮四萬六千餘石永樂時屯田米常溢三之一常操軍十九萬以屯軍四萬供之而受供者又得自耕邊外軍無月糧以是邊餉恒足及是屯軍多逃死常操軍止八萬皆仰給于倉而邊外數擾棄不耕希瑾意者僞增田數搜括慘毒戶部侍郎韓福尤急刻遼卒不堪脅衆爲亂撫之乃定周東在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學比較尤嚴刑及軍官妻子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寘鐇起兵以誅瑾爲名殺惟學等

世宗嘉靖六年定領種軍田之限先是英宗正統八年令廣西桂林等所屯田每軍加給一十畝如有餘剩即令軍舍及勾補軍旗如數撥給照例納糧九年令浙江等處屯軍遺田儘見軍撥種餘驗官軍戶下丁及官旗軍民願承種者一體給撥其積久拋荒者三年成熟後照例徵收子粒就近交納俟有軍之日撥軍屯種至孝宗弘治四年令四川管屯僉事將官舍占種田地撥與無田軍餘耕種願認糧者亦查明分數照例徵收武宗正德十五年又令湖廣所新增田地以十分爲率減三分其七分撥軍舍承種納糧至是乃詔凡官舍軍餘占種年久該軍之田仍與領種代納糧草如軍見存而無田者即令退還本軍爲業所領種故軍之田一人止許一分一戶止許二分餘俱令退出時遼東巡撫李承勛招逋逃三千二百人開屯田千五百頃僉都御史劉天和督甘肅屯政請以肅州丁壯及山陝流民於近邊耕牧且推行於諸邊奏當興革者十事田利大興至二十一年總督宣大兼督河南山東軍務翟鵬浚濠築垣修邊牆三百九十餘里得地萬四千九百餘頃募軍千五百人人給五十畝省倉儲無算二十三年大同巡撫詹榮以近邊弘賜諸堡三十一所延亘五百餘里闢治之皆膏腴田可數十萬頃乃奏請召軍佃作復其租徭移大同一歲市馬費市牛賦之秋冬則聚而遏寇帝立從焉

穆宗隆慶時復令屯糧畝稅一斗屯糧之輕至弘治正德而極嘉靖中糧額漸增至是復畝收一斗然屯丁逃亡者益多管糧郎中不問屯田有無月糧止半給沿邊屯地或變爲斥鹵沙磧糧額不得減屯田御史又於額外增本折屯軍益不堪命時給事中鄭大經言薊屯當量地利而定其則遼屯當改營田而足其額此興復屯政之大

文淵書局石印

較也御史李叔和言遼東屯田半廢近行營田之法撥軍耕種致行伍空虛且歲收田租止備修邊工費而各軍支餉如故有損無益蓋此法止可行於河西人少之處若河東則當廣召種之令授田徵稅悉抵歲餉以省內輸備回壯勇以實行伍仍特敕官董之如內地屯田之制從之　二年春命都御史分督九邊屯田先是世宗嘉靖二十九年令選風力重臣二員督理北直隸山西宣大屯政至是朝議與九邊屯鹽命副都御史鄒應龍唐繼祿僉都御史龐尙鵬一往河北兼山東河南一往江南兼浙湖雲貴一往河東兼四川時戶科給事中魏時亮奏天下三大患其一曰邊餉莫要於屯鹽近遣龐尙鵬鄒應龍凌儒往理事權雖重顧往河東者兼理四川往江北者兼理山東河南往江南者兼理浙湖雲貴重內地而輕塞下非初旨也且一人領數道曠遠難周請在內地者專責巡撫令尙鵬等三人分任塞下屯事久任責成有功待以不次則利興而邊儲自裕其秋應龍等召還命尙鵬兼領九邊列上屯政便宜江北者四薊鎮者九遼東宣大者各十一甯夏者四甘肅者七奏輒報可諸御史督鹽政者以事權見奪欲攻去之河東巡鹽郜永劾尙鵬行事乖違中官復激帝怒遂落尙鵬職而汰屯鹽都御史官　給宣大屯官養廉田宣大開墾田已成業令每十頃內給將官五十畝爲養廉之資若副將開種不及百頃守備以下不及一十頃參論戒飭四年詔各邊自墾田永不起科如歲增粟十萬五萬石自墾至百頃千頃者重加陞賞

神宗萬歷五年正月詔鳳陽淮安力舉營田時山東巡撫鄭汝璧請開登州海北長山諸島田福建巡撫許孚遠墾閩海檀山田成復請開南日山澎湖又言浙江瀕海諸山若陳錢金塘補陀玉環南麂皆可經理或留中不下或不久輒廢　給事中郝敬請抽畿輔屯牧兵屯田遼左時方征倭寇濟陽衞舍餘李大用等請以萬人自備資糧隨行敬乃上疏曰臣閱李大用等奏畿輔附近濟陽等衞屯牧額兵共四十八萬願以萬人隨行征倭衆軍自貼糧餉臣訪其故自永樂時靖難功成剩精兵四十八萬內一十二萬選入十二團營餘三十六萬給賜屯田牧地種納子粒馬價分置七十八衞於順天府所屬州縣俱屬三千營統轄聽調征勦今二百餘年生齒繁衍與民混雜有司派以馬戶撑船運米等役衆軍脫卸無計昨者甯夏之役各餘丁議自備糧隨行征勦求免前差未幾甯夏平議遂寢茲緣倭奴告警重復申奏蓋彼以三十六萬之衆止出萬人是三十六人中抽一丁耳以三十六萬衆

共餉萬人是三十六家共贍一軍耳又得槪免民差圖此便利今東征師可勿復用此惟是遼左空虛宜因羣情爲轉移之計卽於各衞原籍中十名抽一據三十六萬原數除六萬作耗外可得壯丁三萬人擇廉幹官數員統領赴遼東開種屯田於存留三十萬人每十名幫貼屯兵一名牛種廬舍之費令槪免前差開墾田成卽給本兵爲永業大率每兵一名墾田二十五畝內除五畝爲官田每畝量收子粒五六升則三萬人可墾田七十五萬畝一歲收官田子粒可八千餘石以備緩急之需因願赴之人心蠲不急之徭役一呼而得勝兵三萬坐收兵食兩利之效備門庭之警扶肘腋之危何憚而久不爲此

續通典熹宗天啟初巡撫張慎言復議天津屯田而御史左光斗命管河通判盧觀象大興水田之利太常少卿董應舉踵而行之光斗更於河間天津設屯學試騎射爲武生給田百畝保定巡撫汪應蛟亦請興天津屯田疏言天津葛沽一帶地從來斥鹵不耕種臣謂地無水則鹹得水則潤以閩浙治地之法行之未必不可爲稻田今春買牛制器開渠築堤葛沽白塘二處耕種五千餘畝內水稻畝收四五石種薥荳者得水灌漑亦畝收一二三石惟旱稻以鹼立槁始信閩浙之法可行於北海而斥鹵可變爲膏腴也天津爲神京牖戶開府設鎭其地益重見在水陸兩營兵四千人歲費餉六萬四千餘兩俱加派民間天津荒田奚啻六七千頃若盡依今法爲之開渠以通蓄洩築隄以防水澇每千頃各致穀三十萬石以七千頃計之可得穀二百餘萬石非獨天津之餉取給而省司農之轉饋無不可者且地在三岔河外海潮上溢取以灌漑於河無妨白塘以下地無糧差白塘以上爲靜海縣或五畝十畝而折一畝糧差每畝不過一分八釐民願賣則給價不願則給種於民情無拂請以防海官軍用之於海濱墾地每歲開渠築堤可成田數百頃一面召募居民承種數年之後荒田漸闢各軍兵且屯且守民間可省養兵之費重地永資保障之安矣得旨允行李繼貞巡撫天津亦力於屯務然仍歲旱蝗往往弗克底成效也五年貴州巡按傅宗龍討諸叛苗大破平越毀其砦百七十宗龍乃條上屯守策一曰淸衞所原田一曰割逆賊故壤而以衞所之法行之蓋黔不患無田患無人客兵聚散不常不能久駐莫若倣祖制盡舉屯田以授有功因功大小爲官高下自指揮至總小旗卑以應得田爲世業禁其私買賣不待招徠戶口是實臣所謂以守爲屯

者如此部議從之

續通考莊烈帝崇禎七年二月御史葉紹顒疏請興屯以足軍餉令所司議行九年九月總督宣大山西軍務盧象昇大興屯政積粟二十餘萬諭九邊皆式之十年陝西巡撫孫傳庭釐正西安三衞屯糧傳庭疏言博考故牘洪武時每軍領地一頃歲徵正糧十二石餘糧十二石盡行收貯屯倉以正糧按月支給本軍以餘糧支給官軍糧俸餉不煩轉輸而倉廩充實兵不煩召募而士卒精强法至善也至永樂二十年奉詔減免餘糧六石然正餘一十八石猶然交倉按支法尚未壞也至正統二年以正糧十二石免給本軍充餉免納免支止徵餘糧六石入倉而屯法大壞矣至後不知何時復將餘糧六石改爲正糧一併免軍免納而屯糧既不入倉屯地幾爲私產莫可究詰矣陝西省下舊四衞因檄行西安府推官王鼎鎮清查除右護衞名隸秦府外先將左前後三衞各地查明推清定法按地起課即責辦於見今承種之人每上地一頃徵糧十八石中地量免三石下地又免三石每石折銀七錢總計三衞共該起課地三千二十七頃零徵銀三萬五千餘兩寬平易從無不翕然相安不呼籲以窘大農不加派以厲子遺疏上帝褒嘉之

明各處屯田數　在京錦衣等五十四衞并後軍都督府原額屯田共六千三百三十八頃五十一畝零嘉靖四十一年額五千五十二頃八十五畝零糧二萬八千二石六斗零萬歷七年新增并勘出還官首地銀二萬一千七百九十一兩二錢零鈔五萬六千九百四十貫　南京錦衣等四十二衞屯田共九千三百六十八頃七十九畝零見額屯田二萬二千六百九十六頃六十六畝糧一十五萬一千五百二十五石七斗銀一萬二百六十六兩四錢　中都留守司并所屬衞所及皇陵衞屯田共七千九百五十三頃七十八畝零　北直隸衞所原額屯田共一萬六十四頃二十五畝零嘉靖中額四萬二千六百七十八頃四十六畝零糧二十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一石五斗零萬歷中額新增并勘出首地銀四萬四百六十二兩七錢零秋青草二十二萬一千四百五十二束穀草一百八十七束　南直隸衞所屯田共二萬七千四十一頃四畝零嘉靖中額四萬八千八百一十八頃三十六畝零糧四十二萬七千四百三十七石五斗零銀六兩三錢零　大寧都司衞所屯田共二千一百二十六頃七十六畝零　萬全都司衞所原額屯田一萬九十六十五頃七十二畝零嘉靖中額宣府屯田四萬七千八百九十二頃四十七畝糧一十九萬八千六十一石六斗零　浙江原額屯田共二千二百七十四頃一十九畝零嘉靖中額二千三百九十頃六十畝零糧六萬八千二百九十六石零　湖廣原額屯田共一萬一千三百一十五頃二十五畝嘉靖中額五萬七百四十九頃七十二畝零糧三十八萬七千五百四十五石　河南原額屯田共三萬六千三百九十頃一十七畝零嘉靖中額五萬五千五百九十八頃二十三畝零糧三十三萬三千五百八十九石　江西原額屯田共五千六百二十三頃四十一畝零嘉靖中額五千四百七十一頃二十八畝零糧二萬一千五百四十六石零　陝西原額屯田共四萬二千四百五十六頃七十二畝零嘉靖中額一[illegible]六萬八千

四百四頃四畝零糧八十二萬三千二百四石六斗零草折糧一千九百七十二石五斗零拋荒糧草折銀一百一十九兩五錢零草二百三十七萬八千五十二束草價銀二百五十八兩五錢零地畝糧二千四百六十二石零地畝銀二萬七百七十九兩四錢零　廣西　原額屯田共五百一十三頃四十畝嘉靖中額四千六百一十頃三十四畝零糧五千五十四石零內除民里徵收及荒劄停徵實在田二千九百一十三頃三十七畝糧三萬四千六百九十五石零　山東　原額屯田共二千六十頃嘉靖中額一萬八千四百八十七頃四十九畝零糧八萬三百四十八石零　遼東　原額屯田共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六頃嘉靖中額二萬九千一百五十八頃六十六畝零糧二十五萬三千二百一石　山西　原額屯田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三頃八畝零嘉靖中額三萬三千七百一十四頃八十八畝糧一十萬一千九十八石零租銀一千二十七兩八錢零草一千二百四十束折銀一十六兩二錢　山西行都司　屯田一萬一百一十八頃二十畝零嘉靖中額大同鎮屯田二萬八千五百九十頃三十四畝零糧一十二萬二千四百三十八石零牛具地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六頃二十九畝零徵銀八千三百二十二兩五錢零　廣東　原額屯田共七十二頃三十三畝零嘉靖中額六千三百三十八頃七十九畝零糧一十五萬一百二十九石零　四川都司及行都司　屯田六十五萬九千五百四十五頃二十六畝零嘉靖中額四萬八千八百四頃一十畝零花園倉基一千九百三十八所糧二十九萬四千三百三十九石零　福建　原額屯田共三千七百七十四頃又福建行都司并所屬衛所屯田共一千六百七頃三十七畝嘉靖中額二項共八千六百九十三頃二十二畝零糧一十五萬一千八百四石零　雲南　原額屯田一萬八百七十七頃四十三畝零嘉靖中額一百一十一萬七千一百五十四畝零糧三十八萬九千九百九十二石零　貴州　屯田九千三百三十九頃二十九畝零嘉靖中額三十九萬二千一百一十一畝零糧九萬三千八百一十一石零

皇朝通典順治元年定荒地屯種例

二年遣御史巡視屯田

三年更定屯田官制每衛設守備一員兼管屯田量設千總百總分理衛事裁原設指揮副指揮改衛軍爲屯丁其衛所錢糧職掌及漕運造船並都司行都司之制皆仍舊

四年給江寗西安駐防園地江寗六十畝至百八十畝不等西安二百四十畝或二百十五畝不等惟浙江駐防官兵仍照京制支領俸餉不給田地

五年准雲鎮屯田令軍民墾種官給牛種量收租銀定各省駐防官兵家口半攜去者在京園地半撤全攜去者全撤例

六年定直隸屯地輸租例天津葛沽等處屯地舊例上地每畝六升中地四升五合下地三升今定果樹菜畦水田葦地每畝科一斗麥地六升雜糧地四升五合定外省駐防初任官員未給園地者准撥給其加級陞任者不准添給例

文瀾書局石印

七年裁汰衛軍凡衛所屯田從前分給軍丁承種者歸併州縣其有運糧衛所屯糧仍舊派徵其無運糧衛所屯田悉照民田起科

九年令廣東屯糧本折各半徵收免其全徵本色

皇朝通考十年裁巡按御史令各省巡撫督理屯田定江南秣陵廣武英武三衛屯糧准其折銀

十三年令河南等省各屯衛照民地例徵糧自開屯以來屯租數倍民糧屯丁輸納維艱故有是令定屯丁貼運之例浙江金鄉等衛有屯無運杭寧溫台各衛嘉湖嚴衢各所有屯帶運金華等所處紹等衛無屯有運應均算津貼向例漕船一艘派屯田一百五十一畝有奇今議定帶運衛所照數分派餘田徵租銀撥貼無屯衛所至有屯無運衛所若有願運者照例給田僉運若無領運者計田徵租銀撥貼無屯衛所運丁至康熙十年以屯田缺額定每船給田一百一十三畝

又以廣西衛所久廢令州縣招墾荒屯無力者官給牛具

十四年清查湖廣軍民冊籍先是湖廣有運軍班軍操軍三項各設屯田後因操軍班軍不用令其歸農止留運軍協濟江西漕務但軍民冊籍不分賦役易於紊亂嗣後民冊當差者衛所不得扳告軍冊有役者州縣不得重派民佃軍田者照例納租毋得再派軍役軍佃民田者止完正賦毋得派及民役

十五年以雲鎮屯衛錢糧歸山西驛糧道管理

十六年裁四川衛所其屯糧歸併州縣照民田起科

十八年更定雲南職田納糧例先是雲南衛弁職田收租准俸不納稅糧嗣後各歸衛所編入戶口俱以本七折三徵收其舊係每畝一斗九升至三斗者照軍糧例起科三斗至五斗者概以三斗為額

皇朝通典康熙二年復以江南屯糧歸都司管轄

四年歸還德州圈地其駐防兵均如陝西例給糧

五年以陝西衛所屯糧與民糧一體輸納無僉運領運之事不必改歸都司仍令布政司總理

十六年議令投誠兵屯田湖廣道御史蕭震上投誠兵丁屯田四便疏一以投誠之衆所攜家口數倍正兵予以荒地牛種可為招徠之勸一以綠旗兵有防禦之任屯田難投誠兵無汛地之責屯田易一以投誠兵隨標月給餉糧歲費八十餘萬使開墾荒蕪三年起科既有兵餉又增屯賦一以各省荒地四百餘萬頃分給耕種軍儲日實戶口漸繁故有是令

又令廣東雲南屯田道稽察衛所各官及徵收屯糧

皇朝通考又以江南石城等衛屯糧改折太重令仍徵本色

十年減廣東屯糧額廣東屯糧十倍民賦荒蕪者多令照民田重則每畝八升八合起科

十五年嚴荒田影射之禁各衛所荒田坐落州縣境內縣查則指為軍地衛查又詭為民地令督撫嚴檄州縣衛所各官逐一查報不得推諉以滋影射

十八年令江南屯田道考成視都司例

二十三年湖廣偏橋鎮遠二衛地畝錢糧歸併貴州徵收嗣後湖南屯糧則例屢多更定至二十五年以銅鼓衛屯糧歸併新寧縣徵收三十六年辰州衛屯田歸併瀘溪縣照民田科則徵收又城步縣有經徵靖州衛屯糧改歸靖州綏寧縣徵收四十年以沅州龍陽黔陽靖州四州縣屯田科則偏重將賦役全書謬刊之數改正減免四十五年以清浪平溪二衛屯糧徵米輸運維艱准其徵銀

二十六年裁雲南都司

三十年定廣東衛所屯糧減則徵收照民田例

三十四年 諭雲南屯田錢糧較民田額重數倍民人苦累嗣後屯田賦額著照河陽縣民田上則徵收明年議雲南屯地錢糧亦照屯田則例

五十七年減湖北沔陽衛屯田糧額沔陽衛屯田五百七十二頃八十畝有零向係水淹窪地令照湖南清浪衛減則之例每畝五升四合五勺

雍正二年臣僚上言請改併衛所歸州縣管轄兵部議軍民戶役不同歸併未便　上曰滇蜀兩省曾經裁併未聞不便今除邊衛無州縣可歸與漕運之衛所民軍各有徭役仍舊分隸外其餘內地所有衛所悉令歸併州縣令直省督撫分別區畫具奏

是年裁山西都司明年復裁江南浙江江西湖廣山東廣東等省都司又裁浙江杭州等衛徵屯千總其衛所錢糧歸併布政司管轄

是年總計直省屯田三十九萬四千五百二十七頃九十九畝九分七釐屯賦銀四十三萬六千四百四十六兩四錢一分五釐九毫屯糧一百六萬四千五百九十二石三斗五升一合九勺草四百八十七萬一千三百四十五束有奇

直隸等處屯田七萬四千四百九十九頃二十八畝一分二釐有奇屯賦銀四萬三千三百六十六兩八錢二分八釐九毫有奇屯糧八萬四千七百三十四石一斗三升九合四勺有奇

江南江蘇等處屯田一萬一千五百九十七頃七十二畝六分二釐有奇屯賦銀三萬八千四百一十二兩三錢七分有奇屯糧二萬三千四百八十八石有奇

安徽新安等處屯田一萬一千八百五十五頃五十九畝五分有奇屯賦銀四萬五百六兩有奇屯糧米麥四千四百八十二石有奇

山西太原等處屯田六萬四千七百三十六頃十九畝有奇屯賦銀五萬二千三百二十五兩四錢有奇屯糧五萬七千五百四十九石有奇草八萬三千四百三十二束有奇

山東濟南等處屯田二萬四千四百二十七頃五畝有奇屯賦銀四萬九千六百七十九兩八錢三分有奇

陝西西安潼關等處屯田都司更名額外地共四萬八千四十八頃三畝屯賦銀三萬六千一百一兩四錢九分屯糧十九萬五千二百三十六石五斗七升

鞏昌甘州等處屯田九萬九千八百九十四頃六十五畝有奇屯賦銀一萬九千九百七十四兩六錢三分有奇屯

糧四十七萬六千四百九石四斗有奇草四百七十八萬四百五十三束

浙江杭州等處屯田一千七百七十三頃八十畝六分有奇屯賦銀一萬八千六百三十兩一錢一分有奇

江西南昌等處屯田六千八百二十八頃八十畝八分有奇屯賦銀一萬三千三十一兩四錢七釐有奇

湖北武昌等處屯田一萬八千二百一十二頃二十八畝三分有奇屯賦銀四萬八千九百二十一兩三錢九分有奇

湖南岳州等處屯田七千二百四十一頃六十七畝一分四釐有奇屯賦銀二萬三千七百五十三兩一錢六分有奇

四川建昌等處屯田五百七十三頃三十二畝五分有奇屯賦銀一千四百五十兩六錢有奇屯糧米豆蕎八千九百八十六石一斗六升有奇

福建福州等處屯田七千七百七頃八十六畝有奇屯賦銀三萬八千二百一十九兩有奇屯糧二萬六千三百八十八石有奇

廣東廣州等處屯田四千九百四十八頃九十畝七分二釐有奇屯糧八萬八千九百九十七石二斗五升七合二勺有奇

廣西桂林等處屯田一千九百九頃五十六畝有奇屯賦銀八千二百二十四兩八錢五分有奇屯糧九百七十五石有奇

雲南平彝等處屯田八千六十一頃二十九畝二分有奇屯賦銀一千一百九兩二錢二分有奇屯糧五萬五千四百七十八石有奇

貴州貴陽等處屯田二千二百一十一頃九十六畝四分有奇又陸地一百八十九分有奇屯賦銀二千七百四十兩一錢三分有奇屯糧三萬九千六十六石四斗九升四合蕎折米六百三十四石七斗九升五合有奇穀折米六百八石六斗五升有奇

三年令安西兵丁試行屯墾安西屯墾未備兵丁家口乏食令將駐防兵之不願久住者召募頂換擇水土宜苗稼之處給之使之屯墾俟資糧漸裕之後搬取家口永遠駐防又以初次應募之兵未習農事就沿邊州縣僱農人爲幇夫每兵三名給幇夫一名每歲耕種令幇夫指引俟屯墾旣嫺將幇夫裁去

五年令軍田照民田給契上稅時以黔省所有軍田每畝上稅五錢報司給契許照民田一體賣買所收稅銀年底造冊送部查核幷通行直省悉照此例又准江南之建德東流二縣向有額解南撫饒三衞所屯糧編入江南池州府經管

九年定屯衞田准典與軍戶不得私典與民違者將田歸衞典價入官仍照例治罪

十二年設甘肅柳林湖等處屯田甘肅涼州府鎮番縣之柳林湖散處邊外地多荒蕪總督劉於義奏請招民開墾從之

皇朝通典乾隆元年除廣東屯糧羨餘減各省屯賦重額　詔減浙江嚴州衞遺漏減免銀兩減廣西武緣縣屯賦減浙江溫州衞田賦停止貴州新設苗疆屯軍時貴州總督張廣泗請將逆苗絕產安設屯軍　上諭數年以來經理苗疆原期寧輯地方化導頑梗並非利其一絲一粟是以彼處應輸之正供朕皆仰體　皇考聖心永遠革除豈肯收其田畝以給內地之民乎從前屯田之意原因該督等奏係無主之絕產今看來此等苗田未必盡係無主之產或經理之人以爲逆苗罪本當誅今旣宥其身命即收其田產亦法所宜然殊不知苗衆自有之業一旦歸官目前雖懾於兵威勉强遵奉而非出於中心之願安能保其久遠寧帖耶至於撥換之舉在田地有肥瘠之不同而畝數又有多寡之各異豈能銖兩悉合饜服其心使苗衆無絲毫較量之念乎總之頑苗叛逆之罪本屬重大國家旣施寬大之恩貸以不死予以安全而此區區之產業反欲收之於官則輕重失宜非　皇考與朕經理苗疆之意矣奉　勑令張廣泗即行停止其實在絕產令查明疏請尋議以惟逆苗絕戶田產賞給屯兵墾種擇形勝之地建築堡墻以資捍禦

又　諭各省屯糧有原額糧則較重者悉行酌減裁汰涼州府鎮番縣柳林湖屯戶設立屯長總甲分理

三年以安徽之懷遠衛軍田徵銀視民田較重今改照蒙城縣民田例又議減武平衛軍田加徵銀數永著爲例懷遠衛軍田十三頃每畝徵銀八分八釐零又二頃每畝徵銀六分二釐零今照蒙城例每畝徵銀二分二釐零武平衛軍田每畝加徵銀七釐三毫今減去五釐五毫

四年招民承種安西鎮口外屯田時以安西鎮屬口外屯田可藉民力墾治以供兵食議召募農民商賈及兵之有餘丁者承種所獲糧穀民得六分官收四分委安西道與通判管理此外餘地聽民報墾納糧

五年禁屯田私租與人者運軍額設屯田止許得當年租銀不得加租及立劵預支其已經加租之田如力能回贖者卽退還價値別租不能贖者俟租滿日別租若指稱加租名色立劵私交者將運丁及租田之人依私典軍田例治罪其田另給新丁仍追租價入官

六年令各省屯田定限一年無論在軍在民一併清出歸軍贍運

八年清釐湖廣軍屯田湖南軍屯田地典賣與民者令悉行清釐量爲區別如民買軍田願應差者及軍買軍產隨田應差者俱仍舊管業不准取贖若民買軍田不願應差及軍買軍田田去差存者令原丁取贖加力不能贖則令典買者每歲助費以濟漕運又湖北衛所屯田各令清出原額除納賦之外酌量多寡分別助費官徵官給均分各船濟運其故絕逃亡之户民人頂種者見在納糧貼運與屯丁無異若此項田有出售者仍令軍戶歸買

十二年定民典軍田取贖之例各衛屯田典賣與民者許備價取贖由衛所移文州縣飭令民人領價退田若以民田揑報軍田希圖混冒者將衛所官處分

皇朝通志是年陝西提督拉布敦疏請口外八溝塔子溝等處設兵屯田從之

皇朝通考十八年總計各省屯田二十五萬九千四百十有六頃四十八畝屯賦銀五十萬三千五百五十七兩屯糧三百七十三石各有奇

江南江蘇屯田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六頃九十二畝賦銀三萬七千三十五兩各有奇

安徽屯田一萬一千八百五十六頃八十六畝賦銀四萬五千八百六十兩糧三百七十三石各有奇

山西屯田九千九百三十頃賦銀五萬九千百二十一兩各有奇
山東屯田二萬二千頃八十四畝賦銀五萬六千十八兩各有奇
河南屯田七千二百五十二頃九十八畝賦銀一萬七千九百九十一兩各有奇
陝西西安屯田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六頃三十八畝賦銀七萬四百二十六兩各有奇
甘肅屯田十萬七千二百四頃七十八畝賦銀二萬八千五百七十五兩各有奇
浙江屯田一千七百四十一頃六十四畝賦銀一萬七千八百九十七兩各有奇
江西屯田六千四百三十五頃六十六畝賦銀一萬四千九百三兩各有奇
湖廣湖北屯田二萬四百十有六頃二十三畝賦銀五萬二十七百兩各有奇
湖南屯田五百十有一頃十有八畝賦銀三千二百四十八兩各有奇
四川屯田一百三十四頃八十二畝賦銀一百兩各有奇
福建屯田七千八百四十五頃三十一畝賦銀四萬四千三百十六兩各有奇
廣西屯田一千九百九十六頃六十二畝賦銀八千五百十有六兩各有奇
雲南屯田五千九百十有五頃三十七畝賦銀四萬四千九百七十四兩各有奇

二十一年募民屯種瓜州地畝先是雍正三年吐魯番回人歸附　諭令遷入內地十年署大將軍查郎阿奏請將吐魯番衆在肅州所屬之王子莊安插奉　諭旨瓜州地土肥饒氣候亦與回民原住地方相似且現在開墾可種之地甚爲開闊足資回民耕收著總督劉於義等將吐魯番回衆安插瓜州築堡造房給與口糧牛種至是移歸故土總督黃廷桂言瓜州回人遷移魯克察克所遺地畝逐細丈量共計成熟地二萬四百五十畝應就近招民屯種借給籽種於收成後扣除其糧石按官四民六徵收從之

二十二年請查陝西屯地銀糧陝西布政使塔永寧言西安鳳翔同邠乾等五府州屬屯地往往有地已典賣糧未過割亦有租佃與人錢糧仍係原業主交納其本色糧石例應運交道倉納戶希圖省事每有包給催糧折甲代完

者雖於乾隆八年立法清查但條款尙欠詳盡應予十有餘年業戶之展轉典賣者愈多請寬限一年於農隙時徹底清查絕賣之地即令過割於紅冊內更名與當種之地于原主名下分註佃戶典戶姓名概令種地之戶完糧如其出典回贖及更易佃戶者亦於紅冊內改註總不許原業主私自收用亦不許旗甲包納代完以杜隱冒下部議行

二十三年淸釐江西軍屯田江西巡撫阿思哈言康熙年間淸查屯地將原有地畝悉行查出歸軍並定以回贖之例今爲時既久各屯田與民田相錯佃人業主保無私相勾串售賣及移坵換段情弊應委員按照丁地攜帶老冊預期曉諭令將私相典賣悉行首明仿照直隸回贖旗地之例按畝查對立法回贖註明現管佃名繪圖造冊分送糧運俾運丁養贍有資辦公不致賠累下部議行

二十四年准瓜州屯戶加墾地畝改屯陞科陝甘總督楊應琚言瓜州屯戶所借牛具籽種口糧二十二年以後未能按數交還緣屯種八戶僅給田三十畝除扣還官項外所餘無幾一遇歉收輒多逋欠加以定議官四民六分收小民每視爲官田咸懷觀望今據屯戶籲請每戶加墾荒田三十畝一體改屯陞科每畝額輸小麥四升一合零糧三升雖與原議四六分收不無少減然加墾地畝自必歲獲寬裕且改屯陞科小民視爲世業更必踴躍報墾於國計民生交有裨益軍機大臣議如所請行

二十七年改柳林湖屯田照鎭番縣中下則陞科甘肅布政使吳紹詩言凉州府屬鎭番縣之柳林湖屯田原墾一千九百八十餘頃續墾三百七十五頃歲給籽種口食所收糧石官四民六二十三四年以來分收糧石漸次減少緣民情視爲官田不甚勤種且屯民二千四百餘戶散處一百六十餘里地方官耳目難周殊鮮實效應請遵照瓜州之例改屯陞科照該縣民地上中下則納賦至是陝甘總督楊應琚言柳林湖屯田改屯爲民按鎭邑上中下則陞科緣該處並無水泉可以灌溉鎭邑渠流又難以旁及邊外本無水田上則地畝請將初墾地照中則民田續墾地照下則民田陞科皆下部議行

二十八年准柳溝布隆吉爾等處屯戶加墾餘地改屯陞科楊應琚言安西府屬淵泉縣之柳溝布隆吉爾等處地

畝乾隆四年招民屯墾現住屯民二百四十戶種地七千二十五畝核計每戶實止種地三十畝現在生齒漸繁每歲所收糧石不敷養贍請於原種屯田之外畦頭畛尾計共有可墾餘地八千餘畝聽其加墾以原分屯田之水導引灌溉並照瓜州之例改屯陞科俾農民視為世守之業自必盡心耕耨下部議行

准靖逆赤金等處屯戶一體加墾餘地改屯陞科楊應琚言安西府玉門縣靖逆赤金等處屯地乾隆四年同淵泉縣柳溝布隆吉爾等處地畝一併招民屯種查該處原招屯民二百三十餘戶承種地八千八百餘畝核計每戶種地無多現在生齒口繁不敷養贍其情形與柳溝布隆吉爾等處並無二致應照柳溝布隆吉爾之例加墾餘地改屯陞科下部議行

三十一年總計各省屯田三十九萬二千七百九十五頃六十七畝有奇屯賦銀七十八萬四千九百二兩屯糧百九萬七千六十四石各有奇草五百五萬六百二十束

江南江蘇屯田一萬四千四百二十一頃二十四畝有奇屯賦銀三萬五千六百五十五兩屯糧五萬六千七百二十七石各有奇

安徽屯田四萬二千二百十一頃九十畝有奇屯賦銀十萬九千九百三十三兩屯糧九萬九千九百十七石各有奇

山西屯田九千九百九十九頃三十畝有奇屯賦銀五萬九千一百二十一兩有奇

河南屯田六萬五千五百二頃七十五畝有奇屯賦銀二十萬二千八百九十七兩有奇

山東屯田二萬二千九頃五十五畝有奇屯賦銀五萬六百十一兩有奇

陝西屯田四萬七十二頃七十畝有奇屯賦銀一萬三千一百七十七兩屯糧十有五萬六千六百七十八石各有奇草九千五百三十二束

甘肅屯田十有一萬四千五百九十七頃六十畝有奇屯賦銀三萬七千五百二十一兩屯糧五十萬二千六十九石各有奇草五百四萬一千八十束

浙江屯田一千七百三十九頃十三畝有奇屯賦銀一萬七千九百十三兩有奇
江西屯田六千四百三十五頃六十六畝有奇屯賦銀一萬四千九百三兩有奇
湖北屯田二萬四百七十三頃二十八畝有奇屯賦銀五萬二千七百六十三兩屯糧九萬三賦銀九萬八千六
百八十九兩有千一百六十三石各有奇
湖南屯田三萬八百八十一頃四十八畝有奇屯奇
福建屯田七千八百六十六頃四十五畝有奇屯賦銀四萬四千四百二十三兩屯糧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一石
各有奇
廣東屯田五千二百七十九頃五十七畝有奇屯賦銀一千八百七十七兩屯糧九萬二千七百三十九石各有奇
廣西屯田一千九百九十六頃六十二畝有奇屯賦銀八千五百十六兩有奇
雲南屯田九千一百七十三頃五十一畝有奇屯賦銀三萬六千七百九十六兩屯糧七萬一千四百八十六石各
有奇
三十六年戶部議高晉奏江西袁州贛州饒州建昌各衛所丈缺及水沖沙壓屯田地共六十四頃九十六畝零應
徵屯糧准自三十五年為始照數豁除如議行
三十七年漕運總督嘉謨奏台州衛民佃管種屯田准其酌量分別加租下部議行
三十八年 諭裴宗錫覆奏查辦軍屯請將上江下江無為等州十七州縣向不歸運之裁衛屯田加
徵津貼所辦非是而加徵之名更屬不能深體朕意朕惠愛百姓普錫恩免不下數千百萬惟期家給人足樂利永
徵何獨因清釐屯糧欲舉百餘年相沿之民產一旦忽議加賦朕豈肯為之且定以官為加徵之名則斷乎不可著
勅高晉查辦續結其江蘇省並 諭照此辦理浙江巡撫陳輝祖疏請民屯新墾丁銀隨年攤徵 上諭
國家承平休養百有餘年閭閻生齒日繁向來編審人丁按丁科則自康熙五十二年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
特頒恩詔盛世之民永不加賦即以是年丁糧之數作為定額仰見 皇祖惠愛黎元法良意美實我

萬世子孫臣庶所當遵守不易者朕臨御以來仰承　天祐　祖德累洽重熙無時不以愛養斯民爲念豈肯於丁糧區區毫末之賦稍存計較乎况人數既多自地無遺利若求可墾之地則惟新疆烏嚕木齊等處尚可招徠屯墾至於內地即間有東坍西漲其數甚微祇須地方官照例妥辦若以新墾民屯地畝復將丁銀隨年攤納是與小民較及錙銖尤非惠下恤民之道所有各省辦理丁糧俱著悉仍其舊

皇朝通考三十九年江蘇巡撫薩載奏江浦縣坍没省衛屯田六十四畝二分零至六月奏江寧縣占廢坍没屯田二頃七十五畝零均請豁除錢糧下部議行

四十年戶部議覆覺羅敦福奏湖南省五衛屯田有別伍頂買田畝者即與同伍無異應編入原船按糧承運如係活契驗明仍聽本軍回贖其有民人頂買之田除年遠造房築墓及軍逃地荒自行開墾者免贖仍照舊貼費當差其餘典賣田畝如本丁願贖概令贖歸未贖時令現業按糧貼費並將原議民戶典賣屯田編入軍籍之例改正停止本軍名下尚有出典未贖之田有力者先贖屯產如無應贖屯產方聽其另置民田另納糧賦毋許攙入軍田如議行湖北巡撫陳輝祖奏武昌等衛所清出典賣屯田請加津贍運部議查典賣屯田與受各戶均應按例辦理特以典賣者未必盡係現運之丁而執業者亦恐非起首承買之戶從重加津免其撤田歸運則私相授受者知所炯戒而仍不致有失業之苦向後典賣之弊庶可不禁自止應如所奏辦理

四十一年戶部議准勒爾謹奏肅州九家窰屯田八千八百三十三畝零改歸民田於本年陞科

四十四年成都將軍特成額奏兩金川新收屯糧准照打箭鑪至西藏一路臺站貯糧成例凡存倉及支放兵糧每石開銷鼠耗五合遇撥運別屯每石開銷盤折一升仍令每年造冊專咨報部下部議行南府屬恩施縣民人自首開墾成熟額內中則屯田四十二畝三分有零又額外下則地三十頃二十二畝有零自

四十七年起科嗣後應令按年造入地丁奏銷冊內報部查核

四十九年戶部議准湖北巡撫姚成烈奏施

五十年湖廣總督特成額等奏稱湖南長沙等府州屬原有弁田六萬六千八百八十餘畝除從前已賣變折共去

田三萬七千九百一十餘畝實止田二萬八千九百七十畝零自清查之後幾閱五十年私相買賣者又不一而足且地方棍徒唆訟圖詐者不少更有輾轉相售具告到官必須層層訊究追經質明賣主多無力繳價買主又難於安耕徒多擾累若循守舊議殊非盡善應將餘存弁田毋論已賣未賣俱照民產准其買賣稅契過戶承糧執業弁田名色悉行除去以杜訟端則小民既常安耕蠹匪徒亦無從滋事於地方殊多裨益下部議行

吳縣汪鍾霖甘卿甫纂校

賦貢類十

新疆屯田　八旗田地　內務府官莊　宗室官員兵丁莊田　八旗莊田　盛京莊田　駐防莊田

皇朝通典康熙五十四年　上以額德爾齊老圖地近推河應屯田駐兵令將軍費揚古等與喀爾喀汗會議尋以費揚古疏稱蘇勒圖喀喇烏蘇烏蘭固木科布多等處土田肥美均可耕種請撥土默特善種地兵丁千人每旗令台吉塔布囊一人督率屯種遣大臣一員監管又請於哈密地方屯種均從之後又准都統穆賽等疏言科布多等處收獲逾常請撥土默特千人出兵歸化城之土默特兵千人令往耕種

五十五年開巴里坤哈密等處屯田凡發往軍前効力人等有願種地者許其耕種又議准尚書富寧安請哈密所屬博羅爾圖古哩克接壤之處并巴里坤都爾博勒津哈喇烏蘇及錫濟木達哩圖布隆吉爾附近之上浦下浦等處兵丁有願往者亦令耕種是年冬蘇爾德奏稱都爾博勒津國古哩克哈喇烏蘇所種地畝有秋尋議令備明歲耔種

五十六年增墾阿爾袞固楚賓伯哩烏蘇鼐瑪爾塔呼埒克察罕郭勒等處荒地　命戶部侍郞梁世勳等督理巴里坤屯田

五十七年令新舊開墾都爾博勒津圖古哩克及回子扎薩克敏所種塔哩雅沁地所餘青稞貯倉充裕軍糧郎中蘇赫等議敘有差

六十年增墾烏蘭固木地

六十一年覈丈科布多烏蘭固木等處地畝穀數

皇朝通考雍正三年　命議開鄂爾坤圖拉等處屯田　諭振武將軍穆克登鄂爾坤圖拉一帶甚爲寬闊若開墾屯田實爲永遠之計爾會同喀爾喀將軍確議具奏尋穆克登奏言鄂爾坤一帶尚有昔人耕種處及故渠灌田蹤跡圖拉等處現有大麥小麥非不可墾之地但霜降早晚不一樹穀宜否不同請於屯長中擇十餘人於

文瀾書局石印

明年三月遣往耕種俟秋收後具奏議政大臣等議如所請得　旨允行至七年振武將軍順承郡王錫保奏報鄂爾坤濟爾瑪台圖拉三處屯田收穫大麥小麥糜子共七千五百五十石有奇
九年奏報一萬六千三十石有奇
十年開墾哈喇該圖地令兵民耕種工部侍郎原署西安巡撫馬爾泰言哈喇該圖爲諸路隘口所會水草亦佳請撤額塞勒津城所駐步兵并發西寗馬步兵合二千人赴哈喇該圖詳閱耕種地方令兵丁開墾從之
乾隆元年議辦鄂爾坤屯田先是雍正十三年定邊大將軍慶復奏請撥綠旗兵一百守營綠旗步兵二百家選兵二百於鄂爾坤地方自呼克新至濟爾瑪台擇水土佳處開墾試種小麥豌豆一年有效據實具奏王大臣等議覆行至是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言鄂爾坤地界寬廣可耕種若撥兵三千人各種二十五畝計可墾田七百五十頃慶復所奏請於鄂爾坤附近屯田所見畧同請以原摺付軍營將軍等按可墾之田詳悉定議從之至二年額駙策凌等言鄂爾坤可耕地畝實可給三千人耕種即以今年換班綠旗兵六百再另撥一千九百共二千五百一千五百名擇地耕種令一千名分駐塔密爾鄂爾坤兩處防守倉庫王大臣等議覆據奏除駐防兵外當用一千五百人耕種今軍營綠旗兵六百并罪人計一千有餘不必更撥兵丁前往從之
二十年籌辦額爾齊斯等處屯田先是諭軍機大臣從前因未深知達瓦齊情形原議四月進兵故令於額爾齊斯派喀爾喀兵綠旗兵并策凌所屬人等留駐屯田今進兵甚早而達瓦齊之力已窮兵到即可成功其額爾齊斯仍需屯田與否應另行酌辦如需屯田或即於策凌等遊牧所留人內派往或凱旋後再將策凌等人衆派往著班第等詳議具奏至是班第等言臣等接奉　諭旨公同商酌現在準噶爾窮蹙大兵一到自可迅奏膚功而平定準噶爾後額爾齊斯地方亦必需駐劄兵丁照管新收人衆其派出屯田兵丁并牛種器械等物既俱齊備應仍照原議辦理奏入　諭軍機大臣據班第等奏額爾齊斯仍須屯田之處即著照所請行其耕種所得穀石以備接濟往來兵丁口糧亦屬有益若欲撫綏新收人衆於額爾齊斯駐兵則大功告成後伊犂已留重兵兼有大臣駐劄額爾齊斯去阿爾台甚近又何必更設兵駐防著傳諭班第等知之尋經班第等言原派管轄屯田兵之塔爾瑪善現

在齊齊克淖爾居住令屯田兵前往額爾齊斯等處詢可屯田之地即行耕種旋與親王成袞扎布公同商辦已定屯田之地在伊蘇圖等處應移布拉罕兵於鄂倫淖爾駐劄照管從之

皇朝通典二十一年開墾巴里坤至濟爾瑪台濟木薩烏嚕木齊羅克倫瑪納斯安濟海雅爾晶峪吉斯珠勒都斯等處荒地又酌派內地兵民前往耕種照安西地方之例

皇朝通志二十二年復設塔里雅沁屯田

皇朝通考二十三年派兵屯田哈喇沙爾等處增烏嚕木齊等處屯兵先是二十二年成袞扎布等奏請來年派兵二千自魯克沁起程前往哈喇沙爾等處耕種至是雅爾哈善言哈喇沙爾通庫車阿克蘇大路舊係厄魯特回人墾種約需兵二千名以上海都河水甚足烏嚕木齊約需兵一千名水亦足用闢展魯克沁吐魯番除官兵及回人屯種外因水乏無可開墾吐魯番西百餘里通哈喇沙爾托克三城水頗充足可得兵丁五百名屯種之地臣等擬於哈喇沙爾派兵二千四百名烏嚕木齊原派兵五百增派五百名托克三與闢展魯克沁相近量增兵五百名闢展仍派兵四百名共需兵六三千三百名攜帶牛具口糧前赴魯克沁於三月前趲行從之議增兵屯田哈喇沙爾托克三等處永貴等言烏嚕木齊等處現在屯田兵三千六百名其魯克察克吐魯番附近哈喇和卓等處雖有餘地實爲磽瘠不必增兵烏嚕木齊地廣而荒擬前往查勘再議托克三餘地尚多水亦足用惟當修堤濬渠應請增兵四百名哈喇沙爾地最廣海都河水甚足但河身低於渠道須大加修築應請增兵二千名合之現在兵丁共六千名疏入軍機大臣議如所請得旨允行

又諭軍機大臣現在辦理回部未竣屯田伊犂可以暫緩惟於烏嚕木齊一帶及噶勒藏多爾濟遊牧之羅克倫等處亟宜相度地畝廣爲屯種俟將來酌量情形由近及遠即一二年後亦無不可著傳諭黃廷桂及永貴定長等知之侍郎永貴等奏報烏嚕木齊等處屯田新舊開墾畝數永貴等言本年屯田地方闢展烏嚕木齊已經墾種外據各該管官員報稱哈喇和卓墾地八千七百畝托克三墾地五千三百畝哈喇沙爾墾地四千餘畝俱經種植臣等合併闢展所種一萬畝烏嚕木齊所種八千畝共三萬六千八百餘畝較去年增墾七千三百餘畝所種禾苗先後

奮發臣等督率官兵盡力耕耘引水灌溉今秋可望豐收奏入報　聞至二十四年定長等奏報屯田本年增墾一萬零四百七十四畝因閏月增墾八千七百七十一畝計新舊地共種過五萬二千七百九十一畝察勘穆壘至烏嚕木齊可耕地畝先是黃廷桂言由巴里坤至烏嚕木齊南路一帶如闢展托克三哈喇沙爾等處今歲俱已種植自烏嚕木齊以內察罕烏蘇穆壘北路一帶地方多係沙磧難於開墾由穆壘至烏嚕木齊一帶則可墾之地最多近因哈薩克貿易遵　旨揀選副將一員管押貨物應請遴選道員同往於經過之地將曾否開墾地畝及氣候寒暄土脈肥瘠水泉多寡繪圖貼說請　旨遵行從之至是努三奏言臣率道員薩瀚等勘得自巴里坤至穆壘不堪屯種自穆壘至烏嚕木齊有噶勒藏多爾濟遊牧之昌吉羅克倫等處可耕地畝十六處視其地土肥瘠水泉多寡以定耕作仍令屯兵等輪替耕種以息地力方為有益計需兵六千八百名謹繪圖恭呈　御覽奏入　諭軍機大臣據努三察勘穆壘至烏嚕木齊屯田約需兵丁六千有奇繪圖呈覽此時雖距耕作之期尚早自當先為籌畫可傳諭黃廷桂於內地綠旗兵丁內挑選七千名調赴烏嚕木齊等處并傳諭永貴等知之議開昌吉羅克倫等處屯田努三等言臣等查勘昌吉羅克倫等處昌吉距烏嚕木齊六十餘里羅克倫距昌吉四十里舊係噶勒藏多爾濟遊牧地平水足有河渠舊址修理亦易丈量得昌吉可墾田八萬餘畝羅克倫可墾田七萬餘畝臣等會議昌吉羅克倫各駐兵一千五百名更番開墾種植以休地力奏入　諭軍機大臣努三前奏請查勘烏嚕木齊屯田時朕即謂雖為時尚早亦當先事籌備隨諭黃廷桂來年穆壘烏嚕木齊屯田派兵七千名及辦給農工器具今昌吉等處既又可駐兵三千名傳諭黃廷桂照數添派合之前派七千即得萬人為數雖多但屯兵惟取其習於耕作不必盡皆精壯黃廷桂宜酌量辦理仍與努三永貴等會商定議具奏

又　諭軍機大臣據黃廷桂奏稱塔里雅沁試種豌豆已有成效塔里雅沁既可種豆闢展吐魯番托克三烏嚕木齊等處想皆可以試種若得成熟於牧養更為有益可傳諭永貴等將闢展等處節候地氣測驗確實即於明春佈種

又　諭軍機大臣從前因辦理回部將伊犂屯田暫時停止今回部迎降相繼大功計日可成則屯田自不可緩

軍營綠旗兵丁駐防各城所用無幾應行派往伊犂并酌派回人令納穆扎爾等辦理屯田或將魯克沁哈喇沙爾

烏嚕木齊等處屯田兵丁移至伊犂再於內地派兵補缺可傳諭兆惠等將應辦之事先期預備

二十四年定增兵屯田特納格爾昌吉羅克倫等處陝甘總督楊應琚言特納格爾昌吉羅克倫等處地氣和暖且與烏嚕木齊相近增兵屯田實爲善策查烏嚕木齊現有屯兵一千名擬於凱旋綠旗官兵內截留五千名以一千預備差遣以四千分墾地畝從之

又 諭軍機大臣定長等將本年闢展托克三烏嚕木齊哈喇沙爾喀喇和卓等處屯田收穫分數具奏又稱除烏嚕木齊外其他地畝較之初種時漸覺歉薄等語此等地畝雖不能如內地人工糞治可以常年耕種但地頗寬儘彼此遞年互調耕作自有餘力著諭楊應琚會同舒赫德等悉心講求酌議具奏

二十五年 命調巴里坤綠旗兵九百名赴烏嚕木齊屯田

又 諭軍機大臣阿桂等奏稱伊犂河以南有地名海努克與固勒扎相隔一日程途水土沃衍請於此處先行屯種相其形勢分立村莊等語所辦甚是俱依議行

又 諭軍機大臣安泰等奏屯田以漸開擴直通伊犂自烏嚕木齊至羅克倫擇水土饒裕之地立四村莊每莊屯兵八百餘名委遊擊等員督課耕種等語所見甚是可即勉力善爲經理與舉伊犂屯田副都統伊柱言臣領屯田回人前來伊犂至海努克其地舊有廟宇又有築成營壘週圍俱可耕種即將官兵駐劄與屯田回人相隔二三里其應行安臺瞭望之處自東北塔前起至東南離本營四五十里伊犂河南安臺五處其屯田回人三百餘名約相隔半里立一村莊共十五處各修緝溝渠引水灌田計所攜粟麥可播種全完其回人所分各莊均有牆垣基址暫行搭蓋窩鋪俟農隙造房臣等駐劄處有廟宇二所大小住房百餘間雖俱倒壞加以修葺尚可駐兵六七百名奏入 諭軍機大臣伊柱奏稱屯田兵丁已抵伊犂之海努克現在安設村堡修理溝渠等語看來伊犂屯田俱有舊蹟著伊柱於一切應辦事宜先時相度加意奮勉督策回人盡力耕耘勿爲偷惰其地畝數目收穫情形可遇便陸續奏聞至是參贊大臣舒赫德言伊犂屯田初次遣回人三百名小麥等未及播種來年自應多爲遣往俱派

官兵屯駐亦屬有益現派出回人五百戶於來年二月辦給籽種器具攜眷前往奏入而海努克固勒扎兩處報可

議辦伊犁屯田增兵築城事宜參贊大臣阿桂等言伊犁本年現有屯田回人三百名近經舒赫德增派五百名應再增派二百名俟伊犁麥熟後遣發屯田綠旗兵一百名應增派九百名陸續遣發伊犁要地河北則固勒扎河南則海努克其地土肥饒之處則察罕烏蘇應於海努克築城以回人三百名屯田察罕烏蘇築城以綠旗兵一千名屯田固勒扎須築大城凡駐劄大臣公署倉庫咸在以爲總匯奏入軍機大臣議如所請得旨允行至是舒赫德言伊犁屯田回人一千戶除本年三百戶續派五百戶外餘二百戶今派出於麥熟後送往奏入報可

又諭軍機大臣海明等奏稱查閱喀什噶爾有索倫兵二百九十名察哈爾兵二百二十五名綠旗兵九百十名等語喀什噶爾現在有索倫察哈爾兵則綠旗兵可以調發今伊犁地廣而腴屯田兵丁頗覺不敷雖經派兵一千名陸續發往尙可再爲增加著傳諭舒赫德來年遣辦屯田兵丁時卽將喀什噶爾之綠旗兵丁撤回由阿克蘇就便發往准議敘管轄屯田官員并兵丁酌量獎賞定長等言今歲闢展等處屯田收穫較上屆多一萬三千餘斛請將管轄官員分別議敘兵丁酌量獎賞奏入軍機大臣議如所請得旨允行安泰等言烏嚕木齊昌克羅吉倫五等村莊所收青稞等穀共九萬四千八十九石有奇村莊地畝肥磽不同而官兵等皆能盡力耕作應請照例議敘從之

二十六年議闢展等處餘地募回人承種軍機大臣議覆安泰等奏闢展喀喇和卓托克三等處留屯兵六百名餘俱發往烏嚕木齊陸續前往伊犁屯田其空出地畝係官爲開墾所留兵丁旣不敷耕作應召募回人承佃交納官糧請交與安泰等詳議具奏從之

議設瑪納斯等處屯田安泰等言瑪納斯庫爾喀喇烏蘇晶河等處在伊犁烏嚕木齊之間地可屯田應設立村堡三處以次經理來春先派兵五百名往瑪納斯以一百名起蓋倉廒房舍四百名屯田續派兵五百名往庫爾喀喇烏蘇卽以瑪納斯餘糧辦給其晶河亦照此續辦奏入軍機大臣議如所請得旨允行至是阿桂等言瑪納斯距昌吉羅克倫不遠酌派屯田兵二百名庫爾喀喇烏蘇晶河距伊犁烏嚕木齊俱遠每村派兵三百名共八百名

人各墾地十五畝奏入軍機大臣議如所請得

又　諭軍機大臣安泰等奏烏嚕木齊現在屯田五處所收穀石甚屬充裕查該處屯田有綠旗兵三千名請以二千差操一千屯田互相更換等語烏嚕木齊收穫穀石雖盈餘甚多支用處少但僅以千八屯田官兵已墾之地又必荒蕪甚屬可惜若不通融籌畫穀石陳陳相因必致朽爛因思該處兵丁俱係三年一換並未挈眷若聽兵丁等移家居住或內地遊民有願往立業者著楊應琚查辦酌給田畝籽種安插似有裨益著傳諭安泰等相度情形安協酌議再著軍機大臣議奏至是安泰等言烏嚕木齊現駐兵丁臣等詳加詢問俱願挈眷惟請於收穫後回籍遷移臣等擬咨會楊應琚從安西等處按其程途遠近給與車輛口糧於明年二三月前來再楊應琚有招徠遊民之舉俟送到時酌給地畝口糧籽種照水田例六年陞科但不便與兵丁雜居應令於臣等駐劄相近之處安插從之楊應琚言肅州安西二處招募貧民二百戶定於本年十月料理前往又高臺縣招民五十六戶肅州招民四十四戶此外河西一帶尚有數百戶情願挈眷前往又山西臨晉縣民盧文忠一戶情願自備資斧前往願知急公仰懇賞給監生頂帶以示鼓勵其屯兵之願攜家口者現在續行辦送從之參贊大臣阿桂等奏報伊犂二麥豐收分數阿桂等言伊犂屯田兵一千名除委派二百名外其餘八百名分作八屯每人種大小麥十畝新舊回人八百戶每戶給麥種一石茲於六月二十內外二麥皆熟兵丁所種約計二十分以上回人所種核算亦有二十分以上俟全行收穫及粟米收成時再行請　旨加恩鼓勵奏入得　旨報可

又　諭成袞扎布籌辦科布多屯田成袞扎布言科布多屯田應先派綠旗兵一百名官給籽種農具俟收穫後再將喀爾喀杜爾伯特扎哈沁人等派往奏入軍機大臣議如所請得　旨允行募民開墾巴里坤餘地楊應琚言巴里坤地土廣衍水泉數裕除屯兵所種地畝之外應出示曉諭聽商民認墾按限陞科庶流寓貿遷之人皆樂業安居漸成土著奏入得　旨甚好應廣為開墾楊應琚奏巴里坤招獲民人王玉美等六十七名認墾地三千七百餘畝二十七年續招民人三十九戶認墾地一千四百五十餘畝二十八年續招吳臣等三十名認墾地三千四百四十餘畝共八千二百餘畝皆係近水易於引灌之地俱照水田六年陞科二十九年續報商民三十名認

墾地三千六百九十畝又續報敦煌等三縣招有情愿赴巴里坤種地民一百八十餘戶

又　諭軍機大臣阿桂等奏稱伊犁屯田八千畝收穫大小麥糜粟青稞等穀共二萬七千一百石有奇約二十分以上伊犁屯田回人八百戶收穫大小麥約二十分以上糜粟青稞約四十分以上合算每人收穀四十石應令其交米二十石定為成額則回人益知勤勸請嗣後人給籽種一石五斗以交糧十六石為率所種四項穀石有豐歉不齊亦可通融抵補等語伊犁屯田豐收皆官兵勤於力作所致自當加恩陞賞所有屯田各官員俱交部議敘兵丁等酌量賞給以示鼓勵回人等著與兵丁一體酌量賞給其定額交糧之處俱如所請行至二十九年明瑞等言伊犁種地綠旗兵一千名新舊回人三千二十戶所種地畝俱經成熟二麥青稞收成至二十分以上官兵等各知奮勉所收青稞視去歲較多麥子比去歲多至二千石以上回人所收亦與兵丁不相上下核計應交可得四萬四千六百餘石查伊犁去歲所收較前歲豐裕蒙　恩將大小官員俱交部議敘兵丁人等賞給銀兩今歲所收較去歲更覺豐裕相應請　旨照去年之例議敘賞給從之

二十七年　諭軍機大臣旌額理等奏稱發往烏嚕木齊屯田遣犯請先給屯田二十畝與兵丁一體計畝納糧伊等亦有攜眷者酌給地五畝自可開墾其未收穫以前官為養贍家口等語著照所請行

又　諭軍機大臣旌額理等奏稱烏嚕木齊辦給瑪納斯庫爾喀喇烏蘇晶河屯田兵丁馬匹糧餉俱全抵各該處現在本土滋潤三月前後可盡行播種等語此次派往兵丁衝寒行走奮勉可嘉著旌額理等酌量獎賞以示鼓勵

又　諭軍機大臣楊應琚請將闢展屯田收穫之芝麻菜子分給回人種植俟收穫後扣還籽種其餘量為交官以抵應輸額賦等語闢展所種芝麻菜子上年已試有成效自應借給回人種植以省運油之費但回地向未有此恐非所素習著傳諭德爾格酌量辦理再烏嚕木齊地畝廣遠現在開墾三屯或即於該處播種以濟日用亦無不可著傳諭楊應琚知之安插添駐伊犁屯田回人阿桂等言葉爾羌回人續請移居伊犁者二百十四戶臣等量其

天下為壯與從前移駐之一百十戶共為二百五十戶給與籽種等項合經制屯田回人一千戶定為一千二百五

十戶其老弱七十四戶交該伯克養贍年幼者俟其長成仍可補屯田之缺再此項回人若俱令在河北固勒扎等處屯田亦尚可容但不如河南居住百餘戶則兩岸俱有莊屯於觀瞻更協因於和濟格爾伯克編設一屯安插八十戶海努克編設一屯安插七十戶奏入報可

定各城回民納賦之制楊應琚等酌定新疆事宜凡回民自種地畝視歲收糧數交納十分之一其承種官地歲收糧石平分入官總計各城回民自種地畝闢展歲納糧四千五百六十五石哈喇沙爾納糧一千四百石庫車納糧九百六十石又另納地租糧二十五石沙雅爾納糧五百六十石阿克蘇納糧六千八百三十五石五斗賽里木納糧九百七十五石拜城納糧五百二十石五斗又另納糧三十石葉爾羌納糧二千八百帕特瑪納普爾錢四萬八千騰格所屬巴爾楚克納錢一千二百騰格克扣爾巴特納糧九帕特瑪和闐納糧二千帕特瑪納錢二萬四千騰格喀什噶爾納糧四千帕特瑪納錢五萬二千騰格又納官借籽種另册糧六百九十二帕特瑪所屬伯得爾格納錢四百騰格英阿薩爾納糧五百帕特瑪承種官地庫車歲收額糧一千二百五十石沙雅爾三百七十五石阿克蘇五十石葉爾羌一千二百二十一帕特瑪和闐六百四十帕特瑪喀什噶爾三十二帕特瑪侍郎旌額理等疏奏烏嚕木齊安插民戶開墾地畝成效旌額理言楊應琚招募民人四百餘戶陸續送到臣等辦給農具口糧每戶給與十五畝籽種衆民戶感戴 皇恩無分老少力勤耕作除十五畝籽種全行播種外並欲竭其餘力再行開墾臣等復借給麥種三百十餘石民人愈加奮勉每戶各開地三十餘畝悉行耕種所種青稞粟米等苗甚屬暢茂豐收可必奏入報可

二十八年議增兵屯田伊犂明瑞等言伊犂駐劄涼州莊浪滿洲兵建造城署營房糧餉須多為籌備請以來年為始先增屯田兵五百名乾隆乙酉年城工事竣又增內地調往築城綠旗兵一千名歸入屯田收穫糧餉自有盈餘從之都統永貴等疏奏派往伊犂屯田回人額數永貴等言續派各城回人往伊犂屯田臣等於各城選擇約以一千五百名為率計將應派阿克蘇等處十二城回人彙齊查核已滿額數奏入報可議科布多增派綠旗兵屯田成袞扎布言科布多地土頗肥但蒙古等未諳耕墾應請添派綠旗兵一百名軍機大臣議令烏里雅蘇台綠旗兵二

百名內派撥一百名其額缺即以喀爾喀兵丁充補從之
又設呼圖壁屯田旗額理言羅克倫以西地名呼圖壁田畝廣闊河水充裕東至寧邊城七十里西至瑪納斯一百
三十里請將羅克倫換班兵丁六百名移於呼圖壁屯田從之
二十九年　諭伊犁將軍明瑞等移駐伊犁之涼州莊浪官兵錢糧毋庸拘泥內地成例並量給地畝學習耕種
議築城巴爾托輝安插伊犁屯田回人明瑞等言臣等前將遷來伊犁回人三千二十戶派往各處屯田惟令巴爾
托輝築一小城仍以伊犁河北固勒扎爲總匯今據回人俱稱巴爾托輝地方泉甘土肥情願出力築大城移駐臣
等詳勘地形如回人所種之地稍遷迤西可空出摩垓圖阿里瑪兩處水泉爲滿洲兵丁屯田之用請將伊犁河南
海努克之二百戶河北固勒扎一千九百戶內之八百戶仍在原處駐劄其河南和濟格爾之三百戶河北固勒扎
之一千一百戶巴爾托輝之七百二十戶俱令其駐劄巴爾托輝於今年屯田之暇先造住房明年再行築城從之
又　諭軍機大臣據明瑞等奏稱於各回城再派回人二千名赴伊犁屯田著照所請即行知各回城駐劄大臣
酌量派往惟擇其情願赴屯者不必勉强至三十年明瑞言各城遷移屯田回人共一千七百九十六戶俱陸續到
齊又據爾勒哈子伯克阿瑞稟稱從前塔里雅沁回人遷居伊犁其多倫回人甚爲羨慕今現有三十戶情願自備
資斧移來屯田臣等查伊犁地畝寬廣此三十戶回人既情願前往似應准其一體安插從之
又　諭軍機大臣楊應琚奏甘肅皐蘭等三十二州縣均有被災之處已降旨賑恤並加恩蠲免額賦因念該處
現在收成歉薄緣邊瘠土之民生計未免拮据年來新疆屯政屢豐如烏嚕木齊等處糧儲甚爲饒裕且其地泉甘
土沃並無旱潦之虞如令該省接壤居民量其道里近便遷移新屯各處則內地資生既廣而邊陲曠土愈開實爲
一舉兩得著傳諭楊應琚令其悉心體察隨民情所願設法開導善爲經理仍一面熟籌詳議奏聞至三十年楊應
琚言烏嚕木齊泉甘土沃素爲邊氓所慕上年欽奉　諭旨臣隨於肅州張掖敦煌等州縣招有七百戶於十月
奏明辦送茲據肅州申稱招民八百餘戶高臺縣招民四百餘戶臣一面行文管理糧務道員於呼圖壁寧邊城昌
吉羅克倫等處查明餘地暨渠水情形可以安插照例給與車輛口食於八月內派員管送前往其來年應招戶民

仍查明安插處所照例辦理奏入報可

三十年定屯田伊犂雅爾等處先是二十六年阿桂言塔爾巴哈台地居厄魯特西北與俄羅斯哈薩克相近應駐兵屯田擬於癸未年二月初從伊犂派領隊大臣一員馬兵五百名屯田兵三百名前往駐劄奉 旨俟伊犂積蓄充裕再行辦理至是參贊大臣綽克托等言臣等於閏二月二十六日至塔爾巴哈台以將軍明瑞所定屯田築城事宜逐一指出現領綠旗兵六百名即派五百四十名掘渠引泉開墾荒地月餘以來時雨數降地畝俱已開墾次第播種青稞麥粟三月內築城照明瑞所定雅爾玉爾兩所築城足敷兵丁一千五百名駐劄奏入報可

又 諭據明瑞等奏稱烏什事已完竣其烏嚕木齊兵丁應先撤回飭令五福於八月二十一日起程訖等語此辦甚非烏什事已告竣應將此項綠營兵留駐屯田著寄信五福伊所帶撤退兵丁此際若相距烏嚕木齊尚遠仍令前往烏什倘已近烏嚕木齊暫回休歇酌量不誤明歲烏什屯田於正月內帶領前往至十月五福奏請於十二月二十間起程沿途將養兵力計抵烏什即可補修溝渠開墾田地從之

准添兵加墾巴里坤地畝楊應琚言巴里坤屯田向止種有青稞一色邇年以來小麥豌豆俱獲有收夏日炎熱之狀漸與腹地相似交秋仍暖霜降較遲官田民田咸慶豐稔查該處可墾餘地尚多應請即於明年就馬廠撥賸餘兵內酌撥一百名加墾地畝疏入軍機大臣議如所請得 旨允行

又准募民屯田於穆壘楊應琚言新疆連歲豐收甘省產米素少若以有餘濟不足惟有在附近內地之處招民開墾將來產充糧裕商民稍有餘利自必源源販運於內地民食大有裨益今查巴里坤迤西之穆壘距巴里坤六百餘里直接烏嚕木齊新屯之特訥格爾地方中間計有十餘處地土肥沃泉水暢流可墾地數十萬畝請就近於安西肅州等處招募無業貧民照例給與盤脚等項送至適中之穆壘地方先爲安插耕種隨後廣爲招徠逐漸接墾至烏嚕木齊之特訥格爾並移設官兵駐劄疏入軍機大臣議如所請得 旨允行

三十一年總計綠營兵屯田伊犂四屯地三萬六千畝塔爾巴哈台一萬八千畝烏嚕木齊三營五萬一千三百二十畝景化城一萬一千三百四十畝庫爾喀喇烏蘇四千畝晶河四千畝瑪納斯四千畝烏什一萬二千畝哈喇沙

爾七千三十五畝巴里坤一萬六千五百畝穆壘四千畝哈密所屬材巴什㘿四千六十五畝塔里雅沁七千三十畝招民承種地巴里坤四萬四千七百二十畝烏嚕木齊十萬三千八十八畝伊犁種地回民六千戶歲交糧九萬六千石

三十三年　諭伊犁烏嚕木齊等處種地兵丁收穫糧石已至應行議敘賞賚分數經朕俱施恩將官員議敘兵丁獎賞其烏嚕木齊種地之民人及遣犯雖非屯田兵丁可比該管官員並無分別理應一體議敘至種地之民人遣犯等如果竭力耕種所收糧石至分數者亦應於多收糧石內量加獎賞嗣後新疆各處種地民人遣犯所收米石如及應賞分數俱照此辦理

三十六年戶部議陝甘總督文綬奏巴里坤墾不成熟地畝六千三百畝准其照數豁除成熟有收地八千四百九十畝應照例入額報部如議行

三十七年陝甘總督文綬奏新疆沃野綿延二萬餘里屯田雖已廣闢而餘地尚多必須廣爲招徠使地無棄壤民無遺利因條具五事一招新疆商賈傭工之人就近認墾以省資送一指明新疆地名道里情形曉諭戶民以期樂從一嘉峪關請每日辰開酉閉以便商民一烏嚕木齊大路數丈請修治寬闊以利行旅一安西溝渠應疏濬暢流以益灌溉皆爲經久要務疏入奉　旨下大學士九卿集議施行陝甘總督勒爾謹奏烏嚕木齊撥入民籍之遣犯一百三十二戶並戶民馬成喜等墾種地畝俱扣限六年期滿應准其一體陞科下部議行三十九年戶部議陝甘總督勒爾謹奏三十三年分巴里坤所屬奇台並東吉爾瑪等處報墾田地共九千一百二十畝今經六年期滿應准入額如議行

諭巴格奏巴里坤所屬濟布庫古城二處種地綠旗兵丁每人收穫細糧二十五石四斗有餘著照所奏官員等交部議敘兵丁等賞賚

又　諭綽克托等奏烏什屯田兵丁本年屯田每人收穫細糧十九石以上慶桂等奏本年塔爾巴哈台屯田兵丁每人收穫細糧十九石以上著照所奏管理屯田官員議敘兵丁各賞給一月鹽菜銀兩

又　諭索諾木策凌等奏各營屯田兵丁收成分數摺內稱濟木薩營三十九年種地兵丁每年收穫細糧二十二石有奇與議敘給賞之例相符著照所奏行

四十年　諭伊勒圖奏塔爾巴哈台等處綠營屯田准各該處辦事大臣按照地方情形查覆請倣照伊犁烏嚕木齊等處議定分數分別辦理其巴里坤哈密遣犯種地交糧應照該處兵丁一例勸懲等語著照所請塔爾巴哈台等處屯田收糧分數准其倣照伊犁烏嚕木齊勸懲之例分別辦理該部知道戶部議陝甘總督勒爾謹奏巴里坤宜禾縣續招戶民馮天貴等墾地三千畝准照例陞科如議行

諭勒爾謹奏本年巴里坤屯田兵丁及遣犯八百五十名收穫小麥豌豆共合折西十二萬二千八百餘石均勻攤算每名收穫細糧一十五石零與議敘獎賞之例相符等語管理巴里坤種地官員著照例交部議敘兵丁著賞給一月鹽菜銀兩遣犯著賞給一月口糧

又　諭伊勒圖等奏本年伊犁屯田兵丁每人計收穫細糧二十七石八升四合有餘應否將官員交部加倍議敘兵丁賞給兩箇月鹽菜銀兩之處伊犁屯田兵丁收穫細糧雖未及二十八石之數所欠不過數升著照所奏行

又慶桂奏本年塔爾巴哈台地方屯田兵丁合計每人各收穫細糧二十二石六斗有餘索諾木策凌奏烏嚕木齊所屬中左右濟木薩四營並瑪納斯屯四十年分種地兵丁每名收穫細糧均在十五石以上又右營並瑪納斯屯種地遣犯每名收穫細糧均在六石六斗以上庫爾喀喇烏蘇晶河二屯種地兵丁每名收穫細糧均在十九石以上又該處遣犯每名收穫細糧七石二升有零綽克托奏今歲烏什之屯田兵丁每人各收細糧十九石以上均與議敘給賞之例相符奉　旨允行

四十一年軍機大臣議准將軍阿桂等會奏金川地方設鎮安屯條款內令兵丁攜眷居屯查建昌松潘維州等處兵丁男婦皆能習勤苦如有情願攜眷者初至墾種於應得錢糧外給與鹽菜口糧俟生計已成再行停止永慶奏庫爾喀喇烏蘇晶河二屯每人收糧二十石以上遣犯每人收七石六斗烏嚕木齊所屬中左濟木薩三營並瑪納斯屯種地兵丁每名收細糧均在十五石以上中左二營並瑪納斯屯糧地遣犯每人收細糧均在六石六斗以上

巴里坤種地兵丁每人收十五石以上古城等營兵丁每人收二十四石以上遣犯每人收十五石以上奉旨

官員議敘兵丁遣犯給賞四

十二年四川總督文綬等言各營綠旗兵攜眷遠徙屯戍與西陲墾戶新地降番情事相等應使眷屬均有所資合力耕作方於屯政有裨各按家屬名口酌借口糧由屯員按月支放每日大口給米八合三勺小口減半統俟墾種成熟收還報部從之

諭索諾木策凌奏巴里坤種地兵丁每名收細糧十五石以上古城穆壘種地兵丁每名收細糧十八石以上並巴里坤種地遣犯每名收細糧十五石以上官員交部議敘兵丁賞一月鹽菜銀兩遣犯著分別賞給麪觔

四十三年戶部議准四川總督文綬等奏川省攜眷赴屯兵丁所種新疆地畝瘠薄若照烏嚕木齊兵丁之例每名給地二十畝則收穫無多不足以供養贍應照戶民之例每戶給地三十畝至所需牛隻農具番地田土畸零並非阡陌毗連若按三名給農具一副馬二匹往來攜取實非所便且兵眷皆能耕墾全賴男婦同耕以冀有秋器具牲畜實每戶所不能缺每地三十畝合給牛一隻並借資口糧

四十四年兵部議科布多辦事大臣明善本年屯田收穫糧石較每年甚爲豐裕將綠營兵丁并蒙古章京兵丁賞給段布銀兩應將科布多屯田官員分別議敘成都將軍特成額等言金川各屯地勢迥異西陲眷兵種出之糧例應盡數交官但口外食物昂貴兵丁月餉鹽糧不足養贍家口請將兵民種地之例參酌變通以本年爲始每兵所撥三十畝地內以二十畝收穫之糧全數交官其餘十畝所收糧石即給兵眷爲養贍於四十八年陞科納糧下部議行

諭索納木策凌奏瑪納斯左右兩營庫爾喀喇烏蘇晶河並提標中左右濟木薩四營所管各屯種地兵丁每名收細糧均在十五石以上古城穆壘營種地兵丁每名均收十八石以上又瑪納斯左右兩營提標中左右三營晶河屯種地遣犯每名均收六石六斗以上哈密協所管材巴什呼種地兵丁遣犯收糧在十八石以上官員議敘兵丁遣犯給賞

四十六年戸部議准成都將軍特成額等奏稱兩金川新疆辦理屯田原議駐兵六千名內以二千名種地每兵給牛一隻農具一副嗣於四十四年裁兵二千名留實兵四千名以二兵合種地一分仍需計用牛二千隻農具二千副至四十五年又奏裁兵一千名止留額兵三千名除各官養廉及公費空糧外止存實兵二千六百五十三名仍以二兵合種一分只應給牛一千三百二十六隻五分農具一千三百二十六副半應裁牛六百七十三隻五分農具六百七十三副半農具口外無可變價飭交各糧務收貯以備例給民戸應用牛隻新疆稀少遇有倒斃各兵需自買補應將所裁牛隻給兵牧放分作五年扣價歸欵以此牛供陸續補額之用其價每隻牽算銀十兩五錢三釐七毫零共裁牛六百七十三隻五分應繳銀七千七十四兩二錢四分二釐自四十五年起分作五年扣繳應造入各年奏銷新收項下報部查核

四十八年四川總督福康安等奏稱美諾等屯安插降番戎噶阿甲等一千四十三戸於四十一年投誠次年耕墾扣至四十七年六年屆滿請自四十八年起照漢牛降番之例徵收先是儹拉漢牛降番二百九十二戸於三十八年投誠給地安插早經墾熟於四十四年每戸徵納雜糧二斗一升八勺五杪美諾即照此例以稞麥菽豆四色兼收交各屯員照數徵收搭放官役口糧按年造報議如所請奉　旨允行

五十年　命奎林將烏嚕木齊吐魯番兩處應否加屯查明籌議奎林奏從前設立屯田履畝確勘其磽瘠地畝及灌溉不到處所均爲斟酌挑棄今烏嚕木齊所欲加之屯仍係從前挑棄之地是與巴里坤所報帶補霜災地畝無異且迪化州每歲所需糧共七萬一千餘石除官屯戸民歲收糧二萬四千餘石外尚需撥運糧四萬七千餘石今欲加屯即使不致歉收亦僅得糧九千餘石仍須撥運糧三萬八千餘石是徒費周章終不能如數備供實屬無益但查向來一切輓運俱係雇用馬車每車百里需脚價銀一兩二錢其餉鞘茶封等項原係急需隨到隨送至輓運兵糧於一年前預行估定數目儘可從容運送且烏嚕木齊民間所用牛車每農隙時希冀餘利受人雇覔亦可載糧四石每車百里需雇價銀九錢較省脚費可永遠遵行吐魯番糧價較各屬昂貴暫停采買必至平賤至烏嚕木齊應行濟丈民田務令徹底清釐不能不有需時日約計丈量完竣分晰造冊需至臘底於明歲春間再行親身抽丈

文瀾書局石印

務使已墾地畝不致隱匿奉　旨如所議行

入旗田地

皇朝通考內務府官莊　順治元年設立官莊是時近畿百姓帶地來投設爲納銀莊頭願領入官地畝者亦爲納銀莊頭各給繩地其納蜜葦棉靛等物者附焉計立莊百三十有二不立莊者仍其戶計二百八十五戶分隸內務府鑲黃正黃正白三旗坐落順天保定河間永平天津正定宣化等府州縣奉天山海關古北口喜峯口亦令設立

康熙八年編各莊頭等第以其田土編爲四等至二十三年題准每十年編定一次

二十四年設立糧莊每莊各給地千八百畝舊例每莊壯丁十名選一人爲莊頭給田一百三十晌場園馬館另給田四晌莊丁蕃衍則留於本莊缺則補足給牛八頭量給房屋田種口糧器皿免第一年錢糧至是設糧莊每莊地三百晌其頭等二等莊頭不准給牛又山海關內古北口喜峯口外糧莊每一所納糧百石山海關外糧莊每一所納糧百二十石至二十六年題准於交納銀二百兩之莊頭內改爲糧莊增壯丁爲十五名

停止莊頭報糧溢額給賞向例莊頭收糧畢時於定額外多納一石者賞銀二錢缺額一石者責二鞭鞭責不過一百至是停止溢額給賞三十九年復停缺額鞭責之令

二十五年定莊田報災之例凡莊田報災定例於七月二十日以前莊頭呈報會計司委員察勘於定額內酌量豁免至是題准莊頭報災勘得餘剩好地六十五晌以下者給與養贍家口六十五晌以上者照舊當差

四十八年令莊頭地畝不足額者准其補給薄鹻沙壓者准其換給

五十年定糧莊納糧之數山海關內古北口喜峯口外頭等莊報倉石二百五十石二等莊二百二十石三等莊一百九十石末等莊一百二十石每石折小米五斗其明年又定山海關外頭等莊報倉石三百二十二石二等莊二百九十二石三等莊三百六十二石末等莊一百九十二石又領種入官地畝莊頭四名每名報糧七十石帶地納糧莊頭一名報糧六十四石五十五年定給莊頭頂帶之例莊頭內當差四五十年不欠錢糧者給八品

頂帶二三十年無欠者給九品頂帶
雍正元年設總理大臣官員專司口外報糧編審　諭山海關內莊頭等所欠陳糧俱令豁免所欠新糧限三年內交完內務府議定一二年內全完者賞給品級及加級有差三年不完者罪之
二年定莊田勘災例以被災地畝編作十分按分數免差仍計口給糧有揑報者罪之
三年令口內莊頭交倉所餘之糧折銀交廣儲司口外莊頭糧米運交熱河倉其雜糧秫稭等項亦折銀交廣儲司
四年更定山海關外糧莊地數一等莊給地五十四頃二等莊五十一頃三等莊四十五頃四等莊三十九頃
十三年定承催官獎勸例完六年者加一級三年者紀錄
乾隆元年停止承催官令屯領催辦至四年復設
四年准凡投充人地如有薄鹻勘實退出補給
二十年四月准各莊頭薄鹻沙窪地畝在附近州縣入官地內撥換
又定入官地畝莊頭撥換之例直屬入官地畝例准八旗官兵閒散人等赴部呈買旋經內務府將莊頭撥換地畝奏明亦在入官地內揀選戶部議定嗣後凡莊頭有應撥換地畝其未經准人認買者聽其撥換已經認買者另行查辦再入官冊或經本部出示召買莊頭等已在外撥換如內務府冊結送部在未經交價之先准令莊頭撥換在交價之後准官兵閒散人等認買凡內務府所領官莊地曰糧莊曰豆稭莊曰半分莊曰稻莊曰菜園曰瓜園曰果園又有蜜戶葦戶棉靛戶豆稭莊設壯丁五名後增為七名選一人為莊頭給田六十五晌場園二晌牛四頭其納糧照糧莊之數減半康熙四十五年每莊給地一百五十晌五十年定納糧六十石雍正二年以廐館飼馬不用豆稭將豆稭莊頭三十名暫編為半分莊頭半分莊設壯丁七名選一人為莊頭給牛四頭照豆稭莊納糧又每莊交黑豆二十五石二斗草千束秫稭百四十束康熙四十七年每莊給地百五十晌五十年定納糧六十石稻莊在房山玉田涿州及玉泉山稻田廠各處按水旱田分別徵糧菜園設壯丁五名選一人為園頭給種菜田十九晌口糧田各五晌牛二頭康熙五十一年又立豐臺菜園園頭各給田四頃（內畦地一頃八十畝）牛四頭五十四年每園

增壯丁五名六十年園頭各給旱地九頃瓜園設壯丁五名選一人爲園頭給種瓜田三十晌口糧田各五晌牛四頭康熙五十四年每園增壯丁五名六十年園頭各給旱地九頃果園設園頭一名園內舊丁各給口糧地每年徵銀三兩新丁按地每畝徵銀三分草二束折徵銀二分康熙三十九年定每園納糧壯丁不得過六丁餘丁免其徵銀凡蜜戶按丁給地徵銀每地一晌徵收蜜五觔每觔折算銀七分康熙四十九年以烏拉捕牲蜜丁所進蜜已足用嗣後蜜戶俱按地徵銀每畝徵銀五分凡葦戶按丁給地每畝徵銀一分至五分八分不等所進葦每觔折算銀三釐五毫零每年額徵葦四萬三千七百五十二觔其餘按畝徵銀凡投充棉靛戶每丁給地五十六畝徵棉花五十觔水靛百觔交廣儲司十六年總計官莊田共五千七百四十八頃三十畝銀共三萬八千九百二十四兩草十二萬一千七百九束各有奇

三十二年總計莊頭六百八名應交本年糧石等項折價銀四萬四千九百八兩有奇各園草六十一萬八千一百四十五束

四十年定莊頭承種之例凡莊頭承種額撥官地不准藉稱薄鹻沙壓退交兌換其有悞差不能承充莊頭者內務府大臣查勘確實另派莊頭承種四十七年內務府奏所屬莊園人等承種官地如遇旱澇災歉俱照民地之例一分至四分者不准報災其應得口糧之處槩行停止應一併咨行戶部轉行直督等一體遵照辦理從之

宗室官員兵丁莊田　順治元年　諭戶部曰我朝定都燕京期於久遠凡近京各州縣無主荒田及前明皇親駙馬公侯伯內監歿於寇亂者無主莊田甚多爾部清釐如本主尚存及有子弟存者量口給與其餘盡分給東來諸王勳臣兵丁人等蓋非利其土地良以東來諸王勳臣兵丁人等無處安置故不得已而取之可令各府州縣鄉村滿漢分居各理疆界以杜異日爭端今年從東來諸王各官兵丁及見來在京各部院官著先撥給田園其後至者再酌量撥給是年順天巡按劉寅東疏言清查無主之地安置滿洲莊頭誠開創宏規第無主地與有主地犬牙相錯勢必與漢民雜處不惟今日履畝之難恐日後爭端易生臣以爲莫若先將州縣大小定用地多寡使滿洲自住一方而後以察出無主地與有主地互相兌換務使滿漢界限分明疆理各別而後可蓋滿人共

聚一處阡陌在於斯廬舍在於斯耕作收放各相友助其便一也滿漢疆理無相侵奪爭端不生其便二也聖役田賦各自承辦滿漢各官無相干涉且亦無可委卸其便三也處分當經界明漢民無竄避驚疑得以保業安生耕耘如故賦役不缺其便四也可仍者仍可換者換漢人樂從且其中有主者既已歸併其餘自不容無主者隱匿其便五也疏入下部議行

又　諭王公等於錦州各設莊一所蓋州各設莊一所其額外各莊均令退出

二年定給諸王貝勒貝子公等大莊每所地四百二十畝至七百二十畝不等半莊每所地二百四十畝至三百六十畝不等園每所地六十畝至百二十畝不等又內府總管給園地四十八畝親王府管領三十六畝郡王以下府管領三十畝各府給事人員俱給地有差又定王以下各官所屬壯丁計口給地三十六畝停支口糧　諭戶部民間田房有爲旗人指圈改換他處者視其田產美惡速行補給務令均平倘瞻顧徇庇不從公速撥從重處分戶部尚書英俄爾岱等言臣等奉　命圈給旗下地畝查得易州安肅等州縣軍衛共三十六處無主田地盡數撥給旗下猶苦不足其未查地方如滿城慶都等二十四州縣尚有無主荒地若撥給旗下則去京漸遠兵民雜處多有未便議將易州等處有主田地酌量給旗而以滿城等處無主田地就近給民庶幾兩利至於清查事緒繁多應差廉幹官員前往從公撥給務令滿漢兵民各有寧宇疏入　命遣給事中四員御史四員同戶部司官八員前往撥給准民間墳墓有在滿洲地內者許其子孫隨時祭掃其應給滿洲及應留民間地畝令地方官早行曉示毋妨東作

三年　諭京城內外無主園地酌量撥給諸王府

又議准直隸民人田地被圈者以各州縣連界地畝撥補其不願往他處者以未圈之民房地均分居住耕種戶部言民間田地撥給滿洲已經於鄰近地方補還但廬舍田園頓非其故又有遷徙之勞請照被撥地數一應錢糧全免一年其地土房舍雖未經撥給滿洲而與近村被撥之民同居分種亦請照分出地數將錢糧量免一半凡故明公侯外戚屯地既經撥出其錢糧請照數永免從之

四年令參領以下官員各給地六十畝凡撥給兵丁地畝有告稱不能耕種者不准所圈地內如有集場仍留給民以資貿易凡撥給地畝以見在為準嗣後雖增丁不加減丁亦不退各官雖陞遷不加已故降革不退戶部言去年八旗圈地止圈一面內薄地甚多今年東來滿洲又無地耕種若以遠處府州縣屯衛故明勳戚等地撥給又恐孤貧者無力運送應於近京府州縣內撥換去年薄地並給今年東來滿洲其被圈之民以未圈州縣屯衛田撥補仍照遷移遠近豁免錢糧四百里者准免二年三百里者准免一年以後無復再動民地庶滿漢兩便疏入從之

五年定親王給園十所郡王給園七所每所地一百八十畝

六年定凡加封王貝勒貝子公等各照本爵撥給園地襲封王貝勒貝子公等其祖父所遺園地除撥給應得之數外其餘地畝不必撤出仍留本家定撥給官員園地公侯伯各三頃精奇尼哈番各二頃四十畝阿思哈尼哈番各一頃八十畝都統尚書阿達哈哈番各一頃二十畝副都統侍郎拜他喇布勒哈番各六十畝一等侍衛護衛參領各四十二畝二等侍衛護衛各三十畝三等侍衛護衛拖沙喇哈番各二十四畝凡官員致仕者督撫布按總兵各給園地三十六畝道員副將參將各給園地二十四畝府州縣遊守等官各給園地十八畝又新來壯丁每名給地三十畝至次年令八旗舊壯丁每名撤出地六畝撥給新壯丁又以各旗撥換地土將完餘剩房地俱交地方官辦理嗣後各旗有呈請撥換者概行禁止

七年給公主園地各三百六十畝郡主園地各百八十畝縣主郡君縣君園地各百五十畝又撥給親王園八所郡王園五所貝勒園四所貝子園三所公園二所每所地百八十畝嗣後凡初封王貝勒貝子公等俱照此例撥給鎮國將軍園地二百四十畝輔國將軍園地百八十畝奉國將軍園地百二十畝奉恩將軍園地六十畝凡給過園地者停給家口糧米

十年令圈撥民間房地永行停止

十一年令撤出壯丁地量加錢糧月米都察院言滿洲兵丁雖有分地每年並未收成窮兵出征必需隨帶之人

致失耕種之業往往地土空閒一遇旱澇又需部給口糧且以地瘠難耕復多陳告而民地又不便再圈請查壯
丁四名以下地土盡數退出量加錢糧月米其退出之地擇其腴者許令原得瘠地之人更換餘則盡還民間在
滿洲有錢糧可望樂於披甲而又無瘠地之苦至民間素知地利復不至於荒蕪下部議行
十五年申滿洲置買民地之禁戶部言民間地土房屋禁止滿洲置買已於順治七年定例遵行後於十三年奉有
未禁以前所買房地入官戶部給發原價之 旨臣等議未禁之前所置房地請從寬免其入官七年禁止以
後所買房地發覺仍照定議入官買賣一併治罪從之 康熙二年定新來佐領給地三十畝領催給地十
八畝
三年給守衛 孝陵官員圈地有差先是康熙二年給守衛 孝陵內大臣圈地九十畝至是議給總管
地七十二畝副總管六十畝防禦及郎中各三十六畝員外郎尚茶尚膳讀祝贊禮等官及內監各三十畝筆帖式
驍騎校佐領下執事人各二十四畝驍騎禮工二部執事人六畝嗣後守衛 陵寢官員俱以此爲例
八年 諭民間房地圈給旗下嗣後永行停止今年所圈房地悉令給還民間至旗人無地者應否以古北等
口邊外空地撥給令貝勒大臣確議諸臣會議言圈撥民間田房屢經停止嗣有因旗下退出荒地復行圈補者
有遊牧等處投來人丁復行圈撥者有因圈補時復圈接壤民地者百姓失業堪憫今張家口殺虎口喜峯口古
北口獨石口山海關外各有曠土如宗室官員及兵丁有願將壯丁地畝退出取口外閒地耕種者該都統給印
文咨送撥丁撥給得 旨報可至九年又議以喜峯口獨石口外既無閒地正紅旗又無赴邊外領地之人
不必撥給請以古北口外地撥與鑲黃旗正黃旗羅文峪外地撥與正白旗冷口外地撥與鑲白旗正藍旗張家
口外地撥與鑲紅旗鑲藍旗從之
九年令官員兵丁地畝不許越旗交易其兵丁本身種地不許全賣
二十年定滿洲新歸旗者停給圈地
二十三年定民地被圈撥補之例順天等府民地撥給旗下者將別州縣衛所額外開墾官屯等地補還其應輸糧

課考成之責歸受補州縣徵比之事委被撥州縣

二十四年令直隸州縣百姓墾荒田地停止圈撥時議准各處壯丁及新滿洲應給地者將上三旗官莊并八旗禮部光祿寺丈量所餘地畝撥給俟此項地畝撥完時另請定奪

三十年新滿洲退出地畝令給民耕種輸租

四十五年更定撥給例先是撥給地畝自康熙十三年後俱係將八旗退出地方官收存地畝撥給遵行已久至是以春二三月內已經耕種應俟秋成後始行撥地臨撥即移咨內務府奉宸院轉付八旗司并行直撫大宛二縣知照已撥給之地不准更換其初次應行給地之新滿洲於八旗餘地內丈給

五十三年定撥給莊頭地畝在各屬旗退輸地租內勻撥不得指圈民地

雍正二年於直隸之新城固安二縣制井田選八旗人戶往耕都察院副都御史塞德請設立井田戶部議准以內務府交出餘地及戶部所收官地內撥新城縣一百十六頃固安縣一百二十五頃八十九畝制爲井田令八旗挑選無產業之滿洲五十戶蒙古十戶漢軍四十戶前往耕種自十六歲以上六十歲以下各授田百畝周圍八分爲私田中百畝爲公田其公田之穀俟三年後徵收於耕種所餘地內立村莊造廬舍四百間每名給銀五十兩以爲一年口糧及牛種農具之用設管理勸教二人俟有成效分別議敘至五年議定將八旗滿洲蒙古內欠糧及犯法革退官兵無所倚靠者并伊妻子發往井田每戶給田三十畝五戶共給牛三頭購買牛具籽粒等物及每年口糧每戶給銀十五兩交與管理井田官員酌量人口多寡苫蓋土房俾其居住並嚴行約束有怙惡生事者咨回加倍治罪嗣後每年一次查出發往其開戶人內犯法枷責革退者發往井田給與效力良善之人爲佃丁不許擅賣令其出力

三年定州縣所收旗退地畝錢糧考核例凡州縣收過八旗所交地畝并內務府交出餘地所收銀錢糧米另立一案以定奏報考成自雍正三年起每年按數徵完銀錢解部糧米存貯各州縣備用仍於歲底造冊具題如有未完令該督題參議處

六年清查直隸旗地時以直屬旗民雜處有互爭田土之事議令內務府宗人府八旗都統將旗莊圈賞投充各項地畝明坐落四至造具清冊一送戶部一送直隸總督照式造冊鈐印發各州縣收貯如有旗民互爭田土卽據冊察勘審結其帶地投充人戶或有隱漏地畝令一併清察

七年於順天之霸州及永清縣設井田

諭八旗地畝原係旗人產業不准典賣與民向有定例今竟有典賣與民者但相沿已久著從寬免其私相授受之罪各旗務將典賣與民之地一一清出奏請動支內庫銀照原價贖出留在各該旗給限一年令原業主取贖如逾限不贖不論本旗及別旗人均准其照價承買

十三年遣官清丈察哈爾西四旗及東四旗地畝

又 諭八旗欺隱餘地俱令自首免罪倘仍欺隱不首一經發覺加倍治罪

是年令清查園頭牲丁壯丁人等典賣當差地畝戶部議凡園頭牲丁壯丁人等官給當差房地例禁典賣但彼此授受相沿已久倘不勘明撤回在旗丁固無以為當差之資而概行撤回又恐鄉愚失業應令逐細察勘如紅冊內開載之房地及其餘地本屬官物均應撤回其紅冊所不載本為私業不應强撤至典賣有紅契白契之別撤時又有應追價不應追價應治罪不應治罪之殊應遣官前往各州縣照內務府紅冊徹底清釐仍將地畝數目四至村莊造冊四本一存本州縣其三分呈戶部內務府並該督以備考稽從之

乾隆元年改井田為屯莊時以井田試行十年咨回者已九十餘戶令地方官確查實力耕種者改為屯戶於附近州縣按畝納糧令各屬防禦管轄時井田改屯地地共百五十四頃九十八畝有奇 定古北口外旗地折銀之例古北口外熱河東西兩河各項旗地分別上中下三則上則每畝納銀一分四釐中則納銀七釐下則納銀三釐五毫免其徵收本色以省輓運之艱

二年 諭八旗都統等曰從前入官旗人之地理應賞還旗人俾得資生之計但旗地與民田不同是以特交爾等八旗大臣辦理今爾等議稱入官地畝從前所定租額本輕徒致州縣吏胥中飽請派員前往秉公更定等語見在入 官地畝之租較之民人佃種旗地之租為數實少而此項入官之地原屬旗地與民人納糧之地不同雖經官

定租額而百姓不知仍納重租以致吏胥中飽今因地定租固爲允協但愚民不明事理或妄生疑意謂增添租額
亦未可定夫旗人民人均我赤子朕一視同仁並無歧待著直督出示曉諭若無從前獘端卽令該督保題停止
增添又議稱此一定之後交與地方官按年照數收租解部等語夫年歲之豐歉不齊如遇歉收之歲仍照定數徵
租則百姓不免受累其旱澇之年作何減收豐稔之年作何補納之處著各該州縣官隨歲之豐歉酌量辦理報明
該旗仍報部存案以備稽察倘有藉端蒙混不據實辦理者卽著該旗該督查參

三年　諭朕前以旗人生計貧乏者多令王大臣議將八旗入官地畝立爲公產收租解部按旗分給以資養贍
此等地畝內有定鼎之初圈給八旗官兵將田賦悉行開除者亦有與百姓自相交易出銀置買仍在州縣納糧者
兩種原屬不同若以入官之後一槪定爲公產不准民買殊非朕軫念畿輔黎赤之本懷嗣後除原圈官地不准民
間置買外其旗人自置有糧之地見在入官者不論旗民准照原估買值變賣將銀解部交各旗料理生息分給旗
人俾沾惠澤

四年　諭從前降旨令將入官地畝仍賞與八旗以爲恆產隨經八旗大臣議稱借支庫銀於京城空地蓋屋賞
無房人居住將公產地租陸續補庫其續收地租作何賞給永遠接濟別議具奏等語朕思此項地畝均但所得地
係旗人舊業有因拖欠錢糧入官者有貪婪官吏抵應賠欵項入官者旣賞還八旗人等仍留公官辦不手花費此
租分散之時勢難均齊而地畝租銀官收之數亦必少於私收分賞衆人則人多數少無濟於事勢必隨銀卽交部
項地畝仍令八旗官兵或指俸餉或交見銀承買爲業則八旗人等各得立產於生計自有裨益承買價八旗大臣
以補蓋房之項其餘銀作何辦理及見有地畝作何視其肥瘠酌量等第別定價值令其認買該部會同三十畝價
等詳晰議奏戶部八旗都統會議凡一等地三十畝作價四十八兩二等地三十畝價三十八兩三等地買者亦於
二十八兩四等地三十畝價十八兩荒地三十畝價十二兩令官兵承買價銀限五年交完其指俸餉抵廟者聽他
五年內坐扣至此次公產地價之餘銀應交地方官將民典旗地贖回報部先令原業主照原價取贖不勢其時旗
人承買疏入　諭戶部曰我朝定鼎之初將近京地畝圈給旗人在當日爲八旗生計有不得不然之人所得地

畝原足以資養贍嗣因生齒日繁恆產漸少又或因事急需將地畝漸次典與民家為業閱年久遠輾轉相授已成民產今欲將從前典出旗地陸續贖回必須於民全無擾累始為妥協再此項地畝官員內尚須扣俸認買貧乏兵丁食饟有限無從措價勢必盡歸富戶富戶即肯周濟親族亦豈能多為分給則贖地一事恐未必於貧乏旗人有益可將此旨行文直隸總督詳悉妥議

五年議定取贖民典旗地及旗人下鄉種地之例戶部議准直隸督臣奏一取贖民典旗地百姓不苦於得價還地實懼其奪田別佃應令地方官於贖地之時將見在佃戶及見出之租數造冊備案嗣後無論何人承買仍令原佃承種其租銀照舊如莊頭土豪無故增租奪佃者罪之民有從前造房立墳墓於旗地內者令丈明所占地畝照例交租不許勒令遷移違者罪之一貧乏兵丁無力措價買地即買亦不能多查八旗公產及入官地及此項贖回民地不下數千萬畝應勘明八旗閒散人內有正戶正身居家勤儉者上地給與百畝中地給百五十畝下地給二百畝令攜其妻子下鄉耕種初種之年官給牛種房舍之資於貧乏旗人生計實為利賴從之

九年定民典旗地減價取贖之令凡民典旗地不論契載年限總以十年為率在十年之內者照原價十年以外者減原價十分之一二十年以外減十之二三十年以外減十之三四十年以外減十之四五十年以外者半價取贖至十一年復定取贖旗地自十年以外每年遞減至五十年以外仍以半價取贖又令八旗官兵承買公產地者亦照官贖減價

十一年八旗公產地准編設莊頭時以八旗公產地內有未經承買以及存退餘絕地畝共六千四百餘頃於乾隆七年酌留千頃為各案撥補之用每年官收租息為數既輕吏胥包攬侵漁之弊皆所不免議令履畝詳勘量地之肥瘠定出租若干如地美租多整分莊頭仍照例給地十八頃半分莊頭給地九頃如地瘠租少酌量加增其新設莊頭令免差一年

十八年令嗣後旗下奴僕及開戶人典買旗地定限一年內自首官為回贖照民典旗地例分年限減價取贖如係其主之地十年以內即減原價十分之一十年以外減十之二以次遞減若原主不能贖即交八旗內務府作

爲公產官爲收租歲終將收過租息數目奏聞請 旨賞給貧乏旗人以資養贍又定嗣後民典旗地停其召買交與該旗爲公產所收租息爲養贍貧乏旗人之用

十九年清查遺漏沈沒旗地軍機大臣等會議現令八旗查送旗人原圈地畝自置地畝內典賣與民前此清查時未經報出此次共報出一萬四千七百五十九頃零但此等多係原業主子孫年幼其地畝數目坐落村莊典地民人名姓不能記憶是以未經報出查直隸各屬除民地外俱係旗人原圈地畝若將現納錢糧民地開除按村清查即遺漏沈沒旗地俱得清楚從之

二十一年 諭八旗另記檔案及養子開戶人等俱準其出旗爲民所有本身田產幷許帶往至二十二年戶部奏請出旗爲民另記檔案人等凡契買民地並開墾地畝係伊本身田產應遵 旨准其帶往爲業至於老圈並典買八旗地畝不便將旗地帶入民籍應查明動官帑贖回從之

定旗人舊典房地不准回贖之例戶部奏准八旗房地在康熙年間典賣者俱係白契或典或賣眞僞難分概不准其回贖

停止新滿洲丈撥地畝照地給與租銀新滿洲人等來京當差向例於直屬存退餘絕地內按品級大小分別撥給至是以領地有肥瘠之異且滋侵隱揹租之弊戶部奏准嗣後每畝酌給租銀一錢五分核計一名壯丁地每年給租銀四兩五錢即在直屬徵解部庫旗租銀內動給至二十九年戶部奏各旗遠年得地之新滿洲人等以不得租息呈請退地領租應俱照二十一年奏准之例從之

二十三年准民奴典賣旗地分別減價先行發帑贖回照旗地旗租之例收租戶部議近據直隸督臣查請候贖旗地一萬四千五百十八頃若照旗地取租每畝一二錢至三四錢不等而現在民人承種每畝官租銀最多者不過錢許請將候贖地畝懇 恩先行發帑照數贖回交八旗都統等照旗地旗租之例收取租銀按年解部俟歸清帑項後應作何遵照原奉 恩旨辦理之處再詳議奏請從之

准八旗存退餘絕地照例安放莊頭戶部議二十一年奏銷冊報存退餘絕地三千二十八頃有奇應酌留一千頃

為撥補官用其餘照乾隆十一年之例安放莊頭從之○准八旗入官地畝照原額租數徵收戶部議入官地畝現存三千四百九十一頃有奇應交與該旗查明原業原收租數行令地方官照數徵收按年解部疏入　諭入官地畝交與該旗查明原業原收租數行令地方官照數徵收之處此等地畝以加惠小民而論卽租額再為輕減亦無不可但向來官地租額雖輕而民佃多不沾實惠蓋地租一項既不在官又不在民則不肖官吏轉得視為利藪該部請照原納租數徵收自為杜絕弊端所奏是但旗人原收租數或係市平市斛而官為收納勢必用庫平官斛則租數雖屬相符而貧民所加已屬不少嗣後入官地畝地方官照原數徵收著卽照原收平斛令其輸納庶俾承佃各戶交租不致畸重而官吏亦不致中飽矣

二十三年　諭出旗為民之漢軍內所有向日承種井田屯田者俱久賴地畝為生一旦將此項地畝撤出未免失其生業著將伊等現在承種地畝加恩卽行賞給耕種至四月直隸總督方觀承言漢軍出旗為民人等內有原領井田並屯種官地蒙　恩賞給耕種帶入民籍請將此二項地畝勘明村莊段落塡給印照註明　賞種官地字樣交本人收執庶不致混入民產又領種井田定額每畝徵穀一斗應仍照舊徵收其屯種官地定為三等徵租上地徵銀六分中地四分下地三分均歸州縣徵收解部下部議行

二十五年定違禁私行長租之例違禁私行長租者業主租戶各治以違禁罪外由業戶名下將租價追出入官由租戶名下將地畝追出給還本人使業主租戶兩失長租之利以示懲警○查丈熱河道屬四旗通判地方旗人增墾地畝按則陞科方觀承言熱河道屬四旗通判地方東西兩河丈出墾熟未陞科旗地三千九百三十三頃六十四畝有奇應照該處上則一分四釐起科下部議行

二十七年　諭戶部所有八旗積存地畝一項摺內酌議分設莊頭之處著照所請行但安放莊頭需地不過三四千頃所餘尚有一萬頃之多此等皆係老圈旗地且發帑贖回者十居七八原係應存入官地畝著將此項交內務府派員經理徵收俟原帑按數歸清之後卽將地畝賞給八旗作為恆產其將來如何算定章程妥協辦理之處臨時著該部會同內務府八旗大臣悉心詳議具奏

二十八年 諭上年因八旗回贖旗地積至一萬餘頃之多降旨令戶部會同內務府八旗大臣定議以三千頃安設莊頭餘俱賞給八旗作爲恆產第念此項田畝雖係旗人世產現在貧民耕種日久藉以滋生若改歸莊頭於傭佃農民未免失業所有分設莊頭管理之處不必行其如何按則交租并酌定章程之處著軍機大臣會同方觀承詳悉妥議具奏軍機大臣等議言現在回贖地畝各該業主每畝所收若干雖無從一一查核而各該處田畝之前後左右自必有現在旗民執業應即按照鄰近田畝租數一體徵收以復舊額并核計佃戶交官添補平色之數量爲酌減令與輸租業主相仿請 旨特派大臣前往會同督臣逐一履畝查勘並將租額分別上中下則實數填註冊內以憑查核奉 旨派英廉錢汝誠會同方觀承查辦嗣節經英廉等奏此項回贖地畝應照所勘地畝之厚薄鄰租之重輕並查明原典價值之多寡就實在情形酌量更定使租與地兩相適稱無庸拘泥原租之數臣等履畝查勘直屬六十五州縣廳地畝租銀均已查辦完竣凡分佃之花戶姓名一一塡註冊中按名分給執照照內將村名地數及每畝徵租若干細數開寫統計地一萬四千五百三十四頃六十二畝有奇原徵租銀二十萬二千二百六十七兩酌復租銀十有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五兩每年共應徵租銀三十一萬五千四百九十二兩有奇照例解交藩庫彙總解部從之

三十二年申典買旗地之禁戶部議准內務府所屬一切鷹戶炭軍炸軍灰軍并銀兩莊頭人等嗣後如有再行典買旗地及代伊等在民之親族借名頂冒等弊或經查出告發均照民典民買之例分別治罪

定回贖墳地不論段落仍與限制戶部定例墳塋地畝不准入官如已入官數在三頃以內者查明給還三頃以外者給還之數不得過三頃又直屬人民典買旗地官給價值回贖征租但其閒有原業於未經典賣旗地以前葬有祖父墳塋者不爲分別辦理殊於墳地不得入官併已入官者查明給還之例有礙是以先經戶部酌議准令原業回贖如三品以上大員贖不過二頃四品以下不過一頃兵丁閒散不過五十畝嗣因各旗人所贖之地閒有塊段錯落與墳塋不相干涉者恐啟混冒之漸復經戶部詳細咨查惟是一段地畝或佃戶認種劃分或業主分契出典致成數段地方官按段開造者所在多有行查徒滋案牘況自二頃至五十畝已按品級而定若其數目既符即

與定例脗合且查各旗緣事入官之地若有祖塋尙准予世守而官贖之產若拘於塊段則旗人以例得回贖之地反致有虧自非原定回贖墳地本意應咨各該旗內務府查照原定二頃一頃五十畝之數辦理毋庸分別段落以昭平允

三十四年停止旗員查丈定租之例戶部議直隸總督楊廷璋奏本旗委員查丈直屬入官地畝定租之例永行停止自屬防弊之法應如該督所奏嗣後報出入官地畝卽由該督於戶部文到之日飭司遴員會同地方官履勘酌租其六十八州縣從前有照原租短少者令其檢舉自首疏入奉　諭旨此後入官地畝停止旗員查丈定租之例著照所議行至於舊案令地方官於一年限內自行詳查酌復原租由府道藩司轉詳該督覆核咨部之處尙未妥協此等入官旗地歷年久遠地方官原定租額時大率不能詳核者多若仍令伊等自行查改難保無迴護徇情朦混草率諸弊或僅將不能掩飾者舉出更正一二仍屬有名無實自應特派幹員通行履畝會勘確核方爲徹底清釐之道著戶刑二部揀選明幹滿漢司官各四員其餘各部揀選滿漢司官各二員交戶部帶領引見候朕簡派前往會同該府尹及各該府秉公悉心查辦

三十六年定西四旗地畝額徵戶部議吏部侍郎袁守侗會同山西巡撫鄂寶奏原徵察哈爾西四旗地畝并清水河徵收米石改折銀兩畫一辦理其應州等八處悉照內地州縣成例從之

定旗地抵給之例大學士劉統勳等議八旗荒蕪地畝酌量墾種并開挖泡子奉　諭旨此項開挖泡子低窪田畝雖荒蕪已久在業戶原不能收藝穫之利但伊等究未免少此產業殊堪軫念著加恩將應行開挖之地查明畝數交戶部於官贖旗地及入官地畝內酌量減半抵給俾得耕種取租足資永業以示體恤

三十七年定典賣旗地追價之例戶部議旗人將地畝違例典賣與民人及旗下家奴者所有應追地價若本人業經物故及家產全無之人向祇咨部年底彙題請豁嗣後此等銀兩若數至五百兩以上者請專案具冊以昭慎重從之

三十八年定左右兩翼造部征收地稅冊內將州縣村莊一併造入戶部議八旗有地之家不下數萬戶向祇右翼

報部並未轉行各州縣而左翼並不開報若令舊有地畝盡查造冊未免紛擾嗣後旗人置買地畝應飭令左右二翼開列旗籍人名地畝段落四至并原買價銀一體按季報部由部照造地冊轉行直督順天府存案在八旗翼地之人不過於照例投稅之便據實呈明即左右二翼四季冊報本係現行常例亦無另有更張之處而行之既久凡旗人地畝各州縣均有冊檔可稽不特塵案可以速清而爭端亦可漸息如議行

三十九年令旗人抵帑入官地畝按照租數作價戶部議向例召買公產旗地按租作等按等定價此係將在官地畝散給旗人永為世業是以租重價輕以副　皇上惠養八旗之意至旗人未完官帑將地畝議價入官抵項情節本不相同似應租價相當方為允協且戶口繁滋地價頓增數倍應請嗣後八旗官兵人等有地畝報抵入官者將原契原價原佃原租各數由旗查實報部行文直隸總督委員履勘相符咨覆即計租定價統以三分三釐之息為斷則完帑不至拮据而議租亦不能意為重輕胥役無從滋弊如議行

申旗民私開地畝之禁戶部議大凌河馬廠牧場水草內旗民人等私開地畝建蓋房屋全行拆毀私開人等照例治罪將督率不力之地方官咨部議處並令總管等每年春秋二季親身詳查如議行

四十年嚴偷墾私造之禁戶部議大孤山地方所有閒空地畝即作該城兵丁馬廠其五塊石地方偷墾地畝私造房間民人交與該地方官治罪如議行

四十四年　諭近以八旗贖回入官老圈地畝從前俱准八旗官員兵丁認買後不肖之徒有偷行典賣與民人等弊始改為不准官員兵丁認買俱官為取租令旗人生齒較前有加此項地畝倘仍官為取租必致旗人產業漸少於伊等生計大無裨益是以降旨將官為贖出入官老圈地畝仍准官員兵丁分買交戶部八旗詳悉定議具奏令復詳為籌畫八旗人丁浩繁此內有家奴者固多而無家奴者亦復不少其認買地畝若離京稍近尚易於取租倘或在數百里之外必又紛紛告假取租不惟徒費資斧又起民人勒掯之端其地租能否全得尚在未定而每月反將所得錢糧先行坐扣地價於伊等生計反無裨益實不能仰副朕愛養旗人之至意朕意不如將此項地畝仍官為取租將每年所得之租解送戶部分給八旗賞賚兵丁如此辦理既不費伊等之力而錢糧又毫無坐扣於伊

等生計更爲有益著交戶部八旗均勻分給仰體朕愛養旗人至意

四十六年　諭戶部議覆索諾木策凌等查丈流民私墾地畝仿照山東科則定賦一摺自應如此辦理流民私墾地畝於該處滿洲生計大有妨礙是以照內地賦則酌增以杜流民佔種之獘且撤出地畝並可令滿洲耕種不特於旗人生計有益並可習種地之勞不忘舊俗原非爲加賦起見至吉林與奉天接壤地糧自應畫一今據戶部查奏吉林所定額賦又係照直隸辦理與奉天查照山東科則者互異是和隆武專以爲言利起見殊非均平額賦加惠旗人之意所有吉林地畝錢糧應收賦則著交和隆武會同索諾木策凌詳悉熟籌酌中畫一定額妥議具奏尋經和隆武等覆奏戶部議准四十二年以前陳民耕種地畝照奉天陳民例分爲上中下三等銀米各半征收以後續行查出私開地畝亦照奉天查出流民地畝加增糧額之例銀米並征是辦理既有等差酌中定賦不致畸重畸輕尙屬可行應如所奏從之

四十七年禁民典買旗房軍機處會同八旗議准御史西成條奏民人不許典買在京旗房如有陽奉陰違一經發覺卽照民典旗地之例辦理如在屯旗房亦應一律辦理未便兩岐並行文一體遵照

四十八年定旗租照正項錢糧例戶部議旗地租銀與正項錢糧事同一例民糧旣有轉參旗租豈無年限請自四十六年以後租額除初參未完照例議處在應照正項錢糧酌定轉參則旗租定有章程而官賦永無陳積矣如議行

八旗莊田數　鑲黃旗宗室整莊四所半莊一所園一所共地三十六頃六十畝坐落大興通州武清平谷河間各州縣　正黃旗宗室整莊五所半莊十二所莊四所園三所共地百有六頃五十六畝坐落大興宛平三河寶坻順義涿州房山保定雄縣易州任邱各州縣　正白旗宗室整莊四所半莊一所園二所共地三十六頃坐落順天香河通州寶坻房山及沙河所等處　正紅旗宗室整莊一百四十五所半莊三所整園五十所半園十一所共地一千二百四十四頃十六畝坐落順天宛平昌平涿州文安保定定興淶水及遼陽海城蓋平各州縣　鑲白旗宗室整莊一百七十六所半莊五所莊八所整園八所園二十所果地靛地網戶獵戶等地七十六處共地千七百一十

七頃十有四畝有奇坐落大興宛平良鄉固安永清東安香河通州三河武清寶坻昌平密雲懷柔房山霸州薊州玉田平谷遵化豐潤遷安灤州樂亭保定易州河間任邱滄州保安及遼陽海城蓋平鐵嶺山海關外等處　鑲紅旗宗室整莊二百九十八所半莊二十三所莊五所整園一百十一所半園二所共地二千六百三十頃一畝坐落大興宛平永清香河通州寶坻昌平涿州房山霸州灤州新城河間肅甯滄州延慶及張家口外等處　正藍旗宗室整莊五百四十四所半莊一百五十一所莊二十二所整園一百三所半園十九所園七十三所果菜牧地五處共地五千三百十有三頃二十四畝有奇坐落大興宛平良鄉永清東安香河通州武清昌平順義懷柔涿州房山霸州保定薊州玉田平谷遵化豐潤永平昌黎灤州樂亭新城易州青縣無極保安及承德遼陽開原錦州甯遠廣甯開平冷口外等處　鑲藍旗宗室整莊三百三十一所半莊六十三所莊九所整園一百二所半園二所園三所共地二千二百五十四頃七十畝坐落大興宛平固安永清東安昌平懷柔灤州蠡縣安州高陽及遼陽海城蓋平錦州開平等處　鑲黃旗滿洲初次給地萬一千六百三十一頃六十畝二次給地二千五百三十八頃九十畝三次給地千三百十有三頃十畝蒙古初次給地千七百九十四頃三十畝二次給地千七百頃有十畝三次給地四百十三頃七十畝漢軍初次給地二千頃四十畝二次給地一千一百八十八頃二十畝三次給地一千五十三頃共壯丁地二萬三千六百三十三頃四十畝坐落通涿昌平霸薊遵化灤安易等州大興宛平良鄉固安永清東安香河三河武清寶坻順義密雲懷柔房山文安大城保定玉田平谷豐潤盧龍遷安昌黎樂亭清苑滿城安肅定興新城唐容城完蠡雄高陽新安淶水河間肅甯任邱交河青南皮獲鹿赤城宣化各縣永甯衞良牧署采育里開平沙河驛古北口冷口張家口喜峯口羅文峪獨石口石匣等處　正黃旗滿洲初次給地四千四百六頃四十畝二次給地九千一百七十四頃九十畝三次給地千八百七十三頃八十畝蒙古初次給地七百五十六頃九十畝二次給地千一百二十七頃十畝三次給地千八百八十四頃六十畝漢軍初次給地千二百七十四頃二十五畝二次給地千八百七十八頃七十八畝三次給地千一百六十七頃十有五畝共壯丁地二萬三千五百四十三頃八十五畝坐落通涿昌平霸薊遵化灤安易滄等州大興宛平良鄉固安永清東安香河三河武清寶坻順義密雲懷

柔房山文安保定玉田豐潤平谷盧龍遷安樂亭清苑滿城安肅定興新城唐埊都容城蠡雄高陽新安淶水河間肅寧任邱交河青南皮獲鹿開平赤城宣化各縣古北口冷口張家口獨石口石匣等處　正白旗滿洲初次給地五千七百二十七頃三十畝二次給地三千三百二十六頃七十畝三次給地四千三百三十四頃十畝蒙古初次給地千二百九十三頃七十五畝二次給地千二百四十七頃五十五畝三次給地千九十四頃五十八畝漢軍初次給地八百六十七頃六十畝二次給地千四百六十五頃二十畝三次給地千四百三十九頃七十畝共壯丁地二萬七百九十六頃四十八畝坐落通涿昌平霸薊遵化灤安易滄等州大興宛平良鄉固安永清東安香河三河武清寶坻順義密雲懷柔房山文安保定玉田平谷豐潤盧龍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安肅定興新城容城完雄高陽淶水河間肅寧任邱交河青南皮宣化各縣羅文峪張家口獨石口古北口等處　正紅旗滿洲初次給地二千一百二十九頃八十八畝二次給地五千三百十頃八十四畝零三次給地二千一百二十頃七十畝蒙古初次給地三十五頃六十八畝零二次給地七百六十五頃六十畝三次給地五百五十五頃三十畝漢軍初次給地二百七十八頃十畝二次給地六百四十頃八十畝三次給地三百七十頃二十畝共壯丁地萬二千二百七頃十畝坐落通霸昌平灤等州宛平良鄉固安永清東安武清寶坻順義密雲房山文安保定樂亭清苑安肅定興蠡雄任邱各縣及河西務等處　鑲白旗滿洲初次給地六千二百六十八頃五十畝二次給地二千六百七十四頃二十畝三次給地二千二百九十頃二十畝蒙古初次給地千一十四頃三十畝二次給地千八百六十一頃九十畝三次給地九百五十六頃十畝漢軍初次給地六百有九頃二次給地三百有三頃三十畝三次給地四百六十六頃八十畝共壯丁地萬六千四百四十四頃三十畝坐落通涿昌平霸薊遵化灤易滄延慶等州大興宛平良鄉固安永清東安香河三河武清寶坻順義密雲懷柔房山文安大城保定玉田平谷豐潤盧龍遷安樂亭滿城安肅定興新城容城等縣良牧署開平沙河驛張家口喜峯口冷口羅文峪等處　鑲紅旗滿洲初次給地千一百頃七十畝二次給地五千七百八十七頃十有五畝三次給地二千六百十有二頃二十五畝蒙古初次給地三十五頃四十畝一次給地三百四十五頃五畝三次給地六百四十三頃二十畝漢軍初次給地三百七頃八十畝二次給地六百三

十頃三次給地五百九十三頃七十畝共壯丁地萬三千五十三頃七十畝坐落通涿昌平霸滄延慶等州宛平良鄉固安永清東安香河三河武清寶坻順義房山大城保定豐潤盧龍遷安樂亭清苑安肅定興新城唐望都完蠡雄淶水河間肅寧任邱天津各縣及河西務等處　正藍旗滿洲初次給地六千一百九十八頃七十五畝二次給地三千九百九十二頃七十畝三次給地二千二百七十九頃四十畝蒙古初次給地千二百三頃二次給地七百二十三頃九十畝三次給地七百十有一頃六十畝漢軍初次給地八百八十三頃九十五畝二次給地七百三十二頃九十畝三次給地四百十頃四十畝共壯丁地萬七千百三十六頃六十畝坐落通涿昌平薊霸遵化灤易延慶等州大興宛平良鄉固安永清東安三河香河武清寶坻順義密雲懷柔房山保定玉田平谷豐潤遷安昌黎清苑滿城安肅定興唐容城雄高陽新安任邱青南皮各縣良牧署等處　鑲藍旗滿洲初次給地六千五百二頃八十畝二次給地二千三百四十頃九十畝三次給地四百六十頃四十畝蒙古初次給地千五百四十八頃三十畝二次給地二百四十頃七十八畝三次給地三百二十二頃二十畝漢軍初次給地七百五十八頃七十畝二次給地四百八十三頃六十畝三次給地四百五十三頃六十畝其壯丁地萬四千一百一頃二十八畝坐落大興宛平永清東安香河三河武清密雲房山盧龍樂亭定興蠡高陽淶水河間任邱獲鹿各縣河西務獨石口張家口等處

盛京莊田　順治五年定八旗莊屯地界　國初按旗分處各有定界繼因邊內地瘠糧不足支展邊開墾移兩黃旗於鐵嶺兩白旗於安平兩紅旗於石城兩藍旗所分張義站靖遠堡地瘠以大城地與之至是復定官員莊屯兩黃旗設於承德縣沙河所兩白旗設於寧遠兩紅旗設於承德縣塔山兩藍旗設於錦州

又准沙河以外錦州以內八旗官員家丁每名給地三十六畝

十二年以遼陽鐵嶺至山海關另設邊界八旗莊地多有在邊外者令照舊住種惟酌量邊界開門勿誤耕穫

康熙十二年定在京旗人欲往奉天領地設莊守護墳墓者若將在京所分地退出准撥熟地不願退出者以荒地撥給

十八年定分給新滿洲奉天地畝例戶部議准奉天成熟地畝撥給新滿洲耕種恐於民未便令更定兩便之法奉天所屬東自撫順起西至寧遠州老天屯南至蓋平縣攔石起北至開原縣除馬廠羊草地外實丈出三十二萬九千四十九頃三十畝定旗地二十七萬六千三百二十二頃八十畝新滿洲遷來若撥種豆地每六畝給地種一斗撥種穀米粘米高糧地每六畝給各種六升二十五年以錦州鳳凰城等八處荒地分給旗民開墾給以耕牛及口糧農器

又令索倫達呼爾官兵耕種墨爾根地方奉天官兵耕種黑龍江地方由部差官各一人監視

二十八年令奉天等處旗民各在本界內墾種不許互相侵越

雍正十一年喜峯口駐防兵丁一百名以鐵門關外大屯地分給每名給地一頃十有五畝七分菜園四分有奇令其耕種照民例分別科則租銀留充兵餉

乾隆二年設立黑龍江屯莊黑龍江湖蘭地方設莊四十所每十丁編爲一莊令 盛京將軍等選八旗閒戶壯丁四百名各給地六十畝房二閒并給口糧籽種

六年增設呼蘭莊屯又擇閒丁五十名增設莊五所七年設莊屯於溫得亨山及都爾圖地方以該處與呼蘭毗連土性肥饒水草佳美選壯丁五十名增設莊五所各給牛種器具口糧

三十一年 命尚書新柱會同 盛京將軍等查辦丈出旗民餘地先是 盛京刑部侍郎朝銓言奉天地畝自雍正四年迄今未經查丈應履畝丈量如有餘地在二三十晌以上於十分中分出二三分爲各城兵丁隨缺地畝餘仍令原業主承種納糧注載紅冊至三十年朝銓等言奉天各項旗人原紅冊地共二百五十五萬七千四百晌有奇現今丈出自首餘地三十三萬六千一百晌有奇民人紅冊地四十六萬零二百晌有奇丈出並自首餘地七萬四千七百晌有奇二共餘地四十一萬零八百晌有奇民人餘地在停止開荒以後違例私開者全行撤出在定例以前或依傍畦壠者照旗人例酌量地數分撥其官員兵丁應得隨缺地畝并各城學田水手公產及旗民水沖沙壓不足紅冊地畝俱請卽於丈出餘地內撥補下部議行至三十一年戶部侍郎英廉言旗民丈出餘地係違

例私開應一概撤出除撥補隨缺等項外聽各旗無地兵丁閒散人等扣價認買照例納糧部議應如所請奉
諭旨戶部議覆侍郎英廉請丈出盛京旗民餘地准令無地兵丁閒散人等認買一摺原爲旗民生計起見但此等
無地人戶貧富不齊其有餘者置產必多而無力之家未必能一律承買恐於伊等資計仍無實濟因念該處冬圍
兵丁一切鞍馬之需不無拮据若將此項餘地內酌派徵租每年備賞資裝於該兵等殊有裨益其應撥用若干及
所餘地畝除撥補隨缺各項外或可一體徵租存貯動撥或聽旗人認買毋致有名無實之處新柱現在出差盛京
著會同該將軍府尹等確勘該地實在情形妥協定議具奏嗣據新柱等議言現在丈出餘地四十一萬八百餘晌
加之移駐塔爾巴哈台兵一千名隨缺地七千晌二共四十一萬七千八百餘晌內除應撥隨缺官員等地一萬六
千九百晌兵丁地四萬八千五百七晌水沖沙壓學田水手公產等項地三萬九千九百餘晌其餘地畝共三十一
萬二千四百晌有奇應一併入官即令原種之旗民照數納租承種以裨生計并按各處地畝之高下肥瘠糧額之
等差照依上中下三則分別核計每晌應徵租銀自四錢八分至二錢四分不等折中每晌合租銀三錢六分約計
每年共徵租銀十有一萬四百兩有奇冬圍兵丁 恩賞銀兩即於此項內撥給餘銀解交 盛京戶部另款存
貯聽候撥用下部議行

三十七年 諭將軍增福等具奏盛京各佐領下所有馬甲多寡不等請裁馬甲添設步甲其餘剩錢糧併隨缺
地畝入於正項報銷一摺經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覆准具奏所辦非是盛京額設馬甲併隨缺地畝皆爲養贍該處
滿洲而設今年久生齒日繁若將伊等應得分例裁汰入官於伊等生計殊屬無益國家一切用度固應節儉然亦
止宜酌減無益糜費並查核不肖人員使不得從中侵蝕至於正項應支之處豈可節省盛京滿洲皆朕臣僕人丁
日盛不敷養育尚宜酌量添給豈有轉將伊等現在應得分例裁汰之理令各佐領下馬甲額缺不均固宜均勻辦
理但此項裁缺錢糧地畝亦宜斟酌養贍多人惟期普被恩施示朕體恤滿洲至意

四十年定偷墾地畝入官納租之例戶部議岫巖城五塊石各兵丁牧馬官廠內有山東流來民人偷墾地畝私造
房間不必折毀令其入官仍著伊等居住耕種納租并令交納地畝租銀米石若有不願耕種者即行另召耕種如

議行

四十六年定懲匿報之令　盛京吉林民人私墾地畝續經查出者每畝歲徵銀八分仍在旗倉納米二升六合五勺五秒以懲匿報之獎著爲令

四十八年總計實在退圈地七十七萬二千四百七畝八分有奇

四十九年總計實在民地一百八十八萬八千八百七十畝六分有奇

凡撥給八旗官員兵丁　盛京土田內務府三旗包衣佐領下壯丁地畝鑲黃旗在　盛京　興京開原遼陽界內共地一百六十四頃八十四畝四分正黃旗在　盛京　興京開原界內共地九十九頃一畝四分正白旗在　盛京　興京開原遼陽界內共地二百五頃六十三畝一分內務府三旗包衣佐領下園丁地畝在　盛京開原遼陽界內共地一千三百三十四頃八十畝　盛京禮部六品官所屬各項壯丁地在　盛京　興京遼陽鐵嶺秀巖界內共地五百頃九十九畝三分　盛京工部五品官所屬壯丁地在　盛京　興京遼陽牛莊秀巖因登界內共地五百六十一頃九十六畝六品官所屬壯丁地在　盛京　興京開原遼陽界內共地一百八十九頃四畝九分　製造庫匠役人等地在　盛京界內共地二十二頃三十二畝　盛京戶部倉官莊頭樓軍倉軍地共四百一十一頃九畝四分領催莊頭地共二千八百一十三頃一畝六分　盛京禮部莊頭壯丁地共四十七頃五畝六分　盛京兵部站丁地共六十二頃七十四畝八分　盛京工部莊頭壯丁地共七十六頃五十六畝三分

盛京界內八旗所屬諸王貝勒貝子公大臣等地共一千二百二頃三十六畝官員兵丁閑散人等地共五百八十頃八十六畝五分　撫順界內右翼四旗所屬王貝勒貝子公大臣等地共一千二百九十八頃九十九畝七分官員兵丁閒散人等地共七十五頃二十畝六分鹻場汪清二門官兵台丁地共三百二十八頃三十畝　開原界內八旗莊屯地二千八百頃零七十九畝　遼陽城界內八旗官員兵丁地共八百八十八頃五十五畝　鐵嶺界內左翼四旗莊屯地共八千六百五十七頃四十四畝二分　法庫邊門莊屯地六百七十八頃五十八畝　威遠堡邊門莊屯地二百二十八頃八十七畝　英額邊門莊屯地一百二十六頃七十二畝二分　鳳凰城八旗巴

爾呼地一千九百四十八頃六十四畝又正黃旗屯地共六十頃九畝　靉河邊門分種地共二十四頃七十四畝四台四屯地六十一頃五十九畝　復州界內八旗分撥地共一千七百二十九頃四十畝　熊岳城界內八旗滿洲蒙古巴爾呼漢軍莊屯地二千八百八十三頃三十九畝　金州界內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官員兵丁地三千三百四十一頃零四畝水師營地二十六頃十八畝　山海關官員兵丁寡婦閒散人等在山海衛寧遠州界內共地一百三頃五十七畝七分零又正白正紅鑲紅旗下閒散人等地共三頃六十七畝零　秀巖界內八旗官員兵丁地二千一百二十一頃零二畝七分　蓋州界內各旗官員兵丁地四萬六百三十八畝　牛莊界內八旗官員兵丁地共二千九百二十三頃　廣寧城所屬巨流河白旗堡小黑山閭陽驛彰武台邊門等界內八旗官員兵丁閒散人等地共一萬五千一百九十四頃九十六畝二分　錦州界內王貝勒貝子公宗室額駙官員莊頭閒散人等地共二千七百十七頃零七畝八分八旗兵丁閒散人等地共一千五十四頃五十畝四分　義州界內八旗莊屯地五千四百七十一頃二十五畝　淸河邊門莊屯地五百三十四頃二十三畝　九關台邊門莊屯地二百三十二頃十八畝　吉林烏喇界內官員兵丁開墾地鑲黃旗三百七十四頃五十二畝正黃旗二百九十五頃二十六畝正白旗二百六十六頃一十畝正紅旗二百五十二頃七十八畝鑲白旗二百八十八頃四十八畝鑲紅旗二百二十一頃七十六畝正藍旗二百六十一頃二十四畝鑲藍旗二百六十七頃二十四畝水師營二百六十五頃五十六畝又各莊頭開墾地二百五十二頃六畝　寧古塔界內官員兵丁開墾地鑲黃旗三百四十七頃四畝正黃旗二百三頃七十畝正白旗三百三十五頃一十畝正紅旗四百二十頃鑲白旗四百七十頃五十四畝鑲紅旗三百二十六頃七十畝正藍旗二百八十頃一十四畝鑲藍旗二百一十九頃六十六畝又各莊頭開墾地共三百三十三頃四十二畝　渾春界內官員兵丁開墾地鑲黃旗一百一十七頃一十八畝正黃旗九十九頃五十四畝正白旗三百一十六頃九十二畝　三姓地方官員兵丁開墾地鑲黃旗一百八十一頃五十畝正白旗五十九頃四十六畝正紅旗四百一十九頃六十四畝　伯都訥界內官員兵丁開墾地鑲黃旗一百一十六頃五十八畝正黃旗七十三頃六十八畝正白旗二百三十五頃四十四畝正紅旗一百二十五頃五十二畝鑲白旗八十頃二十二

畝鑲紅旗七十一頃二十二畝正藍旗二百一十五頃四畝鑲藍旗一百九十四頃一十畝又各莊頭開墾地二十二頃三十二畝　阿爾楚哈界內官員兵丁開墾地鑲黃旗一百一十五頃八畝正黃旗一百二十頃三十畝正白旗五十九頃一十畝

駐防莊田　順治四年給江寧西安駐防旗員圈地江寧六十畝至一百八十畝不等　西安二百四十畝或二百十有五畝不等惟浙江駐防官兵不給田俸餉照經制支領

五年定各省駐防官兵家口半攜去者在京圈地半撤全攜去者全撤

六年定外省駐防官員初任未經撥給圈地者准撥給其加級陞任者不復添給凡給地六十畝以下者戶部撥給六十畝以上奏請撥給

七年駐防官員量給圈地兵及壯丁每名給地三十畝臨清太原以無主地並官地撥給保定河間滄州以八旗退出地撥給

康熙三十一年以山西陽曲太原二縣屯地給與駐防滿洲官兵

三十二年令八旗駐防各省官兵俱於所住之處給與地畝

五十七年丈量山西右衛荒地安設莊頭十五名莩蔴口外西至十家鋪三十里東至彌陀山十五里共二萬七十畝有奇

五十八年滿洲官兵駐劄河南南陽府揚河地方所有墾荒田畝給與耕種

九通分類總纂

卷十一之十四

錢幣類一

錢總

通典貨幣之興遠矣夏商以前幣爲三品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白金爲下幣白金爲銀太公立九府圜法周景以母子相權秦用黃金銅錢爲上下二等漢興爲八銖或爲莢錢或作白金或作赤仄八銖五分迭廢迭用王莽又設錯刀金銀龜貝凡數十品公孫述始作鐵錢魏文帝穀帛相貿劉備以一當百孫權以一當千理道陵夷則有鵝眼綖環之別王綱解紐又有風飄水浮之異名目繁雜不能遍舉緬徵損益可略而言原夫立錢之意誠深誠遠凡萬物不可以無其數既有數乃須設一物而主之其金銀則滯於爲器爲飾穀帛又苦於荷擔斷裂唯錢可貿易流注不住如泉若穀帛爲市非獨提挈斷裂之弊且難乎銖兩分寸之用歷代錢貨五銖爲中一品獨行實臻其要今錢雖微重於古之五銖大小斤兩便於時矣太公既立之於周退行之於齊曰知開塞之術者其取天下如化是謂政之大端矣又管仲曰三幣握之非有補於溫飽也捨之非有切於饑寒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奪貧富皆在君上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若父母用此道也夫生殖衆則國富而人安農桑寡則人貧而國危使物之重輕由令之緩急權制之術實在乎錢鍵其多門利出一孔摧抑浮浪歸趣農桑可致時雍躋於仁壽豈止於富國強兵者哉具輕重篇其後言事者或惜銅愛工改作小錢或重號其價以求贏利是皆昧經通之遠旨令盜鑄滋甚棄南畝日多雖禁以嚴刑死罪日報不能止也昔賢有云銅不布下乃權歸於上誠爲篤論固有國之切務救弊之良算也況當今人疲賦重康俗濟用莫先於斯矣自昔言貨幣者在於圖史形模皆不達其要唯漢賈生國朝劉秩頗詳其旨

通志自太昊以來則有錢矣太昊氏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商人周人謂之布齊人莒人謂之刀謂之泉者言其形謂之金者言其質謂之刀者言其器謂之貨謂之布者言其用古文錢字作泉者其形如泉文一變而爲刀器再變而爲圜法太公作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

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疋以爲貿易之制自圜法流通於世民實便之故泉與刀並廢後人不曉其謂也觀古錢其形即篆泉文也後世代以錢字故泉之文借爲泉水之泉其實泉之篆文下體不從水也先儒不知本末謂流於泉布於布寶於金利於刀此皆沿鑿之義也錢所以權天下之利而便於民古人與金銀龜貝相參爲幣

通典管子曰人君鑄錢立幣人庶之通施也錢幣無補於饑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財物通交有無使人所求各得其欲人有若千百十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利有所藏也人事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調其事則豪富并藏財貨專擅其利是故人之常費不給以致匱乏一然則人君非能分并財利而調人事也則君雖自爲鑄幣而無已乃使人下相役耳惡能以爲理乎言人君若不能權其利門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極而與人竝使豪富侵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惡音烏又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檀檀糜也檀章延反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檀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夫玉起於禺音虞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去周七八千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若五穀與萬物平則人無其利故設上中下之幣而行輕重之術使一高一下乃可權制利門悉歸於上楚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孫叔敖爲相市令言於相曰市亂人莫安其處行不定叔敖白於王遂令復如故而百姓乃安也荀卿曰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焉然而中國得而賦之東海則有紫蛤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財貨流通無不盡致其用四海之內若一家也凡理亡者使有利者使皐害者使亡靡者使微王之所寶者六聖人能制議百姓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獻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

通考按錢幣之權當出於上則造錢幣之司當歸於一漢時常令民自鑄錢及武帝則專令上林三官鑄之而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輸其銅三官然錢以銅鐵鉛錫而成而銅鐵鉛錫搬運重難是以歷代多即坑冶附近之所置監鑄錢亦以錢之直日輕其用日廣不容不多置監冶鑄以供用中興以來始轉而爲措

幣今既有行在會子又有川引淮引湖會各自印造而其末也收換不行稱提無策然鈔引則所直者重（承平時解鹽場四貫八百售一鈔請鹽二百斤）而會子則止於一貫下至三百二百鈔引只令商人憑以取茶鹽香貨故必須分路（如顆鹽鈔只可行於陝西末鹽鈔只可行於江淮之類）會子則公私買賣支給無往而不用錢矣又況以尺楮而代數斤之銅齎輕用重千里之遠數萬之緡一夫之力勉日可到則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後來或廢或用號令反覆民聽疑惑乎蓋兩淮荊湖所造朝廷初意欲暫用而即廢而不知流落民間便同見鏹所以後來收換生受只得再造遂愈多而愈賤亦是立法之初講之不詳故也

東萊呂氏曰 古人論財貨但論九年之積初未嘗論所藏者數萬千緡故所論農桑衣食財貨之本錢布流通不過權一時之宜而已先有所謂穀粟泉布之權方有所施若是無本雖積鏹至多亦何補盈虛之數 先儒謂金銅無凶年權時作此以通有無以均多少而已漢初有天下尚自有古意王公至佐吏以班職之高下所謂萬石千石百石亦是以穀粟制祿不過口算每人所納百餘年尚未以錢布為重至武帝有事四夷是時國用不足立告緡之法以括責天下自此古意漸失錢幣方重大抵三代以前惟其以穀粟為本以泉布為權常不使權勝本所以當時地利既盡浮游末作之徒少後世此制壞以匹夫之家藏鏹千萬與公上爭衡亦是古意浸失故後世貢禹之徒欲全廢此惟以穀帛為本此又卻是見害懲艾矯枉過直之論其意本要重穀帛反以輕 穀帛天下惟得中適平論最難自漢至隋五銖之錢最為得中唐至五代惟武德時初鑄開元錢最得其平若一時之所鑄如劉備鑄大錢以足軍市之財第五琦鑄乾元錢此是錢之權也如漢武帝以鹿皮為幣王莽以龜貝為幣此是錢之蠹也或見財貨之多欲得廢錢或見財貨之少欲得鼓鑄皆一時矯枉之論不可通行者也若權一時之宜如寇瑊之在蜀創置交子此一時舉偏救弊之政亦非錢布經久可行之制交子行之於蜀則可於他利害大段不同何故蜀用鐵錢其大者以二十五斤為一千其中者以十三斤為一千行旅齎持不便故當時之券會生於鐵錢不便緣輕重之推移不可以挾持交子之法出於民之所自為託之於官所以可行鐵錢不便交子即便今則銅錢稍輕行旅非不可挾持欲行楮幣銅錢卻便楮券不便昔者之便今日之不便也

水心葉氏曰錢之利害有數說古者因物權之以錢後世因錢權之以物之所起起於商賈通行四方交至遠近之制物不可以自行故後世用錢百倍於前然而三代不得不少後世不得不多何者三代各斷其國以自治一國之物自足以供一國之用非是天下通行不可闕之物亦不至費心力以營之上又明立禁戒不要使天下窮力遠須故書曰惟土物愛厥心臧老子曰致治之極民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其無所用錢如此安得不少後世天下既爲一國雖有州縣異名而無秦越不相知之患南北互致又多於前世金錢安得不多古者以玉爲服飾以龜爲寶以金銀爲幣錢只處其一漢世猶用金銀爲幣宣元以後金幣始盡王莽欲復古制分三等幣後不復行至東漢以後黃金最少又緣佛老之教盛行費爲土木之飾故金銀不復爲幣反皆以爲器用服玩之具玉自此亦益少服飾卻用金銀故幣始專用錢所以後世錢多此數者皆錢之所由多用錢既多制度不一輕重大小厚薄皆隨時變易至唐以開元錢爲準始得輕重之中古錢極輕今三代錢已無如漢五銖半兩其在者尤輕薄不可用葢古者以錢爲下幣爲其輕易後世以錢爲重幣則五銖半兩之類宜不可用然大重則不可行所以開元爲輕重之中唐鑄此錢漫衍天下至今猶多有之然唐世無錢尤甚宋朝則無時不鼓鑄以開元錢爲準如太平天禧錢又過於開元仁宗以前如太平錢最好自熙寧以後不甚佳國初惟要錢好不計工費後世惟欲其富往往減工縮費所以錢稍惡若乾道紹興錢又不及熙豐遠矣然錢貨至神之物無留藏積蓄之道惟通融流轉方見其功用今世富人既務藏錢而朝廷亦盡征天下錢入於王府已入者不使之出乃立楮於外以待之不知錢以通行天下爲利錢雖積之甚多與他物何異人不究其本原但以錢爲少只當用楮楮行而錢益少故不惟物不可得而見而錢亦將不可得而見然自古有作新之道但未知其法當如何變得其決不可易者廢交子然後可使所藏之錢復出若夫富強之道在於物多物多則賤賤則錢貴錢貴然後輕重可權交易可通今世錢至賤錢賤由乎物少其變通之道非聖人不能也

通考宋自嘉定而後銅冶大衰國用日匱意在廢錢用楮於是會子關子及川引湖會迭興法制繁多寖以亡國

遼之先代以土產多銅已造錢幣太祖以後代有開鑄其時給成賞征賜予億萬不行楮幣而國用充殷者蓋

舊儲新造並聽民用故也金初用遼宋舊錢正隆而降始議鼓鑄後改鑄大錢濟以鐵錢錢不能充權以交鈔鈔至不行權以銀貨而錢之受絀愈甚元世祖中統至元間立鈔法以至元寶爲母中統交爲子子母相權而行至正間別立至正交鈔卒之財貨匱乏楮幣不足以權變百貨遂澀而不行明自洪武年間鈔法已漸壞蓋廢堅剛可久之質而持輭熟易敗之物宜其弗順於人情必不能易代而常行也至於明之錢法始屬工部寶源局繼增設戶部寶泉局其後以軍興費重惟講求鼓鑄之利不知民間食用惟穀與貨穀貨不能日增而但恃開鑄豈知本之論乎

皇朝通考案自上古刀布之用一變爲九府圜法後輕重代殊而肉好之式未之有易於以權百物之貴賤通農末之有無錢之所關誠鉅矣顧利之所在弊亦隨之錢重則姦民盜銷以牟利惜銅愛工則又以薄惡而偽鑄易興有天下者操利人之柄求酌中之宜惟在以人用法有以持其弊而已古者錢亦稱幣管子稱三幣而刀布爲下則凡可以通功易事利民權物者皆可以幣例之也三代以後珠玉但爲器飾而不以爲幣皮幣惟漢武一行之龜貝惟王莽一行之元明時雲南行使貝子以之折賦尚沿貝貨之遺逮鼓鑄既興而海貝之用久廢若乃自宋以來兼用楮幣其制起於交子會子而金元明稱之曰鈔原其始亦以鹽茶券引之屬視之而暫以權錢行之既久乃卽以當錢論者謂以虛代實民不實貴 國家錢貨充盈而無藉乎鈔法之用故順治年間雖暫用之而旋卽停止則亦非今日通行之弊也夫幣之堅而可久者莫過於金金有三品或黃或白或赤而錢特居其一周制黃金方寸而重一觔國語註虞夏商周黃金爲上幣銅錢爲下幣漢書秦幷天下黃金以鎰名者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爲下幣漢代復以觔名金用金多以千萬觔計蓋其時但以黃金爲幣若白金之用惟漢武之白選王莽之銀貨一見於史而後亦漸廢固不皆以爲幣也魏晉以後金日少而昂幣始專用錢六朝迄唐交廣之域以金銀爲幣然止限於一隅至金時鑄銀名承安寶貨公私同見錢用此以銀爲幣之始前明中葉令各處稅糧得收納白金而銀之用益廣我 朝銀錢兼權實爲上下通行之幣

錢之爲制自古迄今遞加詳備荀悅謂夏殷以前錢無文周制則有文蓋以寶字繫錢自周景王之寶貨始以年號

繫錢自宋孝武之孝建錢始以通寶字繫錢自唐之開元錢如但武德鑄開元錢原取迴環可讀亦得稱開通錢其專稱通寶者實自唐之建中通寶始至錢背之繫以地名則自唐會昌時之開元錢始厥後或有繫以開鑄年數者或有繫以當五當十數者至　本朝始定鑄在京局名及直省地名焉若夫錢之有面有背古錢皆一面有字一面無字昔人以無字處爲面爲陽有字處爲背爲陰謂如器物欵識必書於底其實不然考漢書稱錢之面背又作文與幕荀悅以幕爲漫而無文章昭曰幕錢背也則無文字處之爲背自古已然惟是古錢有字之面但紀銖兩之輕重至宋孝建四銖錢兼紀年號於是兩面皆有字唐宋以來皆紀年號而不紀銖兩遂以通寶之文爲面此則古今稱號之各隨其宜也

錢之輕重古以銖與絫黍計今以錢與分釐計蓋分釐之數古者但以爲度名而不以爲權名權之爲數則十黍爲絫十絫爲銖二十四銖爲兩自太公圜法輕重以銖漢以後每以銖之數鑄於錢文唐開元通寶爲二銖四絫積十錢重一兩是每文爲今之重一錢後人以爲繁而難曉故十分其兩而代以錢字蓋宋之前已然考宋太宗淳化二年詔定稱法其時以太府權衡但有一錢至十觔之數乃别爲新制以御書三體淳化錢較定實重二銖四絫爲一錢就黍絫銖參之度尺以忽絲毫釐各積分爲一錢之則然後制取等稱新制既定中外以爲便是則十釐爲分十分爲錢之計數始於宋時所謂錢者卽借錢幣之錢以爲數名所謂分釐者卽借度尺長短之名以爲輕重之名也若夫古之稱法至後世而加重隋文帝鑄五銖錢重如其文而每錢一千重四觔二兩則古稱三觔爲隋一觔而少隋書亦謂開皇以古稱三觔爲一觔孔穎達左傳正義謂周隋稱於古三而爲一杜佑通典謂六朝稱三兩當唐一兩今以古稱三之一約之則漢之五銖錢止當今七分而弱而今之重一錢二分者實爲古八銖有贏此固權法相沿之不同亦可見今之鼓鑄其不愛銅而不惜工實更勝於古焉

古者金銀視後世較賤而銅錢視後世較貴漢書食貨志漢武鑄白金三品龍文白選重八兩直三千馬文直五百龜文直三百所謂白金者雜銀錫爲之旣非專用眞銀而其時以縣官空乏聊造以贍用不可據以爲準故重八兩者直三千而六兩四兩者止直五百三百則知當日原未嘗以白金之重與銅錢相較而平其直也新莽時

黃金一觔直錢萬銀八兩爲一流朱提銀一流直錢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錢千以古稱比後世三之一計之金一觔實爲今五兩有奇而直止萬銀八兩實爲今二兩八錢有奇而直止千有奇及千則漢時錢貴可見而金價但五倍於銀則以金多而易得也宋眞宗嘗論咸平中金兩五千銀兩八百是金銀之直已較貴於漢自鈔法盛行而錢價益無定準金時每銀一兩折錢二貫則銀直又過昂明代錢亙有貴賤每銀一錢直五十五文至百文不等又有京錢外省錢多寡之異末季至銀一兩易錢五六千文而錢法大壞我 朝定鼎之初議以銀一分爲錢七文更定每分爲十文以爲定例嗣後遇錢價稍昂多方調劑以平其直誠爲酌中便民之利也

歷代錢幣

鈔法始於宋之楮幣至明代鈔以桑穰故紙爲之外爲闌紋中圖錢貫之狀並印貫例文字於其上民間僞造者有禁原以濟錢法之窮也金元以來鈔法之弊在於錢不勝鈔鈔既日多錢行日少於是鈔輕物重終至壅格而法遂以窮明臣邱濬所謂鈔法不可行以用之者無權也 國初制鈔甚少其上下流通仍以銅錢故暫行之而無弊嗣後永停罷大抵自宋迄明於銅錢之外皆兼以鈔爲幣 本朝始專以銀爲幣夫因穀帛而權之以錢復因錢之艱於齎運而權之以幣鈔與銀皆爲權錢而起然鈔虛而銀實鈔易昏爛而銀可久使鈔難零析而 銀可分用其得失固自判然前代恐鈔法之阻滯幷銀與銅錢而禁之至於用銀者以奸惡論以錢 交易者掠治 其罪亦爲不揣其本末矣然則錢與幣之各得其宜固無有逾於我 朝者也

考古者金銀皆有定式必鑄成幣而後用之顏師古注漢書謂舊金雖以觔爲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猶今時吉字金挺之類武帝欲表祥瑞故改鑄爲麟趾褭蹏之形以易舊制然則麟趾褭蹏即當時金幣式也漢之白選與銀貨亦即銀幣之式舊唐書載內庫出方圓銀二千一百七十二兩是唐時錢亦皆係鑄成金史食貨志載舊例銀每錠五十兩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此今日以重五十兩者爲元寶重十兩或五兩三兩者爲中錠所由始也元至元三年以銀五十兩鑄爲錠文以元寶嗣後或鑄重四十九兩或鑄重四十八兩又有揚州元寶遼陽元寶等名色此元寶命名之始蓋古者多以元寶之名鑄於錢面自元以後銀始蒙錢文元寶之稱於是錢面始專鑄

文瀾書局石印

通寶字矣其稱銀爲錠者考錠字說文鐙也廣韻豆有足曰錠無足曰鐙又博古圖有虹燭錠當時皆以爲器物之名其在古之稱銀多稱爲鉼三國志魏嘉平五年賜郭脩子銀千鉼水經注嶺南林水石室有銀有奴竊其三鉼歸是也亦有稱爲鋌及笏及版者猶之稱鉼之意所謂鉼者以其傾銀似餅則與今所稱錠者其式原自不同蓋今之稱錠者即古之稱鋌南史梁廬陵威王續子應至內庫見金鋌唐書太宗賜薛收黃金四十鋌 舊唐書作挺 南唐書昉先生搖雪爲鋌爇之成金五代史賈緯言桑維翰身後有銀八千鋌自宋以後遂轉稱銀爲錠云

上古 三代

通典神農列廛於國以聚貨帛日中爲市以交有無

虞夏商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

周

通考周制以商通貨以賈易物太公又立九府圜法 周官有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幣職金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 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 外圓而內孔方 輕重以銖 黃金以斤爲名錢以銖爲重也 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疋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 流行於泉 布於布 布於民閒 東於帛 東聚也 周官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凶年物貴鑄錢以饒民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 布泉也有法百官之公用也 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 齎行道之財用也 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 抵故賈也主者別治大夫也康成謂抵本也本謂所屬吏主有司是也 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 鄭司農謂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出絺葛則以絺葛償康成謂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朞出息五百 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按周禮主財之官雖多而專掌錢布則惟外府玉府二官外府掌齎賜之出人泉府掌買賣之出入自王介甫以鄭注國服爲息之說行青苗誤天下而後儒之解此語者或以息爲生息之息或以息爲休息之息然於義皆無

所當蓋古人創泉布之本意實取其流通絲貨則或滯於民用而錢則無所不通而泉府一官最爲便民滯則買之不時而欲買者則賣之無力者則賒貸與之蓋先王視民如子洞察其隱微而多方濟其缺乏仁政莫尙於此初非專爲謀利取息設也買之於方滯之時賣之於欲買之際此與常平賤糴貴糶之意同泉府則以錢易貨常平則以錢易粟其本意皆以利民非謀利也然後世常平之法轉而爲和糴且以其所儲他用而不以濟民則惟恐其數之不多利之不羨於是亦以理財之法視之矣

周景王二十一年患錢輕更鑄大錢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肉好皆有周郭以勸農贍不足

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錢者金幣之名先曰泉後曰錢大於舊錢其價重也班固以爲文曰寶貨韋注國語云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未詳孰是故兩存焉大夫單旗曰不可古者天降災戾戾惡氣也一曰戾至也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民患幣重則多作輕錢而行之亦不廢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民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謂去其本居而散是離民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爲潢洿也原謂水泉之本潢音黃洿音烏竭亡日矣王其圖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內郭爲好外郭爲肉韋昭曰肉錢形也好孔也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焉單旗雖有此言王終自鑄錢果有便故百姓蒙利

秦

通典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鎰爲名上幣二十兩爲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鎰爲金之名數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言錢之形質如周錢唯文異耳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

漢

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如榆莢也錢重銖半徑五分文曰漢興黃金一斤復周之制更以斤爲名

高后二年行八銖秦錢文曰半兩即八銖也初漢以其太重更鑄榆莢人患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六年行五分錢徑五分所謂莢錢

孝文五年爲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他巧者其罪黥顧租謂顧庸之直或租其本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爲利甚

（微謂精妙也其術精妙不可覺知而得厚利甚厚故令人輕犯之姦不可止也）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操造幣之勢（操持）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也（報論）夫懸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下報也累積下報論之也）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賴利也恃也）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平也若干且設數之言也干猶箇謂當如此箇數耳）或用重錢平稱不受（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能受也）法錢不立（依法之錢也）吏急而一之乎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呵責怒也）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鎔形容也謂作錢模也）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言皆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爲多）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則人鑄錢者大抵必雜以鉛鐵黥人日繁一禍也僞錢無止錢用不信人愈相疑二禍也采銅者棄其田疇鑄者捐其農事五穀不爲多則隣於饑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常亂黥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爲有類爲災故人鑄錢不可不禁四禍也上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則盜鑄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其禍五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矣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銅積謂多積銅）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古者以銅爲兵也秦銷鋒鏑鑄金人十二是也）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奇殘餘羨饒溢）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末謂工商之業也）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七矣（末業既困農人敦本倉廩實布帛有餘則招胡人多來降附故言制吾棄財也棄財謂可棄之財逐競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埒等也所鑄文字與四銖同微重耳）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文字稱兩同四銖）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

（通考）賈山上書諫以爲錢者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　其後復禁鑄錢

景帝中六年定鑄錢僞黃金棄市律　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沒之

武帝建元元年行三銖錢 罷四銖造此也重如其文 五年罷三銖錢行半兩錢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元狩四年四十餘年從

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多郎銅山而鑄錢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今半兩錢法

重四銖而姦或盜磨錢質而取鋊 鋊銅屑也 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

重如其文其明年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周郭其質令不得磨錢取鋊 元狩四年

造白金及皮幣 元鼎二年令京師鑄官赤仄

通典 孝武帝有事於四夷又徙平民七十萬口於新秦中用度廣出御府錢以贍不足而冶鑄或累萬金不佐公家

之急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

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閒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 鑄錢者多故錢

輕輕亦賤也 物益少而貴 民但鑄錢不作餘物故少 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

兩錢法重四銖 文爲半兩實重四銖 而姦或盜磨錢質而取鋊 民盜磨錢質而取鋊鋊銅屑也磨錢漫面以取其屑更以鑄錢西京黃圖敘曰民磨錢取屑是也鋊音浴 錢益輕薄

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 一作紫繢繡繪五采而爲繢 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

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 管子曰臣公朝聘請天子號令諸侯以石璧質獻此亦鹿皮銀錫爲幣之義也詳具輕重篇 又造銀錫爲白金 雜鑄銀錫爲白金 以爲天用莫如

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 或名白撰 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

其文馬直五百 以半斤之重差爲三品此重六兩下品重四兩 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 橢圓而長 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

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

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 周匝爲郭文漫皆有 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

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 抵歸也大歸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也 犯法者衆

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并兼之徒守相爲利者劾之 時張湯用事以問大司農顏異異曰今王侯朝[illegible]

賀以蒼璧直數千而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上不悅會有人告異以他事下湯理異 於是公卿大夫多[illegible]

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遂誅

容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 以赤銅爲其郭今錢見有赤側者不知作法云何 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 [illegible]

官用皆令以赤側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漢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爲之

通考元帝時貢禹言鑄錢採銅一歲十萬人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臧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爲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租銖謂計其所賣物價平其錙銖而收租也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意農桑議者以爲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　師丹傳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爲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

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

石林葉氏曰漢書王嘉傳元帝時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言其多也以今計之纔八百三十萬貫耳不足以當榷貨務盛時一歲之入蓋漢時錢極重而幣輕穀價甚賤時至斛五錢耿壽昌以設[illegible]豐歲建常平之議其年斛五錢故嘉言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正使有千萬亦是今一萬貫中下戶皆有之漢律丞相大司馬大將軍月俸六萬乃今六十貫御史大夫四萬而大將軍米月三百五十斛下至佐史秩百石猶月八斛有奇[illegible]黃金每百斤二百斤少亦三十斤雖燕王劉澤以諸侯賜田生金亦二百斤梁孝王死有金四十餘萬斤蓋[illegible]米賤金多近世患國用不足以爲錢少故夾錫當十等交興卒未嘗有補蓋錢之多寡係幣之輕重不在[illegible]猶也　又曰如魏文侯相李悝言一夫治田百畝畝收粟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一夫五口人月食一石半五口[illegible]之入以其十五石爲稅九十石爲食餘四十五石石錢三十計錢千三百五十而社閭嘗新春秋之祠只用錢三百而其餘錢以爲五口之衣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今只餘千五十不足四百五十則固不嫌錢之少也然王使幣輕亦何至是蓋日用猶不滿一錢不知何以爲生

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

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十張晏曰㨗今所見契刀錯刀形質如大錢而肉好輪厚異於此大錢形如大刀環矣契刀身形員不長二寸也其文左曰契右曰刀無五百字也錯刀則刻之作字也以黃金鎮其文上曰一下曰刀二刀泉甚不與志相應也似札單差錯文字磨滅故耳師古曰張說非也王莽錢刀今並尚在形質及文並與志相合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

通志莽卽眞以爲書劉字有金刀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於是爲錢貨六品銀貨二品龜寶四品貝貨五品布貨十品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殽以鏈錫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其金銀與他物雜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爲寶貨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太卜受直

通典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幺錢一十幺小也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爲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朱提縣名屬犍爲出善銀朱音殊提音上支反他銀一流直千是爲銀貨二品元龜岠冉長尺二寸冉龜甲緣也岠至也度甲兩邊緣尺二寸也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兩貝爲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公龜九寸直五百爲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爲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爲小貝十朋是爲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是爲貝貨五品大布次布第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爲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爲布貨十品布亦錢其後百姓憒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挾五銖錢者爲惑衆投諸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稱數莽知民愁迺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遂廢莽天鳳元年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價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

品並行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迺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枚直一並行盡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一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行迺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爲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 比音頻反 非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者愈衆及五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瑣傳送長安鍾官 鍾官主鑄錢者 愁苦死者十六七漢錢舊用五銖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孫述廢銅錢置鐵官鑄鐵錢百姓貨幣不行 皇甫謐高士傳曰郭泰過史弼送迎輒再屈腰泰一揖而去弼門人怪而問之弼曰鐵錢也故以二當一耳 時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腹五銖漢貨言漢當復并天下

通志 公孫述僭號於蜀廢銅錢置鐵官鑄鐵錢百姓貨幣不行

後漢光武除王莽貨泉自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建武十六年馬援上書曰富國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帝從之於是復鑄五銖錢天下以爲便

通考 初王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建武初馬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爲未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更具表言帝從之 建武時長安鑄錢多姦第五倫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

通典 章帝時穀價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言今非但穀貴百物皆貴此錢賤故爾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爲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百物皆賤矣帝用其言少時復止

和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孝廉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帝竟不鑄錢

通考 桓帝時議改鑄大錢劉陶言其不便乃止

靈帝中平三年鑄四出文錢

獻帝初平元年鑄小錢

靈帝作五銖錢而有四出道連於邊緣有識者尤之曰豈非京師破壞此四出散於四方乎至董卓焚宮室刀劫鑾駕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大五分盡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飛廉之屬充鼓鑄其錢無輪郭文章不便時人由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錢數百萬曹公爲相於是罷之還用五銖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穀賤而已

三國

昭烈取蜀鑄直百錢　先主攻劉璋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姓孤無取焉及入成都士庶皆捨干戈赴諸庫藏取寶物軍用不足備憂之西曹掾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旬月之間府庫充實文曰直百亦有勒爲五銖者大小秤兩如一焉並徑七分重四銖

魏文帝黃初二年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至明帝世廢錢穀用既久人間巧僞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爲市雖處以嚴刑不能禁司馬芝等議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以省刑若更鑄五銖錢則國豐刑省於是爲便明帝乃立五銖錢

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故呂蒙定荊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權聞百姓不以爲便省息之鑄爲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並以輸藏平卑其直勿有所枉晉用魏五銖錢不聞有所更創

晉

通典晉元帝過江用孫氏赤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孝武帝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爲意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賈人皆貪比輪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作鼓其重爲禁制得者科罪

通志安帝元興中桓元輔政立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議曰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致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本充衣食今分以爲貨致損必多魏明帝廢錢用穀四十年矣終以不便故捨穀帛而復用錢此已然之驗也元議遂不行

通考前涼張軌太府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爲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晉太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爲段數縑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全安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準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周

通典宋文帝元嘉七年立錢置法鑄四銖文曰四銖重如其文人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取銅帝甚患之錄尚書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議者多同之何尚之議曰夫泉貝之興以估貨爲本事在交易豈假多數數少則幣輕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況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也凡創制改法宜順人情未有違衆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議自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憒亂人泣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夫錢之形大小多品直云大錢則未知其格若止於四銖五銖則文皆古篆既非庸下所識如或漫滅尤難分明公私交亂爭訟必起此最是深疑者也命旨兼慮翦鑿日多以致銷盡鄙意復謂殆無此嫌人巧雖密要有蹤蹟用錢貨銅事可尋檢直由糾察不精致使立制以來發覺者寡今雖有懸金之名竟無酬與之實若申明舊科擒獲即報與法希寡不日息矣中領軍沈演之以爲龜貝行於上古泉刃興自周代皆所以阜財通利實國富人者但採鑄久廢喪亂累仍縻散湮滅何可勝計晉遷江南疆境未廓或土習其風錢不普用今封略開廣聲教遐暨金鏹布洽爰逮邊荒用彌廣而貨愈狹加復競竊翦鑿銷毀滋繁刑雖重禁姦弊方密肆力之氓徒勤不足以供贍誠由貨貴物賤常調未革愚謂若以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時言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禁私銅以充官鑄五銖范泰又陳曰夫貨存貿易不在多少

昔日之貴今日之賤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人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廣以收國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而行銅之為器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而為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人俱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良由階根未固意存遠略伏願思可久之道贖欲速之情則嘉謨日陳聖慮可廣先是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古五銖同價無利百姓不資盜鑄孝武孝建初鑄四銖文曰孝建一邊為四銖其後稍去四銖專為孝建三年尚書右丞徐爰議曰貨薄人貧公私俱罄不有革造將大空乏應式遵古典收銅繕鑄納贖刊刑著在往策今宜以銅贖刑隨罪為品詔可之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就於是人間盜鑄者雲起雜以鉛錫並不牢固又翦鑿古錢以取其銅錢既轉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人吏官長坐死免者相繫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時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顏竣曰議者將謂官藏空虛宜速改變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災弊振國弔人愚以為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人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立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此其不可一也今鎔鑄獲利不見有頓得一二倍之理縱復得此必待彌年又不可二也人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紛擾富商得志貧人困窮又不可三也況又未見其利而眾弊如此失算當時取誚百代上不聽

廢帝景和二年鑄二銖錢文曰景和形式轉細官錢每出人間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鑢者謂之萊子尤薄輕者謂之荇葉市井通用之

永光元年沈慶之啟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改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斷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

明帝太始初唯禁鵝眼綖環其餘皆通用復禁人鑄官署亦廢工尋又普斷唯用古錢

齊高帝建元四年奉朝請孔覬上書曰三吳國之關閫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無累輕錢患盜鑄而盜鑄為禍深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

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也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質輕而數多不慮其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四百餘年制度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也上乃使諸州大市銅欲更鑄會上崩乃止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爲貨荊州今巴東夷陵雲安郡地郢州今江夏齊安竟陵漢陽富水郡地江州今尋陽鄱陽豫章郡廬陵臨川郡地湘州今湘川之地梁州今漢川之地益州今蜀川之地交廣今嶺南道之地武帝乃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四銖三參二黍其百文則重一斤二兩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公式女錢徑一寸文曰五銖重如新鑄五銖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者其五銖徑一寸一分重八銖文曰五銖三吳屬縣行之女錢徑一寸重五銖無輪郭郡縣皆通用太平百錢二種並徑一寸重四銖源流本一但文字古今之殊耳文並曰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徑六分重一銖半文曰定平一百稚錢五銖徑一分半重四銖文曰五朱源出於五銖但狹小東境謂之稚錢五銖錢徑七分半重三銖半文曰五朱源出稚錢但稍遷異以銖爲朱耳三吳行之差少於餘錢又有對文錢其源未聞豐貨錢徑一寸重四銖代人謂之富錢藏之令人富也布泉錢一寸重四銖半代謂之男錢云婦人佩之即生男也此等輕重不一天子頻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並不許用而趣利之徒私用轉甚至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錢易得並皆私鑄及大同以後所在鐵錢遂如邱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唯論貫商旅姦詐因之以求利自破嶺以東八十爲陌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陌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陌名曰長錢大同元年天子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爲陌

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末有兩柱錢及鵝眼錢於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鵝眼輕私家多鎔鑄又間以錫錢兼以粟帛爲貨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一當鵝眼之十宣帝太建十一年又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還當一人皆不便乃相與訛言曰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未幾而帝崩遂廢六銖而行五銖竟至陳亡其嶺南諸州多以鹽米布交易俱不用錢

後魏初至太和錢貨無所用也孝文帝始詔天下用錢十九年公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及諸州鎮皆通行之為外百官祿皆准絹給錢疋為錢二百在所遣錢工備鑪冶人有欲鑄聽就鑄之銅必精練無所和雜宣武帝永

平三年冬又鑄五銖錢京師及諸州鎭或不用或有止用古錢不行新鑄致商貿不通貿遷頗隔
延昌三年有司奏長安驪山（今縣是）有銀鑛二石得銀七兩其秋恆州（時恆州今代郡安邊馬邑）又上言白登山（今馬邑郡界）有銀鑛八石得銀七兩錫三百餘斤其色潔白有踰上品詔並置銀官常令采鑄又漢中（今郡）舊有金戶千餘家常於漢水汰沙金年終輸之後臨淮王彧爲梁州刺史奏罷之
孝明帝熙平初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夏殷之政九州貢金以定五品周仍其舊太公立九府之法於是圜貨始行定銖兩之楷齊桓循用以霸諸侯降及秦始漢文遂有輕重之異吳濞鄧通之錢收利徧於天下河南之地猶甚多焉逮於孝武乃造五銖其中毀鑄隨時改易故使錢有太小之品竊尋太和之錢孝文留心刱制後與五銖並行此乃不刊之式臣竊聞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其所宜順而致用太和五銖雖利於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揚之市（徐今彭城瑯琊郡地揚今壽春郡地）土貨既殊貿鬻亦異便於荆郢之邦者則礙於兖徐之域（荆今南陽郡地郢今汝南郡地兖今魯郡東平郡地）致使貧人有重困之切王道貽化之訟去永平三年敕不行之錢雖有常禁其先用之處權可聽行至來年末悉令斷之暨延昌二年徐州人儉刺史啟奏求行土錢旨聽權依舊用謹尋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鵞眼環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來繩禁愚　惑焉又河北州鎭既無　新造五銖設有舊者而復禁斷並不行使以單絲之縑疏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疋爲尺以濟有無至令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饑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　錢貨實非救恤凍餒子育黎元謹惟自古以來錢品不一前後歷代交易無常且錢之爲名欲泉流不已臣之愚意謂今之太和與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便用者雖有大小之異并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　環海內公私無壅其不行之錢及盜鑄毀大爲小僞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曰錢行已久今東南有事且可依舊　澄又奏謹詳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出入布猶泉也藏曰泉流曰布然則錢之興也始於一品欲令代匠均同圜流無極爰暨周景降逮亡秦易鑄相尋參差百品遂令接境乖商連邦隔貿今謹重參量以爲太和五銖乃　大魏之通貨不朽之恆模寍可專貨於京邑不行於天下但今戎馬在郊江疆未一東南之州依舊爲便至於京西京北域內州鎭未用錢處行之則不足爲難塞之則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穀則有負擔之難錢之爲用貫鏹相屬不假斗斛之

器不勞秤尺之平濟代之宜便利於此請並下諸方州鎮其太和及新鑄并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鵞眼環鑿依律而禁河南州鎮先用錢者既聽依舊不在斷限唯太和五銖二錢得用公造新者其餘雜種一用古錢生新之類普同禁約諸方之錢通用京師其聽依舊之處與太和錢新造五銖並行若盜鑄錢者罪重常憲既欲均齊物品廛井斯和若不繩以嚴法無以肅玆違犯詔從之而河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錢略不入於市

二年冬尚書崔亮奏弘農郡銅青谷有銅鑛計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鑛一斗得銅五兩鸞帳山鑛一斗得銅四兩河內郡王屋山（今玉山縣）鑛一斗得銅八兩南有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昔銅官舊跡見在謹按鑄錢方興用銅處廣既有冶利並許開鑄詔從之　自後所行之錢人多私鑄錢稍小薄價用彌賤於初乃重制盜鑄之禁開糾賞之格

孝莊帝初私鑄者益更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　祕書郎楊偘奏曰昔馬援在隴西嘗上書求復五銖錢事下三府不許及援入為武賁中郎親對光武釋其趣向事始施行臣頃在雍州亦表陳其事聽人與官並鑄五銖錢使人樂為而俗弊得改旨下尚書八座不許以今況昔為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經御披折偘乃隨宜剖說帝從之乃鑄五銖錢　御史中尉高恭之又奏曰四民之業錢貨為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來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挂網非一在今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踰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得罪者雖多姦鑄者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昔漢文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孝武復改三銖為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鉛沙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應自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楊偘計

永安二年秋詔更鑄文曰永安五銖錢官自立鑪亦聽人就鑄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知貴賤乃出藏絹分遣使人於三市賣之絹疋止錢二百而私市者猶三百利之所在盜鑄彌衆巧偽既多輕重非一四方州鎮用各不同　時鑄錢都督長史高謙之（郎高恭之兄）上表求鑄三銖錢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

北齊神武霸政之初猶用永安五銖遷鄴已後百姓私鑄體制漸別遂各以爲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緊錢吉錢河陽生澀天柱赤牽之稱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貿者皆以絹布神武乃收境內之銅及錢仍依舊文更鑄流之四境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姦僞競起

武定六年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秤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一百文重一斤四兩二十銖自餘皆準此爲數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鎭郡縣之市各置二秤懸於市門私人所用之秤皆準市秤以定輕重凡有私鑄悉不禁斷但重五銖然後聽用若入市之錢不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鉛鑞並不聽用若輒以小薄雜錢入市有人糾獲其錢悉入告者其薄小之錢若便禁斷恐人交乏絕畿內五十日外州百日爲限羣官參議咸以爲時穀頗貴請待有年王從之而止

文宣受東魏禪除永安之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而製造甚精其錢未行而私鑄已興一二年間即有濫惡雖殺戮不能止乃令市增長銅價由此利薄私鑄少止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私鑄鄴中用錢有赤郭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薄鉛錫之別青齊徐兗梁荆河等州輩類各殊武平以後私鑄轉甚或以生鐵和銅至於齊亡卒不能禁

後周之初尚用魏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乃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梁益之境又雜用古錢交易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漢書西域傳罽賓國以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幕即漫也烏弋山離國之錢與罽賓國同文爲人頭幕爲騎馬加金銀飾其爪安息亦以銀爲錢文爲王面幕爲夫人面王死即更鑄大月氏亦同）而官不禁建德三年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收商賈之利與布泉錢並行四年又以邊境之錢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關布泉之錢聽入而不聽 五年以布泉漸賤而人不用遂廢之初私鑄者絞從者遠配爲戸齊平以後山東之人猶雜用齊氏舊錢至靜帝大象元年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與五行大布五銖凡三品並用

隋

隋文帝開皇元年以天下錢貨輕重不一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

斤二兩（後魏食貨志云齊文襄令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一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則一千錢重十二斤以上而隋代五銖錢一千重四斤二兩當是大小秤之差耳）是時錢既新出百姓或私有鉻鑄　三年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爲樣從關外來勘樣相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則壞以爲銅入官詔行新錢以後前代舊錢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及常平所在勿用以其貿易不止　四年詔依舊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祿然百姓習用既久猶不能絶　五年詔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時見用之錢皆須和以錫鑞錫鑞既賤求利者多私鑄之錢不可禁約其年詔乃禁出錫鑞之處並不得私有采取　十年詔晉王廣聽於揚州立五鑪鑄錢其後姦猾稍多漸磨鑢錢郭取銅私鑄又雜以鉛錫遞相倣倣錢遂輕薄乃下惡錢之禁京師及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樣爲准不中樣者不入於市十八年詔漢王諒聽於并州立五鑪鑄錢又江南人間錢少晉王廣又請於鄂州白紵山有銅鑛處鑄錢於是詔聽置十鑪鑄錢又詔蜀王秀於益州立五鑪鑄錢是時錢益濫惡乃令有司檢天下邸肆見錢非官鑄者皆毀之其銅入官而京師以惡錢貿易爲吏所執有死者數年之間私鑄頗息大業以後王綱弛紊巨姦大猾遂多私鑄錢轉薄惡每千宜重二斤後漸輕至一斤或翦鐵鍱裁皮糊紙以爲錢相雜用之貨賤物貴以至於亡

唐

〔通考〕唐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銖錢武德四年廢五銖錢鑄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參積十文重一兩千文重六斤四兩仍置鑄錢監於洛并幽益桂等州秦王齊王各賜三鑪鑄錢右僕射裴寂一鑪

高祖初入關民間生綫環錢其製輕小凡八九萬纔滿半斛乃鑄開元通寶其文給事中歐陽詢製詞及書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左迴環讀之其義亦通流俗謂之開通元寶錢

鄭虔會粹云詢初進蠟樣日文德　皇后掐一甲跡故錢上有掐文每兩二十四銖則一錢重一銖半以下古秤比今秤三之一也則今錢爲古秤之七銖以上古五銖則加重二銖以上

〔通典〕大唐武德四年廢五銖錢鑄開元通寶錢每十錢重一兩許一千重六斤四兩（歐陽詢爲中書令八分及隸體每兩二十四銖則一錢重二銖半以下古秤比今秤三之一也則今錢爲古）輕重大小最爲折衷遠近便之後盜鑄漸起顯慶五年以天下惡錢轉

多所在官爲市取五文惡錢酧一好錢其年又改以好錢一文易惡錢二文
乾封元年造乾封泉寶錢直開元錢十周年以後廢二年詔開元錢依舊施行乾封錢貯儀鳳四年四月令東都出
遠年糙米及粟就市糶斗別納惡錢百文其惡錢令少府司農相知即令鑄破其厚重合斤兩者任將行用時米粟
漸貴議爲鑄錢漸多所以錢賤而物貴於是權停少府監鑄錢尋而復舊永淳元年五月敕私鑄錢造意人及句
合頭首者並處絞仍先決杖一百從及居停主人加役流各決杖六十若家人共犯坐其家長老疾不坐者則罪
歸以次家長其鑄錢處鄰保配徒一年里正坊正村正各決六十若有糾告者即以所鑄錢毀破并銅物等賞糾
人同犯自首免罪依例酧賞

通志乾封元年封岳之後又改造新錢文曰乾封泉寶徑一寸重二銖六分與舊錢並行新錢一文當舊錢十周年
之後舊錢並廢流又緣改鑄商賈不通米帛增價乃議卻用舊錢二年正月下詔曰乾封新錢更不須鑄仍令天下
置鑄之處並鑄開元通寶錢既而私鑄更多有將船栰宿於江中鼓鑄所部不能覺察錢復惡濫

通典武太后長安中又令懸樣於市令百姓依樣用錢俄又簡擇艱難交易留滯又降敕非鐵錫銅蕩穿穴者並
許令用其熟銅排斗沙澀厚大者皆不許簡擇自是盜鑄蜂起濫惡益眾江淮之南盜鑄尤甚或就陂湖巨海深
山之中鼓鑄神龍先天之際兩京用錢尤甚濫惡其私鑄小錢纔有輪郭及鐵錫之屬亦堪行用乃有買錫以錢
模之斯須盈千便齎用之
開元五年宋璟知政事奏請一切禁斷惡錢六年正月詔又切禁斷天下惡錢不堪行用者并銷破覆鑄由是四
民擾駭穀帛踴貴　十一年制曰今天下泉貨益少幣帛頗輕欲使天下流通焉可得也且銅者餧不可食寒不
可衣既不堪於器用不同於寶物唯以鑄錢使其流布宜令所在加鑄委按察使申明格文禁斷私賣銅錫仍禁
造銅器所在采銅鉛官爲市取勿抑其價務利於人　二十年九月制曰綾羅絹布雜貨等交易皆合通用如聞
市肆必須見錢深非道理自今以後與錢貨兼用違法者准法罪之　二十二年三月敕布帛不可以尺寸爲交
易菽粟不可以抄勺貿有無古之爲錢以通貨幣頃雖官鑄所入無幾約工計本勞費又多公私之間給用不贍

丞言其弊豈無變通往者漢文之時已有放鑄之令雖見非於賈誼亦無廢於賢君古往今來代革時異亦欲不禁私鑄其理如何中書侍郎張九齡奏請不斷鑄錢上令百官詳議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黃門侍郎李林甫河南少尹蕭炅等皆曰錢者通寶有國之權是以歷代禁之以絕姦濫今若一啟此門但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於事不便

通考祕書監崔沔議曰夫國之有錢時所通用若許私鑄人必競為各狥所求小如有利漸忘本業大計斯貧是以賈生之陳七福規於更漢令太公之創九府將以殷貧人況依法則不成違法乃有利謹按漢書文帝雖除盜鑄錢令而不得雜以鉛鐵為他巧者然則雖私鑄不容姦錢錢不容姦則鑄者無利鑄者無利則私鑄自息斯則除之與不除為法正等能謹於法而節其用則令行而詐不起事變而姦不生斯所以稱賢君也今若聽其私鑄嚴斷惡錢官必得人人皆知禁誡則漢政可侔猶恐未若皇唐之舊也今若稅銅折役則官冶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錢無利易而可久簡而難誣謹守舊章無越制度且夫錢之為物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也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議曰古者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管子曰夫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暖也捨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謂人主之權今之錢卽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賤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不重禁不足以懲息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啟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眾去南畝者眾則草萊不墾又鄰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為臣恐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則益恣昔漢文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

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爲輕錢禁寬則行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之由在於採用者衆矣夫銅以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銅益賤銅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公錢不破則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末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伏惟陛下熟察之其年十月六日勑貨幣兼通將以利用而布帛爲本錢刀是末賤本貴末爲弊則深法教之開宜有變革自今以後所有莊宅口馬交易並先用絹布綾羅絲綿等其餘市買至一千以上亦令錢物兼用違者科罪二十六年於宣潤等州置錢監

通典天寶初年兩京用錢稍好米粟豐賤數載之後漸又濫惡府縣不許好錢加價迴博令好惡通用富商姦人漸收好錢潛將往江淮南每一錢貨得私鑄惡錢五文假託公錢將入京私用京城錢日加碎惡鵝眼鐵錫古文綖環之類每貫重不過三四斤十一載二月勑泉貨之用所以通有無輕重之權所以禁踰越故周立九府之法漢備三官之制永言適便必在隨宜如聞京城行用之錢頗多濫惡所資懲革絕其訛謬然安人在於存養化俗期於變通法若從寬事堪持久宜令所司即出錢三數十萬貫分於兩市百姓間應交易所用不堪久行用者官爲換取仍限一月日內使盡庶單貧無患商旅必通其過限輒敢違犯者一事以上並作條件處分是時京城百姓久用惡錢制下之後頗相驚擾時又令於龍興觀南街開場出左藏庫內排斗錢許市人博換貧弱者又爭次不得俄又宣勑除鐵錫銅沙穿穴古文餘並依舊行用久之乃定

開元五年知政事宋璟請禁天下惡錢行二銖四參錢時江淮錢尤濫惡有官鑪偏鑪稜錢時錢等數色璟乃遣監察御史蕭隱之充江淮使隱之乃令率戶出錢務加督責百姓乃以上青錢充惡錢納之其小惡者或沉之於江湖以免罪戾於是市井不通物價騰起流聞京師隱之貶官璟因罷相張嘉貞知政事請不禁鑄錢弛其禁民乃安之二十二年張九齡初知政事明皇下其議左監門衛錄事參軍劉秩上議陳五不可時黃門侍郎裴耀卿等皆以爲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事遂不行但下詔禁惡錢而已天寶中內作判官韋倫請厚價募工由是役

用減而鼓鑄多天下置九十九鑪鑄錢絳州三十鑪楊潤宣鄂蔚各十鑪益鄧郴各五鑪洋州三鑪定州一鑪約每鑪役丁匠三十人每年除六月七月停作餘十月作十番每鑪約用銅二萬一千二百二十斤白鑞三千七百九斤黑錫五百四十斤每千錢除工匠外用銅鑞錫約價七百五十文每鑪歲鑄錢三千三百緡約一歲計鑄錢三十二萬七千餘緡

通考宰相李林甫請出絹布三百萬匹平估收錢物價踴貴訴者百萬人兵部侍郎楊國忠欲招權以市恩揚鞭市門曰行當復之明日詔復行舊錢天寶十一載又出錢三十萬緡易兩市惡錢出左藏庫排斗錢許民易之國忠又言非鐵錫銅沙穿穴古文皆得用之是時可謂農人鑄錢既非所習皆不聊生

乾元元年有司以甲兵未息給用猶奏鑄之乾元重寶錢每貫十斤一文當開元通寶錢一十文又鑄重稜錢每貫重二十斤一文當開通五十文皆鑄錢使第五琦所奏也姦猾之人多用破錢私鑄新錢雖獲深利隨遭重刑公私不便尋總停廢還用開元通寶錢人間無復有乾元重稜二錢者蓋並鑄為器物矣按天寶中諸州凡置九十九鑪鑄錢絳州三十鑪揚潤宣鄂蔚各十鑪益鄧郴各五鑪洋州三鑪定州一鑪約每鑪役丁匠三十人每年除六月七月停作餘十月作十番每鑄約用銅二萬一千二百二十斤白鑞三千七百九斤黑錫五百四十斤約每貫錢用銅鑞錫價約七百五十文丁匠在外每鑪計鑄錢三千三百貫約一歲計鑄錢三十二萬七千餘貫文

通志肅宗乾元元年經費不給有司請鑄錢使第五琦鑄乾元重寶錢徑一寸每緡十斤與開元錢參用以一當十二月琦入為相又請更鑄重輪乾元錢一當五十二十斤成貫詔可之於是新錢與開元乾元錢三品並行尋而穀價騰貴米斗至七千餓死者相枕於道乃擡舊開元錢以一當十減重稜乾元錢以一當三十緣人厭錢價不定民間擡加價錢為虛錢長安城中競為盜鑄京兆尹鄭叔清擒捕之數月間榜死者八百餘人上元元年以重稜當五十錢減作三十以開元舊錢一當十寶應元年改乾元重稜小錢一當二重稜大錢一當三尋又改行乾元大小錢並以一當一自第五琦更鑄犯法者日數百至是人甚便之鹽鐵轉運使劉晏以江淮諸州任土所出皆賤弱難致之貨以輸京師不足償道路之直於是積之江淮易銅鉛薪炭廣鑄錢歲得十餘萬緡輸京師及荆揚二州自是錢始增加

唐肅宗上元元年詔曰因時立制頃議新錢且是從權知非經久如聞官鑪之外私鑄頗多吞併小錢踰濫成弊抵罪雖衆禁姦未絕況物價益起人心不安事藉變通期於折衷其重稜五十價錢宜減作三十文行用其開元舊時錢宜一當十文行用其乾元十當錢宜依前行用仍令中京及畿縣內依此處分諸州待進止尋敕重稜五十價錢先令畿內減至三十價行其天下諸州並宜準此又詔應典貼庄宅店鋪田地碾磑等先爲實錢典貼者令還以實錢贖先以虛錢典貼者令虛錢贖其餘交關並依前用給賞價錢由是錢有虛實之稱

寶應元年時代宗已即位改行乾元錢一以當二乾元重稜小錢亦以一當二重稜大錢一以當三尋又改行乾元大小錢並以一當一其私鑄重稜大錢不在行用之限人甚便之其後破錢鑄器不復出矣時諸道鹽鐵轉運使劉晏以江嶺粗賤之貨積之江淮易銅鉛薪炭廣鑄錢歲得十餘萬緡輸京師及荆揚二州

代宗大曆四年關內道鑄錢等使戶部侍郎第五琦請於絳州汾陽銅原兩監增置五鑪鑄錢許之七年禁天下新鑄造銅器唯鏡得鑄其器舊者不得貨鬻

德宗建中元年戶部侍郎韓洄上言江淮錢監歲共鑄錢四萬五千貫輸於京師度工用轉送之費每貫計錢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有紅崖冶出銅益多又有洛源監久廢不理請增工鑿山以取銅興洛源錢監置十鑪鑄之歲計出錢七萬二千貫度工用轉送之費貫計錢九百則利浮本也其江淮七監請皆停罷又天下銅鐵之冶是曰山澤之利當歸於王者非諸侯方岳所宜有今諸道節度都團練使皆占之非宜也請總隸鹽鐵使皆從之二年諸道鹽鐵使包佶奏江淮百姓近日市肆交易錢多粗惡揀擇納官者三分纔有二分餘並鉛錫銅盪不敷斤兩致使絹價騰貴惡錢漸多訪聞諸州山野地窖皆有私錢轉相貿易姦濫漸深今後委本道觀察使明立賞罰切加禁斷

貞元初禁錢出駱谷散關九年張滂奏諸州府公私諸色鑄造銅器雜物等伏以國家錢少損失多門興販之徒潛將銷鑄錢一千爲銅六斤造寫器物則斤直六百餘其利既厚銷鑄遂多江淮之間錢實減耗伏請準從前敕文除鑄鏡外一切禁斷又禁陌內欠錢時商賈至京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道諸使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

飛錢 元和四年禁之後民有滯藏物價浸輕判度支盧坦請許於戸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每千錢增給百錢然商人無至者 又禁賣劍銅器天下有銅山任人采取其銅官買除鑄鏡外不得鑄造十年敕鑄造銅器不須禁止其每斤買賣價直不得過一百六十文如有銷錢爲銅者以盜鑄錢罪論　十四年鹽鐵使李若初奏諸道州府多以近日泉貨數少繒帛價輕禁止見錢不令出界致使課利有闕商賈不通請指揮見錢任其往來勿使禁止從之

通考 憲宗時京兆尹裴武請禁與商賈飛錢者搜索諸坊十人爲保

通志 元和三年鹽鐵使李巽上言郴州平陽高亭兩縣之境有平陽冶及馬迹曲木等古銅坑二百八十餘井今請於郴州舊桂陽監置鑪兩所日鑄二十萬以年計之鑄成七千萬貫有利於人從之其年六月下蓄錢之禁又以有銀之山必有銅鑛銅可資鼓鑄銀無益於生民自五嶺以北銀宜禁採惟課採銅資官鑄作

通考 五嶺以北採銀一兩者流他州官吏論罪

元和四年京師用錢緡少二十及有鉛錫錢者捕之非交易而錢行衢路者不問復詔採五嶺銀坑禁錢出嶺　六年貨易錢十緡以上者參用布帛蔚州三河冶距飛狐故監二十里而近河東節度使王鍔置鑪疏拒馬河水鑄錢工費尤省以刺史李聽爲使以五鑪鑄每鑪月鑄錢三十萬自是河東錫錢皆廢自京師禁飛錢家有滯藏物價頓輕判度支盧坦兵部尚書判戸部事王紹鹽鐵使王播請許商人於戸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每千緡增給百錢然商人無至者復許與商人敵貫而易之然錢重幣輕如故憲宗爲之出內庫錢五十萬緡市布帛每匹加舊估十之一會吳元濟王承宗連衡拒命以七道兵討之經費屈竭皇甫鎛建議內外用錢每緡墊二十外復抽五十送度支以贍軍

十二年敕自今文武官僚不問品秩高下并公郡縣主中使下至士庶商旅寺觀坊市所有私貯見錢並不得過五千貫如有過此許從敕出後限一月市別物收貯如限內未了更請限亦不得過兩月限滿違犯者白身人處死有官人等聞奏科貶其賸貯錢納官五分取一充賞時京師里閈區肆所積多方鎮錢如王鍔韓弘李惟簡少者不下五十萬貫於是競買地屋以變其錢而高貲大賈多依倚左右軍官錢爲名府縣不能[illegible]

應天下商賈先蓄見錢者委所在長吏令收市貨物官中不得輒有程限逼迫商人任其貨易以求便利周歲之後此法偏行朕當別立新規設蓄錢之禁所以先有告示許其方員意在他時行法不貸

按後之爲國者不能制民之產以均貧富而徒欲設法以限豪强兼幷之徒限民名田猶云可也限民蓄錢不亦甚乎然買田者志於吞併故必須上之人立法以限其頃畝蓄錢者志於流通初不煩上之人立法以救其懋遷也今以錢重物輕之故立蓄錢之限然錢重物輕正藏鏹逐利者之所樂聞也人棄我取誰無是心正不必設法禁以驅之徒開告訐之門而重爲煩擾耳

通考穆宗即位京師鬻賣金銀十兩亦墊一兩糴米鹽百錢墊七八京兆尹柳公綽以嚴法禁止之壽以所在用錢墊陌不一詔從俗所宜內外給用每緡墊八十

敬宗寶曆元年河南尹王起請銷錢爲佛像者以盜鑄錢論制可

太和三年詔佛像以鉛錫土木爲之飾帶以金銀鍮石烏油藍鐵唯鑑磬釘鐶鈕得用銅餘皆禁之盜鑄者死是時峻鹽鐵錢之禁告千錢者賞以五千

續通典文宗太和三年中書門下奏元和四年敕應有鉛錫錢並合納官如有人糺得一錢賞百錢當時敕條貴在峻切今詳事實必不可行宜立節文令可遵守臣等商量自今已後有用鉛錫錢交易者一貫已下州府常行杖決脊杖二十十貫已下決六十徒三年過十貫已上集眾決殺其受鉛錫錢交易者亦准此處分其所用鉛錫錢並納官其能糺告者每一貫賞錢五十不滿一貫者准此詔可之四年詔積錢以七千緡爲率除合貯數外一萬緡至十萬緡者期以一年出之十萬至二十萬者以二年凡交易百緡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河南府揚州江陵府以都會之劇約束如京師未幾皆罷　五年鹽鐵使奏湖南管內諸州連接嶺南山洞深邃百姓依模監司錢樣競鑄造到脆惡姦錢轉將賤價博易與好錢相和行用其江西鄂岳桂管鑄濫錢並請委本道觀察條疏禁絕詔從之

通考八年河東錫錢復起鹽鐵使王涯置飛狐鑄錢院於蔚州天下歲鑄錢不及十萬緡文宗病幣輕錢重詔方鎮縱錢穀交易時雖禁銅爲器而江淮嶺南列肆鬻之鑄千錢爲器售利數倍宰相李珏請加鑪鑄錢於是禁銅器官一

切爲市之天下銅坑五十歲采銅二十六萬六千斤

續通典武宗會昌六年二月敕緣諸道鼓鑄佛像鐘磬等新錢已有次第須令舊錢流布絹帛價稍增文武百寮俸料宜起三月一日並給見錢其一半先給虛佔匹段對佔價支給敕比緣錢重幣輕生人坐困今加鼓鑄必在流行通變救時莫切于此京城及諸道起今年十月以後公私行用並取新錢其舊錢權停三數年如有違犯同用鉛錫惡錢科斷其舊錢並納官事竟不行復廢浮屠法永平監官李郁彥請以銅像鐘磬鑪鐸皆歸巡院州縣銅益多矣復許諸道皆得置錢坊淮南節度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爲京錢大小徑寸如開元通寶交易禁用舊錢會宣宗卽位盡革會昌之政新錢復鑄爲像

昭宗末京師用錢八百五十爲貫每陌纔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爲陌

哀帝天祐二年敕每貫抽除外以八百五十文爲貫每陌八十五文聞坊市多以八十爲陌更有除折今後委河南指揮市肆交易並須以八十五文爲陌

後唐　晉　漢　周　南唐

通考後唐同光二年令京師及諸道於市行使錢內檢點雜惡鉛錫並宜禁斷沿江州縣每舟船到岸嚴加覺察不許將雜鉛錫惡錢往來換易好錢如有私載並行收納

天成元年中書門下奏訪聞諸道州府所買賣銅器價貴多是銷鎔見錢以邀厚利宜徧告曉如元舊破損銅器及碎銅卽許鑄造銅器生銅器每斤價定二百熟銅器每斤四百如違省價買賣之人依盜鑄錢律文科斷　又勅諸道州府約勒見錢素有條制若全禁斷實匪通規宜令三京諸道州府城門所出見錢如五百以上不得放出

二年勅買賣人所使見錢舊有條流每陌八十文近聞在京及諸道市肆人戶皆將短陌轉換長錢今後凡有買賣並須使八十陌錢如有輒將短錢興販仰所在收捉禁治　四年制今後行使錢陌內捉到一文二文係夾帶鉛鐵錢所使錢不計多少納官科罪

晉天福三年詔曰三京諸道州府無問公私有銅者並許鑄錢仍以天福元寶爲文左環讀之每一錢重二銖四參

錢重二兩仍禁將鉛鐵雜鑄諸道有久廢銅冶許百姓取便開鍊永遠爲主官中不取課利除鑄錢外不得接便別鑄

銅器

四年勅以天下公私鑄錢雜以鉛錫缺小違條今後祗官鑄造私下禁舊法

漢隱帝時王章爲三司使聚歛刻急舊制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

續通典周太祖廣順元年勅銅法今後更不禁斷一任興販所有一色卽不得瀉破爲銅器貨賣如有犯者有人糺告所犯人不計多少斤兩並處死其地方所由節級徒三年鄰保人杖七十其告事人給與賞錢一百貫

世宗顯德二年敕兩京諸道所有銅器限敕到五十日內並須毀折送官所納到銅據斤兩給價初以高麗地產銅銀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于高麗以鑄錢六年其王高昭遣使者貢黃銅五萬斤

通考周顯德二年帝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爲器皿及佛像錢益少乃立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鈸鐸之類聽留外自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過期隱匿不輸五斤以上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其銅鐘官中鑄於東京置場貨賣許人戶收買興販朝廷及諸州見管法物軍器舊用銅製及裝飾者候經使用破壞卽仰改造不得更使銅內有合使銅者奏取進止　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爲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者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致堂胡氏曰令之而行禁之而止惟爲人所難者能若世宗欲禁銷錢而毀銅像是也銅像人所敬畏尚且毀之錢之不可銷必矣雖然銷而爲器錢雖毀而器存焉若夫散而四出舟運車轉入於他國歸於蠻夷其害豈特爲害而已而不聞世宗禁之則不以泉貨貿遠方之寶可知已錢之散也以貿遠方之寶故也上好之下效之於是關防不嚴法制隳壞眞錢日少僞錢日多以不貲之價靡有限之錢雖萬物爲銅陰陽爲炭亦且不給區區器像又何濟乎故惟至廉無欲然後可蓄生人之共寶而又關防嚴密法制具在鼓鑄不廢則中國之錢眞可流於地上矣

南唐主李璟旣失江北困於用兵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謨得罪而大錢廢韓熙載又鑄鐵錢以一

當二錢有銅鐵二等五代相承用唐錢諸國割據者江南日唐國通寶又別鑄如唐制而篆文其後鑄鐵錢每十錢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乾德後只以鐵錢貿易凡十當銅錢一兩浙河東自鑄銅錢亦如唐制西川湖南福建皆用鐵錢與銅錢兼行湖南文日乾封泉寶徑寸以一當十福建如唐制

九通分類總纂卷十二　　吳縣汪鍾霖甘卿甫纂校

錢幣類二

歷代錢幣

宋

通考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後又鑄太平通寶錢太宗親書淳化元寶作眞行草三體自後每改元必更鑄以年號元寶爲文

續通典宋之錢法有銅鐵二等而折二折三當五折十則隨時立制因地定規西川湖廣福建皆用鐵錢與銅錢兼行江南舊用鐵錢十當銅錢一太祖初鑄錢文曰宋通元寶凡諸州輕小惡錢及鐵鑞錢悉禁之自平廣南朝廷聽權用舊錢勿過本路之境私鑄者皆棄市江南錢不得至江北蜀平聽仍用鐵錢

乾德四年令所在悉用七十七百爲貫重四斤半以上初輸官錢用八十或八十五爲百然諸州私用隨俗至有以四十八爲百至是始定

通考國初因漢制其輸官錢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爲陌然諸州私用各隨俗至有以四十八錢爲陌是歲所在用七十七陌爲貫及四斤半以上

太祖時取唐朝飛錢故事許民入錢京師於諸州便換其後定外地閑慢州乃許指射自此之後京師用度益多諸州錢皆輸送其轉易當給以錢者或移用他物

續通典開寶四年詔雅州百丈縣置監冶鑄鐵錢歲鑄九千餘貫增十鑪禁銅錢入兩川太平興國初復令兼行銅錢一當鐵錢十

九年昇州言歲鑄三十萬緡命通判杜見素經度采銅時復取唐飛錢故事許民入錢京師于諸州便換其法商人入錢左藏庫先經三司投牒乃輸于庫

太宗卽位改元太平興國更鑄太平通寶錢　二年樊若水言江南舊用鐵錢于民非便宜于昇鄂饒等州產銅之地大鑄銅錢銅錢旣不渡江益以新錢則民閒錢愈多鐵錢自當不用悉鎔鑄爲農器什物以給江北流民之歸附者除銅錢渡江之禁從之　四年聽銅錢入蜀而鐵錢不出境令民輸租及榷利鐵錢十納銅錢一時銅錢

已竭民甚苦之商賈爭以銅錢入川界與民互市銅錢一得鐵錢十四　五年轉運副使張謏請市番人銅斤鐵錢千可大獲銅鑄錢民租當輸錢者許且輸銀絹候銅錢多即漸令輸詔令市銅斤給錢五百餘皆從之然銅卒難得而轉運副使聶詠轉運判官范祥皆言民樂輸銅錢請歲遞增一分後十歲則全取銅錢詔如所請祥等以俸所得銅錢市與民厚取其直知益州辛仲甫具言其弊尋令川數輸租榷利勿復徵銅錢詠祥等皆坐罪免西北戎人多齎貨帛于秦階州易銅錢出塞銷鑄為器詔吏民闌出銅錢百以上論罪至五貫以上送闕下饒州永平監用唐開元錢料鑄錢最善轉運使張齊賢卽詣闕面陳　八年詔增市鉛錫炭價于是得銅八十一萬斤鉛二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歲鑄錢三十萬貫（天聖間歲鑄百餘萬貫慶曆間至三百萬熙寧六年後歲鑄銅鐵錢六百餘萬貫）

雍熙初令江南諸州貯庫雜錢每貫及四斤半者送闕下不及者銷毀

淳化間鑄淳化元寶錢自後改元更鑄皆曰元寶又令川峽路改鑄一當十大錢御書錢式諸州舊貯小鐵錢悉輦送官（從趙安易請也）未幾罷仍以銅錢一當鐵錢十　四年詔每貫及前詔斤數有官監字號者皆許用不分新舊

至道二年池州新置錢監賜名永豐眞宗咸平初又申新小錢之禁令官置場盡市之二年宰相張齊賢請置監廣鑄命虞部郎馮亮等按視至建州置豐國監江州置廣寧監（凡鑄錢用銅三斤十兩鉛一斤八兩錫八兩得錢千重五斤唯建州增銅五兩減鉛如其數）

通考凡鑄銅錢有四監饒州曰永平池州曰永豐江州曰廣寧建州曰豐國（京師昇鄂州南安軍舊並有錢監杭州有寶興監後並廢之）每千文用銅三斤十兩鉛一斤八兩錫八兩成重五斤惟建州增銅五兩減鉛如其數至道中歲鑄八十萬貫景德中至一百八十三萬貫大中祥符後銅坑多不發天禧末鑄一百五萬貫鐵錢有三監邛州有惠民嘉州有豐遠興州有濟眾（益州雅州舊亦有監後廢）大錢貫重十二斤十兩以準銅錢（舊皆用小鐵錢十當銅錢之一景德二年令知益州張詠西川轉運使黃觀同裁之）歲總鑄二十一萬餘貫

初蜀人以鐵錢重私為劵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富人十六戶主之其後富人貲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寇瑊嘗守蜀乞禁交子薛田為轉運使議廢交子則貿易不便請官為置務禁民私造詔從其請置交子務於益州　諸路錢歲輸京師四方綠此錢重而貨輕景祐初始詔三司以江東福建廣南歲輸緡錢合三十餘萬易為金帛錢流民間　凡鑄銅錢用劑八十八兩得錢千重八十兩[illegible]

重如銅錢法而銅居三分鐵居六分皆有奇贏亦得錢千費省而利厚詔鑄於京師然鑄錢雜鉛錫則其液流速而易成申雜以鐵鐵澀而多不就工人苦之後卒無成　國朝錢文皆用元寶而冠以年號及改號寶元文當曰寶元元寶詔學士議因請改曰豐濟元寶仁宗特命以皇宋通寶爲文慶曆以後復冠以年號

續通志　軍興陝西移用不足始用知商州皮仲容議采洛南縣紅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銅置阜民朱陽二監以鑄錢既而陝西都轉運使張奎知永興軍范雍請鑄大銅錢與小錢兼行奎等又請因晉州積鐵鑄小錢及奎徙河東又鑄大鐵錢於晉澤二州以助關中軍用未幾三司奏罷河東鑄大鐵錢而陝西復采儀州竹尖嶺黃銅置博濟監鑄大錢朝廷因敕江南鑄大銅錢而江池饒儀虢州又鑄小鐵錢悉輦致關中數州錢雜行民閒盜鑄者眾錢文大亂物價翔踊於是奎復奏晉澤石三州及威勝軍日鑄小鐵錢獨留用河東而河東鐵錢既行盜鑄者獲利諸弊悉至言者皆以爲可頃朝廷遣官周詢歐陽修分察兩路錢利害至慶歷末命學士張方平宋祁御史中丞楊察與三司雜議時葉清臣復爲三司使與方平先上陝西錢議曰關中用大錢本以縣官取利甚多致姦人盜鑄其用日輕比年以來皆虛高物估始增直於下終取償於上縣官雖有折當之名遂致虧欠之咎請以江南諸州大小錢皆權其輕重行之且罷官所置鑪朝廷皆用其言盜鑄始止

續通典　皇祐中詔商州罷鑄青黃銅錢又令陝西大銅錢大鐵錢皆以一當二盜鑄乃止然令數變兵民耗於用類多咨怨久之始定時興元府西縣置濟遠監鑄而韶州天興銅大發歲采二十五萬斤詔即州置永通監饒池江建韶五州鑄錢百四十六萬緡嘉邛興三州鑄大鐵錢二十七萬緡至和二年韶州岑水場銅發詔漕司益鑄錢嘉祐四年詔停鑄十年以休民力至是獨興州鑄錢三萬英宗治平四年置惠州阜民監

神宗熙寧初立僞造交子罪賞如官印文書法二年以河東運鐵錢勞費乃詔置交子務于潞州州尋致鹽礬不售有害入中糧草遂罷之三年陝西興置鑄錢監市岑水場銅鉛增鑄百萬緡四年令行交子於陝西而罷永興軍鹽鈔場陝西轉運副使皮公弼奏自行當二錢銅費相當盜鑄衰息請以舊銅鉛盡鑄詔聽之自是折二錢遂行於天下

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將易而後界給用已多詔更造二十五界百二十五萬以償二十三界之數交子之有兩界自此始時交子給多而錢不足致價大賤既而竟無實錢法不可行于是罷陝西交子法六年又詔京西淮南兩浙江西荆湖各置鑄錢監又於興國軍睦衡舒鄂惠州置十監通舊六監爲十六監時諸路大率務于增額惠州永通阜民舊額八十萬至七年增三十萬及折二凡五十萬衛州黎陽監歲增折二五萬緡西京阜財監歲增十萬緡興州濟衆監歲增七萬二千餘緡陝西銅錢監三歲各增五萬緡又於陸徐梧萬皆置監秦鳳等路即鳳翔府斜谷置監至是法弊私錢雜用不能禁詔在官惡錢不堪用者別爲模以鑄八年于商虢洛南增置三監耀鄜又權置二監合通永興華河中共爲監九以給改鑄令候改鑄罷并其工作歸永興等四監專鑄大錢知太原韓絳請倣陝西令本重模精以息私鑄之弊

通考神宗熙寧四年陝西轉運使皮公弼言頃歲西邊戸兵始鑄當十錢後兵罷多盜鑄者乃以當三又減作當二行之至今銅費相當盜鑄衰息請以舊銅鉛盡鑄當二錢從之其後折二錢遂行天下　慶曆中陝西河東皆用鐵錢後小鐵錢獨行於河東而陝西許用銅錢及大鐵錢以一折二然小鐵錢凡四十萬緡積在同華二州熙寧詔賜河東以鐵償之永興路安撫吳中復請以惡錢改鑄大錢判應天府張方平上言臣向者再總邦計見諸鑪歲課上下百萬緡天下歲入茶鹽酒稅雜利僅五千萬緡公私流布日用不息景德以前天下財利所入茶鹽酒稅歲課一千五百餘萬緡太宗以是料兵閱馬平河東討拓跋歲有事於契丹眞宗以是東封岱宗西祀汾睢南幸亳宋未嘗聞加賦於民而調度克集至仁宗朝重熙累盛生齒繁庶食貨滋殖慶曆以後財利之入乃至三倍於景德之時而國計之費更稱不贍則是本末之源盈虛之數其疏闊不侔久矣陛下憫時事之積弊志在變而言之其中率錢募役一法爲天下害實深古今賦役之制自三代至於唐末五代未有輸納之法也今乃歲納役錢散青苗錢又弛邊關之禁開賣銅之法外則泄於四夷內則縱行銷毀鼓鑄有限壞散無節錢不可得穀帛益賤常賦之外錢將安出

自王安石爲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船不復譏錢之出國用日耗又青苗助法皆徵錢民間錢荒故方平極言之　八年皮公弼又請鑄鐵折二錢從之

續通典元豐元年興州濟衆監增鑄并舊爲七萬二千餘緡二年通遠軍監改鑄銅錢自是而後西師大舉邊用匱

關同渭㳂隴等州監并廢置而又自弛錢禁民之銷毀與夫闌出境外者爲多張方平嘗極諫曰禁銅造幣盜鑄者抵罪至死示不與天下共其利也故諸監所鑄錢悉入于王府歲出其奇羨給之三司方流布于天下然自太祖平江南江池饒建置鑪歲鼓鑄至百萬緡積百年所入宜乎貫朽于中藏充足于民閒矣比年公私上下並苦乏錢百貨不通人情窘迫謂之錢荒不知歲所鑄錢今將安在夫鑄錢禁銅之法舊矣令敕具載而自熙寧七年頒行新敕删去舊條削除錢禁以此邊關重車而出海船飽載而回聞沿邊州軍錢出外界但每貫收稅錢而已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四海共用又自廢罷銅禁民閒銷毀無復可辨銷鎔十錢得精銅一兩造作器用獲利五倍如此則逐州置鑪每鑪增數是猶畎澮之益而供尾閭之洩也三年計諸路鑄錢總二十七監鑄銅鐵錢五百九十四萬九千二百三十四貫(銅錢十七監鑄五百六萬鐵錢九監鑄八十八萬九千二百三十四貫鐵錢惟成都梓州利州夔州四路行使其餘開封府管十三路俱行使銅錢)八年復申錢幣闌出之禁(時哲宗已卽位)敕罷徐州寶豐鼓鑄及凡增置鑄錢監罷者十四陝西行鐵錢至陝府以東卽銅錢地民以鐵錢換易有輕重不等之患

通考 諸路鑄錢總二十六監每年鑄錢鐵錢五百四十九萬九千二百三十四貫內銅錢十七監鑄錢五百六萬貫鐵錢九監鑄錢八十八萬九千二百三十四貫

銅錢逐監錢數 阜財監(兩京) 二十萬貫 黎陽監(衛州) 二十萬貫 永興軍華州陝府錢監各鑄二十萬貫計六十萬貫 垣曲監(絳州) 二十六萬貫 同安監(舒州) 一十萬貫 神泉監(睦州) 一十萬貫 富民監(興國軍) 二萬貫 熙寧監(衡州) 二十萬貫 寶泉監(鄂州) 一十萬貫 廣寧監(江州) 三十四萬貫 永豐監(池州) 四十四萬五千貫 永平監(饒州) 六十一萬五千貫 豐國監(建州) 二十萬貫 永通監(韶州) 八十萬貫 阜民監(惠州) 七十萬貫

鐵錢逐監錢數 在城朱陽兩監(虢州) 各十二萬五千貫 阜民洛南兩監(商州) 各十二萬五千貫 威遠鎭(通遠軍) 洛山鎭(岷州) 兩監共二十五萬貫 嘉州二萬五千貫 邛州七萬三千二百三十四貫 興州四萬一千貫

銅錢一十三路行使 開封府界 京東路 京西路 河北路 淮南路 兩浙路 福建路 江南東路 江南西路 荊湖南路 荊湖北路 廣南東路 廣南西路

銅鐵錢兩路行使　陝府西路　河東路

鐵錢四路行使　成都府路　梓州路　利州路　夔州路

右元豐間畢仲衍所進中書備對言諸路銅鐵錢監與所鑄錢數目及行使地分詳明今錄於此蓋比國初至景德中則銅錢增九監而所鑄增三百餘萬貫鐵錢增六監而所鑄增六十餘萬貫云

續通典哲宗元祐二年置河中府龍門韓城錢監八年命公私給納貿易並專用鐵錢而官帑銅錢以時計置運致內郡商旅願于陝西內郡入銅錢給據請于別路者聽罷二廣鑄折二錢時鐵錢寖輕以銅錢千易鐵錢二千五百（熙豐間銅鐵錢當並行銅錢千易鐵錢千五百未有輕重之弊）因定鉤致折二銅錢之法欲復舊止行于本路議者謂關東諸路既已通行奪彼予此理亦非便且陝右所用折二鐵錢止當一小銅錢即折二銅錢盡歸陝西猝難鉤致且與鐵錢一等慮鐵錢轉更加輕乃令折二銅錢寬所行地聽行於陝西及河東晉絳等州餘路則禁仍限二年無更用尋詔更鑄小銅錢

通考哲宗元祐六年申錢幣闌出之禁立銅錢出界徒流編配首從之法　戶部侍郎蘇轍北使還論事宜曰臣切見北界別無錢幣公私交易並使本朝銅錢沿邊禁錢條法雖極深重而利之所在勢無由止本朝每歲鑄錢以百萬計而所在常患錢少葢散入四夷勢當爾也謹按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土皆產鐵臣等嘗聞議者謂可於三路並鑄鐵錢而行使之地止於極邊諸州極邊見在銅錢並以鐵錢兌換般入近裏州郡如此則雖不禁錢出外界而其弊自止矣

續通典紹聖二年施州置廣積監時交子界率增造以給陝西沿邊之用少者數十萬緡多則百萬而成都之用又請印造故每歲無定數元符二年詔陝西悉禁銅錢在民間者盡送官取就京西置監

徽宗嗣位議者謂鐵錢重滯難以齎遠而銅錢積貯州縣反無所用乃詔銅鐵錢聽民間通行而銅錢止用糴買時鐵錢多而銅錢少有請鑄銅錢者（陝西轉運副使孫傑）有請罷鑄鐵錢者（轉運判官都貺）會蔡京當政令陝西鑄當十錢及夾錫鐵許天啟推行其法當十錢除陝西四川河東係鐵錢地方不得行使外諸路並行之

通考徽宗崇寧二年二月庚午初令陝西鑄折十銅錢幷夾錫錢左僕射蔡京奏據陝西轉運副使許天啟申送到

新鑄銅錢鐵錢樣已降指揮銅錢於歲終須管鑄三十萬貫鐵錢鑄二百萬貫自來鑄錢張官置吏招刺軍兵所費不少而軍兵之役最爲辛苦官得至薄率三錢得一錢之利蓋是久失擘畫今陝西河中府等處民間私鑄最多召募私鑄人令赴官充鑄錢工匠廣爲營屋許其一家之人在營居止不必限其出入官給以物料盡其一家人力鼓鑄計其工直率十分中支若干分數充其工價又可收私鑄人在官蓋昔人招天下亡命即山鑄錢之意欲令許天啟相度疾速準此施行仍與舊來軍工相兼鼓鑄今來所鑄銅錢除陝西四川河東係鐵錢地分更不得行使外諸路並準折十行用其錢唯令陝西鐵錢地分鑄造卻於銅錢地分行使貴絕私鑄之患如有私鑄並以一文計小錢十科罪又陝西銅錢至重每一錢當鐵錢三或四今夾錫鑄造樣製精好欲一錢當銅錢二支用令許天啟相度依此施行從之　夾錫錢始於二年河東運判洪中孚言二虜以中國錢鐵爲兵器若雜以鉛錫則脆不可用請改鑄夾錫當三當十鐵錢從之　尙書省言崇寧監鑄御書當十錢每貫重一十四斤七兩用銅九斤七兩二錢鉛四斤一十二兩六錢錫一斤九兩二錢除火耗一斤五兩每錢重三錢　四年尙書省言東南諸路盜鑄當十錢者多乃詔廣南福建路更不行使當十錢有者兌換於別路行使其本路別鑄小平錢以閩廣係出銅處故也又詔荆湖江浙當十錢並改作當五錢　五年蔡京罷相監察御史沈畸言古者軍興錫賞不繼或以一當百或以一當千此權時之宜豈可行於太平無事之日自爲當十之議召禍起姦游手之民一朝鼓鑄無故而有數倍之息何憚而不爲雖日斬之其勢不可遏也　六月詔當十錢惟京師陝西兩河許行諸路並罷令民於諸縣鎮寨送納給以小鈔自一百至十貫止令通用行使如川鈔引法　張商英爲相上言當十錢自唐以來爲害甚明行之於今九見窒礙蓋小平錢出門有限有禁故四方客旅物貨交易得錢者必入中求鹽鈔收買官告度牒而餘錢又流布在街市小民間故官司內外交相利養自當一錢行一夫負八十千小車載四百千錢旣爲輕齎之物則告牒難售鹽鈔非操虛錢而得實價則難行輕重之勢然也今欲權於內庫并密院諸司借支應干封樁金銀物帛并鹽鐵等下令以當十錢盜鑄爲濫害法限半年更不行用令民間盡所有於所在州軍送納每一貫官支金銀物帛四貫文擇其僞鑄者送近便改鑄小平錢存其如樣者俟納官足十貫作三貫文各撥還元借處然後京城作舊錢禁施行乃可議權貨

文瀾書局石印

通商鈔法

蔡絛國史補國朝鑄錢沿襲五代及南唐故事歲鑄之額日增至慶曆元豐閒爲最盛銅鐵錢歲無慮三百餘萬貫及元祐紹聖而廢弛崇寧初則已不及祖宗之數多矣魯公秉政思復舊額以銅少終不能得考夫古人之訓子母相權之說因作大錢以一當十至大觀上又爲親書錢文焉蓋昔者鼓冶凡物料火工之費鑄一錢凡十得息者一二而贍官吏運銅鐵悉在外也苟稍加工則費一錢之用始能成一錢而當十錢者其重三錢加以鑄三錢之費則製作極精妙適得大錢一是十得息四矣始亦通流又以其精緻人愛重之然利之所在故多有盜鑄如東南盜鑄其私錢旣鍥薄且製作粗惡遂以猥多成弊大觀三年魯公旣罷朝議改爲當三當三則折閱倍焉雖縣官亦不能鑄矣而大錢遂廢初議改當三也宰執爭輦錢而市黃金在都金銀鋪未之知不兩月命下時傳以爲訕笑

續通典大觀元年復主用折十錢京畿置錢監專鑄之衡鄂舒暨廣南皆鑄夾錫錢時蔡京復相轉運使宋喬年鑄烏背漉銅錢進詔以漉銅式頒諸路并頒大觀新修錢法于天下又置眞州鑄錢監以本路不依式錢及當二錢用舊式改鑄當十錢改四川交子務爲錢引務更界年新交子一當舊者四故更張之以四十三界引準書放數時用兵湟廓西寧籍其法以助邊費較天聖一界逾二十倍而價欲損　二年詔永興軍更置務納換陝西河東引令江池饒建州錢監自來歲以鑄當十五分鑄小平錢復申私鑄之法三年申當十錢行使之令益以京東京西行使而河北並邊州縣鎭砦四榷場及登萊密州緣海縣鎭等皆禁復以兩浙鑄夾銅錢擾民詔東南皆罷鑄時蔡京復罷相詔錢引四十一界至四十二界毋收易四年假四川提舉司封樁錢以五十萬緡爲成都務本又詔鼓鑄當十錢多慮法隨以弊其止鑄舊額小平錢　政和元年詔官私當廿錢可並作當三以爲定制尋又令江池饒錢監盡以小平錢改鑄當二錢　二年復鑄夾錫錢不論何路所鑄並許通行

重和元年權罷京西鑄夾錫錢繼以關中糴買用復命鼓鑄

欽宗靖康元年令川引並如舊卽成都府務納換以置務成都便利歲久至諸州則有料次相雜之弊

南宋經兵革之後州縣困敝鼓鑄皆廢高宗建炎元年工部郎李士觀言江池饒建州四監歲鑄錢百三十三萬餘緡多未輸者請令發運司委官催督時東南小平錢甚重張壽言改當十爲當三無私鑄之利請行於東南於是當三大錢始通於淮浙荊湖諸路又鑄建炎通寶錢二年罷行利夔三州鑄三年命江池饒錢監以二萬五千緡爲一綱紹興初併廣寧監於虔州併永豐監於饒州歲鑄纔及八萬緡銅鐵鉛錫之入不及於舊而官吏稍廩工作之費仍各如故每鑄錢一千率用本錢二千四百文工部進貢篆當二小平銅鐵錢樣詔下鑄錢司時張浚因夔州屯兵請椿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造關子付夔州六年先是張澄請依四川法造交子三十萬行於江淮至是遂罷務令榷貨務儲見錢印造關子時復斂民間銅器提點官趙伯瑜以贛饒二監爲得不償費請罷鼓鑄九年詔陝西諸路復行鐵錢十三年韓球爲使復鑄新錢興廢坑冶至於發冢墓壞廬舍籍冶戶姓名以膽水盛時浸銅爲歲額無銅可輸者至鎔錢爲銅然所鑄亦纔及十萬緡十五年置利州紹興鑄錢監鑄錢十萬緡以救錢引二十二年復嘉之豐遠邛之惠民鑄小平錢二十三年詔利州並鑄折二錢後又鑄折三錢二十四年罷鑄錢司歸之漕司二十七年出版漕錢八萬緡爲鑄本歲權以十五萬緡爲額復饒贛韶鑄錢監

通考二十八年上命御府銅器千五百事付泉司大索民間銅器告者有賞其后得銅二百餘萬斤寺觀鐘磬鐃鈸既籍定投務外不得添鑄

二十九年立爲限制命官之家存留見錢二萬貫民庶半之餘限二年聽變轉金銀算請茶鹽香礬鈔引之類越數隱寄許人告

按此即唐元和閒所行皆是以民閒錢少而不能流通縣官費重而不能廣鑄故爲此末策耳

孝宗隆興元年詔鑄當二小平錢如紹興之初自乾淳迄嘉泰開禧皆如之

續通典孝宗隆興元年詔鑄當二小平錢不令會子以隆興尚書戶部官印會子之印爲文更造五百及三百二百文會置江州會子路又於大軍庫儲見錢印造五百并一貫直便會子發赴湖廣襄郢等處大軍當見錢流轉止行於本路二年收其印板自後屢以關子鈔引及新會換易至光宗紹熙初詔湖廣會子倣行在立界收換寧宗嘉定中以舊楮二而易其一又令以一楮半而易其一軍民便之嘉熙寶祐以後因仍行之二年會子

印造益多實錢浸少至於十而損一帝念其弗便出內庫銀二百萬兩售於市以錢易楮焚棄之僅解一時之急（洪邁容齋隨筆作三年）餉臣趙沂請添印錢引二百萬（北宋時蜀交出放兩界每界一百二十餘萬後三界通行爲三千七百八十餘萬至紹興末積至四千一百四十七萬餘貫時所貯鐵錢僅及七十萬貫以鹽酒等陰爲稱提是以餉臣王之望亦謂添印錢引以救目前詔添印三百萬之望止添印一百萬至是又增印）乾道初詔兩淮京西悉用鐵錢荊門地接襄峴亦用

鐵錢二年詔別印二百三百五百一貫交子三百萬止行使於兩淮其舊會聽對易凡入輸買賣並以交子及錢中半如往來不便以交子會各二十萬付鎮江建康府榷貨務使淮人之過江江南人之渡淮者皆得對易循環以用尋以交子不便復照銅錢并會子依舊過江行用民間交子許作見錢輸官三年詔造新交子一百三十萬付淮南漕司分給州軍行使不限以年尋以民間會子破損別造五百萬換給又詔損會貫百錢數可驗者並作上供錢入輸巨室以低償收者坐之四年以取到舊會毀抹付會子局重造三年立爲一界界以一千萬貫爲額隨界造新換舊凡舊會破損貫百字存印文可驗者即與兌換五年令行在榷貨務都茶場將請算茶鹽香礬鈔引權許收換第一界會子（後每界收換如之）其州縣諸色綱錢以七分收錢三分收會六年舒蘄黃各置監鑄折二錢令兩淮通行

通考　八年於饒贛各置提點官　自大中祥符及崇寧以來錢皆精好高宗嘗諭近臣欲盡如舊制不較工料之費乾道八年孝宗以新鑄錢淆雜詔提點鑄錢及永平監官左藏西庫監官戶工部長貳議罰有差

續通典　九年大江之西及湖廣間多毀錢夾以泥沙重鑄號尾錢詔嚴禁之　淳熙二年又併贛司歸饒州　三年詔第三界第四界會子各展限三年令都茶場會子庫以第四界續印會子二百萬貯南庫時戶部歲入一千二百萬其半爲會子（南庫以金銀換收者四百萬流行於界外者二百萬耳）　五年以蜀引增至四千五百餘萬立額不令再增

通考　六年詔司農丞許子中往淮西措置鐵錢子中言舒蘄黃州皆產鐵合置監（舒州置同安監蘄春置蘄春監黃州置齊安監）且鑄折二錢詔戶部支湊二十萬貫爲本又詔發運司通管四監（江州興國軍臨江軍撫州）子中所管三監（舒蘄黃）每歲各認三十萬貫其大小鐵錢令兩淮通行

續通典　九年詔廣泉明秀漏泄銅錢坐其守臣（舶商往來[illegible]）錢十年併舒州宿松監入同安監　十二年詔舒蘄鑄

錢以富熙通寶爲文　十五年四川餉臣言大安軍及嘉川縣產鐵七十餘萬斤乞從鼓鑄
光宗紹熙元年詔第七第八界會子各展三年臣僚言會子界以三年爲限今展至再則爲九年何以示信於是
詔造第十界立定年限　二年詔川引展界行使三年詔造交子二百萬付淮東造一百萬付淮西每貫準鐵錢
七百七十文足以三年爲界

通考光宗紹熙二年詔帥漕司賑糶收破鈌鐵錢及私錢明年又降度牒二百道換私鐵錢　臣僚言江北公行以
銅錢一準鐵錢四禁之當時銅錢之在江北者自乾道以來悉以鐵錢收換或以會子一貫換錢一貫省其銅錢解
赴行在及建康鎭江沿江州軍關津去處委官檢察又於江之南北各置官庫以銅鐵錢交換凡沿江私渡及極邊
徑路嚴禁透漏
紹熙十五年置利州紹熙監鑄錢十萬緡以救錢引地多山林宜炭鐵仍增鑄十五萬緡未行卒減鑄十萬

續通典寧宗慶元元年詔會子界以三千萬爲額　三年禁銅器期兩月鬻於官復神泉監以所括銅器鑄當三大
錢　四年詔兩淮第二界會子限滿明年六月更展一界　嘉泰三年罷舒蘄鼓鑄開禧三年復之時川引兩界出
放凡五千三百餘萬緡通三界出放益多

通考寧宗嘉定元年即利州鑄當五大錢　三年制司欲盡收舊引又於紹興惠民二監歲鑄共三十萬貫其料並
同當三錢時議者恐其利厚而盜鑄滋多而總所方患引直日低雖盜鑄不禁蓋欲錢輕則引重也

續通典嘉定初川引每緡止直鐵錢四百以下餉臣陳咸出金銀度牒一千三百萬收回半界期以歲終不用諸
州去總所遠者千數百里期限已逼受給之際吏復爲姦於是商賈不行民皆嗟怨一引之直僅售百錢制司
乃諭人除易一千三百萬引三界依舊通行又檄總所取金銀就成都置場收兌民心稍定自後引直鐵錢五百
又即利州鑄當五大錢　二年以三界會子數多稱提無策詔封樁庫撥金一百五萬兩度牒七千道官告綾紙
乳香湊成三千餘添貼臨安府官局收易舊會品搭入輸以舊會之二易新會之一　五年江北以銅錢一易鐵
錢四詔禁之時銅錢之在江北者悉以鐵錢易之或以會子一貫易銅錢一貫乾道以後皆然其銅錢輸送行在易京西

銅錢亦如兩淮例　九年四川安撫制置大使司言川引每界舊例三年一易今欲以十年爲一界著爲定令從之青田楮日多錢日少禁楮之折閱者日嚴而禁錢之漏泄者日寬申飭攸司嚴漏泄之憲優捕獲之典誠使錢不甚荒則楮不偏勝此稱提本務也江西提舉袁燮疏曰自開禧用兵造幣甚廣知散而不知收故其價甚賤今日更定其法固將流通而不窮其可不法孝宗所以收之者乎又上便民疏曰臣聞楮幣之用至今而窮立法而稱提之所以濟其窮也然今日之所謂稱提者果能有濟乎始以法令從事兒不以省陌者必罰無赦未幾從民之便又未幾而有二分七分之說展轉屢變而卒歸於銅錢楮幣之相半是復其舊也是猶未始稱提也經久可行之策顧不在茲乎今議者急於豐財欲用鐵錢與銅錢並行當不足之時倏焉有餘寧不可喜而其實有不然者往時楮幣多故銅錢少而又益以鐵錢不愈少乎往時楮幣多故物價貴今又益以鐵錢不愈貴乎銅鐵之價固不相若鑄以爲錢孰貴孰賤兼用之於市而實得銅錢之直得無徒費鐵錢乎兩淮虛耗甚矣運鐵錢於江南貿易而歸固將裕之也然江南之楮幣易淮甸之鐵錢厥價三倍姦巧之民爭先取之此盈而彼虛矣鐵錢日以朘削銅錢禁不得往淮人將安所用哉名曰裕之其實蹙之臣不知其可也當今州郡大抵兼行楮幣所在填委而錢常不足間有純用銅錢不雜他幣者而錢每有餘以是知楮惟能害銅非能濟銅之所不及也

理宗寶慶元年新錢以大宋元寶爲文紹定五年兩界會子已及三億二十九百餘萬端平元年復申嚴銅錢入海之禁

續通考　端平元年五月以膽銅所鑄錢不耐久舊錢之精緻者泄於海舶申嚴下海之禁　審計司章謙亨進對奏浸銅事帝曰寶鐵耳謙亨奏紹聖間以鉛山膽泉浸鐵爲之令泉司鼓鑄和　二分真銅所以錢不耐久

按浸銅之法以生鐵鍛成薄片排置膽水槽中浸積數日鐵片爲膽水所薄上生赤煤取刮鐵煤入爐三煉成銅大率用鐵二斤四兩得銅一斤饒州興利場信州鉛山場各有歲額所謂膽銅也

續通典　二年臣僚請以兩界舊會付封樁庫收貯以備緩急從之嘉熙元年詔新錢當二并小平錢並以嘉熙通寶爲文當三錢以嘉熙重寶爲文淳祐七年以十八界十七界會子更不立限永遠行使八年監察御史陳求魯

言京城之銷金衢信之鍮器醴泉之樂具皆出於錢臨川隆興桂林之銅工尤多於諸郡姑以長沙一郡言之烏山銅爐之所六十有四麻潭鵝羊山銅戶數百餘家錢之不壞於器物者無幾今京邑鍮銅器用之類鬻賣公行於都市畿甸之近一繩以法由內及外觀聽聿新則銷錢之姦知畏矣香藥象犀之類異物之珍奇可悅者本無適用之實服御之間昭示儉德自上化下風俗丕變則漏泄之弊少息矣此端本澄源之道也詔從之

寶祐元年詔新錢以皇宋元寶爲文時賈似道當國請稱提楮幣改造金銀見錢關子以一準十關子之制上一黑印如西字中三紅印相連如目字兩傍各一小長黑印宛然一賈字銀關既行物價頓踴矣四年臺臣奏川引銀會之弊皆因自印自用有出無收當拘印造之權歸之朝廷倣十八界會子造四川會子視淳祐之令作七百七十陌於四川州縣公私行使兩料川引並毀見在銀會姑存舊引既清新會有限則楮價不損物價自平公私俱便矣從之　景定四年以收買逾限之田復增印會子一十五萬貫

度宗咸淳元年復申嚴銷錢漏禁四年以近頒見錢關子貫作七百七十文足十八界每道作二百五十七文足三道準關子一貫同見錢轉使公私擅減者官以贓論吏則配籍五年復申嚴關子減落之禁復以會板發下成都運司掌之七年以行在紙局所造關子紙不精命四川制使鈔造輸送每歲以二千萬作四綱川引

交子

續通典　宋眞宗時張詠鎭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謂之交子交會之法蓋取于唐之飛錢富民十六戶主之後富民貲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仁宗　時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請置益州交子務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止帝從其議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緡爲額

通考　交子天聖以來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緡爲額

熙寧元年始立僞造罪賞如官印文書法　二年以河東公私共苦運鐵錢勞費詔置潞州交子務明年漕司以其法行則礬鹽不受有害入中糧草之計奏罷之四年復行於陝西而罷永興軍鹽鈔務文彥博言其不便未幾竟罷其法　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將易而後界給用已多詔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萬以償二十三界之數交子之

有兩界自此始　九年以措置熙河財利孫迥言商人買販牟利於官且損鈔價於是罷陝西交子法

紹聖元年成都路漕司言商人以交子通行於陝西而本路之用請更印製詔一界率增造十五萬緡是歲通舊額書放百四十萬六千三百四十緡

崇寧元年復行陝西交子

大觀元年改四川交子爲錢引自朝廷取湟廓西寧籍其法以助兵費較天聖一界逾二十倍而價愈損及更界年新交子一乃當舊者之四故更張之成都漕司奏交子務已改爲錢引務欲以四十三界引準書放數仍用舊印行之使人不疑擾自後並更爲錢引從之　大凡舊歲造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緡新舊相因大觀中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至引一緡當錢十數　錢引崇寧間行於京東西淮南京師諸路惟福建江浙湖廣不行趙挺之以爲福建蔡京之鄉里也故免焉

會子

通考高宗紹興元年因婺州之屯駐有司請樁辦合用錢而舟楫不通錢重難致乃詔戶部造見錢關子付婺州召客人入中執關赴榷貨務請錢有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以關子充糴本未免抑配而榷貨務又止以日納三分之一償之人皆嗟怨　六年二月詔置行在交子務臣僚言朝廷措置見錢關子有司浸失本意改爲交子官無本錢民何以信極論其不可於是罷交子務令榷貨務樁垜見錢印造關子二十九年印給公據關子赴三路總領所淮西湖廣各關子八十萬緡淮東公據四十萬緡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內關子作三年行使公據二年許錢銀中半入納

三十年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樁見錢於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兒會子赴左藏庫送納明年二月詔會子務隸都茶場正以客旅算請茶鹽香礬等歲以一千萬貫可以陰助稱提不獨恃見錢以爲本又非全仰會子以佐國用也

續通典三十年錢端禮爲戶部侍郎被旨造會子端禮委徽州創樣撩造紙五千萬續造于成都又造于臨安邊幅皆不翦裁初

從母被出爲從母兄弟服議

晉王愷與褚粲兩姨兄弟王愷母被出後愷亡粲疑於服因車允以問博士宋濤之曰據禮爲服否答曰母出則服繼母之黨服褚服當無疑也車允難曰爲其母黨服則不服繼母之黨明無二外氏王今服繼母黨則不得服出母黨明矣王既不服周氏褚無服王之禮濤答曰禮有從無服而有服不必要以相報爲名王不服褚以其母被出紀於外族褚之從母在王之室及停庾之家同曰從母禮云以名服不答以報服褚若不服王則是卒不爲其母黨服便成爲禮王既一絕周氏不得服褚母故其子亦然褚今服王之母何得不服王乎　宋庾蔚之曰出母絕族唯親者屬母子無絕道餘親不得有服此禮之明文褚所以服王由乎周氏王既絕周不復服褚矣褚何容獨服王邪禮有從無服而有服蓋是厭降所致豈得與義絕者同乎從母昆弟以名服者蓋明服之由不關義絕之後從母在王及母在庾誠無以異但在庾則絕王故褚不得從親者屬而服王也褚以王絕己故不服何嫌褚母之出也不服之理各有其義者也

繼嫡母黨服議

晉車允問臧燾曰今此妾子既服先嫡之黨又服繼嫡母之黨否燾答曰庶子以賤不敢不從服耳既服前嫡母黨則後嫡母黨義無以異疑於三四也燾又問徐藻藻答曰庶子若先及嫡母則服其黨若不及則服後嫡母黨外服無二此之謂也賀循問徐邈曰禮嫡母爲徒從嫡母亡則不服其黨今庶子既不自服所生外氏亦以嫡黨爲徒從乎答曰古者庶子自服所生之黨故以嫡母黨爲徒從故嫡母亡則不服其黨今庶子既不自服其外氏而敘嫡母之親矣謂宜以名而服應推重也古今不同何可不因事求中　宋庾蔚之按禮嫡母之黨徒從徒從者所從亡則已嫡母雖有三四應服見在者之黨但今人復服所生之黨則嫡母之黨非復徒從嫡雖沒猶宜服之但外氏無二統不可悉服宜以始生所遇嫡母之黨若已生悉不及宜服最後者之黨也

娶同堂姊之女爲妻姊亡服議

晉李嵩行事記云有娶同堂姊子爲婦婦母亡不制婦母服猶制同堂姊服常謂三綱之義不可得而無服名以內

外姊妹爲婦則絕其本服服絕而情遑何嫌不減從姊之服月數作婦母之服耶又以謝沈所言舅爲外舅事訪魏君思難云舅本緦麻與外舅之服自可得爾然娶姑之女姑亡豈可累降爲三月耶太常劉彥祖云譬如父母服本斬齊至於改葬而制緦麻也近羊彭有叔父服而改葬其父更叔之服而著改葬之服此豈以緦麻爲重也蓋禮所謂以輕爲重者也姑服雖重而天下何可無婦之父母乎禮不可闕行之何嫌但當計姑之本服以心喪居之耳　唐永徽元年制堂外甥雖外姻無服不得爲婚姻耳

妻已亡爲妻父母服議

晉穆帝永和中司徒符問太常云若妻已沒猶應服其父母不太常杜瑨等答曰何以緦從服也明伉儷判對恭承宗廟推此言之意謂不以存亡爲異也司徒又問國子博士按禮云君母之父母服小功傳曰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喪服小記曰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服其黨又曰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徒從者所從亡則已也若母猶然妻可知矣今云不以存亡爲異何所據耶博士張憑議曰徒從者所從亡則已按鄭元曰謂君母之黨又云有從重而輕者鄭元曰妻之父母也然則從重而輕與徒從者本別禮天子諸侯服妻之父母明其義重也若謂徒從服必同者則妻從夫明與夫從妻其正對豈可復夫歿則已乎所據君母爲異者且外祖之服本是親假而恩疏妻之父母本由義合劉系之問荀訥曰禮云母黨不二服親無二統故也以例准則妻黨不二服明矣然母有親繼之別又有出有卒故服外氏有降殺之禮今妻義一也無繼出之殊今服其黨孰先孰後耶訥答曰妻黨不二服禮所不載母黨有出有繼情事不同謂前妻雖卒終當同穴今妻配己理無異前不以存亡爲異也且禮無其文當俱有服也或以爲同於徒從妻沒則不從服若夫所不服妻何得於徒從從君母之黨耶步熊曰妻死更娶爲前妻父母服不答此皆徒從服耳所從亡則已不服也季祖鍾駮曰夫婦應屬從也又夫婦合葬皆爲妻妻之父母不得不服也曹述初問范甯曰有人再娶後妻無父母而前妻父母亡當有服不甯答曰禮小記云從服者所從亡則已今妻既卒則無所從不應服也述初又難曰妻爲夫黨既爲屬從至於夫卒服之無虧妻之父母而妻卒則已統例准情不見其義若以妻之父母不得准夫之旁親實所疑也小記所稱自謂臣爲君黨妾子爲君母黨服耳甯

守臣馬光祖收換兩界舊敝會子九月右丞相董槐奏以臨安府酒稅事收破會解發朝廷旋即焚毀從之景定四年十二月詔舶務出售権貨以收敝楮仍禁乞取五年正月出奉宸庫珠香犀象等貨下務場貨易助收敝楮

八月臣僚請預造十八界新會

九月以兩界會子數多監司郡守奉行稱提不虔令諸路州縣有官之家簪纓之後及寺觀僧道並按版籍每畝輸十六界會子一貫願納十七界者並從各州截角類解毋封樁庫交納其勳貴及寺觀曾被指揮特免科役者毋得負緣規免仍不許數及佃戶違者許越訴　是年始令收藏舊會　臣僚言兩界會子遠者曾未數載近者甫及期年非有破壞塗汙之弊今當以所收之會付封樁庫貯之脫有緩急或可濟事　從之

三年十二月詔措置會子務在必行尚慮監司守令奉行不力令兩監察御史覺察彈奏

嘉熙二年遣江浙東西閩五路憲臣於朝以稱提楮弊而出也

四年九月令措置十八界會子收換十六界將十七界以五準十八界一券行用如民間輒行減落或官司自有違戾許徑赴臺省越訴　兵部侍郎袁甫論會子疏曰去歲遣官置局隨所在州軍任責撩紙今端緒已見豈容輕易施行而至於再誤乎目今十六十七兩界會子五十千萬數日夥價日低救弊之策幸有十八界新會一著若不善用之則適以滋弊今白劄子遽欲以十八界會子旋印旋支其說謂一新之直可當舊之五十六故欲停舊造新然新者當造而不當遽用蓋十八界未出則人之望朝廷區處惟兩界舊會耳十八界既出則新舊三界雜然並行區處愈費力矣據白劄子雖云以新會照時價買舊會而暗毀之然當此用度窘迫既曰不必頓造新會則安能每月以三分之一而買舊會必至三界並行愈多愈賤且見錢會子子母相權白劄子云不必措置見錢又云宜放都城會價與城外相等意欲以重楮輕錢之術神之而人心終輕楮重錢官司雖嚴刑重罰勒令新會從官價舊會從民價然三界並行民聽易惑新舊會之價不一新必為舊所牽而倒矣又三總戶部歲支見錢白劄子擬於朝廷樁積錢內支撥照得端平初元因換會子遂出累朝所積金銀輕棄之至今將藏帑虛言之哀痛今僅有昇潤所積見鏹六七百萬及行都所積三四百萬視為根本若又捐而空之犯端平之大失豈不重可慮哉會子立界分定年限其法

始於蜀中當換界之時差內外兩場官吏辨驗眞僞方與交收外場驗到一貫僞會追賞至七十貫內場驗到一貫僞會追賞倍之民間知將來換會時難逃兩場辨驗自然僞會不至通行今白劄子乃欲新會不立界限朝廷紐舊會之陌換易新會大率以五舊易一新計必得十千萬新會則舊會可以盡易其要在作急辦紙而已辦紙固不可緩印造尤所當急須并力趲趣務在速辦然後一朝盡行換易舉五十千萬之舊會悉易以十千萬之新會使來夏以後更無舊會一券行於世間獨有一色新會則民間自然貴重矣臣願陛下力持四戒一曰戒新會二界並用二曰戒輕變錢會中半三曰戒空竭昇潤樁積四曰戒新會不立界限更乞斷以聖意勿以來夏爲賒勿以頓造爲憚愛惜寸陰力救積弊天下幸甚　又曰比來物價翔踊正緣舊會數多民方苦之如能五分銷去其四使新會頓復官陌則凡物十千之價者只兩千可得米石絹匹色色如之　又曰指揮內一條人戶所納官會各州軍截鑿一角發解朝廷臣謂令各州軍截鑿不若令人戶自鑿齎赴官司　又指揮內一條令各州軍拘人戶納官會分爲六限每限半月計三月可足竊計將來人戶輸納不時州郡必至申請展限臣欲令州郡先催形勢有力之家立定期限不許申展一則頓改收買會價必然驟長二則勢家不敢希望展限以求幸免三則貧小者心服　張端義貴耳集曰辛未（嘉定四年）以二易一當時議者必曰貽害於後今以五易一倍於二易一矣十七界不及六十七文行用殊不知十九界後出又將十八界以十易一矣此一項利害難以虛言勝愚民之術至此而窮學士大夫強出新奇欲行稱提之法愈稱提則愈折閱矣

閏十二月詔民間賦輸仍用錢會中半其會半以十八界直納半以十七界紐納　至淳祐十二年監察御史劉元龍言楮幣積輕宜因各路時値令州縣折納純用楮從之後公私交病明年仍用錢會中半景定三年都省言諸路州縣稅租見錢用時價折納會子以重楮也州縣間有故行違戾者詔諸路提刑躬視所部違者劾之

寶祐元年七月詔敕令所修僞造新會措改舊會盜賣會底之令

二年三月詔在外諸軍請給楮幣權以十八界二三分增給　明年又以制臣李曾伯言命淮東西總所餉軍券錢

七年二月詔十七十八兩界會子更不立限永遠行用

十一年以會價增減課其官吏　先是端平二年知衢州蔡節以本郡會價低減創二秩嘉熙元年知應天府趙與篙等各以稱提會子進一秩淳祐八年四月臣僚言兩界會子既永行用宜立殿最之法以爲稱提之助從之至是乃著此令

寶祐六年詔京城敝楮不堪行用於封樁庫支撥兩界好會盡數收換　至景定五年十月詔十七界會蔑輕並以十八界會易之限一月止

景定四年詔更減造會子　都省言中外支用粗足已行減造會子今置公田免糴本又合減造詔每日更減五萬尋以收買踰限之田復日增印會子一十五萬貫

川引

通考高宗紹興三年六月詔四川自祖宗以來先計引數封樁本錢常停重錢以權輕劵故法不弊中閒印給泛料數多即將本錢侵用故引法日壞況自張浚開宣府趙開爲總餉以供糴本以給軍需增引日多莫能禁止

七年二月川陝副帥吳玠請置銀會於河池五月中書省言引數已多慮害成法詔止之　蓋祖宗時蜀交書放兩界每界止一百二十餘萬令三界通行爲三千七百八十餘萬以至於紹興末年積至四千一百四十七萬餘貫所有鐵錢僅及七十萬貫又以鹽酒等陰爲稱提是以餉臣王之望亦請添印錢引以救目前不得不爲朝廷久遠之慮當時詔添印三百萬委之望約度給用即止後之望只添印一百萬

孝宗隆興二年餉臣趙沂依前指揮添印二百萬

淳熙五年閏六月臣僚言蜀中錢引已增至四千五百餘萬增而不已必至於不可行乞立定額毋得增添從之

光宗紹熙二年五月詔川引展界行使

寧宗嘉泰末兩界書放凡五千三百餘萬緡通三界書放益多矣　開禧末年餉臣陳咸以歲用不足嘗爲小會卒不能行　嘉定初每緡止直鐵錢四百以下咸乃出金銀度牒一千三百萬收回半界期以歲終不用然四川諸州

去總所遠者千數百里期限已逼受給之際吏復爲姦於是商賈不行民皆嗟怨一引之直僅售百錢制司乃揭榜除收兌一千三百萬引外三界依舊通行又檄總所取金銀就成都置場收兌民心稍定自後引直五百鐵錢有奇若關外用銅錢引直百七十錢而已

嘉定三年春制總司收兌九十一界二千九百餘萬緡其千二百萬緡以茶馬司羨餘錢及制司空名官告總所椿管金銀度牒對盤餘以九十三界錢引收兌又造九十四界錢引五百餘萬緡以收前宣撫程松所增之數應民間輸納者每引百帖八千其金銀品搭率用新引七分金銀三分其金銀品色官稱不無少虧每舊引百帖納二十引蓋自元年三年兩收舊引而引直遂復如故昔高宗因論四川交子最善沈該稱提之說謂官中嘗有錢百萬緡如交子價減即官用錢自買方得無弊

續通考 甯宗嘉定十一年四月命四川增印錢引五百萬以給軍費

理宗嘉熙二年十二月出祠牒會子共七百萬紙給四川制司爲三年生券 至寶祐三年又撥封樁庫十八界會二百萬專充四川行使

淳祐九年九月四川制置使余玠請交引以十年爲界從之 玠言川引每界舊例三年一易自開禧軍興後用度不給展年收兌遂至兩界三界通使然率以三年界滿方出令展界以致民聽惶惑今欲以十年爲一界著爲定令則民旅不復懷疑從之

度宗咸淳五年川引仍聽自造 先是理宗寶祐四年臺臣奏川引銀會之弊皆因自印自用有出無收今當抑印造之權歸之朝廷倣十八界會子造四川會子視淳祐之令作七百七十陌於四川州縣公私行使兩料川引並毀見在銀會姑存舊引既淸新會有限則楮價不損物價自平矣從之至是復以會板發下成都運司掌之從制司鈔紙發往運司印造畢發回制司用總所印行使歲以五百萬爲額

淮交

通考 紹興末年會子行未有兩淮湖廣之分 乾道元年戶部侍郎林安宅言督府忘費印給會子太多而本錢不

足遂致有弊乞別給會子二十萬背印付淮南州軍行使不得越過他路

二年六月詔別印二百三百五百一貫交子三百萬止於兩淮州縣行使其日前舊會聽對換應入納買賣並以交子見錢中半如往來不便詔給交子會子各二十萬付鎮江建康府榷貨務使淮人之過江江南人之渡淮者皆得對換循環使用然自紹興末年以前銅錢禁用於淮而易以鐵錢會子既用於淮而易以交子於是商賈不行淮民以困右司諫陳良祐言莫若如舊從民便鐵錢已散銅錢已收且令兼行以鐵錢二當銅錢一交子可以盡罷無疑也上曰朕亦知其不可行只為武鋒一軍在彼良祐又奏交子不便詔兩淮郡守漕臣各條其利害乃謂所降交子數多而銅錢并會子又不過江是致民旅未便詔銅錢并會子依舊過江行使其民間交子許作見錢納官應在官交子日下盡數赴行在左藏庫交納　後又詔銅錢并會子依舊過江行使又詔江南州郡民間行使淮交者從便至嘉定十五年增印及三百萬其數日增價亦日損稱提無其術也

湖會

通考孝宗隆興元年湖廣餉臣王珏言襄陽郢復等處大軍支請以錢銀品搭令措置於大軍庫堆垛見錢印造五百并一貫直便會子發赴軍前當見錢流轉於京西湖北路行使乞鑄勘會子覆印會子印及下江西湖南漕司根刷舉人落卷及已毀抹茶引故紙應副抄造會子從之及印造之權既專則印造之數日增且總所所給止行本路而京南水陸要衝商賈必由之地流通不便乃詔總所以印造銅板繳申尚書省又撥茶引及行在會子收換焚毀而總領所謂江陵鄂州商旅輻輳之地每年客販官鹽動以數百萬緡自來難得回貨又湖北會子不許出界多將會子就買茶引回往建康鎮江等處興販今既有行在會子可以通行誰肯就買茶引緣每年帖降引數多若賣不行軍食必闕朝廷遂寢其議乃再印給湖北會子二百萬貫收換舊會至嘉定十四年詔造湖廣會子二十萬對換破損會自後因仍行之

續通考寧宗嘉定十七年造湖廣第六界會子二百萬

理宗嘉熙二年撥第七界湖廣會九百萬付督視參政行府

寶祐二年撥第八界湖廣會三百萬貫付湖廣總所易兩界破會自後因仍用之

關子

續通考理宗景定四年十二月令會子庫造三色零百錢關二千萬便民旅交易

五年十二月（時度宗已即位）行銅錢關子　詔物貴原於楮輕楮輕原於楮多今以見錢關子復中興舊法每百七十七足陌以準十八楮三千革錢楮虧折之弊其官吏諸軍券請並以見錢關子全給時丞相賈似道以楮錢作銀關以一準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文如賈字狀及帝崩矯詔廢十七界會子行關子將作監簿呂沆力言非便不從銀關行物價益踊楮益賤

王圻曰關子之制上一黑印如西字中三紅印相連如目字下兩旁各一小長黑印宛然一賈字也

按關子起於高宗紹興元年故籍口中興舊法

度宗咸淳四年以近頒見錢關子貫作七百七十文足十八界每道作二百五十七文足三道準關子一貫同見錢轉使公私擅減者官以贓論吏則配籍

五年復申嚴關子減落之禁

七年以行在紙局所造關子紙不精命四川制司鈔造輸送每歲以二千萬作四綱

遼

續通志遼初色勒迪爲額爾欽以土產多銅始造錢幣太祖襲而用之遂致富强以開帝業太宗置五冶太師以總四方錢鐵晉高祖又獻沿邊所積錢以備軍實景宗以舊錢不足於用始鑄乾亨新錢錢用流布聖宗鑿大安山取劉守光所藏錢（按唐書及五代史皆載劉仁恭爲盧龍節度使歛錢穴大安山藏之遼史食貨志作劉守光考唐書藩鎮列傳及五代史劉守光傳守光嗣節度使後專恣無忌不應有藏錢之事或係遼史之誤謹識於此）散諸五計司兼鑄太平錢新舊互用統和中又出內藏錢賜南京諸軍司又以官錢宴亨軍士錢不勝多故東京所鑄至清寧中方用是時詔諸路不得貨銅鐵以防私鑄又禁銅鐵賣於回鶻法益嚴矣道宗之世錢有四等咸雍太康大安壽隆皆因改元易名至其後國用不給禁民錢不得出境清寧九年禁民鬻銅太康十[illegible]

祚之世更鑄乾統天慶等新錢而上下窮困府庫無餘積矣至西遼耶律達什時復鑄新錢倣遼初之製而異其篆

續通考 遼太祖鑄天贊通寶錢初太祖父德祖薩勒題爲額爾奇木以土產多銅始造錢幣太祖襲而用之 洪遵泉志曰契丹主安巴堅天贊錢徑九分重三銖六參

太宗置五冶太師以總四方錢鐵

會同二年正月晉遣使謝免沿邊四州錢幣

按是時晉輸歲幣於遼并獻沿邊所積錢以備軍實是年遼特免之故遣使來謝耳

穆宗鑄應曆重寶錢

景宗鑄乾亨重寶錢 趙至忠雜記曰景宗朝置鑄錢院年額五百貫

聖宗鑄太平元寶錢又鑄太平興寶錢 先是統和十四年鑿大安山取劉守光所藏錢散諸五計司至是兼鑄太平錢新舊互用

興宗鑄重熙通寶錢 泉志曰重熙錢徑九分重三銖 宋史食貨志曰慶厤間當遼興宗時契丹亦鑄鐵錢易並邊銅錢又鄭价使契丹還言其給輿箱者錢皆中國所鑄乃增嚴三路闌出之法

重熙二十二年閏七月長春州置錢帛司 以諸坑冶多在國東故東京置戶部司長春州置錢帛司時錢不勝多故東京所鑄至清寗中方用

道宗清寗二年閏三月始行東京所鑄錢

九年正月禁民鬻銅 遼史二國外紀曰清寗九年正月禁民鬻銅於夏又食貨志曰是時詔禁諸路不得貨銅鐵以防私鑄又禁銅鐵賣入回鶻法益嚴矣

太康十年六月禁毀銅錢爲器

大安三年五月海雲寺進濟民錢千萬

四年七月禁錢出境 遼史刑法志曰先是南京三司銷錢作器皿三斤持錢出南京十貫者處死至興宗重熙元

年銅逾三斤持錢二十貫以上處死　又食貨志曰道宗之世錢有四等曰咸雍曰太康曰大安曰壽隆皆因改元易名其肉好銖數無所考　泉志曰道宗清寧錢徑九分重三銖文曰清寧通寶又太康錢有二品並徑九分重二銖四參以太康通寶太康元寶爲文又大安錢徑八分重二銖八參文曰大安元寶又壽昌錢徑九分重二銖四參文曰壽昌元寶

按遼史道宗錢四等而不及清寧洪志之壽昌乃壽隆之譌至遼史謂肉好銖數無考而泉志詳之則史家疏也

天祚帝鑄乾統元寶錢又鑄天慶元寶錢　泉志曰乾統錢徑寸重三銖二參天慶錢徑九分重二銖四參又曰自天贊以下九品皆契丹年號又千秋錢徑三分文曰千秋萬歲董逌曰遼國錢也

西遼壽昌元寶錢

金

按李季興東北諸蕃樞要曰契丹天祐年號壽昌據遼史天祚帝紀百官冊立耶律達實爲帝上尊號曰天祐皇帝改元延慶無壽昌紀元之語或正史遺之而樞要別有所據

西遼咸天元寶錢　天祐帝在位二十年遺命皇后權國稱制號咸天皇后此錢葢其時所鑄

續通志金初用遼宋舊錢太宗天會末雖劉豫阜昌元寶亦用之至海陵正隆二年以議鼓鑄禁銅越外界括民間銅器陝西南京者輸京兆他路悉輸中都三年中都置錢監二東曰寶源西曰寶豐京兆置監一曰利用文曰正隆通寶與舊錢通用世宗大定元年用吏部尚書張中彥言命陝西路參用宋舊錢後寢不行詔陝西行戶部并西路通檢官詳究其事皆言民間用錢名與鐵錢並用其實不爲準數公私不便遂罷之十一年禁私鑄銅鏡舊有銅悉送於官十八年代州立監鑄錢命震威軍節度使李天吉知保德軍事高季孫往監之而所鑄斑駮黑色不可用詔削天吉季孫等官兩階解職更命工部郎中張大節吏部員外麻珪監鑄文曰大定通寶勝正隆之制二十年名代州監曰阜通設監正等官二十九年曲陽縣鑄錢別爲一監以利通爲名設副監監丞等官給驛更出經營銅事後京府及節度州增置流泉務凡二十一所章宗明昌初諸府鎮流泉務悉罷之泰和四年鑄大錢一直十名泰和大

錢五年欲增鑄錢命百官議足銅之術中丞孟鑄謂銷錢作銅及盜用出境者不止宜罪其官

銅拘工以鑄宰臣謂鼓鑄未可遽行其銅冶聽民煎煉官爲買之民間輸銅器期以兩月宣宗貞祐後用交鈔號曰寶券後更造號曰通貨又改曰通寶

續通典 承安二年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凡官兵俸及邊戍軍須皆以銀鈔相兼行使又於兩行部各置回易務以綿絹物服易銀鈔又置四庫更造一百例小鈔

太和七年戸部尙書高汝礪等議立鈔法條約凡民間交易典質一貫以上並用交鈔商旅齎見錢不得過十貫民間有宋會子亦令同見錢用

宣宗貞祐二年作二十貫至百貫例交鈔又造二百貫至千貫例者時交鈔有出無入輕而不行鈔每貫僅直一錢三年詔改交鈔名爲貞祐寶券令寶券路各殊制從陝西行省令史惠吉言更造券以貞祐通寶爲名（惠吉言自百至三千等之爲十聽各路轉運司印造仍不得過五千貫與舊券參用）凡一貫當貞祐寶券十貫欲桑皮故紙錢

元光二年更造每貫當通寶五十又以綾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及餘鈔行之三年京師及州郡置平準務以寶銀相易天興二年印天興寶會於蔡州自一錢至四錢四等同見銀流轉

錢

續通典 金初用遼宋舊錢太宗天會末亦用齊（劉豫國號）阜昌元寶阜昌重寶錢

續通考 太宗天會十一年八月黃龍府置錢帛司

海陵正隆二年十月初鑄銅錢 自貞元二年遷都後製交鈔與錢並用至是始議鼓鑄禁銅越外界懸罪賞格括民間銅鍮器陝西南京者輸京兆他路悉輸中都

續通典 三年中都置監二（東曰寶源西曰寶豐）京兆置監一（曰利用）鑄錢文曰正隆通寶輕重如宋小平錢而肉好字文峻整過之與舊錢通用

續通考 世宗大定元年命陝西路參用宋舊鐵錢 至四年寖不行詔罷之十九年八月又以代州所鑄新錢未行

令以宋大觀錢作當五用之

八年禁民間鑄錢　民有犯銅禁者帝以銷錢作銅舊有禁令然民間猶有鑄鏡者非銷錢而何遂併禁之至十一年二月申禁私鑄銅鏡舊有銅器悉送官給其直之半惟神像鐘磬鈸鈷腰束帶魚袋之屬存之二十六年十一月又以民私造腰帶及鏡託爲舊物市之敕加禁約又定制民間應許存留銅鍮器物若申賣入官每斤給錢二百文其棄藏應禁器物首納者每斤給錢百文非器物銅貨一百五十文不及斤者計給之在都官局及外路造賣銅器令運司佐貳檢校定價各有差章宗明昌二年十月又敕減賣鏡價防私鑄銷錢也

十年以官錢積而不散令市金銀諸物其諸路酤榷之貨亦令以物平折輸之　時顯宗爲太子有使者自山東還太子問民間何所苦曰錢難最苦官庫錢滿有露積者而民間無錢太子因奏錢在庫府何異銅鑛在野乞流轉使公私俱利帝嘉納之詔有司議行既而奉行不善帝責戶部曰先以官錢率多令諸處貿易以圖流轉今知乃有以抑配反害百姓者豈朕意哉

十二年正月以銅少命尚書省遣使諸路規措銅貨帝與宰臣議鼓鑄或以工費數倍欲求金銀坑冶帝曰金銀山澤之利當以與民惟錢不當私鑄若流布四方與在官何異所費雖多俱在民間而新錢日增其遣能吏經營之因問左丞石琚曰古亦有民自鑄錢者乎對曰民若自鑄則小人圖利錢益薄惡此古所以禁也

十三年命非屯兵州府以錢市易金帛運致京師使錢幣流通以濟民用

續通典 十六年遣使分路詔察銅鑛苗脈

十八年代州立監名阜通　二十年命鑄錢命工部郎中張大節吏部員外郎麻珪監之　初命震武軍節度使李天吉知保德軍事高季孫往監所鑄斑駁黑澀不可用詔削二八官兩階杖季孫八十　文曰大定通寶字文肉好又勝正隆之制二十年詔與舊錢並用初新錢之未用也以宋大觀錢當五用之

續通考 大定通寶世傳其錢料徵用銀云　金史張大節傳曰阜通監鑄錢法弊大節與麻珪莅其事積銅皆窳惡或欲徵民先所給直大節曰此有司受納之過民何與焉以其事聞卒得免徵

二十年二月制錢以八十爲陌　時民間以八十爲陌謂之短錢官用足陌謂之長錢帝始聞上京修內所市民物用短錢責宰臣不察旣而大名男子斡喇布者上言謂官司所用錢皆當以八十爲陌遂爲定制

續通典 二十九年以代州曲陽二監歲鑄錢十四萬餘貫而歲所費至八十餘萬遂罷之（時章宗已卽位）

續通考 二十八年十月京府及節度州增置流泉務凡二十八所　至章宗明昌元年八月罷宣宗興定元年六月復置南京流泉務十月罷

二十九年十二月（時章宗已卽位）詔罷鑄錢　鴈門五臺民劉完等訴自立監鑄錢以來有銅鑛之地雖曰官運其顧直不足則令民共償乞與本州司縣均爲差配遂命甄官署丞丁用楫往審其利病還言所運銅鑛民以物力科差濟之非所願也其顧直旣低又有刻剝之弊而相視苗脈工匠妄指人垣屋及寺觀謂當開採因以取賄又隨冶夫匠日辦淨銅四兩多不及數復銷銅器及舊錢送官以足之今阜通利用兩監歲鑄錢十四萬餘貫而歲費乃至八十餘萬貫病民而多費未見其利遂罷代州曲陽二監

續通典 章宗明昌二年防銷錢鑄鏡減賣鏡價（大定間定制民間以銅鏡申賣入官每斤三百四十文）

續通考 章宗明昌三年四月罷天山北界外採銅　舊嘗以夫匠踰天山北界外採銅至是御史李炳言聞在官銅數可支十年若復歲令夫匠過界遠采不惟多費兼恐生釁卽支用將盡亦止可於界內採煉　帝是其言遂不許出界至五年三月令凡使高麗還者所得銅器盡買之

四年令有司收籍鐵錢　諭宰臣曰隨處有無用官物可爲計置如鐵錢之類是也參知政事胥持國曰江南用銅錢江北淮南用鐵錢蓋以隔閡銅錢不令過界耳如陝西市易亦有用銀布薑麻舊有鐵錢宜姑收貯以備緩急遂令有司籍鐵錢之數貯於庫

五年三月定限錢禁　宰臣奏民間艱於得錢以豪家多積故也請依唐元和行限錢法帝令參酌定制官民之家以品從物力限見錢多不過二萬貫明安穆昆則以牛具爲差不得過萬貫凡有所餘盡易諸物收貯有能告數外留錢者奴婢免爲良傭者出離以十之一爲賞餘皆沒入而人多不遵乃令御史臺及提刑司察之至承安三年十

月更定官民存留見錢法減元限之數三分為率親王公主品官許留一分餘皆半之其贏餘之數期五十日內盡易諸物違者以違制論以錢賞告者泰和四年七月乃罷限錢法從戶部尚書上官瑜請也七年七月復行限錢法品官及民家存留見錢比舊更減其數詳後鈔考八年十二月宰臣奏限錢過數雖許奴婢以告乃有所屬默令其主藏匿不以實首者可令按察司察之若舊限已滿當更展五十日許再行變易鈔引諸物

按元和行限錢法雖有賞告之文未聞招誘其奴婢也馬氏猶譏其開告訐之門重為煩擾今乃明懸奴告主之律復恐其容隱而令法司察之為貨弊通塞之計則滋亂之道矣

承安三年正月禁錢越境　省奏隨處榷場若許見錢越境即與銷毀無異遂立制以錢與外方人使及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駔儈同罪捕告人之賞官先代給錢五百貫其逮及與接引館伴先排通引書表等以次坐罪仍令均償

泰和四年命議足銅之術遂鑄大錢　先是帝謂宰臣大定間錢至足今民間錢少而又不在官何耶其集問百官必有能知之者至是欲增鑄錢命百官集議中丞孟鑄謂銷錢作銅及盜用出境者不止宜罪其官及鄰太府監梁瑭等請采銅拘器以鑄宰臣謂鼓鑄未可速行其銅冶聽民煎煉官為買之凡寺觀不及十人不許畜法器民間鍮銅器期以兩月送官給價匿者以私法坐限外人告者以知而不糾坐其官寺觀許童行告者賞俟銅多別具以聞後遂鑄大錢一直十篆文曰泰和重寶與鈔參行　張端義貴耳集曰大錢非治世所當鑄大觀泰和可以監也

八月定從便易錢法　聽人輸納於京師而於山東河北大名河東等路依數支取

宣宗貞祐三年四月禁用見錢　河東宣撫胥鼎言今市易多用見錢而鈔每貫僅直一錢曾不及工墨之費宜權禁見錢從之時權西安軍節度使烏凌阿興言懷州舊鑄錢巨萬今既無用願貿為甲以給戰士　金史食貨志曰自是錢貨不用富家內困藏鏹之限外弊交鈔屢變皆至窮敗謂之坐化商人往往舟運貿易於江淮錢多入於宋宋人以為喜而金人不禁也議者惜其既不能重無用之楮而又棄自古流行之寶焉

四年五月以河北州府官錢散失多在民間命尚書省經畫之

興定四年十二月鎮南軍節度使温特赫思敬上書言錢幣事　思敬言大定之世民間錢多而鈔少故貴而易行軍興以來在官殊少民亦無幾軍旅調度悉仰於鈔日出動以萬計能無輕乎不若弛限錢之禁許民自採銅鑄錢而官製模範薄惡不如法者令民不得用則錢必日多鈔可少出以銀鑄錢爲數等文曰興定元寶定直以備軍賞亦救弊之一法也朝廷不從

鈔 附會銀

續通考 海陵貞元二年五月始置交鈔庫設使副員七月初設印造鈔引庫使副　戶部尚書蔡松年請行鈔引法遂設印造鈔引庫及交鈔庫皆設使副判各一員都監二員而交鈔庫副則專主書押搭印合同之事印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謂之小鈔與錢並行以七年爲限納舊易新循宋張詠四川交子之法而紓其期蓋以銅少權制之法也

續通典 海陵貞元二年置印造鈔引庫及交鈔庫用宋張詠交子法製鈔以七年爲限與錢並行尋罷七年之限令民得常用歲久字文磨滅許於所在官庫納舊換新每貫取工墨錢十五文

續通考 正隆五年八月命印造鈔引庫起赴南京

世宗大定十三年三月東巡以運錢勞費行會法　時車駕東巡費用百出自遼以東錢貨甚少計司欲輦運以支調度戶部尚書張亨謂上京距都四千里若輓錢而行率三而致一枉費國用重勞民力不若行會法便使行旅便於囊橐國家無轉輸之勞而用自足從之

二十九年十二月 時章宗已即位 更定換鈔法　時有欲罷鈔法者有司言商旅利於致遠往往以錢買鈔蓋公私俱便之事豈可罷去止因有釐革年限不能無疑乞削七年釐革之限令民得常用若歲久字文磨滅許於所在官庫納舊換新或聽便支錢從之

交鈔之制外爲闌作花紋其上衡書貫例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號料號外篆書曰僞造交鈔者斬告捕者賞錢三百貫料號衡闌下曰中都交鈔庫準尚書戶部符承都堂劄付戶部覆點勘令史姓名押字又曰聖旨印造逐

路交鈔於某處庫納錢換鈔更許於某處庫納鈔換錢官私同見錢流轉其鈔不限年月行用如 字文故暗鈔紙擦磨許於所屬庫司納舊換新若到庫支錢或倒換新鈔每貫尅工墨錢若千文庫掐攢司庫 副副使俱各押字年月日印造鈔引庫庫子庫司副使各押字上至尙書戶部官亦押字其搭印支錢處合同餘用印依常例

按此所載交鈔之制乃章宗初年更定之文非海陵舊制也海陵時鈔文見范成大攬轡錄 馬氏已 附錄正考

章宗明昌三年五月敕尙書省民間流轉交鈔當限其數毋令多於見錢 至四年八月提刑司言陝西交鈔多於見錢艱於流轉遂令本路榷稅及諸名色錢折交鈔官兵俸許錢絹銀鈔各半若錢銀數少卽全給交鈔

承安二年十月更定換鈔工墨錢數 宰臣奏舊例以故鈔易新者每貫取工墨錢十五文至大定二十三年不拘貫例每張收八文既無益於官亦妨鈔法宜從舊制便帝令每貫收十二文至泰和五年帝欲罷 工墨錢復以印時常費遂命貫收六文七年七月又用高汝礪議每張止收二文

十一月鑄承安寶貨 尙書省議官俸軍需皆以銀鈔兼給舊例銀每錠五十兩其直百 貫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以代鈔本仍定銷鑄及接受稽留罪賞格後私鑄者多雜以銅錫寖不能行五年十二月罷之

按元寶每錠五十兩之數始見於此其名則元初所命也

三年十月設回易務更立行用鈔法 先是交鈔所出數多民間成貫例者艱於流轉詔以西北二京遼東 路從宜給小鈔且許於官庫換錢與他路通行後又以鈔滯命西京北京臨潢遼東等路 一貫以上俱用銀鈔 寶貨不許用錢一貫以下聽民便既而民間盡以一 貫以下交鈔易錢用之至是乃於兩行部各置回易務以綿絹物段易銀鈔亦許於本務納銀鈔赴榷場出鹽引納鈔於山東河北河東等路從便易錢各降補官及德號空敕三百度牒一千從兩行部指定處限四月進納補換又更造一百例小鈔並許官庫易錢一 貫二貫例並支小鈔三貫 例則 支銀一兩小鈔一 貫若五貫十貫例則四分支小鈔六分支銀欲得寶貨者聽有阻滯及輒減價者罪之至四年 三月又以銀鈔阻滯乃權止山東諸路 以銀鈔與綿絹鹽引從便易錢之制令院務諸科名錢除京師河南陝西銀鈔從便餘

路並許收銀鈔各半仍於鈔四分之一許納其本路隨路所收交鈔除本路者不復支發餘通行者並循環用之権貨所鬻鹽引收寶貨與鈔相半銀每兩止折鈔兩貫者許入依舊詣庫納鈔隨路漕司所收除額外羨餘者亦如之所支官錢亦以銀鈔相兼銀已零截者令交鈔庫不復支若寶貨數少可寖增鑄銀鈔既通物價自平雖有禁法亦安所施遂除阻滯銀鈔罪制後又以戶部言命在都官錢権貨務鹽引並聽收寶貨附近鹽司貼錢數亦許帶納以民間寶貨有所歸自然通行不至銷毀也

泰和元年六月許鋪馬河夫軍須等錢折納銀一半願納錢鈔者聽　通州刺史盧構言鈔已流行獨銀價未平官定每錠十萬市肆纔直八萬蓋出多入少故也若令諸稅以錢銀鈔三分均納庶革其弊下省議宰臣謂須令院務收鈔七分亦漸流通若與銀均納則彼增此減理必偏勝至礙鈔法必欲銀價之平宜令諸路各鋪馬軍須等錢許納銀半無者聽便

二年閏十二月戶部尚書孫鐸請廢三合同鈔　先是嘗行三合同交鈔後止行於民間而官不收斂朝廷慮其病民遂令諸稅各帶納一分雖止係本路者亦許不限路分通納戶部見徵累年鋪馬錢亦聽收其半至是帝以交鈔事召鐸與戶部侍郎張復亨議鐸請廢三合同鈔不用

六年四月陝西交鈔不行以見錢十萬貫爲鈔本與鈔相易復以小鈔十萬貫相參用之

十一月諸路復行小鈔　先是四年戶部言向設四庫印小鈔以代鈔本令人便齎小鈔赴庫換錢卽與見錢無異今更不須印造俟其換盡可罷四庫但以大鈔驗錢數支易見錢從之至是復許諸路各行小鈔中都路則於中都及保州南京路則於南京歸德河南府山東東路則於益都濟南府西路則於東平大名府河北東路則於河間府冀州西路則於眞定彰德府河東南路則於平陽北路則於太原汾州遼東則於上京咸平西京則於西京撫州北京則於臨潢府官庫易錢令戶部印小鈔五等付各路同見錢用

七年五月以戶部尚書高汝礪立鈔法條約添印大小鈔增鈔庫副使一員　至七月帝諭汝礪曰今後毋謂鈔多不加重而輒易之重之加於錢可也乃敕民間交易典質一貫以上並用交鈔毋得用錢須立契者三分之一用諸

物六盤山西遼河東以五分之一用鈔東鄙屯田戶以六分之一用鈔不須立契者惟遼東錢鈔從便犯者徒二年告者賞有差監臨犯者杖且解職縣官能奉行流通者升除否者降罰集衆阻法者以違制論商旅齎見錢不得過十貫所司籍辨鈔人以防偽冒品官及民家存留見錢比舊減其數若舊有見錢多者許送官易鈔十貫以上不得出京汝礪又言府州縣鎮辨鈔人宜給以條印聽與入辨驗隨貫量給二錢貫例雖多六錢即止每朝官出使令體究通滯以聞榷鹽許用銀絹餘市易及俸並用交鈔其奇數以小鈔足之應支銀絹而不足者亦以鈔給之

以宋會子同見錢用　民間舊有宋會子亦準行用十貫以上不許持行亦從高汝礪請也

十月定昏鈔赴都更換法　楊序言故鈔雖令赴庫易新然外路無設定庫司欲易無所遠者直須赴都帝以問高汝礪對曰隨處州府庫內各有辨鈔庫子鈔雖弊不偽亦可收納去都遠之城邑既有設置合同換錢客旅經之皆可相易更處無合同之地難有易者可令官庫凡納昏鈔者受而不支於鈔背印記官吏姓名積半歲赴都易新鈔

十一月令諸路州縣移庫於市肆要處以便支換　高汝礪言諸處置庫多在公廨內小民出入頗難宜令州縣委官及庫典於市肆要處置庫支換以出首之錢為鈔本十萬戶以上州縣府給三萬貫以次為差易錢者人不得過二貫以所得工墨錢充庫典食直仍令州府佐貳及轉運司官一員提控從之明年十月參知政事孫鐸言比來州縣抑配市肆買鈔徒增騷擾遂罷諸處創設局令止赴省庫換易

敕捕獲偽造交鈔者皆以交鈔為賞　時民以貨幣屢變往往怨嗟聚語亦令許人捕告賞錢三百貫

後更鈔法　從高汝礪言命在官大鈔更不許出聽民以五貫十貫例者赴庫易小鈔欲得錢者五貫內與一緡十貫內與兩緡惟遼東從便他行鈔諸路院務稅及諸科名錢並以三分為率一分納十貫例者二分五貫例者餘並收見錢明年正月遂收毀大鈔行小鈔

八年正月以京師鈔滯定所司賞罰格　自七年七月定制按察司以鈔法流通為稱職而河北按察使希卜蘇巡按所給券應得鈔一貫以難支用命取見錢御史以沮壞鈔法劾之帝以糾察之官乃先壞法杖黜之諭尚書省於州府司縣官給由內明書所犯之數但犯鈔法者雖監察御史舉其能幹亦不準用自是按察司及州縣官例以鈔

通滯爲陛降至是京師定賞罰格遂命監察御史賞罰同外道按察司大興府警巡院官同外路州縣官

八月更定遼東行使鈔法　從遼東按察使楊雲翼言以咸平東京兩路商旅所集遂從都南例一貫以上皆用交鈔不得用錢

十月令課稅廣收交鈔小鈔不限路分通行　參知政事孫鐸言民間鈔多正宜收斂院務稅諸名錢可盡收鈔秋夏稅納本色外亦令收鈔不拘貫例農民知之則漸重鈔可以流通又小鈔各限路分亦甚未便可令通用從之

十二月更定俸鈔給錢足數法禁買舊鈔換錢興販者宰臣奏舊制內外官兵俸皆給鈔其必用錢以足數者可以十分爲率軍兵給三分官員承應人給二分多不過十貫民間舊鈔許赴庫易新若官吏勢要之家有賤買故鈔而於院務換錢興販者以違制論復遣官分路巡察

宣宗貞祐二年二月更造交鈔重至千貫　先是交鈔日輕衞紹王大安二年濆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車爲軍賞兵衂國殘不遑救弊至是思有以重之乃更作二十貫至百貫例又造二百貫至千貫例

三年五月陝西請降板就造交鈔　節度使烏𠫊阿與言關陝軍多供億不足所仰交鈔則取於京師徒成煩費乞降板就造便

七月改交鈔名爲貞祐寶券仍立沮格罪　至明年正月又定捕獲僞造寶券官賞九月御史臺言交鈔之價寖減近用貞祐寶券以革其弊又慮既多而民輕與舊鈔無異也乃令民間市易悉從時估嚴立罪賞遂使商旅不行物價日貴且時估月再定之而民間價旦暮不一今有司强之而市肆盡閉復議搜括隱匿必令如估鬻之則京師之物指日盡而百姓重困矣臣等謂惟官和買計贓之類可用時估餘宜從便制可

四年正月監察御史田迥秀請酌寶券支收法　迥秀言國家調度皆資寶券行纔數月又復壅滯其患總在出多入少耳若隨時裁損所支而增其所收庶乎可也因條五事其一酒稅及納粟補官皆用寶券詔酒稅從大定之舊餘皆不從

三月復置回易務　翰林侍講學士趙秉文言比者寶券滯塞葢朝廷將議更張而已妄傳不用因之抑遏漸至廢

絕自遷汴以來廢回易務臣愚謂當復置令職官通市道者掌之給銀鈔粟麥縑帛之類權其低昂而出納之仍自選良監當官營爲之若半年無過及券法流通則聽所指任便差遣詔議行之

四月復許貞祐寶券不限路分行用　寶券初行民甚重之自河北陝西諸路所支旣多人遂輕之商賈爭收入京市買物價頓昂三年十二月乃令寶券路各殊制河北者不許入河南至是河東行省胥鼎請量民力徵斂寶券以裨軍用因言河北寶券以不許行於河南由是愈滯宰臣謂鼎欲徵軍須錢宜從所請至河北寶券昨以商旅齎販南渡致物價翔踊乃權限路分行用今亦宜因鼎言罷之

興定元年二月造貞祐通寶　上年八月平章珠格高琪奏寶券寖輕千錢之券僅直數錢隨造隨盡工物日增宜更造新券與舊券權子母行之庶工物省而用不乏濮王守純以下皆憚改奏曰向朝廷以小鈔殊輕權更寶券而復禁用錢小民慮楮弊易壞不若錢可久於是得錢則珍藏而券則亟用惟恐破裂而至於廢也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錢日貴而券日輕不若量其所支復斂於民出入循環則彼知爲必用之物而愛重矣今徒患輕而卽欲更造不惟信令不行且恐新券之輕復同舊券也旣而隴州防禦使完顏寓及陝西行省令史惠吉繼言券法之弊寓請姑罷印造以見在者流通之若滯塞則驗丁口多寡物力高下徵之吉言莫若更造以貞祐通寶爲名自百至三千等之爲十聽各路轉運司印造仍不得過五千貫與舊券參用之詔集百官議紛紛不決帝厭之乃詔如舊而紓其徵斂之期至是竟用惠吉言造貞祐通寶用之凡一貫當貞祐寶券千貫增重僞造沮格罪及捕獲之賞

五月徵桑皮故紙錢　製鈔之桑皮故紙皆取於民至是甚艱得遂令計價徵寶券通寶名桑皮故紙錢高汝礪言河南調發繁重今省部以歲收通寶不充所用乃斂桑皮故紙錢七千萬貫以補之近以通寶稍滯又增兩倍河南人戶農居三之二今租稅尚多未足而復令出此若不糴當納之租則必賣所食之粟以應之民旣悉力以奉軍而不足而又加徵若是彼不能給惟有逃亡民逃田穢兵食不給是軍儲鈔法兩廢矣竊以鈔滯物貴之害輕民去軍饑之害重乞特命有司減免不從至四年八月乃詔自今歲九月始停周歲桑皮故紙折輸

五年閏十二月造興定寶泉　宰臣奏寶券旣弊乃造通寶以救之今其弊復如寶券之末初通寶四貫爲銀一兩

今八百餘貫矣宜更造興定寶泉子母相權與通寶兼行每貫當通寶四百貫以二貫為銀一兩隨處置庫許人以通寶易之縣官能使民流通者進官一階陞職一等或姑息以致壅滯則追降的決為差州府官以所屬司縣定罪賞命監察御史及諸路行部官察之定撓法失糾舉法失舉則御史降決行部官降罰集衆妄議難行者徒二年告捕者賞錢三百貫元光元年二月始詔行之

元光二年五月造元光重寶又造元光珍貨同銀行用　更造元光重寶每貫當通寶五十又以綾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及餘鈔行之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寶泉幾於不用乃定法銀一兩不得過寶泉三百貫凡物可直銀三兩以下者不許用銀以上者三分為率一分用銀二分用寶泉及重寶珍貨京師及州郡置平準務以寶泉銀相易其私易及違法而能告者罪賞有差是令既下市肆晝閉商旅不行七月壬子乃除市易用銀及銀寶泉私相易之法然上有限用之名下無從令之實有司雖知莫能制矣至哀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

顧炎武日知錄曰此今日上下用銀之始

哀宗天興二年十月印天興寶會於蔡州　自一錢至四錢四等同見銀流轉不數月國亡

食貨志曰金初用遼宋舊錢正隆而降始議鼓鑄民間禁銅甚至銅不給用漸興窰冶凡產銅地脈遣吏境內訪察無遺且及外界而民用銅器不可闕者皆造於官鬻之既而官不勝煩民不勝病乃聽民冶銅造器而官為立價以售此銅法之變也若錢法之變則鼓鑄未廣斂散無方已見壅滯初恐官庫多積錢不及民立法廣布繼恐民多匿錢乃設存留之限開告訐之路犯者繩以重罰卒莫能禁州縣錢艱民間自鑄私錢苦惡特甚乃以官錢五百易其一千其策愈下及改鑄大錢所準加重百計流通卒莫獲效濟以鐵錢鐵不可用權以交鈔錢重鈔輕相去懸絕物價騰踊鈔至不行權以銀貨銀弊又滋救亦無策遂罷銅錢專用交鈔銀貨然二者之弊乃甚於錢在官利用大鈔而大鈔出多民益見輕在私利得小鈔而小鈔入多國亦無補於是禁官不得用大鈔已而恐民用銀而不用鈔則又責民以鈔納官以示必用先造二十貫至百貫例後造二百貫至千貫例先後輕重不倫民益眩惑及不得已則限以年數限以地方公私受納限以分數由是民疑日深其間易交鈔為寶券寶券未久更

作通寶準銀井用通寶未久復作寶泉寶泉未久織綾印鈔名曰珍寶珍寶未久復作寶會訖無定制而金祚訖
矣

錢幣類三

歷代錢鈔

元

〈續通志〉元初悉用鈔武宗至大三年以尚書省言以銅錢與鈔大都立資國院山東河東遼陽江淮湖廣四川立泉通行按宋時父子會子之制皆一時權宜金則宣宗時一沿用之改名曰鈔惟元代則盛行遂與錢通用焉貨監六產銅之地設提舉司十九鑄錢曰至大通寶按錢錄元武宗時錢二品一至大通寶楷書一至元通寶西番篆書後即不行仍行鈔法

〈續通考〉太宗八年正月詔印造交鈔行之　有于元者奏行交鈔中書令耶律楚材曰金章宗時初行交鈔與錢通行有司以出鈔為利收鈔為諱謂之老鈔至以萬貫唯易一餅民力困竭國用匱乏當為鑒戒今印造交鈔宜不過萬錠從之　按先是鈔法未行亦嘗暫用會子當太祖末年何實行元帥府事於博州值兵火後貨物不通實以絲數印置會子權行一方民獲貿遷之利

憲宗三年夏立交鈔提舉司印鈔以佐經用　時各道以楮幣相貿易不得出境二三歲輒易鈔本日耗商旅不通真定兵馬都總管史楫請立銀鈔相權法人以為便　世祖中統元年十月行中統寶鈔　帝擢王文統為平章政事委以更張庶務乃詔行中書省造中統元寶交鈔是年冬初行中統交鈔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稅賦並聽收受諸路領鈔以金銀為本本至乃降新鈔元史劉肅傳曰肅為真定宣撫使時中統新鈔行罷銀鈔不用真定以銀鈔交通於外者凡八千餘貫公私囂然莫知所措肅建三策一曰仍用舊鈔二曰新舊兼用三曰官以新鈔如數易舊鈔中書從其第三策遂降鈔五十萬貫

三年七月敕私市金銀應支錢物止以鈔為準

四年三月諸路包銀以鈔輸納其絲料入本色非產絲之地亦聽以鈔輸入　至元十七年十一月中書省議流通鈔法凡賞賜宜多給幣帛課程宜多收鈔從之　五月詔立燕京平準庫均平物價通利鈔法　尋命各路立平準

行用庫選部民富有力者爲副後有賈胡恃制國用使阿哈瑪特欲貿交鈔本私平準之利以增歲課爲辭帝以問戶部尙書馬亨對曰交鈔可權萬貨者法使然也法者主上之柄使一賈擅之何以令天下事遂寢

至元三年始鑄元寶　諸路交鈔都提舉楊湜上鈔法便宜事謂平準行用庫白金出入有偷盜之弊請以五十兩鑄爲錠文以元寶用之便從之　陶宗儀輟耕錄曰銀錠上字號揚州元寶乃至元十三年平宋回至揚州丞相巴延令搜檢將士行李所得撒花銀子銷鑄作錠每重五十兩歸朝獻納世祖宴會從而頒賜或用貨賣所以民間有此錠也後朝廷亦自鑄至元十四年者重四十九兩十五年者重四十八兩遼陽元寶乃至元二十三四年征遼東所得銀子鑄者

十三年正月雲南行交會𧴩子　雲南民以貝代錢時初行鈔法民不便之行省賽音諤德齊吉雲南不諳鈔法莫若以交會𧴩子公私通行爲便從之至十九年九月定雲南稅賦用金爲則以貝子折納每金一錢直貝子二十索成宗大德九年十一月乃以鈔萬錠給雲南行省命與貝參用其貝非出本土者同僞鈔論王圻曰雲南𧴩以一爲莊四莊爲手四手爲苗四苗爲索

朱國禎湧幢小品曰南人用貝一枚曰莊四莊曰手四手爲苗五苗曰索貝之爲索猶錢之爲緡也　按元史曰𧴩子明史曰海肥肥與𧴩同皆貝之俗名即爾雅之蚆也而字書二字俱不載又元史明史言貝俱以索計　閏二月置宣慰司於濟甯路掌印造交鈔供給江南軍儲六月置行戶部于大名府掌印造交鈔通江南貿易　明年七月俱罷之從御史中丞張文謙言也

十四年十一月詔僞造寶鈔同情者並處死分用者減死杖之具爲令　中統三年五月眞定路巴雅爾哈雅擅殺造僞鈔者二人詔詰其違制之罪至元三年十二月赦僞造鈔者送京師審覈至是乃申明其禁至十六年十一月中書平章政事阿哈瑪特言有盜以舊鈔易官庫新鈔百四十錠罪不應死然盜者之父執役臣家不論如法亦當自畏詔死

十七年三月立輝和爾境內交鈔提舉司　先是六年八月以沙肅州鈔法未行降詔諭之九年五月立和林轉運司兼提舉交鈔至是輝和爾亦置交鈔提舉司至二十年三月立輝和爾交鈔庫十月立和林平準庫益鈔法通行西北邊矣九六月江淮等處頒行鈔法　自十二年巴延伐宋報捷帝即命中書平章政事阿哈瑪特等議行鈔法于江南

姚樞謂江南交會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圖克坦公履謂巴延已嘗榜諭交會不換今亟行之失信於民張文謙謂可行與否當詢巴延陳漢歸楊誠皆言以中統鈔易其交會何難之有帝謂阿哈瑪特曰樞與公履不識事機宋交會速宜更換可定議行之至是遂頒行鈔法於江淮等處廢宋銅錢至二十四年八月置江南四省交鈔提舉司成宗元貞元年七月詔江南地稅輸鈔

二十一年十一月敕中書省整治鈔法　時總制院使僧格薦盧世榮有才術謂能救鈔法增課額召對稱旨遂以為中書右丞即日奉旨中書整治鈔法徧行中外官吏奉法不虔者罪之明年正月世榮奏天下歲課鈔九十三萬二千六百錠之外臣更經畫不取於民裁抑權勢所侵可增三百萬錠請依古榷酤法立四品提舉司領天下歲課可得鈔千四百四十錠且請製綾券與鈔參行因以所織綾券上之帝命速行二月又請立規措所經營錢穀所用官吏以善賈為之勿限白身人從之三月御史陳天祥劾世榮罪惡言其苛尅誅求為國斂怨始言能令鈔法如舊弊今愈甚始言課程增至三百萬錠不取于民今迫脅諸路勒令如數虛認而已帝悟遂誅世榮

二十二年正月詔民間買賣金銀弛其禁　先是定金銀價禁私自回易至是詔曰金銀係民間通行之物自立平準庫禁百姓私相買賣今後聽民間從便交易

二十三年十一月以張瑄朱清並為海道運糧萬戶賜鈔印　葉子奇草木子曰元海運自朱瑄張璧始朝廷以二人之功立海運萬戶府以官之賜鈔印聽其自印鈔色比官造加黑印朱加紅富既埒國慮其為變以法誅之

二十四年三月更行至元寶鈔　以僧格為尚書省平章政事更定鈔法頒行至元寶鈔中統鈔通行如故以至元寶鈔一貫文當中統交鈔五貫文子母相權要在新者無冗舊者無廢凡歲賜周乏餉軍皆以中統鈔為準帝謂僧格朕以葉李言更至元鈔所用者法所貴者信汝無以楮視之其本不可失也僧格尋檢出中書省虧欠鈔四千七百七十錠昏鈔一千三百四十五錠平章敏珠爾丹等皆獲罪明年五月僧格遂言中統鈔行垂三十年省官皆不知其數今已更用至元鈔宜差官分道置局鉤考中統鈔本從之　元史許楫傳曰楫為徽州總管僧格會計天下錢糧戶部尚書王巨濟倚勢刻剝遣吏徵徽州民鈔多輸二千錠巨濟怒其少欲更益千錠楫曰公欲百姓死耶生

耶如欲其死雖萬錠可徵也巨濟怒解徽州賴以免又趙孟頫傳曰時詔集百官于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死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年間輕重相去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又三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于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爲直雖升降有時終不相遠以絹計贓最爲適中今乃欲以鈔斷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　陶宗儀輟耕錄曰葉李歸附後入京獻至元鈔樣此樣在宋時嘗進呈請以代關子朝廷不能用今別改年號而復獻之世祖嘉納使用鑄板

又曰至元鈔分一十一料二貫一貫伍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五十文三十文二十文一十文五文　葉子奇草木子曰至元鈔凡十等一十文爲半錢二十文爲一錢三十文爲一錢半五十文爲二錢半一百文爲五錢二百文爲一貫三百文爲一貫五錢五百文爲二貫五錢一貫爲五兩二貫爲十兩五箇一貫爲半錠五箇二貫爲錠

按元史食貨志云至元鈔十一等自二貫至五文陶氏所記與志合葉氏作十等則缺五文一等

二十五年正月毀中統鈔板

二十六年六月大都增設倒鈔庫三所　十月令稅賦並輸至元鈔　僧格言初改至元鈔欲盡收中統鈔故令天下鹽課以中統至元鈔相半輸官今中統鈔尚未可急斂宜令賦稅並輸至元鈔商販有中統鈔料聽易至元鈔以行然後中統鈔可盡從之

二十八年罷大都燒鈔庫各路昏鈔令行省官監燒自元年始置昏鈔庫置監燒昏鈔官二十四年分立燒鈔東西二庫各置官屬至是罷之

二十九年正月禁商賈私以金銀航海　至成宗元貞二年八月又禁船商毋以金銀過海武宗至大二年九月更定鈔法又詔海舶興販金銀絲綿布帛下海者禁之

三十一年八月時成宗已卽位詔諸路平準交鈔庫所貯銀九十三萬六千九百五十兩除留十九萬二千四百五十兩爲鈔母餘悉運至京師

成宗元貞元年五月增重挑補鈔人罪告捕者仍優其賞令犯人給之　至大德七年正月乙[illegible]

首者杖一百有七從者減一等再犯從者杖與首同爲首者流

大德二年二月中書省奏每歲金銀鈔幣出入數　帝問省臣每歲天下金銀鈔幣所入幾何賜與營建所出幾何丞相鄂爾哲言歲入之數金一萬九千兩銀十萬兩鈔三百六十萬錠然猶不足于用又於至元鈔本中借二十萬錠自今敢以節用爲請帝嘉納焉

武宗至大元年二月中書省請權支鈔本七百一十餘萬錠以周急用　自上年九月帝初卽位省臣言常賦歲鈔四百萬錠各省備用之外入京師者二百八十萬錠常年所支止二百七十餘萬錠自陛下卽位以來已支四百二十萬錠又應求而未支者一百萬錠竊慮財用不給十二月又言帑藏已乏用及鈔母非宜至是言軍糧營繕及一切供億合用鈔八百二十餘萬錠乞權支鈔本七百一十餘萬錠以周急用不急之費姑後之帝是其言

二年九月頒行至大銀鈔　先是七月約蘇請更鈔法圖新式以進又與巴拜請復立尚書省帝並從之至是詔曰昔世祖始造中統交鈔以便民用後更造至元寶鈔逮今二十三年物重鈔輕不能無弊迺循舊典改造至大銀鈔頒行天下至大銀鈔一兩準至元鈔五貫（視中統一當二十五）白銀一兩赤金一錢隨路立平準行用庫買賣金銀倒換昏鈔或民間絲綿布帛赴庫回易依驗時估給價金銀私相買賣者禁之中統交鈔詔書到日限一百日盡數赴庫倒換諸色課程如收至大銀鈔以一當五頒行至大銀鈔二兩至一釐定爲一十三等以便民用　顧炎武日知錄曰元史至大銀鈔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是金價十倍于銀也明會典洪武八年鈔一貫折銀一兩四貫易赤金一兩是金一兩當銀四兩也十八年令金每兩準糧米十石銀每兩準二石是金一兩當銀五兩也三十年令銀每兩準米四石而永樂十一年令金每兩準米三十石則當銀七兩五錢也幼時見萬曆中赤金亦止七八換崇矣

是月尚書省請罷中統鈔　省臣言國用需中統鈔五百萬錠前嘗借支鈔本千六十萬三千一百餘錠今乞罷中統鈔以至大鈔爲母至元鈔爲子仍撥至元鈔本百萬錠以給國用

三年二月毁至元鈔板　尚書省言昔至元鈔初行卽以中統鈔本供億仍銷其板今既行至大鈔乞以至元鈔輸萬億庫銷毁其板止以至大鈔與銅錢相權通行爲便從之

四年四月時仁宗己卽位罷至大錢鈔　是年正月罷尚書省以約蘇等亂政害民誅之至是遂罷至大錢鈔詔曰世祖立中統至元鈔法公私蒙利五十年於茲矣比尚書省不究利病輒意變更既創至大銀鈔又鑄大元至大銅錢鈔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錢以鼓鑄弗給新舊恣用曾未再期其弊滋甚今宜變通以復舊制其罷資國院及各處泉貨監提舉司買賣銅器聽民自便應尚書省已發各處至大鈔本及至大銅錢截日封貯民間行使者赴行用庫倒換至十月詔收至大銀鈔十二月遣官監視焚至大鈔

文宗天曆元年九月壬申卽位詔印造偽鈔不赦寧宗登極詔同　十一月毀上都鈔板　時上都既平御史言鈔法歲會其數易故以新不出其數邇者都爾蘇搆亂上都以經費不足命有司刻板印鈔今事既定宜急收毀從之

明年二月更鑄鈔板仍毀其刓者

至順二年十月燒在京積年還倒昏鈔二百七十餘萬錠

按昏鈔例應焚毀然亦有未燒而藉以救急者天曆二年關中饑貧民之鈔以糴平章奈曼取官庫未燬昏鈔五百萬緡識以省印給民行用俟官給振饑鈔如數易之又民自持鈔出糴稍昏卽不用詣庫換易則豪猾黨蔽易十與五累日不可得中丞張養浩檢庫中未燬昏鈔文可驗者得千萬餘緡悉以印記其背又刻十貫五貫爲券給散貧乏命米商視印記出糶詣庫驗數易之此皆權以濟事化無用爲有用也至昏鈔存留滋弊故遣官監視焚燬乃又有因此害人者韓若愚爲中書左司都事時監燒昏鈔者欲取能名槩以所燒鈔爲偽鈔使管庫者誣服獄既具若愚知其寃覆之得免死者十餘人又江南行臺御史許有壬行部至江西會廉訪使苗好謙監燒昏鈔檢視鈔者日百餘人好謙恐其有弊痛鞭之人畏罪率剔眞爲偽以迎其意凭庫吏榜掠無全膚訖莫能償有壬覆視率眞物也遂釋之蓋苛刻之吏分外吹求則以除弊之事而反致展轉生弊如此

順帝至正元年十二月以在庫至元中統鈔可支二年住造明年鈔本

十年十一月更行至正交鈔丞相托克托欲更鈔法會省院等官共議先是四月　左司都事武祺建言鈔法自世祖時除撥支料本倒易昏鈔外有合支名目於寶鈔總庫料鈔轉撥所以鈔法疏通比年不與轉撥故民間流轉者

少致僞鈔滋多遂準其言凡合支名目並於總庫轉支十月吏部尚書偰哲篤復議更鈔法至是托克托言更鈔法以楮弊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鈔爲母而錢爲子眾欲迎合托克托意皆唯唯惟國子祭酒呂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爲母下料爲子豈有以故紙爲母而立銅爲子者且錢鈔用法以虛換實其致一也今歷代錢及至正錢中統鈔及至元鈔交鈔分爲五項恐下民藏其實而棄其虛非國之利偰哲篤武祺曰至元鈔多僞故更之思誠曰至元鈔非僞人爲僞耳交鈔若出亦有僞者矣且至元鈔人皆識之交鈔人未識其僞滋多武祺又欲錢鈔兼行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爲母何者爲子偰哲篤曰然則公有何策思誠曰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托克托見其言直猶豫未決御史大夫額森額穆爾諷御史劾思誠狂妄謫外遂定更鈔之議下詔[詳見錢考]以中統交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準至元寶鈔二貫至元寶鈔通行如故印造交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踊值海內大亂軍儲賞犒每日印造不可數計交料散滿人間京師料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人視之若弊楮國用由是大乏　葉子奇草木子曰元世祖中統至元間立鈔法以至元寶爲母中統交爲子子母相權而行中統二貫準至元二百文一貫準至元一百文行之四五十年中統以費工本多壽不印行獨至元鈔法通行用以權百貨輕重民甚便之至正間丞相托克托入邪臣賈魯之說別立至正交鈔料既窳惡易敗難以倒換遂澀滯不行及兵亂國用不足多印鈔以賞兵鈔賤物貴無所於授其法遂廢蓋嘗考之非法之不善也由變通不得其術也元之鈔法卽宋之交會金之交鈔當其盛時皆用鈔以權錢及當衰叔財貨不足止廣造楮幣以爲費不足以權變百貨遂澀而不行

十七年四月京師立便民六庫倒易昏鈔　至明年又命諸路撥降鈔本畀平準行用庫倒易昏幣布於民間

十八年二月陝西置局印鈔中書省奏陝西軍旅事殷去京道遠供費艱難請就本省造鈔爲便遂分戶部寶鈔庫等官置局印鈔　元史食貨志曰元初有行用鈔其制無文籍可考世祖中統元年始造交鈔以絲爲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直並從絲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統元寶鈔其文以十計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計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貫計者二曰一貫文二貫文[按王文統傳云中統交鈔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此所載止九等首尾離合]

中間當有脫誤交統傳及續通鑑綱目俱不詳列俟別考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又以文綾織爲中統銀貨其等有五曰一兩二兩三兩五兩十兩每一兩同白銀一兩而銀貨蓋未及行五年設各路平準庫主平物價使相依準不至低昂仍給鈔一萬二千錠爲鈔本至元十二年添造釐鈔其例有三曰二文三文五文初鈔印用木復命罷印然元寶交鈔行之既久物重鈔輕二十爲板十三年鑄銅易之十五年以釐鈔不便於民四年遂改造至元鈔自二貫至五文凡十有一等與中統鈔通行每一貫文當中統鈔五貫文依中統之初隨路設立官庫貿易金銀平準鈔法每花銀一兩入庫其價至元鈔二貫出庫二貫五文赤金一兩入庫二十貫出庫二十貫五百文僞造者處死首告者賞鈔五錠仍以犯人家產給之其法爲最善至大二年武宗復以物重鈔輕改造至大銀鈔自二兩至二釐按武宗本紀作一釐此云二釐當係誤刻觀志又云至大通寶錢一文準至大銀鈔一釐可見定爲一十三等每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元之鈔法至是蓋三變矣大抵至元鈔五倍於中統至大鈔又五倍於至元未及期年仁宗卽位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遂有罷銀鈔之詔而中統至元二鈔終元世常行焉凡鈔之昏爛者至元二年委官就交鈔庫以新鈔倒換除工墨三十文三年減爲二十文二十二年復增如故其貫百分明微有破損者並令行用違者罪之所倒之鈔每季各路就令納課正官解赴省部焚燬隸行省者就焚之大德二年戶部定昏鈔爲二十五樣泰定四年又定焚毀之所皆以廉訪司官監臨隸行省者行省官同監其制之大略如此　范濟曰元時造鈔子母相權官民通用務在新者無冗舊者無廢其法日造萬錠計官吏俸給內府供用各王歲賜出支若干天下日收稅課若干各銀場窯冶日該課程若干計民間所存貯者萬無百焉以此愈久新舊行之無厭由計慮之得其宜也洎辛卯兵起天下瓜分而楮幣無所施矣

錢　世祖至元十四年四月禁江南行用銅錢　是年日本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錢許之　至十九年又用左丞耿仁言以鈔易銅錢令市舶司以錢易海外金珠貨物仍聽舶戶通販抽分二十三年乃禁海外博易者毋用銅錢

武宗至大二年九月詔海舶興販銅錢下海者禁之

二十二年正月中書右丞盧世榮請鑄銅錢　先是中統元年監察御史多爾濟巴勒請鑄錢幣至是世榮亦言鈔法虛弊宜括銅鑄至元錢與鈔參行帝然之既而不果　二月拘收天下銅錢　先是十七年正月詔括江淮

銅及銅錢銅器至是用盧世榮言詔天下拘收銅錢至九月又敕但拘收銅錢餘銅器聽民仍用

二十三年十二月議更鈔用錢　吏部尚書劉宣議曰鈔法稍有滯礙即須用見錢今必欲創造新鈔用權舊鈔只是改換名目無金銀作本稱提軍國支用不復抑損三數年後亦如元寶（謂中統鈔）矣宋金之弊足爲殷鑒鑄造銅錢又當詳究秦漢隋唐金宋利病國朝廢錢已久一旦行之恐工費不貲大抵利民權物其要自不妄用始若欲濟邱壑之用非惟鑄造不敷抑亦不久自弊矣屬僧格謀立尚書省以專國柄錢議遂罷

武宗至大三年正月初行錢法　先是成宗大德十一年十一月（時武宗已即位）庫爾巴雅爾請更用銀鈔銅錢集議不行及約蘇等更鈔法并議鑄錢至大二年九月大都立資國院山東河東遼陽江淮湖廣川漢立泉貨監六產銅之地立提舉司十九十月以行銅錢法詔天下御史言至大銀鈔始行品目煩碎民猶未悟而又兼行銅錢慮有相妨又民間拘銅器甚急弗便有旨與省臣議之至是遂鑄錢二等曰至大通寶者一文準至大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一文準至大通寶錢一十文歷代銅錢悉依古例與至大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至八月又以行用銅錢詔諭中外

按武宗錢凡二品以至大通寶爲文者楷書以大元通寶爲文者西番篆書

四年四月（時仁宗已即位）罷至大錢鈔（詳見鈔考）時約蘇既誅遂罷至大銀鈔并錢罷之禮部尚書楊多爾濟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爲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行古之道也何可遽廢耶言雖不用時論是之

順帝至正十年十月置諸路寶泉都提舉司於京城　明年十月又立寶泉提舉司於河南行省及濟南冀寧等路凡九江浙江西湖廣行省等處凡三

十一月鑄至正通寶錢　先是三年翰林侍講學士揭傒斯請兼行新舊銅錢以救鈔法之弊不行至是更定鈔法並令鑄錢下詔曰我世祖頒行中統交鈔以錢爲文雖鼓鑄之規未遑而錢幣兼行之意已具後造至元寶鈔以一當五名曰子母相權而錢實未用今鈔法偏虛民用匱乏爰謀拯弊必合更張仍鑄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子母相權新舊相濟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

十四年十二月罷寶泉司葉子奇草木子曰元朝止行鈔法而不鑄錢獨至大官裏行至大二等錢當五以蒙古字書小錢以楷書及至正官裏托克托爲相立寶泉提舉司鑄至正錢值世道變尋亦罷鑄

十六年二月禁銷毀販賣銅錢

〈通考〉明初仍元之制亦兼用鈔法（按明史食貨志及明會典明初鈔甚通行永樂以後鈔遂壅滯雖設門攤諸課事欲通行鈔法而鈔終不行故遂重錢法而鈔法僅存其名焉）太祖洪武初置寶源局於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江西等行省各置貨泉局頒大中通寶大小五等錢設官鑄造又令戶部及各行省鑄洪武通寶錢制凡五等有當十當五當三當二當一當十錢重一兩餘遞降至一錢成祖永樂九年令差官於浙江江西廣東福建四布政司鑄永樂通寶錢英宗天順四年令民間除假錢錫錢外凡歷代并洪武永樂宣德銅錢依數準使憲宗成化中令內外課程俱錢鈔中半兼收孝宗弘治元年令京城九門都課宣課司順天等八府并山東河南二布政司民間食鹽全收鈔貫淮安臨清揚州蘇州杭州九江等板閘船料鈔關俱令鈔錢兼收送庫支用世宗嘉靖二十八年議準軍民交易將洪武永樂宣德弘治嘉靖制錢并歷代銅錢相兼行使禁私鑄鉛錫假錢三十二年令照新式鑄洪武至正德紀元九號錢（按宋後鑄錢皆鑄改元年號其兼鑄前朝年號惟嘉靖時有是令）後又令錢法行使悉依歷代年號隨錢高下咸得通行但嚴禁銷鎔舊錢及新鑄錢穆宗隆慶初錢法不行兵部侍郎譚綸言欲富民必重布帛菽粟而賤銀欲賤銀必制錢法以濟銀之不足今錢惟布於天下而不以輸於上故其權在市井請令民得以錢輸官則錢法自通於是課稅銀三兩以下復收錢民間交易一錢以下止許用錢時錢八文折銀一分禁民無得任意低昂直隸巡按楊家相請鑄大明通寶錢不識年號部議格不行神宗萬歷四年命戶工二部準嘉靖錢式鑄萬歷通寶錢及鏇邊錢頒行天下俸糧銀錢兼給雲南巡按郭庭梧言國初京師有寶源局各省有寶泉局（按明制各省有寶泉局即宋代各路置錢監之制）自嘉靖間省局停廢民間告匱滇中產銅不行鼓鑄而以重賄購海肥非利也遂開局鑄錢尋命十三布政司開局採鑄而王府皆鑄造私錢吏不敢訐古錢阻滯不行國用不足乃命南北寶源局拓地增鑪鼓鑄而北錢視南錢其直較昂南鑄大抵輕薄然各循其舊並行不廢熹宗天啟元年鑄泰昌錢兵部尚書王象乾請鑄當十當百當千三等大錢用龍文略倣白金三等之制於是兩京皆鑄大錢後有言大錢之弊者詔南京停鑄大錢發局改鑄而開局遍天

下矣莊烈帝崇禎三年御史饒京言鑄錢開局本通行天下今乃苦於無息旋開旋罷南北兩局外僅有湖廣陝西四川雲南及宣密二鎮而所鑄之息不盡歸朝廷復苦無鑄本蓋以買銅而非采銅也按明初唯江西德興鉛山有銅場後雲南路南州諸處有銅坑嘉靖以後鼓鑄屢開雲南諸處銅場所獲漸少崇禎時至括古錢以供鑪冶則買銅著而鑄本益少不及采銅之易且省云乞遵洪武初及永樂九年嘉靖六年例遣官各省鑄錢采銅於産銅之地置官吏駐兵銅山之利朝廷擅之小民所采仍予直以市帝從之是時鑄廠並開用銅益多銅至益少錢多輕薄故明代惟嘉靖錢最工天啟崇禎時新鑄出舊錢悉棄日以薄惡大半雜以鉛沙輒易破壞給事中黄承昊疏銷古錢御史王燮復言之於是古錢銷燬殆盡云

續通考案錢鈔明代分用故錢另立一門見後太祖洪武八年三月立鈔法　帝初令置局鑄錢有司責民出銅民毁器皿輸官頗苦又鼓鑄甚勞姦民多盜鑄而商賈轉易錢重道遠頗不便帝以宋有交會元亦用鈔其法省便易於流轉可以夫鑄之害七年九月乃設寶鈔提舉司所屬有鈔紙印鈔二局寶鈔行用二庫至是詔中書省造大明寶鈔命民間通行以桑穰爲料其制方高一尺廣六寸許質青色外爲龍明史食貨志作橫誤文花欄橫題其額曰大明通行寶鈔其內上兩旁復爲篆文八字曰大明寶鈔天下通行中圖錢貫狀十串爲一貫其下楷書曰中書省奏準印造大明寶鈔與銅錢通行使用僞造者斬告捕者賞銀二十五兩洪武實錄作二百五十兩與食貨志異仍給犯人財産實錄洪武二十一年五月令丁口亦同賞産入官若五百文則畫錢文爲五串餘如其制而遞減之其等凡六曰一貫古錢御史王燮復言之於是古錢銷毁殆盡云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鈔一貫準錢千文銀一兩四貫準黄金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罪之告發者就以其物給賞以金銀易鈔者聽凡商稅課程錢鈔兼收錢三鈔七一百文以下則止用銅錢至十三年乃罷中書陞六部五月準戶部奏改鈔文中書省爲戶部令民間無分中書戶部一體行使

陸容菽園雜記曰金元鈔皆不詳其尺寸之制今之鈔豎長一官尺橫八寸聞洪熙宣德間猶有百文鈔今成弘時但有一貫文者袁黄羣書備考曰楮幣前代皆用紙爲之我朝則用諸生課藁印造

按明朝造鈔以桑穰同廢紙擣成或云兼用樺皮袁說蓋未盡也

九年四月令天下稅糧以銀鈔錢絹代輸銀一兩錢千文鈔一明史食貨志及史稾俱誤作十據明實錄改貫皆折米一石綿苧一絲絹等各

以輕重爲損益　顧炎武日知錄曰洪武八年三月禁民間不得以金銀交易違者治罪告者就以其物給之立法若是之嚴也九年四月許民以銀鈔錢絹代輸租稅十九年三月詔歲解稅課錢鈔有道里險遠難致者許易金銀以進五月詔戶部以今年秋糧及在倉所儲通會其數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銀布絹鈔錠輸京師此其折變之法雖暫行而交易之禁亦少弛矣　七月立倒鈔法　中書省奏寶鈔行久昏爛宜設法收換以便行使乃令所在置行用庫每昏爛鈔一貫收工墨直三十文五百文以下遞減之仍於鈔面貫百文下用墨印昏鈔二字封收入庫按季送部若以貫百分明而倒易者同沮壞鈔法論混以僞鈔者究其罪後民多緣法爲姦每以堪用之鈔輒來易換十三年五月申明倒鈔法令自今鈔雖破軟而貫百分明非挑描剜補者民間貿易及官收課程並聽行使果係貫百昏爛方許入庫易換在京一季在外半年送部覆視有僞妄欺弊者罪如律仍追鈔償官凡軍民倒鈔軍分衞所民分坊廂輪日收換鄉民商旅各以戶帖路引爲驗然細民利新鈔非昏軟者亦揉爛以易新十一月遂罷在京行用庫自此至永樂朝罷置不常仁宗卽位罷

十五年十一月命外衞軍士月鹽皆給鈔每鹽一斤折鈔一百文各鹽場給工本鈔　十六（志作十五據實錄改）年五月置寶鈔廣源庫廣惠庫職掌出納楮幣入則廣源掌之出則廣惠掌之

十八年十二月天下祿米皆給鈔以鈔二貫五百文準米一石

二十二年四月更造小鈔自一十文至五十文以便民用

二十四年八月命戶部申明鈔法　時新鈔加倍又諸處稅務皆收新鈔及輸庫乃易以昏爛者由是鈔法益滯不行帝謂戶部曰鈔雖昏爛然均爲一貫何得抑折不行使民損貲失望乃令申明其禁榜諭各處商稅衙門河泊所官吏每遇收辦課程不許勒要料鈔但有字貫可辨眞僞者不問破爛油汚水跡紙補卽與收受解京若官吏巡攔刁蹬不收及因而以不堪辨驗眞僞鈔解者官俱罪之且以鈔之弊者揭示於稅務河泊所令視之爲法以收稅課有故沮者罪之

二十七年八月禁行錢專用鈔時民重錢輕鈔多行折使初以鈔一貫折錢五十文後折百六十文浙閩江廣諸處

皆然由是物價踊貴鈔志作錢誤法益壞不行帝乃諭戶部令有司悉收民間銅錢歸官依數換鈔不許更用銅錢限半月內凡軍民商賈所有銅錢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棄毀者罪之

三十一年四月戶部奏改鑄造鈔銅板自二十文至五十文共六十三板并印鈔正背銅印

惠帝建文四年十一月時成祖已即位稱洪武三十五年戶部請改鈔板年號命仍舊　戶部尚書夏原吉言鈔板歲久篆文銷乏且皆洪武年號明年改元永樂宜併更之帝曰板富易則易不必改爲永樂朕遵太祖成憲雖永用洪武可也自後終明世皆用洪武年號

成祖永樂元年四月以鈔法不通嚴交易用金銀之禁令犯者以姦惡論能首捕者以所交易金銀充賞兩相交易而一人自首者免坐賞與首捕同唯置造首飾器皿不在禁例明年二月詔犯者免死徙家戍興州至九年四月守聚寶門千戶奏有民入城檢其行李得金鐲及銀數錠帝問刑部尚書劉觀此在何法對曰法不得以銀交易百姓不得用金首飾帝曰禁民交易服用何嘗禁其藏蓄特命還之仍戒諭千戶不許越職厲民　顧炎武日知錄曰議者但言洪武間鈔法通行考之實錄二十七年八月禁用銅錢矣三十年三月禁用金銀矣三十五年十二月命俸米折支錢者每石增五貫矣是國初造鈔後不過數年其法已漸壞不行於是有姦惡之條充賞之格而卒亦不能行也蓋昏爛倒換出入之弊必至於此

二年八月議收鈔行戶口食鹽法　都御史陳瑛言鈔法不通皆緣出鈔太多收斂無法以致物重鈔輕莫若暫行戶口食鹽法令天下軍民計口納鈔食鹽可收五千餘萬錠戶部議準大口月食鹽一斤納鈔一貫小口半之至英宗正統四年六月以遞年鈔法通行民納鹽鈔如舊鹽課司無鹽支給民人納鈔艱難令減半以甦民力

憲宗成化元年十一月南京戶部侍郎陳翌言鹽鈔洪永間徵納雖多不分軟爛正統四年雖恩免一半俱用生鈔民間難得多以米易換納官以致逼民逃竄乞更加減免以蘇民困命所司詳議以聞

五年三月令各處稅糧課程贓罰俱準折鈔　米每石三十貫大絹每疋五十貫小絹三十貫金每兩四百貫銀八十貫鹽每大引一百貫麥豆絲布等各有定數其該載不盡之物俱照時價折收

七年四月設北京寶鈔提舉司鈔紙印鈔局官制如南京

九年六月雲南溪處甸長官司歲納海肥請折輸銀鈔除之土官自恩言本司歲納海肥七萬九千八百索非本土所產每歲於臨安府買納乞準鈔銀爲便戶部以定額難準折輸帝以遠夷當恤命除之

按此特一土司以海肥不便而請納銀鈔耳實則雲南習用海肥未嘗偏用鈔也觀正統二年十月戶部奏雲南官俸除折鈔外宜給與海肥等物今南京庫海肥數多若本司缺支宜令具奏關領十年十月又奏雲南俸米兼收海肥舊時每石折海肥七十索今米貴宜增三十索成化十七年十二月雲南戶口商稅課以乏鈔請折收海肥戶部定擬十分爲率三分本色七分海肥則鈔法之不能通行可知矣

九月瑪爾識國王來朝辭歸賜鈔四十萬貫自後十八年八月蘇祿國遣使入貢賜鈔幣還二十二年四月瑪爾識王再朝賜鈔三萬餘錠蓋自此鈔行於域外矣至英宗天順八年正月（時憲宗已即位）禮部奏皇上嗣登大寶夷人朝集者舊制有鈔錠之賜臣等議得鈔錠非夷人之便請量賜綵匹絹布從之

按費信星槎勝覽曰暹羅國以海肥代錢每一萬箇準中統鈔二十貫則元時鈔法已通行外洋矣又陳侃使琉球錄曰琉球謂鈔爲支石

二十年九月禁揀用新鈔犯者坐以大辟家仍罰鈔徙邊如有倚法强市人物者治罪不宥

二十二年九月（時仁宗已即位）以鈔法不通定用鈔中鹽則例先是二十年許軍民等於京庫報納舊鈔塡給勘合赴河東山東福建長蘆四運司並廣東鹽課提舉司不拘資次支鹽至是帝與戶部尚書夏原吉議斂鈔之道原吉請令有鈔之家中鹽帝令寬爲則例遂定各處中鹽例俱減舊十四輸鈔不問新舊支鹽不拘資次至宣宗宣德元年六月戶部以舊制中鹽本納糧以供邊儲自許中鈔遂無輸米赴邊者奏停中鈔之例　十一月發南京抽分場積薪龍江提舉司竹木鬻之軍民收其鈔命應天等府歲辦蘆柴徵鈔十之八悉收昏軟舊鈔念民貧及鈔法未通故也

仁宗洪熙元年正月權增市肆門攤課程收鈔　時鈔法不通民間交易率用金銀布帛夏原吉請於市肆各色門攤內量加課程課鈔入官官取其昏輭甚者悉燬之自今官鈔亦宜少出民間得鈔難則自然重矣乃下令曰所

增門攤課程鈔法通即復舊額毋爲常例其以金銀布帛交易者亦暫禁止然是時民卒輕鈔至宣德四年遂加五倍收課焉

宣宗宣德元年七月令客商以金銀交易及藏匿貨物高增價值者皆罰鈔

三年六月停造新鈔帝以鈔法不通乃令停造新鈔在庫者亦弗支揀舊鈔堪用者備賞賚不堪者燒燬於是造鈔工匠皆令休息提舉司官吏不動各處買辦桑穰已起解者送京收貯未解者停止其各處解納鈔如舊收受不許選揀待入庫後選揀支用

四年正月增兩京并直隸蘇州等處門攤課鈔五倍　六月定塌房等項納鈔例八月初設各處鈔關　以鈔法不行乃令兩京官民菜果園種鬻取利者及塌房車（明史食貨志作庫）房店舍停塌商貨者不分給賜自置俱令交納舊鈔如恃勢藏匿不報及不納鈔者地畝樹株房舍沒官犯人治罪又令驢騾牛車裝貨者俱納鈔又令舟船受僱裝載者計所載料多寡路近遠納鈔鈔關之設自此始又令表背鋪車院店油房磨房俱納鈔又令各都司軍衛等官家下開墾田土菜地果樹俱納鈔後以鈔法漸通乃次第輕減正統中頗有蠲免者景帝攝政乃令罷各處收車船鈔登極乃詔內外門攤商稅課程先因鈔法增添者今後止依洪武舊額收受景泰二年二月乃令自宣德年間因鈔法不通取勘民間鋪面住房作塌房名色納鈔即令燒燬倒塌者官司取勘除免鈔貫

按宣德六年二月侍郎曹宏奏有司令里老開報塌房凡街市人戶俱作停貨店舍每月納鈔五百貫而實無貨停蓄民貧無鈔有鬻子女產業輸官者乞減省帝令即與勘實蠲除乃景泰二年二月又令取勘除免云云宣德十年正月英宗即位詔天下一應課程及門攤等項俱照洪武舊額徵收不許以鈔法爲由妄自增添違者罪之乃正統十四年九月景帝登極又令止依洪武舊額云云則是前此雖令除減而橫斂自若也夫課鈔之增也始自門攤其後乃無所不取始曰量加其後乃頓益五倍始曰權增其後雖減免有之而鈔關竟爲永制氾濫於宣德權輿於洪熙而贊成之者原吉此皆明之賢主良臣其意固欲通鈔法以裕國便民非有他也而實則徒爲民害是猶掘於奕者數著失勢不知舍去別圖而輾轉穿穴卒之敗者不可救而所傷倍多也承元之敝不革而因則又開國者之失

計矣立法之始可不慎哉

五年六月覈各處倉糧多者盡許折鈔　福建長汀教諭陳敬宗建言如此則糧不腐而鈔可通命戶部議行

九月令所司收鈔不許揀退有偽鈔及破碎無貫百者皆燬之　先是五年六月戶部奏貴州布政司言本庫見貯鈔一千餘萬欲以準折官吏旗軍俸糧請令揀選將有字貫成片者折俸不堪用者收貯聽候從之仍命各處俱循是例其有御史收鈔之處就令揀選不堪者燬之至是令兩京各庫及各處稅課船鈔衙門所收鈔不分破爛污損但有一貫兩字可辨眞偽者俱不揀退若有挑描偽鈔無一貫十百字樣不成張片者年終本庫類奏燒燬在各司府州縣者奏報差官燒燬至正統九年五月山西巡按吉慶奏司庫官鈔六十餘萬朽爛成灰乞差官查理追究帝就令巡撫于謙整理明年正月謙奏所貯鈔自洪武閒積聚到今以致燬壞經收官吏多亡故惟近時布政使馬麟等失於點視當論以法帝令如例燒燬麟等姑宥之

十年正月壬午英宗即位詔各處課程舊折收金銀者今後俱照例折鈔英宗正統

二年正月令各處課鈔印封解部　司鑰庫奏各處上納課鈔多被姦民貿易宜令所司包裹嚴密用印封號解戶部轉送該庫庶革前弊從之　二月省海印寺收鈔官屬　御史李匡奏在京九門及諸處收鈔已有內官同御史主事錦衣衛五城兵馬司官并鋪戶人等收受送赴海印寺又有太監御史等官監生校尉庫子鋪戶共三百餘人磨算送赴內府天財庫又有內官御史給事中主事并鋪戶三百五十八人收檢一事經歷三所不無重複請令九門及諸處收鈔官屬以所收鈔徑送天財庫收受省海印寺官員人等從之

九年四月命雲南布政司以庫銀折鈔賞軍　先是七年六月濟南府奏所屬糧多鈔少運遼賞軍鈔無從出辦請將存留糧米每石折鈔一百貫備用八年河南山西巡撫于謙奏二省用鈔不敷請各以夏稅鹽糧一半折鈔備用至是雲南布政司奏官軍賞鈔不給而庫有銀故有是命

十一年正月減各處夏稅小麥折鈔之數

十三年五月禁行使銅錢阻壞鈔法　時鈔既通行而市廛亦仍以錢交易每鈔一貫折錢二文御史蔡愈濟請

出榜禁約令錦衣衛五城巡視有以錢交易者拏治其罪十倍罰之在外按察司及巡按一體禁約既又申阻滯鈔法之禁犯者追鈔一萬貫全家戍邊天順中始弛其禁景帝景泰元年五月令鈔匠四季更役停減月糧三年七月命京官俸鈔俱準時值給銀每五百貫給一兩以鈔法不通故欲少出以貴之也五年七月令兩京塌房店舍等仍按月納鈔先是正統十二年三月御史聞人韺請停徵塌房舟車等鈔命戶部議行至是戶部又以鈔法阻滯奏請比宣德間例令兩京塌房店舍菜果園并各色鋪行俱仍減輕納鈔有差從之八月給事中陳嘉猷等奏民實不堪詔菜果園及小鋪行暫免七年正月減九門收鈔鋪戶先是九門每季各役鋪戶五六人收鈔六年十二月宛平知縣王紀請裁減至是乃令每門止役三人至憲宗成化六年三月御史各爲請免詔仍舊但不許人承攬勒索明年九月戶部議覆宛平縣老人曹鴻等所奏一九門僉點檢鈔夫四十四名每名一季僱人用銀十兩一年通計一千六七百兩其銀俱於大小鋪戶徵斂後雖裁減每門止留三名然斂錢之弊尚在今夫役勢難再減宜選僉殷實鋪戶正身應役不許斂錢僱倩違者罪之一天財庫先因燒燬敝鈔大宛二縣其起夫一百二十名一年斂括夫錢銀二千餘兩今各處解到鈔貫本部先已檢驗到庫燒燬數少其人夫宜止留八十名詔悉從之憲宗成化二年三月減京官折俸鈔　先是祿米一石折鈔二十五貫後省爲十五貫至是又省五貫時鈔法久不行新鈔一貫時估不過十錢舊鈔僅一二錢甚至積之市肆過者不顧以十貫鈔折俸一石則斗米一錢也

按明初祿米折鈔固以鈔一貫可值錢一千銀一兩故以抵米一石也至一貫止值一二文而徒以二石十貫之虛名使受祿者遭斗米一錢之折閱此非詔祿之常經亦非用鈔之本意也夫加增課鈔猶可曰期以通行吾法非有所利而爲之也受祿者何辜以此陰奪其俸毋乃靳惜米麥銀錢有用之物而姑以無用之敝楮委之乎庶容謂宴賞賂費皆給鈔貫而各處課程或專收銀兩或兼收錢鈔只此一事有利者皆歸官府無用者皆及下人覌實錄弘治元年十一月長國家者聞之亦可爲深愧矣

十三年正月嚴依勢賣鈔之禁　指揮周廣奏鈔法不行每鈔千貫止值銀四五錢在京勢要富家往往載往各司府州縣公行囑託每鈔千貫徵銀五兩其利十倍乞通行禁約乃令今後依勢賣鈔并有司聽從者重罪不宥巡按

糾舉以聞至二十一年正月又詔勅戒勢家不許販賣鈔貫違者巡城巡按并該地方官捉拏參奏孝宗弘治二年令勢家賣鈔事覺依律論罪鈔没官官吏聽從者以枉法論　九月令兩淮引鈔折銀　舊例淮商照引納紙解南京刷引尋以紙有餘改納鈔解戶於商人納鈔百計需索巡鹽御史楊澄奏準改鈔二貫收銀一分

二十三年十一月（時孝宗已卽位）監生楊璽請通鈔法　璽言八事一通鈔法謂國初鈔法凡商税戶口折贖皆與銅錢兼行近來一切徵銀鈔之在官而散於民者一貫不能値錢一文而徵於官者一貫乃收銀二分五釐乞令仍遵舊制錢鈔兼行不許別徵銀貨等物章下所司

孝宗弘治元年二月令鈔關及戶口食鹽俱折收銀　先是成化十六年正月戶部奏準揚州蘇杭九江等處船料每鈔二貫折收銀一分四月又以內庫乏鈔奏令內外税課及天下戶口鹽鈔仍徵本色一年至是奏準凡課程除崇文門上新河張家灣及天下税課司局仍舊錢鈔兼收外餘鈔關税課司局天下戶口食鹽每鈔一貫折收銀三釐每錢七文折收銀一分類解本部其存留準折俸糧者照在京例每銀一兩折鈔七百貫至七年二月復命弘治六七年戶口鹽鈔仍折銀解京以備承運庫支用自八年以後則如舊例錢鈔兼收以備司鑰庫支用武宗正德元年五月戶部奏準將明年應徵舊欠戶口食鹽錢鈔及崇文門分司商税錢鈔俱令折銀十四年九月又令各處鈔關并戶口食鹽錢鈔俱折收銀十六年十二月（時世宗已卽位）以太倉錢鈔缺乏奏準將嘉靖元年分戶口食鹽復徵本色錢鈔嘉靖八年九月直隸巡按魏有本奏國初關税全徵鈔貫後改令錢鈔兼收邇來鈔法不通錢法亦弊而關税仍收錢鈔無益於國有損於民以收鈔言之每鈔一張爲一貫每千張爲一塊時價每塊値銀八錢官價每塊準銀三兩是官以三兩之銀反易八錢之鈔此則上損國用以收錢言之各處低錢盛行好錢難得官價銀一錢値好錢七十文時價每銀一錢買好錢不過三十文是船戶費銀二錢以上充一錢之數此則下損民財每歲收銀約計一萬二千兩內六千兩收鈔該鈔二千塊計用大櫃五百箇又六千兩收錢該錢四千串計用小櫃四百箇中間水陸脚價進納使費尤難計算乞自今俱許折銀戶部覆議從之　傅維鱗明書曰太祖時賜鈔千貫則爲銀千兩金二百五十兩永樂中千貫猶作銀十二兩金止二兩五錢矣及弘治時賜鈔三千貫僅銀四兩餘矣鈔愈難行於是議者請倣古三幣之法云云之說（卽邱濬）帝不聽　四年十一月崇文門税課兼收五等鈔　列鈔一千貫爲率內新好

鈔爲一等次折腰舒開者爲二等次折腰磨動者爲三等次磨動微損者爲四等次損角者爲五等各得二百

武宗正德二年七月令關稅解內庫者錢鈔銀兩分年收解　舊制各處榷收錢鈔入內供應者俱收本色鈔貫成化間錢鈔中半兼收弘治間折收銀兩輸承運庫是年五月司鑰庫太監龐瑮奏錢鈔缺乏請如舊制仍收本色從之至是承運庫太監李時奏九江等七處鈔關舊收銀兩近爲司鑰庫所諍改收錢鈔比者銀兩正乏乞仍舊收銀戶部奏準諸關自正德四年以前俱收錢鈔送司鑰庫以後仍收銀送承運庫至七年十月戶部奏司鑰庫題稱錢鈔缺乏除揚州鈔關銀兩專備織造宜令河西務臨清淮安蘇杭五鈔關俱收錢鈔解司鑰庫九江鈔關仍舊收銀解承運庫從之世宗嘉靖二十年二月司鑰庫太監王滿又奏錢鈔缺乏乞敕各鈔關俱收本色戶部執奏錢鈔折銀官民兩便行之已久不可輕變即有不足但當發各關解到價銀召商辦納足用而止二十一年正月滿復奏請帝卒從之三十一年七月戶部議覆給事中黃國禎條奏請行各鈔關徵銀解部濟邊俟邊警少寧仍徵錢鈔本折輪解得旨鈔關本折仍輪解

按全用鈔者一變而錢鈔中半再變而全令折銀此與時消息返虛爲實事莫便於此也乃宦官各顧己私交爭屢瀆部臣依違其間務爲兩解朝三暮四民無適從官吏之揹勒侵漁姦豪之居積射利自此益滋矣

世宗嘉靖六年正月戶部奏定鈔價　戶部言各處徵收鈔價不一獨山東準太倉折銀例塊徵六兩他處或徵至十兩請定令塊徵四兩奏可是歲減各處解京戶口鹽鈔折銀之數　弘治初戶口鹽鈔每貫折銀三釐至是詔減爲一釐一毫四絲三忽　八年二月令解京銀兩皆傾銷成錠　戶部尚書李瓚奏各處解到庫銀率多細碎易起盜端乞行各府州縣今後務將成錠起解并記年月及官吏銀匠姓名至神宗萬厤十年六月戶部議準給事中傅來鵬等條奏州縣起解銀兩將官吏銀匠姓名鏨於每錠之上

穆宗隆慶元年八月令南京新舊課鈔分別折銀　先是嘉靖二十七年六月戶部議覆給事中鄭維誠等條奏自鈔法不行國家匪頒之用皆市諸京師積鈔之家輾轉收納煩費不貲宜改用折色歲可增儲積數十萬帝令量兼折色收之至是從南京戶部尚書馬森等奏乃命應天府屬諸稅課衙門嘉靖四十五年以前課鈔每貫折銀一毫先行

文瀾書局石印

上納隆慶元年以後者每貫折銀十六毫不用本色　王鴻緒明史藁食貨志曰穆宗時寶鈔不用垂百年課程亦鮮收鈔者惟俸糧支鈔如故庫鈔不足則召商辦納或市之京師缺則停止累數十萬神宗時始折銀支放以償缺俸云

莊烈帝崇禎十六年復行鈔法設內寶鈔局尋罷　鈔法自弘正間廢熹宗時給事中惠世揚復請造行崇禎八年四月給事中何楷亦以爲請至是有蔣臣者申其說擢爲戶部司務倪元璐方掌部事與侍郎王鼇永力主之帝銳意舉行御史白抱一疏諫閣臣蔣德璟力言不可自九月執奏至明年二月乃得旨罷之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曰崇禎十六年桐城生員蔣臣言鈔法可行且云歲造三千萬貫一貫值一金歲可得金三千萬兩戶部侍郎王鼇永專管錢鈔亦以鈔爲必可行且言初年造三千萬貫可代加派二千餘萬以蠲窮民此後歲造五千萬貫可得五千萬金除免加派外每省直發百萬貫分給地方官以佐養廉其言甚美然實不可行也帝特設內寶鈔局晝夜督造募商發賣貫擬鬻一金無肯應者鼇永請每貫止鬻九錢七分京商騷然紬緞各鋪皆卷篋而去內閣言民雖愚誰肯以一金買一張紙帝曰高皇帝時如何偏行得內閣對高皇帝似亦以神道設教當時只賞賜及折俸用鈔其餘兵餉亦不曾用也帝曰只要法嚴閣臣對徒法亦難行因言民困已極且宜安靜其語頗多然帝已決意行之及內寶鈔局言造鈔宜用桑穰二百萬斤舊例采取北直山東河南浙江諸處乃分遣各璫催督內浙江杭嘉湖三府桑穰價銀戶部請以北新關稅銀二萬抵之閣臣擬旨采取擾累且關稅例當解京不準留又五城御史言鈔匠除現在五百人外尚欠二千五百人各城旬攝多未學習議於畿內八府州縣多方旬解閣臣亦擬不許帝不懌俱發改票後竟以閣臣蔣德璟執奏而止某氏談往曰有保舉生員蔣臣盛言錢鈔因召對中左門奏行銅鈔每重半斤準銀一兩帝以爲費及決意用紙鈔時有省臣條議紙鈔有十七便之說聖旨喜允立刻造鈔押令工部領取儀制司所藏鄉會硃墨卷與直省學政歲科解部試牘爲鈔質之資本限日搭廠擬官選匠計工如有阻其事者法同十惡罪款工部查二祖時故則造鈔工料紙六皮四皮者樺皮也產於遼東有紙無皮無從起工乃令工部召商工部仍以痡洸爲辭正擬議間忽報流賊欲犯京師已之崇禎十六年十二月中事也

錢

太祖洪武元年三月命戶部及各行省鑄洪武通寶錢先是辛丑歲元至正二十一年太祖方稱吳國公二月置寶源局於應天府鑄

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以四百文爲一貫四十文爲一兩四文爲一錢設官專管甲辰歲元至正二十四年太祖稱吳王江漢既平乃命江西行省置貨泉局頒大中通寶大小五等錢式使鑄之至是遂令戶部及各省鑄洪武通寶錢其制凡五等當十錢重一兩當五重五錢當三當二重皆如其當之數小錢重一錢各行省皆設寶泉局與寶源局並鑄而嚴私鑄之禁明會典曰洪武間鑄錢則例當十錢一千箇鑄錢連火耗用生銅六十六觔六兩五錢當五錢二千箇銅觔同前當三錢三千三百三十三箇銅六十五觔九兩二錢五分折二錢五千箇小錢一萬箇銅觔並同當十每千之數每銅一觔外增火耗一兩鑄小錢一百六十文當十錢一十六箇當五錢三十二箇當三錢五十四箇折二錢八十箇各折小錢一百六十文鑄匠每名一日鑄當十錢一百二十六箇當五錢一百六十二箇當三錢二百三十四箇折二錢三百二十四箇小錢六百三十箇

按洪武實錄置寶源局鑄大中錢乃太祖未卽位建元時事

四年二月改鑄大錢爲小錢　寶源局所鑄大中通寶大錢皆鑄京字於背後多不鑄民間以二等大錢無京字者不行故改爲小錢以便之

六年十一月令私錢作廢銅送官償以官錢　應天府言私鑄有礙錢法乃詔自今遇有私鑄錢許作廢銅送官每觔給官錢一百九十文償之諸稅課內如有私錢亦爲更鑄

八年三月罷寶源局鑄錢　先是元年七月命戶部及各行省罷鑄未幾復開至是行用寶鈔遂罷寶源局鑄錢明年六月并罷各省寶源局十年五月復命各省設寶泉局鑄小錢與鈔兼行百文以下止用錢二十年又令停鑄

按明初設立錢局在京曰寶源在外曰寶泉始名貨泉後改然在外亦稱寶源局會典曰洪武九年罷各布政司寶源局大政記曰洪武二十二年並置各省寶源局是也厥後在京亦有寶泉局春明夢餘錄曰國初鼓鑄專屬工部寶源局天啟二年始增設寶泉局屬戶部是也

十年八月置寶泉庫

二十二年六月收廢銅鑄錢更定錢式置各省寶源局　工部尚書秦逵言鑄錢本與鈔兼行不宜停罷請收廢銅鑄

造以便民用從之且詔更定錢様乃定制生銅一觔鑄五等錢各若干文詳前會典明年十月復定錢制每小錢一文用銅一錢實錄會典俱無此二字二分餘四等錢依小錢制遞增至二十六年七月以鑄錢擾民復罷各布政司寶源局在京則仍舊鼓鑄

二十六年定在京在外鑄錢例　凡在京鑄錢行移寶源局委官於內府置局每季計算人匠數目合用銅炭油麻等料行下丁字庫等放支鑄完收貯奏聞差官類進司鑰庫交納在外各布政司一體鼓鑄工部類行各司行下寶源局委官監督人匠照在京則例鑄就於彼處官庫收貯聽用各處鑪座錢數北平二十一座每歲鑄錢一千二百八十三萬四百文廣西一十五座半每歲鑄錢九百三萬九千六百文陝西三十九座半每歲鑄錢二千三百三萬六千四百文廣東一十九座半每歲鑄錢一千一百三十七萬二千四百文四川一十座每歲鑄錢五百八十三萬二千文山東二十二座半每歲鑄錢一千二百一十二萬二千文山西四十座每歲鑄錢二千三百三十二萬八千文河南二十二座半每歲鑄錢一千三百一十二萬二千文浙江二十一座每歲鑄錢一千一百六十六萬四千文江西一百一十五座每歲鑄錢六千七百六萬八千文　傅維鱗明書食貨志曰洪武時天下共開錢爐三百二十五座歲鑄錢一萬八千九百四十一萬四千八百文後多盈縮不可得而考云

成祖永樂六年鑄永樂通寶錢　至九年又差官於浙江江西廣東福建四布政司鑄永樂通寶錢

宣宗宣德八年十月令工部及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四布政司鑄宣德通寶錢

十年十二月時英宗已即位弛用錢之禁

自洪武二十七年以鈔法阻滯嚴禁用錢至是梧州知府李本奏律載寶鈔與錢兼行今兩廣交易用錢節問違禁民多不便乞照律聽其兼行從之景帝時以鈔法不通復申錢禁旋聽民相兼行使

景帝景泰七年以內外私鑄者多通行禁約　中兵馬司指揮胡朝鑑奏在京買賣惟用永樂錢蘇松等處多偽造來京貨賣其錢俱雜錫鐵在京軍匠人等亦私鑄造乞通行禁約從之至憲宗成化十三年六月刑部奏市用新錢多蘇松常鎮杭州臨清人鑄造四方商販收買姦弊日滋宜移文各處撫按禁約

英宗天順三年三月琉球國王請將貨價給賜銅錢不許　先是洪武時禁金銀銅錢與物不許出[illegible]
與外番交易及官司縱容者悉治以罪永樂中屢用以頒賜外番永樂十九年四月侍講鄒緝言朝廷歲令天下有司鑄銅錢遣內官賫往外番及西北買馬收貨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曾不及其一二且錢出外國自昔有禁今乃竭天下之所有以與之可謂失其宜矣宣德因之自是外番利中國之錢遂有借端勒索及公行請乞者正
統四年八月福建巡撫成規奏琉球使臣於廩給外茶鹽醯醬等勒折銅錢輒肆詈毆禮部請治通事之罪帝令戒諭
之景泰四年十二月禮部奏日本國附進物例應給直考宣德八年賜例今所進物增數十倍難如前例給直計其貢
物時值甚廉請估時值給之於是除銀鈔絹布外給錢五萬餘貫五年正月日本使臣允澎奏蒙賜附進物件價值比
宣德間十分之一乞照舊給賞帝命加銅錢一萬貫允澎猶以爲少更加絹布給之至是禮部言琉球國王尚泰久奏
請將附搭物貨照永樂宣德間例給賜銅錢銅錢係中國所用難以准給宜照舊折支絹布等物從之至成化五年
二月日本使臣元樹奏乞賜銅錢五千貫禮部執奏不與帝特准與五百貫十年四月琉球使臣沈滿志等朝貢仍
以鈔絹酬其自貢物直滿志乞如舊制折給銅錢不許　馬歡瀛涯勝覽曰瓜哇國通用中國歷代銅錢舊港國亦
使中國銅錢錫蘭國尤喜中國銅錢每將珠寶換易
四年准兼用古錢制錢禁民挑選　令民間除假錢錫錢外凡歷代并洪武永樂宣德錢及折二當三依數准使不許
挑揀
憲宗成化元年會典作三年據實錄改七月詔通錢法凡商稅課程錢鈔中半兼收　每鈔一貫折錢四文至十六年令各處船料
鈔每貫折錢二文十年四月准巡視江西侍郎原傑奏戶口食鹽兼收錢鈔每鈔一貫折錢二文
三年四月申命文武官軍折色俸餉錢鈔兼支
孝宗弘治三年六月命天下諸司發所貯洪武永樂宣德錢與歷代錢兼行
按弘治初即令發各處所貯洪武等錢與歷代錢兼行至張永請發庫錢時已歷二十餘年而永奏直云內無關給
外無徵收然則前此云云皆具文也夫欲錢之通利則發尤急於收顧發之者屢矣而卒艱於發者中官靳之也觀
弘治正德間大學士劉健等屢奏司鑰庫銅錢該部奏請支用內官展轉推延至今不發是其明證矣然則張永非

內官乎何以獨請發曰爭利相傾往往而有司鑰庫太監忌承運庫之擅利而請收錢承運庫太監忌司鑰庫之擅利而請收銀（俱正德二年事）如此者不一而足也京師之病內官為梗矣外省誰實為之曰輦轂之下雖令不從外省尤鞭長不及自皆泄泄從事而詔命多廢格矣

十六年二月鑄弘治通寶錢

世宗嘉靖六年鑄嘉靖通寶錢　奏准鑄造嘉靖通寶一千八百八十三萬四百文南京寶源局鑄造二千二百六十六萬八百文每文重一錢三分又令工部照永樂宣德間例差官於直隸河南閩廣鑄錢解司鑰庫備用每錢七百文准銀一兩後盜鑄日滋死罪日報終不能止帝患之問大學士徐階階陳五害請暫停止鑄錢應給錢者悉與銀四十三年十一月帝乃鞫治寶源局匠役侵料減工罪令該局鑄造暫行停止

十二月以私鑄阻礙官錢諭戶部區處錢法私鑄之弊歲久難變正德間至有以四折一惡爛不堪者曰倒四（後又有倒三倒五折六折七等名見嘉靖十二年四月孫錦奏）亦盛行焉嘉靖三年四月詔舊鑄好錢每七十文當銀一錢其私鑄偽錢重論無貸至是帝諭戶部閭市中俱用私鑄前代舊錢及我朝通寶俱沮格不行其速議區處禁約於是戶部條具五事一遵用制錢一嚴禁私鑄一嚴禁私販一體順民情一督收官鑄帝以錢禁私販惟禁私鑄之偽惡者餘不必禁所議中錢一百四十抵好錢七十奸弊終難禁革自今令市中惟用好錢以七十文抵銀一錢與制錢相兼通用督收官鑄若令私鑄地方開鑄則奸弊愈滋令查累朝未鑄錢俱為補鑄與嘉靖通寶兼用有敢阻抑不行者緝捕重治於是議准內外稅課等項俱令兼收新舊制錢買辦物料照例支給民間交易一體遵行敢有把持行市不遵行使者以違例治罪又令曉諭京城內外商賈舖行但有收積新錢限一月內盡數赴官出首照銅價給與價銀免其私販之罪例後敢有隱藏者事發照私鑄為從例發遣仍前盜買販賣者一體究治收過新錢即與銷化貯庫候鑄造大明通寶取用又令曉諭京城內外行戶除私鑄新破鉛鐵等項首官易買不用外但係囫圇中樣舊錢每一百四十文准銀一錢與洪武等錢隨便行使至十五年九月巡城御史閻隣等言國朝所用錢幣有二曰制錢曰舊錢百六十年來二錢並用雖有偽造於原製猶不相遠邇者京師之錢輕裂薄小觸手可碎字文雖存而點畫莫辨甚則不用銅而用鉛鐵不以鑄而以翦裁每三

百文纔直十一錢制錢舊錢反爲壅遏乞敕都察院榜示五城許以舊制二錢通行其僞造私藏者限半月自行銷毀犯者捕論如律又言嘉靖八年嘗申禁例而奸黨私相結約各閉錢市以致物貨翔踴其禁遂弛今必踵而襲之請密刺其首事者置之罪奸乃可戢也因以所獲僞錢進呈帝亦惡其詭濫命亟行禁約敢有仍鑄造使用及阻抑者緝捕重治二十二年十月計處錢法令凡係嘉靖制式以七文易銀一分洪武等式及前代雜錢加倍違者科罪十一月大學士嚴嵩言去歲禁止鉛錫薄錢止許用本朝制錢稅課衙門遂專收嘉靖錢以致錢法不通聞內庫貯積本朝制錢甚多其前代雜字舊錢大板兒等項亦恐年久浥爛請敕該庫查發百千萬支給在京官軍俸糧則可省數十萬之銀而錢自流通矣

四十年四月內庫乏錢命取雲南新錢進用以戶部尚書高燿執奏而止　燿奏雲南錢原備京邊俸糧非進內藏數也帝乃止仍令兩京發銀二萬兩工部鑄造進用至四十三年十二月以停止工部鑄錢命戶部每年將南京雲南及稅課司解收好錢一千萬文送司鑰庫備用萬歷七年四月又以內庫缺錢欲令該部鑄造進用張居正言先朝鑄錢原以便民用存一代之制鑄成量進呈樣非以供上用也萬歷二年鑄造之初止進樣錢一千萬文後以一半進用已非本意今若以賞用缺錢亟行鑄造進用則是以外府之儲取充內庫大失舊制矣諸無益之費一切裁省庶國用可充不然以有限之財供無窮之用將來必有大可憂者奏入嘉納之二十年十一月工部奏鑄造制錢九萬錠舊規以六分爲率一分進司鑰庫五分進太倉計每年應鑄送內庫錢一萬五千錠昨奉旨再送五千錠給事中劉弘寶執奏內供賞賚非加於昔而軍興取給太倉者萬倍於昔柰何欲減太倉之額以增內供且內庫進錢鋪墊銀歲費一千一百有奇爐商困苦不堪乞諭鑄進如例從之

四十二年九月復令崇文門宣課司商稅收錢

按嘉靖末年稅課徵銀而不徵錢錢法不行故自隆萬以來收錢之例申令再三乃萬歷十八年六月御史馮應鳳等議通錢法猶以公私不相流布爲言謂官給之民則銀錢參用民輸之官則盡去其錢宜通行內外官司一切收支徵解銀錢相兼云云

穆宗隆慶四年三月鑄隆慶通寶錢　自二年五月南京戶部以鑄錢所費不貲題准停鑄三年七月薊遼總督譚綸奏臣謂歲鑄錢一萬金則國家增一萬金之錢流布海內鑄錢愈多增銀亦愈多此藏富之術也至是年二月山西巡撫靳學顏奏錢與銀異質而同用今用銀而廢錢錢益廢則銀益獨行若行法自朝廷貴近始一切事例罰贖征稅賜予俸餉之類俱以銀錢並行上以是施下以是納何憂艴民章俱下所司至是乃令鑄隆慶通寶錢每文重一錢三分明年十一月戶部進隆慶制錢二百萬文

四月令行錢聽從民便不必紛擾

神宗萬歷四年二月鑄萬歷通寶錢　諭戶工二部萬歷通寶制錢照嘉靖式鑄二萬錠每文重一錢二分五釐內七分金背三分火漆與嘉靖隆慶等錢兼行仍以一千萬文進內庫兩部照舊四六分鑄工部請分八千錠行南京鑄造從之

四月詔各省一體開鑄　張溥國朝經濟錄曰萬歷初從科臣議行天下省直一體開鑄與在所舊錢兼行降錢式每百文重十三兩每文重一錢三分必輪郭周正字文明潔以銅質厚卽易爲全美也

五年十一月令各項商價銀八錢二兼行

九年十月曲江王府鎭國將軍勤詼以私鑄降爲庶人閑宅禁錮餘降祿墩鎖有差

二十六年給事中郝敬條議錢法　敬條議十四事其一責專官宜責成司道官賜敕使董錢法選廉幹屬官分理監鑄每年差督錢御史一員巡視以錢法行滯注各官能否其一定規則有司征稅除起運照舊收銀外其餘存留支放者銀錢中半不許一槪收銀納戶赴各鑄局換錢每紋銀一錢限換與八十五文該納銀一錢者止徵錢八十三文官給錢與鋪戶變賣亦照八十三文鋪戶賣與小民限八十一文小民自相交易限八十文如此則民有微息無不悅從矣一切俸薪工食俱銀錢中半支給贓罰紙贖亦銀錢兼收或全收錢敢有勒要全銀希圖收耗者巡按參究其一廣鑄局大府一府一局量州縣之數爲爐之多寡小府則一道通設一局每錢一文定制一錢二分每銅連加錫一觔鑄錢一百三十文有奇三年後錢多足用量議減局其一採礦銅雲南陝西四川廣東各有銅礦宜選

庫幹官爲錢運使專理銅課禁緝私販各省差官前往閩領官銅同省轉給各府鑄造其各省支銅量各礦近便者坐派每歲支銅多寡即以地方銀錢中半兼支之數起例如應支錢一萬三千三百文者坐派銅一百觔銅須和錫錢始光潤即於該省出錫地方每歲徵錫若干解錢運司收貯於各省領銅時照數派搭給領其一處工本查該府各屬存留銀兩先一年十二月預借徵四分之一權充鑄本錢成儘先給還每兩照例算錢八百三十文該屬領同兼銀支放或即以準小民初年納錢之數大約每銀一兩可鑄錢一千二百文還抵之外餘三百七十文若因銅於礦所費更少即此推之天下那借子息已不下百萬矣其一算歲息查每年運司給過某省銅錫若干即依銅一觔鑄錢一百三十文起算比對本省該年應鑄過錢若干又依每錢八十五文賣銀一錢起算比對本省額銀一半收錢之數即知各局一年該換過銀若干如一省該存留支給銀十萬兩即該一半換錢計四千二百五十萬文該領過運司銅錫三十二萬四千四百九十觔有奇該變賣過銀五萬兩解京此其大約也其一聽販賣囤錢販賣有禁蓋恐錢少販多民不足用今既廣開鑄局則販賣者多錢愈疏通正宜聽之帝善其言而不行

二十八年三月發寶源局樣錢令湖廣如式鑄造

三十三年七月貴州議開鑄　巡撫畢三才奏請行布政使司鼓鑄制錢濟用戶部覆言立法貴乎因俗

三十八年十月令各官緝獲私鑄附入考成

四十六年十月委官支領庫銀發商買銅　先是四十三年十二月給事中姜性等奏召商買銅每爲奸徒侵欺莫若僉報在京土著殷實人戶戶部給批令其墊本赴産銅處收買到淮查驗後量給價銀餘俟到京鎔淨補給此外有京師富商外省富民願自備貲本辦銅者亦准充商四十四年七月給事中歸子顧又陳寶源局差官買銅五便至是戶部乃請發銀十萬五千兩給委督運主事聽其發商買銅依工部價每觔一錢五釐共買眞正四火黃銅一百萬觔刻期解京鼓鑄從之至天啟六年十月戶部奏商人領銀侵欺者多限於半年內解銅到京如有稽遲提家屬保人究追得旨依議七年九月（時莊烈帝已即位）又從戶部奏買運銅勑責之銅務監督不必給發官商一切商人給批兌本盡爲報罷

光宗泰昌元年十二月時熹宗已即位議鑄泰昌通寶錢　南京監督鑄錢主事荆之琦疏言先帝雖在位未久而泰昌年號已播告天下宜從此至天啟元年兩京各省俱鑄泰昌通寶次年方以天啟通寶接鑄從之明年乃補鑄泰昌錢

熹宗天啟元年二月頒天啟錢式　至明年三月工部進鑄成天啟錢一百萬文

按天啟年號魏元法僧梁永嘉王莊唐南詔王晟豐祐皆嘗用之然皆不應有錢

八月鑄大錢　萬歷中郝敬嘗請鑄大錢或當十或當三十或當五十文曰大明通寶王本作萬歷元寶旁鑄當十等字樣與小錢三七或四六兼行背文曰私鑄者斬四鄰籍沒告者賞銀一百兩誣告者反坐其說不行至是薊遼總督王象乾奏請於兩京各省設局鼓鑄所鑄錢定以六百為一兩兼鑄當十當百當千三等大錢盡用龍文畧倣白金三品之制當十者重二倍每百兼用四文當百者重五倍每千兼用四文當千者重十倍每萬兼用四文

是年始設戶部寶泉局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曰明初錢法專屬工部寶源局虞衡司員外郎監督其事至天啟二年始增設戶部寶泉局以右侍郎督理之名錢法堂加鑪鑄造以濟軍興其政屬於戶部而工部之所鑄微矣

二年二月命鑄南京戶部督理錢法關防　萬歷四十六年五月給事中官應震言京師銅炭米價皆貴於南故留都錢用十二文為一分京師用錢六文為一分若委官留都立局鑄造附進觧船漕船載入京師則腳價不費而獲倍利天啟元年十月從錢法侍郎王德完議區畫鑄本十萬有奇付南京鑄錢至是乃命鑄給關防至三年九月御史游鳳翔言留都鼓鑄其舊弊有三新弊有四有出馬之弊鑄用本銀五千兩鑄出利錢一千兩當出錢時司官先取錢八十萬以入私囊餘者方除本利以還朝廷下而鑄錢大使及爐頭工匠各役無不染指此出馬之弊也又有補秤之弊如銅一百觔兌出及鑄成兌入只九十觔所少十觔不以銅補而以錢補每銅一兩補小錢七文每文重七分其量四錢九分計已竊銅十之五矣由兩而上可以類推此補秤之弊也又有對賞之弊錢有磋磨則有銅末分毫皆公家貲乃巧立名色令工匠摻捂得銅末百觔則以半入官以半給賞工匠乘機作弊偷銅匿之他處混充銅末官佯為不知與工匠均分此對賞之弊也三弊其來已久今又新添四弊南中每錢十二文准銀一分今藉口銅貴搭放軍糧只十十文是取之軍者一也搭放商人只十文是取之商者二也給匠工食另鑄一種細錢十不當七足

取之匠者三也舊制銅七鉛三今且銅鉛對參故錢色不黃而白又減去觔兩致錢千文只重五觔四兩是取之銅與鉛者又不知若千文矣此四者皆新添之弊也欲救今日之錢法當究今日之錢官因劾戶部主事馬士英等請分別究處章下所司

六月陝西開鑄　巡撫呂兆熊議開鑄請以募兵節省銀借資開局部覆准行

三年正月四川巡按溫皋謨條議蜀中錢法　皋謨條安蜀八議一錢法宜通謂蜀與滇鄰銅所聚也向所鑄錢緣不肖有司剋銅添鉛低假難用且錢糧征納不肯收錢或收十放八出入不一錢故不行請依京鑄錢式務加精美每十文准銀一分上下通行不得增減凡徵解給散等項與民間交易田産俱銀錢各半其零星貿易一切用錢有司或侵剋阻撓以誤軍興參處疏下所司至五年七月敕給四川按察司僉事魏艮佐專督錢務關防

十月給事中解學龍請於江淮鑄錢

五年五月給事中解學龍請搜括庫貯廢銅鑄錢　學龍巡視廠庫言節慎庫舊貯廢銅二萬餘觔以之鑄錢可得制錢近三百萬得旨准行至十月遣工部主事徐伯徵搜鑄南京舊銅十二月司禮監李永貞奏搜取現在之銅事官催解得旨南京廢銅六分解京留四分供鑄六年九月工部侍郎徐大化請領內廷餘銅十萬觔付寶源局親自督鑄卽以子錢上供而錢母仍留該局易銀買銅從之七年三月工部言銅觔不敷乞查搜節慎庫及太常寺庫所貯舊銅器物并各衙門所有者皆貸鼓鑄報可

按學龍原奏以無用爲有用未爲不可然搜括之說起而永貞輩拾其唾餘一時之騷擾可知矣至崇禎更化戶部員外王守履言崔呈秀罪狀可殺者四一借鑄錢之說敢於毀太常之彝鼎是毀皇上之宗器云云見崇禎長編天啟七年十一月夫彝鼎幾何卽悉以供鼓鑄無裨於太倉之一粟而棄宗祀蔑典常小人之無忌憚信亡國之亂政也

七年十二月時莊烈帝已卽位戶工二部進崇禎新錢式　帝令每錢一文重一錢三分務合實色精彩不必刊戶工字樣後又定錢式每文重一錢每千直銀一兩南都錢輕薄屢旨嚴飭乃定每文重八分

莊烈帝崇禎元年六月給事中黃承昊請銷古錢　自神宗初從僉都御史龐尚鵬議古錢止許行民間輸稅贖罪俱

用制錢天啟時廣鑄錢始括古錢以充廢銅民間市易亦擯不用至是帝御平臺召對承昊疏中有銷古錢不用語大學士劉鴻訓奏今河南山東山西皆用古錢若驟廢之於民不便此乃書生見帝是之既而以御史王燮言收銷舊錢但行新錢於是古錢銷毀頓盡

七月工部報南京錢息　先是天啟六年十月戶部言今開局徧省直而鑄息解到者止陝西河南二處僅以萬計密雲七千有餘浙江蘇州山西則止千計福建且止百計湖廣雖報有息并未解分文得旨省直撫按各將鑄息多寡查明報解七年九月（時莊烈帝已卽位）山東巡撫李精白奏言山東額定鑄息四萬兩自天啟七年六月止共得息銀八千七百五十九兩零未及部議二十分之一其難有四一曰買銅之難二曰差官之難三曰鼓鑄之難四曰樂用錢之難請停止章下所司至是工部疏報本部差往南京鑄錢郎中徐伯徵領過鑄本七萬九千二百五十兩三運鑄過錢六千萬零五百一十萬文照定例五十五文作銀一錢值銀一十一萬八千三百六十二兩零除鑄本得利銀三萬九千一百一十三兩六錢三分至九月戶部疏報鑄錢本息自崇禎元年正月起至九月十五日止鑄過錢一萬二千九百四十八萬九千九百八十四文得息銀二萬六千四百五十三兩二錢四分有奇八年給事中王家彥言初設錢局原爲藉錢息濟軍興惟天啟二三年督臣李宗延陳子廷相繼受事用過銅本二十萬九千五十四兩獲息十二萬八千六百六兩八錢零四年舊督臣鄭三俊用過銅本銀一十四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兩四錢獲息一十二萬八千九百三十二兩計得利七分八分不等爲十餘年所僅見夫鼓鑄非無利也利歸胥役爐匠與官而上不得受也爐頭工匠或隱屛兩部或朋合諸影冊上莫辨其名或埋銅窖中或遮錢出局夜間莫識其氣私鑄不已繼必夾鑄（鄒漪啟禎野乘曰呂維祺爲南戶部侍郎謂鑄錢速則利在官遲則夾鑄多而利在下舊三十日一鑄乃改十五日一鑄連放鹽米共十八日凡兩月三鑄停爐之日必盡放匠役出之鑄速而私錢少）私鑄則乘官司之不覺至夾鑄則每爐加銅數十觔官實與匠瓜分此弊盛於南廠而北亦然廉其人而用之并久任以專責成弊乃可得而釐至於屛局舍約爐座以便省試制人數核出入嚴干掫以防夾帶十日領銅五日一交錢爐如流水使之工無旁及皆需其人而後行者也

十月諭五城二縣凡出納俱以錢二分支收每錢六十五文當銀一錢

三年令各省開鑄採銅　御史饒京言鑄錢開局本通行天下今乃苦於無息旋開旋罷自南北兩局外僅存湖廣陜西四川雲南及宣密二鎮而所鑄之息不盡歸朝廷復苦無鑄本蓋以買銅而非採銅也乞遵洪武初及永樂九年嘉靖六年例遣官各省鑄錢採銅於産銅之地置官吏駐兵做銀礦法十取其三銅山之利朝廷擅之小民所採仍予直以市從之是時鑄廠並開用銅益多銅至益少南京戶部尚書鄭三俊請專官買銅戶部議元籍産銅之人駐鎮遠荆常銅鉛會集處所謂採銅於産銅之地也帝亦從之旣又採絳孟垣曲聞喜諸州縣銅鉛荆州抽分主事朱大受言荆州上接黔蜀下聯江廣商販銅鉛畢集一年可以四鑄四鑄之息兩倍於南三倍於北因陳便宜四事即命大受專督之　和鉛砂鼓鑄旣精行使自利錢法侍郎劉重慶陳錢法五條其一議敕通行以濬利源京鑄通寶惟東過關盌北過沿邊南不越德州西阻於山東山東一省或行或不行河以北則純用雜假錢河以南則純用古錢請悉令州縣收納折色錢糧每一錢徵錢七銀三百姓未有不樂趨者矣其一分新舊以疏錢壅小民遵崇禎通寶爲時王之制而萬歷舊錢或用或不用請遵萬歷初年之政立新舊分用一法每新錢一文當銀二釐舊錢一文當銀一釐其一清爐役以防奸弊爐頭自昔年澄汰以來止存九十八名細查年貌籍貫尚不無一家占冒多役一名掛搭多人合再清查一家止充一爐不許兄弟並列一身止充一役戶部尚書侯恂陳鼓鑄事宜八條其一議省鑄局天啟元年以遼餉匱乏增置戶部寶泉局又令各省開鑄每年坐定鑄息共八十二萬兩徒存虛額無一踐者諸局爐亦相繼報罷止存湖廣陜西四川雲南密雲宣大遼東等處崇禎二年以私錢殺雜追行禁止惟秦楚蜀滇四省係産銅地方未議概停後江西復請開局南京兵部操江及應天府亦各紛紛鑄錢其一議禁私販官價估有定例其價必平私買乘隙暗投其價多侈今宜著爲厲禁凡商人收買銅鉛必告官給批方許運發除兩京及滇蜀秦楚四省聽從便往賣報官收買如無批及闌出他省事發依盜掘銅鉛律人論罪貨沒官至私鑄關頭尤在點造請飭天下凡私設點爐者罪即比於私鑄知而不舉連坐其一議垂定制嘉靖錢重一錢三分崇禎元年改爲一錢二分五釐至其鑄法每錢一文必令用黃銅二錢剉磨之餘只存一錢二分五釐如此而後可革減銅多鑄之弊今若著爲定數按期報完則奸弊無所容矣其收錢每五千文爲一錠上用行牌寫爐頭匠頭及細錢人姓名各堆

一處聽督鑄官照爐抽驗遇有漏風缺邊縮字等樣細錢入重責錢輕色淡者責匠頭沙眼多者責翻沙匠邊粗糙者責滾剉匠磨不亮者責磨洗匠灰不淨者責刷灰匠選退錢提碎回火若當五當十等錢鎔造似易工本較省其

一議計本息泉局之錢原定六十五文估銀一錢買紅銅與窩鉛配搭供鑄定價紅銅每觔一錢四分三釐窩鉛每觔七分七釐計配成黃銅一百觔該價銀十二兩給爐頭鼓鑄應交錢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一文其行使以六百五十文估銀一兩計共估銀一十七兩零九分四釐除各項支給二千二百九十五文估銀二兩五錢三分二釐零并除銅本外實存息銀一兩五錢六分一釐零計僅浮本銀十分之一耳近據陝西撫臣練國事疏報自天啟二年開鑄起至崇禎四年止動過本銀一萬二千四百餘兩獲息十萬七千八十兩零則每年所得幾與本銀相準又查南部錢廠所得加五有奇葢銅鉛出產輳集地方獲息原自不貲今秦楚蜀滇四局現在議開姑未預畫成數但令自行認報最少亦當以加五為率也至議者多謂萬歷中曾以錢五十五文作銀一錢欲於六十五文內稍縮其數行之竊慮取利較奢則盜鑄將如

按啟禎時濫惡僞錢尚有寬邊大版金燈（見天啟六年九月薛鳳翔疏）胖頭歪脖尖脚（見崇禎五年四月劉重慶疏）等號屢見章奏請嚴行禁絕

十一年九月工部侍郎張慎言論開採鼓鑄無益

十六年十月令收買低錢銷毀　帝諭內閣近聞低錢甚多著司鑰庫及五城親行收買該城動用房號銀兩該庫動用新錢隨收隨碎類解該局鼓鑄將收過數目一月一奏仍以收錢多寡為諸御史殿最至十一月又諭內閣近聞錢濫愈甚皆由經管官通未遵行姑再行申飭五城御史仍遵旨收買勒限十日內一奏其京城所有錢桌錢市著厰衛五城嚴行禁飭巡緝仍將獲過起數一月一奏內閣奏收之尚苦無本近各官捐資助鑄請即動用收買從之

吳縣汪鍾霖甘卿甫纂校

錢幣類四

國朝錢法

皇朝通考天命元年鑄天命通寶錢丙辰春正月諸貝勒等具表上　太祖尊號曰　覆育列國英明皇帝建元天命尋開局鑄錢二品依古九府圜法制之輪郭外周錢面作字陽起一爲國書滿文一漢字曰天命通寶其滿文一品錢質較大　天聰元年　太宗文皇帝御極改元亦鑄錢二品一爲滿文一漢字曰天聰通寶大小各如舊制

順治元年置戶部寶泉局工部寶源局鑄順治通寶錢用漢字每文重一錢寶泉局歲鑄錢解交戶部庫配銀給發兵餉以戶部漢右侍郎一人督理京省錢法滿漢司官各一人監督局務每年掣差設局大使一人寶源局歲鑄錢解交工部節愼庫以備給發各工之用錢法亦掌於漢右侍郎置滿漢監督官二人專司出納設局大使一人餘制與戶部同尋戶部議將順治通寶錢式頒發各省鎭有應需鼓鑄者令定議開局

皇朝通志開鑄以一期爲一卯計數以千錢爲一串始定制以紅銅七成白銅三成搭配鼓鑄每銅百斤折耗十有二斤以一萬二千串爲一卯每年額鑄三十卯

皇朝通考按唐宋鑄錢之所皆稱爲監元時亦稱爲司其稱爲局者仍明制也明代直省鑄局皆得稱寶泉寶源本朝惟京局稱之其開鑄之期曰卯宋以後始有晝卯點卯之名蓋取其時之早相沿既久遂以一期爲一卯至計錢之數自漢以來曰貫亦曰緡前明或以錠計每五千文爲一錠今以錢千文爲一串猶之貫緡之義云

順治二年定錢制每文重一錢二分凡七文準銀一分舊錢以十四文準銀一分官以此徵收民以此輸納聽便行使

又議令崇文門及天津臨淸淮安三關各動支稅銀一萬兩辦銅解寶泉局

又定工部差司官一人專督辦買商銅解寶源局

又令山西陝西省及密雲薊宣府大同延綏臨淸等鎭各開鼓鑄局令各省布政使總理錢法委就近道府及同知

文瀾書局石印

通判等官分管局務

三年禁用前代舊錢戶部議定制錢漸廣舊錢應概禁不用惟崇禎錢暫許行使其餘舊錢有願送部者每觔給直八分以資鼓鑄至八年以明季舊錢流行日久未能遽革復申其禁以三月爲限過三月仍行使者罪之

又申假銀及行使低銀之禁

按銀乃幣之一端魏晉以前以黃金爲通行之幣金元以後以白金爲通行之幣漢時僞黃金之律馬考亦載入錢幣門自銀既盛行與錢互相流轉假銀與低銀定爲市易之害考　國初定僞造金銀者杖一百徒三年爲從及知情買使者減一等至康熙年間定凡造錫鏍充假銀者杖枷流三千里乾隆五年復定凡用銅錫鉛鐵藥煮爲假銀行使者係旗人鞭枷發黑龍江係民杖枷發雲貴川廣烟瘴少輕地方爲從及知情買使者擬流其將銀鑿孔傾入銅鉛及將銅鉛傾錠外包以銀使用者仍照杖徒原律定擬互詳刑考

又增設戶部寶泉局筆帖式二人以一年更代

又令湖廣省城及荆州府各開鼓鑄局

四年議令蕪湖滸墅揚州西新北新九江六關各動支稅銀一萬兩辦銅解寶泉局

禁止僞錢戶部議言天下初定草竊未靖雜出僞錢且至奸民乘便盜鑄應下令禁戢從之

又令盛京及江西河南省湖廣之常德府各開鼓鑄局

又更定錢直戶部議定制錢行使原係每七文準銀一分錢價既重小民交易不便應改爲每十文準銀一分永著爲令

五年開江南江寧府鼓鑄停　盛京及延綏鎮局戶部議言江南江寧府爲前代建都之地商賈雲集現在有滿兵分駐防守准於所在設局開鑄其　盛京及延綏鎮錢文尚非急需採買銅觔亦甚不易應請暫行停止從之

六年移大同鎮局於陽和城

令浙江福建山東省各開鼓鑄局

七年議令臨清淮安滸墅蕪湖北新九江六關各增支稅銀一萬兩辦銅解寶泉局
開湖廣襄陽鄖陽二府鼓鑄局
七月裁江寧府局鼓鑄同知先是以江寧重鎮特設同知一人專理局務至是定議裁減令地方官兼管
皇朝通典八年增定錢制每文重一錢二分五釐
皇朝通考又議令各布政司止各開一局餘俱停止戸部議言見在鑄局過多民易盜鑄爲奸應行裁減於各布政司
使駐劄之省城止留一局鼓鑄其餘各鎮及湖廣之荆州常德襄陽鄖陽府等局一概停止從之
又議減西新關辦寶泉局銅銀五千兩改令蕪湖關滸墅關增辦戸部議准改增蕪湖關銀二千兩滸墅關銀三千兩如額分辦
十年復開密雲薊宣府陽和臨清等鎮鼓鑄局先因各省鎮局過多定議裁減至是以錢用日廣錢價漸昂戸部議准仍設密雲等處鑄局共增爐三百有四座
又鑄一釐字錢九卿等會議疏通錢法奏言鑄錢務照定式每文重一錢二分五釐錢背之左增鑄漢文一釐二字其右戸部鑄戸字工部鑄工字如江南江西浙江福建湖廣湖南山東山西陝西省城及密雲薊宣府陽和臨清等鎮並鑄開局地方一字須極精工鑄不合式者叅究每千文准銀一兩其見行舊時制錢厚薄不等難以强齊一切貿易應暫從民便至直省錢法責成右布政使專督稽查奉 上諭錢法難行皆因鑄造不精所致見今官錢該部酌減爐座務精工如式背添一釐二字上下通行聞向來官爐夾帶私鑄尤爲病國犯者以枉法贓論罪其私鑄奸民不時嚴緝若仍違犯並地方官究處餘悉如議行

按古半兩五銖等錢皆紀銅之輕重 本朝之一釐字錢則紀直銀之數考古者數名先作氂字一蠶所吐爲忽十忽爲絲十絲爲毫十毫爲釐說者謂毫斷馬尾爲之氂爲犛牛尾毛蓋取自微至著之義也史記漢書多作氂後乃通用作釐其又爲厘者從省文也是年錢局幕文皆作厘

十二年定制錢配給俸餉之例戸部議言制錢日廣請於每年二月八月以局錢半成配給官俸及兵餉其直省兵

餉等項亦令以制錢按成搭放從之

又開山東萊州府鼓鑄局

十三年停福建鼓鑄

又移陽和局於大同改鑄錢幕陽字爲同字

按陽和地近大同明洪武年間築城景泰時設宣大總督駐此爲重鎭　國初尚沿其制順治六年以移大同

府治於此幷移鑄局八年仍還故治至是年議裁宣大總督故鑄局復移大同時以高山衞幷入陽和衞爲陽高

衞今爲陽高縣

皇朝通典十四年定直省錢糧兼收銀錢之例戸部議言直省徵納錢糧多係收銀見今錢多壅滯應上下流通請

令銀錢兼收以銀七錢三爲準銀則盡數起解其錢充存留之用永爲定例從之

皇朝通考雍正十一年復以民間正賦槪行交銀經安徽巡撫徐本奏准凡小戸零星及大戸尾欠錢糧納銀時恐

致稱收折耗請令完納制錢每銀一分收錢十文連耗羨在內至乾隆元年又以直隸所屬州縣徵收錢糧多有以

錢作銀民間交錢比納銀爲較重　特諭凡錢糧在一錢以上者不必勒令交錢在一錢以下者仍照舊例銀

錢聽其自便云

又停各省鎭鼓鑄專歸京局更定錢制每文重一錢四分於錢幕鑄滿文戸部奏　上諭鼓鑄之法原以裕國

便民今各省開爐太多鑄造不精以致奸民乘機盜鑄錢愈多而愈賤私錢公行官錢壅滯官民兩受其病欲使錢

法無弊莫若鼓鑄歸一其各省鑄爐一槪停止獨令京局鼓鑄務比舊錢體質更加闊厚每文重一錢四分磨鑢精

工且兼用滿漢字俾私錢難於僞作一面鑄順治通寶四漢字一面鑄寶泉二滿字其見行之錢姑准暫用俟三年

後止用新鑄制錢舊錢盡行銷毁

案是年爲錢背鑄滿文之始尋工部局亦照式鑄寶源二滿字

定私鑄銅錢禁例和碩簡親王濟度等議定凡奸民私鑄爲首及匠人擬斬監候爲從及知情買使者擬絞監候總

甲十家長知情不舉首者照為首例不知者杖一百徒三年告捕者給賞銀五十兩其買錢之經紀鋪戶有興販攙和私錢者杖一百流徙尚陽堡

定各官失察私鑄處分和碩簡親王等議定凡民間私鑄該管地方官知情者照為首例不知情及聽其興販攙和者以失覺察論定攙和行使舊錢廢錢禁例戶部會同刑部議定凡係旗人犯者鞭一百係民杖一百各枷示一月

十五年裁工部寶源局大使一人

十七年復開各省鎮鼓鑄增置雲南省局定錢幕兼鑄地名滿漢文時定各局錢背分鑄地名江南江寧府局鑄寧字江西南昌府局鑄江字浙江杭州府局鑄浙字福建福州府局鑄福字湖廣武昌府局鑄昌字河南開封府局鑄河字山東濟南府局鑄東字山西太原府局鑄原字陝西西安府局鑄陝字密雲鎮局鑄密字薊鎮局鑄薊字宣府鎮局鑄宣字大同鎮局鑄同字臨清鎮局鑄臨字並增置雲南之雲南府局鑄雲字皆滿漢文各一滿文在左漢文在右每文俱重一錢四分惟京局之寶泉寶源字俱用滿文

按順治十年所鑄一釐錢幕漢字地名惟江南江寧作江字江西南昌作昌字湖廣武昌作武字餘俱與是年所鑄字同

又定工部寶源局監督差滿漢司官各一人增設筆帖式一人皆一年期滿更代

又議定工部與蕪湖龍江南新荊州四關及蘆政差分辦寶源局額銅

十八年議收毀舊鑄無一釐字制錢先是順治十年於錢背鑄一釐二字其舊行無一釐字錢暫從民便十四年復定錢文兼用滿字其舊錢俟三年後盡行銷毀至是以三年限滿戶部議言見在各局滿漢文新錢鑄造尚少其一釐字錢暫令展限行使請先收買十年以前無一釐字舊錢每觔給直七分交局銷毀改鑄從之

按順治年間錢式屢經隨時更定有錢幕未鑄字者蓋 太祖高皇帝始鑄天命錢一面有字一面無字 太宗文皇帝天聰錢亦然前明時錢幕亦多不鑄字 國初尚仍其制嗣後有鑄漢文戶工字及各省鎮地

名一字於錢幕之上或於錢幕之右者皆順治十年以前之制自十年七月增鑄一釐字與戶工及各省鎮一字左右分列十四年改定京局錢幕鑄二滿字十七年復開各省錢局令鑄本地方一字兼用滿漢文

又減大同局爐座額數增入山西省城局山西巡撫白如梅疏言山西省城錢局關係太原平陽潞安汾州四府配給兵餉之用今僅設爐十座所鑄錢不敷搭放大同僅一府治設爐二十座錢法恐致壅滯應於大同留爐十座其十座增入省城作爲二十座鼓鑄戶部議如所請從之

又議收買私錢及舊錢廢錢山東道御史余司仁疏言頃者禁止私鑄及明季之舊錢廢錢立法甚嚴但此等錢積聚民間者不可勝數今禁止攙和行使而未講求收買變通之方請於 京師並直隸各省地方立法收買俾民無所行使則攙和者自息下部知之

康熙元年頒行康熙通寶錢

又停工部司官辦銅之例工部疏言前令部員與蕪湖等關及蘆政差分辦銅觔但本部採買仍須赴各關口購運現在銅觔出產有限請停止部內辦銅從之

停各省鎮鼓鑄止留江寧府局時以鑄局既多錢價過賤戶部議准停止各省鎮鼓鑄唯聽寶泉寶源兩局制錢流通行使江寧爲駐防重地其局仍令暫留

二年議收毀一釐字制錢先是順治十八年議將銷毀一釐字錢之例暫展限三年行使至是復屆限期戶工二部奏定各撥銀收買每觔給直六分發錢局改鑄新錢其工部收買銀兩令暫停本年 各關採辦寶源局銅即將額銀先行解部聽候撥用

三年申定各官失察私鑄處分之例戶部議定私鑄之人潛藏僻野全在該管州縣各官密訪嚴究雖舊定有失察處分恐日久玩生應申明其例嗣後該州縣官並吏目典史及衛所官失察一起降職三級調用二起革職知府直隸知州每一起降一級調用司道官舊有降級之例今更定每起各罰俸一年督撫每起各罰六月俸

又議定辦銅價值令各關差兼支蘆課銀辦寶泉局額銅戶部議言銅價每觔定爲六分五釐見在 寶泉局額銅

二百四十六萬一千五百三十八觔有奇各關稅額銀少銅額銀多不能如數採買江南等省各有蘆課額銀嗣後如關稅不敷請於蘆課銀內酌撥添補務照原額辦運以充鼓鑄從之

又更定蕪湖龍江南新荆州四關辦寳源局銅數時以停止部辦銅觔並蘆課辦銅復併歸戸部撥用其寳源局額用之銅工部奏定蕪湖關龍江關各辦銅二十九萬二千三百七觔有奇南新關辦銅七萬三千五百觔有奇荆州關辦銅六萬一千五百三十八觔有奇

四年定各官失察攙和舊錢廢錢處分戸部議定凡官員不能疏通錢法仍聽民間將舊錢廢錢攙和行使者州縣衛所官每起降職二級調用至三起革職知府直隸知州一起罰一年俸二起降一級三起降二級俱留任司道官每起罰六月俸至三起降一級留任督撫每起罰三月俸至三起罰一年俸

皇朝通典六年復開各省鎮鼓鑄增置湖南江蘇甘肅省局鎮依順治十七年之例通行開局照式鑄地名滿漢文並增置湖南等局其錢幕湖南長沙府局鑄南字江蘇蘇州府局鑄蘇字甘肅鞏昌府局鑄鞏字

皇朝通考七年增蘇州府局爐座江蘇巡撫韓世琦疏言蘇州繁富之地百貨流通近雖設鼓鑄局而錢價尚昂請更增置爐一百座開鑄戸部議如所請從之

又令四川廣東廣西貴州省各開鼓鑄局戸部疏言湖南等處俱已開鑄惟四川等省原未設局應令各督撫詳查定議尋俱奏請開爐其錢幕滿漢文四川成都府局鑄川字廣東廣州府局鑄廣字廣西桂林府局鑄桂字貴州貴陽府局鑄貴字

九年停江寧蘇州江西福建湖北湖南河南山東山西陜西甘肅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鼓鑄時以四川巡撫張德地疏言四川僻處邊地州縣本無存留錢糧而陸路有棧道之艱水路有川江之險若令銀錢兼徵則起解腳費恐致累民見在無需錢文之用請停鼓鑄經戸部議應如所請其江寧等十五布政使司均恐有需錢非急之處開鑄以來官錢既多或致壅滯亦應行查議停得 旨俱暫行停止

十年停密雲薊宣府大同鎮鼓鑄

又行收買舊錢廢錢之令戶部議言兩局制錢見在遠近流通民閒舊錢廢錢不准行使但不行收買恐滋攙和之弊應令盡數交官每觔照銅價給直六分五釐解局銷毀改鑄其有違例不交仍前攙和行使者照例治罪從之

十二年議令浙江及臨清局買銅增給水脚銀時各省鑄局陸續議停惟存浙江及臨清局戶部議言各局銅價原定每觔六分五釐而脚費無出恐至累民令浙江與臨清局俱於正價外許增脚價銀五釐從之

皇朝通典又定私銷制錢禁例四川道御史羅人傑疏言奸民銷毀制錢造作銅器應行禁止經九卿議定銅價所在高昂而毀千錢已可得銅八觔有餘銅價浮於錢價直可獲利以倍非嚴立科條不能禁其不毀制錢也私銷之罪同於私鑄嗣後有犯者照私鑄例論罪官員失察亦如之

皇朝通考按是時私鑄之例係為首斬決為從絞決私銷者與同罪至乾隆十五年改私鑄為首斬候為從發遣其私銷之犯仍照立斬立絞例

十三年停浙江鼓鑄

十四年定開採銅鉛之例戶部議准凡各省產銅及白黑鉛處所有民具呈願採該督撫即委官監管採取至十八年復定各省採銅鉛處令道員總理府佐分管州縣官專司採得銅鉛以十分內二分納官八分聽民發賣有不便採取之處督撫題明停止監管官所得稅銅鉛准按觔數議敘上官誅求逼勒者從重議處其採取銅鉛先聽地主報名如地主無力聽本州縣人報採許雇鄰近州縣匠役如有越境採取及衙役擾民俱治其罪

按康熙年間如 盛京及閩浙諸省皆曾開採續經停止今則雲南貴州湖南四川廣西廣東等處並饒礦產而滇之紅銅及黔楚之鉛粵東之點錫尤其上供京局者也開廠之例亦陸續增定大抵聽商民自為採取而官為監之稅其十分之二其四分則發價官收四分則聽其流通販運或以一成抽課其餘盡數官買或以三成抽課其餘聽商自賣亦有官發工本招商承辦又有竟歸官辦者

又議令各關銅觔止辦解定額之半

停臨清鎮鼓鑄

十五年定工部寶源局監督不論滿漢止差司官一人工部疏言寶源局監督向設三人順治十七年裁一人定滿漢各一然局務止得戶部之半應再減一人嗣後無論滿漢遴委賢員督理一年更代其筆帖式一員仍如舊制從之

十八年議定戶部寶泉局工部寶源局俱令滿右侍郎一人公同漢侍郎督理錢法

又行解送廢銅之令奉　上諭今聞錢法漸弛鼓鑄滋弊以致制錢日少價值騰貴著戶部工部都察院堂官同詣錢局親查釐剔弊竇至部院衙門各處所有廢銅器皿及廢紅衣大小銅礮並直省所存廢銅礮著盡行解部鼓鑄尋議各關差承辦兩局銅觔聽買廢銅舊器解送或將紅銅六十觔鉛四十觔折作銅一百觔不得攙和板塊之銅以絕毀錢之弊至二十四年復議不拘板塊及廢銅准其一體解送

又令兩淮兩浙長蘆河東鹽差增辦寶泉局銅兩淮三萬兩兩浙長蘆各萬五千兩河東五千兩

又定寶泉寶源二局收買淘洗餘銅戶工二部議定兩局鼓鑄錢文凡土砂煤灰內有滴流餘銅應令該監督召人淘洗所得之銅照部定價收買

復開廣西鼓鑄局

十九年議派滿漢科道官各一人稽察錢局一年更代

皇朝通志又開福建漳州府鼓鑄局錢幕鑄滿漢文漳字

皇朝通考二十年停鹽差辦銅之例鹽差與關差辦銅同購之商販自分辦以來責成不專停止鹽差採辦

停廣西鼓鑄

二十一年復開雲南省城鼓鑄增置大理府祿豐縣蒙自縣局錢幕俱鑄雲字

定各關承辦局銅仍照原額全行解運

停福建漳州府鼓鑄

二十二年議減臨清關辦寶泉局銅銀萬兩改令贛關太平橋關承辦並增湖口鳳陽關辦銅之令

按康熙二十一年移九江關於湖口縣故亦稱湖口關至雍正元年仍還九江

復開湖南鼓鑄局

二十三年選差專員督理京省錢法

又議將各關稅及蘆課銀增辦寶源局銅令每年開鑄二十四卯管理錢法刑部左侍郎佛倫疏言寶源局每月分二卯鼓鑄每卯需銅五萬觔現在各關額解之銅尚不無遲延尾欠每年約止交局六十五萬八千餘觔僅可供鑄六月有餘其餘五月匠役無事各歸鄉村安能保其不行私鑄請將各關稅及蘆課銀增買銅至一百二十萬觔一年按月鑄足二十四卯不令匠役出局可杜私鑄之弊

又更定錢制每文重一錢令寶泉局每年開鑄四十卯管理錢法吏部左侍郎陳廷敬疏言錢日少而貴者蓋因奸宄不法毀錢作銅牟利所致鼓鑄之數有限銷毀之途無窮欲除毀錢之弊求制錢之多莫若鑄稍輕之錢毀錢為銅既無厚利則其弊自絕總計寶泉寶源二局每年鑄錢四十萬四千八百串今若改每文重一錢計每年可多鑄錢十六萬一千九百二十串得 旨令九卿會議尋議應如所請於寶泉局按卯增鑄其各省錢局俱照新定錢式鑄造從之

又定以銅六鉛四配鑄制錢戶部議定凡銅觔仍由各關辦運鉛觔由部發銀交商人承辦解局配用

按鑄錢之法兼用銅鉛蓋銅性燥烈必以鉛濟之而後錢始光潤唐錢已用銅鉛錫配鑄故開元時曾禁以銅為器及私賣銅鉛錫又宋史稱轉運使張齊賢求舊鑄法惟永平監用開元錢料最善即詣闕面陳詔增市鉛錫明代錢分別四火黃銅二火黃銅配鑄所謂黃銅者即紅銅與白鉛相和而成蓋其法相傳已久 國初鑄錢或聽各關於銅額內兼辦鉛觔或收用廢錢舊器分別生熟銅配鑄至是始酌定成數是年若湖南省嗣後若福建廣東湖北浙江等省開局皆令照例配鑄惟雲南鑄局是時以本地及貴州等處鉛礦俱未開採銅賤鉛貴銅價每觔五分四釐鉛價每觔五分五釐准以銅八鉛二配鑄

又申定兩局爐役夾鑄私錢之禁

皇朝通典八 二十四年復開福建鼓鑄局

又罷前代舊錢之禁福建巡撫金鋐疏言福建錢文頗雜所轄州縣多用前代舊錢應爲禁遏經戶部議准一切舊錢悉行銷毀　又定旗人私銷私鑄禁例

皇朝通考又議減龍江關辦寶源局銅銀五千兩改令西新關承辦

又開雲南臨安府鼓鑄局錢幕亦鑄雲字

二十五年增各關辦銅價值每觔原價銀六分五釐今酌增三分五釐每觔合計銀一錢各關辦解戶部工部銅九十五萬四百五十觔有奇合計三百六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八觔應加增銅價銀一十二萬七千四百八十八兩有奇卽於各關稅內支給

又復開廣東省城鼓鑄增置肇慶府局錢幕亦鑄廣字

二十六年定戶工二部錢法仍令本部右侍郎督理停止選差專員

又復開湖北鼓鑄停廣東肇慶府局

二十七年增各省蘆課辦銅價直亦照關稅例每觔增給銀三分五釐以足一錢合計增銀八千七百三十四兩有奇俱於蘆課項內動支

又定工部寶源局監督仍差滿漢司官各一人

二十八年開福建臺灣府鼓鑄局錢幕鑄滿漢文臺字福建巡撫張仲舉疏言臺灣孤懸海外自建設郡縣以來民間猶用僞錢應請頒發制錢式樣就本地開爐鼓鑄其銅本就兵餉銀內動用購買鑄獲制錢歸還原項戶部議如所請從之

又停雲南省各局鼓鑄雲南各局舊共設爐四十八座後以錢價過賤已議裁爐二十四座至是總督范承勳復以錢法壅滯請將雲南省城祿豐縣臨安府城蒙自縣大理府城五局概行停止俟積錢疏通完日再議開鑄從之

二十九年申定錢直不平禁例戶部議言官局制錢順治年間卽定每十文準銀一分近因錢市居奇而價復參差不一自今市肆交易務照定例每銀一兩毋得不足千文之數違者旗人鞭一百民人枷一月互詳刑考

又行收買私錢之令民間私錢在京城限六月交送戶部照銅價每觔給銀一錢收買改鑄在外以文到日爲始亦限六月各州縣動庫銀照銅價收買解布政司

三十一年停廣東及福建臺灣府鼓鑄

又申定各關差在京城買銅之禁先是議寶泉寶源鑪頭匠役有將各關差應解銅觔在京包攬買交希獲餘利轉致虧帑誤鑄者予以杖枷並妻子流尙陽堡各關監督知情者革職嗣後議定各關額銅有在京城辦買者代爲辦買人係旗人鞭一百枷三月係民杖一百枷三月流三千里銅價入官知情之關差照例議處各差解銅至臨清該關官會同知州查驗至天津該關官會同天津道查驗至崇文門該監督會同科道官查驗各給印文若不查而給與虛數印文者亦革職至是奉 上諭各關差於京城託人購銅及令衙役解銅俱著嚴行禁止務於出差地方如數辦買令同差之筆帖式依期親解送部

三十三年令寶泉局每年開鑄三十六卯每卯用銅鉛五萬觔

三十四年復開廣東鼓鑄停福建局

三十五年復開浙江鼓鑄局

三十六年以湖北湖南局錢輕小禁止行使湖北局昌字錢湖南局南字錢以式樣輕小已於二十六年得旨嚴加申飭至是戶部議定昌字南字錢色紅不堪行使應行禁止照小錢例依限交收仍行令該督撫飭監局之員嗣後務鑄造精工如仍攙和多鉛將司道官以剋減例督撫以徇隱例處分

又嚴失察私錢處分奉 上諭朕頃謁 陵時見用小錢者甚衆所換之錢亦多舊錢兩局錢使用者絕少此實非益民之事也今歲田禾大有而米價仍貴詢之土人皆云錢賤所以米貴又聞小錢從山東來者居多先年佛倫科爾坤管錢法時請將錢式改小朕每謂錢改小易改大難錢價若賤則諸物騰貴今果如朕言大學士等卽同九卿將錢法如何盡善確議具奏尋議定官錢價賤悉由私鑄過多欲維持錢法惟先嚴禁私錢嗣後內外各官將該管地方私鑄及興販私鑄之案自行緝獲者免其論罪如經查出議處其私錢已有收買之令均照銅價每

觔給銀一錢收買改鑄

三十七年停廣東鼓鑄

皇朝通志三十八年議令民間自行銷毀私錢交官收買

皇朝通考又議以蕪湖滸墅湖口淮安北新揚州六關應辦寶泉寶源二局額銅改交內務府商人承辦嗣後各關亦交第改歸商辦

又停浙江鼓鑄

三十九年停湖北湖南鼓鑄

四十年議以荊州鳳陽太平橋關應辦寶源局額銅交商人承辦

四十一年更定錢制每文重一錢四分議定新舊錢直大學士等會議錢法奏言見今私鑄者多官錢壅滯若不少更舊制錢法頗難疏通奉　上諭前佛倫等屢奏將制錢鑄小甚有裨益始准其行今鑄小以來私鑄之錢不能停止可會同九卿再加詳議務使永遠遵行無弊尋議言順治十四年因停止各省設爐專留京局改鑄每文重一錢四分定每銅百觔准耗銅十二觔鑄錢十串五十文有奇支給匠工物料等項錢二千六百九十五文康熙二十三年以詳察耗費事宜將耗銅減定爲九觔每百觔鑄錢十串四百文支給匠工物料減定一千九百七十四文是年改鑄每文重一錢即照此支給每百觔鑄錢十四串五百六十文今制錢易於攙和私錢請仍照順治十四年錢式改鑄每文重一錢四分其耗銅及匠工物料等項仍照康熙二十三年例支給令寶泉局按卯加銅鑄足額數自本年十一月鑄大錢起三年之內暫准兼用舊鑄小制錢但錢直交易不便一律應定新鑄制錢每千文準銀一兩舊鑄小制錢每千文準銀七錢俟三年後新錢足用則舊錢可漸次令其各自銷毀其新鑄制錢務令分兩準足如有鑄不合式者將該監督題參議處從之

四十二年議派長蘆山東兩浙鹽課增辦寶泉寶源二局銅俱交商人承辦

四十三年增定寶源局每卯用銅鉛六萬觔

四十四年議寶泉寶源二局監督皆請　簡放定以三年更代

又議派福建廣東等處鹽課及海關稅銀增辦寶源局銅俱交商人承辦

又議令雲南省城設立官銅店時雲南廣開銅廠總督貝和諾題定按廠抽納稅銅每年變價將課息銀報部復請於額例抽納外預發工本收買餘銅各銅廠每觔價銀三四分以至五六分不等發運省城設立官銅店賣給官商以供各省承辦京局額銅之用每百觔定價九兩二錢除歸還銅本及由廠運省脚費等項外所獲餘息盡數歸充公用從之

按雲南地多山礦在唐宋時越在外服元明有金銀之課而銅之開採尚少且民間日用多以海𧴩而未嘗用錢明嘉靖萬歷時雖暫開鑄局卽行停止至　本朝於是年始盛開礦產凡元江府順寧府開化府昆陽州易門縣寧州蒙自縣路南州和曲州祿勸州趙州永平縣等處各設銅廠嗣後開採日增京局皆資用焉洵乎天地之寶必有待而後興也

四十五年行收買舊小制錢之令以舊小制錢價直甚賤大錢壅滯官爲收買

又遣部臣緝獲山東私鑄奸民定山東錢糧暫折收小錢及銅器之令先是山東巡撫趙世顯疏言官錢過輕請於濟南臨淸開爐照順治十年之制改鑄大錢工本旣重則私鑄自息但舊時小錢民間久習行使請暫免禁用經九卿議覆奏　上諭聞山東長山縣周村一帶俱開爐私鑄若不禁私鑄而鑄大錢則大錢重小錢輕必毀大錢以鑄小錢是大不利於地方矣奸民鑄小錢者甚多但未拏獲未可懸擬頃差侍郎恩丕等赴長山縣捕鑄私錢者已諭於緝獲後並私鑄之爐帶往趙世顯處問以地方見鑄私錢不禁不捕又請鑄大錢果何謂耶尋侍郎恩丕等緝獲盜鑄還京復　諭大學士等曰近因山東私鑄小錢特差侍郎恩丕等緝獲今旣禁私錢又不收取則用私錢者無日止矣朕意欲於來年徵收山東錢糧其銀一兩折錢二千俟錢盡時折收諸銅器則不出一年私錢自盡彼地方官不能緝獲私鑄俱係有罪卽將所收錢及銅交伊等運至京城增爐鼓鑄爾等與九卿科道議奏嗣議將趙世顯所請不准開爐鼓鑄其山東明年錢糧遵　旨折收俟私鑄盡而止

四十七年申嚴失察私錢處分之例戶部議定直省私錢盛行皆該管各官不實力訪緝以致奸民藐法應再行嚴定處分嗣後有私鑄及興販不法之徒該管地方文武官不行嚴緝或上司查出或旁人首告其知情者照私鑄爲首例斬決家產入官不知情者以溺職論革職官船戶有販運私錢押運官知情者與同罪不知者革職

四十八年大學士等會議錢法議定仍照順治十四年錢式改鑄每文重一錢四分每千文準銀一兩舊鑄小制錢每千文準銀七錢

皇朝通考五十年增定寶泉局每卯用銅鉛十萬觔

五十一年議以龍江西新南新贛關應辦寶源局額銅交商人承辦

又令撥京局大制錢運往湖南偏沅巡撫潘宗洛疏言湖南所用制錢半係康熙三十九年以前所鑄錢小而輕私鑄易於攙和康熙四十一年以後寶泉寶源所鑄一錢四分之新大制錢尚未流通請每年撥給大制錢四萬串於回空糧船載至湖南運到之日按照州縣大小赴司領發易銀解貯司庫以三年爲限俟大錢敷用將小制錢盡收銷毀經戶工二部議准於寶泉局撥三萬串寶源局撥一萬串每年交該省糧運同以便民用

五十二年議派兩浙福建廣東鹽課增辦寶源局銅並各省蘆課辦銅銀俱交商人承辦

又議以各關應辦寶泉局額銅並增派鹽課海關稅辦銅銀俱交商人承辦

皇朝通志五十三年命寶泉局每年開鑄三十六卯

皇朝通考又議定商人辦解銅鉛違限處分及寶泉寶源二局監督奏銷更代之例

五十四年議定京局額銅改交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廣東八省督撫委員辦解增定價直罷內務府商人辦銅之令

又定各省辦解銅觔分爲兩運上運以每年四月起解下運以每年十月起解

五十五年令京局暫行收買舊銅以充鼓鑄時江蘇等八省督撫辦銅以事在創始未能依限解交戶工二部議定先行收買舊器皿廢銅交局鼓鑄每觔定價銀一錢腳費五分由戶部給發銀兩辦買務令不誤鼓鑄仍照銅六鉛

四台計將銅六價直併脚費銀兩數目扣明行文江蘇等八省督撫照原額扣除減辦其所減之銅價及水脚銀兩令其彙齊解部

五十六年嚴私銷小制錢作銅變賣之禁大學士等議言前因江蘇等省解銅恐有逾限定錢局暫行收買舊器皿廢銅通融辦理近聞奸民私銷小制錢作廢銅變賣較之錢價獲利以倍於錢法轉滋弊竇應亟行禁止　上諭九卿科道會同戶部確議尋議言嗣後錢局止許買舊銅器皿不准買新鑄板塊銅觔如有毀小制錢充作廢銅者通行八旗步軍統領並五城大興宛平兩縣嚴緝

五十七年議增各省辦銅價直預年給發並准兼收舊銅交納

增定寶泉局每卯用銅鉛十二萬觔

五十八年罷收買舊銅之令奉　上諭戶部見今採買舊銅器皿工部又行採買京城焉有如許舊銅採辦不得之時不肖之徒乘機射利必致將制錢銷毀轉賣毀錢則錢價必長甚與民生無益著大學士九卿等確議尋議言見今兩局所貯餘銅及各省解到銅觔可以不誤鼓鑄其採買舊銅之例應不准行至江寧等八省舊欠未完銅二百七十二萬八千六百觔有奇應令各該督撫於文到日勒限十月盡數解部如有遲誤將辦銅各官嚴加議處督催不力之督撫布政使俱照承追錢糧例處分從之

又議停各衙門公費及官俸給錢之例戶部議言每年局錢配給八旗兵餉及各衙門公費漢官俸錢其需錢三十七萬五千餘串見查寶泉局每年所鑄錢除本局支用工料各項外所存止三十三萬四千二百餘串合之所出錢數尚不敷四萬一千餘串請將名衙門應支公費與漢官俸錢停其給錢每錢一串給銀一兩從之

五十九年議令湖南桂陽州稅鉛解京局配鑄

六十年議定八省承辦京局額銅歸併江蘇浙江二省辦解

皇朝通志　六十一年議將平糶官米錢文交五城市易以平錢直並令八旗月餉暫以銀錢各半配給

皇朝通考　又議平錢直申定辦銅限期奉　上諭京師錢價甚貴至今尚未得平昔年管理錢法侍郎陳廷敬等條

奏奸宄圖利毀錢作銅以致錢直騰貴如將制錢每文鑄重一錢則錢價卽平九卿議覆准鑄小錢迨後私鑄甚多朕以制錢仍照舊鑄大者爲善故特降諭旨而九卿請鼓鑄大錢將小錢銷毀朕念小民行之已久暫令大錢並用自後於民亦甚便利凡事須隨時制宜鼓鑄一事從前屢經更改今錢價何故驟貴交九卿科道會同確議尋議言錢直平減全在錢文之充裕見在銅觔已定歸併江浙購辦務令仍照原議四月完半十月全完如上運銅觔於四月內不完者卽應初參再限四月不完爲二參展限四月不完爲三參下運銅觔一照上運扣限糾參如有徇隱不行揭報將該督撫一併交吏部議處銅觔運解既速則按卯鼓鑄制錢日多錢價自平從之

聽商民得赴安南國採銅九卿等議言向聞安南國銅產頗饒令雲貴兩廣督撫行文安南國王凡有客商採買銅觔務使照常貿易不時放行毋得禁止阻留則內地銅觔自必益加充裕從之

又議增辦鉛價直戸部議言錢局以銅六鉛四配鑄見在鉛觔價直昂貴是以商人承辦不前應酌量照八省銅價增給二分之例每鉛一觔增價二分爲八分二釐五毫仍給水腳銀三分務令勒期解部不得藉詞遲誤從之尋以鉛價漸平仍復每觔六分二釐五毫之例

雍正元年頒行雍正通寶錢

又令寶泉局每年開鑄四十卯設立官牙議平錢直奉　上諭錢文係國家要務　皇考常注意勞思此事見在錢價日昂其如何平價之處著王大臣會同九卿定議具奏尋議言錢價騰湧總緣制錢尚少從前寶泉局每年曾鑄四十卯旋因銅鉛解運甚遲議減四卯見今歷經嚴催本局解收銅鉛甚多應增四卯卽於雍正元年爲始開鑄四十卯每年用銅二百八十八萬觔鉛一百九十二萬觔鑄出新錢與順治錢及康熙年間大小制錢相兼行使則錢多而價自平但恐有奸民囤積居奇應令大興宛平兩縣設立錢行官牙將錢價議平毋得任意低昂以便交易違者論罪從之

按牙卽古之合會交易以平市價者史記稱爲駔會周禮注稱爲月平唐書稱爲經紀其後或稱爲互郎亦稱爲牙郎凡各貨物流通皆有官牙至乾隆三年御史陶正靖條奏將錢牙裁革凡銀錢交易聽民自相買賣七年步

軍統領舒赫德奏稱圜錢各鋪無人說合轉致居奇請照舊設立錢牙十二名領帖充當責成各牙等議平錢價互詳市糴考

又開雲南省城及臨安府大理府霑益州鼓鑄局定錢幕俱鑄滿文先是雲南於康熙四十四年奏開靑龍金釵等銅廠嗣以銅產日旺巡撫楊名時奏請每年解京局銅一百萬觔以供鼓鑄經王大臣會同戶部議言滇省採銅漸次有效與其解京多需脚費不如即留滇開鑄其省城之雲南府及臨安府大理府霑益州四處相近銅廠轉運俱為便易各令其開局務選賢能道府官監理其錢幕應俱用滿文擬令鑄雲泉字樣於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得

旨依議其部議錢幕清字鑄雲泉見在京城二局係寶泉寶源字樣錢乃國家之寶雲南應鑄寶雲以後他省鑄錢俱將寶字為首次鑄各本省一字

又更定制錢放餉為每兩月一次銀八錢二配給

又禁雲南收銅之弊令商民得以餘銅自行販賣戶部議言雲南自康熙四十四年設立官銅店官收廠銅奉行已久每易短少價值加長秤頭以致礦民賠累應令該督撫嚴行禁革凡有官買悉照市秤市價出入畫一其額抽稅銅亦令公平抽納不許抑勒商民至所產之銅除抽稅及官買供本省鼓鑄外有餘聽民開自行販賣流通毋得禁遏從之

又停止稽察錢局滿漢科道官更定二局監督仍以一年更代

皇朝通志二年令寶源局每年開鑄四十卯

皇朝通考又議減江蘇辦五省銅額數令福建廣東承辦並定辦銅官逐年更換之例署江蘇巡撫何天培奏言從前各關差等辦銅時係洋銅滇銅兼買後為商人承辦專取給於洋銅歷年以來東洋產銅有限購辦不齊遂多積欠自康熙五十五年改歸八省分辦在江蘇雖偶有遲延猶得辦完而各省仍有缺額至六十年復改江蘇浙江總辦江蘇獨承認五省銅數皆先發帑錢交商船出洋採買今徹底清查有六十一年銅八十四萬六千觔係捏報起程雍正元年上下兩運內尚該銅二百餘萬觔至今未能辦到細加訪問知東洋開採日久銅礦日減每年江浙二省

銅商出洋者不過三十六船從前每船載銅九萬五千觔近因採銅漸少每船止得銅七萬五千觔約收江南海關者十八九船合計可得銅一百三四十萬觔止敷承辦一半之數尚需一半實屬無從採買請江蘇亦照浙江之例認辦三省銅數一百六十六萬三千二百觔其二省銅數一百十萬八千八百觔應請另派產銅之省承辦至於辦銅官宜令逐年更換不使屢年壓欠以杜移新掩舊之弊經戶部議准令江蘇承辦本省及安徽江西三省銅數其餘福建廣東二省額銅該省地皆近海可以收買洋銅應交二省巡撫於雍正三年爲始仍照舊額承辦分解戶工二局至辦銅之官令各省一體逐年更換著爲定例

又行收買舊銅之令戶工二部議言京局每年鑄錢四十卯需銅甚多見在辦銅之省不能如期接濟應照康熙五十五年之例收買舊銅攙用除遠僻之省載運維艱毋庸知照併不足六成之低銅不准收買外應令近京各省并劄行順天府及京局監督出示曉諭毋論旗人民人有願將舊器皿廢銅運送到局者不拘多寡隨到隨收錢法侍郎預向銀庫領銀貯局每觔給銀一錢一分九釐九毫俟各省解運紅銅足用之日即行停止如各省採辦額銅之外收有廢銅亦准解部照廢銅價直題銷從之尋又議定商人得自備資本收廢銅交納其自外省收買送局者每觔給銀一錢五分在本京收買者仍照前定價直如有紅銅每觔給銀一錢七分五釐戶部給與路引聽往各省收運

又議減浙江辦銅額數令湖北湖南承辦

又禁直省收納錢糧銀匠估色之弊刑部尚書勵廷儀奏言完繳錢糧例易銀上納民間買賣色銀未必即係足紋必投銀鋪傾鎔而後入櫃官銀匠當傾鎔之時每苛估成色橫加勒索各有戳字爲認遠州縣拆封後再發匠另鎔大錠方始解布政司銀匠見非其字戳必以成色低潮稟官責令完戶重補以致重耗累民嗣後請嚴禁銀匠藉口成色包攬需索之弊經九卿議言直省州縣解司錢糧例鑿有州縣及銀匠姓名或店號銀匠之認識誠不可少應令地方官酌量錢糧之多寡擇其信寔有身家者選用數人或十餘人聽民隨便赴鋪傾鎔不許銀匠包攬代納如有不肖州縣設立當官總銀匠非其戳子即不准收致有抑勒等弊督撫即指名參處從之

抜直省解銀由布政使起解者曰地丁銀由運使起解者曰鹽課銀由糧道起解者曰漕項銀由關監督起解者曰關稅銀皆必傾鎔成錠然後起解其解銀之具曰鞘每銀一千兩爲一鞘或委員押解或卽由吏胥押解例塡給勘合火牌及兵牌於所過地方撥夫擡送撥兵防護所以愼重帑項也

三年令雲南各局鼓鑄制錢聽其流通各省以便民用不必禁止出境

又申私錢之禁　上諭京局每歲鼓鑄則制錢應日加增而各省未得流布必有銷官錢以爲私鑄者聞湖廣河南等省私鑄之風尤甚著各省督撫申飭該地方官嚴加禁緝三法司議奏查官局每錢一文計重一錢四分鼓鑄之法由紅爐翻沙刷灰剉邊滾邊磨洗而後成錢今私鑄錢每文止重八九分一爐之外別無剉滾磨洗等事俗稱爲沙板爲錘扁旣省銅觔又省工力所以不法之徒蹈死而不肯悛改伏思私鑄之錢不能自用必藉經紀爲之興販鋪戶爲之攙和而其錢始得流布今應再通行八旗提督五城及大興宛平二縣並直隸各省出示曉諭凡經紀鋪戶人等嗣後私錢不許攙和一文其從前有收買在家者限於一月內赴官首明量給官錢半價收毁若逾限仍敢攙和行使者不論錢數多寡俱發黑龍江給披甲人爲奴地方官實心查緝量予議敘若仍行怠玩或別經發覺俱照舊定失察例處分

四年定寶泉局分設四廠鼓鑄增設大使各一人戶部奏言寶泉舊局在東四牌樓街之北今鼓鑄加增請分爲四廠其舊廠作爲公署但以收貯銅鉛不復置爐設東廠於東四牌樓之四條衚衕置爐十二座設南廠於東四牌樓之錢糧衚衕置爐十二座設西廠於北鑼鼓巷之千佛寺後置爐十四座設北廠於新橋北之三條衚衕置爐十二座共爲正爐五十座復於東南西三廠各置勤爐三座北廠置勤爐一座共爲十座以備銅鉛多餘加卯鼓鑄至舊局向設大使一員今旣添四廠應增設大使四員各分廠辦理從之

又令寶泉寶源二局每年各開鑄四十一卯

又嚴造用黃銅器皿之禁令交官收買先是正月大學士九卿等議言奸民銷毁制錢改鑄銅器從前立法甚嚴而終不能禁止者緣定例之時但禁將來未造之銅器而已成之銅器置之不問民間總有新造亦必託名已成

又新造之器惟禁五觔以上者而五觔以下者不問故法久玩生仍然濫行鑄造而其弊至於銷毀制錢也今欲杜毀錢之源惟除紅白銅不禁并黃銅之樂器天平法馬等子及五觔以下圓鏡亦不禁外其餘一應器皿無論大小輕重俱不許仍用黃銅製造其已成銅器有願賣者俱作廢銅交官每觔給價照一錢一分九釐九毫三絲之數江蘇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廣東見在辦銅其本省廢銅交辦銅官收買如紅銅不敷即以此項銅器解部扣六成紅銅補額其四成鉛准扣出另給價直俱照例每觔給水腳價三分其不足六成之銅器亦准收買總照成色遞減其價於解部時報明至安徽江西廣西貴州四省雖不辦銅然與江蘇廣東湖廣接壤安徽江西廢銅歸於江蘇廣西廢銅歸於廣東貴州廢銅歸於湖廣令三省委官收買解部雲南見開鼓鑄所收黃銅和入紅銅扣算成色鼓鑄直隸山東令各州縣收買廢銅交布政司彙齊解交京局直隸解送每觔給水腳銀一分山東解送每觔給水腳銀一分五釐至山西陝西無水道可通河南亦半由陸運腳價非輕四川有川江之險解運亦難此四省廢銅暫收存本省俟一二年後視所收多寡或本省開鑄或作何解送各督撫再議具題如此則私毀之弊可息而於錢法實有裨益得

旨依議至是以民間銅器交官者少而各鋪戶亦仍行貨賣奉

上諭嗣後京城內除三品以上官准用銅器其餘俱不得用黃銅器皿定限三年令將所有悉行報出當官給價收買經九卿遵議除樂器等項外京城官民人等所有舊存黃銅器皿俱交官領價旗人交本旗佐領漢人交五城御史處隨交隨收其收買銀兩各於戶部先行支領存貯其所收之銅每季解送錢局如過三年之限不交官者照私藏禁物律治罪其鋪戶有仍將黃銅製造器皿者照銷毀制錢爲從律治罪

上命先於直隸各府並各督撫駐劄之省城試行收買尋復

申論都察院五城御史及八旗官員至五年四月令各省所屬府州縣地方皆一體禁飭九月奉

論從前曾議三品以上許用黃銅今猶覺濫用者多以後惟一品官之家器皿許用黃銅餘著徧行禁止有藏匿私用者概以違禁論

皇朝通考按自賈誼以收銅爲七福可致唐劉秩貨泉議亦終之以銅不布下禁銅之令古人多有行之者然其間亦各有辨考之前史宋孝建三年嘗禁用銅器唐開元十七年大歷七年貞元九年元和元年並申其禁太和三年詔惟

鑑鈕釘鐶得用銅餘皆禁之會昌時以銅像鐘磬皆歸巡院晉天福三年亦禁民作銅器周顯德元年令民間銅器悉輸官給直宋紹興二十八年命取公私銅器悉付鑄錢司民間不輸者罪之每銅器百觔官給價銀以十一兩九錢而贏鑄錢除工料外以每串爲銀一兩計之實止得銀八兩四錢有奇其各省之奏銷者江南鑄錢二十串需銀二十四兩一錢而贏浙江鑄錢二十串需銀二十五兩五錢而贏是同一禁銅也

又停雲南大理府霑益州鼓鑄增雲南省城及臨安府局爐座鑄錢發運各省並准於鼓鑄正額外加帶鑄錢及外耗錢

又增戶部寶泉局筆帖式二人

五年令寶泉寶源二局以所收銅器於定額之外加卯鼓鑄

按兩局加鑄初自六卯遞增至十五六卯不等各設勤爐添鑄歲無定額皆在正卯之外其每年配鑄銅鉛之正額仍爲四十一卯自雍正十年以後寶源局減正額爲三十七卯至十三年復各爲四十一卯

又定以銅鉛各半配鑄制錢

按是年寶泉寶源二局照例配鑄其雲南各局及嗣後所開之貴州局四川局以銅質高低不一兼之沙水異宜仍以銅六鉛四相配至乾隆五年改鑄靑錢始照京局一例配鑄云

又議轉運雲南銅觔令江蘇湖北湖南收買解交京局

又行各省舊欠錢糧折收銅器之令戶部奉　上諭前令各省設立收買銅器公所選員專司其事在司庫先撥銀兩以爲價直但恐各州縣與所設公所有隔遠之處交納未便欲令民間以銅器抵作錢糧著詳議具奏又聞外省官員欲捐買銅觔此斷不可行地方官但能實心辦理便於公事有益如有見將己貲收買銅器者著照數給與價直尋議定各省有舊欠錢糧准其以黃銅器皿抵交除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四省並無民欠安西民欠無多其餘各省令各督撫於舊欠內酌量以二十萬兩爲率令欠戶交納銅器扣抵應完之數至所收銅器中熟銅照定價每觔以一錢一分九釐有奇生銅價比熟銅減二每觔以九分五釐有奇各按成色觔兩抵算州縣官不得

剋減價值亦不得重秤收兌每季將徵收數目報明督撫年終彙題其無民欠之省分及無民欠之州縣與無舊欠之糧戶有以銅器交官者亦按生熟銅色照例給價如地方官有借捐買名色以賤價收買民閒銅器者該督撫即

題參議處

開甘肅鼓鑄局甘肅巡撫石文焯奏言甘肅錢文頗雜請動支庫銀二萬兩收買各屬戶工二釐字小錢及古舊錢廢錢開局於省城設爐十二座錢幕滿文鑄寶鞏二字以所鑄大錢收換小錢源源更鑄俟收盡停止戶部議如所

請從之

按甘肅布政使司先駐鞏昌康熙六年於錢幕鑄滿漢文鞏字嗣於九年停止錢局移布政使於蘭州至是年即於蘭州設局其錢幕仍鞏字之舊曰寶鞏

六年定辦解額銅分別成色之例戶工二部議言各省承辦二局額銅四百四十三萬五千餘觔每觔定價一錢四分五釐向係一例支銷並未分別成色但解到銅觔不能一色純熟若不為收受不惟解員往返苦累亦恐各省銅產不同請嗣後除淨銅照例給價如有塊銅及廣條鞘殼等項不足成數者即令監督同解員估定成色彈兌交收行文辦銅本省減價報銷至於錢局亦照所估成色分別配搭每開鑄銅鉛百觔如九成銅以銅六十觔鉛四十觔配鑄九五成銅以銅五十五觔鉛四十五觔配鑄從之

又定寶源局增設新廠鼓鑄工部奏言寶源舊局向在朝陽門內之西南今鼓鑄加增請照戶部分廠之例添設一廠於崇文門內東之泡子河舊廠置爐十二座新廠置爐十三座共為正爐二十五座仍於舊廠置勤爐六座以備銅鉛多餘加卯鼓鑄從之

又停甘肅寶鞏局鼓鑄署甘肅巡撫張廷棟奏言甘省收買小錢改鑄大錢未免擾民請暫停鼓鑄戶部議如所請

旨著即行停止

七年申定錢直戶部奉　上諭近聞直隸及奉天等處錢價過賤民閒貿易物價必致虧損嗣後每銀一兩止許換制錢一千文

皇朝通志又增設寶源局大使二人用工部筆帖式辦理

又令江西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山東山西各開鼓鑄局錢幕滿文江西南昌府局鑄寶昌二字浙江杭州府局鑄寶浙二字湖北武昌府局鑄寶武二字湖南長沙府局鑄寶南二字河南開封府局鑄寶河二字山東濟南府局鑄寶濟二字山西太原府局鑄寶晉二字

皇朝通考按雍正年間各省鼓鑄惟寶雲局及八年所開之寶黔局十年所開之寶川局皆因礦開鑄配用銅鉛餘若寶鞏局則取小錢改鑄旋即議罷是年所開之寶昌寶浙寶武寶南寶河寶濟寶晉局及嗣後所開之寶蘇寶安局並收買舊銅器分別生熟銅對搭鼓鑄熟銅器每觔價銀一錢一分九釐有奇生銅器每觔價銀九分五釐有奇亦有每銅八觔內仍加用鉛七八觔者皆隨各省斟酌題定後以廢銅鑄完各局於雍正十三年以前次第停止寶濟局於乾隆三年停止自乾隆五年以後江蘇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山西諸省各隨水陸之便分買東洋滇南等處之銅復行開局

又令增撥雲南局錢運往廣西戶部議言粵西距京遙遠制錢從未到粵民間所用多係私錢每年雖有雲南撥錢二萬串不敷流轉應令滇省增撥錢文尋經雲南總督鄂爾泰奏定從前原議每年以錢四萬串分運四川湖廣廣西見在兩湖已經開局四川錢價平減亦已停運請於省城臨安二局歲撥錢六萬二千串發運粵西沿途經過該省右江左江地方即酌定數目順便截留以爲搭放兵餉俸工之用俟運至桂林省城即從司庫照例易銀給滇員領回歸還原本

八年定廣東辦解滇銅之例廣東總督郝玉麟奏言廣東從前承辦洋銅近緣洋銅竟不到粵辦員俱領價赴滇買回毛銅至粵鎔化成條然後起運每百觔幾需銀二十兩賠累實多請酌增水腳竟令從滇買銅起運至京從之

又議減江蘇辦銅額數令安徽江西承辦並定八省分辦洋銅滇銅之令江蘇巡撫尹繼善奏言戶部議准自雍正九年爲始將江蘇銅數分出二省交安徽江西遴選大員領本省司庫銀亦赴江南海關募商採辦嗣後八省仍各

辦一省銅數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五省分辦洋銅湖北湖南廣東三省分辦滇銅各依限如額起解

又開貴州畢節縣鼓鑄局先是貴州於雍正元年議開銅礦鼓鑄督撫以黔省漢苗雜處用銀沿襲已久若以錢文搭餉領運旣難流通無時請停止開採至是復以威寧州採銅有效而大定府境內又產有鉛礦巡撫張廣泗奏請開局於畢節縣城設爐十座錢幕滿文鑄寶黔二字每年開鑄三十六卯每爐每卯照雲南之例從之

九年設立寶泉局銅色對牌戶部奏言各省辦解寶泉局額銅向例洋銅作爲十成廣條作爲九五成塊銅蟹殼作爲九成勻配鼓鑄今各省解到銅觔每種各有高低收兌時若但照銅名核算成色配鑄必至虧折嗣後請設立銅色對牌以八成八五九成九五十成分爲五牌凡銅觔到局令解官與監督從公較對除八成以下者不收外八成以上者俱照成色秤收核算價直但照牌定估恐或過苛應將估定八成以上者作爲八五八五以上者作爲九成九成以上者作爲九五九五以上者作爲十成其有包裹鉛渣及黑暗灰色之銅令辦銅官家人公同解銅官鎔化淨銅照觔數作十成兌收虧折者補解則辦員不致濫收低銅解員可以免於爭執而匠役人等亦永杜包攬需索之弊從之

按是年寶泉局設有對銅牌其有應交寶源局銅觔卽由寶泉估驗成色移會工部至十一年八月寶源局亦照式設立對銅牌

又更定江蘇浙江辦解洋銅展限之例

又嚴販運及囤積制錢之禁戶部議言民間錢多則價減錢少則價增應令順天府提督衙門五城御史不時巡查其有販運出京者卽行究處至京城內有奸民勾通經紀預發本銀於大小舖戶收買制錢居奇囤積俟錢貴始行發賣名爲長短錢亦應嚴行察禁從之

又開江蘇安徽鼓鑄局戶部議定江蘇開局於蘇州府設爐十二座錢幕滿文鑄寶蘇二字每月開鑄二卯每卯用對搭生熟銅二萬八千八百觔鑄錢二千九百九十四串有奇安徽開局於江寧府設爐四座錢幕滿文鑄寶安二字每月開鑄二卯每卯用對搭生熟銅九千六百觔鑄錢九百九十八串有奇

按是時安徽布政使司駐劄江寧府城故江寧局錢幕用寶安字

又停河南寶河局山西寶晉局鼓鑄

十年定工部寶源局監督以二年期滿并定滿漢二員新舊互相更代之例

又開四川鼓鑄局先是四川於康熙四十二年奏開寧遠府屬各銅廠至雍正元年已請鼓鑄以礦砂未旺復經議停至是巡撫憲德奏請開局於省城成都府設爐八座錢幕滿文鑄寶川二字每年開鑄二十四卯用銅鉛三十二萬觔採買滇銅及黔鉛應用如本地採得礦銅亦卽添補供鑄以所　鑄錢配給兵餉及各官養廉戶部議如所請從之

停江蘇寶蘇局鼓鑄

十一年定各省辦銅預須部鑄法馬

又議開雲南東川府局鑄錢運往陝西戶部議言陝西錢價昂貴應令雲南歲鑄錢十萬串發往易銀還滇其開鑄錢局令該撫相度水陸適中地方尋雲南巡撫張允隨奏請開局於東川府設爐二十八座每年用銅鉛一百一十九萬九千五百觔有奇其銅卽由東川府屬之湯丹廠採用其鉛由曲靖府屬之卑浙塊澤廠採用錢幕亦鑄寶雲二字定於十二年開銅所鑄錢發運陝西分頭運二運三運令陝省委員接解每串合工本腳費銀一兩一錢一分六釐有奇

又定查驗採辦洋銅之例戶部議言各省出洋辦銅商人每因限期寬裕將本年所領帑項營運射利新舊挪移嗣後令各督撫嚴飭辦銅官秉公發價其承辦之商先察明於何處出洋知照出口汛弁並地方官自該商領銀之日爲始定限兩月置貨齊備報知該汛官並察明果否係採買易銅貨物驗放出口一面報明督撫並取該員等印結備案如有逾限並無貨物出口或非採買易銅之貨卽將該商嚴究著落家產追賠帑項至洋船進口之日亦令該汛弁並地方官察明係某省銅商及載銅數目通報該督撫定限於一月內將銅船進口日期及觔雜先行報部察核一面卽委官起解從之

又停江西寶昌局浙江寶浙局湖北寶武局湖南寶南局鼓鑄

十二年復定錢制每文重一錢二分奉　上諭順治元年每文鑄重一錢二年改鑄一錢二分十四年加至一錢四分康熙二十三年因銷毀弊多仍改一錢嗣因私鑄競起於四十一年又仍復一錢四分之制迨後銅價加增以致工本愈重朕思錢重銅多徒滋銷毀且奸民不須重本便可隨時鎔化跴緝殊難非若私鑄必須有力之人兼設有爐座器具易於查拏者可比若照順治二年例每文鑄重一錢二分在銷毀者無利而私鑄者亦難似屬權衡得中著九卿詳議具奏尋議言寶泉寶源二局見在每年正額鑄錢六十萬二千六百八十七串有奇每串需工本銀一兩四錢三釐有餘以錢一串抵銀一兩計之每年約虧折銀三十萬兩以致不肖奸民肆行銷毀嗣後應改鑄每文重一錢二分則錢本稍輕每年節省銅鉛約各五十一萬觔計可共節省銀十二萬八千七百餘兩而銷毀製器與買銅私鑄均無利可圖實可永遠遵行如有私行銷毀者不時查獲治罪從之

又定貴州辦解京局額鉛停商人承辦之例戶工二部遵　旨議言貴州之蓮花硃砂等廠所產白鉛歲不下四五百萬觔各廠定價每百觔銀一兩三錢較之商辦實多節省請自雍正十三年為始令貴州巡撫委員照額收買分解戶工二局每百觔給水腳銀三兩照辦銅之例分為上下兩運上運於四月起解十月到部下運於十月起解次年三月到部如有遲誤將承辦之員照例議處其商辦之鉛停其採買

又議開雲南廣西府局鑄錢運京停湖北湖南廣東辦解滇銅奉　上諭見今五省辦洋銅三省辦滇銅朕思與其令三省辦銅解部莫若即令滇省就近鑄錢運至四川之永寧縣下船由水路運赴漢口搭附漕船解京可省京鑄之半

又停安徽寶安局鼓鑄

十三年停雲南東川府局鑄運陝西錢

又定翦邊錢禁例及各官失察處分

乾隆元年頒行乾隆通寶錢

又更定辦解京局銅數並定江浙海關分辦洋銅之令

又停設銅色對牌戶部議言解局銅觔從來原未設立銅牌嗣因八省分買時不能畫一辦理致滋奸商欺弊多雜低銅是以設銅牌磨對今既將八省之銅歸雲南江蘇浙江三處採辦所有原設銅牌即行停止令辦銅各省督撫嚴飭辦員務選足色淨銅交部仍令戶工二局監收之官照依未設銅牌前秉公稱收倘有攙和低銅不堪鼓鑄者該堂官委員會同錢局監督及解官抽驗鎔化將辦員參處其虧折之銅仍令補解至爐頭稱手不得任意低昂違者究治從之

皇朝通志又罷黃銅器皿之禁戶部尚書海望奏言黃銅乃係紅銅白鉛配搭而成是以百萬觔之黃銅器皿其中即有紅銅五六十萬觔今禁用黃銅而不禁紅銅是較之未禁之先銅又多費而適以昂其價直遠其私毀是故未禁黃銅之先白銅甚少既禁黃銅之後白銅甚多嗣後請弛銅禁凡民間買賣悉從其便祗於雲南浙江辦銅之處立官分職統計部用銅觔數目採辦如有餘銅任民販賣則鼓鑄自得充裕於國計民生均屬有益經九卿等遵

皇朝通志旨議定將收銅及禁銅之處悉行停止

皇朝通典又增定雲南餉錢作銀之數奉　上諭朕聞雲南兵餉有搭放錢文之處每制錢一千作餉銀一兩而兵丁領錢千文實不敷銀一兩之數自乾隆二年為始每錢一千二百文作銀一兩配給

皇朝通考又議令商民得自行出洋採銅先是以洋商虧空甚多已議將江蘇浙江兩海關應辦乾隆二年額銅暫停一年清釐積欠以杜移新掩舊之弊並將虧空各商所有辦銅之倭照分別查收存貯按其每張定給租價至是工部尚書來保奏言見在戶工二局之銅經數十年積累方得餘一歲鼓鑄之用今雖停止採辦一年特權宜之計請乘停辦之年令江浙督撫出示徧諭有願販銅者官給倭照聽其出洋採取不必先發價銀俟銅船進口時該管海關道員酌量收買毋許扣尅抑勒於鼓鑄實為有益九卿等議如所請從之

二年令江蘇浙江辦解滇銅雲南總督尹繼善奏言京局鼓鑄關係重大採辦洋銅弊累甚深江浙洋商殷實者本少即停辦一年亦不能全清舊欠查滇省各銅廠較前甚為旺盛青龍金釵等廠除供省城臨安二局鼓鑄所餘之

銅金釵廠成色原低不能解部應招商發賣其湯丹等廠每年可辦獲銅六七百萬餘觔除留供廣西府鼓鑄運京錢及解京銅三十三萬餘觔又撥添省城局並供黔蜀二省採辦外尚可存銅三百餘萬觔若悉行招商銷售公私夾雜易滋弊端況以內地餘銅售之商販而京局必須之銅又辦自外洋殊覺舍近而求遠莫若將江蘇浙江應辦乾隆三年額銅毋庸停辦委員齎價來滇照依廠價每百觔九兩二錢之數收買解京嗣後每至年底滇省核實餘銅數目即先期報部幷咨江浙二省來滇採辦倘滇銅偶有不敷亦即預行咨明仍令海關採洋銅補足經九卿等議定令江浙委員照依二百萬觔之數赴滇分辦仍分上下兩運照原定限期解部

又議將工部餘錢設官局出易以平錢直戶部會同提督衙門奏言見在京城每紋銀一兩換大制錢八百文較之往時稍覺昂貴蓋因兌換之柄操於錢舖之手而官不司其事故奸商得任意高昂以圖厚利查前因米貴於京城內外設立米局委官監糶米價得平今錢價與米價均關民生日用事屬相同工部節慎庫見存餘錢八萬串請於京城內外開設官錢局十處東西南北四城共八處東華門西華門外各一處於內務府戶部刑部提督衙門各派官二員吏兵二部各派官一員併委各衙門雜職等官十員分派各局辦理庶奸商知無利可圖自必將囤積錢文各行出賣錢價可以漸平俟試行有成效後就酌量奏請停止從之

三年定江浙應辦京局額銅歸雲南辦解

又議停雲南廣西府局鑄運京錢令即以原銅解京

又議定雲南運銅條例時以停鑄運京錢定四百萬銅觔盡歸滇省辦解雲南巡撫張允隨將起運事宜分別條款具奏

又令雲南於正額之外加運銅觔湯丹等廠近更旺盛議定每年添辦銅一百七十萬四千觔

案滇省辦正運銅四百萬觔連耗銅三十二萬觔內解寶泉局二百八十八萬觔解寶源局一百四十四萬觔辦加運銅一百七十萬四千觔連耗銅十三萬六千三百二十觔內解寶泉局一百二十二萬六千八百八十觔解寶源局六十一萬三千四百四十觔嗣後歲爲定額

又定雲南運銅限期戶部議定從前江浙承辦洋銅自起運之後限以半年到京今雲南道里較遠應加展三月限以九月到京每運挨次計算如有逾限仍將領解官照舊例議處

皇朝通典又增四川寶川局爐座以滇省產銅甚多添買滇銅配辦黔鉛增爐七座共爲十五座

停山東寶濟局鼓鑄

皇朝通考四年令寶泉寶源二局爐頭工料錢改給銀兩工部侍郎韓光基奏言寶泉寶源兩局額鑄錢各四十一卯寶泉每年應給爐頭工料錢九萬串有奇寶源局半之共需十三萬餘串是經年鼓鑄之勞錢未出局已於爐頭項下耗去十分之二而有餘爐頭領出錢文非如兵民可以流通蓋兵民勢處於散爐頭勢處於聚兩局爐頭名爲七十五人多係朋充實不過十數家以十數家之人而歲擁十數萬串之錢宜其囤積居奇隱操市價之贏縮也嗣後兩局鑄錢請盡數歸庫每月加增成數支放兵餉其爐頭應領工料每錢一千給銀一兩如此則兵民俱受流通之利而錢價亦可漸平

又增貴州寶黔局爐十座共爲二十座

皇朝通志五年定改鑄青錢與黃錢相兼行

皇朝通考按隋志稱現用五銖錢皆須和以錫鑞唐書稱爲白錢以其和錫而色白也宋時永平監鑄錢用銅鉛百萬餘觔加錫十餘萬觔明時每黃銅一觔加錫二兩後每百觔或加錫十觔或加錫六觔十三兩不等　本朝於是年始加錫配鑄謂之青錢舊時未用錫者謂之黃錢至於明代鑄法尚有松香黃蠟硫黃稻草或用桐油澱青鉛硝礠末牛蹄等項其後迭經減革至　國初已一併裁去云

又定貴州兼運黑鉛廣東辦解點錫供鑄

又開福建鼓鑄局於省城福州府設爐八座錢幕滿文鑄寶福二字每年二十四卯鑄青錢四萬八千五百三十三串三百文有奇

又議定江蘇浙江收買洋銅價直洋銅市價每百觔約需紋銀二十兩與部定價每百觔給銀十四兩五錢者多寡

縣殊舊時所定官價預年發帑令辦商置貨出洋交易已有餘利不致虧乏各商自販之銅仍照前價有虧商本今議酌中定價照十七兩五錢之數復定凡洋銅進口以五分聽商自行售賣外其餘五分江浙二省對半官收

又開江蘇寶蘇局鼓鑄江蘇自雍正十年停鑄之後於乾隆元年以續收存黃銅器皿復請開局二年卽行停止至是總督郝玉麟奏採買滇銅復開寶蘇局設爐十六座每年開鑄二十八卯

按嗣後寶蘇局每年皆係收買洋銅偶有不敷採滇銅添補至十年以後復以官商領帑分交之洋銅協濟配鑄偶有不敷採川銅添補

又增雲南省城及臨安府局爐座省城局增爐十座共爲三十五座臨安府局增爐五座共爲十六座

又令廣東開採礦錫解京

又定雲南鼓鑄青錢配用版錫改鑄青錢需用點錫而點錫產自廣東自滇至粵採辦不易雲南蒙自縣之個舊廠產有版錫就近收買配搭鼓鑄

又復開浙江寶浙局鼓鑄設爐十座每年開鑄三十六卯

六年復開雲南東川府局鼓鑄設爐二十座每年開鑄三十六卯

又更定寶泉寶源二局工料分給銀錢之例

按寶泉局每一卯用滇銅五萬一千四百二十八觔九兩一錢四分用白鉛四萬二千六百八十五觔十一兩四錢二分用黑鉛六千六百八十五觔十一兩四錢二分用點錫二千五十七觔二兩二錢八分鑄錢一萬二千四百九十八串除工價外得錢一萬一千三百二十四串二百文寶源局半之每爐額設爐頭一人其所需工價有八行匠役曰看火匠曰翻沙匠曰刷灰匠曰雜作匠曰剉邊匠曰滾邊匠曰磨錢匠曰洗眼匠例給錢文所需料價曰煤曰罐子曰黃沙曰木炭曰鹽曰串繩又有爐頭銀紅爐匠頭銀及自局解部車腳俱例給銀兩凡鑄錢之法先將淨銅鏨鑿成重二錢三分者曰祖錢隨鑄造重一錢六七分不等者曰母錢然後印鑄制錢每遇更定錢制例先將錢式進呈其直省開局之始亦例由戶局先鑄祖錢母錢及制錢各一文頒發各省令照式鼓鑄云

復開湖南寶南局鼓鑄設爐五座每年開鑄二十四卯

皇朝通典七年令寶泉寶源二局每年各開鑄六十一卯如遇閏加鑄四卯

皇朝通考增定貴州辦白鉛黑鉛廣東辦點錫額數貴州加運白鉛一百二十五萬觔共爲四百四十一萬觔加運黑鉛二十萬五百七十一觔共爲七十萬五百七十一觔廣東加運點錫六萬一千七百十三觔共爲二十一萬一千七百十三觔

又開廣西鼓鑄局於省城桂林府設爐十座錢幕滿文鑄寶桂二字每年開鑄三十六卯

又移銅房於通州令坐糧廳兼管銅務先是張家灣設立銅房每銅船到灣監督與雲南委駐之轉運官按數稱收一面給發回批領運官卽回滇報銷一面自張家灣轉運至京局至是以張家灣地方湫隘車輛稀少且自灣起岸至京計程六十餘里道路低窪易於阻滯戶部議定將銅房移設通州令坐糧廳兼管銅務嗣後滇省徑具批解局銅觔抵通州交坐糧廳起運至大通橋由大通橋監督接運

又開江西寶昌局鼓鑄設爐六座每年開鑄二十四卯

八年定私鑄鉛錢禁例

又開湖北寶武局鼓鑄設爐十五座每年開鑄三十六卯

又增定江南餉錢作銀之數奉　上諭兵餉有搭放錢文之例江南設局鼓鑄核計成本用銀一兩鑄出錢八百九十六文是以題明每銀一兩止折給餉錢八百八十文餘錢十六文充作錢局公費及運送餉錢之水腳等項朕思兵丁月餉僅足以敷日用若搭錢又行扣除則所得減少著將江南省搭放餉銀自甲子年爲始仍照定例每銀一兩給錢一千文其錢局公費及運送水腳准動公項報銷至見在鼓鑄各省如有折扣搭給者亦一體加恩照江南之例給發

又開雲南大理府局鼓鑄設爐十五座每年開鑄三十六卯

九年議定商辦洋銅分解直隸陝西江蘇江西湖北五省以供鼓鑄

又令寶泉寶源二局於定額六十一卯之外各加鑄錢十卯交官局易換

又令貴州寶黔局加鑄十卯爲四十六卯

又申嚴販運及囤積制錢之禁大學士九卿等議言京城近年以來錢價昂貴實由耗散多端若不官爲稽查則錢文無由充裕今就見在情形公同酌議一販運之弊宜禁也奸商每於出京之時將制錢車載馬馱向價貴之處興販射利再有閩粵商船裝載貨物由海洋直達天津發賣回棹時槪用錢文壓載運至閩粵各省回空漕船亦往往多載錢文希圖興販獲利京局所鑄之錢豈能供各省之用應設法嚴加查察有犯者照違制例治罪一囤積之弊宜禁也近京所屬各村莊每多富戶將所有糧草易錢堆積遂至不能流通應行文直隷總督轉飭各州縣先行曉諭不許囤至一百串以上倘有違禁藏匿不報者一經查出亦照違制例治罪至京城九門七市貨賣錢文最多者莫過於雜糧每遇秋成時外來各種糧食俱係車馬載至店舖發賣所得錢文卽用車馬載回易啟販運囤積之弊嗣後店舖收買雜糧俱用銀兩不准用錢交與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府尹轉飭地方官出示曉諭仍不時查察從之

又增江西寶昌局爐四座共爲十座

又減貴州辦黑鉛額數令湖南承辦

十年開廣東鼓鑄局於省城廣州府設爐六座錢幕滿文鑄寶廣二字每年開鑄三十六卯

增貴州辦白鉛價直每百觔以一兩五錢收買

又議定用銀用錢事宜時以兵部侍郎舒赫德奏稱京師錢文自各門嚴查後價直漸平而近京州縣仍貴皆因天津一帶商船漕船回南時興販錢文所致應令地方文武官嚴查禁止得 旨照所請行錢文一事有稱廣爲開採者有稱嚴禁盜銷者有稱禁用銅器者其論不一卽京師現在稽查辦理亦不過補偏救弊之一端終非正本清源之至計朕思五金皆以利民鼓鑄錢文原以代白金而廣運用卽如購買什物器用其價直之多寡原以銀爲定準初不在錢價之低昂今惟以錢爲適用其應用銀者皆以錢代而趨利之徒又復巧詐百出使錢價

低昂以為得計是輕重倒置不揣其本而惟末是務也不但商民情形如此即官員辦公亦有沿習時弊者如直隸興修水利城工坐糧廳採買布疋所領帑金數萬皆欲易錢運往其他官項大率類此夫所領帑項原係銀兩即報銷亦以銀錢核算何必換錢應用若以領銀之人得受錢文為便不知所發銀兩即少至分釐亦可按數分予與行使錢文何異況未必至分釐乎向來江浙地方有分釐皆用銀者何嘗見其不便嗣後官發銀兩之處除工部應發錢文者仍用錢外其他支領銀兩俱即以銀給發至民間日用亦當以銀為重其如何酌定條欵大學士九卿議奏尋議言凡各省修理城垣倉庫等項領出帑銀除雇覔匠夫給發工錢外一應辦買物料如有易錢給發者該管上司即行察禁其民間各店舖除零星買賣准其用錢至總置貨物俱用銀交易應通行各督撫轉飭地方官出示剴切曉諭使商民皆知以銀為重不得專使錢文實於民用有益從之

按銀與錢相為表裏以錢輔銀亦以銀權錢二者不容畸重凡一切行使大抵數少則用錢數多則用銀其用銀之處官司所發例以紋銀至商民行使自十成至九成八成七成不等遇有交易皆按照十成足紋遞相核算蓋銀色之不同其來已久銀幣始盛於元時而陶宗儀輟耕錄載至元十三年以平宋所得撒花銀子銷鑄作錠即當時之色銀也今民間所有自各項紋銀之外如江南浙江有元絲等銀湖廣江西有鹽撒等銀山西有西鏪及水絲等銀四川有土鏪柳鏪及茴香等銀陝甘有元鏪等銀廣西有北流等銀雲南貴州有石鏪及茶花等銀此外又有青絲白絲單傾雙傾方鏪長鏪等名色是海內用銀不患不足因其高下輕重以抵錢之多寡實可各隨其便流轉行用至於福建廣東近海之地又多行使洋錢其銀皆范為錢式來自西南二洋約有數等大者曰馬錢為海馬形次曰花邊錢又次曰十字錢花邊錢亦有大小中三等大者重七錢有奇中者重三錢有奇小者重一錢有奇又有刻作人面或為　其背為宮室器皿禽獸花草之類環以番字亦有兩面皆為人形者閩粵之人稱為番銀或稱為花邊銀凡荷蘭佛郎機諸國商船所載每以數千萬圓計考漢書載安息大秦諸國附近西海者多以銀為錢太平寰宇記載海西諸國錢有騎馬人面諸品蓋其遺制至今尚存而諸番向化市舶流通內地之民咸資其用則實緣我　朝海疆清晏所致云

又開直隸保定府鼓鑄局設爐六座錢幕滿文鑄寶直二字每年開鑄四十八卯嗣後至十五年以銅觔不敷減爐二座

又令廣東於廠錫之外收買洋錫解交京局

按海外諸國多產銅錫銅觔來自東洋其出入由江浙海口皆江浙商人出洋採辦官爲給照歲有常額點錫來自南洋自內地商人販運之外復有外國夷商及附居澳門之西洋夷商載運進口各隨市舶之便無一定之期與一定之額也凡南洋互市之地若噶喇吧呂宋諸島不下數十國

十一年議以貴州餘鉛運至湖廣漢口令各省收買以供鼓鑄貴州總督張廣泗奏言黔省威甯州水城廳等處開採白鉛出產旺盛歲自辦解京局正耗鉛四百數十萬觔之外本省鼓鑄及川省收買又約需一百萬觔計多餘鉛三百萬觔但礦廠衰旺不常請每年額外預辦二百萬觔存貯以備接濟尚有百萬餘觔動藩庫公項銀儘數收買運至四川之永寧下船抵赴漢口發賣以供江浙等省錢局採辦之用大學士等議如所請從之

皇朝通典又增四川寶川局爐座鑄錢運往陝西增爐十五座共爲三十座歲可添錢六萬二千二百串有奇以一半增搭本省兵餉作爲銀八錢二之數所餘三萬一千二百串撥運至陝省搭放兵丁月餉仍易銀歸欵

十二年增湖北寶武局爐座令仍鼓鑄大錢

十三年復開山西寶晉局鼓鑄設爐十座每年開鑄十二卯

皇朝通考又開陝西鼓鑄局於省城西安府設爐十座錢幕滿文鑄寶陝二字每年開鑄二十四卯

十四年停雲南撥運廣西錢減省城及臨安府局爐座於省城局減爐十座存留二十五座臨安府局減爐八座存留八座

又禁南洋商船私販銅器

又令廣東寶廣局增額鼓鑄

又增廣西寶桂局爐座

十五年令江浙二省錢局加銅鼓鑄時以明年辛未春　聖駕巡幸江浙正商民雲集之時　特命截留滇銅於江蘇浙江二局預行加卯開鑄

皇朝通典又開雲南廣西府局鼓鑄設爐十五座每年開鑄三十六卯共用銅鉛錫五十五萬八百觔鑄靑錢六萬七千三百三十串二百文有奇

十六年令寶泉寶源兩局每年各開鑄七十一卯

皇朝通考又議改撥川銅增寶陜局爐座停四川鑄運陜西錢

十七年暫停山西寶晉局鼓鑄

又令雲南東川府增設新局鼓鑄東川府舊已設爐二十座專搭兵餉應請於就近增開新局設爐五十座亦開鑄三十六卯

十八年定雲南運銅官給照回省之例戸部議言滇省每年解銅需正協運官十二員事竣回滇雖原定有九十九日之限但在京收銅補耗遲速不齊該員藉端逗遛或於起程後沿途停滯皆所不免嗣後交完銅觔將回滇日期報明戸部給發實收即將起程日期塡給執照行知雲南督撫兼知會吏部如入京時在途有沉失未獲之銅應赴原處打撈者即知照該處督撫飭地方官驗明執照協同撈取并將運員入境起程日期先後移咨滇省如有遲延據實參處從之

又令湖北寶武局增額鼓鑄

又開山西寶晉局鼓鑄減設爐座較從前酌減爐四座止存六座

十九年議以湖南餘銅運往湖北供鑄

又增雲南收買廠銅價直請每百觔增銀九錢以足六兩之數得　旨著加恩照請增之數給予一年餘廠不得援以爲例

又令四川以存積餘銅解京

又議以廣東鹽觔與雲南銅觔互易供鑄廣東巡撫鶴年奏言粵東鼓鑄歲需正耗銅十四萬一千二百六十四觔現在雖有存局餘銅仍應每年辦銅十萬觔以備接濟查滇省產鹽不敷亦歲需粵鹽一百六十六萬一千三百三十三觔已咨商滇省彼此抵換可免委員賫價之煩嗣後兩省按年輪值遇廣東辦銅之年即運鹽而往遇雲南辦鹽之年即運銅而來惟粵鹽之價較滇銅尚有不敷仍扣算補足實於公務有益戶部議如所請從之嗣後至二十五年以存局銅觔將完復議於鹽銅互易之外每年再動帑添買滇銅五萬觔應用

二十年定江浙採買洋銅商額

按採買洋銅例往東洋日本自康熙二十二年設立海關是時洋銅即已流通內地逮三十八年以京局額銅交商辦解尋改爲八省分辦復改爲江浙總辦皆取給於東洋至乾隆三年京局改用滇銅而江浙等省仍用洋銅配鑄自是年奏定商額以後各船歲往日本之長崎澳易銅以還分供鑄局鯨波萬里來往不驚葢由　聖世承平商民樂業以東鯷遠產而歲致中邦宛如內地官山之利焉

又增四川寶川局爐座於原額之外再增爐三十座加鑄銅鉛錫一百二十萬觔歲添錢十二萬四千餘串

皇朝通典二十一年又令寶源局以存積餘銅加卯鼓鑄於正額七十一卯之外加鑄十卯

又增山西寶晉局爐五座爲十一座

又令雲南東川府新局加卯鼓鑄

又增湖南寶南局爐座再增爐十座爲二十座

皇朝通志二十二年定分別收換廢錢之例奉　上諭前代廢錢流傳至今已屬無幾攙和行使相沿已久若盡行查禁轉使吏役得借端滋擾如唐宋元明之舊錢不妨仍聽民便至偽號錢文則當嚴行禁革著該督撫等出示曉諭准民間檢出官爲收換所換錢文即供鼓鑄之用

皇朝通考二十三年更定雲南辦解京銅併爲四運

二十四年移貴州畢節縣局於省城加卯鼓鑄

又開西域葉爾羌城鼓鑄局回部之葉爾羌喀什噶爾和闐城舊有錢文市易通用名曰普兒質以紅銅為之重二錢制小而厚外有輪郭中無方孔每錢五十文謂之騰格回部舊服屬於準噶爾以普兒為歲賦在策妄阿拉布坦時錢面鑄其名用準噶爾字背鑄回字噶爾丹策凌時復易名更鑄準夷既征回賦即以回地普兒貢用至是以西域蕩平回城悉定　皇上從將軍兆惠之請開局於葉爾羌城改鑄錢文　特命戶部頒發錢式仍用紅銅每文重二錢形如內地制錢較厚文為乾隆通寶用漢文其幕鑄葉爾羌城名左用　國書右用回字先以預備軍營之銅開爐鑄五十萬易回部舊錢銷毀更鑄以資回衆之用嗣後仍於各城產銅之地陸續採銅加鑄

按前史載西域諸國錢品不同各就其土俗為之從未有模範圜函悉奉一王之制者也大抵西域之錢多以金銀為質惟唐書載泥婆羅國以銅為錢不穿孔宋三朝國史載天竺國用銅錢圓徑如中國之制但實其中心不穿貫西域之錢又多以人物為形惟洪遵泉志列吐番國屋馱國錢稱其肉好不異中國以銅為之字如梵書不可識所謂泥婆羅吐番等國皆為今西藏左右之境實當回部之南然則回地之舊普兒錢鑄以赤銅而有字或即其遺制耶夫回部居天山之南多係古西域三十六國地唐書西域傳謂龜茲于闐置女肆以征錢後周書異域傳稱高昌國稅銀錢樂史太平寰宇記稱龜茲國稅銀錢而皆不詳其錢式洪志載龜茲疏勒國有五銖錢又稱其地近西涼為張氏遺制然則其為市易之流傳與本國之自鑄亦莫得而考也惟是史稱龜茲國能鑄冶有鉛又疏勒姑墨難兜諸國多出銅鐵今回地之阿克蘇烏什庫車沙雅爾諸城即其故境蓋其饒於礦產自昔而然至於回部田賦若葉爾羌喀什噶爾和闐諸城皆以糧與錢並納舊以五十普兒為一騰格每騰格直銀一兩自登版籍以來錢價日就平減諸城伯克等請加納普兒以次遞增乾隆二十六年定以百普兒為一騰格凡田畝之供輸與市廛之貿易皆以此為準

又撥四川湖廣局錢運往甘肅

復增湖南寶南局爐座於舊爐二十座外增設爐二十座

二十五年令廣東湖南收買廣西餘鉛以供鼓鑄

又令寶泉局每年開鑄七十六卯

二十六年停四川湖廣撥運甘肅錢

皇朝通典又開西域阿克蘇城鼓鑄局回地向有銅礦仍於阿克蘇屬地方置七品伯克二員管理採銅回戶至是參贊大臣尚書舒赫德以各城阿奇木伯克之請奏定於阿克蘇城歲徵紅銅四千二百五十觔烏什城歲徵紅銅三千一百九十觔庫車城歲徵紅銅八百十五觔沙雅爾城歲徵紅銅三百五十觔賽哩木城歲徵紅銅三百五十觔拜城歲徵紅銅三百四十觔哈喇沙爾城歲徵紅銅七百五觔共爲一萬觔彙解阿克蘇城開局鑄乾隆通寶錢其錢幕鑄阿克蘇城名餘俱如葉爾羌城之制

皇朝通考又更定雲南辦解京銅仍分八運罷協運官

又令貴州湖南起運京鉛罷協運官並定貴州辦鉛仍分四運

又令湖南收禁小錢

又增設戶部錢法堂司官二人裁寶泉局筆帖式二人

二十七年又定雲南辦解銅觔整碎分包之例

二十八年令湖北寶武局添買雲南銅配鑄

二十九年定滇銅運京守風守水及封閘封峽程限

又議定湖南運解京局黑鉛仍歸貴州湖南分辦

又開雲南順寧府鼓鑄局於順甯府城設爐八座每年開鑄三十六卯並照東川新局之例加鑄十八卯錢幕仍鑄寶雲二字

又撥雲南彌勒州廠白鉛運廣西府局供鑄

又減陝西鑄錢銅數增買滇銅運陝供鑄

三十年議以四川重慶夔州二營生息銀兩交鑄局加卯鼓鑄

皇朝通典三十一年減雲南順寧局加卯鼓鑄增省城臨安鼓鑄卯期

皇朝通考又議定雲南開採礦廠地界併停各省預買加買借買銅觔及本省各局加鑄之例

三十二年停運京局鉛觔以京局綏運半年之期撥抵運解漢口

又令寶直局餘銅鑄錢充餉

按各省鼓鑄內有節省及淘出餘銅如四川之盈餘銅鉛山西之爐底渣末貴州之稱頭銅觔俱將鑄出錢文留充公用　三十五年戶部議查滇省辦運京銅每年六百二十九萬餘觔該省鼓鑄及各省採買共需銅五百餘萬觔昨據該督彰寶以滇銅不敷請暫停採買經部議駁在案今據該撫明德奏稱雲南錢價每銀一兩易錢一千一二百文市價已屬太賤向於六府設爐一百一十六座實屬過多應將東川新設爐二十五座大理廣西各十五座臨安順寧各八座暫爲裁減歲可省銅一百四十五萬餘觔再陝西廣西貴州湖北四省歲需滇銅額數均屬過多亦可酌減銅五六十萬觔加以現在廣開子廠一二年間外省委員均可挨次領運而銅觔亦可從此日加充裕應如所奏辦理至稱減爐七十一座歲省白鉛一百二十餘萬觔黑鉛十萬餘觔板錫八萬七千餘觔應運赴漢口供各省採辦之用從之

三十六年酌減貴省搭放兵餉錢文貴州寶黔局鼓鑄錢文搭放俸餉等項例均以每兩一六搭放本年三月內戶部議准雲貴總督彰寶言貴州安籠鎮七營官兵俸餉錢文該處錢賤又離省窵遠請停止搭放四月內又議准該撫李湖稱移查各營除提標古州鎮標等二十一處仍照舊搭放外其撫標貴陽營近在省城無需運腳鎮遠等鎮三協二營市販無多錢價易昂均請減半搭放盛寧等鎮協營十處該地方錢價平賤又遠道運回每致虧損請全數停搭至文員俸廉及書役工食事同一例亦一體減半搭放

皇朝通志又減江西寶昌局爐座自乾隆壬辰年爲始減去四座仍以六爐鼓鑄

三十九年湖南巡撫覺羅敦福言寶南局錢文積至十七萬四千四百餘串皆因官價貴於市價無人承買局錢壅滯餘息無歸現在巴陵縣城工奏請借款莫若減價易銀取息供用經戶部議將局存錢文照依原定易銀官價核給興

修巴陵距省本係一水之地裝運既便即照銅鉛事例酌給運費亦屬無多一轉移間而數年壅滯錢文可銷去十分之三餘息亦無虧短之慮從之

四十年開伊犁鼓鑄局錢幕用寶伊字伊犁爲準部總滙之區乾隆二十年　王師平定遂隸版圖既有重兵駐守兼多商販貿易需用錢文較葉爾羌更爲緊要

皇朝通典四十一年署雲貴總督覺羅圖思德等言滇省近年大小各廠歲獲銅一千二百三四十萬觔除京外鼓鑄年需高銅九百餘萬觔外其寧臺戸蒜金釵等廠向積存低銅五百餘萬觔並收回一分通商一百二十餘萬觔已足敷復爐加鑄之用請於東川局增爐十五座曲靖府安爐十八座廣西州復爐十五座保山局增爐四座大理局增爐三座省局添爐一座共五十六爐統成一百四十一爐

皇朝通志四十二年令雲南兵餉以銀錢各半搭放兵餉

皇朝通考四十四年滇省大理局減去一座只留三座將省局二十五爐內減去五座移設大理共成八爐廣西局裁去四座將東川局二十爐內減去四座移設廣西各加鑄半卯其臨安保山曲靖三局復設十三座盡數裁去以節銅觔統計滇省共存四十八爐至四十五年又以各廠採銅竭蹶大理府所設八爐遵　旨移歸省局其東川府只留十座餘六座與廣西局爐四座一併裁撤

又減廣西省爐座減存十二爐年止鑄錢五萬七千六百串

五十年戸部議寶泉局每年鼓鑄七十五卯需用黑鉛五十萬一千餘觔向係貴州湖南兩省辦解鉛四十六萬七千餘觔今據寶泉局監督請每年添辦三萬二千九百五十二觔以敷每年需用之數應令黔省於餘積鉛內每年添辦解京以供鼓鑄　又定各省錢局交代之例

九通分類總纂

卷十五
之十七

九通分類總纂卷十五

吳縣汪鍾霖甘卿甫纂校

戶口類一

歷代戶口丁中　周　漢　後漢　魏　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唐　周　宋　遼　金　元　明

通典三皇以前尙矣靡可得而詳也孔子稱堯曰大哉舜曰盡善禹曰無閒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歌德含氣之類各得其宜禹平水土爲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塗山之會諸侯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萬國男女耕織不奪其時故公家有三十年之積私家有九年之儲及其衰也棄稷不務續有二窮孔甲之亂遭桀行暴諸侯相兼逮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方於塗山十損其七其後紂作淫虐厚賦以實鹿臺大斂以積鉅橋人庶苦而無憀天下去之

周武王致商之罪罔有敵於我師一戎衣天下大定垂拱而天下治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又減湯時千三百國人眾之損亦如之周公相成王致理刑措人口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此周之極盛也

平王東遷三十餘年莊王十三年齊桓公二年五千里外非天子之御自太子公侯以下至於庶人凡千一百八十四萬一千九百二十三人其後諸侯相并尙有千二百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更相征伐奔走不保社稷者不可勝數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至於戰國存者十餘於是縱橫短長之說相奪於殘人詐力之兵動以萬計伊闕之敗斬首二十四萬長平之戰血流漂鹵周之列國唯秦楚燕而已齊及三晉皆以篡亂衛雖得存不絕如綫然考蘇張之說計及山東六國戎卒尙踰五百餘萬推人口數尙當十餘萬秦兼諸侯所殺三分居一猶以餘力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阿房驪山七十萬三十年閒百姓死歿相踵於路陳項又肆其酷烈新安之坑二十餘萬彭城之戰睢水不流

漢高帝定天下人之死傷亦數百萬是以平城之卒不過三十萬方之六國十分無三孝文偃武修文與人休息孝景承平賦役減省三十而稅一人人自愛每有詔命頒下鄉閭垂白戴老扶疾策杖以聽之思一見太平至武帝元狩中六十餘年人眾大增太倉之粟紅腐而不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校孝武帝乘其資稸乃厲兵馬以攘戎狄

廓地遐廣征伐不休十數年閒天下之衆亦減半矣末年追悔故下哀痛之詔封丞相富人侯昭宣之後罷戰務農戶口漸益（元帝時貢禹上書曰古者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疋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廄馬不過百餘疋故時齊王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王服官作工各數千人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疋百姓重困請從省儉帝多采納之）　至孝平元始二年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漢之極盛也及王莽篡位續以更始赤眉之亂率土遺黎十纔二三

通考　漢高祖四年八月初爲算賦（漢儀注人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

按戶口之賦始於此古之治民者有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未有稅其身者也漢法民年十五而算出口賦至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傅給徭役亦五十六而除是且稅之且役之也

十一年詔以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據四年算賦減其半也）

更賦（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卒更也貧者欲得僱更錢者次直者出錢僱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爲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貨志曰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此漢初因秦法而行後遂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

惠帝六年令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謫之也）

文帝偃武修文丁男三年而一事民賦四十（常賦歲一事每算百二十時天下民多故三歲一事賦四十也）

通典　景帝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

徐氏曰按高紀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疲癃

漢儀注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年五十六乃免爲庶民就田里則知漢初民在官三十有三年也今景帝更爲異制令男子年二十始傅則在官三十有六年矣

通考　武帝建元元年詔民年八十復二算（二口之算也）　元封元年行所巡縣無出今年算

昭帝元鳳四年詔毋收四年五年口賦（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　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勿收（更賦注見上）

按算賦十五歲以上方出此口賦則十五歲以前未算時所賦也

元平元年詔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

宣帝地節三年流民還歸者且勿算事　甘露元年減民算三十（一算減錢三十也）　五鳳三年減天下口錢

按漢始有口賦然頗輕於後代至昭宣時又時有減免且令流民還歸者勿算故其時膠東相王成遂僞增上流民自占八萬餘口以蒙顯賞則以流徙者算數既除州郡無逋負之責可以容僞故也

元帝時貢禹請民年二十乃算禹以爲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宜令民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

成帝建始元年減天下賦錢算四十

惠帝即位令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所與（同居謂同籍同財也）

貨殖傳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一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衣食好美矣

按漢法有口賦有戶賦口賦則算賦是也戶賦見於史者惟此二條貨殖傳所言則是封君食邑戶所賦然則地土之不以封者縣官別賦之歟抑無此賦也庶民農工商賈以下似是百戶賦二十與上懸絕殊不可曉又謂之息二千豈官每戶貸以一文而萬戶取其息二千乎當考

漢自高祖訖於孝平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漢之戶口至元始二年最爲殷盛故志舉之以爲數）王莽篡位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者爲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爲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宂作（宂散也人勇反）縣官衣食之

通典後漢光武建武中兵革漸息至中元二年戶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明章之後天下無事務在養民至於孝和人戶滋殖桓帝永壽三年戶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

靈帝遭黃巾爲寇獻帝遇董卓稱亂大焚宮廟劫御西遷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內荒殘人戶所存十無一二

世祖建武二十二年地震壓死者其口賦逋稅勿收

明帝即位九月發天水三千人討叛羌後是歲更賦　永平五年復元氏田租更賦六歲　永平九年徙朔方者復口算

章帝元和元年人無田徙他界者除算三年　二年詔曰令人之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令諸懷姙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爲令

和帝永元五年流民就賤還歸者復一歲田租更賦

安帝元初四年除三年過更口算

元初元年除三輔三歲更賦口算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貧人被災傷者勿收責今年過更　陽嘉元年勿收更租口賦

永和四年除太原民更賦金城隴西地震災甚者勿收口賦

桓帝永壽元年復泰山琅邪更算

通考光武中元二年戶四百二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

明帝永平十八年戶五百八十六萬百七十三口三千四百一十二萬五千二十一

章帝章和二年戶七百四十五萬六千七百八十四口四千三百三十五萬六千三百六十七

和帝永興元年戶九百二十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二口五千三百二十五萬六千二百二十九

安帝延光四年戶九百六十四萬七千八百三十八口四千八百六十九萬七百八十九

順帝建康元年戶九百九十四萬六千九百一十九口四千九百七十三萬五百五十

沖帝永嘉元年戶九百九十三萬七千六百八十口四千九百五十二萬四千一百八十三

質帝本初元年戶九百三十四萬八千二百二十七口四千七百五十六萬六千七百七十二　右郡國志注伏無

忌所記每帝崩輒記戶口及墾田大數列於後以見滋減之差墾田數見田賦門光武中興之後三十餘年所附養至末年戶數僅及西都孝平時四分之一兵革之禍可畏哉嗣是累朝休養生息每每增羨固其理也但沖質二帝享國各止一年二年之閒史所載無大兵革饑饉而永嘉戶數損於建康一萬本初戶數損於永嘉五十八萬有奇殊不可曉豈紀錄之誤邪

桓帝永壽二年戶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　右東都戶口極盛之數此係後漢書郡國志所載如通典則以爲戶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戶少於漢書五百三十八萬有奇口多於漢書六百四十二萬有奇未知孰是

靈帝遭黃巾之亂獻帝罹董卓之難大焚宮廟劫御西遷京師蕭條豪傑並爭郭汜李傕之徒殘害又甚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內荒廢天子奔流白骨盈野故陝津之難以箕撮指安邑之東后裳不全遂有戎寇雄雌未定割剝庶民三十餘年及魏武剋平天下文帝受禪人衆之損萬有一存

通典魏武據中原劉備割巴蜀孫權盡有江東之地三國鼎立戰爭不息劉備章武元年有戶二十萬男女口九十萬及平蜀得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通計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除平蜀所得當時魏氏唯有戶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一孫權赤烏五年有戶五十二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

通考漢昭烈章武元年有戶二十萬男女九十萬蜀亡時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吳赤烏三年戶五十二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吳亡時戶五十三萬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後宮五千餘人　劉昭補注後漢郡國志注曰魏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又按正始五年揚威將軍朱照日所上吳之所領兵戶凡十三萬二千推其民數不能多蜀矣昔漢永和五年南陽戶五十餘萬汝南戶四十萬方之於今三帝鼎足不踰二郡加有食祿復除之民凶年饑疾之難且可供役裁足一郡以一郡之用供三帝之用斯亦勤矣

魏武帝初平袁氏定鄴都制賦戶絹二匹綿二斤（見田賦門）

晉武帝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賨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占田數見田賦門）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爲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爲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爲老小不事蜀李雄薄賦其人口出錢四十文巴人謂賦爲賨因爲名焉賨之名舊矣其賦錢四十則起於李雄也

孝武帝太元二年除度定田收租之制公王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身之役　八年又增稅米五石

通典晉武帝太康元年平吳收其圖籍戶五十三萬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後宮五千餘人九州攸同大抵編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口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此晉之極盛也（蜀劉禪炎興元年則魏常道鄉公景元四年歲次癸未是歲魏滅蜀至晉武帝太康元年歲次庚子凡一十八年戶增九十八萬六千三百八十一口增八百四十九萬九千八百八十二則當三國鼎峙之時天下通計戶百四十七萬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以奉三主斯以勤矣）後趙石勒據有河北初文武官上疏請依劉備在蜀魏王在鄴故事魏王郎曹公以河內魏絳等十一郡并前趙國合二十四戶二十九萬爲趙國前秦苻堅滅前燕慕容暐入鄴閱其名籍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千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口於關中平燕定蜀之後偽代之盛也時關隴清宴百姓豐樂自長安至於諸州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旅行者取給於途　南燕主慕容備德優遷徙之民使之長復不役民緣此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以避課役尚書請加隱覈從之得蔭戶五萬八千

通典宋武帝北取南燕平廣固（南燕慕容超廣固即今北海郡）西滅後秦平關洛（後秦姚泓）長河以南盡爲宋有帝素節儉文帝勵精臨人江左數代帝王莫及所以稱元嘉之理比前漢之文景焉既而國富兵彊更務經略元嘉二十七年後魏主大武帝以數十萬衆南伐河上屯戍相次覆敗魏師至瓜步而還宋之財力自此衰耗今按本史孝武大明八年戶九十萬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萬五千五百一

宋文帝元嘉中始興太守孫谿上表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五十以下至十三皆課三十斛一戶內隨丁

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兒未堪田作或是單迥便自逃匿戶口之減實此之由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詔善之

按漢以前田賦自爲田賦戶口之賦自爲戶口之賦魏晉以來似始混而賦之所以晉孝武時除度定田收租之制只口稅三斛增至五石而宋元嘉時乃至課米六十斛與晉制懸絕殊不可曉豈所謂六十斛者非一歲所賦邪當考

通考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制天下人戶歲輸布四尺

通典孝武大明中王敬弘上言舊制人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當以十三以上自能營私及公故以充役考之見事猶或未盡體有強弱不皆稱耳循吏恤隱可無甚患庸愚守宰必有勤劇況値苛政豈可稱言至今逃竄求免胎孕不育乃避罪憲實亦由茲今皇化維新四方無事役名之宜應存消息十五至十六宜爲半丁十七爲全丁帝從之

通考齊氏六主年代短促其戶口未詳

齊自永元以後魏每來伐繼以內難揚徐二州人丁三人取兩以此爲率遠郡悉令上米準行一人五十斛輸米既畢就役如故又先是諸郡役人多依人士爲附隸謂之屬名又東境役苦百姓多注籍詐病遣外醫巫在所檢占諸屬名并取病身凡屬名多不合役往往所在並是復蔭之家凡注病者或以積年皆攝充將役又追責病者租布隨其年歲多少衡命之人皆務貨賂隨意縱捨

通考後魏道武帝時詔採諸漏戶令輸綸綿自後諸逃戶占爲紬繭羅穀者甚衆於是雜營戶帥徧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同戶口錯亂景穆帝即位一切罷之以屬郡縣　按人戶之以輸財別爲戶計不隸郡縣其事始此

魏令每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詳見田賦門

齊神武秉政乃命孫騰高崇之分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各勒還本籍是後租調之入有加焉

北齊武成清河三年乃令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爲丁十六以上十七以下爲中丁六十六以上爲老十五以下爲小

通典北齊承魏末喪亂與周人抗衡雖開拓淮南而郡縣褊小文宣受禪性多暴虐而能委政宰輔楊遵彥十數年間亦稱爲理故其時以爲主昏於上政淸於下及武成後主俱是僻王至崇國諱改之化三年爲周師所滅有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萬六千八百八十

後周閔明二帝主祭而已俱以弒崩武帝誅戮權臣宇文護方覽庶政恭儉節用考覈名實五六年內平蕩燕齊滅高齊嗣子昏虐亡不旋踵按大象中有戶三百五十九萬口九百萬九千六百四

通典隋文帝始以外戚遂受託孤不踰數年便享大位克勤理道克儉資費其時宇內稱理倉庫盈溢至開皇九年平陳帝親於朱雀門勞師行賞自門外列布帛之積圖於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而不加賦於人煬帝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此隋之極盛也後周靜帝末授隋禪有戶三百五十九萬九千六百四至開皇九年平陳得戶五十萬及是纔二十六七年直增四百八十萬七千九百三十二承其全實遂恣荒淫登極之初卽建洛邑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導洛至河及淮又引沁水達河北通涿郡築長城東西千餘里皆徵百萬餘人丁男不充以婦人兼役而死者大半及親征吐谷渾駐軍青海遇雨雪士卒死者十二三又三駕東征遼澤皆興百餘萬衆餽運者倍之又逆徵數年之賦窮侈極奢舉天下之人十分九爲盜賊身喪國滅實自取之

隋文帝頒新令男女三歲以下爲黃十歲以下爲小十七以下爲中十八以上爲丁以從課役六十爲老乃免開皇三年乃令人以二十一成丁煬帝卽位戶口益多男子以二十二成丁高熲奏以人閒課稅雖有定分年常徵納除注恆多長吏肆情文帳出沒旣無定簿難以推校乃爲輸籍之樣請徧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巡人各隨近五黨三黨共爲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從之自是姦無所容矣

通考東坡蘇氏曰古者以民之多寡爲國之貧富故管仲以陰謀傾魯梁之民而商鞅亦招三晉之人以併諸侯當周之盛時其民物之數登於王府者蓋拜而受之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其貢賦輸籍之法必有可觀者然學者以其得天下不以道又不過再世而亡是以鄙之而無傳焉孔子曰不以人廢言而況可以廢一代之良法乎文帝之初有戶三百六十餘萬平陳所得又五十萬至大業之始不及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

十餘萬者何也方是時布帛之積至於無所容貲儲之在天下者至不可勝數及其敗亡塗地而洛口諸倉足以致百萬之衆豈可少哉致堂胡氏曰方隋之盛也郡縣民戶尚版圖者八百九十餘萬自李密王竇爲倡而山東盡爲盜區是後四方並興擁衆十數萬而加多者垂五十餘黨以郡縣反者尚不與焉至唐武德六七年闢益干戈雲擾狼吞虎噬者十三四年而後內盜悉平後二年太宗卽位貞觀仁義之治興休息生養至高宗永徽三年天下樂業阜生將一世矣有司奏戶口纔及三百八十萬然則略會之隋氏極盛之民經離亂之後十存不能一二皆起於獨孤后無關雎之德廢長立少而其禍至此也

通典唐貞觀戶不滿三百萬三年戶部奏中國人因塞外來歸及突厥前後降附開四夷爲州縣獲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十四年侯君集破高昌得三郡五縣二十二城戶八千四十六口萬七千三十一馬千三百匹永徽元年戶部尚書高履行奏去年進戶一十五萬高宗以天下進戶既多謂無忌曰比來國家無事戶口稍多三二十年足堪殷實因問隋有幾戶今有幾戶履行奏隋大業中戶八百九十萬今戶三百八十萬（永徽去大業三十六年）顯慶二年十月上幸許汝州問中書令杜正倫曰此間田地極寬百姓太少因又問隋有幾戶正倫奏大業所有八百餘萬戶末年離亂至武德有二百餘萬戶總章元年十月司空李勣破高麗國虜其王下城百七十戶六十九萬七千二百配江淮以南山南京西

唐武德七年定令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神龍元年韋皇后求媚於人上表請天下百姓年二十二成丁五十八免役制從之韋庶人誅後復舊元宗天寶三載十二月制自今以後百姓宜以十八以上爲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按開元二十五年戶令云諸戶主皆以家長爲之戶內有課口者爲課戶無課口者爲不課戶諸視流內九品以上官及男年二十以上老男廢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爲不課戶無夫者爲寡妻妾餘准舊令諸年八十及篤疾給侍一人九十二人百歲五人皆先盡子孫聽取先親皆先輕色無近親外取白丁者人取家內中男者并聽諸以子孫繼絕應析戶者非年十八以上不得析卽所繼處有母在雖小亦聽析出諸戶欲析出口爲戶及首附口爲戶者非成丁皆不合析應分者不用此令諸戶計年將入丁老疾應徵免課役及給侍

者皆縣令貌形狀以爲定簿一定以後不須更貌若有姦欺者聽隨事貌定以附於實九年制天下雖三載定戶每載亦有團貌自今以後計其轉年合入中男成丁五十者任追團貌廣德元年制百姓二十五成丁五十五老

通考定天下戶量其資產定爲三等後詔三等未定升降宜爲九等　凡丁附籍帳者春附則課役並征夏附則免課從役秋附則課役俱免其冒詐隱避以免課役者不限附之早晚皆征之　制每歲一造帳三年一造籍州縣留五比尚書省留三比

武后神龍元年戶六百三十五萬六千一百四十一　萬歲通天元年敕天下百姓父母令外繼別籍者所析之戶並須與本戶同不得降下

元宗開元十四年戶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

二十年戶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天寶元年戶八百三十四萬八千三百九十五口四千五百三十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二

十四載管戶總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應不課戶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一應課戶五百三十四萬九千二百八十管口總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不課口四千四百七十萬九百八十八課口八百二十萬八千三百二十一　此國家之極盛也按後漢自建武初至桓帝永壽三年凡百三十年有戶千六十七萬按自周武帝建德六年平齊至隋文帝開皇九年滅陳凡十四年然後車書混一甲兵方息至大業二年凡十八年有戶八百九十萬我國家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漢室而人戶纔比於隋氏蓋有司不以經國馭遠爲意法令不行所在隱漏之甚也

致堂胡氏曰自古人主養民至一千萬戶則止矣三代以上無經據者兩漢而後誠未有溢於一千萬戶明皇幾之矣繁夥既甚理復虧耗豈人力所能遏哉是以數言亦然亦不然也然者以漢文景而武帝繼之以隋高祖而煬帝繼之以明皇而祿山出焉不然者堯舜禹啟太平凡三百餘年周成王身致刑措康王穆王昭王嗣守丕業太平亦二百餘年豈與後世中國無事之時淺促之比也然則唐虞夏周之民豈止一千萬戶而已哉養之既至教之又備無夭札瘥及兵革殺戮之禍父子祖孫運數十世爲太平之民王者代天理物於是爲盡矣明皇享國雖久戶口雖多不待易世而身自毀之比禍亂稍平幾去其半徒以內有一楊太眞外有一李林甫而致之嗚呼可不監哉可不監哉

肅宗至德二載戶八百一萬八千七百一

乾元三年戶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二十五　敕逃亡戶不得輒徵親近及鄰保務從減省要在安存又敕應有逃戶田宅並須官爲租賃取其價直以充課稅逃人歸復宜並卻還所由亦不得稱負欠租賦別有追索

通典乾元三年見到帳百六十九州應管戶總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三十四不課戶總百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課戶七十五萬八千五百八十二管口總千六百九十九萬三百八十六不課口千四百六十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七課口二百三十七萬七百九十九自天寶十四載至乾元三年損戶總五百九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損口總三千五百九十二萬八千七百二十三

通考愚嘗論漢以後以戶口定賦故雖極盛之時而郡國所上戶口版籍終不能及三代兩漢之數蓋以避賦重之故遞相隱漏且疑天寶以上戶不應不課者居三分之一有奇今觀乾元戶數則不課者反居其太半尤爲可笑然則是豈足憑乎

代宗廣德二年戶二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二十五　詔一戶三丁者免一丁凡畝稅二升男子二十五爲成丁五十五爲老以優民　二年敕如有浮客願編附請射逃人物業者便准式據丁口給授如二年以上種植家業成者雖本主到不在卻還限任別給授大歷元年制逃戶復業者給復二年如百姓先賣田宅盡者宜委本州縣取逃死戶田宅量丁口充給

德宗建中元年定天下兩稅戶凡三百八十萬五千七十六

通典主戶百八十餘萬客戶百三十餘萬

憲宗元和時戶二百四十七萬三千九百六十三　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十卷總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道管州府二百九十三縣一千四百五十三見定戶二百四十四萬二百五十四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十五道七十一州並不申戶口數目　每歲賦入倚辦止於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道合四十州一百四十萬戶比量天寶供稅之戶四分有一天下兵戎仰給縣官八十三萬餘人比量士馬三分加一率以兩戶資一兵其他水旱所損徵科妄斂又在常役之外

六年制自定兩稅以來刺史以戶口增損爲其殿最故有析戶以張虛數或分產以係戶兼招引浮客用爲增益至於稅額一無所加徒使人心易搖土著者寡觀察使嚴加訪察必令詣實　衡州刺史呂溫奏當州舊額戶一萬八千四百七除貧窮死絕老幼單獨不支濟外堪差科戶八千二百五十七臣到後團定戶稅次檢責出所由隱藏不輸稅戶一萬六千七百昨尋舊案詢問閭里承前徵稅竝無等第又二十餘年都不定戶存亡孰察貧富不均臣不敢因循設法團定檢獲隱戶數約萬餘州縣竝不曾科徵所由已私自斂率與其潛資於姦吏豈若均助於疲人臣請作此方圓以救彫瘵庶得下免偏苦上不缺供敕旨宜付所司　庫部員外郎李渤上言臣過渭南長源鄉舊四百戶今纔百戶閿鄉縣舊三千戶今纔千戶他處皆然蓋由聚斂之臣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故也

致堂胡氏曰天寶初戶幾一千萬元和初合方鎮有戶百四十四萬是十失其八也憲宗急於用兵則養民之政不得厚重以用异鎛聚斂受諸道貢獻百姓難乎其阜蕃矣

穆宗長慶時戶三百九十四萬五千五百九十五

敬宗寶歷時戶三百九十四萬八千九百八十二

文宗開成四年戶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　唐食貨志天寶戶數通以二戶養一兵長慶以後率三戶養一兵

武宗會昌時戶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　會昌元年正月制安土重遷黎民之性苟非艱窘豈至流亡將欲招綏必在資產諸道頻遭災沴州縣不爲申奏百姓輸納不辦多有逃移長吏懼在官之時破失人戶或恐務免征稅減尅料錢秖於見在戶中分外攤配亦有破除逃戶桑地以充稅錢逃戶產業已無歸還不得見戶每年加配流亡轉多自今以後應州縣開成五年已前觀察使刺史差強明官就鄉村詣實檢會桑田屋宇等仍勒令長加檢校租佃與人勿令荒廢據所得與納戶內征稅有餘即官爲收貯待歸還給付如欠少即與收破至歸還日不須徵理自今以後二年不歸復者即仰縣司召人給付承佃仍給公憑任爲永業其逃戶錢草斛斗等計留使錢物合十分中三分已上者竝仰於當州當使雜給用錢內方圓權落下不得尅正員官吏料錢及館驛使料

遞乘作人課等錢仍任大戶歸還日漸復元額大中二年正月制所在逃戶見在桑田屋宇等多是暫時東西便被鄰人與所由等計會推云代納稅錢悉將斫伐毁拆及願歸復多已蕩盡因致荒廢遂成閑田從今已後如有此色勒村老人與所由并鄰近等同檢勘分明分析作狀送縣入案任鄰人及無田產人且爲佃事與納稅如五年內不來復業者便任佃人爲主逃戶不在論理之限其屋宇桑田樹木等權佃人逃戶未歸五年內不得輒有毁除斫伐如有違犯者據根口量情科責并科所由等不檢校之罪

會昌五年天下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千餘人奴婢爲兩稅戶十五萬人

周廣順三年敕天下縣邑素有差等年代既深增損不一其中有戶口雖衆地望則卑地望雖高戶口至少每至調集不便銓衡宜立成規庶協公共應天下州府及縣除赤縣畿縣次赤次畿外其餘三千戶以上爲望縣二千戶以上爲緊縣一千戶以上爲上縣五百戶以上爲中縣不滿五百戶爲中下縣宜令所司據今年天下縣戶口數定望緊上中下次等奏聞戶部據今年諸州府所管縣戶數目合定爲望縣六十四緊縣七十上縣一百二十四中縣六十五下縣九十七

續通典 五代亂亡相繼疆土分裂中原戶口之數梁唐晉漢紀載莫詳顯德六年總簡戶二百三十萬九千八百一十二此周之戶數略可考見者也

宋太祖建隆元年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乾德元年令諸州歲奏男夫二十爲丁六十爲老是年平荆南得戶十四萬二千三百平湖南得戶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三年平蜀得戶五十三萬四千三十九開寶四年平廣南得戶十七萬二百六十三八年平江南得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五九年天下主客戶三百九萬五百四太宗太平興國三年陳洪進錢俶獻閩浙諸州之地四年平太原又得戶七十三萬七千八百七十八是時天下既一疆理幾復漢唐之舊而戶數不及其半歷百餘年招徠降附休養生息至神宗元豐元年天下總四京一十八路按元豐間又析爲二十三後復置京畿路合二十四路戶主客一千四百八十五萬二千六百八十四口主客三千三百三十萬三千八百八十九丁主客一千七百八十四萬六千八百七十三徽宗崇寧元年計天下增至戶二十一萬九千五十口四千三百八十二

萬七百六十九視漢唐盛時蓋有加焉高宗南渡中原陝右盡入於金所存止十五路至寧宗嘉定十六年諸路主客戶一千二百六十七萬八百一口二千八百三十二萬八十五較之崇寧蓋已減半理宗以後國勢日蹙景定五年戶部獻今年民數僅戶五百六十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九口一千三百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二而宋旋以亡此宋代戶口盛衰之數大略如此也

通考宋太祖建隆九年天下主客戶三百九萬五百四　此係會要所載本年主客戶數通鑑長編通算只計二百五十六萬六千三百九十八與會要不合　詔更定縣望以戶四千以上爲望次爲緊爲上爲中爲中下凡五等

乾德元年令諸州歲奏男夫二十爲丁六十爲老女口不預

太宗雍熙元年令江浙荆湖廣南民輸丁錢以二十成丁六十入老幷身有疾廢者免之

至道元年詔復造天下郡國戶口版籍　自唐末四方兵起版籍亡失故戶稅賦莫得周知至是始命復造焉

至道三年天下主客戶四百一十三萬二千五百七十六

眞宗大中祥符四年詔除兩浙福建荆南廣南舊輸身丁錢凡四十五萬四百貫　三司使丁謂言東封及汾陰賞賜億萬加以蠲復諸路租賦除免口算聖澤寬大恐有司經費不給上曰國家所務正爲澤及下民但敦本抑末節用謹度自然富足　初湖廣閩浙因僞國舊制歲斂丁身錢米所謂丁口之賦大中祥符間詔除丁錢而米輸如故至天聖中婺秀二州猶輸丁錢轉運司以爲言乃除之其後龐籍請罷漳泉州興化軍丁米有司持不可皇祐三年帝命三司首減漳泉桂陽監丁米以最下數爲準歲減十餘萬石既而漳泉興化軍亦第損之嘉祐四年復命轉運司裁定郴永桂陽與道衡二州所輸丁米及錢絹雜物無業者弛之存業者減半後雖進丁而復增取時廣南猶或輸丁錢亦命轉運司條上自是所輸無幾矣

天禧五年天下主客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口一千九百九十三萬三百二十

詔諸州縣自今招來戶口及創居入中開墾荒田者許依格式申入戶口籍無得以客戶增數

仁宗天聖七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口二千六百五萬四千二百三十八

慶歷八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七十二萬三千六百九十五口二千一百八十三萬六千六十四

嘉祐八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二千三百一十七口二千六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五十一

英宗治平三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二百九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一口二千九百九萬二千一百八十五

神宗熙寧八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五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二十九口二千三百八十萬七千一百六十五

元豐二年七月提舉廣西常平劉誼言廣西一路戶口二十萬而民出役錢至十九萬緡先用稅錢敷出稅數不足又敷之田米田米不足復算於身丁夫廣西之民身之有丁也既稅以錢又算以米是一身而輸二稅殆前世弊法今既未能蠲除而又益以役錢甚可憫也至於廣東西監司提舉司吏一月之給上同令錄下倍攝官乞裁損其數則兩路身丁田米亦可少寬遂詔月給錢遞減二千歲遂減一千二百餘緡

按廣南丁錢史所載大中祥符閒盡蠲之獨丁米未除今觀誼之言則尚有丁錢也

元豐六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三口二千四百九十六萬九千三百　右以上係國朝會要所載戶口數目今考元豐三年檢正中書戶房公事畢仲衍經進中書備對內載天下四京一十八路戶口主客數目微為不同又有各路細數今具錄於后

天下總四京一十八路戶主客一千四百八十五萬二千六百八十四　主一千一十萬九千五百四十二 內四十一萬九千五百二十二戶元供弓箭手僧院道觀山溪山猺傜典佃喬佃船居黎戶不分主客女戶今並附入主戶數

客四百七十四萬三千一百四十四 內一萬五百二十二戶元供交界浮居散戶蕃部無名目戶今並附入客戶數

口主客三千三百三十萬三千八百八十九

主二千三百四十二萬六千九百九十四 內六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三口元供弓箭手山猺童行僧道蜒船居黎戶今入主口數

客九百八十七萬六千八百九十五 內一萬一百二十八口元供浮居散戶今入客戶數

丁主客一千七百八十四萬六千八百七十三

主一千二百二十八萬四千六百八十五 內二十九萬八千二百七十五口不分主客

客五百五十六萬二千一百八十八
東京開封府戶主一十七萬一千三百二十四口主二十九萬五千九百一十二客八萬五千一百八十 丁主
二十一萬二千四百九十三
京東路戶主八十一萬七千九百八十三客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一十七 口主一百六十六萬九百三客八十
八萬五千七百七十四 丁主九十五萬七千五百五十四客五十六萬五千六百九十三
京西路戶主三十八萬三千二百二十六客二十六萬八千五百一十六 口主六十四萬四千七百五十七客四
十五萬八千一百三十 丁主四十萬七百四十客二十六萬九千六百二十三
河北路戶主七十六萬五千一百三十客二十一萬九千六十五 口主一百四十七萬三千六百八十二客四
十萬七千五百一 丁主七十七萬三千八百九十一客二十萬五千四百六十七
陝府西路戶主六十九萬七千九百六十七客二十六萬四千三百五十一 口主二百一萬五千四百三十六客
七十四萬六千三百六十八 丁主一百六萬七千九百三十六客四十二萬五千六百五十一
河東路 戶主三十八萬三千一百四十八客六萬七千七百二十一 口主七十五萬二千三百一客一十三
萬八千三百五十八 丁主三十七萬二千三百九十客七萬七千四百六十二
淮南路 戶主七十二萬三千七百八十四客三十五萬五千二百七十 口主一百三十九萬三千五百五十
五客六十三萬七千三百二十六 丁主一百三十二萬三百六客十五萬二千三百
兩浙路戶主一百四十四萬六千四百六客三十八萬三千六百九十 口主二百六十萬五千四百八十四客六
十一萬八千二百一十五 丁主一百六十二萬九千五百三十二客二十九萬八千二十七
江南東路戶主九十萬二千二百六十一客一十七萬一千四百九十九 口主一百六十萬九千六百一十二客
二十八萬九千八百四十三 丁主一百一萬九千一百三十四客一十八萬六千二十七
江南西路戶主八十七萬一千七百二十客四十九萬三千八百一十三 口主二百一萬六百四十六客一百

六萬五千二百一　丁主八十八萬四千三百二十九客三十八萬七百九十八

荊湖南路戶主四十五萬六千四百三十一客三十五萬四千六百二十六　口主一百一十五萬三千八百七十二客六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八　丁主六十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三客三十二萬二千五百四十六

荊湖北路戶主三十五萬五百九十三客二十三萬八千七百九　口主七十萬二千三百五十六客五十萬九千六百四十四　丁主二十八萬五千五百二十六客二十萬七千六百二十四

福建路戶主六十四萬五千二百六十七客三十四萬六千八百二十　口主一百三十六萬八千五百九十四客六十七萬四千四百三十八　丁主七十九萬七百一十九客五十六萬二百三十

成都府路戶主五十七萬四千六百三十客一十九萬六千九百三　口主二百七十八萬九千二百二十五客八十六萬四千五百二十三　丁主六十八萬五千二十客二十七萬七百二十四

梓州路　戶主二十六萬一千五百八十五　口主八十八萬五千五百一客五十二萬八千二百一十四　丁主三十七萬四千六百六十九客三十萬五千五百二十九

利州路　戶主一十七萬九千八百三十五客一十二萬二千一百五十六　口主四十萬二千八百七十四客二十四萬五千九百九十二　丁主一十九萬五千三百八十七客一十四萬四千五百九十一

夔州路戶主六萬八千三百七十五　口主二十一萬五千五百九十五客二十五萬二千四百七十二　丁主一十四萬九千七十客一十七萬一千一十七

廣南東路　戶主三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九客二十一萬八千七十五　口主八十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七客三十二萬二千五百一十二　丁主七十三萬五千七百四十七客二十六萬二千五十九

廣南西路　戶主一十六萬三千四百一十八客七萬八千六百九十一　口主五十八萬四千六百四十一客四十七萬九百四十六　丁主二十七萬三千六百七十四客四十一萬九千三百一十六

哲宗元祐六年天下主客戶一千八百六十五萬五千九十三口四千一百四十九萬二千三百一十一

元符二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九百七十一萬五千五百五十五口四千三百四十一萬一千六百六

徽宗崇寧元年天下主客戶共陞戶三十萬三千四百九十五口四十萬九千一百六十三增入元符元數計戶二千合一萬九千五十口四千三百八十二萬七百六十九

政和三年詳定九域圖志蔡攸何志同言天下戶口數類多不實且以河北二州言之德州主客戶五萬二千五百九十九而口纔六萬九千三百八十五霸州主客戶二萬二千四百七十七而口纔三萬四千七百一十六通二州之數率三戶四口則戶版刻隱不待校而知之乞詔有司申嚴法令務在覈實從之　八月淮南轉運副使徐閎中言九域志在元豐間主客戶共一千六百餘萬大觀初已二千九十一萬乞詔諸路應奏戶口歲終再令提刑提舉司參考同保從之

按以史傳考之則古今戶口之盛無如崇寧大觀之間然觀當時諸人所言則版籍殊欠覈實所紀似難憑覽者詳之

高宗紹興三十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一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三十三口一千九百二十二萬九千八　紹興五年詔諸路經殘破州縣親民官到任據見存戶口實數批上印歷滿任日亦如之以考殿最　八年尚書劉大中奏自中原陷沒東南之民死於兵火疫癘水旱以至爲兵爲緇黃及去爲盜賊餘民之存者十無二三姦臣虐用其民誅求過數丁鹽紬絹最爲疾苦愚民寧殺子而不願輸生女者又多不舉乞守令滿日以生齒增減爲殿最又詔應州縣鄉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戶及無等第貧乏之家生男女不能養贍者於常平錢內人支四貫文省仍委守令勸諭父老曉譬禍福若奉行如法所活數多監司保明推賞

孝宗乾道二年諸路主客戶一千二百三十三萬五千四百五十口二千五百三十七萬八千六百八十四　淳熙八年臣僚言饑饉之時遺棄小兒爲人收養者於法不在取認之限聽養子之家申官附籍依親子孫法

光宗紹熙四年諸路主客戶一千二百三十萬二千八百七十三口二千七百八十四萬五千八十五

寧宗嘉定十六年諸路主客戶一千二百六十七萬八百一口二千八百三十二萬八十五

兩浙路戶二百二十二萬三百二十一口四百二萬九千九百八十九

江南東路戶一百四萬六千二百七十二口二百四十萬二千三十八

江南西路戶二百二十六萬七千九百八十三口四百九十五萬八千二百九十一

淮南東路戶一十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九口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一

淮南西路戶二十一萬八千二百五十口七十七萬九千六百一十二

廣南東路戶四十四萬五千九百六口七十七萬五千六百二十八

廣南西路戶五十二萬八千二百二十口一百三十二萬一千二百七

荆湖南路戶一百二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口二百八十八萬一千五百六

荆湖北路戶三十六萬九千八百二十口九十萬八千九百三十四

福建路戶一百五十九萬九千二百一十四口三百二十三萬五百七十八

京西路戶六千二百五十二口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一

成都府路戶一百一十三萬九千七百九十口三百一十七萬一千三

利州路戶四十萬一千一百七十四口一百一萬六千一百一十一

潼川府路戶八十四萬一千一百二十九口二百一十四萬三千七百二十八

夔州路戶二十萬七千九百九十九口二十七萬九千九百八十九

右國朝會要所載戶口南渡後莫盛於寧宗嘉定之時故備書之

續通考宋寧宗慶元元年正月詔兩浙淮南江東路荒歉諸州收養遺棄小兒　至開禧元年二月嚴民間生子棄殺之禁嘉定二年七月詔荒歉州縣七歲以下男女聽異姓收養著爲令

開禧三年正月令兩淮帥守招集流民

嘉定二年五月詔兩淮荆襄守令以戶口多寡爲殿最

理宗紹定二年五月詔戶絕者許立嗣毋妄籍沒

景定五年（時度宗已即位）兩浙江東西湖南北廣東西福建成都京西潼川夔利路戶五百六十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九口一千三百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二

按理宗本紀寶慶元年止載兩浙路戶一百九十七萬五千九百九十六口二百八十二萬二千三十三福建路戶一百七十萬四千一百八十六口二百五十五萬三千七十九餘俱闕漏不盡以兵戰之故也

續通典 遼時戶口之數不甚可考據地理志所載五京道民戶僅得五十餘萬諸州縣不可計者尚多（按遼史營衛兵衛志載有宮衛之戶曰正戶曰蕃漢轉戶共二十萬三千丁四十萬八千又有五京鄉丁其可考見者約一百一十萬七千三百爲鄉兵并附錄於此）

續通考 遼建五京幅員萬里其戶丁之可見者有五京鄉丁諸宮衛戶丁　五京鄉丁者臨潢爲上京丁一十六萬七千二百遼陽爲東京丁四萬一千四百遼西爲中京丁籍莫考可見者高州三韓一縣丁一萬蕃漢轉戶爲多（以上三道應丁二十一萬八千六百兵衛志則云二十二萬六千一百與細數不同）析津爲南京丁五十六萬六千大同爲西京丁三十二萬二千七百（以上二道應共丁八十八萬八千七百兵衛志則云八十萬六千七百與細數不符）契丹本戶多隸宮帳部族其餘蕃漢戶丁分隸者皆不與焉大約五京民丁可見者一百一十萬七千三百（以細數考之應爲一百一十萬二千三百當有小誤）爲鄉兵　諸宮衛戶丁者遼國之法天子踐位則置宮衛分州縣析部族設官府籍戶口備兵馬太祖曰弘義宮（正戶八千轉戶七千正丁一萬六千轉丁一萬四千）太宗曰永興宮（正戶三千轉戶七千正丁六千轉丁一萬四千）世宗曰積慶宮（正戶五千轉戶八千正丁一萬轉丁一萬六千）應天皇太后曰長寧宮（正戶七千轉戶六千正丁一萬四千轉丁一萬二千）穆宗曰延昌宮（正戶一千轉戶三千正丁二千轉丁六千）景宗曰彰愍宮（正戶八千轉戶一萬正丁一萬六千轉丁二萬）承天太后曰崇德宮（正戶六千轉戶一萬正丁一萬二千轉丁二萬）聖宗曰興聖宮（正戶一萬轉戶二萬正丁二萬轉丁四萬）興宗曰延慶宮（正戶七千轉戶一萬正丁一萬四千轉丁二萬）道宗曰太和宮（正戶一萬轉戶二萬正丁二萬轉丁四萬）天祚帝曰永昌宮（正戶七千轉戶一萬正丁一萬四千轉丁二萬）孝文皇太弟曰敦睦宮（正戶三千轉戶五千正丁六千轉丁一萬）文忠王府（正戶五千轉戶八千正丁一萬轉丁一萬六千）凡十二宮一府爲正戶八萬蕃漢轉戶十二萬四千共二十萬四千戶爲正丁十六萬蕃漢轉丁二十四萬八千凡諸宮衛入丁四十萬八千（互見兵考）

按遼時戶口史無明文地理志雖載有戶然各郡縣戶總計之不過五十五萬有奇而或詳或闕或云分隸於宮府

而無其數今以營衛志戶數參校兵衛志丁數大率以兩丁爲一戶正戶八萬者其丁卽爲十六萬蕃漢轉戶十二萬四千者其丁卽爲二十四萬八千至五京民丁有隸宮府者有不隸於宮府者然每戶亦不過兩丁因五京民丁之可見者止一百一十萬七千三百故五京之戶亦止五十五萬有奇也

太祖壬戌歲唐天復二年 七月攻下河東河北九郡獲生口九萬五千 癸亥歲春伐女直獲其戶三百 乙丑歲十月以兵助唐河東節度使李克用擊劉仁恭拔數州盡徙其民以歸

五年正月東西奚五部盡入版籍 先是德祖俘奚七千部徙饒樂之清河哈陶津汗時創爲奚德勒部分十三縣至太祖卽位後親征西部奚下之復分兵平東部奚於是盡有奚霫之地東際海南暨白檀西踰松漠北抵潢水凡五部咸入版籍

神冊元年七月平突厥吐渾黨項小蕃沙陀諸部俘其戶萬五千六百

十月破烏爾古部俘獲生口萬四千二百舉部來附

天贊元年十月以戶口滋繁糺轄疏遠分北達靈額爲二部立兩節度以統之

十月盡取西鄙諸部有其衆 初神冊五年党項諸部叛帝親征俘生口二千六百至是復大征吐渾党項準卜等部擊索歡納山東部族破之遣騎攻準卜略地西南又破呼穆蘇山諸蕃部又遣兵踰流沙拔浮圖城西鄙諸部悉爲遼有

天顯元年正月拔渤海扶餘城議括戶口太子倍諫曰今始得地而料民民必不安從之既平渤海地方五千里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盡有其衆國境益大

太宗時籍五京戶丁以定賦稅

天顯三年太宗卽位不改元 十二月遷耶律羽之遷東丹民以實東平其民或亡入新羅女直詔困之不能遷者許上國富民給贍而隸屬之

四年二月閱約尼氏戶籍

會同元年十一月晉主以幽薊瀛莫涿檀順媯儒新武雲應朔寰蔚十六州并圖籍來獻

九年三月吐谷渾遣使獻生口千戶

大同元年四月得晉歸順州七十六處戶一百九萬一百一十八

景宗保寧三年十一月臚朐河裕悅楊尼哩等率戶四百來附乞隸宮籍詔留其戶分隸敦睦積慶永興三宮

聖宗統和元年二月南京統軍使耶律善補奏宋邊七十餘村來附詔撫存之　五月善補又招亡入宋者得千餘戶歸國詔令撫慰

四年正月討女直獲生口十餘萬　太平六年二月東京留守巴格奏黃翩得女直降戶二百七十詔獎諭之至興宗重熙九年十二月以所獲女直戶置肅州

七年正月破宋易州遷易州軍民於燕京道涿州刺史護送易州降人八百還隸本貫　時宋雞壁砦守將郭榮率衆來降砦民二百戶徙居檀順薊三州復分八戶隸飛狐

開泰二年四月詔以韓斌所括贍國達魯河奉豪等州戶二萬五千四百有奇置長霸興仁保和等十縣

道宗大康九年六月詔諸路檢括脫戶罪至死者原之先是朝廷遣使括三京隱戶不得以東京留守耶律音濟代之得四千餘戶至是復有是詔

大安三年二月以歲洊饑民多流散除安泊逃戶徵償法　十年六月禁邊民與蕃部為婚

續通典金制戶有數等有課役戶不課役戶本戶雜戶正戶監戶官戶（拔有物力者為課役戶無者為不課役戶女直為本戶漢人及契丹為雜戶明安之奴婢免為良者止隸本部為正戶沒入官良人隸宮籍監者為監戶沒入官奴婢隸太府監者為官戶）奴婢戶二稅戶（金承遼制多以良民賜諸寺分其稅一半輸官一半輸寺故名二稅戶）男女二歲以下為黃十五以下為小十六為中十七為丁六十為老無夫為寡妻妾諸廢篤疾不為丁凡戶口計帳三年一籍自正月初州縣以里正主首明安穆昆則以寨使詣編戶家責手實具男女老幼年與姓名生者增之死者除之正月二十日以實數報縣二月二十日申州以十日內達上司無遠近皆以四月二十日到部呈省漢人渤海人不得充明安穆昆戶太祖收國元年六月遼通祺雙遼等州八百餘戶來歸命分置諸部擇膏腴地處之太宗天會元

年十一月徙遷潤來隰四州之民於瀋州後海陵南侵遣使籍諸路明安部族及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僉之凡二十四萬又僉中都南都中原渤海丁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凡二十七萬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聽

續通考世宗大定三年八月罷契丹明安穆昆以其戶分隸女直明安穆昆金史曹望之傳曰大定中望之同知西京留守事上書論便宜事其一論山東河北明安穆昆與百姓雜處民多失業陳蔡汝潁之間土廣人稀宜徙百姓以實其處復數年之賦以安輯之百姓亡命及避役軍中者閱實其人使還本貫或編近縣以為客戶或留為佃戶者亦籍其姓名州縣與明安事干涉者無相黨匿庶幾軍民協和盜賊弭息書奏多見采納

十二月詔流民未復業者增限招誘

十七年五月釐正伊勒敦部獵戶省臣奏咸平府路一千五百餘戶自陳皆長白山錫馨察遜河女直人遼時僉為獵戶移居於此號伊勒敦部遂附契丹籍本朝義兵之興首詣軍降仍居本部今乞釐正詔從之

二十年令明安穆昆人戶與漢人錯居帝謂宰臣曰明安穆昆人戶兄弟親屬若各隨所分土與漢人錯居每四五十戶結為保聚農作時令相助濟此亦勸相之道也至章宗明昌二年四月以齊民與屯田戶往往不睦從尚書省奏許民戶與屯田戶遞相婚姻

二十一年六月命避役之戶舉家逃於他所者元貫及所寓司縣官同罪為定制至章宗泰和七年六月敕中物力戶有役則多逃避有司令以次戶代之事畢則復業以致大損不逃之戶令省臣詳議宰臣奏舊制太輕遂命課役全戶逃者徒二年賞告者錢五萬先逃者以百日內自首免罪如實銷乏者內從御史臺外從按察司體究免之

二十二年命括明安穆昆戶口以實籍之初太祖即位之二年以三百戶為穆昆穆昆十為明安又嘗用遼人額哩頁以北部百三十戶為一穆昆漢人王六兒以諸州漢人六十五戶為一穆昆王伯龍高從祐並領所部為一明安熙宗皇統五年又分明安穆昆為上中下三等海陵天德二年削其名但稱為諸明安穆昆至帝大定十五年十月遣官十人分行天下再定明安穆昆戶每穆昆戶不過三百七穆昆至十穆昆置一明安及是以明安穆昆舊籍不

明遇簽軍與諸差役及賑濟增減不以實故有是命

二十三年七月明安穆昆戶口之數明安二百二穆昆千八百七十八戶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三十六（內正口四百八十一萬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九百六十七）在都宗室將軍司戶一百七十口二萬八千七百九十（內正口九百八十二奴婢口二萬七千八百八）德呼勒唐古二部五乣戶五千五百八十五口十二萬七千五百四十四（內正口十萬九千四百六十三奴婢口一萬八千八十一）

二十五年命宰臣禁有祿人一子及農民避課役為僧道者至明昌元年正月又以上封事者言禁自披剃為僧道者

二十七年天下戶口之數大定初天下戶纔三百餘萬至是戶六百七十八萬九千四百四十九口四千四百七十萬五千八十六

章宗明昌元年天下戶口之數戶六百九十三萬九千口四千五百四十四萬七千九百至六年十二月天下女直契丹漢戶七百二十二萬三千四百口四千八百四十九萬四百物力錢二百六十萬四千七百四十二貫

泰和七年十二月天下戶口之數戶七百六十八萬四千四百三十八口四千五百八十一萬六千七十九戶增於大定二十七年一百六十二萬三千七百一十五口增八百八十二萬七千六十五此金版籍之極盛也至宣宗興定末河壖為疆烽鞞屢警故集慶軍節度使溫特赫達言亳州戶舊六萬自南遷以來不勝調發相繼逃去所存者曾無十一碭山下邑野無居民矣

金十九路民戶之數上京路（會寧府戶三萬一千二百七十肇州戶五千三百七十五隆州戶一萬一百八十信州戶七千三百五十九）咸平路（咸平府戶五萬六千四百四韓州戶一萬五千四百一十二）東京路（遼陽府戶四萬六百四澄州戶一萬一千九百三十五瀋州戶三萬六千八百九十二貴德州戶二萬八百九十六蓋州戶一萬八千四百五十六復州戶一萬三千九百五十）北京路（大定府戶六萬四千四十七利州戶二萬一千二百九十六義州戶三萬三百三十三錦州戶三萬九千一百二十三瑞州戶一萬九千九百五十三廣寧府戶四萬三千一百六十一懿州戶四萬二千三百五十一興中府戶四萬九百二十七建州戶一萬一千四百三十九全州戶九千三百十九臨潢府戶六萬七千九百七慶州戶二千七興州戶一萬五千九百七十泰州戶三千五百四）西京路（大同府戶九萬八千四百四十四豐州戶二萬二千六百八十三宏州戶二萬二千二淨州戶五千九百三十八桓州戶五百七十八撫州戶一萬一千三百八十德興府戶八萬八千八百六十八昌州戶一千二百四十一宣德州戶三萬二千一百四十七弘州戶四萬四千八百九十武州戶一萬三千八百五十）

一應州戶三萬二千九百七十七蔚州戶五萬六千六百七十四雲內州戶二萬四千八百六十八寍邊州戶六千七十二東勝州戶三千五百三十一

中都路

大興府戶二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二通州戶三萬五千九十九薊州戶六萬九千一十五易州戶四萬一千五百七十七涿州戶一十一萬四千九百一十二順州戶三萬三千四百三十三平州戶四萬一千七百四十八灤州戶六萬九千八百六雄州戶二萬四百一十一霸州戶四萬一千二百七十六保州戶九萬二千二十一安州戶三萬五百三十二遂州戶一萬一千一百七十四安肅州戶一萬二千九百八十

南京路

開封府戶百七十四萬六千二百一十睢州戶四萬六千三百六十歸德府戶七萬六千三百八十九單州戶六萬五千五百四十五壽州戶八千六百七十七陝州戶四萬一千一十鄧州戶二萬四千九百八十九唐州戶一萬一千三十一裕州戶八千三百河南府戶五萬五千六百三十五嵩州戶二萬六千六百四十九汝州戶三萬五千二百五十四許州戶四萬五千五百八十七鈞州戶一萬八千五百十一亳州戶六萬五百三十五陳州戶二萬六千一百四十五蔡州戶三萬六千九十三息州戶九千六百八十五鄭州戶四萬五千六百五十十潁州戶一萬六千七百一十四宿州戶五萬五千五十八泗州戶八千九十二

河北東路

河間府戶三萬一千六百九十一蠡州戶二萬九千七百九十七莫州戶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三獻州戶五萬六百三十二冀州戶三千六百七十深州戶五萬六千三百四十清州戶四萬七千八百七十五滄州戶一十四萬四千七百七十四景州戶六萬五千八百二十八

河北西路

眞定府戶十三萬七千一百三十七威州戶八千三百一十沃州戶三萬八千一百八十五邢州戶八萬二百九十二洺州戶七萬三千七十彰德府戶七萬七千二百七十六磁州戶六萬三千四百一十七中山府戶八萬三千四百九十祁州戶二萬三千三百八十二濬州戶二萬九千三百一十九衞州戶九萬一百一十二萬二千五百七十

山東東路

益都府戶一十一萬八千七百一十八濰州戶三萬九百八十九濱州戶一十一萬八千五百八十九沂州戶二萬四千三百一十五密州戶一萬一千八十二海州戶三萬六百九十莒州戶四萬五千二百四十棣州戶八萬二千三百三濟南府戶三十萬八千四百六十九淄州戶一十二萬八千六百二十二萊州戶八萬六千六百七十五登州戶五萬五千九百一十三寍海州戶六萬一千九百三十三

山東西路

東平府戶一十一萬八千四十六濟州戶四萬四百八十四徐州戶四萬四千六百八十九邳州戶二萬七千二百三十三滕州戶四萬九千九博州戶八萬八千四十六兗州戶五萬九十九泰安州戶三萬一千四百三十五德州戶一萬五千五十三曹州戶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七

大名府路

大名府戶三十萬八千五百一十一恩州戶九萬九千一百一十九濮州戶五萬二千九百四十八開州戶三萬三千八百三十六

河東北路

太原府戶一十六萬五千八百六十二忻州戶三萬二千三百四十一平定州戶一萬八千三百九十六汾州戶八萬七千二百二十七石州戶三萬六千五百二十八葭州戶八千八百六十四代州戶五萬七千六百九十隩州戶七千五百九十二寍化州戶六千一百嵐州戶一萬七千五百五十七岢嵐州戶五千八百五十一保德州戶三千一百九十一管州戶五千八百八十一

河東南路

平陽府戶一十二萬六千九百三十六隰州戶二萬五千四百四十五吉州戶一萬三千三百二十四河中府戶十萬六千五百三十九絳州戶一十三萬一千五百一十解州戶七萬一千二百三十二澤州戶五萬九千四百一十六潞州戶七萬九千二百三十二遼州戶一萬五千八百五十沁州戶一萬八千五十九懷州戶八萬六千七百五十六孟州戶四萬一千六百四十九

京兆府路

京兆府戶九萬八千一百七十七商州戶三千九百九十九虢州戶一萬二十二乾州戶二萬六千八百五十六同州戶三萬五千五百六十一耀州戶五萬二百一十二華州戶五萬三千八百

鳳翔路

鳳翔府戶六萬二千三百二德順州戶三萬五千四百四十九平涼府戶三萬一千三十三鎮戎州戶一萬四百四十七秦州戶四萬四百四十八隴州戶一萬六千四百四十二

鄜延路

延安府戶八萬八千九百九十四丹州戶一萬三千七十八保安州戶七千三百四十綏德州戶一萬二千七百二十鄜州戶六萬二千九百三十一坊州戶二萬七百四十六

慶原路

慶陽府戶四萬六千一百七十一環州戶九千五百四甯州戶三萬四千七百五十七邠州戶四萬七千二百九十一原州戶一萬七千八百涇州戶二萬六千二百九十

臨洮路

臨洮府戶一萬九千七百二十一積石州戶五千一百八十五洮州戶一萬一千三百三十七蘭州戶一萬一千三百六十鞏州戶三萬六千三百一會州戶八千九百一十八河州戶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二

按以上金史地理志所載十九路戶數約共九百九十三萬九千有奇較前食貨志泰和極盛時數尚多二百二十五萬五千餘戶兩志互異故並存之

續通典元代幅員既廣戶口殷繁計其盛時雖漢唐之世有不逮焉初太宗併金得中原州郡七年下詔籍民自燕京順天等三十六路戶八十七萬三千七百八十一口四百七十五萬四千九百七十五憲宗二年籍漢地民戶增二十餘萬世祖中統二年計天下戶一百四十一萬八千四百九十九十三年平宋全有版圖二十七年籍天下戶一千六百八十四萬八百有奇於是南北之戶總書於策者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有一而山澤谿洞之民不與焉文宗至順元年戶部錢糧戶數一千三百四十萬六百九十九覩前世又增二十萬有奇矣

續通考元初算賦之制中原以戶西域以丁蒙古以馬牛羊至世祖定戶籍之制則有元管戶交參戶漏籍戶協濟戶於諸戶之中又有絲銀全科戶減半科戶止納絲戶止納鈔戶又有攤絲戶儲伊蘇岱爾所管納絲戶復業戶并漸成丁戶

太宗五年八月括中州戶得戶七十三萬餘至八年六月復括中州戶口計得續戶一百一十餘萬

按此金故地所得戶數也地理志謂是時自燕京順天等三十六路戶八十七萬三千七百八十一與此不同考之兵志太宗十三年八月諭總管萬戶劉黑馬據色埒點奏呼圖克等元籍諸路民戶一百萬四千六百五十六戶除逃戶外有七十二萬三千九百一十戶隨路總僉軍一十萬五千四百七十一名點數過九萬七千餘外近因蝗旱民力艱難往往在逃觀此是本紀所書者括籍時實數也地理志所載者除逃戶外之實數也

八年初定中原戶賦元初惟時進取所降之戶因以與將士自一社之民各有所主不相統攝至是詔括戶口以大臣呼圖克領之民始隸州縣時羣臣共欲以丁為戶中書令耶律楚材曰不可丁逃則賦無所出以戶定之衆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為戶豈可舍大朝之法而從亡國之政耶楚材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為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卽逃散矣帝從楚材之議

七月詔以眞定民戶奉太后湯沐中原諸州民戶分賜諸王貴戚

憲宗二年立儒人免丁之令時料民丁夫額訥格爾賛卜呉兒斷事宮事中原凡業儒者試通一經則不同編戶著爲令儒人免丁自額訥格爾始

世祖中統元年立十路宣撫司定戶籍凡元管交參等戶籍皆於是時定李昶傳曰世祖初卽位召昶至開平訪以國事時徵需煩重行中書省科徵稅賦雖逋戶不貸昶移書時相曰側聞欲據丁巳戶籍科徵租稅比之見戶或加多十六七止驗見戶應輸猶恐不逮復令包補逃故必致艱難苟不以撫字安集爲心惟事供億則諸人皆能之豈聖上擢賢更化之意哉於是省府爲蠲逋戶之賦

三年六月括漏籍老幼等戶協濟編戶賦稅是月又罷舞陽薑戶藤花戶還之有司七月諸王昌通括江南漏籍戶五百命付之有司四年十二月敕駙馬阿爾布哈葡萄戶依民例輸賦

八月核實新增戶口措置諸路轉輸法是月命劉整招懷慶夔府嘉定等民戶

三年五月詔覈實逃戶戶口增者賞之隱匿者罪之其後數年西蜀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賽音諤德齊沙木斯鼎莅官三年增戶九千五百六十五詔賞銀五千兩太原路總管伊埒蒙古岱坐匿戶罷職爲民

至元三年七月詔令西夏之民還本籍成都新民爲豪家所庇者歸之州縣

六年二月免單丁貧乏軍士一千九百餘戶爲民六月免益都新僉軍單丁者千六百二十一人爲民十五年七月復上都守城軍二千八爲民九月分揀諸路所括軍驗事力乏絕者爲民又減至元九年所括三萬軍半以爲民十六年九月文直碩達勒達軍不出征者令隸民籍輸賦十七年三月敕軍戶貧乏者還民籍

七年五月括天下戶是歲新括協濟合併戶爲數凡二十萬五千一百八十七七月閱實諸路礮手戶其後九年七月拘括開元東京等路諸漏籍戶及詔分閱大都京兆等處特默齊奴戶名籍十二年四月括諸寺闌遺八戶十六年六月拘括河西西番闌遺戶十一月詔四川宣慰司括軍民戶數十二月括甘州戶十七年五月括沙州戶丁定常賦二十一年閏五月括四川民戶二十六年閏十月復籍之二十七年二月括河間實保齊戶口

十二年正月徙襄陽新民七百戶於河北三月於中興路置懷寧靈武二縣分處新民四千八百戶

諸蕃戶始內附是年三月側布蕃官稅昔礶州蕃官莊寮男車甲等率四十三族戶五千一百六十詣四川行樞密院來附十四年四月宋特磨道將軍農士貴等以所屬州縣溪洞百四十七戶二十五萬六千來附五月西番長阿立丁寧占等三十一族來附得戶四萬七百十五年十一月攻漳州得山寨百五十戶百萬一十六年六月招忙木巨木禿等寨三百籍戶十一萬二百七月西南八番羅氏等國來附洞寨凡千六百二十有六戶凡十萬一千一百六十有八二十六年三月金齒八塞完以其民二十萬一千戶有奇來歸六月西南夷中下爛土等處洞長忽帶等以洞三百寨百一十來歸得戶三千餘七月四川山齊蠻民四塞五百五十戶內附閏十月西南夷生番心掛等八族計千二百六十戶內附二十九年二月烏蒙斯招附桑州生苗羅甸國古州等峒酋長三十一所部民十二萬九千三百二十六戶詣闕貢獻

按山澤溪洞之民雖不在版籍之內然當時混一區宇威震百蠻不貲不臣之人咸思內嚮亦開國時盛事也因採世祖紀文以存其略至成武以後則未暇詳焉

十三年平宋通得江淮浙東西湖南北等路戶九百三十七萬四百七十二口一千九百七十二萬一千一十五十二月詔諭浙東西江東西淮南北湖南北府州軍縣官吏軍民昔以萬戶千戶漁奪其民致令逃散今悉以人民歸之原籍州縣凡管軍將校及宋官吏有以勢力奪民產業者俾各歸其主無主則以給附近人民之無生產者

十八年閏八月以江南民戶分賜諸王貴戚功臣時先後受賜者諸王十六人后妃公主九人勳臣三十六人凡先朝勳戚亦加賜諸王自一二萬戶以上有多至十萬戶者勳臣自四萬戶以下至數千數百數十戶不等

二十年正月撥呼蘭及塔爾巴噶等四千戶隸皇太子位下二十九年二月伊實布招無籍民千四百三十六戶請隸東宮詔命之耕田

二十一年五月從江南匠戶無藝業者為民阿爾呼木言曩於江南民戶之中撥匠戶三十萬其無藝業者多今已選定諸色人匠餘十九萬九百餘戶宜縱令為民從之

二十二年二月定京城民居時修完大都城詔舊城居民之遷京城者以貲高及居職者爲先仍定制以地八畝爲一分其或地過八畝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據聽民作室

二十五年二月料簡江南站戶

二十六年二月十月再籍江南戶口凡北方諸色人寓居者亦就籍之二十七年四月江淮行省言近朝廷遣使議令發兼并戶僧宋宗族赴京人心必致動搖江南之民方患增課料民括馬之苦宜俟他日行之從之

二十七年正月遣所籍高麗民戶還其國九年十二月諸王呼喇珠嘗拘括逃民高麗界中高麗達嚕噶齊上其事詔高麗之民猶未安集禁罷之至是高麗國王王睶言臣昔宿衞京師遭林衍之叛國內大亂高麗民居大同者皆籍之臣願復以還高麗爲民從之

二十九年八月敕禮樂戶仍與軍站民戶均輸賦

世祖時天下戶口數中統二年天下戶一百四十一萬八千四百九十九至元十二年天下戶四百七十六萬四千七十七二十八年戶部上天下戶數內郡百九十九萬九千四百四十四江淮四川一千一百四十三萬八百七十八口五千九百八十四萬八千九百六十四游食者四十二萬九千一百一十八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

按以上世祖紀至元二十八年合計得戶一千三百四十三萬三百二十二較地理志二十七年多二十萬當兵革之餘流移未定閲一年而數加於前亦理勢之常也但地志載文宗至順元年一千三百四十萬六百九十九戶謂視前又增二十萬有奇是至元二十八年不應已有此數若據此數而論則至順之視至元少三萬戶耳何云增耶二說不同存之以備參考

成宗大德三年七月放江南僧寺佃戶五十萬爲編民時江南編民五十餘萬悉爲楊璉真伽冒入寺籍爲佃戶中書省臣言宜加釐正從之後武宗至大元年五月禁白蓮社毀其寺宇以其民還隸民籍仁宗延祐六年十月省臣言白雲宗總攝沈明仁誑誘愚俗十萬人請汰其徒從之先是世祖至元七年九月敕僧道伊囉勒昆有室家不持

文淵書局石印

戒律者占籍爲民累朝屢申其禁至英宗至治二年十一月括江南僧有妻者爲民泰定帝泰定元年六月平章政
事張珪言僧道出家屏絶妻孥蓋欲超出世表是以國家優視無所徭役且處之官寺宜清淨絶俗誦經祝壽比年
僧道往往畜妻子無異常人如蔡道泰班講主之徒傷人逞欲壞敎干刑者何可勝數俾奉祠典豈不褻天瀆神臣
等議僧道之有妻子者宜罷以舊制罷遣爲民疏入不能從
十一年十一月時武宗已卽位禁軍站鷹坊控鶴等戶冒占編氓
英宗至治二年五月置營於永平收養蒙古子女遣使諭四方匿者罪之是年三月給宗仁衞蒙古子女衣糧九月
給蒙古子女貧乏者鈔七百五十萬貫又賜百五十萬貫至三年正月以宗仁衞蒙古子女額足萬戶命罷收之
泰定帝泰定元年七月罷廣州福建等處探珠蜑戶爲民三年八月論廉州蜑戶使復業
致和元年五月遣官分護流民還鄉仍禁聚至千人者杖一百
文宗時戶口數至順元年戶部錢糧戶數一千三百四十萬六百九十九視前世又增二十萬有奇
元各路戶口數腹裏中書省大都路戶一十四萬七千五百九十口四十萬一千三百五十上都路戶四萬一千六
十二口一十一萬八千一百九十一興和路戶八千九百七十三口三萬九千四百九
十五永平路戶一萬三千五百一十九口三萬五千三百德寧淨州泰寧集寧應昌全寧寧昌砂井總管府以上戶
口俱缺保定路戶七萬五千一百八十二口一十二萬九百四十眞定路戶一十三萬四千九百八十六口二十四
萬六百七十順德路戶三萬五百一口一十二萬四千四百六十五廣平路戶四萬一千四百四十六口六萬九千
八十八彰德路戶三萬五千二百四十六口八萬八千二百六大名路戶六萬八千六百三十九口一十六萬三百
六十九懷慶路戶三萬四千九百九十三口一十七萬九百二十六衞輝路戶二萬二千一百一十九口一十二
萬七千二百四十七河間路戶七萬九千二百六十六口一十六萬八千五百三十六東平路戶四萬四千七百
三十一口五萬一百四十七東昌路戶三萬三千一百二十一口一十二萬五千四百六濟寧路戶一萬五百四十五
口五萬九千八百一十八曹州戶三萬三千一百五十三口一十九萬五千三百三十五濮州戶一萬七千三百
一十六口六萬四千二百九十三高唐州戶一萬九千一百四口二萬三千一百二十一泰安州戶九千五百四
十口一萬七千六百九十五德州戶二萬四千四百二十四口一十五萬六千九百五十二恩州戶一萬五百四十五
口三萬七千四百七十九冠州戶五千六百九十七口二萬三千四十一益都路戶七萬七千一百六十四口二十
一萬二千五百二濟南路戶六萬三千一百八十九口一十六萬四千八百八十五般陽府路戶二萬一千五百
三十口一十二萬三千一百八十五寧海州戶五千七百一十三口一萬五千七百四十二大同路戶四萬五千
九百四十五口一十二萬八千四百九十六冀寧路戶七萬五千四百四口一十五萬五千三百二十一晉寧路
戶一十二萬六百二十口二十七萬一百二十一嶺北行省戶口缺遼陽行省遼陽路戶三千七百八口萬一千二百三十一廣寧府路至順
錢糧數戶四千五百九十五大寧路戶四萬六千六口四十四
萬八千一百九十三東寧路戶口缺瀋陽路至順錢糧數戶五千一百八十
三開元路至順錢糧數戶四千三百六十七咸平府戶口缺合蘭府戶口缺河南江北行省汴梁路戶三萬一十
八口一十八萬四千

三百六十七河南府路戶九千五百二口六萬五千七百五十一南陽府戶六百九十二口四千八百九十三按寧府至順錢糧數戶七千七十五歸德府至順錢糧數戶一萬三千三百一十七襄陽路至順錢糧數戶五千九十蘄州路戶三萬九千一百九十口二十四萬九千三百二十一黃州路戶一萬四千八百七十八口三萬六千八百七十九廬州路戶三萬一千七百四十六口二十二萬九千四百五十七安豐路戶一萬七千九百九十二口九萬七千六百一十一安慶路戶三萬五千一百六十口二十一萬九千四百九十揚州路戶二十四萬九千四百六十六口一百四十七萬一千一百九十四淮安路戶九萬一千二十二口五十四萬七千三百七十七高郵府至順錢糧數戶五萬九十八中興路戶一十七萬六百八十二口五十九萬九千二百一十四峽州路戶三萬七千二百九十一口九萬三千九百四十七安陸府戶一萬四千六百六十五口三萬三千五百五十四沔陽府戶一萬七千七百六十六口三萬九百五十五荊門州戶二萬九千四百七十一口一十六萬五千四百三十五德安府戶一萬九百二十三口三萬六千二百一十八

陝西行省奉元路戶三萬三千九百三十五口二十七萬一千三百九十九延安路戶六千五百三十一口九萬四千六百四十一興元路戶二千一百四十九口一萬九千三百七十八鳳翔府戶二千八十一口一萬四千九百八邠州涇州開成州以上戶口俱缺鞏昌府戶四萬五千一百三十五口三十六萬九千二百七十二平涼府慶陽府泰州隴州寧州定西州鎮原州西和州環州金州靜寧州蘭州會州徽州階州成州金洋州河州路雅州黎州洮州貴德州茂州脫思麻路岷州鐵州礀州門魚通黎雅長河西寧等處宣撫司以上戶口俱缺

四川行省成都路戶三萬二千九百一十二口二十一萬五千八百八十八嘉定府路戶口數缺廣元路戶一萬六千四百四十二口九萬六千四百六順慶路戶二千八百二十一口九萬五千一百五十六潼川府戶口缺永寧路戶口缺重慶路戶二萬二千三百九十五口九萬三千五百二十五紹慶府戶三千九百四十四口一萬五千一百八十九夔路戶二萬二十口九萬九千五百九十八敘州路戶口缺馬湖路戶口缺

甘肅行省甘州路戶一千五百五十口二萬三千九百八十七永昌路戶口缺肅州路戶一千二百六十二口八千六百七十九沙州路戶口缺亦集乃路戶口缺寧夏府路戶口缺山丹州戶口缺西寧州戶口缺兀剌海路戶口缺

雲南行省戶口缺

江浙行省杭州路戶三十六萬八百五十口一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湖州路至順錢糧數戶二十五萬四千三百四十五嘉興路戶四十二萬六千六百五十六口二百二十四萬五千七百四十二平江路戶四十六萬六千一百五十八口二百四十三萬三千七百常州路戶二十萬九千七百三十二口一百二萬一十一鎮江路戶一十萬三千三百一十五口六十二萬三千六百四十四建德路戶一十萬三千四百八十一口五十萬四千二百六十四松江府至順錢糧數戶一十六萬三千九百三十一江陰州戶五萬三千八百二十一口三十萬一百七十慶元路戶二十四萬一千四百五十七口五十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三衢州路戶一十萬八千五百六十七口五十四萬三千六百六十婺州路戶二十二萬一千一百一十八口一百七萬七千五百四十紹興路戶一十五萬一千二百三十四口五十二萬一千五百八十八溫州路戶一十八萬七千四百三口四十九萬七千八百四十八台州路戶一十九萬六千四百一十五口一百萬三千八百三十三處州路戶一十三萬二千七百五十四口四十九萬三千六百九十二寧國路戶二十三萬二千五百三十八口一百一十六萬二千六百九十徽州路戶一十五萬七千四百七十一口八十二萬四千三百四饒州路戶六十八萬三千二百三十五口四百三萬六千五百七十一集慶路戶二十一萬四千五百二十八口一百七萬二千六百九十太平路戶七萬六千二百二口四十四萬六千三百七十一池州路戶六萬八千五百四十七口三十六萬六千五百六十七信州路戶一十三萬二千二百九十口六十六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廣德路戶五萬六千五百一十三口三十三萬九千七百八十鉛山州至順錢糧數戶二萬六千三十五福州路戶七十九萬九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八十七萬五千一百二十七建寧路戶一十二萬七千二百五十四口五十萬六千九百二十六泉州路戶八萬九千六十口四十五萬五千五百四十五興化路戶六萬七千七百三十九口三十五萬二千五百三十四邵武路戶六萬四千一百二十七口二十四萬八千七百六十一汀州路戶四萬一千四百二十三口二十三萬八千一百二十七漳州路戶二萬一千六百九十五口一十萬一千三百六

江西行省龍興路戶三十七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口一百四十八萬五千七百四十四吉安路戶四十四萬四千八

文瀾書局石印

十三口二百二十二萬四百一十五瑞州路戶一十四萬四千五百七十二口七十二萬二千三百二袁州路戶二十九萬八千五百六十三口九十九萬二千八百一十五臨江路戶一十五萬八千三百四十八口七十九萬一千七百四十撫州路戶二十一萬八千四百五十五口一百九萬二千二百七十五江州路戶八萬三千九百七十七口五十萬三千八百五十二南康路戶九萬五千六百七十八口四十七萬八千三百九十嶺州路戶七萬一千二百八十七口二十八萬五千一百四十八建昌路戶九萬二千二百二十三口五十五萬三千三百三十八南安路戶五萬六百一十一口三十萬三千六百六十六南豐州戶二萬五千七十八口一十二萬八千九百廣州路戶一十七萬二百一十六口一百二萬一千二百九十六韶州路戶一萬九千五百八十四口一十七萬六千二百一十六惠州路戶一萬九千八百三口九萬九千一十五南雄路戶一萬七百九十二口五萬三千九百六十潮州路戶六萬三千六百五十口四十四萬五千五百五十德慶路戶一萬二千七百五口三萬二千九百九十七肇慶路戶三萬三千三百三十八口五萬五千四百二十九英德州戶口缺梅州戶二千四百七十八口一萬四千八百六十五南恩州戶一萬九千三百七十三口九萬六千八百六十五封州戶二千七十七口一萬七百四十一新州戶一萬一千三百一十六口六萬七千八百九十六桂陽州戶六千三百五十六口二萬五千六百五十五連州戶四千一百五十四口七千一百四十一循州戶一千六百五十八口八千二百九十

湖廣行省

武昌路戶一十一萬四千六百三十二口六十一萬七千一百一十八岳州路戶一十三萬七千五百八口七十八萬七千七百四十三常德路戶二十萬六千四百二十五口一百二萬六千四十二灃州路戶一十萬九千九百八十九口一百一十一萬一千五百四十三辰州路戶八萬三千二百二十三口一十一萬五千九百四十五沅州路戶四萬八千六百三十二口七萬九千五百四十五興國路戶五萬九百五十二口四十萬七千六百一十六漢陽府戶一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口四萬八百六十六歸州戶七千四百九十二口一萬九百六十四靖州路戶二萬六千五百九十四口六萬五千九百五十五天臨路戶六十萬三千五百一十口一百八萬一千一十衡州路戶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七十三口二十萬七千五百二十三道州路戶七萬八千一十八口一十萬九百八十九永州路戶五萬五千六百六十六口一十萬五千八百六十四郴州路戶六萬一千二百五十九口九萬五千一百一十九全州路戶四萬一千六百四十五口二十四萬五百一十九寶慶路戶七萬二千三百九口一十二萬六千一百五武岡路戶七萬七千二百七口三十五萬六千八百六十三桂陽路戶六萬五千五十七口一十萬二千二百四茶陵州戶三萬六千六百四十二口一十七萬七千二百二十耒陽州戶二萬五千三百十一口十一萬一十常寧州戶一萬八千四百三十一口六萬九千四百二十靜江路戶三十一萬八百五十二口一百三十五萬二千六百七十八南寧路戶一萬五百四十二口二萬四千五百二十梧州路戶五千二百口一萬九百一十潯州路戶九千二百四十八口三萬八十九柳州路戶一萬九千一百四十三口三萬六百九十四慶遠南丹溪洞等處軍民安撫司戶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七口五萬二百五十三平樂府戶七千六十七口三萬三千八百二十鬱林州戶九千五十三口五萬一千五百二十八容州戶二千九百九十九口七千八百五十四象州戶一萬九千五百五十八口九萬二千一百二十六賓州戶六千一百四十八口三萬八千八百七十九橫州戶四千九十八口二萬一千四百七十六融州戶二萬一千三百九十二口三萬九千三百三十四藤州戶四千二百九十五口一萬一千二百一十八賀州戶八千六百七十六口三萬九千二百三十五貴州戶八千八百九十一口二萬八百十一思明路戶四千二百二十九口一萬八千五百一十太平路戶五千三百一十九口二萬二千一百八十六田州路戶二千九百九十一口一萬六千九百一來安路戶口缺鎮安路戶口缺雷州路戶八萬九千五百三十五口一十二萬五千三百一十化州路戶一萬九千七百四十九口五萬二千三百一十七高州路戶一萬四千六百七十五口四萬三千四百九十三欽州路戶一萬三千五百五十九口六萬一千三百九十三廉州路戶五千九百九十八口一萬一千六百八十六乾寧軍民安撫司戶七萬五千八百三十七口一十二萬八千一百八十四南寧軍戶九千六百二十七口二萬三千六百五十二萬安軍戶五千三百四十一口八千六百八十六吉陽軍戶二千四百三十九口五千七百三十五

征東等處行省戶口俱缺

續通考明制戶凡三等曰民曰軍曰匠民有儒有醫有陰陽軍有校尉有力士弓鋪兵匠有廚役裁縫馬船之類瀕海有鹽竈寺有僧觀有道士畢以其業著於籍丁有二等曰成丁曰未成丁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其人戶避徭役者曰逃戶年饑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有故而出僑於外者曰附籍朝廷所徙者曰移徙凡逃戶督令還本籍復業賜復一年老弱不願歸者令在所著籍授田輸賦凡流民令勘籍編甲互保屬在所甲長管轄之設撫民佐貳官歸本者勞徠安輯給牛種口糧

續通志太祖洪武三年十一月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十四年正月命天下郡縣編賦役黃冊其法以一百一十戶爲里一里之中推丁糧多者十人爲之長餘百戶爲十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甲首十人董其事先後各以丁糧多寡爲次每里編爲一冊

續通考明制凡行郊祀禮中書省以戶籍陳壇下薦之天祭畢而藏之戶凡三等曰民曰軍曰匠以其業著籍人戶以籍爲斷里設老人選高年爲衆所服者導民善平鄉里爭訟

太祖洪武二年令人戶以籍爲斷凡軍民醫匠陰陽諸色戶許各以原報抄籍爲定不許妄行變亂違者治罪仍從原籍

又令各處漏口脫戶許自實三年七月令戶部榜諭天下軍民凡有未占籍者許自首軍發衛所民歸有司匠隸上部

三年六月徙蘇州松江嘉興湖州杭州民無業者四千餘戶於臨濠四年三月徙山後民萬七千戶於北平六月魏國公徐達平沙漠徙北平山後民三萬五千八百餘戶散處諸府衛籍軍給衣糧民給田又以沙漠遺民三萬二千八百餘戶屯田北平其後復徙江南民十四萬於鳳陽二十一年遷山西澤潞民於河北後屢徙浙西山西民於滁和北平山東河南又徙登萊青民於東昌兗州又徙直隸浙江民二萬戶於京師充倉脚夫明史食貨志曰太祖時徙民最多其間有以罪徙者建文帝命武康伯徐理往北平度地處之

十一月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諭省臣曰民者國之本也今天下已定而民數未覈實其命戶部籍天下戶口

每戶給以戶帖於是戶部置戶籍戶帖各書戶之鄉貫丁口名歲以字號編為勘合用半印鈐記籍藏於部帖給於民仍令有司歲計其戶口之登耗以聞著為令

八年正月設養濟院命有司察窮民無告者給屋舍衣食又設漏澤園葬貧民天下府州縣立義塚惠帝建文元年二月詔鰥寡孤獨廢疾者官為收養

十四年正月命天下郡縣編賦役黃冊其法以一百一十戶為里一里之中推丁糧多者十人為之長餘百戶為十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甲首十人董其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先後各以丁糧多寡為次每里編為一冊冊之首總為一圖其里中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為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冊以丁糧增減而升降之冊凡四一上戶部其三則布政司府縣各存一焉上戶部者冊面黃紙故謂之黃冊年終進呈送後湖東西二庫庋藏之歲命戶科給事中一人御史二人戶部主事四人釐校訛舛其後二十三年八月戶部奏重造黃冊如丁口有增減者即為收除田地有買賣者即令過割務在不虧原額其上中下三等人戶亦依原定編類不許更改分丁析戶以避差徭庶幾無移易倚託之患命頒行之次年天下黃冊成（互見田賦職役考）凡冊式內定到田地山塘房屋車船各項欵目所在官司有者依式開寫無者不許虛開若類縣總都總收除項下止許開寫人丁事產總數不必備開花戶凡僧道給度牒有田者編冊如民科無田者亦為畸零凡雲貴流官土官附近馴熟通漢語者編造其餘夷民不造

是年天下戶一千六十五萬四千三百六十二口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三千三百五

二十一年九月編軍戶圖籍時以內外衛所軍伍有缺遣人追取戶丁往往鬻法且又騷動於民乃詔自今衛所以亡故軍士姓名鄉貫編成圖籍送兵部然後照籍移文取之毋擅遣違者坐罪尋又詔天下郡縣以軍戶類造為冊具載其丁口之數如遇取丁補伍有司按籍遣之無丁者止自是無詐冒不實役及親屬同姓者矣二十三年正月諭兵部尚書沈溍曰兵以衛民民以給兵二者相須也民不可以重勞軍不可以重役今天下各衛所多有一戶而充二軍致令民戶耗減自今二軍者宜免一人還為民

二十三年督令逃民歸業令監生同各府州縣官拘集里甲審知逃戶有他郡流移者即時送縣官給行糧押赴原籍復業老弱不能歸及不願歸者令在所著籍授田輸賦

二十四年令選取富民充實京師帝懲元末豪強侮貧弱立法多右貧抑富嘗命戶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應天十八府州富民萬四千三百餘戶以次召見徙其家以實京師謂之富戶至成祖時復選應天浙江富民三千戶附籍北京

二十六年令各處戶口每歲分豁舊管新收開除實在總數仍定每十年一造黃冊至孝宗弘治四年定先年造冊之時有將丁口漏報或稅糧詭寄戶籍那移者許自首改正州縣各計人戶填寫帖文各一紙給發各戶親領執照使知本戶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丁糧各若干州縣以為憑據

是年天下戶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口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

三十一年八月（時惠帝已即位）詔天下衛所軍單丁者放為民

惠帝建文五年八月（時成祖已即位）詔撫綏直隸淮安及北平永平河間諸郡避兵流移復業者凡七萬一千三百餘戶

成祖永樂元年天下戶一千一百四十一萬五千八百二十九口六千六百五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七

三年九月徙山西民萬戶實北平惠帝建文五年九月既徙山西民無田者實北平至是復徙太原平陽澤潞遼沁汾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實北平十四年十一月徙山東山西湖廣流民於保安州自是以後移徙者鮮矣

五年五月平安南得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八十戶三百十二萬設交阯布政司自唐之亡交阯淪於蠻服者四百餘年至是復入版圖十一年七月瓊州府臨高縣民黃茂奉命招諭深峒那呆等二十四峒生黎黎民來歸者計戶四百有奇口千三百有奇蓋自初至今招撫諸黎來歸者六十七處戶三萬有奇十二年四月戶部言廣東瓊州府宜倫縣民黃凱臨高縣吏王榮安招誘大小英豪及曹衙南等村黎人二千三十七戶悉願占籍為民至憲宗成化十一年兩廣總督朱英招撫猺獞效順者定為編戶給復三年自是歸附日眾凡為戶四萬三千有奇口十五萬有奇

文淵書局石印

宣宗宣德三年二月清理逃軍戶籍諭天下軍逃還鄉有詐為死者有更名充吏卒貼書倚官害民者有為僧道生員者有投豪勢官民為家人佃戶行財生理者有隱其丁口寄於別戶并於外境立民籍者並許自告改正違者並其隣里及容隱之人俱如前例論罪

四月招逃民復業時諭戶部限各處逃徙人民三月內復業凡所負稅糧悉與蠲免其有久居於彼產業已成者許令占籍仍命有司善加撫綏五年十一月巡撫河南侍郎許廓招撫開封等府逃民一十一萬五千六百餘戶兵部郎中劉文勇招撫漢中逃民一千九百餘人

英宗正統元年造逃戶周知冊令山西河南山東湖廣陝西南北直隸保定等府州縣造逃戶周知文冊備開逃民鄉里姓名男婦口數軍民匠竈等籍遺下田地稅糧若干原籍有無人丁應承糧差若係軍籍則開某衛軍役及有無缺伍送各巡撫並清軍御史處督令復業其已成家業願入冊者給與戶由執照仍令照數給糧若本戶原有丁多稅糧十石以上令止存一二丁者認種地五十畝原籍有人辦糧者每人認種地四十畝俱照輕租民田例起科原係軍匠籍者仍作軍匠附籍該衛缺人則發遣一丁補役該輸班匠則發遣一丁當匠原籍民竈籍者俱作民竈籍竈戶免鹽課量加稅糧如仍不首雖首而所報人口不盡或展轉逃移及窩家不舉首者俱發甘肅衛所充軍

二年令各處有司委官挨勘流民籍男婦大小丁口排門粉壁十家編為一甲互相保識分屬地方里長帶管若團住山林湖濼或投托官豪勢要之家藏躲抗拒官司不服招撫者正犯處死戶下編發邊衛充軍里老窩家知而不首及占恡不發者罪同

三年禁數姓合戶附籍

四年添設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湖廣布政司所屬並順天等府州撫治流民之官時添設佐貳官各一員自是之後復添設大員天順八年添設湖廣布政司參議一員於荊襄漢陽等府撫治流民憲宗成化元年添設陝西按察司副使一員於漢中府撫治流民十七年添設四川按察司副使一員於重夔保順四府撫治流民孝宗弘治八年添設河南布政司參政一員於南陽府撫治流民九年令河南分巡汝南道僉事兼理撫民

十三年令老疾致仕事故官家屬附籍者離本籍千里者許附不及千里者發還景泰中令民籍者收附軍匠竈役冒民籍者發還

景帝景泰二年申隱丁換戶之禁凡攢造黃冊如有姦民豪戶通同書手或詭寄田地飛走稅糧或隱瞞丁口脫免差徭或改換戶籍埋沒軍伍匠役者或將里甲挪移前後應當者許自首改正入籍免罪凡各里舊額人戶除故絕並全戶充軍不及一里者許歸併餘剩人戶發附近外里轃圖編造不許寄莊各圖人戶有兄弟各爨及幼子長而贅婿願歸親子生而所養異姓子願歸宗者俱準另籍如人丁數少及有軍匠等役占㨿者仍不許分居三年又令各處攢造黃冊官吏里書人等揑甲作乙以有為無以無為有者發口外為民

英宗天順元年天下戶九百四十六萬六千二百八十八口五千四百三十三萬八千四百七十六

憲宗成化二年天下戶九百二十萬一千七百一十八口六千六十五萬三千七百二十四

七年十一月荆襄賊平流民復業者一百四十餘萬人時江西盜起荆襄流民數十萬朝廷以為憂祭酒周洪謨著流民圖說謂當增置府縣聽附籍為編氓可實襄鄧戶口俾數百年無患帝善之十二年五月復命副都御史原傑撫治荆襄流民傑徧歷山谿宣朝廷德意諸流民欣然願附籍於是大會湖廣河南陝西撫按官籍之得戶十一萬三千有奇口四十三萬有奇置鄖陽府設行都司衛所以處之其後弘治十八年四月又命刑部尚書何鑑撫治荆襄流民鑑得戶二十三萬五千有奇口七十三萬九千有奇願附籍者各給戶由收入版籍正德元年十月撫治鄖陽都御史孫需奏續清出荆襄鄖陽南陽漢中西安南流民一十一萬八千餘戶願附籍者九萬二千餘戶皆給戶由禮部尚書周洪謨條議流民疏曰（疏上於弘治四年二月）西漢時召信臣守南陽南民自附八萬餘口東晉時雍州舊在陝西西安府因流民來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松滋縣舊左直隸廬州府因流民來聚荆州乃僑置松滋縣於荆江之南其後南雍遂併於襄陽松滋遂隸於荆州成化七年從檢討張寬之奏流民聚此處者械歸故里適值溽暑因饑渴而死妻子被掠瘟疫盛行船夫遞解者懼其相染故覆舟於江後令都御史原傑招撫計死者九十餘萬人今宜著令流民與各郡縣相隣者倣召信臣故事聽其附籍仍復九年待其安定然後徵之遠而不可附籍

者倣晉南雍州松溪縣故事設州縣置官吏編里甲建庠序以治教之今流民在在有之四川湖廣尤多凡流民所在宜令附籍量爲賑給蠲徭省刑承絕戶田地者使納其糧力耕火種者免之則流民即良民矣

按洪謨此疏則成化七年復業之一百四十餘萬人其械歸而道死者已十之七矣而會典乃謂成化六年令流民願歸原籍者有司給文憑沿途口給糧三升原籍無屋者受卓房四間大口月糧三斗小口半之給牛種令耕原業田是以轉死之民充還定安集之數也不亦誣乎

十八年更定軍丁附籍法各衛所附籍軍丁無糧草者盡發原衛當差有者戶留一丁頂補其原無籍名有產欲報者亦準一丁附籍

孝宗弘治四年天下戶一十一萬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八萬一千一百五十八

武宗正德元年天下戶九百一十五萬一千七百七十三口四千六百八十萬二千五

十五年令今後攢造里甲止據人戶丁產見在官第其等則如本里人戶不敷十甲之數就於附近里內人戶撥補完足若分析戶籍不問本里他圖本圖果有消乏亦許還併

世宗嘉靖元年天下戶九百七十二萬一千六百五十二口六千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七十三

六年詔巡城御史嚴督各該兵馬司官查審京師附住各處軍民除浮居客商外其居住年久置立產業房屋鋪面者責令附籍宛大二縣一體當差仍暫免三年以示存恤若有冒假衛所籍貫者行勘發遣

九年令各處州縣查審消乏里分不成甲者驗其丁產歸併務使一十一戶爲甲

四十四年九月令將流寓人戶編入版籍從巡按御史孫丕揚奏也丕揚言各州縣里甲空缺乞將流寓人戶編入版籍或補缺戶缺丁通融協濟應徵銀兩照舊追納仍照客戶徵入之數以蠲主戶之均役從之

穆宗隆慶五年總括順天府屬人丁實數會典原載府屬戶口六十六萬九千三十有奇至是總括實在人丁止十四萬七千三百有奇蓋因祖庸正額之外更多雜派是以土著民多逃多日就凋耗也神宗萬歷五年府尹王之垣奏請優恤從之

六年天下戶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

天啟元年天下戶九百八十二萬五千四百二十六口五千一百六十五萬五千四百五十九

按春明夢餘錄曰天啟崇禎之季荒亂相繼市井蕭然版籍不可問矣今考會典所載自萬歷六年而止後惟天啟元年一見於實錄無一言及於戶籍者

文瀾書局石印

吳縣汪鍾霖甘卿甫纂校

戶口類二

皇朝戶口

皇朝通志戶口初亦有賦役其制率仍前代有分三等九則者有一條鞭徵者有丁隨地派者有丁隨丁派者立編審之法五年一舉丁增而賦隨之自康熙五十年 聖祖特頒恩詔嗣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雍正間將額徵丁糧改地徵派俾無業之民永免催科實萬世不易之良法也

順治元年戶部危列宿上言天津避亂民萬有一千餘戶宜諭有司撫綏安插而兵部侍郎金之俊亦請諭各道臣所招寇眾悉令州縣編置牌甲於是制編審戶口之法其法州縣城鄉十戶立一牌頭十牌立一甲頭十甲立一保長戶給印牌書其姓名丁口出則注其所往入則稽其所來其寺觀一體頒給以稽僧道之出入其客店令各立一簿書寓客姓名行李牲口及往來何處以備稽察三年 詔天下編審人丁凡年老殘疾及逃亡故絕者免入始定三年編審一次繼定五年編審一次後又定於次年八月各省彙齊到部其編審事宜責成州縣官以百有十戶為里推丁多者十人為長餘百戶為十甲城中曰坊近城曰廂在鄉曰里各有長凡造冊本戶記丁口之數授之甲長甲長授之坊廂里長坊廂里長上之州縣州縣合而上之府府別造總冊上之布政司民年六十以上者開除十六以上增注凡籍有四曰軍曰民曰匠曰竈各分上中下三等丁有民丁有站丁有土軍丁衛丁屯丁總其丁之數而登黃冊督撫據布政司所上達之戶部戶部受直省之冊彙疏以聞以周知天下生民之數十四年定州縣官增丁二千名以上各予紀錄至十七年令以戶口消長課州縣吏殿最十八年總計直省人丁二千一百六萬八千六百有九口 是時 王師初入關百戶危列宿上言天津到海避亂之民萬有一千餘戶宜諭有司撫綏安插兵部侍郎金之俊亦請諭各鎮道臣招徠土寇有率眾歸順者令州縣編置牌甲俱見保甲 凡保甲之法州縣城鄉十戶立一牌頭十牌立一甲頭十甲立一保長戶給印牌書其姓名丁口出則注其所往入則稽其所來寺觀亦給印牌以稽僧道之出入其客店令各立一簿書寓客姓名行李牲口及往來何處以便稽察

文瀾書局石印

皇朝通考定人戶以籍爲定及脫漏戶口律凡軍民驛竈醫卜工樂諸色人戶並以原報冊籍爲定若詐冒脫免避重就輕者杖八十仍改正凡一戶全不附籍及將他人隱蔽在戶不報或隱漏自己成丁人口及增減年狀妄作老幼廢疾者分別罪之

四年　詔天下編審人丁凡年老殘疾并逃亡故絶者悉行豁免五年令三年編審一次凡三年編審責成州縣印官察照舊例造冊以百有十戶爲里推丁多者十人爲長餘百戶爲十甲城中曰坊近城曰廂在鄉曰里各有長凡造冊人戶各登其丁口之數而授之甲長甲長授之坊廂里各長坊廂里長上之州縣州縣合而上之府府別造一總冊上之布政司民年六十以上開除十六以上增注凡籍有四曰軍曰民曰匠曰竈各分上中下三等丁有民丁站丁土軍丁衛丁屯丁總其丁之數而登黃冊督撫據布政所上各屬之冊達之戶部戶部受直省之冊彙疏以聞以周知天下生民之數

十一年定外省流民附籍年久者與土著一例當差新來者五年當差

又嚴編審隱捏之律每三年編審之期逐里逐甲審察均平詳載原額開除新收實在每名徵銀若干造冊送部如有隱匿捏報依律治罪

十三年定五年編審一次

十四年州縣官編審戶口增丁至二千名以上各予紀錄至康熙二年復定州縣增丁二千名以上者督撫布政司及道府俱准紀錄

十五年定編審人丁冊於次年八月內到部州縣官借名科派者罪之

十七年令直省每歲底將丁傜賦籍彙報以戶口消長課州縣吏殿最

十八年總計直省人丁二千一百有六萬八千六百有九口

直隸人丁二百八十五萬七千六百九十二　奉天人丁五千五百五十七

江南布政司人丁三百四十五萬三千五百二十四　山西布政司人丁一百五十一萬七千六百三十二

山東布政司人丁一百七十五萬九千七百三十七　河南布政司人丁九十一萬八千六十
陝西布政司人丁二百四十萬一千三百六十四　浙江布政司人丁二百七十二萬九十一
江西布政司人丁一百九十四萬五千五百八十六　湖廣布政司人丁七十五萬九千六百有四
福建布政司人丁一百四十五萬五千八百有八　四川布政司人丁一萬六千九十六
廣東布政司人丁一百萬七百一十五　廣西布政司人丁十一萬五千七百二十二
貴州布政司人丁一萬三千八百三十九　雲南布政司人丁十一萬七千五百八十二
皇朝通志康熙二十四年天下人丁二千三百四十一萬七千四百四十有八口二十五年以原定編審限期太寬
民人等候無期胥役得以任意作弊乃更定一年歲底彙報明年又令編審缺額人丁該撫臣陸續招徠於下次查
上以承平已久滋生日千四百六十二萬一千三百二十四口於前未甚編補足五十年直省人丁二加增
繁而有司編審時不將所生實數開明具報者特恐加增錢糧是以匿隱乃　諭大學士等曰民之生齒日繁
朕故欲知人丁之實數不在加徵錢糧也嗣後祗將見今錢糧冊內有名丁數弗增弗減永為定額以後所生人丁
免其加增錢糧但將所增實數另造清冊具報尋定自康熙五十年額定丁冊數外新增者補足舊額開除缺數其
餘謂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至六十年直省人丁二千五百三十八萬六千二百有九口內滋生人丁不加賦
者四十六萬七千八百五十口
皇朝通典康熙五年以廣西西隆州西林縣改歸內地停其編丁
皇朝通考十一年令浙江所屬食鹽鈔銀均攤入地丁徵收
十七年令安徽等處屯丁一體編徵先是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及江蘇等處歸併衛所屯丁俱照州縣例編審徵
銀今安徽等處及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歸併衛所屯丁亦令照州縣人丁例一體編徵
二十四年總計直省人丁二千三百四十一萬一千四百四十有八
直隸人丁三百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六十六　奉天人丁二萬六千二百二十七

江南江蘇布政司人丁二百六十五萬七千七百五十　安徽布政司人丁一百三十一萬四千四百三十一
山西布政司人丁一百六十四萬九千六百六十六　山東布政司人丁二百十一萬九百七十三
河南布政司人丁一百四十三萬二千三百七十六　陝西布政司人丁二百二十四萬一千七百十四
鞏昌布政司人丁二十七萬三千二百九十二　浙江布政司人丁二百七十五萬一百七十五
江西布政司人丁二百十二萬六千四百有七　湖北布政司人丁四十四萬三千四十
湖南布政司人丁三十萬三千八百一十二　四川布政司人丁一萬八千五百有九
福建布政司人丁一百三十九萬五千一百有二　廣東布政司人丁一百十一萬九千四百
廣西布政司人丁十七萬九千四百五十四　雲南布政司人丁十五萬八千五百五十七
貴州布政司人丁一萬三千六百九十七

二十五年以編審原限一年八個月限期過寬胥役任意作弊嗣後定限一年歲底造報州縣將新增之丁隱匿不報者罪之

二十六年編審缺額人丁令該撫陸續招徠於下次查編補足

二十七年定例凡身隸奉天版籍文武中式即令於奉天所屬州縣居住如居住原籍并別省者該府尹察出送部褫革其入籍出仕之員解任後居住別省該撫查明題參仍令於奉天所屬地方居住

二十八年免四川松建等處編審松建等衞所地處極邊屯丁無幾建敘二廳所轄山多土瘠舊例銀米並徵人丁載在銀米之內與雲南等省衞所不同亦與四川各州縣大異俱免其編審至三十六年以四川新設會理州原係番夷所管無版籍可稽照例免其編審四十年以四川東川府僻處極邊免其編審東川府後改隸雲南省

二十九年定入籍四川例四川省民少而荒地多嗣後流寓之民情愿在川省墾荒居住者即准其子弟入籍考試如中式之後回原籍并往別省居住者永行禁止

三十三年以陝西西鳳二府屬被災流移人民尚未全復停其編審

三十五年清查江南省兵丁之兄弟親屬餘丁編入丁數輸糧

三十六年以浙江匠班銀派入地丁徵收浙江省匠班一項戶籍雖在人丁已絕其實徵銀七千四百九十餘兩令均派於通省地丁下帶辦至三十九年湖北匠班銀歸入地丁四十一年山東匠班銀歸入地丁均照浙江之例

按匠丁沿自故明歷年已久止存戶籍或派民戶代完或有司自行賠補至是始議派入地丁嗣後丁隨地派之例實肇於此

五十年總計直省人丁二千四百六十二萬一千三百三十四口

皇朝通典五十一年　諭大學士九卿等曰朕覽各省督撫奏編審人丁數目並未將加增之數盡行開報今承平已久戶口日繁若按見在人丁加徵錢糧實有不可人丁雖增地畝並未加廣應令直省督撫將見今錢糧冊內有名丁數勿增勿減永為定額自後所生人丁不必徵收錢糧編審時止將增出實數察明另造冊題報朕凡巡幸地方所至詢問一戶或有五六人止一人交納錢糧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一二人交納錢糧詰以餘丁何事咸云蒙皇上宏恩並無差徭共享安樂優游閒居而已此朕之訪聞甚晰者前雲南貴州廣西四川等省遭叛逆之變地方殘壞田畝抛荒自平定以來人民漸增開墾無遺山谷崎嶇之地已無棄土由此觀之民之生齒實繁朕故欲知人丁之實數不在加徵錢糧也今國帑充裕屢歲蠲免輒至千萬而國用所需並無不足之虞故將見徵錢糧冊內有名人丁永為定數嗣後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錢糧但將實數造冊具報豈特有益於民亦一盛事也直省督撫及有司官編審人丁時不將所生實數開明具報者特恐加增錢糧是以隱匿不據實奏聞豈知朕並不為加賦止欲知其實數耳九卿議嗣後編審人丁據康熙五十年徵糧丁冊定為常額其新增者謂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至五十二年頒　恩詔復申明之五十五年戶部議以編審新增人丁補足舊缺額數除向係照地派丁外其按人派丁者如一戶之內開除一丁新添一丁即以所增抵補所除倘開除二三丁本戶抵補不足即以親族之丁多者抵補又不足即以同甲同圖之糧多者頂補如有餘丁歸入滋生冊內造報　諭武官駐劄地方不許入民籍立產業其已立產業者令變賣回籍若身殁後有實不能遷移者該督撫查明具題

皇朝通考五十三年准甘肅無業貧民編入丁冊免納丁銀

五十五年令嗣後買賣地畝其丁銀有從地起者隨地徵丁倘有地賣而丁留與受一同治罪准廣東所屬丁銀就

各州縣地畝分攤徵收每地銀一兩均攤丁銀一錢六釐四毫不等

五十六年以續增人丁既不加賦將增丁之州縣官停其議敘如州縣將滋生人丁私行科派該督撫即行題叅

六十年總計直省人丁二千七百三十五萬五千四百六十二日（內滋生人丁不加賦者四十六萬七千八百五十）

皇朝通志雍正元年直隸巡撫李維鈞言請將直隸丁銀攤入地糧內徵收嗣是各省計人派丁者以次照例更改

不獨無業之民無累即有業民戶亦甚便之二年天下人丁共二千四百八十五萬四千八百一十八口時山西省

有曰樂籍浙江紹興府有曰惰民江南徽州府有曰伴儅寧國府有曰世僕蘇州之常熟昭文二縣有曰丐戶廣東

省有曰蜑戶者該地方視爲卑賤之流不得與齊民同列甲戶　上甚憫之俱令削除其籍與編氓同列而江

西浙江福建又有所謂棚民廣東有所謂寮民者亦令照保甲之法案戶編查

按樂籍因明永樂時不附靖難兵遂編爲樂籍世世不得爲良伴儅世僕本地呼爲細民惰民丐籍形情相同蜑

戶捕魚爲業粵民輕賤不許登岸居住蜑民亦不敢與民抗衡棚民乃民人搭棚山曠居住或種蔴種箐開爐煽

鐵造紙作菇爲業寮民係近地窮民入山搭寮炊薪燒炭舂粉取香木爲業者

皇朝通考令直隸所屬丁銀攤入地糧內徵收直隸巡撫李維鈞言直隸地方丁銀請隨地起徵戶部議如所請

上復令九卿詹事科道集議九卿等言應令該撫確查各州縣田土因地制宜作何均攤之處分別定例俾

無地窮民免納丁銀之苦有地窮民無加納丁銀之累　上曰丁隨地起一事九卿不據理詳議依違瞻顧皆

由迎合上意起見即如本內有地窮民一語既稱有地何謂窮民不與有米餓莩之語相似乎著仍照戶部議行尋

議定直隸每地賦銀一兩攤入丁銀二錢七釐有奇嗣是各省計人派丁者次第改隨地畝矣

福建丁銀雍正二年攤入地畝徵收每地賦銀一兩攤入丁銀五分二釐七毫至三錢一分二釐零不等屯地每兩

徵丁銀八釐三毫至一錢四分四釐八毫零不等

山東丁銀雍正三年攤入地畝徵收每地賦銀一兩攤入丁銀一錢一分五釐其新墾地俟升科後遇五年編審之期合計新舊地糧按數攤減各就一縣之地均算

河南丁銀雍正四年攤入地畝徵收每地賦一兩徵丁銀一分一釐七毫零至二錢七釐零不等嗣後有報墾升科將丁銀隨年均派

浙江丁銀雍正四年攤入地畝徵收每田賦一兩徵丁銀一錢四釐五毫不等

陝西西安所屬丁銀雍正四年攤入地畝徵收每地賦銀一兩徵銀一錢五分三釐遇閏每兩加徵四釐零

甘肅丁銀雍正四年議河東地糧輕而丁多河西地糧重而丁少不能一例攤派令河東每銀一兩攤入丁銀一錢五分九釐三毫零遇閏加徵一分五釐四毫零河西每銀一兩攤入丁銀一分六毫零遇閏不加徵

四川丁銀向係以糧載丁徵收惟威州等十一州縣丁地分徵雍正四年議亦令以糧載丁每糧五升二合至一石九斗六升零不等算人丁一丁徵收

雲南丁銀雍正四年攤入地畝徵收其屯軍丁銀將隱匿田地清查漸次抵補

江蘇安徽丁銀雍正五年攤入地畝徵收其屯丁銀亦攤入屯衛田內徵收每畝徵丁銀一釐一毫至六分二釐九毫零不等其匠班銀三千八百餘兩亦令攤入地糧內

江西丁銀雍正五年攤入地畝徵收每地賦銀一兩徵丁銀一錢五釐六毫屯地每兩徵丁銀二分九釐一毫零

湖南丁銀雍正六年攤入地畝徵收每地賦糧一石徵丁銀一毫四絲至八錢六分一釐零不等

廣西丁銀雍正六年攤入地畝徵收每地賦銀一兩徵丁銀一錢三分六釐零不等

長蘆利民等場竈丁銀雍正六年攤入竈地徵收每畝徵銀六釐至一分不等

湖北丁銀雍正七年攤入地畝徵收每地賦銀一兩徵丁銀一錢二分九釐六毫零惟江夏嘉魚漢陽漢川孝感蘄水黃岡黃梅廣濟鍾祥潛江沔陽天門荊門江陵石首監利松滋棗陽十九州縣向有重丁銀除抵減豁免外所攤入銀數多寡不等

山東永利等場竈戶丁銀乾隆二年攤入竈地徵收每畝徵銀一分四毫零

按丁隨地起之例廣東四川諸省先已行之至雍正元年准撫臣之請行於畿輔而各省亦多效之惟奉天府以民人入籍增減無定仍舊分徵而山西省至乾隆十年始議糸用攤徵分徵之法（詳見後） 蓋因地制宜使有田之家所加者無多而無業之戶利益者甚大洵法良而意美也

又令山西等省之樂戶浙江之惰民俱除籍爲良山西等省有樂戶一項其先世因明建文末不附燕兵被害編爲樂籍世世不得自拔爲良民至是令各屬禁革俾改業爲良又浙江紹興府之惰民與樂籍無異亦令削除其籍俾改業與編氓同列至五年以江南徽州府有伴儅寧國府有世僕本地呼爲細民其籍業與樂戶惰民同甚有兩姓丁戶村莊相等而此姓爲彼姓執役有如奴隸究其僕役起自何時則茫然無考非實有上下之分 特諭開除爲良民八年以蘇州府之常熟昭文二縣丐戶與浙江惰民無異准其削除丐籍 又令提鎮以下官不許在見任地方置立產業即休致事故解退之後亦不許在彼處入籍居住

二年總計直省人丁二千五百二十八萬四千八百一十八口

順天府人丁十五萬八千一百三十三　直隸布政司人丁三百二十四萬八千七百一十

奉天人丁四萬二千二百一十　江南江蘇布政司人丁二百六十七萬三千二百有八

安徽布政司人丁一百三十五萬七千五百七十三　山西布政司人丁一百七十六萬八千六百五十七

山東布政司人丁二百二十七萬八千三百有五　河南布政司人丁二百有四萬九千四百十七

陝西西安布政司人丁二百十六萬四千六百五十六　鞏昌布政司人丁三十萬二千七百六十三

浙江布政司人丁二百七十五萬八千七百十三　江西布政司人丁二百十七萬二千五百八十七

湖北布政司人丁四十五萬三千有七　湖南布政司人丁三十四萬一千三百

四川布政司人丁四十萬九千三百十一　福建布政司人丁一百四十二萬九千二百有三

廣東布政司人丁一百三十萬七千八百六十六　廣西布政司人丁二十萬二千七百十一

雲南布政司人丁十四萬五千二百四十　貴州布政司人丁二萬一千三百八十八

四年免雲南太和等處土軍丁銀太和鄧川等州縣土軍九百五名原非承種軍田之丁前明防守土寇設此名色旣納民糧又納軍賦每丁輸銀一兩較民丁尤重至是將土軍丁銀九百五兩永行豁免

又定棚民寮民照保甲之例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各山縣內向有民人搭棚居住種麻種箐開爐煽鐵造紙做菇爲業謂之棚民令照保甲之例每年按戶編查責成地主并甲長出結呈送州縣官據冊稽察倘居住分散不論棚數多寡自爲一甲互相稽察內有已置產業并願入籍者俱編入土著一體當差至一邑中有四五百戶以上者該管官卽於棚居鄉莊內遴立保長專司巡察其棚民有願回籍者聽又廣東省窮民有入山搭寮取香木舂粉砍柴燒炭爲業者謂之寮民亦令照保甲之法每寮給牌一令互相保結寮內遇有遷移增減令將牌赴縣添除擇老成謹愼者爲寮長聽其鈐束如有藏匿奸宄容隱不報者事覺連坐凡業主召佃搭寮必將寮丁報官或係官山必赴官報明查驗方准搭寮違者罪之

皇朝通典五年川陝總督奏外省人民挈家入川者甚多稱係上年湖廣廣東江西廣西等省逃荒之人請設法安插以爲生計　諭曰去歲湖廣廣東並非甚歉之歲江西廣西並未題成災何遠赴四川者如此之衆令四川州縣將入川人戶逐一稽查姓名籍貫果係無力窮民卽留川令其開墾所用牛種口糧目前將公項給發卽著落本籍州縣官照數補還九卿等會議湖廣江西廣東廣西四省之人挈家遠赴四川聽其散往各府州縣佃種傭工爲餬口之計各府州縣稽其姓名籍貫如實係窮民造冊申報該督撫咨查原籍令將本戶居址姓名造冊回覆倘有以實在本籍人戶推諉欺隱希圖卸責者該督撫卽行指參民人有願回籍者量予盤費口糧給以印票其願在川開墾者量人力多寡分給荒地五六十畝或三四十畝給以牛種口糧其所用各項銀著落本籍各府州縣官賠補

七年　諭粵東有蜑戶以船爲家捕魚爲生生齒繁多著有司通行曉諭凡無力之蜑戶聽其住船自便加有力能建房搭棚者准其於近水村莊居住與齊民一同編列甲戶以便稽察不得欺凌驅逐

又以廣西蠻明東蘭二州改土爲流免其編審至九年准停止廣西歸順州編審十一年滇省緬寧地方改土爲流

停其編審

皇朝通考乾隆元年奉　諭福建臺灣丁銀一項每丁徵銀四錢七分再加火耗則至五錢有零矣查內地每丁徵銀一錢至二錢三錢不等而臺灣則加倍有餘民間未免竭蹶著照內地之例酌中減則每丁徵銀二錢從乾隆元年爲始永著爲例

又奉　諭朕聞甘省以糧載丁從前辦理未善致多偏枯見有民戶丁銀攤入屯戶者九千二百二十五兩屯戶輸納惟艱今應酌籌變通之法著將此多攤九千餘兩暫爲豁除俟下屆編審之時將平慶臨鞏四府及秦階二州所屬各州縣新編人丁應完丁銀均攤入民地糧內漸次補額即分作二三次編審逐漸補足亦可務令徐徐增補以紓民力俟補足之後卽行停止永不加賦又聞康熙五十七年伏羌通渭秦安會寧等縣及岷州衛有地震傷亡缺額之七千六百八十丁該銀一千四百八十六兩零人口既無丁銀自應蠲免乃亦攤入田畝之內尤屬錯謬著查明豁除毋貽民累

又奉　諭湖北丁隨糧派一案前蒙　皇考減免以除閭閻之累其江夏等十九州縣攤納之重丁原議俟有歷科丁銀可以漸次攤抵則輸納可得其平今朕聞得原墾之荒頗多不實則攤抵之期一時難必念及十九州縣獨受重丁之苦朕心深爲軫恤今將江夏等十九州縣未經攤減之丁銀八千三百零八兩自乾隆二年爲始全行豁免

二年奉　諭福建龍巖州屬之寧洋縣福寧府屬之壽寧縣每丁徵至四錢二三分不等民力未免艱難著照通省中則每丁徵收二錢其餘盡行寬免福建丁銀於雍正二年攤入地糧惟此二縣地糧少丁額重向未攤入至是乃減其額又乾隆元年查出福建通省缺額田地五萬四千餘畝將糧銀豁除其勻入丁銀九百六十一兩至是令一併免徵著爲例是年又以延平府之南平縣丁口衆多不能通勻應照例每田糧一兩勻徵銀二錢其浮多之數三千餘兩悉行豁免又漳州府之平和縣汀州府之清流縣延平府之永安縣每田糧一兩徵丁銀四五錢不等令督撫定議減免

又　諭滇省軍丁一項從前未曾攤入地畝原議俟查有欺隱軍屯田地陸續抵補每丁自二錢八分至六錢二分不等共應納銀一萬五千三百八十兩除抵去銀三千餘兩外尚有應徵丁銀一萬二千二百七十餘兩歷年惟按册載老丁名字徵收或已無寸土而追比無休或已絶後嗣而波及同伍深可憫恤著自乾隆三年爲始槩予豁免

皇朝通典　三年　諭曰朕聞雲南麗江府原係土府雍正二年改設流官比時清查田畝戶口有土官莊奴院奴等類共二千三百四十四名伊等並無田糧皆願自納丁銀以比於齊民每名編爲一丁每年納銀六分六釐迨滇省民丁改爲隨糧派納而此項夷丁不得與有糧之戶一例攤派至今照舊徵收其中不無貧乏之家艱於輸納者著該督撫查明槩予豁免

皇朝通考　又　諭雲南鶴慶府驛站丁銀悉行豁免雲南之鶴慶府城所轄之觀音山前明分設驛站後因驛站裁革以驛馬分給驛丁將觀音山編爲三十馬頭每馬入丁十七丁每丁歲徵銀五錢四分在城驛站編爲二十馬頭每馬入丁五十六丁每丁歲徵銀二錢五分相沿至今窮丁無力輸將致官役代爲賠補至是除之

五年戶部言每歲造報民數若俱照編審之法未免煩擾直省各州縣設立保甲門牌土著流寓原有册籍可稽若除去流寓將土著造報即可得其實數應令各督撫於每年十一月將戶口數與穀數一併造報番疆苗界不入編審者不在此例從之

又令奉天府寄寓人民願入籍者聽不願者限十年內回籍至十五年議准奉天流民歸籍之期已滿十年其不願入籍而未經回籍者令查出遞行遣回并令奉天沿海地方官多撥兵役稽查不許內地人民私自出口山海關喜峰口及九邊門亦令一體嚴禁

十年定山西地丁攤徵分徵之例戶部議准山西丁糧分辨貧民偏累尚多而丁隨地徵有勢所難行者今將太原等十八縣丁銀全攤入地畝每糧一石徵丁銀一分八釐至二錢二分二釐每賦銀一兩徵丁銀一錢四分七釐九毫至三錢三分八釐零不等交城等十五州縣丁銀一半攤入地畝盂鄉等二縣丁銀照下則徵收餘銀攤入地畝渾源等二州縣丁銀攤入三分之一河曲縣丁銀攤入十分之一吉州以無業苦丁攤入地畝其餘陽曲等二十州縣或貿易

民多或民貧地瘠或田多沙鹻或多徵本色仍宜地丁分辦就中別有屯丁徭銀之處仍攤入屯地徵收

十一年　諭向來江西省編審丁男之外又有婦女蓋緣從前有鹽鈔一項分給小戶計口納鈔既有婦女應徵之項則不得不稽其存亡增減是以入於編審之內今鹽鈔久經攤入地糧則婦女已無可徵之項何必存此編審虛名徒滋擾累嗣後編審婦女著停止

十二年定福建臺灣府丁銀勻入官莊田園內徵收其番民祗就丁納銀如舊所種田槩不徵賦

十四年總計直省人丁共一萬七千七百四十九萬五千三十有九口

直隸人丁一千三百九十三萬三千二百五十八

奉天人丁四十萬六千五百十一　　江南江蘇人丁二千有九十七萬二千四百三十七

安徽人丁二千一百五十六萬七千九百二十九　　山西人丁九百五十萬九千二百六十六

山東人丁二千四百有一萬一千八百二十九　　河南人丁一千二百八十四萬七千九百有九

陝西西安人丁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一百五十八　　甘肅人丁五百七十萬九千五百二十六

浙江人丁一千一百八十七萬七千四百三十六　　江西人丁八百四十二萬八千二百有五

湖廣湖北人丁七百五十二萬七千四百八十六　　湖南人丁八百六十七萬二千四百三十三

四川人丁二百五十萬六千七百八十　　福建人丁七百六十二萬有四百二十九

廣東人丁六百四十六萬有六百三十八　　廣西人丁三百六十八萬七千七百二十五

雲南人丁一百九十四萬六千一百七十三　　貴州人丁三百有七萬五千一百十一

十八年總計直省人丁共一萬有二百七十五萬口

直隸人丁九百三十七萬四千二百十七　　奉天人丁二十二萬一千七百四十二

江南江蘇人丁一千二百六十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七　　安徽人丁二百四十三萬五千三百六十一

山西人丁五百十六萬二千三百五十一　　山東人丁一千二百七十六萬九千八百七十二

河南人丁七百十一萬四千三百四十六　陝西西安人丁三百八十五萬一千有四十三
甘肅人丁二百十三萬三千二百二十二　浙江人丁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八百有八
江西人丁五百有五萬五千二百五十一　湖廣湖北人丁四百五十六萬八千八百六十
湖南人丁四百三十三萬六千三百三十二　四川人丁百三十六萬八千四百九十六
福建人丁四百七十一萬三百三十九　廣東人丁三百九十六萬九千二百四十八
廣西人丁一百九十七萬五千六百十九　雲南人丁百萬三千有五十八
貴州人丁百四十一萬八千八百四十八

二十二年更定保甲之法一順天府五城所屬村莊暨直省各州縣鄉村每戶歲給門牌十戶為牌奇零散處通融編列立牌長十牌為甲立甲長三年更代十甲為保立保長一年更代士民公舉誠實識字及有身家之人報官點充地方官不得派辦別差凡甲內有盜竊邪教賭博賭具窩逃姦拐私鑄私銷私鹽踩麴販賣硝磺并私立名色斂財聚會等事及面生可疑形迹詭秘之徒責令專司查報戶口遷移登耗責令隨時報明於門牌內改換塡給　一紳衿之家與齊民一體編列　一旗民雜處村莊一體編列將旗分戶名并所隸領催屯目注明旗人民人有犯許互相舉首地方官會同理事同知辦理至各省駐防營內商民貿易居住及官兵雇用人役均另編牌冊仍報明理事廳查核　一邊外蒙古地方種地民人設立牌頭總甲及十家長等如有偷竊為匪及隱匿內地逃人者責令查報　一凡客民在內地開張貿易或置有產業者與土著一類順編其往來商賈蹤跡無定責令客長查察　一鹽場并竈另編排甲所雇工人隨竈戶塡注責令場員督查　一礦廠丁戶責令廠員督率廠商課長及硐長爐頭等編查各處煤窰責令雇主將傭工入等冊報地方查核　一各省山居棚民按戶編冊責成地主并保甲結報廣東寮民每寮給牌互相保結其招佃搭寮者責令業主呈報　一沿海等省商漁船隻取具澳甲族鄰保結報官准造完日由官驗明給照商船將船主舵工水手年貌籍貫並塡照內出洋時取具各船互結至汛口照驗放行漁船止塡船主年貌籍貫至汛口查明舵工水手名數官為塡注倘有租船出洋為匪將船主澳甲分別治罪如船主實有事故別令親族押駕者赴官呈明塡入照內

准行未呈明者卽以頂冒論其內洋採捕小艇責令澳甲稽查至內河一切船隻於船尾設立粉牌責令埠頭查察其漁船網戶水次搭棚趁食之民均歸就近保甲管束　一苗疆寄籍內地久經編入民甲者照民人一例編查其餘各處苗猺責令千百戶及頭人峒長等稽查約束　一雲南省有夷人與民人錯處者一體編入保甲其依山傍水自成村落及懸崖密箐內搭寮居處者責令管事頭目造冊稽查　一外省入川民人同土著一例編查加係依親佃種者卽附於田主戶內倘有不安本分及來歷不明者報官遞回原籍　一甘肅省番子土民責成土司查察係地方官管轄者令該管頭目編查地方官給牌另冊造報其四川省改土歸流各番寨責令鄉約甲長等教化番民稽查奸匪均聽撫夷掌堡管束　一寺觀僧道責令僧綱道紀按季冊報如有遊方僧道形迹可疑及爲匪不法者稟官查逐其各省回民令禮拜寺掌教稽查　一外來流丐保正督率丐頭稽查少壯者詢明籍貫遞回原籍安插其餘歸入棲流等所管束

是年總計直省人丁共一萬九千三十四萬八千三百二十八口

直隸人丁一千四百三十七萬七千一百六十八　奉天人丁四十二萬八千五十六

江蘇省人丁二千二百六十三萬八千七百六十六　安徽省人丁二千二百四十三萬一千九百八十二

江西省人丁九百一十萬八千六百一十五　浙江省人丁一千四百六十二萬五千六百七十七

福建省人丁七百九十七萬七千六百八十六　湖北省人丁七百九十五萬七千三百有四謹按湖北省於乾隆二十四年編審此係每年例奏丁數其編審數目附載二十四年總數下二十七年同此

湖南省人丁八百七十六萬二千七百二十六

山東省人丁二千四百七十四萬五千五百四十九　河南省人丁一千六百有三萬四千四百一十二

山西省人丁九百六十五萬四千二百三十四　陝西省人丁七百有八萬一千八百四十六

甘肅省人丁五百九十四萬一千六百九十九　四川省人丁二百六十八萬二千八百九十三

廣東省人丁六百六十九萬九千五百一十七　廣西省人丁三百八十五萬一百三十六

雲南省人丁二百有一萬四千四百八十三　貴州省人丁三百三十三萬五千五百七十九

二十四年總計直省人丁一萬九千四百七十九萬一千八百五十九口（是年湖北省編審人丁八百二萬四千九百七十八）

二十六年定歸化城等處禁止私墾例凡歸化城大青山十五溝三百餘戸墾地民人令歸化城都統派員會同地方官按年巡查倘於現有民人外再多容留一人違禁私墾地畝將容留及私墾之人遞回原籍治罪

皇朝通典二十七年定例凡甯古塔地方開檔家奴及官莊年滿除入民籍人等係世守居住不能遷移照舊種地納糧其本年查出甯古塔種地流民安插吉林烏拉伯都訥等處將丈出餘地撥給耕種入籍納糧吉林烏拉伯都訥種地流民編入里甲入冊交糧

皇朝通考是年編審總計直省人丁二萬有四十七萬三千二百七十五口

直隸人丁一千六百一十三萬二千四百五十四　奉天人丁六十七萬四千七百三十五

江蘇省人丁二千三百二十八萬四千三百九十七　安徽省人丁二千二百八十四萬八千四百八十

江西省人丁一千一百六十萬九千六十一　浙江省人丁一千五百六十一萬二千三百五十六

福建省人丁八百有六萬五千二百八十八　湖北省人丁八百十三萬七千九百四十七

湖南省人丁八百八十五萬四千六百有八　山東省人丁二千五百二十九萬二千六百八十三

河南省人丁一千六百三十九萬八千六百有七　山西省人丁一千二十三萬九千九百有七

陝西省人丁七百二十九萬七千四百一十五　甘肅省人丁七百四十七萬九百二十九

四川省人丁二百八十萬二千九百九十九　廣東省人丁六百八十一萬八千九百三十一

廣西省人丁三百九十七萬二千六百五十三　雲南省人丁二百有八萬八千七百四十六

貴州省人丁三百四十一萬一千一百四十八

二十八年定稽查江西安徽浙江等省棚民之例凡各省棚民除有家室者准其隸籍編入保甲外其餘單身賃墾之人令於原籍州縣領給印票並有認識親族保領方准租種安插倘有轉相頂替及來歷不明之人責重保人互相糾察舉報究治至現在單身棚民已經種地者責成有家棚民取具切實保狀如無人保結者即令押回原籍

二十九年總計直省人丁二萬五百五十九萬一千一十七口是年湖北省編審人丁八百二十三萬一千八百一十六

三十二年軍機大臣議准發送烏魯木齊人犯原犯死罪減等發遣者作爲五年原犯軍流改發及種地當差者作爲三年准入民籍將伊等安插昌吉河東舊堡指給地畝耕種納糧等因從之

是年總計直省人丁二萬有九百八十三萬九千五百四十六口

直隸人丁一千六百六十九萬有五百七十三　奉天人丁七十一萬三千四百八十五

江蘇省人丁二千三百七十七萬九千八百十二　安徽省人丁二千三百三十五萬五千一百四十一

江西省人丁一千一百五十四萬有三百六十九　浙江省人丁一千六百五十二萬三千七百三十六

福建省人丁八百有九萬四千二百九十四　湖北省人丁八百三十九萬九千六百五十二

湖南省人丁八百九十萬七千有二十二　山東省人丁二千五百六十三萬四千五百六十六

河南省人丁一千六百五十六萬二千八百八十九　山西省人丁一千有四十六萬八千三百四十九

陝西省人丁七百三十四萬八千五百六十五　甘肅省人丁一千一百五十三萬七千五百三十九

四川省人丁二百九十五萬八千二百七十一　廣東省人丁六百九十三萬八千八百五十五

廣西省人丁四百七十萬六千一百七十六　雲南省人丁二百十四萬八千五百九十七

貴州省人丁三百四十四萬一千六百五十六

三十三年御史張光憲奏請設立大姓族長　生事端向來聚衆械鬬各案大半起於大姓乃其明驗惟在地方官實力彈壓有犯必懲以靖囂凌之習政體不過如是若於各戶專立族長名目無論同宗桀驁子弟未必遽能受其約束甚者所主非人必至藉端把持倚强鋤弱重爲鄉曲之累正所謂杜弊轉以滋弊也張光憲所請不

按雍正四年有選立族正之例本因苗疆村堡聚族滿百人以上保甲或不能得查乃選族中人品剛方者立爲族正以稽察匪類蓋因地制宜非通行之制也若大姓皆立族長反滋弊端　睿慮精詳是在守土者遵奉力行自可化囂凌之習云爾

又湖北巡撫程燾奏言清理鄖陽山地幷咨陝西河南二省轉飭界連鄖陽各州縣查明所豁山地界址設立保甲稽察奸匪部議從之

三十四年戶部議准吉林將軍傅良奏阿勒楚喀拉林地方查出流民二百四十二戶俱自雍正四年至乾隆二十二年陸續存住在二十七年定議之前請限一年盡行驅逐至伯都訥地方每戶撥給空甸一具令其入籍墾種二年後納糧從之

按戶部則例載吉林寧古塔伯都訥阿勒楚喀拉林等地方不准住無籍流民前往私墾責成邊門官嚴行查禁除各該戶于例前安插各戶外（乾隆二十七年以前）後經查有流民將看守邊門官嚴參議處今查出流民在二十七年之前故藉墾種一例安插俾無失所云

皇朝通典三十六年定削籍樂戶惰民蜑戶九姓漁戶丐戶等報捐應試例自改業之人始下逮四世本族親支皆係清白自守者准報捐應試是

皇朝通考是年總計直省人丁二萬一千四百六十萬有三百五十六口

直隸人丁一千六百七十七萬有二百八十三　奉天人丁七十五萬有八百九十六

江蘇省人丁二千四百二十七萬七千七百五十五　安徽省人丁二千三百六十八萬三千五百

江西省人丁一千一百七十四萬五千一百九十六　浙江省人丁一千七百有九萬二千三百二十三

福建省人丁八百十七萬有六百三十　湖北省人丁八百五十三萬二千一百八十七

湖南省人丁九百有八萬二千四十六　山東省人丁二千五百九十九萬九千五百九十九

河南省人丁一千六百六十七萬八千五百有六　山西省人丁一千有六十二萬六千四百四十八

陝西省人丁七百四十二萬五千四百四十五　甘肅省人丁一千三百二十一萬五千八百九十一

四川省人丁三百有六萬八千一百九十九　廣東省人丁七百有六萬八千一百九十九

廣西省人丁四百七十九萬四千四百九十三　雲南省人丁二百二十萬七千六百五十

貴州省人丁三百四十五萬八千有五

皇朝通典 三十七年定四川戶口人丁額數歸入地畝奏銷例停止編審之法

三十八年禁各省增攤新墾民屯地畝丁糧時浙江巡撫陳輝祖疏請將新墾丁銀隨年攤徵部臣議准并請令各省督撫就本省情形酌籌疏奏 上以新墾民屯地畝復將丁銀隨年攤納是與小民較及錙銖 諭令直省辦理丁糧悉仍其舊

皇朝通考 四十年 諭朕前令發遣之曾爲職官及舉貢生監出身者免其爲奴於戍所另編入旗戶當差係指尋常爲奴遣犯而言其眞正反叛及强盜免死減等人犯原旨即在開除不辦之例若呂留良子孫係大逆重犯緣坐即屬反叛豈可援輕罪有職人員概免爲奴出戶致令逆惡餘孽得仍竄籍良民實不足以示懲創而申法紀著交刑部存記嗣後如遇辦理此等大逆緣坐之案不特舉貢生監不應減免即職官甚大者既爲逆犯子孫罪在不赦不當復爲區別所有呂懿兼呂敷先二犯及其家屬俱發往黑龍江給與披甲之人爲奴

又 諭據陳輝祖所稱從前歷辦民數冊如應城一縣每歲只報滋生八口應山棗陽只報二十餘口及五六七口且歲歲滋生數目一律雷同實屬荒唐可笑豈有一縣之大每歲僅報滋生數口之理可見地方有司向竟視爲具文湖廣通省如此各直省大略相同嗣後每年奏報人民各該督撫務率屬員實力奉行勿再如前約略開造倘仍因循疏漏查出定當予以處分

四十一年總計直省人丁共二萬六千八百二十三萬八千一百八十一

直隸省人丁二千有五十六萬七千一百七十五　奉天人丁七十六萬四千四百四十

吉林人丁七萬四千六百三十一　江蘇省人丁二千八百八十萬有七千六百二十八

安徽省人丁二千七百五十六萬六千九百二十九　江西省人丁一千六百八十四萬八千九百有五

浙江省人丁一千九百三十六萬四千六百二十　福建省人丁一千一百二十一萬九千八百八十七

湖北省人丁一千四百八十一萬五千一百二十八　湖南省人丁一千四百九十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七

山東省人丁二千一百四十九萬七千四百三十　河南省人丁一千九百八十五萬八千有五十三
山西省人丁一千二百五十萬有三千四百十五　陝西省人丁八百十九萬三千有五十九
甘肅省人丁一千五百有六萬八千四百七十三　四川省人丁七百七十八萬九千七百九十一
廣東省人丁一千四百八十二萬有七百三十二　廣西省人丁五百三十八萬一千九百八十四
雲南省人丁三百十萬二千九百四十八　貴州省人丁五百萬有三千一百七十七

四十二年雲貴總督李侍堯條奏滇省永昌之路江順寧之緬寧二處皆屬通達各邊總匯應特派員弁專司稽察遇有江楚客民即驅令北回其本居住近邊之人或耕或販查明現在共若干戶男婦共若干口仿照內地保甲之例編造寄籍冊檔登造年貌互相保結並嚴禁與附近猓夷結親如有進關回籍等事俱用互結報明官給印票關口驗明放行回滇時仍驗票放出若無印票槩不准以探親覓友藉詞出外各員弁混放偷漏查明叅處至沿邊各處如永昌騰越順寧緬寧南甸龍陵一帶所有本籍民人保甲亦應嚴為稽核毋許混匿江楚客民有則從嚴懲治疏入得

旨允行

四十五年總計直省人丁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五萬四千四百三十一口

直隸人丁二千一百五十二萬九千八百六十四　奉天人丁七十八萬一千有九十三
吉林人丁一十三萬五千八百二十七　江蘇省人丁二千九百四十九萬五千五百有三
安徽省人丁二千八百有八萬五千三百六十六　江西省人丁一千八百有四萬九千二百六十八
浙江省人丁二千有四十九萬四千一百五十二　福建省人丁一千一百九十八萬有十二
湖北省人丁一千六百有二萬一千有六十九　湖南省人丁一千五百四十二萬三千八百四十二
山東省人丁二千一百七十六萬三千有八十五　河南省人丁二千有二十七萬五千二百六十三
山西省人丁一千二百八十六萬四千七百九十二　陝西省人丁八百二十三萬七千八百八十七
甘肅省人丁一千五百十二萬六千八百八十二　巴里坤烏嚕木齊等處人丁八萬八千四百四十四

四川省人丁七百九十四萬七千七百六十二　廣東省人丁一千五百二十一萬一千九百六十

廣西省人丁五百七十四萬九千九百九十七　雲南省人丁三百二十萬有一千二百有六

貴州省人丁五百有八萬一千一百五十七

四十八年總計直省人丁共二萬八千四百有三萬三千七百五十五

直隸人丁二千二百二十六萬三千三百六十九　奉天人丁七十九萬七千四百九十

吉林人丁十四萬二千二百二十　江蘇省人丁三千有三十六萬有九百十一

安徽省人丁二千八百四十五萬六千二百十七　江西省人丁一千八百五十一萬一千六百二十二

浙江省人丁二千一百有三萬五千有八十二　福建省人丁一千二百三十九萬九千四百五十六

湖北省人丁一千七百十五萬五千有十八　湖南省人丁一千五百六十七萬六千四百八十八

山東省人丁二千二百有一萬二千六百六十一　河南省人丁二千有五十五萬二千五百九十二

山西省人丁一千三百有三萬六千五百五十六　陝西省人丁八百二十五萬九千八十一

甘肅省人丁一千五百十五萬九千一百有一　四川省人丁八百十四萬二千四百八十七

廣東省人丁一千五百六十三萬四千五百二十　廣西省人丁六百有三萬四千有三

雲南省人丁三百二十九萬四千一百四十七　貴州省人丁五百十一萬有七百六十四

按古今戶口之數三代以前杳遠莫考通典載夏后成康之盛口數僅千三百餘萬要亦後儒以意揣之未足深信三代以下有天下長久者莫如漢唐宋明拓地最廣者莫如元今以史志人戶之數考之西漢則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後漢則千六百七萬九百有六唐則九百六十一萬九千二百五十四宋則二千一萬九千五十元則千三百四十三萬三百二十二明則千二百九十七萬二千九百七十四皆舉當時極盛之數我　朝承明季寇亂之後定鼎京師嗣是聖聖相承休養生息百餘年來直省生齒之版登於天府者較漢唐宋元明之極盛且增數倍之多而八旗之壯丁外藩之臣庶新闢之版章尚不在此數焉猗歟盛哉

戶口丁中賦役

直隸布政使司人丁每口科銀三分至二兩六錢五分七釐不等

奉天府屬人丁每口科銀一錢五分至二錢不等

江南江蘇布政使司人丁每口科銀一分四釐零至一錢零不等科錢五文零不等

安徽布政使司人丁每口科銀五分至五錢一分九釐零不等鹽鈔小口每口科銀七釐四毫零

山西布政使司人丁每口科銀一錢至四兩五分三釐六毫不等更名屯丁每丁科銀一錢至三錢零不等

山東布政使司人丁每口科銀五分三釐九毫零至七錢八分零不等收併衛所每丁科銀二錢至三錢五分零不等

河南布政使司人丁每口科銀一分至一兩二錢零不等收併衛所每丁科銀二分至一兩五錢零不等

陝西西安布政使司人丁每口科銀二錢

甘肅布政使司人丁每口科銀二錢

按舊會典西安等處民丁自四分四釐九毫零至七兩三錢八分九釐不等鞏昌等處民丁自三分二釐六毫零至八兩七錢七分八釐五毫零不等又有更名地收併衛所地監牧地其丁銀亦有多寡不同茲據新會典所載見行之例而附見舊例於此

浙江布政使司人丁每口科銀一釐至五錢七分二釐五毫不等科米二合三勺至三升三合零不等

江西布政使司人丁每口科銀三分二釐零至一兩三錢四分六釐三毫不等鹽鈔小口每口科銀二釐六毫至九釐五毫零不等

湖北布政使司人丁每口科銀一錢五分四釐四毫零至六錢四分三釐八毫零不等

湖南布政使司人丁每口科銀三分零至八錢三分五釐零不等

四川布政使司人丁每口科銀一錢二分零至五錢一分九釐一毫不等

文瀾書局石印

福建布政使司人丁每口科銀八分三釐九毫零至二錢九分一釐零不等鹽鈔小口每口科銀一分四釐七毫至一分八釐一毫零不等

廣東布政使司人丁每口科銀一釐九毫零至一兩三錢二分六釐零不等

廣西布政使司人丁每口科銀一錢五分零至四錢五分零不等

雲南布政使司人丁每口科銀三分至五錢五分不等

貴州布政使司人丁每口科銀一錢五分零至四兩零不等

順治十三年戶部議定賦役全書內惟江西福建廣東有婦女鹽鈔銀按口徵派不等他省無婦女名色其鹽鈔銀均派地丁內仍照舊行康熙十一年議賦役全書內直隸有流寓人丁山西有久流近流人丁改爲實在人丁幼丁改爲新編人丁浙江等省婦女小口徭銀改爲食鹽鈔銀

按丁稅之法以貧富爲差分上中下三等其科銀之多寡各省不同就一省之內州縣又各不同又民丁之外別有軍丁屯丁匠丁竈丁站丁土丁漁戶寄莊丁寄糧丁諸名各有科則入　本朝以來屢有更定茲據會典舉其大略如此

凡天下戶口之賦亦曰徭里銀順治十八年統計直省徭里銀三百萬八千九百五兩有奇米二萬一千五百七十石有奇康熙二十四年銀三百一十三萬六千九百三十二兩有奇米一萬二千七百一十五石有奇雍正二年銀三百二十九萬一千二百二十九兩有奇米一萬二千七百九十四石有奇豆二萬六千一百五十石乾隆十八年丁銀三百二十九萬五千三百五十九兩有奇各省丁銀俱勻入地糧內遇閏有加徵者有不加徵者各循成例

八旗戶口

皇朝通志國初定制各旗人丁三年編審一次凡編審各旗壯丁分各佐領稽查已成丁者增入丁冊其老弱幼丁不應入冊有隱匿者罪誤入別佐領者退回初定壯丁三百名爲一佐領後改定爲二百名凡八旗新添壯丁每旗佐領三十員其逃亡缺少者將諸王貝勒貝子等府壯丁撥補又定家下壯丁首先登城者准其開戶

順治元年令凡旗下漢人有父母兄弟妻子願入旗者地方官給文咨部入冊不准帶田地九年選內府及諸王府官員有勞績者數員令其出府佐領各歸所屬佐領十七年定官員子弟有職任者不拘歲數准其分戶

皇朝通考順治三年定漢人投充旗下永行禁止

十七年定凡官員子弟有職任者不拘定限歲數准其分戶先是旗員子弟年十八以上載部冊後方許分居如未及歲先分居者議罰自是有此令

康熙二年定凡投充人父兄伯叔住種滿洲房地子弟姪看守故土墳塋或子弟姪住種滿洲房地父兄伯叔看守故土墳塋者行地方官察其輸糧在先紅冊有名者即斷為民如投充後輸糧者仍斷與旗人

二十三年　諭八旗滿洲蒙古每旗均設佐領百員

皇朝通志四年令佐領內丁多至百名以上願分兩佐領者聽十三年八旗每佐領編壯丁一百三十名餘丁彙集另編佐領或所餘丁僅百名以上不足額者該旗王貝勒貝子公等併都統副都統佐領酌驗無誤披甲當差者出結移送到部亦准編入佐領

皇朝通考雍正二年禁開檔之人越佐領認戶八旗開檔為義子之人係年老無嗣不能當差又無產業故令其披甲養贍伊身若不思原主之恩越佐領自稱正戶者交部從重治罪

皇朝通典四年　諭上三旗定設漢軍四十佐領下五旗定設三十佐領是年屆編審之期令八旗都統及直省駐防都統將軍等交與佐領驍騎校領催將新舊壯丁逐戶開明并編審各官姓名保結送部其未成丁及非正身良家子弟并應除人丁驗實開除至烏喇打牲人丁戶部派筆帖式前往編審

皇朝通考十二年令旗員子弟隨任在外者十八歲以上皆歸旗當差肄業

十三年定八旗壯丁或寄親友或流落鄉屯向未入丁冊者限六月首報補入若潛匿私往他所者以逃人論

皇朝通志乾隆三年定旗人開戶例凡旗下奴僕原係滿洲蒙古直省本無籍貫帶地投充人等雖有籍貫年遠難考均准其開戶六年復定八旗造丁冊之例凡各佐領下已成丁及未成丁食餉之人皆造入丁冊分別正身開戶

戶下於各名下開寫三代履歷其至外省駐防暨外任文武官子弟家口先期行文該管大員照式造冊二本咨部一留部一付該旗覆核附入各佐領冊內又定八旗開戶養子因出兵陣亡及列軍功一二等改爲另戶者別記檔案　國初投充俘獲入旗及旗人抱養爲嗣或民人因親入旗或良民隨母改嫁入於他人戶下或旗奴開戶與旗奴過繼與另戶爲嗣已入另戶檔內後經自行首名者亦別記檔案不得與宗室聯姻七年　詔八旗漢軍自從龍故舊之子孫外有願出籍者准其與該旗民人一例編入保甲二十五年復定清釐旗檔之例又定跟役軍功出戶之例凡官兵跟役有殺敵致果者本身及父母妻子俱准出佐領爲另戶二十六年定漢軍爲民之例二十八年定八旗逃人之例二十九年又定凡八旗另記檔案及養子開戶內未經出旗之人或因軍營著績或因技藝出衆　賞爲另戶者其父母弟兄子姪俱准作另戶三十一年又定凡八旗迷失幼丁在十五歲以下者該管官咨部知會各旗及步軍統領衙門轉飭所屬一體查緝獲日沿旗認領如在十五歲以上者照逃人例辦理其十五歲以前迷失十五歲以後投回者如實係蒙穉本無遊蕩惡習者奏明請　旨

皇朝通考四年又議　國初俘獲之人年分已遠及印契所買奴僕有盛京帶來帶地投充之人係旗人轉相售賣均應開戶不准爲民又八旗戶下家人有本主念其世代出力准令開戶者亦准其開戶又議乾隆元年以前入旗家奴經本主放出已入民籍者准其爲民若係乾隆元年以前放出至元年以後始入民籍者令歸旗作爲原主戶下開戶壯丁至於贖身之戶均歸原主佐領下作爲開戶

六年復定八旗造丁冊之例凡編審各佐領下已成丁及未成丁已食餉之人皆造入丁冊分別正身開戶戶下於各名下開寫三代履歷其戶下人祖父或係契買或係　盛京帶來或係帶地投充或係乾隆元年以前白契所買分別注明正戶之子弟均作正身分造餘俱照舊例

七年　諭八旗漢軍其初本係漢人有從龍入關者有定鼎後投誠者有緣罪入旗與夫三藩戶下歸入者有內務府王公包衣撥出者以及召募之炮手過繼之異姓并隨母因親等類先後歸旗情節不一　其中惟從龍人員子孫皆係舊有功勳無庸另議更張其餘各項民人等或有廬　產業在本籍者或有族黨姻屬在於他省者　朕意欲

稍爲變通以廣其謀生之路如有情願改歸原籍者准其該處人民一例編入保甲有情願外省居住者准其前往居住此內如有世職仍令許其承襲不願出旗者聽之所有願改歸民籍及願移外省者限一年內具呈本管官查奏如此屏當原爲漢軍人等生齒日多籌久遠安全計出此特恩後不爲例此朕格外施仁原情體恤之意非逐伊等使之出旗亦非爲國家糧餉有所不給可令八旗漢軍都統等詳悉曉諭

皇朝通典八年　諭前降諭旨八旗人等有願改歸民籍及移居外省者准其具呈本管官查奏原指未經出仕及微末之員而言至於服官既久世受國恩之人其本身及子弟自不應呈請改籍朕亦不忍令其出旗嗣後文職自同知等官以上武職自守備等官以上不必改歸民籍

十二年　諭曰朕觀漢軍人等或祖父曾經外任置有房產或有親族在外依賴資生及以手藝潛往各省居住者頗自不少嗣後八旗漢軍人等願在外省居住者在京報明該旗在外呈明督撫不拘遠近任其隨便散處該督撫咨明該旗每年彙奏一次以便稽察務令安靜營生毋得強橫滋事如此則於功令不相妨礙伊等亦得安居樂業生計有資矣

皇朝通考二十一年　諭八旗別載冊籍之人原係開戶家奴冒入正戶後經自行首明及旗人民人爲子者至開戶家奴則均係旗下世僕因效力年久其主願令其出戶凡遇差使必先儘正戶正身選用之後方准將伊等選補欲自行謀生則又以身隸旗籍不得自出今八旗戶口日繁與其拘於成例致生計日窘不若聽從其便俾得各自爲謀著加恩將見今在京八旗在外駐防內別載冊籍及養子開戶人等皆准其出旗爲民其情願入籍何處各聽其便所有本身田產並許其帶往此次辦理之後隔數年候朕酌量降旨此內不食錢糧之人即令出旗外其現食錢糧之人若一時遽令出旗於伊等生計不無拮据其如何定以年限裁汰出旗之處交與該部會同八旗都統等詳悉定擬具奏嗣戶部八旗都統會議　凡在京文武官員其作何調補漢缺之處交吏兵二部定議其外任綠營員弁及文職等官應即令出旗爲民至現在捐納候缺人員并閒散進士舉人生員繙譯進士舉人生員等亦即准其爲民其如何考試錄之處應交吏禮兵等部辦理　又閒散人等令各該旗詢明願入籍何處由該旗徑咨該

地方官入籍仍造冊咨送戶部存查至現食錢糧之人除情願退糧爲民者一體辦理外其餘現在當差人等俟缺出時裁汰　又外省駐防官兵閒散內令該將軍大臣等詢明願入何省民籍造冊咨送該旗仍咨報戶部轉行地方官　又開戶人等內有設法贖身經部辦理作爲公中開檔者若准一例爲民誠恐漫無區別或給內務府莊頭名下作爲壯丁或應准其爲民會同戶部分別請　旨　又另記檔案人等缺出裁汰後該佐領處並無應挑之人請將佐領下額外當差食餉之人頂補至佐領驍騎校官員仍令在旗當差如係另戶仍以旗缺對品坐補如係另記檔案俟屆應陞之期亦交該部辦理奏入得　旨允行　諭宗室王公包衣戶口向有因其效力年久咨請撥附旗下佐領者現今八旗另記檔案及養子開戶俱經察明辦理如仍舊准其撥附則旗人衆多伊等不能遽得錢糧生計未免艱窘彼此均無裨益嗣後宗室王公包衣戶口撥附旗下佐領之處著停止再宗室王公等包衣戶口滋生日繁該王公養贍亦恐拮据著該宗室王公等會同各該旗都統等將各包衣戶口察明辦理一次隔數年候酌量降旨庶此項人等均得一體謀生該王公都統等即行遵旨辦理

二十五年定清釐旗檔之例一另戶旗人抱養民人之子及家人之子爲嗣者從重治罪　一民人之子自幼隨母改嫁與另戶旗人者該旗詳記檔案俟成丁後令其爲民　一另記檔案養子開戶人等業經出旗爲民如有復行冒入旗籍者從重治罪　一旗下家人之子隨母改嫁與另戶者民人之子隨母改嫁與旗下家人者及家人抱養民人之子者均以戶下造報　一八旗投充戶口凡旗檔內有名者造丁冊一分送部一分發該地方官備案如有事故頂充於比丁冊內聲明報部轉行該地方註冊備查至伊等之弟兄叔姪不在旗檔者責令地方官逐一清查編入里甲以免混淆

又定跟役軍功出戶之例凡官兵跟役臨敵時有能超越前進殺賊敗賊者本人及父母妻子俱准出佐領爲另戶仍給還本主身價其跟役有陣亡者　恩准其子弟爲民者本主係官不給身價係兵照例給價

二十六年定漢軍爲民之例凡八旗漢軍現任外省自同知守備以上京員自主事以上旗員自五品以上俱不准改歸民籍其父在旗而子願爲民子在旗而父願爲民者亦不准改籍其餘願改歸民籍者在京報明該旗咨部

轉行各省在外呈明督撫咨報部旗編入民籍並准一體考試凡出旗爲民年已成丁者該州縣給與印票以便稽查自京入省入籍者該旗給照前往至入籍地方換給印票其願入順天府州縣者該旗交送順天府

二十八年定八旗逃人之例凡八旗滿洲蒙古逃走在一月以內自行投回及拏獲者連家屬派往伊犂賞給步甲錢糧當差若仍不悛改復行逃走卽於旗檔內將名籍消除如逾一月以外投回將旗檔圖銷照例遣發其漢軍在一月以內投回者免罪拏獲者分別次數照例治罪如逃走至三次及在一月以外不論投回拏獲照民人犯流罪例安插爲民同妻削除旗檔

皇朝通典二十九年定軍功另戶之例凡八旗另記檔案養子開戶內有現食錢糧未經出旗之人或因在軍營著有勞績或因技藝出眾蒙　恩作爲另戶者其父母子弟及親弟兄俱准作另戶

皇朝通考三十七年將軍增海等具奏　盛京各領所有馬甲多寡不等請裁馬甲添設　步甲其餘剩錢糧併隨缺地畝入於正項報銷經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覆准具奏　諭盛京額設馬甲並隨缺地畝皆爲養贍該處滿洲而設今年久生齒日繁若將伊等應得分例裁汰入官於伊等生計殊屬無益如現在京中八旗戶口繁盛生計不無拮据經朕特沛恩施另賞鰥寡孤獨錢糧以資生理其派往西安涼州莊浪寧夏兵丁俱令照所派之額在京挑補又添兵缺甚多每年帑金不下數萬並無吝惜盛京滿洲皆朕臣僕人丁日盛自宜酌量添給豈有轉將伊等現在應得分例裁汰之理令各佐領下馬甲額設不均固宜均行辦理但此項裁汰錢糧地畝亦宜斟酌養贍多人或添設甲步或作爲養育兵俾眾人均沾實惠著將此項裁汰之馬甲三百六十名錢糧交增海等或添設步甲或添設養育兵惟期普被恩施辦理具奏其隨缺三百六十晌如何使眾人均有裨益之處並著增海等定議具奏將此通諭中外示朕優恤滿洲至意嗣經將軍增海等奏裁汰馬甲應添步甲三百八十八名仍照原奏添設外餘剩銀二千六百一十六兩請添設每月食五錢錢糧養育兵四百三十六缺分給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各佐領下仍按鰥寡孤獨人等之多寡酌量添設以資養贍又請裁汰隨缺地畝租銀六百三十四兩零每年賞給步甲三百九十六名每名銀一兩六錢置買皮襖穿用共步甲一千一百八十八名三年內可以均沾實惠嗣後隔二年各兵可得

皮襖一件又請將現議養育兵內勻出一百四十分錢糧賞給　盛京官學生以資學習於造士實有裨益經部議得　旨允行

四十四年軍機大臣等議覆　盛京將軍福康安奏　盛京旗人並旗下家奴攜帶眷口在吉林地方種地共四十戶一百八十二名口內除正身旗人仍解回本處照例辦理其　盛京兵部工部內務府之壯丁並王公宗室之家奴及旗下家奴請入於吉林官莊耕種納糧當差并飭該管官嚴加約束毋許滋事如再有犯逃者獲日不論次數刺字發駐防兵丁為奴等因奉　旨盛京吉林均係國家根本之地境壤毗連盛京旗人有潛往吉林種地謀生本無關礙並非逃旗可比從前弘晌奏請解回治罪之處所辦原屬過當伊等皆滿洲世僕盛京吉林有何區別其正身旗人六戶即著入於吉林當差毋庸解回盛京辦理餘依議

軍機大臣議覆黑龍江將軍富玉等奏黑龍江各城地方歷年由部發遣人犯隨來子女內有聯親生子又旗人內挑取兵丁得力者放出另行居住　至今各城滋生共四百三十九戶詳訊伊等有情願回籍者四十二戶勒催起程有不曉原籍及另住旗人家奴等此二項人若歸一處不能管理難保其不滋事端請於此二項三百九十七戶五百三十六名內減半揀選壯丁在於齊齊哈爾黑龍江城墨爾根各官莊每年照例交糧各官莊設立領催一二名餘人入於各城舊官莊冊內以便挑補壯丁缺從之

四十六年　諭向來各省駐防滿洲已安居百有餘年京城並無伊等近族兩京城滿洲生齒日繁若准其進京無以為生反為無益是以概不准其來京自開闢新疆分派官兵前往駐劄以來在京滿洲陸續駐防各省者甚多此內亦有派往駐防時因子弟在京當差仍留在京者為伊等在駐防處年老退休並無依賴之人即不免失所朕心深為不忍嗣後各省新派駐防人員內如有年老休退實無依賴之人京中尚有子嗣意欲就養者著該將軍等查明令其回京就養但一概由官辦理回京則不願在彼之人不無借端皆欲回京非朕愛惜旗人之意其老年退休欲回京就養者著令自備資斧來京不必由官辦理著為令

吳縣汪鍾霖甘卿甫纂校

戸口三

奴婢 傭賃 品官占戸

通考周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臣妾男女貧賤之稱轉徙執事若今傭賃也） 酒人奚三百人

漢高祖令民得賣子　五年詔民以饑餓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

文帝勸務農桑帥以儉節未有兼弁之害故不爲民田及奴婢爲限　賈誼曰歲惡不入請賣爵子　鼂錯勸帝募民徙塞下募民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　女子緹縈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罪

四年免官奴婢爲庶人

武帝建元元年赦吳楚七國帑輸在官者（吳楚七國反時其首事者妻子沒入爲官奴婢帝即位哀而赦之）　司馬相如傳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　董仲舒說上曰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弁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

其後府庫並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

楊可告緡徧天下（告民匿緡錢不算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郎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謂雜置官員分掌眾事）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名及官自糴乃足

元帝時貢禹言官奴婢十餘萬游戲無事稅良民以給之宜免爲庶人　杜延年坐官奴婢乏衣食免官

按豪家奴婢細民爲饑寒所驅而賣者也官奴婢有罪而沒者也民以饑寒至於棄良爲賤上之人不能有以賑救之乃復劾豪家兼弁者之所爲設法令其入奴婢以拜爵復役是令饑寒之民無辜而與罪隸等也況在官者十餘萬人而復稅良民以養之則亦何益於事哉

成帝永始四年詔曰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多蓄奴婢被服綺縠其申飭有司以漸禁之

哀帝即位詔曰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蓄奴婢田宅亡限其議限例有司條奏諸侯王奴婢二百

文瀾書局石印

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諸名田畜奴婢過品皆沒入縣官奴婢年五十以上免爲庶人

王莽名天下奴婢曰私屬不得買賣

光武建武二年五月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悉聽之敢拘執論如律紀下同

六年十一月詔王莽時吏人沒入爲奴婢不應舊法者皆免爲庶人

七年吏人遭饑亂及爲青徐賊所掠爲奴下妻欲去留者悉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

十一年詔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　八月癸亥詔曰敢灸灼奴婢論如律所灸灼者爲庶民冬十一月壬午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

十二年三月詔隴蜀民被掠爲奴婢自訟者及獄官未報一切免爲庶民

十三年十二月甲寅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掠爲奴婢者皆一切免爲庶民或依託爲人下妻欲去者悉聽之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掠人法從事

十四年十二月癸卯詔益涼二州奴婢自八年以來自訟在所官一切免爲庶民賣者無還直

殤帝延平元年詔諸官府郡國王侯家奴婢姓劉及疲癃羸老皆上其名務令實悉

安帝永初四年諸沒入爲官奴婢者免爲庶人

晉武帝平吳之後令王公以下得蔭人以爲衣食客及佃客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三品十戶四品七戶五品五戶六品三戶七品二戶八品九品一戶

晉元帝太興四年詔曰昔漢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時涼州覆敗諸爲奴婢亦皆復籍此纍代成規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難爲揚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

東晉寓居江左以來都下人多爲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官品每品減五戶至第九品五戶其佃穀皆與大家量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

六及公府參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馬部曲督關外侯材官議郎以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數中官品第六以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及舉輦跡禽前驅由基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虎賁持椎斧武騎虎賁持鈒冗從虎賁命中武騎一人其客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丁女並半之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其田畝稅米二升蓋大率如此其度量三升當一升秤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

按此卽漢人封君食邑戶之遺意然漢不過每戶歲賦二百錢而此所賦乃過重者蓋封君所得只是口賦而漢人有田者官别賦之晉以來人皆授田無無田之戶是以戶賦之入於公家及私屬皆重又一品所占不過四十戶非漢列侯動以千戶萬戶計者比也

後魏令每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十頭當奴婢八（詳見田賦門）

周武帝天和元年詔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為官奴婢者已令放免其公私奴婢年七十以外者所在官私贖為庶人

建德元年又詔江陵所獲俘虜充官口者悉免為百姓

容齋洪氏隨筆曰元魏破江陵盡以所俘士民為奴無問貴賤蓋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後陷於金虜者帝子王孫宦門士族之家盡沒為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為米得一斗八升用為餱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為裘此外更無一錢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緝者則終歲裸體虜或哀之則使執爨雖時負火得煖氣然才出外取柴歸再坐火邊皮肉卽脫落不日輒死惟喜有手藝如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只團坐地上以敗席或蘆籍襯之遇客至開筵引能樂者使奏技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繡任其生死視如草芥云

唐制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為官奴婢（反逆家男女及奴婢沒官皆謂之官奴婢男年十四以下者配司農十五以上者以其年長令遠京師配嶺南為城奴也）一免為番戶再免為雜戶三免為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則免之（凡免皆因恩言之）

顯慶二年敕放諸奴婢爲良及部曲客女者聽之皆由家長手書長比見任之半其南口請以蜀蠻八
年六十以上及廢疾者並免賤

永昌元年越王正被誅家僮勝衣田者千餘人於是制王公已下奴婢有數

萬歲通天元年敕士庶家僮僕有驍勇者官酬主直並令討擊契丹

大足元年敕以北緣邊州縣不得畜突厥奴婢

天寶八載敕京畿及諸郡百姓有先是給使在私家驅使者限敕到五日內一切送內侍省其中有是南口及契
券分明者各作限約定數驅使雖王公之家不得過二人其職事官一品不得過十二人二品不得過十人三品
不得過八人四品不得過六人五品不得過四人京文武清官六品七品不得過二人八品九品不得過一人其嗣
郡王郡主縣主國夫人諸縣君等請各依本品同職事及京清資官處分其有別承恩賜不在此限其蔭家父祖
先有者各依本舊職減比見任之半其南口請以蜀蠻及五溪嶺南夷獠之類

大歷十四年詔邕府歲貢奴婢使之離父母之鄉絕骨肉之戀非仁也宜罷之

長慶四年敕諸司諸使各勘官戶奴婢有廢疾及年七十者準格免賤從良

會昌五年中書門下奏天下諸寺奴婢江淮人數至多其閒有寺已破廢全無僧眾奴婢既無衣食皆自營生洪
潭管內人數倍多一千人以下五百人以上處計必不少並放從良百姓旨依

昭宗大順二年敕天下州府及在京諸軍或因收攜百姓男女宜給內庫銀絹委兩軍收贖歸還父母其諸州府
委本道觀察使取上供錢充贖不得壓良爲賤

後唐同光二年赦應百姓婦女俘虜他處爲婢妾者不得占留一任骨肉識認

天成元年敕京城諸道若不是正口不得私書契券輒賣良人

宋太祖皇帝開寶二年詔奴婢非理致死者即時檢視聽其主速自收瘞病死者不須檢視

四年詔應廣南諸郡民家有收買到男女爲奴婢轉將傭僱以輸其利者今後並令放免敢不如詔旨者決杖配

流

淳化二年詔陜西沿邊諸郡先歲饑貧民以男女賣與戎人宜遣使者與本道轉運使分以官財物贖還其父母

至道二年詔江南兩浙福建州軍貧人負富人息錢無以償沒入男女爲奴婢者限詔到並令檢勘還其父母敢隱匿者治罪

眞宗咸平元年詔川陜路理逋欠官物不得估其家奴婢價以償　六年詔士庶家僱僕有犯不得黥其面

天禧三年詔自今掠賣人口入契丹界者首領並處死誘致者同罪未過界者決杖黥配

續通考遼太宗天顯五年二月以所俘渤海戶賜魯呼　至世宗天祿元年八月以崇德宮戶分賜翼戴功臣及北院大王耶律洼南院大王耶律吼各五十耶律安圖楚布各百穆宗應曆十八年九月以掖庭戶賜耶律伊勒格

聖宗統和四年六月以伐宋所俘生口賜皇族及乳母又以太尉所俘生口分賜趙妃及裕悅達年伊囉斡十二年以王繼忠講宋和好家無奴隸賜宮戶三十二十九年二月以伐高麗所俘人分置諸陵廟餘分賜內戚大臣及太平中以宮戶十有五賜契丹官都部署蕭德道宗咸雍時以耶律玦廉貧賜宮戶十又以耶律伊遜先朝任使賜萬人戶四十

聖宗統和七年二月詔南征所俘有親屬分隸諸帳者給官錢贖之

開泰元年十二月詔諸道水災饑民質男女者起來年正月日計傭錢十文價折傭盡遣還其家

興宗重熙十五年正月禁契丹以奴婢鬻與漢人違者重治之

金太祖收國二年二月聽奴隸以人數對贖爲良　詔曰比以歲凶庶民艱食多依附豪强因爲奴隸及有犯法徵償莫辦折身爲奴者或私約立限以人對贖過期則爲奴者並聽以兩人贖一爲良若元約以一人贖者即從元約

太宗天會元年十二月詔比聞民間乏食至有鬻其子者聽以丁力等者贖之二年詔民自鬻爲奴者亦聽以丁力等者相易

天輔二年六月詔有司禁民淩虐典雇良人及倍取贖直者

六年十月詔有奴婢先其主降者釋爲良　時方攻遼次奉聖州故有是詔至太宗天會元年十一月詔女直人有奴婢部曲昔雖逃背附於遼今能復歸者並聽爲民

七年二月詔顯咸東京等路被虜及鬻身者並許自贖爲良　至太宗天會七年三月詔軍興以來良人被掠爲驅者聽其父母夫妻子贖之

太宗天會元年詔閱贖同姓之人自鬻及典質者　詔貝勒愛實拉曰先皇帝以同姓之人有自鬻及典質其身者命官爲贖今聞尚有未復者其悉閱贖之

二年四月詔贖上京路新遷寧江州戶口賣者六百餘人　八年五月詔河北河東簽軍其家屬流寓河南被俘掠爲奴婢者官爲贖之俾復其業熙宗皇統四年十一月陝西蒲解蔡汝等處因歲饑流民典雇爲奴婢者官給絹贖爲良放還其鄉丁男三疋婦人幼小二疋世宗大定二年四月詔征契丹其招誘來降者除奴婢以已虜爲定其親屬使各還其家仍官爲贖之三年十一月詔中都平州及饑荒地並經契丹剽掠有質賣妻子者官爲收贖四年九月謂宰臣曰北京懿州臨潢等路嘗經契丹寇擾平薊二州近復蝗旱百姓艱食父母兄弟妻子不能相保多賣鬻爲奴朕甚憫之可速遣使閱實其數出內庫物贖之十一年八月詔因斡罕（大定二年八月故遼人伊喇斡罕稱帝右副元帥布薩忠義討平之）被掠女直及諸色人未經刷放者官爲贖放隱匿者以違制論其年幼不能稱說住貫者從便住坐章宗泰和四年十二月敕陝西河東饑民所鬻男女官爲贖之　金史百官志曰諸因災傷或遭賊驚刦饑荒去處良民典雇冒賣爲驅遇恩官贖分例男子一十五貫文婦人同年幼各減半十六歲以下即聽出離不在贖換之限

三年七月詔權勢之家毋買貧民爲奴　胥買者一人償十五人詐買者一人償二人皆杖一百八年正月詔避役之民以微直鬻身權貴之家者悉出還本貫

九年四月詔新徙戍邊戶匱於衣食有典質其親屬奴婢者官爲贖之戶計其口而有二三者以官奴婢益之使戶爲四口　至世宗大定二十年以上京路女直人戶規避物力自賣其奴婢致耕田者少遂以貧乏詔定制禁之

十年四月詔諸良人知情嫁奴者聽如故爲妻其不知而嫁者去住悉從所欲　至世宗大定二十二年六月制立

限放良人奴限內娶良人爲妻所生男女即爲良二十三年定制女直奴婢如有得力本主許令婚聘者須取問房親及村老給據方許聘於良人二十九年章宗即位閏五月制諸饑民賣身已贖放爲良復與奴生男女並聽爲良

世宗大定二年詔免二稅戶爲民　初遼以良民賜諸寺分其稅一半輸官一半輸寺故謂之二稅戶遼亡僧多匿其實抑爲賤有援左證以告者有司各執以聞帝素知其事故特免之至二十九年章宗即位十一月上封事者言乞放二稅戶爲良省臣欲取公牒可憑者爲準參知政事伊喇履謂憑驗眞僞難明遂遣使分括北路及中都路二稅戶凡無憑驗其主自言之及因通檢而知之者其稅半輸官半輸主有憑驗者悉放爲良明昌元年六月奏北京等路所免二稅戶凡一千七百餘戶萬三千九百餘口此後爲良爲驅皆從已斷爲定　金史李晏傳曰初錦州龍宮寺遼主撥賜戶民俾輸稅於寺歲久皆以爲奴有欲訴者害之島中晏時爲御史中丞乃具奏在律僧不殺生況人命乎遼以良民爲二稅戶此不道之甚也今幸遇聖朝乞盡釋爲良世宗納其言於是獲免者六百餘人又內族襄傳曰章宗初即政議罷僧道奴婢太尉徒單克寧奏曰此葢成族日久若遽更之於人情不安陛下如惡其數多宜嚴立格法以防濫度則自少矣襄時爲右丞相曰出家之人安用僕隸乞不問從初如何所得悉放爲良若寺觀物力原係奴婢之數推定者並合除免詔從襄言由是二稅戶多爲良者

十七年二月詔宰臣海陵時大臣無辜被戮家屬籍沒者並釋爲良

二十九年二月　時章宗已即位　詔宮籍監戶舊係睿宗及皇考之奴婢者悉放爲良

章宗明昌元年三月禮官言驅婢一產三男者舊制官給錢百貫以資乳哺請更給錢四十貫贖以爲良制可

泰和七年七月詔覈西夏人口盡贖放還敢有藏匿者以違制論

元太祖時豪民冒籍良民爲奴者安撫使劉敏悉歸之民

太宗時免儒士之被俘爲奴者　時淮蜀士遭俘虜者皆沒爲奴河西人高智耀奏以儒爲驅古無有也陛下方以古道爲治宜除之以風厲天下帝從之後立校試儒臣法中書令耶律楚材奏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勿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八免爲奴者四之一

十二年十二月籍諸王大臣所俘男女爲民　初帝元年籍中原民時將相大臣有所驅獲往往寄留諸郡耶律楚材因括戶口並令爲民匿占者死至是又籍之後世祖至元十二年廉希憲行省荊南令凡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民論爲軍士所虜病而棄之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爲奴有立契劵質妻子者重其罪仍沒入其直

憲宗四年制爲士者無隸奴籍　時京兆多豪強廢令不行廉希憲爲宣撫使悉令著籍爲儒九年世祖取鄂州命希憲入籍府庫希憲率儒生百餘拜伏軍門言王師渡江軍中俘獲士人宜官贖遣還以廣異恩世祖嘉納還者五百餘人

世祖中統二年四月詔軍中所俘儒士聽贖爲民

至元十年四月敕南儒爲人掠賣者官贖爲民　呂思誠傳曰天曆時思誠爲蓨縣尹部民翟彝自其大父因河南亂被掠爲人丁奉納丁粟以免作思誠知彝力學召其主與之約終彝身粟三十石仍代之輸彝得爲良民

六月出工局繡女聽其婚嫁

四年正月以瑪哈穆特所俘濟南老僧口之民文面爲奴者付元籍爲民　十三口官贖爲民其私越禁界掠獲者四十五人許令親屬完聚並種田內地十七年正月敕姜衛檢覈阿爾哈雅呼圖克特穆爾等所俘丁三萬二千餘人並放爲民又以海賊賀文達所掠婦女百三十餘人還其家二月瀘州安撫使梅國賓請贖還本州軍民之俘者從之十九年四月御史臺言阿爾哈雅占降民爲奴而以爲征討所得有旨降民還之有司征討所得籍其數量賜臣下有功者二十七年三月浙東總兵官討賊者多俘掠良民敕行御史臺分揀之凡爲民者千六百九十五人

張惠傳曰至元元年惠行省山東以銀贖俘四三百餘家爲民不能歸者使爲僧建寺居之

至元九年正月敕軍奴入民籍者還正之　四月敕諸路軍戶驅丁除至元七年前從良入籍者當差餘雖從良並令助本戶軍力

十三年申明以良爲娼之禁　至十五年正月禁官吏軍民賣所娶江南良家子女及爲娼者賣買者兩罪之官沒其直人復爲良

十四年二月詔賜永昌路鈔百八十錠贖還妻奴　諸王哲伯特穆爾言永昌路驛百二十五疲於供給質妻奴應役詔賜鈔百八十錠贖還之至十八年八月敕開元等路六驛以饑鬻妻子者官爲贖之

十五年五月申傭奴代軍之禁　至成宗大德七年閏五月禁諸王駙馬等征北諸軍以奴爲代者罪之

八月詔軍民官毋得抑良爲奴　張文謙傳曰至元三年西夏中興諸勢家有戶數千當役屬爲私奴者議久不決文謙行省西夏等路謂以乙未歲戶帳爲斷奴之未占籍者歸之勢家其餘良民無爲奴之理議遂定守以爲法袁裕傳曰西夏羌渾雜居驅良莫辨裕爲安撫副使言宜驗已有從良書者爲良民得八千餘人

十七年十二月遼東路所益兵以妻子易馬敕以合輸賦稅贖還之

十八年五月申嚴鬻人之禁　至仁宗延祐二年正月禁南人典質妻子販買爲驅使二月又禁民轉鬻養子英宗至治二年九月禁江南典雇妻妾

成宗大德三年二月詔縉山縣民戶爲勢家所蔽者悉還縣定籍　後至武宗至大二年十月樂實言江南富室有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動輒百千家有多至萬家者其力可知乞增其賦稅

仁宗延祐四年七月命贖蒙古所鬻子女　時朔漠大風雪人民流散以子女鬻人爲奴婢中書平章政事拜珠以興王根本之地宜加振恤請立宗仁衛總之命縣官贖置衛中以遂生養帝諭省臣曰比聞蒙古諸部困乏往往鬻子女於民家爲婢僕宜令有司贖之其有家可歸者仍遣還各部後至英宗至治元年十月敕蒙古子女鬻爲回回漢人奴者官收養之

七年十二月（時英宗已即位）詔命官家屬流落邊遠其子女典鬻於人者聽還其家

英宗至治二年九月敕站戶貧乏鬻賣妻子者官贖還之

文宗天曆元年十一月敕京畿及四方民爲兵所掠而奴於人者有司追理送還

二年正月中書省臣請繼今臣僚有罪致籍沒者其妻有子他人不得陳乞亦不沒爲官口從之

順帝至正五年五月詔以軍士所掠雲南子女一千一百人放還鄉里不願歸者聽

明制凡庶民之家不許存養奴婢家奴不許娶良人女爲妻家長不許以奴婢與良人爲夫妻各離異改正其收留迷失在逃子女不送官司而賣爲奴婢及得迷失在逃奴婢而賣者與冒認良人爲奴婢冒認他人奴婢者並有罪

太祖洪武五年五月詔諸遭亂爲人奴者復爲民　詔曰天下大定禮儀風俗不可不正諸遭亂爲人奴隸者復爲民凍餒者里中富室假貸之孤寡殘疾者官養之毋失所

是年禁蒙古色目人自相嫁娶違者沒爲官奴婢　詔蒙古色目人氏既居中國許與中國人家結婚姻不許自相嫁娶違者男女兩家抄沒入官爲奴婢其色目欽察自相婚姻不在此限

十七年以抄沒人口給軍官家爲奴　明初以罪抄沒人口多分給功臣家爲奴婢是年令抄劄成丁男婦收充軍役餘者給軍官爲奴

十九年四月詔贖河南饑民所鬻子女　官贖之也凡女子年十二以上者不在收贖之限

惠帝建文四年十月（時成祖已即位）詔從征將士掠民間子女者還其家

成祖永樂八年正月詔贖揚州淮安鳳陽陳州被水災軍民所鬻子女

二十二年十一月（時仁宗已即位）詔禮部建文諸臣家屬在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及習匠功臣家爲奴者悉宥爲民還其田土

憲宗成化二年巡按御史婁芳言徐州河南等處人民鬻賣男女賤甚至夷人番僧亦行收買乞出內庫銀設法收贖禁約邊關不許番僧人等夾帶中國人口出境仍給價贖還原籍　巡撫大臣區畫給與耕種令戶部行之

二十二年饑民典賣者許自贖　詔陝西山西湖南等處軍民先因饑荒逃移將妻妾子女典賣與人者許典買之家首告准給原價贖取歸宗其無主及願留者聽隱匿者罪同

神宗萬曆十五年十月定縉紳家奴婢例　都察院左都御史吳時來奏庶人之家不許養奴婢　蓋謂功臣家方給賞奴婢庶民當自服勤勞故不得存養有犯者皆稱雇工人初未言及縉紳之家也且雇工人多有不同擬罪自當有間至若縉紳之家固不得上比功臣亦不可下同黎庶存養家人勢所不免合令法司酌議無論官民之家有立

券用值工作有年限者皆以雇工人論有受值微少工作止計月日者仍以凡人論若財買十五以下恩養已久十六以上配有室家者照例同子孫論或恩養未久不曾配合者在庶人之家仍以雇工人論在縉紳之家比照奴婢律論

皇朝通考天聰六年　諭家僕訐告伊主二事以上重罪有實據而輕罪虛者不以誣告論准出戶如開列款內一款有實據者亦不以誣告論若各款俱實原告准出戶各款俱虛及虛實相半者原告俱不准出戶訐告二事以上輕罪有實據而重罪涉虛或止告一事而以輕爲重者除實款應坐外其誣告之款反坐原告不准出戶

崇德元年令家僕告主審實者原告撥與他人爲奴

順治三年　頒行大清律凡收留人家迷失子女不送官司而賣爲奴婢者若收留在逃子女而賣爲奴婢及自收留爲奴婢者若冒認良人爲奴婢及冒認他人奴婢者皆有罪凡家長與奴娶良人女爲妻及妾以奴婢爲良人而與良人爲夫妻者俱有罪仍離異改正凡奴婢告家長及家長緦麻以上親者與子孫告祖父罪同若雇工人告家長及家長之親者各減奴婢罪一等凡奴婢毆良人者加凡人一等其良人毆傷他人奴婢者減凡人一等

九年令俘獲人口准其贖回凡有贖人者令嫡親家屬領歸其已經轉賣者身價兩家各取其平先是順治五年議俘獲人口有將其父子夫婦分賣者仍令給還完聚賣主鞭責至是有此令至康熙三十年又定出征所獲之人有親戚情願來旗完聚者不得作爲奴婢願回本籍者聽

康熙二年定八旗買賣人口兩家赴市納稅記冊令領催保結列名若係漢人令五城司坊官驗有該管官印票准買永著爲例

八年　諭差遣官員並督撫提鎭大小各官不許買良民爲奴及轉相餽送永行禁飭違者照略賣良民例治罪

又定旗下買民爲僕者令本管官用印違者所買之人釋放爲民兩主各鞭責有差

十一年申買人用印例凡在順治十年以前買人未用印信中證明白及本人自稱賣身是實者俱斷與買主自順治十年以後買人雖有中保未用印者斷出爲民

十七年定滿漢違例買賣人罪滿洲蒙古人口不許賣與漢軍民人亦不許私贖違者將人口併價入官仍治買賣之罪其喀爾喀厄魯特人亦照此例滿洲蒙古家人其主准令贖身在本佐領及本旗下者聽若違禁放出為漢軍民人者照買賣例治罪至雍正二年又定滿洲蒙古家下開檔另戶人等有懶惰不能度日串通原主賣身賣後又稱滿洲肆行誆詐買主者將伊原主一併治罪仍給後買之主為奴

二十一年定旗下印券所買之人及舊僕內有年老疾病其主准贖者呈明本旗令贖為民

二十六年　諭駐防滿洲漢軍將軍以下官員兵丁在本省買人如有不行查原籍勒合地方官用印者著督撫指名題參

三十九年禁鹽竈戶賣身旗下

五十三年准四十三年以前白契所買之人俱斷與買主四十三年以後若給原價仍准贖出為民

雍正元年定例自康熙四十三年起至六十一年止白契所買之人俱不准贖身雍正元年以後若給原價俱准贖為民其妻亦准贖出若賣身後買主配有妻室者不准贖

三年申家僕告主之禁凡家僕告主除謀反謀叛隱匿奸細許其首告外其首告他事者所告之事不准行仍杖一百

又定例旗下奴僕或借別旗名色買贖或自行贖身本旗及州縣冊籍俱無姓名者察出即令歸旗其有隨家主出差在外私有積蓄欺壓本主贖身者雖在民籍亦令歸旗若果係數輩出力之人伊主聽其贖身本旗戶部及州縣檔冊可據者仍歸民籍舊主子孫不得借端控告

四年　諭歷來滿洲風俗尊卑上下秩然整肅最嚴主僕之分家主所以約束奴僕者雖或嚴切亦無不相安為固然及見漢人淩蕩之俗彼此相形而不肖奴僕遂生觖望雖約束之道無加於疇昔而向之相安者遂覺為難堪矣乃至一二滿洲大臣漸染漢人之俗亦寬縱其下漸就陵替此於風俗人心大有關係不可不加整飭夫主僕之分一定則終身不能更易在本身及妻子仰其衣食賴其養生固宜有不忍負背之心而且世世子孫永遠服役

亦當有不敢縱肆之念今漢人之奴僕乃有傲惰頑梗不遵約束加以訶責則輕去其主種種敝俗朕所洞悉嗣後漢人奴僕如有頑傲不遵約束或背主逃匿或私行訕謗被伊主覺察者應作何懲治與滿洲待奴僕之法何以畫一之處著定擬具奏嗣議定漢人家生奴僕印契所買奴僕並雍正五年以前白契所買及投靠養育年久或婢女招配已生子者世世子孫永遠服役婚配俱由家主仍造冊報明地方官存案嗣後漢人買僕及婢女招配併投靠之人俱立契呈明地方官鈐蓋印信其奴僕誹謗家長并雇工人罵家長等款俱有律例應照滿洲主僕論有背主逃匿者照滿洲家人逃走例雇工人限內逃匿者照滿洲白契所買家人逃走例其隸身門下為長隨者有犯亦照典當僱工人論

乾隆三年定自乾隆元年以前白契所買作為印契者不准贖為民

四年令奉天買賣人口該管官驗明文契鈐蓋印信註冊

二十一年定例凡直省駐防各官不許買本省之民為奴其駐防兵丁量許買人不得過二人違者計口論罪令賣身人親至地方官處取具親供用印若未經取有親供文契雖有情願字樣實為勒賣者議處

二十四年定例凡八旗戶下家人不論遠年舊僕及近歲契買奴僕如實係本主念其數輩出力情願放出為民或本主不能養贍願令贖身為民者呈明本旗咨部轉行地方官收入民籍不准求謀仕宦

二十五年令吉林寧古塔伯都訥拉林阿勒楚哈等處旗下家奴之女不許給與民人違者治罪

二十八年定例凡入官人口年在十歲以上至六十歲者每口作價銀十兩六十歲以上作銀五兩九歲以下每一歲作銀一兩未週歲免其作價

三十七年定發遣家奴妻室一體同發　諭向來旗下家奴有酗酒行凶者一經本主報明該旗即行送部發遣其妻室有年老殘廢及不願隨帶者俱不同發定例未為周密如近日秦璜即有將發遣家奴之妻留占為妾之事不可不另定章程以防流弊蓋家奴犯法其妻亦屬有罪之人自當一體發遣但此等犯罪旗奴自不值官為資送或其中果有實在不能隨帶者或令親屬依棲或聽本婦另嫁自不便仍留服役以杜嫌疑嗣後該旗如有發遣家

奴之案俱照此辦理

四十八年　諭向來滿漢官員人等家奴在本主家服役三代實在出力者原有准其放出之例此項人等既經伊主放出作為旗民正身亦未便絕其上進之階但須明立章程於錄用之中仍令有所限制嗣後此等旗民家奴合例後經該家主放出者滿洲則令該家主於本旗報明咨部存案漢人則令該家主於本籍地方官報明咨部存案經部覆准後准其與平民一體應考出仕但京官不得至京堂外官不得至三品以示限制著為令

九通分類總纂

卷十八之十九

吳縣汪鍾霖甘卿甫纂校

職役類一　歷代職役　皇朝職役　復除

歷代鄉黨版籍職役

通典昔黃帝始經土設井以塞諍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一則不洩地氣二則無費一家三則同風俗四則齊巧拙五則通財貨六則存亡更守七則出入相同八則嫁娶相媒九則無有相貸十則疾病相救是以情性可得而親生產可得而均均則欺凌之路塞親則鬭訟之心弭既牧之於邑故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夫始分之於井則地著計之於州則數詳迄乎夏殷不易其制

通考周制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比長每比下士一人　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相及徙於國中則從而授之徙於他則爲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納之閭胥每閭中士一人各掌其閭之徵令歲時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而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族師每族上士一人　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屬民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比伍閭族各爲聯使之相保相受賞罰相及以受邦職以役國事相葬埋若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歲終則會　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　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四孟月屬民讀法春秋祭禜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蜡祭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凡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師田行役則以法治其政事正歲屬民讀法書其德行道藝歲終則會

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　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月吉屬民讀法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歲時祭祀州社則屬民讀法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州之大祭大喪皆涖其事師田行役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賞罰

歲終則會正歲讀法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　鄰長每鄰一人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徙於他邑則從而授之　里宰每里下士一人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畜兵器治其政令以歲時合耦於鋤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序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酇長每酇中士一人各掌其酇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治其喪紀祭祀之事作民則旗鼓兵革帥而至歲時簡器趨其耕耨稽其女工　鄙師每鄙上士一人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作民則掌其戒令以時數其衆寡而察其媺惡而誅賞歲終則會　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通典　齊桓公用管仲管仲曰夫善牧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里什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而得不召而來故人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故主政可行於人人心可繫於主是以制國郊內則以五家爲軌軌十爲里里四爲連連十爲鄉鄉五爲師國內十五鄉自五至師郊外則三十家爲邑邑十爲卒卒十爲鄉鄉三爲縣縣十爲屬屬有五自五至屬各有官長以司其事寓軍政焉而齊遂霸

通考　秦用商鞅變法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

漢高祖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以十月賜酒肉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

文帝十二年詔以戶口率置三老常員遣謁者勞賜三老帛人五匹

武帝元狩元年遣謁者賜縣三老帛人五匹鄉三老人三匹　元狩六年遣謁者循行天下謁三老孝弟以爲民師　戾太子發兵誅江充長安擾亂言太子反上怒甚壺關三老茂上書言太子亡邪心上感悟

宣帝元康元年加賜三老帛四年及甘露三年皆賜帛有差王尊爲京兆尹坐免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書奏天子後以尊爲徐州刺史王尊爲東郡太守河水甚溢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狀以身塡金隄水波稍御白馬三老奏其事制詔秩尊中二千石黃霸守潁川吏民與於行誼賜三老爵及帛韓延壽守馮翊有昆弟訟田延壽曰咎在馮翊稱疾病不聽事令丞嗇夫三老亦自繫待罪

元帝初元元年賜三老帛人五匹　五年賜三老帛人五匹　元光二年賜三老帛

成帝建始元年賜三老錢帛　綏和元年賜三老帛

平帝元始三年賜三老帛

西漢凡縣道（有蠻夷曰道）國（列侯所食縣曰國）邑（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千五百八十七鄉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五

東漢鄉置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正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爲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閭以興善行鄉置有秩游徼有秩郡所置秩百石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游徼掌循禁司姦盜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亭有長以禁盜賊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有善事惡事以告監官（漢官儀曰鄉戶五千則有秩）

明帝卽位賜爵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注云三老孝弟力田皆鄉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弟力田高后置所以勸導鄉里助成風化

按西漢高后紀元年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師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令各敦行務本然則三老鄉各一人孝弟力田既祿秩如許尊未必各鄉皆設有其人則置之耳孝文武宣成哀紀各有賜孝弟力田金帛爵級事

元和二年帝耕於定陶詔曰三老尊年也孝弟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匹勉率農功

永平三年賜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級　十二年賜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級　十七年賜三老孝弟力田爵人

三級

章帝建初三年賜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級　四年立皇太子賜爵同

和帝永光八年賜爵同　十二年賜爵同　元興元年立皇太子賜爵同

安帝永初二年帝加元服賜爵二級　元初元年賜爵同　延光元年賜爵人一級

順帝永建元年賜爵人三級　四年賜爵二級　陽嘉元年賜爵三級

桓帝建和元年賜爵同

獻帝建安元年賜爵人二級

晉制每縣戶五百以上皆置鄉三千以上置二鄉五千以上置三鄉萬以上置四鄉鄉置嗇夫一人鄉戶百每千以下置治書吏一人千以上置史佐各一人正一人五千五百以上置史一人佐二人縣率百戶置里吏一人其土廣人稀聽隨宜置里吏限不得減五十戶戶千以上置校官掾一人縣皆置方略吏四人洛陽縣置六部尉江左以後建康亦置六部尉餘大縣置二人次縣小縣各一人鄴長安置吏如三千戶以上之制

通典　東晉哀帝崇和元年三月庚戌天下所在土斷孝武時范甯陳時政曰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邱壠墳柏皆以成行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土之懷下役之慮斯成并兼之所執而非通理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理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適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代移遷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帝善之安帝義熙九年宋公劉裕緣人居土上表曰臣聞先王制理九土攸序分境畫野各安其居故井田之制三代以崇秦革其政漢遂不改富強兼并於是為弊在漢西京大遷田景之族以實關中即以三輔為鄉閭不復係之於齊楚九服不擾所託成舊自永嘉播越爰託淮海朝運匡復之算人懷思本之心經略之圖日不暇給是以寍人綏理猶有未遑及至大司馬桓溫以人無定本傷理為深庚戌土斷以一其業於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自茲迄今彌歷年載畫一之制漸用頹弛雜居流寓閭伍不修王化所以未純人瘼所以

猶在自非改調無以濟理夫人情滯常難與慮始謂父母之邦以爲桑梓者誠以生焉敬愛所託請依庚戌土斷之科庶存其本稍與事著然後率之以仁義鼓之以威聲超大江而跨黃河撫九州而復舊土則戀本之志乃速申於當年在始暫勤要終必易於是依界土斷唯徐兗青三州人居晉陵者不在斷限諸流寓郡縣多被併省

通考宋孝武大明中王元謨請土斷雍州諸僑郡縣

齊高祖建元二年詔朝臣曰黃籍人之大紀國之理端自頃氓僞已久乃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記死叛停私而云隸役身强而稱六疾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雖卻改籍書終無得實若約之以刑則人僞已遠若綏之以德又未易可懲諸賢並深明理體各獻嘉謀以何科算能革斯弊也虞玩之上表曰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條取人孝建元年書籍眾巧之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崇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古之共理天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理正其在勤明令長凡受籍縣不加檢勘但封送州州檢得知方卻下歸縣吏貪其賂人肆其姦姦彌深而卻彌多賂逾厚而答逾緩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揚州等九郡黃籍共卻七萬一千餘戶於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猶未四萬神州奧區尚或如此江湘諸郡尤不可言愚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爲正人情法既久今建元二年書籍宜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返依制必戮使官長審自檢校然後上州永以爲正若有虛昧州縣同咎今戶口多少不減元嘉而版籍頓闕弊亦有以自孝建以來入勳者眾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分殆無一焉尋蘇峻平後庾亮就溫嶠求勳簿而嶠不與以爲陶侃所上多非實錄物之懷私無代不有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昔爲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長髮便謂道人或抱子并居竟不編戶遷徙去來公違土斷屬役無漏流亡不歸法令必行自然競反爲理不患無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不久帝省表納之乃別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至武帝永明八年謫巧者戍緣淮各十年百姓怨咨帝乃詔曰既往之愆不足追咎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注其有謫邊疆皆許還本自此後有犯嚴其罪

通典梁武帝時所司奏南徐江郢逋兩年黃籍不上尚書令沈約上言曰晉咸和初蘇峻作亂版籍焚燒此後起咸和三年以至於宋並皆詳實朱筆隱注紙連悉縫而尚書上省庫籍唯有宋元嘉中以來以爲宜檢之日即事所

須故也晉代舊籍並在下省左人曹謂之晉籍自東西二庫既不係尋檢主者不復經懷狗牽鼠囓雨濕沾爛解散於地又無扃縢此籍精詳實宜保惜位高官卑皆可依按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苟有迴避姦僞互起歲月滋廣以至於齊於是東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而簿籍於此大壞矣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競行姦貨落除卑注更書新籍通官榮爵隨意高下以新換故不過用一萬許錢昨日卑微今日仕伍凡此姦巧並出愚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注義熙在寧康之前或以崇安在元興之後此時無此府此年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年又詔書甲子不與長歷相應如此詭謬萬緒千端校籍諸郎亦所不覺不才令史更何可言且籍字既細難爲眼力尋求巧僞莫知所在徒費日月未有實驗假令兄弟三人分爲三籍卻一籍父祖官其二初不被卻同堂從祖以下固自不論諸如此例難可悉數或有應卻而不卻不須卻而卻所卻既多理無悉當懷冤抱屈非止百千投辭請訴充曹物府既難領理交興人怨於是悉聽復注普停洗卻既蒙復注則莫不成官此蓋核籍不精之巨弊也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自元嘉以來籍多假僞景平以前既不係檢凡此諸籍得無巧換今雖遺落所存尚多宜有徵驗可得信實其永初景平籍宜移還上省籍以爲晉籍所餘須加寶愛若不切心留意則還復散失矣不識胄允非謂衣冠凡諸此流罕知其祖假稱高曾莫非巧僞質諸文籍姦事立露懲覆矯詐爲益實弘又上省籍庫雖直郎題掌而盡日料校唯令史獨入籍既重寶不可專委羣細若入庫檢籍之時直郎直都應共監視寫籍皆於郎都目前並加掌置私寫私換可以永絕事畢郎出仍自題名臣又以爲巧僞既多並稱人士百役不及高臥私門致令公私闕乏是事不舉宜選史傳學士諳究流品者爲左人郎左人尚書專共校勘所貴卑姓雜譜以晉籍及宋永初景平籍在下省者對共讎校若譜注通籍有卑雜則條其巧謬下在所科罰帝以是留意譜籍詔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譜由是有令史書吏之職譜局因此而置始晉太元中員外散騎侍郎賈弼好簿狀大披羣族所撰十八州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士庶略無遺闕其子孫代傳其業宋王弘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客而不犯一人諱湛爲選曹始撰百家譜以助銓序傷於寡略齊王儉復加得繁省之衷僧孺爲八十卷東南諸族別爲一部不在百家之數

陳文帝天嘉初詔曰自頃編戶播遷良可哀惕其亡鄉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內隨其適樂來歲不問僑舊悉令著籍同土斷之例

後魏初不立三長唯立宗主督護所以人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爲一戶謂之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强徵歛倍於公賦矣孝文太和十年給事中李沖以三正理人所由來遠於是刱三長之制曰宜準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黨長取鄉人强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取復征戍餘若人三長三載亡愆則陟用之一等太后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中書令鄭羲祕書令高祐等曰沖求立三長者乃欲混天下爲一法言似可用事實難行太尉元丕曰臣謂此法若行公私有益方今有事之月校比人戶新舊未分人心勞怨請過今秋至冬閑月徐乃遣使於事爲宜沖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因人之欲爲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進曰人俗既異險易不同九品差調爲日已久一朝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恆分苞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爲而不可遂立三長公私便之

北齊令人居十家爲鄰比五十家爲閭百家爲族黨一黨之內則有黨族一人副黨一人閭正二人鄰長十人合有十四人共領百家而已至於城邑一坊僑舊或有千戶以上唯有里正二人里吏二人里吏不常置隅老四人非是官府私充事力坊事亦得取濟若論外黨便是煩多時宋孝王撰關東風俗傳曰昔六國之亡豪族處處而有秦氏失馭競起爲亂及漢高徙諸大姓齊田楚景之輩以實關中蓋所以强本弱末之計也文宣之代政令嚴猛羊畢諸豪頗被徙逐至若瀛冀諸劉清河張宋幷州王氏濮陽侯族諸如此輩一宗近將萬室煙火連接比屋而居獻武初在冀郡大族蝟起應之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幾爲大患有同劉元海石勒之衆也凡種類不同心意亦異若遇間隙先爲亂階時宋世良獻書以爲魏氏十姓八氏三十六姓皆非齊代腹心請令散配郡國無士族之處給地與人一則令其就彼仕宦全其門戶二則分其氣勢使無異圖文宣不納數年之後乃濫戮諸元與其酷暴誅夷未若防其萌漸分隸諸郡

隋文帝受禪頒新令五家爲保保五爲閭閭四爲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蘇威奏置五百家鄉正令理人間詞訟李德林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理五百家恐爲害更甚且今時吏部總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百萬戶內銓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才迺欲一鄉之內選一人能理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卽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復不可令兩縣共管一鄉勅內外羣官就東宮會議自皇太子以下多從德林議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修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爲便令纔出其可改乎然高熲同威之議遂置之十年虞慶則於關東諸道巡省使還並奏云五百家鄉正專理詞訟不便於人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乃廢之

通考唐令諸戶以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三家爲保每里設正一人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爲坊別置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姦非並免其課役在田野者爲村別置村正一人其村滿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滿十家者隸入大村不須別置村正天下戶量其資產升降定爲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留縣一送州一送戶部常留三比在州縣五比送省諸里正縣司選勳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強幹者充其次爲坊正若當里無人聽於比鄰里簡用其村正取白丁充無人處里正等並通取十八以上中男殘疾免充

開元十八年勅天下戶等第未平升降須實比來富商大賈多與官吏往還遞相憑囑求居下等自後如有囑請委御史彈奏

廣德二年勅天下戶口委刺史縣令據見在實戶量貧富等第科差不得依舊籍帳睿宗景雲二年監察御史韓琬陳時政上疏曰往年兩京及天下州縣學生佐史里正坊正每一員闕先擬者輒十人頃年差人以充猶致亡逸卽知政令風化漸以儆也

宣宗大中九年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檢署訖鏁於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

周力德五年詔諸道州府令團併鄉村大率以百戶爲一團每團選三大戶爲耆長凡民家之有姦盜者三大戶察之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戶均之仍每及三載卽一如是

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舊制凡有課役皆出於戶民郡國輦運官物率以僑居人充至是始令文武官內諸司臺省監諸使不得占州縣課役戶及諸州不得役道路居民爲遞夫五月詔令佐檢察差役有不平者許民自相糾舉京百官補吏須不礙役乃聽　國初循舊制衙前以主官物里正戶長鄉書手以課督賦稅耆長弓手壯丁以逐捕盜賊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以奔走驅使在縣曹司至押錄在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掐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差充　乾德五年又禁諸州職官私占役戶供課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京西轉運使程能上言諸州戶供官役素無等第望品定爲九等著於籍以上四等量輕重給役餘五等免之後有貧富隨所升降望令本路施行俟稍便宜卽頒於天下詔令轉運使躬裁定之　七年令兩京諸州府部民有乏種及耕具人丁者許衆共推擇一人練土地之宜明種樹之法者縣補爲農師令相視田畝沃瘠及五種所宜指言某處土地宜植某物某家有種某戶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卽令鄉三老里胥與農師周勸民分於曠土種蒔俟歲熟共取其利爲農師者蠲稅外免其他役民家有嗜酒賭博者怠於農務者農師謹察之白於州縣論其罪以警游惰焉九年以其煩擾停之　淳化五年令天下諸縣以第一等戶爲里正第二等戶爲戶長勿得冒名以給役訖今循其制

宋朝凡衆役多以廂軍給之罕調丁男大中祥符五年提點府界段惟幾發中牟縣夫修馬監倉羣牧制置使以廄卒代焉因下詔禁之

天禧元年又詔治河勿調丁夫以役充　乾興元年十二月臣僚上言伏見勸課農桑曲盡條目然鄉閭之弊無由得知朝廷惠澤雖優豪勢侵陵罔暇遂使單貧小戶力役靡供乃歲豐登稍能自給或時水旱流徙無蹤戶籍雖有增添農民日以減少以臣愚見且以三千戶之邑五等分等中等已上可任差遣者約千戶官員形勢衙前將吏不啻一二百戶並免差遣州縣鄉村諸色役人又不啻一二百戶如此則二三年內已總徧差纔得歸農卽復

應役直至破盡家業方得休閑所以人戶懼見稍有田產典賣與形勢之家以避徭役因爲浮浪或縱惰游更有諸般惡倖影占門戶田土稍多同居骨肉及衙前將吏各免戶役者除見莊業外不得更典賣田土如違許人告官將所典賣沒官自減農田之弊均差遣之勞免致私役不禁因循失業其罷俸罷任前資官元無田者許置五頃爲限詔三司定奪三司言准農田勅應鄉村有莊田物力者多苟免差徭虛報逃移與形勢戶同情啟倖卻於名下作客戶隱庇差徭全種自己田產今與一月自首放罪限滿不首許人告論依法斷遣支賞又准勅應以田產虛立契典賣於形勢豪強戶下隱庇差役者與限百日經官首罪改正戶名限滿不首被人告發者命官使臣除名公人百姓決配今准臣僚奏欲請命官所置莊田定以三十頃爲限衙前將吏合免戶役者定以十五頃爲限所典買田只得於一州之內典買如祖父遷葬別無塋地者數外許更置墳地五頃若地有崖嶺不通步量刀耕火種之處所定頃畝委逐路轉運使別爲條制詣實申奏又按農田勅買置及析居歸業佃逃戶未併入本戶者各共戶帖供輸今並須割入一戶下今後如有違犯者科罪告人給賞並從之開寶平蜀後令西川得替官部綱赴京與減一選無選可減加一階

仁宗景祐中詔川陝閩廣吳越諸路衙前仍舊制餘路募有版籍者爲衙前滿三期罪不至徒補三司軍將 皇祐中又禁役鄉戶爲長名衙前使募人爲之役之重者自里正鄉戶爲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往往破產景祐中稍欲寬里正衙前之法乃命募充知幷州韓琦上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兵興以來殘剝尤甚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分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苟脫溝壑之患每鄉被差疏密與貲力高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第一等戶十五戶計貲爲錢三百萬乙鄉第一等戶五戶計貲爲錢五十萬番休遞役即甲鄉十五年一周乙鄉五年一周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爲民父母之意乎請罷里正衙前命轉運司以州軍見役人數爲額令佐視五等簿通一縣計之籍皆在第一等選貲最高者一戶爲鄉戶衙前後差人倣此即甲縣戶少而役蕃乙縣戶多而役簡者簿書未盡實聽換取他戶里正主督租賦請以戶長代之二年一易下其議京畿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轉運司度利害皆以爲便而知制誥韓絳

蔡襄亦極論江南福建里正衙前之弊繇請行鄉戶五則之法襄請以產錢多少定役重輕至和中遂命繇與三司參定繼遣尚書都官員外郎吳機復趨江東殿中丞蔡稟趨江西與長吏轉運使議可否因請行五則法凡差鄉戶衙前視貲產多寡置籍分爲五則又第其役輕重放此假有第一等重役十當役十八列第一等戶百第二等重役五當役五八列第二等戶五十以備一番役使藏其籍通判治所遇差人長吏以下同按視之轉運使提點刑獄察其違慢遂更著淮南江南兩浙荆湖福建之法下三司頒焉自是遂罷里正衙前百姓稍休息矣

慶歷中令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裁損役人即給使不足益以廂兵　時范仲淹執政以爲天下縣多故役蕃而民瘠首廢河南府諸縣欲以次及他州當時以爲非是未幾悉復時州縣既廣徭役益衆知廣濟軍范諷上言軍地方四十里戶口不及一縣而差役與諸郡等願復爲縣轉運司執不可因詔裁損役人自是數下詔書議蠲冗役以寬民力又置寬恤民力司遣使四出自是州縣力役多所裁損凡省二萬三千六百二十二人

皇祐中詔州縣里正押司錄事既代而令輸錢免役者論如違制律時有王逵者爲荆湖轉運使率民輸錢免役得緡錢三十萬進爲羨餘蒙獎詔由是他路競爲掊克欲以市恩民至破產不能償所負朝廷知其弊乃下此詔

治平四年六月詔州縣差役仍重勞役不均其令逐路轉運司偏牒轄下州軍如官吏有知差役利害可以寬減者實封條析以聞先是三司使韓絳言害農之弊無甚差役之法重者衙前多致破產次則州役亦須重費向聞京東有父子二丁將爲衙前其父告其子云吾當求死使汝曹免凍餒自經而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與母析居以避役者此大逆人理所不忍聞又有鬻田產於官戶田歸不役之家而役併增於本等戶其餘戕賊農民未易遽數望令中外臣庶條具利害委侍從臺省官集議考驗古制裁定使役力無偏重之患則農民知爲生之利有樂業之心役法之議始此

英宗時諫官司馬光言置鄉戶衙前以來民益困乏不敢營生富者反不如貧貧者不敢求富臣嘗行於村落見農民生具之微而問其故皆言不敢爲也今欲多種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糧藏十匹之帛鄰里已目爲富室指抉以爲衙前矣況敢益田疇葺閒舍乎臣聞其事愁焉傷心安有聖帝在上四方無事而立法使民不

敢爲久生之計乎臣愚以爲凡農民租稅之外宜無所預衙前當募人爲之以優重相補不足則以坊郭上戶爲之彼坊郭之民部送綱運典領倉庫不費二三而農民常廢八九何則儇利戇愚之性不同也其餘輕役則以農民爲之

知諫院吳充言鄉役之中衙前爲重被差之日官吏臨門籍記杯杵七筯皆計貲產定爲分數以應須求至有家貲已竭而逋負未除子孫既沒而鄰保猶逮是以民間規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丁等骨肉不敢義聚而憚人上無以爲生乞早定鄉役利害以時施行

帝因閱內藏庫奏有衙前越千里輸金七錢庫吏邀乞踰年不得還者帝重傷之乃詔制置條例司講立役法二年條例司言考合衆論悉以使民出錢傭役爲便即先王之法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也願以條目付所遣官分行天下博盡衆議奏可於是條諭諸路曰衙前既用重難分數凡買撲酒稅坊場舊以酬衙前者從官自賣以其錢同役錢隨分數給之其廂鎮場務之類舊酬奬衙前不可令民買占者卽用舊定分數爲投名衙前酬奬如部水陸運及領倉驛場務公使庫之類舊煩擾且使陪備者今當省使無費承符散從等舊苦重役償欠者今當改法除弊使無困凡有產業物力而舊無役者今當出錢以助役皆其條目也久之司農寺言今立役條所寬優者皆村鄉樸惷不能自達之窮氓所裁取者乃仕官兼幷能致人言之豪右若經制一定則衙司縣吏又無以施誅求巧舞之姦故新法之行尤所不便築室道謀難以成就欲自司農申明所降條約先自一兩州爲始候其成就卽令諸州軍放視施行若其法實便百姓當特奬之從之於是提點府界公事趙子幾以其府界所行條目奏上之帝下之司農寺詔判寺鄧綰曾布更議之綰布上言畿內鄉戶計產業若家貲之貧富上下分爲五等歲以夏秋隨等輸錢鄉戶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輸兩縣有產業者上等各隨縣中等幷一縣輸析居者隨所析而升降其等若官戶女戶寺觀未成丁減半輸皆用其錢募三等以上稅戶代役隨役重輕制祿開封縣戶二萬二千六百有奇歲輸錢萬二千九百緡以萬二百爲祿贏其二千七百以備凶荒欠闕他縣倣此然輸錢計等高下而戶等著籍昔緣巧避失實乃詔責郡縣坊郭三年鄉村五年農隙集衆稽其物業考其貧富察其詐僞爲之升降若故爲高下者以

違制論募法三人相任衙前仍供物產為抵弓手試武藝典吏試書計以三年或二年乃更為法既具揭示一月民無異辭著為令令下募者執役被差者得散去開封一府罷衙前八百三十人畿縣放鄉役數千於是頒其法天下天下土俗不同役重輕不一民貧富不等從所便為法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成丁單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敷錢先視州若縣應用僱直多少而隨戶等均取僱直既已足用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雖增毋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四年上召二府對資政殿馮京言修差役作保甲人極勞敝上曰詢訪鄰近百姓亦皆以免役為喜蓋雖令出錢而復其身役無追呼刑責之虞人自情願故也文彥博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上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說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四月從提舉常平陳知儉之請罷許州衙前幹公使庫以軍校主之月給食錢三千初諸路衙前以公使多所倍費有至破家者至是始更以軍校其後行於諸路人皆便之御史中丞楊繪言非不知助役之法乃陛下閔差役之不均欲平一之而有司奉務多斂致天下不曉以為取贏而他用之也如王庭老張靚科配一路緡錢至七十萬輸之多者一戶至三百千民皆謂供一歲役之外剩數幾半咸謂庭老靚必有陞擢此蓋因取數多謗議興也乞少賜裁損以安民心　東明縣民數百詣開封府及臺省訴超升等第出役錢事楊繪又言東明縣民所訴乃因司農寺不因舊則自據戶數創立助役錢等第下縣令遵所立而著之籍不問堪升與否也凡立等第必稽戶力高下而制其升降州必憑縣縣必憑戶長里正戶長里正稽之鄉眾乃可得實今乃自司農寺預定品數付縣立簿豈得民心甘服哉帝命提點司究所從升降以聞仍嚴升降之法司農寺及府界提舉言畿民有未知新立法意以助役錢多願仍舊充役者詔如不願輸錢免役縣案所當供役歲月如期役之與免輸錢王安石為言外間扇搖役法者謂輸錢多必有贏餘若羣訴必可免役既聚眾僥倖苟受其訴與免輸錢當仍役之帝從其說　監察御史劉摯陳十害其要曰上戶常少中下戶常多故舊法上戶之役類皆數且重下戶之役率常簡而輕今不問上下戶槩視物力以差出錢故上戶以為幸而下戶苦之優富苦貧非法之善況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錢歲不可闕則是賦稅有時減閣而助錢更無蠲損也役人必用鄉戶為其有常產則自重今

既招僱恐止得浮浪姦僞之人則帑庾場務綱運不唯不能典幹竊恐不勝其盜用而冒法者眾至於弓手耆壯承符散從手力胥史之類恐遇寇則有縱逸因事輒爲騷擾也司農新法衙前不差鄉戶其舊嘗願爲長名者聽仍其舊卻用官自召賣酒稅坊場并州縣坊郭人戶助役錢數酬其重難惟此一法有若可行然坊郭十等戶緩急科率郡縣賴之難更使之均助錢乞詔有司若坊場錢可足衙前僱直則詳究條目徐行而觀之　御史中丞楊繪言助役之利一而難行有五請先言其利假如民田有一家而百頃者亦有戶纔三頃者其等乃俱在第一以百頃而較三頃則已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齊無異況如官戶則除耆長外皆應無役今例使均出僱錢則百頃所輸必三十倍於三頃者而又永無決射之訟此其利也然難行之說亦有五民惟種田而責其輸錢錢非田之所出一也近邊州軍應募者非土著姦細難防二也逐處田稅多少不同三也耆長僱人則盜賊難止四也專典僱人則失陷官物五也乞先議防此五害然後著爲定制仍先戒農寺無欲速就以祈恩賞提舉司無得多取於民以自爲功如此則誰復妄議　同判司農寺曾布撫繪摯所言而條奏辯詰之其略曰畿內上等戶盡罷昔日衙前之役故今所輸錢比舊受役時其費十減四五中等人戶舊充弓手手力承符戶長之類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觀單丁官戶皆出錢以助之故其費十減六七下等人戶盡除前日冗役而專充壯丁且不輸一錢故其費十減八九大抵上戶所減之費少下戶所減之費多言者謂優上戶而虐下戶得聚斂之謗臣所未諭也提舉司以諸縣等第不實故首立品量升降之法開封府司農寺方奏議時蓋不知已嘗增減舊數然舊敕每三年一造簿書等第常有升降則今品量增減亦未爲非又況方曉諭民戶苟有未便皆與釐正則凡所增減實未嘗行言者則以爲品量立等者蓋欲多斂僱錢升補上等以足配錢之數至於祥符等縣以上等人戶數多減充下等乃獨掩而不言此臣所未諭也凡州縣之役無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嘗不典主倉庫場務綱運而承符手力之類舊法皆許僱人行之久矣惟耆長壯丁以今所措置最爲輕役故但輪差鄉戶不復募人言者則以爲專典僱人則失陷官物耆長僱人則盜賊難止又以爲近邊姦細之人應募則焚燒倉廩或守把城門則恐潛通外境此臣所未諭也免役或輸見錢或納斛斗皆從民便爲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則謂直使輸錢則絲帛粟麥必賤若用他

物價直爲錢則又還損乞索且爲民害如此則當如何而可此臣所未論也昔之徭役皆百姓所爲雖凶荒饑饉
未嘗罷役今役錢必欲補賸餘羨遞所以爲凶年蠲減之備其餘又專以興田利增吏祿言者則以爲助錢非如
稅賦有倚閣減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率符手力之類亦嘗倚閣減放否此臣所未論也兩浙一路戶一
百四十餘萬所輸緡錢七十萬耳而畿內戶十六萬率緡錢亦十六萬是兩浙所輸財半畿內然畿內用以募役
所餘亦自無幾言者則以爲吏祿法意廣收大計如兩浙欲以羨錢徼幸司農欲以出剩爲功此臣所未論也於
是詔權知鄭州孫落館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監衡州鹽倉遣察訪使偏行諸路促成役書　司農言始議出錢
助民執役今悉召募請改助役爲免役制可若不願就募而強之者論如律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路轉
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判官鮮于侁曰利路民貧二十萬足矣議既不合各爲奏上帝是侁議侍御史鄧綰言利路
役歲須緡錢九萬餘而李瑜率取至三十三萬有奇乃詔責瑜而擢侁爲副使以示諸路頒募役法於天下內外胥
吏素不賦祿惟以受賕爲生至是用免役錢祿之有祿而贓者用倉法重其坐初時京師賦吏祿歲僅四千緡至八
年計緡錢三十八萬有奇京師吏舊有祿及外路吏祿尚在數外　又詔凡縣皆以免役剩錢用常平法給散收息
添支吏人餐錢仍立爲法五年權江西提刑提舉金君卿首遵詔書募受代官部錢帛綱趨京不差鄉戶衙前而
費十減五六賜詔獎諭仍落權爲眞先時召募人押錢帛綱入京每一萬貫匹支陪綱錢五百貫足詢問曾押綱
鄉戶衙前之家皆不願行乃選得替官員使臣人員管押相度每紬絹萬匹正支錢一百緡足錢萬貫支錢七十
緡足並不差鄉戶衙前故有此詔　七年詔役錢每千別納頭子五錢凡修官舍作什器夫力輦載之類皆許取
以供費若何不給用許以情輕贖銅錢足之先是凡公家之費有敷於民間者謂之圓融多寡之數或出臨時汙
吏乘之以爲姦習弊滋久至是詔輒圓融者以違制論不以去官赦原　詔聞定州民有拆賣屋木以納免役錢
者令安撫轉運提舉司體量具實以聞　詔崇奉聖祖及祖宗陵寢神御寺院宮觀免納役錢諸旌表門閭有敕
書及前代帝王子孫於法有蔭者所出役錢依官戶法賜號處士非因技授者準此　五月詔諸路公人如弓箭
手法給田募人爲之凡逃絕監牧之田籍於轉運司者不許射買請佃以其田給應募者而覈其所直準一年僱

役爲錢幾何而歸其直於轉運司衢州西安縣用緡錢十二萬買田始足募一縣之役司農寺請行之諸路詔自令用寬剩錢買募役田須先參會餘錢可以枝梧災傷方許給買若田價翔貴之地則止之八月詔罷給田募役法已就募人如舊闕者勿補　七月參知政事呂惠卿獻議曰免役出錢或未均出於簿法之不善按戶令手實者令人戶具其丁口田宅之實也嘉祐敕造簿委令佐責戶長三大戶錄人戶丁口稅產物力爲五等且田野居民耆戶長豈能盡知其貧富之詳既不令自供手實則無隱匿之責安肯自陳又無賞典孰肯糾抉以此舊簿不可信用謂宜倣手實之意使人戶自占家業如有刊匿即用隱寄產業賞告之法庶得其實於是遂行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田產中價使民各以田畝多少高下隨價自占仍并屋宅分有無蕃息以立之等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田穀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三分以一充賞將造簿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爲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物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明書其數眾示兩月使悉知之從十月詔聞東南推行手實簿法公私煩擾其權罷委司農寺再詳定以聞初呂惠卿創行手實法言者多論其長告訐增煩擾不便至是惠卿罷政御史中丞鄧綰言役法初行且用丁產戶籍故諸路患其不均各已改造其均錢之法田頃可用者視田頃稅數可用者視稅數已得家業貫陌者視家業貫陌或隨所下種石或附所收租課法雖不同大約已定而民樂輸矣安用剔抉披索互相糾告使不安其生邪凡民所以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數供析出錢則本用供家不專於租賃營利欲指爲供家之物則有時餘羨不免須貿易與人則家家有告訐之憂人人有隱落之罪無所措手足矣夫行商坐賈通貨殖財四民之一也其有無交易不過服食器用粟米財畜絲麻布帛之類或春有之而夏已析鬻或秋居之而冬已散亡則公家簿書如何拘轄隱落之罪安得而不犯徒使囂訟者趨賞報怨而公相告訐畏怯者守死忍饑而不敢爲生其爲未善可知矣故降是詔　司農寺乞廢戶長坊正其州縣坊郭擇相鄰戶三二十家排比成甲迭爲甲頭督輸稅賦苗役一稅一替若催科外別令追呼者以違制論從之明年詔問罷耆戶長壯丁之法何人建議及以此議奏呈帝曰已令出錢免役又排甲使爲保丁責之催科失信於民又保正本令習兵何可更供二役安石曰保丁戶長皆百姓爲之今罷差戶長

使為保丁數年或十年方催一稅其任役不過二十餘家於人情無所苦周官什伍其民有軍旅有田役若謂保正止供教閱不知餘事屬何人也其後諸路皆言甲頭催稅未便遂詔耆戶長壯丁仍舊募充其保正甲頭承帖法並罷　詔官戶輸役錢免其半所免雖多各無過二十千兩縣以上有物產者通計之兩州兩縣有物產者隨所輸錢等第不及者并一多處以司農寺言戶減免錢數承民戶兩處有物業者出錢不一故也九年荊湖路察訪蒲宗孟言兩路元數役錢太重以一歲較其入出而寬剩數多詔權減一年　十月詔自今寬剩役錢及買撲坊場錢更不以給役人歲具羨數上之司農餘物凡籍之常平者常留一半侍御史周尹言諸路募役錢元指揮於數外留寬剩錢一分聞諸州縣希提舉司風指廣斂民錢至減省役額尅損傭直而民間輸數一切如舊寬剩數已倍多而募直太輕倉法又重役人多不願就募天下皆謂朝廷設法聚斂不無疑怨乞遵免役本法募耆長戶長及役人不可過減者悉復舊額但約募錢足用其寬剩止存留二分以上不得更有斂取三司使沈括亦言立法之意本欲與民均財惜力役重者不可不助無役者不可不使之助金重役不過衙前耆戶長散從官之類衙前即坊場河渡錢自可足用其餘取於坊郭官戶女戶單丁寺觀之類足以賦祿出錢之戶不多則州縣易於督斂重輕相補民力均詔司農寺相度以聞知彭州呂陶奏朝廷欲寬力役立法召募初無過斂民財之意有司奉行過當增添科出謂之寬剩自熙寧六年施行役法至今四年臣本州四縣已有寬剩錢四萬八千七百餘貫今歲又須科納一萬餘貫以成都一路計之無慮五六十萬推之天下見今納有六七百萬貫文寬剩在官歲歲如此泉幣絕乏貨法不通商旅農夫最受其弊臣恐朝廷不知免役錢外有此寬剩數目乞令諸路提舉倉司契勘見在寬剩錢數約度支得幾歲不至缺乏沛發德音特與免數年或乞逐年限定數目不得過役錢十分之一所貴民不重困不報是歲諸路上司農寺歲收免役錢一千四十一萬四千五百五十三貫石匹兩金銀錢斛匹帛一千四十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二貫石匹兩絲綿二百一兩支金銀錢斛六百四十八萬七千六百八十八兩貫石匹應在銀錢斛匹帛二百六十九萬二千二十貫匹石兩見在八十七萬九千二百六十七貫石匹兩役錢之初立額兩浙之東多以田稅錢數為則浙西多用物力至是詔令通物力稅錢互細為數從便輸納初許兩浙坊郭戶家產不及二百千鄉村戶不及五十千毋輸

文瀾書局石印

役錢已而鄉戶不及五十千者亦不免輸元豐七年天下免役緡錢歲計一千八百七十二萬九千三百場務錢五百五萬九十穀帛石匹九十七萬六千六百五十七役錢較熙寧所入多三之一帝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間通苦差役而衙役之任重行遠者尤甚特創免法雖均敷僱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畝實解前日困敝故羣議雜起意不為變顧其間采王安石策不正用僱直為額而展敷二分以備吏祿水旱之用羣臣每以為言屢加疑詰而安石持之益堅此其為法既不究終防獘又有聚斂小人乘此增取帝雖數詔禁戒而不能盡止至是僱役不加多而歲入比前增廣則安石不能將順德意其流獘已見矣　八年（哲宗已即位）八月戶部言役錢所留寬剩內有及三四分已上去處合行裁減令所留寬剩不得過二分餘並減其元不及二分處依舊從之　又詔體量人戶役錢輕重先從下等減放　又詔舊以保正代耆長催稅甲頭代戶長承帖人代壯丁並罷如元充保正戶長保丁願不妨本保應募者聽知吉州安福縣上官公穎奏臣竊怪耆壯戶長法之始行也皆出於僱及其既久也耆壯之役則歸於保甲之正長戶長之役則歸於催稅甲頭往日所募之錢係承帖司及刑法司人吏許用而其餘一切封樁若以為耆壯戶長誠可以廢罷即所用之錢自當百姓均減元額今則錢不為之減又使保正長為耆壯之事催稅甲頭任戶長之責是何異使民出錢而免役而又使之執役也　侍御史劉摯言州縣上戶常少中下戶常多自助役法行以來簿籍不改務欲敷配錢數故所在臨時肆意升補下戶入中中戶入上今天下往往中上戶多而下戶少富縣大鄉上戶所納役錢歲有至數百緡或千緡者每歲輸納無已至貧竭而後有裁減之期舊來鄉縣差役循環相代上等大役至速亦十餘年而一及之若下役則動須三二年乃復一差雖有勞費比今日歲被重斂之害孰為多少也

元祐元年二月門下侍郎司馬光言按因差役破產者惟鄉戶衙前有之自餘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耆戶長壯丁未聞有破產者其鄉戶衙前所以破產者蓋由山野愚戇之人不能幹事或因水火損敗官物或為上下侵欺乞取是致欠折備償不足有破產者至於長名衙前在公精熟每經重難別得優輕場務酬獎往往致富何破產之有又向者役人皆上等戶為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更使之一槩輸錢則是賦斂愈重也故

自行免役法來富者差得自寬而窮者困窮日甚又監司守令之不仁於僱役人之外多取羨餘以希恩賞此農民之所以重困也臣愚以爲莫若直降命敕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役人並依熙寧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親自揭五等丁產簿定差之人若正身自願充役者即令入役不願充役者任便選僱有行止人自代其僱錢多少私下商量若所僱人逃亡即勒正身別僱若將帶官物勒正身賠塡如此則諸色公人盡得其根柢行止之人少敢作過官中百事無不修舉其見僱役人候差到新役人各放逐便如衙前一役雖號重難近來條貫頗爲優假諸公庫設廚酒庫茶酒司並差將校勾當諸上京綱運召得替官員或差使臣殿侍軍將管押其雜色及畸零之物差將校或節級管押衙前若無差遣不聞更有破產之人若今日差充衙前料民間賠備亦少於向日若猶以衙前爲力難獨任即乞依舊於官戶僧道寺觀單丁女戶有屋業每月掠錢及十五貫莊田中年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者隨貧富等第出助役錢不及此數者與免放其助役錢令逐州椿管約本州衙前重難分數即行支給然尚慮天下役人利害逐處不同乞指揮下諸路轉運司下諸州縣限五日內具利害申本州州限一月申轉運司本司類聚限一季奏聞委執政官參詳施行是日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得旨依初光上奏左僕射蔡確言此大事當與樞密院共之故同進呈知樞密院章惇取光所奏凡疏略未盡者枚數而駁奏之尚書左丞呂公著言光所建明大意已善其間不無疏略未備惇所言專欲求勝不顧朝廷大體乞選差近臣三四人專切詳定聞奏從之始司馬光奏乞復行差役舊法既得旨依奏知開封府蔡京即用五日限令開封祥符兩縣如舊役人數差一千餘人充役亟詣東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議者謂京但希望風旨苟欲媚光非事實也　蘇轍言京明知熙寧以前舊法役人數目顯有冗長並不依近降指揮相度申請便盡數差撥及朝旨本無日限輒敢差人監勒於數日內儧迫了當故意擾民以害成法乞賜行遣以示懲戒　監察御史王巖叟言請復差鄉戶主管天下官物公家則免侵陷在私亦脫刑禍宜獨可於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盡變通之利借如一邑之中當應大役者百家而歲取十人則九十家出力爲助明年易十戶復如之則大役無偏重之弊矣其於百色無名之差占一切非理之資陪悉用熙寧新法禁之雖不助猶可爲今所謂助者不過助受役之家歲用而已無厚斂也　中書舍人蘇軾言先

帝初行役法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災傷而有司奉行過當通計天下乃十四五然行之幾十六七年常積而不用至三十餘萬貫石先帝聖意固自有在今日所當追探其意以興長世無窮之利熙寧中嘗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以係官田如退灘戶絕沒納之類及用寬剩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邊郡弓箭手臣知密州親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復罷蓋大臣利於速成且利寬剩錢以為他用故不果行因列其五利詔並送詳定所　右司諫蘇轍言復行差役其應議者有五其一曰舊差鄉戶為衙前破散人家甚如兵火自新法行天下不復知有衙前之患然而天下反以為苦者其弊自是農家歲出役錢為難及許人添剗見買坊場遂有輸納不納者耳向使止用官賣坊場一色課入以僱衙前自可足辦而他色役人止如舊法則為利較然矣初疑衙前多是浮浪投僱不如鄉差稅戶可託然行之十餘年投僱者亦無大敗闕不足以易鄉差衙前之害今略計天下坊場錢一歲可得四百二十餘萬若立定中價不許添剗三分減一尚有二百八十餘萬貫而衙前支費及召募非泛綱運一歲其不過一百五十餘萬緡則是坊場之直自可了辦衙前百費何用更差鄉戶今制盡復差役知衙前苦無陪備故以鄉戶為之至於坊場元無明降處分不知官自賣邪抑仍用以酬獎衙前也若仍用以酬獎即召募部綱以何錢應用若不與之錢即舊名重難鄉戶衙前仍前自備為害不小其二坊郭人戶舊苦科配新法令與鄉戶並出役錢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斂錢太重未為經久之法乞取坊郭官戶寺觀單丁女戶酌今役錢減定中數與坊場錢用以支僱衙前及召募非泛綱運外令樁備募僱諸色役人之用其三乞用見今在人數定差熙寧未減定前其數實冗長不可遵用其四熙寧以前散從弓手手力諸役人常苦逆送自新法以來官吏皆請僱錢役人既便官亦不至闕事乞仍用僱法其五州縣胥吏並量支僱錢募充仍罷重法亦許以坊場錢為用不足用方差鄉戶所出僱錢不得過官僱本數詔送看詳役法所詳定役法所以役法難盡猝就擇其要者先奏以行於是役人悉用見數為額惟衙前一役用坊場河渡錢僱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其餘役人惟該募者得募餘悉定差遂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出助役法其今夏役錢即免輸尋以衙前不皆有僱直遂改僱募為招募凡熙寧嘗立法禁以衙前及從人非理役使及令陪備圓融之類悉申行之耆壯依保正長法坊場河渡錢量添酒錢之類名色不一惟於法許用者

仍以支用外並樁備招募衙前支酬重難及應緣役事之用如州錢不供用許移別州錢用之一路不足許從戶部通他路移用其或有餘毋得減募增差衙前最爲重役若已招募足額上一等戶有虛閒不差者令供次等色役鄉差役人在職官如敢抑令別僱承符散從承代其役者轉運司劾奏重責時提舉常平司已罷置凡役事改隸提刑司　九月詔諸路坊郭五等已上及單丁女戶官戶寺觀等三等以上舊輸免役錢者減五分餘戶下此悉免之輸仍自元祐二年始凡支酬衙前重難及綱運公皁迓送餐錢用坊場河渡錢給賦不足方得取此六色錢助用而有餘封樁以備不時之須七年尚書省言近者參行差募之法聞州縣奉詔不謹以致差徭輕重失當或役人有所賠備或占留役錢不盡僱募詔運使提刑司申飭使之究心如更不虔劾奏以聞二月詔應差諸縣手力如合一鄉休役皆不及二年者得用助役錢募人爲之既終一役別有閒及三年者復行差法御史中丞蘇轍言臣近奏乞修完弊政以塞異同之議其一謂諸州衙前臣請先論今昔差僱衙前利害之實蓋定差鄉戶人有家業欺詐逃亡之弊比之僱募浮浪其勢必少此則差衙前之利也然而每差鄉戶必有避免糾決比至差定州縣吏乞取不貲及被差使先入重難若使僱募慣熟之人費用一分則鄉差生疏之人非二三千不了由此破蕩家產嘉祐以前衙前之苦民極畏之此則差衙前之害也若僱募情願自非慣熟必不肯投州縣吏人知其熟事乞取自少及至勾當動知空便費亦有常雖經重難自無破產之患此則僱衙前之利也然浮浪之人家產單薄侵盜之弊必甚於鄉差熙寧以來多患於此此則僱衙前之弊也然則差衙前之弊害在私家而僱衙前之弊害在官府若差法必行則私家之害無法可救若僱法必用則官府之弊有法可正何者嘉祐以前長名衙前除差二大戶外許免其餘色役今若許僱募衙前依昔日長名免役之法則上等人戶誰不願投諸州衙前例得實戶則所謂官府之害坐而自除臣竊謂雖三代聖人其法不能無弊是以易貢爲助易助爲徹要以因時施宜無害於民而已今差法行於祖宗僱法行於先帝取其便於民者而用之此三代變法之比也

役次之名　衙前　散從　承符　弓手戶　耆戶長　壯丁

熙寧僱役所取之錢　坊場　當役戶　坊郭戶　官戶　女戶　單丁　寺觀　內坊場係官錢當役戶以下

係取之於民謂之六色錢取民間六色之錢益以係官坊場錢充僱役之用而盡蠲衙前以下諸役熙寧之法也以坊場充衙前僱役之用而承符以下諸役仍復輸差民戶而盡蠲六色之錢元祐之法也然元祐復差役之初議者不同故有弓手許募曾充有勞效者指揮則所謂僱役者不特衙前而已也六色錢雖曰罷徵繼而詔諸路坊郭五等以上及單丁女戶官戶自三等以上舊輸免役錢並減五分餘戶下此悉免之則所謂僱役之錢元未嘗盡除也自是諸賢於差僱之議各有所主而朝廷亦兼行之然熙寧盡除差法明立僱議而當時無狀官吏尚且捐免役之錢而不盡支給假他役之名而重復科差況元祐差僱兼行議論反復則此免役六色之錢其在官者不肯盡捐以予民其在民者有時復徵以入官固其勢也潁濱所謂所在役錢寬剩一二年必未至缺用從今放免理在不疑東坡所謂六色錢以免役取當於僱役乎盡之然後名正而人服皆至當之論

紹聖元年帝始親政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緒帝曰第行元豐舊法而減去寬剩錢百姓有何不便邪右司諫朱勃言輸錢免役固有過數多斂者用錢僱役有立直太重者役色之內又有優便而願自投募不必給僱者苟詳爲裁省則人情無有不便詔付戶部詳議　詔復免役法凡條約悉用元豐八年見制鄉差役人有應募者可以更代即罷遣之許借坊場河渡及封樁錢以爲僱須有役錢日補足其數所輸免役錢自今年七月始耆戶長壯丁召僱不得以保正保長保丁充代其他役色應僱者放此所斂寬剩錢不過一分昔常過數今應減下者先自下五等人戶始復置提舉官　九月用戶部言舉行元豐條制以保正長代耆長甲頭代戶長承帖人代壯丁其後又詔諸縣無得以催稅比磨追甲頭保長無得以雜事追保正副在任官以承帖爲名占破當直者坐贓論所管催督租賦州縣官輒令陪備輸物者以違制論左正言孫諤言役法之行在官之數元豐多元祐省雖省未嘗廢事他則多不若省僱役之直元豐重元祐輕雖輕未嘗不應募也則重不若輕戶部尚書蔡京言諤所論多省輕重兩有抑揚是謂元豐不如元祐乞行貶黜諤坐黜知廣德軍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四月戶部奏京西北路鄉書手雜職斗子所由庫秤揀掐之類土人願就募不須給之僱直他路亦須詳度施行詔從之　崇寧元年尚書省言民戶既輸錢免役豈可復差前嘗令大保長催稅而不給僱直是

爲差役非免役也詔提舉司以元輸僱錢如舊法均給　二年臣僚言常平之息歲取二一分則五年有一倍之數免役剩錢歲取一分則十年有一年之備故紹聖立法常平息及一倍免役寬剩及三料取旨蠲減以明朝廷取於民者非爲利也乞詔常平司候豐行日具此制奏而蠲之　四年臣僚言州縣戶簿等累經改造故增減失實乞委常平官分行所部不以等第而以田稅多寡均敷役錢戶部尚書許幾言州縣戶衆而役少則敷錢止於第三等或戶少而役多則均及四五等今若不計家業稅錢不用等第槩以田畝均敷役錢則失輸錢代役之意其議遂格　宣和元年臣僚言役錢一事神宗首防官戶免多時責半輸今比戶稱官州縣募役之類旣不可減僱令官戶所減之數均入下戶下戶於常賦之外又代官戶減半之輸豈不重困詔非泛補官者輸賦差科免役並不得視官戶法減免已免者改之進納人自如本法

高宗建炎元年臣僚言官戶役錢舊法比民戶減半今來詔置弓手以禦暴防患官戶所賴猶重欲令官戶役錢更不減而民戶比舊役錢量增三分專樁管以助養給從之官舊給庸錢以募戶長及立保甲則樁庸錢以助給費未幾廢保甲復戶長而庸錢不復給遂拘入總制窠名焉臣僚言州縣保正副未嘗肯請僱錢并典吏僱錢亦不曾給乞行拘收戶部看詳州縣典吏僱錢若不支給竊恐無以責其廉謹難以施行其鄉村耆戶長依法係保正長輸差所請僱錢往往不行支給委是合行拘收乞下諸路常平司將紹興五年分州縣所支僱錢依經制錢例分季發付行在敢隱匿侵用並依擅支上供錢法從之　四年罷催稅戶長依熙豐法以村疃三十戶每料輪差甲頭一名催納租稅免役等分物旣而言者謂甲頭不便者有五一小戶丁小催科不辦二舊每都保正長才四人今甲頭凡三十一人破產者必衆三夏耕秋收一都之內廢農業者凡六十八人則通一路有萬萬人不容力穡四甲頭皆耕夫旣不識官府且不能與形勢豪戶爭立所差旣多爭訴必倍於是甲頭不復差而耆戶長役錢因不復給

保正副　十大保爲一都保二百五十家內通選才勇物力最高二人充應主一都盜賊煙火之事大保長一年替保正小保長二年替戶長催一都人戶夏秋二稅大保長願兼戶長者輸催納稅租一稅一替欠數者後料人催

孝宗隆興二年詔諸充保正副依條只令管煙火盜賊外並不得泛有科擾差使如違許令越訴知縣重行黜責守

倅各坐失覺察之罪　乾道三年三省言役法之害下三等尤甚官戶既有限田往往假名寄產不若一切勿拘限法只選物力高強官戶與民戶通差則役戶頓增下戶必無偏差之害乞此後官戶合僱人代役詔依令兩浙路先次遵行

寧宗慶元五年右諫議大夫張奎言乞行下州縣保正止許幹當本都賊盜鬭毆煙火公事不許非泛科配戶長止許專一拘催都內土著租稅不許抑勒代納逃絕官物違者官吏重罰從之又臣僚言戶長催納苗稅內有逃絕之家戶籍如故見存之戶恃頑拖欠爲戶長者迫於期限不免與之塡納雖或經官陳訴而乃視爲私債不與追理勢單力窮必至破蕩此戶長之所以重困也乞行下州縣如有恃頑拖欠之徒即與嚴行追斷仍勒還代輸之錢庶使充役者不致重困破家從之　嘉定二年殿中侍御史徐範言民貲之重者俾充里正彼多產之家其輸役錢於官亦多既已征其財而又俾之執二年之役是爲重複乞參酌祖宗常平免役之本意行下州縣姑於役人從役之年蠲其免役之輸役滿輸錢如故從之役起於物力物力有陞降陞降不敷則役法公是以紹興以來講究推割推排之制最詳蓋人戶典賣產業推割稅賦即與物力一併推割至於推排則因其貲產之進退與之陞降三歲一行固有貲產百倍於前科役不增於今者其如貧乏下戶貲產既竭物力猶存朝夕經營而應酬之不給者非推排不可也然當時推排之弊或以小民粗有米粟僅存屋宇凡耕耨刀斧之器雞豚犬彘之畜纖微細瑣皆得而籍之吏視其賂之多寡以爲物力之低昂又有計田家口食之餘盡載之物力者上之人憂之於是又爲之限制除質庫房廊停塌店鋪租牛賃船等外不得以豬羊雜色估紐其貧民求趁衣食不爲浮財後耕牛租牛亦與蠲免若夫江之東西以田地畝頭計稅亦有不待推排者保正長之立也五家相比五五爲保十大保爲都保有保長有都副保正餘及三保亦置長五大保亦置都保正其不及三保五大保者或爲之附庸或爲之均并不一也其人戶物力如買撲坊場別無產業即以本坊物力就坊充役如有田產物力即併就一多處充役其有物力散在鄰鄉者併歸煙爨處又有散在別縣數鄉者各隨縣分併歸一里爲等第若夫役次之歇倍則紹興十四年臣僚奏請以其物力增及半倍者歇役十年增及一倍者歇役八年增及二倍歇役四年皆理爲白腳必差偏上三等戶方許於得替人輸差

其窄都不及歇役年限去處即從遞年體例選差十六年兩浙漕臣耿秉申明又以一倍歇役十年二倍歇役八年三倍歇役六年庶幾疏數得中慶元元年徐誼盡破秉之說專用淳熙十四年臣僚之議而議者又謂物力有高下之殊鄉都有寬狹之異其折倍之法可以爲寬鄉之便適以貽狹鄉之害可利寬鄉之中戶適以困狹鄉多產之家如以寬鄉言之自物力五百貫而上累至二千貫者則三倍五百貫之家矣其在富室雖使之四年一役亦未爲過若狹鄉自物力一百貫而上積至於四百貫亦謂之三倍所謂四百貫之戶曾不及寬鄉之中產今亦使之四年一役其利害輕重灼然矣於是從耿秉之議務要寬鄉狹鄉各得其便其析生白腳則慶元五年臣僚奏謂若兄弟共有田二三百畝纔已分析便令各戶充役則前役未蘇而後役踵至實爲中產之害須以其分後物力參之其在二等以上者合作析生白腳充應役次若在三等以下許將未分前充過役次於各戶名下批朱理爲役腳與都內得替人比並物力高下歇役久近通行選差品官限田有制死亡子孫減半蔭盡差役同編戶一品五十頃二品四十五頃三品四十頃四品三十五頃五品三十頃六品二十五頃七品二十頃八品一十頃九品五頃封贈官子孫差役同編戶謂父母生前無曾任官伯叔或兄弟封贈者應非泛及七色補官不在限田免役之數其奏薦弟姪子孫原自非泛七色而來者仍同差役進納軍功捕盜宰執給使減年補授轉至陞朝官即爲官戶身亡子孫並同編戶太學生及得解及曾經省試人雖無限田許募人充役單丁女戶及孤幼戶並免差役庶幾孤寒得所存恤凡有夫有子不得爲女戶無夫子則生爲女戶死爲絕戶女適人以奩錢置產仍以夫爲戶坑冶戶遇採打礦寶免本身諸般差役鹽亭戶家產及二等以上與官戶編戶一般差役不及二等依紹興十七年七月指揮蠲免民兵萬弩手免戶下三百畝稅賦及諸般差役不及三百畝輒隱他人田畝許人告湖北京西民義勇第四等戶與免非泛差科外其合差保正長以家業錢數多寡爲限將限外之數與官編戶輪差總首部將免保正長差役文州義士已免之田不許典賣老疾身亡許承襲凡募人充役並募土著有行止人其故停軍人及曾係公人並不許募既有募人官司不得復追正身募人不管於僱役之家非理需索或憑藉官司之勢姦害善人斷罪外坐募之者以保伍有犯知而不糾之罰且保正副所職在於煙火盜賊橋梁道路今或使之督賦租備修造供役使皆非所役而執役者每患參役有錢知縣到罷有地理錢時節參賀有節料錢官員過都醋庫月息皆

於是而取之抑有弓兵月巡之擾透漏禁物之責捕盜出限之罰催科塡代之費承月追呼之勞至於州縣官吏收買公私食用及土產所有皆其所甚懼也若夫戶長所職催夏稅則先期借絹催秋稅則先期借米坍溪落江之田逃亡死絕之戶又令塡納凡此之獘皆上之所當察也高宗皇帝身履艱難在河朔親知閭閻之苦嘗歎知縣不得人一充役次卽便破家是以講究役法至中興而大備乾道五年處州松陽縣首倡義役衆出田穀助役戶輪充守臣范成大嘉其風義爲易鄉名自是所在推行浸廣而當時浮議胥動多有伺其隙而敗其謀者十一年御史謝諤言義役之行當從民便其不願義役者乃行差役上然之且美其言爲法意圓備及朱文公熹亦謂義役有未盡善者四上戶官戶寺觀出田以充義役善矣其間有下戶只有田一二畝者亦皆出田或令出錢買田入官而上戶田多之人卻計會減縮所出殊少其下戶今既被出田將來卻不免役無緣復收此田之租乃是困貧民以資上戶此一未盡善也如逐都各立役首管收田租排定役次此其出納先後之閒亦未免有不公之獘將來難施刑罰轉添詞訴此二未盡善也又如逐都所排役次今日已是多有不公而況三五年後貧者或富富者或貧臨事未免卻致爭訟此三未盡善也所排役次以上戶輪充都副保正中下戶輪充夏秋戶長上戶安逸而下戶陪費此四未盡善也固當卽此四未盡善者而求之蓋始倡義役者多鄉閭之善士惟恐當時議之未詳而慮之未周及踵接義役者未必皆鄉閭之善士於是其獘日開其流日甚或以其材智足以把握而專義役之利或以其氣力足以凌蔑乃私差役之權曰倍法曰析生等第法皆無所考而僱募人亦不與置置必受約束任驅使於義首者可以教號鄉曲厭酒肉而有餘否則傭錢不支而當役者困矣是以虐貧而優富凌寡而暴孤義役之名立而役戶不得以安其業僱役之法行而役戶不得以安其居信乎朱熹未盡善之獘固如此也

續通考宋寧宗嘉泰元年三月頒慶元役法撮要慶元二年吏部尚書許及之取祖宗免役舊法及紹興十七年以後續降旨符修爲一書名曰役法撮要書成左丞相京鏜上之至是頒行　四年七月命諸路提刑提舉司措置保伍法至開禧元年七月復詔諸路提刑提舉司措置保甲其役理宗寶慶二年十二月排保甲行自實法七年八月禁州縣沮壞義役先是孝宗淳熙五年臣僚奏令提舉官歲考屬邑差役當否以詞訟多寡爲殿最令役戶輪管

以提其役置募人以奉官之行移則公私便而義役立矣至是復有沮壞之禁十五年八月命戶部詳議義役時趙必愿知崇安力主義役之法鄉選善士任以推排入資買田助役則勉有産之家有感化者出己田以倡遂徧行一邑上下便之朝廷因下其式於八郡其後理宗紹定二年新知婺州莫澤辭帝曰義役聞尚未了澤奏義役乃民間自樂爲州縣但能扶助耳

理宗紹定三年戒飭郡守革差役版籍之弊六年令諸縣選擇守分充應鄉司右諫議大夫趙至道奏請令諸縣選擇守分充應鄉司以三年或二年爲界界滿無過遞遷典押仍禁絶官司供億誅求之弊著爲令從之

度宗咸淳元年九月吏部侍郎李常奏修役法四年十一月行義役法至十年十月恭帝即位又令州縣行義田義役

遼太宗會同元年二月詔增晉使所經供億戶二年閏七月罷南北府民上供及宰相節度諸賦役非舊制者

景宗乾亨時詔云爲戶均差（遼國語解云爲即營運字之訛）時以上京云爲戶貲具實饒善避徭役遺害貧民遂勒各戶凡子錢到本悉送歸官與民均差

聖宗統和三年三月以契丹諸役戶多困乏以富戶代之開泰四年四月哈斯罕部請括女直王蘇扎納戶舊無籍者會其丁入賦役從之

興宗重熙八年六月籍天下戶口以均賦役

道宗壽隆三年六月詔每冬駐蹕之所宰相以下構宅者毋役其民

金之役法於官地輸租私田輸稅之外計民田園邸舍車乘牧畜種植之資藏鏹之數徵錢有差謂之物力錢遇差科必按版籍先及富者勢均則以丁多寡定甲乙有橫科則視物力循大至小均科其或不可分擿者率以次戶濟之

太宗天會元年敕有司輕徭賦三年七月禁內外官及宗室毋私役百姓十年正月均士庶賦役先是遼人分士庶之族賦役皆有等差至是命悉均之

世宗大定元年十一月詔中都都轉運使左淵凡宮庭張設無得增置無役一夫以擾百姓初海陵營南京宮殿運一木之費至二十萬舉一車之力至五百人殫民力如牛馬費財用如土苴故帝初即位即下是詔二年五月命宰臣凡有徭役均科強戶不得抑配貧民四年十月命泰寧軍節度使張弘信等二十四人分路通檢諸路物力以定賦役自國初占籍之後至是承正隆師旅之餘民之貧富變更賦役不均乃詔弘信等分路通檢天下物力而差定之又命凡監戶事產除官所撥賜之外餘凡置到百姓有稅田宅皆在通檢之數時諸使往往以苛酷多得物力為功弘信檢山東州縣尤為酷暴棣州防禦使完顏永元責之曰朝廷以正隆後差調不均故命使者均之今乃殘暴妄加農民產業數倍一有來申訴者則血肉淋漓甚者即殞杖下故官子孫閉戶自守使與商賈同處上役豈立法本意哉弘信不能對故惟棣州稍平五年有司奏諸路通檢不均詔再以戶口多寡富貴輕重適中定之既而又定通檢地土等第稅法　八年九月命自今差役皆稟奏諭尚書右丞石琚參政孟浩曰聞蔚州採地蕈役夫數百千人朕所用幾何而擾動如此自今差役凡稱御前者皆須稟奏仍令附冊至九年五月尚書省奏越王永中隋王永功二府有所興造宜發役夫帝曰朕見宮中竹有枯瘁者欲令更植恐勞人而止二王府各有引從人力又奴婢甚多何得更役百姓爾等但以例為請海陵橫役無度可盡為例耶自今在都浮役久為例者仍舊餘並官給傭直重者奏聞十七年十一月謂宰臣曰朕常恐重斂以困吾民自今諸路差科之煩細者亦具以聞　十年七月放圍場役夫詔扈從糧食並從官給二十二年三月諭戶部今歲行幸山後所須並不得取之民間雖所用人夫並以官錢和雇二十三年正月如春水詔夾道三十里內被役之民與免今年租稅仍給傭直

十五年九月遣濟南尹梁肅等二十六人分路推排物力時以天下物力自通檢以來十餘年貧富變易賦調輕重不均因遣使推排之　二十年四月推排明安穆昆物力帝諭宰臣曰明安穆昆戶富貧差發不均皆自穆昆內科之暗者惟胥吏之言是從輕重不一自斡罕叛後貧富反復今當籍其人戶推其家貲儻有軍役庶可均出詔集百官議右丞相圖克坦克寧平章政事唐古安禮樞密副使完顏宗尹言女直人除明安穆昆僕從差使餘無差役今不推奴婢孳畜地土數目止驗產業科差為便左丞相完顏守道等言止驗財產多寡分為四等置

籍以科差庶得均左丞富察通右丞伊喇道都點檢內族襄言必須通括人戶物力奴婢之數則貧富自分貧富分則版籍定如有緩急驗籍科差與一例科差者不同請俟農隙拘括地土牛具之數各以所見上聞帝曰一穆昆戶之貧富穆昆豈不知一明安所領八穆昆一例科差設如一穆昆內有奴婢二三百口者奴婢一二人者科差與同豈得均平正隆興兵時朕之奴婢萬數孳畜數千而不差一人一馬豈可謂平其從左丞通等所見拘括推排之十二月復謂宰臣曰明安穆昆多新強舊弱差役不均其令推排當自中都路始至二十二年八月始詔集耆老推貧富驗土地牛具奴婢之數分爲上中下三等以同知大興府事完顏烏哩頁先推中都路續遣戶部主事諳達等十四人與外官同分路推排九月詔毋令富者匿隱畜產貧戶或有不敢養馬者昔海陵時拘括馬畜絕無等級富者幸免貧者盡拘入官大爲不均今並覈實貧富造籍有急卽按籍取之庶幾無不均之弊宰臣張汝弼梁肅奏天下民戶通檢既定設有產物移易自應隨業輸納至於浮財須有增耗貧者自貧富者自富似不必屢推排也帝曰宰執家多有新富者故皆不願肅對曰如臣者能推排中都物力臣以嘗爲南使先自添物力錢至六十餘貫（金使近臣出使外國歸必增物力錢以其受饋遺也）視其他奉使無如臣多者但小民無知法出姦生數動搖則易駭如唐宋及遼時或三二十年不測通比則有之頻歲推排似爲難爾　二十三年定牛夫役制宗州民王仲規告乞徵還所役牛夫錢省臣以奏帝曰此既就役復徵錢於彼前雖如此行之復恐所給錢未必能到本戶是兩不便也不若止計所役免租稅及鋪馬錢爲便其預計實數以聞若和雇價值亦須裁定有司上其數歲約給六萬四千餘貫計折粟八萬六千餘石復命自今役牛夫之家以去道三十里內居者充役　二十六年命吏部侍郎李晏等分路推排至二十七年奏晏等所定物力之數帝曰朕以元推天下物力錢三百五萬餘貫除三百萬外令減五萬餘貫今減不及數復續收二萬餘貫卽是實二萬貫爾而曰續收何也對曰此謂舊脫漏而今首出者及民地舊無力耕種而今耕種者也上曰通檢舊數止於視其營運息耗與房地多寡而加減之彼人賣地此人買地皆舊數也至於營運此強則彼弱強者增之弱者減之而已且物力之數蓋是定差役之法其大數不在多寡也恐實有營運富家所當出者應分與貧者爾

章宗明昌元年三月更三品致仕官從人輸傭錢之制舊制朝官六品以下從人輸傭者聽五品以上不許輸傭恐傷國體也至是從有司請令三品官年六十以上致仕者並聽輸傭其人力則半給之四月命詳酌民地定物力減十之二刑部郎中路伯達等言民地已納稅又通定物力比之浮財所出差役是重併也故有是命三年四月以旱罷不急之役至泰和元年十一月敕尚書凡役衆勞民之事勿輕行之　承安二年十月命吏部尚書賈執剛等分路推排先是尚書省奏推排物力當在承安元年九月以有故不克至冬事畢又以妨農作權止之至是敕令議通檢宰臣奏大定二十七年通檢後距今已十年舊戶貧弱者衆償遲更定恐致流亡遂定制已典賣物業止隨物推收析戶異居者許令別籍戶絕及困弱者減免新強者詳審增之止當從實不必數足元數邊城被寇之地皆不必推排於是命吏部尚書賈執剛侍郎高汝礪先推排在都兩警巡院示為諸路法每路差官一員命提刑司官一員副之至三年九月奏十三路籍定推排物力錢二百五十八萬六千七百二貫四百九十文舊額三百一萬二千七百十八貫九百二十二文以貧乏除免六十三萬八千一百一十一貫除上京北京西路無新強增者餘路計收二十萬二千九十五貫　泰和元年八月詔推排西北京遼東三路人戶物力至五年以西京北京邊地常罹兵荒復遣使推排之舊大定二十六年所定三十五萬三千餘貫遂減為二十八萬七千餘貫二年閏十二月定人戶物力隨時推收法時既聞人戶浮財物力而又勘當比次期迫事繁難得其實敕尚書省定人戶物力隨時推收法令自今典賣產業者隨業推收別置標簿臨時止拘浮財物力增減之四年十二月以職官仕於遠方其家物力有應除而不除者遂定典賣實業逐時推收若無浮財營運應除免者令本家陳告集坊村人口推唱驗實免之造籍後如無人告一月內以本官文牒推唱定標附於籍五年僉南京按察司李革言近制令人戶推收物力置簿標題至通推時止增新強銷舊弱庶得其實令有司奉行滅裂恐臨時冗併卒難詳審可定限期立功罪以督之遂令自今年十一月一日令人戶告諭推收標附至次年二月一日畢違期不言者坐罪仍敕物力既隨業通推止令定浮財

續通典章宗泰和六年以舊定保伍法有司滅裂不行其令結保有匿姦細盜賊者連坐宰臣謂舊以五家為保恐

人易爲計搆而難覺察令從唐制五家爲鄰五鄰爲保以相檢察京府州縣郭下則置坊正村社則隨戶衆寡爲鄉置里正以按比戶口催督賦役勸課農桑村社三百戶以上則設主首四人二百戶以上三人五十戶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以佐里正禁察非違置壯丁以佐主首巡警盜賊明安穆昆部村寨五十戶以上設寨使一人掌同主首寺觀則設綱首凡坊正里正以其戶十分內取三分富民均出雇錢募强幹有抵保者充人不得過百貫役不得過一年復業以致大損不逃之戶令省臣詳議宰臣奏舊制太輕遂命課役全戶逃者徒二年賞告者錢五萬如實銷乏者內從御史臺外從按察司體究免之

宣宗貞祐三年河北民遷徙河南者甚衆侍御史劉元規上言僑戶宜與土民均應差役上留中而自以其意曰宰臣丞相布薩端平章穆延盡忠以爲便尚書左丞賈益謙曰僑戶應役甚非計也河北人戶避兵而來稍息即歸今旅寓倉皇之際又與地著者並應供億必騷動不能安居上甚嘉賞興定五年省言隨處土民久困徭役客戶鬻販坐獲厚利官無所斂亦宜稍及客戶以寬土民從之

元制差科之名有二曰絲料曰包銀各驗其戶之上下而科焉絲料包銀之外又有俸鈔之科其法亦以戶之高下爲等

太宗元年八月初徵賦調命河北漢民以戶計出賦調耶律楚材主之西域人以丁計出賦調瑪哈穆第哈喇斯密主之敕蒙古民有馬百者輸牧馬一牛百者輸犉牛一羊百者輸羒羊一爲永制　八年定內郡丁稅初太宗每戶科粟二石後以兵食不足增爲四石至是乃定科徵之法令諸路驗民戶成丁之法每丁歲科粟一石驅丁五升新戶丁驅各半之老幼不與　始行絲料之法每二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於官五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於本位時呼圖克以所括戶一百四萬來上帝議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爲湯沐邑楚材奏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帝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帝然其計遂定五戶絲制其絲不得私徵皆輸諸有司視其所當得之數給之是時諸王受賜者十一人公主四人勳臣二十四人（此丙申受賜之人恐其後有故削奪者或不在此數）憲宗以後亦屢有續賜者　太宗時禁中原州縣毋許擅役百姓耶律楚材

言中原之地財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縣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

憲宗五年始定包銀之法初漢民科納包銀六兩至是止徵四兩二兩輸銀二兩折收絲絹顏色等物

世祖中統元年立十路宣撫司定戶籍科差條例其戶大祗不一有元管戶交參戶漏籍戶協濟戶於諸戶之中又有絲銀全科戶減半科戶止納絲戶止納鈔戶又有攤絲戶儲伊蘇岱爾所管納絲戶復業戶并漸成丁戶戶既不等數亦不同元管戶內絲銀全科係官戶每戶輸係官絲一斤六兩四錢包銀四兩全科係官五戶絲戶每戶輸係官絲一斤五戶絲六兩四錢包銀之數與係官戶同減半科戶每戶輸係官絲八兩五戶絲三兩二錢包銀二兩止納係官絲戶若上都隆興西京等路十戶十斤者每戶輸一斤大都以南等路十戶十四斤者每戶輸一斤六兩四錢止納係官五戶絲戶每戶輸係官絲一斤五戶絲六兩四錢交參戶內絲銀戶每戶輸係官絲一斤六兩四錢包銀四兩漏籍戶內止納絲戶每戶輸絲之數與交參絲銀戶同止納鈔戶初年科包銀一兩五錢次年遞增五錢增至四兩併科絲料協濟戶內絲銀戶每戶輸係官絲十兩二錢包銀四兩止納絲戶每戶輸係官之數與絲銀戶同攤絲戶每戶科攤絲四斤儲伊蘇岱爾所管戶每戶科細絲其數與攤絲同復業戶并漸成丁戶初年免科第二年減半第三年全科與舊戶等於是以全科之數作大門攤分為三限輸納被災之地聽輸他物折焉其物各以時估為則凡儒士及軍站僧道等戶皆不與二年復定科差之期絲料限八月包銀初限八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二月三年又命絲料無過七月包銀無過九月三年七月詔農民包銀徵其半俾戶止令輸絲民當輸賦之月毋徵私債四年三月詔諸路包銀以鈔輸納其絲料入本色非產絲之地亦聽以鈔輸入凡當差戶包銀鈔四兩每十戶輸絲十四斤漏籍老幼鈔三兩絲一斤　三年罷占役憲宗初年括戶餘百萬至是諸色占役者大半右丞相史天澤悉奏罷之其後至元十七年七月廣東宣慰使特穆爾布哈言官豪隱庇佃民不供徭役宜別立籍各萬戶軍交參重役宜發還元翼二十三年刑部尚書崔彧言大都高貴戶多為僧格所容庇凡百徭役止令貧民當之今後徭役不問何人宜皆均輸有敢如前以賄求人容庇者罪之二十八年三月以江淮富民多行賄權貴為府縣吏卒容庇平戶遇有差役反及貧民詔江淮行省嚴禁之從之　三年五月詔覈實祖逃戶輸納絲銀稅逃民苟免差稅重加罪

之十二月敕諸王塔齊爾所部獵戶止收包銀其絲稅輸有司四年令除正軍外其餘戶與民一體當差至成宗大德七年二月詔除征邊軍士及兩都站役外其餘均當徭役五年設立馬步弓手驗民戶多寡定立額數元制郡邑設弓手以防盜也內而京師有南北兩城兵馬司外而諸路府所轄州縣設縣尉司巡檢司捕盜所皆置巡軍弓手而其數則有多寡不同職巡邏專捕獲官有綱運及流徒者至則執兵仗導送以轉相授受外此則不敢役示專其職焉是年初定制州縣城相離五七十里有村居及二十戶以上者設立巡防弓手不及二十戶者依數差捕若無村居處或五七十里創立聚落村舍亦須及二十戶數其巡軍別設不在戶數之內關津渡口必當設立者不在五七十里之限於本路諸色人等戶內每一百戶取中戶一名充役若有失盜勒令弓手定立三限盤捉每限一月如限內不獲者決責有差獲及一半者全免至元三年從省部議隨路戶數多寡不同兼軍站不該差發止於本處包銀絲料並止納包銀戶計內每一百戶選差中戶一名當役四年除上都中都已有巡軍其所轄州縣於本路包銀等戶選丁多強壯者補充驗弓手八年從臺臣言於諸路選年壯熟嫻弓馬之人以備巡捕之職數少者增置除捕盜防轉不得別行差占十六年分大都南北兩城兵馬司各主捕盜之任南城三十二處弓手一千四百名北城一十七處弓手七百九十五名仁宗延祐二年從江南行臺請以各處弓手往往致害人命役三年者罷之還當民役別於相應戶內補換　至元元年正月命諸王位下工匠已籍為民者並徵差賦九年九月詔樞密院諸路正軍貼戶及同籍親戚僮奴丁年堪役以諸王權要以避役者並還之軍惟匠藝精巧者以名聞十七年十二月敕民避役竄名匠戶者復為民　八月詔勿擅科差役二年閏五月詔括諸路未占籍戶任差職者以聞至十三年詔民之蕩析離居及僧道漏籍諸色人不當差役者萬餘人充桂齊　三年詔寫戶種田他所者其丁稅於附籍之郡驗丁而科漫散之戶逃於河南等路者依見居民戶納稅四年五月敕諸路官吏俸令包銀民戶每四兩增納一兩以給之全科戶輸一兩減半戶輸五錢

續通典七年令縣令所屬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為之長增至百家別設長一員不及五十家者與近村合為一社地遠人稀不能相合各自為社者聽其合為社者仍擇數村之中立社長官司長以教督農桑為

事凡種田者立牌橛於田側書某社某人於其上社長以時點視勸誡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點官責之其有不敬父兄及凶惡者亦然仍大書所犯於門俟其改過自新乃毀如終歲不改罰其代充本社夫役社

續通考　十七年正月詔毋以侍衛軍供工匠役十二月詔以民當站役十戶爲率官給一馬死則買補之先是十六年六月以臨洮鞏昌通安等十驛歲饑供役煩重有質賣子女以供役者命選官撫治之又以襄陽屯田戶四百代軍當驛役至是復有是詔又增置甘州站戶詔於諸王戶籍內籤之十八年六月敕宣慰司安西等處軍站與民均役八月敕甘州凡諸投下戶依民例應站役十九年五月沿海左副都元帥石國英請站戶苗稅貧富不均者宜均其役有詔中書集議行之二十三年刑部尚書崔彧言軍站諸戶每歲官吏非名取索賦稅倍蓰民多流移請自今非奉旨及省部文字敢私斂民及役軍匠者論如法從之成宗大德十一年十二月中書省奏驛戶疲乏宜量事給驛從之順帝至正十四年以京師至上都驛戶凋弊命戶部侍郎貢師泰巡視整飭之至則歷究其病原驗其貧富而均其徭役數十郡之民賴以稍蘇是年復定丁稅例時大定諸例全科戶丁稅每丁粟三石驅丁粟一石減半科戶丁稅每丁粟一石新收交參戶第一年五斗第二年七斗五升第三年一石二斗五升第四年一石五斗第五年一石七斗五升第六年入丁稅協濟戶丁稅每丁粟一石　十八年閏八月括江南戶口稅課時京兆等路歲課自一萬九千錠增至五萬四千錠平章政事阿哈瑪特猶以爲未實欲覈之帝察其非而止二十五年二月以江南站戶貧富不均命有司料簡合戶稅至七十石當馬一匹並免雜徭獨戶稅逾七十石願入站者聽合戶稅不得過十戶獨戶稅無上百石二十六年二月十月再籍江南戶口北方諸色人寓居者亦就籍之　是年以江南民戶撥賜諸王貴戚功臣食其戶鈔至二十年正月敕諸王公主駙馬得江南分地者於一萬戶田租中輸鈔百鈔准中原五戶絲數謂之江南戶鈔其後累朝常以是爲分賜大德十一年十一月皇太子言近蒙恩以安西吉州平江爲分地租稅悉以賜臣臣恐宗親兄弟援例自五戶絲外餘請輸之內帑　二十年命招集江南流民其避役不歸者與土著一體當役帝在潛邸時劉秉忠上書數千言其一言天下戶過百萬自呼圖克諾延斷事之後差徭甚大加以軍馬調發使臣煩擾官吏乞取民不能當是以逃竄宜比舊減半或三分去一就見在之民以定差稅招逃者復業再

行定奪帝嘉納焉至是刑部尚書崔彧復以內地百姓流移江南者已十五萬戶乞降詔招集免其後來五年秋差其從而不歸者即於所居之地役之　二十一年十一月敕選轉官員薄而不就者令歸農當二十五年十一月禁有分地臣私役富室為柴米戶及賦外雜徭二十六年立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司掌修治城隍及京師內外工役之事二十八年十二月命議行江南差科舊法先是十三年十二月詔除故宋煩冗科差百餘條至是省臣言江南在宋時差徭爲名七十有餘歸附後一切未徵今分隸諸王城邑歲賜之物仰給京師又中外官吏俸少似宜量添可令江南依宋時諸名征賦盡輸之遂命各省官任錢穀者詣京師集議　是年以至元新格定科差法諸差稅皆司縣官監視人吏置局均科諸夫役皆先富強後貧弱貧富等者先多丁後少丁

世祖時天下差科數　中統四年絲七十一萬二千一百七十一斤鈔五萬六千一百五十八錠　至元二年絲九十八萬六千九百一十二斤包銀等鈔五萬六千八百七十四錠布八萬五千四百一十二疋　至元三年絲一百五萬三千二百二十六斤包銀等鈔五萬九千八十五錠　至元四年絲一百九萬六千四百八十九斤鈔七萬八千一百二十六錠

成宗元貞元年十一月詔江浙行省檢覈富強避役之戶詔大都路一切差役以諸色戶與民均當二年二月命扎拉爾呼圖克所部戶居于奉聖雲川者與民均供徭役大德二年五月詔平江諸色戶與民均當徭役武宗至大元年十一月詔平江路民有隸奇德哩部者依舊制差賦與民一體均當　二年五月詔諸王駙馬及有分地功臣戶居上都大都隆興者與民均納供輸至大德五年二月詔總帥汪惟正所轄二十四城有安西王諸王等并圖沙瑪來寓者與編戶均當賦役九年五月入諸王駙馬部屬及各役下凡市傭徭役與民均輸十一年七月詔唐古圖魯格戶籍已定其入諸王駙馬各部避役之人及冒匿者皆有罪武宗至大三年十月敕諭中外民戶托名諸王妃主貴近臣僚規避差役已嘗禁止自今違者俾充軍驛及築城中都郡縣不覺察者罷職十二月諭中外因避役占籍諸王者俾充軍驛四年二月敕諸王駙馬戶在縉山懷來永興縣者與民均賦徭役英宗至治五年正月敕諸王位下民在大都者與民均役順帝至正二十二年四月詔諸王駙馬御史臺各衙門不許占匿人民不當差役

大德元年閏十二月定燕托果斯所隸戶差稅以三分之一輸官二年二月罷中外土木之役三年六月禁福建民稱權豪佃戶規避門役六年量改絲鈔受納之制命止輸絲戶每科俸鈔中統鈔一兩包銀戶每戶科二錢五分攤絲戶每戶科攤絲五斤八兩絲料限八月包銀俸鈔限九月布限十月大率因世祖之舊而增損之　七年閏五月詔僧人與民均當差役初世祖至元三年沙木斯鼎除僉浙西肅政廉訪司事以浙右諸僧寺私蔽猾民有所謂道人道民行童者類皆瀆常倫隱徭役使民力日耗契勘嘉興一路為數已二千七百乃建議勒歸本族俾供王賦庶可少寬民力朝廷是之卽著為令三十一年十一月令河西僧人依舊役大德元年十二月省臣言富戶規避差稅冒為僧道請汰為民命擬議以聞六年十一月詔江南寺觀凡續置民田及民以施入為名者並令輸租充役至是年五月令甘州站戶為僧人圖魯格等隱藏者依例還役其後至大四年二月臺臣言白雲宗總攝所統江南為僧之有髮者不養父母避役損民乞追收璽書銀印勒還民籍從之泰定帝泰定二年正月平章政事袞珪議曰世祖之制凡有田者悉役之民典賣田隨收入戶特們德爾為相納江南諸寺賄賂奏令僧人買民田者毋役之以里正主首之屬逮今流毒細民臣等議惟累朝所賜僧寺田及亡宋舊業制勿徵其僧道典買民田及民間所施產業宜悉役之著為令三年八月詔道士有妻者悉給徭役順帝元統二年正月敕僧道與民 體充役七年特穆爾達實為相先是僧人與齊民均受役於官其法中變至是奏復舊　十一年十一月詔皇太后軍民人匠等租賦徭役有司勿與並隸徽政院

武宗至大二年五月詔恤流移毋令見戶包納差稅

仁宗延祐元年三月敕姦民官其子為閹宦謀避徭役者罪之七年二月汰富民竄名宿衞者給役蒙古諸驛五月禁宗戚權貴避徭役

英宗至治二年十一月詔凡差役造作先科商賈末技富實之家以優農力三年四月詔行助役法遣使考視稅籍高下出田若干畝使應役之人更掌之收其歲入以充役費官不得與是年泰定帝立命江南民戶有田一頃之上者於所輸稅外每頃量出助役之田具書於冊里正以次掌之歲收其入以充助役之費謂之助役糧凡寺觀

田除宋舊額其餘亦驗多寡令出田助役民賴以不困　時浙右行雇役法以浙右病於徭役民充坊里正者皆破家朝廷令行省召入郡集議便民之法時杭州總管趙璉獻議以屬縣坊正爲雇役里正用田賦以均之民稱其便

三年命各處急遞鋪每十鋪設一郵長於州縣籍記司吏內差充使專督其事元制設急遞鋪以達四方文書之往來亦謂之通遠鋪世祖時自燕京至開平府復自開平府至京兆始驗地里遠近人數多寡立急遞站鋪每十里或十五里則設一鋪於各州縣所管民戶及漏籍戶內僉起鋪兵中統元年詔隨處官司設傳遞鋪驛每鋪置鋪丁五人一晝夜行四百里各路總管府委有俸正官一員每季親行提點州縣亦委有俸末職正官上下半月照刷如有怠慢者罪之至元八年申命州縣官用心照刷及點視缺少鋪司鋪兵隨路鋪兵不許雇人領替須要本戶少壯人力正身應役二十年留守司言初立急遞鋪時取不能當差貧戶除其差發充鋪兵又不敷者於漏籍戶內貼補今富人規避差發永充鋪兵乞擇其富者令充站戶站戶之貧者卻充鋪兵從之三十一年大都設總急遞鋪提領所降九品銅印設提領三員至是乃設郵長能盡職者從優補用不能者提調官量輕重罪之

泰定帝泰定二年閏正月詔除江淮創科包銀時以烈風地震內郡民饑肆赦天下故有此詔

文宗天歷二年正月敕回回人戶與民均當差役先是成宗大德中四川廉訪司僉事多羅台上疏言回回戶計多富商大賈宜與民一體應役至是復有是敕　至順三年正月罷諸建造工役惟城郭河渠橋道倉庫勿禁

文宗時差科之數　天歷元年包銀差發鈔九百八十九錠貝一百一十三萬三千一百一十九索絲一百九萬八千八百四十三斤絹三十五萬五百三十疋綿七萬二千一十五斤布二十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三疋

順帝元統二年五月詔王侯宗戚軍站人匠鷹坊控鶴但隸京師諸縣者令所在一體役之至元元年十月詔海道都漕運萬戶府船戶與民一體充役至正七年四月命江浙行省講究役法二十八年閏七月罷內府河役

明初因賦定役丁夫出於田畝迨黃冊成以一百十戶爲里里分十甲曰里甲以上中下戶爲三等五歲均役十歲一更造一歲中諸色雜目應役者編第均之曰均徭他雜役曰雜汎其後累朝更制有銀差力差聽差十段錦一條鞭等法凡軍匠竈戶役皆永充軍戶死若逃者於原籍句補匠戶二等曰住坐曰輪班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

班者輸罰銀銀月六錢故謂之輸班監局中官多占匠役又括充幼匠動以千計死若逃者句補如軍竈戶有上中下三等每一正丁貼以餘丁上中戶下力多或貼二三丁下戶概於優免凡役民自里中正辦外如糧長解戶馬船頭館夫祗候弓兵皁隷門禁廚斗為常役後又有斫薪擡柴修河修倉運料接遞站鋪膗淺夫之數因事編僉歲有增益他如陵戶園戶海戶廟戶壩夫庫役瑣末不可勝計凡祗應禁子弓兵悉僉市民毋役糧戶額外科一錢役一夫者罪流徙

太祖洪武元年二月命中書省議役法帝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必資民力恐役及貧民乃命中書省驗田出夫省臣奏議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八年三月編應天十八府州江西九江饒州南康三府均工夫圖冊每歲農隙赴京供役三十日遣歸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而田主出米一石資其用非佃人而計畝出夫者畝資米二升五合

三年令各處軍民凡有未占籍而不應役者許自首

四年九月設糧長令掌收民租十七年二月增遞驛夫糧額先是元年正月置各處水馬站遞運所急遞鋪凡陸站六十里或八十里專遞送使客飛報軍務轉運軍需衝要處設馬八十匹六十匹其餘以次遞減皆驗民田糧出備上馬一匹糧一百石中馬八十石下馬六十石糧數不及者許眾戶合并設官一人掌之水驛設船二十隻及五隻不等每船水夫十人於民糧五石之上十石之下者充之水遞運所每船水夫十三人至十人不等皆選民糧五石以下者充之陸遞運所大車載米十石者夫三人牛三頭小車載米三石者夫一人牛一頭選民糧十五石者充之如不足者并許合併急遞鋪凡十里設一鋪每鋪設鋪司一人鋪兵要路十人僻路或四五人於附近民有丁力田糧一石五斗之上三石之下者充之必少壯正身每鋪設日晷以驗時刻遞送公文每三刻行一鋪晝夜行三百里各州縣於吏司內選充鋪長一人巡視提督官給文簿稽考之至是遞運驛夫充役者轉遞往復久不得代船壞馬斃則易買補償雖巨室甲戶亦憚其役吏緣為姦往往富者以賄免而貧者愈困於是饒州府樂平縣民方處漸上言郡縣徭役不均最為民病帝命戶部集議戶部尚書郁新等言天下水馬驛遞運所夫其役至重雖蠲其稅糧而

久不得代回之之故皆由於此今後不須免糧但於各布政使司所屬境內計水馬驛遞運所船馬車牛之數以所隸民戶田糧照依舊僉糧額加倍均派不分軍匠依次輪充周而復始帝曰若依舊制糧數止加一倍恐不足以蘇民力命增至五倍　是年令各處賦役必驗丁糧多寡產業厚薄以均其力違者罪之

十九年四月定工匠班初工部籍諸工匠驗其丁力定以三年為班更番附京輸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曰輪班匠議而未行至是工部侍郎秦逵復議舉行量地遠近以為班次且置籍為勘令付之至期賫至工部聽撥免其家他役著為令於是諸工匠便之

二十一年令稅課司局巡攔止取市民殷實戶應當不許僉點農民

二十四年令寄莊人戶除里甲原籍排定應役其雜泛差役皆隨田糧應當役至世宗嘉靖四十四年令凡流寓客戶查入版籍協濟均徭酌派丁糧神宗萬歷二年順天府尹施篤臣言流寓人戶多係富豪名為寄莊影射差役甚至田畝數倍於土著之民而差役分毫不與宜即令入籍與土著一體當差

二十六年以營建集天下工匠於京師凡二十餘萬戶戶役一人明初工役之繁自營建兩京宗廟宮殿闕門王邸採木陶甓工匠造作以萬萬計所在築城濬陂百役具舉迄於洪宣郊壇倉庾猶未迄工正統天順之際三殿兩宮南內離宮次第興建極壯麗之觀弘治時工役俱摘發京營軍士內外軍官禁不得佔工用大小多寡本用五千人奏請至一二萬無所稽覈至武宗時乾清宮之役尤大以大素殿初制樸儉改作雕峻用銀至二千餘萬兩役工匠三千餘人又修凝翠昭和崇智光霽諸殿御馬監鐘鼓司南城豹房新房大藥庫皆鼎新之權倖閹宦莊園祠墓香火寺觀工部復竊官銀以媚焉世宗營建則更繁矣十五年以前名為汰省而經費已六七百萬其後漸增至十數倍之多齋宮祕殿並時興作設立工場二三十處役匠數萬人經費不敷乃令臣民獻助獻助不已復行開納勞民耗財視武宗過之萬歷以後營建織造溢經制數倍加以征調開採民不得少休迨閹人亂政建地營墳僭越亡等功德私祠遍天下蓋二百餘年民力殫殘久矣　令倉腳夫每一地長製牌一面遇差給牌取夫工完日繳

二十七年四月命有司擇民間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鄉之詞訟先是州郡小民多因小忿輒興獄訟越訴於

京及逮問多不實於是命有司擇耆民可任者俾聽其鄉訴訟若戶婚田宅鬬毆者則會里胥決之事涉重者始白於官且給教民榜使守而行之後至洪熙年間所用多非其人或出自隸僕規避差科縣官不究年德輒令充應便得憑藉官府妄張威福或遇上司官按臨巧進讒書變亂黑白挾制官吏正統以後巡撫考察州縣官吏多憑里老可否以為去留州縣官一聞考察往往邀求行賄始得保留否則去之殆盡無藉刁民亦有緣此而告害者矣

三十一年令各都司衛所在營軍士除正軍幷當房家小其餘盡數當差至嘉靖十七年令遼東各衛所徭役照依腹裏地方五年一次審編　洪武時南京惜薪司夫三千名俱應天府上元江寧二縣起取後至永樂時內府惜薪司坐派撥柴夫三千名照應天府例於大興宛平二縣起取宣德時議准減免南京惜薪司夫止存三百名常用於龍江瓦屑二處挑運柴炭後一縣止差雇工坊長其鄉價俱句容溧水溧陽三縣出辦其後令每名月徵銀一兩二錢或一兩四錢遇該當年分一年分為兩季轉送惜薪司雇人上工宣宗宣德四年設易州山廠起倩斫柴夫每年共十萬三千四百二十名　成祖永樂時選應天浙江富民三千戶充北京府長仍應本籍徭役其役供給日久貧乏逃竄輒選本籍殷實戶僉補宣德間定制逃者發邊充軍官司鄰里隱匿者俱坐罪弘治五年始免解在逃富戶每戶徵銀三兩與廂民助役嘉靖中減為二兩以充邊餉

十一年二月令民牧馬洪武初令天下諸府牧馬至是行之北畿民十五丁以下一匹十六丁以上倍之

宣宗宣德五年四月工部尚書黃福請行省役法福言河南山東幷直隸軍民既緣河置窰燒甎又運江南所採材本自春及秋無有已時力既疲憊食且弗給總率者不體朝廷寬大之意又加之剝削殘暴人何辜焉宜令甦息甎之已燒者材木之在途者運至餘皆停止姑使軍民盡家俟有大營建則復召至而力役可省矣命即議行之

英宗正統初行均徭鼠尾冊法先是編徭役里甲者以戶為斷放大戶而句單小於是議者言均徭之法按冊籍丁糧以資產為宗覈人戶上下以蓄藏得實也稽冊籍則富商大賈免役而土著困覈人戶則官吏里胥輕重其手而小民益窮蹙二者交病然專論丁糧庶幾古人租庸調之意乃令以舊編力差銀差之數當丁糧之數難易輕重酌其中役以應差里甲除當復者論丁糧多少編次先後曰鼠尾冊按而徵之市民商賈家殷足而無田產者聽自占

以佐銀差正統初僉事夏時創行於江西他省倣行之役以稍平其後諸上供者官爲支解而府官公私所需復給所輸銀於坊里長責其營辦給不也一二供者或什伯甚至無所給帷值年里甲祗應夫馬飲食而里甲病矣凡均徭解戶上供爲京縣主納爲中官留難不易中納往復改貿率至傾產其他役苛索之弊不可毛舉

五年令各府州縣每歲查見在人戶凡有糧而產去及有丁而家貧者爲貧難戶止聽輕役

景帝景泰元年令里長戶下空閑人丁與甲首戶下人丁一體當差若隱占者許甲首首告

七年正月令京城九門收鈔鋪戶每門止役三人

憲宗成化元年令今後淸理軍匠外其餘一應事情糧差等項止令該年里甲與老人結勘催辦不許拘擾十年里甲　十五年令各處差徭戶分九等門分三甲凡遇上司坐派買辦務因所派多寡定民輸納不許隔年通歛銀兩在官孝宗弘治元年令各處審編均徭查照歲額差使於該年均徭人戶丁糧有力之家止編本等差役不許分外加增餘剩銀兩貧難下戶并逃亡之數聽其空閑不許徵銀及額外濫設聽差等項科差鎭守衙門不許干預均徭正德六年又命排年里長僧道有田糧者編入黃冊同里甲納糧當差無糧者編入帶管畸零世家大族規避重差化分小戶者許令首改歸併嘉靖九年令各司府州縣審編徭役先查歲額各項差役若干該用銀若干黃冊實在丁糧除應免品官監生生員吏典貧難下戶外其應役丁糧若干以所用役銀酌量每人一丁田幾畝該出銀若干儘數分派如有侵欺餘剩聽差銀兩入已者事發查照律例從重問擬

六年七月令京城官旗匠役之家丁多者皆坐鋪時京城坐鋪之役甚爲居人之害蓋每鋪立總甲一人以丁多者充之率三月一更每旦受事官府至晚不得息一月之間所經衙門二十七處謂之打卯官中供應皆取之更夫謂之紙筆燈燭錢不足總甲輒出私錢補之錦衣衛旗校夜行需索酒食不得輒加箠楚害甚於盜貧民苦之多賣屋僦居以圖免坐鋪而中外有勢者各庇其私人當坐鋪者盡爲奏免守更之夫皆雇丐者充之夜聞盜起皆反關不敢出明日止報某處有盜或劫財或傷人與否而已兵馬司指揮張盌陳其弊命部議行之

孝宗弘治元年令京城火夫總甲一年一次以有家業行止者充當又令京城火夫御馬監養馬勇士除本身免二

丁外其餘不係養馬者見丁編當尚膳監光祿寺厨役將軍力士轎夫旗校寡婦吏典并御用監司禮監銀作局高手匠役俱免本身其餘見丁編當軍民諸色人等并賃房諸色人等見丁編當又令在京事故校尉力士幼軍厨役隨住人口照同當差有在京潛住冒軍匠者遞回

五年釐正近畿避差人戶順天府所屬人民有私自投充陵戶海戶及軍士校尉軍厨躲避糧差者除本役外其戶下人丁照舊納糧當差

七年十月更定每里民壯之數從給事中孫儒請也凡州縣七八百里以上者每里僉民壯二名五百里者三名三百里以上者四名百里以下者五名若原額數多者仍舊俱於丁糧相應之家選年力精壯者充每名免戶下二丁雜役以助之若老死及全戶消乏者另爲僉補仍禁有司役占賣放之弊

十五年令陵戶海戶墳戶廟戶壇戶園戶瓜戶果戶米戶藕戶窯戶羊戶每戶量留一二三丁供役其餘丁優者查出當差

武宗正德元年十一月均畿民差役巡撫都御史柳應辰言順天永平二府并各衛所差役不均審戶雖有三等九則之名而上戶則常巧於規免論差雖有三等出力之異而下戶不免於銀差且有司均徭當出於人丁近年兼徵地畝軍衛均徭當出於餘丁近年兼派正軍姦弊難稽民窮財盡必須總括府衛所當用之役而均派於所見有之丁仍省冗差革妄費重必辦於富勢輕則及於貧窮而後畿民始得其所帝如其言行之

世宗嘉靖元年五月罷正德間所立賦役新法冊籍戶部覆河南布政司參議徐文溥奏賦役之法祖宗成規不容變亂自御史潘鵬創立新法名曰和平冊事體紛更或議增腳價或議收餘銀或議均徭或議驛傳或議戶口鹽糧陽減陰增法愈巧而弊愈甚乞行該撫按令一應賦役悉遵祖制其正德間所立新法冊籍盡燬之得旨如議　命上林苑監養牲種果蔬人戶除供應正役外一切科擾通行査革　永樂初設上林苑監於京師取山西民充之使蕃育樹藝以供上用品物時止設文官職專進送於民無擾後增設內臣九員至弘治正德間累增至九十九員於是科擾百出甚至逼死人命帝登極詔汰革之止存一十九員未幾又傳添設至六十二員至是戶部請如舊額

九月令河南山東人戶徵銀雇修河夫役先是武宗正德十三年八月巡按直隸御史吳簡言長蘆濬河諸處沿河夫役本以備疏濬修築之用及至冬月不用其力乃徵樁草銀其法未有不善但因循既久實去名存欲乞今後沿河夫役量留三分聽用冬月仍徵樁草銀其餘七分官收其直以時收買備工公私兩便部議從之至是御史譚魯奏河南山東修河人夫每歲以數十萬計皆近河貧民奔走窮年不得休息請令管河官通行合屬均派上中二則人戶徵銀雇役梗部覆從之其後二十六年二月戶科給事中陳棐言南北直隸山東河南先年設有閘夫河夫堤夫遠者徵銀近者給役以供黃河修築之用今皆積有盈餘而歲徵如故民實不堪宜量爲減免部覆報可二十八年十二月巡按御史陳其學奏徐州呂梁二洪先因水涸陵險設有洪夫二千四百有奇自嘉靖二十三年黃河自西來注之漕挽順利人力甚省乃洪夫仍取盈舊額徒滋虛糜乞量行裁損以寬蕭碭民力報可

六年禁州縣官派累里甲令撫按等官查考各州縣有令見年里甲本等差役之外輸流值日分投供給日用諸項及遇親識往來使客經過任意攤派并添撥脚夫者舉問罷黜若二司官縱容不舉撫按官以罷軟開報

七年七月更定審編京城甲役之令時京城官民雜處十家之中免役者九又以其近傍隙舍主匿姦人貧民至代爲更徭勞役不堪御史王儀因請斟酌丁產著爲定例從之至四十三年七月又以順天府尹劉畿言令各州縣官先將境內丁田覈其原額而糾正其欺隱次將境內差役究其因革而裁減其冗濫然後按丁糧之等第爲賦役之輕重務使差徭平一以紓民力

十年四月更定羣長之役太僕寺少卿洗光言羣長之設用以分管馬戶拘集點視言撥交儀其役與里長同今不時更換弊不可言宜照里長例每里擇丁力多者十人充之以更十年之役滿日審換仍依里甲事體就令收解本年各項銀兩庶殷實者不得買閑姦狡者不得營充矣從之

十五年以三等九則審編均徭　戶部奏准今後凡遇審編均徭務照律例申明禁約如某州縣銀力二差原額各該若干實該費銀若干從公查審刊刻成冊頒布各府州縣候審編之時就將實費之數編作差銀分爲三等九則隨其丁產量差輕重務使貧富適均毋致偏累違者糾察同罪　三十三年增提編均徭提編者加派之名也其法以

銀力差排編十甲如一甲不足則提下甲補之故謂之提編是時諳達犯京師增兵設戍餉額過倍而東南被倭由是度支爲一切之法浙閩多額外提編江南至四十萬及倭患平應天巡撫周如斗乞減加派給事中何煃亦具陳南畿困敝言軍門養兵工部料價操江募兵兵備道壯丁府州縣鄉兵率爲民累甚者指一科十請禁革之命如煃議而提編之額不能減

三十七年三月裁省驛遞兵部議國初設驛遞以宣傳王命飛報軍情比者成法盡更糜費十倍既有站紅船又增設官民坐船既有額定馬驢又增設幫馬既有正差應付又有借冒關牌分外逼索者請查會典事例盡燬官民座船以其費入官其旱驛馬驢除兩京會同館之外每驛減十之三非衝者減十之五所過官丞必須正差勘合塡定職名城方夫馬之數方許應付其他一切分關倒關改關借關及額外鋪陳餽送乾折等弊在內聽部科在外聽撫按參革仍以各地方所省錢糧之半解部輸邊詔允行

四十年定內府各衙門應役人數令內府各監局司庫等衙門將各匠役定以一萬七千一百名錦衣衛各旗校定以一萬六千四百名光祿寺厨役定以三千六百名太常寺厨役定以千一百名各爲額類如有事故止許在冊餘丁查補不得踰數濫收又戶部奏准河南均徭庫子擇殷實有力者朋充協濟掌印官置空白文簿二扇赴巡撫衙門用印鈐蓋發各役收掌遇派辦一應公費照數登記聽巡撫及守巡官弔查至於各倉斗級俱令年終支盤其後收支皆見役承當毋得牽繫舊役

四十四年二月議准江南行十段錦冊法其法算該每年銀力差各若干總計十甲之田派爲定則如一甲有餘則留以爲二甲之用不足則提二甲補之鄉官免田十年之內止免一年一年之內止於本戶寄莊田畝不拘同府別府但已經原籍優免者不許再免　神宗萬歷元年十一月順天府府尹施篤臣請恤廂民差役篤臣言廂戶之設始自永樂初取江南富民三千戶塡實京師分派宛大兩縣寄籍至弘治間止存二百餘戶以句攝煩擾奏免僉解每戶歲徵銀五兩盡給存戶爲津貼安家盤費後因春秋陵祭鄉會武闈及各衙門取用物件等項兩縣里甲供應不前暫令各廂戶備辦遂沿習爲常各戶歲給領前銀輪流供辦嘉靖間戶部見所解前銀數多發貯太倉備邊銀

去差存逃亡過半議者乃請每縣各給銀三百兩供應繁難不敷措辦日逐賠補漸益凋零今兩縣僅存廂民五戶每歲置辦家伙亢費叢雜難以悉舉夫廂戶非土著之民供辦非額設之役所有之資既以收其八九所供之後又未錮其一二貧者流移竄者投避見在五戶惟餘殘喘豈祖宗填實京師之原意乞將解到安家銀每縣歲添給一百五十兩仍清查影射與五戶一體當差戶部議覆每歲止添給二百兩

六年優卹治河夫役正月給事中李淶言河夫之役甚苦宜從實勘估稍優其直以蘇小民之困工銀必須早給仍禁督小官不許假以別事剋削七月巡按直隸崔廷試言淮甸地方所當因勢調停者其一計夫役以安窮民各州邑所派之夫日給三分而遠者一日七八分次亦不下五六分彼里甲所取辦民已不勝苦矣事竣之時當事者又多裁削之或遇有衝決輒令復築不復計工夫洪水所衝何堅不破而可令窮民賠償耶以後量從寬處免其扣累庶幾民忘其勞而稱佚道之使也皆允行

七年八月減均徭加派銀給事中郝維喬言國家賦稅差役原有定額邇來條鞭新立規額未定無名供應之費不時科歛之需其苦萬狀卽遇災傷蠲免而各項亢費亢役及門攤納辦支應常例等項有司仍一槩追徵不少減免此兩稅輸官者少雜派輸官者多也請命下各直省每年春秋稅額照常徵派外將均徭里甲及一應雜派錢糧但係小民出辦者通行查議某項應減每項應革某項仍舊分類開造呈報酌議務求省約從之凡減銀一百三十萬有奇

九年通行一條鞭法　條鞭法者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輸於官一歲之役官為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為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加以增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併為一條皆計畝徵銀折辦於官故謂之一條鞭嘉隆間數行數止至是乃盡行之蓋均徭里甲與兩稅為一小民得無擾而事亦易集立法頗為簡便然糧長里長名罷實存諸役卒至復僉農民條鞭法行十餘年規制頓紊不盡遵也　先是世宗嘉靖十年正月御史傅漢臣言頃行一條鞭法十甲丁糧總於一里各里丁糧總於一州一縣各州縣總於府各府總於布政司布政司通將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內量除優免之數每糧一石審銀

若干每丁審銀若干斟酌繁簡通融科派造定冊籍令行各府州縣永爲遵守則徭役公平而無不均之嘆矣奏入下所司穆宗隆慶四年戶部奏准江南布政司所屬府州縣各項差役逐一較量輕重係力差者則計其代當工食之費量爲增減係銀差者則計其扛解交納之費加以增耗通計一歲共用銀若干照依丁糧編派開載各戶由貼交限徵收其往年編某爲某役某爲頭戶貼戶者盡行查革如有丁無糧者編爲下戶仍納丁銀有丁糧者編爲中戶及糧多丁少與丁糧俱多者編爲上戶俱照丁糧併納著爲定例此一條鞭法之始

十一年十一月議審編事宜順天府府尹臧惟一言審編事一銀力二差分配丁田每畝科銀二分涉於過重不若以丁門爲主丁門上中則先儘力差重者編審其丁門下則并地畝編審輕差不得拘定每畝二分之例一差徭以丁田爲主而又有門銀者富家援例丁得優免故富者照門審差上中六則照門銀等則編審下戶槩出丁銀不得復議門銀一力差代役額外需求以致正戶賠累必每差明編所用之數除聽本戶親當外代當者徵銀解各衙門當官給領不許額外需求一流寓土著莫非正民除寄莊未久產業無多者照例每地一畝徵銀三分止編銀差外其居住年久置有田土房舍者即令收籍與土民一體當差一各衙門裁革官員門皂人役宜查明免編以寬民力一各州縣地有繁簡故所用人役自有多寡將應減應增照數編審庶冗費可省而差用亦敷一差有銀力輕重不同舊審銀差有應改力差者或舊審力差有應改銀差者隨官改編亦通變便民之法部覆如議

熹宗天啟元年均遼餉加派戶丁等銀從給事中甄淑請也自萬歷時接踵三大征頗有加派四十六年驟增遼餉三百萬三年之中增賦五百二十萬於是淑言遼餉加派易致不均蓋天下戶口有戶口之銀人丁有人丁之銀田土有田土之銀有司徵收總曰銀額按銀加派則其數不漏東西南北之民甘苦不同布帛粟米力征之法徵納不同惟守令自知其甘苦而通融其徵納今因人土之宜則無偏枯之累其法以銀額爲主而通人情酌土俗頒示直省每歲存留起解各項銀兩之數以所加餉額按銀數分派總提折扣裒多益寡期不失餉額而止如此則愚民易知可杜姦胥意爲增減之弊且小民所最苦者無田之糧無米之丁田鬻富室產去糧存而猶輸丁賦宜取額丁額米兩衡而定其數米若干即帶丁若干買田者收米便收丁則縣冊不失丁額貧民不致賠累而有司亦免逋賦

之患從之

莊烈帝崇禎六年正月御史祁彪佳疏陳里甲之困先是三年河南巡撫范景文言民所患苦莫如差役錢糧有收戶解戶驛遞有馬戶供應有行戶皆僉有力之家充之名曰大戶究之所僉非富民中人之產輒爲之傾自變爲條鞭法民困少甦而大戶終未嘗革至是彪佳疏陳里甲之苦言自一條鞭之法行差徭咸入正賦安得里甲用之也乃僻邑遐陬公然僉派歲節之餽送過客之供應新官之鋪設軍民之起解事無難易概令支當至於解銀一差尤稱重用發領之際吏緣爲姦兌收之時賠折無算更有發空批令墊納在先要補於後者河南按臣李日宣行官收官解中州便之何不可行之於天下也帝嘉納之

裁驛夫天啟時御史李應昇疏陳馬夫河役糧甲修辦白役擾民之弊至是給事中劉懋復奏裁驛夫征調往來仍責編戶驛夫無所得食至相率從流賊爲亂云

吳縣汪鍾霖甘卿甫纂校

職役類二

皇朝職役 附復除

皇朝通考天聰八年以漢官陳訴差役重科 命集衆官宣諭之時衆漢官訴於管戶部貝勒之前云所派差役似有重科之事 太宗文皇帝命大臣察訊所訴多不實因命傳集衆官諭曰爾衆官在明國時所有人丁若干今有若干孰多孰寡何不細思之朕思我國雖貧爾等如此亦足矣欲令爾等與滿洲一例當差尚恐致累今爾等反言苦累過於滿洲滿漢官民雖有新舊皆我臣庶豈有厚薄之分乎滿洲出兵三丁抽一今令爾等亦與滿洲一例三丁抽一爲兵爾等以爲何如乎且滿洲之偏苦於漢人者不但三丁抽一也如每牛彔下守臺淘鐵及一切工匠牧馬人旗下聽事人役等所出不下三十人當差者凡十有四家又每年耕種以給新附之人每牛彔又出婦人三口又耀州燒鹽獵取禽獸供應朝鮮使臣驛馬修築邊境四城出征行獵後巡視邊墻守貝勒門及派兵防守巨流河在在需人皆惟每牛彔是問又每牛彔設哨馬二匹遇有倒斃則均攤買補遇征瓦爾喀時又各餧馬二三匹從征每牛彔復派護軍十名兵丁二三名往來驅使差回又令餧養所乘馬匹遇各國投誠人至撥給滿洲現住房屋令滿洲展界移居又分給糧穀令其舂米釀酒解納每年獵取獸肉分給新附之人又發帑金於朝鮮貿易布疋仍令滿洲負載運送邊城滿洲又有窖冰之役每年迎接新附之虎兒哈於教場看守皮張運送薪水朝鮮蒙古使至駐瀋陽護軍甲喇額眞各出一人運給水草若夏月至更有採給靑草之役又每年採參併負往朝鮮貨賣每旗以一戶駐英格地方巡緝踪跡又以一戶駐瀋陽渡口看守船隻此皆滿洲偏苦之處若不向爾等詳切言之爾等亦未必深信今滿漢均屬一國人民爾等何竟不知差徭之少倍減於滿洲而滿洲差徭之多實踰爾等三十餘項也諭畢衆官謝罪並釋之

九年嚴濫役民夫之禁先是天命十一年 太宗卽位之初嘗 諭羣臣云城郭邊墻事關守禦勞民力役事非得已今修葺已竣嗣後不復興築用恤民力專勤南畝以重本務至是自郊外還集諸臣於朝 諭之

曰朕昨出見民間耕種愆期蓋因牛彔章京有事城工欲先時告竣故額外派夫致誤耕作築城固爲正務然田地荒蕪民食何賴嗣後有濫役民夫致妨農務者該管牛彔等俱治其罪

順治元年置各州縣甲長總甲之役各府州縣衞所屬鄉村十家置一甲長百家置一總甲凡遇盜賊逃人姦宄竊發事件鄰佑卽報知甲長甲長報知總甲總甲報知府州縣衞核實申解兵部若一家隱匿其鄰佑九家甲長總甲不行首告俱治以罪　定取用匠夫之例

二年令順天府屬州縣各派匠役一百名赴工應役時以營建太和殿需用工匠行令各州縣派解應役按工給値至十二年工部以匠役缺少工程稽遲復奏令順天等八府派解赴工又令山東山西二省查各匠有願應役者解部供用其後大功告成凡匠役皆酌路塗遠近按日給與飯銀令其回籍又除豁直省匠籍免徵京班匠價前明之例民以籍分故有官籍民籍軍籍醫匠驛竈籍皆世其業以應差役至是除之其後民籍之外惟竈丁爲世業

三年　特命大臣訂正賦役全書因田定賦計丁授役舊有經制明季加派紛繁民生凋瘵　世祖章皇帝定鼎後　特命大臣察覈欵項盡除濫額擬定賦役全書進呈　御覽至十四年告成　頒行天下玆後隨時修訂備詳舊制以現行者爲定則　又定編審人丁　征徭科則編審之法核實天下丁口具載版籍年六十以上開除十六以上添註丁增賦亦隨之有直省丁徭有分三等九則者有一條鞭徵者有丁隨地派者有丁隨丁派者其後改隨地派十居其七總計直省徭里銀約三百數十餘萬亦間徵米徵豆其科則最輕者每丁科一分五釐重者至一兩三四錢不等而山西有至四兩餘者鞏昌有至八九兩者大抵因地制宜如前代差役視民閒物力爲輕重故各有不同三年或五年一編審凡所以平賦役清隱匿別老幼均差徭律有差遣不平賦役不均隱蔽差役逃避差役之目皆役法之條件也又有屯丁者明代衞所屯軍各給以地入　本朝除其軍籍改爲屯丁其後惟留駕運漕船之運丁其非運丁者陸續改入民籍現運屯丁則免科閒丁各科銀不等皆免其民丁重派又三等九則之目沿自前明一條鞭征法亦同其法將均徭均費等銀不分銀力二差俱以一條鞭從事凡十甲丁糧總於一里各里丁糧總於一州縣州縣總於府府總於布政司通計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里甲與兩稅爲一

凡一州縣丁銀畢輸於官官爲僉募以充一歲之役小民得無擾而事亦易集至康熙五十二年　恩詔以現在丁册定爲常額續生人丁永不加賦雍正元年以後各省丁徭皆陸續攤入地畝惟編審人丁以供差役又定內外各衙門額設吏役凡內外各衙門書吏皆取良民充役定有經制額數不許濫設　國初沿前明之例吏典由各處僉撥充役後改爲考取或由召募投充凡在內各衙門書役投充必取原籍地方官印結方准著役不許有冒籍冒姓頂替之弊各衙門各派一官專司稽察在外府州縣書役必取鄰佑親族甘結地方官印結方准著役其有無弊端責令道員按察司查察之司道關題書役令督撫稽察督撫衙門自行稽察不許有重役濫充之弊役以五年爲滿役滿不退者斥革凡在內書役及各館閣供事役滿報部彙至三月於吏部衙門考試封貯試卷以俟在外考試者在外書吏役滿印官保送巡撫每年七月彙集考試幷試卷送吏部至年終吏部一併校閱定等第名次奏聞請　旨以雜職等官分別銓用其府州縣額設祗候禁子弓兵於該納稅糧三石之下二石之上戶內差點免其雜泛差役勿得將糧多上戶差占各處衙門又有快手皂隸門卒庫子諸役皆按額數召募額外濫充者謂之白役私用白役者有禁白役犯贓與正役同罪通州坐糧廳所屬八行運役及倉役亦有定額令知州僉選誠實良民應役不許旗人充應不許一人充兩三役兼充者謂之霸役罪至徒初定祿秩之時吏役銀米皆有定額在內各衙門聽事書役及皂役隸卒匠夫人等按季給以銀米多寡各殊在外各衙門吏書門子舍人皂隸禁卒鋪兵倉夫斗級工匠人役亦按季給以工食銀兩其後屢經裁減皆於州縣地畝編徵詳載賦役全書　又定賦役不均及脫漏戶口隱蔽差役逃避差役之律凡有司雜泛差役皆驗籍內戶口田糧爲派差之差等若放富差貧那移作弊者罪之如由部中派取物料必酌所屬大小豐歉坐派不均者亦罪之在民戶有定籍按籍受役若戶不附籍及隱蔽他人在戶則差役不平應治其脫漏之罪仍改正當差若民戶逃往他處以避差役者罪如之幷治里長故縱之罪若丁夫雜匠在役而逃與故縱者皆罪之　又禁革主保里長幷催頭大戶名色天下各府州縣編賦役册以一百一十戶爲里推丁多者十人爲長餘百戶爲十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里曰里里長十人輪年應役催辦錢糧勾攝公事凡十年一周先後各以丁數之多寡爲次其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帶

管於百一十戶之外名曰畸零若有妄稱主保小里長保長主首等項名色生事擾民者皆治其罪里中有合設耆老者於本鄉年高有德眾所推服人內選充不許罷閑吏卒及有過之人充應凡里甲之民輪充現年止令催納各戶錢糧其一應差徭勿使現年受累若有徵收錢糧派人作催頭者或有借稱徵糧令里中僉報大戶派納銀米至於破產者皆嚴行禁革其州縣官或於額外私派而上司徇隱者許里長甲長據實控告依律治之　又禁止私充牙行埠頭凡城市鄉村通商之處陸有牙行船有埠頭為客商交易貨物並選有抵業人戶充應官給印信文簿附寫客商船戶住貫姓名路引字號物貨數目每月赴官查照不許私充　又禁有司官私役部民凡有司官私役部民出百里之外及久占在家使喚者有禁仍追雇直若有吉凶及在家借使雜役不得過五十名役其人不得過三日違者以私役論又定州縣鋪司鋪兵及弓兵之制禁止私役直省各州縣公文來往役民遞送名曰鋪兵每十五里置急遞鋪一所設鋪兵四名鋪司一名於附近有丁力糧下者點充須要少壯近一石之上二石之正身與免雜泛差役凡公文一到即刻遞送晝夜須行三百里稽留者分別時刻治罪若公文有損壞沉匿拆動原封者亦分別治罪鋪司為鋪兵之長專一於該管鋪分往來巡視其提調官吏每月親臨稽查若有無籍之徒不容正身應當用強包攬多取工錢以致公文有誤者重治其罪其各衙門一應公差人員不許差使鋪兵挑送官物及私齎行李若鋪舍不修什物不備鋪兵數少及老弱當役則罪其鋪長巡檢司所屬弓兵專司巡緝地方亦不許包攬應當並禁止私役違者如私役鋪兵之罪

四年設直隸沿河堤夫御史佟鳳彩言近畿沿河州縣屢年衝決禾稼被淹有虧正賦宜令各州縣額設堤夫量其河之淺深口之寬狹修築堅固庶河水不致泛漲而秋成可望下部議允之

九年令直省州縣置社學社師每鄉置社學一區擇其文義通曉行誼謹厚者充補社師免其差徭量給廩餼令提學考核之雍正元年復申明其制十一年定流民附籍當差之例明季民多流移所居之處不附冊籍至是部臣議奏凡外省新舊流民俱編入冊籍與土著一體當差新來者五年當差從之十二年增給河夫工食時遣大臣視河言額設河夫工食不敷請酌為增給下部議行仍令河臣嚴察河工官吏扣折夫食十五年令直省匠價仍照經制

徵解工部等衙門奏言按經制所載遇有大工直隸各省徵諸匠役解赴京師每年春秋更換後匠役屢解屢逃因而折工價解部於順治二年奉旨除免匠價今臣部工程尚繁需用不貲應將匠價仍照經制徵解從之至康熙三十六年以後陸續併歸田畝各省賦役全書分析項數名目具存　十六年令直省舉行鄉約之法宣講上諭十七年禁有司私派里甲之弊凡有司各官私派里甲承奉上司一切如日用薪米修造衙署供應家具禮物及募夫馬民壯每年裝飽之弊通飭撫案俱行嚴禁康熙八年科道官言各處土產有文武官員行票差役令州縣買送州縣按里派取等弊請行嚴禁部臣又言州縣加派里民近經禁革乃以日用供應取辦牙行鋪家並強索賤市應勒石永禁皆從之至三十九年復申陋規雜派之禁如遇大差大役有因公濟私以一派十者又有每年每節派送大小禮儀者郡守之交際又有派之各屬者有府州縣衛所官出門派中火路費以及跟役之食用者有上司差使往來派送規例下程者起運餉銀派解費者嗣後革除陋習不得仍蹈前轍又部議湖廣等處徵收錢糧有公然科派如闔邑通里共攤司出者名曰軟擡如各里各甲輪流獨當者名曰硬駝豪劣奸棍包攬分肥應勒石

康熙元年令江南蘇松兩府行均田均役之法

二年濬淮安涇河閘計田出夫

六年嚴禁江西提甲累民之弊七年定驛遞給夫之例凡有驛之處設有夫役以供奔走各按路之衝僻以爲多寡額數不一其夫日給工食自一二分以至七八分不等皆入正賦編徵若額外雇用則按遠近加給工食水驛用縴夫亦同凡應給夫役者按品定數不許額外強索是年戶科給事中吳國龍疏言驛遞苦累最甚除出征大兵及駐防官兵家口自北往南皆係緊急軍機應照例給夫外其自南往北者宜停止給夫庶不致差繁費重事下兵部部臣言出征大兵關係軍機應照舊例其駐防官兵家口無論往南往北陸路量給夫車下水不給縴夫上水縴夫比舊例減半給發自京起程者臣部定限自外起程者該督撫定限報部不許沿途逗遛違者治罪從之

九年於江南山東派夫協濟河工加給工食幷停地方津貼之費是歲九月河道總督羅多以大修河工額用協夫三萬四千八百餘名請於江南山東兩省僉派協濟事下工部以僉派夫役道遠民艱又恐官吏借端滋擾應行召募

爲便查舊發工役銀每日四分今加給二分則工程不致遲誤奉　旨河工關係重大時近冬寒勢不容緩倘臨期應募無人復行僉派必致遲誤著該督先行竭力召募儘所得人夫供役如萬不能得就近量行僉派協濟

十六年禁止有司派罰百姓修築城樓垛口

十七年裁江南鳳陽淮安等府淺夫溜夫改設河兵河臣靳輔經理河工事宜請設江南河兵八營專司河工而罷回所設夫役從之至三十八年又裁徐州所屬額設歲夫改設河兵先是沿河之處皆設有淺夫溜夫以備挑濬募民充應時有裁減至是裁夫設兵遂爲定制

十八年令天下立社倉義倉以本鄉之人管理其事時議整飭常平倉法勸諭官紳士民捐輸穀石於鄉村立社倉市鎮立義倉公舉本鄉敦重善良之人管理出陳入新春月借貸秋收償還每石取息一斗儲穀多者管倉人給予頂帶

二十五年置近畿屯莊保甲直隸巡撫于成龍疏言順永保河四府旗民雜處盜警時聞非力行保甲不能寧謐應將各屯莊旗丁同民戶共編保甲令屯撥什庫與保正鄉長互相稽查有事一體申報究治下兵部議從之

二十九年令直省紳衿田地與民人一例差徭山東巡撫佛倫疏言累民之事第一職役不均凡紳衿貢監戶下均免雜差以致偏累小民富豪之家田連阡陌不應差徭遂有奸猾百姓將田畝詭寄紳衿貢監戶下希圖避役應力爲禁革請限二月之內通令自首盡行退出嗣後凡紳衿等田地與民人一例當差庶積弊一清而小民免偏枯之累得　旨紳衿等優免丁銀原有定例其鄉紳豪強詭寄濫免以致賦役不均積弊已久該撫所奏直省應一體行下其事九卿確議尋議上悉如所奏一體通行　又徵僉派河夫工銀令州縣雇夫應役

三十二年發民夫修　盛京城垣奉天將軍綽克托疏言修理　盛京城垣需用夫役請在本處民內按丁取用工銀議覆從之

三十九年令甲首催徵錢糧時行滾單法如一邑每里之中或五戶或十戶止用一滾單逐戶開明田糧及應數限期發給甲首挨次滾催令甲內之民照例自封投櫃以免里長銀匠櫃書稱收作弊

四十七年申行保甲之法先是順治元年即議力行保甲至是以有司奉行不力言者請加申飭部臣議奏弭盜良法無如保甲宜倣古法而用以變通一州一縣城關各若干戶四鄉村落各若干戶戶給印信紙牌一張書寫姓名丁男口數於上出則註明所往入則稽其所來面生可疑之人非盤詰的確不許容留十戶立一牌頭十牌立一甲頭十甲立一保長若村莊人少戶不及數即就其少數編之無事遞相稽查有事互相救應保長牌頭不得借端魚肉衆戶客店立簿稽查寺廟亦給紙牌月底令保長出具無事甘結報官備查違者罪之

雍正元年山東挑濬運河免派河夫例撥派民夫挑淺濟運朕思連年薄收百姓困苦未必堪此重役將來流亡日多民生日蹙深為可憫古人救荒之策有大興工作以濟民食者不若竟動正項錢糧雇募民夫給以工食挑濬運河則應募既多散者復聚民資工食稍延殘喘民心鼓舞工程易就運道早通於興役之中即寓賑濟之意莫便於此又嚴禁各衙門書辦缺主凡經制書役年滿缺出該管官在現充書識內僉點更替其弊也老吏把持所管止令新役出名任事而操縱賃緣仍屬老吏或索取租銀謂之缺主雖律有明禁無能斥革者至是都察院奏 諭旨各衙門募設書辦不過令其繕寫文書收貯檔案為日既久熟於作弊已經考滿復改姓換名竄入別部奸弊叢生更有一等缺主名色掌握一司之事盤踞其中交通賄賂上下朋姦書辦倘有更換缺主總無改移子孫世業遂成積蠹自後書辦五年考滿各部院堂司官查明勒令回籍聽選如有逗遛不歸者飭令五城司坊官稽察遣逐其缺主倚恃勢力抗違潛匿者即參究押解回籍各部一年一次保結具奏倘仍有潛居京師者出結之大臣官員一併治罪尋有奏言浙江藩司衙門有通供一缺父子兄弟相傳錢糧盡歸掌握又學院則有掌案鹽差則有長接把持一切與缺主無異請永遠禁革乃下部通行直省一併嚴革其大小衙門胥役俱令五年為滿改業歸農如年滿不退更名復役或父出子入或改充別衙門併革役復入者俱照例治罪 又禁止州縣官藉欽差公費名色私派里民 禁止虛冒河夫之弊

二年令州縣歲舉老農給予頂帶先是元年 恩詔農民有勤於耕種務本力作者令地方官不時加獎以示鼓勵是歲又奉 諭旨勸課農事於每鄉中擇一二老農之勤勞作苦者優其獎賞又 諭朕惟四民以士為首農次之工商其下也漢有力田孝悌之科而市井子孫不得仕宦重農抑末之意庶為近古士子讀書砥行

學成用世國家榮之以爵祿而農民勤勞作苦手胼足胝以供租賦養父母育妻子其敦龐湻樸之行豈惟工賈不逮亦非不肖士人之所能及雖榮寵非其所慕而獎賞要當有加其令州縣有司擇老農之勤勞儉樸身無過舉者歲舉一人給以八品頂帶榮身以示鼓勵

四年以四川開墾田地民苗不知開墾之法部臣議令於在川居住湖廣江西之民選擇老農給其衣食令其開墾俾民苗學習俟有成效題給頂帶送歸原籍

七年廣西布政使張元懷言老農一歲一舉品秩似屬易邀請嗣後三年一舉行從之　又定揀選民壯之制各省州縣例設民壯五十名每不足額數餘亦僅供雜役刑部尚書勵廷儀奏請團練民壯令各州縣揀選民間壯丁務足額數實給工食分派學習鳥鎗手二十名弓箭手二十名長鎗手十名選其尤壯者各一人點充頭役不時操練務使技藝嫻熟皆堪應用奉行不力者罪之至六年因山東濟甯州盜傷官弁議給各官防護之人部臣言州縣額設民壯又有捕役皂快人等防護未嘗無人因州縣官視爲具文不加操練卒然有事即畏避潛藏請於各州縣壯丁內挑選壯健能軍器者二十人用爲長隨以資防護兩司官給與五十名道府四十名同知通判二十五名即於州縣壯丁內選送州縣佐貳官酌給四五名即在本州縣揀選每名歲給工食銀六兩不扣荒缺尋以編修吳應棻言州縣民壯多寡不一因各官派撥爲隨身健丁以致衝繁之地不敷差遣請將衝繁州縣之民壯停其派撥下部議從之其後復經裁減存設不一皆爲經制先是江南撫臣嘗言州縣捕盜設有捕快一役不載經制全書並無工食充此役者率皆市井無賴承緝盜賊每多縱盜扳良之弊請一概革除其緝拏之責宜任民壯以專責成尋議各州縣馬快僅有八名實屬不敷請以民壯合爲一役名曰壯快一體操練分班巡緝從之　又禁革各衙門掛名吏役直省大小衙門吏役向有掛名一項臣僚條奏有陳其弊者畧言文職大小各衙門除正身吏役貼寫幫差人等外皆掛名吏役其數甚多其名在官實不當差不過指稱名色躲避差徭且有不肖之徒借端生事欺壓良民況前次掛名假冒食糧兵丁之類盡行革除彼游惰已久豈甘奉命守法必將謀入衙門又復爲掛名之吏胥差役亦未可知請將此掛名吏役概行革除部議允行又條奏內有言直省督撫司道衙門俱有經制吏役康

熙十三年間督撫有添設儲將旗令傳宣村官等名目司道亦加增一倍雖經禁革白役不無明除暗附之弊府廳州縣等衙門或一吏而二八分項或一差而數人共當背地營私小民受害更有吏員一項五年期滿考給職銜乃竟有從未服役一日賄賂揑名倒提年月遂假衣頂出入公門武斷鄉曲請嚴加裁汰違者治罪亦下部議准通飭行之　又禁各省門差之弊各省文武衙門各有額設夫役例不得濫派時條奏內有以門差爲言者略謂北五省文武衙門每晚各派更夫三四十名不等又茶夫燈夫火夫一月一輪或十數名或八九名不等凡各官出入需用損夫多至百餘名皆挨戶輪當城市鄉村無一得免曰門差查文職衙門有民壯門子武職衙門有巡兵件當損夫文有各班差役武有步兵原資差遣何以復累民間枵腹應差週而復始誤即受刑責積弊宜禁下部議如所奏通行禁止　又定社倉法設正副社長以司倉事先是旣立社倉令本鄉之人管理日久弊生官民多受其累至是奉　特旨申飭因定社倉之法令地方官開誠勸諭不得苛派以滋煩擾所捐之數立册登明不拘升斗積少成多每社設正副社長擇立品端方家道殷實者二人爲之果能出納有法鄉里推服按年給賞十年無過令督撫題請給以八品頂帶徇縱者即行革懲侵蝕者按律治罪其貸給每年收息二斗俟息已二倍於本止收息一斗社長預於四月上旬申報給貸定期支散十月上旬申報受納臨放時願借者先報社長州縣計口給發交納時社長先行示期依限完納其册籍之登記每社設用印官簿二本一社長收執一州縣存查登載數目毋得互異其存官一本夏則五月申繳至秋領出冬則十月申繳至春領出毋許遲延以滋弊竇每事畢州縣社長將本數申報上司如有地方官抑勒那借强賣侵蝕者許社長呈告上司參處尋以督撫陳奏屢加申飭令按鄉分社公舉倉正倉副經管　又再公舉一令於社長正副之外身家殷實者總司其事令其不時稽查如有欺隱責令賠償　又嚴禁河南河工派累里民河南河工買草辦運及搶工夫役州縣俱派里民奉　諭嚴飭督撫諸大吏禁革其弊　又禁革江西里長催頭　又禁止直省大小衙門各項科派累民之弊直省衙門派累里下錮習已久時臣僚條奏有言其弊者畧言各省大小衙門遇有公事需用物件無不出自民間在潔己愛民者給發官價採買仍不累及小民而貪鄙之員則恣行科派凡一應工料食皿等項有一項設立一項總甲支值官府名爲當官所有

需用之物票著總甲從各鋪刻期即繳因而總甲串通奸胥蠹役以當官爲名從中漁利或借端多派運回私室或指官嚇詐婪財入己即發官價亦必低潮折扣十不償五奉法小民惟有隱忍更有甚者百工技藝傭工人等多係貧苦之家缺一日之工即少一日之食而官府罔恤民艱凡工作匠役亦必設立總甲派定當官某月則某人當某衙門以次輪轉伺候督工則呵叱鞭笞工食則遲延短少因而總甲胥役設立貼差名色其有不願赴官者勒令出銀幫貼官符一出差役紛馳魚肉小民莫此爲甚請　敕諭各省督撫嚴行禁止奉　諭旨大學士議奏尋議上如所條奏將設立總甲出票官買派工伺候嚴行　禁止務照時價工價給與鋪戶工役違者指名提參從重治罪又內閣學士巴錫奏言整飭州縣先宜革除陋規如派僱里長有茶果之名編審有酬勞之例迎春鄉飲均有謝禮應嚴行禁革部議從之　九年奉天府尹楊超曾疏言奉天各屬從前一切公務皆取給里下總計一歲之科派多如正額之錢糧如遇奏銷編審大計自府尹以至知縣衙門均有陋規名爲造册之費科歲考試自府丞以至知縣衙門亦有陋規名爲考試之費至大小官員到任陋規多端俱行攤派更或衙蠹里書從中指一派十侵收包攬臣已嚴飭各屬勒碑永禁並令嗣後徹底澄清不許私毫派累得　奏宣示於外令　旨將所奏
天官吏人等永遠遵行

四年嚴飭力行保甲定保正甲長牌頭賞罰及選立族正之例　又令江西浙江福建棚民廣東寮戶照保甲之法一體編查先是申嚴保甲已議苗獞一體編排其苗中保甲謂之合椿除隔省及生苗地方或村寨相遠者不必合椿外村寨附近之處皆令合椿互相防守尋議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各山縣內向有民人搭棚居住以種麻種箐開爐煽鐵造紙做菇等項爲業其間土著甚多亦有鄰省失業之人流寓令各該督撫將現在各縣棚民照保甲之例每年照戶編查責成地主并保甲長出具保結州縣官據册稽查倘住居星散不論棚數多寡自爲一甲互相稽查內有棚民已置產業并認糧承納入籍者俱編入土著一體當差至一邑中有四五百戶及至一千戶以上者即於棚居鄉壯中揀選保甲長承充巡查如棚民內有窩匪姦盜等事地主并保甲長不行首告連坐治罪能首獲者照例優賞

又議廣東省山多田少窮民入山搭寮取香木舂粉砍柴燒炭自食其力令各州縣將山內各寮照保甲之法一例

編查每寮給牌一張令通寮之人互相保結再於一寮之內擇老成謹愼有妻室之人點爲寮長寮戶悉聽鈐束倘有窩藏奸宄等弊寮長互結之人報官究治容隱不報發覺連坐寮長照總甲例治罪

六年定州縣額設仵作名數并賞給之例仵作一役載在經制全書人命重情賴以相驗虛實所關甚重充此役者皆預先學習講究久之始能無誤直省州縣或有或無雍正三年刑部條奏令各省督撫飭查額設名數又以仵作止有治罪之條並無獎賞之例無以示鼓勵嗣後有三年無弊者并議賞給　又禁止擅用驛夫又禁止四川跳甲插花之弊

七年禁止鄉紳奴僕充當書役　又加增四川雲貴等地方民夫脚價時以烏蒙用兵役民轉餉給與脚價間有不敷奉　諭旨凡川省有山路險峻之處運送軍糧須用人力與永甯建昌相類者著將脚價速議加增一面奏聞一面卽行給發其他雲貴等省若有似此之處亦著該督撫確查增添仍一面奏聞該地方有司務當實力禁止侵冒等弊使力役之民實沾恩澤

九年令江南蘇州踹坊設立坊總甲長南北商販靑藍布疋俱於蘇郡染造踹坊多至四百餘處踹匠不下萬有餘人時浙江總督李衞節制江南因陳地方營制事宜言此等踹匠多係單身烏合防範宜嚴請照保甲之法設立甲長與原設坊總互相稽查部議從之　又令甘肅回民通編保甲選掌教人以資稽查巡撫許容奏言甘肅回民居住之處應令地方官編爲保甲除設立牌頭甲長保正外選其中殷實老成者充爲掌教如人戶多者再選一人爲副不時稽查所管回民一年之內並無匪盜等事者酌給花紅以示鼓勵下部議從之

十二年裁減直省民壯額數先是河東總督田文鏡奏請將司道府廳佐雜等衙門民壯盡行裁汰仍歸里甲編管惟是民壯有修飾器械製辦火藥等費每名給銀六兩實屬不敷請卽以裁汰所餘工食每名增給二兩以作器具之資專心學習責令營員訓練拔入營伍俾有進身之階經大學士議覆奉　諭旨大學士等稱直省不可一概而論所奏亦是若各省中有可以照河東舉行者著該督撫酌量具奏至是大學士等再議各按所奏裁其冗設存其應用又以裁減所餘工食酌養餘丁下部通行爲例

乾隆元年設立河南沁河長夫免民夫修築堤工幷革各處攤派之累先是雍正十三年 皇上御極
特頒諭旨凡各河防堤岸閘壩等工程向於民田按畝派捐者槩予革除如山東挑挖運河派幫民夫工食江南
歲修海塘挑挖運河四川歲修堤堰直隸運河挑淺亦皆按畝派幫合計需銀十萬餘兩悉令動用正項錢糧不
得仍舊苛派至是復奉 諭旨河南武陟縣木欒店沁河堤工關係居民廬舍每年定爲民夫修築以防水患
里民按畝攤錢計二千四百餘緡頗爲地方之累若設立長夫三十名歲支工食銀三百六十兩即可省民間二
千餘金著河南總督照此辦理又孟縣地方小金堤亦係民修民築每歲攤派銀錢令改爲官修支銷正項又浙
江紹興府屬沿江沿海堤岸工程向係附近里民按照田畝派費修築亦令停止攤派動支正項又江南儀徵縣
江口三汊河向例三年大濬一次撈淺一次需銀一萬餘兩俱係商民三七分派捐輸經管里甲不無苛索滋擾
亦令永行停止統於運庫動支 又令永定河工民夫物料實發價值奉 諭旨直隸永定河每夏間時有衝
決修築堤岸夫役物料不能不取辦於民閒胥吏朋比作姦其人工物料價值肆意中飽毫無忌憚且將物料令
民運送工所往返動經百里或數十里不等脚價俱係自備種種擾累吾民其何以堪嗣後河工諸臣皆宜嚴行
稽查凡民夫物料應給價值務照實數給發不得聽任胥吏絲毫扣尅以至貽累百姓如有仍蹈前轍者必從重
處分 又禁革直省大小衙門吏役之弊周人驥切言其弊云州縣衙門舞弊莫如書吏然官若嚴明尚知畏法此
外額設衙役如斗級禁卒民壯捕役門子各管一事且名數無多尚易稽查約束惟快手皁隸二項人役定額原止
數名州縣向俱於額外收用現在多至二三百名不等其中原係安分民人投充衙門以圖體面避差徭者固有
之大半皆土棍游民呼朋引類州縣習而不察來者不拒盡以公門爲巢穴且常用應役盤踞把持瞞官作弊如賭
博流娼私販私銷諸奉禁之事惟衙役勾串瓜分包攬護庇小民乃公然違禁官即清査先令躲避稽査愈嚴愈得
借端勒索是上而阻撓功令之弊也凡有差票到手視爲奇貨可居登門肆橫索酒飯講差錢稍不遂意百般恐
嚇鄉民畏事莫敢聲言是下而剝削小民之弊也吏治之不肅民生之不厚率由於此快手皁隸舊止數名固屬
太少而約略衝僻地方量增名數可以敷用請 敕下直省督撫酌定成額分別去留其餘各役悉照皁快例

行違者查參至督撫司道等衙門承差各役盈千累百多係掛名倚勢欺壓平民挾制官長所在多有亦應一體定額事下王大臣九卿會議如所請行　嚴禁江浙地方當官役使工匠之累直省地方工匠人等各以其業爲生遇各衙門有事工作皆給工食私役之弊律有明禁沿習既久仍有差派應官者是歲奉　諭旨　又裁減陝西暫役屯丁陝西總督查郎阿奏言從前公務浩繁應役需人故於州縣屯丁內暫留二千名以爲看守城樓倉庫及滿漢各衙門應用每名受旱地一頃將額徵糧銀作爲應役口食今差務暫減請裁一千名歸農其存留應役者每名酌添盤費銀二兩於公項內支給從之

二年令甘肅屯田地方設立屯長總甲渠長甘肅所屬柳林湖等屯田之處地方遼闊屯戶衆多督撫奏言其地止有通判等官數員管理耳目難周請酌留熟諳屯務之生監農民並設立屯長總甲渠長分理下部議從之

又革除里甲地保看守城門之役先是御史楊嗣璟疏言直省州縣城門應用門軍或派里甲或派地保窮民苦累請一槩革除下部議行凡城門現有兵丁看守者如故其向派里甲地保及僱覔應役者皆除之於額設民壯內派撥二名輪流看守其未設城垣之倉庫監獄亦令民壯看守不得派及里甲地保永遠爲例嗣於二十六七年江蘇按察使蘇爾德河南布政使輔德屢以門禁言部議令存城兵少之州縣協撥民壯共相看守一體稽察

四年嚴禁各省工作扣尅侵蝕之弊奉　諭旨嗣後凡有興作之舉著該督撫轉飭該管官員實力稽　查務使工價全給民夫無絲毫扣尅侵蝕之弊倘該管官員稽查不力督撫即行嚴參如徇庇屬員或失於覺察朕必於督撫是問　又准湖南各屬添設民壯斗級署湖南巡撫張璨以各屬捕役民壯斗級鋪司等役有未經設立者請行添設下戶部議部臣言捕役向無經制之例不准添設鋪司一項不無虛糜應令確查到日再議其民壯斗級應准添設從之

五年禁胥役兼充牙行　諭旨嗣後胥役人等冒充牙行作何定例嚴禁及失察處分交該部議奏尋議令地方官查革追帖永行嚴禁地方官失察分別降罰載入則例

八年禁止衿監認充牙行奉　諭旨定例投認牙行必係殷實良民取有結狀始准給帖充應乃聞各省牙行

多有以衿監認充者從前外省衙門胥役有更名換姓兼充牙行者已經降旨敕部定議嚴行禁革積弊始除而衿監充認其弊與胥役等應將現在牙行逐一詳查如有衿監充認者即行追帖令其歇業永著爲例　又令山陝邊外種地人民設立牌頭總甲部臣議奏山西陝西蒙古地方種地人民甚多其間姦良難以分晰應設立牌頭總甲令其稽察即於種地人民內擇其誠實者每堡設牌頭四名總甲一名如種地民人內有拖欠地租並犯偷竊等事及來歷不明之人即報明治罪如通同徇隱將該牌頭等一併治罪

十年定各省城垣工程一千兩以下者酌用民力修築工部議覆川陝總督慶復奏請西省各屬城垣分別緩急動帑興修其工程在一千兩以內者飭令州縣合力捐修司道共襄其事

十一年奉　諭旨以城垣多有殘缺令各督撫督率有司留心整飭尋以巡撫碩色奏請一千兩以下者令各州縣分年修補土方小工酌用民力其餘於公項下支修奉　旨令各督撫倣照辦理善爲經紀勿致累民

又總督鄂彌達奏言若按田起夫誠恐佔田之戶必派之佃田之家不若暫借稅銀生息備用奉　旨此奏甚屬錯誤城垣爲國家保障其責專在地方官員所以酌用民力者上下相維之意並非令其按田起夫竟成賦額之外多一力役之征也恐各省督撫亦錯會朕旨或致辦理未善致有累民之處特頒此旨曉諭各督撫知之

二十二年更定江西豐城修隄力役之法　又釐直省保長保甲奉　諭旨著各督撫就該地情形詳悉議奏嗣經各督撫上奏戶部彙議略言保甲之設所以弭盜安民今各省奏到情形其中如慎選保甲一條議令該地士民公舉誠實識字及有身家之人承充保正甲長不得以市井無賴濫厠其一切戶婚田土催糧拘犯等事另設地方一名承值至支更看柵等役民間以次輪充惟紳衿及衰廢幼丁量免俱應准行至所請減設牌頭免點甲長二條查十戶立一牌頭十牌立一甲長原使分任責成若經減免則保正耳目難周稽查恐有不密又添設約正約副設立保甲房書吏二條未免滋擾又十戶輪充甲長一條仍恐無賴之徒濫厠俱應議駁從之

二十七年禁止生監充當雜役先是八年奉　旨不許衿監認充牙行永著爲例至是浙江學政李因培復言其弊禮部議覆略言士子身列膠庠一切公私雜役不得仍與名頂充例禁已久今浙省士子宜身經商里役者

不一一曰莊書管田糧底冊推收過戶等事一曰圩長𡍯長塘長管水田圩岸修葺堵禦等事此專係浙省名色各省如此類者皆鄉民公推老成明白之人經理其事生監自不應攙越管理請一概禁止一曰埠頭一曰牙行此二項江浙等處多有祖父相傳世業應令另報無頂戴之人領帖充當生監不得濫充至社長一役專司社倉出納應以殷實農民承充乃生監中之貧無聊賴者謀充此役惟以侵蝕爲務州縣官强令殷實生監爲之又每視爲畏途殊失立法本意應遵例務令農民充當不得濫報生監嗣於三十年安徽布政使程燾言社長社副與牙行埠頭莊書圩長不同伏查莊書管造民間推收田產完欠錢糧數目圩長管圩埝堤埂坍卸修築之事牙行代客買賣貨物埠頭代人僱船僱夫此等賤役誠足潰裂坊檢至社長社副職司積貯止當論其家道殷實人品端謹與否不當論其是否生監也且生員歲科應試原不宜他務相妨至鄉民捐監不過支持門戶頂戴榮身應考之人百不得一而社倉設在四鄉村落遠近不齊必與倉穀附近之人庶可就近經理今一鄉中殷實之戶除經營貿易而外其務農置產者不過數家又於此數家中開除生監旣限於地復限於人辦理實多掣肘嗣後應將不應試之生員及鄉民捐納貢監不應試者仍照舊例選充社長社副下部議行

二十八年令民間捐修之城工如有坍卸不必責其經理修補奉　諭旨託庸奏亳州懷甯二城現在修竣將來如續有坍卸卽照今次捐修之例聽民自爲經理修補等語城垣所以衞民如遇應修之時士民中有急公任事出資承修者原有議敘之例以示鼓勵至現在工竣之處自在工員與地方官爲之保固使竟定爲民修不惟在事之員得以藉口且恐不肖官吏因緣苛派所關非淺設於現修城垣時附近居民私竊磚料自宜嚴爲禁約犯者治以應得之罪可耳何得竟定爲閭閻認修之例以滋弊累其通諭各督撫知之

二十九年裁直隸垡船秋夫先是乾隆二年總河顧琮以東西兩淀爲西南衆水之滙擁泥挾沙日漸就淤奏准設垡船二百隻秋夫六百名九年尚書劉於義等以永定各道屬應用秋夫者甚多奏准添設垡船二百隻秋夫六百名嗣因垡船內有牛舌頭船八十隻窄小不能適用復請裁汰幷裁秋夫八十名至是總督方觀承奏言垡船用在撈泥然水深五尺以下卽難著力而船泥載重行滯且運泥淀外嘗數里數十里之遥一日之中撈運無

多遇有工作調撥不敷仍須另僱民船民夫而堡船修造油艌添補器具衩夫歲給工食效少費多應將堡船三百二十隻全行裁汰其衩夫一千八十名本屬水鄉民夫悉令散歸漁業嗣後河旋工程如有需用船夫之處應令臨時價僱照例報銷其原設之管船千總外委等酌量裁撥下部議行又嚴軍籍捏冒民籍之禁漕運總督楊錫紱言軍民戶籍不同既隸軍籍即應聽僉辦運乃各衛所宦家富戶或將本有屯田轉售於人而專置民產或應試報捐俱冒民籍進身或將族譜老軍之名預行移改或將衛所舊存案卷曾斷爲軍者潛行抽減歷年既久不復報僉即經同運軍丁上報而紛紛辨訴州縣等官或礙情面或辦理粗疏斷爲是民非軍衛所官弁莫可如何伏查漕運各丁除應得隨運屯田外造船則有官價在家則有月糧在途則有行糧兼有漕贈漕截等銀資其辦運況宦家富戶即使承認一丁原可令族中子姪或知事家人代辦不必己身親行令有力者以計免僉而所僉皆無力之疲丁殊未平允應請嗣後凡隸軍籍之宦家富戶徑行僉報如有捏控苟辦者治以應得之罪得

旨允行

三十年嚴河工買料運料交料之法河南黃河工料向由沿河三十二州縣採買至是巡撫阿思哈言民間辦料多由地方官派買在料多之戶猶能自運抵工至小戶出料無多離工路遠僱裝盤攪業曠費繁遂有包辦之人名曰料頭講定價費折乾何啻數倍雖經屢禁而民間謂與自己運交究爲省便甘心折虧若輩愈行無忌請於秋成料平之時委佐雜幹員領項採辦運交工所以十六兩準秤秤收不得藉上司鋪墊燈燭薪米名色致有浮收下部議行

三十一年定　盛京木場丁辦商辦之制　盛京有砍木山場曰大那彔曰東昌溝曰鶯窩背曰梨樹溝曰小夾河曰那爾吽曰鍋鐵峪曰大石湖曰英額河砬子向由臺丁領票砍科以資生計乾隆八年將軍阿蘭泰以搭橋商人拖項無完請將各場酌撥商辦以淸欠項二十四年將軍淸葆請將各場撥還臺丁如臺丁不願承領募商砍伐科租二十七年因鶯窩背臺丁承辦貽誤募商另充頗見成效至是臺丁復以爲請工部尚書託恩多請定章程經大學士等議以丁辦現有誤公之案而商人多費資本開就山場承辦尚無貽誤若因臺丁覬覦遽爾撥

還設將來或需募商必致裹足不前請將商辦之大那彔等三場仍歸商辦如無商辦即令六邊衙門將殷實壹丁保送承領丁辦之梨樹溝等六場仍歸丁辦如無丁辦即行募商從之　又裁揚州衛二幫抵撥漕船揚州衛二幫輪減漕船二十四隻向以備大造輪運及抵補本衛三幫缺船之用乾隆十年漕臣顧琮以江淮興武等幫有疲船二十四隻無丁可僉題請裁汰即以此項輪減之船抵撥至是總漕楊錫紱言抵撥額船其月銀月米較少於江興二幫而每年例赴松江府屬兌運致多拮据請將此船裁汰其所有應運糧米分派江興二幫照給應得銀米計每船加裝四十餘石而揚州二幫疲丁可免遠撥之苦下部議行

三十二年　諭據高晉定長等奏勘湖北黃梅等縣董家口以上界連江西德化境內一帶江隄潰缺之處應行修築估需銀一萬七千九百餘兩請借動公項照例交民自修分年徵收還款一摺該處地濱江湖所有堤工自應及時修補以資保障但念黃梅等縣頻年偏被水災閭閻不無竭蹶況借項鳩工按年攤扣民力終多拮据而一切派委重事仍令紳衿承辦勢必仍蹈黎明五等故轍於事更無裨益所有此項隄工著加恩即動用公項交地方官實力妥辦毋庸借帑扣還俾貧民得以赴工餬口是以捍衛田廬之中推廣以工代賑之法實屬一舉兩得該部即遵諭行

三十三年　諭前因進勦緬匪官兵所過各省一切例支正項外所有夫馬運送不無或需民力且據河南湖廣等省查奏具有各州縣公同協濟之事閭閻急公踴躍固屬可嘉而朕之本意則不肯使一毫一粟有累於民也即傳諭各該督撫令將各屬實需民力若干奏聞候朕加恩今據貴州巡撫良卿奏稱民間所用夫馬銀數多寡參差無從核數開呈等語不獨辦理模棱且於飭屬安民之本意大相剌謬交部嚴加議處貴州民苗急公效力之處候朕酌量加恩　又　諭昨歲大兵進勦緬匪所有經過各省儲偫供億一切動支帑藏絲毫不累閭閻第以沿途夫馬運送不無稍資民力疊經降旨將滇省地丁及各土司糧分別蠲免復將湖北湖南貴州三省軍行所過地方錢糧全行應徵銀緩徵以示體恤繼思各省民人感戴國恩深明急公大義踴躍効力自當格外加恩用示獎勵因令該省督撫詳悉確查將各屬軍行所需除正項開銷外實在所資民力若干核明具奏候

朕酌量施恩嗣據陸續奏到惟阿思哈稱河南實數八萬六千餘兩而良卿則以貴州所有幫貼夫馬銀數多係鄉保措辦地方官無從核算爲詞意在顢頇了事甚屬非是已經交部議處後覽方觀承所奏直屬所有幫銀亦數止有一萬五千餘兩恐亦事後約舉民車一項而言尚非實數於朕優恤民隱屏除弊端之本意均未能實心體會在民人等既殫心竭力以佐軍行其悃忱深有足嘉則推恩亦倍當優渥然所在有司必先於辦理之時悉心查核使茅簷一絲一粟皆有數可稽經理方爲妥協否則牧令付之不知胥役安得不因緣蠹蝕督撫置之不問州縣又安保無恣意侵牟將吏治奚以澄清恩澤何由下究耶著將直隸河南湖北湖南貴州等五省一例從優加賞於藩庫地糧銀內每省給銀十萬兩交各該督撫酌量情形視其款項數目妥協分給毋得草率模稜致小民不得均沾實惠　諭前據方觀承奏寶直局淘洗餘銅請照京局之例變價賞給因經戶部以各省鼓鑄工價原題給錢並無以銀給發之案議駁今念保局開鑄之初原即與京局相同且鑪匠僱自京師而目下錢價又爲較賤其但願領銀不願領錢亦屬情理所應有著加恩將寶直局所有淘洗餘銅准照京局之例一體變價賞給鑪匠俾得寬裕辦公以示體恤　諭進勦緬匪一切解運糧石軍裝並需內地夫馬接遞護送所有應支脚價若仍照定例給發不足以示鼓舞著加恩將解運糧石不論夫馬每日每石給銀三分其擡運軍裝人夫准照黔省之例每日每夫給銀八分該督等其務飭所屬悉心經理俾小民均沾實惠用昭體恤　又兵部奏各省驛站應付夫馬酌量裁減其在任病故官員例應馳驛歸葬者及時請領火牌如遲延過限概不准給以裨郵政疏入從之　又禁各省學政不許濫用夫馬先是鄂寶奏梅立本按試各屬較前任學政通計多用夫七百名

諭令各該督一體查奏嗣奉　諭昨以錢度議學政事有意寬備夫船沽名邀譽已降　旨改補雲南布政使以觀後效夫各省學政厚給養廉原以供其任所用度按臨時行李僕從之費本應自備即敕印文卷等項應用夫馬亦屬無多如同日富尼漢奏到山東學政每次用馬不過四五匹夫不過十名其幕友家人書役悉係學政發價自僱車騾並無動用驛站夫馬之例雖坦途山徑各省情形不同而官用私用之分其理則一山東既係自僱車騾廣西獨不可自僱夫船乎錢度雖經降用尚不足以示儆著交部議處朱丕烈乃乘巡撫會商任意多

開數目冀省養廉著交部嚴加議處

三十四年　諭前據御史紀復亨奏貴州苗民僉派官差一摺內稱苗民承値差使任勞倍於民力而地方官委之胥役發價則扣尅分肥遇事則鞭笞肆虐勞逸不均呻唆莫訴欺陵不恤往往而有請嚴加查察等語當經降旨該撫加意體察毋使不法官吏苛累苗民旋據該撫覆奏以苗民受値樂從並無勞勸之怨朕尚未之信也今經略大學士傅恆將沿途見聞入奏據稱苗民等每遇差使爭先恐後較內地民人尤爲小心恭順並於道旁喚問無不歡忭鼓舞皆以應僱給値視耕種所得較優役使一項實所盼望貪求之事此皆得之傅恆目擊口詢較該撫之言尤爲可信前此該御史入告果何所據傅恆摺並發　又　諭據富明安奏兵部覆准范宜賓條奏東省運河煞壩期內裁減水夫工食一案查該省水夫向係長養在驛每日僅得工食銀二分七釐若裁去四月工食每日僅得銀一分八釐零窮民口食不敷勢必散逸偶有要差臨時僱覓倍多糜費且煞壩實在日期每年不過兩月餘而銅鉛守凍船隻均需撥役看守非因煞壩而虛費錢糧請照舊存留等語所奏是東省水夫工食難於裁減該撫既將實在情形入告自無庸瑣屑裁扣使民口食拮据轉致貽誤公事所有德州等十四處水驛人夫工食毋庸扣減之處著照該撫所請行　又　諭辦差備用車輛從前原係順天府之事後因經理不善改爲內務府莊頭承應又經內務府奏請改歸順天府僱覓以省莊頭專辦之勞且伊等既隸居順天府各州縣所拴車輛即與民車無異遇有差務自應一體受僱若云莊頭之車地方不當過問則莊頭等且將暗中取利代隱民車包攬影射諸弊無所不至幾於境內無可僱之車矣設順天府袒護民人專僱莊頭之車則咎在順天府一經發覺自必重治其罪今閱摺內所敘內務府咨稱原奏只言民車則莊頭車輛不應一體受僱可知之語顯係內務府官員曲庇莊頭巧爲開脫現交內務府大臣查明辦理嗣後遇有官用車輛著順天府於民間僱用十分之七於莊頭僱用十分之三俾免偏枯而協平允

三十五年　諭前據竇光鼐奏民人佃種旗地之戶請一體撥夫撲蝗蝻一摺因其所奏近理即批交部照所請行並諭地方偶遇撲蝗不獨旗田與民田通力合作即大糧莊頭亦應一體派撥其直隸向來作何辦理著楊廷璋查明

具奏及派往撲蝗之侍衛索諾木策凌等回京詢其實在情形據稱所到之處不獨旗佃出夫辦公即王公所屬旗人亦悉力協撲等語旋據該督奏覆自方觀承任內設立護田夫一項不拘旗民均令出夫現仍照舊辦理因節次令寶光鼐明白回奏今寶光鼐到京回奏則以前此所設護田夫未經奏明不能一體遵照爲詞其說支離更甚試問總督舊定章程通行闔省順屬官民豈能獨不遵條教府尹亦豈得諉爲不知近京旗民交涉事件在國家初定鼎時或有旗人强占民田及將各項差派專委居民承辦者今閱百數十年屢經整飭政紀肅清無論旗莊各戶不敢不安分守法即王公大臣亦不敢怙勢庇佃國家法在必行又豈肯聽其縱越理法少爲曲徇乎將此通諭知之

三十七年工部議覆東河道總督姚立德奏東省各處泉源有資運道應一概修砌石池准將泰安等州縣僱夫挑河每一日給銀六分之數酌減一分以爲砌石工費疏入從之　諭川省現在辦理軍務一切饋送轉輸俱係內地僱用民夫前往執役所有西路站夫運糧章程尚屬妥協其南路日給銀米雖已寬裕第此一路食物較昂伊等負戴遠行僅堪果腹不免衣履無資情殊可憫從前進勦金川時曾允該督所奏於回空無分本日次日均給口糧今伊等正當踴躍赴公之時自應優爲贍給以示體恤所有南路站夫著加恩照前例給與回空口糧打箭鑪以內每日折給銀五分打箭鑪以外每日折給銀八分　又　諭前因川省南路軍營食物價值少昂站夫負戴遠行僅堪果腹情屬可憫曾降旨加恩照從前進勦金川給與回空口糧以示體恤今西路官兵漸逼賊巢站夫運送軍糧其口食亦未免稍艱著加恩照前南路

三十九年　諭新疆工程均係派撥兵丁砍伐木植築打土房支給該處兵丁耕種所收米麪青稞等項較之採買物料僱覓匠夫本屬減省今烏嚕木齊新建滿兵城房工程統較內地應用銀數有減無浮又何必復照內地用之例核算所有用過銀兩即著照數准銷毋庸再行交部查核嗣後新疆等處工程派撥兵丁砍伐木植修建者俱不必照依內地定例核銷

四十年　諭據郝碩奏據雪山根站員具報崇慶州兩次撥往北路換班站夫共四百餘名到站後俱陸續逃散現止存夫八十餘名由該州原撥時並未認眞取保押差所致除稟知文綬查辦外請將逃夫沿途所支口糧著落學

慶州賠補並請將該州交部議處等語所辦甚是著交文綬查明崇慶州知州現係何人卽行據實參奏交部嚴加議處並查明逃夫沿途所支口糧著落該州照數賠補以示懲儆

四十一年　諭前據阿思哈等奏山東夏津縣地方有常州幫王益用糧船被盜之事旋據楊景素奏拏獲首夥盜犯段老等九名訊出俱係沿途短縴糾夥行劫現今審明按律定擬分別斬梟矣沿河短縴多係無業窮民羣聚覓食晝則隨幫受僱夜則乘機爲匪其中最易藏姦而漕艘經行上下遇有頂風淺水添僱幫縴人夫亦屬必不可少莫若令沿河州縣酌量安設縴夫並遴派夫頭照管以供受僱其各幫僱覓縴夫並令押運千總督率旗丁點查稽核挨站交替不許攜帶過站亦不許中途私僱庶各有責成不致滋事其應如何酌定章程之處著直隸山東江南江西浙江湖廣各督撫會同漕運總督確商妥議具奏嗣經軍機大臣奏據江南山東直隸等省各該督撫按照地方情形奏請添備短縴分段設夫並設立夫頭管束均給腰牌編列字號以杜姦匪亦有不設短縴只設夫頭臨時責成僱覓其沿河文武員弁選派兵役稽察巡邏則匪類自不能混迹而漕運更得迅速併著爲令

四十四年　諭據鑾儀衛奏民人充當校尉之榮志禮等呈控順義縣差役人等派令貼補老人差使索詐錢文各請飭一摺於吏治甚有關係本朝丁歸糧辦民間一切差徭久經停免卽遇緊要工程如河工城工之類亦俱官給僱值不令絲毫累民何至順義縣復有派當老人差使貼補錢文之事不可不徹底查辦至如州縣民人充當校尉或係國初相沿明末陋習未及更定章程致令濫竽現在包衣閒散樂食錢糧之人尚多儘可令其挑補校尉充當差使兼資養贍何必令各州縣挑送鑾儀衛假手胥吏輾轉滋弊乎此案著派軍機大臣會同英廉程景伊並順天府詳加審訊務得其實情秉公定擬具奏如有干涉該縣事件應行質訊之處卽行文楊景素令將該縣管押來京會同審訊亦無不可至該縣因何設有老人名目及民人充當校尉作何停止挑補改用包衣閒散之處著一併查明詳悉定議具奏嗣據鑾儀衛奏民人充當校尉　又　諭此項民尉除應行酌留外其籍隸大宛兩縣者遇有缺出鑾儀衛大臣及順天府送補甚便不致滋弊且使輦轂之人不失世業可仍照舊例行其籍隸外州者陸續出缺改補

四十六年　諭兵部議覆薩載等奏抽撥南河椿埽兵丁移設河東以供要工力作各緣由一摺已依議行矣各省武

職名糧現在交各督撫查明仿奏齊交部另行核辦議給養廉其所扣兵餉俱當挑補實額歸伍當差但河南為腹裏近省今所有之原額似足敷差防而南北兩岸河堤道路綿遠著多增汛兵防守于河務甚有裨益所有豫省名糧改歸實額兵丁或盡行增入河營或撥十分之七八以資不足於防護河工實為有益至山東河道關係亦屬緊要其名糧改歸實額應在綠營添設若干河營添設若干茲阿桂現在儀封工次著國泰前往河南共同商酌悉心核議具奏嗣據大學士公阿桂等奏查江南總河所屬二十一河營額設河兵一萬零五百餘名河東總河所屬懷河豫河黃運三河營額設河兵止一千七百名多寡懸殊是以前河東總河李奉翰奏請於江南各河營內抽撥二百名移設河東工作並請先撥椿埽兵三十名酌給盤費即令赴豫其餘一百七十名陸續抽撥充補續經部議以現在奉

旨核辦武職名糧挑補實額河標各營亦在查辦之內所有椿埽兵丁三十名應如該督等所議撥往其餘一百七十名毋庸抽撥即令河東河臣自行召募等因奉　旨允行在案查河東總河所屬各河營扣存養廉名糧改補河兵現有一百四十七名而河南二十一河營將弁名糧則有六百五十四名就現在江南河兵額數尚可抽減數百名若又增添六百餘名既無工作又不差操實屬虛糜廩餼請將河東總河所屬河營名糧一百四十七名中左右標營空出名糧三百一十八名南河各河營扣存養廉名糧六百五十四名除添設都司二員協辦守備二員千把總各二員扣留名糧九十八分以備改給俸薪養廉外其餘九百八十七分一並添入豫東兩岸各汛實額河兵合之原設河兵之數共可得二千一百七十四名至山東運河有額設疏淺等夫雖止設兵四百名而補還名糧三十四名足資應用毋庸再添如此裒多益寡實於防守大有裨益下部議行

四十七年　諭據大理寺少卿劉天成奏稱督撫兩司以及道府公出請限定人役名數督撫限以三十二人兩司限以二十二人道府十六人等語督撫司道等因公出巡所帶僕從人役全在本官嚴行管束時刻留心稽查一切供應照例發價自不致騷擾滋弊設若劉天成所奏限以人役名數如果本官不能鈐束即一二人亦能作弊況此數十人中豈能保其不滋事乎空言無補徒滋煩瀆而已

四十八年　諭據李世傑奏豫省堵築青龍岡漫工及築堤濬渠歷次酌增夫料價值銀九百四十五萬三千九

百餘兩請分作三十年攤徵以抒民力　一摺豫省自辦理大工以來歷次部撥及動用司庫千餘萬兩無非爲百姓保護田廬輯甯家室所有採辦物料僱募人夫俱於例價之外寬裕給値俾小民踴躍赴事以期迅速蕆工其例價外酌增銀兩自應分年均攤代徵還款在百姓等遵限輸將亦屬分內之事但此次爲數甚多而上次漫工案內又尚有攤工未完銀九十餘萬兩若按年帶徵民力未免拮据朕自御極以來勤恤民依覃敷愷澤普免天下地丁錢糧者三次普免各省漕糧者二次不惜萬萬帑金俾閭閻並臻康阜又何靳此千餘萬庫項而令小民每年於正賦外多此徵輸耶況現在仰荷上天孚佑大工告蕆自應廣澤推仁與斯民咸慶盈甯之福所有此次該撫等所請分年攤徵銀九百四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餘兩以及上次攤徵未完銀九十四萬五千餘兩俱著加恩普行豁免以仰答　昊蒼嘉貺並示朕愛惠黎元爲民藏富至意該撫其徧行曉諭茅簷蔀屋咸使聞知俾均沾實惠毋任不肖官吏從中滋弊該部卽遵諭速行　又兵部議令順天府府尹轉交大興宛平兩縣嚴飭各鋪司以後輪流遞送不得專委一人凡有一切公文到鋪逐一上號除各府州縣自相申送文移向給回照可查者仍常遞送外其咨行在京各部院衙門公文務須按日彙送各州縣另登號簿將某日送某衙門公文幾件係某鋪司承送一一注明卽交該鋪司送至各衙門領取回照旋取繳縣核對銷號如無回照及送繳遲延該縣刻卽嚴查辦理如此則逐日皆有稽查無從延擱仍令該縣十日一次弔驗各鋪號簿查對是否符合有無遺漏按月申送順天府查核其朝陽鋪司接收東三省事件繁多原設鋪司與別路衝途均係五名稍覺不敷應交順天府於事簡原設四名之處抽撥一名安設該鋪以資遞送著爲令

四十九年　諭據李侍堯奏肅州安西等處僱覓出口車輛向例每百里以一兩六錢核給經海祿查奏止須給銀一兩續經核奏每百里止須給銀六錢應查明歷任報銷車價浮冒之州縣一體核辦但此項車價原係照例給發其咎在明知例價有餘不行據實呈出尚與舞弊侵冒者有間可否罰令加倍賠繳勒限嚴追暫免革職治罪等語所見甚是僱用出口車輛從前給價稍優俾小民運費之外略得盈餘以資餬口相沿既久已視爲固然海祿遽請減去銀一兩並將歷任經手各員一體革職治罪之處所奏未免過當前已據烏什辦事大臣綽克托奏哈喇沙

爾以西戈壁頗多車輛甚少若照新定六錢之例實難僱覔請仍照從前一兩六錢銀數支給而塔爾巴哈台辦事大臣惠齡亦復咨請到部是新定車價減省過多各該處勢有難行紛紛咨部自係實在情形理應通盤籌畫核實酌中定價方可行之永久著交李侍堯綽克托惠齡及各地駐劄大臣各按該處實在情形有無必需仍舊發給車價之處詳籌妥議據實具奏至此項車價其咎在始定例之人其歷任不過照例給發並未從中侵蝕其過在明知有餘不行據實呈出請減較之揑災冒賑憑空舞弊者輕重畧別此項人員俱著免其革職治罪並毋庸罰令加倍賠交即照減定之例按數追出已足示儆該部知道　又

諭阿桂福康安奏上屆勦捕撒拉爾逆回案內軍需報銷屯練降番兵丁所支鹽菜白麪部覆准銷其老教土司兵丁因在本省經部議駁止照綠營兵丁之例支給此次該土兵復經調赴口支口食等項若照部議核給實有不敷等語此等老教土兵經檄調隨征爭先奮勉自當從優支給以示體恤況該土兵等與屯練降番相彷而屯練等月支獨為優厚辦理殊未畫一所有此次檄調隨征之老教土司兵丁應得分例著加恩照屯練降番之例一體支給其上屆給過之項經部議駁者並著一律准予開銷用昭朕軫念土兵優加體恤之至意　又

諭據保寧奏川省屯土各兵如遇鄰省檄調請照綠營征兵之例酌給夫馬一摺所奏是已於摺內批示矣川省屯練降番兵丁因從前甘省蘇四十三滋事及本年勦滅石峰堡逆回兩次俱經檄調會勦該兵丁等由松潘一帶遠赴軍營俱能踴躍抒誠急公趨事但因向來檄調係在口外地方程站不遠一切背負騎駝自行備辦未經議給夫馬今既由鄰省檄調該兵丁等跋涉維艱自應照綠營兵丁之例一體給與夫馬以昭體卹現在軍務告蕆該兵丁等俱整旅回川嗣後若遇有鄰省調派之事著給與夫馬俾利遄行以示優卹屯番之至意　又

諭據福康安奏山丹縣有押車縣役劉國臣被毆身死訊據安西營兵馬國楝等有兵丁鄧喜因索車價拉去差役劉國臣之供乃該參將路德沛飾詞屢稟代兵狡辯經節次嚴批始將兵丁鄧喜等交縣訊辦請旨將路德沛革審等語各省驛站向來原有額設車輛如遇差使緊要不敷應用並准其開銷僱辦此次安西營兵赴涼州駐守係官為護送既有車可乘兵丁等又何由向縣役索取車價此必地方官辦理不善或車輛短少有折價情弊以致兵丁得以藉詞訛索著福康安查明據實具奏至兵丁等遇有征調自當安分遄行如果

復除

通考周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之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旅師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均人凶札則無力政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五十不從力政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縗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從家期不從政

漢高祖二年蜀漢民給軍事勞者復勿租稅二歲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鄉三老縣三老復勿徭戍五年詔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軍吏卒賜爵非七大夫已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七年民產子復勿事二歲八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十一年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三歲豐人徙關中者皆復其身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十二年詔吏二千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以沛為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請復豐乃并復豐比沛又詔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無忌各五家令視其家復無與他事

惠帝四年舉民孝悌力田者復其身

文帝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募民守塞皆賜高爵復其家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

三年幸太原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四年復諸劉有屬籍者家無所與

景帝遺詔出宮人歸其家復終身

武帝建元元年民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又詔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為復子若孫令得身率妻妾遂其供養之事武帝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登禮中嶽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崇高為之奉邑獨給祠復無有所與府庫並虛乃募民能入奴婢者得以終身復桑弘羊請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時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夫調發之士益鮮

宣帝地節二年詔傳陞侯功德茂盛復其後世世毋有所與功如蕭相國三年詔流民還歸者且勿算事四年詔有大父母喪者勿徭事使得送

元康元年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其毋嗣者復其次

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

永光三年用度不足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徭役

世祖建武五年詔復濟陽二年徭役十九年幸汝南頓縣賜吏人復南頓歲租一歲二十年復濟陽縣徭役六歲三十年復濟陽縣徭役一歲

明帝永平五年常山三老言上生於元氏願蒙優復詔曰豐沛濟陽受命所由加恩報德適其宜也今永平之政百姓怨結而吏人求復令人愧笑重逆此縣之拳拳其復元氏田租更賦六歲勞賜縣掾史及門闌走卒

桓帝永康元年復博陵河閒二郡比豐沛

靈帝光和六年復長陵縣比豐沛

魏黃初元年之後始開太學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麤疏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

唐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緦麻以上親內命婦一品以上親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職事勳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縣男父子國子太學四門學生俊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同籍者皆免課役凡主戶內有課口者爲課戶若老及廢疾篤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視九品以上官不課四夷降戶附以寬鄉給復十年奴婢縱爲良人給復三年沒外蕃人一年還者給復三年二年者給復四年三年給復五年又詔諸宗姓未有職任者不在徭役之限

元宗初立求治蠲徭役者給蠲符以流外及九品京官爲蠲使歲再遣之

宋眞宗皇帝乾興元年臣僚上言官勢戶及將校衙前占田避役之害

仁宗時初官八品已下死者子孫役同編戶詔特蠲之民避役者或竄名浮圖籍號爲出家趙州至千餘人州以爲

言遂詔出家者須落髮爲僧乃可免役神宗熙寧二年頒募役法於天下詔崇奉聖祖及祖宗陵寢神御寺院宮觀免納役錢諸旌表門閭有敕書及前代子孫於法有蔭者所出役錢依官戶法賜號處士非因技授者準此

續通考宋寧宗慶元元年正月蠲台湖嚴三州貧民身丁折帛錢一年先是孝宗時余端禮知湖州烏程縣民間賦丁絹錢率三吳出一絹不輸絹而折其估一絹千錢後增至五千民不勝病端禮以告於府又自詣中書陳便宜歲蠲緡錢六萬民力稍蘇至是年九月又蠲台湖嚴三州被災民丁絹二年二月蠲臨安府民身丁錢三年十二月蠲紹興府貧民明年身丁折帛綿絹嘉泰四年八月蠲紹興府攢宮所在民身丁錢絹綿鹽十二月再蠲臨安府民身丁錢三年

開禧元年十二月詔永除兩浙身丁錢絹二年正月蠲兩浙路身丁紬綿

開禧三年三月蠲兩淮被兵州郡役錢

嘉定二年七月募民以振飢免役五年五月詔州縣見役人毋納免役錢役滿復輸　十一年七月蠲四川關外諸州稅役又蠲光州民兵戰死之家稅役

端平元年蠲漳州歲納丁米錢泉州興化軍一體蠲放時袁甫爲福建轉運判官丁米錢久爲漳泉興化民患會知漳州趙以夫請以廢寺租爲民代輸甫并蠲三郡歲解本司錢二萬七千貫助之

淳祐八年二月福安縣民羅氏母年過百歲復其家遣有司歲時存問寶祐二年蠲利閬隆慶潼州綿州賦役

遼穆宗應厤十五年二月復鷹坊徭役至道宗時大公鼎爲興國軍節度副使時有隸鷹坊者以羅畢爲名擾害田里歲久民不堪公鼎言於帝即命禁戢會公鼎造朝大臣諭帝嘉納之意公鼎曰一郡獲安誠爲大幸他郡如此者眾願均其賜於天下從之

聖宗統和十年二月給復雲州流民四月又給復朔州流民三年十二年正月霸州民李在宥年百三十有三賜束帛錦袍銀帶月給羊酒復其家至道宗大安十年十二月三河縣民孫賓及其妻皆百歲復其家

開泰元年十月賜義門復前遼州錄事張廷美六世同居儀坤州劉興允四世同居各給復三年

興宗重熙十三年復王子班郎君及諸宮雜役從契丹行宮都部署耶律仁先奏也至十六年仁先遷北院大王奏令

兩院戶口殷庶乞免他部助役從之

道宗太康五年十一月復南京流民差役三年被災之家免租稅一年　金制凡敘使品官之家並免雜役驗物力所當輸者止出雇錢進納補官未至蔭子孫及凡有出身者出職帶官敘當身者雜班敘使五品以下及三品承應已帶散官未出職者子孫與其同居兄弟下逮終場舉人係籍學生醫學生皆免一月之役三代同居已旌門則免差發三年後免雜役

熙宗皇統四年十月詔薰風殿二十里內及巡幸所過五里內並復一歲　十一月以河朔諸郡地震詔復百姓一年

世宗大定二年三月免南京正隆丁夫貸役錢　四年二月免安州今年賦役及保塞縣御城邊吳二村凡扈從人嘗止其家者亦復一年　九年二月以曹單二縣被水尤甚給復一年　至二十七年十一月詔河水泛溢農夫被災者與免差稅一年衞懷孟鄭四州塞河勞役并免今年差稅

章宗明昌三年詔賜棣州孝子劉瑜錦州孝子劉慶祐絹粟旌其門閭復其身　五年二月齊河縣民張㳙濟陽縣王琛河州李錡急義好施詔復之終身仍著於令　九月如秋山詔經過人戶曾當差役者復一年

宣宗興定元年十二月詔免逃戶復業者差賦　至三年又詔凡逃戶復業者但輸本租餘苦役一切皆免能代耕者免如復戶有司失信擅科者以違制論

元光二年十二月量免延安等民差稅延安士人充司縣官義軍使者選人代之量免其民差稅歸德徐邳宿泗永亳潁壽等州復業及新地民免差稅二年見戶一年　嘗供給邳州者復免一年之半睢州陳留杞縣免三之一

元太宗時夏津災東平路奏差官王玉汝奏請復其民一歲

憲宗時命免儒戶徭役　先是太宗命皇子庫騰鎮西京時儒者皆隸役河西人高智耀謁藩邸言儒者給復已久一旦與厮養同役非便請除之從其言及憲宗卽位智耀入見言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將以資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帝問儒家何如巫醫對曰儒以綱常治天下豈方技所得比帝曰善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詔復海內儒士徭役無有所與及世祖時又力言儒術有補治道反覆辯

論辭累千百帝遂命凡免役儒戶皆從之給公文為左驗又別其富實以儒戶避役者為民貧乏者五百戶隸太常行

世祖中統元年七月北京路都元帥阿哈乞免所部軍征徭從之

二年二月詔減免民間差發時免西京北京燕京差發又以眞定大名河南陝西東平益都平陽等路兵興之際勞於轉輸差發減輕科取至三年四月免松州興州望雲州新舊差賦至元十年六月免大都南京兩路賦役以寬民力二十四年七月免東京等處軍民徭賦二十五年免遼陽武平等處差發三十年免大都差稅

復東平孝子王閏役

三年閏九月以濟南路曹李璮之亂軍民皆飢盡除差發至四年以西涼民戶值呼塔噶阿勒達爾之亂人民流散免差稅三年十七年二月詔哈喇所部和州等城為叛兵所掠者免其民差役三年

四年二月以民杜子翁先朝舊功復其家

八月詔西涼流民復業者復其家

至元元年四月詔逃戶復業者免差稅三年後至元十九年免諸路逃移戶明年差稅成宗大德十年詔逃亡民戶復差稅三年延祐元年免流民復業者差稅三年仁宗皇慶二年七月以保定眞定河間民流不止悉免今年差稅英宗至治二年十一月詔流民復業者免差稅三年泰定帝致和元年二月詔亦如之

巴延奏蠲京圻漕戶雜徭

二年五月敕上都諸人自願徙居永業者復其家

七年頒農桑之制凡五十家立一社凡為長者復其身郡縣官不得以社長與科差事

南京河南蝗旱減差徭十分之六至二十四年免北京饑民差稅二十六年六月以禾稼不收免遼陽差稅

朝議給還孔廟灑埽戶仍復其家 曲阜孔子廟歷代給民百戶以供灑埽復其家至是尚書省以括戶之故盡收為民太常少卿王磐言廟戶百家歲鈔不過六百貫僅比一六品官終年俸耳聖朝疆宇萬里財賦歲億萬計豈愛一六品官俸不以待孔子哉時論韙之至泰定二年九月齊履謙宣撫江西福建州縣有以先賢子孫充房夫諸役者悉罷遣之

九年三月詔免醫戶差徭至成宗元貞元年三月詔免醫工門役大德七年十月詔從軍醫工止復其妻子戶如故
五月敕修都城凡費悉從官給九月發民夫三千人伐巨木遼東十一月發北京民夫六千伐木乾山並免其家徭役
十年八月鳳翔寶雞縣劉鐵妻一產三男復其家三年
十一年正月免于闐采玉工差役至二十八年十月免備輝種仙茅戶徭役成宗大德七年十月又詔淘金站戶無種佃者免雜役一年
十三年三月敕諸路儒戶通文學者三千八百九十並免其徭役至二十五年十月詔免儒戶雜徭成宗大德十一年五月勉勵學校蠲儒戶差役文宗即位陳顥上疏勸蠲儒人徭役帝嘉納之順帝元統元年九月詔免儒人役二年詔儒人免役悉依累朝舊制
五月復沂莒膠密寧海五州所括民為防城軍者為民免其租徭至十五年二月征巴實伯里軍士免其徭役二十七年五月詔徹爾特穆爾所部女直高麗契丹漢軍輸地稅外並免他徭
十二月詔凡故宋繁冗科差百餘條悉除之至二十八年十二月復議徵
十四年正月以江南平百姓疲於供軍免諸路今歲所納絲銀先是十年五月詔免民代輸僉軍戶絲銀及伐木夫戶賦稅十一年五月敕隨路所僉新軍其戶絲均配於民者並除之十三年正月以中書省言賦民舊籍已有定額誠至元七年新括協濟合併戶令歲絲賦之半至是復免
十七年十二月免肇昌常德等路饑民徭役至二十六年六月遼陽等處饑民免今歲差賦
二十一年十一月募人開耕江淮荒田免其一切雜役至二十五年正月募民能耕江南曠土及公田者免其差[illegible]三年二十五年二月以江南站戶貧富不均命有司料簡合戶稅至七十石當馬一匹並免雜徭
二十八年四月以地震免侍衛兵籍武平者今歲徭役
二十一年四月成宗即位詔免天下差稅有差除大都上都兩路差稅一年民戶逃亡者差稅皆除之自是以[illegible]即位皆有復除之詔大德元年二月以改元免上都大都隆興差稅三年九年二月以郊祀免大都上都隆興差[illegible]

武宗至大二年上尊號詔免腹裏江淮差稅至治三年十二月泰定帝改元　并免八番思播兩廣洞寨差稅一年

成宗元貞元年以供億繁重及水傷禾稼免咸平府邊民差稅　至大德二年正月詔免水旱郡縣老病單弱者差稅

三年五年各路被災重者免其差稅一年六年三月以旱溢爲災大都平灤被災重者差稅三年餘經振恤者免一年

十二月御史臺臣奏大德元年以來數有災變宜減免差稅帝嘉納之七年五月蠲除內郡饑荒所在差稅　各道奉

使宣撫言去歲被災人戶未經振濟者宜免其差役從之八年正月免平陽太原差稅三年　隆興延安及上都大同

懷孟衛輝彰德眞定河南安西等路被災人戶免二年大都保定河間路免一年

三月詔免軍器匠門役至大德元年三月免武當山新附軍徭役

二年五月免兩都徭役是月又復司天臺觀星戶

大德元年十月免陝西鹽戶差稅　武宗至大元年六月以益都饑免今歲差徭　七月詔江南江北水旱饑荒已嘗

遣使振恤者至大元年差發官稅並行除免二年正月詔被災百姓內郡免差稅一年九月詔各處人民饑荒轉徙復

業者　除差稅三年十一月以徐邳連年大水百姓流離悉免今年差稅東平濟寧薦饑免其民差稅之半下戶悉免

之三年十月免被災人戶至大二年以前負欠差稅十一月免未經振恤人戶今歲差稅其曾經振　恤者蠲減其半

仁宗皇慶二年十月旌表高州民蕭乂妻趙氏貞節免其家科差

延祐元年正月免上都大都差稅二年其餘被災曾經振濟人戶免差　稅一年五年三月免鞏昌等處經振濟者差

稅其後泰定帝　泰定二年閏正月免被災處差稅一年

文宗天厤元年陝西霜旱免科差一年二年以關陝旱免科差三年

至順元年五月詔河南懷慶衛輝晉甯四路未經振濟人戶今歲差發全行蠲免其餘被災路已經振濟者腹裏差

發免三分

二年十一月以星變免各路差稅有差

七年六月詔免僧人雜役至泰定帝泰定元年十一月詔免伊囉勒昆達賓密役文宗天厤二年十二月詔僧尼徭

役一切無有所與又詔諸僧寺田有當輸租者免其役
英宗至治二年十一月免陝西明年差稅十之三
泰定帝泰定元年六月免天下雜役三年蠶戶差稅一年又罷廣東福建蠶戶爲民免差稅一年
文宗天厯元年十二月詔免被兵郡縣雜役二年十月免各處煎鹽竈戶雜泛夫役二年
至順二年九月免控鶴戶雜役
三年六月免四川行省今年差稅
順帝元統二年十月免湖廣屯戶五百差徭至元二年江州行貸粟免役法江州諸縣饑總管王大中貸富人粟以振貧民而免富人徭役以爲息三年悉除北邊民徭邊民歲有徭役滿濟勒噶台鎮北邊悉蠲除之後爲定例至正元年十二月詔民年八十以上者免其家雜役
二年十一月詔免雲南明年差稅
六年閏十月免天下差稅三分水旱之地全免
十四年五月募毛胡蘆義兵免其差役九月免河南蒙古軍雜泛差役
二十六年二月詔免天下雜泛差徭以比者屢遭逆臣爲亂內外之民經值軍馬致使困乏與免一切雜泛差徭
明洪武元年八月詔民年七十以上者許令一子侍養免其差役　二年令凡民年八十以上止有一子若係有田產應當差役者許出丁錢雇令人代無田產者許存侍十九年六月詔有司存問高年凡八十以上者皆復其家　令避亂民復業者聽墾荒地復三年
三年定民婦三十以前守志至五十以後不改節者除免本家差役
四年令免闕里孔氏子孫三十六戶徭役　至十八年十月詔凡聖賢後裔輸作者皆免之至英宗正統元年令先聖子孫流寓他處及先賢周子程子司馬光朱子之嫡派子孫所在有司俱免差役神宗萬厯十年五月免先師孔子及宋儒朱子李侗羅從彥蔡沈胡安國游酢眞德秀劉子翬敢大學士楊榮後裔賦役有差

閏三月詔諸郡縣軍戶以田三頃爲率稅糧之外悉免雜役　七年令山東正軍全免差役貼軍免百畝以下餘田與民同役成祖永樂元年令各處軍衛有司軍匠在京充役者免家下雜派差役宣宗宣德三年令迤北回還軍餘民人收充御馬監勇士者免其原衛原籍戶下人丁差役四年令各衛所軍每一名免戶下一丁差役若在營有餘丁亦免一丁供給英宗正統六年令陝西土軍優免五丁餘聽科差

五年三月免京民役應天府言運輸官物悉役京民帝曰京民自開國以來勞費倍於外郡今兵革漸息正當休養命免其役

七年令官員亡故者免其家徭役三年

十二年八月詔凡致仕官復其家終身無所與

十九年七月以左都御史嚴震直通政使蔡瑄左通政茹常工部侍郎秦逵戶部侍郎楊靖在職公勤詔有司復其家

十三年十二月免朝官及功臣家雜役令六部都察院應天府幷兩縣判祿司儀禮司行人司隨朝官員除本戶合納稅糧外其餘一應雜泛差役盡免又各處功臣之家戶有地土除合納糧草夫役其餘糧長里長水馬驛夫等役悉免之

十六年三月復鳳陽臨淮二縣民徭賦世世無所與　諭戶部曰鳳陽朕故鄉皇陵在焉昔豐沛之民終漢世受惠朕今永免鳳陽臨淮二縣稅糧徭役宜榜諭其民使知朕意

二十年七月遷南方學官教士於北復其家以北方學校無名師生徒廢學命遷南方學官之有學行者教之增廣生員不拘額數復其家至英宗正統十年令監生家免差役二丁世宗嘉靖九年題準各竈戶內有舉人監生生員省祭吏役照有司事例一體優免

二十二年四月命杭湖溫台蘇松諸郡民無田者往淮河迤南滁和等處就耕免役三年

惠帝建文四年三月詔山東北平河南被兵州縣復徭役三年

成祖永樂元年八月免富民徙北平者差役五年　三年九月徙山西民無田者實北平亦復五年九月令自願徙

北京爲民及免杖而徙者免徭役五年徒流而徙者免徭役三年十四年十一月徙山東山西湖廣流民於保安州賜復三年六年六月詔流民來歸者復三年後至宣宗宣德五年二月令招流民賜復一年正統十四年十一月景帝命侍郎耿九疇撫安南畿流民賜復三年孝宗弘治二年八月復四川流民復業者雜役三年武宗正德十四年五月詔山東山西陝西河南湖廣流民復業者復五年世宗嘉靖二十四年詔流民復業者給復十年穆宗隆慶元年七月詔撫山東河南被災流民復五年

二十二年令天壽山種樹人戶免雜泛差役

宣宗宣德元年令天地壇壝戶免雜泛差役

三年三月放免老幼殘疾軍民匠九百九十二人初元年九月命行在工部凡工匠戶有二丁三丁者留一丁四丁五丁者留二丁六丁以上者留三丁餘皆放回俾後更代單丁則視年久近次第放免殘疾老幼及無本等工程者皆放免至是乃驗放

四年三月免四川茶戶徭役

八年四月以兩京河南山東山西久旱賜復一年

英宗正統七年令天文生陰陽生俱免差役一丁十二年定雲南土官免丁例先是四年旣令雲南土馬軍自備鞍馬兵器糧食聽征者免本戶差役四丁至是又令雲南土官四品以上優免一十六丁五品六品一十二丁七品十丁八品九品八丁雜職六丁

景帝景泰元年令各處操備民壯戶內每名免三丁雜泛差役

四年五月旌義民出粟振饑者皆復其家

英宗天順八年正月詔醫士廚役樂工人等果年老不堪應役無丁替者悉放爲民

憲宗成化三年令宛平昌平二縣墳戶免雜泛差役至孝宗弘治元年令昌平縣墳戶等戶免三丁武宗正德五年令陵戶墳戶雜泛差役除正身外免二丁

孝宗弘治元年定諸王等親屬免丁之例親王王親雜役免二丁郡王王親一丁鎮國等將軍夫人親父一丁又定醫士及在官人役免丁數御藥醫士除本身外免二丁在院醫士除本身外免一丁醫生止免本身京城火夫御馬監養馬勇士除本身免二丁尙膳監光祿寺廚役將軍力士轎夫旗校寡婦吏典幷御用監司禮監銀作局高手匠役俱免本身十三年又免光祿寺酒戶差役二丁

世宗嘉靖四年三月更定錦衣衛官優免之制戶部以武職濫乞優免乃疏議錦衣衛隨朝指揮免三丁千戶鎮撫二丁百戶所鎮撫一丁請著為令得旨錦衣衛指揮免七丁千戶五丁鎮撫百戶三丁疏中又言舊制內使免一丁今定武職例亦略與相比有旨內官內使照文職例優免

十五年免各處守護陵墓民差役詔各處帝王陵寢前代名賢及本朝公侯駙馬伯文武大臣敕葬墳墓所在官司照例編僉附近民人一丁看護免其雜泛差役其塋域所占地畝稅糧一幷除豁十八年三月給復承天三年二十年二月顯陵成又復承天三年二十年十月復山西被寇者徭役二年

二十四年議定優免則例京官一品免糧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免糧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三品免糧二十石人丁二十丁四品免糧十六石人丁十六丁五品免糧十四石人丁十四丁六品免糧十二石人丁十二丁七品免糧十石人丁十丁八品免糧八石人丁八丁九品免糧六石人丁六丁內官內使亦如之外官各減一半教官監生舉人生員各免糧二石人丁二丁雜職省祭官承差知印吏典各免糧一石人丁一丁以禮致仕者免十分之七閒住者免一半其犯贓革職者不在優免之例如戶內丁糧不及數者止免實在之數丁多糧少不許以丁準糧丁少糧多不許以糧準丁俱以本官自己丁糧照數優免但有分門各戶疏遠房族不得一槪混免

二十九年九月令抽取各處有馬民壯俱免本家徭役二丁以示優卹

穆宗隆慶五年定免海戶差役令上林苑海戶永樂宣德年間額設正德年間續補及係正身充當者準與全免差役若係添補量行優免三丁其餘丁產與民一體均編

神宗萬曆十一年十一月清優免冒濫之弊順天府尹臧惟一言優免冒濫其弊難言凡係內使將軍校尉等項職

役務要該衙門印信公文查驗分別品級見役歇役照例優免從之熹宗天啟五年十月免京師生員家報僉商役詔言京師因差役繁重生員與平民一體殊失令甲優免二丁之例令查生員之家果係父子同胞兄弟一應商役準與豁免

皇朝通考天聰四年免諸宗室及內外親屬之家徭役是歲七月　太宗文皇帝與諸貝勒議　太祖庶妃所生之子阿拜等又弟之子吳達海等族叔吳霸席庫等又戚屬子孫柏爾肯等又勒克舒子孫及顏布魯等俱免徭役五年免巴圖魯薩木哈圖等一應差徭巴圖魯薩木哈圖等皆於攻永平遵化時先登有功時以家貧無應役之人具奏　命自城工大役外一應差徭俱免之

八年定功臣無嗣免其丁徭之例先是游擊祝邦成出征陣亡因無兄弟子嗣停其襲職其妻控告以寡婦求免數丁差徭管吏部貝勒具奏以其為功臣之妻准免八丁以後凡功臣已故而無兄弟子嗣承襲者准照官職免其丁之半其妻故後方令應差著為令　又初考取舉人各免四丁先是三年九月考試儒生分別一二三等俱免二丁差徭是歲禮部考取通滿洲蒙古漢書文義者為舉人免四丁差徭九年免功臣拜尹圖等徭役

崇德元年定滿漢官員及看守　郊壇　陵　廟人員各免丁徭及舉人生員官學生吏員甲兵優免丁徭有差又免各官壯丁徭役先是按班章京以下撥什庫以上俱照品級免其壯丁官糧至修築城池及雜差仍令應役至是以　上受尊號覃恩自公按班章京以下至小撥什庫及一應在官人役并兵丁以上俱照品級免其壯丁徭役又以歸附生員劉奇遇兄弟為副理事官各免三丁先是陣獲官生皆給以莊田免其徭役是歲佟三牛彔下生員劉奇遇兄弟以歸附求免徭役令大臣考試之以為內院副理事官各免三丁三年定優免人丁例凡無世職固山額真承政准免十丁梅勒章京內大臣參政免八丁甲喇章京一等侍衛理事官免五丁牛彔章京二等侍衛副理事官免四丁三等侍衛免三丁多羅貝勒三等侍衛免二丁

順治元年　敕處聖賢後裔免糧地畝並免灑埽戶雜泛差役山東巡撫方大猷奏言前明舊制賜孔氏祭田二千餘頃撥佃戶承種專辦籽粒以供祭祀請依舊制　賜給又洪武中特置灑埽戶一百一十五戶免

其雜泛差役亦請依舊制蠲免皆從之　又　恩詔軍民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免其雜泛差役又令京
城遷徙之家分別免其賦役凡明末遭寇遷徙之家免賦役三年房屋被毀者免一年又定各旗壯丁差徭糧草布
疋永停輸納二年免徵直省京班匠價時因免山東章邱濟陽二縣京班匠價并令各省匠籍俱除爲民又定優免
丁糧之例禁革冒濫先是保定巡撫王文奎言各府州縣明季舊習優免太濫致虧正額取盈攤派最爲厲民宜嚴
加禁革至是巡撫郝晉又疏請定優免畫一之規下戶禮二部議之尋議定品官及舉貢生員雜職吏典應免丁糧
其廢官黜弁粟監貲郎俱與民問一例當差有冒濫優免者令撫按劾治從之四年定編審人丁凡年老殘疾並逃
亡故絕者悉行豁免五年定直隸紳衿優免例在京官員一品免糧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免糧二十四石人丁
二十四丁三品免糧二十石人丁二十丁四品免糧十六石人丁十六丁五品免糧十四石人丁十四丁六品免糧
十二石人丁十二丁七品免糧十石人丁十丁八品免糧八石人丁八丁九品免糧六石人丁六丁外任官員各減
其半教職舉貢監生員各免糧二石人丁二丁雜職吏承各免糧一石人丁一丁以禮致仕者免十分之七閒住者
免其半犯贓革職者不准優免如本戶丁糧不及數者止免實在之數丁多糧少者不許以丁準糧丁少糧多者不
許以糧準丁疎遠族屬不得濫免

十四年部臣議請自一品官至生員吏承止免本身丁徭其餘丁糧仍徵充餉

九年令直省州縣置社學師免其差徭

十八年以江南江都如皋海州三州縣修理烽墩馬路各免差徭一年

康熙元年免　盛京居民工役奉天府尹徐繼煒疏言新投　盛京居民生計未遂應暫免一切工役下部議行四
年免湖廣西山軍前運餉人夫亡故者同居父子兄弟一年丁差

三十九年免河工河夫雜差河工挑河築堤例用僱夫河臣疏言河工僱夫動至數千寒暑風雨極其勞苦工成之
日應給印票令該地方恩詔嗣查驗免其雜項差役以酬其勞從之

五十二年欽奉後增益人丁永不加賦是歲恭遇　聖祖仁皇帝六十萬壽欽奉　恩詔嗣後編審

增益人丁止將實數奏聞其徵收辦糧但據五十年丁册定爲常額續生人丁永不加賦五十四年定社倉捐
輸分別免差之例時議社倉勸輸應加獎勵乃定例富民能捐穀五石者免本身一年雜泛差徭有多捐一倍二
倍者按年遞免雍正四年詳定紳衿優免之例 署四川巡撫羅殷泰疏言川省州縣多屬以糧載丁紳衿貢監等盡
皆優免差徭請將優免之名永行禁革與民一例當差下戶部議言川省以糧載丁之州縣紳士原無丁銀無庸優
免奉
諭旨羅殷泰所奏禁革紳士優免之處固屬太刻部議亦屬蒙混著九卿詳議具奏尋議紳衿祗許優
免本身一丁其子孫族戶冒濫及私立儒戶宦戶包攬詭寄者查出治罪從之五年令保甲內紳衿免充雜役及
分別應免充役者部臣議覆條奏凡紳衿之家一體編次聽保甲長稽查如不入編次者照脫戶律治罪惟是保甲
之法有充保長甲長之役又有十家輪値支更看栅之役紳衿既已身列仕籍肄業膠庠并齊民內衰老廢疾及寡
婦之家子孫尙未成丁者俱免充役又定各省耤田擇農夫二名看守免其差役
乾隆元年申舉貢生員免派雜差之例奉　諭旨任土作國有常經無論士民均應輸納至於一切雜色差徭則
紳衿例應優免乃各省奉行不善竟有令生員充當總甲圖差之類者殊非國家優恤士子之意嗣後舉貢生員等
著概行免派雜差俾得專心肄業儻於本戶之外別將族人借名濫免仍將本生按律治罪二年免雲南軍屯丁銀
雲貴總督尹繼善疏言滇省軍丁一項從前未經攤入地畝除歷年查出軍地抵補外尙有應徵丁銀一萬二千二
百餘兩惟按老丁名字徵收或已無寸土而追比無休或已絕後嗣而波及同伍請議查免奉　諭旨滇省軍丁
一項從前既未曾攤入地畝而現在完納丁糧之人又係無田之戶著將應徵軍丁銀兩自乾隆二年爲始槪予
豁免俾無業屯民永釋苦累三年免雲南麗江府夷丁丁銀先是麗江新增夷丁二千三百餘丁業經編入正額至
是奉　諭旨朕聞雲南麗江府原屬土府改設流官比時淸查田地戶口有土官莊奴院奴等類並無田糧皆愿
自納丁銀以比於齊民共徵丁銀一百五十四兩七錢零迨滇省民丁改爲隨糧派納而此項夷丁不得與有糧之
戶一例攤派至今照舊徵收著該督撫查明槪予豁免俾邊地夷民永無催科之擾部臣議上所增夷丁並免之
十二年免福建閩縣先賢祠祭產地丁錢糧奉　諭旨福建閩縣地丁項內有先賢二十三祠祭產田糧一項本

朝初年優免後於雍正五年該地方官清查溢額錢糧之時誤將此項作爲溢額報解歸公現在追徵充餉朕思祠宇祭產供俎豆牲牲之用歷來優免以卹奉祠後裔原屬國家曠典著該督撫查明豁免永著爲例

十六年免江南武進陽湖二縣開抵役田租銀奉　諭旨朕聞常州府屬武進陽湖二縣開抵役田租銀一項原係前明時虛田領價後因本戶逃亡株連親族各將已產開抵實非前明原置之田亦非當日領價之戶小民條糧役租力難並輸以致積年拖欠朕省方所至民隱勤求清釐既周備深軫念著將二縣開抵役田除應辦條漕仍照民田一例完納外其新舊租銀概予豁免以除民累凡爾百姓尙其永承樂利各相勉於孝弟力田以仰副朕格外加恩之意焉

三十七年　諭李瀚奏請停編審造册所見甚是編審人丁舊例原因生齒繁滋恐有漏戶避差之弊是以每屆五年查編造册以備考核今丁銀既皆攤入地糧而滋生人戶又欽遵康熙五十二年　皇祖恩旨永不加賦則五年編審不過沿襲虛文無裨實政況各省民穀細數俱經督撫於年底專摺奏報更無藉五年一次之另行查辦嗣後編審之例著永行停止

三十八年　諭據陳輝祖奏請將該省民屯新墾丁銀隨年攤徵抵交該部議奏旋經戶部議准并請行查各督撫就本省情形酌籌妥議具奏嗣據直隸等省先後入奏大概請仍舊制者居多則陳輝祖所奏及該部所議皆未得當國家承平休養百有餘年閭閻生齒日繁歲有增益向來編審人丁按丁科則自康熙五十二年我　皇祖特頒恩詔永不加賦即以是年丁糧之數作爲定額朕臨御以來無時不以愛養斯民爲念誠肯於丁糧區區毫末之賦稍存計較乎若以新墾民屯田畝復將丁銀隨年攤納是與小民較及錙銖尤非惠下卹民之道所有各省辦理丁糧一事無論已未覆奏俱著悉仍其舊毋庸另議更張

九通分類總纂

卷二十之二十二

九通分類總纂卷二十

吳縣汪鍾霖甘卿甫纂校

征榷類一

關市

通考周官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於泉府其[illegible]其皮角筋骨入於玉府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於膳府

漢高祖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凡米一石五千乃約法省禁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自爲私奉養不領於天下經費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

武帝元光六年初算商賈太初四年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關吏卒食　王莽篡位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令工商能采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諸取眾物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紝紡績補縫工匠醫卜及他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皆各自占所爲於其所在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爲貢敢不自占占不以實盡沒入所采取

宋孝武大明八年詔東境去歲不稔宜廣商賈遠近販鬻米粟者可停道中雜稅自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賊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荻炭魚薪之類小津並十分稅一以入官淮水北有大市自餘小市十餘所備置官司稅斂既重時甚苦之

後魏明帝孝昌二年稅市入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爲五等收稅有差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顒贊成之後主大悅於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在此焉稅僧尼令曰僧尼坐受供養游食四方損害不少雖有薄斂何足爲也

後周閔帝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即位復興入市之稅每人一錢

隋文帝受禪除入市之稅

唐武后長安二年鳳閣舍人崔融上議曰臣伏見有司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雜關通末游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賦稅夫關市之稅者唯斂出入之商賈不稅往來之行人何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關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豪宗惡少輕死重氣結黨連羣喑嗚則彎弓睚眦則挺劍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旦變法定是相驚非唯流迸齊人亦自擾亂殊俗求利雖切爲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識大體徒欲益帑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擾帑藏愈空且如天下諸津舟行所聚洪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貨往還昧旦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纔過彼鋪復止非唯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僦賂何則關爲詰暴之所市爲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況澆風久扇變法爲難徒欲禁末遊規小利豈知失元默亂大倫乎古人有言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庾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詳之必若師興有費國儲多窘即請倍算商客加斂平人如此則國保富強人免憂懼天下幸甚

德宗時趙贊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帝納其策屬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

文宗太和七年御史臺奏太和三年赦文天下除兩稅外不得妄有科配其擅加雜榷率一切宜停令御史臺嚴加察訪者臣伏以方今天下無事聖政日躋務去煩苛與民休息臣昨因嶺南道擅置竹練場稅法至重害人頗深博訪諸道委知自太和三年準赦文兩稅外停廢等事旬月之內或以督察不嚴或以長吏更改依前卻置重困齊人伏望今後自太和三年準赦文所停兩稅外科配雜榷等率復卻置者仰敕到後十日內具卻置事申聞奏仍申報臺司每有出使郎官御史令嚴加察訪苟有此色本判官重加懲責長吏奏聽進止旨依開成二年十二月武寧軍節度使薛元賞奏泗口稅場應是經過衣冠商客金銀羊馬斛斗見錢茶鹽綾絹等一物已上並稅今商量其雜稅物請停絕敕旨淮泗通津向來京國自有率稅頗聞怨讟今依元賞所奏並停其所置官司所由

悉罷所有泗口稅額準徐泗觀察使今年前後兩度奏狀內豎共得錢一萬八千五十五貫文內十驛一萬一千三百貫文委戶部每年以實錢逐近支付泗宿二州以度支上供錢賜充本軍用其他未贍委在才臣其息怨咨以泰行旅

後周顯德五年敕諸道州府應有商賈興販牛畜者不計黃牛水牛凡經過處並不得抽稅如是貨賣處祇仰據賣價每一千抽稅錢三十不得別有邀難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詔所在不得苛留行旅齎裝非有貨幣當算者無得發篋搜索又詔榜商稅則例於務門無得擅改更增損及創收　李重進平以宣徽北院使李處新知揚州樞密直學士杜韡監州稅關市之稅凡布帛什器香藥寶貨羊彘民間典賣莊田店宅馬牛驢騾橐駝及商人販茶鹽皆算有敢藏匿物貨爲官司所捕獲沒其三分之一以其半畀捕者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有官須者十取其一謂之抽稅自唐室藩鎮多便宜從事擅其征利其後諸國割據掊聚財貨以自贍故征算尤繁宋朝每克復疆土必下詔蠲省凡州縣皆置務關鎮或有焉大則專置官監臨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監押同掌之行者齎貨謂之過稅每千錢算二十居者市鬻謂之住稅每千錢算三十大約如此然無定制其名物各從地宜而不一焉開寶六年詔嶺南商賈齎生藥者勿算先是僞蜀時部民凡嫁娶皆籍其幃帳妝奩之數估價抽稅是年詔除之

太宗淳化二年詔曰關市之租其來舊矣用度所出未遑削除征算之條當從寬簡宜令諸路轉運使以部內州軍市征所算之名品共參酌裁減以利細民　又詔除商旅貨幣外其販夫販婦細碎交易並不得收其算常稅各物令有司件析揭榜頒行天下　至道元年詔兩浙諸州紙扇芒鞵及細碎物皆勿稅二年詔民間所織縑帛非出鬻於市者勿得收算

眞宗景德元年除杭越等十三州軍稅鵝鴨年額錢四年詔京東西河北陝西江淮南民以柴薪渡河津者勿稅大中祥符元年詔免諸路州軍農器收稅

仁宗時詔場務歲課倍增者乃增使臣一員監臨　又詔取一歲中數爲額後雖羨益勿增仍毋得抑配人戶苛留

商賈求羨餘以希賞天聖中有請算錢以助給費者仁宗曰貨泉之利欲流天下而通有無何可算也不許　又詔有司裁定歲課或不登而州縣責衙前備償者立命罷之

神宗熙寧元年詔三路支移或民以租賦齎貨至邊貿易以轉官者毋稅石炭自懷至京不征流民復業者所過免算四年詔三司凡民承買酒麴坊場率千錢輸稅五十儲之以祿吏七年詔減國門稅數十種錢不滿三十者蠲之其先外城二十門皆責以課息近止令隨其閑要分等以檢捕獲失之數為賞罰既而以歲旱復有是命八年手詔問中書賈販之物法不稅者其市利錢當輸否時有司創稅買物之入京者謂之市利錢以祿吏帝疑焉故問之

哲宗元祐元年從戶部之請在京商稅院酌取元豐八年錢五十五萬二千二百六十一緡有奇以為新額自明年始八年商人載米入京糶者力勝稅權蠲兵部尚書蘇軾上言臣聞穀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太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湊以壓太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無之獘法百世之下書之青史曰收五穀力勝稅錢自皇宋某年始也臣切為聖世病之臣頃在黃州親見累歲穀熟農夫連車載米入市不了鹽酪之費所蓄之家日夜禱祠願逢飢荒又在浙西累歲親見水災中民之家有錢無穀被服珠金餓死於市此皆官收五穀力勝稅錢致商賈不行之咎也臣聞以物與人物盡而止以法濟人法行無窮今陛下每遇災傷捐金帛散倉廩自元祐以來蓋所費數千萬貫石而餓殍流亡不為少衰只如去年浙中水災陛下使江西北僱船運米以救蘇湖之民蓋百餘萬石又計糴本水腳官費不貲而客船被差僱者皆失業破產無所告訴與其官司費耗為害如此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穀力勝稅錢一條只行天聖附令免稅指揮則豐凶相濟農末皆利縱有水旱無大飢荒雖目下稍失課利而災傷之地不必盡煩陛下出捐錢穀如近歲之多也今元祐編敕雖云災傷地分雖有例亦免而穀所從來必自豐熟地分所過不免收稅則商賈亦自不行議者或欲立法如一路災傷則鄰路免稅一州災傷則鄰州亦然雖以今之法小為疏通而隔一州一路之外豐凶不能相救未為良法須是盡削近歲

弊法專用天聖附令指揮乃爲通濟臣竊謂若行臣言稅錢亦必不至大段失陷何也五穀無稅商賈必大通流不載見錢必有回貨見錢回貨自皆有稅所得未必減於力勝而災傷之地有無相通易爲賑救官司省費其利不可勝計今肆赦甚近若得於赦書帶下光益聖德收結民心實無窮之利取進止

徽宗大觀元年凡典買牛畜舟車之類未印契者更期以百日免倍稅建中靖國初有此令至是蠲之三年詔在京諸門凡民衣屨穀菽鷄魚果蔬炭柴磁瓦器之類並蠲其稅歲終計所蠲令大觀庫給償重和元年以臣僚言凡民有遺囑并嫁女承書令輸錢給印文憑其絲綿縑帛卽其鄉聚市鬻者亦令先歷近地場務請稅諄皆罷之　八月臣僚又言稅物由便道者請令批引致務參驗并稅之詔戶部下諸路漕司計畫以行宣和二年宮觀寺院臣僚之家爲商販者令關津搜閱如元豐法輸稅歲終以次數報轉運司取旨初元符令品官供家服用之物免稅至建中靖國初馬牛駝騾驢已不入服用之例而比年臣僚營私謀利者眾宮觀寺院多有免稅專降之旨皆以船艘貿販州縣無孰何之者故有是詔三年兩浙淮西等路稅例外增一分者勿取其先漕臣被旨起應奉物乃增稅以更費至是御筆罷之

欽宗靖康元年詔都城物價未平凡稅物權更蠲稅一年

高宗建炎元年詔京城久閉道路方通有販貨上京者與免稅　又詔應殘破州縣合用竹木磚瓦並免收稅　又詔北來歸正人兩淮復業人在路不得收稅　又詔於平江崑山縣江灣浦量收海船稅應官司回易諸軍收買物色依條收稅蓋寔於海道取給軍需而不以病民也又慮稅網太密詔減併一百三十四處減罷者九處免過稅者五處至於牛米柴麪民間日用所需並與罷稅

孝宗隆興之初招集流民凡兩淮之商旅歸正人之興販並與免稅州縣續置稅場不曾申明去處並罷之　又詔鄉落墟市貿易皆從民便不許人買撲收稅減罷州縣稅務甚多

光宗復罷楚州雅州管下鎭務減臨安府富陽餘杭稅額

寧宗時減罷州縣稅務亦不一蠲市之征日以蠲免中興列聖仁民之心何如哉其間貪吏並緣苛取百出私立

稅場算及緡錢斛米茶茹柴薪之屬或擅用稽察措置添置專攔收檢與吾民相刃相靡不啻讎敵盧市有稅空舟有稅以食米爲酒米以衣服爲布帛皆有稅遇士夫行李則搜囊發篋目以興販甚者貧民博易瑣細於村落指爲漏稅輙加以罪空身行旅亦白取金百方紆路避之則攔截叫呼或有貨物則抽分給賞斷罪倍輸倒囊而歸矣聞者咨嗟則指曰是大小法場也是以中興以來申明越津攔稅之禁其場務稅賞不許引用其告漏稅不實者坐之其有合稅者照自來則例不得欺詐騷擾如例外多收投子錢許民越訴其赴務投稅者不得截留收買列聖之禁戢吏姦也如此是宜商賈之利通而民生之用足雖中興再造民力已竭而不至於甚困者皆此之由也

續通考宋寧宗開禧元年六月罷廣東稅場八十一墟初關市之征高宗時屢經省罷其未盡者孝宗繼志悉推行之淳熙五年六月罷諸州私置稅場時知臨安府吳淵乞復置西溪寺兩處發引攔稅帝曰關市譏而不征去城五十里之外豈可復置攔稅耶十二年給舍看詳趙汝誼乞行下省臣遇客販米不得阻遏其免收力勝錢一項自有見行約束如有違戾以鳴花爲名故作留滯者許客人赴訴監司堂省重賞憲典從之光宗紹熙三年三月罷雅州稅場五至寧宗時諸郡商稅屢與放免焉

理宗紹定五年三月詔京城內外免征商三月淳祐四年九月臺臣言嚴州及紹興蕭山等縣征商煩苛詔亟罷之

寶祐二年六月罷臨安府臨平鎮稅場

度宗咸淳元年正月詔臨安免征商三月四年再免在京征商三月

恭帝德祐元年二月令長吏一切勿征稅

遼太祖三年五月置羊城於炭山北起榷務以通諸道市易

聖宗統和元年九月南京秋霖害稼權停關征以通山西糴易從南京留守奏也四年十一月以古北松亭榆關征稅不法致阻商旅遣使鞫之十二年二月免諸部歲輸羊及關征十九年閏十一月減關市稅

開泰元年十二月貴德龍化儀坤雙遼同祖七州始征商初東遼之地自神冊來附未有榷酤鹽麴之法關市之征

亦甚寬弛馮延休韓紹勳相繼以燕地平山之法繩之民不堪命至太平九年八月東京舍利軍詳穩大延琳等遂乘之以作亂

金世宗大定二年制院務𠞰虧及功酬格八月罷諸關征稅止令譏察時張中彥為吏部尚書上疏曰古者關市譏而不征今使掌關市者征而不譏苛留行旅至刳披囊笥甚於剽掠有傷國體乞禁止之從之二十年正月定商稅法金錢百分又一諸物百分取三至章宗泰和四年言事者以物價視舊為高除金銀則額所不能盡該自餘金銀可並添一分詔從之七年三月戶部尚書高汝礪言舊制小商貿易諸物收錢四分而金銀乃重細之物多出富有之家復止三分是為不備亦乞一例收之省臣議以為如此恐多隱匿遂止從舊

章宗明昌元年正月敕尚書省定院務課商稅額諸路使司院務千六百一十六處比舊減九十四萬一千餘貫遂罷坊場免賃房稅

八月禁止托親王公主奴隸占綱船侵商旅

十月罷提點所賞罰制尚書省奏今天下使司院務既減課額而監官增虧復有升遷遞降之制宜罷提點所給賞罰俸之制但委提刑司察提點官侵犯場務者則論如制詔從之

五年增置中都等路院務陳言者乞復舊制坊場不許惟許增置院務詔尚書省參酌定制遂擬遼東北京依舊許人分辦中都等十一路差官按視量添設院務於二十三處自今歲九月一日立界制可大定間中都稅使司歲獲十六萬四千四百四十餘貫自增院務後歲獲二十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九貫凡增五萬貫有奇泰和六年五月制院務課虧令運司差官監榷

元太宗二年正月定諸路課稅十一月置十路徵收課稅使以陳時可趙昉使燕京劉中劉桓使宣德周立和王貞使西京呂振劉子振使太原楊簡高廷英使平陽王晉賈從使眞定張瑜王銳使東平王德亨侯顯使

六年立徵收課稅所凡倉庫院務官并合干人等命各處官司選有產有行之人充之其所辦課程每月赴所輸納有貿易借貸者並徙二年杖七十所官擾民取財者罪亦如之

十一年十二月商人烏爾圖哈瑪爾鑾撲買中原銀課二萬二千錠以四萬四千錠爲額從之至次年正月卽以烏爾圖哈瑪爾充提領諸路課稅所官

世祖中統四年正月改諸路監榷課稅所爲轉運司至至元六年二月罷宣德府稅課所以上都轉運司兼領改河南懷孟順德三路稅課所爲轉運司十七年六月中書左丞阿蒼海等請罷江南所立稅課提舉司平章政事阿合瑪特力爭部御史臺選官檢覈具實以聞十九年二月改上都宣課提領爲宣課提舉司二十六年正月罷甘州宣課提舉司入寧夏都轉運使司

是年令凡在京權勢之家爲商賈及以官銀買賣之人並赴務輸稅入城不弔引者同匿稅法用都轉運司阿哈瑪特等言也至至元十九年十一月以勢家爲商賈者阻遏舟船立沿河巡察軍犯者沒其家仁宗元祐五年二月敕上都諸寺權豪商販貨物並輸稅課至元四年九月申嚴西夏中興等路僧尼道士商稅酒醋之禁至十二年二月遣必闍赤李羅檢覈西夏榷課七年五月定三十分取一之制以銀四萬五十錠爲額有溢額者別作增餘尚書省言諸路課程歲銀五萬錠恐疲民力宜減十分之一運司官吏俸祿宜與民官同其院務量給工食仍禁所司多取於民歲終較其增損而加黜陟從之至二十年詔各路課程差廉幹官二員提點增羨者遷賞虧兌者賠償降黜凡隨路所辦每月以其數申部違期不申及雖申不圓者其首領官初犯罰俸再犯決一十七令史加一等三犯正官取招呈省其院務官俸鈔於增餘錢內給之其課仍依舊例三十分取一院務官大者不過三員攢攔合干人等驗課存設運司并提點官吏於管下院務取借錢物者以盜論與者同罪卽應稅之物不經依例抽分使訖稅印者亦如之

免上都商課惟收市易莊宅等契本費尚書省言上都地里遙遠商旅往來不易宜特免收稅以優之惟市易莊宅奴婢孳畜例收契本工墨之費從之至二十年七月敕上都商稅六十分取一二十二年五月又減上都稅課於一百兩之中取七錢半

十年四月免隆興路榷稅三年

十四年七月權大都商稅至十九年二月減大都稅課官十四員為十員二十年九月徙舊城市肆局院稅務皆
入大都減稅徵四十分之一
二十年十一月鞏昌設拘榷課稅所諸王只必特穆爾請於分地二十四城自設管課官不從又請立拘榷課稅
所其長從都省所定次則王府差設從之至二十三年正月罷鞏昌二十四城拘榷所以其事屬有司禁雲南管
課官於常額外多取餘錢
二十一年七月定稅物不得抽分本色行御史臺言應稅貨物並官扣算寶鈔不得抽分本色違者以偷盜官物
論取與同罪命中書省下部行之
二十二年六月詔減商稅罷牙行
二十六年大增天下商稅腹裏為二十萬錠江南為二十五萬錠從丞相僧格請也
二十七年八月禁諸人毋沮平陽太原大同宣課至二十八年二月又詔毋沮擾山東轉運使司課程
二十九年定諸路輸納之限不過四孟月十五日
三十年五月敕僧寺邸店商賈舍止其物貨依例收稅
三十一年詔天下商稅有增餘者毋作額
成宗元貞元年增上都稅用平章剌真言也至大德元年十月又減大都商稅歲額為三千錠
大德二年十二月定諸稅錢二十取一歲額之上勿增至七年二月帝謂中書省臣曰比有以歲課增羨希求爵賞
者此非掊剋於民何從而出自今除元額外勿以增羨作正數十月安西轉運司於常課外增算五萬七千四百錠
人賜衣一襲以勸其功三年三月罷陝西路拘榷稅課所
七年二月減杭州稅課提舉司冗員
九年七月蠲晉寧今年商稅之半以累歲被災故也
武宗至大三年正月禁近侍諸人外增課額及進他物有妨往制 定稅課殿最法諸色課程並係大德十一年較

定舊額元增總爲正額折至元鈔作數自至大三年爲始恢辦餘止以十分爲率增及三分以上爲下酬五分以上爲中酬七分以上爲上酬增及九分爲最不及三分爲殿所設資品官員以二周歲爲滿定稅課官等第萬錠之上設正提舉同提舉副提舉各一員千錠以上設提領大使副使各二員五百錠之上設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百錠之上設大使副使各一員

四年十一月敕商稅官盜稅課者同職官贓罪

仁宗延祐七年十一月禁京城諸寺邸舍匿商稅至泰定帝泰定元年四月稅僧道邸舍積貨致和元年正月禁僧道匿商稅文宗至順二年八月命宣課提舉司毋收燕特穆爾邸舍商貨

文宗天厤二年三月僧道也里可溫朮忽答失蠻爲商者仍舊制納稅至七月遂征京師僧道商稅至順二年三月中書省言宣課提舉司歲榷商稅爲鈔十萬餘錠比歲數不登乞凡僧道爲商者仍征其稅命誠爲僧者仍免之十月以親祀太廟禮成詔免奉元路民間商稅一年至至順三年六月又免陝西行省本年商稅　天厤時天下總入商稅額數大都宣課提舉司一十萬三千六錠一十一兩四錢大都路八千二百四十二錠九兩七錢上都留守司一千九百三十四錠五兩上都稅課提舉司一萬五百二十五錠五兩興和路七百七十錠一十七兩一錢永平路二千二百七十二錠四兩五錢保定路六千五百七錠二十三兩五錢嘉定路一萬七千四百八錠三兩九錢順德路二千五百七錠九兩九錢廣平路五千三百七錠二十兩二錢彰德路四千八百五錠四十二兩八錢大名路一萬七千九十五錠八兩五錢懷慶路四千九百四十九錠二兩衛輝路三千六百六十三錠七兩河間路一萬四百六十六錠四十七兩二錢東平路七千一百四十一錠四十八兩四錢東昌路四千八百七十九錠三十二兩濟寧路一萬二千四百三錠四兩一錢曹州六千一十七錠四十六兩三錢濮州二千六百七十一錠七錢高唐州四千二百五十九錠六兩泰安州二千一十三錠二十五兩四錢冠州七百三十八錠一十九兩七錢寧海州九百四十四錠三錢德州二千九百一十九錠四十二兩八錢益都路九千四百七十七錠一十五兩濟南路一萬二千七百五十二錠三十六兩六錢般陽路三千四百八十六錠九兩大同路八千五百三十八錠二十

十九兩一錢冀甯路一萬七百一十四錠三十四兩六錢晉甯路二萬一千三百五十九錠四十兩二錢嶺北行省四百四十八錠四十五兩六錢遼陽行省八千二百七十三錠四十一兩四錢河南行省一十四萬七千四百二十八錠三十二兩二錢陝西行省四萬五千五百七十九錠三十九兩三錢四川行省一萬六千六百七十六錠四兩八錢甘肅行省一萬七千三百六十一錠三十六兩一錢江浙行省二十六萬九千二十七錠三十兩三錢江西行省六萬二千五百一十二錠七兩三錢湖廣行省六萬八千八百四十四錠九兩九錢

順帝至元三年二月立船戶提舉司十處提領二十處定船戶科差船一千料之上者歲納鈔六錠以下遞減至六年二月罷各處船戶提舉司　六年二月罷通州河西務等處抽分按利房

明太祖卽吳王位設宣課通課等司凡商稅三十取一初稅收官店錢至是減之改在京官店爲宣課司府縣官店爲通課司凡商稅三十取一收鈔及錢過者以違令論

洪武元年八月除書籍田器稅又命凡物不鬻於市者勿稅買賣田宅頭匹必投契本別納紙價十年三月遣中官國子生等覈實天下稅課司局戶部奏天下稅課司局征商不如額者一百七十八處因遣中官國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覈實立爲定課十三年正月命稅課司局額米不及五百石者領其稅於有司吏部言天下稅課司局歲收額米不及五百者凡三百六十四處宜罷之從府州縣征其課爲便報可

十九年三月詔天下歲解稅課錢鈔其道里險遠難致者許易金銀以進每金一兩價鈔六錠銀一兩價鈔一錠

至宣宗宣德六年六月溫州知府吳文淵言今禁用銀而商稅魚課仍徵銀巡攔網戶辦納甚艱乞仍納鈔從之七年三月令湖廣廣西浙江商稅魚課辦納銀者皆折收鈔每銀一兩納鈔一百貫十年正月英宗卽位詔諸色課程舊折收金銀者仍照例收鈔

成祖永樂元年免軍民常用雜物等稅凡軍民家嫁娶喪祭時節禮物染練自織布帛及買已稅之物車船運已貨物并農用器各處小民挑擔蔬菜溪河貨賣雜魚民間家園池塘採用雜果非興販者及竹木蒲草器物并常用雜物銅錫器物日用食物俱免稅

七年遣御史監生於收課處榷辦課程　定京城官店塌房稅初南京軍民居室皆官所給比舍無隙地商貨至或止於舟或貯城外駔儈上下其價商人病之太祖乃命於三山諸門外瀕水爲屋名塌房以貯商貨其貨物以三十分爲率內除一分官收稅錢再出免牙錢一分房錢一分與看守者收用貨物聽客商自賣其小民鬻販者不入塌房投稅至是令京城官店塌房照三山門外塌房例宣課分司收稅錢一分免牙塌房錢二分十年令巡按御史等官查所辦稅鈔有數倍增收及將瑣碎之物槩勒稅者治以罪二十一年榷淮安諸處商稅山東巡撫陳濟言淮安濟寧東昌臨淸德州直沽商販所聚今都北平百貨倍往時宜遣人監榷商稅一年以爲定額從之

仁宗洪熙元年正月增市肆門攤課鈔時欲通鈔法戶部尚書夏原吉等請於市肆各色門攤內量度輕重增納課鈔官取其昏軟者悉燬之帝是其言仍命俟鈔法通卽復舊額毋爲常例

宣宗宣德四年始設鈔關及收鈔官時以鈔法不通由商居貨不稅與市肆鬻販者阻撓所致乃於京省凡三十三府州縣商賈湊集地市鎭店肆門攤稅課增舊凡五倍塌房庫房店舍居商貨者騾驢車受僱裝載者悉令納鈔委御史戶部錦衣衞兵馬司官各一員於城門察收其倚勢隱匿不報者物盡沒官仍罪之舟船受僱裝載者計所載料多寡路遠近納鈔於是有漷縣濟寧除州淮安揚州南京上新河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每船百料納鈔百貫六月從戶部尚書郭資等條奏定塌房等納鈔例至七月御史羅亨信言臣監收在京官員軍民鋪店課及塌房園圃等鈔俱不按月納官及有鋪店積貨隱匿不報者又油房磨房甎瓦窰木植場皆未增課請令後課鈔過期不納者令順天府兵馬司催督私匿貨物者取勘各追罰鈔一千貫油房亦如塌房例除額鈔外納鈔五百貫牛車納一百貫小車二十貫其在外州郡城市多有豪猾軍民居貨在家一如塌房或就船交易俱用金銀請遣官點勘居貨之家每房一間月追鈔五百貫又於各處河岸點閘往來舟船載貨物者量地遠近盤貨多少每船百料鈔或二百三百貫俱就本處有司收貯則內外鈔皆可通命戶部采其可行者行之

六年二月鐲臨淸等處店舍課鈔先是臨淸等處官民家多有店舍依在京例收鈔至是侍郎曹宏言比有司令里老開報塌房一時畏懼凡街市人戶俱作停貨店舍月納鈔五百貫而實無貨停蓄民貧無鈔有鬻子女產業輸官

者帝覽奏謂戶部曰前欲鈔通故權令店肆納鈔有司不知恤民其弊如此卽勘實蠲除之又命京城及通州店房稅每間自五百貫減至一百貫五十文至正統十四年十二月減至四十貫景泰二年二月戶部奉命議寬恤條件自宣德年間以鈔法不通取勘民間蓋賣鋪面及住居房屋作塌房各色納鈔今多燒燬倒壞乞除免鈔貫詔如所議七年三月減各處稅課額外倍罰之數詔以先因商賈阻滯鈔法加倍罰納稅課今鈔法頗通除正額外倍罰之數以十分爲率減三分塌房減五分南北二京不在此例俟鈔流通再行定擬至五月思南知府張瑾奏思南稅課司歲辦鈔一萬二千六百餘貫邊地別無出產商賈少至累民賠納近於額外再加五倍夷民貧困雖鬻子女不能辦追責急則逃竄山峒乞仍舊便帝諭戶部曰貴州邊郡其可以中國例之乎此蓋卿等初議之失其悉如舊八年六月又諭戶部所收課除前減免外增加之數以三分爲率悉減一分九年十月以旱饑詔府州縣見收稅課及車船門攤地畝果木一應課鈔除正額外因鈔法加增者以十分爲率俱免四分十年正月英宗卽位詔凡課程門攤俱遵洪武舊額不得藉口鈔法妄增正統三年十月以順天府尹姜濤奏免京城小車納鈔四年六月以水災令塌房及車輛鈔貫悉減半徵收十二年三月御史間人龔奏請停止鬻蔬載薪小車小船納鈔命戶部議行

英宗正統元年直省稅課司局收鈔不及三萬貫者命領其稅於有司從侍郎于謙請也十一年令各處稅課照永樂七年收辦其見辦課鈔比舊增多者以見辦之數爲額若辦課一萬五千貫與市鎮買賣處離有司路遠及軍衞相參者復設稅課司局雲南貴州原無權辦之處令所司收辦一年爲額至天順元年又令稅課司局不及萬貫者領於有司四年七月取回徐州等處收鈔官戶部奏漷縣臨淸濟寧徐州淮安揚州每船百料納鈔百貫雖累減免止納四十貫然六處徵收不無重複宜革去徐州濟寧二處取回收鈔官從之十月又罷龍江大勝關等處收鈔官至六年罷上新河收鈔官十二年九月又以杭州知府高安言每船百料止納鈔二十貫

七年正月定在京宣課都稅二司稅鈔則例　初二司收課則例不一姦弊蝟生戶部主事汪澍以爲言事下順天府議定每季緞鋪納鈔一百二十貫油磨糖機粉茶食木植翦裁繡作等鋪三十六貫餘悉量貨物取息及工藝受直多寡取稅

八年七月免南京各城門所收稅南京守備太監劉寧奏先是各城門徵收軍民人等騾駄柴米諸物出入者鈔貫今鈔法通行宜盡免從之

九年置官房於彰義門收商稅課鈔

十一年復差主事一員監收臨清淮安船料鈔十二年令戶部遣主事二員榷辦淮安臨清商稅課鈔順天府委官一員榷辦張家灣宣課司商稅俱一年更代景帝景泰元年遣主事二員監收金沙洲九江船料鈔一年更代又遣主事二員監收蘇杭二州船料鈔又遣南京戶部主事一員監收上新河船料鈔又取回河西務臨清淮揚蘇杭及九江金沙洲監收船鈔主事令各府委佐貳官一員每歲輪收各處巡河或巡按御史提督兼理憲宗成化二年遣主事二員監收九江金沙洲錢鈔定爲則例俟一年滿日各府委佐貳一員照例輪收七年復各遣主事一員於蘇杭九江河西務收鈔孝宗弘治十四年收回臨清收鈔主事令委府州佐貳管理仍令管倉主事監督

十四年九月詔內外門攤商稅課先因鈔法增額者止依洪武舊額收受　次年各商稅課仍依正統時見行事例收辦時于謙柄國船料鈔每百料減至十五貫又減張家灣及遼陽課稅之半

景帝景泰二年定收稅則有依時估價直凡商客紗羅綾錦絹布及皮貨磁器草席雨繖鮮果野味等一切貨物依時估價直收稅鈔并錢鈔塌房鈔若干貫及文各有差估計未盡者照相等則例收納其進塌房鈔并抽分布匹按月房鈔俱爲除免

五年七月以鈔法阻滯仍比宣德年例令兩京塌房店舍菜果園并各色大小鋪行俱減輕納鈔有差從戶部請也八月給事中陳嘉猷等奏比聞戶部將兩京塌房店舍菜園果株及街市各鋪定爲則例按月輪鈔軍民人等俱畏納鈔艱難有將鋪面關閉不敢買賣者有將園圃瓜蔬拔棄而平爲空地者有將果樹斫伐而減少株數者蓋由鋪面已納門攤鈔貫園圃亦有夏稅差徭況其間或借資本以貿易或賃房舍以開張或計利多寡而開閉之不常或天時水旱而栽種之弗遂今若通行編冊按月輪鈔民實不堪況邇年水旱澇災傷幾徧天下惟望上鑒天變下憫民窮將各色應納鈔貫暫且停止敕部曉諭軍民人等務令鈔與錢兼行則國用不虧下民不擾成爲兩便

帝命既納門攤課鈔其菜果園及小鋪行暫免

英宗天順元年四月命臨清船料鈔改收米以備振每鈔二貫折米一升至四年二月巡撫湖廣都御史白圭請將金沙洲見收船鈔改收米振饑部議每鈔五貫折米三升從之　憲宗成化六年六月以淮揚二府去年亢旱改船料鈔收米每鈔五貫折收粳粟米三升貯於近倉以備振

憲宗成化元年七月詔商稅課錢鈔中半兼收每鈔一貫折錢四文

二年六月又以光祿缺鈔供應命蘇杭二州丈量客船錢鈔中半兼收六年令鈔一貫折錢二文其商稅課照舊收鈔是年罷蘇杭淮揚臨清九江金沙洲等處收船料鈔至二年十月以軍士月糧折支不給復徵湖廣金沙洲江西九江船料鈔四年罷蘇杭九江金沙洲四鈔關六年復設金沙洲鈔關七年二月復設蘇杭九江三府鈔關五年令河西務監收船鈔官凡載官糧物并運糧河船有衛所名號往回俱不在收鈔之例至孝宗弘治七年令河西務及各處鈔關凡經過官民糧米剝船俱免納錢鈔　令京城九門并通州等抽分局廠例不應抽之物不許擅取十五年又令九門監收錢鈔內官及各處抽分廠毋得將不應抽貨物違例抽分至嘉靖四年又令各商裝載柴米并自用物件不許於抽分時一概混抽

七年增置蕪湖荊州杭州三處工部官自後尋遣御史至弘治初從給事中王徽言取回蕪湖荊州杭州三處抽分御史以府州佐貳官監收其稅十三年復遣御史

十五年令順天保定河間等府凡皇親公主并內外官管莊僕佃人等毋許占守水陸關隘抽分財物挾制害人違者發邊衛永遠充軍

十六年正月戶部條奏揚州蘇杭九江諸處應收船料每鈔二貫折收銀一分按季解部以備邊用命議行之至四月又從戶部奏以內庫乏鈔令九門并都稅宣課司河西務等處商稅徵本色一年以備賞賜支用

孝宗弘治元年二月崇文門上新河張家灣及天下稅課司局仍錢鈔兼收餘鈔關稅課司局俱折收銀錢又令崇文等九門上新河張家灣及各處稅課司局每鈔一貫折收銀三釐錢七文折銀一分解京庫其存留者折支官軍

倅樣每銀一兩折鈔一百貫四年十一月崇文門宣課分司商稅兼收五等鈔九月九江鈔廠船料改收銀十一年閏十一月命揚州鈔關明年折收銀以備造清寧宮之用十二年正月命河西務船料錢鈔通折收錢二月復以尚書倪岳言復舊制令各處鈔關收錢鈔不許勒取生鈔高錢以病商人武宗正德元年五月崇文門分司商稅錢鈔亦折銀七年十月戶部奏除揚州鈔關銀專備織造其臨清河西務淮安蘇州杭州五鈔關俱收錢鈔九江鈔關仍舊收銀世宗嘉靖八年十月制直省關鈔復收銀巡按直隸御史魏有本奏令各鈔關主事將經過軍民船隻應納錢鈔自十月初一日始照例每鈔一貫折銀五釐每錢七文折銀一分依限解部送承運庫自後鈔關收銀遂爲定制

孝宗弘治七年命崇文門客貨外車輛毋得搜阻御史陳瑤言崇文門監稅官以掊克爲能非國體因有是命五年又令在京宣課司收商稅止照舊例不許分外搜求有傷治體二月定京城商販起條納稅例客商販到諸貨若係張家灣發賣者省令赴局投稅若係京城發賣者以十分爲率張家灣起條三分崇文門收稅七分如張家灣不曾起條崇文門全收之

十六年凡橋梁道路關津私設抽分害民者詔巡按御史等通行查革

武宗正德五年十月增京城九門稅初弘治時九門歲入鈔六十六萬餘貫錢二百八十八萬餘文至末年數大減至是戶部覆御史李元奏九門車輛每年納鈔三百三十萬八千二百貫錢四百三十萬二千一百四十四文定爲例凡增弘治時數倍至嘉靖三年詔仍如弘治初年例至萬厤三年戶部奏準九門出入車駄錢鈔數每歲進鈔六十六萬五千八百貫錢二百四十三萬二千九百五十文送交內府天財庫

十二年六月令革新設抽分廠先是十一年七月巡撫湖南都御史李克嗣言近因鎮守太監假名科斂其左右之人爲弊尤多乞禁止以甦民困詔從其奏至是又從御史胡文靜奏令查天下新立抽分處所及禁約各鎮守橫索助貢等銀未一年太監鄭璽復請設於順德廣平工部尚書李燧依阿持兩端橫征之端復起尋命中官李文馬俊之湖廣浙江抽分廠與主事中分榷稅

世宗嘉靖四年置鈔關稽考簿戶部置空白印信稽考文簿三扇發鈔關主事收掌令逐日填寫船料稅數
滿日將一扇存留備照一委官收執一解部查考又御史楊彝奏各鈔關自文到日爲始委附近府州縣佐貳官一員同役查收錢鈔即將實數登簿以憑稽考差滿日有不廉敗檢者聽部指參不待考察即時罷黜

四十二年令各關歲額定數之外餘饒悉入公帑

四十五年始抽淮安過壩稅時因災傷議準過壩米麥雜糧每石抽銀一釐名曰軍餉至隆慶四年又定腳夫挑盤過壩貨物每石腳頭原得客商腳銀一釐內抽四五毫不等名曰腳抽又將過壩雜糧每石斛夫原得斛銀一釐五毫內抽五毫名曰斛抽五年又將過壩雜糧子花麻餅每價銀十兩牙人取牙用銀五分內抽銀二分五釐名曰濟漕并軍餉共四稅每年通計不滿三萬兩萬曆八年漕運總督凌雲翼奏淮安四稅病商實由監收官交代不常巡緝人役增用太監欲行歸併部官兼管尚書張學顏覆奏照原則例榜示商牙令管理淮安常盈倉主事委官收貯作正支銷從之

穆宗隆慶元年十月申明九門課稅原定則例刑科孫枝言九門課稅定有則例邇年倍征橫索弊孔滋多宜令分屬五城御史委官監收所設監生吏典俱即裁革仍申明原定則例榜示從之

一年始給河西務臨淸淮安揚州蘇州杭州九江各鈔關主事關防敕書尋令鈔關去府近者知府收解去府遠者令佐貳官收貯府庫季解部主事掌覈商所報物數以定稅數收解無有所與

神宗萬曆六年天下總入商稅額數在京九門額徵本色鈔六十六萬五千一百八十貫折色錢二百四十三萬二千八百五十文順天府歲徵都稅司正陽門宣課司安定門稅課司德勝門稅課分司共本色鈔十三萬七千九百五十貫折色錢二十七萬五千九百文崇文門宣課分司商稅猪口牙稅條稅船稅共銀四萬三百餘兩錢一千八百八十七萬七千七百文通州張家灣宣課司及抽分麴併條稅船稅通州鹽牙稅居庸關商稅共銀一萬六百餘兩錢二百八十八萬七千餘文永平保定河間眞定順德廣平大名等府商稅各鈔共六十八萬四千六百餘貫南京五城兵馬司房稅龍江關船料石灰山關大勝關應天府都稅司商稅聚寶門宣課司聚寶朝陽二門分司江

東龍江兩宣課司商稅門攤太平門龍江龍潭三稅課局商稅門攤上元江寧等縣商稅江東瓜埠兩巡檢司共鈔一千四百八十九萬一千一百餘貫其外又有鈔庫廊及紙匠營房地租銀抵驗茶引所并龍江河泊所瓜埠三汊河泊所等所魚課不在內安慶府商稅徽州寧國二府商稅池州太平蘇州三府商稅松江廬州揚州三府商稅常州府商稅門攤鎮江鳳陽兩府和州商稅淮安府滁州商稅門攤徐州商稅門攤廣德州各色課鈔共一百五十七萬九千四十三錠四十五萬二千五百餘貫錢五十六萬七千餘文

浙江布政司商稅門攤等鈔共二百二十八萬三千四百四十三錠五貫一百七十七文

江西布政司商稅銀三千五百五十兩二錢

湖廣布政司各色鈔二百六十九萬八千六百四十一貫一百七十三文

福建布政司商稅門攤等鈔共二十六萬七千二百三十六錠五貫五百九文

山東布政司各色鈔三百五十萬一千一百十錠一貫

山西布政司商稅門攤等課本色鈔三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八錠三貫一百七十三文折色鈔九百二十錠三貫

河南布政司課鈔四十萬六千八百二十錠二貫四百一文

陝西布政司商稅等課鈔共一百七十四萬五千三百二十一貫九十一文

四川布政司商稅等鈔五十四萬四千七百一十八貫二百四十文

廣東布政司額征南雄府太平橋南北抽盤商稅等銀約四萬三千餘兩

廣西布政司商稅門攤等鈔二萬四千五百六十八錠三貫八百八十三文

雲南布政司商稅門攤等銀約一萬五千一百三十五兩二錢有奇各色課海肥約五千四百九十八索二十手

貴州布政司商稅等鈔共一十四萬八千三百六十三貫二百九十文

十一年革天下私設無名稅課萬曆初令商貨進京者河西務給紅單赴崇文門併納正條船三稅其不進京者河

西務止收正稅免條船二稅至是詔兩京十三省所屬額設有印稅課外一應無名稅課令盡數除之然自隆慶以來凡橋梁道路關津私擅抽稅罔利病民雖累詔察革不能去也二十四年十月始命中官榷稅通州是後各省皆設稅使羣臣屢諫不聽二十五年正月命御馬監王朝同原奏百戶鄭惟明往天津諸處徵收店稅賜之敕是年詔奏徵雜貨稅銀以進次年四月又進租銀二千兩七月千戶宋戶奏請設湖口縣稅二十七年二月千戶張宗仁奏徵杭嘉寧紹湖貨稅三月天津稅監馬堂奏界內鋪店丏課每年再加銀二十萬兩通灣稅監張燁奏年例事竣進租銀三千三百兩有奇四月百戶陳道元奏徵蘇松常鎮四府商稅每年可進五六萬兩五月千戶章夢麟奏徵湖廣荊州店房千戶王宮桂奏徵河南彰德鄧州諸處土產貨物及各馬稅課遼東稅監高淮奏進山海關福德店遺店銀五百兩山東徵稅千戶喬嵩奏德州清寧徐州南界諸處稅課每年可加銀四萬兩合原額共十萬太監李鳳奏徵廣東廣州府及太平橋海嶺等處稅課百戶韓永受請復廣西水陸通衢并土產貨物稅課百戶范蒼奏徵黃州稅課并土產名馬太監高寀進福建稅銀百戶仇世亨奏查取湖廣通省各項存留羨餘等銀千戶何其賢奏查各省稅額餘兩及所積無礙銀兩十二月千戶陳保奏廣東原設市舶司乞賜店名徵收租銀四萬兩千戶胡忠奏福建八府一州請設市舶舊稅二十八年正月千戶王承德奏徵廬州等四府州縣稅銀每年可得四萬兩太監邱乘雲奏進四川稅課銀七千七百餘兩俱俞行之

二十六年九月巡撫天津汪應蛟請停差徵租店使以蘇民困切責之至二月太常少卿傅好禮又奏抽稅事帝以好禮逞臆瀆擾降級調用并禁後此奏停止者大理卿吳定奏宥直臣以宣德意復以其出位黨護降調邊方

三十年二月命罷各處稅使尋不行時稅使橫行內外羣臣交章諫俱不聽至是儀眞稅監暨祿亦言地方旱潦閭閻蕭條商民盡苦乃命傳諭各處礦稅織造俱行停止鎮撫司及刑部干連稅務人犯卽行釋放官各復職建言諸臣俱許復用至次日司禮監田義又傳旨開礦抽稅本因大工未建帑藏空虛權宜采用各處礦稅織造俱照舊行俟三殿落成方行停止部司人犯禁候如故

三十三年十二月又詔罷天下開破以稅務歸有司歲輸所入之半於內府半戶工二部而稅使仍不撤湖口稅監

李道疏稱有司國御乞如舊便遽從之又聽福府承奉謝文銓言設官店於崇文門外以供福邸戶部尚書趙世卿屢疏不聽世卿又言崇文門河西務臨清九江滸墅揚州北新淮安各鈔關歲徵本折約三十二萬五千餘兩萬曆二十五年增銀八萬二千兩此定額也乃二十七年以後屢歲減縮至三十九年總解二十六萬六千餘兩究厥所由則以稅使苛斂商至者少連年稅使所供即此各關不足之數也疏入不省時九門稅尤苛舉子皆不免甚至擊殺𢡟吏事聞詔法司治之監豎爲小哉

四十二年四月以皇太后遺命減天下稅額三分之一免近今畸零小稅

四十八年七月遺詔罷一切榷稅是月光宗未即位即遵遺詔盡蠲天下額外稅撤回稅監其派入地畝行戶人丁間架者槩免之

熹宗天啟五年戶部尚書李起元請復榷水陸衝要依萬曆二十七八年例量徵什一從之

愍帝崇禎二年命關稅每兩增一錢三年命關鈔每兩復增二錢惟臨清僅半崇文門河西務俱如舊時戶部尚書畢自嚴議增南京宣課司稅額一萬爲三萬南京戶部尚書鄭三俊以宣課所收落地稅無幾請稅蕪湖以當增數自嚴遂議稅蕪湖三萬兩而宣課司仍增一萬三俊悔疏爭不能已

九年復議增稅課款項至十三年增關稅二十萬兩

十六年七月尚書倪元璐奏門稅積弊時元璐察有商人湯茂等訴主事朱從義苛罰情弊因訊崇文門稅事書吏及鋪商十餘人俱言每失報一紗一褚通罰全單而又倍之至於數百者因奏凡一單所開貨物多至二三千件數十商之所共也以一貨失報而重罰數千件已報不漏之稅以一人犯令而偏罰數十家同單無罪之人奸貪如此百姓安得不窮天下安得不亂又言見南中關署有書刊碑漏貨一件通沒一船貨物之半入官蓋天下之爲關者皆崇文門矣乞嚴詔飭行使商賈常通道路無怨富强之事猶可爲也

皇朝通考本朝　太祖高皇帝丁亥年與明通市於撫順清河寬奠靉陽四關口是時　上招徠各路國勢日盛明亦遣使通好歲以金幣聘問我國所產東珠人參紫貂元狐猞狸猻諸珍異之物於撫順清河寬奠

瀋陽四關口互市以通商賈

天命十一年定漏稅私商之罪奉　諭旨通商爲市國家經費所出應任其交易漏稅者罪之若往外國交易亦當告知諸貝勒私往者罪之

順治元年豁免明季各項稅課虧欠

又免各直省關津抽稅一年禁革明末加增稅額銀兩免順治元年關津稅課自二年正月初一日以後方照故明額起稅凡故明末年一切加增稅額盡行豁免其直省州縣零星抽取落地稅銀名色概行嚴禁

二年禁革陝西省落地稅銀

又定蕪湖等關抽分例工部奏言蕪湖杭關龍江荆州清江五處每年例抽稅銀計十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一兩四錢有奇請差本部官抽分從之

皇朝通典三年革明季加增太平府姑溪橋米稅金柱山商稅安慶府鹽稅

皇朝通考四年歸併荆關通惠河中河清江廠杭關蕪湖龍江等關於戶部又定閩浙收稅例並禁明末濫征私稅閩浙關津抽稅經明末疊增數倍原額戶部奏定照萬歷年間原額及天啟崇禎遞增額數一半征收杭州南北二關先已差官其餘自順治四年正月初一日以後俱照此例一體抽征其州縣零星抽取落地稅銀名色及閩省勢官土豪不肯有司向來津頭牙店擅科私稅概行嚴禁違者罪之

又定關差滿漢員數戶工二部十九處關差漢官外增設滿洲官十九員漢軍官十九員

又定張家口等處關口開塞事宜戶部兵部奏差理事官科奎鍾固自張家口起西至黃河止察得張家口關門迤西黃河迤東共一千四十五里共應留臺二百四十四座故明時得勝堡一口係察哈爾國討賞出入之路河保營係鄂爾多斯部落茶鹽交易之處以上二口俱已堵塞又差理事官滿都戶等自張家口起東至山海關止察得張家口迤東山海關迤西共二千四百四里共應留臺四百一十七座洪山口龍井關口西常峪正關口潘家口冷口俱係捕魚網戶耕種往來之路密雲迤後石塘嶺正關口係民間運木之路昔戶部於此按枚抽

税以上應留關口共六處外如常峪口獨石口龍門所口墻子嶺口黃崖口羅文峪董家口劉家口桃林口界嶺口一片石口以上十一關口俱已堵塞得 旨河保營既爲鄂爾多斯部落交易鹽茶之地與董家口俱准開餘如議

六年嚴禁各關差收税例外多徵戶部奉 諭旨設關徵税原寓譏察奸宄之意非專與商賈較錙銖也爾部行文各關滿漢官員以後俱照原定則例起税如有徇情權貴放免船隻乃於商船增收或希充私橐例外多徵以病商民者一經查出定行重處

八年減定關差員數先是各關差期滿回京戶部行咨吏部議敘銓用而關差員數遞增攜帶書吏多行不法

上深知其弊 諭吏部榷關之設原有定額差一司官已足何故濫差多人忽而三員忽而二員每官一出必市馬數十匹招募書吏數十人未出都門先行納賄戶部塡給糧單沿途騷擾鞭打驛官奴使村民包攬經紀任意需索量船盤貨假公行私商賈恐懼不前百物騰貴天下通行河道何以至此朕灼知今日商民之苦著仍舊每關設官一員其添設者悉行裁去以後不得濫差其裁缺撤回之員既不利於商賈又何利於州縣之民戶部不得妄咨勤勞吏部不得更與銓補國家愛惜牧民之官豈得仍前朦混爾部謹識朕諭實心遵守毋負朕通商愛民之意九年定直省典鋪税例在外當鋪每年定税銀五兩其在京當鋪並各鋪仍令順天府查照鋪面酌量徵收

十一年准科臣所奏清釐關弊戶科給事中杜篤祜條奏清釐關弊四事一裁吏役一查税累一關差迴避原籍一批文核對限期章下所司遵行十八年定張家口殺虎口兩翼税額張家口税額每年一萬兩殺虎口税額每年一萬三千兩兩翼税額每翼一年六千兩

康熙二年定盤詰糧船關口地方戶部議覆漕運總督林起龍條奏漕運重船原令各關盤詰夾帶私貨但關口甚多處處盤詰必多誤運應如所請止於儀眞瓜州淮安濟甯天津等五處地方嚴加盤查又運丁舊例每船許帶土宜六十石恐南北關司概作私貨查每船土宜載在議單應仍許帶以恤運丁勞苦從之四年罷抽税溢額

議敘之例令各關稅務分別差遣戶部司員及地方官兼理奉 諭旨各省設立關稅向例將抽稅溢言者加級紀錄遂致各差冀邀恩典困苦商民嗣後稅課俱照定額征收缺額者處分溢額者加級紀錄之例永行停止其輪流差遣部員亦應停罷并稅額作何征收著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議具奏嗣是議定京城左右翼張家口殺虎口四差不必輪差六部官員止於戶部司員中輪差管理其崇文門稅務歸順天府治中兼理天津鈔關稅務歸天津道兼理通州稅務歸通薊道兼理居庸關稅務歸昌密道兼理

又嚴禁各關違例收稅及遲延指勒之弊奉 諭旨各省關鈔之設原期通商利民以資國用近聞各處收稅官員巧立名色另設戥秤於定額之外恣意多索或指稱漏稅挾詐過往商民或將民間日用瑣細之物及衣服等類原不抽稅者亦違例收稅或商賈已經報稅不令過關故意遲延指勒遂其貪心弊端甚多難以枚舉嗣後凡地方收稅官員俱著洗心滌慮恪遵法紀如有前項情弊在內科道官在外督撫嚴察參奏從重治罪如督撫不行參奏別經首發即治該督撫以徇縱之罪五年議准刊刻關稅條例竪立木榜於直省關口孔道曉諭商民戶部議覆直隸巡撫王登聯疏言直隸各省征收關稅條例甚屬繁多請刊刻木榜竪立關口並商賈往來之孔道徧行曉諭或例內有加增之數亦明白註出以杜吏役濫征之弊應如所請嗣後直隸各省設立關稅之處應多刊木榜照示商民照額征收如有不肖官吏於定額之外私行濫收者令該督撫不時查察據實題參依律治罪從之

又定居庸關每年稅額銀三千兩

又停罷崇文門出京貨物稅課

六年議定淮安關及直省各關稅務俱委專員管理戶部議覆河南道御史徐浩武疏言江南淮海道專管海防地方事務俱停其兼管其淮安關稅等項亦應委員管理應如所請并行文直隸各省將各關事務俱委專員管理從之

又命杭州府同知管理北新南新兩關事務

七年命浙江鹽運使管理北新關事務

八年議定各關稅務分別差遣部員及地方官管理戶部議覆戶科給事中蘇拜疏言關稅一差歸於外府佐貳官管理但各官俱有專掌又兼理關稅事務煩多且身爲地方官畏懼上司希圖足額必致增派商民請仍差部員應如所奏將滿漢司官專差收稅奉　諭旨關稅多者將各部院賢能滿漢官員差遣關稅少者仍交地方官征收其應差部院官與應交地方官之處分別議奏戶部再議查崇文門稅差已經設官收稅其通州坐糧廳京城左右二翼倉寶泉局大通橋通州西倉中南倉張家口殺虎口此九差原係臣部官員差遣應仍舊例外滸墅關蕪湖關北新關九江關淮安關太平橋揚州關贛關天津關西新關淮安倉臨清關鳳陽倉稅額俱多應擇各部院賢能滿漢官員差遣其宓運廳居庸關徐州倉稅額俱少應交與地方官征收從之

又定部員關差掣籤例戶部議覆御史黃敬璣疏言各省關差缺出於部曹中選用賢能止可爲一時破格之舉行之既久恐有營求之弊請照舊例挨資俸掣籤應如所請關差缺出將六部俸深官員咨送掣籤其差過之員不准重差從之

九年裁江南西新關戶部差歸併龍江關工部管理江南蕪湖關工部差歸併本關戶部管理

十一年更定關差員數減戶部工部關差員數照鹽差例不論滿洲漢軍漢人序俸掣籤每關差司官一員　筆帖式一員

十二年禁直隸各省官吏無得私稅市貨

十三年以江南鳳陽等三處倉關事務歸併地方官管理江南總督阿席熙疏言鳳陽倉額稅本折錢糧歸併鳳陽府知府管理正陽關稅歸併通判管理臨淮關稅發大使征收停差部員部議應如所請得　旨允行

二十一年移九江榷關於湖口縣先是給事中雅齊納條奏請將九江榷關移於湖口地方九卿兩議並奏
上命畫一定議尋九卿議覆暫移九江關於湖口收稅以一年所得爲定額如有不便具題另議從之又停止差遣潼關收稅部員先是潼關額稅有司征收七千餘兩康熙十九年遣郎中敦多禮督徵得稅四萬餘兩至是

奉　諭旨數年以來秦省兵民苦於輓運潼關收稅仍照舊額著停止差遣部員
皇朝通志二十三年設福建廣東海稅監督又准沿海地方載五百石以下船出海貿易登載人數給印票驗放其進海口內橋津地方貿易舟車等物免稅又議福建沿海無篷漁船稅仍聽地方官徵收其有篷桅船歸監督徵收梁頭稅課沿海要口均撥哨船兵役巡察設江南浙江海稅監督設西新龍江課稅專官
皇朝通考二十四年免外國貢船抽稅福建總督王國安疏言外國貢船請抽稅令其貿易部議應如所請得
旨進貢船隻若行抽稅殊失大體且非朕柔遠之意悉免之又酌減洋船丈抽之例監督伊爾格圖奏言粵東向有東西二洋諸國來往交易係市船提舉司征收貨稅明隆慶五年以夷人報貨奸欺難以查驗改定丈抽之例按船大小以爲額稅西洋船定爲九等後因夷人屢請量減抽三分東洋船定爲四等我　朝未禁海以前洋船詣粵照例丈抽但往日多載珍奇今係日用雜物今昔殊異請於原額之外再減二分東洋船亦照例行至江浙閩廣俱經開海若不畫一恐啟外夷趨避之端應照粵省量減此等丈抽船隻裝載回國或因風水不順飄至他省查驗印票即便放行其四省印烙船隻往外國貿易者亦照此例從之
二十五年停止抽稅溢額議敘之例先是康熙四年罷抽稅溢額議敘之例至十四年題准各關欠不及半分者降一級留任餘照前例全完者紀錄一次溢額每千兩者加一級至五千兩以上者以應陞缺先用十六年題准各關額稅二萬兩以下者仍照前議敘二萬兩以上者額稅全完紀錄一次溢額半分以上加一級一分以上加二級一分半以上加三級二分以上加四級三分以上以應陞缺先用數多者遞准加級十七年定關稅足額者不准議敘至是
上以各關差苛取溢額希圖議敘而採買銅觔價值不敷恐累商人令大學士等傳集舊任關差各員問明四季造册送部果否有益據舊任關差各官並稱部定銅觔價值六分不敷採買其各差造册四季報部不如改令差滿之日一并彙送奉　諭旨國家設關榷稅必征輸無弊出入有經庶百物流通民生饒裕近來各關差官不恪遵定例任意征收託言辦銅價值浮多四季解册需費將商人親填部册改換塗飾既已充肥私橐更圖溢額議敘重困商民無裨國計朕思商民皆我赤子何忍使之苦累今欲除害去弊必須易

轍改絃所有見行例收稅溢額卽陞加級紀錄應行停止其採辦銅觔定價既已不敷作何酌議增加其四季達部册籍應俟差滿一次彙報嗣後務令各差潔己奉公實心釐剔以副朕體下恤商至意如或仍前濫征侵隱藐玩不悛作何加等治罪至銅價既議加給額稅應否量增俱著九卿詹事科道詳議具奏尋議關差各官希圖議敘託言銅價浮多不遵定例任意苛征今酌議加增銅價停其議敘卽於各關部定則例原額外酌量勻派著爲定額以爲採買之費以康熙二十四年爲始如有例外苛索征多報少將商人親塡簿單揑造改易被參察出從重治罪至見在關差各官雖有溢額俱不准議敘并停其四季所報部科簿單總候任滿彙報從之

又　敕關差缺額處分仍依定例御史敦拜條奏關差缺額處分例輕以致拖欠日重應嚴定處分則例並賠補限期上曰關差缺額處分自有定例若法令太嚴必致苦累商賈所奏無益不准行　敕閩海抽稅仍依定例督理閩海稅務戶部郎中瑚什巴疏言閩省商賈貿易無丈船抽稅之例請照粵關一例丈抽至貿易船隻原在某關印烙給照准出海口者別關不得私留仍令各回本關庶人數軍器各有稽查而奸宄不敢影射得

旨凡收海稅官員因係創行設課希圖盈溢將出入商民船隻任意加征以致病商累民亦未可定著嚴加申飭務令恪遵定例從公征收無溢無苛以副朕軫恤商民至意所請不准行

二十六年議滸墅關監督征收溢額之罪戶部題滸墅關監督桑額任內除征收正額外溢銀二萬一千二百九十六兩零得　旨設立關榷原欲稽查奸宄照額征收桑額征收額課乃私封便民橋以致擾害商民著該衙門嚴加議處

二十八年嚴飭各處榷關毋得稽留商民奉　諭旨朕舟行所至諮訪過關商民每不難於輸納額稅而以稽留關次不能速過爲苦榷關官員理宜遵奉屢頒　諭旨恤商惠民豈可反貽之累自今應力除積弊凡商民抵關交納正稅卽與放行毋得稽留苛勒以致苦累違者定行從重處分

又議定江浙閩廣四省海關徵稅之例戶部奉　諭旨近聞江浙閩廣四省海關於大洋興販商船遵照則例征收稅課原未累民但將沿海地方採捕魚蝦及貿易小船槪行征稅小民不便今應作何征收俾商民均益

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以聞尋經九卿等遵 旨以兩議覆奏一議錢糧無多應交地方官征收一議交與地方官則無專管之員應仍差官征收至海中船隻何者應免收稅惟候 聖裁得 旨採捕魚蝦船隻及民間日用之物併餬口貿易俱免其收稅嗣後海關著各差一員管理稅務

又減免閩海關稅額永著為例閩海關監督殷達禮奏閩海關稅額逐一確查分晰應免稅銀共六千四百九十四兩有奇著為則例永遠遵行從之

又免琉球國接貢船隻稅課琉球國中山王尚貞疏言舊例外國進貢定數三船 船中貨物免其收稅今琉球進貢止二船尚有接貢一船未蒙免稅請照例免收以足定數下部議覆准行

三十四年定山海關每年稅額銀二萬五千兩

三十五年令海洋商船往天津海口運米但收貨物正稅外免其雜費

三十七年減廣東海關額稅奉 諭旨廣東海關收稅人員搜檢商船貨物概行征稅以致商船稀少關稅缺額且海船亦有自外國來者如此瑣屑甚覺非體著減額稅銀三萬二百八十五兩著為令

三十八年停罷各關正額外加增盈餘銀兩奉 諭旨向因軍需繁費關差官員欲於正額外以所得盈餘交納充局今思各官孰肯自捐私橐必仍行苛取商賈民困職此之由著將加增銀兩一概停罷

四十一年遣官偕喇嘛監督打箭爐貿易喇嘛達木巴色爾濟郎中舒圖員外鐵圖等往打箭爐地方監督貿易
上諭以移文第巴令彼速遣大喇嘛來監督貿易其稅銀不取於彼就我國商人征之不可專以稅額為事

四十七年免暹羅國貢使所帶貨物征稅禮部題暹羅國貢使所帶貨物請聽其隨便貿易并免征稅以示柔遠之意從之

五十三年以臨清關稅務交巡撫征收奉 諭旨臨清關錢糧每至缺額皆由地方積棍串通作弊所致不必派遣監督著交該巡撫收稅

五十五年以鳳陽關稅務交巡撫征收戶部奏請更換鳳陽等關監督 上諭大學士等曰各關監督所欠錢

糧甚多未派之先俱願前往及到任之後額稅必欠此皆多帶人役征收過刻之故昔南新關有一監督問巡撫王度昭錢糧如何不致缺額王度昭告以從寬征收斷不欠缺後果如其所言鳳陽關額稅著交與該巡撫征收餘缺俟朕另派

又嚴各關監督題請展限之禁戶部題奏定例各關監督一年限滿更替邇來以錢糧虧空爲辭題請展限者甚多嗣後有似此者請照溺職例革職從之

五十七年　命浙江南新北新兩關稅務交杭州府捕盜同知管理從撫臣朱軾請也

又定免廈門關經過商船增稅之例閩浙總督覺羅滿保疏言各省往來臺灣船隻經臣題明必令到廈門盤驗護送但查從前自臺灣往各省貿易船隻俱從外洋直至停泊之處赴本處海關輸稅至於中途經過之所不便一貨兩征嗣後各省商船道經必到廈門盤驗除收泊廈港貿易者照舊報稅如收泊江南浙江各省貿易者仍聽其彼處海關報稅其中途經過之廈門關稅免其增添下所司議從之

五十八年　敕查江西湖廣糧船無得夾帶貨物致妨榷政戶部議覆蕪湖關監督赫昌疏言蕪湖關缺少錢糧因江西湖廣糧船二千餘隻每年過關旗丁任意將貨物滿載船尾拴扎木筏不令查驗請令兩省糧道於本處糧船載米起運後親身先行到關查驗放行如有裝載貨物木筏盡行入官庶於糧船無誤而關課亦不致多闕應如所請令總漕於湖廣江西二省漕船載米起運後令各該道至上流漢口吳城馬頭親身稽察仍嚴飭押運官弁每船照定例除土宜六十石外如有違例多載及拴扎木筏過關者將貨物入官該管道及押運官弁一併題參治罪從之

皇朝通志　五十九年以江海關歸江寧巡撫浙江關歸浙江巡撫管理又令橫城口稅歸山海關兼管增稅千兩作爲定額

皇朝通考　六十年議准停征淮安鳳陽等關米船課稅一年又議准淮安關稅交江蘇巡撫管理戶部議覆署理河道總督事陳鵬年疏言淮安關稅經河臣趙世顯於康熙五十八年題請歸併總河衙門令裏外河同知一員

管理臣思河員職守緊要不可暫離勢難兼管權務請別差部員或歸併附近衙門帶管應如所請將淮安關稅交與江蘇巡撫管理從之

六十一年免暹羅國運米收稅奉 諭旨暹羅國人言其地米甚饒裕價值二三錢即可買稻米一石朕諭以爾等米既甚多可分運米三十萬石至福建廣東寗波等處販賣此米係官運不必收稅又 敕各省稅務悉交地方官監收總理事務王大臣奉 諭旨往年稅差官員公帑無虧而羨餘又足養贍家口兼及親族近日則不然率多虧帑獲罪公私均屬無益 皇考洞鑒其故每將稅務交與地方官管理各省已居其半嗣後稅務悉交地方官監收歲額之外所有羨餘該撫奏聞起解應賞給者再行賞給至雍正元年正月戶部等衙門議定滸墅揚州龍江蕪湖湖口贛關太平橋粤海閩海等九關稅務應照淮安天津等關例交與各該撫令地方官兼管從之

雍正元年以額外御史慶元管理淮關稅務時集管稅務趙世顯征收錢糧多侵蝕隱瞞之項 上以淮安關課緊要著慶元查明即授慶元額外御史管理稅務三年

又嚴飭各關差及崇文門稅務毋許任信胥役分外苛求奉 諭旨朕撫御寰區加惠黎庶惟恐民隱不能上達近聞権關者往往寄耳目於胥役不實驗客貨之多寡而只憑胥役之報單於中未免高下其手任意勒索飽其欲者雖貨多稅重而朦蔽不報者有之或重從輕報者亦有之不遂其欲雖貨少稅輕而停滯關口至數日不過是國家之額稅聽猾吏之侵漁以小民之膏脂飽奸胥之谿壑司其事者竟若罔聞知乎又聞放關或有一日止一次者江濤險急河路窄隘停舟候關於商亦甚不便嗣後司關権者務須秉公實心查驗過關船隻隨到隨查應報稅者納稅即放不得任胥役作弊勒索阻滯以副朕通市便民之意至於崇文門收稅及分派各處查稅之人亦有多方勒索分外苛求之弊京師爲四方輻輳之地行李絡繹豈宜苛刻滋擾尤當不時稽察弊端

二年以兼理關権 諭各省督撫實心辦理奉 諭旨從來關権之設或用欽差專轄或令督撫兼理無非因地制宜利商便民之至意也大抵關差之弊皆惟知目前小利恣意侵漁聽信家丁縱容胥吏開閘分別

遲早肆無厭之誅求報單任意輕重爲納課之多寡飽谿壑者則任其漏稅代爲朦朧不遂欲者則倒篋傾箱不遺纖細致商賈畏懼裹足不前行旅傍徨越關迂道則困商實所以自困也故關差惟在嚴禁苛求使舟車絡繹貨物流通則稅自足額至於督撫皆封疆大吏當仰體朝廷歸併之心不得視爲帶理漫不經心誤任屬員聽其剝削況欽差猶每年更換而督撫兼理則無限期若不實心奉法遴委得人責有攸歸其恪遵朕旨

又准移江西湖口榷關於九江分設口岸於大姑塘從江西巡撫裴徫度請也以湖口關稅盈餘　諭江西巡撫嚴飭胥吏毋致加稅累民江西巡撫裴徫度摺奏湖口關稅盈餘應悉解部奉　諭旨今歲盈餘是爾等清釐所致但數覺過多倘額外剝削商民則斷然不可關稅多少係於年歲之豐歉難可預定或遇不及之年不可勉强必求足數不然是又增加稅額矣當嚴飭胥吏毋致苦累商民

又免暹羅國運米壓船貨稅暹羅國王入貢稻種果　樹等物幷運米來廣貨賣廣東巡撫年希堯以　聞

上嘉其國王不憚險遠進獻稻種果樹等物最　爲恭順運來米石令地方照粵省時價速行發賣其壓船隨帶貨物槪免征稅

又以各直省稅務申　諭巡　撫幷刊刷稅務詳單徧示商旅奉　旨朕念商賈貿易之人往來關津宜加恩恤故將關差歸幷巡撫兼管以巡撫爲封疆大吏必能仰承德意加惠商旅也但各關俱有遠處口岸所委看管之家人賢愚不一難免額外科求及勒取飯錢之弊稍不如意則執送有司有司礙巡撫之面徇情枉法則商民無所控訴矣嗣後將上稅課之貨物遵照則例逐項開明刊刷詳單分發各貨店徧行曉示使眾皆知悉其關前所有刊刻則例之木榜務令豎立街市人人共見不得藏匿屋內或用油紙掩蓋以便高下其手任意苛索立法如此自能剔除弊端但爾等受朕委任之重尤當仰體朕心遴選誠實可信之人以任稽查之責必期商民有益方爲稱職

三年禁邊關城門索取蒙古進貢車輛茶馬稅銀其借名蒙古匿稅者罪之理藩院奉　諭旨邊關城門祇令來往商人納稅其請安進貢之蒙古等並無收稅之例今聞將伊等餘帶馬匹及口糧車輛與買用之茶俱勒令

停止私行收稅并索取零星物件又有奸商希圖匿稅專雇蒙古車輛偷載商貨著行文該管官員嚴行禁止
又更定委員管理宿遷關及由閘稅務例工部議准河道總督齊蘇勒奏言淮徐道一官有經管徐邳宿遷一帶
黃運兩河之責地方遼闊工程浩繁且駐劄清江與宿遷關相距二百餘里不惟難以稽察而遇河工緊急之時
更不能分身兼顧恐於公事有誤請將宿遷關收稅事宜　敕令督撫擇就近賢員以司其事再揚州江防
同知既管瓜州一帶江工又收由閘稅課亦難兼顧應請一例飭委別員俾同知得專力修防應如所請得
旨宿遷關著交與年希堯兼管由閘稅課著該撫遴選就近地方賢員管理
又定川省船料報稅飭禁沿途地方官借端需索　川陝總督岳鍾琪疏言川省運販米船向無船料客商或夾
帶私鹽違禁之物無可稽查而沿途地方往往借端需索請照淮關船料尺寸則例抽報料稅所輸無幾稽查甚
便至米船出川地方官如有勒索稽留者該督撫指名題參從之
六年免暹羅國運米內地稅銀禮部議覆福建巡撫常賚疏言暹羅國王誠心向化遣該國夷商運載米石貨物
直達廈門請聽其在廈發賣照例征稅委員監督嗣後暹羅運米商船來至福建廣東浙江者請照　此一體遵行
得　旨依議米穀不必上稅著為例
又敕定各關征稅則例戶部議浙江布政使高斌奏滸墅關現行征收則例與部頒數目不符請　敕部議
定刊刻木榜令眾商共曉遵依應如所請並令直省各關將各處現行征收則例徹底清查據實奏聞刊刻木榜
曉示奉　旨著各省兼理稅務之督撫並各關監督實力奉行毋得陽奉陰違虛應故事倘繼接理之員查
出定行交部從重議處又定夔州府收稅派差監督一員戶部議覆四川巡撫憲德疏言夔州關稅向委夔州府
知府監收請於己酉年為始照滸墅淮關例派差監督一員征課按年遴員更換應如所請從之　諭崇文
門查稅官員毋得稽留會試舉子借端苛索內務府總管常明奏報蘆溝橋道　旨蓋造官房安歇會試舉
子工程告竣得旨此朕體卹應試舉子之意俾其有旅次居宿之安而無盤查行李之擾並令崇文門每年查稅
官員實心奉行嚴飭巡察人役等毋得借端稽留額外苛索

七年令各關據實填寫部頒號簿奉　諭旨各關開放船隻之處向例部頒號簿以便稽查茲聞各關另設私簿征收惟於報部之時始將號簿挨日填造其意以水路船隻往來多寡不齊若據實填簿則不能逐日有征收足數目恐干駁查是以設法勻派填造如此則簿內全非實在數目與商船過稅串票毫不相符殊非政體凡事實則可以無弊作僞則弊竇叢生今既係任意勻派填造則號簿亦爲虛設矣嗣後各關於部頒號簿據實填寫如無船隻過稅之日亦卽註明不得仍蹈前轍致茲弊端又移湖北荆州徐關於田家洲更名田關從湖北巡撫馬會伯請也又免暹羅載米夫風船隻貨稅禮部議覆廣東總督孔毓珣疏言暹羅載米船隻因風飄泊廣東已飭各屬加意撫恤其撈回壓艙貨物仍請准其輸稅發賣得　旨免其輸稅

又以核實落地稅銀申飭各省　大小臣工奉　諭旨朕卽位以來屢有臣工條奏各處地方官征收落地稅銀交公者甚少所有盈餘皆入私橐雍正三年又有人條奏廣西梧州一年收稅銀四五萬兩不等止解正項銀一萬一千八百兩潯州一年收稅銀二萬兩止解正項銀二千六百兩應令該撫查林孫實奏聞并令各省抽收稅銀之處俱據實奏報等語隨經九卿　議令各省督撫遴委幹員監收一年之後視其盈餘若干奏聞候旨朕思孟子言治國之道首稱取於民有制所　謂有制者卽一定額征之數也若課稅之屬無顯然額征之數則官吏得以高下其手而閭閻無所遵循卽如從　前各處稅課經地方官征收有於解額之外多數倍者且多至數十倍者既無一定之章程則多寡可以任意其弊不可勝言屬員既已貪取上司必至苛求官員既已營私胥吏必至橫索日積月累漸有增加之勢豈非生民之隱患乎朕是以允從條奏所請及九卿所議令各省督撫委員監收以定科則其征收不及舊額者亦令奏聞降旨裁減年來報出盈餘之處朕皆令留於本地或作各官養廉之需或爲百姓公事之用使官員用度有賴自　不妄取民財使地方公用有資卽可寬恤民力無非以小民財物仍用之於民閒不令　飽貪官汚吏之慾壑而已乃聞外省中多有奉行不善者以朕愛民除弊之善政而庸劣有司借歸公之名或肥身養家或爭多鬬勝以致　肩挑背負之微物皆征收稅課而該督撫等又不悉心稽查民閒苦於擾累自諭到通行之後倘仍有如此者必　從重治罪決不寬貸

八年定征收落地稅銀搜求溢額議處之例戶部奏　諭旨向來各處落地稅銀大半爲地方官吏侵漁入己是以定例報出稅銀四百兩者准其加一級後因查報漸多吏部定議報出稅銀八百兩者准其加一級多者以此計算年來地方官員皆知守法奉公凡有稅課隨收隨報不敢侵隱其報出之數每倍於舊額祇恐將來不無冀倖功名之人希圖優敘以致恣意苛索擾累小民且落地稅銀非正項錢糧有一定之數者可比侵蝕隱匿者固當加以處分而爭多鬬勝者不但不當議敘亦當與以處分其如何定議並如何議敘　加級處分之處著吏部戶部悉心妥議具奏尋議嗣後各省落地稅及稅契銀兩如搜求需索以致盈餘之數倍於正額或將數十年以前置買產業苛索擾累者令該督撫題參革職上司失察徇庇查出照例議處其於正額外實在盈餘者以八百兩爲率准加一級多者不得過三級永著爲例從之

十二年令直省督撫稽察各關榷務奉　諭旨直省關稅監督於地方官原不相統轄一切呼應不靈而大小口岸甚多監督一人勢難分身兼顧雖選委書役公同親信家人稽查收放而地方文武各員以爲無與己事並不協力或轉挾私意則姦商之隱漏地棍之把持督撫或不關心監督動則掣肘不獨於稅務無補即於地方亦難免擾累嗣後凡有監督各關著　該督撫兼管所屬口岸飭令該地方文武各官不時巡查如有縱容滋擾情弊聽該督撫參處至監督徵收稅課及一切應行事宜仍照舊例遵行不必聽督撫節制如此庶既有專司仍無歧視於稅課商民似均有裨益嗣據監督毛克明奏稱粵東海關地面遼闊事務繁多洋商胥吏以及地方勢豪引誘串通弊端百出監督一官難於稽查防範不若就近歸於督撫兼管則通省文武軍民均受統屬節制不敢欺公玩法再令京員掌管監督印信監收錢糧則稅務肅清而弊端可杜疏上照所請行

又以貴州永甯縣改隸四川裁除永甯縣稅四川敘永廳與永甯縣同處一城從前廳隸四川縣隸貴州各設稅口征收鹽雜等課嗣經兩省會勘將永甯縣改隸蜀省所有田地丁糧已俱改照川省條例征收惟稅課一項仍係廳縣兼收　敕諭將縣稅裁除止留敘永廳稅一切俱照川省之例行

十三年議定張家口居庸關已經收稅之各貨無得於宣府重徵設居庸關稅課大使一員戶部議准兵科給事中

倘德疏奏關稅事宜一宣化府為南北通衢凡有貨物已經張家口居庸關上稅過府之時張家口監督復委家人書吏照數重收以致小民肩挑背負無不邀攔收稅民情甚為不便且家人書吏征多報少究非實裕國課嗣後南北商貨若已在張家口居庸關上稅者請敕部定例宣府不許重征刊刻木榜竪立各門如有違禁橫征者嚴加參處一居庸關收稅之所離張家口三百餘里監督勢難兼顧每差親信家人協同書役攜帶印單收稅而家人識見卑鄙輒為關役利誘私用小票隱漏偷肥嗣後請委附近州縣不時查考但昌平延慶二州離關稍遠請設立稅課大使一員給以鈐記令收商稅銀兩按月轉解監督仍令霸昌道就近稽查照宣府之例民間零星日用之物免其抽稅如有指勒商民侵漁滋事者亦嚴加參處均應如所請從之

是年　皇上即位之初奉　旨朕聞各省地方於關稅雜稅外更有落地稅之名凡耰鋤箕帚薪炭魚蝦蔬菜之屬其值無幾必查明上稅方許交易且販於東市既已納課貨於西市又復重征至於鄉村僻遠之地有司耳目所不及或差胥役征收或令牙行總繳其交官者甚微不過飽姦胥猾吏之私橐而細民已重受其擾矣著通行內外各省凡市集落地稅其在府州縣城內人煙湊集貿易眾多且官員易於稽查者照舊征收不許額外苛索亦不許重複征收若在鄉鎮村落則全行禁革不許貪官汙吏假借名色巧取一文著該督撫將如何裁革禁約之處詳造細冊報部查核倘奉旨之後仍有不實心奉行暗藏弊竇者朕必將有司從重治罪該督撫並加嚴譴此旨可令各省刊刻頒布務令遐鄉僻壤之民共知之嗣以淮關監督年希堯於徐州所屬四縣之落地稅例應地方官征收者改為關額征收私添稅口并市集買賣微物亦勒令上稅得　旨交該督撫嚴查究審并飭行查明該縣落地稅之應征者歸地方官征收應革除者仍即遵　旨革除

皇朝通志乾隆元年革除龍江西新關衙規驗票等項銀兩　諭聞外洋紅毛夾版船到廣時泊於黃埔地方起其所帶礮位然後交易竣事發給還至輸稅之法每船按梁頭徵銀二千兩左右再照例徵其貨物之稅此向來之例也乃近來夷人所帶之礮聽其安放船中而於額稅外將所攜置貨見銀別徵加一之稅名曰繳送亦與舊例不符因思從前洋船到廣既有起礮之例此時仍當遵行何得改易至於加增繳送稅銀尤非加惠遠人之

意著察照舊例按數裁減又定江西九江贛州關鈔課三聯單例凡商人納銀入櫃後發給一聯一存稅署一交巡撫衙門又准張家口居庸關照崇文門例車馱貨物過稅收取飯錢以資養贍

皇朝通考又定閩省征收漁船課稅例閩浙總督郝玉麟奏閩省漁課一項分隸侯官等三十六縣征收出諸各澳漁戶其原始於五代相沿至今新增漁稅一項分隸閩縣等十五縣南澳軍民一廳非獨征諸捕漁爲業之船即出海小商船亦在其內定例樑頭七尺以上折算五尺二寸歸關輸稅五尺以下歸縣輸稅又有船規一項分隸侯官等十三縣征收此合歸關歸縣之大小商漁船隻按照征收陋規也查漁課係應征之項相沿已久毋庸裁革但澳有漲荒船有歇業請照田地之例分別漲荒豁除其有澳之新開船之新造仍復按年辦理至漁稅一項歲有常額船無定數不以船之大小定稅而以船之多寡均徵胥吏得以高下其手請照田房稅銀之例分別上中下三則起科不拘定額數儘收儘解其有已完漁課之船並小船渡船等概行豁除至於已經輸納稅課之船又取給照船規殊屬額外重徵應請革除如有不肖官吏私收入己者論如法從之

又以江南水災免各關米麥額稅戶部議准御史王文璿條奏江南被水各屬皆係濱江濱河之地轉運甚易應請特頒 諭旨敕部查明隣近災屬之關口將米麥等額稅以奉文之日起暫行寛免兩月扣算期滿照舊征收但江省水路乃南北通衢商販往來絡繹不絕誠恐米船過關免稅之後商人隨處售賣不至被災地方應令該督撫轉飭管理關務各員凡有米船過關卽詢明該商如果前往被災各邑售賣者免其納稅給與印票責令到境之日呈送該地方官鈐蓋印信以便回空查銷如有免稅米船偷運別省并未到被災地方先行糶賣者將寛免之稅加倍追出庶商販流通市價不致昂貴疏上得 旨依議速行

又定各省稅課則例須示通行甘肅布政使徐杞奏言各省應納稅課例應刋刻木榜大書設立 關口使商賈一目了然經戶部議請通行各省臣遵卽通飭各屬大書設立并納稅串根與造報底册逐一查對內 有比册征收短少者亦有比册浮多者更有比坊刻通行則例浮減不一有無不同者且有府與府異縣與縣異一 稅而數處各別者緣各屬並部頒則例各憑照破爛舊本按物收稅伏查甘省稅課除牙帖等項外有商畜二稅內 有過稅坐稅之分

過稅係販往別地貨物應納過路之稅坐稅係置買別地貨物到店發賣卽爲落地稅銀稅名不一輕重各別必須逐條刊刻大張曉諭方免濫收脫漏今甘省旣失部頒條例輸納自無準則未便因其相沿已久苟且從俗仰懇

敕部查照逐條抄發刊示通行部議應如所請行文甘撫將該省應征各稅查照節年奏銷定數卽行刊刻木榜大張曉諭倘各該州縣陽奉陰違仍有濫收脫漏之處卽行指名題參嚴加議處得　旨允行二年以關稅旣輕物價未減申　諭各省督撫奉　諭旨據原任江西巡撫俞兆岳奏報乾隆元年九江贛州兩關稅課盈餘銀兩較前任共減收九萬有餘此事交與該部及新任巡撫岳濬查核奏聞朕前因各省關稅於正額之外每多無名之費恣意科索苦累商民是以降旨釐剔弊端將應行減除者概令禁止全在督撫大臣等督率司榷之員潔己奉公實力遵行以副朕輕徭薄賦加惠商民之至意今就江西一省言已少收銀十萬兩推之各省則約計百有餘萬矣如果商民得沾寔惠卽更逾此數亦朕所樂聞有何吝惜但從來關榷稅務與百物價值原係相爲表裏如果關稅減輕則物價亦必平賤若稅輕而價仍不減是各關所減課銀商民並未沾被恩澤徒飽吏胥之囊槖耳　皇考臨御以來澄清吏治凡此等官侵吏蝕之習久已弊絕風清今督撫諸臣如不能稽察屬員被其朦混則庸懦無能有忝封疆之任若或己身稍有染指則名節有虧朕一經擯斥之後斷不復加錄用也可將此旨傳諭各省督撫令其各行稽察深自警省若錯會朕釐剔弊端藏富於民之意又欲多報贏餘以致商民受困識見鄙陋其罪更不可逭矣又免天津臨淸二關糧稅船料總理事務和碩莊親王允祿等議准四譯館少卿蔣炳疏奏雨澤愆期正需糧米若將關稅暫免俾商賈趨利輓輸源源接濟甚屬有益應如所奏將天津臨淸等關裝載米麥豆穀雜糧之車輛船隻到關驗明並無夾帶私貨卽令放行暫免其抽稅并免其交納船料毋得藉端稍有留難阻滯俟得雨後行文征收從之又以臺臣條奏各省稅務宣示內外臣工奉　諭旨御史舒赫德奏請將各省稅務歸併旗員管理不知國家設立關隘原以查察奸宄利益商民並非爲收稅之員身家之計也若以旗員貧乏而差遣之是導之使貪矣朕日以砥礪廉隅訓勉臣工尚恐其不能遵奉而可以謀利之見爲之導乎且各省委辦稅務率多道府等官並無薊冀之河間薊州有壬道府而兼潔自愛者可嘗不可派委而必定以爲例乎朕御極之初圖理深卽爲此奏

總理事務王大臣亦以爲可行朕並未俞允後此陳奏者紛紛朕概不准行亦未交議今舒赫德又條奏及此可將
朕旨宣示於外使咸知朕意

又免淮安沿河口岸等處經過米糧雜物納稅奉諭旨今冬挑濬淮揚運河大工齊舉所有員役人夫不下數十萬日用薪米食物所需甚多恐將來物價漸至增長查淮關則例除本地所收米麥雜糧不收稅課其外來客商販賣者按石征收舊例如此朕思目下興工之時若裁去一分稅銀自可平減一分物價於沿河居民及在工夫役均有裨益着管理淮安關稅內務府員外唐英將淮安大關幷沿河口岸經過之客販食米豆麥雜糧以及煤炭葦柴等物悉免稽查不必納稅俟明年工竣之後照舊征收又聞河南固始縣素稱產米之鄉每年客販運至清江浦地方卸賣其價頗賤今運口築壩固始米船不能直達清江浦而相近清江有老壩口地方可以卸賣着將此地米稅亦照淮關之例暫行寬免

又定淮安滸墅各關經費以杜吏役濫征之弊淮安關監督唐英條奏各項經費及書役飯食不敷請動盈餘一案部議應行令江南總督慶復會同該監督熟籌妥議奏 諭旨朕思商民皆爲赤子輕徭薄賦俾人人實沾惠澤乃朕愛養黎庶之本懷但恐官吏不能實力奉行仍多巧取以飽私槖則徒於國課有虧而於商民無益卽如年來各省關稅較前額數大減矣其取之商民者仍似未減若關稅減輕則商貨價值亦應平減今京師貨物騰貴仍復如前可知商民未得實沾減賦之益至江南淮安等關或因胥吏添設過多以致工食不足則當量行裁汰且查管關官員養廉之數亦覺太豐可通融分給如有不敷則動用盈餘以補之可寄信慶復諭知朕意經江南總督等會議查得滸關上年共支費用養廉八萬七千八百七十三兩有奇今遵 旨議裁衙役酌減工食養廉銀兩每歲經費預定額數約需銀七萬九千七百六十八兩有奇統由該關報銷淮關遵 旨議裁人役工食銀四千九百七十六兩四錢有奇又書役飯食等項約需銀六萬五千五百二十八兩一分有奇如收數盈縮據實報銷疏上從之三年暫免臨清天津二關米豆納稅及通州張家灣登陸處所落地稅銀奉諭旨上年畿輔之地收成歉薄米價日漸昂貴今聞近省商賈米船陸續漸至所當格外加恩俾其踴躍從事着將臨清天津二關米豆之船免其納稅

至通州張灣等登陸處所舊有米豆雜糧落地稅銀亦著免征俟二麥收成之後米價平減再照舊例征收并嚴禁不肖官吏暗中需索等弊以副朕通商惠民至意　嗣因二麥有收經督臣覆奏開徵復因沿河地方被水米價加昂海運既開商販雲集將內河前項米糧各稅一併暫停征收並江南浙江歉收之處俱免其收稅

又以江南米船過關免稅給照繳銷之法行知各處關差時江蘇歲旱歉收凡商販米船前往被災各邑給照免稅者到境鈐印回空驗銷難免守候稽延許關監督海保與巡撫許容議詢明運往災邑米船行知該邑印官到境申報至所給過關免稅照票不必鈐印聽其隨便回空繳銷並以面商辦理之處奏聞奉　旨覽海保所奏與許容商酌辦理之處甚是各處關差凡有商販米船至被災之州縣者俱照此例行至於商船先報前往某州縣若此地販運者多米糧足用卽不妨轉移鄰邑總之歉收之地乏食之民皆吾赤子不容歧視也

四年定滸墅關口岸船柵裁撤事宜先是御史舒赫德參奏滸關監督海保於離關百里及二百里之常熟無錫江陰等縣私立柵座濫設巡船密行江督蘇撫將該關私設各口相度情形報部據該督那蘇圖奏稱滸墅關在長洲縣境最為衝衢所轄湖河海道支港紛繁易於透漏從前崇禎等三橋望亭等七港十處口岸設役守巡報部有案歷任監督恐稽查難周添設蠡口港等一十三處船柵以佐三橋七港之不及後又添設板橋等二十九處通共五十二處口岸雍正八年前蘇撫尹繼善將續後增設之板橋等二十九處盡行裁撤另於王莊等十處立柵及顧二房廊下等五處設船統計現在口岸三十八處今臣遵照部文就現在各口詳酌查有原報部之轉水柏瀆二港既於毛塘九里二處添設柵巡則二港可以毋庸復設又南北角各減去巡船一隻其各處口岸應請暫為存留仍不作報部經制如有應行納稅之船俱令直赴大關報稅不許各口擅立稅房私自征收亦不許混指透漏濫行究罰至於本地土貨非捆載貿易遠方者原不征課其附近鎮集船載米麥不及十石者免其收稅農民交租辦糧質當米麥皆不論石數放行章程久定仍應遵照辦理經部議駁飭另議得　旨照該督所請行

又准江蘇撫臣所奏以兩淮鹽政管理瓜州由閘稅務揚州鈔關及瓜州由閘稅務自歸併巡撫例於道府內遴

員代管是年以揚州知府高士鑰查災辦賑未能帶管榷務撫臣奏鹽政近在同城稽查便易可否照織造管關
之例就近令其帶管于榷務實有裨益從之
又　敕蕪湖鳳陽關稅務專差管理戶部議原任安徽巡撫孫國璽奏蕪湖鳳陽兩關稅務請專差監督管理
應如所請從之
五年以塼板閘稅務歸併臨清關管理先是山東巡撫岳濬奏稱臨清州有二關一為戶部關係巡撫衙門管理收
稅解交戶部一為工部塼板閘關報納短裁紙價稅銀係管河道管理收稅由河道總督奏銷解交工部各船既向
大關報納貨稅船料似無庸一地兩關經河道總督議奏請將工部一關裁去其應征銀兩移歸臨清大關征收從
之
又嚴禁揑名討關積弊戶部議覆御史陸尹耀奏稱會典內開過關船隻如有指稱內外官員及旗下商人夾帶私
貨者該關報部參處是榷關定例遵行已久近復有執持科道名帖赴關免稅者查京員科道等官供職京師自無
經營貿易之理即或子弟偶有在外經商者豈容揑寫父兄名帖討關希圖透漏恐在外奸商或揑名影射希免稅
料亦未可定應通行管關各督撫監督嗣後在京及在外官員眷口船隻過關除無貨物照常驗放胥吏人等毋得
任意需索外如有假揑京員科道名帖或有京員子弟執持父兄名帖討關夾帶貨物希圖免稅者遵照定例查參
如明知瞻徇一併議處從之
六年清查外省關榷私增口岸奉　諭旨外省關榷皆久經該督撫就近稽查除現設口岸報部有案者照舊設
立外其有私行增添之口岸逐一詳查題報應留者留應革者革此番清查之後司榷之員若再有違例苛索者胥
役嚴處官吏嚴參該督撫不行查察經朕訪聞必於該督撫是問至滸墅北新二處係江浙大關尤為緊要交與楊
超曾德沛照此稽察辦理
又免官辦米穀過關稅銀戶部議覆署理兩江總督楊超曾奏言設關之意不專在於取盈蓋以準百物之權衡而
平其市價故歷來但有征商之令而不兼及於官物況米穀一項係民閒食用所必需發帑採買原為接濟民食起

見與商賈之射利逐末者不同今既征其船料又責其完納稅銀取之司庫以輸關庫此絀彼盈國課毫無增益應如該督所請將各屬委員採買賑濟及糶三補倉米穀經過各關稅口仍照臣部題准之例止納船料可也疏上如議行

又議定武昌廠關口岸稅額幷除宗關收稅耗羨戶部議覆湖廣總督那蘇圖奏武昌廠關正額盈餘之外所收口岸銀兩並正額盈餘項下征收加一耗銀先於雍正十年據撫臣咨報征收餘銀二千九百餘兩今據奏稱每年征收共計銀一萬餘兩除例應支銷外每年約可餘銀七八千兩是較之歷年報收銀數盈餘幾及加倍即將此項爲地方辦理利濟軍民之事如標營兵丁應建營義倉厫武昌漢陽應設義渡船隻管關之員既徹底報出亦應酌給公費至各關口岸銀兩因非正項既不收耗則宗關同一口岸自不應獨收耗羨應如督臣所奏准其免收從之

又飭各關盈餘增減據實造報考核具題奉　諭旨各省關稅定有正額而儘收儘解日有盈餘此不過杜司榷者侵蝕之弊並無有累於商民也但各省年歲之豐歉不同貨物之多寡亦異其盈餘原不能年年畫一近見各關報滿之時如盈餘浮於上年則部中不復致議如減於上年之數則部中卽行駁查司榷者惟恐部駁必致逐歲加增年復一年將何所底止苦累商民事有必然之勢朕思關稅盈縮相去本不致懸殊若乙年所報盈餘之數稍不及甲年原可不必駁查若過於短少亦必有情由惟應令督撫確查則地方實在情形自難逃於公論總之查核過嚴則額數日增其害在於累庶查核稍寬則司榷侵蝕其損在於國帑此中輕重固有權衡著大學士會同該部詳議具奏經部臣議定嗣後各關盈餘銀兩如與上年數目相倣者戶部卽行考核具題如本年所報盈餘與上年數目大相懸殊令各該督撫就地方實在情形詳細確查如無侵隱等弊據實聲明覆奏倘該督撫查奏不實扶同徇隱別經發覺將該撫等一併交部議處著爲定例

七年免乾隆三四兩年渝關缺額追賠銀兩四川巡撫碩色奏重慶渝關木稅與別項雜稅不同抵渝木料皆伐自深山窮谷年豐水漲則木筏順流而下一歲之中可以發數年之木若遇歲旱水涸不能漂出則已伐之木常積於

深溝淺溪未能到渝是年歲之旱澇不齊木料之多寡難定則稅銀盈縮亦理勢之必然也渝關木稅自乾隆二年三年皆不敷原額奉部行追而乾隆五年時值米賤水漲木多稅盈抑此補彼更有盈餘奏請免其賠補從之

又免直省各關米豆稅奉　諭旨朕御極以來直省關稅屢次加恩減免每遇地方歉收天津臨清滸墅蕪湖等關口商販米船概給票放行免其上課皆以為民食計也但係特恩間一舉行未能普遍夫以養民之物而榷之稅錙以病民非朕己饑己溺之懷也今特降諭旨將直省各關口所有經過米豆應輸額稅悉行寬免至各關口征收則例不一有征商稅者有征船料者有商稅船料並征者今既蠲免米稅其船料一項若不分晰明確著為規條恐致混淆滋弊應如何辦理之處著交該部詳查妥議具奏經部議詳查各關米豆雜糧等稅有按梁頭丈尺納料者有收納船戶空船料銀及無論有載無載按年扯單納課者又有計石征稅不收納船料者各關則例有殊故征收未能一致應令各關監督查明定議報部旋據御史李清芳沈廷芳並奏部議船料事件俱發九卿議奏未上得　旨朕愛養黎元特沛殊恩將關榷米豆等稅悉行蠲免以為充裕民食之計但船料一項議論不一朕思向日征收船料者應照例征收向不征船料者豈可因免米豆之稅而轉加征料該部即速行文各關知之

又奏准麥石稅課一體免征署福州將軍兼管閩海關事策楞奏豆稅既經免征部文並未指明麥石字樣應否一體寬免奉　諭旨自應一體免征下所司知之

又禁革爐地裹塘等處私收畜稅打箭爐地方公出雅納二卡向有達賴喇嘛使人收稅并于裹塘等處收取鞍子錢每年約得稅銀不過六七百兩雍正三年欽奉　諭旨每年賞給達賴喇嘛茶葉五千觔班禪額爾得尼茶葉二千五百觔并運茶腳費銀二百兩今將收取鞍子錢停止隨經達賴喇嘛將在裹在爐收稅之堪布等一併撤回歸於雍正十三年達賴喇嘛自泰寧回藏後有留住惠遠廟之徒弟帕朋喀康岡充圖羅卜藏格隆復安人於公出雅納二卡收取番民所賣騾馬牛羊稅銀四川巡撫碩色請　敕達賴喇嘛將私收畜稅之處永行禁革并在爐之藍占巴等一併撤回部議應如所奏得　旨允行

八年免淮關監督私免稅銀賠項淮關監督伊拉齊私自免征酒麯絹紛等稅銀部議應令賠補　特旨免之

又免征山東臨清關船料奉　諭旨山東臨清關向征銅補商補相沿已久報部則統名之爲船料前撫臣岳濬改爲計石上稅而將銅補商補歸入石頭征解是名革而實存也今朕既降　旨蠲免各省米糧之稅此項亦應一體邀恩豁免著該部即行文山東巡撫知之

又定暹羅國運米船隻酌免船貨稅銀有差先是乾隆七年暹羅商人運米至閩省奉　特旨免征船貨稅銀至是歲仍復帶米來閩貿易　上念外洋運米源源而來其加恩之處自當著爲定例自乾隆八年爲始凡遇外洋運米閩粵等省貿易帶米一萬石以上者免其船貨稅銀十分之五帶米五千石以上者免其船貨稅銀十分之三

九年定湖南寶慶府口岸收稅則例湖南巡撫蔣溥奏言寶慶府征收商稅向例按照貴賤價値酌中定數每兩三分之外不得多取絲毫一切零星貨物俱不許濫行抽取刊刻簡明木榜豎立曉諭其書役票錢向係稅銀一兩取銀一錢今酌減五分不及一兩者不許苛索數浮一兩者亦不得過五分之多此外陋規一槪嚴禁部覆准行

又飭各省奏報關課核實辦理奉　諭旨江南滸墅關乾隆六年十一月至七年十一月稅銀缺少一案經戶部行查巡撫覆奏稱係按月計算未經減少並無絲毫欺隱等語朕之裁減各關稅課並免米麥稅銀無非惠念商民之至意從前有旨盈餘減少戶部不必過於苛察惟令督撫就近查奏乃自有此旨之後各處所報盈餘無不減少者而督撫之查奏亦不過虛應故事並無實力查出畧有異同者故自減免稅課以來米豆價仍然昂貴而於商民未見有益於稅課日見有虧用頒此旨通行訓飭朕既寛免稅課數百萬兩之多豈較量此些小盈餘之數各督撫及司稅官員毋錯會朕意以報增盈餘爲念嗣後務須核實辦理無欺無隱不得視爲具文

十年復開馬白稅口大學士伯鄂爾泰等議覆雲南總督張允隨奏稱馬白稅口前因該國都竜廠被賊佔踞商旅裹足稅課無出是以題請封閉今廠民漸次復業應於明春撤回臨廣官兵之日照舊開關收稅儘收儘解據實塡報至往來商旅責令該同知嚴加盤詰照例塡給腰牌親身驗放不容奸匪混行出入應如所請得　旨依議行

又禁止宿遷關通船一載征稅之例宿遷關舊有通船一載之例如船實能受載百擔而所裝之貨乃在七十擔以

下者仍照現徵之數按擔征收若有數滿七十擔者遂援通船一載之例令輸百擔錢糧其船隻之受載數百擔以至千餘擔者所裝貨物雖有多寡之殊而稅銀俱按此例征收至船頭船梢及平版上跨俱爲剔除不入簽量見數之內即有貯貨於此者亦不征其稅至是監督倭赫奏稱近有狡黠船戶每計貨船已滿七分即將貨物分貯頭梢上跨以避一載之例而奸猾吏胥亦伺船貨之在七分上下者即高下其手以遂其隱漏勒索之技應如所請將散裝貨物不拘頭梢艙跨悉照成包成捆貨物一例簽查見數按擔征收將通船一載之例即行禁止從之

又豁免福建浦城關稅缺額銀兩奉　諭旨朕聞福建浦城關稅從前題定額征收二千七百餘兩後于乾隆三年更定稅則委員監守一年以爲定額缺少銀五百四兩零嗣後連年短征蓋因該關長腳難於雇覓以致商貨稀少經征各員無力墊補遂成懸欠著將此項稅銀加恩豁除令其儘收儘解其乾隆三年以後節年缺額銀兩一併加恩免其賠解該部即遵諭行

十一年以米糧免稅價值仍昂　敕督撫示諭商賈平價江蘇布政司安寧奏言自免米豆稅銀以來弊竇叢生國課日少而米價之貴較甚於前應請仍照舊征收　上念眾商乃無知愚人當先加以化導　敕各該督撫愷切訓諭俾各商感發天良悉除私弊督撫等仍設法查察妥協辦理庶幾足食便民閭閻均受其福

又免暹羅國商人船貨稅銀十分之二福州將軍新柱奏報本年七月內有暹羅國商人先後載米入口皆不足五千石之數並各帶蘇木鉛錫等貨所有船貨稅銀未便援例寬免奉　旨該番等航海運米遠來慕義可嘉雖不足五千之數著加恩免其船貨稅銀十分之二以示優卹

十二年又改溪雅稅館於懸鐘地方並定艍仔頭船之禁先是福州將軍新柱奏請將溪雅稅館移至懸鐘經戶部行文撫臣周學健議稱溪雅地方遠距懸鐘三十里稅館設在溪雅船隻俱泊懸鐘在關則有鞭長莫及之虞在商則有乘機偷漏奔走守候之弊部覆議如所請將溪雅稅館准其改設懸鐘

又該將軍奏稱廈門等處有奸民置造艍仔頭船雙篷雙艣傍用四槳非商非漁專爲包攬偷漏貨物請行飭禁經戶部行知該撫議覆請嗣後艍仔頭船式樣永行禁止所有現在之船毋許加用四槳多添桅木并十船編甲互結

部議應如所請從之　敕內地人民往暹羅造船未載回米糧者倍罰船稅大學士伯張廷玉等議覆福建巡撫陳大受奏閩省赴暹羅買米造船運回請給印票進口之日繳銷仍另給牌照歸澳安插蓋往暹羅造船本為買米而設如或該商並無米石載回只造船而歸者應令倍罰船稅示警得　旨允行

又免失風洋船官買銅觔稅課福州將軍新柱等奏商人陳天元船隻遭風銅觔全數交官照部定價值收買仰懇免其銅稅從之

又以戶工二部奏報蕪湖關稅贏縮足敷抵補免其　駁查蕪湖關報部戶關盈餘較去年有餘無庸置議工關盈餘較去年不足行令查覈奉　諭旨此案戶工二部所報足敷抵補如將有餘者毋庸置議不足者再抑行查於考核功過之意未合即使行查亦徒多往返登答工部再行查核之處不必行嗣後著該部照此辦理如一人而兼兩關其比較上年盈餘之處俱有不足再令該督撫據實查核

十三年定廣東太平關收稅則例廣東巡撫岳濬疏稱太平關則例內未經開載之九十五條查照粵贛兩關稅則斟酌征收統按其中因與海關同屬初次抽稅及貨物貴重應照海關定例者則有珍珠玉器錦繭布楠木因先由粵海征稅次及內地分販應照贛關定例者則有氆氌琥珀蜜蠟瑪瑙哆囉嗶嘰因粵贛兩關未載按照貴賤科稅者則有布帳黃楊器黃楊木因原稅本屬平允即用著為正條者則有毛布水晶玻璃松綠布刀石紅木因貨物初經收稅者則有姑絨花生甘草梅海石茶子桐子因各處出產價值不同適中損益者則有棉器布器油菜子因稅則籠統復加分別者則有哆囉器緞器氊器兒帽祖帽因物同名異即倣本例者則有氊底桌氊紫香香粉脈包泥碗其洽光各條內因與太平橋正例開載相符應令一體遵收者則有廢銅香蕈洋青石青石綠八角金針菜紫檀紫榆木骨角器皮器鐵器布棉器各色糖菓綢綾器絲緞器哆囉器嗶嘰器錦絲線帶布帳薯莨鹽欖豆蔻訶子楓子草仁石蓮子石決明因下水已經輸稅上水應予輕減者則有紗羅包頭帽緯毛布氊片姑絨氊氊又本說各條內因原稅本屬適宜即擬著為正條者則有土杉枋杉板松板紅木大杉木樟木枋板牀板門枋因料大稅輕量予加增者則有松木因料同稅重較正酌減者則有長薄板松筒杉木因論塊恐滋夾帶改作論根者則有過佃橋

之小杉木至遇仙橋洽光廠款目與太平橋相同者均應畫一抽收其計擬定貨稅七十三條木稅二十二條俱屬因地制宜斟酌允當反覆確核委無偏重偏輕一併刊載例內並豎榜二關廠曉示商民俾有遵循而稅則益歸畫善部議應如所奏從之

又以廣西梧潯等府稅務歸該管道員查核戶部議覆廣西巡撫鄂昌奏粵西梧潯二府關稅及桂平南慶等府宮川賀縣懷集等縣各雜稅銀兩皆爲湊充兵餉及支給通省大小各官養廉之用向係該管府縣自行征收分別正額盈餘按季造册解司並無專事稽查抽收之員則疎漏自不能免查粵西蒼梧左江右江三道俱有統轄地方之責且其該管之府州縣例應按季巡歷一切稽查甚屬便易應請將各處稅務分隸各道就近稽查查桂林平樂蒼梧三府并富川賀縣懷集三縣俱係蒼梧道所轄其稅務卽隸蒼梧道稽查南甯府係左江道所轄其稅務卽隸左江道稽查潯州慶遠二府係右江道所轄其稅務卽隸右江道稽查飭令各府縣將逐日抽收貨稅銀兩數目按月造報該轄道查核并於按季巡歷之時親赴收稅之所飭取存廠抽收底簿與月報册逐一核對應如所請從之

又以米豆免稅市價未平仍依原額征收戶部議覆江蘇滸墅關監督圖拉條奏直省各關米豆稅銀歷來按額征收乾隆七年　皇上特恩寬商稅以平糧價乃自豁免以來奸商大賈惟知罔利不顧民艱近年各省米豆價並未少減甚且有比舊加昂者徒使奸商飽槖市儈居奇窮黎究未得沾實惠誠屬無益況現當軍需浩繁之際亦宜酌量籌辦應如圖拉所奏將直省各關米豆稅銀仍復舊額奉諭旨依議朕降旨蠲免各關米豆稅銀本以食爲民天關稅優免則市價可減是以不惜千萬正課爲小民謀糴寬裕計當時內外臣工屢有以但利商賈無益民生爲言者概未允准朕意欲試行數年果否於民食有裨再行酌量乃數年來稅免而米豆之價不惟不減而昂貴時或有加明係奸商不知免稅之恩專利自封轉以有限之帑項肥三倍之囊槖無裨閭閻久宜仍復原額且地方偶有偏災卽將該處關口應征米豆稅額加恩寬免則估船聞風雲集市價自平駔儈不得居奇窮黎均霑實惠轉得操權自上朕意不專爲軍需起見也如既復之後奸商藉端長價弋利妨民該地方官卽應嚴行查察究處至淮關因寬免米稅後倭赫奏准加征船料今既征米稅仍循舊例行

又以東省歉收特開海運接濟免收米稅山東巡撫準泰奏本年五月內經大學士高斌等以東省之登萊青三府地處東隅別無河道連年歉薄不但民間絕無蓋藏即倉儲亦因賑濟鮮有積貯請將奉天米石聽商民糴買由海運往山東售賣流通商販權宜補救誠爲目下萬全急務欽奉　諭旨允行今赴奉天販運各商陸續抵東請將此項米石行令免征稅銀飭地方官遵照辦理從之

十四年　敕直省各關稅額視雍正十三年分數爲準戶部奏各關征收盈餘銀兩比較上屆短少至一分以上者各按數定以處分奉　諭旨北榷所見雖是但盈餘究在正額之外然非額外別征餘盈緣照額征收儘收儘解其溢於成額者卽謂之盈餘是名雖盈餘實課帑也亦卽正供也當康熙年間關差各有專員恣意侵蝕不但無盈餘並不敷正額然至任滿之時未嘗不量其所入派工派差無得飽其私橐者而當時風氣俱視缺額爲分所當然是以有雍正年間一番清理凡官侵吏蝕僕使中飽舉燭照而數計焉於是各關之以盈餘報者相屬而缺額者從未之聞矣可見歲額本數盈餘本有向之有缺無盈其弊自在漏巵耳自朕御極而中外人心舉知政尚寬大希圖欺隱時則盈餘歲減一歲又將漸開虧損正額之端用是曾降諭旨所有較前減少之員交部嚴行察議令其少知法紀而朕意又恐查核過嚴則各關自顧考成必求溢羨或致借端橫索因令數目相仿者該部卽行核題迄今年復一年較前有減無增部臣請比較上屆短少至一分以上者各按數定以處分此雖爲愼司國計起見然所稱與上屆比較不無流弊有如甲盈一萬則下屆之乙必思盈及萬有五千再下屆之丙又將增加二萬至丁而三萬似此相競不已又將無所底止必至病商斂怨非理財之正道也夫盈餘無額而不妨權爲之額朕意當以雍正十三年征收盈餘數目爲定其時正諸弊肅清之時而亦豐約適中之會也自雍正十三年而上下二三十年之中歲時之豐歉相若也賈舶之往來相若也民風之奢儉相若也則司榷之征收又何至大相懸殊哉嗣後正額有缺者仍照定例處分其各關盈餘成數視雍正十三年短少者該部按所定分數議處永著爲例

十五年定各關征收稅課成數扣足一年彙報戶部奏各關征收稅課有一年期滿者有未及年滿離任者亦有管理一年餘數月者是以奏報盈餘向係按照管關月日各清各任惟是各關稅課統年征收則貨物之出產皆齊商

賈之往來畢集較之上年銀數自應相倣如係征收數月則貨物有衰旺之分商賈有多寡之異管關官員或數月內正值貨物豐盛或數月內適值貨物俶少若槪照周年足月之數勻算比較未免礙難查辦請嗣後各關管理稅務日期凡接任征收無論兩任三任俱令扣足一年爲滿其管關一年餘數月者將一年盈餘奏報其奇零月數歸於下屆統俟扣足一年再行彙奏以昭畫一得　旨允行

又定古北口征收斗稅額銀戶部覆准直隸提督布蘭泰奏古北口斗稅贏縮原出於商販之多寡乾隆十二年二月內歸營試收適遇口外豐收口內糧價較貴糧車進口雲集按例征收據實儘報是以收稅較增至乾隆十三年而口內地方糧價平減商販不前市集需糧無幾即斗稅亦無從征取是以收稅較少應准仍照原定斗稅銀二千兩之數作爲正額如遇糧價昂貴販運者多征收盈餘據實儘數具報從之

十六年免浙省各關口米稅奉　諭旨浙東府屬雨澤愆期該撫預籌民食請弛海禁著照所請江閩二省商販赴浙屬之溫台寧處四府者准其暫開海禁仍令該撫飭屬給予印票沿途實力稽查嚴禁奸商等借端偷買透漏其浙省各關口並著加恩免征米稅以示招徠務俾商販流通米糧充裕該部遵諭速行

十七年以鎮雄州購數目較上屆短少部議俱交督撫查明情由該督撫不過據監督及管關委員所報取結聲明具覆從未有察出侵蝕情節據實查參者章奏往返竟成故套朕思關稅時贏時絀勢所不免若該監督等無故短少或任意侵肥該督運川鹽腳價彌補畢節稅課雲南巡撫愛必達奏言鎮雄新闢夷疆本無額稅因畢節稅羨不敷議撥代征自雍正七年設立州城古芒部却左母亭牛街五處稅口兩省官員互相稽查迨後歸鎮雄州征收不能敷額臣查鎮雄州銅運馬匹因無回頭貨物腳戶等退縮不前現在議令承運官每歲購辦川鹽一百萬觔令馱銅之馬運回鎮雄州行銷每年擬酌收稅銀以補畢節稅羨之不敷於鹽價尚未昂貴而畢節稅課有著鎮雄商民無擾疏上　敕部議覆准行

十八年　敕各關奏報盈餘數目經部臣覆核無庸復交督撫查奏奉　諭旨各省奏報關稅盈餘撫臣應隨時查察奏聞治罪如其果無情弊何必重複聲明徒滋案牘嗣後各省奏報關稅盈餘數目該部覆核時無庸復交

督撫查奏

十九年免高堰堤工運石應追船料奏　諭旨高堰堤工需用石料辦運船隻甚多俱官爲雇覓已按給水脚銀兩其例征船料自應照數完納但此番工程緊要更番迭運無誤工程加以石貨粗重挽載維艱所有從前運石過關船隻應征料稅著加恩免其追繳

二十二年更定浙江海關洋船稅例戶部覆准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兩廣總督楊應琚奏稱設關原以裕課通商而因地制宜亦須權衡公當如外洋紅毛等國番船向俱收泊廣東少至浙江是以浙海關稅則畧而不詳今自乾隆二十年以來外洋番船收泊定海舍粵就浙歲歲來寧若不將比較則例更定章程必至私扣暗加不特課額有虧亦與番商無補臣等悉心會商將粵海關征收外洋船隻入口出口貨物現行徵稅則例及比例規例并外洋船出口貨物估價科征各冊逐一查核除比例一冊緣天下之物類繁多稅則未能備載以此例彼比照征收原無軒輊其規例一項原係從前陋例嗣經查出歸公征收報解以上二項浙海關循照征收均毋庸另議增減惟正稅一項未便仍照粵海關科則一例征收蓋向由浙江赴粵販買之貨今就浙置買稅餉脚費俱各輕減而外洋進口之貨分發蘇杭亦屬便易該番商既比在粵貿易獲利加多則浙海關之稅則自應酌議加征其中有貨物產自粵東原無規避韶贛等關稅課者悉仍舊則概不議加正稅之外仍照加一征耗其粵海關估價一項係將該商出口貨物估計價值按貨本一兩征收銀四分九釐名爲分頭今應遵照辦理但如湖絲磁器茶葉等各種貨物現就浙江時値多與粵海關原例不符似應按照時值增估更定其中有時價相符者仍循其舊至船隻樑頭之丈尺及貨物進口出口之擔頭悉照粵海關則例征收奏　諭旨依議此摺內所稱若不更定章程必致私扣暗加課額有虧與商無補等語尚未深悉更定稅額本意向來洋船俱由廣東收口經粵海關稽察征稅其浙省之寧波不過偶然一至近來奸牙勾串漁利洋船至寧波者甚多將來番舶雲集留住日久將又成一粵省之澳門矣於海疆重地民風土俗均有關係是以更定章程視粵稍重則洋商無所利而不來以示限制意並不在增稅也將此明白曉諭該督撫知之又免湖北撥運豫省米石回空船料奏　諭旨湖北撥運豫省米石抵豫交卸後原船回過各關例應輸

納船料但各船戶回棹時如已攬載客貨其船料自當征收若僅原船回空船戶未免拮据著加恩免其征收船料
以示優卹嗣是二十三年復奉特旨以川米原船回空時如查無攬載者一體加恩免其征收船料
二十四年定葉爾羌喀什噶爾二處貿易抽稅例回部商稅舊制凡本地回民往外貿易帶回物件者抽稅十分之一外處回民販來物件抽稅二十分之一于乾隆二十四年經定邊將軍兆惠奏聞仍照舊例辦理是年又據參贊大臣舒赫德奏稱葉爾羌喀什噶爾二處牲畜價貴請減收商稅分數奉　旨允准嗣是本地貿易帶回之牲畜改爲抽稅二十分之一其緞布皮張則十分抽一外番商人販來牲畜改爲抽稅三十分之一其緞布皮張則二十分抽一若牲畜貨物不及抽分之數馬一匹抽一騰格大牛一頭則二十五普兒小牛一頭半之大羊一羣稅十二普兒小羊一羣亦半之雜項物件視其値之貴賤折收騰格普兒至乾隆二十八年駐劄喀什噶爾大臣永貴奏布嚕特回民到烏什貿易物件請照喀什噶爾之例收稅報可
二十五年議除粤海等關一切規禮名色戶部覆准兩廣總督李侍堯等奏言查粤海關外洋本港商船貨物出入向來除按照則例征收船鈔之外另有官吏家人通事巡役人等規禮以及分頭擔頭等項銀兩節經奏報歸公而則例册內仍照從前開報各項名色分別臚列誠於體制未協茲彙併核算統作進口出口歸公銀兩各若干將一切規禮火足開倉驗倉放倉押船貼寫小包等各色悉行删除改正至丈量領牌原與收稅章程無礙毋庸過爲更易其分頭擔頭等項統作一條造報至於各口規則皆查明歷年收稅册檔分別等次開造以杜弊竇又查省城大關以及虎門潮州雷州瓊州各口向有書役家人收作飯食舟車等費悉作歸公造報統俟核覆奏准刊刻頒發各口永遠遵守繁冗旣删名目亦正洵足清稅欵而杜弊端應如該督等所奏悉行更定仍將更定條欵刊榜曉示書一征收從之
二十七年嚴禁榷關漏稅積弊大學士公傅恒等議兩江總督尹繼善等奏言各關榷務定有則例凡一應官民船隻但有應行納稅貨物俱循照定則征收其討關陋習久經嚴禁但行之日久不無懈弛應再行各關監督實力奉行至各省　貢物船隻關口向不查驗其間家人船戶不無藉端私攬客貨冀圖漏稅情事該督等請將　貢

物開單用印文知會關口查驗此外貨物均令納稅亦應如所請辦理從之

又准江蘇撫臣所奏清釐滸關積弊四條戶部覆准江蘇巡撫陳宏謀條奏滸墅關近日情形清釐積弊四條一滸關向有鋪戶代客完稅包攬居奇節經禁革乃旋革旋復陽奉陰違現且派定地方如江西湖廣上河下河船由何處開來稅由何鋪戶包納與在關之家人書役通同一氣遂致正稅串改罰項舞弊無窮應請將包攬鋪戶盡行列榜禁革仍令商人自行完納按簿親填一各處關口貨船抵關官役到船簽驗按則納稅方許過關惟滸關先不簽驗多寡聽其自報納稅之後船已過關方始發驗名曰倒佳因而鋪戶奸商僥倖漏稅營求免罰分肥者亦復不免嗣後貨船到關令委員帶同丈量人役查驗簽量令其赴關納稅給票之後始准過關以杜偷漏一江南各關口俱有坐關之員遴委佐雜半年一換惟滸關委員四人向係久管不換相習日久漸滋弊竇應請嗣後將滸關委員已過半年即遵照乾隆十七年前撫臣莊有恭原奏更換不得任其戀缺致啟弊端一督撫于關稅監督原應相助為理惟是每月所征關稅數目各處監督均不咨明督撫及至缺稅交查事在一年之後客商四散簿籍難憑多寡之數無從稽核應令管關監督按月知會督撫仍於年滿奏報時將一年總收數目統行咨會至龍江淮安兩關歸兩江總督稽查滸墅關歸蘇州巡撫稽查辦理庶就近分查責成益專於關務更有裨益從之

二十八年飭天津各關口稅則畫一辦理戶部議覆天津關監督達色奏稱各關分設口岸原以防奸商之透道漏征其一切稅則自應遵照大關部頒條例畫一征收以免避重就輕之弊今天津苑口等十三口岸每貨百觔每布百疋較大關稅則互異自應俱按津關部頒則例改正征收以昭畫一從之

又議准山東豆石由海運赴浙販賣山東各屬產豆素多向例許從海口運赴江南久經奏准遵行其浙省未據奏明一體辦理是以東省豆石從前並無運進浙江海口販賣之例至是浙閩總督楊廷璋等奏稱黃豆一項浙省需用甚廣應照運江之例一體通商接濟俾兵民均有裨益部議應如所請准其將東省豆石聽商由海運浙發賣以資接濟其商船運到各府即准其由鎮海關乍浦海門汎東關汎等處收口所有經過關口應納稅銀應令一體照例輸納填入該年部頒印簿送部查核至出口進口驗票繳票一應設法稽查之處均應如該督撫等所請從之

又定伊犁地方鋪面房間分等收税將軍明瑞奏伊犁地方鋪面房間分等收税從之

又定哈喇沙爾地方鋪面收税例駐劄哈喇沙爾大臣達桑阿奏該處商民開設鋪面共四十間量大小作爲三等收税從之

又定闢展地方收税例闢展辦事郎中德爾格奏闢展吐魯番魯克沁等處地方凡售買馬匹牲畜照內地例給票每銀一兩上税銀三分奉旨照所請行

二十九年定烏嚕木齊市易上税例駐劄烏嚕木齊大臣旌額理奏烏嚕木齊地方買賣馬匹牲畜請照闢展之例俱行給票每兩上税銀三分奉旨允行又阿克蘇地方奏買賣牲畜亦照此例每普兒一百文收普兒三文報可又更定臨清關商税征鈔名色山東巡撫崔應階奏稱臨清關税務自雍正六年部頒則例各項貨物應征税銀俱開征鈔幾貫字樣如緞疋每疋鈔二十八貫船料每丈鈔七十五貫如此等類分別數千百條僅于則例尾頁註明鈔每一貫折銀三釐一毫七絲三忽字樣一時頗難明晰商客過關不能通曉則例即目覩則例亦不知幾十萬貫需銀若干必須按數折算經書有意模糊藉此可啟多收侵沒之弊臣愚擬將商税論鈔論貫之數概行删去其各項貨税照每貫折銀若干核定應征銀若干確數載入例册送部較正刊刻木榜設立關口庶商客易遵經胥不致弊混從之

三十年更定吉林等處征收税額戶部議吉林等處税銀自乾隆十六年題定吉林額征馬畜雜税銀一千六百五十兩木税銀三百七十兩甯古塔額征税銀二百八十兩遇放參票之年征税四百五十兩伯都納額征税銀二百七兩至拉林阿爾楚喀二處乾隆二十五年奏准試收每年征收税銀二百四五兩不等今據吉林將軍恆魯奏以吉林甯古塔生齒日繁貿易益盛派委旗員協同同知徵收税銀較多于前分別酌定税額應如所請吉林雜税以一千七百八十兩爲額木税仍三百七十兩甯古塔添收木税以一百五十八兩爲額雜税每年儘收儘解遇放參票之年以九百十二兩爲額伯都納税銀仍以二百七兩爲額拉林税銀定以七十二兩爲額阿爾楚喀税銀定以三百三十八兩爲額從之

又裁潘桃口監督缺所有稅務歸併張家口監督管理其潘桃口所管六小口改歸通永道征收
三十一年以潘桃口木稅令多倫諾爾同知管理直隸布政使觀音保奏大河口地方距張家口五百餘里張家口監督不無顧此失彼之虞可否將稅務就近交多倫諾爾監督或交多倫諾爾同知兼管抽收工部議以領票商人係多倫諾爾居民該同知身任地方撫綏勸導商情易協應請將潘桃口木稅事務交于多倫諾爾同知征收從之
三十四年奉　諭自來硫磺出入海口俱有例禁原因磺觔係火藥所需自不便令其私販若奸商以內地硫磺偷載出洋或外來洋船私買內地硫磺載歸者必當實力盤詰治罪乃定例于洋船進口時亦不許其私帶殊屬無謂海外硫磺運至內地並無干礙遇有壓艙所帶自可隨時買備於軍資亦屬有益何必於洋船初來多此一番詰禁乎嗣後於海船出口時切實稽查不許仍帶磺觔以防偷漏之弊違者究治其各省洋船入口禁止壓帶硫磺之例概行停止著為令
四十二年戶部言打箭鑪界近邊陲嗣後稅差請照山海等關之例於宗人府正副理事官及各部院郎中員外郎等官內揀選保送庶於榷務彈壓有裨得　旨允行
又奉　諭戶部奏查核揚關征收稅銀較雍正十三年短少三萬二千六百餘兩請著落經管之道員孫梧賠補三摺因命軍機大臣交戶部查該關歷年盈餘之數較雍正十三年多寡若何今閱單開各年盈餘數目惟乾隆十四十七兩年較雍正十三年有贏無絀其餘各年則節次短少並非始自近年各關稅課盈餘例與上屆相比較朕御極之初本不知各處所收關稅多寡之數因諭部臣即以雍正十三年為準使胥吏不敢例外苛求監督不能征多報少且使每年比較不致歲漸加增加減無所底止實於體恤商民之中寓司關稅者不致作弊尅減之意並非因雍正十三年關稅獨多使各關稅必足其數也乃行之未久部臣因各關奏報盈餘較雍正十三年有贏者居多若置上屆於不問恐監督以比舊已多即可從中侵隱易滋流弊請仍與上屆相比較又復通行日久昨歲考核淮關鳳陽關較上屆屢形短絀因令復照雍正十三年比較則所短之數更多自係辦理不善今揚關亦復節年短少且通計短少最甚者惟此三關若因此而徧及諸關未免窒礙且恐無識之徒疑朕於關稅必欲從其多者相核實

不知朕體恤商民之本意矣朕有意於額項增多則不三次通免天下錢糧其所增益不較此百倍乎又思乾隆二十八年臨清關征收盈餘較二十七年短少朕曾諭戸部令與二十五六兩年再行比較嗣經部臣奏稱該關盈餘之數雖較上屆少銀三萬餘兩而較之五六兩年尚多銀一萬五千餘兩卽予免議蓋稅課盈縮率由於年歲豐歉固難免參差不齊而通計三年卽可得其大概若多寡不甚懸殊原可無庸過於拘泥此法最爲平允嗣後各關征收盈餘數目較上屆短少者俱著與再上兩年復行比較如能較前無缺卽可核准若比上三年均有短少再責令管關之員賠補彼亦無辭夫朕以雍正十三年爲準者本屬美意今旣有此求全之毀嗣後此例不必行所有揚關本年比較盈餘交該部照此例另行核議具奏並將此通諭知之

皇朝通志四十五年定荆關打箭鑪兩處徵收稅務交該督撫照臨清等關之例派委妥員管理

四十九年免粵海關珍珠寶石等稅

吳縣汪鍾霖甘卿甫纂校

征榷類二

鹽鐵

（通典）管子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歷也鹽百升而釜今鹽之重升加分強釜五十也升加一強釜百也升加二強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禺筴之商日二百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令天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行服連軺輂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售鹽於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與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用之數也又曰齊有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煮水為鹽正而積之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三萬鍾下令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眾無得聚庸而煮鹽此則坐長十倍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用鹽獨甚桓公乃使糶之得成金萬斤

（通考）漢高祖接秦之敝量利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自為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秦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漢興循而未改

孝惠高后時吳有豫章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盜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

武帝元狩四年置鹽鐵官元狩中兵連不解縣官大空富商大賈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五年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

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爲牢盆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益多賈人矣孔僅使天下鑄作器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益廣開置左右輔初大農斡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既充滿益廣卜式爲御史大夫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苦惡賈貴强令民買之乃因孔僅言事上不說元封元年因桑弘羊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名往往均輸鹽鐵官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所在縣

鹽官凡二十八郡　河東安邑　太原晉陽　南郡巫州　鉅鹿堂陽　勃海章武　千乘　琅邪海曲　長廣　會稽海鹽　犍爲南安　蜀臨邛　益州連然　巴朐䏰　安定三水　北地弋居　上郡獨樂　西河富昌　朔方沃壄　五原成宜　鴈門樓煩沃陽有長丞　漁陽泉州　隴西　遼西海陽　遼東　南海番禺　蒼梧高要　東平　北海　東萊曲城㡆東牟當利陽樂

鐵官凡四十郡　京兆鄭　左馮翊夏陽　右扶風雍漆　弘農宜陽澠池　太原大陵　河東安邑絳縣皮氏平陽　河內隆慮　河南　潁川陽城　汝南西平　南陽宛　廬江皖　山陽　沛沛　魏武安　常山都鄉　千乘郡千乘　齊臨淄　東萊東牟　東海下邳朐　濟南東平陵歷城　泰山嬴　臨淮鹽瀆堂邑　桂陽　漢中沔陽　犍爲武陽南安　蜀臨邛　琅邪　漁陽漁陽　右北平夕陽　遼東平郭　隴西　膠東郁秩　魯　楚彭城　廣陵　中山北平　東平　城陽莒　涿

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徙爲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有詔下終軍問狀軍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幷給二郡邪將勢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重問之一偃已前三奏無詔不報聽也不惟所爲不許惟思也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民采譽此明聖之所必誅也偃矯制顓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卽罪上善其請奏可

昭帝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毋得與天下爭利視以儉約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弘羊言往者豪强之家

得管山海之利采石鼓鑄煑鹽一家聚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流放之人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相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僞之業家人有寶器尚猶柙而藏之況天地之山澤乎夫權利之處必在山澤非豪人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人贍窮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人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強暴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矣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不可廢也文學曰庶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是以王者不蓄下藏於民遠爭利務民之義利散而人怨止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代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冶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墻不在朐邴大夫曰山海有禁而人不傾貴賤有平而人不疑縣官設衡立準而人得其所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之則豪人擅其用而專其利也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路也鐵器者農之死士也死士用則仇讎滅田野闢而五穀熟寶路開則百姓贍而人用給人用給則富國而教之以禮禮行則道有讓而人敦朴以相接而莫相利也夫秦楚燕齊士乃不同剛柔異氣巨小之用倨句之宜黨殊俗異各有所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人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於野而草萊不闢草萊不闢則人困乏也大夫曰昔商君理秦也設百官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人強蓄積有餘是以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軍師以贍故利用不竭而人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務於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用無害於人文學曰昔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人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所害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所出於人間而爲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滿盈而況於人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晝夜之代長短也商鞅峭七叫反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搆惡在利用不竭乎於是丞相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猥以鹽鐵爲不便宜罷郡國榷酤酒關內鐵奏可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息

宣帝地節四年詔鹽民之食而賈咸貴其減天下鹽賈

元帝初元五年罷鹽鐵官　永光二年復鹽鐵官

成帝綏和二年賜丞相翟方進策曰百僚用度各有數君增益鹽鐵更變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云云方進自殺

東漢郡有鹽官鐵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本注曰凡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

通志 後漢明帝時尚書張林上言鹽鐵食之急者官自可鬻

和帝即位詔曰孝武榷收鹽鐵之利以奉師旅之費中興以來猶未能革先帝恨之故遺戒罷鹽鐵之禁縱民煮鑄入稅縣官如故事布告天下

獻帝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荆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安甯皆企願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衞覬議以爲監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勸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競還魏武於是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民果還關中豐實

通典 陳文帝天嘉二年太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稅從之

通考 後魏宣武時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先是罷之而人有富強者專擅其食貧弱者不能資益延興末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公私兼利孝明即位復罷其禁與百姓共之實爲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爲民父母而吝其醯醢富有羣生而權其一物者也今縣官鄣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葢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乞弛鹽禁與民共之録尚書彭城王勰曰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爲身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鹽池之禁爲日已久積而散之以濟國用非專爲供大官之用宜如舊魏主卒從琛議

魏自弛鹽禁之後官雖無榷而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近池之人又輒障恡神龜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等奏請依先朝禁之爲便於是復置監官以監檢焉其後更罷更立至於永熙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鹽滄州置竈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竈一百五十二幽州置竈一百八十青州置竈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竈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八斛四斗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

後周文帝崩政之初置掌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監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掘地以出之四曰飴

鹽於戎以取之凡監鹽每池為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

通考隋文帝開皇三年先是尚依周末之弊鹽池鹽井皆禁百姓採用至是通鹽池鹽井與百姓共之

通志唐開元元年十一月左拾遺劉彤上表曰臣聞漢孝武之時廐馬三十萬後宮數萬人外討夷狄内興宮室殫費之甚實倍當今然而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民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民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明皇令宰臣議其可否咸以鹽鐵之利甚益國用遂令將作大匠姜師度戸部侍郎强循俱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撿責海内鹽鐵之課二十五年倉部佫蒲州鹽池令州司監當租分與有力之家營種之課收鹽每年上中下畦通融收一萬石又屯田格幽州鹽屯每屯配丁五十人一年收率滿二千八百石又成州長道縣鹽井一所並節級有賞罰蜀道陵綿等十州鹽井總九十所每年課鹽都當錢八千七百五十一貫

續通典肅宗乾元二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立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監院游民業鹽者為亭戸免雜傜盜鬻者論以法及琦為諸州榷鹽鐵使盡榷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及劉晏為鹽鐵使復上鹽法輕重之宜出鹽之鄉因舊監置吏亭戸糶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晏又以鹽生霖潦則鹵薄暵旱則土溜墳乃隨時為令遣吏曉導倍於勸農呉越揚楚鹽廪至數千積鹽二萬餘石有漣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塲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十監歲得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

通考貞元元年河中尹姜師度以安邑鹽池漸涸開拓疏決水道置為鹽屯公私大收其利左拾遺劉彤請檢校海内鹽鐵之利從之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隷度支蒲州安邑解縣有池五總曰兩池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鹽州五原有烏池白池瓦窰池細項池靈州有溫泉池兩井池長尾池五泉池紅桃池回樂池弘靜池會州有河池三州皆輸米以代鹽安北都護府有胡落池歲得鹽萬四千斛以給振武天德黔州有井四十一成州嶲州井各一果閬開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領之邛眉嘉有井十三劒南西川院領之梓遂綿合昌渝瀘資榮陵簡有井四

百六十劍南東川院領之皆隨月督課幽州大同横野軍有鹽屯每屯有丁有兵歲得鹽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負海州歲免租爲鹽二萬斛以輸司農青楚滄海棣杭蘇等州以鹽價市輕貨亦輸司農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監院游民業鹽者爲亭戶免雜徭盜鬻者論法及琦爲諸州榷鹽鐵使盡榷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爲錢一百一十自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爲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利多則州縣擾出鹽鄉因舊監置吏亭戶糶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晏又以鹽生霖潦則鹵薄暵旱則土溜墳乃隨時爲令遣吏曉導倍於勸農吳越揚楚鹽廩至數千積鹽二萬餘石有漣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十監歲得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揚州陳許汴州廬壽白沙淮西甬橋浙西宋州泗州嶺南兗鄆鄭滑捕私鹽者姦盜爲之衰息然諸道加榷鹽錢商人舟所過有稅晏奏罷州縣率稅禁堰埭邀以利者晏之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饟百官祿俸皆仰給焉明年而晏罷貞元四年淮西節度使陳少游奏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斗亦增二百爲錢三百一十其後復增六十河中兩池鹽每斗爲錢三百七十江淮豪賈射利或時倍之官收不能過半民始怨矣劉晏鹽法既成商人納絹以代鹽利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包佶爲汴東水陸運兩稅鹽鐵使許以漆器瑇瑁綾綺代鹽價雖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廣虛數以罔上亭戶冒法私鬻不絶巡捕之卒徧於州縣鹽估益貴商人乘時射利遠鄉貧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巡吏既多官冗傷財當時病之其後軍費日增鹽價寖貴有以穀數斗易鹽一升私糶犯法未嘗少息順宗時始減江淮鹽價每斗爲錢二百五十河中兩池鹽斗錢三百增雲安渙陽塗滄三監其後鹽鐵使李錡奏江淮每斗減錢十以便民未幾復舊方是時錡盛貢獻以固寵朝廷大臣皆餌以厚貨鹽鐵之利積於私室而國用耗屈榷鹽法大壞多爲虛估率千錢不滿百三十而已兵部侍郎李巽爲使以鹽利皆爲度支物無虛估天下糶鹽稅茶其贏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利如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兩池鹽利歲收百五十餘萬緡四方豪商猾賈雜處解縣主以郎官其佐貳皆御史

鹽民田園籍於縣而令不得以縣民治之貞元二十一年停鹽鐵使月進舊鹽鐵錢總悉入正庫以助給費而主北務者稍以時市珍玩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給入益少及正元末逐月有獻謂之月進及是而罷

憲宗之討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鎛加劒南東西兩川山南西道鹽估以供軍貞元中盜鬻兩池鹽一石者死至元和中減死流天德五誠鎛奏論死如初一斗以上杖背沒其車驢能捕斗鹽者賞千錢州縣團保相察比於貞元加酷矣自兵興河北鹽法羈縻而已至皇甫鎛又奏置榷鹽使如江淮榷法犯禁歲多元和十三年鹽鐵使程异奏應諸州府先請置茶鹽店收稅伏準今年正月赦文諸州府因用兵以來或慮有權置職名及擅加科配事非常禁一切禁斷者伏以榷稅茶鹽本資財賦贍濟軍鎭蓋是從權兵罷自合便停事久實爲重斂其諸道先所置店及收諸色錢物等雖非擅加且異常制伏請準赦文勒停從之

穆宗時田弘正舉魏博歸朝廷乃命河北罷榷鹽戶部侍郞張平叔議榷鹽法敝請官自賣鹽可以富國詔公卿議其可否中書舍人韋處厚兵部侍郞韓愈條詰之以爲不可遂不行時奉天鹵池生水柏以灰一斛得鹽十二斤利倍鹻鹵

文宗時采灰一斗比鹽一斤論罪開成末詔私鹽月再犯者易縣令罰刺史俸十犯則罰觀察判官課料宣宗卽位茶鹽之法益密糶鹽少私盜多者謫觀察判官不計十犯戶部侍郞判度支盧弘止以兩池鹽法敝遣巡院官司空輿更立新法其課倍入遷榷鹽法以壕籬者鹽池之隄禁有盜壞與鬻鹻皆死鹽盜持弓矢者亦皆死刑兵部侍郞判度支周墀又言兩池鹽盜販者迹其居處保社按罪鬻五石市二石亭戶盜糶二石皆死是時江吳羣盜以所剽物易茶鹽不受者焚其室廬吏不敢枝梧鎭戍場鋪堰埭以關通致富宣宗乃擇嘗更兩畿輔望縣令者爲監院官戶部侍郞裴休爲鹽鐵使上鹽法八事其法皆施行兩池榷課大增其後兵徧天下諸鎭擅利兩池爲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所有歲貢鹽三千車中官田令孜募新軍五十四都餽轉不足仍倡議兩池復歸鹽鐵使而重榮不奉詔至舉兵反僖宗爲再出然而卒不能奪

續通典後唐莊宗同光三年敕應稅鹽錢宜令租庸司指揮並準元徵本色輸納不得更改折納之法
明宗爲監國下敎百姓合散蠶鹽每歲祗二月內一度俵散依夏稅限納錢長興元年制曰應天下府州所徵名稅土地節氣各有早晚訪聞天下州縣官吏於省限前預先徵促致百姓生持送納博買供輸既不利其生民今特議其改革宜令所司更展期限於是戶部奏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逐年所徵鹽麴起徵條流內河南府華耀陝絳鄭孟懷陳齊棣延兖沂徐宿汶申安滑濮澶商襄均房雍許邢鄧雒磁唐隨郢蔡同鄆魏汴潁復曹鄜宋亳蒲等州節候常早其蠶鹽六月五日起徵至八月二十日納足幽定鎮滄晉隰燕密青登淄萊邠寧慶衍等州節候較晚蠶鹽六月十日起徵八月二十五日納足

晉高祖天福中以百姓犯鹽禁乃以食鹽錢於諸道計戶配之作五等令人逐便興販其後鹽貨頓賤乃重置稅

通考周廣順二年勅令慶州榷鹽務今後每青鹽一石依舊抽稅錢八百八十五陌鹽一斗白鹽一石抽稅錢五百八十五陌鹽五升此外不得別有邀求勅諸色犯鹽麴五斤以上並重杖處死以下科斷有差

三年勅諸州府幷外縣鎮城內其居人屋稅鹽今後不俵其鹽錢亦不徵納所有鄉村人戶合請蠶鹽所在州城縣鎮嚴切檢校不得放入城門

顯德元年上謂侍臣曰朕覽食末鹽州郡犯私鹽多於顆鹽界分蓋卑濕之地易爲刮鹽煎造豈惟違我榷法兼又污我好鹽況末鹽煎鍊搬運費用倍於顆鹽今宜分割十餘州令食顆鹽不唯輦運省力兼亦少人犯禁自是曹宋已西十餘州皆食顆鹽三年勅漳河已北州府管界元是官場糶鹽今後除城郭草市內仍舊禁法其鄉村並不許鹽貨通商逐處有鹹鹵之地一任人戶煎鍊興販則不得踰越漳河入不通商界

續通典敕齊州管內元於秋苗上俵配蠶鹽謂之察頭鹽每一石徵錢三千文苗畝雖減於舊時鹽數不少於往日且聞黎庶頗亦艱辛其滄棣濱淄青五州管內所請蠶鹽每一石徵絹一匹地里相接苦樂頓殊輸輕者量與增添賦重者時宜蠲減庶無偏黨用示均平其齊州所納鹽價錢特與減放一半只徵錢一千五百文其滄棣濱淄青等州每鹽一石舊徵絹一匹起來年後加一匹

通考五年旣取江北諸州唐主奉表入貢因白帝以江南無鹵田願得海陵鹽監南屬以贍軍帝曰海陵在江北難
以交居當別有處分乃詔歲支鹽三十萬斛以給江南士卒稍稍歸之
宋朝之制顆鹽出解州安邑解縣兩池以戶民爲畦夫悉蠲其他役每歲自二月一日墾畦四月始種八月乃罷官
廩給之安邑池每戶歲種鹽千席解池減二十席　募兵百人目爲護寶都以巡邏之以給本州及三京京東之齊
兗曹濮單鄆州廣濟軍京西之滑鄭陳潁汝許孟州陝西之河中府陝虢州慶成軍河東之晉絳慈隰州淮南之宿
亳州河北之懷州及澶州諸縣之在南河者末鹽煮海則楚州鹽城監歲煮四十一萬七千餘石通州豐利監四十
八萬九千餘石泰州海陵監如皋倉小海場六十五萬六千餘石給本州及淮南之廬和舒蘄黃州無爲軍江南之
江寧府宣洪袁吉筠江池太平饒信歙撫州廣德臨江軍兩浙之常潤湖睦州荊湖之江陵府安復潭鼎鄂岳衡永
州漢陽軍海州板浦惠澤洛要三場歲煮四十七萬七千餘石漣水軍海口場十一萬五千餘石以給本州軍及京
東之徐州淮南之光壽濠泗州兩浙之杭蘇湖常潤州江陰軍密州濤洛場歲煮三萬二千餘石以給本州及沂濰
州杭州場歲煮七萬七千餘石明州昌國東西監三十萬一千餘石秀州場二十萬八千餘石溫州天富南北監密
鸚永嘉二場七萬四千餘石台州黃巖監一萬五千餘石以給本州及越處衢婺州福州長淸場歲煮五百一萬五
千餘斤以給福建路廣州東莞靜安等十三場歲煮二萬四千餘石以給本州及封康英韶端潮連賀恩新惠梅循
南雄州西路之昭桂州江南之南安軍廉州白石石康二場歲煮一百五十萬斤以給本州及容白欽化蒙龔藤象
宜柳邕潯貴賓梧橫南儀鬱林州又高竇春雷融瓊崖儋萬安州各煮以給本州無定額大率煮海有亭戶鹽丁鬻
於官或折租稅亦有役軍士定課煮者又有濱州場歲煮二萬一千餘石以給本州及棣祁州雜支并京東之靑淄
齊州煮井者益州路則陵井監及二十八井歲煮一百十四萬五千餘斤綿州二十四萬餘斤邛州九井二百五十
萬斤眉州一井一萬餘斤簡州十九井二十七萬斤嘉州十五井五萬九千餘斤雅州一井一千六百餘斤漢州一
井五百餘斤梓州路則梓州一百四十八井三百六十六萬餘斤資州九十四井六十四萬二千餘斤遂州三十五
井四十一萬六千餘斤果州四十三井十四萬六千餘斤普州三十八井二十二萬九千餘斤昌州四井四萬餘斤

瀘州清井監及五井七十八萬三千餘斤富順監十四井一百一十七萬三千餘斤利州路則閬州一百二十九井六十一萬餘斤夔州路則夔州永安監十一萬七千餘斤忠州五井五十一萬三千餘斤達州三井十九萬餘斤萬州五井二十萬九千餘斤黔州四井二十九萬七千斤開州一井二十萬四千斤雲安軍雲安監及一井八十一萬四千餘斤大寧監一井一百九十五萬餘斤以各給本路監則官掌井則土民斡鬻如數輸課聽往旁境販賣唯不得出川峽煮鹵者并州永利監歲煮十二萬五千餘石以給本州及忻代石嵐憲遼澤潞麟府州威勝岢嵐火山平定寧化保德軍許商人販賣如川峽之制凡顆末鹽皆以五斤爲斗顆鹽賣價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錢有三等末鹽賣價每斤自四十七至八錢有二十一等至道末賣顆鹽錢七十二萬八千餘貫末鹽一百六十三萬三千餘貫凡禁榷之地官立標識候望以曉民其顆鹽通商之地京西則蔡襄鄧隨唐金房均郢州光化信陽軍陝西則京兆鳳翔府同華耀乾商涇原邠寧儀渭鄜坊丹延環慶秦隴鳳階成州保安鎮戎軍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北者末鹽通商之地京東則登萊州河北則大名眞定府貝冀相衛邢洺深趙滄磁德博棣祁定保瀛莫雄霸州德清通利永靜乾寧定遠保定廣信安肅永定軍

五代時鹽法太峻建隆二年始定官鹽闌入禁法貿易至十斤煮鹻至三斤乃坐死民所受蠶鹽以入城市三十斤以上徒三年增闌入三十斤煮鹻至十斤坐死蠶鹽入城市百斤以上奏裁自後每詔優寬至太平興國二年乃詔闌入至二百斤以上煮鹻及主吏盜販至百斤以上蠶鹽入城市五百斤以上並黥面送闕下開寶七年詔三司校諸州鹽麴市征課而殿最之令諸州知州通判官兵馬都監縣令所掌鹽麴及市征地課等並親臨之月具籍供三司秩滿較其殿最欺隱者置於法募告者賞錢三十萬

雍熙四年禁代州寶興軍等處民私市北虜骨堆渡及桃山鹽犯者論罪有差雍熙後以用兵乏餽餉令商人輸芻粟塞下增其直令江淮荆湖給以顆末鹽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茶鹽咸平四年十月祕書丞直史館孫冕上言曰茶鹽之制利害相須若或江南荆湖通商賣鹽緣邊折中糧草在京納金銀錢帛則公私皆便爲利實多今若便放行郎南中州軍且令官賣商人既已入中候其換易交引注至亭場川路脩遐風波

阻滯計須二年以上方到江潭未即開官賣鹽課已倍獲利入縱其坐集稍侵官賣之額然以增補虧於官無損緣邊入中又委輸愈多況三路官賣舊額止百三十萬貫臣計在北所入已多在南所虧至少舊額錢數必甚曾至其淮南禁鹽有長江之限但嚴切警巡明立賞罰則官賣鹽課必不虧懸設使淮南因江南荊湖通商之後官吏怠慢或至年額稍虧斟國家以折中糧草贍得邊兵以中納金銀實之官庫且免和雇車乘差擾戶民冒涉漂寒經歷遐遠借加荊湖運錢萬貫淮南運米千石地里腳力送至窮邊則官費民勞何啻數倍詔吏部侍郎陳恕等議其事恕等上議曰江湖之地素來官自賣鹽禁絕私商良亦有以盜由近煮海之地自犯禁之人官得緡錢頗資經費且江湖之壤租賦之中穀帛雖多錢刀蓋寡每歲買茶入榷市銅鑄錢準糧斛以益運輸平金銀以充貢入乃至京師便易南土支還贍用之名實藉鹽錢佽助居常度費猶或闕供今若悉許通商則必頓無儲擬未有別錢備用鹽法聚可更張且變制改圖事非細故若匪官鹽住賣則又私商不行即令住賣官鹽立乏一年課額況行商算畫必務十全豈有江湖官猶賣鹽邊塞私肯入粟假令敢入私物獲請官鹽首初運到江湖必須官私競貿既而官價高大私價低平多糶商鹽則官鹽不售並依官價則私價太高公私兩途矛盾不已則官利失而私商困矣況不即住賣而望商人入中芻粟者未之有也既入中芻粟而望課利不虧者亦未之有也向者淮南通商亦於邊上折中一歲之內入數甚微糧則不及萬鍾草則多無一束近者陝西鹽法亦令納秸資邊一年之閒數亦無幾全亡實驗但有虛名江湖若放通商淮南亦須撤禁三處既私商雜擾兩浙必官鹽流離透漏侵淫禁不可止乍變易則江湖爲首終紊亂則淮浙相兼大光公儲莫救邊備若以施之於今日竊恐未爲叶宜也詔從之

續通典 真宗咸平中度支使梁鼎言陝西沿邊解鹽請勿通商官自鬻之詔以鼎爲陝西制置使又以內殿崇班杜承睿同制置陝西青白鹽事承睿言鄜延環慶儀渭等州自禁青鹽之後令商人入芻粟運解鹽於邊貿鬻其直與青鹽不至相懸是以民食賤鹽頗知畏法而蕃部青鹽難售今聞運解鹽於邊欲與內地同價邊民必冒法圖利和入蕃界私販青鹽是助寇資而結民怨矣繼又有上疏言其不便者鼎請候至邊部斡運及乘傳至解池即禁止商販旋運鹽赴邊公私大有煩費而邊民頓無入市物論紛擾於是命判鹽鐵句院林特知永興軍張詠詳議以爲公

私非便請復舊商販詔切責鼎罷度支使後定制禁榷之地皆官役鄉戶衙前及民夫謂之帖頭水陸漕運而通商州軍並邊秦延環慶渭原保安鎮戎德順又募人入中芻粟以鹽償之繼又以禁榷之法賦稅反致不給軍官輦運百姓困於轉輸

仁宗天聖八年上書者言縣官禁鹽得利微而爲害博兩池積鹽爲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較宜聽通商平估以售可以寬民力詔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議更其制度因條奏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時伐木造船輦運兵民不勝疲勞今去其弊一利也陸運既差帖頭又役軍戶貧人懼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二利也船運有沈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今皆得食眞鹽三利也錢幣國之貨泉欲使流通富家多藏鏹不出民用益蹙今歲得商人出緡錢六十餘萬助經費四利也歲減鹽官兵卒畦夫傭作之給五利也十月詔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其法既定歲課頓增慶曆中復行禁榷之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州郡騷然法又大壞太常博士范祥極言其弊以祥爲陝西提點刑獄兼制置解鹽事使推行之其法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視入錢州軍遠近及所指東西南鹽第優其直東南鹽又聽入錢授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又以延慶環渭原保安鎮戎德順地近烏白池姦人私以青白鹽入塞侵利亂法乃募人入中池鹽予券優其估還以池鹽償之以所入鹽官自出鬻禁人私售峻青白鹽之禁又令三京及河中河陽陝虢解晉絳濮慶成廣濟官仍鬻鹽須商賈流通乃止行之數年黠商貪賈無所僥倖關中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其後祥緣事罷職以轉運使李參代之並邊復聽入芻粟以當實錢而虛估之弊滋長券直亦從而賤歲損官課無慮百萬三司使張方平及包拯請復用祥乃復以祥總鹽事法又復舊神宗時王安石當國復爲官賣民間騷怨安石去位乃罷之後沈希顏復行安石之法侍御史黃降劾之又復舊制通商

通考慶曆元年冬以淄濰青齊沂密徐淮揚八州軍仍歲凶災乃詔弛禁聽人貿易官收其算而罷密登歲課第令戶輸租錢其後鄆兗皆以壤地相接請罷食池鹽得通海鹽收算如淄濰等州許之自是諸州官不貯鹽而歲應授百姓蠶鹽皆罷給然百姓輸蠶鹽錢如故至和中始詔百姓輸錢以十分爲率聽減三分云　河北滄濱二州鹽自

開寶以來聽人貿易官收其算歲爲額錢十五萬緡上封者請禁榷以收其利余靖爲諫官言前歲軍興以來河北揀點義勇及諸色科率數年未得休息臣嘗痛燕薊之地陷虜且百年而民無南顧之思者戎狄之法大率簡易鹽麴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昔太祖皇帝特推恩以惠河朔故許通鹽商止令收稅若一旦榷絕價必騰踴民苟懷怨悔將何及伏緣河朔土多鹽鹵小民說地不生五穀惟刮鹻煎之以納二稅今若禁止便須逃亡鹽價若高犯者必眾近民怨望非國之福其議遂寢後王拱辰爲三司使復建議榷二州鹽下其議魚周詢等以爲不可請重算商人可得緡錢七十餘萬上曰使人頓食貴鹽非朕之意於是三司更立榷法而未下張方平見上問曰河北再榷鹽何也上曰始議立法非再榷也方平曰周世宗榷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錢而弛其禁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且今未榷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榷之則鹽貴虜鹽益售是爲我斂怨而使虜獲福也虜鹽滋多非用兵不能禁邊隙一開所得鹽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上大悟立以手詔罷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爲佛會七日以報且刻詔書北京後父老過其下輒流涕　東南鹽利視天下爲最厚鹽之入官淮南福建斤爲錢四兩浙杭秀爲錢六溫台明亦爲錢四廣南爲錢五其出視去鹽道里遠近而上下其估利有至十倍者先是天禧初募人入緡錢粟帛京師及淮浙江南荊湖州軍易鹽乾興元年入錢貨京師總爲緡錢一百十四萬會通泰鬻鹽歲損所在貯積無幾因罷入粟帛第令入錢久之積鹽復多明道二年參知政事王隨建言淮南鹽初甚善自通泰楚運至眞州自眞州運至江浙荊湖綱吏舟卒侵盜販鬻從而雜以砂土涉道愈遠雜惡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配徙相繼而莫能止比歲運河淺涸漕挽不行遠州村民頓乏鹽食而淮南所積一千五百萬石至無屋以貯則露積苫覆歲以損耗又亭戶輸鹽應得本錢或無以給故亭戶貧困往往起爲盜賊其害如此願得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師又置折博務於揚州使輸錢及粟帛計直予鹽鹽一石約售錢二千則一千五百萬石可得緡錢三千萬以資國用一利也江湖遠近皆食白鹽二利也歲罷漕運縻費風水覆溺舟人不陷刑辟三利也昔時漕鹽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錢可取以償亭戶五利也贍國濟民無出於此時范仲淹安撫江淮亦以疏通鹽利爲言卽詔翰林侍讀宋綬樞密直學士張若谷知制誥丁度與三司使江淮制置使同議可否皆以爲

聽通商則恐私販肆行侵奪縣官請勅制置司益漕船運至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鹽天禧元年制聽商人入錢粟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在通泰楚海眞揚漣水高郵貿易者毋得出城餘州縣鎮毋至鄉村其入錢京師者增鹽予之并勅轉運司經畫本錢以償亭戸詔皆施行　景祐二年三司言諸路博易無利遂罷而入錢京師如故康定元年詔商人入芻粟陜西並邊願受東南鹽者加數予之而河北復出三稅法亦以鹽代京師所給緡錢然東西鹽利特厚商旅不願受金帛皆願得鹽　江湖漕鹽既雜惡又官估高故百姓利食私鹽而並海民以魚鹽爲業用工省而得利厚無賴之徒盜販者衆捕之急則起爲盜賊江淮閒雖衣冠士人狃於厚利或以販鹽爲事江西則虔州地連廣南而建之汀州與虔接虔鹽既不善汀故不產鹽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每歲秋冬田事既畢往往數十百爲羣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梅循惠廣八州之地所至污人婦女掠人穀帛與巡捕吏鬭格至殺傷吏卒則起爲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歲月寖淫滋多而虔州官糶鹽歲纔及百萬斤朝廷以爲患職方員外郎黃炳請增近歲所增官估斤爲錢四十以虔州十縣五等戸夏秋稅率百錢令糴鹽二斤隨夏稅錢入償官從之然歲纔增糶六十餘萬斤江西提點刑獄蔡挺乃令民首納私藏帶兵械以給巡捕吏兵而令販黃魚籠挾鹽不及二十斤徒不及五人不以兵甲自隨者止輸算勿捕淮南既團新綱漕鹽挺增爲十二綱綱二十五艘鏁栿至州乃發輸官有餘則以畀漕舟吏卒官復以半賈取之繇是減侵盜之獘鹽遂差善又損糶價歲課視舊增至三百萬餘斤乃罷扶等所率糴鹽錢嘉祐閒兩浙轉運使沈立李肅之奏本路鹽課緡錢歲七十九萬嘉祐二年纔及五十三萬而一歲之內私販坐罪者三千九十九人其弊在於官鹽估高私販不止而官課益虧請權官估罷鹽綱令鋪戸衙前自趨山場取鹽如此則鹽善而估平人不肯冒禁私售官課必溢詔從之皇祐以來屢下詔書命亭戸給官本皆以實錢其售額外鹽者給粟帛必良逋歲課久者悉蠲之所以存恤之甚厚而有司罕能承上意焉蜀煮井爲鹽者井源或發或微而責課如故任事者多務增課以爲功貽患後人朝廷切於除民害尤以遠人爲意有司上言輒爲蠲減前後不可悉數　鬻鹻爲鹽大抵鹻土或厚或薄薄則利微鐺戸破產不能足其課至和初韓琦請戸滿三歲地力盡得自言摘他戸代之明年又詔鐺戸輸歲以分數爲率蠲復有差復遇水災又

聽得他戶代役百姓便之礬初亦官置務煮之天聖已後聽民自煮官置場售之私售礬禁如私售茶法兩蜀舊亦榷礬天聖開詔弛其禁初晉慈礬募人入金帛茶絲易之其後河東轉運使辥顏請一切入緡錢以助邊糴久之礬積益多復聽入金帛芻粟芻粟虛估高商人利於入中麟州斗粟直錢百萬估增至三百六十礬之出官爲錢二萬一千五百纔易粟六石以麟州粟實直較之爲錢六千而礬一駄已費本錢六千縣官徒有榷礬之名其實無利嘉祐六年乃罷入芻粟復令入緡錢礬以百四斤爲一駄入錢京師榷貨務者爲錢十萬七千入錢麟州府者又減三十自是商賈不得專其利矣

神宗熙寧七年中書議陝西鹽鈔大出多虛鈔而鹽益輕以鈔折兌糧草有虛擡邊糴之患請用西蜀交子法使其數與錢相當可濟緩急詔以內藏錢二百萬緡假三司遣市易吏行四路請買鹽引又令秦鳳永興鹽鈔歲以百八十萬爲額八年中書又言買鈔本錢有限而出鈔過多則鈔賤而糴貴故出鈔不可無限然入中商人或欲變易見錢而官不爲買卽爲兼幷所抑則鈔價賤而邊境有急鈔未免多出故當置鈔以市價平之今當定買兩路實賣鹽二百二十萬緡以當用鈔數立額永興軍遣官買鈔歲支轉運司錢十萬緡買西鹽鈔又用市易務賒請法募人賖鈔變易卽民間鈔多而滯則送解池毀之詔從其請然有司給鈔溢額猶視其故　舊制河南北曹濮以西秦鳳以東皆食解鹽自仁宗時解鹽通商官不復榷熙寧中市易司始榷開封曹濮等州八年大理寺丞張景溫提舉出賣解鹽於是開封府界陽武酸棗封邱考城東明白馬中牟陳留長垣胙城韋城曹濮澶懷濟單解州河中府等州縣皆官自賣未幾復用商人議以唐鄧襄均房商蔡郢隨金晉絳虢陳許汝潁隰州西京信陽軍通商畿縣及澶曹濮懷衞濟單解同華陝河中府南京河陽令提舉解鹽司運鹽賣之自禁榷之後鹽價既增民不肯買乃課民買官鹽隨其貧富作業爲多少之差重賞搆捕私鹽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二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乃議所以更之皮公弼沈括等言官賣當罷於是河陽同華解州河中陝府陳留雍邱襄邑中牟管城尉氏鄢陵扶溝太康咸平新鄭聽通商其入不及官賣者官復自賣澶濮濟單曹懷州南京陽武酸棗封邱考城東明白馬長垣胙城韋城九縣官賣如故又詔商鹽入京悉賣之市易務每席無減千民鹽皆買之市易務私與商人

為市許告沒其鹽又詔京師置七場買東南鈔市易務計為錢五十九萬三千餘緡三司闕錢請頒還其鈔令賣之於西買者其三給錢其七準緣邊價給新引庶得民間舊鈔而新引易於變易詔用其議

哲宗元祐元年戶部及陝西制置解鹽司議延慶渭原環鎮戎保安德順等八州軍皆禁榷官自鬻以萬五千五百席為額聽商旅入納於八州軍折博務算給交引一如范祥舊法其出賣到鹽錢以給轉運司糴買從之徽宗崇寧元年解州賈考南北團池修治畦眼拍磨布種通得鹽百七十八萬二千七百餘斤州具以聞初解梁之東有大鹽澤綿亘百餘里歲得億萬計自元符元年霖潦池壞至是乃議修復四年池成凡開二千四百餘畦百官皆賀其役內侍王仲千實董之仲千以額課敷溢為功然議者或謂解池灌水盈尺暴以烈日鼓以南風須臾成鹽其利則博苟欲溢額不俟風日之便厚灌以水積水而成味苦不適口　祖宗以來行鹽鈔以實西邊其法積鹽於解池積錢於在京榷貨務積鈔於陝西沿邊諸郡商賈以物解至邊入中請鈔以歸物斛至邊有數倍之息惟患無回貨故極利於得鈔徑請鹽於解池舊制通行解鹽池甚寬或請錢於京師每鈔六千二百登時給與但輸頭子等錢數十而已以此所由州縣貿易熾盛至為良法崇寧間蔡京始變鹽法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郡授鹽欲囊括四方之錢盡入中都以進羨要寵鈔法遂廢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東南鹽禁加密犯法被罪者眾民間食鹽雜以灰土解池天產美利乃與糞壤俱積矣大槩常使見行之法售給不通輒復變易名對帶法季年又變對帶為循環循環者已積賣鈔未授鹽復更鈔已更鈔鹽未給復貼輸錢凡三輸始獲一直之貨民無貲更鈔已輸錢悉乾沒數十萬券一夕廢棄朝為豪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時有魏伯芻者本三省大胥也蔡京委信之專主榷貨務政和六年鹽課通及四千萬緡官吏皆進秩七年又以課羨第賞其後伯芻年除歲遷官通議大夫徽猷閣待制既而黨附王黼京惡而黜之伯芻非有心計但與交引戶關通凡商旅算請率剋留十分之四以充入納之數務入納數多以昧人主而張虛最初政和再更鹽法伯芻方為蔡京所倚信建言朝廷所以開闔利柄馳走商賈不煩號令億萬之錢輻輳而並至御府須索百司支費歲用之外沛然有餘則榷鹽之入可謂厚矣頃年鹽法未有一定之制隨時變革以便公私防閑未定姦弊百出自政和立法之後頓絕弊源公私兼利異時一日所收不過二萬緡則已

詫其太多今日之納乃常及四五萬貫以歲計之有一郡而客鈔錢及五十餘萬貫者處州是也有一州倉而客人請鹽及四十萬袋者泰州是也新法於今纔二年而所收已及四千萬貫雖傳記所載貫朽錢流者實未足爲今日道也伏乞以通收四千萬貫之數宣付史館以示富國裕民之政小人得時騁志無所顧憚遂至於此於時御府用度日廣課入欲豐申歲較季比之令在職而暫取告其月日皆毋得計折害法者不以官蔭並處極坐微至於鹽袋餈鹽莫不有禁州縣惟務歲增課以避罪法上下程督加厲七年乃降御筆昨改鹽法立賞至重抑配者衆計口敷及嬰孩廣數下逮馳畜使良民受弊比屋愁歎悉 令以利百姓三省其申嚴近制改奉新鈔盜帝意未嘗不欲審法定令寬濟斯民有司不能將明帝恩故比較已罷而復用鈔劄既免而復行鹽囊增饒而復止一囊之價裁爲十一千既又復爲三十三千矣民力因以擾匱盜賊滋焉

南鹽 熙寧五年盧秉提點兩浙刑獄仍專提舉鹽事令鹽場約得鹽之多寡而定其分數自六分至十分三竈爲一甲而煮鹽地什五其民以相譏察及募酒坊戶願占課額取鹽於官賣之月以錢輸官毋得越所酤地又嚴捕盜販刑禁苛酷 蹇周輔措置福建鹽以建劍汀邵武官賣鹽價苦高漳泉福興化煮鹽價賤故多盜販賣於貴處請減建劍汀邵武鹽價募上戶爲鋪戶官給券定月所賣從官場買之如是則民易得鹽盜販不能規厚利 周輔又措置江西鹽法言汀州運路險遠淮鹽至者不能多請罷運淮鹽通搬廣鹽一千萬斤於江西虔州南安軍復均淮鹽六百一十六萬斤於洪吉筠袁撫臨江建昌興國軍以補舊額大率峻刻民被其害 哲宗即位御史言周輔議江西鹽法掊刻誕謾乃削職貶官

河北鹽 舊不榷熙寧八年三司使章惇言河北陝西並爲邊防今陝西榷鹽而河北獨不榷此祖宗一時誤恩請遣使詣海陽及煮小鹽州縣小鹽僞鹽也與兩路轉運司度利害施行而文彥博論其不便詔如舊元豐三年京東轉運李察言南京濟濮曹澶行解鹽餘十有二州行海鹽請用今稅法置買鹽場盡籠戶所煮鹽官自賣之禁私爲市歲收錢二十七萬三千餘緡而息幾半之乃詔以京東法榷之河北自大名府澶恩信安雄霸瀛莫冀等州盡榷賣以增其利 哲宗即位監察御史王巖叟言其不便遂罷河北榷法 紹聖中復之

河東鹽　熙寧八年三司使章惇言東西永利兩監鹽歲課舊額二十五萬餘緡自許商人入中糧草增饒給錢支鹽商人得鈔千錢售價半之縣官陰有所亡坐賈獲利不貲又私鹽不禁歲課日減今纔十萬四千餘緡若計糧草虛估官纔得實錢五萬餘緡視舊虧十之八請如解鹽例募商人入錢請買或官自鬻重私販之禁歲課且大增並邊市糧草一用見錢乃詔官自運鹽鬻於本路知太原府韓絳言其不便請通商乃令商人輸錢於邊給券於東西監請鹽以除加饒折糴之弊仍令商人自占所賣地郎官鹽已運至場務者令商人買之加運費

蜀鹽　熙寧中患井鹽不可禁欲盡實私井而運解鹽以足之修起居注沈括以爲不可遂寢　九年劉佐入蜀經度茶事乃歲運解鹽十萬席未幾罷之　崇寧二年川峽利洋與劍蓬閬巴綿漢興元府等州並通行東北鹽　四年梓遂夔綿漢大寧監等鹽仍舊鬻於蜀惟禁侵解池鹽

蠶鹽　熙寧五年京西漕臣陳知儉言蠶鹽畸零非民所願乃罷之第令輸錢　七年復詔開封府界蠶鹽折以糧者三等戶以下許代以錢願輸本色者聽　元祐初有司言罷所俵蠶鹽而令虛納鹽錢於義未安乃詔舊經蠶鹽處仍舊散斂有司復奏府界京西京東等路用蠶鹽三萬二千五十席預出鹽引募人算請於解鹽司以給用六年徐州淮陽軍仍舊散斂京東及晉絳隰磁州皆罷元符三年重定散蠶鹽給納之限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澶州皆罷初東南歲支蠶鹽卽不欲鹽計其數輸價錢六分如京東西之制政和三年慮州縣抑民詔罷兩浙淮南支俵其江湖四路下鹽事常平司共相度聞奏後遂詔淮浙支俵蠶鹽去處依市賣客鹽價例支給價錢俵散依舊來數輸納物帛其丁口鹽錢亦依上件指揮散納　中興後亦不復散鹽而差損民間所納之直

自熙寧初始變礬法歲課所入元年爲錢三萬六千四百緡有畸並增者五歲乃取熙寧六年中數定以一十八萬三千一百緡有畸爲新額至元豐六年課增至三十二萬七千九百緡而無爲軍礬聽民自鬻官置場售之歲課一百五十萬斤用本錢萬八千緡自治平至元祐數無增損　初熙寧閒東南九路官自賣礬發運司總領焉元祐初通商紹聖復熙寧之制大觀元年定河北河東礬額各二十四萬緡淮南九萬緡復罷官賣聽客販政和初以虧損額數於是復官賣罷客販如舊制高宗建炎初淮浙亭戶官給本錢諸州置倉令商人買鈔算請五十斤爲一石六

石爲一袋輸鈔錢十八千　又詔運司勿得將鹽本錢支給他用

紹興元年詔臨安府秀州亭戶合給二稅依皇祐專法計納鹽貨以亭戶皆煎鹽爲生未嘗墾田故也　二年詔淮浙鹽每商人每袋貼納通貨錢三千已算請而未售者亦如之十日不自陳如私鹽律　十一月詔淮浙鹽場所出鹽以十分爲率四分支今降指揮以後交鈔二分支今年九月以後交鈔四分支建炎渡江以後交鈔先是呂頤浩以對帶法不可用令商人貼納錢至是復以分數如對帶法於是始加嚴察矣　三月詔鹽場官煎賣鹽比租額增者推賞　四年詔淮浙鹽每袋增貼納錢三貫文並計綱赴行在尋命廣鹽亦如之九月以入納遲細減所添錢然自建炎三年改鈔法紹興三年九月又改十一月又改今年正月又改及今所改凡五變而建炎舊鈔支發未絕乃命以資次前後從上幷支焉

孝宗乾道六年戶部侍郎葉衡奏今日財賦之源煮海之利居其半然年來課入不增商賈不行者皆私販之害也且以淮東二浙鹽貨出入之數言之論鹽額則淮東之數多於兩浙五之一以去歲賣鹽所得錢數論之淮東多於二浙三之二及以竈之多寡論之兩浙反多淮東之三蓋二浙無非私販故也乞委官分路措置十三年臣僚言總轄權制亭竈刻剝本錢卻縱亭戶私煎盜賣詔淮浙場見差總轄並罷

寧宗慶元元年二月詔循環鹽鈔住罷將增剩鈔名改作五支文鈔給算與日前已投在倉通理資次支散以淮東提舉陳損之言循環增剩兩等文鈔據客人稱循環鈔多有弊蓋自宣和間客人先買一鈔卻更重買一鈔其先鈔號爲舊鈔而重買謂之新鈔舊鈔可以攙支重買復爲舊鈔如此循環實商賈之利也乞截日住罷只用一色增剩鈔支請於是富商巨賈有頓爲貧民者矣嘉泰四年十二月詔支客鹽並以舊鈔七分新鈔三分以舊鈔理資次開禧以後節次有繳納舊鈔換新鈔指揮不一　唐乾元初第五琦爲鹽鐵使變鹽法劉晏代之當時舉天下鹽利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增至六百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宋朝元祐謂淮鹽與解池等歲四百萬緡比唐舉天下之賦已三分之二紹興末年以來泰州海寧一監支鹽三十餘萬席爲錢六七百萬緡則是一州之數過唐舉天下之數矣

閩廣之鹽自祖宗以來漕司官般官賣以給司存建炎閒淮浙之商不通而閩廣之鈔法行未幾淮浙之商既通而閩廣之鈔法遂罷然舊法閩之上四州曰建劒汀邵行官賣鹽法閩之下四州曰福泉漳化行產鹽法官賣之法既弊產鹽之法亦弊鈔法一行弊若可革而民俗又有不便故當時轉運提舉司申乞上四州依上項指揮下四州且令徒舊及鈔法既罷歲令漕司認鈔錢二十萬緡納行在所榷茶務自後或減或增率爲二十二萬緡上四州用鈔法以私販多鈔額隨即停鈔法仍係官賣　下四州隨產納鹽而州縣苛取每產一文以上至二十文皆納鹽五斤而胥吏交納錢數又倍之嘉定閒臣僚奏乞行下將產二十文以下合納鹽五斤者並行蠲免從之

二廣之鹽皆屬於漕司量諸州歲用而給之鹽然廣東之俗富猶可通商廣西之地廣漠而彫瘵食鹽有限商賈難行況自東廣而出乘大水而無灘磧其勢甚易自西廣而出水小多灘磧其勢甚難是廣西之鹽不得與廣東比倫也建炎末鬻鈔未幾復止然官般客鈔亦屢有更革東西兩漕屢有分合　紹興八年詔廣西鹽歲以十分爲率二分令欽廉雷化州官賣餘八分行鈔法又詔廣東鹽九分鈔法一分產鹽州縣出賣廣南土曠民貧賦入不給故漕司鬻鹽以其息什四爲州用可以粗給而民無加賦若客鈔既行州縣必致缺乏

孝宗乾道四年罷鹽鈔令廣西漕司自認鈔錢二十萬其後再行鈔法而州縣閒率以鈔抑售於民其害甚於官般乃詔官賣如故

蜀鹽有隆州之仙井邛州之蒲江榮州之公井大寧富順之井監西和州之鹽官長寧州之淯井皆大井也若隆榮等十七州則皆卓筒小井而已自祖宗以來皆民閒自煮之成都潼川利路自元豐閒歲輸課利錢銀絹總爲八十萬緡比軍興所輸已增數倍矣然井有耗淡而鹽不成者官司慮減課額不肯相驗封閉　高宗建炎二年十一月德音令逐路漕臣躬親按視紹興二年九月四川總領趙開初變鹽法倣大觀法置合同場收引稅錢大抵與茶法相類而嚴密過之每斤輸引錢二十有五土產稅及增添約九錢四分所過稅錢七分住稅一錢有半每引別輸提勘錢六十其後又增貼納等錢凡四川四千九百餘井歲產鹽約六千餘萬斤引法初行每百斤爲一擔又

增十斤勿算以優之其後遞增至四百餘萬緡二十九年十二月詔減西和州賣鹽直之半先是州之鹽官井歲產鹽七十餘萬斤半爲官吏柴茆之費半鬻於西和成鳳州歲得錢七萬緡爲西和州鑄錢本鹽多地狹每斤爲直四百民甚苦之故有是命初趙開之立榷法也令商人入錢請引井戶但如額煮鹽赴官輸土產稅而已其後鹹脈有盈縮川額有登耗官以虛鈔赴之而收其算引法由是大壞井戶既爲商人所要因增其斤重與之每擔有增及百六十斤者又逃廢絕沒之井許人增額承認小民利於得井每界遞增鹽課加多而不可售公私皆病紹熙開楊輔爲總計遣官覈去虛額棧閉廢井申嚴合同場法

續通考寧宗嘉定二年詔淮東貼輸鹽錢免二分交子止用銀會中半　三年又詔停鈔引之家增長舊鈔價直袋賣官會百貫以上自今令到日鹽鈔官錢袋增收會子二十貫三務場朱印於鈔面作某年某月新鈔俟通賣及一百萬袋即免增收其日前已未支鹽鈔並爲舊鈔期以一年持赴倉場支鹽袋貼輸官會一十貫出限更不行用　三年十一月遣官往兩浙路與提舉官議收浮鹽　六年令福建轉運司將下四州軍凡二十文產以下合輸鹽之家盡免其折戶產錢僅及二十文者不輸鹽錢初福建上四州建劍汀邵行官賣鹽法下四州福泉漳化行五斤法瀕海諸處計產輸錢官給之鹽以供食其後遂爲常賦而民不復請鹽至是臣僚極言其弊始減免之明年產鹽又蠲沿海諸州貧民納鹽七年十一月罷四川制置大使司所開鹽井先是孝宗淳熙六年四川制置胡元質四月程价言推排四路鹽井二千三百七十五場四百五除井一千一百七十四場一百五十依舊額煎輸其自陳總領決增額者井一百二十五場一十四并今這淘舊井亦願入籍者四百七十九其無鹽之井即與剗除不敷或糾輸者即與量減其減錢引四十萬九千八百八十八道而增收錢引十二萬七千三百四十九道庶井戶免而抱額四月蠲四川鹽課十萬緡十月再蠲課十七萬餘緡七年元質又言鹽井推排所以增有餘補不足有司困重贏餘盈者過取涸者略減盡出私心今後凡遇推排以增補虧不得踰已減之數務求

光宗紹熙元年十一月潼川轉運判官王溉撙節漕計代輸井戶重額錢十六萬緡詔獎之三年吏部尚書趙汝愚言紹興間趙開所議鹽法諸井皆不立額惟禁私賣而諸州縣鎮皆置合同場以招商販其鹽之斤重遠近皆

平準之使彼此均一而無相傾奪貴賤以時而爲之翕張今其法盡廢宜下四川總所視舊法施行四年十二月復四川鹽合同場舊法五年戶部言潼川府鹽酒爲蜀重害鹽旣收其土產錢給賣官引又從而征之剏州縣額外收稅如賣酒錢到岸錢場地錢之類皆是刱增於是申禁成都潼川利路諸司至是年詔四川鹽井專隷總所旣而宣撫使安丙言防秋藉此以助軍興乃復奪之十七年八月罷通州天賜鹽場

理宗寶慶二年減鹽商稅監察御史趙至道言產鹽固藉於鹽戶鬻鹽實賴於鹽商故鹽戶所當存恤鹽商亦當優潤慶元之初歲爲錢九百九十萬八千有奇寶慶元年止七百四十九萬九千有奇乃知鹽課之虧實因鹽商之無所贏利爲今之計莫若寬商旅減征稅庶幾慶元鹽課之盛復見于今日矣從之　命福建運鹽盡歸漕司監察御史梁成大言福建州縣半係瀕海產鹽之地利權專屬漕臣乃其職也鹽產於福州興化而運於建劒汀邵四郡二十二縣之民食焉福建提舉司主常平茶事而鹽不預漕司與認淨鏹以助用近來越職營利多取綱運分委屬縣縣邑旣爲漕司措辦課鹽今又增提舉司之額勢必盡敷于民殆甚於靑苗之害望將運鹽盡歸漕司提舉不得越職庶事權歸一民瘼少蘇矣從之　紹定元年罷上虞餘姚海塗地刱立鹽竈二年八月敕二廣及福建毋以敷鹽擾民先是孝宗淳熙六年九月詔二廣福建賣鹽毋擅增舊額十六年正月經略應孟明言廣中自行鈔法五六年間州縣率以鈔抑售於民其害有甚於官般者詔孟明與提舉從長措置經久利便毋致再有科抑之弊至是又從監察御史留元英奏二廣列郡及福建上四州惟鹽是利守令剋剝於常賦之外藉戶口以敷鹽民被其擾近者汀寇亦基於此乞飭二廣福建漕司嚴察州縣痛革前弊仍令憲司歲行戶部許人陳訴從之　端平二年詔淮浙提舉司茶鹽司各增置主管文字一員都省言淮浙歲額鹽九十七萬四千餘袋近二三年積虧一百餘萬袋民食貴鹽公私俱病乃命三路提舉茶鹽司各置主管文字一員專以興復鹽額收買散鹽爲務歲終尙書省課其殿最淳祐五年申嚴私販苛征之禁寶祐元年以務場增額行推賞法都省言行在榷貨務都茶場上本務場淳祐十二年收趁到茶鹽等錢一萬一千八百一十五萬六千八百三十三貫有奇比今新額四千萬貫增一倍以上合視淳祐九年十年十一年例倍賞之以勵其後命依所上推賞至四年五月以行在務場比新額增九千一百七十三萬

五千九百一十二貫日奇本務場并三省戶部大府寺交引庫凡通管三務場職事之人視例推賞後以爲常二年六月罷江灣浮鹽局湻祐元年臣僚奏南渡立國專仰鹽鈔紹興湻熙率享其利嘉定以來二三十年間鈔法或行或罷而浮鹽之說牢不可破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望付有司集議孰爲可行孰爲可罷天地之藏與官民共之豈不甚盛從之至是乃罷江灣浮鹽局至五年殿中侍御史朱熠又言鹽之爲利溥矣以蜀廣浙數路言之皆不及淮鹽額之半蓋以斥鹵彌望可供煎烹蘆葦阜繁可備燔燎故環海之湄有亭戶有鍋戶有正鹽有浮鹽正鹽出於亭戶歸之公上者也浮鹽出於鍋戶鬻之商販者也正鹽居其四浮鹽居其一端平之初朝廷不欲使浮鹽之利散歸於下於是分置十局收買浮鹽以歲額計之二千七百九十三萬斤十數年來鈔法屢更公私俱困眞揚通泰四州六十五萬袋之正鹽視昔猶不及額尙何暇爲浮鹽計耶是以貪墨無恥之士大夫知朝廷住買浮鹽龍斷而籠其利纍纍竈戶列處沙洲日藉錙銖之鹽以延旦夕之命今商賈既不得私販朝廷又不與收買則是絕其衣食之源矣爲今之計莫若遵端平之舊式收鍋戶之浮鹽所給鹽本當過於正鹽之價則人皆與官爲市郤以此鹽售於上江所得鹽息徑輸朝廷一則可以絕戎閫爭利之風二則可以續鍋戶烹煎之利從之四年十二月復申嚴私販之禁殿中侍御史朱熠言近者課額頓虧日甚一日姑以眞州分司言之見虧二千餘萬皆由臺閫及諸軍帥興販規利故也於是復申禁之景定元年九月詔福建上四州縣鹽課有招趁失時月解拖欠在寶祐五年以前者並與除放其違法計口科抑者監司按劾以聞初福建上四州財賦絕少所恃者惟官賣鹽孝宗湻熙十三年四川安撫制置趙汝愚言汀州民貧而官鹽抑配視他州尤甚乞以汀州爲客鈔事下提舉應孟明及汀州守臣議孟明言上四州軍有去產鹽之地甚邇者官不賣鹽則私禁不嚴民食私鹽則客鈔不售既無翻鈔之地則客貴銷折所以鈔法屢行屢罷四川濶遠猶不可翻鈔汀州將何所往故鈔法雖良不可行於汀州惟裁減本州并諸縣合輸內錢而嚴科鹽之禁庶幾汀民有瘳矣下轉運司趙彥操等措置彥操等因言汀州六邑長汀淸流寧化食福鹽上杭連城武平食漳鹽惟食鹽既異故鈔法難通今宜將舊欠鹽錢盡與蠲放并減鹽價官價既平私販自息於是以歲運二百萬四千斤會之總三萬九千三十八緡有奇又免其分隸諸司汀州六邑歲減於民者三萬九千緡有奇減於官者一萬緡有

奇所補州用又在外焉至是以祀明堂赦復有此詔至三年臣僚又言福建上四州山多田少稅賦不足州縣上供等錢銀官吏宗子官兵支遣悉取辦於賣鹽轉運司雖拘榷鹽綱實不自賣近年辦例自運鹽兩綱後或歲運十綱至二十綱與上四州縣所運歲額相妨而綱吏搭帶之數不預焉州縣被其攙奪發泄不行上供常賦無從趲辦不免敷及民戶其害有不可勝言者遂命福建轉運司視自來鹽法毋致違戾上四州依此施行度宗咸淳四年正月嚴廣鹽抑配之禁國子祭酒陳宜中奏曩歲淮鹽道梗廣鹽溢出於江湖南北之境司局之賣數餘羨朝廷之鈔額頓增比年以來越界有禁鹽之滯者無所泄鈔之增者不復除重以銀價倍蓰綱解迫保鹽司無以爲策徧追鈔戶多致抑賣繼責諸吏立限倍輸食鹽之戶口不加多日納之錢銀不加少鈔戶隕身蕩產不足塡償諸吏剝床及膚肆行抑配分鄉置局計口敷鹽雜以灰泥減其斤兩沿門强委尅日責償前欠未消後逋踵至不能償者羣數十惡少席捲其家爨釜布衾靡有孑遺甚至捜抉煎熬誣以私販棄抑入家訐爲私鬻攤執遍及於温飽科罰不問其是非民不聊生惟各待死昨者臺臣嘗言計口食鹽之害弊端紛如未易頓革乞下鹽司痛行禁戢從之七年四月免廣東提舉司鹽籮銀三萬兩初孝宗淳熙七年正月減廣西諸州歲賣鹽數十二年二月遣使訪問二廣鹽法利害十五年詔曰廣南在數千里外疾痛難于上聞朕憫之尤切蓋鹽者民資以食向也官利其贏轉而自鬻久爲民疾朕爲之更令俾通販而杜官鬻民固以爲利矣然利於民者官不便焉必胥動以浮言且朕知恤民而已浮言奚恤矧置監司守令以爲民朕有美意弗廣其推顧撓而壞之可乎自今有如此者必置之法於是命詹儀之知靜江府併廣東西鹽事爲一司其兩路賣鹽歲以十六萬五千籮爲額儀之等言兩路鹽且以十萬籮爲額俟三數年視其增虧乃增其額所有客鈔東西路通貨錢與免以便商販光宗紹熙元年用吳宗旦之請頗損五州鹽直及所賣之數又用劉坦之之請減鈔鹽一萬籮戶部奏如是則歲失經費六萬三千餘緡帝不之靳也二年廣東復言六萬五千籮猶有未售者又命減五十八籮蓋惠潮南恩州既自產鹽而官復般賣往往計口抑售於民故不惜暗損經費十萬緡令科抑少減也至是復有此詔

續通志遼太祖時以所得漢民數多即八部中分古漢城別爲一部治之城有鹽池之利八部皆取食之及征幽薊還

太於和拉濼命取鹽給軍自後濼中鹽益多上下足用太宗會同初晉獻十六州地而瀛莫在焉始得河間煮鹽之利置榷院於香河縣於是燕雲迤北暫食滄鹽一時產鹽之地如渤海鎮城海陽豐州陽洛城廣濟湖等處五京計司各以其地領之

續通考聖宗統和四年六月南京留守奏百姓歲輸三司鹽鐵錢折絹不如直詔增之

金世宗大定二年始許民以米易鹽設榷鹽官於大鹽濼初遼金故地濱海多產鹽上京東北二路食肇州鹽率濱路食海鹽臨潢之地有大鹽濼烏庫哩實壘部有鹽池皆足以食境內之民嘗征其稅及得中土鹽場倍之設官立法加詳然增減不一廢置無恆亦隨時救弊而已海陵貞元初蔡松年爲戶部尚書始復鈔引法設官置庫以造鈔引鈔右鹽司簿之符引會司縣批繳之數七年一釐革之至是斡罕亂後兵食不足詔河北東路轉運副使梁肅措置沿邊兵食肅乃移牒肇州北京廣寧鹽場許民以米易鹽兵民皆得其利戶部郎中曹望之亦請於大鹽濼設官榷鹽聽民以米貿易民成聚落可固邊圉其利無窮從之其後凡貯米二十餘萬石及東北路歲饑賴以濟者不可勝數至二十一年八月肅參知政事言寶坻及旁縣多缺食可減鹽價增粟價而以粟易鹽帝命宰臣議皆謂鹽非多食之物若減價易粟恐多而不售以至虧課今歲糧以七十餘萬石至通州比又以恩獻等六州粟百萬餘石繼至足以賑之不煩易也至章宗泰和四年六月桓州刺史張煒又乞以鹽易米詔尚書省議之

三年二月定軍私煮鹽及盜官鹽之法命明安穆昆巡捕　十一月詔以銀牌給益都濱滄鹽使司

十一年正月更定果勒鹽場作六品使司以是歲入錢爲定額四月以烏庫哩實壘民饑罷其鹽池稅

十二年十月詔西北路招討司明安所轄貧民及富人奴婢皆給食鹽

十三年二月併榷永鹽爲寶坻使司罷平濼鹽錢　三月大鹽濼設鹽稅官

又滄州有舊廢海阜鹽場是月州人李格請復置詔遣使相視有司謂是場興則損滄鹽之課且食鹽戶仍舊而鹽貨歲增必徒多積而不能售遂寢其議

二十年併滄州及山東兩鹽司爲海豐鹽使司　益都濱州舊置兩鹽司十三年四月併爲山東鹽司至是朝論

以滄州及山東各務增羨冒禁鬻鹽慮其久或隳法遂復併之　十一月又併遼東等路諸鹽場爲兩鹽司　十二月罷平州榷配鹽課

二十三年十一月加寶坻鹽課耗鹽時張邦基言寶坻鹽課若每石收正課百五十斤慮有風乾折耗遂令石加耗鹽二十二斤半仍先一歲貸支償直以優竈戶

二十四年七月罷會寧所屬鹽引添竈戶時帝在上京謂丞相烏庫哩元忠等曰會寧尹富察通言其地明安穆昆戶甚艱舊率濱以東食海鹽扶餘呼爾哈等路食肇州鹽初定額萬貫今增至二萬七千若罷鹽引添竈戶庶可易得元忠對曰已嘗遣使咸平府以東規畫矣帝曰不須待此宜急爲之二十五年更果勒爲西京鹽司是後惟置山東滄寶坻莒解北京西京七鹽司山東滄寶坻斤三百爲袋袋二十有五爲大套鈔引公據三者俱備然後聽鬻小套袋十或五或一每套鈔一引如袋之數寶坻零鹽較其斤數或六之三或六之一又爲小鈔引給之以便其鬻解鹽斤二百有五十爲一席席五爲套鈔引則與陝西轉運司同鬻其輸粟於陝西軍營者許以公牒易鈔引西京等場鹽以石計大套之石五小套之石三北京大套之石四小套之石一遼東大套之石十皆套一鈔石一引零鹽積十石亦一鈔而十引至章宗泰和元年九月省臣以滄濱兩司鹽袋歲買席百二十萬皆取於民淸州北靖海縣新置滄鹽場本故獵地沮洳多蘆宜弛其禁令民時採而織之

其行鹽之界各視其地宜山東滄州之場九行山東河北大名河南南京歸德諸府路及許亳陳蔡潁宿泗曹睢鈞單壽諸州莒之場十二濤洛場行莒州臨洪場行贛榆縣獨木場行海州司候司朐山東海縣板浦場行漣水沭陽縣信陽場行密州以上五場又與大鹽場通行沂邳徐宿泗滕六州西由場行萊州錄事司及招遠縣衡村場行卽墨萊陽縣以上二場鈔引及半袋小鈔引聽本州縣鬻之寗海州五場皆鬻零鹽不用引目黃縣場行黃縣巨風場行登州司候司蓬萊縣福山場行福山縣以上三場又通行旁縣棲霞寗海州場行司候司牟平縣文登場行文登縣寶坻鹽行中都路平州副使於馬城縣置局貯錢解鹽行河東南北路陝西東及南京河南府陝鄭唐鄧嵩汝諸州西京遼東鹽各行其地北京宗錦之末鹽行本路及臨潢府肇州泰州之境與接壤者亦預焉

十月罷北京遼東鹽使司帝還自上京謂宰臣曰朕聞遼東凡人家食鹽但無引目者輒以私治罪夫細民徐買食之何由有引目可止令散辦或詢諸民從其所欲因罷鹽使司

二十八年五月剏置巡捕使時尚書省論鹽事帝曰鹽使司雖辦官課然素擾民鹽官每出巡巡捕人往往私懷官鹽所至求賄及酒食稍不如意則以所懷誣以爲私鹽鹽司苟圖羨增雖知其誣亦復加刑宜令別設巡捕官勿與鹽使關涉庶革其弊乃剏巡捕使山東滄寶坻各二員解西京各一員山東則置於濰州招遠縣滄置於深州及寧津縣寶坻置於易州及永濟縣解置於澄城縣西京置於多塔古秩從六品直隸省部各給銀牌取鹽使司弓手充巡捕人且禁不得於人家搜索若食鹽一斗以下不得究治惟盜販私煮則捕之在三百里內者屬轉運司外者即隨路府提點所治罪盜課鹽者亦如之

二十九年十二月減鹽價及巡鹽弓手是年十月帝諭有司曰比因獵知百姓多有鹽禁獲罪者民何以堪朕欲令依平灤太原均辦例令民自煎其令百官議之是月戶部尚書鄧儼等議若令計口定課民既輸乾辦錢 又必別市而食是重費民財而徒增煎販者之利也且今之鹽價蓋昔日錢幣易得時所定今日與向不同況太平日久戶口蕃息食鹽歲課宜有增羨而反無之何哉緣官估價高貧民利私鹽之賤致虧官課耳近已減寶坻山東滄鹽價每斤爲三十八文乞更減八文歲不過減去一百二十餘萬貫官價既賤所售必多自有羨餘亦不全失所減之數況今府庫金銀約折錢萬萬貫有奇設使鹽課不充亦足補百有餘年之經用若量入爲出必無不足之患乞令平灤乾辦鹽課亦令減價各路巡鹽弓手不得自專巡捕庶革誣罔之弊禮部尚書李晏等議所謂乾辦者既非美名又非良法必欲杜絕私煮盜販之弊莫若每斤減爲二十五文使公私價同則私將自已又巡鹽兵吏往往挾私鹽以誣人可令與所屬司縣期會方許巡捕違者按察司罪之刑部尚書郭邦傑等議平灤瀕海及太原鹵地可依舊乾辦餘同儼議御史中丞移剌仲方議私煎盜販之徒皆知禁而犯之者也可選能吏充巡捕使而不得入人家搜索同知大興府事王翛請每斤減爲二十文罷巡鹽官左諫議大夫圖克坦鎰則以乾辦爲便宰臣奏以每斤官本十文若減作二十五文似爲得中巡鹽弓手可減三分之一鹽官出巡須約所屬同往不同獲者不坐自來歲

五月一日行之遂命寶坻山東滄鹽每斤減爲三十文已發鈔引未支者准新價足之餘從所請至明昌元年七月上封事者又言河東北路乾辦鹽錢歲十萬貫太重以故民多逃徙乞緩徵督帝命俟農隙遣使察之又省臣以山東鹽課不足蓋由鹽司官出巡不敢擅捕必約所屬同往人不畏故也遂詔自今如有盜販者聽鹽司官輒捕民私煎及藏匿則約所屬搜索巡尉弓兵非與鹽司相約不得擅入人家是月復置北京遼東鹽使司罷西京解州巡捕使以大理司直伊喇玖勝努廣盈推官宋扆議北京遼鹽司利病遂復置北京遼東鹽使司北京路歲以十萬餘貫爲額遼東路以十三萬爲額罷西京解州巡捕使至泰和三年二月以解鹽司使治本州以副治安邑

章宗明昌元年十二月定禁司縣擅科鹽制 五年正月重定山東濱益小場鹽課先是尚書省奏山東濱益九場之鹽行於山東等六路濤洛等五場止行於沂邳徐宿滕泗六州各有定課方之九場大課不同若令與九場通比增虧其五場官恃彼大課恐不用力轉生奸弊遂定五場自爲通比改舊時與鹽司使副通比法至是八小場鹽官左華等以課不能及額繳進告勅遂遣使按視十二場再定除濤洛等五場係設管勾可即日恢辦乃以華所告八場從大定二十六年制自見管課依新例永相比磨戶部郎中李敬義等又言八小場今定新課有減其半者如使俱從新課而舊課已辦入官恐所減錢多因而作弊所收錢數不復盡實附歷納官遂從明昌元年所定酒稅院務制令即日收辦

十一月更定軍民犯私鹽制自元年六月戶部員外郎孫即康等同鹽司官議軍民犯私鹽三百里內者鹽司按罪遠者付提點所皆徵捕獲之賞欲販造者明安穆昆部人煎販及盜者所管官論贖三犯杖之能捕獲則免罪丞濱州渤海縣永和鎮去州遠恐藏盜及私鹽可改爲永豐鎮與曹子山村各添設巡檢帝命明安穆昆杖者再議餘皆從之又舊制明安穆昆犯私鹽酒麴者轉運司按罪至是令軍民犯私鹽者皆令屬鹽司酒麴屬轉運司三百里外者仍付提點所若遠問犯人而所屬恡不遣者徒二年迨承安三年四月宰臣奏在法明安穆昆有告私鹽而不捕者杖之其部人有犯而失察者以數多寡論罪今乃有身犯之者皆世襲權貴家不可不禁遂定制徒年杖數不以贖論不及徒者杖五十八月命山東寶坻滄州三鹽司每春秋遣使督按察司及州縣巡察私鹽泰和五年十月

簽河北東西大名路按察使司事張德輝言海壖人易得私鹽故犯法者衆可量戶而均配之尚書省命山東按察司議其利便按察司言萊密等州比年不登計口賣鹽所斂雖微人以爲重恐致流亡且私煮者皆無藉之人豈以配賣而不爲哉遂定制命與滄鹽司皆馳驛巡察境內

承安三年十二月復定鹽價及鹽課

明昌五年十一月尚書省議山東滄州舊法每一斤錢四十文寶坻每一斤錢四十三文自大定二十九年赦恩併特旨減爲三十文計減百八十五萬四千餘貫今國用不充應定每一斤復加三文爲三十三文至是尚書省又奏鹽利至大今天下戶口蕃息食者倍於前軍儲支引者亦甚多況日用不可闕之物豈以價之低昂而有多寡也若不隨時取利恐徒失之遂復定　山東寶坻滄州三鹽司價每一斤加爲四十二文　解州舊法每席五貫[illegible]六貫四百文　遼東北京舊法每石九百文增爲一貫五百文　西京煎鹽舊每石[illegible]貫八百文撈鹽舊一貫五百文增爲二貫文旣增其價復加其所鬻之數七鹽司舊課歲入六百二十二萬六千六百三十六貫五百六十六文增爲一千七十七萬四千五百一十二貫一百三十七文二分　山東舊課歲入二百五十四萬七千三百三十六貫增爲四百三十三萬四千一百八十四貫四百文　滄州舊課歲入百五十三萬一千二百貫增爲二百七十六萬六千六百三十六貫寶坻舊課歲入八十八萬七千五百五十八貫六百文增爲一百三十四萬八千八百三十九貫　解州舊課歲入八十一萬四千六百五十七貫五百文增爲一百三十二萬一千五百二十貫二百五十六文　遼東舊課歲入十三萬一千五百七十二貫八百七十文增爲三十七萬六千九百七十貫二百五十六文　北京舊課歲入二十一萬三千八百九十二貫五百文增爲三十四萬六千一百五十一貫六百一十七文二分　西京舊課歲入十萬四百一十九貫六百九十六文增爲二十八萬二百六十四貫六百八文泰和四年六月以七鹽使司課額七年一定爲制每斤增爲四十四文

泰和元年十一月徵捕私鬻鹽入官陝西路轉運使高汝礪言舊制捕告私鹽等計斤給賞錢皆徵於犯人然鹽官獲之則充正課巡捕官則不賞巡捕軍則減常人之半免役弓手又半之是罪同而賞異也乞以司縣巡捕官不賞

之數及巡捕弓手所減者皆徵以入官則罪賞均矣從之

三年十一月定進士授鹽司制明昌元年六月戶部員外郎孫郎康等乞山東寶坻滄鹽司判官升爲從七品用進士從之至是定制進士授鹽司使官以榜次及入仕先後擬注至四年八月詔以山東滄州鹽司自增新課之後官旣不爲經畫而管句鹽司與合干人互爲奸弊所虧歲積乃詔選才幹者代兩司使副以進士及部令史譯人書史譯史律科經童諸局分出身之廉愼者爲管鉤而罷其舊官八年七月又以宋克俊言鹽管句自改注進士諸科人而鹽官失超升縣令之階以故怠而虧課乞依舊爲便有司議以四年改注時選當時到部人截替遂以秋季到部人注代

四年十月定私鹻法先是世宗大定二十三年七月博興縣民李孜收日炙鹽大理寺具私鹽及刮鹻土二法以上宰臣謂非私鹽可比參知政事張仲愈獨曰私鹽罪重而犯者猶眾不可縱也帝曰刮鹻非煎何以同私仲愈曰如此則渤海之人恣刮鹻而食將侵官課矣力言不已乃以孜同刮鹻科罪後犯則同私鹽法論至是西北路有犯收鹻禁者欲同鹽禁罪宰臣謂若比私鹽則有不同詔定制收鹻者杖八十斤加一等罪至徒一年賞同私礬例七年十二月定採黃穗草燒灰淋鹵者亦杖八十

五年六月分定山東滄州兩鹽司所隸路府州縣以山東滄州兩鹽司侵課遣戶部員外郎石鉉按視之鉉還言兩司分辦爲便詔以河北東西路大名府恩州南京睢陳蔡許潁州隸滄鹽司以山東東西路開濮州歸德府曹單亳壽泗州隸山東鹽司各計口承課六年四月從涿州刺史瓜爾佳博諾言以萊州民所納鹽錢聽輸絲綿銀鈔

七年九月定西北京遼東鹽使判官及諸場管句增虧升降格初六年二月右丞相內族宗浩參知政事賈鉉言國家經費惟賴鹽課今山東虧五十餘萬貫蓋以私煮盜販者成黨鹽司既不能捕統軍司按察司亦不爲禁若止論販私鹽者之數罰俸降職彼將抑而不伸愈難制矣宜立制以各官在職時所增虧之實令鹽司達省部以爲升降遂詔諸統軍招討司京府州軍官所部有犯者兩次則奪半月俸一歲五次則奏裁巡捕官但犯則的決令按察司御史察之至是定格又令凡文資官吏員諸局署承應人應驗資歷注者增不及分升本等一分減一資二分減兩

資遷一官四分減兩資遷兩官虧則視此爲降如任迴驗官注擬者增不及分升本等首一分減一資二分減一資

遷一階四分減兩資遷兩階虧者亦視此爲降十二月定竈戶盜賣課鹽罪尚書省以盧附翼所言遂定盜賣課鹽

司若應納鹽課外有餘則盡以申官留者減盜一等

八年七月詔沿淮諸榷場聽官民以鹽市易

續通典宣宗貞祐二年戶部言陽武延津原武滎澤河陰諸縣饒鹹鹵民私煎不能禁遂詔置場設判官管句各一員隸戶部河東南權宣撫副使烏庫哩慶壽言河中乏糧既不能濟而又遏糴以奪之夫鹽乃官物有司陸運至河復以舟運京兆鳳翔以與商人貿易艱得而甚勞而陝西行部每石復邀糴二斗是官物而自糴也夫轉鹽易物本濟河中而陝西復强取之非奪而何乞彼此悉聽民便則公私皆濟上從之

續通考興定三年設綏德近河地鹽場官延安行六部員外郎盧進建言綏德之嗣武城義合克戎寨近河地多產鹽請設鹽場管勾一員歲獲十三萬餘斤可輸錢二萬貫以佐軍詔用其言設官鬻鹽以給邊用

二月詔運解鹽入陝西以濟調度命樞密副使胥鼎兼領其事至四月罷募民運解鹽

四年提控軍興糧草李復亨言河中西岸解鹽舊所易粟麥萬七千石可充關東之用壽又命不得過陝西以北方有警河禁方急也至元光二年從邠涇總帥內族訛可言民運解鹽有助軍食詔修石墻以固之

哀宗正大七年八月賜陝西死事之孤鹽引及絹

元太宗二年始行鹽法元初以酒醋鹽稅河泊金銀鐵冶六色取課於民歲定銀萬錠至是始行鹽法每鹽一引重四百斤價銀一十兩世祖中統二年減爲七兩至元十三年既取宋而江南之鹽所入尤廣每引改爲中統鈔九貫二十二年三月詔依舊制凡鹽一引四百斤價銀十兩以折今鈔爲二十貫二十六年增爲五十貫成宗元貞二年又增爲六十五貫武宗至大二年至仁宗延祐二年凡七年閒累增爲一百五十貫　以河間山東河東鹽課隸徵收課稅所河間課稅所置鹽場撥竈戶二千三百七十六隸之每鹽一袋重四百斤

六年立鹽運司十二年改立提舉鹽榷所歲辦三萬四千七百袋癸卯年改立提舉滄清鹽課使所歲辦鹽九萬袋定宗四年改眞定河閒等路課程所爲提舉鹽榷滄清鹽使所憲宗二年又改爲提舉滄清深鹽使所八年每袋增鹽至四百五十斤世祖中統二年改立宣撫司提領滄清深鹽使所四年又改爲轉運司是歲辦課銀七千六十五錠米三萬三千三百餘石至元元年又增三之一焉二年改立河閒都轉運司歲辦九萬五千袋七年始定例歲煎鹽十萬引辦課銀一萬錠十二年改立都轉運使司添竈戶九百餘增鹽課二十萬引十八年立河閒竈戶勞苦增工本爲中統鈔三貫又增竈戶七百八十六十九年罷河閒都轉運司改立清滄鹽使司二十二年復立河閒等路都轉運鹽使司增鹽課爲二十九萬六百引二十三年改立河閒都轉運司通辦鹽酒稅課二十五年增工本爲中統鈔五貫是年二月浚滄州運鹽渠二十七年增竈戶四百七十辦鹽三十五萬引所隸之場凡二十有二曰利國利民海豐阜民阜財益民潤國海阜海盈海潤嚴鎭富國興國厚財豐財三义沽蘆臺越支石碑濟民惠民富民八年置大都路白陵港等處鹽司白陵港三义沽大直沽等處置司設熬煎辦每引有工本錢至世祖至元二年又增寶坻二鹽場竈戶工本每引爲中統鈔三兩與淸滄等八年以大都民多食私鹽虧國課因驗口給以食鹽十九年改立大都蘆臺越支三义沽鹽使司一二十五年復立三义蘆臺越支三鹽使司二十八年增竈戶工本每引爲中統鈔八兩二十九年以歲饑減鹽課一萬引入京兆鹽運司添辦

九年立遼陽鹽課命北京路徵收課稅所以大鹽濼硬鹽立隨車隨引載鹽之法每鹽一石價銀七錢半帶納匠人米五升至癸卯年合懶路歲辦課白布二千匹恤品路一千匹世祖至元四年立開元等路運司五年禁東京懿州乞石兒硬鹽不許過塗河界又諭各位下鹽課如例輸納二十四年灤州四處鹽課舊納羊一千者亦令如例輸納

世祖中統二年六月定鹽課法先是憲宗三年割河東解州鹽池以供軍食又募民受鹽入粟轉漕嘉陵皆從帝所奏也至是又詔諭十路宣撫使并管民官定鹽酒稅課等法九月以清滄鹽課銀償往歲所貸民錢給公費者至三年六月以東平嚴忠濟向爲民貸錢輸賦四十三萬七千四百錠借用課程鈔本鹽課銀萬五千餘兩詔勿徵

三年七月許利州大安軍以鹽易軍糧四年正月設東平等路巡禁私鹽軍七月禁蒙古漢軍諸人煎販私鹽至八

月冀州蒙古百戶愛實等犯鹽禁沒入馬百二十餘匹以給軍士之無馬者至元三年三月侍中和濟𤊹等以隱匿鹽課伏誅四月申嚴瀕海私鹽之禁四年正月申嚴平陽等處私鹽之禁八月申嚴平灤路私鹽酒醋之禁二十年四月申私鹽之禁許按察司糾察鹽司二十八年十月江淮行省言鹽課不足由私鬻鹽者多乞付兵五千巡捕從之

至元二年立興元四川鹽運司四川鹽在成都夔府重慶敘南嘉定順慶潼川紹慶等路萬山之間初設拘榷課稅所分撥竈戶五千九百餘隸之從實辦課後爲鹽井廢壞四川軍民多食解鹽至是立鹽運司修理鹽井仍禁解鹽不許過界

八年罷四川茶鹽運司十六年復立之十八年併鹽課入四川道宣慰司十九年復立陝西四川轉運司通辦鹽課二十二年改立四川鹽茶運司分京兆運司爲二歲煎鹽一萬四百五十一引二十六年爲一萬七千一百五十二引所隸之場凡十有二曰簡鹽隆鹽綿鹽潼川遂實順慶保寧嘉定長寧紹慶雲安大寧井凡九十有五

十三年立廣東廣海鹽課提舉司時初克廣州因宋之舊立廣東提舉司從實辦課十六年立江西鹽鐵茶都轉運司所轄鹽使司六各場立管句辦鹽六百二十一引二十二年分江西鹽隸廣東宣慰司歲辦一萬八百二十五引二十三年併廣東鹽司及市舶提舉司爲廣東鹽課市舶提舉司每歲辦鹽一萬一千七百二十五引所隸之場凡十有三曰靖康歸德東莞黃田香山矬峒雙恩鹹水淡水石橋隆井招收小江

廣海亦立提舉司辦鹽二萬四千引三十年又立廣西石康鹽課提舉司三十一年成宗即位十一月以廣西鹽先給引於民而徵其直私鹽日橫及官自鬻鹽民復不售詔先以鹽與民而後徵之

十四年立兩淮都轉鹽運使司兩浙鹽運司及福建市舶司兼辦鹽課先是兩淮鹽於十三年命提舉馬里范張依宋舊例每引重三百斤其價爲中統鈔八兩至是立兩淮都轉運使司每引始改爲四百斤十六年額辦五十八萬七千六百二十三引十八年增爲八十萬引二十六年減一十五萬引二十九年十月兩淮運使納速拉鼎坐受商賈賄多給之鹽詔嚴加鞫問三十年正月河南江北行省平章巴延言揚州轉運一司設三重官府宜削去鹽司止

留管句襄陽舊食京兆鹽以水陸難易計之莫若改食揚州鹽詔從其議增八千二百引又罷納蘇拉鼎馱哩所立魚鹽局所隸之場凡二十有九曰呂四餘東餘中餘西西亭金沙石港掘港豐利馬塘拼茶角斜富安安豐梁垜東臺河垜丁溪小海草堰白駒劉莊五祐新興廟灣莞瀆板浦臨洪徐瀆浦　兩浙立運司歲辦九萬二千一百四十八引每引分作二袋每袋依宋十八界會子拆中統鈔九兩十八年增至二十一萬八千五百六十二引十九年每引於舊價之上增鈔四貫二十三年增歲辦為四十五萬引二十六年減十萬引是年十月尚書省言江淮省平章沙布鼎以便宜增置浙東二鹽司合浙東西舊所立者為七乞官知鹽法者五十六八從之三十年置局賣鹽魚鹽於海濱漁所三十一年併煎鹽地四十四所為三十四場曰仁和許村西路下沙青村袁部浦東橫浦蘆瀝海沙鮑郎西興錢清三江曹娥石堰鳴鶴淸泉長山穿山袋山玉泉蘆花大嵩昌國永嘉雙穗天富南監長林黃巖杜瀆天富北監長亭龍頭

福建鹽亦於十三年始收課為鹽六千五十五引至是立市舶司兼辦鹽課二十年增至五萬四千二百引二十四年改立福建等處轉運鹽使司歲辦鹽六萬引二十九年罷福建鹽運司及鹽使司改立福建鹽課提舉司增鹽為七萬引三十一年成宗即位五月升鹽提舉司為鹽轉運司所隸之場有七曰海口牛田上里惠安潯美浯州洒州

十六年五月以客商興販乾魚難同私鹽免其斷沒從便發賣十九年四月議設鹽使司賣鹽引法罷大都及河間山東三鹽運司設戶部尚書員外郎各一員別給印令於大都置局賣引鹽商買引赴各場關鹽發賣每歲竈戶工本省臺遣官逐季分給之二十年六月頒至元新格鹽法新格十一條鹽法居其七一茶鹽課程禁官吏營利虧課阻礙商人一諸場鹽袋皆判官監裝須斤重均平無有餘欠運使以下檢較仍於袋內各書職名以千字文為號編垜凡遇支請依次給付但有夾帶餘鹽尅除斤重及支給失次各依所犯輕重治罪一諸竈戶中鹽到場須隨時收納不得留難其應給工本運官一員監臨給付若官吏有尅減或以他物移折者計數論罪仍勒賠償一諸場積垜須於高阜安置運官點檢積垜不如法防備不盡心以致損敗者並勒賠償一諸鹽司凡承告報私鹽須指定審明煎藏之處會所在官司搜捉不得妄入人家一諸捉獲追沒私鹽情由錢物須立案驗每月開申上司一諸鹽法並

須見錢賣引必價鈔入庫鹽袋出場方行結課

二十一年十二月立常平鹽局以平民間鹽價中書省奏國家減課鬻鹽意在惠民乃權勢之人詭名買鹽把持行市損勒百姓以取厚利窮民深受其害今計鹽二百萬引乞許客商興販一半外設立常平鹽局每遇貴時官司賤鬻之庶民得食鹽而國亦獲鹽利矣從之乃定制每局大使一人副使一人各處官司於邊上戶計內選保有抵業而信實無過犯者充之各縣置立一局外各路并戶多州郡及人烟輳集鎮市斟酌添設各運司額煎鹽數先儘常平鹽袋次給商販

二十三年正月詔禁阻擾鹽課至二十六年閏十月尚書省言南北鹽均以四百斤爲引今權豪家多取至七百斤莫若先貯鹽於席來則授之爲便從之　十一月又禁江南北權豪之家毋阻鹽法

二十九年正月添給竈戶煎曬鹽工本中書省奏煎鹽竈戶在先一引鹽賣三十兩時給工本鈔五兩今賣爲五十兩應增工本爲中統鈔八兩六錢曬鹽不用柴薪向給工本四兩今應增爲六兩四錢從之命鎮守軍人兼巡私鹽

三十年二月改造鹽引自平江南後鹽引未經更改至是從中書省奏令戶部從新印造

六月詔聽僧食鹽不輸課

三十一年五月增捕私鹽人賞格禁諸司豪奪鹽船遞運官物僧道權勢之家私匿盜販至七月又定捕獲私鹽舊賞鈔十兩者今應捕軍人增給至十五兩不干礙人增給至二十五兩

成宗元貞元年閏四月罷各處鹽使司鹽場改設司令司丞十月給江浙河南巡邏私鹽南軍兵杖至二年八月命江浙行省以船五十艘水工千三百人沿海巡禁私鹽大德二年六月申嚴陝西運司私鹽之禁

二年九月增鹽戶造鹽錢爲十貫獨廣西如故罷民間鹽鐵爐竈

三年四月申嚴江浙兩淮私鹽之禁巡捕官驗所獲遷賞

大德元年十月免陝西鹽戶差稅罷其所給米四年十一月諭兩淮鹽運司設法關防私鹽并立鹽倉中書省奏諸處鹽課兩淮爲重比年來諸人盜賣私鹽權豪多帶斤重辦課官吏賄賂交通軍民等官巡禁不力乞從新設法關

防乃命自四年爲始立倉查運撥袋支發以革前弊眞州采石依舊設官批驗置軍巡捉江淮海口私鹽出沒處巡撥車船附揚開雜船隻不許往來灣泊軍民捕盜等官皆用心防禁毋致私鹽生發至明年正月又以鹽法澀滯命轉運司官兩員分司上江以整治之仍須印及驛券

七年二月禁內外中書省戶部轉運官下得私買鹽引御史臺言江浙行省平章阿里左丞高翥安祐僉省張裕等詭名買鹽萬五千引增價市於人二遣省臺官按問從之至十年五月又禁御史臺宣慰司廉訪司官毋買鹽引八年定鹽折草則例每年以河間鹽令有司於五月預給京畿郡縣之民至秋成各驗鹽數輸草以給京師秣馬之用每鹽二斤折草一束重一十斤歲用草八百萬束折鹽四萬引

十年正月濬眞揚等州漕河令鹽商每引輸鈔二貫以爲傭工之費

十一年七月江浙湖廣江西河南兩淮屬郡饑於鹽茶課鈔內折粟遣官賑之至十一月中書省言前爲江南大水以茶鹽課折收米賑饑民今因商人輸米中鹽米價騰湧百姓雖獲小利終爲無益議茶鹽之課當如舊從之

十二月權制戶部鬻鹽引中書省言今國用甚多帑藏巳乏用及鈔母非宜鹽引向從運司與民爲市今權時制宜從戶部鬻鹽引八十萬便詔今歲姑從所請後勿復行

武宗至大元年增鹽課大都鹽自成宗大德七年二月罷大都鹽運司併入河間至是河間鹽增至四十五萬引至仁宗延祐元年以河間虧課停煎五萬引自是至文宗天歷時皆歲辦四十萬引順帝時歲額三十五萬引餘鹽三萬引至正三年權免餘鹽三萬引五年權免二萬引八年減鹽額九年又權免三萬引山東鹽自成宗元貞元年閏四月都轉運使司布斯格等增羨鹽鈔四千餘錠命賜衣以旌其能大德十年增爲二十五萬引至是歲辦正餘鹽爲三十一萬引

河東鹽自元貞元年閏四月陝西行省增羨鹽鈔一萬二千五百餘錠命賜衣以旌其能

大德十一年增歲額爲八萬二千引至是又增煎餘鹽爲二萬引通爲一十萬二千引至延祐三年以池爲雨所壞上辦課鈔八萬二千餘錠於是晉寧陝西之民改食韋仁紅鹽懷孟河南之民改食滄鹽五年免河南懷孟南陽三

路余歲陝西鹽課仍授鹽運使暨所臨路府州縣正官兼知渠堰事責以疏通壅塞六年改陝西運司為河東解鹽等處都轉運鹽使司直隸中書省十月罷陝西行省所委巡鹽官六十八員添設通判一員別鑄分司印二又罷撈鹽提領二十員改立提領所二增餘鹽五百料是年實撈鹽一十八萬四千五百引至致和元年正月免陝西撈鹽一年二月解州鹽池黑龍堰壞調番休鹽戶修之天歷二年辦課鈔三十九萬五千三百九十五錠

遼陽鹽仍舊至仁宗皇慶二年七月免遼陽大寧路本年鹽課延祐二年命食鹽人戶歲辦課鈔每兩率加五

兩淮鹽自元貞元年閏四月河南行省虧兩淮歲辦鹽十萬引鈔五千錠遣扎拉爾岱等往鞫實命隨其罪之輕重治之大德八年以竈戶艱辛遣官究議然舊額六十五萬八千二百引內停煎五萬餘引至是如故至天歷二年額辦正餘鹽九十五萬七千七十五引計中統鈔二百八十五萬二百二十五錠其工本鈔亦自四兩遞增至十兩

兩浙鹽自大德五年增額為四十萬引至是又增餘鹽五萬引至延祐六年歲辦五十萬引七年各運司鹽課以十分為率收銀一分每銀一錠準鹽課鈔四十錠其工本鈔浙西一十一場正鹽每引遞增至二十兩餘鹽至二十五兩浙東二十三場正鹽每引遞增至二十五兩餘鹽至三十兩順帝至正元年免餘鹽三萬引二年權免額鹽十萬引

福建鹽自大德四年復立鹽運司九年又罷之併入本道宣慰司十年又立鹽課都提舉司增鹽為十萬引至是又增至十三萬引四年改立福建鹽運司至文宗至順元年實辦課三十八萬七千七百八十三錠其工本鈔煎鹽每引遞增至二十貫曬鹽每引至一十七貫四錢順帝至元六年以餘鹽五萬作正額至正三年減餘鹽三萬引

四川鹽仍舊至皇慶元年以竈戶艱辛減煎餘鹽五千引天歷二年辦鹽二萬八千九百一十引計鈔八萬六千七百三十錠至順四年添餘鹽一萬引又帶辦兩浙運司五千引順帝元統三年權停帶辦

廣東鹽自大德四年增至正餘鹽二萬一千九百八十二引十年又增至三萬引十一年增至三萬五千五百引至是又增餘鹽一萬五千引至延祐五年又增為五萬五百五十二引泰定間減一萬五千引

順帝元統元年仍如舊至元二年減五千引十月詔凡持內降文記買河間鹽及以諸王駙馬之言至運司者一切禁之持內降文記不由中書者聽運司以聞二年十二月增鹽價每引為至大銀鈔四兩廣西者如故其煎鹽工本增為至大銀鈔四錢四年十一月賣鹽局令提調正官關防巡視

仁宗皇慶元年二月中書省奏預賣來年鹽引除邊遠中糧外依例十分中收一分銀從之延祐五年議違限不納退引者比例科罪免其籍配時兩浙運司申錢塘縣靈隱寺僧心玘違限不納引部議若依私鹽法斷罪籍配終非真犯止比例科其罪六年八月頒鹽法通例一私鹽事發依律科斷婦人有犯單衣受刑免徒一首獲私鹽依例給賞其展轉指出者不准賞外不及引者即同一引一關津渡口縱放私鹽與犯人同罪一諸犯私鹽淹浥魚蝦竹笋等貨買或自行食用及博易諸物者照私鹽法科斷一掃刮鹹土食用及探賣穗草燒灰淋滷者雖同私鹽量笞三十七挑擔撐載受寄為牙引領之人減一等一掃取敲打納官零鹽食用為笞一十七其拾得無主私鹽不即首告自行食用者笞二十七一挑擔撐載受寄為牙引領貨賣私鹽干犯人各比私鹽正犯減等杖一軍官軍人恃勢求取官鹽私下貨賣依私鹽法食用及與鹽之人遞減等斷決一軍民捕盜提點等官獲到私鹽有受賄脫放虛稱在逃除尅斤重往往止作無犯入私鹽申解更不追究今後但獲有犯人私鹽依例給賞無犯人者依竊盜例三限捉獲以革奸弊至十月以發賣魚鹽久有定例其淹浥魚鮝聽從民便不拘行鹽之地許各處興販至至順三年十月寧宗即位定婦人犯私鹽罪著為令六年兩浙建立鹽倉立杭州等處倉命綱官押船到場運鹽赴倉收貯客商就倉支鹽至順帝至正元年十二月又增設嘉興等處倉七年十月申嚴兩淮鹽禁

泰定帝泰定二年五月罷京師鬻鹽肆十五先是大都每歲存留鹽數散之米鋪發賣尋因富商專利於南北二城設局十五處官為賣之至是以局官綱船人等多有侵盜罷之復從民販賣

文宗天歷二年正月復鹽制每四百斤為引引為鈔三錠時一歲總辦鹽二百五十六萬四千餘引課鈔七百六十六萬一千餘錠四月令商賈入粟中鹽時陝西諸路饑賑之不足行省復以此為請從之

八月焚四川僞造鹽茶引十月免各處煎鹽竈戶雜泛夫役至順二年十一月諸鹽課鈔以十分之一折收銀先是中

書省言國家錢穀歲入有額而所費浩繁是以不足天歷二年嘗以鹽賦十分之一折銀納之凡得銀二千餘錠今請以銀易官帑鈔本給宿衛士卒從之至是遂折收銀每錠五十兩折鈔二十五錠

順帝元統二年四月復立鹽局於京師南北城戶部言泰定二年罷局後未及數載富商高擡價值綱船亦復作弊宜依舊置局十五每局日賣十引設官二員每中統鈔一貫買鹽二斤四兩毋雜灰土及權衡不平凡買鹽過十貫者禁之其合賣鹽數令河間運司四季起赴京廒分給各局如有豪强兼利頻買局鹽而增價轉售者從提調巡督官痛治之仍令運司嚴督押運人設法防禁毋縱綱船人等作弊其客商鹽貨從便發賣從之至至元三年命河間運一萬五千引每一千引為一綱限三月內赴京廒交卸至正三年又從監察御史王思誠侯思禮等言自立鹽局迨今十年法久弊生在船則侵盜滲漏入局則和雜灰土名曰一貫二斤四兩實不得一斤之上又常白鹽一千五百引用船五十艘四月起運官鹽二萬引用船五十艘七月起運運司所遣之人擅作威福索截河道南抵臨清北自通州名為和雇實乃強奪凡富商巨賈之載米粟者達官貴人之載家室者一概遮截得賄始放行所拘留者皆貧弱無力之人既達京廒不得依時交收淹延歲月鬻妻子質舟楫者往往有之此客船所以狼顧不前使京師百物踴貴者也竊計官鹽二萬引每引腳價中統鈔七貫總為鈔三千錠而十五局官典俸給及賃房[illegible]諸費又在外當時置局設官但為民食貴鹽殊不料官賣之弊反不如商販之賤豈忍徒費財而使百物涌貴也宜罷鹽局俟來歲起運時出榜播告鹽商從便入京興販若常白鹽所用船五十艘亦宜於江南造小料船處如數造之既成之後付運司雇人運載庶舟楫通而商賈集百物賤而鹽亦不貴矣乃罷鹽局聽從客旅興販惟常白鹽係內府必用之物起運如故

是年添設山東巡鹽官戶部言山東運司歲辦鈔十五萬餘錠行鹽之地周圍三萬餘里止運判一員不能遍歷恐私鹽來往侵佔國課向議河間運司定設奏差二十二名巡鹽官一十六名山東運司設奏差二十四名今宜比河間例添設巡鹽官減元設奏差十二名從之至二年二月山東運司等又言臨朐沂水等縣十山九水居民稀少本係食鹽地後改為行鹽民食貴鹽公私不便遂增置滕嶧等處十八局如登萊之十五局例於錢穀官內通行銓注至元二年新城章邱長山鄒平濟南亦請改為食鹽不從四年八月又於濟南歷城立濱洛鹽倉東西二場至元元年十二月山東

河間兩淮福建四處增鹽課一十八萬五千引中書請權罷徵止令催辦正額閏十二月詔四川鹽運司於鹽井仍舊造鹽餘井聽民自造收其課十之三二年九月許陝西食韋紅池鹽御史特穆爾布哈言諸處運司例皆召商發賣惟陝西鹽司散於民戶歲辦二十萬三千一百六十餘錠前因關陝旱饑民多流亡至順三年減免十分之四於今數載尚有虧負蓋因物價甚賤而得鈔愈艱有司無分高下一概給散少者不下二三引每一引收價三錠雖糴終歲之糧不酬一引之價又寧夏所產韋紅鹽池不辦課程除鞏昌等處循例認納乾課從便食用外其池隣接陝西環州百餘里紅鹽味甘而價賤解鹽味苦而價貴百姓私相販易不可禁約今後韋紅鹽池宜委官吏監視聽民采取立法抽分每引收價鈔三錠自黃河以西從民食用通辦元額課鈔其帶至黃河東南者同私鹽罪陝西興販解鹽者不禁乃定以延州白家河永為定界聽民食用仍督軍民官嚴行禁約毋致韋紅二鹽犯境侵課六年八月命兩淮鹽商自建鹽倉兩淮運司言兩淮鹽法大德四年始改法立倉至大以來煎添正額餘鹽通九十五萬七十五引客商運至揚州東關俱於城河內停泊聽候通放積疊數多不能以時發放又客商買引關給勘合赴倉支鹽雇船腳力每引遠倉該鈔十二三貫近倉不下七八貫船梢人等又恣為侵盜弊病多端今乞於揚州東關城外沿河兩岸聽鹽商自行賃買基地起造倉房支運鹽袋到橋籍定資次貯置倉內以俟通放臨期用船載往真州發賣既防侵盜之患可為悠久之利其於鹽法非小補也命戶部議行之至正元年以福建山東俵賣食鹽病民為甚詔行省監察御史等議之二年六月臣僚言福建課自延祐元年增價鈔為三錠建延汀邵客商與販福興漳泉抑配民食迄今三十餘年每遇催徵貧者質妻鬻子以輸課至無可規措往往逃移他方請革去散賣食鹽之弊聽從客商入路通行發賣其正額鹽亦宜依廣海鹽價每引改為中統鈔二錠從之惟正額鹽價與廣海事例不同命更議

二年十月罷兩浙鹽倉初大德三年立兩浙鹽運司檢校所四延祐六年罷檢校所立鹽倉官至是兩浙鹽運司言自世祖至元十三年刱立運司累增至今較之初年引增十倍價增三十倍課額愈重煎辦愈艱兼以行鹽地界所拘戶口有限前時聽從客商就場支給尋因支查停積比兩淮之例改法立倉經今二十餘年綱場倉官任非其人催務掊克且淮浙風土不同兩淮跨涉四省課額雖大地廣民多食之者眾可以辦集兩浙居江枕海煎鹽亭竈散漫海隅

行鹽之地裏河則與兩淮隣接海陽則與遼東相通番舶往來私鹽出沒雖有刑禁難盡防禦因循鹽法隳壞亭民消廢其弊有五場司三十四處元簽竈戶一萬七千有餘因水旱疫癘流徙死亡止存七千有餘拋下額鹽推勒見戶包煎其弊一也三十五綱船戶經行歲久奸弊日生凡遇到場時私囑官吏司秤人等重其斤兩裝爲硬袋出場後沿途盜賣雜以灰土補其所虧及到所赴之倉倉官司秤人又各受賄既不加辨又不如法秤盤在倉日久又復消折其弊二也歲辦額鹽凡四十八萬引兩浙江東凡一千九百六萬餘口每日食鹽四錢一分八釐總計爲四十四萬九千餘引雖賣盡其數猶剩鹽三萬一千餘引每年督勒有司驗戶請賣又值荒歉連年流亡者眾兼瀕江並海私鹽公行各倉停積凡九十餘萬引無從支散其弊三也每季拘收退引各處提調官不能用心檢舉遂致奸民藏匿影射孰以爲憑與販私鹽其弊四也自延祐七年改立杭州等七倉比年來各倉官攬凡遇綱船到倉必受船戶之賄否則生事留難以致停泊河岸侵欺盜賣其弊五也望參酌時宜更張法制定爲良規至是丞相托克托等奏兩淮食鹽害民爲甚合依世祖舊制革罷見設鹽倉綱運聽從商赴運司買引就場支鹽發賣革去派散之弊仍設嘉興紹興溫州台州等路檢校批驗所四處從之三年詔罷民間食鹽至四年十一月以各郡縣民饑不許抑配食鹽

十年十一月罷遼陽濱海民煎熬野鹽

十六年二月詔諭山東鹽法軍民毋得阻壞

續通典 明太祖初起即立鹽法置局設官令商人販鬻二十取一以資軍餉既而倍征之尋用胡深言復初制後於產鹽之地次第設官其鹽一引歲額多隨時酌辦因所產之地制法不同故課亦各有多少

續通考 丙午歲二月置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兩淮所轄分司三曰泰州淮安通州批驗所二曰儀真淮安鹽場三十曰富安栟茶安豐角斜梁垛東臺何垛小海草堰丁溪（以上屬泰州）白駒五佑劉莊廟灣莞瀆徐瀆浦板浦臨洪新興（以上屬淮安）呂泗餘東餘中餘西金沙西亭石港馬塘掘港豐利天賜（以上屬通州）各鹽課司一洪武時兩淮歲辦大引鹽三十五萬二千餘引孝宗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倍之神宗萬歷時同（每引四百斤爲大引二百斤爲小引）其鹽行直隸之應天寧國太平揚州鳳陽廬州安慶池州淮安九府滁和二州江西湖廣二布政司河南之河南汝寧南陽三府及陳州至英宗正統

二年貴州亦食淮鹽憲宗成化十八年湖廣衡州永州改行海北鹽武宗正德二年江西贛州南安吉安改行廣東鹽所輸邊甘肅延綏寧夏宣府大同遼東固原山西神池諸堡上供光祿寺神宮監內官監歲入太倉餘鹽銀六十萬兩

吳元年置兩浙都轉運鹽司于杭州兩浙所轄分司四曰嘉興松江寧紹溫台批驗所四曰杭州紹興嘉興溫州鹽場三十五曰仁和許村西安鮑郎蘆瀝海沙橫浦下沙場二場三場青村袁浦浦東天賜青浦西興錢清三江曹娥龍頭石堰穿山玉泉大嵩鳴鶴清泉長山永嘉雙穗長林黃巖杜瀆長亭天富南監天富北監各鹽課司一洪武時兩浙歲辦大引鹽二十二萬四百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倍之萬歷時同其鹽行浙江及直隸之松江蘇州常州鎮江徽州五府及廣德州江西之廣信府所輸邊甘肅延綏寧夏固原山西神池諸堡歲入太倉餘鹽銀十四萬兩

洪武初年定鹽引條例凡兩淮運司遇客商販鹽每二百斤爲一引給與半印引目納官本米若干入倉即給引支鹽各場竈丁除正額鹽外將餘鹽夾帶出場及貨賣者絞百夫長知情容縱通同貨賣者同罪兩隣知而不首者杖一百充軍守禦官吏巡獲私鹽犯人絞有軍器者斬鹽貨車船頭匹沒官常人捉獲者賞銀一十兩仍追究是何場分所賣依律處斷凡起運官鹽每引四百斤帶耗鹽一十斤爲二袋客鹽每引二百斤爲一袋經過批驗所依數掣掣經過官司俱辨驗鹽引如無批驗掣掣印記者笞五十押回盤驗如軍民權豪勢要乘坐無引私鹽船隻不伏盤驗者發烟瘴充軍有官者依上斷罪罷職凡偷取官運鹽貨或將沙土插和抵換者計贓比常盜加一等如係客商鹽貨以常盜論客商將買到官鹽插和沙土貨賣者杖八十又客商興販不許鹽引相離違者同私鹽追斷賣畢五日內不繳退引者杖六十將舊引影射鹽貨同私鹽論僞造引者斬諸人買食私鹽減販私人罪一等因而販賣者絞

二年正月置長蘆河東二都轉運鹽使司及廣東海北鹽課提舉司長蘆所轄分司二曰滄州青州批驗所二曰長蘆小直沽鹽場二十三曰利民阜民利國海豐益民深州海盈海阜潤國阜財富民海潤越支惠民石碑嚴鎮興國諸國厚財豐財三叉沽蘆臺濟民歸化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六萬三千一百五十三引有奇弘治時改

辦小引鹽一十八萬八百餘引萬歷時同其鹽行北直隸及河南之彰德衞輝二府所輸邊宣府大同薊州上供郊廟百神祭祀內府饈膳及給百官有司歲入太倉餘鹽銀一十二萬兩河東所轄解鹽初設東塲分司於安邑永樂時增設西塲於解州尋復併於東正統六年復置西塲分司弘治二年增置中塲分司洪武時歲辦小引鹽三十萬四千觔弘治時增八萬引萬歷中又增二十萬引其鹽行陝西之西安漢中延安鳳翔四府河南之歸德懷慶河南汝寧南陽五府及汝州山西之平陽潞安二府澤沁遼三州地有兩見者鹽得兼行穆宗隆慶中延安改食靈州池鹽愍帝崇禎中鳳翔漢中二府亦改食靈州鹽歲入太倉銀五千餘兩給宣府鎮及大同代府祿糧抵補山西民糧銀共一十九萬有奇

廣東所轄鹽塲十四曰靖康歸德東莞黃田香山雙恩鹹水海晏矬峒淡水石橋隆井招收小江海北所轄鹽塲十五曰白石白沙西鹽白皮武郎東海官寨丹兜博茂茂暉蠶村調樓大小英感恩陳村樂會博頓蘭馨三村馬裊新安臨川各鹽課司一洪武時廣東歲辦大引鹽四萬六千八百餘引海北二萬七千餘引弘治時廣東如舊海北一萬九千四百餘引萬歷時廣東小引生鹽三萬二百餘引熟鹽三萬四千六百餘引海北小引正耗鹽一萬二千四百餘引鹽行廣州肇慶惠州韶州南雄潮州六府海北鹽行廣東之高雷廉瓊四府湖廣之桂陽郴二州廣西之桂林柳州梧州潯州慶遠南寧平樂太平思明鎮安十府田龍泗城奉議利五州歲入太倉鹽課銀一萬一千一百七十八兩

十二月置山東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及靈州鹽課提舉司山東所轄分司二曰膠萊濱樂批驗所一曰濼口鹽塲十九曰信陽濤洛石河行村發寧西由海滄官臺固堤王家岡新鎮寧海高家港豐國永阜富國豐民利國永利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一十四萬三千三百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倍之萬歷時爲九萬六千一百餘引其鹽行山東直隸徐邳宿三州河南開封府後開封改食河東鹽所輸邊遼東及山西神池諸堡歲入太倉餘鹽銀五萬兩福建所轄鹽塲七曰上里浯州海口牛田惠安洒州潯美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一十萬四千五百餘引弘治時增七百餘引萬歷時減一千引引分依山附海依山納折色附海行本色萬歷時亦改

折色其鹽行境內歲入太倉銀二萬二千餘兩陝西靈州有大小鹽池又有漳縣及西和鹽井洪武時靈州歲辦鹽二百八十六萬七千四百餘斤漳縣五十一萬五千六百餘斤西和一十三萬一千五百餘斤弘治時同萬歷時三處共辦一千二百五十三萬七千六百餘斤其鹽行陝西之鞏昌臨洮二府及河州歲解寧夏延綏固原餉銀二萬三千餘兩

三年九月始募商納米中鹽中書省言陝西河南軍儲請募商人輸糧而與之鹽凡河南府一石五斗開封府及陳橋倉二石五斗西安府一石三斗者並給淮浙鹽一引河東解鹽儲積甚多亦宜募商中納凡輸米西安鳳翔二府二石河南平陽懷慶三府二石五斗蒲解陝三州三石者並給解鹽一引至十二月戶部言察罕腦兒之地有大小鹽池請設鹽課提舉司專事煎辦募商人入粟中鹽粟不足則以金銀布帛馬驢牛羊之類驗直償之是年山西行省又請令商人于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淮鹽一小引詔悉從之乃召商輸糧給以鹽引謂之開中其後各行省邊境多用此例鹽法邊計相輔而行自此始至四年二月又定淮浙山東中鹽例商人輸米臨濠開封陳橋襄陽安陸荊州歸州大同太原孟津北平河南府陳州北通州諸倉計道里遠近自五石至八斗有差五月又從中書省言募商於延安慶陽平涼寧夏臨洮鞏昌納米七斗蘭縣四斗靈州六斗並于靈州給鹽一引鞏昌臨洮蘭縣納米一石五斗漳縣一石八斗西和二石並于漳縣西和給鹽一引仍命工部鑄給銅版九年五月中書省言蘭縣河州舊募商人中鹽每引計米一石道遠費重故商人稀少宜減其數庶邊儲可積遂命減淮鹽二斗浙鹽三斗河東鹽十之四十年十月召商納米于海南各倉每引瓊州二石儋州一石八斗萬州一石五斗十四年二月定輸粟涼州衛每一引米二斗五升梅川三斗五升臨洮府七斗河州四斗十五年二月以大軍征南定輸米雲南六斗給淮鹽五斗給浙鹽一石給川鹽普安六斗給淮浙鹽二斗五升給川鹽普定五斗給淮鹽四斗給浙鹽烏撒二斗給淮浙鹽皆以二百斤為則十二月又定東川府霑益州雲南臨安曲靖烏撒烏蒙普安府募商輸米自三石三斗至一石八斗有差皆給安寧鹽二百斤十九年正月命依舊例納米金齒者每一石給一引以穀菽米者聽二十年十一月命募商於雲南畢節衛納米每引二斗給浙鹽三斗給川鹽二十二年四月又令富民輸粟貴州以

淮浙鹽償之二十四年九月命減雲南納米舊例每引淮浙鹽一斗五升川鹽二石五斗安寧鹽二石黑井如川鹽之數二十五年九月又令四川建昌衛每引輸米八斗給浙鹽者減爲五斗一石五斗給川鹽者減爲一石十一月景川侯曹震奏四川鹽井五十七處請依普安例召商輸粟備軍儲而給鹽償之又商人輸粟于雲南建昌烏撒諸處給以川鹽及重慶府綦江縣買馬官鹽二十六年正月定雲南烏撒納米中鹽每引一斗五升給浙鹽二斗給川鹽一石八斗給安寧鹽一石六斗給黑井鹽九月令廣東運鹽至梧州廣西接運至桂林召商每引納一石五斗于湖南賞之

十二月許福建鹽課以土產物代輸御史唐鐸言福建戶口食鹽每引收銀十兩或錢一萬二千民艱于辦納請自今以土產物代輸爲便從之

五年正月置鹽馬司二月置四川茶鹽都轉運司於成都四川所轄鹽課提舉司一凡鹽井課司十五曰廣福等三井仙泉井華池等三井郁山井通海等三井涂甘井上流等九井永通等七井羅泉等五井黃市等二井福興等六井新羅等二井雲安場等五井富義等十三井及大寧場又鹽井衞課司二曰黑鹽井白鹽井洪武時歲辦鹽一千一十二萬七千餘斤弘治時辦二千一十七萬六千餘斤萬歷六年爲九百八十六萬一千餘斤

十二年正月罷天下鹽運司批驗所凡三十有二

十三年三月命官覈實兩浙竈戶丁產兩浙運司呂本言元承宋制歲給亭戶工本置轉運司各場置令丞管勾掌鹽出納所給工本有多寡煎鹽有難易國初委官稽考仍依舊額輸官然其間有丁產多而額鹽少者有丁產少而額鹽多者未經覈實今與各道分司即鹽場所屬地方驗其丁產多寡地利有無官田草蕩除額免科薪鹵得宜約量增額分爲等則逐一詳定寔爲民便從之

十五年十一月置雲南鹽課提舉司雲南黑鹽井轄黑鹽阿陋猴琅井三課司白鹽井轄白鹽課司安寧鹽井轄安寧課司五井轄師井諾鄧山井大井順盪彌沙井蘭州井七課司及武定和曲只舊井河頭井草起河尾井洪武時辦大引鹽一萬七千八百餘引弘治時各井多寡不一萬歷時與洪武同其鹽行境內歲入太倉鹽課銀三

萬五千餘兩

十七年正月定煎鹽工本鈔數自丙午歲定歲辦鹽每引四百斤官給竈戶工本米一石置倉于場歲撥附近州縣倉儲及兌軍餘米以待給後改給錢鈔以米價爲準至是戶部尚書栗恕言淮浙每引官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河閒山東廣東海北八百文福建上色者七百文下色者六百文煎鹽之力則一而工本鈔有不同今擬淮浙如舊他處均給二貫從之二十八年令淮浙鹽司煎鹽工本遣監生管運給散山東福建河東止于官庫關領至宣宗宣德五年淮浙罷遣監生照山東等例關給

九月罷祥符縣月納小鹽戶部言開封府之祥符縣地多鹻土洪武初民一戶月納焇硝六十斤小鹽三斤十一年罷焇硝猶驗丁月納小鹽詔皆罷之

十二月蠲竈戶雜役兩淮運司言竈戶既已驗丁煎鹽復應有司傜役恐妨歲課請蠲他役增其鹽額帝曰免役增額與不免同豈爲誠心愛民哉令蠲雜役額如故至二十七年令優免天下鹽丁雜泛差役正統元年九月令松江華亭上海二縣竈戶充糧長者止辦本戶鹽課不許謀充總催頭目四年兩淮貧難竈丁戶下稅糧令于本州縣存收免令遠運九年命雲南竈戶添撥餘丁一人免其差役專采薪煎鹽景泰五年八月兩浙運司同知黃彪言竈丁煎鹽四時晝夜不得休息而有備策言中鹽舊則太重商賈少至請更定之乃定每引自二斗五升至一斗五升有差召商納米北京旣而尙書郭敦言中鹽則例已減而商來者少請以十分爲率六分支與納米京倉者四分支與遼東永平山海甘肅大同宣府萬全已納米者他處中納悉停之又言洪武中中鹽客商年久物故代支者多虛冒請按引給鈔十錠帝皆從之而命倍給其鈔甘肅大同宣府獨石永平道險遠趨中者少許寓居官員及軍民有餘之家納米豆中鹽至正統五年商人有自永樂中候支鹽祖孫相代而不得者乃令每引給資本鈔三十錠願守支者聽

五年申夾帶私鹽禁凡往來內官內使官軍人等夾帶皆許應捕官軍盤拿至九年令各處運司課司但有客商夾帶原支引鹽俱沒入官十年令各處總兵鎮守及沿河捕盜錦衣衛官監察御史浙江等布政司直隸府州縣各巡

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官俱設法緝捕私鹽如巡檢司捉獲私鹽者準作事蹟若雖獲盜而不獲私鹽者不準升用其各處軍官縱家人與販者家人問罪正犯發本衛充軍若所管旗軍餘丁與販者該管官旗一體坐罪至正統三年令販賣私鹽軍民人等有能捕獲百斤以上至二千斤爲止每鹽一斤賞鈔一貫

十年令追銷過限未繳鹽引各運司提舉司查勘過限未繳之引及客商貫址造冊送部行巡按御史及按察司追究銷繳至正統二年令中鹽衞分造具客商名數繳部鹽運司仍將額辦鹽數申報每年終支過引鹽及客商姓名另具總數申部註銷三年又令長蘆商鹽願發他處者聽所在官司告驗轉給文憑其退引水程仍照例告繳景泰元年令商人支鹽賣畢截角退引過期不繳者行巡鹽御史按察司查提三年淮浙山東長蘆運司收到客商退引按季類解福建河東陝西運司并四川雲南廣東靈州小鹽池等提舉司年終類解四年令鹽場凡客商引目支鹽出場即爲截角仍具商名引數申繳總司收照是年

五月始行兌支法從戸部奏河東見貯鹽多而淮浙鹽少客商守支歲久即以河東鹽量如其數與之至正統二年

令永樂年間兩淮客商應支引鹽以十分爲率支與淮鹽四分其六分兌與山東支給不願兌者聽守支四年又令

兩淮雲南官鹽客商中納支給不敷者許于河東陝西福建廣東兌支河間長蘆及河東陝西官鹽支給不敷者許

于廣東海北兌支八年令永樂洪熙宣德年間原中淮浙長蘆引鹽願兌支河東山東福建者每一引支與二引不

願者聽其守支

英宗正統元年七月命戸口食鹽槩收鈔自永樂二年定戸口食鹽納鈔而其時市民食鹽每引納鈔二百貫鄉民食鹽每引納米五石折鈔五百貫三年又令戸口食鹽各隨地徵收歲用糧多處徵米用糧少處徵鈔至是順天府推官徐郁言戸口食鹽令市民輸鈔鄉民納米非舊例也而貪官豪吏徵斂不經民愈困乏乞遵舊制一槩收鈔庶人免窮追而鈔法亦通命速行之至七年令山東戸口食鹽布匹亦照例納鈔九年八月給事中鮑輝奏近者浙江所屬郡縣籍記軍民家口月令納米三升買鹽一斤其富商大賈持鹽赴官爲斂散追征之急過於賦稅且浙江近處荒歉貧民饘粥不給豈能計口出米以買鹽哉乃詔民間食鹽聽其自買毋復計口月給

按會典山東鹽舊有納布之例正統九年令山東官臺場鹽課每引折納綿布一疋運赴登州備遼東支用是其

事也至于食鹽是年雖有概收鈔之詔而浙江納米仍舊又成化二年令戶口鹽應納米者仍納米應納鈔者錢鈔中半兼收六年令免今年各處鹽鈔以後不許折收錢米十年令戶口鹽價起解京庫者錢鈔兼收每鈔一貫折錢二文存留本處願納米者聽願納鈔者如其舊即數事觀之則知納米之令又非僅出于奉行之私例矣

七月命四川以鈔償鹽課成都府奏各井給軍鹽課累歲逋負若盡追輸破家者眾請令宣德五年以前逋負者每鹽一斤償鈔一貫以後者追鹽仍令諸衛所差戶關領給軍為便從之八月又從巡按侍郎曹宏言免兩淮逋負七十六萬引　二年始命收竈丁餘鹽給以米麥凡貧難竈丁除原額鹽課照舊收納其有餘鹽者俱收貯本場運司發附近州縣每一小引給米麥二斗至十三年令兩淮各場置立倉囤以揚蘇嘉興三府所屬州縣及淮安倉并兌軍餘米量撥收貯凡竈戶赴送餘鹽每二百斤為一引給米一石其鹽召商開中於開平遼東甘肅諸處不次給與兩浙及松江嘉興仁和許村等場亦照此例至景泰元年又令竈丁餘鹽每引給米淮鹽八斗浙鹽六斗長蘆鹽四斗三年兩浙竈戶有將應徵糧草願折納餘鹽者每正糧米麥定五斗草五包束各折一小引五年廣東海北竈丁餘鹽送本司每引給米四斗

三年定納馬中鹽例寧夏總兵官以邊軍缺馬而延慶平凉官吏軍民多養馬乃奏請納馬中鹽每上等馬一匹一百引中等馬一匹八十引尋行于定邊等衛每等馬各遞增二十引至景泰元年三月河州取土軍赴京策應許令軍民納馬中鹽上馬一匹給淮鹽五十引中馬四十引其司不容優免雜差以致貧窘不能辦課并致客商守候乞仍舊例辦納正糧悉除雜役詔戶部行之弘治二年又令竈戶除全課二十丁三十丁以上通戶優免若殷實竈戶止當數丁亦止照見當丁數貼竈此外多餘丁田俱發有司當差其餘全課竈丁亦照原擬丁田津貼免差役夫馬若姦民詭寄田糧及豪强竈戶全家影占差徭者即將多丁田照數收補逃故竈丁其詭寄不多者依律問罪田糧改正

二十五年七月許温州商人出海支鹽兩浙運司言商人赴温州各場支鹽者必經涉海洋然著令軍民不得乘船出海故所司一槩禁之商人給鹽不便帝曰海濱之人多連結島夷為盜故禁出海若商人支鹽何禁耶命兵部移

文論之

二十七年禁公侯伯及文武四品以上官令家人奴僕行商中鹽侵奪民利令淮浙竈戶雜犯死罪以上止杖一百仍發煎鹽至永樂八年八月廣東海康縣典史陰鎰言舊例各場竈丁歲領工本煎辦鹽課有犯流徒杖罪者仍發本場不支工本其罰甚輕以致恃頑故犯今後請發別場充役庶小人有所懲戒從之宣德十年令竈戶犯徒有力者許納米贖罪正統元年十月戶部奏竈丁犯罪俱免納米及調場除歲辦鹽額外各定年限計日煎鹽贖罪然納米之制仍未盡除至景泰五年七月廣西副使甘澤奏臣奉命巡鹽伏讀詔條竈丁犯罪不聽煎鹽令納米贖緣竈丁多欠糧虧課又兩廣瀕海竈丁往時幸得私販度日故定是制今鹽法嚴謹日不聊生恐窘極生患乞仍舉行煎鹽贖罪例事下部議從其所奏弘治二年又令各場總催竈丁犯徒弁加役等每日令煎鹽三斤通作引鹽每一小引追銀二錢類總解京

二十八年從戶部請定納米中鹽則例自四年定中鹽例先後增減不一率視時緩急米直高下中納者利否道遠地險每減而輕之至是定則例編置勘合及底簿發各布政司及都司衛所商納糧畢書所納糧及應支鹽數齎赴各轉運提舉司照數支鹽轉運諸司亦以底簿比照勘合相符則如數給與鬻鹽有定所刊諸銅版

惠帝建文四年八月命雲南金齒衛楚雄府四川鹽井衛陝西甘州衛開中如故餘悉罷之帝以北平各衛糧乏命戶部悉停天下中鹽專于京衛開中每引米淮浙三斗河東二斗四川一斗五升聽大小官員軍民人等皆中不拘次支給既而戶部侍郎夏原吉具天下中鹽處所以聞乃止命雲南四川陝西數處如舊開中餘並停之自後大軍征安南多費甘肅軍糧不敷百姓疲于轉運迨安南新附餉益難繼於是諸所復召商中鹽他邊地亦以次漸及矣

成祖永樂二年八月行戶口食鹽納鈔法食鹽納鈔始于洪武三年令民於河南開封等處輸米以佐軍食官給鹽償之每戶大口月一斤小口半之其輸米視地遠近有差至二十四年令揚州府泰州竈戶照温台處三府則例支食官鹽折納鈔貫每引二百斤米四石每米一石折鈔二貫五百文其鈔即準工本工本數多而鈔少官爲

文瀾書局石印

補支工本數少而鈔多扣除工本外餘鈔納官永樂元年二月承運庫大使周端等言廣東地廣人稀鹽課無商中納軍民多食私鹽宜令所司覈實大口歲食鹽十二斤小口半之每斤納鈔三百文近場支給從之至是左都御史陳瑛言比歲鈔法不通皆因出鈔太多收斂無法以致物重鈔輕莫若暫行戶口食鹽之法通計天下人民不下千萬官軍不下二百萬家計口收鈔鈔必可重乃命定大小口歲食鹽斤如元年所定每斤納鈔一貫

五年九月置交阯鹽課提舉司十月交阯總兵官言其地所產鹽每歲老撾等處以金求易命仍其舊遣戶部員外黃通理等監榷鹽課十三年四月交阯布政司乞定例招商許以金銀銅錢中納部議金一兩給三十引銀一兩錢二千五百文各給三引從之後交阯失乃罷提舉司時又有遼陽鹽場不設官軍餘煎辦召商易粟以給軍

凡大引小引之制如內地

十三年遣御史給事中內官各一員於各處關支鹽課

十四年遣監察御史一員巡視河間私鹽至宣德十年遣監察御史一員于兩淮通州狼山鎮守提督軍衛巡視私鹽

正統元年九月命侍郎何文淵王佐副都御史朱與言提督兩淮長蘆兩浙鹽課

十月又遣御史蕭啟巡視長蘆私鹽大理少卿陳貞巡視四川私鹽

二年取回兩淮巡鹽御史

三年取回淮浙長蘆整理鹽法內外官及御史遂令每歲各差御史一員巡視及催督鹽課

十一年令長蘆御史兼理山東鹽法

仁宗洪熙元年定納鈔中鹽例時又以鈔法不通議所以斂之戶部尚書夏原吉請令有鈔之家中鹽遂定各鹽司則例滄州每引三百貫河南山西半之福建廣東百貫至宣德初停之

令免徵貴州宣慰司諸種人食鹽鈔至正統元年鎮遠等府亦免徵鹽鈔

宣宗宣德三年更定納米中鹽例其年遼守支者改給以資本鈔尚書夏原吉以北京官吏軍匠糧餉不支條上預

收一千四百匹倘書金濂以河州本產馬地乞減其半上馬二十五引中馬二十引從之

六年四月又命上流等井鹽召商納馬一千匹開中一十萬引成化元年五月以寧夏備邊馬缺四千五百餘匹開靈州花馬池等處鹽課并借西安府地方行鹽三年召商中馬補足之二年八月大同宣府遼東缺馬以河南運司鹽三處各開十五萬引上馬一匹四百引中馬八十引召商中納轉給之六年十一月寧夏乏馬以陝西鹽召商中納又定河東納馬中鹽如河南例至嘉靖時吏部侍郎何孟春上鹽法疏請以鞏昌等處鹽池每引百道召商納銀二十五兩以備各邊買馬

令各邊召商中納鹽糧淮浙兼中時淮鹽直貴商多趨之乃定以十分爲率淮鹽八分浙鹽二分或淮鹽七分浙鹽三分淮鹽惟納米麥浙鹽兼收豌豆青稞

定納引紙例各運司給商引目每引令納紙一張至關引時類解戶部倒引陝西四川雲南中鹽客商免納引紙至景泰五年五月南京戶部奏官吏俸鈔不敷無從措辦舊例客商給引每引納紙一張本部所積足印鹽引千萬有餘請命兩淮山東長蘆鹽商免其納紙每引收鈔一貫以補支給俟鈔足用紙或不敷如舊輸納成化十九年令各鹽司徵解商人引紙每一百張收銀一錢委官運南京戶部轉發應天府官庫凡遇缺紙先期會計令該府拘集鋪行收買送用積有餘銀準折官軍俸糧

五年定淮浙長蘆每歲存積常股分數每歲額辦鹽課以十分爲率八分年終挨次給與守支客商謂之常股二分另積在官候邊方急缺糧儲召中以所積見鹽入到即支謂之存積至十四年淮浙存積鹽增至四分景泰元年增至六分

六年令淮浙勸借支鹽客商米麥振給貧難竈丁至弘治元年定每引勸借米一斗或麥一斗五升其無鹽自買補者免勸借

八年十二月令兩淮客商支鹽以上下場均配從運司嚴貞請也兩淮鹽司所屬鹽場以路途便利者爲上場窵遠者爲下場每數上場配一下場凡支鹽時上場派盡方以下場湊數補派至成化十九年令上下場三七分派

常股存積正支正收違者商人治罪鹽貨入官吏以枉法贓論

九年禁商人中鹽過三千引其所納糧限半年內完足不完者扣日截出勘合

景帝景泰元年定兩浙遠場竈戶鹽課許出米令近場滷丁代納先是洪武二十三年定竈戶每丁歲辦小引鹽一十六引內水鄉不諳煎煮歲徵銀一千八百二十九兩九錢當鹽九千一百四十九引一百斤計每百斤銀一錢此兩淮舊例也至是又定兩浙鹽場凡近場滷丁煎辦鹽課其水鄉竈戶離場三十里外者每丁歲出米六石或折收價物置立倉庫收貯委官專掌按季查給近場滷丁令其代納鹽課至十一月給事中金達言竈夫煮海最為勞苦自非近場素習之人不堪其役比者富戶因避重役俱附遠場充為竈戶結搆官吏挪移出納乞令鹽官取勘革罷從之五年八月兩浙運司同知黃彪言近例竈戶近場煎鹽遠場出米此法始行雖暫便民然未及五年遠場糧米虧欠數多近場代辦不勝苦逼乞仍遵洪武舊制不分遠近俱令煎辦并追完欠負糧米為便亦命戶部行之

正月命中鹽納邊糧者兼納穀草秋青草時邊圉多故存積鹽增至六分密雲隆慶倉古北口俱令減納糧米兼納草束又命召商于大同宣府中納淮浙長蘆鹽每引米豆六斗至三斗或穀草八束至三束或秋青草十二束至六束各有差三年九月又召商中淮鹽于宣府納豆及草限一月完納成化六年七月從巡撫山西都御史李侃請中納偏頭關穀草凡淮浙鹽共十六萬六千八百餘引九年六月開中淮浙鹽三十萬引於榆林召納糧草

申嚴竈丁私販禁兩浙運司奏往者鹽禁甚嚴人莫敢犯近時稍寬私販者衆乞敕法司今後但干鹽法罪應徒者如律應流者限四年應雜犯私罪者限五年竈丁調別場煎鹽仍取戶丁補其本役軍調沿邊守瞭民發江北擺站各滿日始放庶人知警惕從之

定運司佐貳官催課法浙江布政司奏運司佐貳官每春初分催辦課歲一更代首尾不清互相推諉請自今自同知而下各管一司不許更代考滿時就所司鹽課多寡以為黜陟其有他故令附近分司代之庶責有所歸而鹽課清矣事下部議推其法于天下至七年五月以四川兵糧仰給于鹽有司因循課日以虧命按察司兼督鹽課并課其殿最

八月從戶部奏南京官俸以餘鹽折支每龍江餘鹽五斤折米一斗至二年五月又行之

又命從凡積至五萬引以上皆如例折支六年正月　又從部議以張家灣餘鹽并私鹽折俸每一百四十斤折米一石

一年八月戶部請申定鹽禁戶部奏比者召商中鹽應者絕少葢因私鹽多而官鹽阻滯請禁約之一各處竈丁有不將已煎鹽課入官而私賣于人務令鹽官逐季督催足備年終類奏如有逋負于考滿時罷俸追完方許赴部一官私舟車往來俱令巡鹽河御史等嚴加搜檢如夾帶私鹽人坐以法舟車沒官一鹽司官吏於收鹽之際多倍其數及至放支受商賄賂亦倍其數其批驗監掣官亦圖賄賂視為具文宜令巡鹽官嚴察犯者謫戍極邊一起運官鹽及商旅買鹽南京於龍江關批驗所掣過赴江東門報名南京戶部委官覆視果無夾帶私鹽方許入城北京於張家灣批驗所掣過赴崇文門報本部委官覆視帝曰鹽禁不嚴恐官鹽阻滯禁之太密恐細民難於度日其斟酌行之

五年十一月定官吏食鹽口數舊例官民戶口食鹽皆計口納鈔自行關支京官歲遣吏下場收買其來久矣然藉勢倍蓰恣為奸利至是戶部奏近年官吏俱冒增戶數以增食鹽有官一員支鹽三千餘斤者吏一員支鹽五百餘斤者宜量為定奪庶不虛糜乃定吏與知印許報五口至十口文武官許報十五口至三十口每大小口歲食鹽斤及納鈔數俱如永樂年制然其弊莫革至嘉靖中錦衣官校乃至運巨舟數百艘塞河而上沿道私販車運馬馱莫敢詰捕鹽法壅滯巡鹽御史請令運司具百司食鹽較定斤兩築包於司俟支鹽人役至數包予之此外毋許別有夾帶諸役亦毋得自行下場違者論如律于是錦衣私販頓息然各吏既無所獲利而一應納鈔僦輓之費無所出貧者至棄役逃去四十三年九月驗封司郎中陸光祖言於尚書嚴訥疏請革之自後百司遂停食鹽不支唯十三道御史歲支如故

六年閏六月給事中李瓚等請罷巡察私鹽官從之自正統間定差御史巡鹽依巡按例歲更代以為常至景泰元年閏正月又特命鎮守浙江副都御史軒輗兼理兩浙鹽課刑部侍郎耿九疇兼理兩淮鹽課三年七月罷兩淮并

長蘆巡鹽御史命巡撫官兼理之九月從淮安知府邱陵奏令巡河御史鄧達兼理鹽法仍令巡撫都御史王竑通行提督旋命竑兼理兩淮鹽法賜之敕至是璜等言曩因鈔法不通鹽法阻壞故於泊船之所産鹽之地遣官兼收鈔料巡察私鹽近年水旱相仍人民困苦供給繁費民實不堪乞斟酌停止庶免官多人少之患從之至成化四年又遣都御史一員清理兩淮鹽法

憲宗成化二年十二月宦人呂銘等奏請中鹽中旨允之舊例中鹽部定則例出榜召商方許中納無徑奏得允者至是有呂銘等八人投充勢要奏欲運米赴遼東中納本年兩淮存積鹽五萬五千引有旨自中出允之又御馬監李棠亦請運米遼東中旨許中存積鹽萬引尚書馬昂皆不能執正鹽法之壞自此始

三年定越境販鹽罪凡越境夾帶興販官私鹽至二千斤以上者軍民舍餘俱充軍其經過官司及里隣俱照例問罪若馬快糧船夾帶者一體究治

四年禁報中客商引數不許過多并轉賣及包攬時客商引目多典當與人名爲影支或轉賣有勢之人名爲賣支又有以假引賣與商人冒頂眞引及以舊引賃人影射私鹽者乃定是制至十九年定影支等俱問罪引目鹽貨入官又客商派定場分守支畢即打引出場如無見鹽止許於本場買補若將已完鹽課捏作未完遺留空引侵盜影射私鹽者鹽貨價錢俱入官官吏縱容以枉法論

禁內外官員家占中鹽引至二十一年又令部科等凡有奏乞鹽課者許糾舉治罪二十二年又令各邊開中引鹽糧草俱不許勢要及內外官員家求討占窩領價上納令巡按御史糾舉

六年正月命兩浙以額外引鹽代補虧課巡按都御史邢宥言兩浙運司鹽課虧負訪得各場并批驗所自天順六年至成化五年收有巡獲并鹽徒煎辦及客商夾帶各項鹽共三萬五千五十八小引乞給蘆瀝等場代補景泰以前虧欠鹽課其各場原逋鹽數仍陸續追補還官部議額外引鹽截自成化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以前得請爲止是後收派貿易悉如舊例從之

八月詔本年天下戶口食鹽糧鈔盡數蠲免已徵在官者作次年之數以後止徵鈔貫毋許折收銀米諸物先是五

月南京御史李瓚等以災異上言謂戶口食鹽之法旣驗口收鈔即當驗口支鹽今鈔入於官而鹽不及民且徵收之際吏展轉爲奸十倍中止以一倍入官鈔皆腐爛不堪實用乞革鹽鈔以蘇民困是月遂有是詔然鹽鈔終不除後江浙條鞭法行遂編入正賦

七年令淮浙各場存積鹽課仍舊止作四分常股增爲六分存積鹽自景泰中增至六分常股大壅至是仍減作四分至十九年又減之常股七分而存積三分然商人樂有見鹽報中存積者爭至遂仍增至六分淮浙鹽不能給乃配支長蘆山東以給之一人兼支數處道遠不及親赴輒貿引於近地富人自是有邊商內商之分於各邊中引者謂之邊商於內地守支者謂之內商內商之鹽不能速獲邊商之引又不賤售報中寖怠存積之滯遂與常股等至嘉靖五年從給事中管懷律奏始仍復常股六分存積四分之制

九年定兩浙清查竈丁及納工本銀例令兩浙巡鹽御史督同布按巡守并鹽官清查各場竈丁備開海濱諳曉煎辦者若干每丁歲辦鹽若干淮浙鹽課若干其絕戶及寡婦鹽課照數開豁以清出多餘殷實滷丁頂替再有餘丁照例辦課若有幼丁俟長成辦鹽俱造冊備照及送部查考自後每十年一次清查其水鄉不諳煎鹽竈戶每引納工本銀三錢五分解送運司給散諳煎竈丁或年終解部轉送太倉及各邊支用弘治二年令每引浙西納銀六錢浙東四錢每年十月內徵完送司解部離場三十里外者照水鄉例

三月復歲遣監察御史巡鹽天順四年令山西按察司分巡官兼巡視河東鹽池至是郎中文志貞奏解州鹽池垣塹多廢人得私取官鹽阻壞客商少中莫濟緩急請歲遣御史一員往彼禁治并修浚垣塹如巡茶事例歲滿更代從之

十一月定河東納鐵中鹽法巡撫陝西都御史馬文升奏陝西都司所屬四十衛所歲造軍器用熟鐵三十一萬四千餘斤又各邊不時奏乞補造動取一二十萬俱派取民間多毀農器充納深爲民害訪得山西陽城縣產鐵甚賤而河東鹽不費煎熬往年澤州人每以鐵一百斤至曲沃縣易鹽一二百斤以此陝西鐵價稍賤因添設巡鹽御史私鹽不行熟鐵愈貴乞以鹽課五十萬引中鐵五百萬斤俱於安邑縣上納運至藩庫收貯支銷詔從之

十六年重定給年遠守支商資本鈔及兌支例 令正統以前客商中鹽未全支者各造冊 送部於原籍有司關給資本鈔每引三十錠景泰元年以後願 關資本鈔者亦聽願守支兌換者兩淮兌山東福 建兩浙兌廣東俱每引加半引不願者仍聽守支至十 九年又令正統以前中鹽未支者每引淮鹽給資本鈔三十錠兩浙廣東四川雲南二十五錠河東長蘆福建山東二十錠其景泰以後願關者及今告代支故商引鹽者亦 照此例

十九年命兩浙鹽課許折銀每正鹽一 引浙西場折銀七錢浙東場折銀五錢解送太倉候餘鹽支盡仍 納本色至弘治元年又令西場減為六錢東場減為三錢五分候鹽法通如舊徵納二年命存積鹽仍納本色常股 折銀三錢嘉靖二十四年令水鄉鹽課照舊徵折色

孝宗弘治二年命入官船商貨物及竈丁贖罪米穀俱發各場備振濟 許兩淮守支客商買竈戶餘鹽補官引餘鹽者竈戶正課外所餘之鹽也洪武初制商支鹽有定場毋許越場買補勤竈有餘鹽送場司二百斤為一引給米一石其鹽召商開中不拘資次給與成化後令商收買而勸借米麥以給貧竈至是從清理兩淮鹽法侍郎李嗣請乃令守支客商成化十五年以前無鹽支給者許收買竈丁餘鹽以補官引免其勸借米麥成化十六年以後至二十年以前正支不敷者亦許買補其勸借振濟米麥仍照支鹽分數上納二十一 年至二十三年已辦未完者嚴限追足給與各年應支客商不許收買餘鹽其勸借米麥亦照例上納又定竈丁常股鹽課亦許折銀給商另於勤戶餘鹽內買補

五年八月令兩淮等鹽引俱召商開中納銀類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初各邊開中商人招民墾種築臺堡自相保聚邊方菽粟無甚貴之時成化間始有折納銀者然未嘗著為令也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內閣徐溥淇同年最厚淇遂請召商納銀運司類解太倉分給各邊每引輸銀三四錢有差視國初米值加倍而商無遠運之苦一時太倉之銀累至百餘萬然赴邊開中之法廢商屯撤業菽粟翔貴邊儲日虛矣至五年仍命鹽課不許於腹裏中買報中糧草毋許折納銀兩尋不行

六年五月從岐府長史邱永奏各王府歲用引鹽令運司解送鹽價至府以杜騷擾郡縣十三年令織造官有奏討引鹽越境貨賣者部科論奏治罪十八年五月詔商人請買殘鹽者罷之　先是外戚慶雲侯周壽壽寧侯張鶴齡各令家人及商人譚景淸等奏請買補長蘆兩淮殘鹽至百八十萬引戶部　尚書韓文條鹽政夙弊七事論殘鹽尤切孝宗嘉納未及行而崩至是武宗即位即入詔中罷之未　幾壽等復請　乞下部吏議文等再三執奏弗從正德元年內閣及言官復論之詔下　廷議文言鹽法之設專以備邊今山陝饑　冦方大入度支匱絀飛輓甚難奈何壞祖宗法忽邊防之重旣而景淸復陳乞如故文等劾其桀悍請執付法官帝不得已始寢前命

武宗正德二年命大臣淸理淮浙閩鹽法先是成化中特遣中官王允中僉都御史高明整治兩淮鹽法弘治初鹽法壞尚書李敏請簡風憲大臣淸理乃命戶部侍郎李嗣於兩淮刑部侍郎彭韶於　兩浙俱兼都御史賜勅遣之十四年僉都御史王璟督理兩淮鹽法至是以鹽法日壞令僉都御史王瓊於兩淮張憲於閩浙分道淸理焉

申舊引裁角令　時權要開中旣多又許買餘鹽一引有用至十餘年者是年始申截角之令立限追繳

十四年令割沒餘鹽俱令商人照時估納銀中賣量加火耗以資解費定例每引五百五十斤多五斤以下照例割沒五斤之上照夾帶例問擬至是又定是制如商人乘機夾帶賄通官吏不盡數掣割者鹽入官官吏照例問遣然　舊制益壞夾帶雖多皆聽納價惟多至三百斤者始罪之又成化初都御史韓雍於肇州梧州淸遠南雄立抽鹽廠官鹽一　引抽銀五分許帶餘鹽四引引抽銀一　錢都御史秦紘許增帶餘鹽六引抽銀六錢至是增至九錢而　不復抽官引引目積滯私鹽通行乃用戶　部郎中丁致祥請復紘舊法

三月復以中旨準商人中鹽部科執奏　皆不從時已準張安等報中又準龔俸等報中兩淮存積常股殘鹽五千餘引仍令就便收買不次秤掣後又準　張春葉儒等六月商人郭𢖍等先於河東報中乃復奏改支兩淮　鹽二十萬引戶部請治　其撓法之罪亦不從又　陳勇等先於宣大二鎭報中糧草旣而奏改　大倉又奏改河東惟其所欲輒得　俞允復請於河東正課八十萬引　內帑發二十萬引先行支給戶部以　其越次罔利請究治之亦不報

四月命預行開中淮浙鹽於宣府召納糧草先是每歲終鹽課徵完奏繳通關到部乃得開中至是預行開中鹽

無見課乃許商人隨便買補關支以濟一時之急

世宗嘉靖六年令兩淮開中鹽價每引以六錢爲例不許任意增添兩浙長蘆仍量搭配正德時權倖奏開殘鹽而勢要占中賣窩引價增數倍每引納銀八錢商人無所獲利多不願中課目耗絀姦黠者夾帶影射弊端百出鹽臣承中璫風旨復列零鹽所鹽諸目以假之帝登極卽詔裁未革幾商人邊俊等寅緣近倖復以增價爲名奏買殘餘等鹽戶部尚書秦金執不允帝特令中兩淮額鹽三十萬引於宣府金言姦人占中淮鹽賣窩罔利使山東長蘆等鹽別無搭配積之無用虧國用誤邊儲莫此爲甚御史高世魁亦爭之詔減淮引十萬分兩浙長蘆鹽給之金復言宣大俱重鎮不宜令奸商自擇便利但中宣府帝可之已而俊等請以十六人中宣府十一人中大同竟從其請至是定是令又定餘鹽每二百斤淮南價銀八錢淮北六錢自後正鹽守支日久願中者少餘鹽第領勘合卽時支賣願中者多其始餘鹽尚無定額既而兩淮增引一百四十餘萬每引增餘鹽二百六十五斤又設處置科罰名色以苛斂商財於是正鹽未派先估餘鹽商竈俱困

八年五月命添刷兩淮餘鹽引於秤掣後納價幷減引價有差先是戶部從御史李倍議以餘鹽多於正額兩倍添刷引目令商人報中正鹽一千引者許中餘鹽二千引定價赴納令既行而兩淮鹽商告稱不便巡鹽御史朱廷立言添刷引目欲使市無高價而民免淡食之苦鹽皆有引而商無夾帶之私法誠善矣乃商人莫肯應者其故有二往時餘鹽俟掣過然後納價今先納銀而後領引既輸於邊又輸運司此必人皆巨商而後可非所以責之中商小商不便一也舊例支鹽除正鹽二百八十五斤外餘鹽二百六十五斤淮南納銀一兩六分淮北七錢五分當時官鹽疏通尚無利息今添中二引共餘鹽七百五十斤是除正鹽外餘鹽二引纔四百六十五斤而淮南納銀一兩九錢淮北一兩五錢所納價銀比舊加增使負貲本涉邊圉而有損無益不便二也今宜以添設之引先行給商待其掣後納價以寬先期幷征之急其添中餘鹽價銀免其加增以恤虧折之苦庶商人無累而新法可行從之尋命自後每歲務足一百四十四萬道以備關中次年又令停止添引惟給小票量其發賣月日限以程期赴司納價

七月令兩浙不通官鹽之處給土商官票行鹽巡按御史王化言兩浙行鹽地凡一百二十五處商所便者獨三十六處耳其他商不樂往故私鹽日滋乞於不通官鹽之處許土商自買鹽斤不拘開報多寡出給官票量收稅課執照發賣銷繳解司以濟邊儲有攙越官鹽地方者以私鹽論巡捕官交通販賣者坐如律如此則所在皆官鹽私販者不禁自止矣戶部善其議請從之至十六年又定土商每百斤納銀八分給票行鹽自後多侵奪正引官商課缺引壅至二百萬候掣必五六載於是有預徵執抵季掣之法預徵者先期輸課不得私爲去留執抵李掣見在運鹽水程復持一引以抵一引季掣則以納課先後爲序春不得遲於夏夏不得超於春也然票商納稅即掣賣預徵諸法徒厲引商而已

十一月從陝西巡撫寇天敘奏增靈州鹽課給宗王歲祿天敘奏韓府宗支繁衍自郡王將軍以下五百九十也人歲祿一十三萬有奇所徵止有糧九萬以上每歲少三萬九千餘石積年所負二十四萬無所取給請將靈州鹽課自嘉靖九年爲始大池歲增三萬三千六百二十六引小池歲增二萬二千四百一十七引照例納銀專補歲祿原額鹽課備三邊買馬如故詔可至二十七年又以河東正鹽剩銀及餘鹽銀給代府祿糧

十三年給事中管懷理言

擅利權報中之難也官吏鹽法之弊懷理言鹽法之壞其弊有六開中不時米價騰貴召糴之難也勢豪大家專贏之難也私鹽四出官鹽科罰吏胥侵索輸納之難也下場挨掣動以數年守支之難也定價太昂息不償本取從然不以開邊而以解部不行市易之難也有此六難正課壅矣而司計者因設餘鹽以佐之餘鹽利厚商固樂價十倍于前而工本不能雖歲入鉅萬無益軍需嘗考祖宗時商人中鹽納價甚輕而竈戶煎鹽工本甚厚今鹽鹽賤則私販自息今宜定十一何以禁私鹽使不行也故欲通鹽法必先更餘鹽欲更餘鹽必多減正價大抵正正鹽價輕既利于商餘鹽價每引正鹽銀五錢餘鹽二錢五分不必解赴太倉俱令開中關支餘鹽以盡數爲度收盡又利于竈未有商竈俱利而國課不充者也事下所司戶部覆餘鹽銀仍解部如故

二十年給事中郭鋆請革餘鹽從之自餘鹽行而存積之法廢邊儲日匱部議特設都御史以總理之鋆上言官不

必設而餘鹽宜革帝嘉納之命部議部覆兩淮鹽額六十九萬六千三百引兩浙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長蘆十六萬五千三百四十引原無餘鹽之法乃令自二十年始悉遵舊法勿派餘鹽夾帶者割沒入官應變賣者以時估爲準又從御史吳瓊請各邊中鹽者皆輸本色然令甫下吏部尚書許讚即請復開餘鹽以足邊用戶部又覆從之餘鹽復行

二十一年令餘鹽仍納銀以濟邊儲自嘉靖八年減餘鹽價後又定淮南餘鹽每二百斤價銀六錢五分淮北五錢時正餘鹽共五百五十斤爲一包內餘鹽二百六十五斤淮南應八錢六分有奇淮北應六錢六分有奇至十五年每二百六十五斤淮南減爲八錢淮北減爲六錢尋又從吳瓊本色之請至是邊寇侵擾太倉銀積少支多乃令各運司餘鹽照舊納銀于部其兩淮價銀自本年爲始量爲輕減每二百斤淮南五錢五分淮北四錢兩浙山東長蘆各依原定價收納至二十八年又令自二十九年爲始每二百六十五斤淮南止徵銀七錢淮北五錢有奇

三十二年正月增設兩淮工本鹽時兩淮鹽課以七十萬五千引爲歲額開邊報中爲正鹽又每引益餘鹽納價解部御史黃國用議各場竈戶頗有課外煎剩餘鹽宜將運司割沒鹽銀扣留八萬二千餘兩每引官給竈戶銀二錢以充工本於是增收鹽三十五萬引通前額課共一百五萬引俱作正鹽開邊仍每引帶餘鹽如例解銀戶部以抵各邊主兵年例

三十九年三月命副都御史鄢懋卿總理淮浙山東長蘆鹽法加淮鹽課至百萬自正德二年王瓊張憲分道淸理後因兩淮賦重時遣大臣督理十年則刑部侍郎藍章嘉靖七年則副都御史黃臣三十二年則副都御史王紳至是帝欲整鹽法特命懋卿總理四運司事權尤重懋卿大學士嚴嵩黨也苟且無慮日兩淮額鹽銀六十一萬有奇自設工本鹽增九十萬懋卿復增之遂滿百萬半年一解又搜括四司殘鹽共得銀幾二百萬一時詡爲奇功乃立尅限法每卒一人季限獲私鹽有定數不及數輒削其雇役錢邏卒經歲有不得支一錢者乃共爲私販以牟大利甚至刼估舶誣以鹽盜而執之流毒遍海濱矣至隆慶二年又遣副都御史龐尚鵬總理兩淮長蘆兩運司是後遂無特遣大臣之事

四十一年十一月敕盡蠲兩淮加額兩淮餘鹽銀自鄢懋卿徵至百萬限半年解五十萬商人苦之會有旨趣徵春夏二季銀巡鹽御史徐爌言祖宗朝兩淮鹽法曰常股曰存積曰水鄉共七十萬五千八十引每引以二百斤爲一袋商人赴邊報中每斤納粟銀八分永樂以後每引納粟二斗五升下場關支四散發賣商人之利亦十五焉邇年增添迭出較祖宗朝相去倍蓰正鹽之外加以餘鹽餘鹽之外又加工本工本一興必加添單添單不足必加添引且加以轄沒加以虛包斤數則所入秋毫矣懋卿因見掣鹽沮滯茲欲一切爲疏通之術不知前鹽有掣無售一時徵斂似若奇功而商人困苦亦至此極今議者徒以前課不虧遂指爲例臣查得前歲所解非取諸商也稱掣之後即爲催督此單不足則預借下單下單不足則質當引目又不足則鬻產回籍又不足則悉括庫貯若挑河等銀盡借節年所積不罄不止戶部但知有銀解部而不知銀所自來皆剜肉醫瘡也且時異勢殊人力爲難往歲行鹽之地如江西之南贛袁吉已奉題開湖廣之衡永郴寶擬食廣鹽河南之南汝二府止存舞葉二縣是地方漸狹而不如者往歲位米狠戾錢貨流通而今疊告凶災民不及糠粃是生計漸窘而不如者此時不稍加寬恤安知將來不并六十萬而盡虧也又可懼者年來產鹽各場皆沒于水煎燒之所蕩析離居徵鹽入倉甚費縲絏臣始至境招來竈丁稍稍復業若必欲取盈百萬之數官必追商商必追竈恐復業者一人而逃者數十人緩急欲絕不棘於此乞敕部盡蠲加額以後仍以六十萬兩徵解庶商竈可以經久疏入部議亦以爲然詔可　四十四年九月始停兩淮工本鹽自三十二年增工本鹽行之數年運司積鹽日多累如山阜引至無所售邊商不復報納鹽法大滯言事者屢陳不便戶部以國用方絀藉以抵年例不能罷也至是巡鹽御史朱炳如極言其弊謂工本鹽不罷不惟無益邊餉商竈兩困將併往時正鹽常例一切失之戶部乃請斷自明年爲始兩淮所增工本鹽三十五萬引盡數停罷其運司抑留割沒鹽銀八萬二千餘兩仍解部濟邊報可

穆宗隆慶元年九月復預開二年各邊中鹽戶部奏派甘肅延綏寧夏宣府大同遼東固原山西薊鎮中淮浙長蘆山東鹽共一百四十五萬六千八百六十八引各處引價淮率五錢浙率三錢五分惟甘肅各減五分長蘆率二錢山東率二錢五分制可至四年五月又從戶部奏預開五年各邊常股存積淮其引數亦如之萬歷四年二月又預

開萬歷五年各邊常股存積鹽一百三十二萬一千五十引

二年停掣河鹽復定引價自葉淇變法邊儲多缺至嘉靖八年以後稍復開中邊商中引內商守支來年工本鹽行內商有數年不得掣者於是不樂買引而邊商困因營求告掣河鹽河鹽者不上廩囤在河徑自超掣易支而獲利提河鹽行則守支存積者愈久而內商亦困引價彌賤於是姦人專以收買邊引為事名曰囤戶告掣河鹽坐規厚利時復議於正鹽外附帶餘鹽以抵工本之數囤戶因得賤買餘鹽而貴售之邊商與內商益困矣至是屯鹽都御史龐尚鵬疏言邊商報中內商守支事本相須但內商安坐邊商遠輸勞逸不均故掣河鹽者以惠邊商也然河鹽既行淮鹽必滯內商無所得利則邊商之引不售今宜停掣河鹽但別邊商引價自見引及起紙關引到司勘合別為三等定銀若干邊商倉鈔已到內商不得留難蓋河鹽停則淮鹽速行引價定則開中自多邊商內商各得其願矣從之

五月蠲河東積欠鹽引御史趙睿奏積欠消折鹽一百三十餘萬引撈補無期乞蠲豁虛數部請如議仍命此後當乘時撈採如法苫蓋將實數按月呈報以憑稽查視勤惰為殿最

四年八月罷官買餘鹽御史李學詩條奏兩淮鹽法事宜其一議罷官買餘鹽謂近議收買餘鹽以杜私販立法雖善其勢難行蓋割沒餘鹽盡數解部價無所出其難一也錢付竈丁未免妄用侵尅抵換其難二也銷算報部另封另貯事體煩瑣交易不常其難三也遠載貴時領價遲久抑勒虧減莫能控訴其難四也往時收買輸少賞多無論遠近忻然輻輳今常價外止增三分負載之費尚且不足其難五也請罷其令但嚴加訪驗若總催與吏為市虛出通關及商引赴場違限者如法重治則雖不必收買而私販自寡矣報可

六年閏二月免大同渾源諸處土鹽稅河東巡鹽俞一貫奏渾源等州縣地瘠民貧所煎土鹽僅可給日食充地賦與太汾等處利源繁衍者不同乞免抽稅第禁其越境私販毋與他境爭利部議從之

神宗萬歷四年二月以河東官鹽不行議分屬長蘆兩淮事下所司給事中李戴言頃者黃河以南鹽價騰湧礦徒嘯聚幾成大變蓋由河東鹽花減昔山路運難又半插泥沙味不堪食故官鹽日滯私販日興莫若量為變通將河

南一省近北者分入長蘆近南者分屬兩淮近西者仍屬河東商民兩便部議晉省額行鹽引二十五萬額課銀八萬有奇此減彼增宜令各巡鹽御史議便否以聞從之至五月山西巡鹽御史金階上疏反覆辨其不便且言鹽花獨隆慶間堤堰不固客水浸入以至微鮮今春瓊珠布滿盛夏撈採可足數年苦云山路不便前定界時豈肯以淮界兼行淮商富解商貧數年鹽少以來微本壓墊負累已久今鹽花甫盛而復奪其行鹽之地此輩有委而去耳如邊餉何復下所司至十二年八月解州鹽池遭水鹽花不生科臣又屢請改行長蘆以蘇民困部議仍命三省巡撫議之

七月減長蘆沒官鹽價巡鹽御史雷嘉祥言長蘆舊例每沒官鹽二百零五斤爲一引每引南所納銀三錢五分北所三錢八分每銀一錢得鹽五十斤後因峻懲商弊令二十斤定銀一錢責其自納既倍時值加以運載諸苦遂致數年積鹽五萬四千四十引日漸耗失商民兩病宜令每三十五斤定銀一錢計所值尚八萬六千餘兩與其積置無用何若減價速售部覆於所議三十五斤外再加五斤共四十斤定銀一錢盡將積鹽責商自納從之

八月弛兩淮鹽解細小包之禁巡按御史王曉言兩淮鹽至儀眞則解細小包蓋因江西湖廣行鹽地多山僻小縣河道淺狹船小包大承載爲難勢不得不解包就船均便今聞有解細之禁皆逗遛觀望莫肯承買商旣苦之而儀眞地狹差繁小民亦以解細覓利度日每年解下大包名曰潮包南京下關民用瀝灰滷每一包官稅銀四釐歲得二千餘兩解部今如停止則措解何從高郵等州縣糧田常爲水嚙民以織包爲業代納糧差驟禁不行手足罔措凶荒相迫可爲隱憂商困民窮國課難辦若慮夾帶則宜酌定鹽數每大包鹽數若干折改小包若干登之格冊御史據冊驗掣自難容奸況私鹽之弊多在興販之徒商人挾千萬金重貲必不以小利甘犯沒官律也部議如曉言行之

十年定鬻鹽照時直并量減消折數凡商人運到引鹽命掌印官驗令原編牙鋪照依時直貨賣毋仍分派里甲人等賠累小民其緝獲私鹽秤驗上廒開報運司撥商支掣如有消折量減斤數毋致鋪戶賠累

十六年二月重定鹽課事宜戶部議查竈地以清積案不許影射侵占專統轄以明職掌不許攬擾侵越毋增引以

註前困不許邊內低昂還鹽船以完國課不許糧鹽兩礙速關引以便徵課不許拘於舊例議恤商以裕國計不許押御賜援查納課以均苦樂不許越境販賣絕大包以杜夾帶不許縱容奸商恤寄莊以均徭役不許偏累竈丁俱依議行

二十六年七月始命中官鬻兩淮沒官餘鹽先是兩淮引價餘銀百二十餘萬增至百四十五萬新引日益正引日壅千戶尹英請配賣沒官鹽可得銀六萬兩大學士張位等爭之至是從鴻臚寺主簿田應璧奏命中官魯保鬻沒官餘鹽給事中包見捷極陳利害不聽保既視事遂議開存積鹽戶部尚書楊俊民言明旨鬻沒官鹽而存積非沒官鹽也額外加增必虧正課保奏不可從御史馬從聘亦爭之俱不聽保乃開存積鹽八萬引引重五百七十斤越次超掣壓正鹽不行商民大擾而姦人鑑起董槤吳應麒等爭言鹽利山西福建諸稅監皆領鹽課矣百戶高時夏奏福閩餘鹽歲可變價三十萬兩巡撫金學曾勘奏皆罔疏入不省於是福建解銀萬三千兩有奇浙江解三萬七千兩有奇借名苛斂商困引壅戶部尚書趙世卿指其害由保因言額外多取一分則正課少一分而國課愈絀請悉罷無名浮課不報三十四年夏至明年春正額逋百餘萬保亦惶懼請罷存積引鹽保尋死有旨罷之而引斤不能減

三十三年七月令大同土商引鹽價仍其舊先是大同宣府土商認納長蘆鹽價每引二錢嗣後宣府運商居半每引認價二錢而土商猶故也至是運商與土商爭納告增部議土商亦照運商例加銀一錢而大同地屬切近一體加派於是大同土商任光裕等紛紛告苦爭思徙避巡撫張悌言大同中鹽遠商罕至率以土著者充之沙薄鮮收轉運內地腳價賠累倍於宣府而又多召買軍餉之苦乞照舊以二錢認納部覆從之

十二月蠲天下舊逋新增鹽課凡自萬歷二十八年以前拖欠額課除已經在官者盡數起解如係商人輸納不前以致逋欠悉予蠲免其因防倭征播加派新增浮課囊累商民則盡除之至三十六年五月又命兩淮存積課銀三十五年見徵者解進其三十六年以後併餘鹽盡行停免三十七年四月議定標鹽法以備邊餉兵部尚書李化龍以邊鎮甚危陳兵食戰欵之策其一曰通鹽法言頃者邊撫以復標鹽爲請標鹽者商人之利正課之害也乞令商

折色於山海關將引價五錢與餘鹽五錢一併預納到淮支鹽許其超掣保標鹽者淮行於六府新復之地其非標鹽者不與焉則既不與他商爭地而自於正課無妨第微礙于廣之鹽法然粵東輸課甚微可以埋奪計歲入邊餉可當一軍八萬兩之費者也至七月直隸巡按彭端吾又言先年寧夏哱劉之變添兵增餉議於淮南每引帶鹽十斤淮北帶鹽二十斤其得銀五萬六千兩徵解太倉轉發寧夏以充軍食今寧夏平定已久而加帶之銀歲徵不已請以加帶一項移之於遼時戶部有掣回淮蘆帶鹽之議故疏中及之

七月命長蘆挨單鹽硯銀自今歲秋冬以後罷之時又有以票代引之議先是長蘆鹽課自萬歷二十一年至二十九年各竈節久商錄一萬二千有奇俱奉恩詔蠲免是年八月各商乞比照萬歷八年事例將餘設銀抵補運司議照先年大同票鹽事例以票代引共六二萬餘引除餘設銀兩抵補所欠外各商每引仍納引價二錢及帶鹽四分共增國課七千餘兩長蘆御史羅懋康以為抵補商課議無容緩但以票代引弊竇易滋不如仍題給二萬餘引限以三關銷掣庶事無牽礙國課商情兩便報可

四十二年二月詔蠲各運司浮課并附銷積引法時李太后甍帝用遺詔蠲浮課商困稍蘇而舊引壅滯戶部議正行見引附銷積引以疏通之巡鹽御史龍遇奇乃請立鹽政綱法以舊引附見引行淮南編為十綱淮北編為綱計十餘年則舊引盡行從之自是鹽課視太倉者幾倍

熹宗天啟元年二月令鹽引餘銀俟扣抵京運後輸粟給事中趙時用疏言編戶召商中引輸粟之例戶部覆言九邊鹽引其價折粟納在邊儲以為軍餉其餘銀在兩淮則六十萬餘兩兩浙長蘆各十四萬餘兩山東五萬餘兩其納百萬有奇以供九邊京運之半恐一旦難以盡捐故餘銀輸粟必俟扣抵京運而後可命如議行

閏十月蠲天下鹽官逋課詔天下鹽官自萬歷四十五年以前逋課并存積年久風雨消折俱勘實蠲免如數內已經開中商人赴場聽支者准與辦課虧餘之場官仍舊補量于割沒鹽斤數內扣除時以皇子誕生故有是詔

至五年十月又以皇子生詔亦如之

三年十一月兩淮巡鹽御史樊尚燝疏請復設鹽官以絕姦弊從之　尚燝言欲裕國課無如行正鹽欲行正鹽無

如禁私販而欲禁私販無如慎重行鹽之官運使其最要者也一切引目收發歲課征解悉經其手引目有新舊之混淆商竈有奸良之雜沓就中猾胥乘間利竇百出苟非廉明敏練有定識定力者澄其源而障其漏安所得商甦弊絕乎今宜酌定運使官果有潔守長才能萃屬蘇商裕國者照三品官階一體升遷以為激揚之一法運同以下果有清勤效職者亦照級敘升無以肥膩之地盡視為羶穢之場一入其中竟爾埋沒斯尤鼓舞之權也疏入命從所請

五年三月用給事中郭興治等言搜括天下鹽利時議鼓鑄以補缺餉戶部尚書李起元奏帑藏日匱度支日難今據科臣郭興治言清查鹽政兩淮之內有補庫折價銀有行積引食鹽銀可得四五十萬又南北綱及新舊引割沒銀可得四五萬至於關引行引加帶挑河種種名色不知幾十餘萬以兩淮推之長蘆河東以前項推之則項沈沒與其徒飽鹽官鹽役之腹何如取佐遼軍芻馬之資又臺臣崔呈秀言廣積貯莫過于通鹽法惟新舊不通則鹽壅而課亦壅廣為變通之術歲可收利百倍其外又有謂查解補庫折價可得銀三十五萬兩者議解行積引食鹽銀可得二十三萬餘兩者南北綱鹽割沒宜盡入歲解可得銀四萬餘兩者新舊引各食鹽割沒添入歲解又得銀一萬兩者舊引行盡用積鈔關引又得銀五萬兩者綱法行盡應補行積引上納餘銀可得二十五萬兩者議行加帶納餉銀以濟積課可得二萬二千兩者議歸舞陽行蘆鹽以塞私販可得銀五萬兩者議定京掣之期以杜零星影射者議邊鈔給價宜預開引目者諸所條議鑿鑿有據大要不出兩臣搜剔變通二語乞勅廷議遣廉智大臣往董其事畀以專勅督理天下鹽筴錢法部遣一司官贊理權宜行事一一搜剔變通以為鑄本有旨命議行之興治呈秀皆魏忠賢黨自是巧立名目所入無算論者比之絕流而漁焉至十月又有欲於積引令重納十萬一千二百兩引價及預徵次年銀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六十八兩四錢作為鑄本者起元言引價之不可重納豈煩再計今請以引價言之淮引每引原價五錢例係邊商按銀輸粟實邊領賣倉鈔轉賣內商行鹽內商每引即還邊商引價五錢以償其本又還銀六分以償其息至行鹽之年則又每引納餘銀八錢遼餉銀一錢輸為部課此正引徵解之額也故今所謂積引即先年之見引皆邊商納糧內商出價以買之者也向因兩淮浮課橫行鹽法壅滯以致停壓多年

非商人自為積也若復責以五錢六分引價重徵疊歛誰肯從哉至謂淮南丁卯年應納戊辰年餘銀内先徵三錢五分作為鎬本此則名為借本實即先年套搭之弊政斷斷不可行者帝是其議

愍帝崇禎元年七月給事中黃承昊請復行中鹽輸粟法從之承昊因太倉出浮于入請復中鹽法召對褒嘉尋以中鹽輸粟一事法廢已久請因冊封之便道過淮揚先與鹽臣面商兩淮利弊許之至十一月承昊與鹽臣張養條上鹽政頗欲有所釐革部議以兵餉方絀不能盡行仍議承昊當從優紀錄以俟擢用詔從其請　十一月諭各巡鹽御史專職鹽務獲私販毋預民事

二年八月給事中陶崇道重定勘合鹽引式

四年八月戸部員外王珍錫上言兩淮鹽政時積引愈多累年不能銷珍錫思釐剔之因有是奏

文瀾書局石印

征榷類三

鹽鐵　礬附

皇朝通典順治元年　諭整理長蘆鹽法詹事府通事舍人王國佐條奏十四事一復額引以疏壅滯一改引部以速引利一便引價以壯京國一革防銷以省商費一除濫贖以伸商冤一除變價以止姦欺一清夾私以杜虛冒一止改告以一引鹽一疏關禁以通引楫一杜擾害以清私販一核場竈以清窩囤一復兩坨以備稽察一免偹助以濟孤商一設賞例以鼓富商部覆允行

二年　詔免陝西本年鹽引額課三分之二河東巡鹽御史劉今尹疏言河東鹽課向例解貯京庫而給發鹽引率皆先納銀而後領引商力不敷請循按引納課舊例定期徵解從之　又准劉今尹奏請山西太原府遼沁二州亦照河東例革票行引又定原食淮鹽之汝寧歸兩淮巡鹽御史管理原食西和漳縣鹽之臨洮鞏昌歸甘肅巡按兼管　又定河南江北江南各運司鹽課照前朝會計錄原額徵解是年　詔免各省本年鹽課三分之一核定本年行鹽百七十一萬六千六百二十五引徵課銀五十六萬三千三百十兩六錢有奇

皇朝通考四年蠲免浙閩加派鹽課時以浙東福建初定浙閩運司鹽課自故明天啟崇禎年間加派名色甚多深爲商厲今盡行蠲免止照萬厤年間舊額按引徵課

又免江南崇明鹽課銀兩允招撫江南大學士洪承疇請也

又嚴禁旗兵私販奉　諭旨興販私鹽屢經禁約近聞各處姦民指稱投充滿洲牽領旗下兵丁車載驢馱公然開店發賣以致官鹽壅滯殊可痛恨爾部即出示嚴禁有仍前私販者被獲鞭八十其鹽觔等物入官巡緝員役縱容不行緝拏者事發一體治罪

五年六月以地方土棍串同滿兵車牛成羣攜帶弓矢公然販賣私鹽　諭各管旗官員嚴行禁止並敕部再加申飭地方巡緝擒拏解部依律治罪　又蠲免廣東鹽課加派銀兩以廣東初定本省鹽課照萬厤四十

八年舊額按引如數徵解其天啟崇禎年間加派盡行蠲免

又議准山西鹽法道歸鹽運司兼管

六年免四川商民鹽課以四川未定免徵鹽課從巡撫趙班璽請也

七年　勅廣西驛鹽事務歸併布政使兼理

八年以鹽課餘銀通飭各鹽差御史奉　諭旨各處所報鹽課每報餘銀若干細思鹽課正額自應徵解若課外餘銀非多取諸商人即係侵剋百姓大為弊政戶部都察院通行各鹽差御史及各鹽運司止許徵解額課不許分外勒索餘銀有御史及運司各官貪縱者許商民指實赴都察院首告審問確實奏請治罪用布朝廷恤商裕民
至意

十二年稽核河東長蘆鹽務奉　諭旨河東長蘆等處各運司鹽課原應商人辦納中有每年派民納課而民不見升合之鹽者著該運司詳加稽核從長計議務令公私兩便經久可行毋得因循積弊　又復差御史巡理鹽政從科臣張王治請也十五年暫停長蘆鹽政解送光祿寺鹽觔禮部議覆光祿寺條奏長蘆運司所解青白鹽鹽磚歷年存剩六十萬觔有零現在足用應暫停解本色自十五年以後該地方官照時價改折解送光祿寺俟庫內現存之鹽用完日具題仍解本色應如該寺所議行從之戶部議准上元江甯等八縣食鹽九萬六千七百引將原派綱鹽十三萬八千八百四十七引仍歸綱地行銷

十七年嚴糧船夾帶私鹽之禁巡鹽御史李贊元疏請預杜糧艘夾帶之弊回空糧船約有六七千隻皆出瓜儀二閘其船一幫夾帶私鹽奚止數十萬引合而計之實侵淮商數十萬引鹽之地查漕規回空利于速回以便早赴下運如此夾帶私鹽必致躭延時日是害鹽法亦所以害漕規乞令督撫轉行漕道申飭禁緝發賣之地先窮其源所過之地嚴察其弊庶于鹽法漕規兩有裨益戶部覆准令各該督撫檄行沿河各道府州縣並山清高寶等處地方官嚴加禁緝揚州鈔關乃萬艘必由之地回空到彼勢不能飛渡應令該巡鹽御史逐船查驗即便放行如有仍前夾帶者罪之後鹽政李贊元復奏請緝私不力議處及拏獲私鹽議敘以次數分別輕重著為例　又議准撫臣條

奏清理四川鹽政臣部議覆四川巡按張所志奏蜀省之鹽皆產于井必相山尋穴鑿石求泉而井始成開鑿艱難每一井常費中人數家之產應照開荒事例三年起課以廣招徠新鑿鹽井仍令每年報部武弁抽索竈丁應嚴行申飭違者題參重處貧民易食鹽觔應令四十觔以下者准免課稅四十觔以上者仍令納課至蜀省鹽課則例查明季萬厤年間額鹽九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四十觔歲解陝西省銀五萬餘兩歲留本省備用銀二萬一千餘兩其行鹽地方係成都府嘉定州敘州府潼川州順慶府保寧府廣元縣夔州府廣安州雅州也其告運行鹽事宜鍋井徵收則例應行該御史斟酌損益具題從之

又議准鹽臣條奏清釐兩淮鹽務兩淮御史李贊元條奏鹽政八款一每年見行額引宜帶積引附銷一清釐府州縣私販之源一清釐三十鹽場之弊一嚴飭各道巡緝各省越販一稽核官引以杜夾帶重複一淮北地方宜併引行鹽一鹽引日增請照長蘆河東兩浙例加課不加引一溢觔割沒日重請照所發印簿實填下戶部議行

十八年定鹽引歸部以杜鹽賤引壅之弊巡視長蘆鹽政御史張沖翼疏言長蘆舊例引存戶部先課後引順治十五年戶部發引到司皆爭先求售減價而沽以致鹽賤引壅逋課甚多請仍循舊例將鹽引歸部庶引不虛發課無逋欠從之　又定臨安府屬枯木八寨牛羊新縣四處食鹽銀兩自順治十七年為始編入蒙自縣經制全書

又免崇明縣鹽課戶部議覆江南總督郎廷佐疏言崇明縣地丁錢糧雖已蠲免其鹽課仍應完解得　旨崇明孤懸海外逆賊來犯皆賴兵民同心協力固守全城所欠鹽課著與豁免

皇朝通志康熙元年以淮北引滯改撥寧國府六千五百引和州含山三千五百引每年奏銷以為定額

三年免廣東逋欠課銀七萬一千一百餘兩是年以江西吉安府向食粵鹽距粵場千餘里兼有灘磧之險改食淮鹽

四年　詔免鹽課歷年逋欠以東省旱免額徵竈課銀一萬四千八百餘兩定湖南衡永寶三府改食淮鹽

皇朝通考六年定湖南衡永寶三府改食淮鹽巡鹽御史寧爾講疏言湖南衡永寶三府改食淮鹽應酌議引額課銀將兩粵課銀照淮南輸課則例計派引九萬五千八百一十七引其口岸照三府見行粵鹽包數派銷部議准行

又定湖廣郴州等十一州縣食鹽免其銷引辦課先是湖廣郴州十一州縣食鹽取給廣東連韶諸處例不銷引粵商欲令楚民分引辦課戶部以郴州等州縣既食粵東之鹽自宜分銷鹽引得　旨據該撫奏言郴民既食粵商興販之鹽是食鹽之民已寓稅于買鹽之內而認稅之商已浮稅于賣鹽之中兩得其便又十一州縣民困已極分銷鹽引恐窮民愈致苦累其再詳議至是部議仍如舊例免楚民分銷鹽引從之

七年　裁廣西布政使兼理鹽務是年飭禁陝西州縣官按畝攤派銷引病民戶部議覆吏科給事中王承祖疏言各省鹽觔應令商人自行銷運今陝西州縣官轉向商人買引按畝攤派每引費銀一兩甚爲民困應飭撫臣并巡鹽御史嚴行禁革從之又改廣東巡海道爲廣肇道管理鹽法九年禁止兩淮運鹽額外私派及淮鹽掣摯弊端巡鹽御史席特納徐旭齡疏言兩淮積弊相沿其苦有六其一爲輸納之苦商人納課例將引數填注限單謂之皮票而運庫扣勒皮票胥役又有使用謂之照看綱總又有科斂謂之公匣除正納外必費一二錢始得築一引之鹽計歲費約至數萬金其苦一也其一爲過橋之苦商鹽出場例將艙口報驗謂之橋掣而關橋扣勒引票每引科費數分不等除溢觔外必費七八分始得過一引之鹽計歲費約至數萬金其苦二也其一爲過所之苦商鹽呈綱例必造冊擺馬謂之所掣而未經稱掣先有江掣之費又有茶果之費又有緩掣之費又有加窩之費除割沒外每引必費一二錢方能過所計歲費約至數萬金其苦三也其一爲開江之苦引鹽既掣矣例必請給水程每引數分不等又請給桅封每張數兩不等每引約費二三錢方能開行計歲費又至數萬金其苦四也其一爲關津之苦鹽船既放行矣而所過鹽道有掛號之費營伍有巡緝之費關鈔有驗料之費計歲費又至數萬金其苦五也其一爲口岸之苦船鹽既抵岸矣而江廣進引每引約費錢餘不等樣鹽每包數釐不等查批書吏每船數兩不等計歲費又至數萬金其苦六也又言淮鹽掣摯三大弊其一爲加鉈之弊掣官每藉餘觔虧額爲名不論鹽包輕重暗挂觔兩每一引增至二三十斤不等利歸于鉈而病中于商其弊一也其一爲坐觔之弊掣官又藉合算底馬假以論捆爲名不論觔重有無預定餘鹽商鹽非多帶觔兩不能抵補掣費每一引帶至四五十觔不等公觔愈多則私科愈重其弊二也其一爲做觔改

觔之弊商姦良不一姦商觔多賂入可以塡少良商觔少賂不入亦可以塡多掣官于未掣之先議定使費暗倣觔兩已掣之後議定使費又暗改觔兩其弊三也此三弊者惟有請　旨嚴禁觔重一法火鹽出場滷耗雖有參差觔兩原自無多乞交部酌議定例凡橋所掣摯溢觔割沒少者三四觔多者七八觔不得逾額如奸商夾帶過多掣官有虛塡太重者商則計引科罪官則計觔坐贓則掣驗公而國法信疏上奉　諭旨各處鹽差官員因循陋規巧立名色額外私派苦累商民據席特納所奏情節俱實各鹽差積弊作何禁止經部議將私派等款嚴禁勒石立于橋所及經過關津口岸永行禁止如有違禁私派苦累商民者照律治罪停止鹽政官員徵收鹽課議敘例順治十八年以內外大小官員勢豪之家貿易販鹽倚勢不納課銀巡視鹽課官員畏勢徇情即致課銀虧欠于是有管鹽官稱職者從優議敘課額虧欠者以溺職治罪之例至是僉都御史陳一炳條議巡鹽御史及運司分司州縣等各官任內徵收鹽課不能全淸虧額者仍照考成定例處分其全清及溢額議敘紀錄加級俱行停止又停止鹽課預徵巡鹽御史席特納等疏言兩淮鹽法春夏行鹽秋冬納課相沿已久原照引數徵納並無計日催徵之例祇因康熙七年鹽臣差遣稍遲時日部覆鹽差在任一日即有一日考成之責于徵完本年課銀外又行重徵新鹽四月方掣新課即于五月開徵鹽尚未賣一引而課已催至二十餘萬此種金錢追呼無措非重利揭債即典鬻赴比最為苦累及查此項銀課前差所徵仍入後差考成例于八九等月起解九十等月到部是商人徒受預徵之苦而鹽課並無預徵之益官收一金商費數金年年遞壓流害無窮兩淮鹽課一百五十餘萬每歲報完早徵于額不增遲徵于額不減查民間地丁正賦尚禁預徵商民徵納法無二視伏乞交部議將五十七日預徵立行停止戶部議覆兩淮御史按日扣算考成後差任內徵銀作為前差御史考核係歷差額徵不便更改疏入　上以預徵原非舊例飭部再行確議戶部覆奏該御史既稱此五十七日課銀預徵累商應照所請令後差御史徵收十二年定長蘆等處鹽務仍令御史巡視順治二年定巡視兩淮長蘆兩浙河東鹽政差監察御史各一員歲一更代順治十年裁去各省巡按御史將巡鹽御史一併議停鹽務交與運司十二年部覆科臣條議以運司權輕難以糾劾鎮將抑豪强禁私販請仍擇廉能風力御史巡察康熙七年部院會議嗣後鹽差不分滿漢應將六部郎中員外郎及

監察御史選擇賢能官員每一差滿漢官各一員康熙八年侍郎李棠馥奏巡鹽原差御史不獨鹺政利弊兼有舉劾地方官員并察拏惡棍之責應將六部司官停差專差御史以便責成至康熙十一年左都御史杜篤祜奏准停差巡鹽御史歸併各巡撫督理至是九卿等會議直隸巡撫金世德疏言直屬事務殷繁長蘆鹽政巡撫勢難兼顧請仍差御史專理應如所請其兩淮兩浙河東三處鹽政亦仍照例差御史巡視從之

十三年添設江南安徽驛鹽道其管理通省驛道改為江蘇等處驛鹽道是年添設四川督糧道及湖北驛傳道俱兼管理鹽務至十四年改陝西固原道為平慶道管理驛鹽事務

十七年刊刻竈戶由單先經臺臣奏場竈丁地錢糧照民戶地丁刊刻由單部議行令鹽臣查覆嗣據兩淮巡鹽御史郝浴疏稱刊刻由單則總竈無包攬之隱情散竈知正供之確數亦似有裨鹽政部覆施行

十八年蠲免福建舊欠鹽課銀兩以海澄等十三縣歷年被兵故也二十年革除廣東福建鹽務積弊先是尚之信在廣東令其部人私充鹽商據津口立總店耿精忠在福建橫徵鹽課久為民害　命該部檄各督撫悉革除之停止奉天銷引聽民人自行貿易九卿議覆戶部侍郎達都疏言盛京地方係招徠安插之民其烏喇以內居住之人並新滿洲邊外蒙古等盡屬窮苦自康熙十八年召募商人呂進寅等領引行鹽徵課無幾而鹽價騰貴將及二倍窮民難以資生請停止銷引民人有情願煎鹽發賣者聽其自行貿易不許豪强霸佔更行令奉天將軍戶部侍郎查緝嚴禁應如所請從之

二十一年以高廉鹽田既復令廣西食鹽仍復舊例兩廣總督吳興祚疏言謹按舊例廣西南太思三府俱食廉鹽鬱林等處俱食高鹽挽運甚便後因鹽田盡遷改銷梧引今高廉二府鹽田既復請仍照舊例改食高廉之鹽路近價賤有便于民從之　又蠲免廣東渡口鹽埠額外加增銀兩戶部議覆廣東巡撫李士禎疏言渡口鹽埠等項較舊額增銀六萬五千餘兩均請蠲免從之

二十二年議修撰漕運鹽法二書戶部題臣部專治錢糧而錢糧事務莫大于漕運鹽法但漕鹽二項條款繁多隨時因革如撥餉裁員截漕增引以及商民旗弁之優恤鹽課運艘之增減合加纂集查臣部主事趙吉士張琦纂修

會典將次告成應即令其續修漕運鹽法二書臣等覆加檢閱再行繕譯進呈從之

又豁免山西修築鹽池包賠銀兩戶部議覆山西巡撫穆爾賽巡鹽御史馬爾漢疏言前撫圖克善查核鹽丁將老少病廢盡行開報迨鹽池水患仍責鹽丁修築以致力役交困里甲包賠令通計包賠一萬七千一百餘丁銀一萬五百餘兩請行豁免從之

二十五年定江西南贛二府仍食粵鹽江西南贛吉安三府原食淮鹽後改食粵鹽康熙五年兩淮御史黃敬璣請將吉安一府仍食淮鹽康熙十七年南贛二府改行淮引至是廣東巡撫李士禎疏言粵東濱海小民藉鹽以資生從前江西南贛兩府俱食粵鹽因康熙元年禁海以來粵東路阻後改食淮鹽今粵省平定已久產鹽甚多銷售無地請循舊例令南贛兩府仍食粵鹽銷引下部議行

二十六年准陳州項城等處均改食蘆鹽陳州項城等處舊食解鹽並舞陽縣均于明季改食淮鹽各屬距淮寫遠風濤險阻腳費既多鹽價騰貴額引難以完銷河南巡撫章欽文奏請比照懷慶府之例改食蘆鹽以長蘆距豫道路平坦挽運甚易引課不難完銷將六屬額引九千一百張改增于長蘆國課無虧民生有益部議應如所請將兩淮之課照數除去自康熙二十七年為始增入蘆額得旨允行

二十七年清釐粵省鹽政諸弊廣東巡撫朱弘祚條奏粵省鹽政一查從前僉商掣鹽納餉凡上下大小衙門皆有公費官役分派取用此乃正課之外加出私派者請嚴行禁革一埠商定例三年一換倘商人內有公平交易地方相安者應令永遠承充其欠課及作奸犯科者即行驅逐另募充補一各州縣銷引設有定額如定莞增城等縣逼近海洋無地非鹽小民就近取食官引難銷其餘州縣戶口繁多或有官引不敷之處請酌量增減又私發埠商課餉派徵田畝有累居民請仍令招商行運一粵省舊駐尚逆黨棍未靖或冒名旗下或投託現任謀充埠商踞地為害請敕查冒名旗人及投託現在文武各官佔奪民利者嚴加處分一粵省地方遼闊易于行私艱于巡緝如虎門港口惠州浮橋等處皆為要津請專委佐貳廉幹之員駐守盤查一粵省行鹽原有生熟二引熟鹽出歸德等場生鹽產淡水等場民間嗜好不一有食生鹽者有食熟鹽者自尚逆在粵時以生熟鹽引限令三七配搭派往

鹽埠行銷民間多有不便請嗣後隨商掣運隨民買食不拘定額以利商民一掣鹽之地多一次盤查卽多一次冗費如佛山距省城不過三十里省城掣定之鹽行至佛山應免其復行稱掣一粤省鹽價奸商多任意增加今各項陋獘俱令禁絕商人雜耗既少鹽價自宜少減請酌水陸運費之多寡以定鹽價之低昂遠者以一分二釐爲準近者以七釐爲準如遇陰雨量加一二釐商民兩便至奸商攙和沙土諸獘一併嚴禁從之

二十八年豁免河東本年分額徵鹽池地租又豁免長蘆新增引課戶部議覆直隸巡撫于成龍疏言長蘆新增鹽引原因軍興需餉暫議加增數年以來積引難銷請賜豁免查康熙十四年因軍需按引加增五分已于康熙二十五年停止今所增新引乃康熙十七年按人丁加徵並非因軍需所增應不准行得　旨長蘆新增引課照該撫所題豁免嗣于二十九年蠲免新增天津鹽引課餉亦如之　敕甘肅巡撫就近管轄徵收花馬小池並臨鞏二府鹽課河東巡鹽御史索禮疏言陝西花馬小鹽池并臨鞏二府鹽課去河東衙門遼遠不便徵收請令甘肅撫臣就近管轄徵課從之豁免雲南黑井鹽課雲南巡撫王繼文疏言雲南黑井鹽課前因官兵眾多吳逆題請加增今全滇恢復之後逆屬家口盡行遣發投誠人員按插各省食鹽甚少此項加徵課銀懇祈豁免從之

二十九年定直隸宣化各屬自煎食鹽例直隸巡撫于成龍等疏言長蘆行鹽地方惟宣屬最苦請將額引除去聽民自煎食鹽仍照舊額納課從之

三十二年以西鳳二府歲歉暫減額銷鹽引之半俟年豐仍照舊額行銷

又議定改設兩廣鹽政所屬人員吏部議覆巡視兩廣鹽課太常寺少卿沙拜疏言兩廣鹽政向屬撫臣兼管課餉引目係驛鹽道提舉司經管茲蒙　皇上欽差管理鹽課所屬之員自應照例改設將驛鹽道改爲運司潮州一府離省窵遠行鹽亦多必得專員管理應將提舉裁去改設運同使之駐劄潮州催徵課餉廣州府有歸德等場惠州府有淡水等場爲鹽觔出產之所課餉之源必須設立分司催徵巡緝應如所請從之

三十八年減兩淮鹽課二十萬以紓民力奉　諭旨朕子育黎元勤求治理日孜孜以施德澤厚民生爲急務而江浙二省尤東南要地朕時切軫念比歲以來蠲豁田賦賑濟凶荒有請必行無災不恤雖漕項錢糧向未蠲免

者亦曾特旨蠲免愛養之道備極周詳庶幾民生日益康阜用是乘輿時邁於視河事竣巡歷江浙咨訪民間情形見淮揚一路既因潦災而他所過州縣察其耕穫之盈虛市廛之贏絀視十年以前實爲不及此皆由地方有司奉行不善不能使實惠及民所以小民雖懷愛戴之誠而朝廷恩澤卒未下究朕目擊廑懷極思拯恤截留漕糧寬免積欠另有諭旨惟各鹽差關差向因軍需繁費于正額外以所私得盈餘交納充用今思各官孰肯自捐私橐必仍行苛取商瘠民困職此之由著將加增銀兩一槪停罷以紓商民之累其兩淮鹽課恐商人辦課維艱有漸至匱乏者著減去二十萬兩朕視民如傷惟恐一夫不獲其所茲値海宇昇平兵革不事正當與民休息之時故特渙沛德音減徵寬稅以爲閭閻留有餘之力爾部卽遵諭行減浙江鹽課加徵銀三萬一千三百兩三十九年免緝私官兵獲鹽不獲人及私梟不能全獲處分江南總督阿山疏言大夥鹽梟結黨興販遇有獨行船隻及孤僻村莊恣肆劫奪實爲小民大害臣令兵弁協力緝拏設遇鹽梟抗拒傷民梟賊不能全獲卽罹重譴故兵弁遇有賊犯不無躊躇卻顧臣思販私之徒盡屬輕生亡命之輩緝私勢必拒捕拏獲十人以下私梟不能敘功不幸兵丁有被殺傷專汛官卽罹重譴則人皆自顧其功名性命所以反生懈怠臣請嗣後巡緝小夥鹽徒不論外若大夥鹽船有能人鹽全獲者臣與巡鹽御史酌量捐賞凡私販知風預行逃走止獲私鹽變價充餉設或私梟黨衆官兵不能全行緝獲而兵丁或被殺傷專兼各官從寬槪予免議一年不獲仍照舊例處分其有縱私不擒者仍定嚴例繩之庶幾將弁思奮地方寧謐部議覆准其縱私不擒者專汛官革職兼轄官降二級調用不知情者仍照失察私鹽處分

四十三年勒石嚴禁兩淮鹽務浮費江南總督阿山疏言兩淮鹽課甲于他省全賴商力充裕價平民便易于銷辦急應禁除浮費如賞給差役如餽送別意如過往贐儀皆鹽政差滿所用也又如帶行鹽觔如隨費飯食如重收桅封則鹽政書差規例也又如巡鹽到任規費如過所稱掣鹽觔加到任預借息銀如承差二十名之內點用發收一名以經手諸事魚肉衆商致鹽多壅滯商民交困請悉行禁革勒石建碑嗣後如有違禁卽行指名題參從重治罪奏、旨請革各款大有裨于商民著勒石永行嚴禁

四十四年敕禁直隸山東兩省私鹽奏諭旨朕頃者南巡見直隸山東兩省販私鹽鑄私錢者甚多

傳諭該部嚴行禁止

四十八年議定均派行銷鹽引並改就近食鹽以利商民之事廣東巡撫范時崇疏言廣東連州總鹽額引原派行銷本州及湖廣之桂陽臨武藍山嘉禾等四州縣樂昌總鹽額引原派行銷本縣及湖廣之郴州宜章興寧永興等四州縣今應將此項引餉作爲十分量地均勻連州樂昌二處行銷十分之三桂陽郴州等八州縣行銷十分之七又潮州惠州贛州三府俱行銷廣濟橋之鹽此三府所屬平遠鎮平程鄉興寧長樂五縣額引較別州縣獨多而惠州府屬之龍川和平永安三縣及江西贛州府屬十二縣額引獨少應將平遠等五縣之引勻銷于龍川等十五縣至贛屬十二縣內信豐龍南定南三縣原食潮鹽接壤惠州距潮路遠轉運維艱應就近改食惠鹽又福建汀州府屬八縣額引內長汀一縣之引幾居通府之半應撥長汀縣額引勻銷于寧化等七縣廣西所屬鹽引易銷者爲全州灌陽興安三州縣其鹽引難銷者爲靈川陽朔義寧三縣應撥靈川等三縣額引勻銷于全州等三州縣庶于商民均有裨益部議應如所請從之四十九年定湖廣鹽引無分南北一例通銷戶部覆准兩淮巡鹽御史李煦會同湖廣督撫等奏楚省長岳等十五府一州向行淮引原酌量地方食鹽多寡通融銷售自康熙六年將向食粵鹽之衡州永州寶慶三府改行淮引遂致各守口岸不能通銷而衡永寶三府又有粵省私販鹽引壅積請照舊例不計疆界一例通銷運到漢口之鹽聽水商分運各處銷賣合力緝私同心辦課兩有裨益從之五十年定兩浙鹽差交代之期兩浙巡鹽御史顈圖疏言兩浙鹽差于每年十二月交代請改期八月當秋水瀰盈盤運不難則錢糧易于完納下部議行

五十三年准川鹽加增引額戶部議覆四川巡撫年羹堯疏言查成都所屬犍爲等七州縣竈民請增水陸鹽引一千二百四十五張徵稅銀七百三十兩有奇于康熙五十三年爲始徵收以便民食應如所請從之

五十七年添駐兵丁于三江營緝防私販兩淮巡鹽御史李煦疏言揚州府屬三江營地方惡棍販賣私鹽者甚多雖有分防汛兵爲數極少不敷巡防之用應于京口將軍標下派兵一百五十名千總一員赴三江營地方駐防聽江寧府江防同知鈐束從之

五十八年裁去山東膠萊分司令濱樂分司兼管山東巡撫李樹德疏言東省濱樂膠萊各設分司一員膠萊分司不過在雒口驗放商鹽出關查雒口離省僅十餘里而鹽法道駐劄省城驗放最易請裁去膠萊分司其應管事務令濱樂分司兼轄從之裁湖北驛鹽道以湖北糧道管理從總督滿丕請也

五十九年議定兩廣鹽務交與兩廣總督管理戶部等衙門議覆廣東廣西巡鹽御史昌保疏言兩廣鹽課有歷年積欠九十一萬餘兩康熙五十七年十月經督臣楊琳題請先完新餉舊欠五年帶銷臣於康熙五十八年三月到任以舊欠全未清完因截住舊鹽飭完新餉不但舊欠未交新餉又復拖欠且場鹽缺少私鹽橫行臣力不能任請將臣撤回交督撫管理庶新舊課餉得按年清完應如所請將兩廣鹽務并新舊錢糧交與兩廣總督專理從之定就撫鹽梟重販私鹽之罪刑部題直隸各省有鹽梟就撫之後復行販賣私鹽者應將本犯解部充發和布多烏蘭古木地方其從前受撫出結之地方專汛兼轄各該管官俱照失察例議處從之

六十年　敕江浙官兵嚴緝私匪奉　諭旨聞江浙私鹽盛行盡爲盜賊地方官員明知並不查拏應著江南浙江京口將軍等派出兵丁嚴行查拏大學士九卿科道等會議查江浙行鹽地方遼闊若令官兵在一處查拏不能徧緝江南京口地方應交與江南京口將軍每處揀選賢能協領各一員佐領防禦等各八員兵丁酌量派出各分明地方除窮民肩挑背負小販外其大夥私販嚴行查拏如有能拏獲大夥私販一次者准其紀錄一次獲二次者准其加一級該督撫等不時稽查如何不將偷販私鹽之盜賊緝拏混行生事者亦即行題參其地方文武官員議處議敘之處俱照從前九卿原議定例遵行至雍正元年以江甯私梟甚少停止江甯滿營官兵協捕

雍正元年飭各省鹽道革除陋法陋例積習奉　諭旨邇年鹽法獘竇叢生正項每多虧欠一由上下各官需索商人巧立名色誅求無已窮商力竭不得不挪新補舊上虧國課高擡鹽價下累小民一由商人用度奢靡相仍陋俗不知節儉致欠額征爾等運籌鹽法宜將陋例積習盡情禁革必思何以甦商何以裕課上供軍國下利閭閻方爲稱職又以崇尚節儉　敕諭各省鹽政官員奉　諭旨國家欲安黎庶莫先于厚風俗厚風俗莫要于崇節儉周禮一書上下有等財用有度所以防僭越禁驕奢也孟子亦曰食時用禮菽粟足而民無不仁朕臨御

以來躬行節儉欲使海內之民皆敦本尚實庶康阜登而風俗醇夫節儉之風貴行于閭里而奢靡之習莫甚于商人朕聞各省鹽商內實空虛而外事奢侈衣物屋宇窮極華靡飲食器具備求工巧俳優妓樂恆舞酣歌宴會嬉遊殆無虛日金錢珠貝視爲泥沙甚至悍僕豪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越禮犯分罔知自檢驕奢淫佚相習成風各處鹽商皆然而淮揚爲尤甚使愚民尤而效之其弊可勝言哉爾等既司鹽政宜約束商人嚴行禁止出示曉諭諄諄勸誡使其痛自改悔庶循禮安分不致蹈僭越之愆而省一日靡費卽可以裕數日之國課且使小民皆知儆惕敦尚儉約庶不負朕維風振俗之意若仍前奢侈不知悛改或經朕訪聞或被督撫參劾商人必從重究治爾等亦不能辭徇縱之咎

又定湖廣鹽斤價值先是奉　諭旨據楊宗仁奏請欽定鹽價固執伊所原題具奏朕視民商皆屬一體士農工商雖各異業皆係國家子民理當一視著黃叔琳謝賜履前往楚省會同楊宗仁將鹽價作何酌定之處確議具奏經部臣黃叔琳等覆奏伏

皇朝通典二年議准廣西鹽法改爲官運官銷又議准福建鹽法將鹽院衙門各官及商人盡行裁革所有鹽課均攤各場交與州縣官照數收納又議准廣東鹽法將場商停設委官監收其埠商仍留使完課運鹽內有無人充商之地著地方官領鹽運銷解價完課若引多壅積地方有可以代銷者聽其呈明代銷尋以各省督撫兼理鹽政申　諭各省督撫曰鹽差之弊飛渡重照貴賣夾帶弊之在商者猶少加派陋規弊之在官者更多若不徹底澄清勢必至商人失業國帑常虧夫以一引之課漸添至數倍有餘官無論大小職無論文武皆視爲利藪照引分肥商家安得而不重困賠累日深則配引日少配引日少則官鹽不得不貴而私鹽得以橫行故逐年之課難以奏銷連歲之引盡皆壅滯非加派之所致與惟督撫係封疆大吏巡鹽御史地方官或不奉約束今歸併督撫則孰敢抗違況欽差循每年更換而督撫兼理則無限期必實心奉行嚴除加派庶風清弊絕不負歸併之本意也議准湖廣江西及江南上江等處每引加鹽五十斤惟山陽等州縣逼近場竈鹽不易售仍照舊例不再加　敕查漕船私鹽旋　諭漕船回空夾帶私鹽固宜嚴禁但仍照例在運河口內派官搜查若至大江不可攔阻搜查有誤

漕運議准粵省竈丁鹽價照舊定之數十分內加增一分

又准廣東舊裁運同一員仍於潮州復設又准福建汀州府鹽務即令該知府領運辦理

又定淡水等場揀選幹員分委督收皆從兩廣總督孔毓珣請也

三年　諭鹽價之貴賤亦如米價之消長歲歉則成本自重價亦隨之歲豐則成本自輕不待禁而自減朕意若仍隨時銷售以便商民均屬有益尋定淮南湖廣等處行鹽以本年成本之輕重合遠近腳費酌量時價隨時銷售不得禁定鹽價以虧商亦不得高擡時價以病民仍令以自取賣鹽值報部湖北巡撫納齊喀疏言荆州府巴東縣地湧鹽泉居民煎熬請照淮鹽行引於楚北各州縣分銷從之裁波羅沖可克地方鹽務通判並駐防官兵五年雲南總督鄂爾泰疏言黑鹽一井薪本不敷請每百斤加銀四分二釐又額煎撥給鹽斤每百斤加銀二錢又黑鹽發價于每斤額定三分再減二釐得　旨地方出產有舊無而可以新增者亦有舊有而應當裁減者倘但令增添而不許裁減殊非公平之道且隱瞞挪移之弊由此而生著鄂爾泰查明鹽斤內所增銀兩抵補減價增薪之數定議奏聞嗣奏滇省各鹽井新增正課共銀五萬七千七百有奇減價增薪之數其銀一萬九千餘兩抵補有餘請如前奏從之河東池鹽獻瑞產鹽七百餘萬斤六年河南總督田文鏡疏請汝寧一府引鹽停止知府彙銷令各州縣召募殷實水商行鹽辦課該州縣按季督催各銷各引從之鹽政碩色疏請修理鹽池歲撥餘銀羨銀六千兩以三千兩充歲修以三千兩積至五年充大修從之

五年議准閩省鹽暫令水商行銷試行三年無誤課食再照兩淮等處例設商引（閩於乾隆元年復行招商行引）定私梟連坐之法惟大夥窩囤聚衆拒捕者始將首犯之同甲一併連坐若尋常興販止治兩鄰甲長以不首之罪准兩淮鹽場設立竈長保甲稽查私弊又禁鹽場竈戶私置盤鐵（按深者爲盤淺者爲鐵皆燒鹽之具）並定淮北曬掃餘鹽令商人收買配運酌加引課

按淮北五場用潮水曬掃成鹽雖與火伏一例

皇朝通考七年清理山東鹽法添設膠萊運判一員戶部議覆欽差刑部左侍郎繆沅等條奏山東鹽政事宜一永阜永利濤雒三場灘廣鹽豐率皆露積請設立官鹽坨將所產鹽斤勒收貯編設保甲互相稽察一商入領引行鹽每

多重復透運請設水程驗單隨領隨運一州縣行鹽殘引應按期繳銷如地方官督催不力請嚴查揭參一東省十場地方遼闊運同一人鞭長莫及請復設膠萊分司運判一員分任管轄均應如所請從之

皇朝通典八年　諭川省鹽課考成惟責之產鹽州縣倘僻遠地方不行官引必致私販充塞甚爲鹽政之弊應將官引通行各州縣計戶口之多寡均匀分發引張令其各自招商轉運倘有壅滯責成州縣如此則有司稽查必嚴私販息而官引銷弊端亦永剔矣長蘆鹽政鄭禪寶疏言山東青登萊三府所屬之十六州縣票鹽舊係招商辦課民情未便請除商名聽民自行領票銷賣其應納課銀攤入地糧徵收從之定地方官經徵鹽課全完議敘之例

九年　諭兩淮鹽政著總督尹繼善兼行管理

十年定廣東子鹽配引之例廣東正鹽之外餘鹽謂之子鹽今定遇正鹽壅缺之時即以子鹽約配商引行銷　從廣東鄂彌達請加給竈丁鹽價每包加銀一錢二分嗣於乾隆元年以鹽價有貴賤不一又定隨時增長之例

十一年嚴鹽斤虧短之禁定廣東高廣二府設運判一員專管鹽務舊係知府兼管改設淮南巡道督緝鹽務並於儀徵等處添設營員儀徵之青山頭守備一把總一外委一兵一百名江都縣之馬家橋甘泉縣之邵伯鎮僧道橋各添設把總一員兵三十名　禁埠商設立坐標私收漁戶幫餉

皇朝通考十二年定湖南常寧縣屯戶食鹽行銷淮引湖南巡撫鍾保疏言湖南常寧桂陽二州縣界址毗連屯丁田賦戶口欽奉

上諭清查歸併常寧例銷淮引貴陽例食粵鹽今屯丁散處常寧縣交界地方食粵食淮不無混淆又因離州窵遠不服縣轄遂有販私抗拒之弊查五十四戶屯丁散布彌勒等處實常寧腹內之地今屯戶錢糧仍在該州完納煙戶門牌又在該州查點似此離州窵遠不服縣轄實屬兩歧請將五十四戶屯丁田賦戶口歸併就近之常寧縣以雍正十二年爲始徵收管轄其五十四戶之食鹽亦照常寧縣銷引成例改銷淮引可杜私販之源再常寧桂陽二州縣年銷額引經行已久未便更張即此五十四戶屯丁散鹽諒亦無多不便議請彼增此減部議覆准應如所請額引毋庸另議增減從之又定粵省餘鹽價值廣西巡撫金鉷條奏廉州鹽務收買場竈餘鹽以清私販之源奉

上諭收買餘鹽以清私販金鉷所奏甚是但私既歸官而官或又行私其間收數之多

算運銷之先後定價之寬刻報課之虛實惟視奉行者何如請立法以除弊恐弊即因法生亦正未足恃也其廣西通省可否專銷廉州鹽及廉場餘鹽作何收買動何款項並如何撥用如何交領能否遍行土司有無關礙引課之處著鄂爾達等會同金鉷一併虛衷熟籌妥議具奏經廣督鄂爾達等奏稱場竈餘鹽不歸於官而售于私故欲清私販之源不得不用官買之法而官買餘鹽若照正鹽一例給價恐竈丁貪圖重利仍不免漏私之獘今每包酌定價銀四錢五分以每包一百五十觔計算每觔合銀三釐較之額價每觔增銀一釐三毫零應照所奏行之收買餘鹽既比正鹽額價酌增若照正鹽一例配引納課則工本較重恐致壅滯難銷亦應如所奏每官鹽一包令帶銷餘鹽五十觔即於正引內塡載引程不必另設引目再據稱每鍋一口應煎得鹽四百觔即以三百觔爲正鹽給以額價一百觔爲餘鹽給以加價或有多寡不等照此遞算通省各場應按各場各地實價不必拘定四錢五分約計工本銀四萬兩方能敷用應准其在於雍正九年場羨銀內借動俟收有羨餘歸還原項並令將廣西省如何行銷酌搭之處再行查議具奏經廣東督臣等合詞疏稱東省各場增加價值收買生熟餘鹽價有高下不同配運搭銷亦異自廣東廣州府等各屬每包加價由一錢八分以至五錢一分不等其就場配埠搭銷及配銷西省每包收價自三四錢以至九錢有零不等分晰註冊報部至西省運銷如南太思三府額銷廉州場熟鹽其應加銷餘鹽六千三百五十一包內除該三府加額一千九百五包外其餘四千四百四十六包分撥於太平府等各土司及靈明歸順二州照數領銷鬱林等七屬例配高州場熟鹽其應加銷餘鹽四千一百五十九包內除該七屬加銷一千二百四十七包外其餘二千九百一十二包再令岑溪容縣北流三縣領銷其該府州共應帶銷餘鹽一萬二千三百七十包該督等既稱生引各埠遞年銷鹽不能畫一未便派定埠地應令該督等按年稽查各埠行銷數目通塞隨時酌撥行運至各埠帶銷生熟餘鹽應令嚴飭各該埠照部定價值一體銷售毋得高價累民其分撥土司及改土爲流地方照各府首邑定價配減四五六釐令各土司該管官運回發賣以便民食其鹽包專責該管知府領運轉發督銷解價至各埠遞年收買餘鹽除撥西省運銷外所餘鹽觔分別搭銷按年造冊送部查核一據稱西省各埠銷此餘鹽每包除歸還東省鹽本羨餘并扣西省轉運腳費賣鹽工火又扣還場價納回東省場羨銀兩并各土司減賣每年約

其羨餘銀三萬餘兩此項羨餘應歸西省每年於造報正引羨餘外另案造冊題報一西省領銷餘鹽并收買墩白兩
柵餘鹽該督等旣稱每年共需銀二萬三千兩應於該督官運官銷羨餘銀內暫行動支俟兩年內將所得餘鹽羨餘
歸還原項再於餘鹽羨餘銀內提出二萬三千兩永爲買運餘鹽之用至雷州府屬海康等三場所收鹽包既僅足供
本埠額引之用三場餘鹽毋庸議收從之又定留各場竈醃切及貧難挑負售賣鹽觔戶部議准江南總督趙宏恩疏
言淮南淮北之通州泰州興化鹽城阜寗如皋等州縣濱臨江海民竈多以捕魚爲業食鹽之外又有醃切一項應按
戶口醃切多寡就附近場竈餘鹽酌留漁汛之期於海關塡定鹽數照票赴場買鹽彙冊報查至各州縣酌留食鹽應
令各州縣於城市鄉村查造貧難小民花名年貌冊造循環號簿循去環來輪流倒換其鹽無許過四十觔之數或有
假託貧難肩挑運送窩囤合成大夥私鹽者仍照律併數究擬從之議准高寶等處口岸食鹽兩江總督趙宏恩等議
前督尹繼善條奏高寶儀徵等處同淮北綱鹽口岸其增食引二萬道綱引二萬道配運餘鹽所有高郵州寶應縣泰
興縣共請頒發食引一萬道收買餘鹽配運試行一綱告竣如有不足另請續頒倘銷售不前即將餘引繳銷俟行三
綱再作準數定額其捆運事宜悉依江甘食鹽成例從之又添淮南儀所監掣官吏部覆准兩江總督趙宏恩等疏言
儀所乃淮南綱食引鹽掣驗重地卽鹽政不奉別差亦難逐日身親其事批驗大使微員非可代辦是以歷委府佐幹
員在儀監掣究屬借用應於儀所添設專理監掣一員以重職守嗣後於通省府佐內遴選諳練之員題補并請鑄給
淮南儀所監掣關防報可

十三年議准直省鹽法四條兩淮鹽政高斌疏言一浙閩川粵及長蘆商人於淮鹽接界廣開鹽店多積鹽觔結梟
興販私梟借官店爲囤戶鹽店以梟棍作生涯應行令各督撫實力查拏究治一湖廣界連川粵設有總巡商人究非
職官可比宜各選勤幹府佐一員督率巡查一審鹽案無許避重就輕一江廣水程與引目無異請歸撫臣就近查
核完欠分數檄行驛鹽道勒限嚴催下部議行

又　敕諭兩淮鹽課乙卯綱正額分年帶銷奉　諭旨淮南鹽政課額甲於天下兩江三楚延袤七八千里皆仰
給於淮鹽課源用以饒裕近聞湖北旱禾收成稍歉鹽未暢銷楚地素爲魚米之鄉湖魚旺產亦號豐收商得資其醃

切藉以完課今年漢水漲發魚市稀少又湖南因經理貴州苗疆軍務未暇轉運以致漢口鹽壅未銷積至七八百萬包是乙卯綱正額未能當年報銷而明年乾隆元年丙辰綱又應接年起運兩年並納商力維艱朕心深為軫念用是詳為區畫籌度變通將乙卯未完正額提出分年帶徵自乾隆元年丙辰綱起挨年接運則商力既紓完納自無遲悞從此年清年額可永無遞壓之虞又 蠲免兩淮場竈應徵折價錢糧奉 諭旨朕即位之初加恩海內民人已降旨將雍正十二年以前民欠錢糧悉行蠲免俾閭閻無催科之擾因查兩淮鹽場竈戶應徵折價錢糧亦有未完之項當與民人一體加恩者著該部即速傳諭總督趙宏恩鹽政高斌將雍正十二年以前舊欠若干一一查明照地丁錢糧例奏聞蠲免俾竈戶均霑實惠毋許胥吏作弊中飽

皇朝通志乾隆元年改浙江巡撫為總督管理浙江鹽政（舊係布政使兼管） 裁滇省課務餘銀（案舊例正課外有增添盈餘銀以備地方公用） 定浙鹽增斤改引之法（杭嘉湖三所引鹽每引增五十斤松江所改行票引每引增鹽四百斤） 停止浙江領發餘引定廣西鹽價仍照雍正年部定之數每斤減價二釐

皇朝通考弛窮民販鹽四十觔以下之禁停止商人私僱鹽捕及巡船汛兵以除擾累奉 諭旨私鹽之禁以大彰私梟每為盜賊逋藪務宜嚴加緝究然恐其展轉株連故律載私鹽事發止理入鹽並獲其餘獲人不獲鹽獲鹽不獲人者概勿追坐至于失業窮黎肩挑背負易米度日不上四十觔者本不在查禁之內乃近見地方官辦理私鹽案件每不問人鹽曾否並獲亦不問販鹽觔數多寡一經指拏輒根追嚴究干累多人至于官捕業已繁多而商人又添私僱鹽捕巡鹽船隻凡遇奸商大梟公然受賄縱放而窮民擔負無幾輒私拘執或鄉民市買食鹽一二十觔者並以售私拏獲此弊直省皆然而江浙尤甚朕心深為憫惻著直省督撫嚴飭各府州縣文武官弁督率差捕實拏奸商大梟勿令私縱其有愚民私販四十觔以上被獲者照例速結不得拖累平人至貧窮老少男婦挑負四十觔以下者概不許禁捕所有商人私僱鹽捕及巡鹽船隻幫捕汛兵俱嚴查停止毋得滋擾地方減廣西鹽觔價值先是廣西運引因商人無力承辦於雍正元年經督臣孔毓珣題請官運官銷借動庫銀將鹽本赴廣東納價配鹽分給各州縣照部定價值發賣行之二年已有盈餘遂將通省鹽價照部定之數每觔減價二釐百姓稱便雍正五年又經孔毓珣

奏稱粵西鹽觔自官運官銷以來已無鹽缺價貴之虞應請照原定部價一體銷售不必裁減一釐經部議准至是
奉　諭旨食鹽乃小民日用之需部價既多二釐則民間所費必不止於二釐廣西地瘠民貧道路遙遠應令鹽
價平減以惠閭閻自乾隆元年為始著照雍正元年原題每觔減去二釐銷售該督撫可嚴飭各州縣不許加增分
毫務使小民均沾實惠

又議准浙江鹽務四條大學士浙江總督嵇曾筠條奏浙江鹽政四條一商捕難裁請盡改為官役報明地方官造
入卯簿以便約束一水路巨梟積販原藉兵役駕舟巡緝請將緊要隘口令有司會同營汛逐一確查編號造冊以
備巡緝之用一巨商領運鹽觔自應一引一鹽若飛渡灌包夾帶引鹽相離殊非鹽法定制應飭巡船弁兵一體查
拏究處一巡緝私鹽應以功過之大小定賞罰之次第嗣後巡鹽兵捕能拏獲私鹽船隻應分別賞給有差部議應
如所請從之定漁戸領鹽例兩江總督趙宏恩奏覆酌籌鹽務事宜經部行查各欵逐一分晰咨部查漁戸領票赴
買之鹽除淮分司所屬場分歷來並無海關照票亦無完課之處至通泰二分司所屬各場每逢魚汛之期沿海民
居僱備船隻先赴海關投納船稅請領照票本關驗明該船梁頭尺寸九尺以上為大船八尺以上為中船七尺以
上為小船票內塡定舵工船戸姓名並大中小尺寸漁戸執票赴場場司驗票大船給鹽三千觔中船給鹽二千觔
小船給鹽一千觔漁戸買鹽出洋採捕汛畢歸港報明場司查驗該船得魚若干如魚少鹽多卽令將餘鹽歸垣售
商如魚多鹽少漁戸卽投醃切牙行照魚數買鹽復醃仍照魚數于狠鎭投納餉稅然後裝赴江南貨賣此外並
無完納別項課銀再報稅用鹽俱以魚數之多寡為憑此等船隻承潮雲集赴場則多報魚數希圖混冒鹽觔赴關
則少報魚數希圖脫漏稅課關場官役勢難盤查實數每多受其欺蒙應飭令各場員每年汛畢漁船進港該船報
明捕得魚數一面查核用銀之多寡一面將各船魚數咨呈狠鎭收稅衙門如漁戸投稅少報魚數聽收稅衙門查
究則漁船不敢捏報冒鹽亦不敢減數漏稅應飭行為例下部議行　諭旨淮揚運河于來歲挑浚鹽船不能行
走民食所關必須先事綢繆預為捆重運至儀所以便源源運往口岸計得預鹽七十萬引但商人行鹽原係陸續
完課以次轉輸今既預運七十萬之引鹽卽須早完七十萬引之正雜錢糧商力未免竭蹷查鹽務正雜錢糧商人

向分三次完納首先完銀謂之請單其次完銀謂之呈綱最後完銀謂之加觔此舊例也今朕寬緩其期將此預運之引鹽所有請單呈綱兩次應納錢糧准于加觔時一併完納俾商力寬紓得以從容辦課至淮北引鹽亦由運河經過所有預運鹽觔十萬餘引亦照此例行嗣以預運與正運一齊趕辦恐其中仍不免滯壓令將淮南下已綱亟運引鹽未築壩以前運到儀所過掣者其應納請單呈綱錢糧各先完納一半餘聽陸續完納總限奏銷之時全數通完俾商人更得通融辦理裁滇省鹽課盈餘并除分派煙戶食鹽之弊先是滇省鹽價昂貴每百觔價至四兩以上者　敕諭滇省督臣裁減盈餘以平鹽價續於是年又奉　諭旨各省鹽政辦理之法各異如雲南所產井鹽俱係府州縣領銷派定額數由各鹽井領運分銷辦課不許越界販賣通行已久兩迤衝繁之處人民輻輳不難照常銷引間或缺鹽借之鄰近州縣通融協濟其山僻州縣鄉村窵遠居民鮮少地方官恐蹈墮銷之咎關礙考成遂將鹽觔分派里甲挨戶分食官鹽按限繳課名曰烟戶鹽小民家口多者可以照數納銀若貧民家口無多餘鹽未曾食盡及期催追前課未完後派又至輾轉積累懸欠難償夫鹽爲小民日用必需之物慮民遠涉是以因地制宜不徒爲銷引計也一則患鹽之不足一則患鹽之有餘俱非均平之道著該督撫酌量變通悉心妥議務使官不墮銷民無偏累戶部行文該督經督臣尹繼善等疏奏仍下戶部議覆除井地賣價每百觔自二兩內外至三兩以內者毋庸置議外其黑井等井鹽觔運至昆陽永北建水保山嶍峨開化石屏等處行銷鹽價每百觔既自三兩一二錢至四兩一二錢不等應令該督等遵奉　上諭減至三兩以下至鹽觔派散煙戶多由鹽不能銷官慮考成所致自應酌量變通改撥調劑其白井嚐銷鹽九十萬觔照依該　督等造部原冊改撥省店並元謀等州縣行銷白井井東按板改板等井煎鹽共八十四萬一千六百觔其鹽課及本欵盈餘銀兩相應一　併准其豁免滇省每年正項鹽課銀二十七萬六千三百三十九兩七錢零今除豁免銀一萬四千三百九十餘兩尚應徵課銀二十六萬餘兩應令該督尹繼善等造入鹽課奏銷冊內具題查核疏上如議行一年免兩廣鹽課餘平銀兩戶部議准兩廣總督鄂爾達疏稱兩廣鹽課商人完餉每一千兩於平頭三十三兩之外征收飯食銀十五兩其餘平二十五兩全行免征應如所請從之

四年議准古州行食粵鹽先是乾隆三年戸部議准兩廣總督鄂爾達疏稱貴州省古州地方原係新闢苗疆向無
官引行銷係俱買食淮鹽價値甚昂民苦食淡經臣于雍正十年七月內奏明撥發帑鹽委員運往該地試銷每觔
定價一分二釐聽該地方民苗買食題增引餉欽奉　諭旨允行嗣査古州試銷帑鹽將及五載委員料理民苗
稱便但思官辦究非常策自應招商認引行鹽以定章程咨商貴州督臣轉行鹽道核議玆據驛鹽道黃岳牧詳
稱黔省司道所議從前于古州設埠試銷之始恐僻遠居民未能遍及是以于丙妹永從三角屯等處俱設子埠
以便民屯就近買食今試銷五載日漸疏通應以古州爲總埠分撥銷售其商人亦應聽古州同知管理每年銷引
應請定額四封計引三千八百道遞年按引輸餉歸古州同知衙門督征銷解所有應輸餉銀應請照粵東次輕之
保昌埠例每封餉銀六百二十七兩五錢三分有奇遞年額引三千八百道其應輸餉銀二千五百一十兩一錢四
分有奇所有鹽觔亦照東省各埠每引行鹽二百三十五觔自乾隆四年行銷乾隆三年引鹽爲始彙入東省額
內造冊奏銷每觔應照定價賣銀二分一釐毋許絲毫增長應如所請從之至乾隆六年復於銷買引鹽酌減價銀
案內每觔減銀二釐停止浙江省儲備鹽觔先是管理浙江總督嵇曾筠疏稱請動道庫帑羨收買餘鹽入廒存貯
以備平價之需至是巡撫盧焯奏稱出易之時分派各商脚費甚重鹽觔消耗力不能賠勢必取償于賣價不但累
商并以累民是貯鹽一事殊有未便部議應如所奏將儲備鹽觔永行停止從之　諭旨江南蘇松常鎭四府及太倉州
又以兩浙鹺政分隸江南　敕江南督撫提鎭督率所屬稽查私販奏
皆邊海鄰塲爲浙鹺門戸該地方文武官弁倘或巡緝懈弛必致有妨引課而藉端滋擾又必有累平民著江南督
撫提鎭諸臣時飭所屬官弁實心稽查善于辦理務期有裨公事不擾閭閻勿以爲鄰省之鹽政而淡漠視之又免
雲南各鹽井歸公之項及黑井鍋課銀兩奏　諭旨雲南黑白琅等鹽井舊有規禮銀二千八百餘兩歸入公項
下爲公事養廉之需任于每年發給薪本銀內扣解在當日柴價平減竈戸猶能供辦聞近年以來童山漸多薪價
日貴兼之鹵淡難煎所領薪本不敷購買柴薪之用竈戸未免艱難所當酌量變通以示存恤著將白琅二井節禮
黑井鍋課銀兩免其扣解俾竈戸薪本較前寬裕所有公項不敷統于銅息銀內撥補放給

六年議准酌加淮鹽引價成本先是乾隆四年十一月太僕寺卿蔣漣奏兩淮運地極廣鹽價日昂小民甚受其累請倣照長蘆之例官爲定價湖北巡撫崔紀奏湖廣通省行銷淮鹽家 世宗憲皇帝特差吏部侍郎黃叔琳等酌定價值迨雍正二年鹽臣噶爾泰奏海潮淹沒鹽場倍增成本懇祈隨時銷售部議覆准至乾隆二年部議據鹽臣三保撫臣崔紀開列成本數目互相參校請 旨并交接任鹽臣準泰秉公查察巡撫徐士林會同確核定議旋經撫臣鹽臣等會議查南鹽草本之貲包索水脚之費辛工火足之用掣鹽之裝載三汊河之起駁揚州漢口之商夥灣頭閘鈔之稅課及織造銅觔河餉等之銷算引窩根窩之租息合之引課定額按照閣部會議通盤酌核賤價時每引應需成本銀五兩三錢七分三釐八毫零每包一錢三分八釐每觔一分五釐六毫零至貴價時每引應需成本銀五兩七錢八分二毫零每包一錢三分八釐六毫零每觔一分六釐八毫零按欵造冊大學士會同戶部議覆應如所請奉 旨依議至是巡撫徐士林奏恤商正以惠民懇加給淮商餘息每引三錢至七年九月兩淮鹽政準泰奏場竈爲行鹽根本連遭水潦商運艱難懇再加每引餘利三錢下部議駁奉 旨今年江省被水非尋常可比著照依該鹽政所奏以亥年四月爲限不得爲例

七年定福建鹽務歸水商辦理並定該省行鹽引額戶部議覆閩浙總督那蘇圖等奏鹽法定例自應以部引爲憑商領引以行鹽官按引而徵課方可無那移影射之弊閩省除汀州一府尚食粵鹽外其餘各府州縣舊額共部頒引一十萬九千九百二十二道每引配鹽多寡不等額征正課及額征埠折銀共九萬四百六十一兩六錢嗣經定例將鹽院衙門及商人盡行裁革援照粵東瓊州竈戶征課之例均派各場交與各府州縣照數收納解司上游西路延建邵三府屬下游福興泉漳福甯潯洏惠浯浦詔各場俱係官運其餘各縣或招水客行運或聽民販在場完課挑賣漳州府屬之龍溪海澄南靖長泰平和龍巖漳平甯洋八縣在于石碼設館征課奏准遵行並未請引至雍正六年十年節經督臣先後請奏閩省之鹽全歸商運惟永安一縣仍留官運更有福州府屬之長樂福清泉州府屬之晉江同安或係附場之邑或係產鹽之區非官運不能過絕私梟毋庸招商其漳州府之漳浦海澄長泰平和詔安暫委官運現在招募水客承充亦經奏准遵行而歷年因循至今並未請引查閩省鹽額原額九萬四百六十

一兩六錢零又經裁革鹽院各官雜費歸公銀八萬二千二百一十兩又雍正元年以後陸續陞報坵折銀三百七十三兩八錢零共銀一十七萬三千四十五兩五錢零內除原額及新陞坵折共銀一萬三千八百八十五兩七錢零另行解部外實存銀一十五萬九千一百五十九兩七錢零此項額征有年自應定爲正引內西東南三路及各縣澳共應給引五十四萬五千六十五道合之西路鹽觔銀兩連雲澳額課及臺灣鹽埕餉銀徵課如額應令僉商分地行銷定爲正課其附近場地各縣仍歸官辦又前經戶部議准督臣郝玉麟以閩省銷鹽既招水客承充應酌定盈餘均勻配搭此項盈餘銀一十四萬一千六百九十八兩六錢零歷年征收並未缺額似應定爲餘引其東西南三路及各縣澳共應給餘引四十萬六千九百四十四道及連雲澳台灣額發餘引定爲盈餘額課再此外每年尙有盈餘銀兩每年西路約發餘引二萬三千道東南二路及各縣澳約發餘引十萬道應額外銷算不入年額考成之內倘有存剩餘引繳部查銷均應如所奏辦理得旨如議行

又議准勻銷粵鹽商引酌量改撥並將沿海鹽塲改種稻麥以重本計戶部覆准署理兩廣總督慶復條奏粵省各商埠地遠近不一其近在場竈之埠因各場產鹽日多鹽價日賤民間多食就近私鹽而官鹽壅滯難銷此名曰難銷之埠其離場地稍遠界近鄰省雖運費加增民多買食此名曰易銷之埠請將難銷埠引勻撥于易銷之埠配運行銷應如所奏辦理如有勻出埠地轉難爲易或受勻之埠別有難銷仍准臨時酌量題請改撥又沿海鹽塲太多宜改稻田以絕私販之源查鹽觔米穀均關民食而產鹽之區日多究不若產米之地日墾粵東鹽塲前據侍郎吳應棻等奏請改爲稻田臣部原恐產鹽或有不敷民食無以接濟且已墾鹽田均係斥鹵諒難改種穀麥是以無庸置議查粵塲近年以來正鹽之外收有餘鹽出產甚多四處充溢應如所奏將離塲窵遠之鹽塲飭改稻田數經雨洗即可改種稻麥從之

又准四川蓬溪等處積滯鹽引改撥行銷戶部議覆四川巡撫碩色奏稱蓬溪一縣于雍正九年計口授鹽時原額祗陸引四百九十七張嗣復增一千三百五十二張又增水引一百七十八張較原額三倍有餘又瀘州仁壽縣松潘廳均有積滯引張難以行銷今查有德陽等十三縣均以食指漸繁額鹽不敷情願各就近認銷應如所請將

蓬溪等四廳州縣積引二千二百五十一張自乾隆八年為始酌量改撥于德陽等處就近行銷得 旨依議速行以揚淮鹽務道事歸併揚淮道管理戶部議准揚海一帶地方場竈俱係淮揚道所屬其通州地方場竈亦與該道所屬毗連請將鹽務道所有事宜俱責成淮揚道管理青山頭守備三江營陸路守備及各營弁丁并原設巡役俱聽鈐束從之

八年議准兩淮乙卯綱未完引領提入癸亥綱閏月內帶銷戶部覆准兩淮鹽政準泰奏稱兩淮引鹽經前任鹽政三保奏請自庚申綱起將乙卯綱引鹽照帶戊之例分作十年帶銷今乾隆八年遇有閏月現行癸亥綱引既不敷民食自當通融酌辦以資接濟應如所請將己巳年淮南應帶乙卯綱引一分提入癸亥綱內帶辦得 旨准行

九年改撥川鹽接濟滇黔兩省民食戶部議覆四川巡撫紀山疏稱滇省東川等處鹽觔不敷民食經滇省督臣奏請改撥川鹽接濟查犍為各廠現有餘鹽可以增引行滇應令照富順原行水引一百五十張折增陸引一千八百七十五張自廠順流運至宜賓縣換截引紙水小之時督商運至鹽井渡若時屆大水仍聽由筠高長寗等縣換截引紙運至川滇口岸令滇省民人商販接運發賣其犍鹽入滇務令川省換截各衙門將截過引數日期移明滇省查察其應征課銀查川省水引一張征稅銀三兩四錢五釐陸引一張征稅銀二錢七分二釐今以折增陸引一千八百七十五張按引征稅應令該撫飭令犍為縣照現行折增陸引數目按則征收造報至行滇引鹽既于宜賓換截自應照例刊入引紙以便換截配運其黔省施秉縣及鎮遠縣屬之西南北三隅均係沿邊買食川鹽地方應令一併刊入引紙從之

十年添鑄煎鹽盤角兩淮鹽政吉慶奏言臣前因兩淮所產之鹽僅敷年額並無積餘足備緩急是以籌議奏明添鑄盤角二十七副較之鐵煎費省產多甚為便利自應多為添鑄以資廣產而備儲蓄兩淮煎鐵向係商人呈明開鑄茲添鑄盤角應無論商竈如有情願備資自鑄者許其循照往例呈明官為稽察從之又議准兩廣鹽法八條戶部議覆兩廣總督那蘇圖條奏兩廣鹽法一商欠宜分年帶征以清帑項一催追商欠宜酌定議處議敘之例以示

勸懲一現在埠商宜秉公甄別以肅鹾政一運鹽到埠宜令地方官先收鹽價以專責成一加增各埠鹽包宜盡行革除以清鹽法一緝捕私鹽宜頒發賞格以示獎勵一各屬鹽規宜責令首報一運司分司鹽庫宜徹底清查以杜侵冒俱應如所請從之　又定淮揚須運鹽觔每引加鹽之數是年淮揚之串場等河築堤挑濬鹽舟不能行走其丙寅新綱預先趲運　特旨諭令請單呈綱所欠應納錢糧俱緩至加引時一併完納又以預運鹽觔堆積亘所不無滷耗著照乾隆二年之例凡本年十二月三十日以前到所新鹽每引加耗二十觔自是每恭遇　南巡省方之歲皆奉　諭旨加耗如例又淮兩淮食鹽撥于綱地行銷兩淮鹽政吉慶因山清等八州縣食鹽壅滯歷次奏請通融酌銷以三分留運本地以七分撥運綱鹽口岸行銷戶部照例議覆不准所請奉　諭旨通融撥銷鹽引自于商人有益其夾帶影射之處該鹽政等亟當實力稽查以清弊竇著暫准其所請俟一二年後食鹽疏通之日該鹽政奏聞仍照定例辦理嗣于十一年四月以淮南寧國等縣壅積食鹽經鹽政奏請通融行銷戶部仍按例議駁　上以事同一例准其所請交與該鹽政遵照淮北之旨一體辦理

十一年豁免海贛二州縣鹽場帶征銀兩奉　諭旨淮安分司所屬坐落海贛二州縣之板浦徐瀆中正莞瀆臨洪興莊等六鹽場乾隆十年以前未完折價帶征銀兩一體豁免

十二年定淮鹽運楚限期並建常平鹽倉于漢口鎮戶部議覆湖廣總督鄂爾達奏言淮鹽運楚船大難行改用小船得以速運請將現在可裝四百引以上至一千二百引之船准其常行裝運其水程日期擬裝四百引及五六七百引之船定限一月到漢其裝八九百引以至一千二百引之船定限四十日到漢逾限十日以外即比照凡差送起解官物違限例笞二十以每五日加一等科斷又漢口建造常平倉廒以存貯遞年未銷積引自是有備無患查倉基舊址有二十三處雖或經棄置或經改造請即飭令各商仿照從前倉房酌量修葺仍轉飭鹽道于場鹽旺產水滿風便之時督令各商預爲多運存貯以備接濟從之

十三年加給兩淮引額鹽觔兩淮鹽政吉慶奏稱兩淮綱食引鹽近因蒲草歉產包索減輕鹽觔易致虧折仰請量予加增俟蒲草豐時奏聞停止奉　諭旨于引額之外每引增給十觔俾商本不致虧折民食永資利益

十四年以長蘆鹽臣請增課額傳 旨申飭交部察議長蘆鹽政麗柱奏稱大軍凱旋辦理一切善後事宜官兵糧餉等項在在需用其撥協軍餉之各省歲支俸餉亦所必需請照康熙十四年之例蘆東每引增銀五分並請飭令兩淮兩廣河東浙江等省一體按引增課奉 諭旨金川用兵供億固為浩穰但國家公帑所儲儘足敷用且康熙十四年增加鹽課原因開創未久正供缺乏今時勢懸殊豈可援以為例麗柱著交部察議又議准粵省鹽引按年酌撥運銷戶部議准兩廣總督碩色奏言粵省難銷埠地共有順德等四十二埠易銷者計有連州等三十六埠奏請將難銷各埠積引撥交易銷之埠代為運銷三年一撥造冊報部惟是近場難銷之埠尚不止于四十二處此外如仁化江浦乳源陽江長樂等二十餘埠亦皆屬近場疲爛之區與其三年之後方始造冊報部致有在外私融之獘莫若按年隨時酌撥據實報部且查閩省鹽法遇有難銷額引俱係按年隨時酌撥彙冊報部閩粵事同一例自可援照辦理從之

十六年豁免兩淮竈戶未完折價帶征銀兩奉 諭旨兩淮竈戶僻處海隅專以煎曬鹽觔為業其生計更窘于農民殊深軫念所有乾隆二年至十四年因災停緩帶征各未完折價共四萬二千餘兩著加恩照民戶例一體豁免加兩淮綱食引額鹽觔奉 諭旨朕省方所至廣沛恩膏因兩淮商衆運綱輸課接濟民食著將兩淮綱鹽食鹽于定額外每引加賞十觔不在原定成本之內減一分售鹽之價即利一分食鹽之人其有昂值綱利致累閭閻則深負德意矣該鹽政其通示商衆知之又免兩淮追繳鹽引貴價盈餘並令淮商嗣後不得于貴價外另增價值兩淮運銷丁卯戊辰已巳三綱引鹽皆照原定貴價曾經部駁追繳鹽政吉慶奏請免追戶部仍照例議駁奉

諭旨向來各省鹽引原聽其自相交易無官為限制之例長蘆河東至今尚然惟兩淮行運江楚鹽引適因崔紀沽名三保庇商兩持異議始將各商運楚成本分別定以賤價貴價然自定價以來商人總以貴價銷售至今夫恤民裕商本屬一事若任其屢擡時價日引日增則于民食有害然勒令賤價則該商等又以成本有虧不免紛紛籲請今計各商比年行銷價值于成本自可無虧將來即藉口年歲不齊料亦不過如今之所稱數年而止耳嗣後淮商銷售引鹽即遇應貴之年亦不得于現在所銷價值外復議稍有加增庶可示以限制至于歲事豐稔鹽價

可以酌量平減則令各該督撫會同鹽政等隨時籌畫妥辦部臣亦不必固執定例徒滋駁詰之繁庶于商民均為有益至于部議已賣貴價復令商人追繳之處事理亦屬難行若云買貴在民則仍應給還食鹽之戶于勢固有所不能否則以商人市值所餘而歸之官揆于政體尤有所不可總之民間物價本自不齊祇可隨時調劑不能概繩以官法即如人生日用最急者莫如食米一項今謂意在恤民而欲官為立制務使市價損之又損閭閻皆得賤食意則善矣欲其行之于事能乎不能乎國家休養生息百有餘年戶口繁衍自古希逢之盛會人庶則用廣用廣則價昂此一定之理經國者要在務知大體而于事勢通變贏縮之間為之補偏救弊俾庶政皆得其平即所以嘉惠元元者不外是矣因議鹽法故推類及之而因時立政之道實不外此將此傳諭中外知之

又借給兩淮鹽丁公項銀兩兩淮鹽政吉慶奏言兩淮各場煎丁本屬窮民專以煎曬鹽觔為業每因鹽觔不能接濟向各竈戶重利借貸以資日用生計甚為拮据奉　諭旨該鹽政酌量于公項內動銀數萬兩准其赴官借領每年春借冬還不必加息務須妥協經理俾濱海窮丁咸沾實惠又酌減河東餘引四萬道并更正陝西咸寧等處升斗照依部式軍機大臣議覆河東鹽政西寧條奏酌減河東餘引一摺奉　諭旨河東商人營運資本原非兩淮可比歷年餘引存積既多自難一時銷售但向來須給餘引本為廣濟民食起見例准儘銷儘報並未責其按數全完何至領運不前藉稱商本銷乏或由商人等以每歲餘引既有額須則于銷未及額之中究不敢過為減少而司榷政者因視為考成所繫雖儘數銷報之項亦未便任其贏縮懸殊此總總過計所由慮其辦理拮据也此項既屬餘引嗣後部臣亦不妨量為酌準以示體卹朕加惠商民原無二視著照軍機大臣等所請令該鹽政會同山西陝西河南各該撫將實在民官行銷及商人承辦各情形詳悉熟籌疏引裕商一一酌議具奏嗣經三省撫臣及鹽政會議合詞具奏查得晉省太原汾州寧武三府遼沁平定忻代保德等六州例銷河東之引或食本地土鹽或食蒙古達鹽州縣各按引征稅名曰鹽稅陝西鳳翔一府邠州屬之長武縣例銷河東之引食花馬池鹽州縣按引徵課名曰鳳課長武課此官民行銷之情形也引既無多鹽復任便經久相安稅課不誤無可置議其晉省之平陽蒲州潞安澤州四府解絳吉隰四州陝西西安同州二府邠乾商興四州豫省之河南河陽二府陝汝二州許州屬之襄

城共一百二十四州縣例銷河東之引食河東池鹽俱係商人認地銷引凡出鹽出場覓脚轉發所認地方或用升斗或計觔兩遵照定價聽民買食如有額引不敷之處請領餘引接濟此商人承辦各情形也查河東餘引自雍正十三年至乾隆五六兩年陸續增添至二十四萬道若如該鹽政所請遽減十分之三核計減數已至七萬二千道較之歷年未銷之數反覺過多不若將續增餘引四萬道暫爲酌減其餘引二十萬道作爲定數至所稱陝省咸甯等十二廳州縣查明升斗較報部之數加重應請改正並運銷豫省鹽觔請由水路運發以省脚費均屬恤商疏引之舉應悉照該鹽政等所議辦理從之又議准滇省鹽政五條戶部議雲南巡撫愛必達條奏一滇省原定鹽價低昂不齊請按照地方情形統行酌定數目每百觔自一兩五六錢至二兩三兩不等與乾隆元年欽奉　諭旨每百觔總在三兩以內之數相符一滇省鹽斤惟黑白兩井額煎最多黑井鹽槪運省店行銷白井鹽分運大理等府屬行銷其雲龍安寧琅阿陋草溪麗江景東抱母各井或分給近便府州縣行銷或即令本府兼辦均係歷年各按應徵課款開報奏銷嗣于乾隆四年奏撥川鹽二百四十餘萬又奏運粵鹽以致鹽多壅滯自應量爲增減原題川鹽另行撥銷並將增減改撥數目開造清册送部一各井員離任交盤應將支發薪本流滷及鋪販鹽觔各項應追應接統于册內分別條款交代一滇省行鹽井官專司督煎則奏銷督征職名自應免其開列至該管知府有督征之責行銷未完者應開列請叅全完者亦應開列請敘以上均應如所議辦理一滇省井官督煎有無壅悞作何議敘議處亦應如所奏督煎井官如按年足額准照課款全完五萬兩以下議敘之例紀錄一次其壅煎官亦照輕重分别議處得　旨如議行

十七年　敕長蘆加觔商鹽減半納課並豁免應追未完鹽課加觔銀兩奉　諭旨從前長蘆各商積欠甚多令于每引加鹽五十觔分派行銷續經部覈每年應增課銀八萬九千餘兩但蘆商積困之餘舊欠甫清若按觔加課商力未免拮据著將所加鹽觔減半納課永爲定額其乾隆二年至十六年應追未完加觔課銀一十四萬餘兩著一併加恩豁免

十八年准長蘆添領餘引七萬道長蘆鹽政吉慶奏長蘆額引而外向設餘引五萬道今乾隆十八年領到餘引均

已分領全完就現在暢銷情形通計本年應運引數前領餘引實在不敷銷售應請再領餘引七萬道連前共合十二萬道存貯運庫庶可乘此場鹽旺產之候多為領運使引地皆有貯積民食不虞缺乏疏入報可免天津餘引輸納課銀軍機大臣議覆直隸總督方觀承等奏言天津縣老少牌鹽影射滋弊仍舊折給錢文俾老弱貧民餬口有資牌鹽既去而引鹽計本取值則民食皆須增錢買鹽與民情亦多未便若使商鹽仍照牌鹽之價亦虧運商成本請以天津所銷餘引免其輸課惟額引照例輸納從之

十九年禁止蕩草出境販賣戶部議覆兩淮鹽政吉慶奏稱通泰二分司所屬各場俱係淋滷煎鹽而其法卽將煎鹽之草灰攤曬淋滷熬成鹽觔是以沿海草蕩俱撥給竈戶供煎歷禁開墾占賣蕩內產草二種白者力大較旺灰滷洗厚紅者稍遜總以供場竈之燒煎不容出境販賣乃各場竈籍口紅草曾有出賣每將蕩草私販出場轉至煎辦無貲查鹽法誌載止有放荒蓄草之條而私販蕩草該管場員分司州縣並無處分之例應照管理礦廠官員私運銅鐵出廠不行查出罰俸一年至產草極豐之年供煎有餘紅草仍聽酌量轉售白草雖然豐收仍禁止販賣以裕竈煎疏入報可十月定鎮雄州歲解鹽觔仍歸商辦設口抽稅戶部議准雲南巡撫愛必達條奏滇屬鎮雄州地方歷係行銷川省邊引鹽觔聽商販自行運售今既官為辦銷若聽威寧鹽販經由過往查察難周必致販商充斥官鹽壅銷若概令禁阻則威寧川販雖向由永寧畢節一路運銷而自開羅星渡以來卽俱由羅星渡轉運享便捷之利已久一旦阻止令其繞道赴威又恐于威寧民食額稅致多掣肘官商實有不能並行之勢應將鎮雄官鹽停止仍聽商販行銷于鎮雄總滙扼要之處酌設稅口抽收每馱一百六十觔抽稅銀一錢八分試抽一年再行題請定額從之

二十年議准兩淮新淤草灘悉照𡊨鏾給陞戶部議覆江蘇巡撫莊有恭奏言泰州分司所屬十二場除何垜一場新淤尚屬不毛外其餘十一場共丈出有草新淤八千六十一頃八十一畝零原應給各竈戶報陞但版籍竈戶並不盡業煎鹽現煎場𡊨亦不盡皆竈業自應分別給陞查富安安豐梁垜東台丁溪劉莊伍祐等七場𡊨場俱係竈業所有新淤沙蕩自應按各本場竈戶現在𡊨池面口勻派給陞至草偃小海新興三場及廟灣一場應請無論為商為竈俱按現在煎辦𡊨鏾均勻酌配管業無𡊨鏾者雖係竈籍不准給陞則場商之自置𡊨鏾者俱各有草可刈不須重價購

買倘恐日久商佔竈業則令地隨埻鐵轉移如該商埻鐵歇開卽將原給蕩地另給接開之人倘販鹽竈戶向不業煎者肯自置埻鐵辦鹽查淤地甚多因草未旺盛未經全丈嗣後草漸蕃庶亦卽照例撥給應如所奏辦理從之

二十一年准河東借買蘆鹽配運接濟河東每年額餘引張共五十八萬三千一百三十八引應配鹽四千八百五十九名是年河東鹽政西寧奏稱六七等月陰雨連綿收鹽歉薄除收獲鹽觔配運之外尚不敷鹽二千四百名懇借買長蘆餘鹽一千五百名仍用河東額引運發附近之豫省汝州等州縣及晉省潞澤等府屬按地行銷卽將河東收獲應配晉豫二省鹽觔就近改撥陝省嗣後不得援以爲例疏上報可嗣是累年皆以池鹽不敷配運借買蘆鹽接濟俱經部覆准行議准粵東海康等縣場埠事務統歸官辦粵東場產鹽觔例係動帑收買轉給各商配埠行銷原屬官爲經理惟雷屬海康遂溪徐聞三縣向未設有場員一切場埠事務俱交商人承辦據兩廣總督楊應琚奏稱自各商經辦以來未能撫恤竈戶重收鹽觔近復無力養竈漸致田堀荒殘竈丁失業請一體改歸官辦其埠務亦現乏殷商承充部議應如所請統歸各縣管理從之又議准增復河東餘引河東鹽政西寧奏稱河東從前每年請領餘引二十四萬道嗣因積鹽過多壅滯難消于乾隆十六年奏請將續增四萬道暫爲酌減乾隆十八年經前任鹽政薩哈岱以從前積鹽銷完商力稍紓奏請酌復餘引二萬道今積鹽久已銷完商力亦覺漸紓各地方既經暢銷請將從前酌減餘引二萬道照舊增復從之

二十二年加淮鹽每引十觔以二年爲限奉　諭旨兩淮商衆銷引辦課歲額通完而于地方公事更樂輸恐後著加恩自丁丑綱爲始綱鹽食鹽每引加賞十觔不在原定成本之內以二年爲限庶民食足而商力亦紓以示恤商愛民之意

又以河東鹽池歉收准運蒙古鹽觔接濟戶部議覆山西巡撫塔永寧等奏言本年河東池鹽不敷配運伏查太原府屬之岢嵐州等一十八州縣皆因相距河東千有餘里馱運維艱向無官鹽到此而地近沿邊所以俱買食蒙古之鹽百姓便安已久此十八州縣之民既准買食蒙古之鹽則其餘縣之民偶因不足暫時通融亦得仰請援照事同一例查河東運發陝省鹽觔由黃河運入渭河向來船筏行之已久今自蹬口裝載由黃河運至河津縣蒼頭鎮順流而

下計程不過二千餘里且鹽觔運同必須由河保營等處按票查驗然後放行進口一路經由地方均可按票稽查其包頭地方交易仍轉飭薩拉齊通判就近約束無許滋擾應令理藩院轉行鄂爾多斯貝子吳喇忒公綏遠城建威將軍將所買鹽觔照依時價公平交易不得高擡居奇致滋勒掯并令該管蒙古將山椽小木售賣商人以備船筏行運各商亦勿得借端私販木植得 旨如議行

二十三年修築河東鹽池以資澆曬山西巡撫塔永甯河東鹽政那俊奏言河東鹽池畦地為產鹽之本引課之源三省民食攸繫今為水所淹沒急須修築請于池北築堰一道外禦南面之汪洋而戽乾堰內之水使復舊畦仍開涵洞以資澆曬其餘地有可墾者多開新畦添補不足部議應如所奏借給耗羨銀兩興工 築從之又定兩廣鹽務章程大學士忠勇公傅恒等議覆戶部侍郎吉慶署兩廣總督李侍堯條奏兩廣鹽務章程一改設引目以定課程也查粵省鹽法正鹽之外又有正額餘鹽額外餘鹽子鹽耗鹽花紅餘鹽等項正餉之外又有正鹽場羨餘鹽場羨埠羨額外餘鹽場羨七折埠羨三封掛一鹽價子鹽京羨花紅額溢羨餘等項名目紛雜官吏易于牽混請照每年各色餘鹽觔數所納羨餘銀數核計改為額引按引輸課實屬簡便易行而于各省鹽法亦歸畫一應改設額引一十七萬六千六百九十五道併入現行六十萬四千一百三十二道額引之內又給餘引五萬道以備接濟即自乾隆己卯年為始按數行銷一嚴緝私處分以杜私梟也查粵西巡查私鹽立法未嘗不善無如相沿日久視為故套間獲一起多係有鹽無犯又以積少成多為場員開脫處分嗣後地方官承審私鹽案件必須究其來自何場審明實在數目即將場員照鹽法透漏成例議革如有仍聽多開入犯巧脫罪名者將承審官嚴加議處一官辦各埠宜全行改歸商辦也查粵西官辦之埠拖欠餘羨銀兩反多于商埠且商人行鹽等弊賴地方官稽查惟至官辦誰復為之查察自應照依平樂等埠一例召商領引辦課至廣東之博羅等埠亦應令該督作速召商承頂一禁攙和定價值以通商竈也查竈丁煎曬鹽觔資本微細一經虧折則攙和鬻私之弊必多是欲杜弊端必先恤竈戶應于欸收之年按場竈情形生鹽每包加價二分至五分不等熟鹽每包加價四分至八分不等使竈力稍裕則積弊可以漸除但加價之後仍當不時稽查如仍有攙和泥沙等弊即行查拏究治場員照例叅處從之

又定買運蒙古鹽觔事宜戶部議覆山西巡撫塔永寧等奏稱蒙古運鹽交商領買馱運之地遠近不等今查鄰近包頭之薩拉齊廳并托克托城與陝西之皇甫川皆離水次甚近即陝省神木縣離水次亦止一百餘里該貝勒既情願分運至四處地方與商貿易應准定以四處為蒙古商人交易之所至蒙古鹽斗每斗四十觔有奇今買運蒙古鹽觔彼此必須用牲口馱運若不酌增價值不敷食用請按向日與民間交易至重之價每斗酌定價銀二錢四分令較準鹽斗印照給發各處自今歲至明年正月運足三萬石以資接濟其餘鹽十三萬石零統限于八月內運完向來鹽觔入口止于殺虎口河保營皇甫川三處水陸稅口上稅即聽其散往各處售賣應給發印票以便稽查得

旨如議行

二十四年以河東池鹽歉收准配銷花馬大小池等處鹽觔接濟河東鹽政薩哈岱奏言河東池畦被水收鹽無幾所有山陝兩省民食全賴蒙古鹽觔以資接濟柰急切不能運到民間待食孔殷伏查甘肅寧夏府靈州所屬之惠安堡共計鹽井四百餘眼除配運平慶寧各府屬本引之外向有積鹽餘剩並附近之花馬小池蓮花爛泥狗潤等池收鹽豐裕較勝往時分多潤寡實于課食有益再陝省延安府屬定邊縣之大花馬池產鹽亦裕但山路險僻馱運艱難成本不無多費然蒙古鹽觔未到之先亦宜令商人備資赴買以濟配運不敷之處部議應如所請飭商自備資本前往買運以濟民食仍照長蘆之例給發護票以杜私販至所買之鹽配河東之引輸河東之課所有本省課稅自應免其重複徵收得

旨如議行議准粵西南寧等府土民鹽觔仍歸官辦粵西南寧等府屬土民即苗獞之類住居深山窮谷向隸土司管轄與漢人不相往來從前俱係買食交趾鹽觔嗣因改設流官分轄每年分撥土司餘鹽四千三百九十四包照各府首邑鹽價每觔減去四五六釐不等專責該管知府領運轉發土司官運回銷售繳納價羨旋因粵省官埠欠課經侍郎吉慶等奏請將官運各埠招商定引土司鹽觔亦應一體改引以歸畫一是年兩廣總督李侍堯奏該處每年領銷餘鹽僅止四千三百九十餘包合引二千八百四道零為數無幾若與民人畫一辦理該土司素食賤鹽非其意所樂從且苗獞與漢人素不相往來未便以銷鹽細故遽令商人前往交售致啟漢奸交通之漸所有南寧等府土司領銷鹽觔仍歸官運免其改設引目部議應如所奏辦理仍令該督責

成知府領運轉發稽查銷解不得于額銷鹽包之外再請餘鹽以杜價輕易致別埠影射之弊疏上報可又酌撥淮鹽食引于綱地行銷戶部議兩淮鹽政高恒奏江甘高寶泰等州縣壅積食引請改撥綱地融銷查兩淮行鹽口岸通融改撥例有明禁且江甘二縣逼近場竈尤為私鹽充斥之所若派撥綱地非特私鹽愈滋透越將見綱鹽口岸悉為食引所佔殊于鹽法有礙應將該鹽政所請之處無庸議奉　諭旨高寶等十四州縣著照該鹽政所請行其江都甘泉二縣照部議不准撥綱行銷

又准滇省添買粵鹽撥給彌勒州行銷雲南省城鹽店每年應收黑井等處鹽九百三十餘萬觔聽各鋪販領賣于昆明嵩明彌勒十六州縣行銷其開化廣南二府地方每年買粵鹽一百四十萬觔分運銷售巡撫劉藻以近年生齒日繁兼秋成豐稔鹽觔較前多銷請添買粵鹽三十萬觔酌撥附近廣南之彌勒州行銷其應支鹽價及帶買耗鹽等項悉照從前買運成例辦理統于銅鹽互易案內抵兌如有不敷核明應找價值數目支給報部至添買鹽觔即令委買本年粵鹽之員帶運回滇撥給行銷所有賣出鹽價除還原借銅息銀兩即將盈餘數目隨本年報銷案內一并造冊送部查核從之

二十六年議准籌辦河東鹽務事宜大學士忠勇公傅恒等議覆巡撫鄂弼鹽政薩哈岱等奏辦鹽務事宜查河東鹽務自鹽池被淹以來產鹽既少不敷配運應准其所請將二十五年額引寬至來年六月清繳俾得漸次疏銷續增餘引十四萬道之內暫行停領七萬道現今鹽價之外每觔酌增一釐至該鹽政另摺所奏遴取股商頂補引地不過一時補救之計在該鹽政惟當以經理鹽池為急務鹽池之產鹽果旺商賈之人惟利是趨不必勉強遴取而自爭先恐後矣至于近歲收買蒙古鹽觔甚屬有限惟小民之貿易出口者或以布帛煙茶互相抵換往來既便私販日多在下鹽少之時禁之過嚴則有妨民食而將來鹽多之際查之不力則有碍官引又當因時制宜悉心籌畫務祈河東鹽務日就整頓以仰副我　皇上軫念至意疏上如議行

又議定兩淮鹽法七條奉　諭旨兩淮鹽務浩繁商力不無拮据如預提餘引一事從前吉慶係派之通綱而普福高恒則擇其奮勉辦事者以為酬獎之地其中即不能允協羣情其應作何定立章程著軍機大臣會同尹繼善吉慶

高恒等詳悉妥議具奏尋議一擬派餘引宜均攤衆商以期普沾利澤一外支銀兩除公務應用不得濫行開銷一辦理帑貢宜酌定用數以備查核一鹽政養廉宜裁減五千歸之公項一匣商費用宜嚴加查察以免通綱派累一綱食鹽引宜照例行銷不得濫爲通融一私鹽透漏宜嚴加查緝以疏引目從之

又　勅准長蘆未完鹽課分作五年帶征奉　諭旨戶部議駁長蘆鹽政金輝鹽課緩徵一摺自屬按例定議但念該處鹽場今秋雨水過多商力未免稍艱著加恩將長蘆本年未完鹽課四十二萬兩准其緩至明年奏銷後分作五年帶征以示體恤

二十七年停止粵東茂暉等場墾闢鹽塲先是兩廣總督楊應琚疏請墾闢鹽場奏准行知嗣因沙土鬆浮一遇大潮風雨基圍易于坍壞以致旋作旋輟現在開成場塲僅存一百八十三口每年可收鹽三千包餘皆罷廢應准其停止其築成鹽塲行令該督造具應陞課銀清冊報部所收鹽觔歸官收買以資配運從之

二十九年准長蘆鹽政奏增蘆鹽價值大學士忠勇公傅恒等議准長蘆鹽政高誠疏奏長蘆物價近年增長繩巾蓆片車船脚費逐歲加增辦課辦運每多拮据除天津係公共口岸衆擎易舉無庸增價外其餘請照各州縣地方原定鹽價每觔加增制錢一文以資行運在小民每人每月食鹽不及一觔以一月之內多用制錢一文實無所累而商免虧本之累民無淡食之虞應如所奏以收因時調劑之益從之又加給滇省黑白二井薪本銀兩戶部議覆雲南巡撫劉藻奏言滇省黑白二井自十八年釐定章程以後兩井合計每年多辦餘鹽一百二十餘萬觔產鹽甲于通省該二井取給薪柴于百里之外運價較前倍蓰與各井情形迥有不同請將黑井之大東復三井應煎額鹽每百觔添給薪本銀一錢白井所煎正額沙滷鹽每百觔添給銀一錢五分即于該二井續辦收買及白井所管之安豐井餘鹽息銀內動支以三井額外之有餘補二井竈戶之不足于民食大爲有裨應如所奏從之

二十九年准兩淮鹽政奏預提乙酉綱引給商接濟兩淮鹽政高恒奏兩淮行鹽各省年穀屢豐銷售甚暢現辦甲申一綱計算不敷民食請預提乙酉綱淮南鹽引三十萬道淮北鹽引十萬道分給領運以裕民食戶部議查兩淮每年行銷綱引共一百六十八萬五千四百九十二道先于乾隆十一年據前任鹽政奏請預提綱鹽每年可銷若千先期

約數咨部請領經臣部議覆准行嗣後歷任鹽政按年酌數請領行銷自二十萬至三四十萬不等今該鹽政奏預提乙酉綱引四十萬道應如所請照數給商領運從之又准長蘆鹽課奏銷展限一月長蘆鹽政高誠奏長蘆各商本年領借帑項運鹽較遲鹽價未及歸同而奏銷已屆酌請暫展一月于十一月舉行以紓商力得　旨如所請行

三十年准兩淮鹽政奏預提丙戌綱引給商接濟兩淮鹽政高恒奏請預提丙戌綱淮南綱引二十萬道以裕民食戶部議如所請從之

又令河東額外存鹽照淮揚之例配用餘引以濟民食奉　諭旨據李質穎奏河東本年收鹽配引足額外尚存鹽三千二百名有零令各商加謹收貯以備將來不敷年分等語鹽觔收貯過夏易致滷耗該處池鹽何以獨能久貯留待將來補用河東連年產鹽既旺照額暢銷之外尚有盈餘或可將此項存鹽仿照淮揚之例配用餘引以濟民食較貯積陳因不更妥協乎著傳諭李質穎確按彼處情形悉心籌畫據實奏聞嗣河東鹽政李質穎奏請先酌復餘引三萬道自三十年為始赴部補領仍察看情形如有鹽引不敷之州縣即行奏請給引領運從之至三十一年復請復餘引二萬道給商領運

又酌增山東行鹽餘票山東原設額票一十七萬一千七百四十道雍正八年增餘票五萬道乾隆元年復增一千五百道五年六年復增一萬五千道至是長蘆鹽政高誠奏山東濱海行銷票鹽各州縣鹽觔日加暢銷恐將來不敷接濟請再增餘票一萬五千道以本年請領丙戌綱票引為始所銷之票按數納課戶部議應如所請從之

三十一年准兩淮鹽政奏預提丁亥綱引給商接濟兩淮鹽政普福奏請預提丁亥綱淮南鹽引二十萬道淮北鹽引五萬道以裕民食戶部議如所請從之

三十二年　諭朕此次臨幸天津該商等趨事赴公頗稱踴躍因念長蘆通綱引課每年十月內奏銷正值銷售榮鹽之時鹽價未及收齊而奏限已屆商力未能舒徐著將長蘆通綱鹽課嗣後改至十一月底奏銷俾得從容完納以示體恤

三十五年兩淮鹽政尤拔世奏淮南北各場春夏多雨場鹽歉產各口岸亦多被水行銷不暢請將己丑綱奏銷展至八月題報經部議駁得　旨著照所請行

又　諭兩浙商人聞朕允直隸臣民之請恭奉　皇太后安輿巡幸天津情殷愛戴籲懇巡撫熊學鵬代奏攜衆赴津抒誠祝　嘏奏到時伊等業已在途情詞誠切茲蹕途所至見該商等歡忻踴躍忱悃可嘉自應量加恩賚著將每引額定鹽觔外加鹽五觔免其輸納課項以一年爲滿俾商力益臻饒裕

三十六年　諭上年夏間天津等處因雨水過多被災較重業經疊降諭旨動撥銀米鐲賑頻施黎民幸無失所第念長蘆鹽地同時亦被淹浸該商等工本不無稍虧既仍照常納課又不能與貧民一體沾恩未免向隅今翠華臨莅深悉該處情形且咨訪錢價較前更爲平減雖去歲曾加錢價現在商力仍覺拮据著加恩每觔再暫加錢一文以降旨之日爲始定限一年仍照舊值行銷俾資充裕以副因災恤商之意　又　諭山東引票各商自乾隆十六年至三十一年尚有積滯未銷之鹽六十餘萬包課項俱已隨引清完而鹽包仍須陸續運售加以按年輸納正課商力未免拮据著加恩將乾隆三十五年應征欵項除雜項錢糧照舊交納外所有正課銀十八萬三千八百五十兩零分作八年帶征俾各商益資寬裕　又　諭前以長蘆鹽地去夏偶被水淹且詢知今年錢價較前更爲平減因降旨准將鹽價暫加錢一文以一年爲限仍照舊值行銷茲臨莅山東聞該商歷年引課無欠而積鹽仍有未銷經降旨將乾隆三十五年應征正課分作八年帶徵第念東省錢價亦甚平減著再加恩准照長蘆之例每斤暫加錢一文以奉旨之日爲始定限半年俾商力益資充裕

三十八年　諭長蘆商衆貲業素微前兩次巡莅天津閱視鹾務深悉其情是以節次加恩增價俾不致有墊累並將乾隆三十六年引課分作三年帶徵以紓商力今翠華臨幸各商無不踴躍歡呼但念伊等第一次銀兩業已完交而第二限帶徵之銀與本年正課同時並納仍不免少形竭蹷著再加恩將三十七年正餘課項自三十八年奏銷後起分限六年帶征俾紓商力益臻充裕以示格外體恤

三十九年戶部議覆山西巡撫覺羅巴延三河東鹽政瑺齡奏大池產鹽不敷配運請開六小池並撥運蘆鹽接濟

應如所請將原封六小池開濬仍將貯鹽處所堅固築垣以防透漏並令長蘆鹽政知會河東飭商買運從之
又長蘆鹽政西寧奏商力微薄請將乾隆三十六年第三限銀兩並三十七年六限銀兩統俟本年奏銷後分限十年帶征經部議駁得　旨允行
又四川總督文綬奏請犍爲縣開淘鹽井照例征收課銀從之
又　諭據李質穎奏今歲黃河漫堤淮安一帶鹽堆被浸該商成本虧缺商力未免竭蹷請將甲午綱除已完正課外其未運引鹽應完正課銀兩分限征收等語著照所請將淮北未運綱食引鹽應完正課銀二十七萬五千餘兩加恩准其自乙未綱起分限五年帶完以紓商力四十年兩淮鹽政伊齡阿奏請預題丙申年淮南綱引二十萬道給商接濟以裕民食戶部議如所請從之
又　諭兩淮鹽課例限次年二月奏銷前以乙亥己丑兩綱該處鹽場歉收是以准其展至八月今乙未綱奏銷復請展限該部議駁但念該處場竈偶被旱災商力不無拮据加恩將乙未綱准其展至明年八月造報至稱淮北各商上年被水辦鹽實多竭蹷請將丙申以後四綱帶完銀二十二萬餘兩展限完納之處並加恩展限四年分作八年完納以紓商力署山西巡撫覺羅巴延三等奏請將河東暫增二釐鹽價再展二年經部議駁得　旨戶部議駁巴延三等奏河東暫增二釐鹽價再請展限三年之處毋庸議一摺自屬照例辦理但念該處場價未平其小鹽池六處甫經開採接濟所得贏餘未能補足前兩年歉收之數商力不無拮据著加恩照該撫等所請將從前暫增二釐鹽價再行展限三年俾轉運益資充裕
四十一年　諭朕因兩金川蕩平奏凱恭奉　皇太后安輿臨莅山左詣　岱拈香告成闕里所有東省商衆祇候迎鑾用宜特沛渥恩俾沾慶澤著加恩將山東商人本年應征乾隆四十四十一兩年引票正項銀三十六萬七千七百餘兩又未完借項銀二十四萬兩自本年奏銷後起限分作八年帶征以示優恤
四十三年　諭河東鹽政與山西巡撫因各有專司未免意存畛域于鹽務每多掣肘因思河東鹽政事務本簡非兩淮長蘆可比竟不如令山西巡撫兼管至一切鹽務原有運使專辦今得該撫統轄但事權歸一呼應更

鹽並著爲令

四十五年　諭朕巡幸江浙道經畿輔長蘆商衆踴躍抒忱用宜一體加恩俾沾慶澤著加恩將長蘆商人應征乾隆四十四年分鹽課銀五十餘萬兩內十分之一分作五年帶征俾商力益資饒裕

又　諭朕此次巡幸江浙蹕途經過直隸山東地方其長蘆商人業經加恩緩征課項所有山東商人並淮南商人應繳提引餘利銀兩前經降旨加恩將未完銀展期遞緩分作二十一限繳完今該商人已完至　著加恩將乾隆四十五年應征票引鹽課銀八十萬餘兩自本年奏銷後起限分作六年帶征以示優恤四十七年第十三限其餘八限尙應交銀三百八十六萬六千餘兩此項提引餘利弊由高恒而起該商等按限完交已經過半朕思恤商卽所以惠民著加恩于未完銀內豁免二百萬兩其餘一百八十六萬六千餘兩仍著按原限完繳以示體恤

四十九年　諭朕翠華南幸取道淮揚兩淮商衆踴躍抒忱自應特沛恩膏俾沾慶澤所有該商等提引餘利銀一百六十三萬二千七百七十四兩零著加恩全行豁免俾淮揚商衆益資饒裕

又　諭朕此次南巡勤求民隱翠華所莅慶典時行因念兩淮竈戶僻處海濱亦應一體加恩俾得均沾渥澤所有乾隆四十五四十六等年各場因災帶征遞緩未完銀七千九百餘兩著加恩全行豁免

又　諭朕鑾輅時巡普施慶惠長蘆山東商衆踴躍抒忱自應一體加恩俾沾渥澤所有長蘆應徵引課銀四十九萬餘兩山東應徵引課銀三十六萬餘兩著加恩分作八年帶征俾商力益資饒裕　又戶部議覆兩廣總督舒常奏粵東鹽務經尙書福康安會同福州將軍永德于審辦譚達元控告總商沈冀川案內查出　商逾限未完鹽價銀一十八萬七千三百餘兩皆由輭轆轉運各商完舊掛新陸續拖欠且因總商派捐津貼銀兩散商有所藉詞遂至積少成多力難倂納請照乾隆二十三年清查積欠成例分限帶徵如數在一千兩以內者分別定限自四箇月起至八箇月止勒令全完自一千兩至二千兩者限一年完自三千兩至四千兩者限一年半帶完自五千兩至一萬以內者限二年半帶完王昌龍名下埠地較多欠數繁重應請限五年帶完等語臣等伏思粵東鹽務自乾隆

二十四年查辦以來仰蒙　皇上天恩先鹽後課俾得轉輸獲利各商等自應急公報效乃經理不善掛欠鹽價至如許之多若一時遽議紛更轉于公事無益應如所奏照乾隆二十三年清查積欠成例分限帶征勒追還款仍令該督轉飭運使將應完銀數按月追繳倘有不實力急公仍前拖欠者即將該商加倍治罪並將承追不力各員照例參處該督仍隨時通飭文武員弁實力緝私俾得暢銷官引又稱總商之設原因督辦查催必需有人承總方得無誤課程前因沈冀川倡議派捐以致衆情不服今面詢散商均稱辦理奏銷督催餉項必須專責總商請應仍循其舊查粵省設立總商原因督催餉課承辦奏銷乃積久弊生遂有收捐津貼致成派累今既清釐積弊自應一併革除況運使及場員皆專司鹽務地方官又有承催鹽課不力處分該督果實力督辦不患不年清年款何必因循陋習復立總商致滋勒派之漸從之

五十年　諭全德奏海州分屬板浦中正臨興三場因去冬今春雨澤愆期晴乾日久產鹽有限請將乙巳綱應征錢糧懇恩緩征著照所請所有該竈戶等應輸乙巳綱錢糧著加恩至本年秋場產旺後再行征收以紓商力十二月山西巡撫伊桑阿奏請將河東續增二釐鹽價作為定額經部議駁得　旨戶部議駁伊桑阿奏河東運鹽成本不敷請將續增二釐作為定額一摺固屬照例辦理第念河東池鹽全係陸運需費浩繁今戶口日增物價胥貴則運鹽之食物腳價較之往年自必有增無減該撫既稱現增之價不致有妨民力而該商等亦藉得少為舒展著照所請將續增二釐鹽價加恩准作定額以紓商力

礬

通考榷礬者唐於晉州置平陽院以收其利開成三年度支奏罷之以礬山歸州縣五代以來剏務置官吏宋朝之制白礬出晉慈坊州無為軍汾州之靈石縣（無為軍場曰崑山自大中祥符元年後以停積頗多權罷煮造靈石場至道初廢景德元年復置大中祥符八年又廢其礬徙就晉州慈州場曰芥泉）綠礬出慈隰州池州之銅陵縣（隰州場太祖時以地接河東偽境罷之太平興國八年本州牙吏卜美請募工造鑊煮礬輸官課詔從其請銅陵場雍熙二年廢天禧五年復置又汾州靈石亦有綠礬）各置官典領有鑊戶煮造入官市晉汾慈州礬以一百四十斤為一馱給錢六十（給見錢三之二餘準以茶絲）隰州礬馱減三十斤給錢八百賣博白綠礬汾州每馱二十四貫五百慈州又增五百隰州每馱四貫六百皆博賣於人又有散

賣者白礬坊州斤八十錢汾州百九十二錢無爲軍六十錢綠礬斤七十錢至道中白礬歲課九十七萬六千斤綠礬四十萬五千餘斤賣錢十七萬餘貫貞宗末白礬增二十萬一千餘斤綠礬增二萬三千餘斤賣錢增六萬九千餘貫建隆三年詔禁商人私販幽州礬官司嚴捕沒入之其後定令私販河東幽州礬一兩以上私煮礬三斤及盜官礬至十斤者棄市開寶三年二月增私販至十斤私煮及盜滿五十斤者死餘論罪有差太平興國初以歲鬻不充有司請嚴禁法詔私販化外礬一兩以上及私煮至十斤並加律論決而再犯者悉配流遠復犯者死湻化元年有司言慈州官礬滯積蓋小民多就山谷僻奧處私煮以侵其利而綠礬價錢不可以晉州礬均法詔如犯私茶論罪建隆時命晉州制置礬務許商人輸金帛絲綿茶及緡錢官以礬償凡歲增課八十萬貫湻化初有司言國家以見錢酬礬直商客以陳茶入博有利豪商無資國用請今後惟以金銀見錢入博從之

續通考案南宋榷礬之法高宗建炎三年黃潛厚奏許商人販淮南礬入東南諸路聽輸錢行在持引赴場支礬紹興十一年以韓球言撫州青膽礬斤錢一百二十文土礬斤三十文省鉛山場所產品高於撫青膽礬斤一百五十文黃礬斤八十文二十九年以淮西提舉司言取紹興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所收礬錢一年中數四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緡爲定額其他產礬之所若潭州瀏陽永興場韶州岑水場皆置場給引歲有常輸惟漳州之東去海甚邇大山深阻雖有采礬之利而潮梅汀贛四州之奸民聚焉其魁傑者號大洞主小洞主土著與負販者皆盜賊也嘉定後礬事無可考

元產礬之所在腹裏曰廣平冀寧江浙省曰鉛山邵武湖廣省曰潭州河南省曰廬州河南在廣平者世祖至元二十八年路鵬舉獻磁州武安縣礬窯一十所週歲辦白礬三千斤在潭州者至元十八年李日新自具工本於瀏陽永興礬場煎烹每十斤官抽其二在河南者立礬課所於無爲路每礬一引重三十斤價鈔五兩文宗天歷元年歲課腹裏三十二錠二十五兩八錢江浙省額外四十二兩五錢河南省額外二千四百一十四錠三十三兩一錢

凡礬貨賣訖限十日將引赴所在官司繳納批抹如違限不繳納者笞四十凡貨賣之處辦課官司隨時批驗引目依例收稅許令發賣違者杖六十斷沒一半其北礬犯界侵奪南礬者罪亦如之凡提點正官禁治不嚴致有私礬

生發取招斷罪凡官吏權勢之家詭名攙買虧官損民依鹽法科斷

太祖洪武三年十月定征礬法時戶部言廬州府黃墩崑山及安慶府桐城縣皆產礬歲入官者二十二萬七百斤每三十斤爲一引共七千三百五十八引每引官給工本錢一百五十文其私煎者論如私鹽從之十八年令膽礬與金銀硃砂等俱起解本色礬則與魚茶酒醋等俱折收金銀錢鈔永樂九年三月温州府民言歲輸白礬數十斤赴京阻隔山路負運實難乞附海運舟輸納爲便帝問工部礬欲何用對曰以染色布帝曰特染布耳而勞民于數千里之外可罷其歲徵自今製布衣不必染色宣德元年三月錦衣衛力士寗直言山西中條山產膽礬乞令有司採以進帝曰膽礬何切於用使民耕則有粟充饑桑則有帛禦寒礬如山積何益平小人之言不足聽也古之人君惟欲民富凡山澤之利皆弛其禁若礬可利民聽其自採景泰二年定收稅則例皁白礬每斤稅鈔牙錢鈔塌房鈔各六十五文萬歷時陝西礬窠四所額辦課銀四兩六錢五分有奇礬課鈔河南一千五百七十貫陝西一千一百六十貫一百一十文山西六百六十六貫

九通分類總纂

卷二十三之二十五

　吳縣汪鍾霖甘卿甫纂校

征榷類四

榷酤　禁酒　醋附　榷茶

通考酒誥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矧汝剛制於酒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於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周官萍氏掌幾酒謹酒

漢文帝即位賜民餔五日漢興有酒酤酤禁其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十六年九月令天下大餔後元年詔戒爲酒醪以靡穀

景帝中元三年夏旱禁酤酒後元年夏大餔民得酤酒

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

昭帝始元六年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乃罷榷酤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　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

通典孝昭始元末丞相車千秋奏罷酒酤賣酒斗四錢孝元時賈捐之上書曰昔孝文時天下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今天下人賦數百造鹽鐵榷酒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而人困矣王莽時羲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賖貸斡在縣官唯酒酤獨未斡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率開一壚以賣月讐五十釀爲準一釀用粗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價而參分之（參三）以其一爲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價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糟酨灰炭（酨酢漿也　酨才代反）給工器薪樵之費而人愈怨

通考王莽篡漢始立法官自釀酒賣之義和魯匡言山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賖貸斡在縣官唯酒酤乃獨未斡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時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勿食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亡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率開一盧以賣讎五十釀爲準一釀用麤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

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賈而參分之以其一爲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賈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及糟截灰炭給工器薪樵之費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張長叔臨菑姓偉等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莽知民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用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卬以給贍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卬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卽要貧弱先聖知其然故斡之每一斡爲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姦吏猾民並侵衆庶各不安生

東漢和帝永元十六年詔兗豫徐冀四州雨多傷稼禁酤酒

順帝漢安二年禁酒

桓帝永興二年以旱蝗饑饉禁郡國不得賣酒祠祀裁足

漢末曹操表奏酒禁孔融爭之

趙石勒以民始復業資儲未豐重制禁釀行之數年無復釀者

宋文帝時揚州大水主簿沈亮建議禁酒從之

後魏明帝正光後國用不足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米五萬三千五十四斛九斗糵穀五千九百六十斛麴三十萬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時郊廟百神郡祀依式供營遠蕃客使不在斷限

通志 陳文帝天嘉中虞荔等以國用不足奏請榷酤從之

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酒坊與百姓共之

唐廣德二年十二月敕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除此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大歷六年二月量定三等逐月稅錢並充市絹進奉

建中三年制禁人酤酒官司置店自酤收利以助軍費

通考 貞元二年復禁京城畿縣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每斗榷百五十錢其酒戶與免雜差役獨淮南忠武宣武河東

榷麴而已

憲宗元和六年京兆府奏榷酒錢除出正酒戶外一切隨兩稅青苗錢據貫均率從之十二年戶部奏準勅文如配戶出榷酒錢處即不得更置官店榷酤其中或恐諸州府先有不配戶出錢者即須榷酤請委州府長官據當處錢額約米麴時價收利應額足即止

太和八年遂罷京師榷酤凡天下榷酒爲錢百五十六萬餘緡而釀費居三之一貧戶逃酤不在焉

會昌六年勅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榷麴并置官店酤酒代百姓納榷酒錢并充資助軍用各有權許限揚州陳許汴州襄州河東五處榷麴浙西浙東鄂岳三處置官店酤酒如聞禁止私酤官司過爲嚴酷一人違犯連累數家閭里之閒不免咨怨宜從今以後如有百姓私酤及置私麴者但許罪止一身同謀容縱任據罪處分鄉井之內如有不知情並不得追擾兼不得沒入家產

昭宗世以用度不足易京畿邊鎮麴法復榷酒以贍軍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方顓其利按兵請入奏利害天子遽罷之

續通志 梁太祖開平三年敕聽諸道州府百姓自造麴官中不禁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敕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鄉村人戶於夏秋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任百姓造麴醞酒

通考 長興元年敕節文人戶秋苗一畝元徵麴錢五文今後特放三文止徵二文二年放麴錢官中自造麴逐年減舊價一半於在城貨賣除在城居人不得私造外鄉村人戶或要供家一任私造令下人甚便之 其年七月以課額不逮準前禁鄉村百姓造麴其已造到者令納官量支還麥本

續通典 周世宗顯德四年敕停罷先置賣麴都務鄉村人戶今後並許自造米醋及買糟造醋供食仍許於本州縣界酤賣

通考 宋朝之制三京官造麴聽民納直諸州城內皆置務釀之縣鎮鄉閭或許民釀而定其歲課若有遺利則所在皆請官酤陳滑蔡潁隨郢鄧金房州信陽軍舊皆不禁太平興國初京西轉運使程能請榷之乃置官吏局署

取民租米麥給釀以官錢市樵薪及吏工傭料歲計獲利無幾而主吏規其盈羨又醞齊不良酒多漓壞至課民婚葬量戶大小令酤民甚苦之歲儉物貴殆不償其費太宗知其弊淳化五年詔募民自釀輸官錢減常課三之二使易辦民有應募者檢視其資產長吏及大姓共保之後課不登則均償之是歲取諸州歲課錢少者四百七十二處募民自酤或官賣麴收其直其後民應募者寡猶多官釀　陝西雖榷酤而尚多遺利度支員外郎李士衡請增課以助邊費乃歲增十一萬餘貫兩浙舊制募民掌榷雍熙初以民多私釀乃蠲其禁其榷酤歲課如麴錢之制附兩稅均率雍熙二年詔杭州更榷法以來城郭富豪之家坐收酤醞之利鄉村貧弱之戶例納配率之錢非便可仍依江南例官造酒減價酤賣其所均錢並罷納天禧四年轉運使方仲荀言本道酒課舊額十四萬遺利尚多乃歲增課九萬八十貫川陝承僞制賣麴價重開寶二年詔減十之二既而頗與榷酤言事者多以爲非便乃罷之仍舊賣麴

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元年詔先是募民掌茶鹽榷酤民多增常數求掌以規利歲或荒儉商旅不行致虧常課多籍沒家財以償甚乖仁恕之道今後宜並以開寶八年額爲定不得復增

眞宗景德四年詔曰榷酤之法素有定規宜令計司立爲永式自今中外不得復議增課以圖恩奬時承平日久掌財賦者法禁愈密悉籠取遺利凡較課以祖額前界遞年相參景德初榷務連歲有羨三司即取多收者爲額上以其不俟朝旨或致掊克乃詔增額皆奏裁

至道二年兩京諸州收榷課銅錢一百二十一萬四千餘貫鐵錢一百五十六萬五千餘貫京城賣麴錢四十八萬餘貫天禧末榷課銅錢增七百七十九萬六千餘貫鐵錢增一百三十五萬四千餘貫賣麴增三十九萬一千餘貫漢初犯私麴者並棄市周祖始令至五斤死建隆二年四月以周法太峻令民犯私麴者至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處極典其餘論罪有差私市酒麴者減造者罪之半三年三月再下酒麴之禁凡私造差定其罪城郭二十斤鄉閭三十斤棄市民敢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諸州城二十里者至五斗死所定里數外有官署酤酒而私酒入其地一石棄市乾德四年詔比建隆之禁第減之凡至城郭五十斤以上鄉閭一百斤以

上私酒入禁地二石三石以上至有官署處四石五石以上者乃死法益輕而犯者鮮矣

熙寧十年以前天下諸州酒課歲額　四十萬貫以上　東京　成都二十八務　三十萬貫以上　開封三十五務　秦十八務　杭十務　二十萬貫以上　京兆二十三務　延十二務　鳳翔二十五務　渭十三務　蘇七務　十萬貫以上　西京二十三務　北京二十七務　齊二十六務　鄆十一務　徐七務　許十三務　滄二十三務　眞定八務　定六務　華十務　慶十三務　鎮戎六務　太原十一務　亳十二務　鄜六務　宿十三務　楚五務　泗十務　眞八務　越十務　湖六務　婺九務　秀十七務　江寧六務　常九務　江陵十五務　綿十四務　漢十九務　邛十九務　果二務　梓十八務　閬四十二務　五萬貫以上　南京九務　青十務　密五務　萊四務　淄七務　淮陽四務　兗九務　濟六務　單四務　濮七務　襄八務　鄧八務　孟五務　蔡二十二務　陳六務　潁七務　鄭八務　澶九務　冀十四務　瀛七務　博十四務　棣十三務　德十六務　恩十一務　濱八務　相七務　邢十二務　洺十一務　深五務　趙七務　河中七務　陝十五務　同十一務　耀五務　邠五務　寧八務　環二十五務　保安二務　涇六務　隴十務　階六務　德順　通遠　晉十二務　儀七務　絳八務　隰八務　汾四務　揚九務　泰八務　壽十六務　廬二務　舒十九務　無爲十務　潤六務　明五務　溫七務　台八務　衢四務　睦七務　宣七務　信八務　潭八務　鄂八務　鼎三務　眉十六務　蜀八務　彭八務　嘉二務　遂四務　合九務　興元三十六務　建十三務　五萬貫以下　沂六務　濰三務　曹四務　光化一務　汝十務　滑四務　永靜六務　懷十務　磁十二務　衞五務　祈三務　保一務　通利六務　解四務　虢六務　商八務　坊四務　鳳五務　岷　乾七務　忻二務　嵐四務　保德一務　岢嵐二務　石二務　海四務　通四務　蘄八務　和五務　光七務　黃八務　漣水一務　高郵二務　太平六務　江六務　洪七務　饒九在城石頭景德五縣興利　興國三務　安五務　澧二務　岳四務　簡十五務　資十六務　懷安十二務　劍三務　三萬貫以下　廣濟一務　隨二務　金一務　均三務　郢三務　唐五務　鄭四務　雄一務　乾寧二務　潚四務　安肅一務　永寧二務　廣信一務　順安一務　丹三務　北平一務　熙一務　成三務　潞十務　府一務　代七務　威勝軍八務　平定軍四務　澤五務　憲一務　慈三務　遼二務　滁六務　濠七務　處八務　歙六務　南康四務　廣德二務　虔十三務　池六務　撫一務　筠十一務　臨江三務　建昌三務　衡六務　漢陽三務　陵井監二十務　永康八務　荊門一務　昌四務　普四十三務　榮六務　渠一務　廣安三務　利六務　南劍十五務　三泉一務　蓬七務　興一務　洋五務　一萬貫以下　登二務　信陽二務　信安一務　保定一務

房務三　慶成務三　寧化軍務一　南安務二　吉務九　袁務四　永務三　邵務二　峽務一　歸務一　雅務七　瀘務一　巴務十四

邵武務四　文務一　五千貫以下　原務十一　開寶監　火山軍務一　道務一　郴務一　全務一　桂陽務六　戎務三

富順監務一　龍務三　集務二　壁務三　大寧監務一　渝務四　萬務一　忠務一　無定額　萊蕪監　利國監　河

康定軍　沙苑監　太平監　司竹監　大通監　麟　豐　永平監　辰　沅　湞州監　黎　茂　威　劍

門關　無榷　夔　黔　達　開　施　涪　雲安　梁山　福　汀　泉　漳　興化一廣南東西兩路州軍

仁宗時河北酒稅務有監臨官而轉運司復遣官比視歲課寖以侵民詔禁之既而又請場務歲課三千緡以上者以使臣監臨帝曰歲入不多而增官得無擾乎乃詔歲課倍其數乃增使臣時天下茶鹽酒稅歲課有比年不登者詔取一歲中數別爲額後雖羨溢勿復增嘉祐初又詔酒稅場務毋得抑配人戶苛阻商旅求羨餘以希賞乾興初言者謂天下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者禁羣飲教節用之義遂詔鄉村毋得增置酒場已乏民主之者期三年他人雖欲增課以售弗聽主者欲自增課委官吏度異時不致虧負然後上聞既而御史中丞晏殊請酒場利薄者悉禁增課從之初酒場歲課不登州縣多責衙前或五保輸錢以充其數嘉祐治平中數戒止之又詔蠲京師酒戶所負麴錢十六萬緡皇祐中酒麴歲課合緡錢一千四百九十八萬六千一百九十六至治平中減二百一十二萬三千七百三而皇祐中又入金帛絲纊芻粟材木之類總其數四萬七百六十治平中乃增一百九十九萬一千九百七十五云

英宗治平四年詔江南近復村酒場抑民市酒者罷之

神宗熙寧四年三司承買酒麴坊場錢率千錢稅五十儲之以祿吏七年諸郡舊不釀酒者許以公使錢釀之率百緡爲一石溢額者論以違制律

崇寧二年知漣水軍錢景允言建立學舍請以承買醋坊錢給用詔常平司計其無害公費乃如所請仍令他路準行之先是元祐初臣僚請罷榷醋而戶部以爲本無禁文命加約束至紹聖二年翟思請諸郡醋坊日息用度之餘悉歸之常平以待他用及是景允有請故令常平司計之宣和六年戶部奏諸路增酒錢請如元豐法悉充上供爲

戶部用毋以入漕司從之

高宗建炎三年張浚用趙開總領四川財賦開言蜀民已困惟榷酤尚有贏餘遂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帑賣供給酒卽舊撲買坊場所置隔釀設官主之民以米赴官自釀每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明年偏其法於四路於是歲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貫凡官槽四百所私店不與焉於是東南之酒額亦日增矣四川制置使胡世將卽成都潼川府資普州廣安軍創淸酒務許人戶買撲分認歲課爲錢四萬八千餘緡自趙開行隔槽法所增至十四萬六千餘緡（紹興元年額）及世將改官監所入又倍自後累增至五十四萬八千餘緡（紹興二十五年額）而外邑及民戶坊場又爲三十九萬緡（淳熙二年額）然隔槽之法始行聽民就務分槽醞賣官計所入之米而取其課若未病也行之旣久醞賣虧欠則責入米之家認定月額不復覈其米而第取其錢民始病矣　紹興十三年詔淮東總所酒止於元置州軍淮西總所止於建康揚州止於本州不於別州縣村鎭添置其有添置及諸軍開沽並與停閉　十五年罷夔路酒禁夔舊無酒禁爲場店一百四十餘所建炎末增至六百餘所約增額錢四萬二千九百餘貫然土荒人少不以爲便至是宣撫司與轉運司對數補塡遂弛其禁十二月詔南北十一庫並隸左右司充贍軍激賞酒庫　二十一年詔諸軍買撲酒坊特許依舊監官賞格四萬三萬貫以上場務增及一倍減一年磨勘以下者遞賞有差乾道閒又詔諸酒庫除本任旬發窠名錢外能補納前官拖欠者各有賞勸又詔十萬貫以上場務酒官任滿與減四年磨勘餘等第推賞有差　二十五年罷逐路漕司寄造酒以侍御史湯鵬擧言諸州縣寄造不支本錢專用耗米始於李椿年甚於曹泳故也　三十年以檢點措置贍軍酒庫改隸戶部旣而戶部侍郞邵大受等言歲計賴經總制窠名至多今諸路歲虧二百萬皆緣諸州公使庫廣行造酒別置店沽賣以致酒務例皆敗壞乃詔戶部行下提刑司檢察諸州將違法酒店日下住罷其諸州別置酒庫如軍糧酒庫防椿庫月椿庫之類幷省務寄酒及帥司激賞酒庫應未分隸經制錢去處並日下立額分隸補趁虧額　三十一年殿帥趙密以諸軍酒坊六十六歸之戶部同安郡王楊存中罷殿巖復以私家撲酒坊九處上之歲通收息六十萬緡有奇以十分爲率七分起赴行在三分應副漕計蓋自軍興以來諸帥擅榷酤之利由是縣官始得資之以佐經費焉乾道元年以浙東西六十四所撥付三

衙分認課額歲付左藏南庫輸餘錢充贍軍器等用五年三衙以酒庫還之戶部
孝宗興隆二年右正言龔公武言私酒私麴有禁法也未聞有犯糯米之罰者乞行禁止二年臣僚言贛州并福建
廣南等處以煙瘴之地許民間自造酒服藥小民無力醞造榷酤之利盡歸豪戶乞將所造酒經官稅畢然後出
賣其稅錢樁發行在從之八年詳定勅令所以知常德府劉邦翰言湖北之民困於酒坊至貧之家不捐萬錢則
不能舉一吉凶之禮乞將課額令民隨產業均納其醞造酤賣聽民便然以酒課均分民間即是兩稅之外別生一
稅他日漁利之臣仍舊酤榷而此稅不除反爲民害乃檢乾道重修勅令禁止抑買淳熙三年詔減四川酒課錢
四十七萬三千五百餘貫令禮部給除度牒六百六十一道補還令歲減數自來年以後於四川合應副湖廣總
所錢內截上件錢補足從制使范成大之請也　七年從右正言葛邲之請詔民開買撲酒坊二界既滿無人承買
雖欲還官而官司不受無以償還虛受刑責仰諸路提刑司委官體究蠲放八年兵部侍郎芮輝言潭州自紹興
初劇盜馬友行稅酒法一方便之於官無費歲得錢十四五萬緡昨守臣辛棄疾變榷酒人多移徙乞依舊法
續通考寧宗嘉泰四年二月蠲臨安府逋負酒稅至開禧元年二月復蠲之嘉定四年四月禁兩浙福建州縣科折
鹽酒先是孝宗初即位免楊存中所獻酒坊逋負錢四十萬緡乾道二年二月蠲諸路酒坊逋負淳熙三年六月減
四川酒課四十七萬餘緡七年十一月禁淮南諸司州郡抑配民酒九年九月以旱減恭合渠昌州今年酒課十一
年七月蠲減浙東敗闕坊場酒課十六年四月光宗即位以四川應起經總制錢存留二年代輸鹽酒重課又以兩
浙犒賞酒課隸諸州歲入六十五萬尋減三十萬紹熙三年正月蠲四川鹽酒重額錢九十萬緡五月仍以兩浙犒
賞酒庫隸諸州令戶部郎官提領歲以四十五萬緡爲額至是年乃有浙閩科折鹽酒之禁十六年五月詔復潭州
稅酒法
理宗寶慶二年三月以久雨詔大理寺三衙兩浙運司臨安府諸屬縣榷酒所凡贓賞等錢非已決者一切勿徵毋錮留
妻子　紹定二年十月詔台州水災除茶鹽酒酤諸雜稅郡縣抑納者監司察之　嘉熙二年十二月詔四川諸州縣鹽
酒榷額自明年始更減免三年其四路合發總所綱運者亦免開慶元年嚴私酤之禁　景定三年十月詔蠲四川制

總州縣鹽酒榷額
五年六月命董宋臣兼主管御前酒庫度宗咸淳元年十月減四川州縣鹽酒課始自景定四年始再免徵二年至四年十月又詔已減四川州縣鹽酒課自咸淳四年正月一日再免徵三年

遼制凡頭下軍州酒稅赴納上京

太祖神冊時遼東新附地不榷酤鹽麴之禁亦弛至聖宗太平中馮延休韓紹勳相繼商利欲與燕山平地例加繩約其民病之

興宗景福元年禁職官不得擅造酒糜穀有婚祭者有司給文字始聽

道宗清寧十年十一月詔南京不得非時飲酒

續通典金榷酤之法多因宋遼之舊太宗天會三年始命榷官以周歲爲滿十三年詔公私禁酒

世宗大定三年詔宗室私釀者從轉運使鞫治省奏中都酒戶多逃以故課額愈虧上曰此官不嚴禁私釀所致也命設軍百人隸兵馬司同酒使副合干人巡察雖權要家亦許搜索奴婢犯禁杖其主百並令大興少尹招復酒戶

續通考八年更定酒使司課及五萬貫以上者依舊例通注文武官餘並右職有才能累差不虧者爲之次年大興縣官以廣陽鎮務虧課而懼奪其俸乃以酒散部民使輸其稅大理寺以財非入己請以贖論帝曰雖非私贓而貧民亦受其害若止從贖何以懲後特命解職至十九年三月尚書省奏虧課院務顏葵等六十八人各合削官一階帝曰以承廕人主榷酤此遼法也法弊則當更張唐宋法有可行者則行之　十八年三月命戍邊女直人遇祭祀婚嫁節辰許自造酒二十六年更定酒課功酬法尚書省奏鹽鐵酒醋自定課後增各有差帝曰監臨官惟知利己不知利從何來若恢辦增羨者酬遷虧者懲殿仍更定併增併虧之課無失原額橫班祗虧者與餘差一例降罰庶有激勸又如功酬合辦二萬貫而止得萬七八千難造兩酬一向多止納萬貫輒以餘錢入己今後可令見差使內不迭酬餘錢與後差使內所增錢通算爲酬庶錢可入官又覽官食直若不先與何以責廉今後及格限而至者即用此法時粱肅爲吏部尚書舉同安主簿高旭除平陽酒使肅奏明君用人必器使之旭儒士優於治民若使坐列肆榷酒酤非

所能也請諸道鹽鐵使依舊文武參注其酒稅使副以右選三差俱優者爲之帝稱善　罷酒稅司杓欄人梁肅拜參知政事上疏論生財舒用八事二曰罷酒稅司杓欄人五曰罷榷醋以利與民七曰隨路酒稅許折納諸物詔議行之二十七年命天下院務依中都例改設麴課聽民酤初二十四年七月帝在上京會寧尹富察通言可罷上京酒務令民自造以輸稅帝曰先灤州諸地亦嘗令民煎鹽後以不便罷之今豈可令民自沽邪二十六年帝以上京酒味不嘉欲如中都麴院取課庶使民得美酒至是遂議以天下院務依中都例改收麴課而聽民酤并議遣官詢問遼東來遠軍南京路新息虞城西京路西京酒使司白登縣德哷勒部族天城縣七處除稅課外願自承課者賣酒帝曰自昔鹽官多私官錢若令百姓承辦庶革此弊其試行之

章宗明昌元年正月更定新課令即日收辦承安元年七月定中都麴使司以大定二十一年至明昌六年爲界通比均取一年之數爲額中都麴使司大定間歲獲錢三十六萬一千五百貫至是年歲獲四十萬五千一百三十三貫西京酒使司大定間歲獲錢五萬三千四百六十七貫五百八十八文至是年歲獲十萬七千八百九十三貫乃定通比均取法至泰和四年九月省奏在都麴使司自定課以來八年併增宜依舊法以八年通該課程均其一年之數仍將新增諸物一分稅錢併入通爲課額以後之課每五年一定其制又令隨處酒務元額上通取三分作糟酵錢三年三月復榷醋先是明昌五年以有司所入不充所出言事者請榷醋息遂令設官榷之其課額俟當差官定之尋罷至是省臣以國用浩大遂復榷醋五百貫以上設都監千貫以上設同監一員五年四月令酌收杓欄錢省奏舊隨處酒稅務所設杓欄人以射糧軍歷過隨朝差役者充大定二十六年罷去其隨朝應役軍人各給添支錢粟酬其勞今擬將元收杓欄錢以代添支令各院務驗所收之數百分中取三隨課代輸更不入比歲約得錢三十餘萬以佐國用泰和六年制院務賣酒數各有差若數外賣及將帶過數者罪之

宣宗貞祐三年十二月議酒稅設使司依大定之制御史田迥秀言大定中酒稅錢及十萬貫者始設使司其後二萬貫亦設今河南使司五十餘員虛費月廩宜依大定之制至元光元年復設麴使司

哀宗天興二年九月禁公私釀酒

續通典元太宗時立酒醋務坊場官榷酤辦課仍以各州府司縣長官充提點官隸徵收課稅所

續通考世祖中統三年三月免高麗酒課至元二年四月敕上都商稅酒醋等課毋徵四年八月申嚴平灤路私醞酒醋之禁（互見鹽鐵考） 九月申嚴西夏中興等路僧尼道士商稅酒醋之禁（互見征商考） 至十四年五月申嚴大都酒禁犯者籍其家貲散之貧民十八年五月禁甘肅瓜沙等州為酒十九年十月禁大都及山北州郡酒二十年四月（元典章作十五年七月）申嚴酒禁有私造者財產女子沒官犯人配役 七年九月山東饑敕益都濟南酒稅以十之二收糧十年四月定葡萄酒三十分取一例時大都酒使司欲於十分中取一省部議葡萄酒漿雖以酒為名實不用米麴自六年七年立為課額止三十分取一宜令如舊從之十五年正月弛女直碩達勒達酒禁二月以川蜀地多嵐瘴弛酒禁四月以時雨霑足稍弛酒禁民之衰疾飲藥者官為醞釀量給之十一月開酒禁十六年二月以大都河間山東酒醋等課併入鹽運司二十二年正月詔禁私酒右丞盧世榮言京師富豪戶釀酒價高而味薄以致課不時輸宜一切禁罷官自酤賣向之歲課一月可辦從之至二月又申禁私造酒麴三月罷上都醋課九月罷榷酤初民間酒聽自造米一石官取鈔一貫盧世榮以官鈔五萬錠立榷酤法米一石取鈔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之聽民自造增課鈔一貫為五貫二十五年二月禁遼陽酒至六月禁上都桓州應昌隆興酒二十七年七月禁平地忙安倉釀酒犯者死十月禁大同路釀酒十一月禁上都山後釀酒二十八年三月太原饑嚴酒禁十月嚴山後酒禁三十一年成宗即位六月以甘肅等處米價湧貴詔禁釀酒 四月以武岡寶慶二路薦經寇亂免今年酒稅課至二十七年八月又免大都平灤河間保定四路流民租賦及酒醋課 七月弛寧夏酒禁至二十七年九月武平地震盜賊乘隙剽劫民愈驚恐平章政事特穆爾以便宜蠲租賦罷商稅弛酒禁二十九年四月弛太原甘肅酒禁仍榷其酤八月弛平灤酒禁十月弛上都酒禁 二十九年正月江西福建酒稅課悉歸有司 自二十五年二月改江西茶運司為都轉運使司并榷酒醋稅至是從江西行省左丞高興言詔江西酒醋之課不隸茶運司福建酒醋之課不隸鹽運司皆依舊令有司辦之三月令湖廣龍興南京分辦杭州酒課十之三丞相完澤等言杭州省酒課歲辦二十七萬餘錠湖廣龍興歲辦止九萬錠輕重不均於是減杭州省十分之三令湖廣龍興南京三省分辦

成宗元貞元年閏四月弛甘州酒禁大德元年七月免上都酒課三年至十一年五月罷尋麻林酒稅羨餘三年五月鄂岳漢陽興國常澧潭衡辰沅寶慶常寧桂陽茶陵旱免其酒課五年九月江陵常德澧州皆旱免其門攤酒醋課　十一月禁和林釀酒至五年四月又禁和林釀酒其諸王駙馬許自釀飲不得酤賣六年十一月禁和林軍釀酒惟安西王阿南達諸王呼喇珠托克托布哈伊奇哩駙馬曼濟台鴻吉哩岱雅爾哈許釀八年六月開和林酒禁立酒課提舉司　五年十月以歲饑禁釀酒至十一月詔諭中書省近因禁酒閭閻高需酒之人有豫市而儲之者其無釀具者勿問六年正月又禁民釀酒十二月禁諸路釀酒七年正月以歲不登禁河北甘肅陝西等郡釀酒七年二月併大都鹽運司入河間運司其所掌京師酒稅課令戶部領之五年開上都大都酒禁其所隸兩都州縣及山後河東山西河南嘗告饑者仍悉禁之閏五月又詔上都路應昌府伊奇喇斯和林等處依內郡禁酒十月弛太原平陽酒禁十二月又弛京師酒課許貧民釀酒八年大都酒課提舉司設槽房一百所至九年併為三十所每所一日所醞不許過二十五石之上十年復增三所武宗至大三年又增為五十四所歲輸十萬餘錠九年七月禁晉寧冀寧大同釀酒至十一年武宗即位九月中書省言杭州一郡歲以酒糜米麥二十八萬石禁之便河南益都諸郡亦宜禁之制曰可十二月以饑故禁山東河南江浙民釀酒　十一年七月江浙水民饑詔酒醋門攤課程免一年

十一月詔免建康路今年酒醋課

武宗至大元年九月弛諸路酒禁十月又以大都艱食罷榷酤閏十一月以杭州紹興建康等路歲比饑饉免今年酒課十分之三

仁宗延祐元年正月除四川酒禁至七年英宗即位五月弛陝西酒禁八月罷上都嶺北甘肅河南諸郡酒禁禁興元鳳翔涇州邠州酒以歲荒故也至十二月又以汴梁南陽歸德汝寧淮安水敕禁釀酒四年四月禁嶺北酒五年三月禁和寧淨州路酒十月又禁大同冀寧晉寧等路酒十一月禁開成莊浪等處酒六年三月禁甘肅行省所屬郡縣酒六月濟寧等路水禁酒九月禁山東諸路酒七年英宗即位四月申嚴和林酒禁　六年三月定私造酒麴依匿稅科斷例常德路副達嚕噶齊哈尚言比來水旱相仍小民無以為生沽賣酒漿無知犯法若無問斗升一體

科斷雖有籍沒之名貧家小戶財產幾何況私茶止沒物貨而賣酒匿稅反重於彼似乎不倫部議榷酤之法既已改革酒醋課程普散於民除認納門攤許令醞造飲用外其自備工本造賣酒麴不行赴務包認關山者止依匿稅例

英宗至治元年正月以奉元路饑禁酒十二月又以眞定保定大名順德等路水民饑禁釀酒至二年二月以河間路饑禁釀酒三月以河南兩淮饑禁釀酒四月以恩州饑禁釀酒五月以彰德府饑禁釀酒三年五月以嶺北米貴禁釀酒　十一月以營田提舉司徵酒擾民命有司兼榷之二年十二月弛河南陝西等處酒禁

泰定帝泰定二年閏正月以河間眞定保定瑞州四路饑禁釀酒四月又禁山東諸路酒九月禁大都順德衛輝等十郡酒十二月以大寧路鳳翔府饑禁釀酒至三年二月禁汴梁路釀酒五月以涇州饑禁釀酒四年十一月禁晉寧路釀酒　十二月弛瑞州路酒禁至三年九月弛大都上都興和酒禁十一月弛寧夏路及成都酒禁

文宗天曆元年十一月以汴梁河南等路及南陽府頻歲旱蝗禁其境內釀酒十二月又詔被兵郡縣免雜役禁釀酒至二年十月禁奉元永平釀酒　十二月開上都酒禁至二年三月開遼陽酒禁十二月開河東冀寧路四川崇慶路酒禁　二年十二月令所撥賜酒課仍輸官大都槽房累朝以課程撥賜諸王公主及各寺者凡九所至是中書省言諸王公主自有封邑歲賜宮寺亦各有常產其酒課悉令仍舊輸官爲宜從之

順帝至元三年五月以興州松州民饑禁上都興和造酒至至正四年十一月以河南民饑禁酒六年五月以陝西饑禁酒八年五月以四川旱禁酒十四年九月禁河南淮南酒十五年閏正月以上都路饑嚴酒禁

元代天下每歲酒醋課總入之數　腹裏酒課五萬六千二百四十三錠六十七兩一錢　遼陽河南陝西四川甘肅江浙江西湖廣各行省酒課共四十一萬二千三百一十一錠二百兩九錢　雲南行省酒課則二十萬一千一百一十七索　腹裏及遼陽河南陝西四川江浙江西湖廣七行省醋課共二萬二千五百九十一錠二百三十五兩八錢

明太祖庚子歲二月從中書省請定征酒醋之稅丙午歲二月禁民種糯自初定金陵卽定禁酒令至是又令曰余

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軍國之費科徵於民效順輸賦固爲可喜然竭力畎畝所出有限而取之過多心甚憫焉曩因民間造酒糜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麥價稍平頗有益於民然非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今歲農民毋種糯米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其生庶幾養民之實也洪武六年十一月令太原勿復進葡萄酒諭省臣曰朕飲酒不多太原歲進葡萄酒自今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爲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又西番兆日之地舊有造葡萄酒戶三百五十家至七年七月其酋長以所造酒來獻又諭中書省田物非常有而求之者必有非常之害昔元時造葡萄酒使者相繼於途勞民甚矣豈宜效之且朕性不喜飲況中國自有秫米供釀何用此以勞民其卻之使無復進十八年命酒醋課折收金銀錢鈔著爲令凡賣酒醋之家不納課程者笞五十酒醋一半入官內以十分之三付告人充賞務官攢攔自獲者不賞其造酒醋自用者不在此限

英宗正統七年命各處酒課州縣收貯以備用

景帝景泰二年定酒麴每十塊收稅鈔牙錢鈔塌房鈔各三百四十文六年十二月宛平知縣王紀言歲歉民饑宜加拯䘏請裁減酒醋麴局酒戶從之

憲宗成化四年命張家灣宣課司并在京都稅司凡遇客商淮麴投稅每百分取二令送光祿寺準塌房條稅課鈔每歲所送十五萬斤如有餘存留支用凡諸色人踏送酒麴須赴務投稅方許貨賣違者並依匿稅科斷其造酒家自用麴貨不在此限如賣酒家自無麴貨須收買曾經投稅麴貨造酒貨賣依例辦納酒課若自行造麴亦須赴務投稅

世宗嘉靖二十六年革甘肅原派店戶流民酒屠油鋪等銀

神宗萬厯四年命張家灣宣課司解光祿寺麴塊折收銀光祿寺卿胡執禮奏抽分麴塊不堪醞釀尚書王國光議歲收之數每斤折銀一分解寺辦用時抽分麴共一十五萬二千八百斤內供應酒醋局一十萬八千八百斤光祿寺四萬四千斤此後酒醋局解本色光祿寺折銀四千四百兩又寧國府歲造酒瓶一十萬件送南京光祿寺交納

皇朝通考康熙二十八年飭禁　盛京多造燒酒糜費米糧奉　諭旨近聞山海關外盛京等處至今無雨倘

未播種萬一不收轉運維艱朕心深爲憂慮且聞彼處蒸造燒酒之人將米糧糜費頗多著戶部侍郎賽弼漢前往
奉天會同將軍副都統侍郎等嚴加禁止旋以奉天府府尹王國安　陛辭復　申諭之
乾隆二年除東安等六縣油酒稅銀長蘆鹽政兼管天津關稅務準泰奏言天津關稅務除各處口岸征收稅銀外
更有離關寫遠之油酒稅銀一項向例按季差役給發印票分往東安武清香河永清寶坻及寶坻新分之寗河縣
各城鄉地方挨查油酒鋪家每鋪收錢多寡不等伏查東安等六縣相距津關自八十里至一百四十里不等所有
油酒鋪家及本地居民不比過關商販且時歇時開額無一定該差持票遠出勢必苛求勒索擾累無窮雖相沿日
久實屬陋例計將天津關按季差役分往東安等六縣查收油酒稅銀之處永行停止戶部議准得　旨允行又
酌定北五省燒鍋躧麴之二三理事務王大臣等奉　上諭禁止燒鍋一事朕從前降有諭旨因孫嘉淦條奏復
令王大臣九卿集議續經兩議具奏朕又降旨令其確議今思禁止燒鍋乃關係民生日用之事督撫大臣所當悉
心籌畫者著交直隸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等省督撫具奏仍下原議之王大臣等會議尋議民間私開燒鍋耗費糧
食向經屢行禁止我　皇上廣詢博訪察兩用中令河北五省督撫各就地方民生日用之情形據實陳奏有請
仍照舊例查禁者有請宜寬於豐年而嚴於歉歲者有請不必禁止者有請永行嚴禁者有請嚴禁肆行躧麴興販
者實皆體民之情因地之宜以各抒所見也伏查直隸總督疏內以燒酒之禁宜嚴於歉收之年稍寬於豐裕之歲
本地釀造與零星造麴者毋庸禁止其麥麴燒酒槩不許出境如肆行躧麴興販者應行嚴禁并稱富商大賈之興
販既絕則本地之所銷自少河南巡撫以行法宜因乎地而立禁先清其源豫省酒多自造比戶皆然請免零星製
麴之查禁而廣收多躧販賣者應行嚴禁躧麴不行燒鍋可以漸減甘撫以甘省並非產酒之區毋庸嚴禁陝撫則
以爲陝省俗儉民間祭祀慶弔等事不得已而用酒若禁燒酒而用黃酒則專用米穀細糧轉於民生未便況臨邊
地冷兵民藉以禦寒勢難槩禁惟躧麴開行遠販者嚴加禁止陝督則以爲燒鍋當禁而不可以必禁禁之所以節
流寬之所以去擾惟歉年自宜禁令加嚴其躧麴開行遠販者宜嚴行禁止山西巡撫以晉省燒鍋可寬於豐年應
禁於歉歲小民自宜遵守至山東巡撫因本歲二麥偶旱嚴禁燒鍋躧麴竟有毀棄釀具者有改業者有自行出首

者亦已行之著有明驗臣等公同詳議因地制宜者國法之備因時立法者王政之經王制有曰修其敎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謂凡居民服食器用之不能畫一也燒鍋一事各省之情形不同所以各省之陳奏亦不能畫一各就其土俗民情熟籌詳酌據實陳奏自必確有所見較之憑虛懸擬者自爲親切應照所請卽令各於本省因時制宜實力奉行以觀成效至於䴵麯一項係燒酒盛行之源䴵麯多則私燒必廣有損蓋藏且富商巨賈肆行䴵麯廣收販運易於查拏不致滋擾禁之以清其源裨益甚大各省督撫陳奏衆論僉同均無異說亦應如該督撫所奏凡富商巨賈廣收麥石肆行䴵麯大開燒鍋者嚴行禁止但該督撫等所請治罪之處均未畫一查違禁私燒者向例俱照律杖一百今將䴵麯販運之處嚴行禁止如仍一體懲治實不足以示儆應將廣收麥石肆行䴵麯者杖一百枷號兩個月其官員處分應照吏部原議失察之地方官每一案降一級留任失察至三案者降三級卽行調用官吏有賄縱等弊照枉法律計贓論罪從之　五年禁畿輔燒鍋䴵麯耗費糧食御史齊軾奏稱今秋收穫較往歲爲豐畿輔盈寧視外省爲更盛惟是商賈雲集嗜利多人而麯蘗一端耗糧最甚雖禁令已經詳定而農場多粟必樂於聚財倘奉行一有廢弛則以酒居奇者必以糧覓利竊見近日京師九門每日酒車銜尾而進市價甚賤爲數年來所無是必網利之富賈販酒者多故其價大減亦必附近之州縣私燒者衆故車載日盛也應請

敕下近省督撫轉飭所屬地方恪遵定例實力稽查奉

諭旨齊軾所奏甚是秋成豐稔之時正宜講求民間儲蓄之計著孫嘉淦轉飭所屬地方官窮緝治罪不得姑容至於零星沽賣者不必過爲深究倘因降此旨將一二三無力小戶查拏以爲塞責之具致使閭閻滋擾而奸商巨販轉以納賄於官吏而脫然事外藐法公行則州縣官之咎更不可追可傳諭直隸及隣近省分一體遵行　八年

奏通州稅務經前道祝兆熊任內以芝蔴麥子生猪已按石按口報納額稅而磨油磨麪屠宰鋪戶又納季鈔似屬重複其燒黃酒零綢故衣帽鋪忩係小本貿易經營餬口將一切所征鋪戶季鈔名色盡行革除具詳前任直隸巡撫批行勒石永禁至雍正五年前任坐糧廳顧琮等查明故衣零綢鋪戶各稅照舊抽收至乾隆七年經現任坐糧

敕免通州油酒等項征納額稅總督倉場侍郎覺羅吳拜

廳恩特等檢查部頒則例所載磨油鋪戶每月報油四簍每簍正稅銀一錢五釐通濟酒鋪戶上戶每月稅銀一錢

五分中戶一錢下戶八分通灣糖鋪戶上戶每月稅銀三錢中戶二錢下戶一錢仍令按款歸納查通州稅款內之油酒糖鋪各稅雖所抽數屬些微但以部冊開載之款向來未經題奏即行批禁殊屬不合奏請交部議覆得旨免其納稅十四年禁運販紅麴紅糟并分別治罪輕重例福建布政司永寧奏言踹麴一項久奉禁止但麴原以麥製造故直隸山東河南江南等省產麥處所造麴者多至於閩省種麥原屬稀少民間造酒不用麥麴而以米為之其名紅麴蓋麴價較之米價頗昂小民於秋收之際不知珍惜每多製造紅麴以圖厚利訪得古田屏南永安平和等邑并汀邵二府各屬縣是處俱有歲耗甚多又聞建安縣之南臺里地方專以上號食米製造紅麴凡造紅麴者又必先買紅糟方能造麴歷來雖經飭禁無如趨利之徒仍多不遵請以民間零星自用者免其查禁如多為製造船裝運販者槩行禁止如運販五百觔以內及廣收米石製造運販一千觔以上者分別治罪紅麴變價入官地方官失察賄縱俱論如法疏入下部議行四十五年戶部議杭州織造徵瑞言北新關收稅舊例每煙百觔稅銀四錢六分酒十罈約計二百觔稅銀二分今部頒則例刪併兩項並每百觔稅銀四錢均有窒礙應如所奏仍照舊例辦理從之

榷茶

通考唐德宗建中元年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為常平本錢時軍用廣常賦不足所稅亦隨盡亦莫能充本儲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詔亟罷之貞元九年復稅茶先是諸道鹽鐵使張滂奏去歲水災詔令減稅今之國用須有供儲伏請於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充所放兩稅其明年已後所得稅錢外貯若諸州遭水旱賦稅不辦以此代之詔可仍委張滂具處置條目每歲得錢四十萬貫茶之有稅自此始然稅無虛歲遭水旱處亦未嘗以稅茶錢拯贍

穆宗即位兩鎮用兵帑藏空虛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勝計鹽鐵使王播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江淮浙東西嶺南福建荊襄茶播自領之兩川以戶部領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兩播又奏加取焉

文宗時王涯為相判二使復置榷茶自領之使徙民茶樹於官場榷其舊積者天下大怨令狐楚代為鹽鐵使兼榷

茶使復令納榷加價而已李石爲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貞元之舊

武宗卽位鹽鐵轉運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搨地錢故私犯益起大中初鹽鐵轉運使裴休請釐革横稅以通舟船商旅旣安課利自厚又正稅茶商多被私販茶人侵奪其利今請委强幹官吏先於出茶山口及廬壽淮南界內布置把捉曉諭招收量加半稅給陳首帖子令所在公行更無苛奪所冀招懐窮困下絶姦欺使私販者免犯法之憂正稅者無失利之欺從之

續通典　榷茶之法唐宣宗大中初鹽鐵轉運使裴休請正茶商之稅委强幹官吏於出茶山口布置把捉量加半稅昭宗天祐末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禁南方茶自擷山爲茶號其山曰大恩以邀利

通考　宋制榷貨務六江陵府眞州海州漢陽軍無爲軍蘄州之蘄口又有場十三蘄州曰王祺石橋洗馬曰麻城廬州曰王同舒州曰太湖羅源壽州曰霍山麻步開順口光州曰商城子安又買茶之處江南則宣歙江池饒信洪撫筠袁州廣德興國臨江建昌南康軍兩浙則杭蘇明越婺處溫台湖南則江陵府潭澧鼎岳鄂鎭歸峽州荆門軍福建則劒南建州山場之制領園戶受其租餘悉官市之又別有民戶折稅課者其出鬻皆在本場諸州所買茶折稅受租同山場悉送六榷務鬻之凡茶有二類曰片曰散片茶烝造實捲摸中串之惟建劒則旣烝而研編竹爲格置焙室中最爲精潔他處不能造其名有龍鳳石乳的乳白乳頭金蠟面頭骨次骨末骨麤骨山挺十二等以充歲貢及邦國之用洎本路食茶餘州片茶有進寶雙勝寶山兩府出興國軍仙芝嫩蘂福合祿合運合慶合指合出饒池州泥片出虔州綠英金片出袁州玉津出臨江軍靈川福州先春早春華英來泉勝金出歙州獨行靈草綠芽片金金茗出潭州大拓枕出江陵大小巴陵開勝開捲小捲生黃翎毛出岳州雙上綠芽大小方出岳辰澧州東首淺山薄側出光州總二十六名其兩浙及宣江鼎州止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爲號散茶有太湖龍溪次號末號出淮南岳麓草子楊樹雨前雨後出荆湖淸口出歸州茗子出江南總十一名江浙又有以上中下第一至第五爲號者凡買價蠟面茶每斤自三十五錢至一百九十錢有十六等片茶每大片自六十五錢至二百五錢有五十五等散茶每一斤自十六錢至三十八錢五分有五十九等歲課山場八百六十五萬餘斤和市江南一千二十

萬餘斤兩浙一百二十七萬九千餘斤荆湖二百四十七萬餘斤福建三十九萬三千餘斤其質蠟茶每斤自四十七錢至四百二十錢有十二等片茶自十七錢至九百一十七錢有六十五等散茶自十五錢至百二十一錢有一百九等至道末賣錢二百八十五萬二千九百餘貫天禧末增四十五萬餘貫天下茶皆禁唯川陝廣聽民自賣不得出境

太祖皇帝乾德二年詔民茶折稅外悉官買敢藏匿不送官及私販鬻者沒入之論罪主吏私以官茶貿易及一貫五百幷持仗販易爲官私擒捕者皆死

太平興國二年重定法務輕減主吏盜官茶販鬻錢三貫以上黥面送闕下茶園戶輒毀敗其叢樹者計所出茶論如法八年詔禁僞茶又詔民開舊茶園荒廢者蠲之當以茶代稅而無茶者許輸他物

續通志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給江淮茶與鹽法相同其收茶之法凡百姓所輸稅願折茶者亦折爲茶謂之折稅其鬻茶之法凡民鬻茶者皆售於官其以給日用者謂之食茶出境則給券商賈之願貿易者入錢若金帛京師榷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隨所射予之謂之文引然其後或官置場或置捕私茶賞罰榷法愈密矣

通考淳化三年詔盜官茶販鬻十貫以上黥面配本州牢城雍熙後用兵乏於饋餉多令商人輸芻糧塞下酌地之遠近而爲其直取市價而後增之授以要券謂之交引至京師給以緡錢又移文江淮荆湖給以顆末鹽及茶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茶鹽三年八月監察御史薛映祕書丞劉式等上言向者朝廷制置緣江榷貨八務以貯南方之茶便於商人貿易今四海無外諸務皆宜廢罷令商人就出茶州府官場算買既大省輦運又商人皆得新茶詔從之遂以三司鹽鐵副使雷有終爲諸路茶鹽制置使左司諫張觀與映副之令商榷利害次年四月廢緣江榷貨八務聽商人就出茶州軍買販大減榷務茶價詔既下商人頗以江路回遠非便有司以損其直虧失歲計爲言七月復置緣江八務罷制置使副至道初劉式猶固執前議西京作坊使楊允恭上言商人雜市諸州茶新陳相糅兩河陝西諸州風土各有所宜非參以多品則商旅少利能榷務令就茶山買茶不可行上欲究其利害之說令宰相召鹽鐵使陳恕副使判官與式允恭定議召問商人皆願如消化所減之價不

然省郎署仍舊有司職於出納既難於減損皆同允恭之說式議遂寢即以允恭為江南兩浙發運兼制置茶鹽使西京作坊副使李廷遂著作郎王子輿副之二年遂允恭等請禁淮南十二州軍鹽官鬻之商人先入金帛京師及揚州折博務者悉償以茶自是鬻鹽得實錢茶無滯積歲課增五十萬八千餘貫允恭等皆被賞

凡園戶歲課作茶輸其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　百姓歲輸稅願折茶者亦折為茶謂之折稅　此收茶之法

凡民鬻茶者皆售於官其以給日用者謂之食茶　出境則給券商賈之欲貿易者入錢若金帛京師榷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隨所射予之謂之交引願就東南入錢若金帛者計直予茶如京師凡茶入官以輕估其出以重估縣官之利甚博而商賈轉致於西北以致散於夷狄其利又特厚　此鬻茶之法

自西北宿兵既多饋餉不足因募人入中芻粟度地里遠近增其虛估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象齒謂之三說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峙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及其法既弊則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券則轉鬻於茶商或京師坐賈號交引鋪者獲利無幾茶商及交引鋪或以券取茶或收畜貿易以射厚利繇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備日蹙茶法大壞

景德中丁謂為三司使嘗計其得失以謂邊糴纔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商賈當時以為至論

天聖元年有司請罷三說行貼射之法

厥後雖屢變法以捄之然不能亡弊

景祐中葉清臣上疏言嘗計茶利歲入以景祐元年為率實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天下所售受食茶及本息歲課亦祇及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行六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五十七萬緡若令天下通商祇收稅錢自是數倍即榷務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籠取又況不廢度支之本不置榷場之官不興輦運之勞不濫徒隸之辟臣意議者謂榷賣有定率征稅無彝準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按管氏鹽鐵法計口受賦茶為人用與鹽鐵均必令天

下通行以口定賦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出數錢人不厭取時下其議皆以爲不可行至嘉祐中何鬲王嘉麟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時韓琦富弼等執政力主其說乃議弛禁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唯蠟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尤謂朝廷志於便人欲省刑罰其意良善然茶戶困於輸錢而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州縣征稅日蹙給費不充學士劉敞歐陽修等頗論其事略言昔時百姓之摘山者皆受錢於官今也顧使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者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時大商賈爲國貿遷而州郡收其稅今大商富賈不行則稅額不登且乏國用時朝廷方排衆論而行之微等言不從民之種茶者領本錢於官而盡納其茶官自賣之敢藏匿及私賣者有罪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幷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如茶一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謂之貼射園戶之種茶者官收租錢商賈之販茶者官收征算而盡罷禁榷謂之通商

治平中歲入蠟茶四十八萬九千餘斤散茶二十五萬五千餘斤茶戶租錢三十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五緡又儲茶錢四十七萬四千三百二十一緡而內外總入茶稅錢四十九萬八千六百緡推是可見茶法得失矣

神宗熙寧七年始建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與成都路漕司議合事方有端而王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惟茶乏茶與市卽詔趣杞據見茶計水陸運至又以銀十萬兩帛二萬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場餘錢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絹紬綿草各以其直折輸役錢亦視其賦民賣茶資衣食與農夫業田無異而稅額總三十萬杞被令經度卽諸州創設官場歲增息爲四十萬而重禁榷之令其輸受之際往往壓其斤重侵其價直旣而運茶積滯歲課不給乃建議於彭漢二州歲買布各十萬匹以折腳費實以布息助茶利亦未免積滯復建議歲易解鹽十萬席顧運回東船載入蜀而禁商販未幾鹽法復難行宗閔乃議川陝路民茶息收十之三盡賣於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沒緣身所有物以待給賞於是蜀茶盡榷民始病矣知彭州呂陶言川陝四路所

出茶貨北方東南諸處十不及一諸路既許通商兩川卻為禁地虧損治體莫甚於斯只如解州有鹽池民間煎者乃是私鹽晉州有礬山民間煉者乃是私礬今川蜀茶園乃百姓已物顯與解鹽晉礬事體不同恭惟仁聖卹民之心必不如此　又言國家置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必以一年為率今茶場司不以一年為率務重立法盡榷民茶隨買隨賣取息十之三或今日買十千之茶明日即作十三千賣之客旅日以官本變轉殊不休已比至歲終不可勝算豈止三分而已此於市易之條自相違戾又客旅及會人以榷茶不許私交市共邀難園戶於外預商計裁價園戶畏法懼罪且欲變貨營生窮迫之間勢不獲已則一聽客言斤收實錢七分賣之官餘三分留為客人買茶之息如此則園戶有三分之虧而官中名得其息自是園戶本錢客人無所費也乞下本路體量更改不報　自熙寧七年至元豐八年蜀道茶場四十一京西路金州為場六陝西賣茶為場三百三十二稅息至李稷加為五十萬及陸師閔為百萬云

五年以福建茶陳積乃詔福建茶在京京東西淮南陝西河東仍禁榷餘路通商王子京為轉運副使言建州蠟茶舊立榷法自熙寧權聽通商自此茶戶售客人茶甚良官中所得唯常茶稅錢極微南方遺利無過於此仍行榷法元祐初罷子京事任令福建禁榷州軍仍其舊　元豐中宋用臣都提舉汴河隄岸創奏修置水磨凡在京茶戶擅磨末茶者有禁並赴官請買而茶鋪入米豆雜物拌和者有罰募人告者有賞訖元豐末歲獲息不過二十萬商旅病焉　元豐修置水磨止於在京及開封府界諸縣未始行於外路及紹聖復置其後遂於京西鄭滑州潁昌州河州澶州皆行之

哲宗元祐二年熙河秦鳳涇原三路茶仍官為計置永與鄜延環慶許通商凡以茶易穀者聽仍舊毋得踰轉運司和糴價其所博斗斛勿取息侍御史劉摯上言蜀地榷茶之害園戶有逃以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猶及鄰伍欲伐茶則有禁欲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論謂地非生茶也實生禍也願還使者考茶法之弊欺以蘇蜀民右司諫蘇轍上言盜賊之法贓及二貫止徒一年出賞五千今已有以錢八百和買茶四十斤者輒徒一年賞三十千立法苛以自便不顧輕重之宜盡造立茶法皆傾險小人不識事件且備陳五害詔遣黃廉等體量

紹聖元年陝西復行禁榷凡茶法並用元豐舊條

徽宗崇寧元年右僕射蔡京請大改茶法奏言自祖宗立額榷之法歲收淨利凡三百二十餘萬而諸州商稅七十五萬貫有奇食茶之算不在焉其盛時幾五百餘萬貫慶曆之後法制寖壞私販公行遂罷禁榷行通商之法自後商旅所至與官爲市四十餘年利源寖失謂宜荆湖江淮兩浙福建七路所產茶仍舊禁榷官買勿復科民即產茶州縣隨所置場申商人園戶私易之禁凡置場地園戶皆籍名數歲鬻於官吏皆用倉法園戶自前茶租折稅仍舊產茶州軍許其民赴場輸息量限斤數給短引於旁近郡縣便鬻餘悉聽商人於榷貨務入納金銀緡錢或並邊糧草即本務給鈔取便算請於場別給長引從所指州軍鬻之商稅自場給長引沿路登時批發至所指地然後計稅盡輸則在道無苛留買茶本錢以度牒及鹽鈔諸色封樁坊場常平剩錢通三百萬緡爲率給諸路諸路措置各分命官詔悉聽焉俄定諸路措置茶事官置司湖南於潭州湖北於荆南淮南於揚州兩浙於蘇州江東於江寧府江西於洪州其置場所在蘄州即其州及蘄水縣壽州以霍山開順光州以光山固始舒州即其州及羅源太湖黃州以麻城廬州以舒城常州以宜興湖州即其州及長興德清安吉武康睦州即其州及清溪分水桐廬遂安婺州即其州及東陽永康浦江處州即其州及遂昌青田蘇杭越各即其州而越之上虞餘姚諸暨新昌剡縣皆置焉衢台各即其州而溫州以平陽大法既定其制置節目不可毛舉四年京復議更革遂罷官置場商旅並即所在州縣或京師請長短引自買於園戶茶貯以籠篰官爲抽盤循第敘輸息訖批引販賣茶事益加密矣（長引許往他路限一年短引止於本路限季）

大觀三年計七路一歲之息一百二十五萬一千九百餘緡榷貨務再歲一百十有八萬五千餘緡京專用是以舞智固權自是歲以百萬緡輸京師所供私奉掊息滋厚盜販公行民滋病矣

政和二年大增損茶法凡請長引再行者輸錢百緡即往陝西加二萬茶以百二十斤短引輸緡錢二十茶以二十五斤私造引者如川錢引法歲春茶出集民戶約三歲實直及今價上戶部茶籠篰並官製聽客買定大小式嚴封印之法長短引輒質改增減及新舊對帶繳納申展住賣轉鬻科條悉具初客販茶用舊引者未嚴斤重之限影帶

者衆於是

又詔凡販長引斤重及三千斤者須更買新引對賣不及三千斤者即用新引以一斤帶二斤帶之而合同場之法出矣場置於產茶州軍而簿給於都茶務凡不限斤重茶委官秤製毋得止憑批引爲定有贏數即沒官則定新引限程及重商旅規避秤製之禁凡十八條石避匿鈔劄及擅賣皆坐以徒復慮茶法猶輕課入不羨定園戶私賣及有引而所賣踰數保內有犯不告並如煎鹽亭戶法短引及食茶關子輒出本路坐以二千里流賞錢百萬

高宗建炎初於眞州印鈔給賣東南茶鹽以提領眞州茶鹽爲名三年置行在都茶場罷合同場一十八處惟洪州江州興國軍潭州建州各置合同場監官一員罷食茶小引凡茶鹽綱從而把隘官軍以搜檢姦細爲名而騷擾者依軍法施行明年以罰太重減徒三年捕私茶賞罰依鹽事指揮祖宗應犯榷貨並不根究來歷止以見在爲坐嘉祐著令今戶部言不係出產州軍捕獲私販茶鹽可以不究來歷其出產州軍私販者並係亭竈園戶爲之一槩不究無以杜私販之弊詔自茶鹽外其餘榷貨並不根究來歷他日都省又言應犯私茶鹽不得信憑供指妄有追呼詔從之

紹興二十七年令凡商販淮南長引茶令秤發官司先問客人所指住賣州縣經由場務及合過官渡並背批月日姓名即時放行如不行批引縱放私茶與正犯茶人一等犯罪蓋自榷場轉入虜中其利至博淮河私渡譏禁甚嚴然民觸犯法禁自若

四川茶　建炎元年四月成都路運判趙開言榷茶買馬五害請用嘉祐故事盡罷榷茶而令漕司買馬或未能然亦當減額以蘇園戶輕價以惠行商如此則私販衰而盜賊息矣朝廷遂擢開同主管川陝茶馬二年十一月開至成都大更茶法倣蔡京都茶場法印給茶引使商人即園戶市茶百斤爲一大引除其十勿算置合同場以譏其出入重私商之禁爲茶市以通交易每斤引錢春七十夏五十市利頭子在外所過征一錢五分引與茶隨違者抵罪自後引息錢至一百五萬緡紹興復提舉官又旋增引錢至十四年每引收十二道三百文視開之初又增一倍矣

建茶

建炎二年葉濃之亂園丁散亡遂罷歲貢紹興四年明堂始命市五萬斤爲大禮賞十二年興榷場取蠟場爲榷場本禁私販官盡榷之上供之餘許通商官收息三倍上供龍鳳及京鋌茶歲額視承平纔半益高宗以錫賚既少懼傷民力故裁損其數云

續通考寧宗慶元初除隆安縣茶課估錢初元豐開川秦茶場園戶既輸二稅又輸土產隆安縣園戶二稅土產兼輸外又催理茶課估錢高宗建炎元年立爲額至是始除之六年詔四川產茶處歲輸經總制頭子錢五千四十一道有奇又科租錢三千一百四十道有奇先是孝宗淳熙四年七月嚴四川入番茶禁五年六月減四川茶課十五萬餘緡六年九月四川制置使胡元質奏祖宗時蜀茶並許通商熙寧以後始從官榷當時課息歲不過四十萬建炎軍興改法賣引比之熙寧已增五倍紹興十七年主管茶事官增立重額至二十五年臺諫論列始蒙蠲免當時鄭靄爲都大提舉奉行不虔實未盡蠲前官所增逐戶納數又越二十餘年其間有產去額存者實無茶園止因零賣官司抑令承額而不得脫者似此之類每歲預俵茶引於合同官場逐月督取張松爲都大提舉日又計與洋諸場一歲茶額直將茶引俵與園戶不問茶園盛衰不計茶貨有無止計所俵引數按月追取以致茶園百姓更加窮困乞行茶馬司將無茶之家並行停閣茶少額多之家即與減額詔命減放虛額凡一百四萬二千斤有奇其引息及土產稅銀共十五萬二千九百九十四貫有奇至是仍復有是詔

嘉泰元年五月除茶鹽賞錢至嘉定二年五月七年九月又除之八年二月蠲臨安府茶鹽賞錢十年五月又蠲茶鹽賞錢

三年八月置四川提舉茶馬二員分治茶馬事至十二月又命四川提舉茶馬通治茶馬

通考嘉泰四年知隆興府韓邈奏戶部茶引歲有常額隆興府惟分寧產茶他縣並無而豪民武斷者乃請引認租借官引以窮索一鄉無茶者使認茶無食利者使認食利所至驚擾乞下省部非產茶縣並不許人戶擅自認租他路亦比類施行從之

續通考理宗端平間蠲新城茶租錢先是光宗紹熙四年八月蠲紹興丁鹽茶租錢八萬二千餘緡至是陳政爲新

城令民困於茶租錢政請於朝特蠲二千八百貫不強其所無以紓民力

續通典金制茶皆貿易於宋界榷場世宗大定十六年以私販茶者多乃更定香茶格

章宗承安三年以茶靡國用而資敵命設官製之以尚書省令史劉成往河南造茶不親嘗其味民言謂溫桑實非茶也還白上上以爲不職罷之左諫議大夫賈鉉上書論山東采茶事大槪謂茶樹隨山皆有一切邏護已奪民利因捄茶樹執誣小民取其賄賂宜嚴禁止仍令按察司約束上從之

四年淄密寧海蔡州各置一坊造新茶依南方例每斤爲袋以商旅未能販運命山東河北四路轉運司付各司縣鬻之買引者納錢及折物各從其便

泰和四年上謂宰臣曰比令近侍察新茶知山東河北四路悉椿配於人未免強民按察司當閱實以聞并令每袋減價六年尚書省奏茶飲食之餘非必用之物近來上下俱啜農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屬商旅多以絲絹易茶所用不下百萬是以有用之物易無用之物也若不禁止恐消財彌甚遂令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許食茶仍不得賣及饋獻八年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國絲綿錦絹有益之物不可國家之鹽貨出於鹵水取之不竭可令易茶省臣議所易不廣遂奏令兼以雜物博易

宣宗元光二年省臣以國蹙財少乃奏言金幣錢穀世不可一日缺者也茶本出於宋地非飲食之急而自昔商賈以金帛易之泰和間嘗禁止之後以宋人求和乃罷兵興以來復舉行之然邊民又規利越境私易令河南陝西凡五十餘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所用甚大奈何以有用之貨而資敵乎乃制親王公主及現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禁不得賣餽餘者並禁之

續通考元世祖至元五年榷成都茶用運使白賡言榷成都茶於京兆鞏昌置局發賣私自采賣者其罪與私鹽同至六年七月立西蜀四川鹽榷茶場使司八年九月詔以四川民力困敝免茶鹽等課稅仍敕有司自今有言茶鹽之利者以違制論十二年榷江西茶時既平宋用左丞呂文煥言榷江西茶以宋會五十貫準中統鈔一貫十三年定長引短引之法以三分取一長引每引茶一百二十斤收鈔五錢四分二釐八毫短引茶九十斤收鈔四錢二分

八毫是歲徵一千二百餘錠十四年取三分之半增至二千三百餘錠十五年長引收鈔一兩八分五釐六毫短引二
八錢四分五釐六毫增至六千六百餘錠十七年除長引專用短引每引收鈔二兩四錢五分草茶每引收鈔二兩
二錢四分至十八年增額至二萬四千錠十四年正月置江淮榷茶都轉運使司至十六年四月立江西榷茶運司
十七年置榷茶都轉運司於江州總江淮荆湖福建之稅二十五年二月改江西茶運司爲都轉運使司
十八年定販茶據批引例客旅興販茶貨納正課鈔出給公據前往所指山場裝茶出山齎據赴司繳納給引齎引
隨茶驗引發賣畢三日內限赴所在官司批納引目違匿者杖六十因而轉用或改抹字號或增添夾帶斤重及引
不隨茶者並同私茶法
十九年命江南茶課官爲置局是年二月饒州總管姚文龍言江南財賦歲可辦鈔五十萬錠詔以文龍爲江西道
宣慰司兼措置茶法至是罷局令官賣引通行貨賣歲終增二萬錠
二十一年六月革抑配茶課增茶引價轉運司言各處食茶課程抑配於民非便於是革之而以其所革之數於正
課每引增一兩五分通爲三兩五錢至二十三年三月又以榷茶提舉李起南言江南茶每引增爲五貫因即令起
南爲轉運使是年徵四萬錠至二十六年又從丞相僧格議每引增爲十貫二十四年五月重定私茶罪先是命私
茶同私鹽法科斷至是定但犯私茶者杖七十茶一半沒官一半付告人充賞應捕人亦同茶園磨戶犯者及運茶
車船主知情夾帶亦與同罪有司禁治不嚴致私茶生發罪及官吏茶過批驗去處不批驗者杖七十其偽造茶引
者斬家產付告人充賞諸私茶非私自入山采者不從斷沒法九月禁阻撓江南茶課至二十六年八月又詔兩淮
兩浙都轉運使司及江西榷茶都轉運司諸人毋得阻辦課三十年正月又申嚴之三十年改江南茶法先是有常
湖平江等處榷茶提舉司
二十三年二月復立岳鄂常德澧州靜江等提舉司
二十七年二月復立南康興國提舉司至是凡管茶提舉司一十六所罷其課少者五所併入附近提舉司茶引之
外又有茶由以給賣零茶者初每由茶九斤收鈔一兩至是三斤至三十斤分爲十等隨處批引局同每引收鈔一

錢

成宗元貞元年正月增江南茶課時有獻利者言舊法江南茶商至江北者又稅之其在江南賣者亦宜加稅如江北之制於是朝議復增江南課三千錠而弗稅二月以其數添入江西榷茶都轉運司稅額是年凡徵八萬三千錠

大德元年四月命優恤茶戶九月令斷沒私茶鹽錢運司依例結課七年八月申定販賣私茶罪凡茶園磨戶但有買茶客旅須驗所齎引據依數發賣如不驗由引夾帶多賣買賣之人同私茶罪若告捕得實依例給賞提調正官及首領官吏等比鹽官加等治罪

武宗至大元年以龍興瑞州爲皇太后湯沐邑其茶課入徽政院

仁宗皇慶元年二月遣官同江西江浙省整治茶鹽法

二年七月置榷茶批驗所并茶由局官自至大四年增茶額至一十七萬一千一百三十一錠至是更定江南茶法又增至一十九萬二千八百六十六錠延祐五年十一月敕江西茶運司歲課以二十五萬錠爲額用江南茶副克爾格木穆言立減引添課之法每引增稅爲一十二兩五錢通辦鈔二十五萬錠至七年遂增至二十八萬九千二百一十一錠六年七月詔諭江西官吏豪民毋阻撓茶課命江西諸處茶課增羨盡實入官諸人不得阻壞所在官司毋將運茶船隻拘運官物官吏等亦不得椿配百姓作弊十月命有司追理茶錢浙江行省言茶司強差無俸司吏恣意句擾害及良民自後民間告欠茶錢乞令有司追理立案以備照刷庶革濫擾之弊部議著爲例

文宗天歷二年罷榷茶司先是延祐六年鄭文原爲江東道廉訪司徽寧國廣德三郡歲入茶課鈔三千錠後增至十八萬錠竭山谷所產不能充其半餘皆鑿空取之民間歲以爲常轉運司官動以犯法誣民又得專制有司凡五品官以下皆杖決州縣莫敢如何文原請罷其專司俾州縣領之不報英宗至治二年地震詔議弭災文原爲集賢直學士申請罷榷茶轉運司又不報至是始罷榷司而歸諸州縣其歲徵之數與延祐同

順帝元統元年十一月復立江西湖廣江浙河南榷茶運司

至元二年添印江西茶由從茶運司同知萬家閭言也戶部定擬江西辦公據十萬道引一百萬計鈔二十八萬

九千二百餘錠茶引便於商販而山場小民全憑茶由爲照歲辦茶由一千三百八萬五千二百八十九斤每斤一錢一分一釐二毫二絲計鈔五千八百一十六錠七兩四錢一分減引二萬二千二百六十四張茶引一張造茶九十斤納官課十二兩五錢如於茶由量添二分計二百六十一萬七千五十八斤每斤添收鈔一錢二分八釐八毫八絲計鈔七千二百六十九錠七兩積出餘零鈔數官課無虧而便於民用命如所擬行之

至正二年申定江州給付據引之制先是江州設立榷茶都轉運司於各路出茶之地設立提舉司七處專任散據賣引規辦國課每年十二月初差人勾集各處提舉司官吏關領次年據引旬月之間司官不能偕聚吏貼需求各滿所欲方能給付據引及還本司春月已過方欲點對給散又有分司官吏到處驗戶散據賣引每引十張除正納官課一百二十五兩外又取中統鈔二十五兩名爲搭頭事例錢以爲分司官吏饋贐之資及茶戶得據還家已及五六月又存留茶引二三千本以茶戶消乏爲名轉賣與新興之戶每據又多取中統鈔二十五兩上下分派各爲己私茶戶得據在手碾磨方興吏卒踵門催併初限是時茶未發賣無從得錢充裕之家必須別行措辦其力薄者例被拘監至典鬻家私以應官限及終限不能足備上司緊併重復勾追非法苦楚茶戶日見消乏至是李宏陳言江州茶司據引不便請申明舊制每歲正月運司認將據引給付提舉司隨時派散無得停留在庫多收分例妨誤造茶時月如有過期別行定罪仍不許運司分司自行散賣據引違者從肅政廉訪司依例糾治詔如所言行之

明太祖辛丑歲二月始立茶法中書省議榷茶之法歷代資之以充國用今疆宇日廣民物滋盛懋遷頗衆而茶法未行惟興安等處舊有課額其他產茶郡縣並宜立法徵之乃定制官給茶引付產茶府州縣凡商人買茶具數赴官納錢請引方許出境貨賣每引茶百斤不及引者謂之畸零別置由帖付之仍量地遠近定以程限於經過地方執照若茶無由引及茶引相離者聽人告捕又於寧安府及溧水州置茶局批驗引由稱較茶貨有茶引不相當或有餘茶者並聽執問賣茶畢即以原給引由赴所在官司投繳府州縣各委官一員掌其事茶引每一道初定納錢二百後定納錢一千文照茶一百斤由一道納錢六百文照茶六十斤諸人但犯私茶與私鹽法一體治罪如賣茶畢停藏原引不即繳納及將已批驗截角退引入山影射照茶者並同私茶論山園茶主將茶賣與無引由客興販

者初犯笞三十仍追原價沒官再犯笞五十三犯杖八十倍追原價沒官客商販茶經批驗所須依例批驗將引由截角別無夾帶方許放行違越者笞二十其偽造茶引者死籍沒家產告捕人賞銀二十兩凡賣茶之處赴宣課司依例三十分抽一分芽茶葉茶各驗價納課販茶不拘地方

洪武三年命以茶給河州軍時甯正爲河州衞指揮使上言西民轉粟餉軍甚勞而茶布可易粟請以茶布給軍令自相貿易省輓運之苦詔從其請

四年十二月令采漢中茶以易馬戶部言陝西漢中府金州石泉漢陰平利西鄉諸處茶園共四十五頃七十二畝茶八十六萬四千五十八株每十株官取一其民所收茶官給直買之無主者令守城軍士薅培及時采取以十分爲率官取其八軍取其二每茶五十斤爲一包二包爲一引令有司收貯於西番易馬從之

五年二月置四川茶鹽都轉運司四川產巴茶凡四百七十七處茶二百三十八萬六千九百四十三株茶戶三百一十五是月戶部奏定爲制每十株官取其一徵茶二兩其無主者令人薅種以十分爲率官取其八歲得茶一萬九千二百八十斤令有司收貯以易番馬并置都轉運司及茶馬司等官至十二月都轉運司言碉門永甯筠連諸處所產茶名剪刀麤葉惟西番夷獠用之自昔商販未嘗出境既非茶馬司巴茶之比宜別立茶局徵其稅易紅纓氊衫米布椒蠟可資國用其居民所收之茶亦宜依江南茶法於所在官司給引販賣於是設茶局五永甯一曰界首鎭雅州一曰碉門成都三曰灌州安州筠連州其歲收九十一萬六千三百八十斤旣收則徵其什一於官至六年八月從四川按察司僉事鄭思先言開達巴三州之茶自漢中運至秦州道遠難致人力多困卽令漢中收貯漸次運之

七年十一月罷四川茶鹽運司十九年正月罷永甯茶馬司至英宗正統八年裁筠連茶課司置秦州茶馬司設司令丞官至七年十月置河州茶馬司官制與秦州同外又有洮州茶馬司十六年七月罷以河州茶馬司總之三十年四月改秦州茶馬司爲西甯茶馬司遷其治於西甯永樂九年復設洮州茶馬司十一年五月又設甘肅茶馬司於陝西行都司地正統八年裁嘉靖四十二年復設

十一年七月遣光祿寺少卿徐英以茶紙等往罕東市馬

十六年八月定永寧以茶易馬之價先是河州茶馬司定例凡上馬一匹給茶四十斤中三十斤下二十斤至是命永寧如河州之例至十七年五月又定烏撒烏蒙東川芒部馬一匹給茶一百斤

二十一年正月命四川巖州立茶倉易番馬禮部主事高惟寧自長河西魚通寧遠等處還言番民所處老思岡之地土瘠人繁每販碉門烏茶等博易羌貨以贍其生乞許天全六番招討司八鄉之民悉免徭役專蒸烏茶運至巖州置倉收貯以易番馬比之雅州易馬其利倍之且於打箭爐原易馬處相去甚近而價增於彼則番民如蟻慕羶歸市必眾巖州既立倉易馬則番民運茶出境倍收其稅其餘貨物至者必多從之明年六月巖州衛奏每歲長河西諸處番商以馬易茶其路由巖州經黎州始達雅州茶馬司定價每馬一匹給茶一千八百斤令碉州茶課司支給不惟番商往復路遠實亦給茶太多乞量減馬價將碉門茶課司所貯茶運至巖州設茶馬司馬至則驗其高下以茶給之詔茶馬司仍舊惟定其價上馬一匹茶一百二十斤中七十斤駒五十斤番商有不願者聽　又命川茶聽民自采四川布政司奏川中產茶曩者西番諸羌以毛布毛纓之類相與貿易故歲課不虧近頒定課額立倉收貯專用市馬民不敢私采每歲課程民皆賠納乞仍令民間采摘與羌人交易非惟民得其便亦且官課不虧報可

二十五年五月河州番族獻馬以茶給之尚膳太監而聶等至河州以敕諭台必里諸番族皆感恩意爭出馬以獻於是得馬萬三百四十餘匹以茶三十餘萬斤給之諸族大悅聶遣使入奏命以馬分給河南山西陝西衛所騎士三十年二月命官軍巡察松潘等處私茶出境敕右軍都督府曰朵甘烏思藏長河西一帶西番自昔以馬入中國易茶邇因私茶出境互市者少馬日貴而茶日賤漸啟番人玩侮之心卽檄秦蜀二府發都司官軍於松潘碉門黎雅河北臨洮及入西番關口巡察私茶之出境者至三月又遣駙馬都尉謝達諭蜀王椿命布政司都司嚴爲防禦又敕兵部以禁約事宜諭川陝衛所及西番四月命署僉都御史鄧文鏗劉觀景清往川陝譏察私茶六月駙馬都尉歐陽倫作販私茶賜死時嚴禁私販有以巴茶私出境者寘以重法倫在陝西恃勢暴橫令布政司檄所屬備車載茶往河州家人周保因索車至五十輛蘭縣河橋巡檢司吏不堪捶辱以事聞帝大怒以布政司官不言并倫賜死保

等皆伏誅茶貨沒官以河橋吏能不避權貴遣使齎敕嘉勞之七月聽四川等處納米易茶時遣人按視川陝茶園因命陝西漢中以茶易馬四川松茂之茶與陝西同其碉門黎雅則聽商人納米市易次年四月又令四川成都重慶保寧三府及播州宣慰司各置倉貯茶以待客商納米中買及與西番易馬各設官掌之　是年始月遣行人於陝西河州臨洮四川碉門黎雅等處省諭把隘關口禁約私茶出境

成祖永樂三年二月弛番商夾帶茶禁四川布政司言諸番以馬易茶例禁夾帶私茶布帛青紙等物出關今番商往往以他貨易布帛有司遵例慮杜絕遠人帝曰邊關立互市所以資國用來遠人也其聽之

四年停止茶馬金牌洪武初令陝西洮州河州西寧各茶馬司收貯官茶每三年一次遣在京官選調邊軍齎捧金牌信符往附近番族將運去茶易馬給與邊軍騎操嘗命曹國公李景隆齎入番與諸番要約篆文上曰皇帝聖旨左曰合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斬凡四十一面洮州火把藏思囊日等族牌四面納馬三千五十匹河州必里衞西番二十六族牌二十一面納馬七千七百五匹西寧曲先阿端罕東安定四衞巴哇申中中藏等族牌十六面納馬三千五十匹下號金牌降諸番上號藏內府以為契三歲一遣官合符其通道有二一出河州一出碉門至是停止金牌至宣德時復給之未幾番人為北狄所侵掠徙居內地金牌散失而茶司亦以茶少止以漢中茶易馬且不給金牌聽其以馬入貢而已

七年正月嚴邊關茶禁初帝懷柔遠人遞增茶斤由是市馬者多而茶禁少弛碉門茶馬司用茶八萬三千五十斤僅易馬七十匹又多瘦損故有是命

十年七月免四川通江縣茶課凡三百七十萬四千四百斤有奇以貧民歲輸不足故也至十一年二月什邡縣言縣民自五年至十年虧官茶十六萬六百五斤乞折輸鈔帝諭戶部曰此因近歲役民伐木妨其采辦如又令納鈔民何以堪況蕞爾小邑虧以萬計累年所負取償一時有司逼迫之必有鬻田產子女以免責者其悉蠲之至宣德五年九月天全六番招討司奏舊額歲辦烏茶五萬斤二年一次運赴碉門茶馬司易馬今戶部再令辦芽茶二千二百斤山深地瘠茶多枯死難以采辦乞減其數帝曰邊民當寬以撫之止令辦芽茶其烏茶悉免十月知縣蔣永

亨言宣德二年筠連茶課已收二萬五百五十斤為蠻民燒毀令茶戶賠納尚欠二千三百餘斤今訴貧難乞蠲免

帝以茶已納官豈可復徵邊民宜恤其悉免之又四川江安縣茶戶訴舊有茶八萬餘株年深枯朽戶丁亦多死亡今存者皆給役於官無力培植積欠茶課責徵日急乞賜減免并除雜役專辦茶課命悉免之至景泰元年十二月

免四川筠連及永寧等處失收茶課以被劫擾故也

十月令四川江安縣茶課折收鈔至正統四年又令播州宣慰使司茶倉其茶課折收鈔八年令筠連高珙宜賓等縣茶課每斤折鈔一貫景泰二年十一月筠連高珙以民不便復改徵茶成化二年十一月巡撫副都御史李浩奏貴州所屬歲辦官抽芽茶所收者多不堪用請自今應輸者收鈔貫部議行之

十三年二月仍許四川番人以馬易茶自洪武三十年以私販者多申嚴西番茶禁至是長河西魚通寧遠等處軍民宣慰司言西番無他土產惟以馬易茶為業近年禁約之後生理甚難乞仍開中庶幾民有所養從之

仁宗洪熙元年命以四川積茶折官俸詔四川保寧等府所屬原額官茶照洪武年間例辦納罷買民茶其官倉見積茶堪中換馬者仍留支其剪茶依當地時價作官吏俸給支銷其不堪換馬葉茶具奏覆驗燒毀

宣宗宣德十年四月改定禁約私茶每三月遣行人一次自洪武三十年後每歲四月至九月月遣行人四員分往川陝臨口半年間計遣二十四員往來絡繹不絕至是戶部奏三閱月遣官一次庶免沿途供費從之

五月令四川保寧府巴縣官地茶依民地例起科先是巴縣官地茶起科一萬二千四百餘斤承佃人戶艱於辦納至是乃命如民地茶例九月革南川等縣茶倉四川布政司奏重慶府南川等四縣茶課數少而倉官虛曠宜革其課令本府徵收從之至十月重慶知府孫曰良言重慶有茶倉一所每歲收茶僅六千餘斤其正副官宜各裁一員命部議行之

正統四年革播州宣慰司茶倉

十月令召商運茶西寧給以鹽引西寧衞奏茶馬司缺茶買馬而四川成都諸府積有官茶請召商運每茶百斤加耗十斤不拘資次支與淮淅鹽六引從之乃定例中茶者自遣人赴西甯而支鹽於淮浙以償費并定運茶甘州者

每百斤支淮湘鹽八引自後商人恃文憑恣收販官課數年不完都御史羅亨信言其弊乃令官巡如故以京官總理之

英宗正統五年各布政司府州縣批驗茶引所無茶課者俱裁之

六年命以甘肅積茶折官俸凡甘肅倉所收茶自宣德及正統元年以前者按月準給陝西行都司并甘肅左等衛所官員俸及布絹每茶一斤折糧一斗自後所積茶多悉照此例挨陳折給至八年六月又從僉都御史曹翼請令甘肅倉茶折支軍官俸給每斤準米一斗五升

景帝景泰二年令陝西四川二布政司各委官巡視關隘禁約私茶出境罷遣行人

五年四月戶部奏禁革私茶乞如鹽法例從之　凡軍民人等官吏馬快等船并車輛頭匹挑擔馱載私茶者官司盤獲茶貨車船頭匹入官巡捕人員受財縱放者一體究問如律引由照茶依例批驗截角繳銷若有過期者批驗茶引所查報上司轉行追問仍照例送銷自後批驗所給散引由務籍記茶商姓名籍貫茶斤引數每引由一道納鈔一貫中夾紙一張送部鈔送庫交收紙存印引成化十八年有興販夾帶五百斤者照私鹽例充軍是年令四川界首茶課司於南京戶部印給茶引折支官軍俸糧

英宗天順二年定番僧夾帶私茶之禁先是景泰四年八月巡撫湖廣都御史李實奏四川番僧進貢畢日許帶食茶回還因此貨買私茶至萬數千斤及銅鐵磁錫等器沿途多用船載至成都陸路起夫扛擡如邛縣至雅州其間半係僰夷土民不習肩挑多是背負送運不前又令婦人擡至四五百里之程及其至日誣以偷取茶物逼令賠補且山嶺險峻人烟稀疎日則野行夜則荒宿以彼淫穢之俗亂我淳美之風又經過驛站重索酒食稍有不從輒用兵刃傷人雖有伴送武弁難以鈐束乞敕禁之至是定凡番僧夾帶姦人并軍器私茶違禁等物許沿途官司盤撿茶貨等物入官伴送夾帶人送所在官司問罪若所在官司縱容收買茶貨及私受饋送增改關文者聽巡按等官察究至成化七年又禁進貢回回番僧人等於在京及沿途收買私茶

憲宗成化三年遣御史一員於陝西巡查一年更代既而番人不樂御史馬至日少至九年十月以巡按陝西御史

范英言復詔御史免差止令撫按官并行人嚴禁之（會典作十一年取回陝西巡茶御史仍遣行人）十四年仍遣御史於陝西巡茶以西寧洮河茶馬司積多餘茶折收銀初川陝茶課皆收本色以易番馬永樂後番馬悉由陝西道川茶多浥爛乃令以三分爲率一分收本色二分折銀至是西甯等處亦折收銀粗茶百斤芽茶三十五觔皆量收五錢無銀收絲絹等俱解本省有司支用至五年令金州等處茶課仍收本色其原折收銀布俟豐年收買茶觔以備易馬弘治八年命四川自弘治二年後所逋茶課俱減輕徵之芽茶一斤銀一分五釐葉茶一觔銀一分

七年罷遣行人四川巡茶令按察司分巡官往來禁約

孝宗弘治三年復令陝西召商中茶官收其十之四御史李鸞言茶馬司所積漸少各邊馬耗而陝西歲稔無事易粟請於西寧河西洮州三茶馬司召商中茶每引不過百觔每商不過三十引官收其十之四餘者始令貨賣可得茶四十萬斤易馬四千匹數足七年以陝西歲饑開中茶二百萬觔召商派缺糧處納而止從之倉備賑至八年又令中茶四百萬斤以資邊儲

十二年十二月巡按陝西御史王憲言河州等處設茶馬司收茶易馬大得馭番之道比來撫臣建議從權開中糧茶遂致私茶難禁易馬不利今閒連歲稍稔而糧茶未見其益祇見其弊宜罷詔暫停之至十四年又以榆林環慶固原糧餉缺乏命量開洮河西寧茶四五百萬斤召商納銀類解邊倉糴買糧料

十五年十二月以御史王紹言復停召商開中

十六年五月以督理馬政都御史楊一清兼巡茶給事中徐蕃等言巡茶所督之茶積貯於官司者多不暇究其美惡乞取回御史凡茶事皆責任都御史楊一清俟事有成效仍差巡察三年一代從之至正德元年一清請復設巡茶御史兼理馬政乃復遣御史

十七年復命召商運茶於陝西時命召商買茶給銀定限聽其自運至各茶司取實收查驗仍委官於西寧河州二衞發賣至正德元年都御史楊一清議商人不願領價者以半與商令自賣遂著爲例

武宗正德元年都御史楊一清請復金牌信符之制不行時一清親詣西甯等衞凡番官偕國師等各齎原降金牌

信符來謁一淸責以近年不納茶馬皆北面稽首稱不敢違乃疏請復洪武金牌信符之制疏上以久廢不及復自後武宗寵番僧許西域人例外帶私茶而法遂壞至嘉靖時御史劉崙總督尙書王以旂等請復給諸番金牌信符兵部議番族變詐不常北狄鈔掠無已金牌亟給亟失殊損國體番人納馬意在得茶嚴私販之禁則番人自順雖不給金牌馬可集也若私販盛行吾無以繫其心制其命雖給金牌馬亦不至乃定議發勘合予之

十年定茶篦數番人市茶不辨權衡止用篦中馬篦大則官虧其直小則商病其繁至是巡茶御史王汝舟約爲中制每千斤爲三百三十篦篦六斤四兩每正茶三斤篦繩三斤四兩至嘉靖三年御史陳講以商茶低僞悉徵黑茶地產有限乃第茶爲上中二品印烙篦上書商名而考之

世宗嘉靖五年重定四川茶引價四川稅畝課茶照舊徵收其商販茶至百斤以上俱赴管茶官處報中凡中芽茶每引定價三錢葉茶二錢俱報中價銀赴司上納其腹裏產茶地凡茶不及百斤俱赴州縣報數每十斤納銀一分給票照賣

十二年令陝西金州西鄉石泉漢陰紫陽五州縣茶戶巡茶御史每十年一次淸審量爲增減均平茶課

十三年令開茶之期商人報中每歲至八十萬斤而止至二十六年戶部以全陝災震邊餉告急國用大絀上言先時正額茶易馬之外多開中以佐公家有至五百萬斤者後止開正額八十萬斤并課茶私茶通計僅九十餘萬宜下巡茶御史議召商名中御史楊美益言歲祲民貧即正額尙多虧損安有贏羨今第宜守每年九十萬斤招番易馬之規凡通內地以息私販贈開中以備振荒悉從停罷毋使與馬分利戶部又以帑藏方匱請如弘治六年例易馬外仍開百萬斤召納邊鎭以備軍餉從之至四十三年三月御史潘一桂又言召商中茶近增至百萬滯矣止宜歲中五六十萬招商以五百五十八爲率報可

十五年敕陝西三茶馬司止留一年之用御史劉良卿言私茶出境與關隘失察者律並凌遲處死蓋西陲藩籬莫切於諸番番人恃茶以生故嚴法以禁之易馬以酬之以制番人之死命壯中國之籓籬非可以常法論也洪武初民間蓄茶不得過一月之用弘治中召商中茶或以備振或以儲邊然未嘗禁內地之民使不得食茶也今減通番

之罪止於充軍禁內郡之茶使不得食又使商私課茶悉聚於三茶馬司夫茶司與番爲鄰私販易通而禁復嚴於內郡是毆民爲私販而授之資也以故大姦闌出而漏網小民負升斗而罹法今計三茶馬司所貯洮河足三年西寧足二年而商私茶課日益增積腐爛無用茶法之弊如此番地多馬而無所市吾茶有禁而不得通其勢必相求而制之之機在我今茶司居民竊易番馬以待商販歲無虛日及官易時則馬反耗矣請敕三茶馬司止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馬當發若干正茶之外分毫毋得夾帶令茶價湧貴番人受制良馬將不可勝用且多開商茶通行內地官榷其半以備軍餉而河蘭階岷諸近番地禁賣如故更重通番之刑如律例洮岷河責邊備道臨洮蘭州責隴右分巡西寧責兵備各選官防守失察者以罷軟論奏上報可於是茶法稍飭矣

二十六年定造假茶及販私罪例各商有原無資本混報茶批通同園戶蒸造假茶及將驗過眞茶盜賣沿途采取草茶納官至五百斤千斤以上者商人園戶并知情轉賣之人各充發附近極邊有差不及前數者依私鹽法又凡行茶地但有豪强出本僱覓十八以上挑販私茶者照例問罪巡捕通同賣放首惡及挾詐良民官吏俱治罪

穆宗隆慶三年均四川邊腹茶引四川茶引舊額五萬道內黎雅一萬道松潘二千道腹裏三萬八千道嘉靖三十一年定黎雅二萬道松潘四千道腹裏二萬六千道至是以邊引茶少而易行腹引茶多而常滯乃裁引萬二千以三萬引屬黎雅四千引屬松潘諸邊四千引留內地稅銀共萬四千餘兩解部濟邊以爲常五年定銷引遲速賞罰例商人假以附茶爲由任意夾帶短販有二三年不到茶司者十數年不銷原引者於是定例一年完者厚賞二年量賞三年免究四年問罪附茶一半入官五年問罪附茶盡入官不準再報六年照例問遣復定買茶中馬事宜各商自備資本執引赴官比號相同收買好茶無分黑黃正附一例蒸曬每篦重不過七斤蒸曬畢所在官司催發起程仍塡註日期運至漢中府辨驗眞假黑黃斤篦各另秤盤經過置口巡檢司火鑽批驗所鞏昌府查驗篦數稽考夾帶蘇谿關遵例每正茶一千斤許照散茶一千五百斤若有多餘方準抽稅各照格塡註鈐印截角限赴洮州茶司對分貯庫取實收銷繳如有夾帶多少僞造低假正附篦斤不待即從重問罪又令甘州茶司倣洮河西寧三茶司事例歲以六月開中聽調番族限兩月內不拘兒騍騸馬堪騎征者中納八百匹毋許過期

神宗萬厯四年二月巡按陝西御史傅元順條陳茶馬三事從之其一撫番族以安地方謂洮西熟番古陸阿爾答等國初受敕中納茶馬與西腦生番下沙麻兒等原不同謀不得一概大征有妨招中一留茶篦以戒不虞謂番人以茶爲命每歲中馬六千有奇中國恃以制番近議與西海丙兔開市即以招番餘茶用易北馬將使番人仰給於北彼此勢合貽患匪細宜照原議與北狄市惟易緞絹布糧等物茶篦仍留招番一定期限以定遵守謂每年招番中馬日期洮河茶司宜定以五月河甘二茶司定以六月西寧茶司定以七月番市告竣而後北酋赴市庶經過中馬番族可保無虞不致騷擾皆詔行之五年詰達請開茶市勿許詰達款塞請開茶市御史李時成言番以茶爲令北人若得藉以制番番必從之貽患匪細部議給百餘篦而勿許其市易

十三年開西安鳳翔漢中茶禁舊制內地與番鄰者禁食茶以御史劉良卿言禁稍弛嘉靖四十三年御史潘一桂又言松潘與洮河近私茶往往闌出與番夷通宜停松潘引目報可至是以西安鳳翔漢中不與番鄰開其禁招商給引抽十之三入官餘聽自賣於是御史鍾化民又以私茶每多闌出請分任責成陝之漢中關南道督之府佐一人專駐魚渡壩川之保寧川北道督之府佐一人專駐雞猴埧率州縣官兵防守從之

二十三年議禁湖茶初中茶易馬惟漢中保甯而湖南產茶直賤商人率越境私販中漢中保甯者僅一二十引茶戶欲辦本課輒私販出邊番人利私茶之賤因不肯納馬至是御史李楠請禁湖茶言湖茶行茶法馬政兩弊宜令巡茶御史召商給引願報漢興保夔者悉準中越境下湖南者禁止且湖南多假茶食之刺口破腹番人亦受其害既而御史徐僑言漢川茶少而直高湖南茶多而直下湖茶之行無妨漢中漢茶味甘而薄湖茶味苦於酥酪爲宜亦利番也但宜立法嚴以遏假茶戶部折衷其議以漢茶爲主湖茶佐之各商中引必先給漢川畢乃給湖南如漢引不足則給以湖引報可

二十九年令漢中等所屬州縣茶課仍輸本色陝西巡按御史畢三才言課茶徵輸歲有定額先因茶多餘積園戶解納艱難以此改折今商人絕跡五司茶空請令漢中五州縣仍輸本色每歲招商中五百引可得馬萬一千九百餘匹部議西寧河洮岷甘莊湏六茶司共易馬九千六百匹著爲令至天啟元年八月又以茶馬御史彭際遇言增

中馬二千四百匹時商人正引之外多給賞由票使得私行番人上駟盡入姦商茶司所市者乃其中下也番既得茶叛服自由而將吏又以私馬竄番馬冒支上茶茶法馬政邊防於是俱壞矣

愍帝崇禎十五年十一月太僕卿王家彥上料理茶苑京馬疏敕議行之時馬政日弛家彥嘗請改西番茶馬之制帝褒納其言是年遷太僕卿因言崇禎元年每歲茶馬給邊給苑外額中京馬一千五百匹五司所積之茶易馬賞番歲額二十萬篦又陳茶變價尙得銀十萬七千餘兩抵甘固軍餉此當日召商廣積之明驗也數年來茶篦減黃增黑茶道不通茶商裹足皦茗羸駟約略充數其應給各鎭者且議改折幫價矣乞復金牌制及嚴收貢茶法帝手其疏語執政曰家彥奏皆善敕議行然軍興方亟不能盡舉也

皇朝通考順治二年定陝西茶馬事例先是元年定與西番易馬每茶一篦重十觔上馬給茶篦十二中馬給九下馬給七王是差御史轄五茶馬司戶部言陝西召商茶以易番馬向有照給金牌勘合之制查前明詔諭遞接西番關隘處所撥官軍巡守不許私茶出境凡進貢番僧應賞食茶須給勘合行令四川布政司撥發庫茶照數支放不許於湖廣等處收買私茶違者盡數入官仍將伴送人員治罪此舊例之可行者若金牌一項係明初事例永樂十四年已經停止我 朝定鼎各番慕義馳貢金牌可以不用但以茶易馬務須酌量價値兩得其平無失柔遠之義從之

皇朝通考康熙三十四年 敕遣專官管理茶馬事務戶部議覆刑科給事中裴元佩條奏馬政事關緊要洮岷諸處額茶三十餘萬篦可中馬一萬匹陳茶每年帶銷又可中馬數萬匹查茶觔中馬甚有裨益應將額茶中得之馬給營驛外其餘馬每年交秋將數千匹送至紅城口等處牧放得 旨茶馬事關緊要著遣專官管理

三十五年飭准打箭爐番人市茶易四川巡撫于養志遵 旨會同烏斯藏喇嘛營官等查勘打箭爐地界奏番人藉茶度生居處年久且達賴喇嘛曾經啟奏准行應仍准其貿易理藩院議准從之

皇朝通典五十八年准理塘巴塘地方買運茶觔議政大臣等議覆都統法喇疏言蒙古地方及西藏人民皆藉茶養生松潘一路茶價甚賤靑海一帶積茶必多應暫行禁止俟其懇請時再酌定數目令其買運至打箭爐外

最近者爲裏塘遣官招撫令營官造具所管番寨戶口清冊酌量定數許其買運巴塘以外亦照此例其打箭爐一路當視番情之向背分別通禁應如所奏從之

皇朝通志雍正八年以川茶課税向以園樹多寡爲額未有定准定改照斤兩徵收又定陝西茶商每引一道運茶百斤准加耗茶一十四斤如有夾帶照私鹽例治罪官吏失察亦如之

九年定五司復行中馬之法每上馬一匹給十二篦中馬九篦下馬七篦計所收馬匹留爲甘省軍營之用其有盈餘分撥河南山西牧養

十年四川巡撫憲德疏言川茶半由蒙古西藏及打箭鑪番人販售自引歸部發遇番客雲集分給不敷請預頒茶引五千張貯川省巡撫衙門隨時增發從之

十三年停止五司以茶中馬定嗣後甘庫茶篦遇存積過多之時改徵折色俟各司銷存無幾復徵本色

皇朝通考乾隆六年酌減四川松潘地方行茶邊引戶部議覆四川巡撫碩色奏請酌減松潘茶引一案查川省松潘地方行茶邊引原額一萬三千七百六張已儘足行銷原無茶引不敷買食之處後因天全州土商濫請增給土引以致積滯經前撫臣楊馝題准改撥各州縣代爲分銷維時成都等縣商人因松潘修城之時番民集聚傭工茶觔易銷定爲常額是以成都縣撥銷土引六百張彭縣八百一十一張灌縣三千六百張崇寧縣一百八十張石泉縣一百六十二張安縣二百六十四張俱改照邊引納稅於松潘行銷年來城工告竣番民陸續回巢茶觔漸至壅滯應如所請將成都等縣積引量減四千四百四十九張併課稅銀兩一併照數開除從之又准甘省官茶辦交本色先是甘省官茶因停止招中馬匹節經該撫題明將官茶改徵折色陳茶定價發變俟各司銷存至六十萬封上下題徵本色至是護撫徐杞以各司銷存庫茶止九十二萬餘封迨新茶辦運到甘陳茶接續分銷可存六十萬封上下請仍令商人辦交本色從之

八年豁免川省茶引未完銀兩奉　諭旨前因川省松潘引多茶壅故將天全州之積引改撥成都彭灌等縣行銷每年空繳引張賠納稅課官商交累乾隆六年朕降旨開除成都彭灌三縣積引四千四十九張并課稅銀二千

四百一十七兩二錢從乾隆七年爲始官商俱受其益惟是乾隆七年以前之羨餘截角尚屬拖欠成都彭灌二縣均有未完銀兩川省茶商貲本微薄無力復完舊項朕心軫念著將所有三縣舊欠悉行豁免

二十四年准甘肅五司茶封搭放各營俸餉戶部覆准甘肅巡撫吳達善奏言甘省交庫茶封日積酌議設法銷售經前任布政司明德酌請每封或定價銀六錢運赴甘省安三處變價三年以來僅銷茶一萬餘封現在各司庫貯茶尚有一百四十餘萬封宜亟爲籌畫檢閱舊案康熙三十七年因甘司茶封無馮可中貯庫年久經督理茶馬事務內閣學士錢齊請於五鎮俸餉馬乾之內銀七茶三搭給今五司存貯茶封自應照此辦理惟是甘省滿漢各營每年需茶若干難以懸揣自乾隆二十五年春季起令其按季自行酌定茶數總以一二三成搭支銀兩在於司庫請領即於附近五司處支給從之

二十五年奏定洮河二司茶封歸甘莊二司辦理戶部議覆甘肅巡撫吳達善奏言甘省茶課向爲中馬而設故每年額引二萬七千二百九十六道內分西司九千七百一十二道坐落西寧府洮司三千三百道坐落岷州河司五千一百三十二道坐落河州莊司五千一百五十二道坐落平番縣甘司四千道坐落蘭州府今中馬之例久停在甘莊二司係各處衝衢西河二司附近青海常有銷售之路惟洮司地處偏僻土瘠民貧故該司商銷茶觔歷年俱告改別司售賣惟交官茶封仍交洮庫往往積至數十萬封始請疏銷臣查甘莊二司地處衝衢撥用收支均屬近便應如該撫所請將洮司額頒茶引改歸甘莊兩司給商徵課俟洮司庫貯茶封搭餉完日即行裁汰疏上如議行嗣於乾隆二十七年以河司雖附近青海蒙古而一切交易俱在西寧從不一赴河州其情形與洮司無異亦行裁汰其額引五千道併歸甘莊二司二十七年以茶觔積滯籌畫疏銷陝甘總督楊應琚遵　旨條議甘省五司官茶疏銷事宜一官茶應改徵折價也按甘省庫貯官茶向例如遇存積過多改徵折色如庫貯無幾復請征本色今五司庫內自乾隆七年至二十四年已存積至一百五十餘萬封經前撫臣吳達善於二十四年奏准每封作價三錢搭放兵餉以來當奉行之始兵丁領獲茶封尚有餘利今行之二年有餘已搭放過茶四十餘萬封現在市肆官茶日多非十年之久不能全數疏銷且每年商人又增配茶二十四萬餘封商茶既多官茶自必益加壅滯莫若將

商人應交二成官茶五萬四千餘封暫停交納照例每封徵折價三錢俟陳茶銷售將完再行徵收本色一商茶應准其減配也查甘省茶法商人每引交茶五十觔無論本折即係額課此外尚有充公銀三萬九千餘兩亦係按年交納無殊正供至商人自賣茶封每引止應配正茶五十觔連附茶共配售三十餘萬封該商等即以配售之茶完納前項應輸之課經前撫臣吳達善奏准增配以紓商力並無課項第茶封既已加增又有搭放兵餉之庫貯官茶勢致愈積愈多難免停本虧折今酌中籌計商人情願每引一道止配茶十五封內應酌減無課茶一十五萬八千三百十六封共止配茶四十萬九千四百四十封至二成本色茶封現既酌議改徵折價自亦無庸配運一陳積茶封應召商減售也查各司俱有陳積茶封而洮司為最多該司地處偏僻定議搭餉計非數十年不能完現在每封四錢發售商民無利可獲裹足不前請仍照乾隆二十六年前撫臣明德原議每封定價三錢召商變賣河西二司共存茶六十餘萬為數較多亦准其一體照數售變一內地新疆應一體搭放也查乾隆二十四年前撫臣吳達善奏准滿漢各營以茶封搭餉至新疆地方茶觔一項向須取資內地誠如　聖諭各處濟用自屬多多益善今官茶以沿途站車輓運毋庸腳費其自肅州運至各處將腳費攤入茶本之內較之買自商賈價值尚多減省部議應如所請從之

二十九年免追浙省行銷順天茶觔殘引舊例浙省行銷茶引令各商過關輸稅截角統俟茶觔售完之日將所執殘引交原發衙門送部查銷嗣據閩浙總督楊廷璋奏報浙省行銷口外等處引張歷經收稅截角更由崇文門戳去中間實無影射情弊請將口外殘引免其繳部內地殘引即在行茶處所催繳復據侍郎兼管順天府尹錢汝誠等奏稱浙省乾隆二十三四等年行銷順天茶引共一萬九千餘道自准浙省咨後即經照例查追迄今日久大半多無著落推原其故實緣行茶與行鹽不同商無一定地任遷移殘引多隨客散查究無根難以追繳嗣後浙省行銷京城茶引應令崇文門於戳去中間時即將所戳引心彙齊送部以仁其殘引一體免追以省擾累從之

三十七年戶部議前任總督阿爾泰奏南川縣地方產茶盛茂每年除配額引之外尚有餘積請自今始增茶腹引一百張照例徵收課稅應如所請從之

三十八年戶部議四川總督劉秉恬等覆奏請嗣後三雜谷等處土司買茶以千觔爲率使僅敷自食不能私行轉售從之

文淵書局石印

吳縣汪鍾霖甘卿甫纂校

征榷類五

坑冶 鑄錢附

通考周官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

齊管仲言鹽鐵之利　漢桑弘羊建議榷鹽鐵　東漢以後鹽鐵本末並見鹽鐵門

漢武帝行幸回中詔曰往者朕郊見上帝泰山見金宜更鑄黃金爲麟趾褭蹄以協瑞焉

後漢明帝永平十一年漅湖出黃金廬江太守取以獻後魏宣武帝延昌三年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礦二石得銀七兩其秋恆州又上言白登山鍮上品詔並置銀官常令採鑄　又漢中舊有金戶千餘家常於漢水沙金年終輸之後臨淮王彧爲梁州刺史奏罷之

唐凡金銀銅鐵錫之冶一百八十六陝宣潤饒衢信五州銀冶五十八銅冶九十六鐵山五錫山二鉛山四汾州礬山七貞觀初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帝曰朕之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欲以桓靈視我邪乃黜萬紀還家

麟德二年廢峽山銅冶四十八

開元十五年初稅伊陽五重山銀錫天寶五載李林甫爲相謂李適之曰華山有金鑛采之可以富國主上未知也他日適之因奏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爲愛已薄適之慮事不熟適之自是失恩

德宗時戶部侍郎韓洄建議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隸鹽鐵使　元和時天下銀冶廢者四十歲采銀萬二千兩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常數　二年禁采銀一兩以上者笞二十遞出本界州縣官吏節級科罪

開成元年復以山澤之利歸州縣刺史選吏主之其後諸州牟利以自殖舉天下不七萬緡不能當一縣之茶稅

宣帝增河湟戍兵衣絹五十二萬餘匹裴休請復歸鹽鐵使以供國用增銀冶二鐵山七十一廢銅冶二十七鉛山一天下歲率銀二萬五千兩銅六十五萬五千斤鉛十一萬四千斤錫萬七千斤鐵五十三萬二千斤

後唐長興二年敕今後不計農器燒器動使諸物並許百姓逐便自鑄造諸道監冶除依常年定數鑄辦供軍熟鐵并器物外祇管出生鐵比已前價各隨逐處見定高低每斤一例減十文貨賣雜使熟鐵亦任百姓自鍊巡檢節級勾當賣鐵場官并鋪戶一切並廢鄉村百姓祇於夏秋苗畝上納農器錢一文五分足隨夏秋二稅送納

晉天福六年敕節文諸道鐵冶三司先條流百姓農具破者須於官場中賣鑄時御於官場中買鐵今後許百姓取便鑄造買賣所在場院不得禁止攪擾

宋興金銀銅鐵鉛錫之貨凡諸軍產金有五曰商饒歙撫州南安軍至道元年廢邵武軍院二年又廢成州二院饒州舊禁商人市販頗致爭訟大中祥符五年從淩策之請除其禁官收算焉產銀有三監曰桂陽鳳州之開寶本七房冶開寶五年賜名建州之龍焙又有五十一場曰饒州之德興虔州之寶積信州之寶豐建昌之馬茭湖香都越州之諸暨衢州之南山北山金水舊又有靈山場大中祥符二年廢處州之慶成望際道州之黃齒福州之寶興漳州之興善毗婆大深巖洞汀州之黃焙龍門寶安南劍州之龍逢寶應王豐杜唐高才贍國新豐巖梅營龍泉順昌邵武軍之焦阮龍門小杉青女三溪黃上同福碟際南安軍之穩下廣州之上雲韶州之樂昌螺阬靈源連州之同官英州之賢德堯山竹溪恩州之梅口春州之陽江三務曰秦州隴城隴州興元府太平興國四年於五臺置冶後廢秦州舊有太平監後去其名又賀州有寶盈場及杭州務後並省產銅有三十五場饒處建英州各一信州南安軍各二汀州三漳州四邵武軍八南劍州十二饒州曰興利建州曰同德英州曰禮平信州曰鉛山南安軍曰南康城下汀州曰鍾僚餘皆與銀場同一務曰梓州之銅釆國初坊隴二州亦置場後廢又嘉州亦有採場咸平六年置產鐵有四監曰大通兗州之萊蕪萊蕪監領杏山阜陽何家魯東汶陽萬家宜山七冶舊又有石門大叔道土等冶景德中以鐵數不登並廢汶陽南魯西治大中祥符七年廢徐州之利國相州之利成又有十二冶曰河南之淩雲虢州之麻莊同州之韓山鳳翔之赤谷磴平儀州之廣石河蘄州之回嵐蠶窰黃州之龍陂袁州之貴山興國軍之慈湖英州之黃石二十務曰晉磁鳳澧道渠合梅州各一陝州之集津耀州之榆林坊州之玉華虔州之上平符竹黃平青堂吉州之安福汀州之莒溪古田龍興羅村二十五場曰信州之丁溪新溪鄂州之聖水荻洲樊源安樂龍興大雲建州之晚化南劍州之亳村東陽武夷平林塗阬

安福萬足桃源交溪萁杉湯泉立沙黃溪邵武軍之萬德寶積連州之牛鼻又有沂州郚城冶磁州苑城冶齊州龍山冶澤淄秦潭利英白鬱林州皆舊出鐵後並廢產鉛有三十六場務曰越建連英春州各一韶州南安軍各二衢州汀州各三漳州四邵武軍八南劍州十二並與銀銅場同名產錫有九場曰河南之長水虔州之安遠南安之城下南康之上猶道州之黃富賀州之太平川石場潮州之黃岡循州之大任舊信州有鉛場後廢產水銀有四場曰秦階商鳳州產朱砂有三場曰商宜州富順

太祖皇帝開寶三年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抗敝每念茲事深疾於懷未能捐金於山豈忍奪人之利自今桂陽監歲輸課銀宜減三分之一

太宗至道二年有司言鳳州山內出銅丱定州諸山出銀鑛請置官署掌其事上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庶共之不許

至道末天下歲課銀十四萬五千餘兩銅四百一十二萬二千餘斤鐵五百七十四萬八千餘斤鉛七十九萬三千餘斤錫二十六萬九千餘斤天禧末金一萬四千餘兩銀八十八萬三千餘兩銅二百六十七萬五千餘斤鐵六百二十九萬三千餘斤鉛四十四萬七千餘斤錫二十九萬一千餘斤水銀二千餘斤朱砂五千餘斤然金銀除坑冶丁稅和市外課利折納互市所得皆在焉

開寶五年詔罷嶺南道媚川都採珠先是劉鋹於海門鎭募兵能採珠者二千人號媚川都凡採珠者必以索繫石被於體而沒焉深者至五百尺溺死者甚衆及平嶺南廢之仍禁民採取未幾復官取容州海渚亦產珠官置吏掌之自太平興國二年貢珠百斤七年貢五十斤徑寸者三八年貢千六百一十斤皆珠場所採 金銀銅鐵鉛錫之冶總二百七十一金產登萊商饒汀南恩六州冶十一銀產登虢秦鳳商隴越衢饒信虔郴衡漳汀泉福建南劍英韶連春二十三州南安建昌邵武三軍桂陽監冶八十四銅產饒信虔建漳汀泉南劍韶英梓十一州邵武軍冶四十六鐵產登萊徐兗鳳翔陝儀虢邢磁虔吉袁信澧汀泉建南劍英韶渠合資二十四州興國邵武二軍冶七十七鉛產越衢信汀南劍英韶連春九州邵武軍冶三十錫產商虢虔道潮賀循七州冶十六又有丹砂產商宜二州冶二水銀產秦鳳商階四州冶五皆置吏主之然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其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

仁宗英宗每下赦書輒委所在視冶之不發者或廢冶或蠲主者所負歲課率以爲常而有司有請亦輒從之無所吝故冶之興廢不常而歲課增損係焉皇祐中歲得金萬五千九十五兩銀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二十九兩銅五百一十萬八百三十四斤鐵七百二十四萬一千一斤鉛九萬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錫三十三萬六百九十五斤水銀二千二百一斤其後以赦書從事或有司所請廢冶百餘既而山澤興發至治平中或增冶或復故者總六十八是歲視皇祐金減九千六百五十六銀增九萬五千三百八十四銅增一百八十七萬鐵錫增百餘萬鉛增二百萬獨水銀無增損又得丹砂二千八百餘斤今之論次諸冶以治平中所有云天聖中登萊採金歲益數千兩帝命奬官吏王曾曰採金多則背本趨末者衆不宜誘之景祐中登萊民饑詔弛金禁聽民自取後歲豐然後復故　中書備對諸路坑冶金數

神宗熙寧元年詔天下寶貨坑冶不發而負歲課者蠲萊州金四千一百五十兩房州金六十六兩登州金三十九兩商州金三十九兩饒州金三十四兩沅州金一百三十二兩汀州金一百六十七兩邕州金七百四兩之七年廣西經畧司言邕州塡乃峒產金請置金場後五年凡得金爲錢二十五萬緡四年以所產薄詔罷貢金　八年知熙州王韶奏本路銀銅坑發詔令轉運市易司共計之以所入爲熙河糴本七月詔近坑冶坊郭鄉村并淘採烹鍊人並相爲保保內及於坑冶有犯知而不糾或停盜不覺者論如保甲法元豐元年是歲諸路坑冶金總計萬七百一十兩銀二十一萬五千三百八十五兩銅千四百六十萬五千九百六十九斤鐵五百五　十萬一千九十七斤鉛九百十九萬七千三百三十五斤錫二百三十二萬一千八百九十八斤水銀三千三百五十六斤朱砂三千六百四十六斤十四兩有奇七年坑冶凡一百三十六所領於虞部

哲宗紹聖二年江淮荆湖等坑冶司言新發坑冶漕司慮給本錢往往停閉不當請令本司同遣官詳度從之　湖南漕司言潭州益陽縣近發金苗以碎礦淘金賦權人官請修立私出禁地之制從之

徽宗崇寧四年湖北置旺溪金場監官以其歲收金千兩許轄司請置官故也大觀二年詔金銀坑發雖告言或方檢視而私開淘取以盜論九月銀銅坑冶舊不隸知縣縣令者並令兼監當詔减正官一等政和元年張商英言湖

北產金非止辰沅靖溪洞其峽州夷陵宜都縣荆南府枝江江陵縣赤湖城至鼎州皆商人淘採之地漕司旣乏本錢提舉司買止千兩且無專司定額請置專切提舉買金司有金苗無官監者許遣部內州縣官及使臣掌幹詔提舉官措畫以聞仍於荆南置司政和二年詔工部以坑冶所收金銀銅鉛錫鐵水銀朱砂物數置籍籖注歲半消補上之尙書省自是戶工部尙書省皆有籍鉤考然所憑惟帳狀至有額而無收有收而無額乃責之縣丞監官及曹部奉行者而更督遞年違負之數九月措置陝西坑冶蔣彝奏本路坑冶收金千六百兩他物有差詔輸大觀西庫彝增秩官屬各減磨勘年六年詔承買坑冶歲計課息錢十分蠲一以頻年無買者欲優假之故也五月中書言劉芑計置萬永州產金甫及一歲收二千四百餘兩詔特與增秩宣和元年石泉軍江溪沙磧麩金許民隨金脈淘採立課額或以分數取之坑冶國朝舊有之官置場監或民承買以分數中賣於官舊例諸路轉運司本錢亦資爲其物悉歸之內帑崇寧以後廣搜利穴榷賦益備凡屬之提舉司者謂之新坑冶用常平息錢與剩利錢爲本金銀等物往往皆積之大觀庫自蔡京始也政和間數罷數復然告發之處多壞民田承買者立額重或舊有今無而額不爲損　政和間臣僚言諸路產鐵多民資以爲用而課息少請倣茶鹽法榷而鬻之於是戶部言詳度官置爐冶收鐵給引召人通市苗脈微者令民出息承買以所收中賣於官毋得私相貿易從之先是元豐六年京東漕臣吳居厚奏徐鄆青等州歲製軍器及上供簡鐵之類數多而徐州利國萊蕪二監歲課鐵少不能給請以鐵從官興煽計所獲可多數倍詔從其請自是官榷其鐵且造器用以鬻於民至元祐罷之其後大觀初涇源皇城使裴絢上言石河鐵冶令民自採煉中賣於官請禁民私相貿易農具器用之類悉官爲鑄造其冶坊已成之物皆以輸官而償其直乃詔毋衘私相貿易如所奏而農具器用勿禁於是官自賣鐵唯許鑄鎢戶市之

欽宗靖康元年諸路坑冶苗礦微或舊有今無悉令蠲損凡民承買金銀並罷

高宗建炎三年詔福建廣南自崇寧以來歲買上供銀數浩大民力不堪歲減三分之一七年工部言知台州黃巖縣劉覺民乞依熙寧法以金銀坑冶召百姓採取自備物料烹煉十分爲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許坑戶自便貨賣江西運司相度江州等處金銀坑冶亦乞依熙豐法從之十四年詔見今坑冶立酌中課額委提刑轉運司不得別有

抑勒抱認虛數令有力之家計囑幸免切致下戶受弊

孝宗隆興二年鑄錢司言坑冶監官歲收買金及四千兩銀及十萬兩銅錫及四十萬兩鉛及一百二十萬斤者各轉一官知通令丞部內坑冶每年比租額增剩者推賞有差

寧宗嘉定十四年臣僚言產銅之地莫盛於東南如括蒼之銅廓南算孟春黃渙峯長 拔殿山爐頭山莊等處諸暨之天富永嘉之潮溪信上之羅桐浦城之因獎尤溪之安仁杜唐洪面子坑五十餘所多係銅銀共產大場月解淨銅萬計小場不下數千銀各不下千兩爲利甚博至今雙瑞西瑞十二巖之坑出銀繁𣸣大定永興等場銀鉛並產興盛日久又信之鉛山與處之銅廓皆是膽水春夏如湯以鐵投之銅色立變 夫以天地之間顯界坑冶而屬吏貪殘積成蠹弊諸處檢踏官吏大爲民殃有力之家悉務辭遜遂至坑源廢絕礦條湮閉間有出備工本爲官開浚元佃之家方施工用財未享其利而譁徒誣脅甚至黥配估籍冤無所訴此坑冶所以失陷也

續通考理宗端平三年九月詔諸路州縣坑冶毋擾害民先是孝宗淳熙十年六月廣西運司奏昭州金坑五遞年所入不多乞廢罷以裕民遂罷昭州歲貢金光宗紹熙二年八月寬兩淮榷鐵之禁至是祀明堂大赦詔曰諸路州縣坑冶興發在觀寺祠廟公宇居民墳地及近墳園林地者法不許人告亦不得受理訪聞官司利於告發更不究實多致擾害自今許人戶越訴官司并訟者重置典憲及有坑冶停閉苗脈不發之所州縣勒令坑戶虛認歲額提點鑄錢司覈實追正

遼太祖五年十月置鐵冶帝始併室韋其地產銅鐵金銀其人善作銅鐵器又有特穆爾部者多鐵（特穆爾國語鐵也）部置三冶曰柳濕河曰三黜古斯曰手山 神冊初平渤海置採鍊鐵戶時得廣州本渤海鐵利府改曰鐵利州地亦多鐵東平縣本漢襄平縣故地產鐵丱置採鍊者三百戶隨賦供納以諸坑冶多在國東故東京置戶部司長春州置錢帛司又帝征幽薊師還次山麓得銀鐵丱命置冶

太宗時置五冶太師自太祖之父撒剌的以土產多銅始造錢幣後遂襲用之以開帝業至是乃設官以總四方錢鐵

聖宗太平五年十二月禁工匠不得銷毀金銀器七年五月西南路招討司奏陰山中產金銀請置冶從之復遣使循潢河源求產金銀之所

興宗重熙二年十二月禁夏國使沿路私市金鐵

道宗清寧九年正月禁民鬻銅十年十一月禁南京不得私貨鐵咸雍六年十一月禁鬻生熟鐵於回紇阻卜等界

金海陵天德四年十一月買珠於烏爾古德呼勒部及扶餘路禁百姓私相貿易仍調兩路民夫採珠一年正隆二年十月初禁銅越外界三年二月遣使檢視隨路金銀銅鐵冶時初置錢監因有是命

世宗大定三年制金銀坑冶許民開採百分中取一為稅五年聽人射買寶山縣銀冶九年七月罷東北路採珠十二年正月以銅少命尚書省遣使諸路規措銅貨能指坑冶得實者賞至十六年三月又遣使分路訪察銅礦苗脈十二月詔金銀坑冶聽民開採毋得收稅二十七年尚書省奏聽民於農隙採銀承納官課二十九年十二月甄官署丞丁用楫言開採銅礦之弊時立代州曲陽二錢監鴈門五臺民訴自立監鑄錢以來有銅礦之地雖曰官運其僱直不足則令民共償乞與本州司縣均為差配遂命用楫往審其利病還言所運銅礦民以物力科差濟之實非所願僱直既低更有刻剝之弊而相視苗脈工匠妄指人之垣屋及寺觀謂當開採因以取賄又隨冶工匠日辦淨銅四兩多不及數復銷銅器及舊錢送官以足之病民多費未見利便遂罷二監

章宗明昌三年禁採銅於天山界外舊嘗以夫匠逾天山北界外採銅至是監察御史李炳言頃聞有司奏在官銅數可支十年若復每歲令夫匠過界遠採不惟多費復恐或生邊釁若支用將盡之日止可於界內採鍊帝是其言遂不許出界以提刑司言封諸處銀冶禁民採鍊五年九月初令民撲買隨處金銀銅冶御史臺復奏請令民採鍊隨處金銀銅冶帝命尚書省議之宰臣議謂國家承平日久戶口增息雖嘗禁之而貧人苟求生計聚眾私鍊上有禁之之名而無杜絕之實故官無利而民多犯法如令民射買則民壯者為夫匠老稚供雜役各得均齊而射買之家亦有餘利如此則可以久行比之官役僱工糜費百端者有間矣遂定制有冶之地委謀克縣令籍數召募射買禁權要官吏弓兵里胥皆不得與視舊場之例令州府長官一員提控提刑司訪察而禁治之帝曰此終非長策參

知政事胥持國曰今姑聽如此後有利然後設官可也譬之酒酤蓋先為坊場而後官榷也帝亦以為然遂從之

塡山西銀山之銀窟凡百一十有三

宣宗興定三年七月汝州魯山寶豐鄧州置鐵冶從攝京西路三司李復亨奏也復亨言民間銷毀農具以供軍器臣竊以為未便汝州魯山寶豐鄧州南皆產鐵募工置冶可以獲利且不厲民詔尚書省行之

元興凡金銀珠玉銅鐵水銀朱砂碧甸子鉛錫之類皆因土人呈獻而定其歲入之課　金之所產在腹裏曰益都檀景遼陽省曰大寧開元江浙省曰饒徽池信江西省曰龍興撫州湖廣省曰岳澧沅靖辰潭武岡寶慶河南省曰江陵襄陽四川省曰成都嘉定雲南省曰威楚麗江大理金齒臨安曲靖元江羅羅會川建昌德昌柏興烏撒東川烏蒙銀之所產在腹裏曰大都眞定保定雲州般陽晉寧懷孟濟南寧海遼陽省曰大寧江浙省曰處州建寧延平江西省曰撫瑞韶湖廣省曰興國郴州河南省曰汴梁安豐汝寧陝西省曰商州雲南省曰威楚大理金齒臨安元江珠之所產曰大都曰南京曰羅羅曰碩達勒達曰廣州玉之所產曰于闐曰費里沙銅之所產在腹裏曰益都遼陽省曰大寧雲南省曰大理澂江　鐵之所產在腹裏曰河東順德檀景濟南江浙省曰饒徽寧國信慶元台衢處建寧化邵武漳福泉江西省曰龍興吉安撫袁瑞贛臨江桂陽湖廣省曰沅潭衡武岡寶慶永全常寧道州陝西省曰興元雲南省曰中慶大理金齒臨安曲靖澂江羅羅建昌鐵之在各省者獨江浙江西湖廣之課為最多凡鐵之等不一有生黃鐵有生青鐵有青瓜鐵有簡鐵每引二百斤　朱砂水銀之所產在遼陽省曰北京湖廣省曰沅潭四川省曰思州　碧甸子之所產曰和林曰會州　鉛錫之所產在江浙省曰鉛山台處建寧延平邵武江西省曰韶州桂陽湖廣省曰潭州

太宗八年始置河東及檀景等處鐵冶鐵在河東者是年立鑪於西京州縣撥冶戶七百六十煽之次年立鑪於交城縣撥冶戶一千煽之至世祖至元五年始立洞冶總管府七年罷之十三年立平陽等路提舉司十四年又罷之其後廢置不常成宗大德三年九月置河東山西鐵冶提舉司十一年聽民煽鍊官為抽分武宗至大元年復立河東都提舉司掌之所隸之冶八曰大通興國惠民利國益國閏富豐寧（豐寧之冶有二）仁宗延祐三年十月敕五臺雲篆寺置

鐵冶提舉司　在檀景等處者是年始於北京撥戶煽之至世祖中統二年立提舉司掌之至元二十年十月罷北京鹽鐵課提舉司其後亦廢置不常大德五年正月始併檀景二提舉司爲都提舉司所隸之冶七曰雙峰暗峪銀崖大峪五峪利貞錐山

世祖中統三年正月諸王塔齊爾請置高麗鐵冶從之六月勅武衛府歲輸所產鐵又立小峪蘆子武衛軍赤泥泉鐵冶四所四年正月領部阿哈瑪特請與河南等處鐵冶從之

四月以漏籍戶一萬一千八百附籍四千三百於各處起冶歲課鐵四百八十萬七千斤

五月以禮部尚書馬伊克努爾領已括戶三千興煽鐵冶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千斤就鑄農器二十萬事易粟四萬石輸官河南隨處城邑市鐵之家仍舊鼓鑄至元九年五月減鐵冶戶十三年九月阿哈瑪特等以軍興國用不足議復立都轉運司量增課程原額鼓鑄鐵器官爲局賣十九年二月立鐵冶總管府罷提舉司泰定帝致和元年六月罷河南鐵冶提舉司歸有司鐵在濟南等處者是年拘漏籍戶三千煽之至元五年立洞冶總管府二十六年四月以萊蕪鐵冶提舉司隸山東鹽運司其後廢置不常至大元年復立濟南都提舉司所隸之監五曰寶成通和昆吾元國富國

順帝元統二年十一月以濟南萊蕪縣鐵罷官鐵冶一年

在順德等處者至元二十五年八月以河間等路鹽運司兼管順德廣平綦陽三鐵冶三十一年撥冶戶三千煽之大德元年設都提舉司掌之十一月以眞定鐵冶隸順德都提舉司罷保定紫荊關鐵冶提舉司武宗至大元年閏十一月罷順德廣平鐵冶提舉司聽民自便有司稅之如舊三年正月復立廣平順德路鐵冶都提舉司至仁宗延祐六年始罷兩提舉司併爲順德廣平彰德等處提舉司所隸之冶六曰神德左村豐陽臨水沙窩固鎮

至元二年二月令各路民戶從實淘金辦課毋得科斷鈔數先是行省從長辦課未經定額許令椿配百姓包納每金一錢折價一十五兩至十八兩至是江南新附因科金課甚覺擾民御史臺以爲言乃革淘金總管府併入宣慰司令民從實採辦金在益都者至元五年閏正月命于從剛高興宗以漏籍民戶四千淘於登州棲霞縣每戶歲輸金四錢十五年又以淘金戶二千僉軍者付益都淄萊等路淘金總管府依舊淘金其課於太府監輸納二十年十月遣官檢

奏益都淘金欺弊二十六年十一月詔山東東路毋得沮淘金二十八年十一月禁沮擾益都淘金至成宗大德八年十二月復立益都淘金總管府文宗至順三年五月置山東益都等處金銀銅鐵提舉司

在遼陽者至元十年聽李德仁於龍山縣胡碧峪淘採每歲納課金三兩十三年又於遼東雙城及和州等處採之二十一年六月命伊蘇岱爾所部軍六十八淘金雙城仁宗延祐三年五月置遼陽金銀鐵冶提舉司七年英宗即位七月以遼陽金銀鐵冶歸中政院

在江浙者至元十九年十二月以建康淘金總管府隸建康路二十四年立提舉司以建康等處淘金夫凡七千三百六十五戶隸之所轄金場凡七十餘所未幾以建康無金革提舉司罷淘金戶其徽饒池信之課皆歸之有司成宗元貞元年十一月立江浙金銀銅冶轉運司大德二年二月罷轉運司以淘金戶還元籍歲辦金悉責有司

在江西者至元二十三年撫州樂安縣小曹周歲辦金一百兩順帝元統元年十一月罷富州金課

在湖廣者至元二十年撥常德澧辰沅靖民萬戶付金場轉運司淘焉

在四川者元貞元年九月以其病民罷其淘金戶四千還元籍罪初獻言者

在雲南者至元十四年諸路總納金一百五錠二十八年從參政齊喇言建都地多產金可置冶令旁近民鍊以輸官從之

三年十二月立諸路洞冶所四年正月立諸路洞冶都總管府專掌金銀銅鐵丹粉錫綠恢辦課程凡係官撥戶興煽及見設官員自備工本洞冶並聽總管府催督若諸路山川有舊立洞冶都總管府即將所出之物取勘見數赴制國用使司入狀立額興煽毋許勢豪之家影占阻撓各處鑪冶戶供鑪礦炭等役所司不得擅行科差總管府設官吏合千八等所在官司如有相關公事同總管府取問歸斷

銀在大都者中統四年八月從博爾歡等請以宣德州德興府等處銀冶付匠戶歲取銀及石綠丹粉輸官至元十一年聽王庭璧於檀州奉先等洞採之十五年令關世顯等於薊州豐山採之泰定帝泰定二年閏正月罷永興銀場聽民採鍊以十分之一輸官文宗至順二年四月全寧民王脫歡獻銀礦詔設全寧銀場提舉司

在雲州者至元二十七年撥民戶於望雲煽鍊設官掌之二十八年又開聚陽山銀場十一月置望雲銀冶二十九年立雲州等處銀場提舉司成宗元貞元年二月立雲州銀場都提舉司武宗至大中巴圖魯斯言雲州朝河等處產銀令往試之得銀六百五十兩三年六月詔立上都中都等處銀冶提舉司以巴圖魯斯爲達嚕噶齊十一月中書省言巴圖魯斯去歲輸銀四千二百五十兩今歲復輸二千五百兩且言復得新礦銀當增辦乞加授嘉議大夫從之四年六月復雲州銀場提舉司英宗至治三年正月罷上都雲州輿和宣德蔚州奉聖州及雞鳴山房山黃蘆三叉沽金銀冶聽民採鍊以十分之一輸官

在遼陽者至元二十九年十月命趙德澤吳榮領逃奴無主者二百四十戶於廣寧潘州耕田并淘銀仁宗延祐二年四月諭晉王伊蘇特穆爾以先朝所賜惠州銀礦洞歸還有司至七月復賜之四年於惠州銀洞三十六眼立提舉司辦課

在江浙者至元二十一年建寧南劍等處立銀場提舉司煽鍊二十九年正月從江西行省左丞高興請罷福建銀鐵提舉司八月以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獻計發民一萬鑿山鍊銀歲得萬五千兩而天祐賦民鈔市銀輸官私其一百七十錠臺臣請追其贓而罷福建銀冶從之十二月中書省又言寧國路六百戶鑿山冶銀歲額二千四百兩皆市銀以輸官未嘗採之山乞罷之詔可成宗元貞元年三月罷福建銀場提舉司以有司領其歲額閏四月罷徽州路銀場

在湖廣者至元十九年十二月罷湖廣行省金銀鐵冶提舉司以其事隸各路總管府二十三年韶州路曲江縣銀場聽民煽鍊每歲輸銀三千兩

在河南者延祐三年李允直包羅山縣銀場課銀三錠四年李珪等包霍邱縣豹子崖銀洞課銀三十錠其所得礦大抵以十分之三輸官

銅在益都者至元十六年撥戶一千於臨朐縣七寶山等處採之

在遼陽者至元十五年撥採木夫一千戶於錦瑞州雞鳴山巴山等處採之

在澂江者至元二十三年撥漏籍戶於薩矣山煽鍊凡一十有一所

鉛錫在湖廣者至元八年定鉛錫課令辰沅靖等處轉運印造錫引每引計錫一百斤官收鈔三百文客商買引赴各冶支錫販賣無引者比私鹽減等杖六十其錫入官八年十二月宣徽院請以闌遺漏籍等戶淘金以勞民止之九年五月罷西番多羅千等處金銀礦戶為民十年命烏瑪喇採碧甸子於和林至二十一年雲南會川輸碧甸子一千餘塊二十七年十一月罷會川採碧甸子十一月增賣里沙淘玉戶及採朱砂水銀於北京湖廣諸處穆爾瑪哈穆特阿里三人言淘玉之戶舊有三百經亂散亡存者止七十戶其力不充而賣里沙之地旁近有民戶六十每同淘焉於是免其差徭與淘戶等所淘之玉於古都斯和爾錫喇小丹三人所立水站遞至京師

朱砂水銀在北京者是年命蒙古達賓以恤品人戶於濟喇敏之地採鍊

在湖廣者沅州五寨蕭雷發等每年包納朱砂一千五百兩羅管賽包納水銀二千三百四十兩潭州安化縣每年辦朱砂八十兩水銀五十兩十二年九月禁私造銅器十六年二月撥民萬戶隸明里淘金二十年三月罷淮安等處淘金官惟計戶取金七月罷淮南淘金司至二十八年正月罷江淮淘金提舉司七月又罷淘金提舉司二月命福建根訪銅礦中書省奏銅鐵係國家必用之物除鐵貨已煽鍊外銅坑未曾經理宜訪產銅之處募人與鍊禁止沮壞從之八月立懷來淘金所十二月罷女直出產金銀禁弁罷雲南造賣金箔規措所二十一年二月放檀州淘金五百人還家至二十五年九月又罷檀州淘金戶順帝至正元年十二月詔革王巴延徹爾等所獻檀景等處產金地土冶以高麗國多產銀遣工即其地發旁近民冶以輸官二十七年五月尚書省遣人行視雲南銀洞獲銀四千四十八兩奏立銀場官十二月湖廣省上二年宣課珠九萬五百一十五兩

珠在大都者成宗元貞元年聽民於楊村直沽口撈採命官買之

在南京者至元十一年命奇哷安山等於松阿哩江阿推勒古江呼蘭果斯江採之

在廣州者採於大步海仁宗延祐四年十二月復廣州採金銀珠子都提舉司至七年英宗即位六月罷徽政院廣東採珠提舉司以有司領其事泰定帝泰定元年七月罷廣州福建等處採珠蜑戶為民仍免差稅一年順帝至元三年二月參知政事納琳等請復立廣東採珠提舉司且以採珠戶四萬賜巴延六年二月出巴延為河南省左丞

祖罷採珠提舉司

外又有鄂諸多喇璉塔哈三河之珠至元五年徙鳳格等戶撈之勝州延州納顏等城之珠十三年命多喇卜丹等撈焉二十八年七月罷江南諸省買銀提舉司三十一年十月弛江西銀冶課額江西行省言銀場歲辦萬一千錠而未嘗及數民不堪命命自今從實辦之不爲額

成宗元貞二年九月命各路鐵冶官爲興煽發賣中書省言各路係官鐵冶累年積鐵爲數甚多雖百姓自備工本二八抽分而納官之數額不盡實請罷其制官爲煽賣從之至大德元年十一月又命將見在鐵貨及官鐵從實聚計虧短追賠外仍講究如何興煽備細保結

大德元年十一月禁權豪僧道及各位下擅據礦炭山場十二月命漳州採水晶福建平章高興言漳州漳浦縣大梁山產水晶乞割民百戶採之帝曰不勞民則可勞民勿取

二年十一月罷徐邳鑪冶所進息錢七年六月命還西京所鬻瑟瑟西京道宣慰使帕哈里鼎以瑟瑟二千五百餘斤鬻於官爲鈔一萬一千九百餘錠帝命除御榻所用外餘未用者悉還之至武宗至大元年八月仁宗爲皇太子兼尚書令金州獻瑟瑟洞詹事府院請遣使採之仁宗曰所寶惟賢瑟瑟何用焉若此後勿復聞

武宗至大四年四月買賣銅器聽民自便

仁宗皇慶二年二月諭左右勿鬻回回寶玉先是至大二年八月帝以皇太子兼尚書令近侍言賈人有售美珠者曰吾服御雅不喜飾以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規不可以奢靡蠹財相導言者慙而退淮東宣慰使薩敦獻玉觀音七寶帽頂寶帶寶鞍卻之戒諭如初至是諭左右曰回回以寶玉鬻於官朕思此物何足爲寶惟善人乃可爲寶善人用則百姓安茲國家所宜寶也

延祐二年正月禁民鍊鐵七年二月括民間係官山場河泊窯冶廬舍

英宗至治二年十二月免回回人戶屯戍河西者銀稅

泰定帝泰定二年十月罷蒙山銀冶提舉司先是至元二十九年正月江西行省巴延阿喇卜丹言蒙山歲課銀二

萬五千兩初制鍊銀一兩免役夫田租五斗今民力日困每兩擬免一石世祖曰重困吾民民何以生從之至是罷提舉司命瑞州路領之

文宗天歷元年金銀銅鐵鉛錫歲課之數　金課腹裏四十錠四十七兩三錢江浙江西湖廣河南雲南五省共四百四十六錠一百十六兩二錢四川省麩金七兩二錢　銀課腹裏一錠二十五兩江浙江西湖廣雲南四省共一千五百五十六錠八十六兩　銅課雲南省二千三百八十斤　鐵課江浙省額外鐵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七斤課鈔一千七百三錠一十四兩江西省二十一萬七千四百五十斤課鈔一百七十六錠二十四兩湖廣河南陝西雲南四省共四十二萬一千二百二十六斤　鉛錫課江浙省額外鉛粉八百八十七錠九兩五錢鉛丹九錠四十二兩二錢黑錫二十四錠一十兩二錢江西省錫一十七錠七兩湖廣省鉛一千七百九十八斤

順帝至元元年六月有司言甘肅薩爾斡產金銀請遣官稅之至正十二年三月立饒州銅冶中書省言張理獻言饒州德興三處膽水浸鐵可以成銅宜即其地各立銅冶場直隸寶泉提舉司即以張理為銅冶場官從之五月罷茈兒棚等處金銀場課

明太祖洪武元年三月近臣請開山東銀場不許時右丞相徐達下山東近臣因進言舊有銀場可興舉者帝謂銀場之弊利於官者少損於民者多況今凋瘵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言者慙而退

六年四月命各省置鐵冶凡一十三所初甲辰歲四月中書省言湖廣所屬州縣故有鐵冶請募工興鍊以資軍用從之至是各省置冶江西進賢新喻分宜湖廣興國黃梅山東萊蕪廣東陽山陝西鞏昌各一所山西平陽二所富陽豐國太原大通潞州潤國澤州益國各一所歲輸鐵共七百八十三萬一千餘斤至十二年三月又於湖廣茶陵置鐵冶所十五年四月廉州巡檢王德亨請開階州水銀坑冶不德亨言家本階州界於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於朝帝謂戶部曰盡力求利商賈所為開邊啓釁帝王深戒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為害甚大豈可聽耶自後水銀場有四川梁山山西五臺陝西盛花略陽及雲南等處皆採水銀青綠又貴州銅仁大萬山長官司大崖土黃坑有水銀硃砂場局宣德五年四月裁副使一員其思印江長官司婺川縣板場局亦皆有水銀課

景泰三年命鎬思印江課麥川如舊弘治十八年裁板坑局大使等官令本縣掌印官帶理徵課事

五月廣平府吏王允道請開磁州鐵冶枚而流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時嘗於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鑪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請如舊置鑪冶鐵帝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各冶鐵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是又欲驅萬五千戶於鐵冶中也命杖之流海外

十二月罷濟南青萊三府採鉛三府奏歲役民二千六百六十戶採鉛三十二萬三千四百餘斤及今年久鑿山愈深而得鉛愈少乞停其役從之

十八年罷各布政司鐵冶既而工部言山西交城產雲子鐵舊貢十萬斤繕治兵器他處無有乃復設之二十六年八月復置武昌府興國鐵冶二十七年正月復置吉州豐國富國二鐵冶二十八年二月復置袁州府分宜鐵冶至閏九月以庫內儲鐵已多復詔罷各處鐵冶令民自採而歲輸課程三十分取其二三十年四月以山西交城之大通吉州之豐國富國江南臨江之新喻袁州之分宜湖廣武昌之興國河南之鈞州新安四川蒲江之新市凡九冶採鍊病民悉革罷之至永樂時又設四川龍州遼東都司三萬衛鐵冶景帝時辦事吏請復陝西寧遠鐵礦工部劾其違法下獄給事中張文質以爲不宜塞言路乃釋之

二十年增福建銀屏山銀課額延平府尤溪縣銀屏山嘗設場局煎鍊銀礦置鑪冶四十二座歲辦銀二千一百兩至是增其額時又有請開陝西銀礦者帝曰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歲課成額徵銀無已言利之官皆戕民之賊也不許至永樂間有河池民言採礦亦斥之

二十六年十二月命雲南麗江府土民以馬代所輸白金西平侯沐春奏麗江府土民每歲輸白金七百六十兩皆摩些洞所產土民以馬易金不諳眞僞請令以馬代輸爲便許之

成祖初遣中官採珠於廣東令於珠池起取蛋戶採之每戶給與口糧

永樂十二年遣提督官採辦湖廣辰州貴州銅仁等處金銀場課時又開陝西商縣鳳凰山銀坑八所福建浦城縣馬鞍等坑三所設貴州太平溪交趾宣光鎮金場局葛溪銀場局雲南大理銀冶其不產金銀者亦屢有革罷

十九年遣御史及監生等權辦浙江福建銀課自後各省提督銀課及巡察開採布政司則參議主之按察司則僉事主之廢置不一其御史中官亦時遣焉

仁宗時命坑冶官設守禁者悉予民至宣德三年閏四月廣東奏採番禺鉛砂六年九月河南奏開嵩縣銀礦八年九月四川奏開梁山銅冶始皆詔行之尋以所得不償所費而止

宣宗宣德三年九月免江西德興鉛山浸銅丁夫雜役二縣銅場歲浸銅得五十餘萬斤所用鐵炭丁夫自備其差徭科徵皆不免歲額累虧因詔有司悉免雜役稅糧附近輸納仍令廣信饒徽等府辦納鐵炭之家免雜役之半稅糧則運輸南京淮安又令增設縣丞各一員專管納課遞年所欠銅悉予蠲免四年十二月命巡禁四川會川所屬諸礦黔國公沐晟言東川府會川衛所屬山內產青綠銀銅諸礦軍民往往潛取之其地與雲南武定府金沙江及外夷接境恐生邊患乞令四川雲南三司巡禁從之

五年十一月命審浙江溫處二府銀冶實弊布政司王澤言平陽麗水等七縣銀冶自永樂開遣官閘辦共歲額八萬七千八百兩至今十年各場所產有僅足額者有不足者有礦盡絕者聞辦官督令坑首冶夫納課不敢稍失歲額賠累之民富者困敝貧者逃亡他處坑冶其害亦然乞暫停其役因命戶部遣官審其實弊或減額或罷役不可重困吾民

十年正月詔各處金銀硃砂銅鐵等課悉停免坑冶封閉其閘辦內外官員即赴京時命金銀硃砂辦收在官者俱即解京銅鐵所在寄庫惟係洪武年舊額歲辦課銀并差發金不在停免之例至八月管銀坑太監山壽奏雲南新興等七場及四川密勒山場以封閉坑冶鉛礦在庫旁近盜起每至焚燬藏庫戕害守者劫掠鉛礦乞嚴禁捕令總兵三司捕誅之明年正月又罷貴州銅仁金錫局

英宗正統三年定私煎銀礦罪凡福建浙江等處軍民私煎銀礦者處以極刑家口遷化外其遁逃不服追問者調官軍勦捕至五年又定聚衆偷挖者發雲南邊衛充軍成化元年九月從巡撫陝西御史項忠言勅陝西河南及有礦處凡竊取者依律治罪仍枷號示衆若三犯則奏請裁處其傷人或聚衆不散者處死十六年又令偷掘銀礦初犯照例

枷示仍充發遼東其有養給衣糧器具及走報事情者照初犯例

九年閏七月命戶部侍郎元質往浙江福建重開銀場洪武間福建各場歲課銀二千六百七十餘兩浙江歲課二千八百餘兩永樂間福建增至三萬二千八百餘兩浙江增至八萬二千七十餘兩宣德間福建又增至四萬二百七十餘兩浙江又增至九萬四千四十餘兩自是地方竭而民不堪矣帝初即位下詔封坑冶民大蘇息至是有浴礦脈相鬭殺者御史孫毓福建參政宋彰浙江參政俞士悅各言復開銀場則利歸於上而盜無所容事下二處三司議浙江按察司軒輗等奏復開銀場雖一時之利然凡百器具皆出民間恐有司橫加科斂人心搖動其患甚深爲今之計莫若擇官與守嚴加禁捕則盜息矣朝廷是輗言已而給事中陳傅復請開場中官與言利之臣相與附和及命質往經理合福建歲課銀二萬一千一百二十餘兩浙江四萬一千七百餘兩雖較宣德時減半而較洪武時已增十倍矣至內外官屬供億費殆遍公稅厥後民困而盜益衆至十三年八月遂有鄧茂七之亂

十年令各銀場額課不敷不許派民包納凡額數不敷皆許於別坑有礦處煎補又不敷者具奏處置其提督官吏及諸坑首匠作稱課不及額掊斂民財侵盜官銀者依律治罪

景帝景泰元年二月復罷採浙江福建諸處銀課先是福建賊鄧茂七以開礦作亂正統十四年正月免浙江福建銀課二月御史丁瑄等斬茂七於延平民始安戢至是從御史畢鸞等奏取回閘辦官令都布按三司巡礦官提調各府縣護守坑場又從僉都御史陳詔言以浙江處州銀課二萬五千二百兩即留本處賞給有功民快人等

六年十二月擢獻寶石屠宗順屠芝官升宗順爲副千戶芝爲百戶仍於御用監辦事

英宗天順二年仍開浙江福建等處銀礦自景泰元年封閉銀場後尋以盜礦者多從兵部尚書孫原貞請開浙江銀場因并開福建至是各遣內使一員辦事官一員照舊煎辦令各鎮守太監提督至四年命中官羅永之浙江羅珪之雲南馮讓之福建何能之四川課額浙閩大略如舊雲南十萬兩有奇四川萬三千有奇總十八萬三千有奇四年命雲南雜犯死罪以下無力者俱發新興等場充礦夫採辦銀課七年復詔封閉各處坑場停止煎辦銀課取回內

外官員八年遣內使一員監守廣東平江珠池自成祖初遣中官採珠後宣宗時有請令中官採東莞珠池者繫之獄景泰中嘗遣中官採珠於雷廉平江等珠池至是復有採珠之役因遣中官監守之至成化九年令監守廉州楊梅珠池奉御兼管永安珠池二十年又遣中官一員守雷州樂民珠池二十三年令取回廣東新添守珠池官弘治七年又遣中官一員監守楊梅青鶯平江三珠池兼巡捕廉瓊二府帶管永安珠池

憲宗成化三年仍遣內使提督浙江福建銀課四川雲南令鎮守中官提督採辦時又開湖廣金場武陵等十二縣凡二十一場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死者無算得金僅五十三兩於是復閉而浙江銀礦以缺額屢減雲南屢開屢停

九年三月減雲南銀課十之五巡按御史胡涇等奏雲南所屬楚雄大理洱海臨安等衛軍全充礦夫歲給糧布採辦之初洞淺礦多課額易完軍獲衣糧之利未見其病近日洞深利少軍士多以瘴毒死煎辦不足或典妻鬻子賠補其數甚至流徙逃生嘯聚爲盜以致軍丁消耗乞行停免詔減銀課之半礦夫稱之

十七年定雲南私販銅貨罪自成化五年定四川軍民偷採白銅者爲首枷示依律治罪至是因封閉雲南路南川銅場免徵銅課乃定路南凡私販銅貨出境本身處死全家發烟瘴充軍二十年又定雲南寧州等處軍民客商有偷採銅礦私煎及潛販出境者照路南州例究治

孝宗弘治五年詔議減浙江福建諸處歲辦銀課仍塡塞礦穴取回諸添設巡礦官時雲南減二萬兩溫處萬兩餘罷浦城廢坑銀冶四川山東礦穴亦先後封閉十八年二月又禁密雲私開銀場

十二年罷廣東監守珠池中官

十三年四月申定盜掘礦砂罪著爲例凡盜掘銀銅錫水銀等礦砂但係山洞捉獲曾經持杖拒捕者不論人之多寡礦之輕重及聚衆至三十人以上分礦至三十斤以上者俱不分初再犯發邊衛充軍若不及數又不拒捕初犯枷號發落再犯免枷號亦發邊充軍其私家收藏道路背負者止理見獲照常發落不許巡捕人員逼令展轉攀指違者參究治罪十一月免雲南判山等場銀課巡撫都御史李士實奏雲南銀場凡九近年礦脈甚微各衛俱以正

夫口糧賠納歲折銀三萬四百三十四兩名曰礦夫口糧餘丁或三五人朋當一名歲辦銀二萬一千九百四十五兩名曰夫丁乾認今封山寄村廣運寶泉四場礦脈久絕賠納無已乞自十二年爲始將四場銀課暫免軍丁退還各衛備操口糧移文有司收貯以備軍餉則減者少而增者多矣部覆從之十四年定盜珠人罪例除將軍器下海爲首眞犯死罪外但係在珠池盜珠駕黑白艚船專用採網持杖拒捕聚至二十人以上盜珠至十兩以上者俱照盜礦例發雲南廣西邊衛充軍其不及數不拒捕者初犯枷號再犯充軍如係附海居民用手拾蚌取珠所得不多者免枷示照常發落

十七年二月廣東民因開鐵冶作亂旋討平之歸善縣淸溪等處山產鐵礦有巫琮招古三仔等就山煽鐵因嘯聚爲盜官軍捕之獲三仔等會番禺民張文俊等奏請立官爐納課土人唐大鬓若亦率其黨與嶲文俊等於課外索賂大鬓等憾之入烏洋潭爲盜三仔遂逸去與大鬓合徒黨日盛僉事徐紘等督軍捕之不克總督劉大夏馳榜招降之既而齎榜者索賄不已大鬓復叛調兵會勦始平之

武宗正德三年令封閉河南宜陽等縣洞穴宜陽之趙保山嗔鄉窪永寧之秋樹城盧氏之高嶺兒嵩之馬槽山等洞俱照舊封閉時又從中官秦文等奏復開浙閩銀礦既而浙江守臣言礦脈久絕乃令歲進銀二萬兩劉瑾誅乃止六年封閉雲南銀場九處免其課至九年軍士周達又請開雲南諸銀礦并銅場靑綠詔可遂次第開採十五年又令雲南銀礦新興場及已開處所一併封閉以後不許妄開嘉靖初又命閉雲南大理礦場

十四年六月置廣東鐵稅廠以鹽課提舉司領之廠一所置省城外以鹽課副提舉專管鐵課其惠潮揭陽三處及雷瓊等行鐵地有走稅夾帶漏報諸弊者俱依鹽法事例施行

世宗嘉靖八年八月提督兩廣侍郎林富諫採珠不從珠池自天順採珠後弘治十二年又採歲久珠老得最多費銀萬餘獲珠二萬八千兩遂罷監守宮十五年十一月又以廣東守臣言停南海採辦正德九年復詔採辦嘉靖五年又採之珠小而嫩亦甚少至是又復詔採富因上言祖宗時率數十年而一採未有隔兩年一採者五年之役死者五十餘人得珠僅八千八十兩天下謂以人命易珠恐今雖以人易珠亦不可得給事中王希文亦言雷廉珠池

祖宗設官監守不過防民爭奪正德間逆豎用事傳奉採取流毒海濱陛下御極革珠池少監未久旋復照無辜之民蹈不測之險以求不可必得之物而責以難足之數非聖政所宜有皆不聽九年令蘭州等處獲盜礦若照腹裏例治罪蘭州等隘口凡渡黃河出境入境齎有礦砂及燒成銀兩幷宄礦器具者不分人之多寡礦之輕重及初再犯或持杖拒捕者俱依腹裏盜礦例充發其把隘官兵縱放與守備官不嚴提防者俱參究治罪十六年命廣開山東等處銀礦山東巡按李松言沂州寶山開礦七十八所得白金一萬一千三百兩宜將龍爬山石井山以次開採帝責戶部推諉命撫按力任之至十九年又令四川建昌衞幷會川密勒山礦場及陝西甘州大黃山等礦洞俱照舊封閉自後薊豫齊晉川滇所在復進礦砂金銀俱議開採以助大工既獲玉旺峪礦銀又諭閣臣廣爲開採戶部尚書方鈍等請令四川山東河南撫按嚴督所屬一一搜訪以稱天地降祥之意於是公私交騖礦利天下漸多事矣三十四年開建寧延平諸府鐵冶自後鐵冶率因舊制無特開者四十三年二月始命廣採雲南寶石時雲南進寶石七百六十餘兩帝嫌其碎小命採青紅色二寸黃色徑寸幷紫英等石以獻至十月又諭戶部發銀五萬兩買黃金香料四十五年二月戶部又進黃白玉五百餘斤仍命多行訪買黃玉幷採大小珠一號至十號者以進三月戶部進珠一百三十兩有奇仍再命取五號者五千顆九號者二萬顆五月又命戶部催買雲南九成金二千八成七成金三千銀萬兩幷催廣東雲南珠石未至者三月浙江江西礦賊作亂命設兵備官禁閉山場時開化德興礦賊劫掠徽寧諸處其勢日熾二月終乃突入婺源焚燒縣治大掠而去兵部議設兵備副使一員於浙江駐劄衢州以杜盜源其雲霧山礦洞宜嚴加封閉從之

穆宗隆慶二年九月諭買猫睛珠寶石從給事中魏時亮言罷之十二月復諭收買諸寶石時亮言猫睛無用物也而一顆價至百金孰非生靈之膏血乎天下旱荒不言賑恤外夷方強不言防秋而急急於珠寶之妄費何倒置如此帝命罷之至十二月復諭收買時亮又上疏諫帝切責之又尚衣太監崔敏以急缺年例黃金命嚴徵以進給事中李巳劾敏假公用以充私槖誤國欺君速宜罷斥不聽下巳獄時又有給事中陳吾德亦諫購珠寶削籍

六年詔雲南進寶石二萬塊廣東採珠八千兩

神宗萬歷四年六月承運庫內監請採買金珠寶石從之　帝初卽位停罷雲南進寶石廣東採珠至是太監崔敏等以大婚用金珠寶石等引例請行戶部採買給事中光懋言事關君德雖微必矜費出民膏雖公必惜頃各達年例約於古而倍於今而議修河開海鑄賑無虛日且兩廣軍興捉襟露肘乃忽責辦金珠寶石夫器用財賄燕私等物內府所掌大司農則典邦計以供軍國之需者也俾之貨買金珠等豈可爲訓帝不允御史張憲翔亦疏請停止僅報聞而已自後以太后進奉諸王皇子公主册立分封婚禮令歲辦金珠寶石二十七年六月以採買珠石典禮所需順天府坐視玩法奪府尹諸臣官有差仍督商人隨買隨進於是戶部月進珍珠香料幷琥珀等珠寶價增舊二十倍尚書陳蕖言庫藏已竭宜加撙節中旨切責其末年至移濟邊銀供採造焉

二十二年九月令撫按官勘報各處礦洞自隆慶初罷薊鎭開採南中諸礦山亦勒石禁止礦弊稍息萬歷十二年奸民屢以礦利中帝心諸臣立陳其弊帝雖從之意怏怏至是復有開礦之議戶部議以開礦所係重大廷臣得之耳聞撫按得之目覩應令親勘情形獲利而又能弭害方可舉行乃下是詔尋以撫按玩愒奪俸二月

二十四年詔開各處礦冶指揮王允中奏開山東青州府沂水等州縣礦百戶吳應麒奏開山西平陽府夏縣等處礦指揮陳丞壽等奏開河南等處礦千戶鄭一麟等奏開橫嶺路礦千戶余潤奏開淶水房山銀礦百戶李方春奏開永平銀礦千戶陶壽等奏開房縣等礦指揮袁友松等奏開山東文登縣礦千戶李綸奏開房山縣礦指揮曾守約奏開山東青州臨朐縣七寶山等處礦百戶王果等奏開山西太原平陽潞安孟曲沃翼城平陸夏等處礦百戶段大奎等奏開陝西西安等處礦百戶邱繼勳等奏開藍田等處礦百戶曲守正奏開信陽等處礦太監田進奏開薊永等處礦皆詔行之

二十五年二月又命開採續報礦洞山西開礦太監張忠奏進夏縣三岔等洞樣銀及砂幷開各洞事理及官民續報礦洞命開採之五月百戶王遇桂奏開寧國池州等處銀礦百戶張傑奏開山東濟寧等處金銀鉛礦百戶韓應桂奏開湖廣德安等處銀礦及大青銅錫諸物嗣是百戶劉心澤奏開浙江衢州等處產金銀礦百戶張欽奏開河南彰德等處礦洞三十二所俱命內官一併開採是年浙江巡撫劉元霖奏全浙地方半濱江海卽有山場石多土

少前曾開採得不償失正統時礦盜葉宗留等交結福建劇賊鄧茂七聚眾作亂殺傷官兵此皆往事有可徵者況今倭謀叵測大汛戒嚴將備內則外憂島夷之乘虛將防外則內虞奸徒之啓釁乞念兩浙為財賦重地防汛屆期亟停開礦或待倭款既堅採木已竣年歲豐稔方議奉行巡按方元彥亦奏兩浙開採之礦利杭嚴所屬不足償所費十之二湖衢所屬不足償十之三金華所屬不足償司礦一日之費乞權其得失河南巡按姚思仁亦言開礦大可慮者八俱不報

二十六年六月開採雷廉瓊三府珠池兵仗局內使王朝奏開珠池命中官李敬督原奏人采辦之兩廣總督陳大科上疏諫止不允至二十七年五月敬進大珠三中珠一千一百十兩六月又進珠五百二十七兩有奇二十八年七月中官李敬又進珠二千四百七十三兩給事中包見捷力諫不納

二十九年三月湖廣開礦內官陳奉激民變命回京先是開採礦銀中使四出昌平則王忠真保薊永房山蔚則王虎昌黎則田進河南之開封彰德衛輝懷慶葉縣信陽則魯坤山東之濟南青州濟寧沂州滕費蓬萊福山棲霞招遠文登則陳增山西之太原平陽潞安則張忠南直之寧國池州則郝隆劉朝用湖廣之德安則陳奉浙江之杭嚴金衢孝豐諸暨則曹金後代以劉忠陝西之西安則趙鑒趙欽四川則邱乘雲遼東則高淮廣東則李敬廣西則沈永壽江西則潘相福建則高宷雲南則楊榮皆給以關防并偕原奏官往礦脈微細無所得輒勒民償之而奸人假開採之名乘傳橫索民財陵轢州縣有司卹民者罪以阻撓逮問罷黜暴橫酷虐帝縱不問至是奉在湖廣參逮僉事馮應京激變地方殺傷多命百姓喧譁甘心於奉奉避匿楚府得免又疑巡撫支可大庇護焚其公廨科道連章奏請未下尋以湖口征稅太監李道奏始令巡撫遣官送奉回京處分而以守備內官杜茂兼理礦稅至七月巡撫湖廣趙可懷疏論奉不報

三十二年停廣東珠池採珠先是廣東巡按李時華奏防池事宜雷廉西海珠池錯落地之南島孤懸名曰潿州峙屹中央內有腴田千餘畝又有港澳可容數百舟沿海盜珠者皆視為窟宅先年添設遊擊扎守之數年來賊稍屏跡近因內臣李敬於白龍廠設立廠舍採珠之際官私船隻雲集人眾易以生變議為兩全之策從之乃命遊

擧移守白龍廠等池後仍回潿州是年始停採珠

三十三年二月大同巡撫張悌請礦課歸稅使不報時以礦使弗戢有廣昌之變悌因言歲包礦課業有定數應歸併稅使爲便疏留中至六月禮部以陵寢風雹郊壇雷火言第一關失莫如礦稅每迭蒙聖心以致諸事阻遏不行乞旂罷採榷以應天變亦不報十二月諭戶工二部凡礦差內外官並令回京其礦洞悉令封閉自二十五年至是年諸璫所進礦稅銀幾三百餘萬羣小籍勢誅索不啻倍蓰至是以礦砂微細不償所費始停免焉罷採廣東珠池雲南寶井時以皇長孫生詔廣東珠池蚤蚌日虛不宜竭澤即令封閉雲南寶井干涉夷方易亂難安今礦洞既閉一體停止至四十一年以指揮倪英言復開廣東珠池

熹宗天啓三年正月順天巡撫岳和聲請設冶局從之和聲奏灤州所轄偏山鉛礦堪以採鍊查遵化舊亦有鐵礦灤州有銅礦一所質粗脈微工價稍費當銅絀之日堪爲鑄錢之資宜專委兵工司官一員刻期採鑄鉛鐵隨給局匠打造盔甲刀銃諸器及鉛彈等物以濟實源阜財之用命議行之至七年七月太監楊潮奏一片石西界忽有鉛礦可資火器帝命會同督撫道臣開採務嚴杜軍民侵盜其安鑪煅法啓閉委官俱如議行

七年三月豐城侯李承祚請開珠池銅礦不許

愍帝崇禎元年四月濟陽衛指揮卓銘疏請開採命奪其俸帝以國家經費本有定額偶當時絀酌量亦自有權卓銘欲借變通之名興開採之役生事釀害殊干法紀命奪俸五月并禁以後瑣屑言利者至八年三月宣大總督楊嗣昌請開金銀銅鐵錫鉛諸礦以誘流賊解散時論非之

十二年十一月巡撫湖廣陳睿謨請免臨武藍山開礦報聞睿謨言臨藍係江粵接壤四方亡命駢集頭者劉新宇等一方倡亂四省震驚究其禍源實因上下百里礦洞二十餘處狂徒數百倏忽千萬七寶山黨集而桂陽圍黃岡温塘聚而常寧破金竹麻江積寇而高棠空此皆已然之驗一一可指者除患消萌懲前毖後宜嚴禁開礦爲要務

皇朝通志順治元年開採山東臨朐招遠等處銀礦

康熙元年定貴州開州斗甫廠徵水銀額每歲九十五斤閏加十斤變價撥充本省兵餉

二年令四川黎漢紅卜苴一洞白銅舊廠聽民開採輸稅

九年定貴州黔西州屬新開黃土坎廠徵水銀百斤

皇朝通考康熙十四年定開採銅鉛之例戶部議准凡各省產銅及黑白鉛處如有本地人民具呈願採該督撫即委官監管採取至十八年復定各省採得銅鉛以十分內二分納官八分聽民發賣監管官准按斤數議敘上官誅求逼勒者從重議處如有越境採取及衙役擾民俱治其罪按嗣後各廠之開閉視山礦之旺衰康熙年間如奉天浙閩諸省皆曾開採續經停止今則湖南雲貴川廣等處並饒礦產而滇之紅銅黔楚之鉛粵東之點錫尤上供京局者也大抵官稅其十分之二其四分則發價官收其四分則聽其流通販運或以一成抽課其餘盡數官買或以三成抽課其餘聽商自賣或有官發工本招商承辦又有竟歸官辦者額有增減價有重輕要皆隨時以為損益云

皇朝通志十五年遣官監視山西應州邊耀山煎煉礦銀

十七年嚴私開硝礦硫磺之禁

十九年定各省開採所得金銀四分解部六分抵還工本例又試採陝西臨潼山東萊陽等銀礦又令浙江富陽等縣聽民採取銅鉛輸稅二十年停止

定雲南鉛廠通商之例

二十一年定雲南銀礦官收四分給民六分例

二十二年停止山東山西開採

二十四年招民開採四川邛州蒲江縣黃鐵山鐵礦六座官收十之二按四川自是年起至二十五年止共收稅鐵萬一千六百餘斤每斤照時價二分變賣

三十八年開州用砂斗甫二廠山頹砂盡改於修文縣紅白巖開採

四十三年

諭閩開採之事甚無益於地方嗣後有請開採者悉不准行

皇朝通考四十六年定雲南礦稅毋許加增戶部議雲南金銀銅錫等礦廠稅額應令該撫據實查核加增

上

諭大學士等曰雲南礦稅一年徵銀八萬兩零用撥兵餉數亦不少若又令加增有不致累民乎此所得錢糧卽數所用矣本發還著照題議結

四十九年以　盛京部臣請改採鉛地方飭部議處工部議覆　盛京工部侍郎席爾圖疏言錦州採鉛請改於遼陽採取得　旨採鉛事情前因白爾克條奏自遼陽州改往錦州大碑等處今又因席爾圖所奏議仍在遼陽州採取前所奏是則今所奏非今所奏是則前所奏非一切事務該部當據理剖斷分別是非定議乃止據現在條奏草率議准殊為不合凡部院及督撫官員更換一人皆如此頻更舊例貽悞必多著嚴飭行

五十年令封閉湖南產鉛諸山時以湖南山深谷邃境通黔粵苗猺雜處不便開採五十七年並停止四川各廠

五十一年奏准開採雲南大姚縣惠隆銀廠

皇朝通志是開採雲南昆陽州子母廠易門縣寨子山廠銅礦

皇朝通考是年以四川撫臣能太摺奏　諭示廷臣奉　諭旨原任四川巡撫能太曾具摺奏聞開礦後又奏稱江中有銀派官監視撈取以為兵餉朕以此二事俱不可行隨硃筆批發朕乃人君豈有令江中撈取銀兩之理觀此二事卽知能太必貪督撫提鎮奏摺一二次可知其行事也

五十二年奏准久經開礦地方分別開採其未經採者禁之大學士九卿等議奏開礦一事除雲南督撫及湖廣山西地方商人王綱明等各雇本地民人開礦不議外他省所有之礦向未經開採者仍嚴行禁止其本地窮民現在開採者地方官查明姓名記冊聽其自開若別省之人往開及本處殷實之民有霸佔者卽行重處　上曰有礦地方初開時卽行禁止乃可若久經開採貧民勉辦貲本爭趨覓利藉為衣食之計而忽然禁止則已聚之民毫無所得恐生事端總之天地間自然之利當與民共之不當以無用棄之要在地方官處置得宜不致生事耳

五十三年令雲南惠隆廠照郴州例收稅　定湖南郴州黑鉛礦取出銀母官收半稅例

五十七年定雲南楚雄府石羊等廠臨安府箇舊等廠徵收不足照地丁雜項銀例議處開採雲南金龍銀廠

又定貴州威寧府屬猴子廠銀礦二八收課例六年停止

五十八年令雲南建水縣屬華祝箐廠雲南縣屬水木支山金龍廠照惠隆廠例收稅

五十九年定貴州威寧府觀音山銀鉛礦廠二八收課例

六十年停採雲南華祝箐廠

雍正元年開採雲南馬腊底銀廠停採貴州觀音山等廠又定雲南廠課造冊題報限期將元年正月起至十二月止徵收稅項於二年五月內冊報後著爲例

皇朝通考是年停止黔省開採銅礦貴州巡撫金世揚疏稱黔省地處荒陬銅觔原無出聚閒有一二礦廠久經封閉若令開採鼓鑄無論工費浩大一時難以獲效且貴州漢苗雜處每逢場事貿易少則易鹽多則賣銀今使錢文漢苗商賈俱非情願若以配充兵餉領運既難流通無時黔省用銀沿習已久請照舊例停開下部知之二年兩廣總督孔毓珣奏請於廣東開採以濟窮民　上諭廷臣會議嗣奉　諭旨昔年粵省開礦聚集多人以致盜賊漸起隣郡戒嚴是以永行封閉夫養民之道惟在勸農務本若皆舍本逐末各省遊手無賴之徒望風而至豈能辨其姦良況礦砂乃天地自然之利非人力種植可得焉保其生生不息今日有利聚之甚易他日利絕則散之甚難爾等揆情度勢必不致聚眾生事庶幾可行若招商開廠設官收稅傳聞遠近以致聚眾藏姦則斷不可行也

三年開採雲南古學銀廠

以江西撫臣奏封禁山事宜　特旨訓示江西巡撫裴徫度遵　旨摺奏廣信府之封禁山相傳產銅舊名銅塘山明代即經封禁其中樹石充塞荒榛極目並無沃土可以資生亦無頑民盤踞在內此山開則擾累封則安靜歷有成案康熙五十九年沿山匪類擒獲之後此山搜查二十餘日並無藏匿據實奏聞得　旨當開則不得因循當禁則不宜依違但不存貪功圖利之心實心爲地方興利除弊何事不可爲也在秉公相度時宜而酌定之

皇朝通志五年開採雲南黃泥坡並貴州威寧府屬白蠟柞子三廠

皇朝通考封禁雲南中甸銅礦從總督鄂爾泰請也又以湖南撫臣奏請開礦降　旨訓示湖南巡撫布蘭泰

疏奏開礦事宜奉　諭旨開採一事目前不無小利人聚眾多為害甚巨從來礦徒率皆五方匪類烏合於深山窮谷之中逐此末利今聚之甚易將來散之甚難也至於利之在公在私向屬細事爾果欲盡忠藎何必諄諄以利為言豈不聞有一利必有一害爾當權其利與害之輕重大小而行之耳

六年　賜安南國鉛廠山地四十里安南國王黎維祹上疏陳謝下部知之

又准廣西地方開採礦砂戶部議覆廣西巡撫金鉷疏言桂林府屬澇江等處各礦請招募本地殷實商人自備資本開採所得礦砂以三歸公以七給商其梧州府屬之芋莢山產有金砂請另委員辦理再粵西貧瘠銅器稀少如開採得銅並請價買以供鼓鑄均應如所請從之

皇朝通志八年令四川建昌所屬之迤北興隆盜番之紫古哵沙基九龍五廠招別省商人開採（本省商人不善開礦）所出銅斤三分收課更定雲南羅平州之卑浙塊澤二廠二八收課例每百斤收課十斤又定貴州大定府開採硃砂雄黃二八徵收例其廣西恩城土州硃砂廠亦如之開採廣西南寧府果化土州雄黃

皇朝通志九年禁止廢鐵出洋

部議覆刑部尚書勵廷儀疏言天生五材鐵居其一用以備軍需而造器物所係綦重向例鐵貨不許私出外境而廢鐵不在禁例近聞射利之徒專收廢鐵鎔化運至近邊近海地方貨賣此風漸不可長請嗣後有將廢鐵潛出邊境及海洋貨賣者照越販硝礦之律科斷以除姦弊應如所請從之

又禁洋船收買鐵鍋廣東布政使楊永斌條奏定例鐵器不許出境貨賣而洋船私帶禁止尤嚴粵東所產鐵鍋每連約重二十觔查雍正七八九年夷船出口每船所買鐵鍋少者一百連二三百連不等多者至五百連併有至一千連者計算每年出洋之鐵約一二萬觔誠有關係應請照廢鐵之例一體嚴禁違者船戶人等照例治罪官役通同徇縱照徇縱廢鐵例議處嗣後令海關監督詳加稽察至商船煮食器具銅砂鍋俱屬可用非必盡需鐵鍋亦無不便外夷之處於朝廷柔懷遠人之德意並無違礙奉　旨鐵觔不許出洋例有明禁而廣東夷船每年收買鐵鍋甚多則與禁鐵出洋之功令不符矣楊永斌所奏甚是嗣後稽察禁止及官員處分商人船戶治罪之處悉照

所請行粵東既行查禁則他省洋船出口之處亦當一體遵行永著爲例嗣是十年以湖南產鐵展轉運販應給與
印照令沿途關隘查照放行

皇朝通志十年開採雲南阿發銀廠又以貴州大定府格得爲正廠八地爲子廠

十一年定廣西賀縣螞蜗山銀礦每兩收課三錢例

十三年　　諭廣東近年以來年穀順成地方寧謐與從前風景迥異今若舉行開採之事不免聚集多人其中
良頑不一恐爲閭閻之擾累況現在勸民開墾彼謀生務本之良民正可用力於南畝何必爲此僥倖貪得之計以
長喧囂爭訟之風著行停止又停採湖南郴州九架夾黑白銀鉛各礦

乾隆二年停採廣西懷集縣汶塘山臨桂縣之水槽野雞等廠又停採恩城土州硃砂

三年廣西賀縣之螞蜗銀礦礦深砂薄准其封閉又申定礦廠事宜例凡係產銅山礦令地方官辨明砂色實有裨
於鼓鑄始准結報開採其金銀礦悉行封閉至黑鉛即係銀母亦嚴禁朦混開採募招各商設總副名目使本地殷
實良民承充禁外省遊民　報所收銅鉛照一八收課外所餘者每百斤别收銀三釐加收銅鉛三斤以備拆耗及
官役養廉之用

五年貴州威寧府白蠟銀礦開採年久洞老山空廣西蒼梧縣金盤嶺金礦砂薄荔枝山銀礦礦淺砂竭均行封閉
又停採果化土州雄黃又開廣東錫山郎令銅商分任採辦每錫百斤亦照例一八徵收

皇朝通考六年准開滇省與浙塊澤二鉛廠并試開東川者海地方鉛廠戶部覆准雲南巡撫張允隨奏稱滇省存
廠運局鉛觔應預爲籌畫請將曲靖府屬之與浙塊澤二廠准其照舊開採所出鉛觔按例抽課再該署督奏稱東
川府所屬之者海地方亦產有鉛礦距東局路止二站應令該署督張允隨將前項鉛礦查明作速採試得　旨
如議行

皇朝通志定湖南靖州屬之墓坪山金砂課例每淨金一兩收課四錢以五分作解供耗費及官役養廉以五錢五
分作商民工本定廣西蒼梧縣屬芋莢山金砂課例（每兩收課二錢後於九年停採）定廣西臨桂縣屬之水槽野雞二礦所出銀鉛

銅砂二八收課例

七年開採貴州畢節縣大雞倭鉛廠威寧府裸木果銅礦

皇朝通考奏定川省銅鉛開採事宜戶部議覆四川巡撫碩色奏言建昌道所屬之迤北沙溝紫古哵三銅廠川東道所轄雲陽界連奉節縣之銅鉛礦廠永寧道所轄長寧縣之茶山溝鉛廠並無妨礙田園廬舍取礦煎試每礦一觔約可煎淨銅鉛三四兩不等實屬旺盛應准其開採所出銅鉛除抽課之外商民所得銅鉛照例收買以供鼓鑄至開採礦廠人衆事繁若不委員專司經理難免滋事透漏應准其酌委佐雜幹員分廠經管專司抽課稽查約束并於建昌雲陽長寧三處各委官一員一年期滿於要隘處所不時巡查并將各商煎出銅觔給票登記如與抽課印簿不符及私煎等弊即將本商爐頭責革另募殷商充補再黑白鉛觔俱係鼓鑄所需長寧雲陽等處應准其招商開採照例二八抽課每年將細數按季造報歲底具題仍將廠名處所預行造冊送部以備查核得

旨如議行

八年定湖北湖南兩省礦廠開閉事宜戶部議覆前任湖廣總督孫嘉淦疏稱原任左副都御史仲永檀條奏楚省出產銅鉛等礦一案查楚省產礦之地頗多而開有成效之處甚少若不悉心籌畫因地制宜濫請開採適滋擾累今除湖南常寧縣屬之龍旺山礦廠先曾刨試係黑鉛粗砂且不敷工本隨經封停在案又沅陵辰谿永順桑植等縣礦廠並綏寧縣銅礦會同縣金礦宜章縣金礦及湖北施南興國竹山等府州縣礦廠或屬苗疆或有妨田園廬墓或產砂微細並無成效無人承採均應飭令地方官嚴加封禁他如湖南之邵陽武岡慈利安化永定等州縣鐵礦俱係各該居民農隙自刨以供農器間有產鐵旺盛之芷江縣挑往鄰邑售賣應聽商民自便至於郴桂二州礦廠雖係銅鉛夾雜然地方既非苗疆又無妨礙自應聽其開採抽得稅銅砂鉛觔並收買砂銅於鼓鑄庫帑洵有裨益應如所奏疏上從之

皇朝通志覆准貴州天柱縣相公塘東海洞等處金礦均屬曠野無干民田廬舍照例開採每金一兩收課三錢

九年定廣東開採銅鉛鐵砂等礦並招商民承採事宜例凡有礦之處令地方官覈實無礙民田廬舍確有成效再

行招商開採仍照定例二八徵收各廠該管道員發給地方官循環流水簿連五串票將每日所出之數填註流水簿分截串票一繳道署一存地方官署稽查一付商人存照其串根並流水簿一月一繳道署察覈仍十日一次串報督撫司道等官稽考按月造具支銷公費各冊串報道署按季分報督撫及該有司衙門按日所採礦砂挨次堆貯如某日煎煉某礦某日礦砂若干斤爐頭報明官商督同煎煉分別銅鉛金銀分記塊數斤兩註冊登填串票至所有礦山惟於連界處許一商兼承其隔遠不相連者每山只許一商承充使在山工丁便於管束倘資本無幾者仍聽合夥同充至承充之人先令將本銀呈該管道覈實（或二千或三千不拘定數以足敷支用為度）移貯該州縣庫發領承充之時由布政司給與印照赴山開採如礦少砂微之處不能容商者聽附近民人報採照例收課又議准金銀二礦於鼓鑄無涉悉行停採其銅鉛礦有夾帶金砂銀屑者仍照原定章程開採封閉雲南大姚縣惠隆金龍等銀廠貴州天柱縣相公塘東海洞金礦廣東海陽縣水尾白墳坷豐順縣李村灣風吹嶚陽春縣莫村那軟瓦益等礦

十年增貴州各廠官買餘鉛價（向例餘鉛百斤給鑪民一兩三錢今增二錢）又定廣西平樂府恭城縣鉛礦內所出密陀僧課例（每百斤收正課二十斤撒散三斤）

皇朝通考十一年定粵西銅廠加二抽課戶部覆准署廣西巡撫託庸奏粵西開爐以來銅觔每不能接濟臣前奏請三分抽課七分聽商自賣仍於商本不敷試辦八月不能有濟懇將商辦銅觔仍照加二收課餘銅每百觔給以十六兩二錢之價收買應如所奏從之

十二年以粵西礦廠飭委道員查核廣西巡撫鄂昌奏粵西一省地居邊徼向來額賦無多所有各處礦廠原為湊充兵餉之用雖各廠出砂之多寡抽課之盈絀自有不同而走漏侵隱之弊所在不免請令分守蒼梧道及分巡左江右江二道員將所轄各廠抽收課銀就近稽查確核從之

皇朝通志開採貴州威寧州大化里新寨等處銀鉛礦砂每煎銀一兩收課四錢又移廣西鎮安府天寶縣子孟村[illegible]礦於那坡山開礦

十四年封閉貴州新寨銀鉛礦雲南[illegible][illegible]銀廠

十五年定徵收浙江鑪坑課例坑課三則上則徵銀一兩六錢中則一兩二錢下八錢鑪餉二則上則六錢下則三錢又每坑歲納銀四錢以爲疏濬洗鐵諸溪河淤塞之費十七年又以永嘉平陽泰順產鐵無多改歸下則徵收豁除濬河銀

皇朝通考十五年開浙省温處兩郡採鐵之禁戶部議覆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疏言五金之產爲天地自然之利如果經理得人設法開採原足以便民生而資器用第恐防閑不密料理未周每致紛擾滋事是以向有查禁之例浙省處州府屬之雲和等縣前經撫臣常安奏請槩行封禁今據該督等奏稱處州府屬之雲和松陽遂昌靑田四縣幷温州府屬之永嘉平陽二縣及附於平邑淘洗之泰順一縣土瘠民貧以採鐵爲恆業封禁以後陽奉陰違徒起吏胥需索之弊況雲和等七縣俱係內地與近海產鐵應行封禁之寗台等屬不同歷來並無潛藏奸匪透漏外洋等弊應照該督等所請仍弛其禁照舊開採以濟民生所有各項稅課亦應如所請令地方官勘明分則起科俟試行三年後再爲酌中定額從之

十六年定湖南郴桂二州礦廠事宜湖南巡撫楊錫紱奏稱湖南省開採礦廠奏銷案內所有礦夫採獲銅沙以及黑白鉛砂俱應納稅惟黑鉛礦內銀鉛並產康熙雍正年閒銀氣旺盛是以從前京商開挖時報抽銀稅後經封閉迨至乾隆七年原任巡撫許容奏請復開以黑鉛砂內出銀無幾不過滴汁成珠止堪賞給爐戶請將銀稅改爲砂稅現今銀氣復旺自應隨時更正以復銀稅之名然不另立科條誠恐砂稅銀稅無以區別嗣後除銅砂白鉛砂及無銀氣之黑鉛砂所抽稅銀仍名砂稅照舊辦理外其有銀之黑砂定爲銀稅另立科條照例抽收列入奏銷冊內以備稽考又查郴桂二廠礦夫採獲銅鉛礦砂賣與商人煎煉每年砂稅共銀七八千兩商人廠卡各處丁役辛工飯食等項歲需三四千兩以砂稅之半取給已屬充裕請自乾隆十六年起抽收砂稅每十分內先歸官稅五分餘五分爲商人廠卡公費既於商本無虧又於課務有益從之又增湖南收買鉛觔價值戶部議各省分出產黑鉛除貴州之外惟湖南最稱旺盛是以京局歲需鉛七十萬餘觔前於黔省黑鉛短少不能辦解案內臣部酌議題交湖南接辦每百觔照依康熙雍正年閒定價以二兩八錢三釐報銷節據湖南巡撫奏稱工本不敷部議黑鉛關係京局鼓鑄必上不虧帑下不病商方可經久黔省工本省而腳價多湖南路近於黔以節省之腳費抵不敷之工

本辦理自覺從容應請嗣後湖南辦運除課鉛儘數湊解無庸給價外其收買商鉛運京比照從前貴州辦運之數每百觔定給腳銀四兩六錢按年解運照數支給從之

十七年派專員董理郴桂二州礦廠事宜加增收買餘銅價值湖南巡撫范時綬奏言楚省開採礦廠稅課攸關立法稽查理宜嚴密湖南郴桂二廠據前撫楊錫紱於題請開採事宜案內請於各處設卡巡防令該二州爲監督衡永郴桂道爲總理經臣部覆准在案茲復據稱該二州駐劄州城離廠寫遠不能親赴督查轉委親友家人料理舞弊營私勢所不免請遴委專員彈壓凡一切領價報銷及抽收稅課辦解銅鉛俱歸經手一年期滿新舊更替造冊題銷並令該二州互相查察及州同州判隨從協辦仍責成該道總理是責任各有攸歸防範更爲嚴密應如所請辦理至郴桂二廠所出銅觔原議每煉銅百觔除抽課二十觔外餘銅八十觔給價九兩六錢收買據該省巡撫以定價不敷商本採辦維艱請照前撫楊錫紱所奏每餘銅八十觔給價銀十一兩二錢八分收買部議以湖南產銅之區祇宜量爲加增請照粵省定例每出銅百觔除抽課二十觔外餘銅八十觔給價銀十兩四錢則採辦自必從容不致有虧商本應令該撫自題准之日爲始照數支給報銷從之

二十三年准湖南郴桂二州廠稅俱歸官辦湖南巡撫富勒渾奏言湖南省郴桂二州銅鉛礦廠從前開採伊始一切估色設卡等事官役俱未諳悉是以必須商辦邇年以來官役已經熟練而稅課銅鉛較之從前有增無減是商人力所難辦之事歸之廠員承辦實力稽查既有成效於廠務自有裨益應如所請從之

二十六年准甘省暫開騷狐泉磺礦大學士公傅恆等議覆陝甘總督楊應琚奏請開採硫磺以資備用查磺觔爲營伍所必需過有缺乏例得給批赴產磺地方購買備用若以本地開採之磺供支各營操防之用較之購自遠處實多節省茲訪得騷狐泉磺礦自封閉後礦砂旺盛請照前例責成蘭州府招商開採自屬籌備營伍之要應如所請辦理至稱口外不產硫磺處所應需火藥現今行文咨調一節查現今回部庫車等處俱有磺礦從用兵時曾經採取配用充裕郎伊犂及烏魯木齊一帶當日準噶爾亦用鎗炮又從何處購辦可見口外原自不乏磺觔應請交與各該處辦事大臣留心體訪向來產磺處所一體查明採購或附近地方產有磺觔亦可採取配

藥運往並可省內地辦運之煩更爲便益其現議騷狐泉開採事宜應請交與該督委員妥辦毋令滋事從之

二十九年准四川屏山縣開採鐵礦四川總督阿爾泰奏屏山縣之李村石堰鳳村及利店茨藜榮丁等處產鐵每礦砂十觔可煎得生鐵三觔每歲計得生鐵三萬八千八百八十觔請照例開採十分抽二變價撥充兵餉戶部議如所請從之又准雲南通海縣開採黑鉛廠雲南巡撫劉藻奏通海縣逢里山廠產黑鉛試採有效請照例每百觔抽正課十觔變價充餉餘課十觔以五觔充公五觔爲官役廉食所餘之鉛給價收買戶部議如所請從之

又准雲南彌勒州開採白鉛廠雲南巡撫劉藻奏彌勒州野猪畊廠產白鉛試採有效請照例每百觔抽正課十觔餘課十觔所餘之鉛給價收買撥運廣西局鼓鑄於錢法實有裨益戶部議如所請從之

三十年准四川江油縣開採鐵礦四川總督阿爾泰奏江油縣木通溪和合硐等處產鐵每礦砂一十五觔可煎得生鐵四觔八兩每歲得生鐵二萬九千一百六十觔請照例開採十分抽二變價撥充兵餉戶部議如所請從之又停止陝西華陰縣開採黑鉛華陰縣之華陽川地方產黑鉛自乾隆十三年題准開採每年得鉛五六萬觔至十萬觔不等自二十三年以後得鉛日以減少至二十八年分僅得四百觔陝西撫臣奏請停止戶部議如所請從之

三十一年准四川宜賓縣開採鐵礦四川總督阿爾泰奏宜賓縣濫壩等處產鐵每礦砂十觔煎得生鐵三觔每歲計得生鐵九千七百二十觔照例十分抽二變價按年徵收撥充兵餉戶部議如所請從之

又准貴州清平縣開採鉛礦貴州巡撫方世儁奏清平縣之永興寨產黑鉛礦砂試採有效請准其開採照例抽課每年可收課鉛一萬二三千觔除支給各標營操演鉛觔外尚有餘剩存貯撥用戶部議如所請從之又准廣西融縣開採白鉛礦廣西巡撫宋邦綏奏融縣四頂山產白鉛礦砂因無煤炭不能煎煉成鉛而羅城縣冷峝山硐有煤路可以運往就煤煎煉試採已有成效請准其開採煎煉照例每煉鉛百觔抽正課二十觔撒散三觔造冊報部稽核戶部議如所請從之

又酌定滇省開採礦廠事宜（詳見錢幣考）

三十七年　諭滇省各銅廠前因馬騾短少柴米價昂每銅百觔准暫加價銀六錢俟軍務竣後停止嗣後展限一二年今念該省頻歲曾獲有秋而米糧柴炭等價值仍未即能平減著再加恩展限二年俾各資本寬餘踴躍開採庶於銅務有裨而廠民亦得以資寬裕該撫仍留心體察俟廠地物價一平即行奏明停止

鬻爵

通典漢孝文時晁錯說上曰欲人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人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人之賦可損所謂以有餘補不足令出而人利者也順於人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人賦少三曰勸農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人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從錯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為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德澤加於萬人矣從之孝景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價以招人（裁謂減省）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孝武元朔元年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國用空竭乃募人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馬為郎始於此五年有司議令人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崇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矣元鼎初豪富皆爭匿財不助縣官唯卜式數求入財天子乃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告天下以風百姓始令吏得入粟補官郎至六百石後桑弘羊請令民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所忠又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鬭雞走狗弋獵博戲亂齊人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

後漢孝安永初三年天下水旱用度不足三公奏請令吏人入穀得關內侯靈帝懸鴻都之牓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其子鈞曰大人不當爲三公論者嫌其銅臭凡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理宮室錢大都至二三千萬錢不畢至自殺羊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騶其所往輒迎致禮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上舉緼袍以示之

通志晉武帝太康三年問劉毅曰卿以吾可方漢何主也對曰桓靈之主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爲理南平吳會一同天下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不如也

通典後魏明帝孝昌二年初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罄遂班入粟之制輸粟八千碩賞散侯六千碩散伯四千碩散子三千碩散男職人輸七百碩賞一大階授以實官白人輸五百碩聽依第出身千碩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碩入京倉者授本州統各有差

大唐至德二年七月宣諭使侍御史鄭叔淸奏承前諸使下詔納錢物多給空名告身雖假以官賞其惠義猶未盡才能今皆量文武才藝兼情願穩便據條格擬同申奏聞便寫告身諸道士女道士僧尼如納錢請準敕迴授餘人并情願還俗授官勳邑號等亦聽如無人迴授及不願還俗者準法不合畜奴婢田宅資財既助國納錢不可更拘常格其所有資財能率十分納三分助國餘七分並任終身自蔭身殁之後亦任迴與近親又準敕納錢百千文與明經出身如曾受業粗通帖策修身慎行鄉曲所知者量減二十千文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灼然有憑帖策不甚寥落者減五十千文若粗識文字者準元敕處分未曾讀學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應授職事官并勳階號及贈官等有合蔭子孫者如戶內兼蔭丁中三人以上免課役者加一百千文每加一丁中累加三十千文其商賈準令所在收稅如能據所有資財十分納四助軍者便與終身優復如於敕條外有悉以家產助國嘉其竭誠待以非次如先出身及官資並量資歷好惡各據本條格例節級優加擬授如七十以情願授致仕官者每色內量十分減二分錢時屬幽寇內侮天下多虞軍用不充權爲此制尋即停罷

征榷類六

雜征斂　山澤津渡　算緡附

通考周官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載師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漢高祖時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於封君湯沐邑各自爲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

通典漢高帝十一年令諸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通考文帝後六年弛山澤

武帝元狩四年初算緡錢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而民不齊出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算一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貨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乃超拜式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而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往卽治郡國緡錢得民財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元鼎四年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十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

通典太初四年冬行回中徙弘農都尉理武關稅出入者以給官吏卒食

通考宣帝五鳳中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白增海租三倍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與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

然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未足任宜如故上不聽

元帝元鳳元年令郡國無斂今年馬口錢

王莽初設六筦之令諸采取名山澤眾物者稅之王莽末邊兵二十萬人仰縣官衣食用度不給數橫賦斂又一切稅吏民貲二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吏盡復以予民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

後漢和帝永元五年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囿悉以假貧民恣得採捕不收其稅九月官有陂池令得採取勿收假稅二歲九年詔山林饒利陂池魚採以贍元元勿取假稅

順帝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讁罰者輸贖號爲義錢託爲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尚書僕射虞詡上疏元年以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取受百萬以上者匈匈不絕讁罰吏人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貸貧人司空劾按州及郡縣皆坐免黜令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詡章切責州郡讁罰輸贖自此而止靈帝令刺史二千石及茂材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其守淸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又令郡國貢獻先輸中府名爲道行費

晉自渡江以來至於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師南侵軍旅大起用度不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助國用下及富室小人亦有獻私財數千萬者揚南徐兗江四州富有之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者並四分借一過此率計事息即還

宋孝武帝大明初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熂山封水保爲家利自頃以來頹弛日甚富強者兼領而占貧弱者薪樵無托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實害理之深弊請損益舊條更申常制有司檢壬辰詔書擅占山澤強盜律論贓一丈以上皆棄市左丞羊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怨嗟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恆熂爐種竹木薪果爲林仍及陂湖江海魚梁鰌鮆常加工修作者並不追舊各以官品占山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足若

其前修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上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論除晉壬辰之科從之

齊武帝即位詔免逋城錢自今以後申明舊制初晉宋受官二十日輒送修城錢二千宋太始初軍役大興受官者萬計兵戎機急事有未遑今僕以下並不輸送二十年中大限不可勝計文符督切所在擾亂至是除蕩

通典齊武帝時王敬則爲東揚州刺史以會稽邊帶湖海人無士庶皆保塘陂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斂爲錢以送臺庫帝納之竟陵王子良上表曰臣忝會稽粗閑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直入自爲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脩改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乃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洩散害人損政實此爲劇建元初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質賣妻子以充此限所逋尚多尋蒙蠲原而此年租課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擾人實自弊國愚謂課塘丁一條宜還復舊

自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賊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荻炭魚薪之類出津者並十分稅一以入官淮水北有大市自餘小市十餘所備置官司稅斂既重時甚苦之

後魏明帝孝昌二年稅入市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爲五等收稅有差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顒贊成之後主大說於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在此焉稅僧尼令曰僧尼坐受供養游食四方損害不少雖有薄斂何足怪也

後周閔帝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即位復興入市之稅每人一錢

隋文帝登庸又除入市之稅

通考唐高宗龍朔三年減百官一月俸賦雍同等十五州民錢作蓬萊宮

肅宗即位時兩京陷沒民物耗弊乃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富商右族貲富什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

德宗時朱滔王武俊田悅皆叛國用不給陳京請借富商錢度支杜佑以爲軍費纔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搜督甚峻民有自經者家若被盜然總京師豪

入田宅奴婢之估纔得八十萬緡又取僦匱納質錢及粟麥糶於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爲罷市遮邀宰相哭訴乃以錢不及百緡粟米不及五十斛者免而所獲纔二百萬緡時軍用不給乃稅閒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爲閒上閒錢二千中閒一千下閒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家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他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閒杖六十告者賞錢五萬除陌法者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爲率算之市牙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日署記翌日合算之有自貿易不用市牙者給其私簿無簿者投狀自集其有隱錢百者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十千出犯人家法既行而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不能半而怨讟滿天下一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時討賊兵在外者衆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逾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給趙贊乃奏行二法愁怨之聲盈於遠近及涇原兵反大呼長安市中曰不奪爾商戶僦質不稅爾閒架除陌矣於是閒架除陌竹木茶漆鐵之稅皆罷

貞觀初京司及州縣皆有公廨田供公私之費其後以用度不足京官有俸賜而已諸司置公廨本錢以番官貿易取息計員多少爲月料十二年罷諸司公廨本錢以天下上戶七千人爲胥士視防閤制而收其課計官多少而給之十五年復置公廨本錢以諸司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每司九人補於吏部所主纔五萬錢以下市肆販易月納息錢四千歲滿受官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言七十餘司更一二載捉錢令史六百餘人受職太學高第諸州進士拔十取五猶有犯禁罹法者況廛肆之人苟得無恥不可使其居職太宗乃罷捉錢令史復給京官職田

開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隱奏請藉百姓一年稅錢充本依舊令高戶及典正等捉二月收利將供官人料錢

乾元元年勅長安萬年兩縣各備錢一萬貫每月收利以充和顧時祠祭及蕃夷賜宴別設皆長安萬年人吏主辦二縣置本錢配納質積戶收息以供費諸使捉錢者給牒免徭役有罪府縣不敢劾治民閒有不取本錢立虛契子孫相承爲之嘗有毆人破首詣閑廄使納利錢受牒貸罪御史中丞柳公綽奏諸司捉錢戶府縣得捕役給牒者毀之自是不得錢者不納利矣寶應元年勅諸色本錢比來將放與人或府縣自取及貧人將捉非唯積利不納亦且兼本破除今請一切不得與官人及窮百姓并貧典吏揀擇當處殷富幹了者三五人均使翻轉回易仍放其諸色

差遣庶得永存官物又冀免破人家

貞元元年勑自今後應徵息利本錢除主保逃亡轉徵鄰近者放免餘並準舊徵收其所欠錢仍任各取當司闕官職田量事糴貨充塡本數

元和二年宰臣上言聖政惟新事必歸本䟽理五坊戶色役令府縣卻收萬人欣喜恩出望外臣等輒釐革舊弊率先有司其兩省納課陪廚戶及捉錢人總一百二十四人望令歸府縣色役從之十一年御史中丞崔從奏捉錢人等比緣皆以私錢添雜官本所防耗折禆補官吏近日訪聞商販富人投身要司依託官本廣求私利可徵索者自充家業成逋欠者證是官錢非理逼迫爲弊非一今請許捉錢戶添放私本不得過官本錢勘責有剩並請沒官十四年御史中丞蕭俛奏諸司諸軍諸使公廨諸色本利錢等伏緣臣當司及祕書省等三十二司利錢準赦文至十倍者本利並放展轉攤保至五倍者本利並放緣前件諸司諸使諸軍利錢節文並不該及其中有納利百姓見臣稱訴納利已至十倍者未蒙一例處分求臣上達天聽伏以南北諸司事體無異納利百姓皆陛下赤子若恩澤均及則雨露無偏乞特賜準赦放免

會昌元年正月赦節文每有過客衣冠皆求應接行李苟不供給必致怨尤刺史縣令但取虛名不惜百姓夫畜皆配民戶酒食科率所由蠹政害人莫斯爲甚宜爲本道觀察使條流量縣大小及道路要僻各置本錢逐月收利或前觀察使前任臺省官不乘館驛者許量事供給其錢便以留州留使錢充每至季終申觀察使如妄破官錢依前科配並同入己贓論仍委出使御史糾察以聞

續通典後唐莊宗同光二年敕歷代以後除桑田正稅外只有茶鹽銅鐵出山澤之利有商稅之名其餘諸司並無稅額僞朝已來通言雜稅有形之類無稅不加爲弊頗深今則軍需尚重國力未充猶且權宜未能全去仰所司速簡勘天下州府戶口正額墾田實數待憑條理以息煩苛三年敕魏府小菉豆稅每畝與減放三升明宗長興二年敕今後諸州府所納稈草每二十束別納加耗一束充場司耗折三年三司使奏諸道上供稅物充兵士衣賜不足其天下兩稅所納斛斗及錢除支贍外請依時估折納綾羅綿絹從之

周太祖廣順二年制牛皮法敕約每歲民間所輸牛皮三分減二計田十頃稅取一皮餘聽賣買惟禁賣於敵國

按自兵興以來禁民私賣買牛皮悉令輸官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償以鹽晉天福中并鹽不給漢法犯私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間日用實不可無至是李穀建議均於田畝公私便之

通考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詔除滄德棣淄齊鄆乾渡三十九處所算錢或水漲聽民置渡勿收其算五代時有津渡之算水或枯涸改置橋梁有司猶責主者備償至是詔除此後諸州有類是者多因恩宥蠲除陳州私置蔡河瑣民船勝百斛者取百錢有所載倍其征太平興國中詔除之建隆二年詔自今宰相樞密使帶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節度使依故事納禮錢宰相樞密使三百千藩鎮五百千充中書門下公用仍於中書刻石記授上年月已經納者後雖轉官不再更納舊相復入者納如其數時中書門下言唐制凡視事於中書者納禮錢三千緡近頗隳廢乞舉行之故也

太宗淳化元年詔諸處魚池舊皆省司管係與民爭利非朕素懷自今應池塘河湖魚鴨之類任民採取如經市貨賣乃收稅先時淮南江浙荊湖廣南福建當僭偽之時應江湖及池潭陂塘聚魚之處皆納官錢或令人戶占賣輸課或官遣吏主持帝聞其弊詔除之又有橘園水磑社酒蓮藕鵝鴨螺蚌柴薪地鋪枯牛骨溉田水利等名皆因偽國舊制而未除前後累詔廢省　開寶三年令買撲坊務者收抵當

神宗元豐二年導洛通汴司言綱船爲商人附載有留阻之弊今洛水入汴無湍駛請置堆垛場於泗州貫物至者先入官場官以船運至京稍輸船算從之三年詔近京以通津水門外順成倉爲場　元豐二年三司言人戶買撲官監及非新酬衙前場務所增收錢並合入三司帳而司農寺以謂官監務外皆是新法拘收錢不當入三司乞留以助募役兼歲入百萬緡於市易務封樁若失此錢恐不能繼爭辯久之乃從司農之請七年府界諸路坊場錢歲收六百九十八萬六千緡穀帛九十七萬六千六百石疋有奇新法既鬻坊場河渡司農又并祠廟鬻之募人承買收取淨利官既得錢聽民爲賈區廟中判應天府張方平言管下五十餘祠百姓盡已承買閼伯主祀大火火爲國家盛德所承微子開國於宋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今既許承買小人以利爲事必於其間營爲招聚紛雜冗褻歲收甚微實損大體欲乞不賣此三廟以稱國家嚴恭之意上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

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稱頌皆得不嘗明年二月中丞鄧綰言興利之臣議前代帝王陵寢皆合請射耕墾而司農可之緣此唐之諸陵悉見芟刈閒昭陵已赭伐無遺乞下所屬依舊禁止詔從之

哲宗元祐元年侍御史劉摯言坊場舊法買[illegible]相承皆有定額毋得增價新法乃使實封入狀唯利價高有舊纔百緡而益及千緡者其後類多敗闕請罷實封之法令諸路轉運提舉司會新舊之數酌取其中立爲永額召人承買其後詳定役法所度之事請下之諸州若累界有增以次高一界爲額增虧不常以酌中爲額或前次所買及五分縣以聞州州與漕司次第保上仁以立界滿承買抵當之制餘皆如舊法從之五年戶部郎中高鏄言場務敗闕者請止損淨息其省額如故從之又詔無人承買者許自陳損其錢數明論以召人願增價者聽若不售則更減之減及八分而不售者提刑司審覈權停閉

徽宗自崇寧來言利之臣殆析秋毫其最甚若沿汴亦繇創增鋪欄以牟稅利官賣石炭增賣二十餘場而天下市易務炭皆官自賣名品瑣碎則有四腳鋪牀榨磨等錢水磨錢侵街房廊錢廟圖錢淘沙金錢不得而盡記也

大觀三年臣僚言比歲諸郡求以坊場增給公帑不啻二十餘萬緡且慮朝廷封樁寢爲廚傳之費請考元豐舊制詳議行之詔令戶部以所用封樁及坊場錢數申尚書省

牙契　稅契始於東晉歷代相承史文簡略不能盡者

宋太祖開寶二年始收民印契錢令民典賣田宅輸錢印契稅契限兩月

神宗元豐時令民有交易則官爲之據因收其息

徽宗崇寧三年勅諸縣典賣牛畜契書并稅租鈔旁等印賣田宅契書並從官司印賣除紙筆墨工費外量收息錢助贍學用其收息不得過一倍大觀二年以出賣鈔旁息錢事涉苛細罷之政和中應奉事起乃復行

宣和五年詔諸路所收鈔旁定帖錢除兩浙路隸應奉外餘路並逐州委通判拘收與發運司充糴本

高宗建炎元年赦應今日以前典賣田宅馬牛之類違限印契合納倍稅者限百日許自陳蠲免

二年初復鈔旁定帖錢命諸路提刑司掌之無得擅用

紹興二年右朝奉郎姚沇言諸路曾被兵火去失契書業人許詣所屬陳理本縣下鄰保證實給戶帖從之

五年詔諸路勘合錢每貫收十文足初令諸州通判印賣田宅契紙自今民間競產而執出白契者毋得行用從兩浙運副吳革請也革言在法田宅契書縣以厚契印造遇人戶有典賣納紙墨本錢買契書填緣縣典自掌印板往往多印私賣致有論訴今欲委逐州通判立千字文號印造每月給付諸縣遇民買契當官給付冬十一月詔諸路州縣出賣戶帖令民間自行開其所管地宅田畝間架之數而輸其直仍立式行下時諸路大軍多移屯江北朝廷以調度不繼故有是詔既而中書言恐騷擾稍緩乃立定價錢應坊郭鄉村出等戶皆三十千鄉村五等坊郭九等戶皆一千凡六等惟閩廣下戶差減期一等足計綱赴行在卽旱傷及四分以上權住聽旨又用殿中侍御史王縉言詔州縣止以簿籍見在數目出給戶帖務要簡便不擾如容縱乞取重寘於法令刑獄使者察之時州縣追呼頗擾乃命通判職官徧詣諸邑面付人戶其兩浙下戶展限二月內 諸路簿籍不存者許先納價錢俟造簿畢日給帖

二十六年戶部言印契違日限者罪之而沒其產太重難行徒長告訐欲並依紹興法舊限六十日投稅再限六十日齎錢請契從之

二十七年詔人戶買賣耕牛並免投納契稅

孝宗乾道七年戶部言每交易一十貫納正稅錢一貫除六百七十五文充經總制錢外三百二十五文存留一半充州用餘一半入總制錢帳如敢隱漏依上供錢法人戶違限不納或於契內減落價貫規免稅錢許牙人幷出產戶陳首將物業半給賞半沒官每正稅錢一百文帶納頭子錢二十一文二分州縣過數拘收公人邀阻作弊並重寘典憲從之臣僚言乞詔有司應民間交易並令先次過割而後稅契凡進產之家限十日繳連小契自陳令本縣取索兩家砧基赤契幷以三色官簿令主簿點對批鑿如不先經過割不許投稅詔赦令所參照見行指揮修立成法八年詔今後遇赦刪去稅契違限許免倍自首一節監司州郡無得自擅免倍稅契違者坐之言者謂今之置產者未嘗以稅契為意蓋起於赦恩許其免納而自首況監司州郡不候朝旨免倍稅契所收錢不

復分隸窠名一切以資妄用故有此令

六年敕令所進呈重修淳熙法上親筆圈記人戶內驢駝馬船契書收稅諭輔臣曰凡有此條並令删去恐後世有算及舟車之言

七年臣僚言民間典賣田產必使之請官契輸稅錢其意不徒利也慮富貴之家兼并田疇下戶日益貧窮是亦抑之之微意今州縣以人戶物力科配空給印紙名爲預借契錢殊失法意詔禁止之

續通考寧宗嘉定二年十月減公私房廊白地錢什之三初南渡後雜征甚多孝宗淳熙九年旨書詔有司理財一切用寬隨禍臨之策至於賣樓店務草田鬻官地而所在爭獻羨餘此風一熾恐天下蒼生無寧歲矣然自隆興以後蠲減不一

光宗紹熙二年十月下詔守令毋征斂病民帝嘉泰時嘗蠲黃河鐵礦錢及內外諸軍營運息錢至是復有是命

四年二月罷廣西諸州牛稅

五年九月罷沿海諸州海船錢

通考十三年臣僚言州縣交易印契所以省詞訟清稅賦而投報輸直亦有助於財計今但立草契請印紙粘接其後不經官投報者不知其幾也印契具文退割可廢間有交易已畢遷徙他郡二稅茫無所歸州縣徒費追擾至於改換等色減退畝步者不知其幾也乞申嚴成法從之

續通考十七年十二月祁寒免京城官私房賃地門稅等錢自後祥慶災異寒暑皆免

理宗寶慶元年十二月詔行都及諸路公私僦舍錢未經減者減三分從諫議大夫朱端常請也

三年七月詔被水州縣勿徵竹木等稅至紹定四年蠲磚瓦竹木蘆泊之征三月六年詔兩浙轉運司臨安嘉興府徽嚴安吉州再蠲竹木之徵三月

景定四年十二月詔無爲軍巢縣已升爲鎮巢軍使從沿江制司節制其月收坊場河渡錢分項支解

度宗咸淳元年四月壽崇節免徵臨安官私房僦地錢是月乾會節如前免征自是祥慶災異寒暑皆免十月減田

契稅錢什四十年九月天瑞節免臨安府公私房賃錢十日

經總制錢

通考宣和末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因以爲名廢於靖康建炎復之紹興初孟庾提領措置財用又因經制之額增析而爲總制錢蓋南渡以來養兵耗財爲夥不敢一旦暴斂於民而展轉取積於細微之間以助軍費初非強民而加賦也建炎二年冬上在維揚四方貢賦不以期至於是戶部尚書呂頤浩翰林學士葉夢得等言亨伯以東南用兵嘗設經制司取量添酒錢及增收一分稅錢頭子賣契等錢斂之於細而積之甚衆求之於所欲而非強其所不欲如增收印契錢出於兼并之家無傷於下戶增收賣酒錢合於人情而無害於民官吏俸給除頭子錢百分取一靖康初相繼遣罷欲望博延羣議更加討論且亨伯爲河北轉運使又行於京東西昨來河北京東西一歲得錢近二百萬緡所補不細今若行於兩浙江東西荊湖南北福建二廣歲入無慮數百萬計況邊事未寧苟不知出此緩急必致暴斂與其暴斂於倉卒曷若取積於細微於是除不便於民者以權添酒錢添賣糟錢人戶典賣田宅增添牙稅錢官員等請給頭子錢并樓店務增添三分房錢五省令東西八路州軍收充經制錢命各路憲臣領之州委通判拘收季終起發紹興五年閏二月參政孟庾提領措置財用乞以總制司爲名而總制錢自此始矣四月臣僚言賦入之利莫大於雜稅茶鹽出納之閒每貫增頭子錢五文歲入不少而財用司言茶鹽已復鈔價其頭子錢難以增添而諸路州縣出納係省錢所收頭子錢依節次指揮每貫共收錢二十三文省內一十文省作經制起發上供餘一十三文並充本路州縣并漕司支用今欲令諸路州縣雜稅出納錢於每貫見收頭子錢上量行增添共作二十三文足除漕司并州舊來合得一十三文省外餘盡併入經制窠名帳內起發補助軍需尚書省又言耆戶長雇錢并抵當庫椿四分息錢轉運移用錢勘合朱墨錢出賣係官田舍錢及赦限內典賣牛畜等印契稅錢進獻納貼錢常平司七分錢茶鹽司袋息錢並令諸路州縣椿管應辦軍期而總制司又言人戶稅賦畸零如折居異財絹綿零至一寸一錢者亦收一尺一兩米零至一勺一抄者亦收一升之類並與折納至於二廣福建江東西路免役分寬剩錢若無災傷減閣並令發付行在及兩浙西路役人雇錢

除歲用應副外大軍支用八月江西提舉司言常平錢物舊例每貫收頭子錢五文足今合依諸錢例增作二十三文足除五文依舊法支費外餘增到錢與經制司別作一項窠名起發十一月尚書省言經制錢監司州郡或以軍期應辦爲名輒行借兌拘截取撥者乞依諸路州軍通判已得指揮施行紹興十六年戶部侍郎李朝正言諸路每歲所取經總制錢委本路提刑幷檢法幹辦官點磨拘催歲終欲通行殿最

二十六年禮部侍郎賀允中言比年經總制錢以二十六年以前最高者十九年之數立額其當職官既誘以厚賞又驅以嚴責額一不登每至橫斂民受其弊望詔有司立歲額既而倉部郎中黃祖舜乞自十九年之外有稍高年分或少損其數詔從之

三十一年詔諸路州軍未起二十六年二十七年經總制錢特與除放其二十八年以後欠數令提刑司督責補發

孝宗乾道元年詔諸路州縣出納每貫添收錢一十三文省充經總制錢仍將所增錢別項發納左藏西庫補助經費自是公家出納經總制每千共收五十六文光宗登極從吏部尚書顏師魯奏減江東西福建淮東浙西路經總制錢共十七萬一千緡嘉泰初除四川外東南諸州額理經制錢七百八十餘萬

月椿錢　始於紹興二年也時韓世忠駐軍建康宰相呂頤浩朱勝非共議令江東漕臣月椿發大軍錢十萬緡以朝廷上供經制及漕司移用等錢應辦當時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拋既有偏重之弊又於本司移用錢不肯取撥止取於朝廷窠名曾不能給十之二三於是州縣橫斂銖積絲累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逼江東西之害尤甚七年戶部員外郎霍蠡言願詔諸路守臣條具所椿實有窠名幾何臨時措畫者若爲而辦八年侍郎王俁及參政李光皆言月椿之害上感動每諭宰臣若得休兵凡取於民者悉除之

九年正月復河南州軍赦務與民休息令轉運司具逐州見認月椿錢數申朝廷據實科撥二月詔以州縣大小所入財賦欲斟量適當易於椿辦其日後殿進呈各有窠名但多爲漕司占留遂不免敷及百姓上曰若所撥科名錢不足從朝廷給降應副不得一毫及民紹興十七年減江東西月椿錢一十二萬七千緡有奇光宗登極用吏部尚書顏師魯奏減浙江諸郡月椿錢一十六萬五千緡有奇江浙轉運趙汝愚上言臣伏自到任以來不住詢訪民間

利害及今來巡歷所至有可以寬裕民利者本司已隨事斟酌輕重次第罷行獨有諸縣措置月樁錢物其閒名色類多違法最爲一方細民之害臣試舉其大者則有曰麴引錢曰納醋錢賣紙錢戶長甲帖錢保正牌限錢折納牛皮筋角錢兩訟不勝則有罰錢既勝則令納歡喜錢殊名異目在處非一臣嘗詢究蓋已累經朝廷指揮及前後監司約束住罷矣大抵類能力制於一時而不能保無於後日其弊正如鼠穴左固則右逸矣至詰其所從出入則首以月樁無科名循例措置爲辭甚者姦贓之吏又並緣掊克以濟其私預於簿書之閒陰爲抵讕之計有司熟視不可稽考其閒設有能自植立整齊紀綱者則往往窘於調度拘牽制困不得逞其豪宗大姓因得持是數者挾持官吏以漁獵細民流弊萬端不可殫述其原則始於月樁太重而已臣不勝憤懣因盡考諸縣月樁出納之數及其初科降之目與夫先後因革之制觀之其始緣江淮用兵供億數萬朝廷深恐一時乏事遂令本路計月樁辦大軍錢物而月樁之名始立然其時降到旁通式內猶許先取無額經制錢不足方取上供錢又不足則取諸司封樁錢其後又增置贍軍七分酒息錢其餘不以有無拘礙錢物皆許移用甚至急闕則朝廷亦時支降茶引度牒之類以濟之是時兵火之初所在皆有餘積公私未告病也今諸司封樁固不得用而無額經制錢州縣皆有定額不盡分隸月樁此外所存名目惟上供錢及七分酒息錢二種而已其餘蓋盡以取足於州縣也況夫比年以來州縣用度日廣財賦日蹙所以予之者歲益加少而取之者歲益加多非作法以取諸民則何以哉臣嘗略計本路月樁之數每歲爲緡錢七十萬而格外所入者半之雖其閒亦有傳致文法者大抵法外之斂什嘗三四也今朝廷縱未能大有蠲除以盡掃宿弊臣謂宜令有司擇其閒最重者稍賑恤之

板帳錢　亦軍興後所創

嘉定十六年正月五日兩浙運判耿秉言二浙近在日邊疾苦易於上聞固宜州縣之閒雍容爲政今百里之寄銓曹見缺至無人願就是安可不思所以救之蓋今縣邑之所苦者不過板帳錢額太重耳額重而收趁不及計無所出則非法妄取以納斛斗則增收耗剩交錢帛則多收糜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贓而課其入索到盜贓不還失主檢校財產不及其卑幼亡僧絕戶不俟覈實而拘籍入官逃產廢田不與銷豁而逼勒塡納遠債

之難索者豪民獻於官則追催甚於正稅私納之為罰者仇家訟於縣則監納過於贓錢賒酒不至於公吏而抑配及保正戶長檢稅不止於商旅而苛細及於盤合匳具今年之稅賦已足而預借於明年田產之交易未成而探契以寄納其他如罰酒科醋賣紙稅醬下拳錢之類殆不可以徧舉亦不能徧知無非違法州郡利其能辦財賦佯若不聞一旦告發則邑宰坐罪而去後人繼之未免循復前例蓋其太重之額既不減則亦別無他策爾且是法創立經隔已數十年物價有低昂戶口有息耗安可不隨時而加損乞令臣與諸郡從長斟酌將合減之數開具聞奏去其太甚而立為中制庶幾仰副聖天子愛養斯民之意從之於是鎮江府丹陽金壇兩縣一歲通減錢二千八百四十四貫有奇平江府常熟縣每年與減一萬貫崑山吳江縣每年合與減發三千貫自此諸路有陳情亦從減不一矣葉適應詔條奏曰何謂一曰經總制錢之患昔李憲經始熙河始有所謂經制財用者其後童貫繼之亦曰經制蓋其所措畫以足一方之用而已非今之所謂經制也方臘既平東西殘破郡縣事須興復陳亨伯以大漕兼經制使移用諸路財計其時所在艱窘無以救急故減役錢除頭子賣糟酵以相補足靖康召募勤王兵翁彥國以知江寧兼總制括民財以數百萬計已散者覼若泥沙未用者棄之溝壑維揚駐蹕國用益困呂頤浩葉夢得實總財事四顧無策於是議用陳亨伯所收經制錢者其說以為征商雖重未有能强之而使販賣酒雖貴未有能强之而使飲若頭子之類特取於州縣之餘而可供猝迫之用夢得號為士人而其言如此蓋辦目前者不暇及遠亦無怪也然其所取止於一二百萬而已其後內則為戶部外則為轉運使不計前後動添窠名黃子游柳約之徒或以造運船或以供軍與遞添酒稅隨刻頭子趙鼎張浚相繼督師悉用取給而孟庾以職事之重當總制之名昔戶長壯丁屋錢始行起發役法由此大壞二制並出色額以數十計州縣之所趁辦者本不過數條瓜剖碁布皆以分隸一州則通判掌之一路則提點刑獄督之胥吏疲於磨算屬官倦於催發酒有柳運副王祠部都督府二分本柄觔折官本茶有秤頭鈔息鹽單壓面商稅有增添七分免役有一分寬剩得產有勘合典賣有牙契至於後也僧道有免丁截撥有糜費故酒之為勝也幾至於二百頭子之去貫也至於五十六而其所收之多也以貫計者至於千七百萬凡今截取以畀總領所之外戶部經常之用十八出於經總制士方其入仕執筆茫然莫知所謂老胥猾吏從旁而

嗤之上之取財其多名若是於是州縣之所以誅求者江湖爲月椿兩浙福建爲印板帳其名尤繁其籍尤雜上下焦然役役以度日月者五十年於此向之學士大夫尤有知其不善歎息而不能拯今之新進後出者有智者驚有勇者奮覗兩稅爲何物而況遠及先王貢賦之法乎臣嘗計之自王安石始正言財利其時青苗免役之所入公上無所用坊場河渡免行茶湯水磨堆垛之額止以給吏祿而已前有辟向後有吳居厚可謂刻薄矣蔡京繼之行鈔法改鈔幣誘賺商旅以盜賊之道利其財可謂甚矣然未有收拾零細解落貫陌歛人以不貲之酒其患如經總制之甚者葢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劉晏之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經總制之爲錢也雖吳居厚蔡京亦羞爲之至其急迫皇駭無所措其手足則雖紹興以來號爲名相如趙張者皆安焉又以遺後人而秦檜權忮劫脅一世而出其上及其取於棄餘瑣屑之間以爲國用者是何其無恥之至是也哉故總制錢不除一則人才日衰二則生民日困三則國用日乏陛下誠有意加惠天下以圖興復以報仇怨拔才養民以振國用在一出令而已又曰何謂人才日衰本朝人才所以衰弱不逮古人者直以文法繁密每事必守程度按故例一出意則爲妄作矣當其風俗之成名節之厲猶知利之不當言財之不當取葢處而學與出而仕者雖不能合而猶未甚離也今也不然其平居道先古語仁義性與天道者特雅好耳特美觀耳特科舉之餘習耳一日爲吏薄書期會迫之於前而操切無義之術用矣曰彼學也此政也學與政判然爲二縣則以板帳月椿無失乎郡之經常爲無罪郡則以經總制無失乎戶部之經費爲有能而已矣夫置守令監司以寄之人民社稷其所任必有大於此者而今也推是術以往風流日散名節日壞求還祖宗盛時豈復可得是則人才日衰者經總制錢使之也何謂生民日困俗吏小人之說必曰經總制錢者朝廷所以取州縣之棄餘而板帳月椿各自以力趁辦其於民固未嘗明加之賦歛也贏縮多少惟人而已臣請以事驗之知州去民尚遠而知縣去民最近者也月椿板帳多者至萬緡少者猶不下數千緡昔之所謂窠名者强加之名而已今已失之所以通融收簇者用十數爪牙吏百計罔民日月消削葢昔之號爲壯縣富州者今所在皆不復可舉手今之所謂富人者皆其智足以兼并與縣官抗衡及衣冠勢力之家在耳若夫齊民中產衣食僅足昔可以耕織自營者今皆轉徙爲盜賊餓死矣若經總

制不住州縣破壞生民之困未有已也何謂國用日乏今歲得緡錢千五百萬昔三代及漢唐不能進焉所以裕國也而何乏之敢言陛下知夫博者乎其驟爲孤注與不博而丐其贏之一二者皆其本先竭者也爲國有大計自始至末必有品節條章豈有左右望而羅其細碎不收之物且均之爲朝廷出納也又從而刻削其頭子賣酒取數倍之息若此者猶可以爲國乎使國不貧宜不至此既至此矣何以能富故經總制錢不除則取之雖多斂之雖急而國用之乏終不可救也今欲變而通之莫若先削今額之半正其窠名之不當取者罷去然後令州縣無敢爲板帳月樁以困民黜其舊吏刻削之不可訓誨者而拔用惻怛愛民之人使稍修牧養之政其次罷和買其次罷折帛最後議茶鹽而寬減之若此則人財不衰生民不困矣夫財用之所以至此者兵多使之也財與兵相爲變通則兵數少而兵政舉若此則國用不乏矣陛下豈有愛於多財多兵哉直未得其所以去之之道耳一舉而天下定王業之所由始也

右經總制月樁板帳等錢所取最爲無名雖曰責辦州縣不及百姓然朱文公嘗論其事以爲自戶部四折而至於縣如轉圜於千仞之坂至其址而其勢窮矣縣何所取之不過巧爲科目以取之於民耳而議者必且以爲朝廷督責官吏補發非有與於民也此又與掩耳盜鐘之見無異蓋其心非有所蔽而不知特藉此說以誑誤朝聽耳此至當之論昔太史公論桑弘羊之善理財以爲民不加賦而上用足而司馬溫公謂其不過設法陰奪民利然弘羊所謂理財若鹽鐵則取之山澤也若酒酤均輸舟車之算則取之商賈逐利者也蓋山海天地之藏而商賈坐籠不貲之利稍奪之以助縣官經費而不致盡倚辦於農田之租賦亦崇本抑末之意然則弘羊所爲亦理財之良法未可深訾也至後世則若茶鹽若酒酤若坑冶若商稅官既各有名額以取之未嘗有遺利在民間矣而復別立窠名以爲取辦州縣所斂不及民將以誰欺此水心所以言非惟桑弘羊劉晏所不道雖蔡京吳居厚之徒亦羞爲之者是也蓋宋承唐之法天下財賦除其供輦送京師之外餘者並留之州郡至於坊場坑冶酒稅商稅則興廢增虧不常是以未嘗立爲定額其留州郡者單資庫公使庫係省錢物長吏得以擅收支之柄景德以來雖屢有拘轄此算之令然祖宗法度寬大未嘗究竟到底熙豐以後驅磨方密

文瀾書局石印

然又有青苗助役市易免行等項錢物則州郡所入亦復不少過江以來軍屯日盛國用大困遂立經總制等窠名以取之雖曰增征商之羨餘減出納之貫陌而亦所以收州縣之遺利也然倥偬之際不暇審訂故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拋而額之重者不可復輕督迫之餘州縣遂至別立苛橫之法取之於民紹興講和以後至乾道之時諸賢論之屢矣如趙丞相所奏及水心應詔所言最為詳明然言其弊而不思所以革弊之方則亦未免書生之論葢經總制等窠名皆起於建炎紹興間而彼何如時也強敵壓境歲有薦食吞噬之謀翠華南巡未知稅駕息肩之所兵屯日盛將帥擅命而卻敵之功無歲無之固非計財惜費之時則何暇為寬征薄斂之事隆興再講和好之後國勢稍張敵患亦息雖曰詰戎兵討軍實不當廢弛然文物禮樂既已粲然承平之舊矣則無名之征榷宜之法豈不可講求而剗創之議者必曰錢穀數目浩大而科取各有去著未易盡捐然酒價牙契之利可以增羨則當於坊場要鬧之地人物殷實之處而明增之不當例立此法而使州縣之凋弊無措者不免別賦於民以取足也官員請俸之給可以剋除則當視其員之太冗者俸之太優者而明減之不當揩留頭錢而使士大夫之受俸於官者不免有口惠而實不至之譏也州郡椿留之財賦可以收取則當擇其郡計之優厚者於留州錢內明增上供而凋弊之郡則不復責取如此考覈明白之後則正其名色曰某郡酒坊牙契錢增羨幾何某郡增解戶部上供錢幾何諸州減除冗官俸錢幾何按期申解而盡削經總制月椿板帳之名則是三者之名已去而三者之利未盡捐也其未盡捐者明以增課減俸等項之所得起解而其名既去則州縣不得借鑿空取辦挨那不敷之說而違法取財以困民上下之間豈不兩利葢天下之財皆朝廷之財遮藏諱避而暗取之固不若考核名實而明取之且使牙契酒坊增羨等項既明屬版曹則異日或有趁辦不行之處亦未嘗不可明致蠲減之請今朝廷之所以取之州縣者曰經總制月椿板帳錢也而州縣之所藉以辦此錢者曰酒坊牙契頭子錢也或所取不能及額則違法擾民以足之曰輸納斛面富戶詞訟役人承替違限科罰之類是也上下之間名目各不脗合州縣以酒坊牙契不辦訴之版曹則朝廷曰吾所取者經總制錢而已未嘗及此而不知其實取此以辦彼也百姓以斛面罰錢等事訴之朝廷則州縣曰吾以辦經總制

錢而已未嘗入已而不知上取其一而下取其十也互相遮覆交不與而實與百姓如之何而不困固不若大行核實擇其可取者正其名而使不失經常之賦其不應取者削其名而可絕並緣之姦豈非經久之計 壽皇英主乾淳間賢俊滿朝而討不及此惜哉

續通考遼聖宗統和十五年十月弛東京道魚濼禁開泰八年六月弛大擺山猿嶺采木之禁

道宗壽隆六年三月弛朔州山林禁

天祚帝乾統三年二月以武清縣大水弛陂澤之禁

續通典金制租稅之外算其田園屋舍車馬牛羊樹藝之數及其藏鏹多寡徵錢曰物力其外又有鋪馬軍需輸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紙等錢及牛具稅太宗天會時詔明安穆昆戶每牛一具賦粟一石內地諸路五斗海陵貞元元年以都城隙地賜隨朝大小職官及護駕軍各徵錢有差世宗大定二十九年戶部言天下河泊已許與民同利其各處設官可罷之章宗明昌元年正月罷坊場免賃房稅

續通考三年諭提刑司禁勢力家不得固山澤之利定司竹監竹稅額司竹監歲采入破竹五十萬竿春秋兩次輸都水監備河防餘邊刀笋皮等賣錢三千貫葦錢二千貫爲額泰和二年四月復撲買河濼法

宣宗興定三年四月同提舉榷貨司王三錫請榷油不行三錫建議榷油歲可入銀數十萬兩平章政事珠格高琪以用度方急力主行之尚書左丞高汝礪上言曰古無榷法自漢以來始置鹽鐵酒榷均輸官以佐經費末流至有算舟車稅間架其征利之術固已盡矣然亦未聞榷油也蓋油者世所共用利歸於公則害及於民故古今皆置不論亦厭苛細而重煩擾也國家自軍興河南一路入稅租不啻加倍又有額徵諸錢橫泛雜役無非出於民者而更議榷油歲收銀數十萬兩夫國以民爲本當此之際民可以重困乎若從三錫議是以舉世通行之貨爲榷貨私家常用之物爲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爲見法竊爲聖明不取也若果行之其害有五臣請言之河南州縣當立務九百餘所設官千八百餘員而胥隸工作之徒不與焉費既不貲而又創構屋宇奪買作具公私俱擾殆不勝言至於提點官司有升降決罰之法其課一虧必生抑配之弊小民受病益不能堪其害一也油之貴賤所在

文瀾書局石印

不齊商旅轉販有無相易所以其價常平人易得之今既設官各有分地輒相侵犯者有罪是使貴處常貴而賤處常賤其害二也民家日用不能躬自沽之必藉轉鬻轉鬻者增取利息則價不得不貴而用不得不難其害三也鹽鐵酒醋公私所造不同易於分別惟油不然莫可辨記今私造者有刑捕告者有賞則無賴輩因之得以誣構良民枉陷于罪其害四也油戶所置屋宇作具用錢已多有司按業推定物力以給差賦今奪其具廢其業而差賦如前何以自活其害五也惟罷之便帝是之然重違其意乃詔集百官議于尚書省眾以爲不可帝曰古所不行者而今行之是又生一事也乃罷之

元太宗元年八月故蒙古民有馬百者輸牝馬一牛百者輸牸牛一羊百者輸羒羊一爲永制

二年正月詔雜稅三十取一

世祖中統二年五月弛諸路山澤之禁

至元元年四月以四川茶鹽商酒竹課充軍糧

二年二月禁山東東路私煎硝鹼

三年六月申嚴陝西河南竹禁十二月減輝州竹課先是官取十之六至是減其二

四年始命制國用使司印造懷孟等路司竹監竹引一萬道初腹裏之河南懷孟陝西之京兆鳳翔皆有在官竹園立司竹監掌之每歲令稅課所官以時采斫定其價爲三等易于民間至是命凡發賣皆給引每道取工墨一錢至

九年十月京兆府人幸至告販到紫竹扇杆五千六百條所司作私竹斷沒應納鈔七十五兩驢二頭中書省議將元斷鈔數驢畜付本人收管仍支價收買外今後紫竹扇杆赴衛輝路總管府扣算工本腳力盤費官爲收買給引與本處爊竹相兼發賣五月命官司和買諸物亦依例抽稅

五年七月定磁窯以二八抽分著爲例

七年二月令魚池勿與河泊同課中書省奏近水之家許鑿池養魚畜鵝鴨及栽蓮藕菱芡蒲葦以佐衣食加無力者召人種佃勿致荒廢其出賣物色止令赴務依例投稅不同河泊辦課致阻民增修從之

十二年三月免諸路軍雜賦

十三年二月詔諭臨安新附人等山林河泊除巨木花果外餘物權免徵稅十二月詔浙東西江東西淮東西湖南北竹貨河泊等皆從實辦課凡故宋聖節上供經總制錢等百餘件悉除免之

十四年五月以河南山東水旱除河泊課聽民自漁

十五年十月弛山場樵采之禁十六年七月以每歲聖誕節及元辰日禮儀費用皆斂之民詔天下罷之

十九年四月弛西山薪炭禁五月免福建山縣鎮店宣課至十二月又以福建瀕海瘴地難同諸路收稅將不應稅者若書畫藁薦磚瓦柴炭草鞋草索鐵線銅線掃帚條帚麴貨糯米竹筍山藥諸色燈諸般菜及牛馬驢騾羊鷄鴨鵝生子犢不係貨賣俱榜示免之

二十年十一月命江南等省于本處印造契本先是各省收納商課例給契本歲由戶部印發無契本者同盜稅至是以大都相去不遠除四川甘肅中興行省陝西宣慰使所轄依舊印發外江南四行省部發契本銅版一銅印一卽令于本處和買紙墨印造

二十一年五月定稅務不使契本盜稅文契欺隱課程者止罪官吏買主不坐至二十二年正月又以福建各務契稅不用元降契本只粘務官契尾更有連數契作一契押印者俱命禁之至仁宗皇慶元年五月又以戶部主事張承直言務司作弊多端命買主無契本者同匿稅外結攬之人加等追斷務官通同及稅非本境成交者依律斷罪正官有失關防縱容親戚家人入務索取財物者同枉法論罪

二十二年正月詔天下民間買賣金銀懷孟諸路竹貨江淮以南江河魚利皆弛其禁先是江南魚戶官司募人自備工本認辦課一百錠至是以百姓賠累令官私招收魚戶給以網索攔閘外計魚十分爲率官收七分發賣毋得滋擾又以竹貨係百姓恒產有司拘禁發賣妨奪生計乃罷各路司竹監聽民自賣輸稅至二十三年九月又用鈔紙坊大使郭畯言於衞州復立竹課提舉司凡輝懷嵩洛荊襄益都等處竹貨皆隸焉在官者辦課在民者輸稅又命陝西竹課提領司差官于輝懷辦課至二十九年十一月以丞相完顏澤言罷懷孟竹課頻年斫竹已損課無所出科

民以輸宜罷其課長養數年從之

三月增商稅契本每一道爲中統鈔三錢初典賣物業應立契據者驗實價直依例收辦正稅外將契用印關防每本寶鈔一錢至是增至三錢至武宗至大三年又令每本改收至元鈔三錢不結正課另項作數

二十四年十一月弛太原保德河魚禁十二月免浙西魚課三千錠聽民自漁二十五年正月敕弛遼陽漁獵之禁惟毋殺孕獸二月敕江淮勿捕天鵝弛魚濼禁

二十八年三月以杭州平江等五路饑弛湖泊捕魚之禁四月弛杭州西湖禽魚禁聽民網罟

二十九年三月中書省言漢地河泊隸宣徽院除大官外宜弛其禁便民取食從之

二十九年三月定湖南門攤課例先是湖南民戶納商稅酒醋常課外不問有無地戶每年滾納門攤地畝一兩二錢歲計鈔二萬餘錠比腹裏包銀更加數倍貧戶乏力受刑典賣妻子尙苦不敷因而逃亡爲寇所遺逋課或勒官吏揭借或令見戶賠納是年正月行省以爲言乞行除免戶部侍郎張奉政言宋時本無此例歸附後始有之乃定自本年爲始通行依額認辦除離城十里內并鎭店立務辦課處依舊例納米外其離城十里外鄉村驗畝均科許令百姓自造酒醋食用包容各家佃戶不復納稅餘無地下戶並行除免

十一月禁所在私渡命關津譏察姦宄

成宗元貞元年六月浙江省大水無禾民乏食弛江湖河泊之禁聽民采取至大德元年閏十二月淮東饑弛湖泊之禁二年正月建康龍興臨江寧國太平廣德饒池等處水弛澤梁之禁聽民漁采三年五月江陵路旱蝗弛湖泊之禁四年二月湖北饑弛山澤之禁七年正月弛饑荒所在山澤湖泊之禁七年八月以太原平陽地震山場河泊聽民采捕八年正月以災異弛山場湖泊之禁聽民采捕九年八月以冀寧歲復不登弛山澤之禁聽民采捕十一年武宗卽位五月詔被災處山場河泊課程權且停罷聽貧民采取七月從和林省臣請以網罟賜貧民九月江浙饑開山場河泊禁免其課

二年二月詔江南道士貿易田者輸田商稅五月詔民間馬牛羊百取其一羊不滿百者亦取之惟色目人及數乃

取大德十一年十二月以明年改元弛山場河泊蘆蕩禁

武宗至大元年四月以浙西江東水罷山場河泊課蘇湖常秀等路自春徂夏陰雨連緜塘岸崩頹稻秧浸爛米價騰貴除遣官振給鹽茶米糧外山場河泊開禁免課至十一月紹興旱災山場河泊商稅截日免之諸路小稔番被災者亦免之二年九月以薪價貴禁權豪蓄鷹犬之家不得占據山場聽民樵采

二年正月詔天下弛山澤之禁

仁宗皇慶二年七月諸被災地並弛山澤之禁至延祐六年六月以濟寧等路水開河泊禁聽民采食七年英宗即位九月瀋陽水旱害稼弛山場河泊之禁延祐七年九月禁五臺山樵采十一月以明年改元開燕南山東河泊之禁聽民采取

英宗至治二年閏五月真定山東諸路饑弛河泊之禁三年十二月以改元詔禁獻山場河泊之利

泰定帝泰定三年十一月弛永平路山澤之禁四年十一月以歲饑開內郡山澤之禁

文宗天歷元年歲課及額外課之數

硝鹻課晉寧路二十六錠七兩四錢

竹木課腹裏木六百七十六錠一十五兩四錢額外木七十三錠二十五兩三錢竹二錠四十四兩額外竹一千一百三錠二兩二錢江浙省額外竹木九千三百五十五錠二十四兩江西省額外竹木五百九十錠二十三兩三錢河南省竹二十六萬九千六百九十五竿板木五萬八千六百條額外竹木一千七百四十八錠三十兩一錢

歷日課內分大歷每本鈔一兩小歷每本鈔一錢回回歷每本鈔一兩總三百一十二萬三千一百八十五本腹裏及行省總計中統鈔四萬五千九百八十錠二十二兩五錢

契本課總三十萬三千八百道每道鈔一兩五錢腹裏及行省總計中統鈔九千一百一十四錠

河泊課腹裏及行省總計鈔五萬七千六百四十二錠二十三兩四錢

山場課腹裏及行省總計鈔七百一十九錠四十五兩一錢
窰冶課腹裏及行省總計鈔九百五十六錠四十五兩九錢
房地租錢課腹裏及行省總計鈔一萬二千五十三錠四十八兩四錢
門攤課湖廣江西湖南三省總計鈔二萬六千八百九十九錠一十九兩一錢
池塘課江浙江西二省總計鈔一千九錠二十六兩五錢
蒲葦課腹裏及行省總計鈔六百八十六錠三十三兩四錢
食羊等課大都上都興和大同四路及羊市煤木所總計鈔一千七百六十錠二十九兩七錢
荻葦課河南江西二省總計鈔七百二十四錠六兩九錢
煤炭課大同路及煤木所總計鈔二千七百一十五錠二十六兩四錢
撞岸課般陽路寧海州恩州總計鈔一百八十六錠三十七兩五錢
山查課眞定廣平大同三路總計鈔七十五錠二十六兩四錢
曲課江浙省鈔五十五錠三十七兩四錢
魚課江浙省一百四十三錠四十兩四錢
漆課四川省廣元路一百一十二錠二十六兩
酵課腹裏永平路及江西省總計鈔二十九錠三十七兩八錢
山澤課彰德懷慶二路總計鈔二十四錠二十一兩一錢
蕩課平江路八百八十六錠七錢
柳課河間路四百二錠一十四兩八錢
牙例河間路二百八錠三十三兩八錢
乳牛課眞定路二百八錠三十兩

抽分課黃州路一百四十四錠四十四兩五錢

蒲課晉寧路七十二錠

魚苗課龍興路六十五錠八兩五錢

柴課安豐路三十五錠一十一兩七錢

羊皮課襄陽路一千錠四十八兩八錢

磁課冀寧路五十八錠

竹葦課奉元路三千七百四十六錠三兩六錢

蘆課興元路一百六十二錠二十七兩九錢

白藥課彰德路一十四錠二十五兩

十二月詔被兵郡縣弛山場河泊之禁次年四月河南廉訪司言兵旱民饑乞弛山林川澤之禁從之

二年九月立溫州路竹木場十月弛陝西山澤之禁以與民至順元年十二月詔宣忠扈衛親軍都萬戶府

凡立營司境內所屬山林川澤其鳥獸魚鱉悉供內膳諸獵捕者坐罪

順帝至元三年二月以浙江等處饑開所在山場河泊之禁聽民樵采九月立皮貨所於宣夏設提領使副主之正八年二月罷大都東路襄山查提領所

明太祖洪武初設抽分竹木局及河泊所凡龍江大勝港俱設立抽分竹木局客商興販蘆柴茅草等三分取一杉木椶毛等三十分取二松木杉板柴炭等十分取二又令軍衛自設場收貯柴薪按給禁軍孤老等竹木堆垛在場奏申知數以憑度量關支如營造數多抽分不敷或給價收買差人斫辦凡河泊所魚課通計天下勘合六百八十九道皆以河字為號分發收掌各記所收米鈔年終進繳其底簿仍送戶部以憑查考

十三年六月罷天下抽分竹木場

十四年令以野獸皮輸魚課製裘以給邊卒

十五年十二月定河泊所官制吏部奏凡天下河泊所二百五十二歲課米五千石以上至萬石者設官三人千石以上者二人三百石以上者一人制可

十八年令毛纓椶毛等課解本色其餘魚及茶酒醋磬等俱折收金銀錢鈔

二十七年各城市沒官房屋係軍官軍人住者不許取賃錢

三十年令革懷慶等處魚課及魚戶令自懷慶以下至沙河口一帶黃河兩岸聽從百姓采取魚鮮食用不收課程原設河泊所革去魚課并開除魚戶

成祖永樂六年設通州白河蘆溝通積廣積五抽分局至十三年令以三十分為率凡竹木柴炭甎瓦等取一至取十五各有差

宣宗宣德四年徵兩京蔬果園課鈔時以鈔法不通凡兩京蔬果園不論官私種而鬻者悉令納鈔五年置易州柴炭山廠永樂中後軍都督府供柴炭役宣府十七衛所軍士采之邊關宣德初以邊木可扼敵騎且邊軍不宜他役詔免其采伐令歲納銀二萬餘兩後府召商買納至是置廠命工部侍郎督之僉北直山東山西民夫轉運而後府輸銀召商如故至英宗天順八年又坐派易州廠柴炭四百三十餘萬憲宗成化元年增至六百五十餘萬二年又增至一千一百八十餘萬三年又增至一千七百四十餘萬孝宗弘治時增至四千萬餘斤轉運艱北直山東山西乃悉輸銀以召商武宗正德中用薪益多增直三萬餘兩凡收受柴炭加耗十之三中官輒私加數倍逋負日積至以三年正供補一年之耗尚書李鐩議令正耗相準而主收者復私加至以四萬斤為萬斤又有輸納浮費民弗能堪世宗登極乃酌減之

七年三月令湖廣廣西浙江魚課辦納銀者俱折收鈔至正統十年令雲南大理所屬河泊所魚課米中半納鈔

九年令蔚州及美峪九宮口五龍山龍門關等山場除成材大木不許采取其小木及椽枋之類聽人貨賣經抽分處取十之三

英宗正統元年設真定抽分竹木局令真定府稅課司帶管凡木植抽三十分之四編號印記從滹沱河運至通

州抽分竹木局交收其後知府委通判一員督稅課司官吏抽分每年終內官監差人印烙起解至天順時又詔保定抽分令唐縣委官至倒馬關抽分木植二十分之六

二年令荊州所屬魚課鈔俱留爲王府祿米及官吏俸給至弘治二年令以湘潭河泊所與吉府管業

三年七月蠲甘肅所屬菜果園課鈔邊地菜果園向俱依內地納鈔至是兵部尚書王驥等言甘肅十三衛所僻居極邊寒旱煖遲雖有山桃野杏俱酸澀不堪食又商旅少通鈔甚難得請悉蠲之報可至八月以鈔法通蠲京城外菜地稅鈔景泰五年七月又以鈔法阻滯徵菜果園鈔尋暫免嘉靖十年令宣課司小民發賣瓜果蔬菜毋得抽稅

四年令各處魚課有湖地湮塞坍塌無從采捕累民包納者所在官申勘分豁至七年湖廣所屬府縣河泊所歲辦課鈔不及三千貫油鰾黃白麻不及三千斤翎毛不及萬根者俱令裁革應辦課程歸併附近河泊所其無河泊所處府州縣帶辦天順元年詔各處河泊所課程悉照永樂舊額徵收其收鈔不及萬貫者令所在有司帶管成化十八年又令湖廣河泊所課程少者附近河泊所兼理之

景帝景泰元年大理卿薛瑄言抽分薪炭等匿不報者準舶商匿番貨罪盡沒之過重請得比匿稅律從之

六年令湖廣等處各委官取勘魚戶凡新造船有力之家量船大小定與課米編入冊內以補絕戶課額至天順元年又令各處河泊所業戶逃亡事故者有司查勘以新增續置船隻罾網照名補替

憲宗成化四年遣太監一員往眞定會同知府委官抽印木植從內官監奏也至正德十三年令委府佐貳官抽分內臣回京嘉靖十一年以各工木植缺用又從內官監奏仍差官抽印二十二年差內臣於滹沱河督同眞定府稅課司抽印木植運赴張家灣料甎廠內官監委員驗收

六年通州等五處抽分竹木局各差主事給事中御史一員按季更換

七年令每歲止遣御史一員又設杭州荊州太平三處抽分每歲工部差官三員凡竹木等物抽十分之一十五年令南京龍江瓦屑壩二抽分局每年工部都察院各委官會同監督官查盤現數聽候領用變賣十七年設蘭州抽

分本州衛掌印官會同將河橋上岸捉獲木植每十分抽其二過河橋捉獲者盡數入官至嘉靖元年定通州抽分竹木局凡商販竹木曾經眞定九一抽分取有印信執照者止用九一抽分通前合為二八其未經抽分者仍用二八抽取六年裁革白河抽分竹木局官吏軍人其例應抽分竹木柴炭甎瓦等令廣積局帶管仍聽巡按御史督察

十年蘆溝抽分竹木局堆積木植朽壞每年終工部委官盤查變賣銀兩解部作正支銷

九年更定蘆柴木柴折銀例景泰間應天等處歲辦蘆柴以十分為率減免四分三分折鈔三分本色折鈔每束二貫五百文每一萬貫又折收銀二十二兩五錢至是令於蘆柴三分本色內以一半折銀每束二分俱送應天府收貯支用其折納木柴者每百斤折銀四分至抽分竹木原鈔者至是亦折銀漸益至數萬兩

武宗正德元年天下河泊所稅課司係王府奏討管業者不分久近令盡取歸官至嘉靖八年以王府分封日增稅糧日益不足凡河泊所稅課并山場湖陂除洪武永樂以前所賜不動外其餘一應奏討之數自本年為始將所入照數徵收存留府縣倉庫抵補王府祿米二十七年令各王府奏討山場稅課等地并楚府魚課稅課蘆洲店房俱還官徵租備邊

十一年始收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錢時鎮守太監黎雅請收香錢為祠中繕修費都給事中石天柱言祀典惟有東嶽神無所謂碧霞元君者淫祀非理不可許帝不省自是遂為稅額萬歷中歲入二萬兩

世宗嘉靖九年令凡山澤之利除禁例并民業外其空閒處聽民采取及入官備振

十年令煤炸已經蘆溝抽分者通積等局不許重徵

十四年煤炸每十分取其一至二十四年免抽分

二十五年戶部尚書王杲請收山場湖陂河道等稅以濟邊儲從之

穆宗隆慶元年八月命太監陳學抽木於眞定勿以郡佐參預初滹沱河設稅課司抽印木植主以通判而內臣止歲終印烙嘉靖四十五年命同知協同太監抽分至是太監李芳奏薦學廉靜可任始專委之工部吳時來力爭弗聽次年六月乃詔眞定抽分厰免差內官每歲首發一印信號簿令眞定府掌印官委同知逐日將抽到各木登記

隨時變賣銀兩貯庫候冰合之日繳部至萬歷二年眞定抽分廳令易州山廠主事帶管每年水發時商木奏集督同府佐照例抽分三年又從內官監奏眞定抽分仍差內官抽印

四年通州等五局除商販竹木板枋等照舊抽分外其䭾運木炭柴草俱免抽稅五年四月免林衡署果戶房號稅初永樂時有果戶三千餘後漸逃竄僅存七百餘戶嘉靖間復徵其房號至是果戶奏訴貧難帝亦憫之故有是命

神宗萬歷六年定天下所入魚課鈔銀等數　直隸永平保定河間大名四府鈔共三萬八千二百八十貫四十一文　應天蘇州鎭江廬州揚州五府共二十五萬四千二百七十一貫三百六十二文　常州府三萬四千九百一十八貫九百五十五文錢六萬九千九百六十四文　浙江十八萬二千九百六十九貫六百二十文　湖廣一百二十六萬五千四百二十四貫　山東三百四十四貫　河南七千二百六十八貫七百四十二文　陝西二萬三千九百十二貫九百四文　廣西二千七十九貫五百三十文　松江府銀五百五十七兩四錢六分有奇　太平府一百十七兩二錢四分有奇　江西一千四百八十兩五錢有奇　福建七千一百兩　四川二百二十七兩五錢七分有奇　雲南一千三百五十三兩七錢有奇米麥三百五十石有奇

二十八年正月令礦監王虎兼督理寶坻魚廠初永樂時設寶坻銀魚廠隆慶時止令估値備廟祀上供至是始以中官坐采又徵其稅武淸等縣非產魚之處增葦網諸稅且及靑縣天津矣內官陳增奏收南直雲臺山三官廟每歲香稅一千餘兩應比泰山事例從之

三十三年十一月免畿輔煤窰稅課內官監陳永壽進秋冬煤課銀帝曰畿輔煤窰係小民日用營生除官窰煤炸內監采用外民窰稅課盡停免之

熹宗天啟三年閏十月以皇子生詔蘆課竈課等雜稅不分起運存留除已徵在官外其小民逋欠者盡數蠲免

皇朝通考順治二年以寺臣條奏蘆政傳　旨訓飭太常寺典簿王文言條奏江南長江一帶荻蘆數千餘里中多腴地乞遣臺臣部臣以次淸查立爲蘆政以充國用得　旨江南初經歸附治平急務惟在安民王文言何得借端言利不准行四年裁山東明季牙雜二稅從巡撫丁文盛請也

九年革除江陰靑浦二縣坐派養牛雜稅戶部奏言江陰靑浦二縣有坐派養牛之稅實屬病民請嚴飭督撫按臣行府州縣官將牛牙雜稅等項止許於買賣市集照例抽收若有横派鄉民者指名參處

又定蘆課五年丈量例工部奏言計臣王永吉按臣秦世禎請以蘆政歸併有司誠以丈量催提等弊重爲民擾也但各州縣正項錢糧尚虧定額恐蘆課零星分散逋欠日多今後蘆課應仍歸主事管理每五年一丈量止丈新漲新坍之地漲者增額坍者開除不漲不坍毋得丈量以滋騷擾報可

十八年准巡按御史條奏蘆課六弊戶部議覆巡按江甯御史何可化條奏蘆課六弊坍沒之賠累宜豁收解之耗費宜革豪强之隱佔宜淸州書之飛灑宜禁佃竈之侵欠宜究蠲免之條例宜溥俱應如所請從之

又淸查各省蘆政工部議覆工科給事中王曰高條奏蘆政利弊四欵一嚴催徵以懲積欠一親踏勘以核實數一按地形以淸課額一酌久任以專責成俱應如所請得旨江南江西湖廣每省差滿漢司官各一員嚴行淸查

康熙二年免崇明縣加徵蘆課江甯巡撫韓世琦疏言崇明縣大糧田九千六十頃五十畝零除正賦外復徵蘆課銀八千三百八十餘兩實係一田兩賦亟請蠲豁部議應如所請從之

六年免廣東雜稅四千兩有奇廣東巡撫王來任請免粵東雜稅四千有奇以甦民困部議不准上特允之

十年准江南江西湖廣等省蘆課錢糧歸併地方官管理戶部奏江南江西湖廣蘆課錢糧原係地方官按畝徵收轉解監督衙門與各關差監督親收商稅者有別請嗣後停止差遣部員將蘆課錢糧歸併地方官管理從之

三十八年准內地商人往殺虎口外伐木入口販賣驗放輸稅工部議覆山西巡撫倭倫疏言殷實商人願往殺虎口外大靑山等處採木者請令其赴部具呈給票守口官兵驗明放行輸稅入口販賣查殺虎口外從無伐木之例應將該撫所請毋庸議得旨內外之民俱屬一體大靑山木伐賣商民均爲有益著照該撫所請行

四十八年除革私設牙行吏部議覆江南道監察御史張蓮條奏貿易貨物設立牙行例給官帖使平準物價乃地方棍徒於瓜果菜蔬等物亦私立牙行名色勒掯商民請敕部査稅課定例除應立牙行者照舊設立外其餘一切

私設盡數除革應如該御史所請從之

五十三年議准呼努呼河等處木植抽分差奉天部院司官一員管理工部議覆　盛京工部侍郎貝和諾疏言呼努呼河等處商人所販木植於十五根之內抽取一根請派　盛京各部才能司官一員抽分一年差滿更換應如所請從之

雍正七年免貴州軍田上契稅銀戶部覆准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疏言原任工部侍郎申大成條奏黔省軍田許照民田一體買賣每畝上稅銀五錢給契為業經九卿議覆准行但黔省軍田一畝之價可買民田四二畝應納糧賦一畝亦可抵民田二畝其每畝上稅契銀仰請豁免嗣後凡有軍田授受悉照常例報稅從之

十年免西寧煤稅奉　諭旨朕聞西寧北川口外白塔地方出產石煤附近漢土番回民人俱取販賣以為生計每馱納稅錢三十文西寧府委員收解充餉約計每年收銀一千九百餘兩近因西陲用兵之際西寧移駐兵弁較前為多率皆用煤以供炊爨煤價漸至昂貴若仍照例徵收稅銀恐價值不能平減於兵民均有未便著將應收稅銀寬免

十一年飭令各省額設牙帖報部存案　諭內閣各省商牙雜稅額設牙帖俱由藩司衙門頒發不許州縣濫給所以防增添之弊不使貽累於商民也近聞各省牙帖歲有增添即如各集場中有雜貨小販向來無藉牙行者今概行給帖而市井奸牙遂藉此把持抽分利息是集場多一牙戶即商民多一苦累甚非平價通商之本意著直省督撫飭令各該藩司因地制宜著為定額報部存案不許有司任意增添嗣後止將額內退帖頂補之處查明換給再有新開集場應設牙行者酌定名數給發亦報部存案庶貿易小民永免牙行苛索之累

十二年免黔省遵義府各山場小稅雲南廣西總督尹繼善等疏奏黔省遵義府除遵義仁懷兩大稅之外又有遵義縣小板山場綏陽縣永興山場桐梓縣新街山場共小稅銀四百十九兩零到場之物皆係遵義仁懷兩大稅處已經徵稅者查黔省原有各山板小稅久經豁免遵義向隸川省是以仍循舊規今既改隸黔省應請一例邀免以除民累得　旨遵義等縣山場小稅著照黔省通例一併加恩豁免

十三年禁止契紙契根并停徵收稅課議敘之例奉 諭旨民間買賣田房例應買主輸稅交官官用印信鈐蓋契紙所以杜奸民揑造文券之弊原非爲增課也後經田文鏡創爲契紙契根之法預用布政司印信發給州縣行之既久書吏夤緣爲奸需索之費數十倍於從前徒飽吏役之壑甚爲閭閻之累不可不嚴行禁止嗣後民間買賣田房仍照舊例自行立契按則納稅地方官不得額外多取絲毫將契紙契根之法永行禁止至於活契典業者乃民間一時借貸銀錢原不在買賣納稅之例嗣後聽其自便不必投契用印收取稅銀其地方官徵收稅銀多者停其議敘

乾隆元年除近海居民雜稅戶部覆准尚書甘汝來奏言邊海之地居民採捕魚蝦藉以活命其船則用單桅不能出洋貿易向祇於本縣給照稽其出入並不輸稅近聞各海關監督雖單桅船隻亦令請領關牌同雙桅出洋貿易之船一體輸鈔無論輸鈔之多寡即請領關牌一次已需規例四五兩不等請查明海疆單桅捕魚之船概免領牌輸餉庶海濱貧民得有生計至近海貧民資生無業有用竹篙取魚者有於埠頭養鴨者閩廣之間悉按篙按埠徵稅此項稅銀無多既非額稅所行即係官吏私征應令各該撫查明禁止從之免廣東歸善海豐惠來潮陽四縣加額漁稅並免粵東埠租奉 諭旨廣東山海輿區貧民多以捕魚爲業各縣俱有額徵海課爲數無多相沿已久後因歸善縣不肖知縣私取陋規加於額徵十數倍遂經撫臣定議加增魚稅一千餘兩作爲盈餘而海豐惠來潮陽三縣亦倣照加增海豐縣則增至四千餘兩惠來縣增至五百兩潮陽縣增至七百餘兩朕思粵東山多田少小民生計艱辛故以捕魚爲養贍之計今他縣魚租皆仍舊額而歸善等四縣獨徵收加重恐漁民輸納維艱非國家愛養黎元之意著將四縣加增之數悉行豁免仍照原額徵收其捕魚小船尤不應在輸稅之內再查粵東有埠租一項亦民間自收之微利前經地方官通查歸公爲湊修園基之費夫園基既動公項銀兩修築則埠租一項亦著一體免徵以免閭閻之煩擾該督撫可轉飭有司實力奉行毋使奸胥地棍借端私取致窮民不得均沾實惠

又免湖北太和山香稅奉 諭旨山東泰安州香稅朕已降旨豁免近聞湖北太和山凡遠近進香者亦有香稅一項著照泰安州之例永行豁免該督撫即飭令地方官實力奉行毋使奸胥土棍巧取滋弊

又復各直省契尾舊例廣東巡撫楊永斌奏向來未設契紙以前凡民間執契投稅官給司頒契尾一紙粘連鈐印令民間收執爲據蓋因田房稅契銀兩贏縮不齊若止就民間自立之契印稅則藩司衙門無數可稽不肖官吏得以私收飽橐而且民間交易之後往往延挨不稅候至官員離任之頃假託親知書吏或乞恩蓋印或量減稅銀彼匆忙解組之員多寡視爲幸獲豈能審察致詳於是遂有揑造假契乘機投稅致滋訐訟不休者是以會典開載凡買田地房產必用布政司契尾非惟防私徵亦所以杜揑造也迨後因用契紙而契尾之例遂爾停止今契紙既已革除而契尾尚未復設臣編給各屬令地方官粘連民契之後鈐印給發每歲奏銷之時將用過契尾數目申報藩司查考其稅銀如有贏縮思契尾之例係投契之時官爲印給不同契紙第由民間價買致有滋擾可比似應仍請復設照依舊例由布政使仍令儘收儘解庶可杜官吏侵收與奸民揑造之弊經王大臣會同戶部議奏得 旨如所請行

四年開三道溝及熱河八溝等處煤窰戶部議覆直隸提督永常奏三道溝至熱河八溝等處產煤之所請開挖煤窰以天地自然之利惠及兵民固屬因地制宜之法但三道溝等處俱係邊關塞外地方遼闊一設窰座人民叢集自應稽查防範並劄知欽天監委員前往相度於 行宮有無妨礙是日面奉 諭旨古北口外三道溝等處請開煤窰朕祇期於地方並無滋擾兵民實有裨益至於行宮不過暫時巡幸之所其有無妨礙不必議及又以牙帖歲增令各省嚴加核實奉 諭旨昔我 皇考惠養商民恐州縣牙行歲有增添以致奸棍爭奪抽分利息爲閭閻之擾累於雍正十一年 特諭令直省因地制宜著爲定額報部存案不許有司任意增添所降 諭旨甚明近聞江蘇各屬於額帖之外陸續請增者一縣竟有數十張以至百餘張不等此必州縣官員才識短淺聽信吏胥播弄借新開集場准其添設之例或舊業而揑爲新設或裁牙而混詳改充徒使貿易小民受其苛索莫可申訴江蘇如此則各省亦必皆然著該部即通行各省督撫該地方果有新開集場應設牙行者由府州核實詳司給發牙帖如非新開集場而朦混請添者即行題參從重議處五年議定請釐牙行之例向例每行認充經紀取具同行互保一人出具殷實良民甘結該管官加結送司給帖充應互結雖有殷實等保而互保之責成未經議

及今定鋪家拖累商人者將本牙行帖追繳勒限清還仍行給與若係牙行誆騙商人將互保行帖一併追繳勒限清還本牙更換互保行帖仍行給與倘逾限不完將互保之人一并更換牙行惟圖用錢任鋪戶坑騙客商者除逾限不完將牙行革退外仍將鋪戶責限追比其不足之項令牙行賠補牙行侵吞客賬者除逾限不完將本牙互保一體斥革外仍將本牙責限追比其不足之項令互保攤賠其追比之限期案欠數之多寡酌定至於以後客之貨挪補前客之欠衙門胥役多有更名揑姓兼充牙行者此輩倚勢作奸壟斷取利必致魚肉商民被害之人又因其衙門情熟莫敢呑之例追帖賠補

又奉　諭旨民間懋遷有無官立牙行以評物價便商賈其頂冒把持者俱有嚴禁近聞外省　移弱客之貨代償強客之欠該互保先行舉首免其治罪容隱者責令分賠牙行夥計人等侵吞客賬總照牙行侵申訴其爲市廛之蠹尤非尋常頂冒把持者可比所當亟爲查禁嗣後胥役人等冒充牙行作何定例嚴禁及地方官失於查察作何處分之處交該部定議具奏尋議各省衙門胥役現在更名揑姓兼充牙行者令地方官嚴查確例治罪侵食客貨貽累商人者發附近充軍該管官照例議處載入則例遵行從之准東省濟南等府開挖煤窰戶貲即行追帖勒令歇業並將胥役充補牙行之處永行嚴禁倘不法胥役仍敢更名揑姓兼充牙行應照更名重役部議覆山東巡撫朱定元疏稱東省生齒日繁山林所產樵蘇價直倍於往昔必須煤炭接濟查濟南府屬之章邱淄川泰安府屬之泰安新泰萊蕪肥城兗州府屬之寗陽滕縣嶧縣泗水沂州府屬之蘭山郯城費縣蒙陰莒州青州府屬之益都臨朐博山登州府屬之萊陽海陽等州縣俱有煤可採今議於產煤之處每窰立一窰戶民地以地主爲窰戶其官山官地以領帖輸稅之人爲窰戶照當稅之例領帖辦稅凡有僱用人夫必用本籍之人取具地隣等各結無許外方人等充冒致生事端從之

六年革除牙稅積弊戶部覆准河南巡撫雅爾圖奏稱懋遷有無小民日用之常而抽收稅課設立牙行所以通商賈而息爭端其有私收把持者均干禁例查牙戶一項原因從前州縣任意增添濫行給帖是以著爲定額毋許額外增添其有把持壟斷朋夥私充者例有治罪之條地方官理應實力奉行豈容於額設牙行之外另立名色攬累

商民今該撫所奏各省貿易集場及寨堡口岸於額設牙行之外竟有集主包頭攬頭名色朋比攘據任意勒索實爲商民之累自當通查禁革淸除積弊以便商民應行令各省督撫轉飭各該地方官嚴查禁革倘地方官奉行不力復滋前項弊竇亦卽指名查參從之

八年免浙江玉環塗稅奉 諭旨浙省溫台二洋爲漁船採捕之所從前玉環未經展復以前凡漁船在洋採捕者汛兵需索陋規無異私稅後因展復玉環該地方官惟恐經費無出遂將陋規改收塗稅以資經費之不足此一時權宜之計也而每年所委微末員弁及丁役人等往往借端苛索朕思濱海編氓以海爲田每歲出沒於風濤之中捕魚以餬其口生計淡泊應加軫恤況自玉環展復以來地方所有錢糧已敷公事之用無庸更收塗稅著將此項永遠革除

九年定稽察參山積弊事宜舊例商人領票辦參每票一張一人兩馱前往刨採而領票之人早已雇夫出口每票一張或三四人五六人不等經奉天將軍奏稱與其聽伊私雇人夫任意刨採不若嚴定人數給發腰牌請嗣後每領官票一張准其三人出口一人守馱炊爨兩人入山刨採給發腰牌三面以別眞僞至包攬飛參之棍徒應與產礦山場礦徒潛行偷挖約練接濟夥同分利者同科請嗣後拏獲包送飛參之人亦照此律究治惟是邊門所轄鞭長莫及難以防範如威遠堡邊門路通寧古塔黑龍江兩省商賈車輛往來不絕又如英額江淸二門雖無車輛出入多有馬馱私運至鹻廠靉河兩門並應添巡緝卽在各屬員內調補三年更換戶部議覆俱應如所奏從之

十一年准湖南衡州府城設立牙行戶部覆准湖廣總督郭爾達等疏稱郴桂二州界址雖屬毗連其水路所通一由永興耒陽地境出衡郡大河一由常寧地界出衡郡大河河道旣分運行各別其附近處所惟衡州府郡爲該二州往來舟楫必由之道實爲總會處所應於衡州府城設立牙行頒給印烙官秤先儘採買後儘客販當面議價該牙止在旁眼同兌交銀兩貨物以免爭競該牙行如有壟斷把持哄誘代買以及虧欠客本等弊卽行究革勒追另募頂充從之

又免廣東瓊州牛薪等項無著稅銀廣東瓊州府屬有應徵牛薪等項稅銀四千二百餘兩載在全書例應徵納經

該督撫查奏此項税銀內有無著銀一千七百餘兩實係畸零小戸難以照舊派徵奉　特旨永行豁免

十四年定應城縣徵收石膏税額署湖廣總督新柱奏言查得應城縣石膏徵税一項徵之於產膏地方之膏民者則曰膏税徵之於評膏價之經紀者則曰行税徵之河下裝運石膏之船戸者則曰河税歷來照數徵收報解令委員監收一年期滿監收膏税正餘并膏行河税銀共四千一十八兩九錢八分零內除膏税正額及耗羨并膏行河税以及經巡紙筆飯食暨贏餘項下解費銀兩外實贏餘銀二千二百六十兩九錢七分八釐零其餘收膏税已奉發有循環簿登填其秤係照部法較準逐行查秤設立木櫃令商人親塡完納部議應如所請得　旨允行

又更定税契之法先是民間買賣田房應買主輸税交官官用印信鈐蓋契紙以杜奸民揑造文契之弊經田文鏡創爲契紙契根之法於雍正十三年特奉　諭旨停止又於乾隆元年經廣東巡撫楊永斌奏請仍復契尾舊例覆准通行至是戸部議駁河南布政使富明疏奏請於業戸納税時將契尾粘連用印存貯每遇十號申送知府直隷州查對不知契尾經一衙門即多一衙門之停擱由一吏胥即多一吏胥之苛求甚且措勒駁查以致業戸經年累月求一執照當家而不可得應將所奏毋庸議臣等酌議請嗣後布政使頒發給民契尾格式編列號數前半幅照常細書業戸等姓名買賣田房數目價銀税銀若干後半幅於空白處預鈐司印以備投税時將契價税銀數目大字塡寫鈐印之處令業戸看明當面騎字截開前幅給業戸收執後幅同季册彙送布政使查核此係一行筆跡平分爲二大小數目委難改換庶契尾無停擱之虞而契價無參差之弊疏上如議行

十七年停止大宛二縣鋪面行税三年編審之例改爲按年徵收戸部議覆直隷總督方觀承等奏稱大興宛平二縣鋪面行税舊例分別上中二戸按則徵收三年編審一次原以杜隱漏之弊惟是編定之後如遇該年鋪面減少則將下戸陞作中戸中戸陞作上戸加徵税銀以符前數商民不無苦累如遇該年鋪面增多税亦因之而多而報解仍止此數徒供官吏之侵蝕欲行税之徵收皆歸實在誠莫若於鋪面之開閉隨時考核應請於每年二月令該二縣將各行鋪親身查點一次分別資本充裕者列爲上戸照例歲徵銀五兩稍次者列爲中戸照例歲徵銀二兩五錢並於由單內塡註明白地方官祗須按鋪給單按單收税無俟假手吏胥紛紛查報應如所請從之

二十年定蘆洲地畝坍戶以次撥補之例江西巡撫胡寶泉奏言蘆洲地畝坍漲靡常舊制五年丈量一次漲陞坍除嗣於乾隆十三年經部定議凡有坍塌洲地卽令業戶報官勘明註冊立案遇有淤漲按照報坍先後以次撥補倘有餘剩新淤官地召民認墾按則陞科通行遵照惟是蘆洲有有課無課之分凡濱江洲地先由水影次變沙灘又次爲泥灘爲草塌爲草坦至於漸積成洲然後納課計自水影以至成洲必經數十年單十餘年之久其成洲頗費工本及遇塌卸必屆大丈之年始行除課若有淤漲之地自應按照報坍先後俾復其業以完課額至於水影沙灘之地原無工本可費是以例不陞課卽有坍卸自不在撥補之列乃有奸猾之徒因定例未經分晰指明往往以無課之沙灘等項混爭撥補請嗣後將有課之洲報坍者挨順先後彙爲一冊按次撥補庶課額既定訟端可弭經部議覆應如所請凡濱江新漲之地查原舊有課之洲報坍者次第撥補至於水影沙灘等項雖稱未經陞課但小民承認多年希圖成業一遇坍塌旣不得與有課坍戶一例撥補至撥補餘剩之地若不量爲准撥恐失業之戶未肯甘心彼此復啟爭端情理殊未平允應令嗣後新漲地畝除儘有課坍戶補足之外倘有餘地卽將無課坍戶按照報坍先後酌量撥補再有餘剩始行召墾仍嚴行各洲戶安分息爭一聽官撥分別辦理疏上得　旨如議行

二十一年准　盛京大那祿等山場招商砍木納稅　盛京侍郎清葆奏寬奉大那祿等九處山場請勒限三年仍給各商領票砍木納稅至三年期滿仍將九處山場撥給台丁砍木如台丁內有不願領票者照例招商承領輸納稅課得　旨允行

二十三年核定順天府屬額設牙行順天府尹劉綸等疏稱順天府通判所屬牙行額設一千七十二名除節次裁去各牙一百五十八名外實在存留牙行八百四十九名連崇文門經紀四十二名每年共應徵銀一千五百兩有奇著爲定額至議裁之燒酒瓜茄青菜共二十三名停其募補并嚴禁坐地奸貰詐取牙錢其實係自種自賣以及零星肩挑背負售賣者不得使該牙等藉端需索從之

二十四年定山西穆納山徵收木植稅課山西穆納山木植久經封禁該處奸商藉此射利潛行偷砍地方胥吏需

索勒詐稱滋弊端　上命戶部郎中英廉會同巡撫塔永寧前往各山溝逐細履勘具奏產木山場共有四十七處屢經砍伐而可用之材尚多但山場荒僻路徑叢雜與黃河磴口處處相接可通水運亟應仰邀　諭旨竟弛其禁招商砍伐按料給與蒙古山價既可爲養贍窮乏蒙古之資材木運入內地又可供官民興作之用謹將招商開採設口稽查各事宜逐一詳議一稅口宜互相稽查也查穆納山木植運至山口即就山口驗量鑿用稅廠斧印派附近駐劄之薩拉齊協理通判兼司辦理至上游磴口木植必用查漢庫連磴口與托克托城河口兩處滙集或就近由陸路發往歸化城抑或竟由水路赴殺虎口河堡營轉運各處售賣請於兩處各設立稅口責成各該駐劄之通判經管並令歸綏道專司稽查以專責成一稅課山價宜彙同徵收分別解給也查從前議定商人認買穆納山木植每料長七尺厚七寸寬一尺交官價二錢八分今運送稍艱請酌中定以每料收木稅銀一錢二分至山價一項乾隆十七年奏定每料給與一錢今應仰體禕益蒙古之　恩旨每料酌增二分亦以一錢二分酌給行知烏喇特扎薩克差員赴歸綏道衙門領回養贍所屬窮乏蒙古每兩隨徵耗銀一錢以爲吏役飯食巡船紙張之用一商人工丁宜定數約束以免滋擾蒙古也今酌議召募殷實諳練者爲商總其散商或三四人或五六人不得過六名之數每商一名其名下砍運工丁不得過一百名給與該商人印照指定山溝分編字號在山伐運一稅廠應按時分別開停也查穆納山木植非藉黃河水運不能致遠黃河每年十月立冬冰合至三月清明後冰泮方能行運兩處稅口卽以酌定啟閉日期通報至開採數年之後大木無有所有商丁自應撤行查逐出山以免逗留滋事從之

二十五年定湖廣漢口等鎮牙行稅額湖廣總督蘇昌議覆湖北布政使公泰條奏牙行所完牙稅舊有上中下三等之殊江西牙稅上則納銀三兩中則納銀二兩下則納銀一兩湖北四通八達漢口一鎮更爲九省通衢商賈輻輳不減江浙等省乃檢查報部稅冊自黃州鄖陽與漢口等處比較輕重失宜應請將通省各牙行酌中定議上行完稅銀二兩中行完稅銀一兩下行完稅銀五錢查湖北漢口富商大賈絡繹往來洵屬貿易最盛之地其他如荊州府之沙市草市襄陽府屬之樊城安陸府屬之岳家口等處雖在市集中亦稱繁盛而往來客貨已較遜於漢口

其餘州縣之鄉村小鎮所有商販多係小村經營牙儈不過微利餬口不但與漢鎮懸殊即較之草市等處情形迥別今若改徵稅銀較之舊時上行加增三倍中下行俱加增兩倍有餘恐僻州縣鄉村小鎮之牙行完納不前轉致有名無實請將漢口草市沙市樊城岳家口等處牙行按照上中下則上行完稅銀二兩中行完稅銀一兩下行完稅銀五錢其餘僻邑村鎮上行完稅銀一兩中行完稅銀五錢下行完稅銀三錢其黃州鄖陽二處牙稅一體改正從之

二十六年議准徵收殺虎口油酒烟觔稅課并令守口員弁毋得禁止出口農器戶部議覆前任殺虎口監督期成額奏言口外烟油酒三項向係由內地興販出口赴彼貿易是以該處並未定有起課之例今蒙古地方頗種烟葉雜糧口內民人赴彼造作油酒烟觔在歸化城一帶村庄售賣應行令現任殺虎口監督將此三項與皮張雜貨均附於落地木稅按則抽納至奏稱鐵器到口收課守口員弁人等以久干例禁不准出口查戶部頒行關稅全書內鍋杓鋤犂等項俱經列有科則並未禁其出口嗣後行令監督詳細查明除廢鐵鐵料仍照舊禁止外如祇係農器及民間日用器物即行按則徵稅將名色件數註於票內無庸禁止從之

二十七年定烏嚕木齊鋪面園圃分等收稅例駐劄烏嚕木齊大臣旌額理奏該處商賈開設舖面房五百餘間墾種園圃三百餘畝覩其生理大小作為三等其園圃按年簿徵從之

二十八年議准在京牙帖額缺通融頂補戶部議覆順天府尹錢汝城等疏稱在京各項經紀多寡不齊一牙一帖統計額缺八百九十一名徵輸稅銀一千五百三十一兩例由順天府通判管理遇有事故懸缺報明募補復定為五年編審一次將各牙實在情形查明覆核現在桐油棉花紬緞藥材等項帖多貨少陸續告退六十四名乏人充補又白炭江米銅鉛等項帖少貨多分派城市不敷評價此絀彼盈難於酌劑請將現在懸帖六十四張發司查銷所遺懸缺即於貨多帖少之行准其認補飭司給帖按則輸稅實徵實解總不得逾原定牙帖八百九十一名之額使額帖不至虛懸虧課而市儈亦無從壟斷居奇自屬因時制宜酌劑變通之法應如所奏從之

二十九年令民間稅契無司頒契尾者首明即行補給其稅銀於原經手之州縣名下追完奉 諭旨前據湖

北按察使甯暢條奏民間田房稅契不粘連司印契尾者立限一年令業戶首明補稅以杜侵隱而稽假冒經戶部覆准並令各督撫分別定限報部查核夫隱匿漏稅若在民間自應查明令其補交若州縣官辦理稅契於契紙內鈐蓋印信並不粘用司印契尾是係不肖有司意圖侵肥入己所致其實小民應投稅銀業已照數輸納今乃令業戶首明補稅而不於原稅之州縣名下追還是百姓受重稅之累而侵隱之官吏轉安享其利於情理殊未得平著各該督撫詳悉出示曉諭凡民間有已經報稅並無司頒契尾者令其據實首明即行補給契尾其契銀毋庸重複補納以恤民力並查係何員任內經手除事在五年以前及該員已經身故者查明免其勒追外其現任及陞調各員著照原稅名數於各名下定限追完此次立法已後如再有止鈐契紙不連用契尾者各督撫即行查參治罪如此則閭閻既免重科州縣共知儆惕將來小契之弊亦可不禁自止著將此通諭知之

四十八年　諭據慶桂奏拏獲吉林等處私行挖參人犯永瑋因朕恭謁　祖陵前往辦理供應事宜是以見未及此著將慶桂奏摺抄錄寄永瑋閱看並著伊派委妥幹官兵于產參山廠通衢要隘及山谿僻處嚴行搜緝近年封廠停採原期護養參苗令其滋長今吉林等處拏獲私挖人犯至百餘名之多是有封閉之名而無其實反令不肖之徒得以倖獲何若仍行放票開採之爲愈也著自明年爲始仍行放票開採

九通分類總纂

卷二十六之二十八

九通分類總纂卷二十六　吳縣汪鍾霖甘卿輯

市糴類一

平準 均輸附

通典周制司市掌市之理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儥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人禁僞而除詐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凡理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凡市僞飾之禁在人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賈師掌其次之貨賄之理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儥者使有恒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

漢武帝征伐四夷國用空竭興利之臣自此始也桑弘羊爲大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元封元年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理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而許之時南越初置郡數反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帝數行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疋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諸均輸一歲之中帛得五百萬疋人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孝昭即位霍光輔政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使丞相御史相與語問以人所疾苦文學曰理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教道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無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均輸與人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行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趨末衆夫末脩則人侈本脩則人懿懿則財用足侈則饑寒生願罷均輸以進本退末大夫曰匈奴背叛數爲寇暴備之則勞中國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愁苦爲虜所俘乃脩鄣塞飾烽燧屯

戍以備之邊用不足故置均輸蓄貨長財以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是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罷之不便夫國有沃野之饒而人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人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西之丹砂毛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柟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氈裘兗豫河之漆絲絺紵養生奉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檝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也文學曰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蓄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化之是以近者親附遠者說德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夫道人以德則人歸厚示人以利則人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夫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況上爲之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人罪梯也夫古之賦稅於人也因其所工不求其拙農人納其穫工女效其織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作布絮吏恣留難與之爲市吏之所入非獨濟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人間之所爲耳行姦賣平農人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並收則物騰踊騰踊則商賈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吏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難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師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命曰平準準平則民不失職均輸則人不勞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也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故易曰通其變使人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乏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之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均輸所以通委財而周緩急是以先帝開均輸以足人財王者塞兼并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人豐年則貯積以備乏絕凶年歲儉則行幣物流有餘而拯不足也往時戰士或不得祿今山東被災賴均輸之蓄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饑人以振故均輸之蓄非所以賈萬人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振困乏而備水旱也古之聖賢理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理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爲庖故善爲國者以末易本以虛易實今山澤之材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司馬遷曰夫山西饒林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

漆絲聲色江南多柟梓薑桂金錫連丹砂犀象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人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人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巧者有餘拙者不足也越王句踐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鬬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闢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理國之道也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魏文侯時李悝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夫歲熟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故曰吾理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國孫吳之用兵商鞅之行法也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酆武王都鎬故其人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及秦文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徙櫟邑北郄戎翟東通三晉武昭理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人益玩巧而事末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巵薑丹砂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狄之畜畜牧爲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矜懻忮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人羯羠不

均自全晉之時已患其僄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卽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千蹄角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萩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巵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耎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鬬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理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人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坻漿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藁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個其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髹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巵茜千石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砂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疋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麴鹽豉千荅鮐鮆千斤鯫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他果菜千種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氐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俸祿弄法犯姦而富也盡推理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不可勝數夫纖嗇筋力理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畝拙業也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稽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

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雍一作翁）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伎也（理刀劒名）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也而濁氏連騎馬醫淺方也而張里擊鍾此皆誠一之所致也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耶非也

通考 王莽篡位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莽有所興造必欲依古經文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斡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以齊衆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各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采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諸取衆物鳥獸魚鱉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蠶桑織紝紡績補縫工匠醫卜及他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皆各自占所為於其所在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占不以實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諸司市嘗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為物上中下之賈各自用為其市平毋拘他所衆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綿之物周於民用而不售者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無令折錢萬物昂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其賈低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毋過旬日喪紀毋過三月民或乏絶欲貸以治產業者均受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

通典 後漢章帝時尚書張林上言宜自交阯益州上計吏來市珍瑤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詔議之尚書僕射朱暉奏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

續通典 唐德宗時趙贊請置常平官兼儲布帛於兩都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積米粟布帛絲麻貴則下價而出之賤則加估而收之并榷商賈錢以贍常平本錢帝從之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詔省司及諸府置稅茶場院自湖南至京六七處納稅以至商旅不通及州使置雜稅務交

下煩碎宜定合稅物色名目商旅即許收稅不得邀難二年敕應三京諸道州府商稅等多不係屬州府皆是省司差置場官特議改更貴除繁屑自今已後諸商稅並委逐處州府撲斷依省司常年定額句當辦集冀除生事之端不爽豐財之理

通考宋太宗皇帝太平興國七年詔應劍南東西川峽路從前官市及織錦綺鹿胎透背六銖欸正龜殼等宜令諸州自今只織買綾羅紬絹布木綿等餘並罷之五年又詔官中買物有元不出產處毋得抑配擾民

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言本路歲給諸軍帛七十萬民間乏有緡錢常預假於豪民出倍稱之息及期則輸賦之外先償逋欠以是工機之利愈薄請令官司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從之仍令優予其直自是諸路亦如之或蠶事不登則許以大小麥折納仍免其倉耗及頭子錢

皇祐中詔曰三司歲下諸路科買多出倉猝故物價翔踴傷民其度民所堪先期告戒若府庫有備勿復收市嘉祐三年樞密副使張昪請罷民間科率及營造不急之物其庫務物之闕供者在所以官分售之於是置減省司於三司命韓絳陳升之等總其事自是多所裁損矣初京師有雜買務雜買場以主禁中貿易景祐中嘗詔須庫物有缺乃聽市於雜買務皇祐中帝謂輔臣曰國朝懲唐宮市之弊置務以京朝官內侍參主之以防侵擾而近歲非所急物一切收市擾人甚矣乃申景祐之令使皆給實直其後內東門市民間物或累歲不償錢有司請自今悉開雜買務以見錢售之內出金帛欲易錢者舊付雜賣場至是又悉請送左藏庫計直易錢詔皆可之至嘉祐中復詔金帛付雜賣場以三司判官監視平估以售毋抑配小民

英宗治平四年三司言在京糯米有餘蓄請令發運司損和糴數五十萬石市金帛上京儲之榷貨務備三路軍需從之

神宗熙寧三年御史程顥言京東漕司王廣廉和買紬絹增數抑配率錢千課絹一匹其後和買并稅絹匹皆輸錢一千五百詔條析以聞時王安石右廣廉顥言不行祖宗時官市布帛依時直以濟用度其有預給直俾偕歲賦以輸公上謂之和預買然價輕而物重民力浸困其後官不給直而賦取益甚矣時右正言李常亦言廣廉以陳汝

羲所進羨餘錢五十餘萬緡隨和買絹錢分配於常稅折科放買外更取二十五萬緡請以顯言付有司行之不從

七月以京東預買紬絹并息錢五十萬緡賜常平易司四年遣李元輔變運川陝西路司農物帛、中書言物帛至陝西擇省樣不合者貿之糴糧儲於邊期以一年畢五年戶部上其數凡八百十六萬一千七百八十四兩三百四十六萬二千緡有奇

續通志宋制均輸市易之法自神宗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今天下財用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諸路上供每歲有常數年豐則便道可以多致而或不能贏年歉則物貴難以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發運實總六路之賦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稅爲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以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令預知中都帑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則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令本司具條例以聞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事賜內帑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慮其爲擾多以爲非向既董其事乃請置官設屬帝曰茲事鼎新脫有紛紜須朝廷堅主之使得自擇其屬向於是辟置衛琪孫珪張穆之陳倩爲屬權開封府推官蘇軾言均輸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買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用已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諫官李常亦論均輸不便時帝用王安石之說不用其言元豐二年詔市易舊法聽人賒錢以田宅或金銀爲抵當無抵當者三人相保則給之

通考五年詔曰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爲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內藏庫錢帛選官於京師置市易務先是有魏繼宗者自稱草澤上言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爲天下於是中書奏在京師市

易務監官二提舉官一句當公事官一許召在京諸行鋪牙人充本務行人牙人內行人令供通已所有或借他人產業金銀充抵當五人已上充一保遇有客人物貨出賣不行願賣入官者許至務中投賣句行人牙人與客人平其價據行人所要物數先支官錢買之如願折博入官物者亦聽以抵當物力多少許令均分賒請相度立一限或兩限送納價錢若半年納即出息一分一年納即出息二分以上並不得抑勒若非行人見要物而實可以收蓄變轉亦委官司折博收買隨時估出賣不得過取利息其三司諸司庫務年計物若比在外科買省官私煩費即亦一就收買故降是詔又以贊善大夫戶部判官呂嘉問提舉在京市易務仍賜內藏庫錢一百萬緡京東市錢八十七萬緡爲市易本錢其餘合有交鈔及折博物令三司應副　時三司起請市易十三條其一云兼并之家較固取利有害新法令市易務覺察按置御批削去此條　七年詔權三司使曾布翰林學士呂惠卿同究詰市易事先是帝出手詔付布謂市易司市物頗害小民之業衆言諠譁布乃引監市易務魏繼宗之言以爲呂嘉問多取息以干賞商旅所有者盡收市肆所無者必索率賤市貴鬻廣裒贏餘是挾官府爲兼并也王安石具奏明其不然乃更令惠卿偕布究詰之布即上行人所訴並疏惠卿姦欺狀且言臣自立朝以來每聞德音未嘗不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固已凜凜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嘉問奏近差官往湖南販茶陝西販鹽兩浙販紗皆未敢計息臣以爲如此政事書之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五月乃詔章惇曾孝寬即軍器監鞫布所究市易事又令戶房會財賦數與布所陳異而呂嘉問亦以雜買務多入月息錢不覺皆從公坐有差未幾布褫職與嘉問皆出守郡魏繼宗仍奪秩勒停初市易之建布實預之後揣帝意有疑遂急治嘉問而惠卿與布有宿怨故卒擠之而市易如故　九年中書言市易息錢并市利錢總收百三十三萬二千緡有奇詔呂嘉問等推恩有差自後凡二年一較　十年定上界本錢以七百萬緡爲額不足以歲所收息益之其貸內帑錢歲償以息二十萬緡

哲宗元祐元年外內監督市易及坊場淨利錢許以所入息并罰錢比計若及官本者並釋之　紹聖四年復置市易務唯以錢交市收息毋過二分勿令貸請　元符三年市易務改名平準務

哲宗紹聖元年戶部言兩浙蠶絲薄今歲和買幷稅紬絹請令四等下戶輸錢易左帑等紬絹用之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尚書省言預買錢多人戶願請比歲例增給詔諸路提舉司假本司剩利錢同漕司來歲市紬絹計綱赴京左司員外郎陳瓘言預買之息重於常平數倍人皆以爲苦何謂願請今復創增雖名濟乏實聚斂之術大觀元年以坊郭戶預買有家至千匹或四五百匹者令諸路漕司詳度以聞政和元年臣僚言兩浙因紹聖中王同老之請和買幷稅紬絹匹有頭子錢又收市例錢四十例外約增數萬緡以分給典吏等多者千餘緡少者五百緡於是詔罷市利錢政和六年成都路官戶預買許減其半後河北諸路皆如之既而臣僚言二浙官戶猥多請均和預之數乃照舊嘗全利者如舊七年詔和預買絹本以利民比或稍償雜物或徒給虛劵爲民害多其令漕司會一路之數分下州縣經畫不以錢而以他物不以正月而以他月給者以違制論

高宗建炎三年車駕初至杭州朱勝非爲相兩浙運副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紬絹歲爲一百一十七萬匹每匹折納錢兩千計三百五萬緡省以助國用詔許之東南折帛錢自此始折帛和買非古也國初二稅輸錢米而已咸平三年始令州軍以稅錢物力科折帛絹而於夏科輸之此夏稅折帛之所從始也大中祥符九年內帑發下三司預市紬絹時青齊閒絹匹直八百紬六百官給錢率增二百民甚便之自後稍行之四方寶元後改給鹽七分錢三分崇寧三年鈔法既變鹽不復支三分本錢亦無九月御筆朕累下寬恤之詔而迫於經費未能悉如所懷今聞江南和預買絹其弊尤甚可下江浙減四分之一以寬民力仍俵見錢違寘之法

淳熙十一年臣僚言浙東和買紹興路偏重浙西臨安府偏重尋論兩浙漕臣錢沖之臨安守臣張杓條奏又言和買科取人皆規避田愈多則折戶愈不一其始也數及上戶而中戶不與其後也上戶巧爲規避而中戶不得免乾道二年每物力戶二十一千數和買一匹至淳熙七年十五千數一匹數年後可知也其弊皆由不以田畝均數其害至此惟平江一郡和買皆畝均故民之詭名少望先自浙東西行以畝均敷之法則民不偏受其害

光宗紹熙元年臣僚言廣德軍兩縣物力不多而和預買絹乃二萬六千餘匹視他郡十倍其數民何以堪戶部看詳紹興三年已減一萬一千一百餘匹後因守臣胡彥國於經界時妄復元數民不勝困於是江東運副林岍奏

增復之數姑減一半漕司通融代納三分之一餘二分倚閣令本部更與抱認一分餘一分令本軍措置從之三年臣僚言今日取民已重未能蠲除使之均平民亦無怨然有甚不均者夏稅和買之有折帛官戶則多納本色秋米之有加耗官戶則止納正數和糴非正賦不得已而取之乃止敷民戶而不及官戶夫有官君子居位食祿正宜率先鄉里以應公上之需乃恃勢自私如此不均孰甚焉望申嚴諸州縣應折變加耗科敷之類官民戶並一槪輸納違許內外臺劾奏從之祕書郎孫逢吉言和買爲民間白著之賦雖正月給散本錢之法尚載令甲而人戶鈔旁亦有見錢請給之文然上下皆知其爲文具也中興之初絹價暴增匹至十貫高宗念下戶重困乃令上戶輸絹下戶輸錢於是有折帛之名匹折六貫或七貫和議既定物帛稍賤又令輸紬者以八分折錢輸絹者以三分折錢餘輸本色遂爲定制朝廷以經費之故未能裁損州縣又於此外苛取民力安得不重困哉　侍御史林大中論江浙四路和買之弊略謂今日東南所入之數較之祖宗時已不啻數倍掌計之人倘循中制取之一歲之入自足以給一歲之用苟爲國斂怨所得少而所失多矣時東南諸路歲起紬三十九萬匹絹二百六十六萬匹綾羅絁三萬餘匹其淮福衣及天申大禮與綾羅紬總五十二萬匹有奇皆起正色其紬絹二百□十六萬餘匹約折錢一千七百餘緡而綿不與焉

續通考寧宗慶元二年五月減諸路和市折帛錢三年帝初郎位郎詔兩浙江東西和買紬絹折帛錢太重可自來年匹減錢一貫五百文三年後別聽旨所減之錢令內藏封樁兩庫撥還至慶元元年戶部侍郎袁說友上言臨安餘杭二縣和買科取之弊乞將餘杭縣經界元科之額配以絹數不分等則以二十四貫定敷一匹衮科而下足額而止捐其餘以惠末產之民如此則吏不得而制民民無資於詭戶亦救弊之良策也詔令集議是年議上　所奏行之

通考嘉泰二年判建康府吳琚奏本府在城上元江寧兩縣昨因兵火遂將營運和買綿絹數在外三縣內句容除元額外增絹二千一十九匹綿二萬一百六十兩繼嘗請減於朝而時相無田土在句容獨不與減今欲與盡減續增之綿永除下邑偏重之害本府自行承認減數並可

續通考開禧三年詔紹興府均敷和買先是孝宗乾道九年祕書郎趙粹中言兩浙和買莫重於紹興而會稽爲最緣田薄稅重詭名隱寄多分子戶自經界後至乾道五年累經推排減落物力走失愈重民力困竭若據畝均輸可絕詭戶之弊淳熙八年詔兩淮漕臣吳琚與帥臣張子顏措置子顏等言勢家豪民分析版籍以自託於下戶是不可不抑然弊必有原謂如浙東和買凡二十八萬一千七百三十有八合台明衢處婺之數不滿一十三萬而紹興一郡獨當一十四萬六千九百三十有八則是以一郡䡄五郡之輸而又贏一萬有奇此重額之弊也又如貧牛物力以其有資民用不忍科配酒坊鹽亭戶以其嘗趁官課難令再敷至於坍江落海之田壞地漂沒僧道寺觀之產或奉詔蠲免而省額未除不免陰配民戶此暗科之弊也二弊相乘民不堪命於是規避之心生而詭戶之志起舊例物力三十八貫五百爲第四等降一文以下即爲第五等爲詭戶者志於規避往往止就二三十貫之間立爲砧基今若自有產有丁係眞五等依舊不科其有產無丁之戶將實管田產錢一十五貫以上並科和買其一十五貫以下則存而不敷庶幾僞五等不可逃眞五等不受困於是詔紹興府攢宮田園諸寺觀延祥莊并租牛耕牛合蠲和買並於省額除之坊場鹽亭戶見敷和買物力及坍江田放生池合減租稅物力並覈實取旨十一年臣僚言兩浙東西四路和買不均之弊送戶部給舍等官詳議鄭丙邱密議畝頭均科之說至公至平詔施行之十六年知紹興府王希呂言均敷和買曩者亟於集事不暇覈實一切以爲詭戶而科之於是物力自百文以上皆不免於和買貧民始不勝其困乞將紐科和買二萬五十七匹有奇盡放則民被實惠矣於是詔下戶和買二萬五十餘匹往催一年又減原額四萬四千匹有奇均敷一節令知紹興府洪邁從長施行光宗紹熙元年邁定其法上之詔依所措置推行至是又申此詔紹興貧民下戶稍寬矣　嘉定二年命臨安府物價俱給見錢以臣僚言輦轂之下買物於鋪戶無從得錢凡臨安府未支物價令即日盡數給還是後買物須給見錢違者許陳訴於臺

續通考十一年夏五月臣僚言鄱陽爲邑經界之初稅錢額管八千六百四十二貫有奇每稅錢一百文敷和買六尺四寸八分有畸吏緣爲姦有增益積至嘉定九年遂及七尺五寸六分又且見寸收尺謂之合零就整去年復頓增三寸以最小崇德一鄉言之嘉定九年分額管五百貫文有奇敷和買絹九百三十餘匹去年只管九百四

十貫有奇乃增至九百五十五匹可知其他乞明詔有司痛爲革絕從之

續通考理宗嘉熙三年令諸路州縣官司買物並以時直不許輒用官價違者以贓定罪自隆興元年詔軍興以來一應收買軍需蓋造營寨之類並係科撥錢糧和買措置尚慮官吏夤緣掊斂不即還直許令人戶越訴監司按治以聞淳熙元年罷市令司詔官司收買物色並依民間市價不得科抑減尅如違以違制論臨安府及屬縣交易儈保錢豁減十之五七年詔諸路州縣亦如之至是臣僚言今官司以官價買物行鋪以時値計之什不得二三重以遷延歲月而不償胥卒並緣爲姦積日既久類成白著至有遷居以避其擾改業以逃其害者甚而日用所需瑣瑣之物販夫販婦所資錐刀以營升斗者亦皆以官價强取之終日營營而錢本俱成乾沒商旅不行衣食路絕乞申嚴禁從之

度宗咸淳元年閏五月以錢三十萬命臨安府通變平物價

遼太宗置南京城北有市百物山偫命有司治其征餘四京及他州縣貨產貿遷之地置亦如之時南京外城謂之漢城分南北市中爲看樓晨集南市夕集北市又上京南城亦謂之漢城南當橫街各有樓對峙下列井肆

天顯四年七月觀市

聖宗統和三年十一月禁行在市易布帛不中尺度者六年七月觀市至十九年七月又觀市二十一年五月又觀市　七年三月詔開奇峯路通易州市時以南北府市場人少宜率當部車百乘赴集故有是詔

興宗重熙十六年七月觀市至二十一年七月又觀市

道宗咸雍七年四月禁布帛短狹不中尺度者至太康七年十一月除布絹尺度短狹之令太康六年七月觀市

金海陵正隆六年四月詔汝州百五十里內州縣量遣商賈赴温湯置市時幸汝州温湯故有是詔

世宗大定二十四年八月詔免上京今年市稅

章宗明昌元年七月詔罷西北路蝦蟆山市場承安元年五月以久旱徙市五年正月如春水諭點檢司車駕所至仍令百姓市易泰和三年四月諭省司官中所用物如民間難得毋强市之

續通志 宣宗興定三年議行均輸又敕和市邊城均輸毋得折配貧民

元世祖中統四年詔立燕京平準庫以均平物價至元二年立諸路平準庫

續通考 十三年正月立回易庫於諸路凡十有一掌市易幣帛諸物敕大都路總管府和雇和買權豪與民均輸三月又敕上都和雇和買並依大都例至十八年九月敕大都新安縣民和雇和買十九年九月命軍站戶出錢助民和雇和買先是十六年十月張融訴西京軍戶和雇和買有司匿所給價鈔計萬八千錠官吏坐罪以融爲侍衛軍至是又有是命至二十八年二月伊蘇岱爾等言近制和雇和買不及軍家今一切與民同詔自今軍勿輸三十年十一月敕中書省凡出征軍毋以和雇和買煩其家　二十二年正月從右丞盧世榮奏立市易司世榮奏隨朝官吏增俸州郡未及可於各都立市易司領諸牙儈人計商人貨物四十分取一以十爲率四給牙儈六爲官吏俸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糧餽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興等路以官錢買幣帛易羊馬於北方選蒙古人牧之收其皮毛筋骨酥酪等物十分爲率官取其八二與牧者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善之

成宗元貞元年十二月詔大都路凡和雇和買及一切差役以諸色戶與民均當二年正月詔蠲兩都站戶和雇和買至大德元年十二月免上都至大都并宣徽等十三站戶和雇和買七年三月追收原降除免和雇和市璽書大德三年十二月詔諸路和市價直隨給其主違者罪之

武宗至大四年三月禁諸王駙馬經過州郡不得非理需索應和雇和買隨即給價

仁宗延祐七年十一月平章政事特們德爾言和市織幣薄惡由董事者不謹請免右丞高昉等官仍令郡縣吏造

徵其原直不許

明制內外軍民官司並不得指以和雇和買擾害於民如果官司闕用之物照依時直兩平收買或客商中買物貨隨即給價如減駁價值及不即給價者赴告上司以不應治罪凡民間市肆賣買貨物價值須從州縣親民衙門按月從實申報上司以憑置辦軍需等項照價收買又各府州縣每月初旬取勘諸物時估逐一覆實依期開報毋許高擡少估虧官損民上司收買一應物料照依按月時估兩平收買給價毋致虧民及縱吏胥舖甲剋落作弊

太祖洪武元年十二月命較勘斛斗秤尺并定時估物價詔中書省命在京兵馬司并營市司三日一次較勘街市斛斗秤尺并依時估定其物價在外府州各城門兵馬一體兼領市司

續通志洪武二年令內外軍民官司並不得指以和顧和買擾害於民如果官司缺用之物照依時值對物兩平收買或客商中買物貨並即給價如或減駁價直及不即給價從監察御史按察使體察究治之以後亦不置平準均輸之制云

續通考成祖永樂五年五月命有司歲辦物料悉給官錢非土地所有者禁勿取開平衛卒蔣文霆言今有司歲辦各色物料里長所領官錢悉以入己名為和買其實強取於民萬不償一若其土產尚可措辦況非土地所有須多方徵求以致傾財破產者有之凡若此者非止一端今後宜令有司除常賦外妄取民一錢者以受財枉法論其各色物料非土地所有者禁勿取從之

仁宗洪熙元年六月趣中官在外采辦者還罷所市物詔各處閘辦金銀鈔造紙劄坐買靛青除已閘辦造完見收在官者解送外餘悉停罷以蘇民力其原差官員等速即回還如託故稽遲以違制論又巡按浙江御史尹崇高奏所差內官內使於浙江市買諸物每物置局拘集動擾供給繁勞朝廷所需甚微民間所費甚大宜皆取回惟令有司買納帝諭尚書吳中等曰差遣中人本出權宜豈知勞擾如此今詔書已罷買諸物若買完者即令回京未完者悉皆停止又諭尚書夏原吉等曰各處軍民艱難已甚凡在先有坐派造辦紵絲紗羅氈段香貨銀硃金箔及海味果品等物即遣人馳驛往諭已辦完在官者令原差監辦官管運回京未辦者悉停罷如歲額不在此例仍前科擾民者罪不赦七月諭工部察懲有司買辦物料短給價者副都御史弋謙言朝廷買辦諸色物料有司給價十不及一況展轉尅減物主所得幾何且一夫耕作除夏秋二稅所存無幾苟再侵耗民不貧困者寡矣願今後欲有買辦如果不係軍需急用之物乞且停止候民力完實年穀豐稔然後派買實為民便帝曰科買諸物每令賞與價錢虧價損民有司之過宜速行戒約有不悛者必加之罪八月內官鄭和等奏奉敕修理南京宮殿當用金箔請令有司市買命於天財庫支鈔買用須依時直勿虧小民時應天府尹薛均奏自永樂二十年至今年六月工部及光祿寺

買民間緞匹等物價鈔乞於南京天財庫給民帝諭戶部曰有司不恤民如此其速支給今後官買物不即給直者罪坐有司十一月尚書吳中言制造御用物料不足帝曰服食器用當從樸素所用物料就庫藏中給取不必買於民十二月尚書夏原吉奏官買順天府民絲漆等物當給價鈔而所司折以靛青未便帝曰靛青非染工不用如不言幾虧民矣其悉給鈔靛青收貯以俟別用

宣宗宣德二年三月敕買事神之物毋得擾民太常寺奏犧牲所羊少不足供祭請支價遣官收買於平陽府帝曰朕昔侍皇考見太常寺奏買犧牲聖意惓惓以事神爲重愛民爲心盖事神之物若有一毫損民民心不悅神必不享爾等當體此意自是年之後每遇祀事必以爲誠四月停陝西買辦諭尚書吳中曰陝西去年薄收百姓艱難一切買辦之物悉停止

三年三月命各倉斗斛一準洪武中制度各倉官爲較勘印烙木籌上刊年月及提調官吏姓名亦用印烙凡官斛籌非官印烙者不用私造者問罪至七年令重鑄鐵斛每倉各以一給之永爲法則較勘行使四月令從公買辦毋蹈前弊帝聞買辦物件支官錢屢有告訐剋減者故有是令

五年二月詔凡土產之處如收買數多量免他役以優恤之不許概於不產之地收買科擾至八年令各處買賣諸色物件聽差殷實大戶齎價於出產地方收買供用四月以各處旱下寬恤詔凡坐派買辦采辦物件及虧欠孳牧牲口并一應紙劄悉行蠲免九年正月以揚州淮安鳳陽徐州等府州縣連歲亢旱敕巡撫侍郎曹弘一切買辦盡行停止越數日又詔買辦銅鐵諸物俱待秋成後減半解納所遣官員即令回部

十年正月復敕停罷南京工部及各處買辦物料　六年十二月內官袁琦等以采辦爲名虐取財物伏誅內官袁琦狡險欺謾假以幹辦公務奏遣內官內使凌辱官吏毒虐軍民恣肆貪婪金寶錦綺以千萬計特伏凌遲并斬阮巨隊等十人敕天下諸司知之九年令應天府買辦物料於都稅司支鈔給主

英宗初罷諸處采買及造下西洋船木諸冗費　正統元年令部頒鐵斛等於倉庫各布政司府州縣倉分歲收糧五十萬石及折收倉庫歲收布絹等物十萬匹以上者工部各給鐵斛一銅尺木秤各一是年二月陝西按察副使

金濂奏西安原降鐵斛銅尺木秤便於收支今甘肅等衛倉庫因無前項斛與尺秤作弊多端乞行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悉照原式成造以憑收支較勘九月儹運糧儲總兵官各處巡撫侍郎至京會議軍民利便事宜一蘇松諸處官倉原有洪武中頒降鐵斛升斗年久廢失出納之際軍民受弊應令府縣量給合用鐵斛升斗備料送付南京工部會官依式鑄造頒給備用命准行之　二年命御史會同戶部及府縣官監視買辦物料凡買辦物料戶部委官一員會同府縣委官拘集行鋪估計時價關出官錢仍委御史一員會同給與鋪戶收買送納至三年又令遇有買辦之類皆估計價鈔數目照舊具奏限一月內赴庫領散不許過違　八年又令朝廷所用物件免有司買辦查出產地方於存留糧內折收解京沿途官司應付船隻脚力南直隸府并山東者送北京該衙門收江南廣東浙江湖廣江西四川者送南京該衙門收歲終具奏　九年令歲用果品厨料照舊支領官錢派買不許於存留糧內折徵又凡遇造作等項急用物料止於官庫關用有不敷者方許具奏先給官價派買　四年四月敕遼東都司衛所凡祭祀儀物俱照洪武定例支取官錢兩平收買毋許科斂害人從署都指揮僉事畢恭言也

景帝景泰二年頒等秤天平於內外令工部成造等秤天平各四十頒給戶部及在外收支衙門掌管用使其所屬各許依式成造應用六年令京城內不係長久開鋪及小本買賣俱免買辦

憲宗成化元年六月命光祿寺祭祀筵宴等俱循舊例買辦每年牲口不許過十萬果品不許粘砌至四年給事中陳越言光祿市物槩以勢取負販遇之如被劫掠夫光祿所供昔皆足用今不然者宣宗過額侵漁妄費也大學士彭時亦以為言請照宣德正統間例斟酌供用禁止買辦於是減魚果歲額十之一　二年五月命內官監斟酌年例物料其急於用者出內帑銀市之不急者姑已之工部奏內官監請促辦年例物料若松木炭等共計七百七十七萬有奇緣四方水旱相仍民困已甚若復徵需似乖初年明詔與民休息之意帝以小民貧困正當寬恤故有是令五年命重發鐵斛依式置造以為永久定規以新舊鐵斛大小不一仍命工部照洪武年間鐵斛式樣重新鑄造發江南江北山東河南兌糧諸處令兌糧官員依式製造木斛送漕運衙門較勘印烙給發交兌至十五年又令鑄鐵斛頒給江西湖廣二布政司及各兌糧水次并支糧倉分較造木斛印烙收用其鐵斛仍識以成化十五年奏准

鑄成永為法則十三字及監鑄官員匠作姓名於上是年復令京城內外并順天府所屬地方凡諸色貨物行人倣式製造平等斛斗秤尺天平等赴官較勘印烙方許行使違者如律治罪知情扶同互相借用者事發一體究治

孝宗弘治元年命光祿減增加供應初光祿供預支官錢市物行頭吏役因而侵蝕乃令各行先報納而後償價遂有遊手號為報頭假以供應為名抑價倍取以充私橐御史李鸞以為言帝命禁止七月罷鎮守內外官采辦先是仁宗時令中官鎮守邊塞英宗復設各省鎮守又有守備分守中官布列天下及憲宗時益甚購書采藥之使搜取珍玩靡有孑遺抑買鹽引私采禽鳥糜官帑納私賂動以巨萬計太嶽太和山降眞諸香通三歲用七千斤至是倍之內府物料有至五六倍者孝宗立頗有減省至是時甘肅巡撫羅明言鎮守分守內外官競尚貢獻各遣使於所屬邊衛搜方物名曰采辦實扣軍士月糧馬價或巧取番人犬馬奇珍且設膳乳諸房僉罰役造酥油諸物比及起運沿途驛擾乞悉罷之報可　八年八月令各處歲辦非土產及有事故皆酌價赴京收買給事中戴銑言各處歲辦多非土產勞費不堪宜令實開土產有無造冊送部會派之時有者仍納本色其非土產及兵荒事變令通融酌量齎價赴京收買從之至正德元年正月給事中周璽等言近來工作日繁科派日增皆近倖好興土木藉此占役軍夫規取料價且因勞以邀賞耳今後物非土產宜勿派工役果不可已者令部科估計後奏行下所司知之

武宗正德元年頒銅法時議准工部行寶源局如法製造銅法三十二副每副大小二十箇俱鏨正德元年寶源局造字號送部印發浙江等布政司及各運司并南直隸府州各依式樣支給官錢一體改造用使　二月命重刊戒諭收納之旨於諸司永示遵守給事中鄒軒等奏內府各監局各庫各倉場及各門內官內使人等每緣收納錢糧刻削無厭先帝晚年洞察民隱頒旨戒諭今復玩愒恬不知畏諸所解納百方巧取粟米布絹價倍時估民甚苦之宜令諸司重刻諭旨懸布遵行凡故違者罪無赦

世宗嘉靖二年勅市易諸法凡城市鄉村諸色牙行及船埠頭准選有抵業人戶充應官給印信文簿附寫客商船戶住貫姓名路引字號物貨數目每月赴官查照私充者杖諸物行人評估物價或貴或賤令價不平者計所增減之價論罪買賣諸物兩不和同而把持行市專取其利及販鬻之徒通同牙行共為姦詐者杖若見人有所買賣在

旁高下比價以相惑亂而取利者笞凡私造斛斗秤尺及作弊增減者官降不如法者提調官失勘者其在市行使不經官司較勘印烙者倉庫官吏私自增減官降收支不平者監臨官知而不舉及失覺察者凡造器用之物不堅固眞實及絹布等紕薄短狹而貨賣者各定罪有差　四月令京城辦納物料皆先給與價給事中汪應軫等請革京城鋪戶言古者徙豪傑以實京師我朝亦有富戶皆重根本至於和買之法則自宋南渡始殊非善政今和買不給直獨累京城以戕根本其不善尤有甚焉臣以爲革之便如不可革則宜照例給價務在兩平事下戶部議覆請令戶工二部凡辦納物料皆當先給以價從之　二十七年五月給事中羅崇奎等言諸商重困之弊帝嘉納之時戶部言京師召集諸商納貨取直內則據諸司之遞闕實收外則據兩縣總部九門官之時估情法適中公私均便邇者民僞日滋初意漸失其入官應役者皆傭販賤夫漂流弱戶有司利其無援輒百方牟奪之而富商卽有一二置籍往往詐稱窮困旋入旋出非所以安人心而一治體也請以十年爲率命科道官一爲清理貧者除之富者卽豪强不得隱匿帝命科道官如議選委命審覈戶口徧置尺籍務在公平足以經久旣而崇奎等復言部臣之說意在革弊而未悉弊源竊謂今日諸商所以重困者其弊有四夫物有貴賤價有低昂今當事者賤則樂於減貴則遠嫌而不敢增一也諸商殫力經營計早得公家之利而收納不時一遭風雨遂不可用二也旣收之後經管官吏代不常不卽給直或遂以沈閣三也幸給直矣而官司折閱於上番校齮齕於下名雖平估而所得不能半之四也四弊不除竊恐編審未久而潰亂又隨之矣臣以爲宜先去四弊而不必復爲編審卽編審亦不必科道其各場監收主事滿一歲然後代毋數更易帝嘉納其言令戶部參酌行編審用科道官仍如前議　三十一年更定時估法自本年爲始每半年一次將供用等庫并各倉場合用糧草等項令山東河南二道管糧官員查訪行令宛大二縣造冊送科道與巡視中城御史及該司與九門委官公同參酌如先估與市價相合不必更易其間物料時有貴賤價有低昂應增應減務酌量時直上半年不過正月下半年不過七月依期照例會估三十三年又行令十三布政司南北直隸所屬凡遇會派年例錢糧務以京估爲準有餘者減不足者增

穆宗隆慶四年六月戶部條議恤商六事從之　一定時估物價與時低昂而錢糧因時辦納若先時估計則貴賤無

憑此後估價上半年定於五月下半年定於八月務隨時估價不得執一一議給價太倉關各草場料草原數少者給以全價數多者給以三分之一完日補給皆以時估爲率一嚴禁革各庫監局及牛羊象馬房等倉西安等門典守官吏有索求抑勒者悉治其罪一裁冗費量減各倉場草束斤數及脚夫庫秤之冗食一酌坐買凡草料數多一時難猝辦者量於秋冬孟月坐買不得仍前全坐致費高價陳草發賣或如數補放未給價者速給之一公僉報各商果貧困不能供役者具狀驗實方許舉保富戶更代

神宗萬歷九年命加減物料價銀令九門鹽法委官會同科道將各倉場料草及各庫物料價銀參酌往年近日舊冊量加增減著爲定規以後非物價大相懸絕不得再行會估

熹宗天啟元年三月戸部尚書汪應蛟覆奏甲丁庫錢糧四款從之一免稅謂丁字庫油漆銅錫等項旣派商辦納復照單比稅各商何堪宜移知宣課司凡召辦俱免納稅以滋重困一革鋪墊謂外解錢糧鋪墊已屬陋規此外復有茶果見面科斂名色宜嚴諭庫璫盡行裁革一截支謂商價不給輒以揭借傾家今後召買必先給價如恐領銀虛冒應照截支之議錢糧收到卽給價銀未完之數另行追比續完之價再爲截支一平估謂京師物價騰貴先年會估較今價不啻天淵容移知巡視諸臣及劄九門鹽法部司等官會同估直照時價通融增減仍責商人召辦物料依期進納悉從所請至三年六月給事中郭興言等奏京師有上納之錢糧便有鋪墊之常例敲骨剝髓牢不可破先年巡青商人止借辦草場草料尚苦不支後因十庫商人巧爲脫卸致令巡青商人代辦十庫錢糧貧役重累膏盡血竭查萬歷四十八年以前商人無十庫之累夏秋估價毫不假借每歲費銀止二十七萬餘兩自天啟元年代辦十庫錢糧商人稱苦議價不免稍寬歲費幾至三十五萬今正值春估之時增之則病國減之則病商展轉反覆計無所出莫若查照舊規免其代辦敕令巡視十庫諸臣照舊招商供辦事有專屬責無他諉一舉而兩得矣詔付部議

五年七月巡青給事中霍維華等以商人苦累酌議規則命如議行之一議估價物價與時消長原無一定乃從前估價止就舊數稍爲增減今議依季定估照市價不得一毫任意增減一議放銀各商領銀漫不稱兌且如搭錢而復折

銀暮四朝三總屬微政今議著各商公同敲針照數稱兌不得分毫短少其辦完料價及時給放毋得因循遊累一議僉報商人每遇僉報或求情面倖免或挾夙恨妄報株連蔓引延累無窮今議定編審之期即著舊役商人各自查訪每一人許報二名二名擇僉一名如報者不堪即著舊商仍自充役或不及編審之年有物故消乏查審情眞者亦酌此法行之則事不煩而民不擾亦足免衙役市棍詐騙之害矣命如議申飭行之

皇朝通考順治元年定貿易人參例　諭戶部比因東來之人借端人參名色擾害地方特行嚴察究治但小民恃貿易爲生未便禁止惟當設立科條使之遵守以後人參止許於南京揚州濟寧臨清四處開肆貿易一應滿漢人民或商或賈各聽其便儻市易不平致行搶奪以及虧值勒買等項地方官即執送京師治罪二年禁止各莊頭人勒價強買先是令各莊頭人若採買芻糧定於民間開市之日著一人率領同往餘日毋得私行至是復奉

諭旨我國家荷天庥命底定中原滿漢官民俱爲一家所以分給田廬原欲資其生養彼此交利貿易宜公今聞各處莊頭人等輒違法禁勒價強買少不遂意即恃強鞭撻甚至有揑稱土賊妄行誣告且狡猾市儈甘爲義子豪僕種種不法殊爲可恨爾部傳諭各處撫按道府州縣各官不論滿洲及滿洲家漢人若有違法犯罪者即送來京如滿洲恃強不服拘拏即識其姓名居址赴京控告便差人逮問若地方官不能稽查即屬庸懦溺職刑部官有所狥縱即屬挾私誤公國法具在但不許聽無據虛詞妄行具奏爾部可速刊示通行曉諭俾新舊兵民各安生業共享太平　又奉

諭旨往年市賣紬緞等物皆寬長精密近來人心姦巧希圖射利概多短窄鬆薄以致民間徒費錢財無裨實用爾部移文內院督臣傳諭江寧蘇杭各處機房商賈以後織造市賣紬緞等物務要寬長合式有池九廉入雷一皆在洪濤巨浸中取珠之法例用長繩數百丈縋蜑戶入海底每果鯨鯢之腹而得珠多寡有無精密堪用如仍前短窄鬆薄查究治罪四年撤回廣東採珠差官兩廣總督佟養甲言粵東雷廉二郡素稱產珠僅倘未可知是取珠甚難也前朝萬歷年間宦者李敬開採每年協助夫銀不下巨萬是所費又甚繁也向在無事之時尚且得不償失況今蹂躪之餘豈堪重有此舉乞

皇上俯念瘡痍緩其開採寬一分之民力則培一分之元氣矣

旨覽奏知採珠不便於民差官著即撤回

五年禁止諸王府商人及旗下官員家人外省貿易

皇朝通志六年勅令東來貢參人役止許在京均平易市不得遣往別省滋事又嚴禁王府商人旗下莊頭人役等覇佔集場出外貿易及短價指買之弊

皇朝通考八年停止陝西買辦皮張定山西解潞紬例先是山西長治高平二縣歲織潞紬三千匹至是頒定式樣每匹長五丈濶二尺五寸酌定價銀十三兩歲織一千四百七十九匹

十三年戶部以江南採買布匹粗惡令入覲官帶同另買　詔以發回另買恐致累民令該部將解到布匹酌議價値另用十七年禁止滿大臣霸占行市木場時內大臣伯索尼遵　諭上言聞各省商民捆載至京者滿洲大臣家人出城迎截短價强買如此則商人必畏縮而不敢前甚非盛世所宜有也邊外之木皆係商人僱民採伐水運解部除照額抽稅外其餘悉令發賣貿欲利及商人今聞諸大臣將採木地方私行霸占以致商不聊生並請嚴行禁止從之

康熙五年嚴禁姦棍霸佔船隻關津　諭戶部近聞內外姦棍違禁妄稱顯要名色於各處貿易馬匹緞匹及各項貨物河路霸占船隻關津恃强妄爲此皆該管官瞻徇怠玩所致以後如有此等仍前指稱王貝勒輔政大臣及內外大臣名色招搖肆行者地方官必嚴察拏獲送部從重治罪如地方官仍踵故轍不行緝捕或別經發覺或旁人出首將其貿易過地方不行緝捕官從重治罪爾部即行嚴飭

六年禁止四川湖廣江西浙江江南五省採辦楠木官役借端累民從戶科給事中姚文然請也　又嚴察福建廣東江南三省採買香料借端累民之弊

七年定河南布花價値折解之令時河南巡撫張自德以折解布花價値數目具奏有　旨令戶部核議減折尋議准照每年時價折解如有冒徵侵蝕之弊該撫指名題參

九年議定部駁核減銀兩出自民間辦買者概行給還戶科給事中姚文然言各省辦買豆米草料等項俱當官發價其藥材銅鐵絹布絲綿白麻魚膠顏料等項俱係民間辦買交官價係官發則部駁核減銀兩自應追還貯庫若

出自民間駁減之後仍追銀貯庫實爲重困請嗣後將減價銀兩概行給還下部議行

十四年禁里攤之弊戶部議湖廣道御史郝浴奏言招買軍需名爲市易實係里攤比及發價或貪官扣或蠹吏互侵未必盡得實價嗣後軍需糧料如小民情願抵納正賦者即行給與印票儻有里攤情弊該督撫據實指名題參嚴行處分應如所請從之

十五年定文武官市買軍需浮冒開銷處分時軍前所用米豆草束諸項自將軍以下有自行販賣囑託地方官多取價值浮冒開銷者亦有地方官販賣支放多行開銷者有已備本色不行收納折價入己者有民間運到米豆草束地方官遲延勒掯及至軍前又刁難解官恣意需索者至於購買馬匹不開實價情弊種種王大臣等遵旨議大小文武官備辦軍前草束米豆等項有營私射利浮冒開銷者照貪官例問罪該管官知而不舉亦以其罪罪之能從旁舉首者職官准應陞先用旗民授爲七品官從之

十八年定包衣下人王貝勒貝子公大臣家人霸占關津生理之罪先是　上諭諸臣曰包衣下人及諸王貝勒大臣家人侵占小民生理所在指稱名色以網市利所關非細至是九卿等遵　旨議包衣下人王貝勒貝子公大臣家人領貲本霸占關津生理倚勢欺凌者在原犯事處立斬示衆該管官革職若係宗室王以下公以上家人親王罰銀一萬兩郡王罰銀五千兩貝勒罰銀二千五百兩貝子罰銀一千三百兩公罰銀七百兩仍交宗人府從重議處其管家務官俱革職若係民公侯伯大臣官員家人將伊主俱行革職汎地文武官不行查拏者俱革職至王以下大臣各官將銀借貸與民指名貿易霸占地方者亦照此例治罪從之

十九年以藩下人霸占廣東市利諸弊　特諭侍郎宜昌阿等曰廣東所有大市小市之利經藩下諸人霸占者無算可會同巡撫詳察應歸百姓者題明仍歸百姓藩下所屬私市私稅每歲所獲銀兩　當盡充　國賦以濟軍需

二十二年定運河運木至天津貿易例奉天將軍伊巴漢等言臣等遵　旨差官三路勘驗渾河根源如運放木植俱可入海應徧行曉諭八旗幷府州縣有情願至天津貿易者該部給發執照准其貿易有借此夾帶禁物偷

打貂鼠私刨人參等物者嚴行禁止從之

二十四年以光祿寺估計價值等項頭緒甚多　勅令各物俱照時價詳察估計釐剔諸弊逐一定為條欵永久遵行

二十五年停止四川採運楠木九卿等議入覲四川松茂道王騭奏四川楠木採運艱難應行停減得　旨蜀中屢遭兵燹百姓窮苦已極朕甚憫之豈宜重困今塞外松木材大可用者甚多若取充殿材即數百年可支何必楠木著停止川省採運又停止直隸採辦狐皮巡撫于成龍言請將直隸每年辦解狐皮改為折色　上諭地方採買狐皮一倍費至十倍故百姓困苦此後俱著停止應用狐皮令戶部在京採買

二十六年令估計採買物料皆依時價　諭大學士等曰各項採買估計價值前浮冒欺飾者甚多是以令其核減今所減者太過恐致苦累可令察訪時價量度估計又　諭凡諸修造工程其估計在前修造已完者仍照原估銷算

二十七年清釐江西採買竹木之弊巡撫宋犖言江省每年採買竹木名為官捐實係累民請嗣後動支正帑並嚴禁科派採買勒捐經收等弊從之

三十二年停減各省解送物料戶部遵　旨上言各省解送物料共九十九項京中無貨買之物應令照舊解送外查所解印書紙張庫內現有存貯白銅無應用之處應停其解送青粉等三十八項價值并腳價合算此在京師較貴應停其外解照時價在京採買應用或遇時價騰貴辦買不得者具題行令出產處解送從之

三十八年令皮張沉香等量用採買餘悉停止　諭大學士等曰每年所買皮張儘足供用多買亦奚用耶即如朕內用沉香每年二百斤用尚有餘今辦解者已過數倍此等物件俱令察明量用採買其餘無用者悉停之

四十三年　勅部造鐵斛升斗頒發直省先是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各省民間所用斗斛大小各別此皆牙儈平價之人牟利所致又升斗面寬底窄若少尖量即致浮多稍平量即致虧少弊端易生職此之故嗣後直隸各省斗斛大小應作何畫一其升斗式樣可否底面一律平準至盛京金石金斗關東斗亦應否一併畫一爾

等議奏於本年五月大學士九卿議查順治五年戶部將供用庫舊存紅斛與通州鐵斛較紅斛大鐵斛小將紅斛減改永爲斛式順治十二年鑄造鐵斛二十具一存戶部一貯倉場直隸各省皆發一具今應令工部照部中鐵斛鑄造七具分發　盛京順天府五城外其升斗俱改底面一律平準各造三十具分發直隸各省永遠遵行　盛京金石金斗關東斗皆停其使用從之王是復　諭大學士及戶部尚書等曰戶部呈樣之斛與升斗朕俱注水詳加測量其樣升上下四角寬窄不均算積數見方得三萬一千三百八十二分有零其樣斗上下四角寬窄亦不均算積數見方得三十一萬六千七百六十四分有零其樣鐵斛算積數見方得一百六十萬分其數不相符查性理大全嘉量篇第十二內每斛積一百六十二萬分與今之鐵斛較多二萬分因鐵斛用之已久不可輕改是以依今之鐵斛五斗爲準造新樣斗一具方徑八寸深五寸積數見方得三十二萬分又造新樣升一具方徑四寸深二寸積數見方得三萬二千分若依此樣十升一斗五斗一斛毫釐不差　諭畢因出新樣銅斗升付戶部堂官等令照式以鐵爲之

五十四年定採買銅鉛之例九卿遵　旨議寶泉寶源二局需用銅斤請勻交江南等處八省巡撫擇賢能官動正項採買鉛由戶部發銀給商人採買現今寶泉局銅少不敷鼓鑄所買銅鉛令其四月交一半九月全完嗣後俱照此例從之

五十九年禁止河工採買短價之弊工部議准吏科給事中紀遴宜奏河工所需草束河廳差役向民間採買不無借端擾累嗣後凡置辦工料請嚴飭廳員協同地方官購買不得短價多收令民運送如有累民之處或經首告許該地方詳報總河督撫據實題叅如總河不行題叅經督撫題叅者將總河及道員等俱照徇庇例議處

六十一年禁諸王大臣家人爭買草炭奉　諭旨外間草炭價值騰貴其故皆因諸王阿哥及家貴豐裕大臣等令家人出城邀截居積待價冀獲重利家人復揑增原價以圖肥己此等情弊朕所洞悉嗣後凡草炭進至局廠聽買用外不得仍前遠迎爭買該部嚴行傳示倘仍蹈前轍令官兵即行緝拏

雍正二年　諭各省採辦木植俱著該督撫遴選賢員照民間價值給發不許絲毫剋扣仍著該督撫等時時

留心訪察倘稍有不遵諭旨之處將督撫等一併從重治罪

六年嚴禁承辦軍需尅扣侵蝕之弊奉　諭旨向來預備軍需如採買贏馬製辦物件之類不肖有司往往虛耗國帑派累民間種種弊端朕知之甚悉已降旨屢行飭禁而今年預備進藏軍需仍有甘屬金縣王錫九等尅扣價值經岳鍾琪題叅議罪是此風尚未全改也朕愛養斯民不使縣毫擾累凡軍務所需悉動帑金照時價購辦又恐承辦官預留將來核減之地稍借民力以助公事特令岳鍾琪等核定折中價值倘時價可減即為節省或定價不敷據實奏加此皆體卹官員撫綏黎庶之至意也倘嗣後承辦各員再有尅扣短發侵蝕之弊其罪誠不可逭矣若叅革後必俟審擬定案方行著追則該犯之銀物或至花費隱藏而百姓守候補領未足之價值必累月經年而不能得深可軫念以後若有此等劣員一經題叅摘印即照數核明尅扣之價先動軍需銀兩另委賢員傳集百姓如數找給造冊具報仍將該員於本境枷號勒限一月追完分別還項補帑如再逾限不完嚴加治罪庶貪墨之人知所儆懼而軍需有益民無擾累之虞矣

九年令八旗五城設局兌換錢文以平市價御史王紘言京師春初米價稍昂蒙　恩軫念民食　特諭五城添設米廠減價糶賣羣黎無不均沾　聖澤但定例五城糶賣概用錢文交貯戶部目下錢價雖未高昂祇恐將來錢文積聚必至價昂查戶部每月給放兵丁錢糧原有搭放錢文之例可否於定例外暫增分數將五城交貯之錢配入搭放俟米廠停止仍照前例奉　諭旨錢文乃民間日用必需之物向以價值昂貴屢廑

皇考聖心數年以來朕備極焦勞所以為便民利用籌畫經理者亦殫竭心思矣惟是欲價值之得平若遽繩以官法又恐有生事滋擾之弊發米平糶以濟民食而令交納錢文本是便民之意今王紘又稱收錢既多則錢價必致漸長此亦事之所有不可不慮朕思錢價之不能平減者因兌換之柄操於鋪戶官府不司其事是以小人圖利得任意多取以便其私耳若照五城減價糶米之道將搭放兵餉之錢文令八旗於五城各設一局兌換與民照鋪戶之數多換數十文以銀一兩換錢一千文為率如此則錢價不待禁約自然平減於民用似有裨益復　諭八旗都統等八旗所設錢局倘定價太賤則射利之徒賤買貴賣就中取利反生弊端今比民間價值每兩酌賤十

數文逐漸減至每兩換大制錢一千文止其隨時減價之處八旗務須畫一辦理并知會步軍統領及察旗侍衛參
領等留心察訪爾等亦不時稽查　又議定疏通錢價應行應禁事例戶部遵　旨議言一民間錢多則價賤
錢少則價增應令提督府尹五城御史不時稽查其有販運出京及囤積居奇者即行拏究一五城十廠糶賣成色
米所得錢文發五城錢鋪照定價九百五十文兌換俟此項兌完即令官錢鋪將所換銀兩照時價收錢循環流轉
至八旗米局糶賣錢文亦交本旗錢鋪照五城例循環收換一兵丁月餉現在一九搭放今戶部卯錢及五城賣米
等錢共得二十四萬餘串官錢鋪既有銀兩兌換不必於庫內再發則八九十月餉錢皆可以二成搭放俟十一月
以後仍照舊例行一八旗五城現有錢文并所賣成色米之錢定價每市平紋銀一兩換大制錢九百五十文俟市
價漸增官價亦漸增以銀一兩合大制錢一千文爲率不得因市價而遞減一京城內有姦民勾通經紀預發本銀
於大小鋪戶收買制錢多藏堆積俟錢貴始行發賣名爲長短錢應嚴行查禁從之
皇朝通志以總督鄂爾泰言　勅各省文武官所有賞給兵營生息銀兩毋得占百姓行業或重利放債與商
賈小民爭利時京師錢價昂貴上言者謂商賈販運出京及囤積居奇所致乃於八旗五城設官局兌換以平市價
又淮安板閘地方向有豪民開立寫船保載牙行勒索行旅
皇朝通考十年令肅州開採硫磺并禁私販大學士伯督巡陝甘經畧軍務鄂爾泰言武備軍威火器最重火藥宜
精惟是揀材置料硝易而磺難硝賤而磺貴必赴外省採買運費工價未免浩繁肅州極邊每磺一斤價值一錢至二
錢不等軍需要地接濟維艱查肅州嘉峪關金佛寺堡之所管汛地內南山隘口抵朱魯郭迤邐而西有硫磺山一
座周圍四五十里遍產硫磺環山遠近並無番夷住牧若委員開採依法煎熬合算人工運費每淨磺一斤值不過
五分而出產甚多用之不竭不獨便利軍需亦足接濟陝甘兩省標營需用事關邊陲武備現與劉於義面商委員
經理一面先支銀數百兩交總兵沈力學作本開工理合奏　聞得　旨開採硫磺固於軍需有益但行
之日久不無私販盜賣之弊著署督劉於義飭令總兵沈力學派兵防護實力稽查俟開採足用後奏聞請旨
十一年令直省督撫酌定牙帖額數報部凡城市鄉村通商之處歷有牙行船行埠頭並選有抵業人戶充應官給

印信文簿附寫客商船戶住貫姓名路引字號物貨數目每月赴官查照不許私充雍正二年有言各省牙帖之弊者畧謂小民趁集交易乃數百文數十文之事藉以營生餬口而地方光棍自呼為經紀百十成羣逐日往州縣中領牙帖數十紙每紙給銀二三錢不等持帖至集任意勒索不論貨物大小精粗皆視賣之盈縮為抽分之多寡名曰牙帖稅少與齟齬即行驅逐不容陳設於街道此積弊也於是令各省藩司查明禁止至是 諭各省商牙雜稅額設牙帖俱由藩司衙門頒發不許州縣濫給所以防增添之弊不使貽累於商民也近聞各省牙帖歲有增添即如各集場中有雜貨小販向來無藉牙行者今概行給帖而市井奸牙遂持此把持抽分利息是集場多一牙戶商民即多一苦累甚非平價通商之本意著直省督撫飭令各該藩司因地制宜著為定額報部存案不許有司任意增添嗣後止將額內退帖頂補之處查明換給再有新開集場應設牙行者酌定名數給發亦報部存案庶貿易小民可永除牙行苛索之弊矣 又禁私販硝礦 諭旨硝礦為軍器火藥之用例禁甚嚴聞河南地方有出產焰硝之處小販經紀往往以雜物零星易換赴隣省售賣現據湖北各屬盤獲甚多朕思河南之硝既私行於楚北則其私行於附近各省更不待言著該督等飭令各屬實力查禁不得仍蹈前轍

十三年禁止淮安土棍代僱船載江南淮安板閘地方向有土棍開立寫船保載等行由縣請司帖工封處闗口有似此者該管督撫一體查禁又等仍盤踞淮闗上下凡河路豆米貨船有重載至闗口須用小船起剝者輒恃强代僱任意勒索行旅苦之至是奉 特旨飭令該督撫嚴行禁止布政使不得濫給牙帖若他合夥朋充為客商之擾累後經追帖禁止而土棍禁河捉客船河工官員每於裝運工料差役封船胥役借端騷擾及三汛搶工則稱裝運緊急物料甚至將重載之客船勒令中途起貨以致商船聞風藏匿奉 諭旨河工裝運物料原有額設撥船即使搶築之時撥船或不敷用祇應僱募本地民船協濟運送原不必封捉客船阻遏商旅著河道總督飭令所屬河員嚴行查禁又禁各省採辦貢物短價累民之弊 諭旨自古地方官員有進獻方物之禮蓋以將其誠意而為君者鑒其意而酌納所以篤堂廉之誼聯上下之情也朕即位以來亦循照舊例間有進獻珍寶古玩者朕概降旨停止鎮臣中亦有隨督撫進獻者朕皆諭止之至於所獻之物備隨時賞賜內外臣工以示家人一體

之意並非朕所需用而收貯內府也雖臣之效忠於上君之加恩於下不在乎此然亦儀文禮節之一端所以歷來未廢凡為督撫者既以此將其誠悃則當厚其價值俾官民歡欣從事方為事君盡禮之實心乃朕向聞有將上司體勢發價減少者以致民間視為畏途如榆次不敢種好瓜肅寧畏植好桃外間傳為話柄近聞福建採買甘果有短價累地方官民之處則與君臣聯接之本懷大相違背朕豈肯為此無益之儀文而令承辦之微員貿易之百姓或受擾累哉以貢物而累及閭閻萬萬不可即或交與屬員代辦而令其暗中賠補是又假公濟私收受賄賂之巧術也似此食用微物朕發價市買何所不得豈肯絲毫累及地方可通行曉諭自接奉此旨為始著將從前貢物之數再減一半倘仍蹈舊轍朕必將各省貢獻之例全行停止

皇朝通志十三年勅該督撫嚴行禁止布政使不得濫給牙帖其他處關口有似此者亦一體禁緝又禁何工運裝工料封阻客船及採辦諸物短價累民之弊

皇朝通考乾隆元年禁止商人增長物價巧取兵丁營運銀兩奉　諭旨朕因八旗兵丁寒苦者多再四思維特命借給官庫銀兩俾伊等營運有資不憂匱乏伊等自應仰體朕心諸凡撙節以為久遠之計乃聞領銀到手濫行花費不知愛惜而市肆貿易之人惟利是圖將紬緞衣服等項增長價值以巧取之獨不思兵丁商賈原屬一體兵丁用度寬餘則百貨流通商人可獲自然之利是國家之加恩於兵丁未嘗無益於商賈也何得昧其天良使窮苦兵丁暗中受其剝削縱國法不便遽加亦當各自猛省著順天府五城通行曉諭商人並令八旗大臣等教訓兵丁咸使聞知　二年申嚴商人居奇勒價之禁御史明德言姦民富戶囤積錢文勒價昂貴請　敕下嚴查從重治罪奉　諭旨上年八月朕加恩八旗官員兵丁借給一年俸餉而京師錢文貨物一時昂貴彼時即降旨曉諭令其省改目下朕又加恩借給八旗兵丁半年餉銀以厚其生計乃帑銀尚未領出而錢物價已驟長此等商民竟不凜遵從前諭旨而惟以圖利為心是不奉法之姦民矣殊不知兵民原屬一體貿易亦應公平況兵丁以銀易錢易貨商賈營運得以流通即照常市賣亦儘可獲子母之利何得借以居奇不知饜足致國家加惠兵丁之善舉竟為姦民等所阻其罪誠不可逭矣朕思伊等商民既具有人心則天良未泯尚可望其省悟著步軍統領順天府

尹五城御史多方曉諭速令悛改如仍蹈故轍則國法難寬即照該御史所奏從重治罪如兵丁等因此諭旨有向鋪戶短價強買者亦必重治其罪

三年定宣屬採辦楊木長柴報銷之例奉　諭旨直隸宣化府屬懷來保安二縣採辦楊木長柴供　郊壇宗廟焚帛之用向無開銷之例俱係兩縣捐貲繼因添用柴薪又分派宣屬他縣協辦相沿已久朕思州縣公捐已啟借端科派之弊不可不防其漸著從乾隆三年為始將每歲需用楊木長柴按照辦解之數動用正項造入地丁冊內報銷令出產之懷來縣承辦以專責成倘有私行派累等弊該督即行查參從重議處又令東豫二省採買黑豆運通以供支放奉　諭旨八旗喂養馬駝黑豆在所必需今戶部因倉貯豆少請每月減半支放朕念若兵丁等自行添買不無多費且在京收買恐市價益復高昂今年山東河南兩省收成尚好應於山東採買五萬石河南採買三萬石共八萬石足敷支放著該部行文東豫二省巡撫酌量地方情形動支正項錢糧分令各州縣採買嚴禁短價病民及胥吏侵蝕等弊務須於河凍之前委員運送抵通勿致有悞臘月以後支放之用其豆價并腳費等項仍造冊報部核銷　又嚴牙行侵吞客商資本之禁先是安慶按察使張坦麟言牙行侵吞客商銀兩雖值農忙亦准告理追給奉　旨發與各省督撫閱看回奏至是大學士管川陝總督查郎阿議應如所奏定例通行又西安巡撫張楷　議亦應如坦麟所奏但牙行領帖時應令地方官查明取具保鄰甘結不得濫行給發奉諭旨張楷所奏更為詳悉下部議行

皇朝通志四年以直省牙行歲增　詔令各督撫嚴加核實於是定牙行之例凡鋪戶拖欠商本追繳本牙行帖勒令鋪戶清完其不足之項牙行賠補如牙行侵蝕者並責互保牙行攤賠至於以後客之貨挪補前客之欠移弱客之貨代償強客之欠准互保先行舉首免其治罪容隱者責令分賠其牙行內同事人侵吞客本均律以牙行侵吞之例尋又奉　旨外省衙門書役多有更名捏姓兼充牙行交部定例治罪地方官失察徇縱亦均論罪

皇朝通考五年定各省開報物料價值之例先是奉　諭旨據工部奏稱直隸山東甘肅等省開報城磚石灰等項價值較原定之價或少一倍或少數倍前後多寡甚覺懸殊請將原定價值浮多款項行文各省督撫確查本處

實價一一更正凡類此等欵項一併查改報部等語朕思今日開銷之價值既大減於前則從前所報之價顯係浮開工部何以不行指叅而但請行查改正夫前此所開之價既不足憑則此番改正之價又豈可以為據乎假有狡猾之人以開價少者為錯悞多者為實數該部又何以辨其虛實耶總之百貨價值原屬隨時增減各省不同一省之中各郡縣亦不畫一今預定數目永遠一例遵行則價賤之年必有餘貲以飽官吏之私槖弊在侵漁錢糧為害尚小若價貴之年採辦不敷勢必科派閭閻弊在苦累百姓為害甚大惟在各省督撫留心訪查詳確綜覈既不使承辦之官員恣意浮冒虛糜國帑又不至苛刻從事過於減少貽累官民庶為公平之道又豈預立成式所能杜絕弊端乎其應如何酌量定例之處著大學士九卿會議具奏尋議雍正八年因各題銷事件未有一定成規止憑頂案銷算項案不能畫一胥吏得以上下其手經工部奏請行令該督撫等將修造工程緩急物料貴賤悉心查訪市價題明定議嗣據各該督撫等陸續造冊具題經九卿會議題准頒行并聲明嗣後時價偶有低昂必應增減者於奏銷案內據實聲明在案臣等請將各省所造冊籍仍存工部以備叅考嗣後凡一應修造工程不必拘泥定價所需物料令承辦各員悉照時價確估造報工竣之日另委員查勘取具並無揑飾印結詳報該督撫等詳細核明據實題咨到日工部再行核銷倘承辦各員浮開揑報該督撫即照冒銷錢糧例指叅如所委員查驗不實亦即以扶同徇隱例叅處至京城物料以及顏料等項價值定例有年復以雍正十二年經工部會同內務府確訪時價酌中更定似無過寬過刻之處即時價倘有低昂亦令承辦之員據實聲明工部就近查訪酌量辦理從之又增寍夏採買糧草價值奉　諭旨寍夏供支滿兵糧草向係每年採買散給共計白米一千五百餘石粟米七千餘石草一十三萬餘束其所定部價白米粟米每石價銀一兩草一束價銀一分今聞該地方自上年被災之後新寶二縣田地被水渰沒不能耕種已少產米糧數十萬石目下糧草之價日覺昂貴所定官價恐不敷採辦勢必貽累小民著將乾隆五年應支滿兵糧草白米每石加銀一兩粟米每石加銀五錢每草一束加銀一分如此則價值增添官民易於辦理但係格外之恩後不為例該部可即行文該督撫知之

七年仍設錢牙以平錢價并定禁止囤積之數步軍統領舒赫德言京城各項貿易俱設立官牙經紀領帖平價錢

文一項向設經紀十二名乾隆三年御史陶正靖等條奏裁革嗣是囤錢各鋪無人說合轉致居奇請照舊設立官牙十二名領帖充當責成該牙等議平錢價再鋪戶囤積錢文向有例禁未經核定數目仍屬虛文今酌議除當鋪外各項鋪戶所買大制錢積至五十千文以上者即令赴市售賣如敢囤積勒價或經查出或被人首告即將一半賞給查出首告之人一半入官疏下大學士等議尋議交與順天府尹令大宛二縣召募老成殷實之人照舊領帖充當如有鋪戶居奇高擡價值等弊責成官牙等嚴切曉諭務令平減該牙等倘敢從中壟斷或別生事端該管官立即查拏並令五城御史一體稽查

八年令民買牛者自相論價奉　諭旨上下兩江上年被水地方已經漸次涸出東作方興有賫牛力凡民間買賣牛隻者俱聽其自相論價交易不許牙行從中需索有司亦不得視爲細事一任胥吏侵蝕中飽　十六年令將平糶錢文照市價酌減以平錢價時順天府四路發米平糶所糶錢文經御史李文駒奏准上屆四萬四千石之數易銀解部此番十萬石即將錢文解部毋庸易銀至是順天府尹蔣炳言各廠官員惟恐多貯錢文致長錢價已經多方銷售不能仍存所糶之數請令各廠總以現存之錢儘數解部其已經易銀即將銀解部更屬簡便奉　諭旨平糶錢文前據軍機處議覆御史李文駒條奏請解部搭放兵餉令該府尹等既奏稱不及十萬串爲數無多且待至搭放兵餉轉不能即速流通著不必解部陸續交與八旗米局令其照市價稍爲酌減以平市價俾錢文不至壅滯十九年議定鉛廠通商之例雲南巡撫愛必達言滇省採銅俱係官發工本除抽課外所獲餘銅官爲儘數收買以供鼓鑄例禁商販偷漏其卑塊普馬者海等鉛廠向係廠民自備工本採辦各局鼓鑄錢文止照額用之數收買運供其餘概不置議與辦銅事例不同近年各廠產鉛旺盛除供買配鑄之外又奏准於卑塊廠每年收買餘鉛二十五萬觔留備鼓鑄若照辦銅之例官爲儘數收買所需工本銀兩一時難以歸欵若令僅照官買供鑄備鑄之數按年採辦不特勢有不能更恐無以資其生計轉滋營私偷漏之弊請嗣後各廠採辦鉛觔先儘官買額數其餘所出之鉛按例一體抽課無論隣省本省准令廠民自行通商由布政使編發印票存廠臨時塡給不許票外夾帶有私買私運者罪之部議應如所請從之

二十一年定各省赴山西附辦民用磺觔之法先是江南湖北二省赴山西買磺除官用磺觔外合具文另買民用磺二三萬觔帶回至是部議巡撫明德奏磺觔一項各省民間所必需如銀匠藥鋪薰布薰帽煎煉銀硃取燈花炮之類在在需用若各省買有官磺零星賣與民間則奸民私販之弊不禁自除請行令不產磺觔各省督撫轉飭各州縣將該地方銀匠藥鋪等項每年需用硫磺若干查明定數照江南湖北例於採買官磺時令該鋪等出具鄉地鄰佑保結繳價報官附辦運回分給應用其晉省各州縣亦照此例辦理從之

二十六年准甘肅皋蘭縣採磺先是十一年甘肅巡撫黃廷桂請於皋蘭縣屬之騷狐泉開採硫磺運交蘭州府衙門存貯凡滿漢各營需用俱就近領買得 旨允行至是陝甘總督楊應琚言從前採貯之磺僅存四萬餘觔不足資用而騷狐泉磺自封閉後磺砂旺盛請照前例責成蘭州府招商開採部議應如所請辦理并交伊犂烏魯木齊各該處辦事大臣留心體訪向來產磺處所一體查明採購或附近地方所產亦可採取運往以省內地辦運從之

二十七年准江蘇辦解布疋工價以五錢核銷巡撫陳宏謀言辦解布疋工價既昂每疋五錢難以再減部議以辦解布疋定有額價該撫所奏與原編定額不符駁令核減奉 諭旨此案辦解棉布每疋定有原編額價該部自應核駁但據該撫稱現在花紗工價既昂著照所請暫准以五錢核銷將來一俟物價平減即令照舊額辦理又議將五城平糶錢文換銀繳部以平錢價時因五城設廠以米豆平糶所收錢文俱交戶部御史平治奏請將各廠所糶之錢兌換銀兩繳部以平錢價經大學士等議准并議從前平糶錢文俱准市販錢牙易銀交庫因恐奸牙囤積居奇於民間仍無裨益是以奏明交與步軍統領衙門出易及工程處給發工價令一面招商易換一面於上道工程處仍照從前舊例通融辦理調劑市價每南市錢平紋銀一兩二錢易制錢一千文所易銀兩既係錢平將來交庫時若依庫平收兌未免分兩不敷應仍即照南市錢平交庫查現在戶部庫存平糶錢八萬五千餘串又存廠錢一萬三千餘串應即行領出辦理外嗣後每日各廠所得錢文俱令按數交與步軍統領衙門陸續兌易京城內外有此十萬餘串錢文以資流通而每日平糶錢文又可源源轉運歲底錢價自可不至加增至各鄉鎮來京貿易貨

物之人售錢者居多若聽其裝載四出京城錢文仍未免短少應交各該衙門嚴行稽查除負販小民以貨易錢數在十千以內者准其攜出各門外其數在十千以外者即令易銀攜回不許任意搬運再查向來每大制錢一千文市例扣底四文近來錢鋪竟有短至二十文者此又暗中增價巧於取利之一端臣等酌議每錢一千准扣底四文不許任意多扣倘因禁止短扣而於銀色平頭暗加多索者仍交與五城御史順天府及步軍統領衙門密訪拿究並得 旨允行

二十八年 議令湖南採礦備隣省赴買幷定官採硝觔之例湖南湘鄉安化二縣山內產煤煤中夾有硫磺從前時開時禁二十五年議准巡撫馮鈐奏委員經管開採煤則聽民買用磺則官為收買至是復議准巡撫陳宏謀奏收買磺觔已屆三年其解省磺九萬一千三百六十三觔計湖南各營赴領幷湖北赴買每歲需用磺不過五千餘觔現在積存磺八萬四千八百餘觔若因積磺已多將磺封禁則禁磺兼以禁煤於民間未便且恐因此民間私自刨煤並設計私煎轉致偷漏私磺查江南各營向係在山西購買路遠費多若赴湖南購買長江一水可達脚費較輕此外隣近各省凡有艱於遠購者均令通咨赴買則磺礦既可常開而私磺自免偷漏又各省軍火需磺少而需硝多而硝出土中惟視天氣之陰晴以定出產之衰旺向來各省多係委員向硝戶零星收買不能一時足數而硝戶轉得潛行私賣是以禁例雖嚴終不免有偷漏之弊應照湖南磺廠現行之法令地方官動支官項於出硝之時即為收買報明收貯官局將所收硝觔數目酌定官價由督撫核明咨令隣省齎價赴買按期運回不需委員守候零星收買所產之硝即歸官局皆為官硝責成地方官設法稽查民間自無私硝可售倘遇出產數多之年亦可聽各省需硝營分多買備儲以資取用但各省產硝地方遠近不同所產之硝亦多寡不一應令各該督撫酌量本處地方情形悉心妥議辦理從之又酌定順天府屬牙行事例向例在京各項經紀一牙一帖統計額缺八百九十一名例由順天府通判管理遇有事故懸缺報明府尹衙門募補復定為五年編審一次將各牙實在情形查明報部至是戶部侍郎管府尹事錢汝誠言上年歲底正屆編審之期據通判呈稱各牙定額多寡不一現在綢緞桐油棉花藥材等行帖多貨少懸缺六十四名之人充補白炭江米猪肉酒石灰銅鉛錫等行帖少貨多分派城市不數評價

此諭後益難於酌劑總務各行地處　京畿商賈輻輳貨物消長未能一定伏思官設牙行原令其平較市價以杜商民爭執之端今綢緞等行經紀貨少帖多懸缺乏人充補而白炭等行經紀又以貨多帖少一人司平數市不獨難以兼顧亦易恣其居奇且恐奸棍私牙從中影射各經紀每以貨積難售紛紛呈報情願領帖承充又以格於定額不敢加增是以臨時每致有估值之爭過後復徒滋負欠之控似應隨時體察量爲變通請將現在懸帖六十四張發司查銷所遺懸缺即於貨多帖少之行准其認補飭司給帖總不得逾原定牙帖八百九十一名之額仍將陸續募補之行次隨時造冊報部查核并請嗣後屆編審之期遇有應行變通者因時酌量通融辦理部議應如所請從之

二十九年令湖北需用硝觔准於本省煎運發營湖北各標營每年需硝五萬四千餘觔向俱委員赴豫購運至是總督吳達善言本省之松滋巴東鶴峰長樂等州縣所產土硝先經煎試足敷應用其運脚之費較前亦有節省且可杜本地奸民偷挖之弊部議應如所請并將官辦商辦各價值及各該處運至省局道里遠近情形妥爲籌辦從之

三十四年大學士傅恒等議御史屏治請除通州米局積弊應如所請將通州米局永遠禁止不許開設從之

三十五年內閣學士富察善奏請停糶麥石專賣麥麩以平市價於民食有益囤積之弊亦不禁自除得　旨允行

三十九年　諭據袁守侗等奏近日查辦京城囤積於通州馬駒橋沙河等處查有居民囤積各項雜糧至數千石之多請將該民枷責並將米石入官此等漁利奸徒囤積居奇實爲病民之蠹自應枷杖以示懲儆所有查出囤積米石若查封入官恐市中缺此糧石流通於民食有礙莫如照順天府上月米長之價每石再行減價一二錢勒令出糶俾民間得以賤價糴糧且使遠近壟斷之徒聞風警畏不敢再爲效尤滋事

四十六年奉　諭京師開採煤窰爲日用所必需近聞煤價比前昂貴推原其故皆因煤礦刨挖日深工本運脚既重窰戶無力開採呈請地方官封閉經工部核題覆准者甚多於民間生計大有關係現在西山一帶產煤處所

著步軍統領衙門會同順天府直隷總督委員前往逐細踹看無礙山場照例召商開採一面咨部一面奏聞以副然

壽計生民之至意

四十八年奉

諭據閔鶚元奏蘇州官商承辦洋銅除每年額解六省銅五十一萬餘觔外其多餘之銅俱令一律繳官俟年清年欵之後准該商變賣餘銅等語此項銅觔前因范清濟辦理不善歴欠甚多是以餘銅不准自行變賣今新商王世臣代爲接辦若能實力經理趕緊轉運所有從前歴欠之項原帶交況除每年額該商王世臣係接辦之人若俟積欠全完始准變賣餘銅該商不能少沾餘利未免偏枯嗣後可陸續運正項銅觔交清並酌量分年帶交積欠若干外其餘銅觔即准其照舊變賣以紓商力

皇朝通典四十九年定廣東洋夷珍珠寳石等不准征收稅課例

吳縣汪鍾霖甘卿甫纂校

市糴類二

互市

續通典宋初與南唐通市太祖乾德二年不許商旅涉江於建安漢陽蘄口置三榷署開寶三年徙建安榷署於揚州及江南平榷署仍舊置專掌茶貨四年置市舶司於廣州以知州兼使通判兼判官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令鎭雄霸滄易州各置榷務命常參官與內侍同掌鬻香藥犀象及茶與遼交市後有范陽之師乃罷

眞宗咸平五年契丹求復置署朝議以其翻覆不許知雄州何承矩繼請乃聽置於雄州六年罷

通考景德初通好北戎乃復於雄霸州安肅軍置三榷場　凡官鬻物如舊而綿漆器秔糯所入有錢銀布羊馬橐駝歲獲四十餘萬東夷西戎南蠻溪洞皆聽與邊人市易　景德四年夏州納款於保安軍置榷場以繒帛羅綺易羊馬牛駝玉氈毯甘草以香藥甆漆器薑桂等物易蜜蠟麝臍毛褐羱羊角硇砂柴胡蓯蓉紅花翎毛非官市者聽與民交易

仁宗時詔杭明廣三州置市舶司海船至者視所載十算其一而市其三海船歲入象犀珠玉香藥之類皇祐中總其數五十三萬有餘陝西榷場二天聖中幷代路亦請置場和市許之及元昊反即詔陝西河東絕其互市廢保安軍榷場後又禁陝西並邊主兵官與屬羌交易久之元昊請臣數遣使求復互市慶歷六年從其請復爲置場於保安鎭戎二軍歲售馬二千匹羊萬口繼言驅羊馬至無放牧之地爲徙保安軍場於順寧寨既而番商卒無至者朝廷亦不詰

英宗治平四年河東經略司言夏人旬通和市初夏人攻慶州大順城詔罷歲賜禁邊民毋得私貿易至是上章謝罪復許之

神宗熙寧八年市易司請假奉宸庫象犀珠直二十萬緡於榷場貿易至明年終償其直從之　九年詔立與化外

入私相貿易罪賞法河北漕司請也河北四榷場自治平四年其物貨專掌於三司之催轄司而度支賞給案判官置簿督之至是以私販者衆故有是命

哲宗元祐元年杭明廣三州市舶是年收錢糧銀香藥等五十四萬一百七十三緡匹斤兩段條箇顆臍隻粒支二十三萬八千五十六緡匹斤兩段條箇顆臍隻粒五年刑部言賈人由海道往外蕃請令以貿物名數幷所詣之地報所在州召保毋得參帶兵器或違禁及可造兵器物官給以文憑若擅乘船由海入界河及往高麗新羅登州境者罪以徒往北界者加等

宣和七年以度僧牒給舶司爲折博本廣南福建兩浙五百至三百各有差

高宗紹興二年邕州守臣言大理請入貢上諭大臣令賣馬可也進奉可勿許臣僚言邕欽廉三州與交趾海道相連亡賴之徒掠賣人口販入其國貿易金香以小平錢爲約詔監司守倅巡捕覺察四年詔川陝即永康軍威茂州置博易場移廣西買馬司於邕管歲捐金帛倍酬其直然言語不通一聽譯者高下其手吏因緣爲姦非守倅廉明則奬倖滋甚凡蠻人將以春二月市馬必先遣數十騎至寨謂之小隊如先失其心則馬不至矣言者謂當厚其犒稼待以恩禮十二年盱眙軍建榷場置官監準平搭息不得過三分兌賣入官則搭息與北官博易應造軍器之物及犬馬等並禁其淮西京西陝西榷場如之於是沿淮上下東自揚楚西際光壽禁止私渡凡南客販到草末茶止許本場折博不得令南北客相見北使所過有博易者許接送伴使應副十九年罷國信所博易二十四年詔四川茶馬復置黎州在城及雅州碉門靈門兩寨博易場二十九年詔存盱眙軍榷場外餘並罷

建炎元年六月詔市舶多以無用之物枉費國用取悅權近自今有以篤耨香指環瑪瑙貓兒眼睛之類博買前來及有虧蕃商者皆重寘其罪令提舉按察惟宣賜臣僚象笏犀帶取材舶司每令揀選堪用者起發凡舶舟之來最大者爲獨檣船能載一千婆蘭胡人謂三百斤爲一婆蘭也次曰牛頭船比獨檣得三之一次三木船次料河船遞得三之一也　紹興十七年十一月詔三路舶司蕃商販到龍腦沈香丁香白荳蔻四色並抽解一分餘數依舊法先是十四年抽解四分蕃商訴其太重故也上因問御史臺檢法張闡船歲入幾何闡奏抽解與和買

歲計之約得二百萬緡上云即此即三路所入固常賦之外未知戶部如何收附如何支使令輸臣取會數以聞

隆興二年臣僚言熙寧初創立市舶以通貨物舊法抽解有定數而取之不苛納稅寬其期而使之待價懷遠之意實寓焉邇來抽解名色既多兼迫其輸納使之貨滯而價減所得無幾恐商旅不行乞下市舶司約束從之既而市舶司條具利害謂抽解舊法十五取一其後十取其一又後擇其良者如犀牙十分抽二又博買四分眞珠十分抽一又博買六分舶戶懼抽買數多所販止是麤色雜物照得象牙珠犀比他貨至重乞十分抽一之外更不博買且三路舶船各有司存舊法召保給據起發回日各於發船處抽解近緣兩浙舶司申請隨便住舶變賣遂壞成法乞下三路照舊法施行兼商賈由海道興販其間或有盜賊風波逃亡者回期難以程限乞令召物力戶充保自給公憑日為始若在五月內回舶與優饒抽稅如滿一年內不在饒稅之限滿一年之上許從本司根究責罰施行若有透漏充保物力戶同坐從之見任官將錢寄附綱首客旅過蕃買物者有罰舶至抽解和買入官外違法抑買許蕃商越訴計贓坐罪國家三路舶司歲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鐵海船飛運所失亘多而銅錢之泄尤甚民用日以枵法禁雖嚴姦巧愈密商人貪利而暮夜貿遷黠吏受賕而縱釋莫問其弊卒不可禁矣

六年詔諸市舶綱首能招誘舶船抽解物貨累價及五萬貫補助以上者補官有差監官推賞其後監官等止將海商入蕃興販便作招誘計數該賞者多而發到香貨下色者皆充數紐估乃詔舶司相度措置毋容僥倖

續通考 寧宗開禧三年住博買乳香初茶鹽礬之外惟香之為利博故以官為市高宗建炎四年泉州抽買乳香十三等八萬六千七百八十斤有奇詔取赴榷貨務打套給賣陸路以三千斤水路以一萬斤為一綱紹興元年詔廣南市舶司抽買到香依行在品搭成套召人算請其所售之價每五萬貫易以輕貨輸行在孝宗淳熙二年郴桂寇起以科買乳香為言詔湖南路見有乳香並輸行在榷貨務免科降十二年分撥榷貨務乳香於諸路給賣每及一萬貫輸送左藏南庫十五年以諸路分賣乳香擾民令止就榷貨務招客算請光宗紹熙二年以福建舶司乳香虧數詔依前博買至是乃住博買至嘉定十二年臣僚言以金銀博買洩之遠夷為可惜命有司止以絹帛錦綺瓷漆之屬博易聽其來之多寡若不至亦任之不必以為重也

理宗寶祐六年八月詔申嚴倭船入界之禁　景定四年七月置榷場於樊城時潼川安撫副使劉整以瀘州叛率所部入於元四川宣撫使呂文德復瀘州進開府儀同三司整言於元世祖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人以玉帶餽之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乃使使請於文德文德許之元使者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每爲盜所掠願築土牆以護貨物文德爲請於朝開榷場於樊城外築土牆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元又築堡於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出兵哨掠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爲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耳

恭帝德祐元年三月詔復茶鹽市舶法五月罷市舶分司令通判任舶事先是乾道二年罷兩浙路提舉以守倅及知縣監官共事轉運司督之三年詔廣南兩浙市舶司所發舟還因風水不便船破檣壞者卽不得抽解至是復有是令

遼太宗時雄州高昌渤海立互市以通南京西北諸部高麗之貨時女眞以金帛布蜜蠟諸藥材及鐵离靺鞨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膠魚之皮牛羊駝馬毳罽等物來易於遼者道路繦屬會同二年五月禁南京鬻牝羊出境

聖宗統和十五年七月禁吐谷渾別部鬻馬於宋二十三年振武軍及保州並置榷場時北院大王耶律舒嚕以本部俸羊多闕部人貧乏請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歲易南中之絹彼此利之　按是年卽宋眞宗景德二年也先是二十二年十二月澶淵之役彼此議和至是年二月復置榷場於振武軍馬端臨考亦載景德初通好北戎乃復於雄霸州安肅軍置三榷場當亦在是時

興宗重熙八年正月禁朔州鬻羊於宋十一年六月禁氈銀鬻入宋

遼鄰國市易物

熟女眞國以金帛布黃蠟天南星人參白附子松子蜜等於邊上交易訖卽歸本國契丹商賈人等亦入其國交易

烏舍國阿里眉國波斯嚕國等歲以大馬蛤珠青鼠皮貂皮膠魚皮蜜蠟諸物販與北齊
任便往來交易鐵离國阿異眉國以玉馬蛤珠鷹鶻青鼠貂鼠等皮膠魚皮等物交易
靺鞨國以細鷹鶻鹿細白布青鼠皮銀鼠皮大馬膠魚皮等交易
鐵离喜失牽國以羊馬牛駝皮毛之衣交易
蒙古里國于厥國別古里國達達國各以牛羊駝馬皮毳之物交易
金初於西北招討司之燕子城北羊城之間置榷場以易北方牧畜
熙宗皇統元年正月夏國請置榷場許之至世宗大定二年四月夏使朝辭乞互市從之三年市馬於夏國之榷場
十二年帝謂宰臣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也乃減罷保安蘭州榷場　二十一年正月夏國王李仁孝上表乞復置榷場帝以保安蘭州無所產而且稅少惟於綏德爲要地可復設互市命省臣議之宰臣以陝西鄰西夏邊民私越境盜竊緣有榷場故奸人得往來擬東勝可依舊設陝西者並罷之帝曰東勝與陝西道路隔絕貿易不通其令環州置一場尋於綏德州復置一場　章宗明昌二年正月諭有司夏國使可令館內貿易一日尚書省言故事許貿易三日從之　承安二年九月以夏使朝辭詔答許復保安蘭州榷場　二年五月許宋人之請遂各置榷場於兩界　九月命壽州鄧州鳳翔府等處皆置榷場於兩界至海陵正隆四年正月罷鳳翔府唐鄧潁蔡鞏洮等州并膠西縣所置者而專置於泗州尋伐宋亦罷之　世宗大定四年以尚書省奏復置泗壽蔡唐鄧潁密鳳翔秦鞏洮諸場　十七年二月諭宰臣曰宋人喜生事背盟或與達實交通（詐西遼耶律達實）恐枉害生靈不可不備其陝西沿邊榷場可止留一處餘悉罷之令所司嚴察奸細承安三年宋界諸場以伐宋皆罷
泰和八年八月以與宋和宋人請如舊置之遂復置於唐鄧壽泗息州及秦鳳之地
海陵正隆五年八月命榷貨務起赴南京
世宗大定七年禁秦州場不得賣米麪及羊豕之腊并可作軍器之物入外界至宣宗貞祐元年秦州榷場爲宋人所焚二年陝西安撫副使烏庫哩揚珠復開設之

十三年正月寬榷場誤犯邊界罪尚書省奏南客車俊等因榷場貿易誤犯邊界罪當死帝曰本非故意可免罪發還毋令彼國知之恐復治其罪　二十一年十二月禁壽州榷場受分例

章宗明昌二年七月修泗州等處榷場尚書省以泗州榷場自前關防不嚴遂奏定從大定五年制官為增修屋舍倍設闌禁委場官及提控所拘榷以提刑司舉察惟東勝靜慶州來遠軍者仍舊餘皆修完之　承安二年秦州罷子場復置於保安蘭州　三年十月開榷場於錫喇努尋定見錢入外界罪從行樞密院奏也先是九月行樞密院奏薩察等告開榷場擬於錫喇努安置許自今年十一月貿易尋定制隨路榷場若以見錢入外界與外人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

宣宗貞祐三年七月議聽榷場互市用銀計數稅之時共議於帝前帝曰如此是公使銀入外界也平章穆延盡忠參知政事烏庫理德升曰賞賜之用莫如銀絹而府庫不足以給之互市雖有禁而私易者自如若稅之則斂不及民而用自足平章珠格高琪曰小人敢犯法不行耳況許之乎今軍未息而產銀之地皆在外界不禁則公私指日罄矣帝曰當熟計之興定二年四月侍御史完顏蘇哷請宣諭高麗復開互市從之時參知政事伊爾必斯貸糧高麗不應輒以兵掠其境詔遣人往論使知興兵非上國意故蘇哷有此請

元世祖中統元年四月置互市於漣水軍禁私商不得越境犯者死七月又立互市於潁州漣水光化軍　二年五月申嚴沿邊軍民越境私商之禁私販馬匹者死　八月宋私商七十五人入宿州議置於法詔宥之還其貨聽榷場貿易仍檄宋邊將還北人之留南者　七月於高麗鴨綠江西立互市從巴爾斯岱爾請也至次年正月罷高麗互市諸王塔齊爾請置之不從　三年三月獲私商南界者四十餘人命釋之十月中書省奏與宋互市庶止私商及復逋民之陷於宋者且覘漣海二州不允　四年五月以禮部尚書馬甲濟見兼領潁州光化互市

至元元年正月罷南邊互市申嚴販馬越境私商之禁　五月釋宋私商五十七人給糧遣歸其國　二年三月罷南北互市括民間南貨官給其直　九年十二月遣宋議互市使者南歸十一年正月立建都寧遠都護府兼領互市監　十二年二月議以中統鈔易宋交會幷發蔡州鹽貿易藥材　十三年四月敕南商貿易京師者

毋禁　十四年四月置榷場於碉門黎州與吐番貿易是年立泉州等處市舶司帝既定江南凡鄰海諸郡與番國往還互易舶貨者其貨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發舶回帆必著其所至之地驗其所易之物給以公文爲之期日大抵皆因宋舊制而爲之法至是始立市舶司一於泉州令孟古岱領之立市舶司三於慶元上海澉浦令福建安撫司楊發督之每歲招集舶商於番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後聽其貨賣時客船自泉福販土產之物者其所徵亦與番貨等上海市舶提控王楫以爲言於是定雙抽單抽之法雙抽者番貨也單抽者土貨也十五年十一月詔諭沿海官司通日本國人市舶是年八月詔行中書省索多蒲壽庚等曰諸番國列居東南島嶼者皆有慕義之心可因諸舶番人宣布朕意誠能來朝朕將寵禮之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至　復有是詔至二十九年六月日本來互市風壞三舟惟一舟達慶元路十月至四明求互市舟中甲仗皆具恐有異圖詔立都元帥府令哈喇岱將之以防海道　十八年九月詔商賈市舶物貨已經泉州抽分者諸處貿易止令輸稅　十九年令以鈔易海外金珠貨物用中書左丞耿仁言以鈔易銅錢令市舶司以錢易海外金珠貨物仍聽舶戶通販抽分十月泉州市舶司孟古岱言舶商皆以金錢易香木於是下令禁之惟鐵不禁　二十年六月定市舶抽分例舶貨精者取十之一粗者取十之五　二十一年設市舶都轉運司於杭泉二府官自具船給本選人入番貿易諸貨其所獲之息以十分爲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權勢之家皆不得用已錢入番爲賈犯者罪之仍籍其家產之半其諸番客旅就官船買賣者依例抽之　九月併市舶入鹽運司立福建等處鹽課市舶都轉運司至　二十二年正月又詔立市舶都轉運司　六月又省市舶司入轉運司　二十三年八月以市舶司隸泉府司　十一月改廣東轉運市舶提舉司爲鹽課市舶提舉司　十二月復置泉州市舶提舉司　二十四年閏二月改福建市舶都轉運司爲都轉運鹽使司罷禁海商　二十三年正月禁齎金銀銅錢越海互市　二十四年四月發新鈔十一萬六百錠銀千五百九十三錠金百兩付江南各省與民互市從江淮行省參政實都請也　二十五年禁廣州官民毋得運米至占城諸番出糴四月從行泉府司沙布鼎烏瑪喇請置鎮撫海船千戶所市舶提舉司　二十六年正月江淮行省平章沙木鼎請上市舶司歲輸珠四百斤金三千四

百兩詔貯之以待貧乏者　閏十月江西宣慰使胡頤孫援沙布鼎例請至元鈔千錠爲行泉府司歲輸珍異物爲息從之　二十八年六月禁蒙古人往回回地爲商賈者　二十九年閏六月回回人和卓穆蘇售大珠帝以無用卻之　二十九年六月禁兩浙廣東福建商賈航海者以征瓜哇故暫禁之俟舟師已發後從其便時伊克默色又招其瀕海諸國皆遣使者來附亦以禁商泛海留京師及三十一年十月弛商禁皆遣還其國　十一月命市舶驗貨抽分中書省定抽分之數及漏稅之法凡商旅販泉福等處已抽之物于本省有市舶之地賣者細色于二十五分之中取一粗色三十分之中取一免其輸稅其就市舶司買者止于賣處收稅而不再抽漏舶貨物依例斷沒三十年四月定市舶抽分雜禁行大司農燕公楠翰林學士承旨留夢炎言泉州上海澉浦溫州廣東杭州慶元市舶司凡七所上海等皆十五取一獨泉州三十分取一自今諸處宜悉依泉州爲定制從之所以溫州市舶司并入慶元杭州市舶司併入稅務凡金銀銅鐵男女並不許私販入番行省行泉府司市舶司官每年於回帆之日皆前期至抽解之所以待舶船之至先封其堵以次抽分違期及作弊者罪之九月立海北海南博易提舉司稅依市舶司例

三十一年詔有司勿拘海舶聽其自便

成宗元貞元年閏四月詔禁行省行泉府司抽分市舶船貨而同匿其珍細者又以舶船至岸隱漏物貨者多命就海中逆而閱之

二年八月禁舶商毋以金銀過海諸使海外國者不得爲商是年　又禁海商以細貨于馬八兒唄喃梵答剌亦納三番國交易別出鈔五萬錠令沙木鼎等議規運法　大德元年罷行泉府司次年併澉浦上海入慶元市舶提舉司直隸中書省

二年置制用院三年六月申禁海商以人馬兵仗往諸番貿易　七年二月禁諸人毋以金銀絲線等物下番

九年八月商胡塔齊爾以寶貨來獻以鈔六萬錠售其直十年四月倭商有慶等抵慶元貿易以金鎧甲爲獻命江浙行省平章阿喇卜丹等備之

武宗至大元年復立泉府院整治市舶司事　十一月中書省言行泉院專以守寶貨爲任宜禁私獻寶貨者閏十

一月追回回商虎符次年罷行泉府院以市舶提舉司隸行省四年仁宗即位又罷之　六月拘收泉府司元給諸商販璽書　二年九月詔海舶興販金銀銅錢綿絲布帛下海者禁之

仁宗延祐元年復立市舶提舉司仍禁人下番官自發船貿易回帆之日細物十分抽二粗物十二分取二　七年四月罷市舶司禁買人下番以下番之人將絲銀細物易于外國因併提舉司罷之

英宗至治二年三月復置市舶提舉司於泉州慶元廣東三路禁子女金銀絲綿下番三年聽海商貿易歸徵其稅

泰定帝泰定元年令諸海舶至者止行省抽分

文宗天歷元年以中買寶貨蠹耗國財詔加禁止中買寶貨之制泰定三年命省臣依累朝呈獻例給價是年以蠹耗國財禁之凡中獻者以違制論九月中書左丞相拜布哈又言回回人哈哈達自至治間貸官鈔違制別往番邦得寶貨無算法當沒官而都爾蘇私其種人不許今請籍其家從之

十一月詔日本舶商至福建博易者江浙行省選廉吏徵其稅

順帝元統二年十一月中書省請發兩艅船下番為皇后營利

明太祖洪武初設市舶司於太倉黃渡尋改於浙江福建廣東設三市舶司　三年二月罷太倉黃渡市舶司凡番舶至太倉命軍衛有司封籍其數送赴京師八月瓊州海商以香貨入京道溺死有司請驗數征其什一入官帝曰其人既不幸死將誰征令同行者與歸之而歸所貨貴於其家尋復設市舶司於寧波泉州廣州寧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廣州通占城暹羅西洋諸國二年九月定朝貢附至番貨欲與中國貿易者官抽六分給價償之仍免其稅時定番王朝貢禮遂著為令四年諭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貨物皆免征以示懷柔之意是年九月戶部言高麗三佛齊入貢其高麗海舶至太倉三佛齊海舶至泉州海口並請征其稅詔勿征　八年五月遣內使往河州市馬初西番素產馬其所用貨泉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之至者益少乃命內使趙成以羅綺綾帛并巴茶往市之仍命河州守將善加撫循以通互市馬稍來集率厚其直償之成又宣諭德意自是番酋咸悅而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皆以馬來售矣　九年五月禁秦蜀軍民毋得入西番互市　二十年三月高麗表請不受馬直不聽時仍諭延

安侯唐勝宗侯高麗馬至擇其可用者以直償之駑弱不堪者量減其直　二十五年二月諭令西番回回來互市者毋入城先是嘗遣回回使西域諸國留其家屬居於西涼逗遛五年不還其餘回回居邊上者又數刧掠爲邊將所獲事聞帝以回回使者朝貢往來恐其因生邊釁命徙居揚州既而復有願挈家回本地者帝始疑其爲覘我中國至是命番使止甘肅城外三十里毋令入城若朝貢之使欲入城者聽至建文四年九月時成祖已即位陝西行都司奏回回可古思于寧夏市馬請官布之以資邊用從之命有司償其直上中下馬各給絹布有差軍民私市者禁之至十月又敕寧夏總兵白福曰回回來市馬者須立官市于城外定其價官與收馬爲長久法仍嚴出境之禁永樂元年十月又諭都督宋晟曰凡進貢回回有馬欲賣者聽于陝西從便交易須約束軍民勿侵擾之

二十七年正月命嚴禁私下諸番互市者帝以海外諸國多詐絕其往來惟琉球眞臘暹羅許入貢而緣海之人往往私下諸番貿易香貨因誘蠻夷爲盜命禮部嚴禁絕之違者必寘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見有者限以二月銷盡其兩廣所產香本聽土人自用亦不許越嶺貨賣蓋慮其雜市番香故併及之

成祖永樂元年八月設三市舶提舉司帝以海外番國朝貢附帶物貨交易者須有官專主之遂命吏部依洪武初制于浙江福建廣東設市舶提舉司隸布政司至三年九月以海外諸番貢使益多命福建浙江廣東市舶提舉各設驛以館之福建曰來遠浙江曰安遠廣東曰懷遠　九月日本國貢使所載兵器命官爲市之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日本貢使已至寧波凡番使入中國不得私載兵器鬻於民具有禁令宜命有司會檢番舶中刀槊之類籍封送京帝不許至剛復奏刀槊之類在民間不宜私有則亦無所鬻惟當籍封送官帝曰無所鬻則官爲準中國之直市之毋拘法禁以阻遠人歸慕之心　十月西洋瑣里及剌泥國來互市免徵稅西洋瑣里國王遣使來貢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稅命勿徵又剌泥國回回哈只馬哈沒奇剌泥等來貢因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帝亦不聽　三年三月福餘衛部屬來市馬諭兵部曰福餘衛指揮使喃爾布哈等奏其部屬欲來貨馬計兩月始達京師今天氣向熱邊人畏夏可遣人往遼東諭保定侯孟善令就廣寧開原擇水草便處立市俟

馬至官給其直卽遣歸至五年二月敕鎭守遼東保定侯孟善緣邊夷人來貢及互市者悉從其便但禁戢士卒勿擾之　六年十一月遼東總兵巫凱上廣寧馬市所市福餘衛馬牛之數帝曰中國非無馬牛而與爲市葢其服用物皆賴中國若絕之必生怨心朝廷許其互市亦是懷柔之仁也　十二月命河洮西寧諸處與西番易馬給以好茶帝聞守邊頭目等多用茶之惡謬者欺之甚且侵損其財物故諭兵部令巡按御史采察之四年冬朶顏福餘泰寧三衛饑請以馬易米帝命有司第其馬之高下各倍價給之旣而陰附韃靼掠邊戍復假市馬來窺伺帝下詔切責令以其馬贖罪十二年春納馬三千於遼東帝敕守將王眞一馬各予布四匹

六年正月設交阯雲屯市舶司置提舉及副各一員接西南諸國朝貢者

宣宗宣德八年六月命嚴私通番國之禁　八月復敕漳州衛指揮同知石宣等嚴通番之禁至英宗正統十四年六月從福建巡海僉事董應軫言舊例瀕海居民私通外國貿易番物洩漏事情及引海賊劫掠邊地者正犯極刑家人戍邊知情故縱者罪同比年民往往嗜利忘禁復命申明禁之景帝景泰三年六月命刑部出榜禁約福建沿海居民毋得收販中國貨物置造軍器駕海船交接琉球國招引爲寇時有言黃蕭養之亂多由海寇故禁之也

續通典英宗正統三年巡撫盧睿請令軍民平價市駝馬遣官指揮李原等通譯語禁市兵器銅鐵帝從之

續通考四年四月禁番人市耕牛及銅鐵器遼東都指揮僉事畢恭奏番人歸自京師道過邊境輒以所得綵幣或駑馬市耕牛及銅鐵器臣以耕牛邊人所恃以爲生而銅鐵器外國所資以爲用乞禁勿與市命如所奏

景帝景泰三年五月瓜哇國使臣乞以賜物貿易油麻之類于廣東許之

憲宗成化二年八月以茶及青稞與西番市馬兵部奏陜西各邊屢奏缺馬西寧至甘州番族多產馬地彼所缺者茶與青稞若與互市則善馬一匹不過用茶百斤青稞十五石價直旣輕較之京師關領又免路途瘦損宜查陝西官茶并糴買青稞就彼互市從之

十四年三月復開遼東三衛馬市時陳鉞撫遼東復開之通事劉海姚安肆侵牟朶顏諸部懷怨擾廣寧不復來

市兵部尚書王越請令參將布政司官各一員監之毋有所侵尅遂治海安二人罪尋令海西及朵顏三衛入市開原月一市廣寧月二市以互市之稅充撫賞

孝宗弘治元年五月命北人入貢者聽其貿易給事中夏祚等言彼外稱納貢內蓄奸謀恐譯字通事等貪其賄賂以中國情事告之為害匪淺尚書余子俊以為待之不厚恐傷向化之心但乞榜示京師軍民不許欺凌聽其公平貿易為便祚等遂復劾子俊帝曰開市亦舊例惟禁約私交毋洩漏情事有司其知之

十八年五月福餘衛酋長諸海等款塞悔過請通互市如故至武宗正德時令驗放入市者依期出境不許挾弓矢非互市日毋輒近塞垣

武宗正德元年十月以御馬監劉彝管福建市舶司事　三年十月命各番進貢毋得入境市物其以物售之者治以重罪通事王喜等奏哈密使臣舍音和善等來貢夾帶私物虛縻供給禮部奏各番朝貢例許稍挾私貨蓋羈縻遠人宜俯順其情也且哈密城池之役舍音和善亦與有勞須加寬假以示恩意其獲賜鈔錠數多輸之于彼既無所用而載之于途大有所費宜移文鎮巡官等聽其量帶方物來京貿易但不可入境市物以勞驛傳帝從之故有是命

十二月許泰寧等三衛番人入貢還市牛及田器禮部請遣通事件回為之平市仍命鎮撫官戒之勿雜市違禁器物因擾害地方制可　四年三月詔以內官監畢真代熊宣領廣東市舶司暹羅國船有為風飄泊至廣東境者鎮巡官會議稅其貨以備軍需市舶太監熊宣計得預其事以要利乃奏請于帝禮部議阻之詔以宣妄攬事權令回南市辦事以真代之至五年七月真言舊制泛海諸船皆市舶司專理近領于鎮巡及三司官乞如舊便禮部議市舶職司進貢方物其泛海客商及風船番船非敕旨所載例不當預中旨令如熊宣舊例行宣先任市舶嘗以奏請兼理為禮部所劾而劉瑾私真乃謬以為例云

世宗嘉靖二年罷市舶司時日本使宗設宋素卿分道入貢互爭真偽市舶中官賴恩納素卿賄右素卿宗設遂大掠寧波給事中夏言言倭患起于市舶遂罷之市舶既罷日本海賈往來自如海上姦豪與之交通法禁無所

以虛値轉鬻牟利而値不時給以是搆亂乃申嚴海禁毀艅艎奏請鐫諭戒大姓不報然是後通番大猾紈輒以施轉爲寇賊　二十六年倭寇百艘久泊寧台數千人登岸焚劫浙江巡撫朱紈訪知舶主皆貴官大姓市番貨皆以虛値轉鬻牟利而値不時給以是搆亂乃申嚴海禁毀艅艎奏請鐫諭戒大姓不報然是後通番大猾紈輒以便宜誅之御史陳九德劾紈專殺啟釁帝遝紈聽勘紈既黜姦徒益無所憚外內交訌釀成大禍汪直徐海陳東麻葉等起而海上無寧日矣三十五年倭寇大掠福建浙直都御史胡宗憲遣其客蔣洲陳可願使倭宣諭還報倭志欲通貢市兵部議不可乃止

三十年三月以總兵仇鸞言詔于宣府大同開馬市命侍郎史道總理之諳達以去歲冬自宣府求貢朝議不允入春請求益數屢叩宣大諸邊陳款求通貢市于是宣大督撫蘇祐等以其事聞略曰去年諳達逆天犯順震驚畿輔今者復屢以貢市爲請雖變詐難以遽信而揆情度勢有難直拒者在諳達以求貢爲名其詞順而朝廷許之其體尊第當不忘戒備外示羈縻內修戰守令其將各部入衆於宣大延寧分投開市以我之布帛米糧易彼之牛羊騾馬既可以中彼所欲亦可因以壯我邊備詔兵部會廷臣議咸寧侯仇鸞等議永樂成化間諳達等求開馬市皆嘗設于遼東以待海西女眞及朶顏三衛諸國今宜比照遼東事例暫爲允許請命練習邊事大臣一員奉敕諭大同選委彼所素服之參遊一員會同總督鎭巡召集部落宣諭威德許於大同五堡邊外開立馬市兵部發馬價銀十萬兩買紬緞等物充用其宣府延寧諸鎭聽各督撫酌量地方與就近各國部落開市每年四次俱於季終約限馬數仍諭各鎭嚴兵益備用戒不虞其綏撫防範事宜悉聽差去大臣酌議務求經久可行俟市易畢日還京帝意猶未決以問大學士嚴嵩嵩以一年四次期密而費廣惟許開二次爲宜乃命歲開二次馬價如議給發各總鎭仍嚴緝姦細毋令私自交通爭利啟釁洩漏邊情違者重治不貸尋又諭吏部致仕侍郎史道以原職兼僉都御史前赴大同經略邊事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以讎恥未雪而遽議和示弱大辱國乃奏言十不可五謬疏入帝頗心動仍下鸞及大學士嚴嵩尚書趙錦等議鸞攘臂詈曰豎子目不覩寇宜其易之諸大臣遂言遣官已行勢難中止已而諳達數敗盟入寇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幣未出境警報隨至帝始悟之召道還

然諸部嗜馬市利未敢公言大舉而邊臣亦多畏懾以互市啗之明年罷大同馬市宣府猶未絕抄掠不已乃并絕之　三十九年正月淮揚巡撫唐順之議復三市舶司部議從之順之先以右通政視師浙直既擢淮揚巡撫乃條上海防善後事宜凡七事其一謂浙福廣三省原設三市舶司所以收其利權而操之於上使姦民不得乘其便今數者既廢壞宜令諸路酌時修舉從之　四十四年九月罷寧波市舶司先是言者嘗欲比廣東事例開市舶以通海夷至是浙江巡撫劉畿言寧波舊設市舶司聽其貿易征其舶稅行之未幾以近海姦民侵利啟釁故議裁革今人情狃一時之安又復議復不知浙江沿海港口多而兵船少最難關防此聲一開則島夷嘯聚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戶部亦以為然事遂寢

穆宗隆慶五年九月復開宣大等處互市先是嘉靖三十九年正月寇犯宣府洗馬林等堡副總兵馬芳督兵拒卻之又福餘衛酋長博囉等入開原馬市索賞不遂夜襲殺哨軍遁出關至隆慶四年十月諳達孫巴罕鼐濟來降五年八月許河套部互市九月三鎮貢市成蓋自封貢互市之議起而宣大互市復開邊境稍靜然撫賞甚厚要求滋甚邊費反過當矣

神宗萬歷二十七年二月分遣中官領浙江福建廣東市舶司自嘉靖末年福建開而復禁至是復通福建互市惟禁市硝黃已而兩市舶司悉復以中官領職如故　二十三年開遼東義州木市從巡撫李化龍請也　二十六年又從巡撫張思忠奏罷之遂并罷馬市　二十九年十二月詔復朵顏馬市時長昂與董呼哩等皆納款又請復寧前木市亦許之　三十年閏二月復河套諸部貢市至三十三年夏詔革東部市賞三十五年許東部齋桑及哈爾吉等復貢市閏六月復河套諸部貢市

熹宗天啟三年正月紅夷遣人求互市福建巡撫商周祚言紅夷入我彭湖專人求市辭尚恭順及見所請不允突駕五舟犯我內地殺官兵殺傷後乃遣人請罪仍求互市蓋夷雖無內地互市之例而閩商給引販咬𠺕吧者原未嘗不與紅夷交易今許止遵舊例仍往咬𠺕吧市販不許在內地另開互市之名諭令速離彭湖揚帆歸國詔兵部議至四月周祚以紅夷遵諭拆城徙舟報聞命兵部知之　四月詔發馬價銀赴大同預備明年互市太僕寺老銀

三萬解赴大同預備四年互市馬價之用從樞臣董漢儒請也　五年正月又于常盈庫貯馬價銀內動支一萬兩差官解赴陝西備五年互市五月通政使參議楊紹震言宜令各官撫賞俱用折色而別以布帛茶酒及奇異玩好等物置爲官市高其價而貨之使彼中我術而莫喻利歸我而不知部覆請移咨樞輔採擇施行帝然之至愍帝崇禎元年革廣寧及薊鎭塞外諸部賞諸部饑告糴不許自此遂無復有貢市事

皇朝通考順治二年設張家口古北口章京時命哈薩克哈岱張家口滿都布賚駐古北口　諭之曰爾等駐防之地凡外藩各蒙古來貿易者俱令駐於邊口照常貿易毋得阻抑其喀爾喀部落來市馬者令駐於口外申報戶部又定陝西以茶易馬之例先是元年定與西番易馬例每茶一篦重十斤上馬給茶篦十二中馬給九下馬給七至是年差御史轄五茶馬司戶部言陝西地方召商茶以易番馬向有照給金牌勘合之制備查前明詔諭通接西番關隘處所撥官軍巡守不許私茶出境凡進貢番僧應賞食茶須給勘合行令四川布政司撥發有茶之倉照數支放不許於湖廣等處收買私茶違者盡數入官仍將伴送人員等依律問罪此舊例所當遵行者若金牌一項係明初事例至永樂十四年已經停止今我　朝定鼎各番慕義馳貢金牌似不必用但以茶易馬務須酌量價值兩得其平無失柔遠之義從之三年議令吐魯番貢使置買器物照舊例額數禮部言舊例吐魯番國進貢來使於京師置買器物額數每人茶五十斤磁碗碟五十雙銅錫壺五執各色紗羅及緞共十五匹絹三十匹青白布三十匹夏布三十匹棉花三十斤花毯二條紙馬並各色紙共三百張各色顏料五斤糖菓薑每樣三十斤藥材三十斤烏梅三十斤黑白礬共十斤照此定例置買其龍鳳黃紫各色之物及鞍轡弓箭刀不許置買所應買諸物兵馬司差役同通事監視買賣兩從其便如盜買違禁之物買賣並監視人役一併治罪會同館許開市五日自京起程後牛羊犂鏵鐵鍋至臨洮府蘭州與本處軍民交易亦買賣各從其便仍令監視護送官兵加意謹防送至關上其至蘭州交易者亦不許置熟鐵及各項兵器令照舊例交易從之四年議佛朗西國互市人禁止入省戶部議覆兩廣總督佟養甲疏言佛朗西國人寓居濠鏡澳以攜來番貨與粵商互市蓋已有年後深入省會至於激變遂行禁止今督臣以通商裕國爲請然前事可鑒應仍照前明崇禎十三年禁其入省之例止令商人載貨下澳貿易從之

十二年准荷蘭國貢使在館交易禮部言荷蘭國從未入貢今重譯來朝誠朝廷德化所致念其道路險遠准五年一貢貢道由廣東入至海上貿易已經題明不准應聽在館交易照例嚴飭違禁等物得　旨荷蘭國慕義輸誠航海修貢念其道路險遠著八年一次來朝以示體恤遠人之意是年八月其貢使歸國特降　敕諭賜其國王曰惟爾荷蘭國墨投為也甲必丹物馬綏掘僻在西陲海洋險遠歷代以來聲教不及乃能緬懷德化效慕尊親擇爾貢使杯突高嚙惹諾皆色等赴闕來朝虔修職貢地逾萬里懷忠抱義朕甚嘉之用是優加錫賚大蟒緞二匹粧緞二匹倭緞二匹閃緞四匹藍花緞四匹青花緞四匹藍素緞四匹帽緞四匹衣素緞四匹綾十匹紡絲十匹羅十匹銀三百兩以報孚忱至所請朝貢出入貿易有無雖灌輸貨貝利益商民但念道里悠長風波險阻舟車跋涉閱歷星霜勞勩可憫若朝貢頻數猥煩多人朕皆不忍著八年一次來朝員役不過百人止令二十人到京所攜貨物在館交易不得於廣東海上私自貨賣爾其體朕懷保之仁恪恭藩服慎乃當職祇承寵命　又准吐魯番貢使在館交易　諭吐魯番阿布都拉哈曰朕膺茲大命綏定萬方凡所屬外國無不輸誠臣服來貢方物爾吐魯番國早識時勢貢賦維謹今又遣使入貢誠篤之意實可嘉悅念爾國遠隔山河跋涉不易宜加賞賚用勸忠誠特賜爾緞三百三十八匹絹七百二十三匹自此以後著五年一次來貢入關不得過百人不許攜帶婦女進京止許三十人餘留駐甘肅俟進貢人歸時即令一齊出關不得久留內地至所帶貨物許在京會同館照例貨市無得沿路借端遷延騷擾其進貢西馬四匹蒙古馬十匹外不必多貢

十四年遣官察審朝鮮國人私買硝藥朝鮮國王之弟李濬回國隨行員役違禁擅買硝藥行至鳳凰城為城守章京搜獲之李濬不肯縛送私買人反為哀求容隱奉　諭旨遣內大臣阿魯哈大學士額色黑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能圖吏部左侍郎禪代往朝鮮同該國王察審議罪

十五年停止官員往朝鮮國貿易　諭禮部曰朝鮮恭順有年尤厪體恤聞遣使該國多員貿易滋擾朕心殊為不忍嗣後凡有事差往使臣止用正副使各一員務擇諳習禮儀任事謹恪者其八分人員隨往及貿易俱行停止

十八年達賴喇嘛及干都台吉請於北勝州互市以馬易茶從之

康熙二年停止朝鮮國王開送貨物印文凡外藩貨物有該國王印文開送者准其貿易朝鮮陪臣下人應山等帶貂皮一百張印文內並未開載經禮部奏聞得 旨免其議罪交易貨物聽其隨便攜帶至日報部於會同館交易該王印文著停止應禁之物回時令邊關官員詳細嚴察

七年議外國人貨物非貢期不准貿易凡外國人非進貢方物之期來邊界處所貿易者會典並未開載惟康熙二年准荷蘭國貿易一次康熙三年准暹羅國貿易一次隨於康熙五年永行停止非係貢期槩不准其貿易從之

八年以廣南國船貨仍給來使先是廣東都司劉世虎等駕舟巡海遇風飄至廣南境內廣南國王差趙文炳等送歸幷帶來貨物船隻奉有確查議奏之 旨至是禮部議劉世虎等帶去之兵尚有十九名未回應降二級其趙文炳等雖奉廣南國印文差遣而實係中國之人或留或遣請 旨定奪現在禁海其帶來之物不便貿易應交送戶部得 旨廣南國差趙文炳等送劉世虎等歸粤殊爲可嘉著該督給以照驗遣歸廣南船貨不必入官仍給來使爲修理船隻之用劉世虎等風飄是實著免罪

十八年禁兵民販米出海浙江沿海兵民販賣糧米特遣戶部郎中布詹等巡海令其不時訪緝杜絕以靖海氛

二十二年令厄魯特噶爾丹博碩克圖來使往張家口歸化城交易 上諭大學士等近觀厄魯特噶爾丹博碩克圖來使較前漸多每一次常至數百人聞其沿途遇邊外游牧蒙古肆行擾害外國之人若行痛懲又恐失柔遠之意彼處遣來人員當有定數不可聽其意爲多寡嗣後正使頭目酌量數人令進關口其餘人等或令在張家口外或在歸化城交易事畢應即遣回 又令馬喇等領庫帑於軍前市易時阿達哈哈番馬喇等以茶布往征羅刹軍前市易 上諭茶布不必攜往可於戶部支銀四千兩量買諸物馳驛抵彼換取牛羊糧米以備軍需勿得脅制民間各任其便

皇朝通志二十三年奉 旨開海禁許江南浙江福建廣東沿海民人用五百石以上船隻出洋貿易地方官登記人數船號給發印票防汛官驗放又准暹羅國貢船在虎跳門貿易具報之後即放入河下不必入店封鎖俟部文批回

文淵書局石印

二十四年嚴飭開洋貿易滿漢人民議政王大臣等言今海內一統滿漢人民俱同一體應出洋貿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反爲不便應嚴加禁飭如有違法者該督撫即指名題叅　又免外國貢船抽稅禮部議覆福建總督王國安疏言外國貢船請抽稅令其貿易應如所請　上以進貢船隻若行抽稅殊失大體悉免之　又令朝鮮國照常貿易朝鮮國王李焞言國內牛多疫死民失耕種請暫停互市禮部奏李焞詭言妄奏不合應罰銀一萬兩得旨此事本當如議但係外藩小國姑宥此一次仍令照常貿易又酌減洋船丈抽之例先是二十三年特開海禁令福建廣東沿海民人許用五百石以下船隻出海貿易地方官登記人數船頭烙號給發印票防汛官驗放撥船巡哨如有大船出洋夾帶禁物者罪之其海口內橋津舟車等物停止徵收江浙二省亦照此例至是監督宜爾格圖言粵東向有東西二洋諸國來往交易係市舶提舉司徵收貨稅明隆慶五年以夷人報貨奸欺難於查驗改定丈抽之例按船大小以爲額稅西洋船定爲九等後因夷人屢請量減抽三分東洋船定爲四等　國朝未禁海以前洋船詣粵照例丈抽但往日多載珍奇今係雜貨今昔殊異十船不及一船請於原減之外再減二分東洋船亦照例行至江浙閩廣俱經開海若不畫一恐啟外夷趨避之端應照粵省量減此等丈抽船隻裝載回國或因風水不順飄至他省查驗印票即便放行其四省印烙船隻往外國貿易者亦照此例從之

二十五年禁止土司番蠻交界處販賣軍器禁物兵部議覆四川陝西總督禧佛疏言川省地廣民稀土司番蠻雜處恐有私收軍器禁物及射利奸徒勾串賣給等弊請嚴行禁止定例處分應如所請嗣後土司番蠻交界處有將軍器禁物販賣者杖一百發邊遠充軍該管官知情故縱者一例治罪如失於覺察州縣官并專汛武職俱降四級調用府道及兼轄武職官俱降二級該管總兵官降一級督撫提督各罰俸一年從之

皇朝通志二十五年定厄魯特部落如噶爾丹等四大台吉准令來京互市其餘小台吉俱於張家口互市著爲例

二十八年暫開寧夏等處互市先是領侍衛大臣索額圖等與俄羅斯來使議定分界事宜至是遣官立碑於界凡一切行旅有來往文票者許其貿易不禁自是遣使通貢互市不絕

皇朝通考三十三年禁商人在外國造船私帶軍器九卿會議浙江巡撫張鵬翮疏言定例出洋貿易船隻地方

官印烙給以票照禁帶軍器出洋乃有內地商人在外國打造船隻帶有軍器出入關口旣無印烙可據又無照票可憑地方官難以稽查請一槩禁止至暗帶外國之人偷買犯禁之物者并嚴加治罪應如所請從之

皇朝通志二十五年令洋海商船往天津海口運米至奉天販賣給以僱値其裝載貨物但收正稅槪免雜費時進征噶爾丹　特諭隨軍貿易之人固不可少若縱其貿易又至紊亂應於某營相近卽令某營之夸蘭達派出章京於一里外駐劄准其貿易倘貿易之人不遵法禁卽行正法隨帶之人亦治罪軍士或私售米糧及强買搶奪定加重罪　又理藩院言官兵經行蒙古地方應令蒙古人沿途販賣駝馬牛羊等物得　旨理藩院可另設一營其販賣駝馬牛羊人等卽在理藩院營內貿易每軍營派官一員專司其事如有指稱貿易行竊者不分首從以軍法論

皇朝通考三十六年准鄂爾多斯於定邊花馬池平羅城貿易鄂爾多斯貝勒松阿喇布言向准臣等於橫城貿易今乞於定邊花馬池平羅城三處令諸蒙古就近貿易　上命大學士戶部兵部及理藩院會同議奏尋議應俱如所請令貝勒松阿喇布等及地方官各自約束其人勿致爭鬬從之　又准朝鮮國於中江地方貿易米穀朝鮮國王李焞請於中江地方貿易米糧奏　諭旨朕撫馭天下內外視同一體朝鮮國王世守東藩盡職奉貢克效敬愼今聞連歲荒歉百姓艱食朕心深爲憫惻今盛京積貯甚多著照該國王所請於中江地方令其貿易是月遣戶部侍郎貝和諾往奉天督理朝鮮糴米事務尋戶部遵　旨議言奉天米石運至中江貿易應令殷實誠信之人取具地方官印結前赴奉天領米輓運照時價交　盛京戶部所賣米不許過倉石二萬石其朝鮮進貢來使有貿穀帶去者聽又鹽商張行等呈稱情願前往朝鮮貿易應令將銀買倉米二萬石運往俟朝鮮歲稔時停止此時運往米石令伊國將所產之物酌量兌換從之明年正月遣吏部右侍郎陶岱將運往朝鮮米三萬石以一萬石賞賚朝鮮國以二萬石平糶其商人貿易米二萬石交與戶部侍郎貝和諾監視尋朝鮮國王李焞奏　皇上創開海道運米拯救東國以甦海澨之民饑者以飽流者以還目前二麥熟稔可以接濟八路生靈全活無算下所司知之　御製海運賑濟朝鮮記曰朕聞救災拯患王政所亟是以夙夜求莫雖在遐荒絕域猶若痌瘝乃

身矧屬在藩維苟有疾苦何忍一日置也康熙三十六年冬朝鮮國王李焞奏比歲薦饑廩庾告匱公私困窮八路流殍相續於道籲懇中江開市貿穀以甦溝瘠俾無殄國祀朕深爲惻然立允其請遂於次年二月命部臣往天津截留河南漕米用商船出大沽海口至山東登州更用雞頭船撥運引路又須發帑金廣給運值緩徵鹽課以鼓勵商人將盛京所存海運米平價貿易共水陸運米三萬石內加賚者一萬石朝鮮舉國臣庶方藜藿不充獲此太倉玉粒如坻如京人賜之食莫不忭舞忻悅凋瘵盡起該王具表陳謝感激殊恩備言民命續於既絕邦祚延於垂亡蓋轉運之速賑貸之周亦古所未有也朕念朝鮮自 皇祖撫定以來奠其社稷綏其疆宇俾世守東藩奉職修貢恩至渥矣茲者告饑不憚轉輸數千里之勞不惜糜費數萬石之粟環國土而戶給之非獨一時救災拯患實所以普澤藩封而光昭 先德也是烏可以無記

皇朝通志二十九年准哈密人於甘肅貿易又准湖廣鎮草苗民於每月三日聽其互市限時集散

皇朝通考四十一年遣官偕喇嘛監督打箭爐貿易喇嘛達木巴色爾濟郎中舒圖員外鐵圖等往打箭爐地方監督貿易 上諭之曰爾等至彼即將奉差情由移文第巴須文辭明悉令彼速遣大喇嘛來監督貿易倘若遲滯將我等撤回永遠不得貿易矣其稅銀不取於彼就我國商人征之不可專以稅額爲事若立意取盈商賈不至與禁止何異此項錢糧不多勿以此注念又 諭達木巴色爾濟曰爾移文第巴其辭須云爾等務遵旨行事倘若有違不但無益爾等即我喇嘛亦無益處達木巴色爾濟奏曰倘第巴不將厄爾德尼濟農解至則臣不令其人貿易濟隆胡土克圖與青海人衆係我 朝之人令其照常貿易 上曰俱令照常貿易

四十六年令出洋漁船照商船式改造大學士馬齊等言閩浙總督梁鼐請將出洋漁船照商船式樣改造雙桅 臣等遵 諭問梁鼐據稱飄洋者非兩桅船則不能行且漁船入戶所倚爲生者非但捕魚而已亦仗此裝載貨物以貿易也若准其立雙桅裝載貨物甚便於民得 旨旨如議行

皇朝通志四十七年都察院僉都御史勞之辨言江浙米價騰貴皆由奸商販運外洋之故請申飭海禁不許商船往來戶部議以開設海關商民兩益不便禁止祇令該督撫提鎮於江南崇明劉河浙江乍浦定海各口加兵盤緝

私販米糧於是著部院保舉賢能司員前往巡察

皇朝通考五十三年編刻商船漁船巡哨船字號并船戸人等各給腰牌兵部議准江蘇巡撫張伯行疏言商船漁船與盜船一並在洋行走難以識辨以致剽盜時作商船被害嗣後商船漁船前後各刻商漁字樣兩傍刻某省某府某州縣第幾號商船漁船及船戸某人巡哨船隻亦刻某營第幾號哨船商漁各船戸舵工水手客商人等各給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貫庶巡哨官兵易於稽查至漁船出洋時不許裝載米酒進口時亦不許裝載貨物違者嚴加治罪從之

皇朝通志五十五年給甘肅地方出口印票聽其貿易又定福建商船往臺灣澎湖貿易者臺灣厦港兩汛撥哨船護送時以南洋有呂宋噶喇吧兩處係紅毛西洋泊船之所其地多匿藏盜賊官兵出哨船止一二隻一遇盜船四五隻勢不能敵又內地民人希圖獲利往往私載米糧販易或并將去船售賣甚至有留在彼處者　上以該地常留漢人即海賊之藪又往年由閩運米至粤所僱民船三四百隻每隻二三四十人通計數千人聚集海上而臺灣民人時與呂宋人往來皆當加意防範因　召廣州將軍浙閩總督兩廣總督入京　詔大學士九卿等會同詳議嗣於五十六年議定內地商船照舊來往東洋不許出南洋貿易其外國夾板船仍聽其貿易凡洋船初造時報明海關監督地方官親驗印烙取船戸甘結并將船隻丈尺客商姓名貨物及收泊何處塡給船單沿海官照單嚴查按月冊報督撫存案每日食米人各一升餘米一升以防風阻如有越額載米者治罪其私買船隻偷越禁地或留在外國者殺無赦

皇朝通考五十六年禁止商船往南洋呂宋噶喇吧等處貿易酌定造船印烙結單并船戸商人食米額數其賣船與外國及留在外國者立法究治先是五十五年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訪聞海外有呂宋噶喇吧兩處地方噶喇吧乃紅毛國泊船之所呂宋乃西洋泊船之所彼處藏匿盜賊甚多內地之民希圖獲利往往於船上載米帶去并賣船而回甚至有留在彼處之人不可不預爲措置也復　諭大學士九卿等曰朕南巡過蘇州時見船厰問及咸云每年造船出海貿易者多至千餘回來者不過十之五六其餘悉賣在海外齎銀而歸官造海船數十隻尚

需數萬金民間造船何如許之多且有人條奏海船龍骨必用鐵梨笏木此種不產於外國惟廣東有之故商人射利偷賣即加查訊俱揑稱遭風打壞此中情弊速宜禁絕海外有呂宋噶喇吧等處常留漢人自明代以來有之此即海賊之藪也官兵出哨或遇賊船四五隻官兵船止一二隻勢不能敵舵工又不奮力向前將領亦無可如何不過尾追而已何能勦滅邪張伯行曾奏江浙之米多出海販賣斯言未可盡信然不可不爲預防出海貿易海路或七八更遠亦不過二十更所帶之米適用而止不應令其多帶再東洋可使貿易若南海商船不可令往第當如紅毛等船聽其自來耳且出南洋必從海壇經過此處截留不放豈能飛渡乎又沿海礮臺足資防守明代即有之應令各地方設立往年由福建運米廣東所僱民船三四百隻每隻約用三四十人統計即數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範臺灣之人時與呂宋人往來亦須預爲措置朕令廣州將軍管源忠浙閩總督滿保兩廣總督楊琳來京陛見亦欲以此面諭之爾等俟管源忠等到京後會同詳議具奏至是議凡商船照舊令往東洋貿易外其南洋呂宋噶喇吧等處不許前往貿易於南澳地方截住令廣東福建沿海一帶水師各營巡查違禁者治罪其外國夾板船照舊准來貿易令地方文武官嚴加防範嗣後洋船初造時報明海關監督地方官親驗印烙取船戶甘結并將船隻丈尺客商姓名貨物往某處貿易塡給船單令沿海口岸文武官照單嚴查按月冊報督撫存案每日食米人各一升并餘米一升以防風阻如有越額之米查出入官船戶商人同罪小船偷載米糧剝運大船者治罪如將船賣與外國者造船與賣船之人皆立斬所去之人留在外國將知情同去之人枷號三月該督行文外國將留下之人令其解回處斬沿海文武官如遇私賣船隻多帶米糧偷越禁地等事隱匿不報從重治罪從之

皇朝通志五十七年定來往臺灣各船取具保結赴厦門盤驗其保結商船責之保家商船水手責之船戶貨主漁船責之澳甲同䑸各船限定人數凡單身遊民無照者不許偷渡犯者官兵船戶民人及該管官一體論罪時碣石總兵官陳昂言夷商種類甚多奸宄莫測應令督撫關差諸臣設法防備部議夷商懾服有素應聽其照常貿易沿海文武官弁但於夷船泊岸時不時防衛無致失所從之又以兩廣總督楊琳言禁止澳門夷商夾帶中國人并內地商人偷往別國貿易

皇朝通考五十八年議定蒙古及西藏茶禁議政王大臣等議覆都統法喇疏言蒙古地方及西藏人民皆藉茶養生我　皇上憫念青海與裏塘巴塘人衆非茶難以度日將作何定數分晰禁止之處令臣等詳議臣等思唐古忒之人皆爲賊所廹脅難禁其養生之物但松潘一路茶價甚賤青海一帶積茶必多應暫行嚴禁俟其懇請時再酌定數目令其買運至打箭爐外最近者爲裏塘應遣官招撫令營官造具所管番寨戶口淸册酌量定數許其買運巴塘以外亦照此例其打箭爐一路當視番情之向背分別通禁應如所請從之

五十九年又禁止出洋商船攜帶礮位軍器

六十一年詔暹羅國分運米石至福建廣東寗波等處販賣大學士等奉　諭暹羅國人言其地米饒價賤二三錢銀卽可買稻米一石朕諭以爾等米旣甚多可將三十萬石分運至福建廣東寗波等處販賣不必收稅

雍正二年准暹羅國運來米石照粵省時價發賣并免壓船貨稅廣東巡撫年希堯言暹羅國王入貢稻種果樹等物應令進獻并運米來廣貨賣得　旨暹羅國王不憚險遠進獻稻種果樹等物最爲恭順殊屬可嘉應加獎賚其運來米石令地方官照粵省時價速行發賣不許行戶任意低昂如賤買貴賣甚非朕體恤小國之意嗣後且令暫停俟有需米之處候旨遵行其壓船隨帶貨物槪免徵稅

三年禁止各邊及邊外商人在出兵處販賣重價之物　諭兵部理藩院曰聞阿爾泰出兵處買賣人俱圖重利將豬鵞雞鴨燒酒之類販運彼處一豬價銀十數兩小豬與鵞四五兩雞鴨數兩酒一斤亦數兩必索重價方賣因此官兵花費錢糧以致窮乏出兵處官兵每月給有錢糧米石食用不爲不足牛羊野獸之肉得食足矣何必重價買貴物以恣口腹乎爾部應將各邊與邊外人通行曉諭除布帛茶烟應用等物許賣外凡豬鵞燒酒等嚴行禁止嗣後若有偷賣者許出兵人等任其取用　又議令青海諸部落移於河州松潘西寗等處隨時貿易議政王大臣等覆准奮威將軍岳鍾琪疏言大將軍年羹堯奏定前例青海與內地之人每年於二八月貿易兩次擇定納喇薩喇地方爲交易之所經議政大臣議改四季交易已覺寬容今查親王察罕丹津公拉扎卜等諸台吉部落居住黃河之東切近河州去松潘亦不甚遠向來原在河州松潘兩處貿易今若令於納喇薩喇二處恐不足供黃河東

西兩翼蒙古易賣莫若仍令在河州松潘貿易終覺穩便河州定於土門關附近之雙城堡松潘定於黃勝關之西河口此二處俱有城堡房屋地方寬闊水草俱好利於互市可為永久再查郡王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鼐郡王色布騰扎勒等諸台吉部落住牧黃河西邊相近西寧請將貿易之地移在西寧口外丹噶爾寺至蒙古貿易全藉牲畜每在六月以後請每年不定限期仍聽不時貿易則蒙古商販均獲利益矣從之五年議開閩省洋禁兵部覆准福建總督高其倬疏言閩省福興漳泉汀五府地狹人稠自平定臺灣以來生齒日增本地所產不敷食用惟開洋一途藉貿易之贏餘佐耕耘之不足貧富均有裨益從前暫議停止或慮盜米出洋查外國皆產米之地不藉資於中國且洋盜多在沿海直洋而商船皆在橫洋道路不同又慮有洩漏消息之處現今外國之船許至中國廣東之船許至外國彼來此往歷年守法安靜又慮有私販船料之事外國船大中國船小所有板片桅柁不足資彼處之用應復開洋禁以惠商民并令出洋之船酌量帶米回閩實為便益得　旨如議並令該督詳立規條嚴加防範　又嚴飭閩粵守口官稽查洋船照票其從前逗留外洋之人不准回籍奉　諭旨昔年曾奉　聖祖仁皇帝諭旨海外噶喇吧乃紅毛國泊船之所呂宋乃西洋泊船之所彼處藏匿盜賊甚多內地之民希圖獲利往往留在彼處不可不預為措置隨經廷臣與閩廣督撫議令內地之人留在外洋者附洋船帶回准行在案此乃聖祖仁皇帝綏靖海疆且不忍令內地之民轉徙異地實仁育義正之盛心也但數年以來附洋船而回者甚少朕思此輩多係不安本分之人若聽其去來任意伊等益無顧忌輕去其鄉而飄流外國者益眾矣嗣後應定限期若逾限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無可憫惜朕亦不許令其復回如此則貿易欲歸之人不敢稽遲在外矣將此交與高其倬楊文乾常賚悉心酌議並如何定例年月之處一併詳議具奏尋議康熙五十六年定例出洋貿易人民三年之內准其回籍其五十六年以後私去者不得徇縱入口久已遵行在案又現住外洋之船或去來人數不符或年貌互異者即係頂替私回應嚴飭守口官於洋船回時點對照票細加稽查如有情弊將船戶與汛口官員分別治罪至閩粵洋船出入總在廈門虎門守泊嗣後別處口岸概行嚴禁得　旨康熙五十六年定例之時隨據福建等省奏報回籍者幾及二千餘人是出洋之人皆已陸續返棹爲存留彼地者皆甘心異域及五十六年以

從違禁私越者也方今洋禁新開禁約不可不嚴以免內地民人貪冒飄流之漸其從前逗留外洋之人不准回籍餘依議又以朝鮮國人逋負內地商銀六萬餘兩奉　諭旨前商人胡嘉佩等虧空帑銀開出朝鮮國人賒欠銀六萬餘兩以抵公項朕恐胡嘉佩等開報不實累及外國令行文詢問並令內地貿易之人與朝鮮欠賬之人在中江地方質對明白使不得互相推諉以息擾累今據盛京禮部奏朝鮮國王李昑咨文朕見其辭甚支離意多巧飾據此則該國人欠銀之處顯然矣本應照議政所議令中外之人質對明白按數追還朕思當日朝鮮國已故國王李焞才幹優長政令嚴肅深蒙　聖祖仁皇帝眷注嘉獎李焞曾將伊國負欠之人正法想見其辦事之明向聞李昑柔懦無能權移於下觀此咨文推託牽强之語必其陪臣所為非該國王口氣蓋因不得自主之所致似此清查積欠之事該國王必不能辦理今若以不能辦理之事委之甚非朕柔遠之意此案不必質對其國人應還之銀著從寬免追此朕加恩於外藩並非疏法於內地也

六年准暹羅國商人運載米石貨物在廈門發賣免其納稅禮部議覆福建巡撫常賚疏言暹羅國王誠心嚮化遣該國商人運載米石貨物直達廈門請聽其在廈發賣照例徵稅委員監督嗣後暹羅運米商船來至福建廣東浙江者請照此一體遵行應如所請得　旨依議米穀不必上稅著為例　又定洋船出入海口期限并酌帶米石貨物之數從福建總督高其倬請也每年出口船隻令於四月內造報入口船隻於九月內造報如入口之船有賬未清不便即回者准俟來年六七月間回港有遭風飄泊他省者准取具該地方官印結齎回有舟行被劫無憑查據者飭取飄回餘人或鄰船客商等確供詳核倘故意遲延并徇私揑報分別究處每船所帶米石暹羅大船三百石中船二百石噶喇吧大船二百五十石中船二百石呂宋等處大船二百石中船一百石埗仔等處中船各一百石如有偷漏以接濟外洋例論罪油釘棕麻等物准其量帶仍注明數目以憑查驗

皇朝通志七年准浙江洋船照閩海例與洋船一體貿易並准粵東商人每歲冬春閒以茶葉瓷器色紙諸物往柔佛諸國互市許暹羅貢使購買騾馬并動用內庫銀給以價值又賞給京弓銅線定湖南民人往苗土貿易者給與印照塘汛驗照放行其苗人至內地貿易於苗疆分界之地設立市場該州縣派委佐貳官監視每月以三日爲期

不許越界出入先是呂宋等國口岸多聚漢人將南洋貿易禁止是年復令開市如故

皇朝通考九年禁止洋船販賣鐵鍋先是本年二月工部議准刑部尚書勵廷儀疏請凡有將廢鐵潛出邊境及海洋貨賣者照越販硝磺之律科斷至是廣東布政使楊永斌言定例鐵器不許出境貨賣而洋船私帶禁止尤嚴粵東所產鐵鍋每連約重二十斤查雍正七八九年造報夷船出口冊內每船所買鐵鍋少者自一百連至二三百連不等多者買至五百連并有至一千連者計算每年出洋之鐵約一二萬斤誠有關係應請照廢鐵例一體嚴禁違者該商船戶人等照廢鐵出洋例治罪官役通同徇縱亦照徇縱廢鐵例議處凡遇洋船出口仍交與海關監督一體稽查至商船煑食器具銅鍋砂鍋俱屬可用非必盡需鐵鍋亦無不便外夷之處得　旨鐵斤不許出洋例有明禁而廣東夷船每年收買鐵鍋甚多則與禁鐵出洋之功令不符矣楊永斌所奏甚是嗣後稽察禁止及官員處分商人船戶治罪之處悉照所請行粵東既行查禁則他省洋船出口之處亦當一體遵行永著為例

十年以湖南產鐵議禁運販出洋奉　諭旨楚南山嶺重複產鐵之處甚廣採取最易凡農民耕鑿器具窮黎之衣食皆取資於此歷年飭禁而刨挖難以杜絕但廢鐵出洋例有嚴禁楚南地方產鐵既多外來射利商販每於就近設爐錘鍊裝船運赴湖北漢口發賣或由漢口轉運兩江遞販以致出洋不得不立法查察以防其漸著湖廣督撫會同悉心妥議本地應否准其刨挖關口如何嚴行稽查務期民用有資而弊端可杜庶公私兩有裨益尋議設爐開採處所飭令地方官止許僱覓土著良民協同保鄰戶首出具並無隱匿奸商匪類印甘各結詳齎存案不許招集外來之人并嚴禁土苗不許裝運出境交易貨賣其本省商販在各屬產鐵處所收買轉運者令該商將鐵斤數目販賣地方逐一呈明該地方官驗明給與印照沿途經過關津隘口驗照放行如有照外夾帶私鐵據實報究從之　又令外藩置買軍器分別辦理理藩院奉　諭著行文外藩扎薩克伊等有來京置買軍器者若所買數少或係常物該部即發給部照令其出口若所買軍器甚多著該部請旨再令置買

皇朝通志十三年議定東省豆船經海運到江設立兩聯印票出入查驗如無印票照販米出洋例究治時呂宋國以麥收歉薄請以穀銀海參來廈門交糴　上諭該督撫提督轉飭有司照穀麥時價均平糶糴不許內地人

抑勒欺詐其自開海以來各項禁物仍不許出境并申明沿邊軍民藉端需索勒捐之弊

皇朝通考乾隆元年暹羅國請買銅斤　命賞給八百斤禮部言暹羅國昭丕雅大庫呈稱伊國造福送寺需用銅斤奉禁之後無從採辦懇請准其赴粤採買查銅斤關係鼓鑄禁止出洋定例已久今若准其採買恐日後奸商藉此爲由越境滋弊應毋庸議得　旨暹羅遠處海洋抒誠納欵採買銅斤一項該國王稱係造福送寺之用部議照例禁止不許令其採買固是今特加恩賞給八百斤後不爲例又令洋船交易抽稅按照舊例奉　諭旨朕聞外洋紅毛夾板船到廣時泊於黃埔地方起其所帶砲位然後交易俟交易事竣再行給還至輸稅之法每船按樑頭徵銀二千兩左右再照則抽其貨物之稅此向例也乃近來夷人所帶砲位聽其安放船中而於額稅之外將伊所攜置貨現銀另抽一分之稅名曰繳送亦與舊例不符朕思從前既有起砲之例此時何得改易於加添繳送尤非朕嘉惠遠人之意著該督查照舊例按數裁減並將朕旨宣諭各夷人知之　又准山西省口外聽民攜帶日用鐵器巡撫石麟言熟鐵爲軍器所資邊口與外夷相接是以廢鐵鐵貨潛出邊境及海洋貨賣者例禁綦嚴第查晉省沿邊關口東係出至察哈爾西係出至土默特今察哈爾地方現已設立豐州寗朔二衛鎮寗懷遠二所百姓挈眷居住備弁徵收地糧土默特地方設有歸化城同知等官自開殺虎口迄今數十年商賈農工趨負貿易內地民人難以數計近又築城招墾將來駐防官兵相聚益衆此二處口外雖地屬邊徼而較之別部落情形迥異內地民人遷居在外炊爨必用鐵鍋耕種必用鐵器建蓋房屋以及一切日用什物有非鐵不可者仰懇　聖恩將晉省沿邊殺虎口一帶關隘嗣後除鳥鎗腰刀等項及鐵條鐵塊廢鐵可造軍器者仍嚴禁外其餘民間一切需鐵之日用什器聽民攜帶出口但不許在該地方私行改造軍器責成該衛所各官及歸化城同知實力稽查如有違犯仍照例治罪則民用既便而禁令亦昭矣從之

皇朝通志二年　命朝鮮國仍循舊例在中江地方與兵丁交易八年酌定外洋貨船帶米萬石以上者免貨稅十分之五五千石以上者免十分之三其米照市價公平發糶若地方不能銷售官爲收買以補常平社義等倉或散給濱海標營兵糧之用自是商船往暹羅者亦多攜米歸來官照時價就廈口糶賣分散漳泉二郡其商民有自

備資本運米至二千石以上者按數分別生監民人賞給職銜十一年葫蘆國酋長蚌筑願以其地茂隆山銀廠抽課報解作貢解課三千七百九兩零赴雲南投誠且稱境內銀廠自中華人吳尙賢開採以來礦砂大旺廠地民人各守殷實天朝法度路不拾遺等語王大臣等議令雲南督臣曉諭卻之仍令將吳尙賢等違例出境查明具奏從之尋葫蘆國夷目籲請　天恩俯順夷情收受廠課雲督張允隨請減半收納以所收之半給賞該酋長以慰遠人歸順之意從之先是漢人往噶喇吧貿易留者甚衆生長其地者曰土生仔司漢人貿易者曰甲必丹時福建龍溪縣民陳怡老久居其國賄通夷目充甲必丹於十四年潛回廈門爲地方官訪獲　上聞仍令照例速遣

皇朝通考十三年福建巡撫陳大受言閩商赴暹羅國買米該國木料甚賤應請聽其造船運回給照查驗從之

十八年議定商船赴暹羅國買米之例先是十六年奉　諭旨朕閱潘思榘摺內本年六月內收入廈口暹羅商船一隻買回米四千石等語閩浙各處現在需米孔殷若官爲辦理豈不於民食更有裨益但慮官辦或致外人多疑或聞內地官爲購覓即乘勢居奇多方掯勒必致價值日益昂貴并使商船來往亦不能隨便攜帶著傳諭喀爾吉善潘思榘令其會同酌量若無此慮可於暹羅等國產米之處官爲購運或先行試買看其嗣後可以源源接濟不致啟番人掯勒之弊抑或應仍聽商人陸續運帶一一詳籌奏聞尋總督喀爾吉善等言該國地土廣不過百餘里戶口無幾每年餘米有無多寡並無一定官赴採買番情趨利如騖難免居奇昂價止宜聽商自行買運尙可資其緩急官爲購運未便舉行得　旨俞允至是喀爾吉善復言暹羅地方近年雖有商船帶回米石於民食不無裨濟但欲採買補倉勢須委員領帑而往買運若向商船招買過洋之米止可隨到隨糶不能日久貯倉今復加籌酌與其官買補倉不如仍聽商販帶運隨其多寡皆足有濟民食從之嗣是乾隆十九年以後該督等將節年南洋回廈各商船入口帶運米石奏請就廈糶賣分散漳泉二郡接濟民食并運米之商人酌量議敘經部議行令照依時價出糶仍不時巡察勿使奸民囤積射利有妨民食凡內地商民有自備資本領照赴暹羅等國運米回閩糶濟數至二千石以上者按數分別生監民人賞給職銜項帶二十二年議定甘省口外哈薩克交易事例先是本年十月將軍兆惠富德等言阿布賚請將馬匹赴烏嚕木齊貿易經大學士等議以烏嚕木齊路程窵遠商販稀少難以

聚集且初次辦理未能熟悉夷情莫若官爲經理俟試行一二年後定有章程再行招商承辦至是陝甘總督黃廷桂言烏嚕木齊距内地寫遠脚費浩繁重於貨本查烏嚕木齊與吐魯番相近此地運貨旣便又有屯種官兵彈壓照料不須多派交易之處似應於吐魯番爲妥再明歲交易止換馬匹哈薩克人等遠來所帶如有駱駝牛羊亦係軍營需用請一體收買其應需緞匹内府撥解絲色精良而官辦之後仍須招商恐成色畧減現請於陝甘採買各色緞二三千匹已足敷用至茶封則哈密現存茶七萬八千餘封爲數頗多布疋則巴里坤現存自哈密購買之雜色梭布三百對京庄布一千七百匹卽可運往選委道員同知各一員幷派副將酌帶備弁挑派兵丁一百名押運如有小本經紀願隨前往各聽其便下軍機大臣議尋議准烏嚕木齊距巴里坤雖遠而以哈薩克之至烏嚕木齊計之則又不啻數倍前據阿布賚所請業經奉　旨酌定准其在該處貿易似不應又行更易地方以失信於遠人且臣等原議原因烏嚕木齊商販難至是以暫令官辦卽云運費倍於貨本原可按其運費加定價值況哈薩克越在荒服而吐魯番近接邊陲建有城堡屯田較之烏嚕木齊之地方空闊可以隨處開列市集者不同若令貿易夷人往來於吐魯番恐吐魯番回民或有私相交易等事未免轉致滋擾應照原議仍在烏　易用昭大信至於收換馬匹專爲軍營備用如騸馬之外或有隨帶騍馬亦可酌量准收至駝牛二項哈薩克出產本少或有隨帶羊隻等畜足供軍需者自應一體收買其餘疲瘦牲畜及一切雜貨雖不應准其貿易但念夷人攜帶遠來或量爲減價收留以示節制緞匹一項應如所奏辦理茶封布匹尤係哈薩克人衆必需之物自應卽於現存内酌量運往餘均應如所奏行惟是明歲係哈薩克夷人初次貿易雖不必過於遷就致使將來援以爲例但一應價值交易之際必宜仰體　皇上柔遠之恩示以公平俾遐荒夷衆咸知　天朝大體畏服感悅方爲妥協應交該督轉飭派往之道協各員善爲經理尋黃廷桂覆奏道員范清洪同知范清曠二人向曾承辦軍需其餘貿易之事自必有熟練可委之人仰請　欽定一員俾之帶領舊時商夥先期來肅臣將交易各事宜與之講論明白屆期前往承辦較之素不曉習經紀之員實屬有益惟是烏嚕木齊相距遙遠如哈薩克貿易人等先期已至而我處貨物未到則遠人有守候之累若我處貨物先到而哈薩克或愆其期亦不免稽延時日致滋糜費並請　敕下將軍兆

惠富德曉示哈薩克將明秋何日起程約於何時可至烏嚕木齊先行通知咨會到臣以便依期齊至兩無守候更爲妥協下軍機大臣議尋議此交貿易各事宜誠非熟諳經紀者不能辦理應如所請將范清洪等於甘肅現任內調補一員令其酌帶熟練人員前往至所請交將軍兆惠曉示該夷先行咨會以便依期齊至等語查哈薩克初次貿易原與從前貿易者不同前既定以貿易之期該夷程途窵遠難以再令行文曉示應令該督一面咨詢將軍兆惠酌量計算程期先行知會一面辦運貨物總在七月初間齊赴該處如果彼此如期齊至固可即爲交易即哈薩克因路遠稍遲數日諒亦不致久費守候議入從之嗣於二十三年三月黃廷桂言本年七月內哈薩克在烏嚕木齊交易事宜臣遵照　廷議一切先爲備辦其陝省辦解緞三十匹業將二千匹運赴巴里坤收貯惟巴里坤現存布匹恐爲數尚少亦經酌量在甘凉肅辦解梭布三百對京庄布一千五百匹陸續運往收貯備用兹侍衛努三遵

旨自軍營回京抵肅臣思努三前在軍營於哈薩克情形最爲熟悉因將交易事宜詳悉詢問據稱哈薩克各部人皆散處凡有調遣會合之事俱各隨所願不能派定將來貿易人數或多或寡難以預定內地茶葉一項非其所好不必備往即糖蟒緞匹等類遠運來甘脚價繁重雖伊等心愛之物宜酌量配搭不可專用過多致爲成例惟各色姑絨褐子毡片毯子印花布等物夷地所無購運亦易若攙搭換易似爲至便再伊處女人皆以白布纏頭用處最多似宜寬裕備辦等語臣查烏嚕木齊道路遙遠需用之物若臨時備辦即緩不濟急姑絨褐子毡片係西寧蘭州等處出產臣擬分飭該布政司將此三項各辦一二千匹再辦毯子五百條印花布三百對添辦京庄白布一千匹以各屬所車徐徐運送到肅雇車轉運赴巴里坤收貯屆期一併馱運前往以備交易從之

皇朝通志二十四年西陲底定自闢展庫車阿克蘇烏什和闐葉爾羌喀什噶爾等處均設市集內地運往者綢緞褐氊色布茶封易回部驢馬牛羊翠羽花翎毛革金銀銅貨及麥蕎芻茭以寔邊境軍儲或遣官監運或聽軍民販載其物價悉照內地價值交易是年禁外洋夷船販運絲斤明年江蘇巡撫陳宏謀言各關差招商採洋銅向係置辦綢緞絲斤并糖藥等貨今絲斤已禁若將綢緞一概禁止所帶粗貨不敷易銅請將綢緞紵絹等准其買辦尋議將該商額辦銅本所有應需酌搭綢緞及裝載船隻酌定捲數斤兩責成乍浦上海二處官照例秤驗

輸稅使商人不得重複影射

皇朝通考二十五年議定銅船准帶紬緞數目先是絲斤出洋經大學士等議准御史李兆鵬條奏禁止尋江蘇巡撫陳宏謀言採辦洋銅向係置辦紬緞絲斤并糖藥等貨前往日本易銅回棹分解各省以供鼓鑄今絲斤已禁若將紬緞一槩禁止所帶粗貨不敷易銅請將紬緞紵絹等准其買辦尋部議令將該商等額辦洋銅共需銅本若干應需配搭紬緞若干裝載船隻若干并經由何口出洋何地輸稅查明具奏再議至是議定該商每年共辦銅二百萬斤需銅本銀三十八萬四千餘兩除雜費并置買藥材糖貨外應於每船配搭紬緞三十三捲分裝十六船每捲照向例計重一百二十斤毋許浮多每船三十三捲計額船十六隻應攜帶五百二十八捲責成浙江之乍浦江南之上海二處官員照例秤驗輸稅出口辦銅供鑄仍彼此隨時知會以杜重複影射并將糖藥紬緞各數出口日期及所收稅銀一面呈報該管上司轉詳報部并令該撫轉飭實力稽查如有夾帶偷越及守口官員通同徇隱情弊即行嚴參治罪

二十六年議准哈薩克等處貿易緞匹酌量顏色辦解并緞綾等項寬為預備先是哈薩克等處貿易緞匹經部議准各色緞匹飭令三處織造分股匀作兩年辦解至是陝甘總督楊應琚言伊犁阿克蘇等處咨取貿易紬緞內惟綾紬需用紅綠藍月白眞紫等色其緞匹一項回人惟喜青藍大紅醬色古銅茶色櫻色駝色米色庫灰油綠等色其月白粉紅桃紅小紅黃綠之緞俱不易換所有乾隆二十六年應辦緞匹請行令織造悉照所開顏色辦解再伊犁咨取之紅素倭緞青素倭緞白紡行文西安購買但各處需用甚多應絲白串紬及阿克蘇咨取之紅綠藍月白眞紫花綾等項現俱寬為預備請於二十六年帶辦紅素青素倭緞各二百五十匹白紡絲白串紬各一千匹紅綠藍月白眞紫花綾共五百匹計共三千匹同應辦解緞匹一併解送來肅部議應如所請從之

甘肅口外新疆自闢展庫車阿克蘇烏什和闐葉爾羌喀什噶爾等處市集交易大畧

闢展向無市集近日或用貨物易換或用銀錢糴買米麪因時貴賤無定價所用斗每一斗合京斗二斗秤一斤十六兩

庫車城中有買賣街往來客商並各處回民交易阿克蘇凡買賣貿易俱七日一集城市鄉村男婦咸集彼此以有

易無近亦有用銀交易者如米糧牛羊布匹等物各鄉村運至本城買賣設有牙行名達勒拉勒其稅十分抽一如本城人運至各城界上買賣亦憑經紀而不征其稅別有密圖瓦里伯克專管買賣田產諸務如回部各城至外番貨買物件無稅無定期攜至本城方起稅有巴濟吉爾伯克管理

烏什每七日在城中空處設集貿易一次城鄉男婦俱入集場以馬牛羊雞等畜及布匹衣服糧石菜蔬一切雜物彼此交易

葉爾羌以稻麥大麥高粱豆黍并絹布馬牛驢羊等物定價交市

和闐以麥蕎麥高粱黍并絹布馬牛驢羊等物定價交市諸物雜糧及馬畜俱用錢買馬畜俱由葉爾羌喀什噶爾販賣

喀什噶爾之市名曰巴雜爾七日爲期各村男婦聚其貨物相交易無經紀牙行其糧則麥麰高粱糜黍其貨則牛馬驢羊布匹價亦因時增減糧之多寡以查拉克計數貨之貴賤以大小長短爲衡如瓜果蔬菜草束柴薪之屬均倣此交易其錢名曰普爾五十之數爲一騰格折銀一兩後定爲滿百普爾以銅爲之其制小而厚中無方孔一面鑄回字一面鑄準噶爾字乾隆二十四年大功告成於葉爾羌設局開爐銷其普爾改鑄制錢以十萬騰格爲度現在回民以普爾向葉爾羌城易制錢新舊兼用越數年普爾銷盡則回地所用悉爲　國朝之制錢矣又喀什噶爾俗以織布爲業常以布與布嚕特安集延霍罕等處貿易馬牛驢羊諸畜

二十七年准嘆咭唎夷商配買絲斤奉　諭旨蘇昌等奏嘆咭唎夷商咱嘛等以絲斤禁止出洋夷貨艱於成造籲懇代奏酌量准其配買情詞迫切一摺前因出洋絲斤過多內地市值翔踴是以申明限制俾裕官民織絍然自禁止出洋以來並未見絲斤價平亦猶朕施恩特免米豆稅而米豆仍然價踴也此蓋由於生齒日繁物價不得不貴有司恪守成規不敢通融調劑致遠夷生計無資亦堪軫念著照該督等所請循照東洋辦銅商船搭配紬緞之例每船准其配買土絲五千斤二蠶湖絲三千斤以示加惠外洋至意其頭蠶湖絲及紬綾緞匹仍禁止如舊不得影射取戾　又　命開奉天海禁并定給票互查之例奉　諭旨奉天直隸海船往來運販米豆雜糧向有例

今夏近京一帶雨水過多市價未免稍昂而奉屬連年豐稔若令商販流通於小民生計甚有裨益著暫開海禁一年俟明歲秋收後再行停止至商販船隻出入應行驗票稽查其由京往奉省者令於步軍統領衙門給票由奉省來京者於奉天將軍衙門給票各州縣往奉省者於直隸總督衙門給票庶彼此察核有憑可杜冒濫諸弊著直隸總督奉天將軍府尹會同酌定章程妥協經理尋直隸總督方觀承議言直隸商民往奉省者俱由天津出口應將印票發交天津縣查明船戶鄉貫姓名編立字號塡入票內給該商收執並取具不致偷漏出洋互保各結存案該商前赴奉省將印票呈驗地方官報明所買糧石數目由將軍衙門給發回票於回棹之日天津縣查其數目將回票仍送奉天將軍衙門查核奉天將軍社圖肯等議言奉天商民往直隸者由將軍衙門預頒印票給發海口州縣確查糧石數目船隻字號商人船戶姓名籍貫臚載票內並取具不致偷漏出洋互保各結存案該商運至直省呈報州縣確查相符即聽出糶仍將原票送回查核其由京城來奉省者令該商將步軍統領衙門所領印票呈驗該地方官與直省來奉者一體辦理俱從之

皇朝通志二十八年禁暎咭唎商船不准於浙江貿易自是皆收泊廣東又陸續准暎咭唎咖喇吧荷蘭等國夷商及琉球國配買絲絹以易外洋銅斤

二十九年准兩廣浙閩各商攜帶土絲及二蠶湖絲往柔佛諸國貿易此後外藩貿易悉照常例至於西域藩部來新疆貿易者各有常例如哈薩克諸部於伊犂貿易布嚕特諸部於喀什噶爾貿易痕都斯坦諸部於葉爾羌貿易齊齊玉斯諤爾根齊諸部常至伊犂等處貿易又定外藩商人在回部貿易者三十分抽一皮幣二十分抽一回部商人往外藩貿易者二十分抽一皮幣十分抽一其牲畜貨物不及抽分之數視所值低昂以普爾折算

四十二年兩金川番酋平定亦令於該地設市定制以通貨賄

皇朝通考四十九年多羅質郡王等議覆尚書福康安兩廣總督舒常會奏洋行代監督及本省督撫備辦物件墊補價值積弊相沿不可不嚴行查禁嗣後督撫及監督俱不准令洋行備辦物件並嚴禁地方官如有向洋行買物短發價值者即指名嚴參至鐘表等物備驗時刻准其每年呈進一次於正　貢內備辦俱令照時發價毋許復有

墊補之事查各省地方官令行商代辦物件短發價值例禁綦嚴粵省洋行因獲利獨厚遂有代督撫監督墊補價值之事而督撫監督等以出自商人情愿遂致積習相沿自應如所奏嚴行查禁至鐘表雖產自外洋聚集粵東原非拘定每次必應呈進況督撫監督等身受　渥恩卽備物抒悃所費亦屬無多豈得藉詞復令商人墊價代購應如所奏俱令照時給價一經發覺從重治罪但商賈唯利是圖或恃有清查嚴禁　恩旨遂任意開值居奇亦不得不防其漸如該督撫等土　貢內購買洋貨若有暗中故增價值及藉詞勒掯情事一經查出亦卽嚴行究治又稱洋行商人潘文嚴等情愿將洋貨內如鐘表等類可以呈進者每年備辦籲懇監督代爲呈進查該商等仰荷　聖明體恤清查弊端感激格外　恩施情愿備物籲懇監督呈進自屬該商等心殷頂戴之意惟是伊等不過微末商人豈得越分呈進　貢物卽經此次清查之後將來該商等獲利倍多亦應藏富於民俾商力益資寬裕所有該尚書等所奏洋商備物監督代爲呈進之處無庸議又稱行商銷售貨物宜隨時稽察每恐富商倚恃資厚居奇把持疲乏之行拖欠價本因循日久難保無壟斷之弊查夷商投行每向本厚者託銷原圖先墊價值不致拖欠但恐洋行本厚者可以倚恃把持居奇昂貴本乏者勢必勉强受貨漸致拖欠查戶部先於乾隆四十五年議奏洋商顏時英等借欠夷人銀兩案內其買賣貨物令各行商公同照時定價代銷至夷商之有無勾串評價之是否公平已飭令該督嚴加查察在案今該尚書等稱令各行每年照依時價公平交易自應如所奏辦理仍令該督並監督不時查察以杜弊端又稱洋珠寶石珊瑚等物報稅者均係細小不堪自係夷商夾帶大件進口奸滑鋪戶先於洋面截買希圖漏稅分肥查粵海關商稅則例如各色珍珠寶石抽稅本屬無多而仍不免偷漏之弊者總緣內地奸商以此等物件本無定價易於居奇遂哄誘夷人不令報明希圖多得價值甚而迎至洋面勾通藏匿以致偷漏日多自應設法稽查以昭愼重但此等物件易於隨身攜帶非逐加搜檢難免透漏而搜查過嚴又非體恤夷商之道更恐不肖胥役長隨藉端滋事亦不得不防其漸其如何辦理妥協之處應令新任總督等悉心籌酌隨時調劑以期永久無弊得　旨留京辦事王大臣議覆福康安舒常等籌酌粵省洋行事宜內稱該督撫及監督等土貢內購買洋貨鐘表等物務令洋行各商公同定價又洋行貨內珍珠寶石等項抽稅易于偷漏應令新任總

督監督等悉心籌酌以期永久無弊等語國家撫馭外洋不貴異物每歲番民與內地洋行交易貨物俾沾利益原所以體恤商夷至洋貨內鐘表等項不過備驗時刻向來粤海關原有官買之例而廣東督撫監督等往往於土貢內亦有呈進者今內務府造辦處皆所優爲更無事外洋購覓既經查明自應嚴諭裁禁嗣後督撫等於鐘表一項永不准再行呈進至珍珠寶石等項原無需用之處向來粤海關抽稅亦屬無多況此等物件本難定價易至居奇且便于攜帶藏匿難保無偷漏分肥否則過於吹求若設法嚴禁逐項搜查實屬不成事體現在京師及各處關隘商稅則例內本無此項稅課不如聽商人等自行交易免其收稅則諸弊悉清更無庸多爲防範嗣後粤海關珍珠寶石槩不准征收稅課著爲令

市糴類三

平糴 常平 義倉

通典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太公退又行之於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忠士不盡死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饑餓者穀有所藏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卽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鏹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鏹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種饟糧食必取贍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管子曰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羨餘也羊見反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與食布帛賤則以幣與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準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則古之理財賦未有不通其術焉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要會可得而聞乎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共工之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燒山林破增藪焚沛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公曰何謂也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幨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以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管子曰夫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爲天下國有十年之蓄而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糞君之祿也故人君挾其食據有餘而制不足故人無不繫於上也且君引錣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人之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計本量委委積則足矣然而人有饑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然則人君不能散積聚均羨不足則君雖強本趣耕乃使人下相役耳惡能以爲理管子曰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

在君富之在君故人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爲國不通於輕重不可以守人不能調通人利不可以語制爲大理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有什倍人之功有不賡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也夫人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威罰也法令之不行萬人之不理貧富之不齊也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而天下可一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爲天下者無曰使之使不得不使無曰用之用不得不用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桓公問曰不籍而贍國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人泰春泰夏泰秋泰冬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物之高下之時此人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素之爲四備以守之泰春人之且所用者泰夏人之且所用者泰秋人之且所用者泰冬人之且所用者皆以廩之矣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柰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穀貲在上幣貲在下國穀什倍數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於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君實鄉州藏焉曰某月日苟從責者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而無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對曰昔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立重泉之戍令曰人自有百穀之粟者不行人舉所最粟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無籍衣於人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終身無籍於人桓公曰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爲之有道乎管子曰唯籍於號令爲可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十鍾之家不行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囷窌之數皆見於上矣君按囷窌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按囷窌而不得拒損焉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使無券契之責則積藏囷窌之粟皆歸於君桓公曰齊西水潦人饑齊東豐庸而糴賤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爲之有道乎管子曰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鏂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西出三斗而決其籍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人饑者得食寒者得衣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桓公曰糴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爲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君請式璧而聘之行令半年萬民舍其業而爲囷京

以藏菽粟者過半管子謂桓公曰北郊有掘闕得龜者此檢數百里之地也令過之平盤之中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賜若服中大夫曰東海之子類於龜託舍於若以終而身勞若以百金之龜爲無貲而藏諸泰臺立㻂曰無貲還四年伐孤竹丁氏之家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㻂吾今將有大事請以㻂爲以假子之邑粟丁氏北鄉再拜革築室賦籍藏龜孤竹之役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曰吾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數乎管子曰請以令城陰里使其墻三重而門九襲因使玉人刻石爲璧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瑗中五百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不以彤弓石璧者不得入朝天子許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釆布帛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桓公曰吾欲殺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重粟之價若是則田野大闢而農夫勸其事矣請以令使卿藏千鍾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爲國委外可以益農夫矣桓公曰峥丘之戰人多稱貸負息以給上之急寡人欲復業産此何以洽管子曰唯繆數爲可耳令表稱貸之家皆堊白其門而高其閭使入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問曰何以得此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寡人有峥丘之戰吾聞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子之力稱貸之家皆折其劵而削其書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振貧國中大給峥丘之謀也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𦬁盤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爲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人從而服之因令齊勿敢爲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即爲服於泰山之陽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子十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人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見綈縞而踵相隨車轂齺騎連伍而行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無與魯梁通使後十月魯梁人饑餧相及應聲之正無以給上魯梁之君即令其人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齊糶十錢周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之六管子曰夫人予則憙奪則怒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而不見奪之理故民愛可洽於上也租籍者所以强求租稅者所慮而請也五霸之君去其所以强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存賦以

文瀾書局石印

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是故人君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閒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以六畜籍謂之止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以正人籍謂之離情以正戶籍謂之養贏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當徧行而不盡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石二十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穡而戶籍也使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之北澤燒火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曰田野闢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桓公曰此何故也管子曰萬乘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蕘束十倍則春有以事耜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桓公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有道乎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國之廣狹壤之肥磽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則必積委幣於是縣州里受公錢秋國穀去參之一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國穀三分則二分在上矣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理土田泰秋田穀之存子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人曰無幣以穀則人之三有歸於上矣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爲國筴則彼諸侯之穀十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爲天下者謹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洩矣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而致諸侯之一分也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魏文侯相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

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大熟則上糴三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彊

通考漢宣帝時數歲豐穰穀石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中丞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人便之上乃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元帝即位罷之

後漢明帝永平五年作常平倉

通考晉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爲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此事久廢希習其宜而官蓄未廣言者異同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人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利而末作不可禁也至四年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

通典齊武帝永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立常平倉市積爲儲六年詔出上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紋絹布揚州出錢千九百一十萬南徐州二百萬各於郡所市糴南荆河州二百萬市絲綿紋絹布米大麥江州五百萬市米胡麻荆州五百萬郢州三百萬皆市絹綿布米大小豆大麥胡麻湘州二百萬市米布蠟司州二百五十萬西荆河州二百五十萬南兖州二百五十萬雍州五百萬市絹綿布米使臺傳並於所在市易

後魏孝莊時祕書丞李彪上表曰今山東饑京師儉臣以爲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儉則減私之十二糶之如此人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貯錢以取官粟年豐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明帝神龜正光之際自徐揚內附之後收內兵資與人和糴積爲邊備也

通志北齊河清中令諸州郡皆別置富民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斟量割當年義租充入穀貴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糴之物依價糴貯

後周文帝創置六官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足則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秋

欽

隋文帝開皇三年衞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京師置常平監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爲災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至十五年以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絕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靈夏甘瓜等十一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旱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又詔秦渭河鄜豳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

通考 唐制凶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尚書左丞戴胄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爲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乃詔畝稅二升粟麥秔稻土地所宜寬鄉斂以所種狹鄉據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爲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爲差下下戶及夷獠不取歲不登則以賑民或貸爲種至秋而償其後洛相幽徐齊并秦蒲州又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溼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於令

開元七年敕關內隴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荆揚襄夔綿益彭蜀資漢劒茂等州並置常平倉其本上州三千貫中州二千貫下州一千貫每糴具本利與正倉帳同申二十二年敕應給貸糧本州錄奏待敕到三口以下給米一石六口以下兩石七口以下三石給粟準米計折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戶別據所種田畝別稅粟二升以爲義倉其商賈戶若無田及不足者上上戶稅五石上中以下遞減各有差諸出給雜種準粟者稻穀一斗五升當粟一斗其折納糙米者稻三石折納糙米一石四斗

天寶八載凡天下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萬二千二百二十石 和糴一百一十三萬九千五百三十石關內五十

萬九千三百四十七石河東十一萬二千三百二十九石河西三十七萬一千七百五十石隴右十四萬八千二百四石

諸色倉糧總千二百六十五萬六千六百二十石北倉六百六十一萬六千八百四十石太倉七萬一千二百七十石含嘉倉五百八十三萬三千四百石太原倉二萬八千百四十石永豐倉八萬三千七百二十石龍門倉二萬三千二百五十石

正倉糧總四千二百一十二萬六千一百八十四石關內道百八十二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石河北道百八十二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石河東道一千五十八萬九千百八十石河西道七十萬二千六十五石隴右道二十七萬二千七百八十石劍南道二十二萬三千九百四十石河南道五百八十二萬五千四百一十四石淮南道六十八萬八千二百五十二石江南道九十七萬八千八百二十五石山南道十四萬三千八百八十二石

義倉糧總六千三百一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石關內道五百九十四萬六千二百一十二石河北道千七百五十四萬四千六百石河東道七百三十萬九千六百一十石河西道三十八萬八千四百三石隴右道二十萬三十四石劍南道百七十九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河南道千五百四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三石淮南道四百八十四萬八百七十二石江南道六百七十三萬九千二百七十石山南道二百八十七萬一千六百六十八石

常平倉糧總四百六十萬二千二百二十石關內道三十七萬三千五百七十石河北道百六十六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河東道五十三萬五千三百八十六石河西道三萬一千九十石隴右道四萬三千八百五十石劍南道萬七百十石河南道百二十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四石淮南道八萬一千一百五十二石山南道四萬九千一百九十石江南道六十萬二千三十石

二十八年敕諸州水旱皆待奏報然後賑給道路悠遠往復淹遲宜令給訖奏聞　天寶六載太府少卿張瑄奏準敕節文貴時賤價出糶賤時加價收糴若百姓未辦錢物者量事賒糶至粟麥熟時徵納臣商量其餘糶者至納錢日若粟麥雜種等時價甚賤恐更迴易艱辛請加價便與折納自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元宗復置之其後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蓄本錢至是趙贊又言自軍興常平倉廢垂三十年凶荒潰散餒死相食不可勝計陛下即位京城兩市置常平倉官雖頻年少雨米不騰貴可

推而廣之宜兼儲布帛請於兩都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緡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絲麻貴則下價而出之賤則加估而收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德宗納其策屬軍用饞迫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貞觀開元後邊土西舉高昌龜茲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緣邊數十州戍重兵營田及地租不足供軍於是初有和糴牛仙客為相有彭果獻策廣關　天寶中歲以錢六千萬緡賦諸道和糴斗增三錢每歲遞輸京倉者百餘斛米賤則少府加估而糴貴則賤價而糶貞元初吐蕃刼盟召諸道兵十七萬戍邊關中為吐蕃蹂躪者二十年北至河曲人戶無幾諸道代兵月給粟十七萬斛皆糴於關中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可至百餘萬斛計諸縣船車至太倉穀價四十餘米價七十則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貲當和糴之五斗減轉運以實邊存轉運以備時要江淮米至河陰者罷八十萬斛河陰米至太原倉者罷五十萬太原米至東渭橋者罷二十萬以所減米糶江淮水災州縣斗減時價五十以救之京城東渭橋之糴斗增時估三十以利農以江淮糴米及減運直市絹帛還上都帝乃命度支增估糴粟三十三萬斛然不能盡用贄議

續通典德宗貞元四年詔京兆府於時價外加估和糴差清強官先給價直然後貯納

憲宗即位之初有司以豐年請畿內和糴當時府縣督限甚緊白居易上疏曰和糴之事以臣所觀有害無利何者凡曰和糴則官出錢民出穀兩和商量然後交易今則督限壓逼甚於賦稅何名和糴今若令有司出錢開場自糴比時價稍有優饒利之誘人人必情願必不得已則不如折糴折糴者折青苗稅錢使納斗斛免令賤糶別納見錢在於農人亦甚為利矣依例借貸十三年戶部侍郎孟簡奏天下州府常平義倉等斗斛請準舊例減估出糶但以石數申奏有司更不收管州縣得專以利百姓從之敬宗寶曆元年以兩京河西大稔委度支和糴二百萬斛以備災沴文宗開成元年戶部奏諸州府所置常平義倉伏請今後通公私田畝別納粟一升逐年添貯義倉斂之至輕事必通濟歲月稍久自致盈充從之

通典元和六年制京畿舊穀已盡粟麥未登宜以常平義倉粟二十四萬石貸借百姓諸道州府有之糧處

續通典宋太宗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許商人輸粟令執券抵江淮給其茶鹽淳化五年令諸州置惠民倉如穀稍貴卽減價糶與貧民

通考眞宗咸平二年於福建置惠民倉景德三年詔於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兩浙各置常平倉以逐州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一二萬貫小州或二三千貫付司農司係帳三司不問出入委轉運使幷本州委幕職一員專掌其事每歲秋夏加錢收糴遇貴減價出糶凡收糴比市價量增三五文出糶減價亦如之所減不得過本錢大率萬戶歲糴萬石止於五萬石或三年以上不經糶卽回充糧廩別以新粟充數天禧四年詔荆湖川陝廣南竝置常平倉　又詔諸州通河及大路人煙繁處多糴其僻在山險之處止約本處主客戶收糴

續通典神宗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請以常平倉斗斛可通融轉運司依陝西青苗錢例願預給者聽之令隨稅納半爲夏料半爲秋料內有願請本色或依時價納錢者皆許從便如過災歉許展至次料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荒歉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幷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荒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不過城市遊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使農人得以趨時赴事而兼幷不得乘其急凡以利民而公家無所利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爲耕斂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少分遣官提舉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有緒乃推之諸路從之諸路各置提舉一人以朝官爲之管句一人以京官爲之

通考元豐元年詔河東路十三州歲給和糴錢八萬餘緡自今罷之以其錢付轉運司市糧草時三司戶部副使陳安石言十三州二稅三十九萬二千餘石和糴八十二萬四千餘石所以災傷舊不除免蓋十三州稅輕又本路特爲邊儲理不可闕其和糴舊支錢布相半數既畸零民病入州縣之費以鈔貿易於市人略不食半公家實費民閒乃得虛名欲自今罷支糴錢歲支與沿邊州郡市糧草封樁遇災傷據民不能輸數補塡如無災傷三年一免輸朝廷用其議五年詔以開封府界諸路封樁闕額禁軍及淮浙福建等路剩鹽息錢竝輸糴便司爲本尋詔瀛定澶等州各置倉凡封樁三司毋關預委度支副使蹇周輔專其事

結糴熙寧八年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糴熙河路軍儲得七萬餘石詔運給焉未幾商人王震言結糴多散官或浮

淚之人有經年方輸者詔措置熙河財用孫逈究治以聞

寄糴元豐二年糴便糧草王子淵論綱舟利害因言商人入中歲小不登必邀厚價故設內郡寄糴之法以權輕重

俵糴熙寧八年令中書計運米百萬石費約三十七萬貫帝怪其多王安石因言俵糴非特省六七十萬緡歲漕之費且河北入中之價權之在我遇斗斛貴住糴即百姓米無所糴自然價損非唯實邊亦免傷農帝以爲然乃詔歲以米鹽錢鈔在京粳米總六十萬貫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預給錢物秋成於澶州北京及緣邊糴粟麥封樁即物價踴權止入中聽糴便司兌用須歲豐補償

均糴政和元年童貫宣撫陝西奏行之以人戶家業田土頃畝均數上等則所均斛斗數多下等數少五年言者謂均糴之法推行往往不齊故有其先樁本錢已糴而不償其直或不度州縣之力而數數過多有一戶而糴數百石者於是詔諸路毋輒均糴既而州縣以和糴爲名裁價低下轉運司程督愈峻科率倍於均糴之數詔約止之

博糴熙寧七年北轉運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減直聽民以絲綿綾絹增價博買後秋成博糴崇寧五年詔陝西錢重物輕委轉運司措置以銀絹絲紬之類博糴斛斗以平物價

兌糴熙寧九年詔淮南常平司於麥熟州郡及時兌糴元祐二年嘗以歲豐麥賤下諸路廣糴詔後價若與本相當即許變轉兌糴

括糴元符元年涇原經略使章楶請並邊糴買務牓諭民毋得與公爭糴即官儲有之括索蓄家量存其所用盡糴入官　先是常平倉領於司農寺景祐初始詔諸路轉運使與州長吏舉所部官專主常平錢粟既而淮南轉運使吳遵言本路丁口百五十萬而常平錢粟纔四十餘萬歲饑不足以救卹願自經畫爲二百萬他毋得移用從之數年間常平積有餘而兵食不足乃命司農出常平錢百萬緡助三司給軍費久之數移用畜藏無幾自景祐初畿內饑詔出常平粟貸中一戶三斛慶歷中詔京西發常平粟以賑貧民自是數以賑貸而聚斂者或增舊

買以糴欲以市恩詔戒年詔議復之不果景祐中集賢校理王琪上疏行隋唐故事請復置大略請宜令五等以上戶計夏稅二斗別輸之　又詔歲歉發以濟饑者不復督取然常平之積不厚亦以出多入少故也自乾德初置義倉未久而罷明道二使令以一中郡計之正一升隨稅以入水旱減稅則免輸擇便地別置倉貯之領於轉運稅歲入十萬石則義倉歲得五千石推而廣之可備饑歉兼并之家占田廣則義倉所入多中下之家占田狹則義倉所入少及水旱賑給則兼并之家未必待此而中下之民實受其賜損有餘補不足天下之利下其事會議而議者異同遂詔止令上三等戶輸粟已而復罷慶歷初買黯又請立民社義倉然牽於衆論終不果行

哲宗元祐元年二月詔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盡椿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法左正言朱光庭言天下青苗錢除支俵外見在錢數尚多乞並用收糴可存留斛斗凡遇豐年則添價以糴遇歲饑則減價以糶大饑則貸之候豐歲輸還更不出息門下侍郎司馬光劄子言常平之法公私兩利此乃三代之良法也向者有因州縣闕常平糴本錢雖遇豐歲無錢收糴又有官吏怠慢厭糴糶之煩雖遇豐歲不肯收糴又有官吏不能察知在市斛斗實價只信憑行人與蓄積之家通同作弊當收成之時農人要錢急糶之時故意小估價例令官中收糴不得盡入蓄積之家直至過時蓄積之家倉廩盈滿方始頓添價中糶入官是以農夫糶穀止得賤價官中糴穀常用貴價厚利皆歸蓄積之家又有官吏雖欲趁時收糴而縣申州州申提點刑獄提點刑獄司申司農寺取候指揮比至回報動涉累月已至失時穀價倍貴是致州縣常平倉斛斗有經隔多年在市價例終不及元糴之價出糶不行堆積腐爛者此乃法因人壞非法之不善也四月詔再立常平穀錢給斂出息之法限二月或正月以散及一半爲額民間絲麥豐熟隨夏稅先納所輸之半願併納者止出息一分左司諫王巖叟中丞劉摯右司諫蘇轍等交章言其非右僕射司馬光劄子乞約束州縣抑配青苗錢曰先朝初散青苗本爲利民故當時指揮立取人戶情願不得抑配自後因提舉官速要近功務求多散諷脅州縣廢格詔書名爲情願其實抑配或舉縣句集或排門鈔劄亦有無賴子弟謾昧尊親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爲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校訪聞人情安便昨於四月二十六日有敕令給常平

錢斛限二月或正月只爲人戶欲借者及時得用又令半留倉庫半出給者只爲所給不得輒過此數又令取人戶情願亦不得抑配一遵前朝本意慮恐州縣不曉朝旨本意將謂朝廷復欲多散青苗錢穀廣收利息句集抑配督責嚴急一切如向日置提舉官時今欲續降指揮令諸路提點刑獄司告示州縣並須候人戶自執狀納保赴縣乞請常平錢穀之時方得勘會依條支給不得依前句集鈔劄強行抑配仍仰提點刑獄常切覺察如有官吏以此爲法騷擾者即時取勘施行若提點刑獄不切覺察委轉運安撫司覺察聞奏從之錄黃過中書舍人蘇軾奏曰臣伏見免役之法已盡革去而青苗一事乃獨因舊少加損益欲行紾臂徐徐月攘一雞之道熙寧之法本不許抑配而其言至此今雖復禁其抑配其害猶在也昔者州縣並行倉法而受納之際十費二三今既罷倉法不免乞取則十費五六必然之勢也又官吏無狀於給散之際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關撲賣酒牌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課暴增此臣所親見而爲流涕者也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僱妻女溺水自縊者不可勝數朝廷忍復行之歟臣謂四月二十六日指揮以散及一半爲額與熙寧之法初無小異而今月二十日指揮猶許人戶情願未免於設法罔民便一時非理之私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三者皆非良法相去無幾也今者已行常平糶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之息以賈無窮之怨臣雖至愚深爲朝廷惜之欲乞特降指揮青苗錢斛後更不給散所有已請過者候豐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隨二稅送納或乞聖慈念其累歲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戶並與放免庶使農民自此息肩亦免後世有所譏議兼近日謫降呂惠卿告詞云首建青苗次行助役若不盡去其法必致姦臣有詞流傳四方所損不細所有上件錄黃臣未敢書名行下初同知樞密院范純仁以國用不足建請復青苗錢四月二十六日指揮盡純仁意時司馬光方以疾在告不與也已而臺諫共言其非不報光等具劄子乞約束抑配蘇軾又繳奏乞盡罷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對於簾前曰近者不知是何姦邪勸陛下復行此事純仁失色卻立不敢言青苗錢遂罷不復散紹聖二年戶部尚書蔡京乞下有司檢會熙寧元豐青苗條約參酌增損立爲定制淮南轉運副使莊公岳言自元祐罷提舉官錢穀爲他司侵借所存無幾欲乞追還向所侵借令當職官依限給散以濟乏闕隨夏秋稅償納勿立定額自無抑民

失財之弊右承議郎董遵言青苗之制乞歲收一分之息給散本錢不限多寡各從人願仍勿推賞其出息至寡則可以抑兼并之家賞既不行則可以絕邀功之吏詔並送詳定重修敕令

徽宗政和八年御筆常平斂散法利天下甚博而比年以來諸路欠闕至未及散而遽取之甚失神考制法之意令常平司恪遵條令斂散必時違者以大不恭論

宣和五年詔州縣每歲支俵常平錢穀多是形勢戶請求及胥吏詐冒支請令天下州縣每歲散錢穀既畢即揭示請人數目逾月斂之庶知爲僞冒者得以陳訴

高宗建炎二年臣僚言常平和糴州縣視爲文具以新易舊法也間有損失蠹腐而未嘗問不許借貸法也間有悉充他用而實無所儲詔委官徧行按視

紹興九年宗丞鄭嵩乞以常平錢於民輸賦未畢之時悉數和糴即詔行之上因諭宰執曰常平法不許他用惟時賑饑取於民者還以予民也

孝宗乾道八年知台州唐仲友言鰥寡孤獨老幼疾病之人乞依乾道九年依例取撥常平義倉賑給上命以常平米低價出糶以義倉米賑濟

續通典淳熙八年浙東提舉朱熹言乾道四年閩建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請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共任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以償自後逐年斂散或遇少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行之既久得息米造成倉廒以爲社倉不復收息雖遇荒歉人不闕食其後眞德秀帥長沙倣其制行之於是各州縣亦間有行之者皆以熹之已行者爲式然南渡以後行和糴科糴之法寧宗嘉定時爲尤甚

續通考寧宗慶元元年詔戶部右曹專領義倉是年又以兩浙轉運副使沈詵言歲比不登米價翔踴凡商販之家發其囤積盡使出糶於是告藏之令設矣

嘉定八年八月禁州縣遏糴　是孝宗淳熙七年九月禁諸路遏糴十一年七月以浙西江東水禁諸路遏糴光宗紹熙五年二月禁湖廣江西遏糴至是復有是詔

九年正月罷諸路旱蝗州縣和糴及四川關外科糴乾道初嘗罷諸路和糴一年李蘩知興安府安撫利州東路
漢中久饑劍外和糴在州者獨多蘩嘗匹馬行阡陌間訪求民瘼有老嫗進曰民所以饑者和糴病之也泣數行
下蘩感其言奏免之至淳熙三年廷臣言四川歲糴軍糧名爲和糴實科糴也詔制置使范成大同蘩相度以聞
蘩奏諸州歲糴六十萬石若從官糴歲約百萬緡如變科糴爲官糴貴賤視時不使虧毫忽之價出納視量勿務
取圭撮之贏則軍不乏興民不加賦詔如其議盡免蜀中和糴一年民始知有生之樂會歲大稔米價頓賤父老
以爲三十年所無梁洋間繪蘩像祠之於是成大奏關外麥熟倍於常年實由罷糴民力稍紓得以盡於農畝帝
覽之曰免和糴一年田間和氣若此乃知民力不可重困也十年三月又免四川和糴三年十三年四月再蠲四
川和糴軍糧三年是年復詔罷之
理宗寶慶三年詔州縣和糴毋得科抑幷申嚴過糴之禁監察御史汪剛中言和糴之弊其來非一日矣欲得其弊
而革之非禁科抑不可夫禁科抑莫如增米價此已試而有驗者也詔所司奉行之又言豐穰之地穀賤傷農凶歉
之地濟糴無策惟以其所有餘濟其所不足則饑者不至於貴糴而農民亦可以得利乞嚴禁遏糴凡兩浙江東西
湖南北州縣有米處並聽販鬻流通違者許被害人越訴官按劾吏決配庶令出惟行不致文具從之　立常平收
糴賞法侍御史李知孝言郡縣素無蓄積緩急止仰朝廷非立法本意曩淮東總領岳珂任江東轉運判官以所
積經常錢糴米五萬石樁留江東九郡以時濟糴諸郡皆蒙其利其後史彌忠知饒州趙彥械知廣德軍皆自積錢
糴米五千石以是推之監司州郡苟能節用愛民即有贏羨若立之規繩加以黜陟所糴至萬石者旌擢其不收糴
與擾民及不實者鐫罰庶郡縣趨事蓄積歲增實爲經久之利詔行之
紹定元年錫銀會度牒於湖廣總所令和糴米七十萬石餉軍自乾道六年四月賜發運使史正志緡錢二百萬爲
均輸和糴之用淳熙五年七月以歲豐命沿江糴米百六十萬石以廣邊儲九年正月糴廣南米赴行在紹熙三年
正月命夔路轉運使通融漕計糴米以備凶荒至是復有是令五年許民以米代輸緡錢臣僚言若將民間合輸緡
錢使輸斛斗免令賤糴輸錢在農人亦甚有利此廣糴之良法也從之

嘉熙二年十二月詔諸路和糴給時值平概量毋得科抑先是乾道元年臣僚言江西湖南和糴其弊非一不問家之有無例以稅錢均敷一弊也州縣各以水脚耗折爲名收耗米什之二三二弊也公吏斗脚百方乞覓量米有使用請錢有糜費三弊也以關引償價許還以輸官及至輸官則不肯受四弊也詔漕臣幷提舉往來巡按務盡和糴之意以革四弊如安坐不恤奉行簡慢必罰無赦二年王曮言和糴之弊朝廷抛降有定數而州縣額外倍科朝廷降糴本於州縣而州縣什不支一二詔令州縣各申嚴條法三年劉珙自汝南召還初入見亦論和糴之弊湖南江西爲尤甚謂州縣既乏緡錢將何置場收糴民間關引無用則與白著一同乞詔止之五年臣僚言陛下臨御之初令州縣受納苗米不得多收加耗法禁甚嚴而近年以來所收增多逮和糴時卻以出剩之數虛作糴到所得價錢盡資妄用乞申嚴州縣杜絕其弊以寬民力皆從之至帝紹定四年七月臣僚奏建劍之間秋霜害稼令諸司措置般運廣米應濟市糴又言乞嚴飭州縣科糴及人戶投糴不即給錢多取斛面其州縣折苗並依成法止以下戶畸零減直折錢違者劾置憲典五年又奏令沿邊和糴高價招誘不可均敷民戶並從之是年復有是詔湖北安撫使彭龜年乞權住湖北和糴疏曰去年以淮浙並饑江湖小熟遂下和糴之令禁遏糴之禁惠甚渥也然州縣亟欲集事未免敷糴於民商賈競起趨利又復爭糴於下江淮兩浙司倉以至總司戎帥皆散遣官吏多齎錢物四處收糴其所差人爭先趨辦迭增價值以相傾奪米價既長害及細民細民日添錢糴米富豪愈閉糴自豐遂使江湖小熟之地反有饑餓不給之民江西湖南皆病於此湖北愈甚常平米價每石若及兩貫已爲極貴今米直陡添數倍而猶未已況既有補糴又有和糴數目既多不能頓足其初定價正當秋成米賤之際只據一時市直每石作一貫五百具申及後來米值陡貴官司但以事干朝廷只執原價不敢增添致令百姓受錢於米賤之初而輸米於增價之後甚者家無見儲不免轉糴以償於官焦熬如此可不速爲之計哉

四年九月詔諸路提舉常平司覈所部州縣常平義倉之儲以備振濟仍飭制總司今後毋輒移用違者坐之孝宗隆興二年嘗遣司農少卿陳良弼點檢浙東常平等倉乾道六年知衢州胡堅奏廣糴常平福建轉運副使沈樞奏水旱州郡請留轉運使和糴米以續常平詔即施行八年戶部侍郎楊倓奏義倉在法夏秋正稅斗輸五合不及斗

者免輸凡豐熟縣九分以上即輸一升令諸路州縣歲收苗米六百餘萬石其合收義倉米數不少間有災傷支給不多訪聞諸州軍皆擅用請稽之淳熙六年帝曰義倉米專備水旱以濟民今連歲豐稔常平米正當趁時收糴可嚴催諸路以常平錢盡數糴之七年三省奏去歲豐稔今歲米賤所在和糴告辦倉廩盈溢其江東路諸郡上供米初令就近赴金陵鎮江倉今兩處守臣皆云無可盛貯乞依舊發赴行在豐儲西倉十五年臣僚言豐儲倉爲額一百五十萬石不爲不多然積之既久寧免朽腐乞令戶部相度以每歲諸州合解納行在米數若干諸處坐倉收糴若干預行會計以俟對兌不盡之數如常平法許其於陳新未接之時擇其積之久者盡數出糶俟秋成日盡數補糴則是五十萬石之額永無銷耗此亦廣儲蓄之策也從之

光宗紹熙二年正月命兩淮行義倉法寧宗時黃疇若爲殿中侍御史乞撥買官田充糴本以廣常平之儲趙必愿知崇安縣舊有均惠倉無所儲必愿捐緡錢增糴至二千石迨知泉州秋旱力講行荒政乞撥永儲廣儲二倉米振救之　又知婺州措置廣惠倉及諸倉積穀至帝紹定元年資政殿學士曾從龍知潭州奏州縣振民之法有三曰濟曰貸曰糶濟不可常惟貸與糶爲可久今撥緡錢一千萬有奇分下潭州十縣委令佐糴米置惠民倉乞比附常平法從之其弟用虎知興化軍事立平糴倉捐楮幣萬六千緡爲糴本益以廢寺之穀歲歉價高則發倉以糶之歲豐價平則散諸寺易新穀藏焉又其時常楙辟差平江府百萬倉檢察不受和糴事例錢吏卒苛取六年二月臣僚言義倉爲官吏蠹耗帝曰此自是民戶寄留於官專爲水旱之備務令覺察至是以江湖浙東建劍汀邵旱傷故有是詔從右諫議大夫徐榮叟請也

祐三年八月詔申嚴郡縣社倉科配之禁初孝宗淳熙八年浙東提舉朱熹言乾道四年民艱食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振貸夏則受粟冬則加息隨年斂散歉則蠲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間還府元數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雖遇凶年人不闕食請以是行於倉司時陸九淵在敕令局歎曰社倉幾年矣有司不復舉行所以遠方無知者十二月遂下其法於天下嘉定末眞德秀帥長沙行之凶年饑歲人多賴之然事久而弊或移用而無可給或拘催無異正賦良法美意胥此焉失至是又申嚴科

罷之禁其後黃燔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念社倉之置僅貸有田之家而力田之農不得沾惠遂倡議裒穀創社倉以貸佃人趙景緯知台州建黃巖縣社倉至六十有六又廣德軍官置社倉民困於納息至以息爲本而息皆橫取民窮至自經人以爲朱子之法不敢議黃震爲通判曰是不然法出於堯舜三代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爲法不思救其弊耶況朱子之法社倉歸於民而官不與官雖不與而終有納息之患乃爲別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約非凶年不貸而貸者不取息焉

十年七月復申和糴害民諸禁諭輔臣和糴本非朝廷之得已若官司奉行無擾則人戶自樂與官爲市訪聞近年所在和糴未得朝廷抛降豫行多敷富室大家臨期卒以賂免而中產下戶反被均敷之害以至散錢則吏胥減尅納米則斛面取贏專計誅求費用尤夥民間所得糴本每石幾耗其半其何以堪可申嚴約束

開慶元年命諸路並視時以一色會子糴米以供軍餉沿江制置司招糴米五十萬石湖南安撫司五十萬石兩浙轉運司五十萬石淮浙發運司二百萬石江東提舉司三十萬石江西轉運司五十萬石湖南轉運司二十萬石太平州一十萬石淮安州三十萬石高郵軍五十萬石漣水軍一十萬石廬州一十萬石

景定元年九月赦諸路諸義米賠納錢敕曰諸路已糴義米價錢州郡以低價抑令上戶補糴正稅逃閣義米受斃常平司責縣道賠納縣道遂敷吏貼保正常攬戶等人均納自今視時收糴見斃吏貼等人賠納之錢並與除放至五年監察御史程元岳奏隨秔帶義法也今秔糯帶義之外又有所謂外義焉者絹紬豆也豈有絹紬豆而可加之義乎縱使違法加義則絹加絹紬加紬豆加豆猶可言也州縣一意椎剝一切理苗而加一分之義甚者赦恩已蠲二稅義米依舊追索貧民下戶所欠不過升合星火追呼費用不知幾百倍破家產鬻妻子怨嗟之聲有不忍聞望嚴督監司止許以秔帶義其餘盡罷其有循習病民者重其罰從之是年詔臨安府收糴米四十萬石初臨安府平糴倉貯米數十萬石糶補循環其後用而不補所存無幾至是用平糴倉錢及封椿庫十七界會子收糴四十萬石

二年以都城全仰浙西米斛誘人入京販糶其賞格比乾道七年加優　命和糴兼科御前莊米帝曰近年和糴

止及民戶今歲水潦凡御前莊米亦照民間所科之數輸之有司以示上下一體之意

度宗咸淳八年六月以錢千萬命京湖制司糴米百萬石轉輸襄陽府積貯又以錢五百萬緡命四川制司詣湖北糴運上峽入夔米五十萬石九年命交納和糴選清强正佐等官臣僚言州縣交量科糴之弊乞令下江西湖南運司各遴選諸郡清强正佐幕職等官互往隣郡交納和糴不許差右選及權豪等貪謬之人充應仍各遍牒本路州軍守倅毋使奸吏生事淹滯所委之官如有違戾從御史臺覺察聞奏

恭帝德祐元年七月令權糴公田今年租每石以錢十貫給田主十貫給種戶其鎮江常州江陰被兵者勿糴又糴浙西邸第寺觀田米十之三

遼聖宗統和十三年十月詔諸道置義倉歲秋社民隨所獲戶出粟庤倉社司籍其目歲儉發以振民十五年三月詔免南京舊欠義倉粟

道宗大安九年十月詔廣積貯以備水旱

續通典金太宗皇統二年十月燕西東京河東河北山東汴京等秋熟命有司增價和糴

世宗大定十二年詔在都和糴以實倉廩且使錢幣通流十四年詔定常平倉制中外行之其法尋廢

章宗明昌元年御史請復設常平倉敕省臣詳議以聞省臣言大定舊制豐年則增市價十之二以糴儉歲則減市價十之一以糶夫所以豐則增價以收者恐物賤傷農儉則減價以出者恐物貴傷民增之減之以平粟價故謂常平非謂使天下之民專仰給於此也立法之始貴在必行其令提刑司各路計司兼領之郡縣沮格者糾能推行者加擢用若中都路年穀不熟之所則依常平倉法減其價三之一以糶詔從之

續通考宣宗貞祐三年八月定沿河遮糴法取其八以抑販米之弊仍嚴禁私渡至四年四月河北行省侯摯言比商販粟渡河官遮糴其什八商遂不行民饑益甚請罷其令從之又制凡軍民客旅粟不於官糴處糶而私販渡河者杖一百沿河軍及譏察權豪家犯者徒年杖數並的決從重以物沒官　十月命尚書右丞高汝礪糴於河南諸郡時令民輸輓入京復命在京諸倉糴民輸之餘粟侍御史洪果納紳言汝礪所糴足給歲支民既於租賦之外轉

輓而來亦已勞矣止將其餘以爲歸貲而又强取之可乎且糴此有日矣而止得三百餘石此何濟也詔罷之
二月議禁京師穀出境不行時行貞祐寶券帝以附近郡縣多糴於京師穀價騰踴乃令尚書省集戶部講議所開封府轉運司議所以制之者戶部及講議所言以五斗出城者可闌糴其半轉運司謂宜悉禁其出開封府謂寶券初行時民甚重之但以河北陝西諸路所支既多人遂輕之商賈爭收入京以市金銀金銀價昂穀亦隨之若令寶券路各殊制則不可復入河南河南金銀賤則穀自輕若直閉京城粟不出則外亦自守不復入京穀當益貴宜諭郡縣小民無妄增價官爲定制務從其便帝從開封府議四年復行遏糴法并命豐稔之日增價和糴帝以河北州府錢多其散失民間頗廣命尚書省措畫之省臣奏已命山東河北榷酤及濱滄鹽司以分數帶納矣今河北艱食販粟北渡者衆宜權立法以遏糴之擬於諸渡口南岸選通練財貨官先以金銀絲絹等博易商販之糧轉之北岸以回易糴本兼收見錢不惟杜奸弊亦使錢入京師從之又上封事者言比年以來屢艱食雖由調度征斂之繁亦兼并之家有以奪之也收則乘賤多糴困急則以貸人私立券質名爲無利而實數倍饑民惟恐不得莫敢較者故場功甫畢官租未了而囷已空矣此富者益富而貧者益貧也國朝立法舉財物者月利不過三分積久至倍則止今或不期月而息三倍願明敕有司舉行舊法豐熟之日增價和糴則在公有益而私無損矣詔宰臣行之興定元年以和糴太重百姓棄業者多命宰臣加意體察六年立和糴賞格八年權陝西行六部尚書楊貞奏糴販糧濟河者之半以寬民行之

哀宗天興二年八月蔡州設四隅和糴官

元世祖中統二年九月罷和糴所於開平以戶部郎中宋紹祖爲提舉和糴官始以鈔一千二百錠於上都北京西京等處糴三萬石四年三月又命扎瑪拉鼎糴糧仍飭軍民官毋沮五年諭北京西京等路市糴軍糧至元元年正月敕北京西京宣慰司隆興總管府和糴以備糧餉三年於南京等處和糴四十萬石七年三月尚書省言河西和糴應僧人豪官富民一例行之制可八年二月敕往輝和爾地市粟萬石又驗各處糧粟價直增十分之一和糴三十九萬四千六百六十石四年以解鹽引一萬五千道和中陝西軍儲至至元四年命沔州等處中納官糧續還其

文瀾書局石印

直十六年以兩淮鹽引五萬道募客旅中糧二十一年以河間山東兩浙兩淮鹽引募諸人中糧是年九月又發鹽引七萬道鈔三萬錠於上都和糴二十四年官發鹽引聽民中糧至順帝至正三年平章政事特穆爾達實言嶺北地寒不任稼事歲募富民和糴爲邊餉民雖稍利而費官鹽爲多請別輸京倉米百萬斛儲於和林以爲備從之

至元六年始立常平義倉法常平倉法豐年米賤官爲增價糴之歉年米貴官爲減價糶之八年以和糴糧及諸河倉所撥糧貯之二十一年十月又立常平倉以五十萬石價鈔給之二十三年定鐵法又以鐵課糴糧充焉義倉法社置一倉以社長主之豐年每親丁納粟五斗驅丁二斗無粟聽納雜色歉歲就給社民二十一年新城縣水二十九年東平等處饑皆發義倉振之　十三年置應昌和糴所十五年六月置甘州和糴提舉司以備給軍餉振貧民至十九年九月又命和糴於隆興德興府宣德州糧九萬石二十年正月以征日本發鈔三千錠糴糧於察罕諾爾以給軍匠又命諸軍習舟楫給鈔八千錠於隆興宣德等處和糴以贍之十二月給鈔四萬錠和糴於上都二十一年四月以鈔四千錠於應昌市糴九月發鹽引七萬道鈔三萬錠於上都和糴二十二年以鈔五萬錠令茂巴爾斯和糴於上都是年二月詔江南民田秋成官爲定例收糴次年減價出糶十月以鈔五千錠和糴於應昌府二十三年發鈔五千錠市糴沙靜隆興軍糧二十四年十二月以揚州杭州鹽引五十萬道兌換民糧二十五年四月僧格言自至元丙子置應昌和糴所其閒必多盜詐宜加鉤考從之二十七年和糴西京糧其價每一十兩之上增一兩

成宗大德元年三月遣阿里以鈔八萬錠糴糧於和林至武宗至大元年十月以大都艱食糶米十萬石減價振之以其鈔和糴於江南十一月尚書省言竊計國之糧儲歲費寖廣而所入不足今歲江南頗熟欲遣使和糴恐米價暴增請以至大鈔二千錠分之江浙河南江西湖廣四省於來歲諸色應支糧者視時直予以鈔可得百萬不給則聽以各省錢足之制可

武宗至大二年九月隨處路府州縣設立常平倉以權物價豐年收糴粟麥米穀俟青黃不接之時比附時估減價出糶以遏沸湧十月御史臺言常平倉本以益民然歲不登遽立之必反害民罷之便命與省臣議之

仁宗延祐三年中糴和林糧二十三萬石其後五年六年又各和中二十萬石

四年二月敕郡縣各社復置義倉自至元六年立義倉後至末年各社倉多空乏東平趙天麟嘗論之皇慶二年嘗
復申其令然亦皆名存實亡至是乃敕郡縣復置義倉

泰定帝泰定二年九月以郡縣饑詔運粟十五萬石貯瀕湖諸倉以備振救仍敕有司治義倉至四年正月燕南
廉訪司請立眞定常平倉不報

文宗至順二年十月命和糴於通漷陵滄等處中書省言江浙平江湖州等處水傷稼明年海漕米二百六十萬
石恐不足宜令運百九十萬而命河南發三十萬江西發十萬又遣官齎鈔十萬錠鹽引三萬五千道於通漷陵
滄四州優價和糴米三十萬又以鈔二萬五千錠鹽引萬五千道於通漷二州和糴粟豆十五萬石鈔三十萬錠
往遼陽懿錦二州和糴粟豆十萬石並從之

順帝至元元年十一月以改元詔立常平倉至元七年分海漕米四十萬石置沿河諸倉以備凶荒至十五年江
浙省臣言至正十五年稅課等鈔內除詔書已免稅糧等鈔較之年例海運糧并所支鈔不敷乞減海運以甦民
力戶部定議本年稅糧除免之外其寺觀并撥賜田糧十月開倉盡行拘收其不敷糧撥至元折中統鈔一百五
十萬錠於產米處糴一百五十萬石貯瀕河之倉以聽撥運從之

明太祖洪武初設預備倉朝廷出楮幣詔行省各選耆民運鈔糴糧儲之鄉村以備振濟即令掌之其後州縣充
積而糴猶未已至二十四年八月帝恐耆民緣此以病民乃罷耆民糴糧

二十二年三月命遣官運鈔市糴以備振詔戶部遣官運鈔往河南山東北平山西陝西五行省俟夏秋粟麥收
成則於鄉村輻輳之處市糴儲之以備歲荒振濟

成祖永樂中令天下府州縣多設倉儲移置預備倉於城內先是洪武三年建臨濠臨清二倉以供轉運各州縣設
預備倉東西南北四所以振凶荒二十四年儲糧十六萬石於臨清以給訓練騎兵至是預備倉在四鄉者移置城
內迨會通河成始設倉於徐州淮安德州而臨清因洪武之舊并天津倉凡五謂之水次倉皆以資轉運

仁宗洪熙元年六月帝諭尚書夏原吉等曰預備倉儲正爲百姓比之前代常平最爲良法若處處儲積完備雖有

水旱災傷百姓可無饑窘此太祖皇帝良法美意宜徧行天下申明舊典務存實惠勿事虛文

宣宗宣德二年正月令泰安州民所借預備倉糧聽家業成後償官山東泰安州奏永樂十七年十八年人民艱食於預備倉借糧二萬一千三百石振之洪熙元年秋成止償四千餘石多因逃徙復業欲待年豐悉得償官帝諭戶部曰逃民初復且當優恤常慮有司不體人情今所奏良協朕心其聽家業已成後年穀有收則令償官

三年四月命遣官巡視郡縣預備倉有慢令及欺蔽者罪之給事中宋徵言洪武中所糴郡縣預備倉穀歲歉則散秋成則還數年來有司官吏與守倉之民或假為己有或私貸與人俱不還官倉廒頹廢宜令郡縣修倉徵收以備荒歉帝諭戶部曰此備荒良策廢弛如此皆有司之過即遣官巡視整理之四年六月復議行置倉積粟預備法吏部聽選官歐陽齊言洪武中於各州縣置倉積粟今各倉多廢一遇荒歉民無所望乞令府縣如舊修理倉廒原有儲糧給散未還者悉徵還官其民戶繁而積粟少者豐年令所司支官錢於有穀之家平糴收貯庶凶歲無虞小民有賴命議行之河南布政司參議邢旭亦奏洪武中直隸安慶等府宿松等縣四鄉俱有預備倉糧今河南州縣俱無之帝下部議部言宜令各處州縣未設倉者皆設如例或於今歲稅糧內存留或秋成支官錢平糴帝曰此固善策須俟年豐行之五年五月僉都御史李濬亦以河南山西向有預備倉儲乞如法修倉收糴從之

七年五月巡撫湖廣御史朱鑑言洪武間各府州縣皆置東西南北四倉以貯官穀遇有水旱饑饉以貸貧民民受其惠今各處有司以為不急之務倉廒廢弛穀散不收乞令府州縣備倉廒謹儲積給貸以時徵收有實仍令布按巡按等巡察違者罪之帝諭戶部曰此祖宗良法美意比由守令不得人遂致廢弛言者比比而未有興復之者爾部亦豈能無過其有違者從按察司監察御史劾奏

英宗正統元年七月命所在有司增設社倉順天府推官徐郁言建立義倉本以濟民然一縣止一二所民居星散振給之際追呼拘集動淹旬月不免餓殍乞令所在有司增設社倉仍取宋儒朱熹之法參酌時宜定為規畫以時斂散庶凶荒有備而無患帝以其言甚切命有司速行之

二年五月令江浙豐收處斂糴以備荒振戶部奏洪武中各府縣俱設預備倉糧隨時散斂以濟貧民實爲良法近歲有司視爲泛常倉廩頹塌而不葺糧米逋負而不徵歲凶缺食往往借貸於官今江浙諸處豐收請令所司出價斂糴以備荒振從之

三年四月巡撫河南山西侍郎于謙奏請於本年起運萬金等備糧料內改撥六萬石赴大同府倉收納備用從之謙巡撫河南山西小有水旱輒上聞至六年疏言河南山西積穀各數百萬請以每歲三月令府州縣報缺食下戶隨分支給先菽秫次黍麥次稻俟秋成償官而免其老疾及貧不能償者州縣吏秩滿當遷預備糧有未足不聽離任仍令風憲官以時稽察詔行之

四年十月遣廉幹京官往督州縣平糴以舉廢爲殿最大學士楊士奇言太祖篤意養民備荒有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貯倉以時散斂歲久弊滋豪猾侵漁穀盡倉毀稍遇凶荒民無所賴請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銀平糴儲以備荒即以舉廢爲殿最風憲官各務稽考欺蔽怠廢者具奏罪之庶官有備荒之積民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莫切於此帝曰此祖宗良法美意命戶部速行之

五年正月令六部都察院推選屬官領敕分詣兩畿各省府州縣立預備倉發所在庫銀糴糧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授以散官旌其門十一月命查北直隸各府州縣散過預備倉糧及官降糴糧折鈔數俟秋成令有司照舊修置倉廒收積糧儲以備振貸從大理寺少卿李畛彥言也

景帝景泰三年二月募軍民運米納開原鐵嶺倉都御史王翺奏開原鐵嶺急缺倉儲請募軍民於遼東運米千石赴開原海州運米千石赴鐵嶺俱冠帶榮身從之三月命廣西巡撫李棠榜諭軍民有出米自五百石至一千五百石納倉者給冠帶及授官職有差

憲宗成化元年四月改設德州臨清縣預備倉於城內先是二處預備倉各置於城外官私難於出納至是從有司奏城內各有空廒請即以爲倉儲預備糧而名臨清曰常盈德州曰常豐設官主其事

二年八月以各處折糧銀四萬兩命官平糴米粟以實臨清德州水次倉從戶部請也時給事中邱宏又言山東登

報歲歉宜將淮安府庫振濟銀四萬兩內撥二萬兩分遣公正官召商糴米於臨清濟甯德州及鳳陽淮安徐邳諸處儲積委官監臨收放仍行各府州縣亦量爲儲積以時斂散從之

六年四月命甘肅糴糧貯預備倉甘肅巡撫徐廷章言河西一帶居人別無營業止是耕牧豐年上納籽粒外所餘無幾今甘肅倉庫收有餘剩糧價乞量借二三年之數督同管糧官於秋成之際委官照依時直糴糧於預備倉收貯春放秋收以備兵荒之用後有贏餘盡數留邊爲官軍月糧事下所司

十八年正月命南京糶常平倉糧時歲饑米價騰貴而常平所儲糧八萬六千餘石戶部請減價糶之以濟民候秋成平糴還倉其糶於民多不過五斗務使貧民得蒙實惠報可

孝宗弘治三年三月限州縣衛所積穀數以多寡爲殿最命天下州縣預備倉積糧計里之多寡自十里以下至八百里以下積穀萬五千石至十九萬石各有差及數者爲稱職過額者奏請旌擢不及者罰之各府州正官亦視所屬糧足否以爲黜陟其軍衛亦略倣此數以量示勸懲從給事中羅鑒奏也

十八年八月令贖罪贓罰銀皆糴穀入預備倉先是六年從尚書馬文升言命州縣四倉復古制兼設法措置俾儲蓄充而凶荒有備至是從御史沈賚等言儲蓄事宜令在外司府州縣贖罪贓罰等銀悉折納穀以備振濟仍具册報部稽考正德元年正月陝西巡撫楊一淸以預備救荒事宜上請廷臣議問刑贖罪楮價聽收納粟米穀麥貯預備倉以備振貸十二月太常寺少卿喬宇亦以此爲言俱從之後又令因納楮者以十之八折米入預備倉軍官犯者納穀準立功武宗正德三年七月詔以預備倉糧數少及不完者皆所在官司侵盜所致其遷官去任致仕爲民者命遣官及撫按官查提加倍賠納以聞戶部奏天下軍衛有司預備倉糧額數俱有題准事例今湖廣巡撫張子麟繳到糧册惟武昌等府祟陽澧州隨州襄陽四州縣足原擬之數餘多不及蓋因各府州縣衛所正官不能措置分巡分守管糧等官又不依期比較宜行各處撫按官督同司府州縣掌印等官將各倉糧斛自弘治十年以後備查放過并見在之數通算三年之內某處足數幷不及有餘備開等第年終盤糧造册咨部以憑奏處其放過振濟之數自弘治十六年蠲免以後務於秋成抵計追還此外或紙價引錢量留三分之一於本處糴買或地方有力之

家可以勸借或山林川澤之利可以區畫俱聽所在官司盡心處置務使三年之內補足原擬糧數遂有是詔并命差去侍郎韓福等查提倍償

五年十一月革除天下預備倉倉官初預備倉皆設土倉官至是革之令州縣正官或管糧官領其事命運銀赴大同召商糴買糧料總理大同糧儲郎中解經奏科糧缺乏乞并太原府以北俱徵本色府南不爲常例部議太原府南折徵已定其府北例徵本色頃因小民樂於簡便官吏憚於催徵任情更改以致闕乏宜照舊徵納戶部仍運送銀十萬兩至彼召商糴買從之

世宗嘉靖初令有司倣常平法并定積穀數諭德顧鼎臣言成弘時每年以存留餘米入預備倉緩急有備今秋糧僅足兌運預備無粒米一遇災傷輒奏留他糧及勸富民借穀以應故事乞急復預備倉糧以裕民帝乃令有司設法多積米穀仍倣古常平法春振貧民秋成還官不取其息府積萬石州四五千石縣二三千石爲率旣又定十里以下萬五千石累而上之八百里以下至十九萬石

元年正月命委官召商糴買米麥以濟緩急守備紫荆關太監耿忠奏新城等倉放支略盡軍無見糧乞行所在徵納本色或召商糴買以濟緩急戶部議往者夏秋稅糧皆不畫一承解包納之徒得以候時貴賤自擇本折去取肆其漁獵頃奏行折收召買之例穀賤召買貴折銀而官價不虧穀貴放本色穀賤放折色而軍士沾惠計無便於此者但本折二色未定關支月分委官樂折支之便召買坐廢而軍餉恆苦不給請自今爲始本折開月關支其折色每石如例給銀四錢五分其本色聽委官召買支用或價直太高召買不及每石加銀二錢給之候米麥價平及期貿易本色務足半年之用報可八年令設社倉先是弘治中江西巡撫林俊嘗請建常平及社倉至是乃令各撫按設社倉令民二三十家爲一社擇家而有行義者一人爲社首處事公平者一人爲社正能書算者一人爲社副每朔望會集別戶上中下出米四斗至一斗有差斗加耗五合上戶主其事年饑上戶不足者量貸稔歲還倉中下戶酌量振給不還倉有司造册送撫按歲一察覈倉虛罰社首出一歲之米其法頗善然其後無力行者十二月令以贖鍰引稅糴穀備振戶部尚書許讚言郡縣贖鍰引稅多乾沒無稽宜令糴穀備振從之

穆宗隆慶三年七月詔天下有司實修積穀備荒之政

神宗萬歷二十九年十二月福建有倡義建常平等倉者命獎勵之巡撫金學曾以鄉官陳長祚林鳴盛等倡義建常平倉於官勸義倉於民又有義廩以倡縉紳之尚義者乞量加服色以示獎勵從之

三十九年四月設邊鎮常平倉時遼東巡撫熊廷弼上設常平倉括鍰糴穀備邊之數帝曰常平有裨邊鎮令以後接管官照例奏報仍載入考成

熹宗天啟五年二月令延綏各堡糴買儲倉如常平法巡按陝西御史蔣允儀言延綏兵馬甲天下近日民運逋欠京運愆期倉庫蕩然倘有變故何以支持乞清查各堡撫賞節省銀兩分發各路監收官就近委賢能之員限日糴買酌量各堡應貯多少來春價騰出糶秋入春出一如常平法部議從之

九月給事中王夢尹奏寬天津糴買米豆之數事下所司夢尹言天津米豆全賴眞順保河等府爲之糴買輸運今三伏不雨繼以秋旱定興等處飛蝗蔽天米值一斗至一錢四五分豆一斗至一錢二三分秋成且然況明春乎畿輔近地與宗社相關原派關門米豆之數當照災傷輕重道里遠近價值高下遞一酌量庶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疏下部議

皇朝通典崇德元年　上命戶部承政英俄爾岱瑪福塔傳諭八家各出糧百石平糶旋又令固倫公主和碩公主和碩格格及官民富饒者凡有藏穀俱令平糶六年都察院參政祖可法上言二事一請杜囤積之弊有糧之家或賣或借俾得有無相濟賣則從市平糶借則從時起息不許坐擁多儲妄希長價一請開納粟之例或論罪之大小限以米數捐贖或無罪之平人有急公輸粟者量加獎錄俟秋成豐稔停止從之

皇朝通考順治四年江西巡撫章于天上言請發倉米三千餘石減價平糶從之

十一年　諭賑濟直隸大臣巴哈納等曰饑民得銀易米維艱殷實之家有能捐穀麥減價出糶者酌給好義匾額及羊酒幣帛以示旌表其豐收處有遏糴者拏問重處尋議定各府州縣常平義社各倉責成各道員專管其應行事宜聽呈該督撫具奏每年二次造冊報部按積穀多寡以定該道功罪

十二年定各州縣自理贖鍰春夏積銀秋冬積穀貯常平倉備賑十三年令各省修葺倉廒並印烙倉斛
十七年定常平倉穀春夏出糶秋冬糴還之制
皇朝通典康熙六年令甘肅省將積貯米石變價另糴新穀以備賑濟七年　諭停止陝西西安等府積穀變價生息
皇朝通考十九年令常平義社各倉積穀永留各境內以備賑濟　諭戶部積穀原備境內凶荒若撥解外郡則未獲賑濟之利反受轉運之累人將憚於從事必致捐助寥寥嗣後常平積穀留本州縣備賑義倉社倉積穀留本村鎮備賑永免協濟外郡以為樂輸者勸以浙江杭州等府上年旱災恐米價騰貴　命動支庫銀四萬兩往湖廣江西糴米平糶建備米倉廒奉天等處城守征收雜稅令於米價賤時購貯　內府修造倉廒名曰備米遇有緊急以資撥用二十年以福建旱災令於廣東浙江糴米平糶戶部議覆福建總督姚啟聖疏言福州等府夏秋亢旱米價日增請於廣東之潮州浙江之平陽買米平糶查海禁未開恐有不肖之徒借端販賣應不准行得
旨閩省被災准其赴潮州等處買米接濟如有借端通海者事覺將該督撫及押運官一併治罪
皇朝通典二十一年　命州縣衛所官員勸輸常平各倉穀定議敘之例一年內勸輸至二千石以上者紀錄一次四千石以上紀錄二次遇加至萬石以上者加一級
皇朝通考二十四年議山海關古北口張家口等處積貯米石以備蒙古饑荒令戶部官監視運送蓋造倉廒二十五年令黑龍江墨爾根蓋倉貯米三十年令直隸各州縣所捐米石大縣存五千石中縣存四千石小縣存三千石儻遇荒災即以此項散給其留倉餘剩者俱于每年三四月照市價平糶嗣又令直屬捐穀每州縣再加貯一倍令江甯京口等處官兵駐防之地各截留漕米十萬石建倉存貯
皇朝通典三十一年直隸巡撫郭世隆奏言奉天屢登大有請令山海關監督許肩挑畜馱者進關轉糶從之又
諭通州至山海關所有皇莊及王等莊屯米穀俱照時價轉糶又以山西平陽府等處麥賤　命兵部右侍郎王維珍往糴備貯是年令轉運湖廣襄陽府米二十萬石至西安仍照湖廣價值止加算所運腳費平糶令江

西將常平倉米春間出陳秋成後每一石收買新穀二石還倉又定各省常平倉穀石州縣離任時照正項錢糧交代例短少者以虧空論復令西安鳳翔二府及福建浙江等處俱照山東捐輸之例擇地備貯

皇朝通考三十三年令將山東運至　盛京之米於金州等處減價發賣先是以　盛京地方歉收令運山東省米石至三岔口以濟軍民至是侍郎阿喇彌言山東運來之糧由金州等處海岸經過請酌量截留減價發賣再遼陽秀岩鳳凰城三處之人向來俱在牛莊買米亦應照金州等處將糧米截留行文各該管官令其到三岔河購買運去從之又以霸州等州縣水災　詔發霸州文安等處貯倉米穀十萬餘石除散賑外皆減價平糶并截留山東漕米於景州等處發糶以平米價　諭大學士等曰據戶部查奏霸州等十州縣存貯米五萬七千五百餘石穀八百石天津衛存貯米一萬石穀四萬四千一百餘石此米穀現在倉與否足以賑給與否若足用則以餘米平價糶與百姓可行與否山東漕糧截留數萬石平價糶賣則穀價不貴於民生大有裨益令親至何州縣平價以糶應截留米若干萬石郎遣戶部司官一員至巡撫郭世隆處令其逐一迅速詳議繕摺付伊齎奏直隸巡撫郭世隆等遵　旨會同戶部員外郎雍泰查霸州文安等州縣及天津衛現在貯倉米穀共六十萬餘石將此米賑濟霸州等處饑民需用三萬石所餘米穀應減價糶賣其景州等州縣將山東漕米截留平糶得　旨霸州等被水災地方所有積穀除散賑外餘著減價發糶其沿河一帶景州等各州縣衛所著將山東漕米每處截留二千石亦發糶以平米價復奏　諭旨恐不肖地方官員或增價發糶或糶與發賣之人以致百姓不沾實惠著巡撫郭世隆不時巡察又以直隸賑濟餘米視時價減糶吏部右侍郎安布祿工部右侍郎常綬等遵　旨查直隸安州等十一州縣貧民十萬餘人應賑米四萬餘石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思直隸米價騰貴小民艱苦若僅照數給米仍恐無益著將此米一半散給百姓一半照目前米價折銀給與貧民所餘之米著視時價減糶則百姓既得銀兩而糶米又易庶民沾實惠以密雲順義附近地方米穀未收　命將轉運積貯之米每月發千石平價出糶遣戶部賢能司官各一員監視

皇朝通志三十四年　盛京旱　諭令支海運米二萬石一半賑給一半出糶嗣後直屬遇災即發京通倉米

或截留漕米並貯以備賑濟餘米俟時價減糶直省遇災除如例賑䘏外或多截漕米或借撥庫銀向鄰近歲豐之省糴米平糶

皇朝通考三十五年令江南倉穀出陳易新先是三十四年議准江南積穀以七分存倉備賑以三分發糶至是議將江南舊穀於本年爲始輪年挨次出陳易新其各屬糶三銀內酌提四萬石價銀解省俟秋成買穀爲下年存七糶三之用又發　盛京倉儲米穀五千石運至莫爾渾阿敦積貯以黑龍江吉林烏拉地方頻歲不登故也

皇朝通典三十六年議准陝西榆林所屬駐兵衞堡照州縣積貯是年從山西巡撫倭倫請撥運湖廣倉穀分貯保德州備賑

三十七年直隸保定霸州固安文安大城永清開州新安水截運山東河南漕糧每縣萬石積貯平糶是年定四川松潘等處貯穀以二分存貯以一分出借著爲例又定州縣及府道等官霉爛倉穀處分之例

皇朝通考三十八年截留漕糧於江南高郵等處減價發糶時淮揚所屬地方米價騰踊　命截留漕糧十萬石於高郵寶應興化泰州鹽城山陽江都七州縣各留一萬石悉照時價減值發糶餘米三萬石於邳州留八千石宿遷桃源清河安東四縣各留五千五百石亦照時價減糶又截留米十萬石於揚州淮安各收貯五萬石四十年截留湖廣漕糧存貯江寧省倉議定楚省漕糧二十萬九千餘石盡數截留存於江寧省倉以六萬四千石充給兵食將採買兵米價值照數扣留以四萬五千石分發淮安等處平糶以濟民食秋成後將所糶之價并兵米扣留價值買補歸倉其餘存賸米石仍俟下年給兵發糶

四十一年令直隸山東山西陝西河南江北預備倉儲奉　諭旨阜民之道期於有備去冬北地少雪今春雨澤尚未霑足誠恐蝗蝻易生有傷農事亟宜先時預防直隸山東山西陝西河南江北地方歷年積貯倉糧果否足額該督撫確加稽覈務使倉有餘儲不致匱乏其一切應行預備事宜須悉心講求料理以紓朕宵旰勤民之意

皇朝通志四十二年令陝甘積貯倉穀大州縣貯米三千石次二千石又次一千石每年於秋成時採買存貯又令各省於村莊設立社倉令本村誠實之人經管上歲加謹收貯中歲糶借易新下歲量口發賑

皇朝通典四十四年議准河南居數省之中宜積穀以備賑濟山陜令將四十三年漕米易穀四十六萬五千六百八十二石於河南府貯二十三萬五千六百八十二石建倉二百九十三間其餘二十三萬石於近汴近洛之祥符貯三萬石中牟二萬五千石汜水二萬石鞏縣二萬五千石澠池二萬石偃師二萬八千石陜州二萬七千石靈寶二萬八千石閿鄉二萬七千石共建倉二百六十四間

皇朝通考四十六年以江蘇旱災動支藩庫銀至湖廣買米平糶從巡撫于準請也

四十七年以江南米貴截留湖廣江西漕米四十萬石分撥江寧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揚州六府減價平糶又令福建採買米穀存貯以福建去歲被災各處商販稀少米價漸昂借藩庫銀於他省採買存貯備賑又以江蘇久雨米貴令各州縣將截留分貯米石平糶并　勑各省督撫聽商人販米出境又定州縣官經理倉穀議敘議處之例議定州縣官於額貯積穀之外買穀貯倉照盤查贏餘例准其議敘或捐穀本倉以少報多或將現貯之米捏作捐輸以邀議敘後遇本官任內有虧空事發除知府分賠外原報之督撫一并議處至職官將倉穀私借與民計贓以監守自盜論所少穀石著落追賠又截留漕糧於江浙被災各州縣減價平糶江蘇截留十萬石安徽截留五萬石浙江杭嘉湖三府截留十萬石俱令減價平糶價銀貯庫於來歲收穫後買米還項

四十八年　命江浙二省有司勸諭紳民於秋收時遵行捐輸之法又以江浙米價騰貴清查收買囤積之弊時湖廣江西稻穀豐收沿江販米甚多而江浙米價愈貴緣富豪之家廣收囤積於中取利　勑廷臣詳議尋議應檄各該督撫選委廉能官員凡有名馬頭令其嚴行察訪如有富豪人等將市米囤積者即令在囤積之處照時價發糶違者以光棍例治罪其有販米私出外洋者令沿途文武官弁嚴查禁止使湖廣江西販買之米俱入江南浙江地方則米價自平　上諭大學士等曰如照爾等所議則胥役借此稽察徒滋需索而已朕意以爲必於本源之地清查自無收買囤積之弊湖廣江西之米或江浙富商或土著人民某人於某處買米若干清查甚易應行文湖廣江西督撫委賢能官將有名馬頭大鎭店買賣人名姓及米數一併查明每月終一次奏聞併將奏聞之數即移知浙江督撫湖廣江西之米不往售於江浙更將何往此米衆所共知則買與賣不待申令而米之至

者多即大有利於民也

皇朝通典四十九年議定陝甘存貯米石於糧貴之年存五糶五糧賤之年存七糶三又令湖廣鎭筸地方酌借帑銀二千兩買穀貯倉開浙江納粟例向例惟江南開例捐監定額貯倉浙江捐納之人多將米運赴江南浙省米貴至是亦照江南例納粟俟貯倉額足即行停止五十一年議准山東省分貯捐穀大縣一萬石小縣八千石仍於沿河等處酌留數十萬石以備鄰省撥運五十二年發京倉米一萬石於京城平糶時以廣東米貴發常平倉穀三十萬石令都察院左都御史趙申喬赴廣平糶 又 諭撥江浙兩省米二十萬石由海運往若廣東豐收將米一半存貯粵省一半分運閩省備賑五十四年以密雲古北口關隘要地各運米萬石存貯是年定直省社倉勸輸例凡富民捐穀五石者免本身一年差徭至一二倍者照數按年遞免紳衿捐穀自四十石至二百石以上者令督撫道府州縣分別給匾以示獎勸

皇朝通考五十五年發熱河倉米減價糶賣時 上駐蹕熱河 諭領侍衛內大臣等聞熱河米價甚貴每石至一兩七錢扈從人等復行齊集採買則米價愈加騰貴官兵每月旣得錢糧若復給口糧未免重複但以所給錢糧買米又恐不敷著將熱河之倉及唐三營倉所貯之米發出設立一廠每石定價銀一兩賣與隨駕官兵令各該管之人查覈不許多買自無轉賣之弊而於官兵亦大有裨益矣 又暫開山海關米禁戸部議覆直隸巡撫趙宏爕疏言永平府屬艱食臣聞得山海關外米穀頗多向因奉禁不敢入關請暫開兩月之禁俾關外之民以穀易錢益見饒裕關內之民以銀易粟得賴資生應如所請從之 又以京師米貴發米三萬石減價平糶 又飭查河南山東商賈販買麥穀數目禁止囤積大學士九卿等遵 旨議定河南山東與京師甚近兼之連年豐收乃京師麥價未見甚減者皆由商賈富戸等預行收買所致應行文河南山東巡撫查明由水路北來賣與商賈麥穀數目每月繕摺奏聞仍行文直隸巡撫凡本處商賈及沿途富戸有多買者俱嚴行禁止從之五十六年發通倉積米分運直隸各府州縣存貯平糶五十七年禁湖南遏糴廣東廣西總督楊琳疏言粵東之米資藉粵西粵西之米又資藉湖南湖南販米至粵必由永州府經過彼地奸民每借禁糴名色攔阻勒索商

販不前請令湖南督撫如有奸民阻截取利者行令該地方官查拿治罪從之　五十九年於河南截留漕米內撥十萬運至西安存貯

皇朝通典六十年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歲歉陝西較甚撥河南湖廣米各十萬石存貯備賑復發內庫銀五十萬兩又令左都御史朱軾光祿寺卿盧詢往陝省勸諭富戶照時價糶賣發直隸山東河南山西常平倉穀分賑並平糶又令浙江運米三萬石至福建廈門收貯是年山西建立社倉

皇朝通考六十一年申禁有司借平糶倉米掩飾虧空之弊　諭戶部趙宏燮奏將收貯正定順德各州縣四萬石米平糶其餘各州縣有米貴之處亦將倉米平糶十分之三俱俟秋收後買補還項等語去年各州縣收貯莊頭等所交米石部內曾遣司官會同地方官糶賣其糶米銀兩至今尚未完繳據此各州縣收貯倉米俱無實際平日積貯原為備荒而設今值青黃不接之時固應平糶但地方官虧空倉米即借此掩飾虧空究竟倉米既虧百姓從何糴買於民生並無裨益也現在存倉米穀如果足數即照該督所請糶賣倘朕遣大臣查看時州縣並無米穀黎庶不得糴買將州縣官即行正法該管上司從重治罪

雍正元年飭直省督撫查核存倉米石刑部尚書勵廷儀言各省存倉米石雖有司道知府盤查不能保其一無徇私當責之督撫嚴加核實造冊具奏督撫離任將冊籍交代新任限三個月查核奏聞如有虧空即行題參徇庇者議處仍令分賠從之又動支浙江庫帑買米三萬石運至福建分貯廈門收貯一萬石泉漳二府各貯六千石其餘八千石運赴福州遇米價稍貴奏請平糶又以河北三府艱於粒食議令截留漕米六萬二千五百九十石於衞輝府倉存貯撥運陝州收捐米二萬石於懷慶府倉存貯備用又令河南米穀流通出糶　諭河南巡撫石文焯河南居四方之中地廣民庶素封之家常喜儲藏米穀以收居奇之利比年連遇荒歉民食維艱特遣官往賑該撫即豫為籌畫俾富室之粟皆得流通出糶於官以為賑恤之用又以採買備賑米石　敕有司毋得阻遏商販時以北省二麥歉收差員到南省採買米石以備賑貸平糶　上聞各省地方官有因差員買米禁止商販不許出境者　特諭以浙江及江南蘇松等府皆仰食於湖廣江西令該部速即行文各省凡有米商出境任便

放行毋得阻撓
皇朝通考二年京城米價稍長　特旨發通倉米於五城共設十厰六居城內四居城外減價平糶尋又於近
京四鄉添設八厰明年移內城六厰於城外關廂添設崇文門宣武門外米厰二永定德勝二門中間米厰又於城
內添設米厰三處平糶定各處無論常平社倉借穀歉歲還倉概免加息
皇朝通典三年定各省存倉米麥改易稻穀例又令黔省兵米合計共存三年之蓄減價平糶著爲例又以歸化城
土默特地方年穀豐成令購買建倉收貯其歸化城大青山黃河岸口亦令建倉貯穀又　諭倉塲總督將舊
貯米石減價平糶並令近水州縣可通舟楫者俱赴通倉領運平糶定雲南社倉題報穀數之例是年以湖廣江南
浙江秋成豐稔　命湖廣動支庫銀十萬兩採買於省倉及各州縣收貯四年從巡鹽御史噶爾泰請以兩淮
商捐銀二十四萬兩幷繳公務銀八萬兩建鹽義倉交商人經理從之是年令京倉減價平糶又定州縣侵蝕挪移
浥爛倉穀之罪是年發通倉米二萬五千石運至保定平糶又令山西發帑金四萬兩買穀分貯太平潞大四府各
州以五年爲例陝西發帑金十二萬兩買穀存貯涼州臨洮鞏昌甘州寗夏各府屬以備撥用又令福建動支正項
錢糧運米十萬石存邊海地方又令廣東貯數多者開倉平糶將價銀交數少州縣買貯其廣西捐穀糶三價值亦
令採買穀石運交廣東分貯又　諭發倉米五萬於京城平糶又准浙閩總督奏請於江南淮安採買二麥運
閩平糶幷截留浙江漕糧十萬石易穀運閩備賑令廣東各營建倉貯穀每兵一名存穀一石以備借貸時
上以江南被水未消蕎麥未能耕種恐交春米價漸昂存貯留運之粟未必敷用下九卿議尋議令該督撫動帑赴
產米地方採買再照河工議敘貢監之例將銀兩改爲本色分別府州縣大小酌量米穀多寡俟收足停止令杭州
建倉以浙商輸銀買米存貯照兩淮鹽義倉之例隨時平糶
皇朝通考四年令兩淮建鹽義倉兩淮衆商公捐銀二十四萬兩又巡鹽御史噶爾泰奏繳公務銀八萬兩共銀三
十二萬兩奉　旨將二萬兩賞給噶爾泰其三十萬兩爲江南買貯米穀蓋建倉厫之用所蓋倉厫賜名鹽義
即著噶爾泰交與商人經理又飭禁賤買貴糶之弊奉　諭旨各倉減價平糶原期有益貧民閒淸河本裕倉

姦胥猾吏串通富戶賤買貴賣本倉賣完又賣別倉甚屬可惡倉場侍郎等所司何事後若再有此弊定將監糶米石之員正法倉場侍郎嚴加治罪又發通倉米二萬五千石運至保定平糶從直隸總督蔡珽請也　又議定州縣侵蝕那移浥爛倉穀之罪先是三年　諭內閣九卿曰積貯倉穀關係民生最爲緊要朕屢降諭旨令該督撫等嚴飭州縣及時買補虧欠之數無如苟且遲延奉行不力昨據月選官陳克復條奏虧空倉穀請支動正項買補一面嚴追本官還項朕已交與九卿議行令直省地方俱著定限三年將一應倉穀買補完足不得顆粒虧欠三年後朕必特差官員前往盤查如有缺項從重治罪倘有不能補足情由著該督撫題奏凡虧空錢糧猶可立限追完無損國帑若虧空倉穀則一時旱澇無備事關民瘼其罪較甚自宜嚴加處分並著九卿確議定例具奏向例虧空倉穀處分止於革職留任限年賠補至是遵　旨議定穀一石比照錢糧一兩科斷侵蝕一千石以下擬斬准徒五年一千石以上擬斬監候不准赦免所侵欺穀石仍著嚴追完項其那移者數止千百石擬徒五千石以上者流一萬石以上者充軍二萬石以上者擬斬限一年內全完免罪二年內追完減二等三年內追完減一等限滿不完照數治罪其實係霉爛數止三千石以下革職留任限年賠補三千石以上者卽以那移論疏上　諭曰凡倉穀霉爛皆由倉廒不修以致倒塌滲漏虧折米穀此愈當加懲者今若寬其處分則有司平日必不加意修理以便借辭此處著再議於是議令地方官將滲漏不堅全之處需費無多者卽時補葺有年久毀爛倒塌者動項修蓋有將倉糧寄貯及露囤者題請添設倉廒嗣後州縣怠玩不修理蓋造以致米穀浥爛者革職勒限賠完限內不完卽照侵蝕例按數科律遇赦不宥從之　又令山陝各府屬買穀分貯議令山西動帑金四萬兩買穀分貯太平潞四府各州縣其素無蓄積并向來積貯不多之處務令購足五年之內每年准動四萬兩照數買貯責令知府直隸州盤察有力行三年盡善者保題敘功陝西動帑金十二萬兩及本年豐收採買穀石存貯凉州臨洮鞏昌甘州寧夏各府屬以備撥用又令五城設廠平糶以京城米價騰貴　特諭發倉米五萬石分給五城平糶俟市價平減卽行停止所存賸米卽貯該城爲將來之用又以五城米廠並在外城城內糴買維艱復　諭於內城設廠數處以便窮民又令州縣多設廠平糶并嚴揑借之弊戶部覆准御史馮長發奏凡州縣平糶應多設廠以便附近

居民赴糴其有奸商豪戶囤積射利者訪拏治罪平糶穀石每石准銷一二升以抵耗折有攙和灰沙者題參至借給與民之穀倘吏役揑名虛領秋時追欠無著從重治罪所欠米穀於該州縣名下追還并照失察例治罪其有官役侵尅者該督撫察出題參　上以福建廣東二省地處極邊應作何貯備米穀令九卿集議因議定閩省則臺灣常運平糶米五萬石之外動正項錢糧運米十萬石存邊海地方備貯若遇臺灣豐年酌量加運廣東則通省府州縣存貯數多者開倉平糶即將價銀交數少之州縣買貯再將廣西捐穀糶三價值仍令採買穀石運交廣東分貯又令江南淮安等處採運麥石至閩省平糶浙閩總督高其倬言閩省米價騰貴現撥溫台二府倉穀七萬石運往接濟更請於江南淮安等處採買二麥運閩平糶從之　又淸釐直隸各屬借糶倉穀之弊先是直隸總督李紱請將倉糧糶借與民有　旨命翰林御史等官會同地方官核實監糶務使小民均沾實惠其倉糧果否實貯一併查驗至是奉　諭旨據鄂爾奇繆沅奏稱直隸借糶倉穀弊端種種無非地方官巧爲掩飾虧空之計向來直隸倉穀虧缺甚多朕知之甚悉各官惟恐敗露故設計彌縫詳請借糶李紱爲其所欺遂代爲題請且未經奉旨即先爲散給及派員往查又轉停止覽鄂爾奇等所奏各官情弊顯然凡此等州縣官若仍留原任將來假公濟私那新掩舊必至刻剝小民虧欠正項而地方倉廒始終不得淸楚可將巧稱倉穀出借各官悉行解任借出之穀俱著解任之員自行催還以一年爲限逾限不還者治以那移虧空之罪又運穀至福建積貯先是奉　旨令江西運米十五萬石往閩濟用至是大學士等議請再截留浙江漕糧十萬石易穀二十萬石就近運往從之　又　命山東巡撫動用帑銀於靑登萊三府購買米石運至濟南三府三營惠來平海大鵬等營貯穀六千二百石提標五營貯穀五千石督標并水師六營肇慶城守營共貯穀七千石計每兵一名存穀一石以備借貸秋收免息徵還　又以江南被水議定採買捐輸之法奉　諭旨江南秋雨稍多被水州縣已令　確查賑恤入冬以後積水未消秋麥未能及時耕種恐交春米價漸昂況蘇松戶口繁多民間食米多取給於外販尤當早爲留意查江安糧道有存貯還漕一項計二萬八千餘石安廬鳳淮四府各項分貯又令廣東各營建倉貯穀議定廣東邊海之南澳鎭右營澄海二門達濠等營貯穀五千二百石

潮州鎮標共計九萬餘石應差京官一員前往確查分別留運平糶以濟民食但地廣人稠此數未必敷用必設法多貯方覺寬裕著九卿速議具奏因議定令該督撫動帑委員赴產米地方採買再照河工議敘貢監之例將銀兩改爲本色輸納分別府州縣之大小酌量應輸米穀之多寡捐足停止所收米穀應用平糶散賑之處該督撫具題動支又令杭州建倉以浙商輸銀買米存貯照兩淮鹽義倉之例隨時平糶

六年設立八旗米局奉　諭旨聞兵丁等於京通二倉支領米石時每因腳價之費賣米充用致有不計其米之接續輒以賤價糶及至缺乏又以貴價糴此甚無益於兵丁者也現今旗下俱有官房或按八旗設立八局或按滿洲蒙古漢軍旗分設立二十四局將兵丁欲賣之米以時價買貯及其欲買則以平價賣給如此似于兵丁大有裨益著管理王大臣等公同詳議尋議八旗按滿洲蒙古漢軍旗分設立二十四局通州按左右二翼設立二局京師每局給銀五千兩通州每局給銀八千兩其八旗之二十四局於各旗官房內揀用本旗若無官房就近揀用其通州米局於倉附近處擇內務府官房二所應用八旗米局每局選賢能官二員領催四名令其辦理通州二局每翼委官四員領催八名辦理各局應用寫算之人於兵丁內派委量米之人於旗人內僱用通州每翼挨旗各承查一年設立米局以後禁止在他處私行糶賣每旗各派參領一員令其稽查違禁治罪或被旁人拏獲將稽查之參領及都統等一併議處其管米局之官員等如有作弊侵漁之處令該管大臣等嚴查治罪若果生息有方於應陞處列名或該旗大臣等怠玩不以爲事致有虧折者將所折銀兩著落派出之員賠補有不能完納者著該管大臣賠補俟至一年將用過銀兩及所得利銀數目算明具奏得　旨如議行　又截留浙江漕糧運赴閩省平糶

七年定閩省採運米石之例閩省臺屬各縣倉儲向例每年撥粟十萬石碾米五萬石運往泉漳二府平糶至是總督高其倬言臺屬粟石止可存備全臺并廈門金門等處兵糧請將官莊現存粟四萬九千餘石價銀七萬三千四百餘兩內抽撥採買運往泉漳二府永爲定例從之　又定潮州城守各營貯穀之法議定廣東潮州城守三營買穀三千石分貯於青黃不接之時借給俟散餉時照數扣除概免加息令各營將備經管倘有侵那缺少

照正項錢糧例追賠治罪又須發社倉　諭旨令陝西督撫勒石宣布先是陝西總督岳鍾琪遵旨
設立社倉於雍正四五兩年耗羡銀內撥發各州縣十四萬五千八百餘石採買穀麥每社一千石蓋倉收貯以
資借放令署督查郎阿巡撫武格按鄉分社公舉倉正倉副經管至是岳鍾琪言陝西大僚皆不知　臣　原奏
恩諭之由每遇州縣請領社倉銀兩過於愼重戒諭甚嚴州縣亦懷貽累之憂又畏積貯虧空嚴例處分將所
領銀兩不肯交與倉正倉副仍勒令里甲押運又有令胥役家人幕客收放者始而勒買繼而勒借陝省百姓竟
呼此項穀麥爲皇糧其所以然者祇以因民所利之　明詔未頒是以在官在民之界限不定伏祈特頒社
倉　諭旨交督撫恭錄鐫石每一倉頒發一本張掛曉諭　臣　又謹擬社倉條約十六事亦請發各社倉使鄉
愚共曉則每年收放皆有程式庶可久而弗替　上可其奏　特諭曰朕惟國家建立社倉原令民間
自行積貯以百姓之貲糧濟百姓之緩急其春貸秋償及滋生羨息各社自爲經管登記地方有司但有稽查之
責不得侵其出納之權此社倉之古法也是以各省有請立社倉者朕皆令其聽從民便無得强勒捐輸繩以官
法以致便民之舉轉爲民累所以曉諭各省督撫者不啻至再至三矣從前岳鍾琪在京時請於通省加二火耗
內應行裁減每兩五分之數且暫行徵收發與民間採買穀石分貯社倉俟採買數足即行裁減是以暫收耗羨
之中隱寓勸輸之法實則應行酌減之耗羨即小民切己之貲財而代民買貯之倉糧即小民自捐之積貯此藏
富於民之良法最爲切實而易行是以俞允所請令其辦理乃陝省官員不知此項穀石本係民貲又未識從前
岳鍾琪奏請之由以爲收貯在官即是公物不肯付民經管而胥吏司其出納者遂有勒買勒借之弊殊非數年
以來朕之周咨詳晝多方生養斯民本意矣今特降諭旨將朕允從岳鍾琪之請并岳鍾琪陳奏原委明白曉示
著署督查郎阿巡撫武格刊石頒布俾各州縣鄉社小民咸知朝廷經管設法之蓋藏實百姓自爲斂散之資用
倘地方官有於社倉穀石創議交官不交百姓或指稱原係公項預爲公事侵挪之地者俱以擾撓國政貽誤民
生論從重治罪其岳鍾琪所擬社倉條約著戶部鈔錄交與該督撫分發各州縣刊刻木榜於各鄉社倉豎立以
爲永久程式又以右翼四旗通州米局生息定三年查核例署正黃旗都統覺羅伊里布等言右翼四旗通州米

局領戶部銀八千兩尌酌足用自雍正六年三月起至本年三月共生息銀四百餘兩請將此銀仍留在右翼通
州米局內買米生息得　旨米局之事著三年查奏一次　又飭州縣建造倉厫奏　諭旨常平積貯
必須倉厫堅固始可爲經久之計聞各省中偏僻之邑竟有向來本無倉厫或寄頓寺廟或借於紳士富戶之家
而霉爛虧折生事滋擾之弊多由此起大非朕慎重民儲之意凡各省未有倉厫之州縣著該督撫卽行建造又申
明社倉借給貧民穀石之例從監察御史晏斯盛請也凡遇荒歉貧民借領倉穀者每石止收息穀十升遇小歉免
取其息仍如本數還倉　諭奉天有司勸諭百姓積貯將軍多索禮奏報奉天秋成大稔奉　諭旨奉天
地氣乾燥不比南方潮濕之區正當乘此豐收之時以爲儲蓄之計著該地方官通行曉諭勸導若有穀之家果能
留心積貯至於穀多價賤難於出糶者著卽奏聞朕當發官價糴買或從海道運至京師俾積穀之家實獲利益必
不使有穀賤傷農之歎也　又令安西地方動支官銀糴買盈餘穀石署川陝總督查郎阿言招往安西沙州等
處屯墾民戶所種小麥青稞粟穀糜子等項計下種一斗收至一石三四斗不等其餘各色種植亦皆豐厚　臣恐口
內奸販囤戶聞糧多價賤興販射利已令總兵道員嚴行查禁並傳諭民戶按一年所需扣存外其餘卽在本處糶
賣以濟兵丁商民口食得　旨民戶盈餘之穀原期糶價以爲日用之資若本地糴穀者少則出糶未免艱難
不可不爲計及著該地方官酌量本地情形不必相强若有將盈餘之穀情願出糶者著動支官銀照時價糴買存
貯公所明年倘有需用聽辦理軍餉之大臣及該督撫行文支撥安西現有備用銀卽可動用採買再於西安藩庫
撥補還項此朕體恤民戶俾糶穀得價用度豐裕之至意著地方官善於奉行不可勒令糴賣生事滋擾　又增定
浙江購米分貯之數浙江總督李衛言足食所以養民有備始能無患近因部臣厲廷儀奏請將米多倉少之處糶
出餘銀批發倉多米少之州縣一例買穀存倉此亦酌盈劑虛之善策但止就倉厫之多少以爲米穀之去留設遇
人口繁多產米稀少又係水陸適中轉輸便易之州縣而因其倉少遂將倉外餘米盡行發糶則有不足之虞若地
處偏僻需米無多以倉有空閒必欲購買貯足亦恐徒滋紅朽　臣愚以爲倉多倉少之處止可計米以定厫未可就
厫以定米也卽如浙省溫處各屬舊存穀石有一二萬三四萬不等嘉湖甯紹等處少者四五千多亦不過七八千

惟省城旗營駐防更爲緊要永濟倉捐納補 漕案內應購米四十四萬餘石除分貯金衢嚴三府及備借兵米外餘悉貯本倉今酌定應貯穀四十萬石抵米二十萬石其餘共應買穀四十八萬餘石於通省中按縣分大小水陸衝僻或僅爲本地之儲積或可備隣境之轉輸酌定數目除原存外少者添撥每年存七糶三秋成補還則存倉之成色必高而積久之折耗可減於貯備似爲有益事下所司議行議定山東貯穀額數議准山東各府並附郭首縣貯穀二萬石大州萬八千石中州大縣萬六千石中縣萬四千石小縣萬二千石大衞萬石中衞五千石小衞二千五百石大所三千石以此定額其地要民稠或積窪易潦者酌加二三千石如有闕額動帑買補

十一年飭川省開米禁先是雍正九年巡撫憲德以川省米價稍昂又復碾辦軍糈奏請暫禁商販至十年川省收成豐稔米價平減仍照前禁止未開至是奉　特旨申飭令憲德速弛其禁毋蹈遏糴之戒　又奉

諭旨前據顧琮等奏請順天天津等七府五州酌量領運北倉米石以備平糶并將所存倉穀存七糶三以濟民食朕已允行今思目下正當青黃不接之時糧價漸昂各處皆有常平倉穀其存貯萬石以外者准存七糶三萬石以內者於糶三之外酌量加增存貯甚少者或添運北倉漕米或撥領鄰近倉儲務令各處米價得平小民易於糴買

皇朝通考十二年　諭各省設立社倉以便濟用近聞直隸百姓借領社穀必俟督臣咨部而後行往返動經數月小民守候維艱嗣後但當先發咨報存案著爲例

皇朝通典乾隆元年　諭積貯平糶之法原以便民乃聞各省州縣於倉穀出入竟有派累百姓者當出糶之時則派單令其納銀領穀若干及買補之時則派單令其納穀領銀若干納銀則收書重取其贏餘納穀則倉胥大肆其抑勒甚至以霉爛之穀充爲乾潔小民畏勢不敢不領惟有隱忍賠累而已更有山多田少之地產穀無多而該地方官不能向他處採買但按田畝冊籍覈算發價派令百姓將田畝歲收之穀交倉絕不爲民間計及蓋藏至有十餘畝之田而亦責其承買米穀者在附郭居民去倉不遠尚可就近轉輸至於遠鄉僻壤離城百里或七八十里之遙亦一概令其領銀納穀小民負戴越嶺登山竆日之力始至交納之所而奸胥蠹吏又復任意留難及平糶

通使閭閻受其實惠而無擾累各大吏當悉心籌畫令有司實力奉行以副朕愛養斯民之至意尋嚴禁糶買派累之日窵遠鄉村更不能均沾實惠是不蒙積貯之益徒有轉運之苦良法美意行之不善以致流弊種種其作何變之弊是年定湖南省存糶例長沙等四十五府州縣地勢乾燥者仍存七糶三永州等三十一府廳縣衞地勢稍濕者存半糶半龍陽等四縣地勢尤卑者糶七存三又議准四川龍安寗遠茂州所屬及雷波衞黃螂所等處地居邊荒風土較異兼積貯雜糧性不耐久令每年糶半存半廣東廣州等七府南海等之三十九州縣新安等二縣丞所管屬沿海卑濕之區亦如四川例

皇朝通考三年移城內平糶六廠於城外大學士鄂爾泰等言五城所設米廠六居城內四居城外請將城內六廠移於城外關廂俾城鄉居民就近糴買幷將八旗兵丁應領之稜米折銀給發即以此項米石運廠平糶每城另派御史一員稽察從之又定常平社倉出借穀石歉歲還倉概免加息奉　諭旨乾隆元年六月朕曾降旨各省出借倉穀與民者舊有加息還倉之例此在春月青黃不接之時民間循例借領則應如是辦理若值歉收之年豈平時貸穀可比至秋收後祇應照數還倉不應令其加息此乃兼常平社倉而言也今聞外省奉行不一凡借社倉穀石者照此辦理而借常平倉穀者遇歉收之年仍循加息之成例似此則非朕降旨之本意矣嗣後毋論常平社倉穀石若值歉收之歲貧民借領者秋後還倉一概免其加息俾蔀屋均霑恩澤又復設崇文宣武門外米廠並永定德勝二門適中地方添設米廠平糶從戶部尚書海望請也四月於城內添設米廠三所各撥稜米三千石平糶又以山東河南二省麥秋大熟　命該撫動支庫帑糴買餘糧存貯又令四川建社倉初四川糶賣常平倉穀價銀除買補正項外令將餘銀均買作社糧以爲民倡尋該省士民相率樂捐自乾隆二年秋後買貯穀二千九百七十餘石捐貯穀二萬五千六百餘石又達州內江等三十餘處舊存貯穀二萬一千石以上合計川省新舊社穀凡四萬九千五百七十石有奇均令加緊收貯照常平倉例每穀四百石建厫一間其工料銀於存公銀內動支又申明直省買補倉穀之例先是元年議准秋收買補倉穀照各地方時價足數給發不得稍有短少至二年又議准被災州縣倉糧散給無存者務於秋收豐稔之時即速明撥銀完補以實倉儲如逢水旱價值昂貴令將存價緣由咨部以

俟來年秋收采買如來年仍延緩不買以玩視倉儲例參處至是復議定買補倉穀嚴禁派累小民及發短價低銀抑勒交糧或斗秤以大易小以重易輕有蹈此者即詳揭參究督撫徇隱者幷罪之再買補時若秋成穀價仍昂則就鄰近價平之處於春月購買補足如鄰近價亦未平暫停買補或俟來年麥收豐稔買麥收貯秋成易穀還倉或竟俟來年秋成買穀隨時酌量辦理至倉穀無多地方不便虛懸令確訪鄰省價平之處委官采買其原糶價值不敷即於通省糶價內通融撥補倘再不足准其將糧價運費腳費在於藩庫存公銀內酌量撥給至應買若干之數預行知受買地方隔省則知會督撫轉行知照買足運回之日取具地方官印結將數目價值一併送府驗報察核又准兩江總督那蘇圖條奏分別平糶事宜兩江總督那蘇圖遵　旨議言常平倉穀每年存七糶三秋成買補本屬法良意美祇以有司奉行不善遂至滋弊多端自宜詳定章程庶使永遠遵守但平糶一事原有不同有於歉收之後不拘三分之數發糶以濟民食者有於青黃不接之際市米昂貴發糶以平市價者有市價雖不昂貴祇因米穀難以久貯循例發糶以易新者三項之情事既異則隨時之辦理宜分查江南省各府州縣附城人民習於經營率皆不務農業終年糴米而炊居鄉之民人以力田為事秋成之後尚有儲蓄糴米者少此各屬情形之大較也今詳細斟酌如該地方當歉收之後則城鄉之民均無蓋藏咸資糴米時價必至倍昂應於城鄉八方多設廠所預定開糶日期令村庄居民各赴附近廠所糴買州縣印官及佐雜教職分頭巡視監糶并將平糶價值大加酌減兼應不拘糶三之數以濟窮民如年歲原屬豐稔則鄉間頗有蓋藏惟城市居民當青黃不接之際市價昂貴必藉平糶應止於四城關廂及大鎮集處所酌量設廠其糶價止須視倉中米穀成色比市價酌減一二分因地制宜臨時報明督撫核定發糶不必大為減少蓋此不過藉平市價非歉歲缺米可比兼之買補之時亦免不敷數多動請撥補徒耗公項而奸民囤戶利不甚裕自不干蹈法紀肆行囤積窮民得霑實惠至於年既豐登市價亦不昂貴不過循例易新者則聽各州縣自行酌量公平出糶或稍為減價以便秋後買補此平糶一事似宜分別三等辦理庶有實濟若衿戶役戶牙戶囤戶以及倉書丁役乘機串通捏買暗竊事在必有查江南各州縣現行保甲逐戶懸掛門牌紳衿衙役商賈庶民俱經登註一目了然平糶之時應令貧民各齎門牌赴廠驗糶兼令保甲稽察自無捏買其糶給之數每戶以二斗為率不許過多則囤戶

亦難施其伎倆至丁役鬻賣則惟令本官於出倉之時親身監視發糶之後稽核清楚或未糶而缺米或已糶而無價即嚴行追究自可水落石出倘該州縣仍不實力奉行致有前項等弊該管上司察實參處從之又准兩廣總督鄂彌達條奏平糶減價之法兩廣總督鄂彌達言平糶之價不宜頓減蓋小民較量每在錙銖平糶時市價必貴若官價與市價相去懸殊市儈惟有藏積以待價豈能抑價以就官而小民之藉以舉火者必皆仰資於官穀倉儲有限其勢易罄而商販轉得居奇於其後是欲平糶而糶仍未平也從來貨集價落民間既有官穀可糴不全賴鋪戶之米以供朝夕鋪戶見有官穀發糶而所減有限亦必少低其值以冀流通請照市價止減十分之一以次遞減期平而止則鋪戶無所操其權官穀不虞其匱穀價可以漸平而小民實霑其惠矣從之

又派員往張家口古北口二處采買米豆雜糧運京平糶奉　諭旨京城米價現在不能平減來春青黃不接之時恐益加騰貴著派出戶部司官二員內務府官二員於張家口古北口二處每處各二員攜帶內庫帑銀前往會同地方官將米豆雜糧照時價采買運送來京交八旗米局平糶使都門兵民得資外來之米而口外有餘之糧亦不致耗費於燒鍋等無用之地實屬兩有裨益嗣戶部議古北等口運到米豆雜糧已交八旗米局存貯者各該局在內城發糶嗣後運到俱交五城於城外關廂存貯俟來春開放平糶從之又直隸總督孫嘉淦奏明春漕運粟米請截留十萬石存貯天津北倉以便分給續賑平糶從之四年截留江蘇漕米二十萬石以備平糶之用

又議准西安巡撫張楷奏定社倉事例一社長定三年更換以杜欺弊一春借之時酌留一半以防秋歉一限令每年清還兼收麥石以省拖欠一將借戶穀數姓名粘貼曉示以除揑冒一令地方官稽查交代分賠以專責成又令江南收買民間有餘麥石戶部議覆兩江總督那蘇圖奏言江南各屬麥收豐稔小民有餘之麥必將急於糶賣既恐價賤傷農兼恐奸商富戶囤積射利或販賣出境均與民食有關應令各屬詳察本境情形如果二麥有餘價値平減該印官或將平糶米穀價銀或於司庫撥項在麥糧聚集處所凡遇民間糶剩之麥即照市價收買存倉不必拘定數目若麥少價昂即行停止所收麥石俟秋禾一有定局或易穀存倉或動撥濟用總期因地制宜隨時辦理應如所請從之

又發帑糴口外雜糧直隸提督永常言今歲口外收成較往歲倍為豐稔八溝等處民間雜糧甚多難於出糶似應乘此糧多價賤之時令地方官按市價給發官銀采買奉　諭旨著戶部酌量給發帑銀數萬兩交與永常會同地方官采買口外雜糧分貯附近各倉以為地方儲蓄並使民間得價以資歲底用度

又令浙江買補倉穀時浙江各屬買補倉穀議令除今歲偶有偏災收成歉薄者暫停買補外豐收之地將乾隆三年四年糶穀照數買足其餘各屬飭令將三年所糶之穀全行買補四年所糶之穀在四千石以下者亦全行買補四千石以上或緩買十之三或緩買一半隨宜辦理

又令四川買穀分貯川省秋收豐稔米價平減議令動藩庫雜稅銀三萬兩地賦銀十二萬兩委官於成都等六府州縣附近水次出產米穀最多處分行采買交該地方官於沿江州縣空出倉厫內加謹收貯其采買不拘額數限期但遇價增即行停止又設立浙江福建四川各屬營倉浙江溫州鎮所轄樂清等九營於公糧銀內動支買穀分貯以濟兵食每兵一名備穀二石共買穀萬三千三十八石令都司各官盤收監管遇青黃不接每兵按月借穀六斗分作六月扣存共建倉二十三間每間貯穀六百石又溫州鎮標三營及城守營建倉十間共貯穀五千九百二十八石福建海壇金門澎湖閩安烽火銅山六鎮協營共買穀二萬石分貯遇青黃不接酌借兵丁免其加息秋收散餉扣除買補共建倉四十三間四川成都駐防兵米向例俱係折色每遇價昂艱於采買亦令將司庫現存生息餘剩銀飭發附近州縣及時采買遇青黃不接支給各兵在餉銀內扣還有浮冒剋扣者劾之議定陝甘社穀分別經理陝西甘肅所屬社穀有二一係百姓公捐自行議定倉正倉副經理出入報官存案不入官之交代仍聽民料理一係加二耗糧內留五分為社糧責成地方官經理五年准河營設立倉厫先是元年准於河標四營建設營倉以資兵丁接濟至是河東河道總督白鍾山言黃河南北兩岸河兵堡夫終年力作晝夜在工較之標營兵丁尤為勞苦而向來未經設有倉儲當糧少價昂之時不免稱貸貴糴上年地方偶被歉收兵夫更覺拮据臣再四熟籌必得如標營一例設倉積貯庶可通融接濟於兵夫有益而春借秋還年年出易亦可垂之久遠請動河營生息銀六千餘兩乘此麥多易買之時在附近沿河地方照依時價公平糴買麥石收貯為數無多采買自易設或市價稍昂

亦即行停買將餘剩銀兩俟秋收後再行買穀此項倉儲交蘭陽縣知縣經管出入管河河北兩道公同按季盤查
稽察該道等於每年春間糧價昂貴之時具詳借給兵夫秋收催令照數歸還免其加息從之
又准山東省買豆補貯巡撫朱定元言上年東省被水蒙 恩賑恤及歷年春糶及碾運直隸動用過各項倉穀
共一百餘萬石均未買補現嚴飭各屬及早照額買補但東省今年雖號豐收閭閻尚少蓋藏是以穀價均未平減
唯黃黑二豆因秋後雨水調勻較他種多獲其價較上年豆價減半止青州一郡因有滿兵駐防其價稍昂然豆之
爲利甚溥不惟馬可壯膘人亦充腹且質性堅實又可耐久是以漕米尚許改徵若得通融買補貯倉不惟倉儲易
於充實祭項得以節省而豆穀分買穀價不致頓昂於災後民生甚屬有益請令地方官將原存穀價不拘穀豆兼
買一併實貯歸倉俟來年平價再行糶豆易穀酌盈濟虛庶緩急有資而公私咸賴矣再豆穀兼買則出借之穀亦
仰請 聖恩許民間即以豆還穀則小民既免糶豆易穀之消耗而此時有豆之家亦可及時清完欠項不致縻
費難追更爲便民從之
六年議定倉穀估成糶賣之例奉 諭旨地方積穀不厭其多賑恤加恩亦所時有正未易言倉儲充盈州縣有
司往往慮及霉變賠補以多積穀石爲憂其如何酌量定例俾其從容不致賠補之處該部議奏尋議除地高燥不
致霉變及倉穀減少每年可挨數出易者外其有地本潮溼積穀最多不便經年久貯者令各該督撫查照厫座新
舊年分遠近照京倉氣頭厫底數目酌減開報估成糶賣題明辦理從之十二月奉 諭旨國家設立平糶乃惠
濟貧民第一要務但恐發賣官穀之處與鄉村相隔遙遠則小民搬運爲難是以乾隆二年因直隸山東平糶濟民
曾經 降旨如離府縣城郭路遠鄉村有司當設法運至倘腳價無出或動存公銀兩或開銷正項錢糧皆所不惜今
年江浙地方有被災之州縣明年麥秋以前非平糶不能接濟民食該撫務飭有司查明道路之遠近將食米四路
分糶以就民便著該督撫妥協辦理至於胥役有剋減升斗之弊家丁有得錢私糶之弊奸民有冒濫販賣之弊均
當嚴行查察有一於此法在必懲毋得姑縱又免臺灣買運還粵穀石本年夏間臺灣米價昂貴曾令借撥潮州倉
穀六萬石接濟平糶俟秋成買穀還粵至是以臺地穀價尚昂奉 諭旨著將借撥潮州倉穀六萬石免其買運

還粤其平糶穀價卽留爲買穀以備倉儲至潮屬因借撥所缺穀數著將該處收捐之項照數補足

皇朝通志七年　申諭遏糴之禁令各州縣買補倉穀時值歲歉價昂不能買補而該處所存尚可接濟准其展至來年買補若穀價不敷而貯倉又係不足該州縣卽詳明上司以別州縣穀價之盈餘添補採買爲酌盈劑虛之計其減價出糶在尋常出陳易新之際照市價每石核減一錢若歲荒價昂該督撫卽臨時酌量不拘減一錢之數其平糶亦視歲歉輕重毋拘存七糶三成例凡奸民賤糴貴糶之弊仍有例禁又令山東行銷票鹽地方分上中下三等照票輸穀其章邱濟陽萊蕪淄川新泰德平鄒平商河臨邑惠民十縣列爲上等每票輸穀二石陵縣齊東陽信長山博山樂陵青城臨淄樂陰臨朐益都高苑沂水費縣十四縣列爲中等每票輸穀一石五斗莒州新城博興濱州蘭山海豐樂安蒲臺日照霑化利津壽光昌樂濰縣郯城十五州縣列爲下等每票輸穀一石通計輸穀二十萬五千九百七十八石分限二年交倉照社倉例施行

皇朝通考八年以米價增長發京倉官米平糶黑豆亦如之嗣復奉　諭旨今年直隸所屬河間等處偶被偏災彼地貧民赴京覓食者俱已加恩賑濟但其閒尚有不在賑濟之數者或手藝營生或傭工度日適值米價暫昂當此歲暮天寒情殊可憫著戶部將京倉米石酌量給發各旗局及五城米廠照依時價核減平糶貧與零星肩販之人俾得沿途糴買皆霑實惠九年以停止采買　諭各省督撫斟酌辦理奉　諭旨積貯乃民食所關從前各省倉儲務令足額原爲地方偶有水旱得資接濟是以常平之外復許捐貯多爲儲蓄無非爲百姓計後因糴買太多市價日昂誠恐有妨民食因降旨暫停采買俾民閒米穀自在流通價值平減亦無非爲百姓計也乃近聞各省大吏竟以停止采買爲省事不知常平之設不特以備荒歉卽豐稔之年當青黃不接亦得藉以平糶於民食甚有關係其閒因時制宜原不可執一定之見今因停止采買之令遂任倉廒缺少置而不理將來必至糶借無資固非設立常平本旨又豈朕停止采買本意乎各省督撫務須斟酌地方情形應買則買應停則停總在相機籌畫不可膠執定見希圖省事又以直隸米價昂貴於四路同知駐劄之處分設四廠平糶從順天府尹蔣炳請也東路之通州西路之蘆溝橋北路之沙河三廠各發米二千石南路之黃村發米六千石卽令各該管同知就近管理平糶通

州一廠交通永道稽查沙河一廠交霸昌道稽查蘆溝橋黃村二處各派御史一員稽查又仍於通州設立兩局糶賣官米通州糶賣官米向年設有兩局每局領本銀八千兩於八旗大臣內　欽派二員經管每季收買俸米以備平價之需嗣於雍正十三年將京城每旗三局歸併一局時亦將通州兩局歸併一局止留本銀六千兩收買俸米交與倉場侍郎等經管至是都統永興言每季通倉約放俸米十九萬餘石關米八員所賣之米不下十萬石官局儘所有本銀六千兩收買外其餘俱係民間分買關倉之後民間所收之米盡行增長價值官局雖欲平市價而所收米石無多寔有寡不敵衆之勢是徒有官局之名究無平價之益請通州地方除新城現設官局外仍於舊城內揀取官房一所添設一局每局發給本銀一萬兩於放米時令地方官稽查先儘兩處官局收買足數方准民間收買關倉之後官局將所收之米照時價稍減出糶以平市價其應領俸米兵米八員有情願借支者准於放米前一月將局內米石支借至關米時扣清若遇歉收之年卽將兩局之米減價平糶再倉場侍郎事務繁多兩局實難兼顧幷請於八旗大臣內　欽差二員管理每月將出納銀錢米石數目咨報戶部都察院及該御史等查核從之又撥湖北米十萬石運赴浙省以備賑糶所糶之銀歸還楚省買補倉儲從湖廣總督鄂彌達等請也又議定陝甘積貯穀數議准陝西西安所屬常平穀二百七十三萬三千有十石按州縣大小分貯咸寧長樂二縣各貯穀七萬五千石葭州神木等七州縣各貯穀五萬石綏德膚施等十二州縣各貯穀四萬石富平臨潼等七州縣各貯穀五萬石乾州三原等八州縣各貯穀四萬五千石華州藍田等十一州縣各貯穀四萬石邠耀等七州縣各貯穀三萬石商鄖等十七州縣各貯穀萬七千二百餘石同官麟遊等七州縣各貯穀八千石興安洵陽等七州縣地氣潮溼多貯恐致紅朽仍以現存舊穀四萬四千五百四十石作爲定額又設立河南營倉河南駐防營所需糧餉草豆向係折色遇糧價昂貴未免購買拮据議令於兩翼各設常平倉一座將駐防營息銀於麥熟秋收價平之際無論米豆二麥均行買貯遇青黃不接照依原價糶給兵丁俟麥熟秋收買補

皇朝通典九年於通州北路沙河西路蘆溝橋設廠發米二千石南路黃村設廠發米六千石平糶復通州米局時通州兩局歸併一局止留本銀六千兩收買俸米至是從都統永興請仍於舊城內添設一局每局給發本銀萬兩

於收米時令地方官稽查先儘兩局收買足數方准民間收買閩倉之後官局將所收之米仍減價平糶又撥湖北米十萬石運赴浙省以備賑糶議定陝西所屬常平穀二百七十三萬三千有十石按州縣大小分貯咸寧長樂二縣各貯穀七萬五千石葭州神木等七州縣各貯五萬石綏德膚施等十二州縣各貯四萬石富平臨潼等七州縣各貯五萬石乾州三原等八州縣各貯四萬五千石華州藍田等十一州縣各貯四萬石邠耀等七州縣各貯三萬石商鄜等十七州縣各貯萬七千二百餘石同官麟遊等七州縣各貯八千石興安洵陽等七州縣地氣潮濕易致紅朽仍以現存舊穀四萬四千五百四十石作爲定額是年設河南駐防營常平倉二座糴米存貯十年發密雲古北口並喀喇和屯倉糧於熱河平糶發宣化府糧二十餘萬石接濟

皇朝通考十年撥口外二溝地方存貯米石運赴熱河平糶又於密雲古北口等處撥糧平糶密雲古北口一帶有運到漕糧一萬五千餘石又口外四旗通判所屬及喀拉河屯等處現貯倉糧一萬二千餘石即於此內酌撥平糶貧民無力糴買者令地方官酌量戶口情形借給麥收後補還兵丁無力者借支糧石亦於月餉扣還又以宣化府屬州縣有現存糧二十餘萬石俱可以供民間借糶之用幷委員照例速辦以資接濟十一年令臺灣買穀備貯以福建福興漳泉四府民食不能不藉臺灣運濟議令臺屬各廳縣於本年二月內買足四十萬石之穀永爲定額遇有內地需用即於此內動撥仍發藩庫銀交臺灣隨時買補又撥京通倉色米運至昌平州平糶又以鹽山慶雲寧津三縣民間市糴艱難奏　特旨於糶三之外多撥倉穀每石大爲減價設廠城鄉糶賣俾閭閻不致乏食又令淮徐海三府州於所屬豐收地方買補倉儲奏　諭旨據陳大受奏稱淮徐海三屬州縣倉儲多缺現存糶價積至十四萬兩之多未曾買補朕思三屬乃係常被水患之處積貯尤關緊要何以存貯銀兩不預於豐收之地買補及至被災仍欲於本地采買徒增時價於民何益已降旨訓諭令於所屬豐收地方或麥或穀委員采買尹繼善共有地方之責將此一併傳諭知之旋復奏　旨貯價未買者自不獨江南一省今歲豐收之處尚多正宜趁此時留心籌畫預爲倉儲民食之計俾不至穀賤傷農但必以本地之穀補本地之倉恐收成分數不齊產米多寡不一或因一時采買米價又致昂貴有妨民食著該督撫酌量所屬地方情形有二麥既豐而秋成又稔者動撥歷年所存

穀價分路采買亦不必迫期足額務須妥協辦理又定山西義倉事例山西義倉士民捐穀議定照直省社倉之例其所收雜糧按照米穀時價折算獎賞州縣能捐俸急公首先倡率捐五十石者記功一次百石者記功二次百五十石者記功三次二百石以上者注冊送部察覈先予記功三次三百石以上者於現任內紀錄一次義穀照直省之例分鄉收貯春借秋還照社倉例每石加息一斗所需倉費亦照直省於息穀內動用倘士民情願捐貲建倉或捐倉屋地基木料等物准其計價合算穀數彙入捐穀內分別獎賞再慎選倉正倉副分別勸懲游惰民人禁其濫借均照社倉例辦理每遇州縣官交代時照例盤查如有私借挪移分別參處至貯穀之鄉附近村庄如猝遇水雹例不成災農民有闕乏口糧籽種者准其將穀借給每年春借秋還先盡雜糧出易俟本息充裕之日再照存七糶三辦理其每百石收息十石內一石為倉正倉副紙張飯食之需一石為倉穀折耗一石為賃房之費如遇歉收免息之年所需費用於上年餘剩息穀內借給俟下年收息照數撥還又設立山東營倉山東河標兵丁食米拮据議令將標營生息銀買穀四千石設倉存貯令城守營都司經管河標副將盤查春間借給秋成免息徵還

皇朝通典十三年發京倉米給各旗並五城米局平糶又撥江西米十萬石於江蘇平糶定直省常平倉額直隸二百一十五萬四千五百二十四石奉天百萬二十二石山東二百九十五萬九千三百八十六石山西百三十一萬五千八百三十七石河南二百三十一萬九百九十九石江蘇百五十二萬八千石安徽百八十八萬四千石江西百三十七萬七百三十石浙江二百八十萬石湖北五十二萬九百三十五石湖南七十萬二千一百三十三石四川百有二萬九千八百石廣東二百九十五萬三千六百六十石廣西百二十七萬四千三百七十八石雲南七十萬千五百石貴州五十萬七千餘石福建二百五十六萬六千四百九十石陝西二百七十三萬三千餘石甘肅三百二十八萬石又定各省常平倉額外積貯河南省倉貯七十七萬五千一百四十三石有奇江寧省倉貯萬二千石崇明縣倉貯二萬石浙江永濟倉貯八萬四千四百三石有奇玉環同知倉貯六千石廣東廣糧通判倉貯九萬八千七百八十五石有奇福建新設臺灣倉貯四十萬石十五年截江浙漕三十萬石平糶是年　京師發倉粟千石平糶

皇朝通考十五年山東麥收豐稔巡撫準泰請於沿河麥價平減之處採買麥十五萬石分運德州臨淸二處抵穀貯倉奉　諭旨若因收買數多致市價騰踊是民間並未有被旱之形而先有麥貴之苦不可不爲致慮著傳諭該撫諸事應隨宜措置非至穀賤傷農之時未可輕言採買又以明春　巡幸江浙　命兩省各截留漕糧十萬石以資平糶時復准兩江總督黃廷桂請再截留五萬石俾糶用充裕尋復奉　旨將浙省漕糧再截留五萬石凡截留二十萬石又停止八旗米局收買米石并令八旗五城設廠平糶奉　諭旨八旗設立米局收買米石原視市價之低昂以備平糶之用今米價既不無稍昂若再行收買恐目下未受平糶之益轉滋食貴之虞著暫行停止如明春應需平糶之時令管理米局大臣酌量需用米數由倉支領旋復奉　諭旨近來京師米價稍昂時屆隆冬小民艱於餬口著將八旗米局現在收買存貯米石照時價酌減發糶如有不敷著於京倉支領五城由京倉各領米一千石照八旗定價一體設廠平糶交該御史等嚴行稽查毋令囤戶乘機射利察出從重治罪十六年於京外四鄉每廠撥米四千石接續出糶五月復撥米十萬石分發各廠照前所辦章程辦理以裕民食又撥倉貯黑豆八萬石交與八旗減價平糶　又以浙省溫台等屬米價昂貴命撥運平糶時溫台等屬本地存倉米不敷平糶之用　諭江浙二省督撫於稍近州縣常平倉穀內酌量應需數目作速動撥碾米運往溫台等屬接濟平糶其常平所缺之額即於浙省冬開兌運漕糧內照數截留撥補還倉嗣又撥閩省穀數萬石楚省穀碾米二十萬石赴浙以備賑糶之用復奉　諭旨本地有穀之家或能出其所餘照官價一體平糶該撫計其所糶之數照樂善好施例優加議敘嗣復　命將浙江應運漕糧截留五十萬石并截留江蘇漕糧三十萬石運赴浙省以資賑糶其各州縣倉儲有應酌補者於本省截留五十萬石內通融撥補又議定八旗米局通融酌辦之法奉　諭旨八旗米局原因舖戶乘賤收買居奇擡價有妨民食起見但現設二十四局不能盡得妥協之人經理其事以致辦理多有未善或任聽奸民赴局私買囤積漁利轉滋弊竇應將現在米局酌量裁併或八旗共立八局分爲左右二翼特派大臣綜理其在局辦事人員亦俱愼爲遴選所有一切收支數目俱由該處自行銷算於年終奏明交部查核責成既專自可隨時調劑以平市價於京師民食似爲有益其應如何裁併之處著八旗大臣議奏會副都統朱

倫瀚言米局之米本出自京通兩倉而兩倉之米發局出糶者暫也用為官俸甲米者常也其米僅老米稜米二色乃各省輸將漕運以供　天庾俱係積年徵收運交通倉並無關於本年近地之旱澇現在收成之豐歉既非由商賈販載所致更非同北直產植所出不識何故而遽為在京之行市鋪販得以操其定價且以官兵支領俸糧甫經出倉或以急用需銀或以車腳未便立即轉賣以致盡落行販之手私囤暗聚平時既藉稱豐歉低昂價值又復窺伺將及關米之時故為大減其價以賤買現關之米一過關米遂任意騰貴五城內外大小行鋪同風相應兼之通衢僻巷多設碓房既收舂斛之利更為斂囤之區雖米局例只許一人斗米而伊等以多人更番輪替循環往來使人莫辨更或因辦理未善致滋弊竇臣愚以為附京遠近旗民以及外來之游食百工官丁諸色人等並非買食黍粟菽米俱係日食老米稜米此二色米於在京行鋪市價絕無關涉乃伊等並無越疆隔省水陸載運之勞只於官兵轉行售賣之米盤取剝利尤為官米局之大蠹仰懇　皇上敕下該管大臣一面嚴行明白曉諭令其及早改悔收心不許任意長價一面飭令倣照官米局議定二色米價無論賣出買入除量留車腳微利外作一定例價值通行飭遵如有仍敢盤踞抗違者治以重罪奉　旨此摺著軍機大臣會同八旗大臣歸於裁併米局案內一併議奏尋議八旗原設二十四局隨時糴糶以平市價嗣因米價漸減乾隆元年二月議將二十四局併為八局乾隆三年三月復經臣舒赫德等奏照舊分為二十四局惟是每局分隸一旗經管多員並無綜理之人責成不專未免意見參差彼此觀望一切派員分辦因時糴糶之處稍未合宜即難免滋弊但京師內外戶口繁多官局米石必多收廣貯以資調劑一局之中為地窄狹收貯無多且糴米人眾易至擁擠轉恐市商囤販得以混迹其中從前各旗辦理未善原因經管人眾責任不專所致嗣後八旗官局應遵　旨分為左右二翼不必拘定旗分其應裁之局仍舊存留交派出綜理大臣通融酌辦如該局坐落地方戶口繁盛需米數多即於原額五千石之外多為收貯若需米較少之局即酌量減少不必拘定原額則舊設每旗雖有三局仍同一局辦理至朱倫瀚奏請倣照官局二色米價作一定例價值通行查行戶囤積居奇實為民害但官兵關領俸甲米石轉為售賣亦勢所不免每放米之時倉內所出官兵留食者約三四分官局收買者約二三分餘俱在外流通民間藉以接濟京師　輦轂之下商民雲集每年所出倉粟不敷食用尚賴各

項雜糧添補是以年穀順成雜糧價賤則老米稜米不能獨昂倘年成稍歉四外雜糧運赴京師者少則老米稜米亦必長價市肆商民輾轉糶賣億萬之眾欲遍行稽核令其遵守定價實屬勢有難行今奉 旨派有專管大臣一切稽查自必較前嚴密凡局內出糶米石務絕商販私買之弊以資貧民餬口并交步軍統領一體嚴查如有違犯私買囤積者查出嚴行究治從之又奉 諭旨今歲恭遇 聖母皇太后六旬萬壽海宇臣民願效祝釐者甚眾現在輻輳京師各城米價或致少昂著於京倉撥米二萬石分給五城減價平糶

十七年 命京倉撥米四萬石分給左右翼米局交該管王大臣等倣照時價酌減平糶又停止八旗米局奉諭旨設立米局原為便益旗民自設立米局以來米價並未能平且勒買米石反累旗人嗣後米局停其買米將近令恩賞出倉平糶米石糶賣完後米局即行停止如後來米價昂貴應需平糶該部奏聞酌量平糶至五月管理通州米局公豐安言通州左右兩翼米局於乾隆九年設立每季開倉收買官員出賣之米遇價貴平價出糶今八旗米局俱已停止又賞借王公滿漢大臣官員一年半俸米此數季並無應買俸米如仍留通州兩翼米局每月徒費人夫工食等項而米局所有本銀二萬兩並無應用之處應請亦照京城米局一體裁汰所得息銀數目與存貯本銀一併奏銷交部歸還原項軍機大臣等議應如所請從之

十八年直隸總督方觀承奏報經理義倉告成以各州縣村莊里數繪圖呈 覽是年直隸義倉現貯穀共二十八萬餘石嗣又覆准直隸士民捐輸義倉積穀及數應與獎賞者照例具題其捐穀數目每年一次專摺具奏凡上年報捐及出借動用之數於次年二月內奏明存案以備稽察 又 諭四川總督黃廷桂酌撥倉穀二三十萬石運往江南俟秋成後該督再行酌量買補還倉先是江南淮揚被水截留該省漕糧四十萬石以備賑糶至是復有是 命 又准湖北採買加貯湖北為江浙上游界連秦豫各省偶有缺乏俱藉資于楚米而湖北額穀止五十二萬石有奇較之各省尚不及額多者三分之一議令於舊額之外加貯四十萬石存為鄰省協撥之用但儲蓄必須採買而尅期取足又恐有妨民食本年該省收成豐稔現在穀價平減令於新穀登場各處市集出糶之際飭可通水次之各州縣確查時值動司庫銀及時採買不拘數目價平則買價貴則停徐徐辦理足額而止如所司短

價派累以及浮開冒銷者罪之

皇朝通典二十年以京倉所貯豆糧年久色減令該倉場等酌定數目分給五城減價平糶其未久之豆令王公大臣官員等各按品級承買

皇朝通考二十二年　命撥江西湖北倉糧運交河南以備賑借平糶是月令通飭各省督撫籌補常平倉穀奉
諭旨吉慶奏請敕下直省督撫籌補常平倉穀一摺所稱州縣視爲畏途因循延諉地方大吏又不悉心辦理此種弊病現在各省實皆有之地方水旱不齊國家所藉以撫卹災黎所待以仰給者惟倉儲是賴一有缺額自應亟爲籌補然籌補之法不待更立章程惟在督撫實心整飭而已前因各省爭議採買一時米糧翔踴是以議立定額邇年以來市價不致過昂此其效也然額定而缺者不補則緩急其奚恃焉督撫身任封疆民瘼所關自當詳加覺察時時留意豈可因循玩視而不爲先事計耶截漕自出特恩原不爲例非可屢邀也可將此通行傳諭各督撫知之　命減直隸魏縣等處糶價時直隸魏縣元城大名等處猝被水災業經動撥倉穀平糶　上以若僅照市價略爲減價則閭閻未必受平糶之益　特命照現在市價每石減銀三錢俟通行米糧充裕即行停止

皇朝通典二十三年奉　諭旨據劉慥奏州縣出借倉穀每年秋收後不能催完至春輒揑報還倉旋即詳請出借不過令舊借之戶換一新領等語各省倉儲向例春借秋還貧民既得賫其接濟穀石亦可以出陳易新而次年貧戶又可再行借給若不如期催令完納而以舊欠作新領則出借之項年復一年不惟胥役從中影射侵蝕而欠戶逃亡事故勢必終致無著倉儲既虛諒不能另爲籌給是名雖設倉備借仍屬有名無實嗣後各督撫務當嚴飭所屬實力奉行除緩徵州縣外所有民欠倉穀各令依限還倉其有揑欠作還以欠作領者即查明叅處是年定旗丁餘米准在通州出糶例

皇朝通考二十四年　命減甘肅臯蘭各屬糶價奉　諭旨甘肅臯蘭省會之地以及平番古浪武威靖遠張掖肅州等屬糧價較貴而關外之安西五衛價值尤昂雖該督等現在減價平糶然照常例酌減恐仍不足以平市價並著加恩將粟米每石減糶銀二兩四錢小麥每石減糶銀二兩二錢庶貧民不致難於買食該督撫等其董率

屬員悉心查辦務使農民普霑實惠又以京師米價稍昂於京倉內撥米五萬石在五城適中地方設廠平糶并令河南巡撫胡寶瑔於酒南麥收豐稔之處購麥來京分撥米廠以平市價又　命截留　糧四十萬石存貯天北倉以備賑糶又　命於景州以北水次州縣二次截留漕糧共四十萬石酌量分貯又撥通倉米於良鄉等處減價平糶奉　諭旨令京城內外發倉平糶米石充裕著倉場侍郎查明所有各倉成色米石交與方觀承運至良鄉等處平糶以贍民食再直隸各屬現在雨澤未能霑霈近京州縣平糶常平倉穀僅照定例每石減銀五分貧民仍恐買食維艱並著方觀承酌量地方市價每石減糶銀二三錢俾閭閻均霑實惠嗣復奉　諭旨京通各倉成色米每石核計不過四五成而輓運腳價反致虛費朕念切民依不若竟給通倉好米一萬石在貧民尤霑實惠而地方官亦便於接辦其成色米石仍就近交與京城米廠照例減糶又定雲南社倉免收息穀之例巡撫劉藻言滇省社穀自雍正二年至乾隆二十三年共存五十餘萬石爲數甚多不能盡行出借黴變折耗在所不免且社倉例係社長社副經管祇許力田之家領借耔種而無藉之徒每生覬覦如遇借放有餘更將乘機逞強勒借頻年拖欠本息虛懸同里效尤漸成虧缺雖經地方官查究治罪而若輩多係赤貧只得著落社長副代爲賠補每至傾家是以社長副一役民皆視爲畏途總緣社穀過多流弊遂至于此查社倉之設所以接濟農民俾免重利稱貸原屬良法美意乃因存積太多致以折耗賠補貽累社長則是惠民之舉反爲厲民之階亟宜酌量變通查社倉仿於宋儒朱熹其法於斂散十四年之後不復收息只收耗穀三升蓋亦慮多積之爲累也滇省社倉行於雍正二年至今三十餘載子母相生數逾十倍更應因時定制且此項穀石只供農民耔種之需非同常平倉穀以備平糶宜多爲積貯者比請照常平額數七分爲率其已經足額及較額有餘者請以乾隆二十四年爲始儘數存貯按年斂散永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穀三升其未經足額之處仍照例收息俟足額之日一體免收只收耗穀倘不肖社長及該州縣等私行收息挪移侵虧等弊立即嚴參究處分別追賠治罪至官紳士民好義樂輸者仍聽赴倉捐輸歲底另冊報部以備修建社倉之用從之又以麥豆發廠平糶并發賣草束以平市價奉　諭旨近聞京城內外米糧價值照常惟麥麵豆草各項未能平減須隨時調劑從前五城平糶麥石現在餘剩存倉者尚多而接運進京之米麥又有

山東五萬石江蘇十萬石將次抵通足供平糶接濟其黑豆一項各倉存貯除酌量寬裕留備支放需用外所有餘豆或准官員承買或發廠一併平糶俱有益於民用至南苑羊草繁蕪向來採刈儲備足敷供用即量爲發出變價俾出售數饒市值自當日減著各該衙門詳悉查明數目其麥豆仍交五城及原派之侍郎等督率平糶草束交總管內務府奉宸院辦理

二十五年申禁姦商市販囤積牟利之弊奉　諭旨上年因得雨稍遲糧價易致增長是以節次酌設五城各廠米豆草束多方籌畫出糶以平市價而麥麵一項至今源源接濟現在河南麥石將次糶完而山東五萬石已經續到江南十萬石亦已連艘北上且商販以時轉運流通當此冬雪優霑春膏疊沛秋苗青葱暢茂所有現在麥價尤當日就平減乃據順天府尹奏報現今時價較上半月每石加增三錢此必其中姦商市販巧爲牟取以致翔貴若此國家立法調劑原屬因時制宜非可援爲定例且前經降旨將官員俸祿先行借放原期米石倍爲充裕而商販等乘時落價收買存積及至支放已停則乘機昂貴獲利在在有之京城重地設官糾察彈壓至爲詳備顧任一二刁民乘間居奇甚至齊行把持累及閭閻口食而莫之懲儆可乎著步軍統領衙門會同五城御史順天府嚴行飭禁如有藉此多收囤積高擡市値者卽行查拏究處以爲逐利病民者戒又准廣東社穀仍行收息之例兩廣總督李侍堯等言粤東社穀向准每石收息穀一斗遇歉免息乾隆二年經前署撫臣王謩奏請停止豐收之年每石收耗穀三升遇稍歉免交但未分別收成分數應收應免之條以致借領各戶藉口收成歉薄概無耗穀而經管之社長畏懼出入盤量虧折並鋪墊冊報等費倉厫損壞隨時粘補勢所不免而經費無資辦理掣肘請仍循舊例以乾隆二十五年爲始每石加息一斗收成不及七分者免其加息其耗穀三升應請停止所收息穀責成州縣稽查每年每石准銷耗穀一升其所餘息穀如在五千石以上者變價解繳存貯以爲本地賑卹之用不及五千石之數者卽將餘息併入額穀之內以充儲備至領借社穀雖不必盡有田產之家而佃田力作亦必實係耕農庶秋成有穀償還其技藝傭工商賈貿易以及游手無藉之徒自不便一概濫行借給以致無從催補如此區別查辦庶社長耗費有資不至復虞賠累從之

二十六年令甘肅省設立府倉巡撫明德言郡城地方非省會重地即四達通途居民既眾商賈尤繁必積貯充盈始稱有備各郡附郭首邑雖設有縣倉然一官經理爲數不能甚多且所屬州縣環列郡城附近府倉儲備有資于屬邑撥用亦便故各省多有建設府倉者況甘省偏處西陲舟楫不通附近鄰省止有川陝二處撥運糧石皆係陸運腳價既繁民力亦多勞瘁兼以路遠往往運送後時緩不濟急是甘省郡城之積貯較之他省尤關緊要而甘屬各府多係裁衛改設均未設有府倉查甘省地土高燥積貯倉糧不慮陳腐即如小麥一項各省俱不能久貯惟甘省存貯一二十年並不霉變況甘省地廣民稀土無他產農民收穫之糧除完賦養家外大都赴市出糶以資一切用度屢豐之後市糧壅滯糶買無人往往又有穀賤傷農之慮臣以爲甘省多籌積貯不惟無礙民食抑且有益農工現在甘省州縣俱收捐監糧若令各府與州縣一體收捐不需動用帑項另爲籌辦而各府之積貯俱得漸次充實以資儲備查蘭州爲省會要地甘涼乃河西衝途兵民聚處食指浩繁俱應廣爲儲蓄蘭甘涼三府應請各定額收捐京斗監糧十萬石平涼鞏昌甯夏三府路當中邊南三路衝要且屬邑較多亦應廣爲貯蓄應請各定額收捐京斗監糧八萬石西甯慶陽二府地處偏僻應請各定額收捐京斗監糧六萬石安西一府界在關外屬邑無多應請定額收捐京斗監糧四萬石以上九府共定額收捐京斗監糧七十萬石其各府收捐糧數倉費等項即照各該府首邑收捐事例收納毋庸另議所需倉厫亦照例動用捐監倉費銀兩修建造報俟收有成數每年平糶出借等項均與首邑一體並行以便出陳易新應設倉書斗級照例添設仍責令該管道員嚴加督率照例盤查毋致侵虧滋弊部議應如所請從之又議令安徽省將社本還官之穀歸補常平即於糶價內撥爲修倉之費巡撫託庸言安徽省現需修建倉厫無款可動請酌撥社倉息穀變價以濟工需疏下部臣等議社倉之設出自里民較之常平官爲出納者不同即使息穀日漸充盈而春借秋還多所接濟於耕作農民更爲有益該撫請以社息之有餘籌補常平倉費之不足是以民間輸納之息穀修建在官之常平雖於公務有裨而揆之官民之別究屬未便應毋庸議查安省社倉原案係於乾隆二年前任督臣趙宏恩議覆安徽布政使晏斯盛以民捐本穀甚少不敷借給奏請動支省倉監米七萬六千六百八十石歸入社倉爲社本節年出借息穀積至四十六萬四千三百四十餘石是息穀既已充盈所有

原借社本自應還官以一米二穀核算可得穀一十五萬三千三百六十石查二十四年常平奏銷冊報未買糶價存銀尚多此項銀兩原係應行買補之項應將此項社本還官之穀歸補常平即於糶價內劃出此數存貯司庫撥作修建常平倉房屋之費其餘剩糶價仍令作速買補常平缺額從之 又以明春 巡幸江浙 命照丁丑年例將兩省漕糧各截留十萬石在水陸 駐蹕處分廠平糶至二十九年九月以明春 巡幸江浙如之

又申嚴行戶冒糴之禁御史毛永燮言本年直隸附近被水之地欽奉 諭旨先後截漕撥粟共四十萬石以資賑糶直屬奉撥米石既屬充裕除應賑卹之外自必兼行平糶平糶一事必嚴行戶冒糴之禁但顯然之行戶設法可稽而影射之行戶滋弊尤易向例地方官辦理平糶赴糴者俱限以升斗祗許零星糴買雖有巨商挾重貲以圖倍利者亦無所施其技立法綦嚴矣惟是不肖行伍聞有誘買無賴窮民給予零星價值令其赴糴糴得之米仍入行鋪之手聚少成多重利可致糴係貧民而利歸商販狡獪之術禁遏宜嚴至若串通經手胥役朦混致滋冒濫尤不可不防其漸請敕下直隸督臣嚴飭地方官於平糶時如有前項情弊察出照例治罪如有胥吏串通尤必嚴行懲治至所用斗斛務準官頒出糶多寡必遵定額均須司事者親身經理不得專委代辦員役人等經管該管上司亦不時查察庶易滋之弊日除而逾格之 恩普被矣疏入得 旨著照所請速行

又令山西省乘豐收採買穀石還倉時山西豐收巡撫鄂弼言晉省四面環山不通外運惟通省積儲在充盈斯可緩急有備晉省常平額儲乾隆十三年經部定額一百三十餘萬石 臣於上年奏准增定一百八十萬石永以為額然自乾隆十八年以後連年歉收且值旱災動賑出借平糶撥運殆無虛日又因連歲秋成未豐賑糶撥運者不能買補出借者節經停緩遂至處處額貯虛懸盈千累萬上年秋成雖亦稍豐又因積歉之後民間十室九空止擇其萬不可緩者略為收買補額未能通籌買補是以二十五年歲底奏報常平現存倉穀僅止一百八萬石有奇懸額幾及一半此外尚有應買還大有倉借撥軍需米豆并另案應儲太原府倉額穀通盤合計共應買補米穀豆八十二萬餘石若不乘此豐收之歲亟籌充盈積儲年復一年虛懸額數設有緩急何恃以無恐但通省廳州縣雖有一百餘處一時全行收買至八十餘萬石又慮有礙民食今將各廳州縣應買之項悉心籌酌分別緩急如一廳州縣內有必不可緩買之米

穀又有倘可緩買之額穀則先令儘數買補必不可緩之項而停可緩之額穀如一廳州縣內並無急應買補之米穀則應乘此豐年買補倘可緩之額穀以裕積儲臣督令布政使宋邦綏詳加分晰通省共應收買米穀豆六十萬九千餘石應暫停買補額穀一十九萬三千餘石仍令道府州親加察看若該處米穀充裕市價長平卽買足應行收買之數外不妨再將停買補額之穀酌量接買報貯倘收買時市集米穀日減糧價漸昂卽買不及現定之額亦據實詳明暫停收買總以無礙民食而有裨積貯部議應如所請從之二十七年五城設廠平糶先是奉　諭旨去年近畿秋雨過多收成分數少減現在京城米價雖未至甚昂但恐青黃不接之時市價易致增長應預爲籌畫以裕民間口食著在京總理王大臣於啟鑾後酌量市肆情形於應行平糶時一面具奏一面循照舊例於京倉內量撥米石給五城地方設廠平糶令派出之德保五吉觀保書山阿永阿錢維城納世通范時紀廣成赫爾景額會同該城御史督率妥協經理無使丐僧從中囤積居奇滋弊俾閭閻得霑實惠尋王大臣等以正月中旬各色米價較去年臘月不相上下兼以甲米官俸支放在卽市價未至昂貴奏請暫緩平糶至是王大臣等言據順天府每五日呈報各色米糧雖未增長但節屆清明正小民東作方興之候且甲米官俸俱已陸續支發誠恐市價或至稍貴小民買食維艱擬於三月初十日遵　旨設廠平糶請照平糶黑豆之例於京倉內酌撥三色米五萬石分給五城糶賣一面咨會戶部撥送一面咨會　欽派大臣會同該城御史親赴各廠實力稽查其平糶官價照往例每石各減市價大制錢一百文俟市價稍平官價亦量爲遞減所糶錢文交送戶部撥放兵餉庶錢價亦不至昂貴得
旨允行又令甘肅添建鄉倉先是九年布政使徐杞言甘肅幅幀廣闊鄉城相距遙遠請四鄉添建倉廒就近出納經大學士會同戶部議令巡撫黃廷桂查明題覆旋據黃廷桂查河州鹽茶廳等處統計應添廒座七百二十九間又奏請於甘州等處城工銀兩內動項先建鄉倉二百六十四間並聲明各鄉土堡高厚居民稠密有官兵斗級看守不致疏虞部議准行至是巡撫明德言從前添蓋鄉倉除固原州鹽茶廳已於四鄉建設廒座足敷就近支用外其餘各州縣如靖遠古浪高臺所屬村堡並未議建鄉倉又皋蘭河州會甯岷州西寧等州縣所建鄉倉不敷積貯又金縣等三十七處雖議設鄉倉未經估建今甘省收捐監糧每石收倉費銀四分爲州縣修倉之用現在甘

省連登大有生俊等報捐踴躍倉費較前日多採買漸充均需厫舍堆積請將前項倉費銀兩添建鄉倉現在委員通行確查擇其最要者於今秋儘現存倉費先爲添建嗣後即以每年所收倉費分別緩急次第撙節辦理部議應如所請從之又　命五城米厰以豆石平糶奉　諭旨京師自五月以來雨水稍多近雖晴霽而道路泥濘商販駝運未免紆遲豆價現在增長官員兵丁等日所必需自宜酌量調劑著戶部於預備支放豆石內通融籌撥陸續交與五城米厰以資平糶現已降旨令奉天山東二省一面速運豆石接濟京倉支放之用該部遵諭速行　命以豫東二省運到麥石發交五城平糶奉　諭旨今夏因雨水過多恐畿輔一帶麥收分數不無少減是以前經降旨令河南山東二省各採買麥石運京平糶昨據阿爾泰奏報東省麥石已於六月十三日起運在途今胡寶瑔奏報豫省麥石現亦分起催趲前進合計均可刻日抵通著傳諭倉場侍郎等於二省麥石將到水次即預備接遞運京以便交發五城米厰陸續平糶仍即一面妥酌規條隨到隨辦俾市價日減而民食益充副朕軫念閭閻至意該部遵諭速行

又令奉天加貯米石并於沿海各倉加貯黑豆署將軍印務刑部侍郎朝銓等言　盛京地方向稱米糧充裕是以稍遇水旱毋庸仰之於官近年生齒日繁偶遇災荒即應籌辦現在旗倉除支用外所存不過十餘萬石民倉不過三十餘萬石如再爲照例糶賣所存無多似應加貯以廣倉儲今酌量地方衝要簡僻並近海沿邊情形如　盛京城旗民雜處省會要地除民倉外旗倉應請添貯粟米六萬石錦州牛莊蓋州三城均係沿海商船積聚之地而錦州尤屬衝要應加貯粟米三萬石牛莊蓋州各加貯粟米二萬石山海關相近之寧遠地方遼闊之廣寧遼陽並臨邊之義州均請各加貯粟米一萬石其熊岳復州寧海縣秀巖鳳凰城等五城俱係偏僻開原距省亦近此六城應各加貯粟米五千石以上十四城共請加貯粟米二十萬石并隨時查訪價貴則發糶以濟民食價賤則糴補以免傷農至沿海各倉加貯黑豆亦可備運赴通倉接濟之需請於沿海之錦州加貯黑豆二萬石蓋州牛莊各貯黑豆一萬五千石共貯五萬石以備取用可免臨時採辦之繁其不需運赴之年隨時糶糴以免霉爛部議應如所請從之令安慶省會加貯倉穀布政使許松佶言安慶府瀕臨大江凡江廣商賈往來船隻順流而下

素心停泊以故客貸米糧向少屯聚即本地所產糧食僅敷民食每當青黃不接之時猶賴倉穀平糶以資接濟撫標城守三營兵丁雖有本色月糧偶遇糧價昂貴向例亦於府縣平糶倉穀內酌量借給於冬春二季應支本色兵糧內照數扣還在兵丁雖免食貴於前而冬春扣還之後仍不免買食之艱況臣藩司衙門今移駐安慶所有江寧原有之書役皆遷移於此且外州縣解司錢糧并秋審人犯亦改歸安省審錄凡此護解兵役往來亦復不少食指既繁則物價易增雖有府縣二倉額貯穀六萬四千石但例應存七糶三以新增人口計之恐有不敷似宜酌盈劑虛以備緩急請將各屬溢額倉穀內所存糶價撥出穀價一萬兩乘今歲秋成豐稔及時分地採買每年於青黃不接之時照糶三之例一體平糶如遇米價昂貴之年本城各營詳門即於此項額穀內碾米借給仍照平糶之價於兵餉內分月扣還買補所需倉厫於現在通省添建常平倉動用社本案內辦理部議應如所請其穀石交與安慶府知府及附郭之懷寧縣知縣管理從之又以山西豐鎮寧遠二廳應解綏遠城駐防兵米充本地常平穀先是九月從巡撫明德請於歸化城和林格爾薩拉齊清水河四通判地方各添設常平倉穀二萬石動用耗羨銀兩採買備貯其大同府屬之豐鎮廳朔平府屬之寧遠廳原係衛所改設是以常平倉未經設立至是明德言豐鎮寧遠二廳自裁衛改設以來地方遼闊刑名錢穀事務與州縣無異而常平倉尚未設立遇有需用俱遠運鄰邑緩不濟急查該二廳地畝向係征收銀兩前撫臣鄂弼因綏遠城滿營兵米不敷奏准將應徵租銀改徵米石運送綏遠城交收今查綏遠城同知倉內現存滿營粟米一十二萬餘石歲支米四萬八千餘石以各廳原徵改徵每年共徵米五萬一千餘石支放兵糧之外歲有盈餘以致前者未放新者又陳不特兵丁常食陳糧且恐雨水霉變與其動用腳價運往不若留貯豐寧二廳以為本地常平之需查豐鎮廳每年應徵米一千四百七十石零寧遠廳每年應徵米五千一百六十七石零以十年計之共得米六萬六千餘石以之勻貯二廳作為常平額糧雖二廳額徵糧數多寡不一該廳等本屬聯壤即以寧遠之糧撥貯豐鎮照例按里給價亦屬無多應需倉厫動用耗羨陸續添建其存倉米石每年春耕時查明缺乏籽種之戶照例借給遇糧價昂貴之年減價平糶均俟秋收買補還倉部議應如所請從之三十年令減安徽捐監穀數兼收粟穀巡撫託庸以所屬常平倉額撥賑後缺至四十萬石近年

穀價稍昂核之報部每米一石併腳價銷銀一兩二錢之數買補維艱請於各屬捐監酌量減收本色以補倉儲尋議准令減三報捐至徽寧地處山僻准令減四粟穀兼收俟額足後即行停止外省營販寄居者不准報捐本省八亦不准收折色從之又令直省各府倉改歸首邑經理河南巡撫阿思哈言豫省州縣倉穀之外設有府倉貯穀自萬五千至二萬石不等每當買補之時大都委之州縣州縣極意趨承或減開價值或浮交穀石而家人書役刁難需索舟車守候斗斛高尖其弊靡所不至請將各府倉穀責成各首邑經管知府祇許照例查盤毋庸涉手尋議知府爲知縣表率州縣之倉貯糶買全賴知府查察知府身自作弊則州縣勢必效尤若將府倉改歸首縣經理責知府稽查體制既合而於倉貯定額原無更改凡借糶買補酌撥協濟事宜責成各該府於每年奏銷時照縣倉之例就近盤查結報直省與豫省事同一轍均應改歸首邑以照畫一從之

又截江西漕米四十萬石於天津其各漕船餘米一體准糶　諭旨今年漕艘北上稍遲恐未能如常年八月中旬全兌著於江西尾帮漕船截留四十萬石

收貯天津北倉俟來春再行運通俾得及早回空無悞冬兌其各船所帶餘米仍准其一體糶賣三十一年停止陝甘捐監事例以崇積貯實政奉　諭旨陝甘捐監事例原因籌補倉儲以備緩急聞近日本色者少折色者多遇有需用穀石之處仍不敷給且以本地折色即向民閒採買恐不免勒派滋累及挪移侵蝕之弊現在發帑三百萬兩存留甘省如遇穀値平減時即於此內陸續酌撥購足則當歲收豐稔既無慮穀賤傷農即偶有歉收亦復足支賑糶如庫項買穀閒有未敷之處該督隨時奏聞務使積貯裕如帑歸實用所有陝甘捐監事例著即停止嗣於本年九月將直隸安徽山西河南等省捐例一體停止均令赴部報捐至各省倉穀倘有缺額俱即動項買補如庫項不敷採買者許令隨時奏聞撥給

又弛直隸山東商民販米奉天之禁奉　諭旨向來奉天糧石充裕准令直隸山東就近販運今夏因該處雨少或恐市集昂貴曾諭暫禁商販今續經得雨糧石必充且現在山東稍歉直隸又以鄰省運販糧價未免稍增所有二省商民販米奉天者無庸禁止

乾隆三十一年以前各省常平倉額貯穀石數　直隸常平倉乾隆三十一年奏報實存穀一百九十七萬五千二百七十五石有奇社倉實存穀三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四石有奇義倉實存穀四十八萬四千七百石有奇　奉天常平倉乾隆三十一年奏報實存米二十四萬一千六百十八石有奇社倉豆穀雜糧共九萬三千六百十四石有奇　江蘇常平倉乾隆三十年奏報蘇松布政司屬實存穀并米抵穀五十六萬三千五百十三石有奇江淮布政司屬實存穀并米麥豆抵穀七十萬八千三百四十四石有奇社倉乾隆三十年奏報蘇松布政司屬實存穀二十三萬一千八百八十九石有奇乾隆二十九年奏報江淮布政司屬實存穀九萬一千八百六十二石有奇兩淮鹽義倉乾隆三十年奏報實存穀四十七萬五千八百五十石有奇　安徽常平倉乾隆二十九年奏報實存穀米雜糧共一百二十三萬五千七百八石有奇社倉乾隆三十年奏報實存穀米雜糧共五十萬五千二百八十五石有奇　江西常平倉乾隆三十一年奏報實存穀一百三十四萬一千九百二十一石有奇社倉實存穀七十三萬一千七百六十八石有奇關義倉實存穀五千三百五十八石有奇　浙江常平倉乾隆三十一年奏報實存穀二十七萬六千三百五十三石有奇又米十三萬一千十石有奇永濟倉實存米五萬六千七十二石有奇社倉實存穀并米抵穀二十六萬四百八十一石有奇鹽義倉實存米六千六十石　福建常平倉乾隆三十年奏報實存穀二百二十八萬九千七百十八石有奇臺灣府實存穀四十萬石社倉實存穀四十九萬二千六百五十七石有奇

湖北常平倉乾隆三十一年奏報實存穀并小麥抵穀七十四萬八千石有奇又米一萬五千五百七十九石有奇社倉實存穀六十五萬四千三石有奇義倉實存穀二萬四千石　湖南常平倉乾隆三十一年奏報實存穀一百四十三萬八千三百四十九石有奇社倉實存穀五十三萬二千五百三十七石有奇　河南常平倉乾隆三十年奏報實存穀二百三十九萬一千六百石有奇社倉實存穀六十四萬三千一百十一石有奇漕倉實存穀六十四萬一千九十石有奇　山東常平倉乾隆三十年奏報實存穀二百五十六萬三千三百五石有奇社倉實存穀十八萬六千四十八石有奇　山西常平倉乾隆三十一年奏報實存穀米豆共二百三十萬三千二百六十三石有奇社倉實存穀五十七萬九千六百四十三石有奇又歸化等廳預備軍需平糶穀十九萬七千三百三十九石

有奇　陝西常平倉乾隆三十年奏報實存穀并雜糧抵穀二百十五萬六千六百十石有奇社倉實存穀六十二萬八百七十石　甘肅常平倉乾隆二十八年奏報實存穀一百八十三萬一千七百十一石有奇社倉實存穀三萬一千六百七十七石有奇　四川常平倉乾隆三十一年奏報實存穀雜糧共一百八十五萬六千四百三十七石有奇社倉實存穀雜糧共九十萬五百十八石有奇　廣東常平倉乾隆三十年奏報實存穀二百九十萬一千五百七十六石有奇社倉實存穀四十二萬二千四百七十一石有奇　廣西常平倉乾隆三十一年奏報實存穀一百三十八萬一百二十一石有奇社倉實存穀二十五萬八千二百七十六石有奇　雲南常平倉乾隆三十年奏報實存穀麥共八十四萬四千三百五十五石有奇社倉乾隆二十九年奏報實存穀雜糧五十六萬九千八百九十六石有奇　貴州常平倉乾隆三十一年奏報實存米八十八萬一千八百四十八石有奇社倉實存穀二萬九千八百二十六石有奇米一千八百八十六石有奇

皇朝通典三十二年　諭節年以來屢經降旨准令旗丁在通州變賣餘米以資日用現在各該省漕艘陸續抵通於兌足正供後旗丁餘多米石如有情願出售者仍著加恩准其在通州糶賣旗丁既屬便宜而地方糧石益加充裕於

皇朝通考三十三年戶部左侍郎王際華言各省向設常平捐監事例行之日久不無折色浮收侵挪諸弊業將陝甘等省捐例停止查福建廣東雲南三省報捐甚少應請槩行停止從之民食更有裨益該部遵諭速行

皇朝通典三十六年　諭京城及近畿地方自春入夏雨澤較稀麥收不免歉薄幸有官麥平糶市值未致加昂但現屆青黃不接之時米價或恐因而增長著照二十七年之例於京倉內量撥米石給五城平糶

皇朝通考三十七年奏　諭前因徐績奏報糧價單內各屬多註價昂當即批諭今年山東既獲豐收何以米價尚昂令其查明覆奏據奏因乾隆三年前護撫黃叔琳奏准將貴賤昂平分為等則歷年以來酌定所奏太屬拘泥徐績平日尚屬明曉吏治者何以不通事體若此朕令各督撫按月奏報糧價原以米穀為民食所關期於市糴貴賤時得周知若如該撫所辦尚以三十年前定價為率又安用此虛文為耶米糧價值贏縮固視夫歲收豐歉及閭

歲既久生齒日繁則用物廣而需値自增乃一定之理卽各省買補倉糧屢請增價可知矣況天下無不食米之人米價既長凡物價夫工之類莫不准此遞加誠以民愈庶富愈難不得不於豫大之時切持盈之儆非朕厭聞米價之貴嗣後當飭屬周咨市價率以三五年前後爲準核實詳明列單具奏不得蹈襲積年陋習

三十八年直隸總督周元理奏請令遵化州應糴薊糧卽行撥抵常平缺額並貯薊米石就近平糶以濟民食得

旨允行

三十九年奉　諭據周元理奏天津府屬七縣偶被偏災該處倉貯米穀因從前屢經賑借且疊蒙恩旨蠲免現在常平社義等穀僅存五萬餘石不敷今冬賑借明春平糶之用等語天津府屬七縣因夏秋雨澤未普收成稍歉雖係一偶偏災恐冬春之際民力未免拮据朕心深爲軫念著加恩於通倉內撥米十萬石交周元理卽行領運酌備被災各屬冬春賑借平糶之用該督務董飭所屬妥協經理副朕優恤畿民之至意

又奉　諭前因淮安一帶今秋被水節經降旨加意撫恤俾災民不致失所今據奏稱災地需用米糧一項恐尚不敷撥用等語著該督等於江蘇各屬漕糧內截留米二十萬石酌量災地遠近或全數撥留或按屬派撥並令該督等迅卽妥協經理以備明春賑糶之用

皇朝通考四十年京師糧價昂貴令照例撥京倉米給五城設廠平糶先是川省因辦理軍需購糧較多該督撫因請暫停夔關出米以供軍儲至是大功將成而督臣文綬猶請將川地所產雜糧飭夔關一併截留　上諭川省產米豐饒向由湖廣一帶販運而下東南各省均賴其利今軍儲充盈採買漸少又本年江蘇安徽俱被偏災米價不免昂貴正應將上游糧食源源販運毋許再行禁遏四十三年山東巡撫國泰請社倉春借時地方呈報州縣批交社長支發秋還時由州縣開單交地方按戶催完每歲杪責令州縣親赴四鄉盤查　上諭此是在官又添一常平倉矣社長侵漁原不能免然因此而官爲經營則書役地保之藉端勒索更甚惟仍舊令督撫飭州縣實心稽核期得實濟無事更張是年復於五城設廠撥京倉米麥平糶

皇朝通典四十四年　諭朕明春巡幸江浙所有供宿頓次皆出自帑項絲毫不以累民第扈從官兵以及外省

接駕人等輻輳雲集經過地方米糧價值恐一時或致騰湧著照從前之例於江浙二省冬兌漕糧內各截留十萬石分廠平糶是年截留安徽省潁州鳳陽泗州三府六安霍山二州縣漕三萬五千石於亳州蒙城平糶四十六年截留江蘇漕十萬石於崇明平糶是年又截留江南淮徐漕五萬石於沛縣睢寧豐縣銅山邳州宿遷等州縣平糶

皇朝通考四十六年奉　諭本年六月江蘇崇明縣猝遇風潮被災較重貧民口食未免拮据著加恩於蘇屬本年應行起運漕糧內截留十萬石以備賑濟平糶副朕軫恤災黎至意

又以明春　巡幸江浙　命將二省冬兌漕糧內截留十萬石以資平糶　又奉　諭安徽省所屬亳州蒙城暨下游鳳陽泗州各處低窪地畝本年秋間被水前經諭令該撫等按照災分輕重分別給賑但念本年被水處所即係上年被災之地昨曾撥運川米十萬石分給平糶是以米價不致過昂今該處仍復被水恐明歲青黃不接之時災地窮黎究不無拮据該省潁川鳳陽泗州三屬及六安霍山二州縣今歲俱多豐熟與各災地相距最近著該撫即於各處應征漕米內加恩截留三萬五千石豫備明春減價平糶以濟民食　又奉　諭本年江蘇徐州府屬沛縣睢寧豐縣銅山邳州宿遷等州縣被災較重已屢經降旨准撥藩庫糧道銀五十五萬兩現又據薩載奏准其於兩淮鹽課應解部銀兩再行動撥銀五十萬以資賑恤第念該處米穀尚不敷征糶著再加恩於淮徐各屬本年應行起運漕糧內截留五萬石以備賑濟平糶之用該督等務須督飭所屬查明災地情形分別賑糶實力妥辦俾小民口食有資無使一夫失所以副朕意該部遵諭速行

皇朝通典四十七年　諭本年直隸承德府各屬雨澤未溥糧價稍昂現在平糶存倉餘米二千石以資接濟數日以來甘霖雖已疊沛而青黃不接之時恐民食未免拮据著再加恩將存倉餘米平糶三千石以副朕軫念民艱有加無已之至意又截留江西起運漕米三十萬石於山東兗曹等處平糶

四十八年四川總督特成額請以未經變價之義倉穀存貯民間以資接濟從之　又　諭明春南巡著照從前之例於江浙二省冬兌漕糧內各截留十萬石在水陸駐蹕之地分廠平糶

四十九年准甘肅應行平糶地方照例價大加酌減

皇朝通考五十年山西巡撫農起言太原汾州沁州遼州隰州平定州所屬各州縣從前雖俱缺雨嗣於四月五月連得透雨數次甚為優渥麥收尚好秋糧播種俱已出土數寸並未成災惟查各屬地方前次借糶倉糧將已辦竣目下雖經得雨秋收尚早所有太原汾州等屬應請照歉年減價二錢之例再將常平倉穀酌量續糶得 旨允行 又奉 諭據特成額等奏湖北省江夏等四十七州縣因入夏以來未得透雨早中二禾鮮有收獲糧價未免稍昂等語江夏等州縣因缺雨歉收糧價加昂民食自不免拮据著即照歉收地方之例將倉穀減價多糶該督撫其督飭各州縣實心經理務期小民均沾實惠八月兩江總督薩載等言淮安江寧常州鎮江揚州等五府屬本年被旱收成不無歉薄糧價漸昂請於現在截留黃河以南江西漕米二十八萬餘石酌撥十萬石分給淮安等五府屬平糶接濟民食所有糶價提貯司庫俟來歲秋收豐稔照數買補抵通交納得 旨允行 又奉 諭書麟奏安省桐城廬江等處紳士或出餘米減糶或醵金稟縣請票前赴江西販米至本籍減糶等語安省安慶廬州等府屬被旱成災該處紳士誼敦任卹減價出糶甚屬可嘉至江西四川二省節據李世傑舒常覆奏俱已設法調劑俾商販通行無滯各災區自當米糧滙集市價日平小民口食足資接濟畧紓朕南顧之憂矣 又奉 諭李世傑奏現在將附近水次各州縣常平等倉穀先碾動三十萬石令其收貯俟楚販到境設市集不敷應糶即將倉米按照每月報部時價發糶等語所辦甚好前因江浙等省皆仰給川米惟恐湖北商民赴川販運該省產米或有未敷特諭李世傑即將常平等倉穀先行開糶以資接濟今據該督奏到已遵旨將倉穀碾動三十萬石俟楚販到境按照時價發糶又同日據舒常奏楚省商船過境已有一千三百餘隻從江西販去米穀約有數十萬石等語是楚省米糧已經滙集四川江西二省自必將餘米運往江浙販賣安徽江蘇浙江各災區既有兩省之米源源接濟小民口食有資覽奏為之稍慰 又奉 諭特成額奏酌撥湖南倉穀碾運湖北俾下游民食得資接濟又督催川南米船由湖北速下江浙兼恐商賈趨利見湖北米糧價昂就近糶賣不即東下江浙即將官穀撥往糶濟以平市價庶商賈見糧價減落多趨江浙更可獲自然之效現在飛飭鄰近水次州縣各倉內動穀碾米並於兩省各派

道府大員迅速妥辦等語所辦甚好該督能如此存心不分畛域仰體朕節次降旨一視同仁至意方得大臣之體甚屬可嘉湖北米石既有湖南接濟而江西四川各商販又可源源而下是湖北江浙災歉之區均可無虞缺乏商販流通自可以平市價而裕民食　又奉　諭向來京師需用麥石俱藉豫東二省接濟本年春夏之間該二省雨澤短少收成歉薄未必更有寬裕以資商販糴運恐京中麥石入市稀少價值或致昂貴不可不預為調劑今歲奉天各屬雨水調勻麥收豐稔永瑋鄂寶等查照向例採買麥二萬石委員運京以備支放糴糶之用

九通分類總纂

卷二十九之三十一

九通分類總纂卷二十九

吳縣汪鍾霖甘卿甫纂輯

國用類一

歷代國用

通考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祭用數之仂喪用三年之仂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於受藏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賦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凡良貨賄之藏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供其貨賄

漢接秦之弊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有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文帝卽位賈誼說上曰漢之爲漢幾四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云云上感誼言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

武帝時太倉之米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乃外事四夷內興功利用度不足乃募民入奴婢得以

終身復及入羊為郎又令民買爵置武功爵造皮幣白金置鹽鐵均輸官筭商車緡錢榷酒酤

王莽末邊兵二十萬人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賦斂又一切稅吏民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吏盡復以與民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旱蝗相因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斂民無以自存盜賊蠭起　漢兵攻莽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為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藏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長樂御府中御府及都內平準帑藏錢帛珠玉財物甚眾莽愈愛之拜將軍九人皆虎為號將精兵而東納其妻子宮中以為質賜九虎士人四千錢眾重怨無鬭志更始都長安居長樂宮府藏完全獨未央宮燒攻莽三日死則安堵復故　更始至歲餘政教不行明年赤眉入關立劉盆子遂燒長安宮室市里害　更始長安為虛城中無人行

東漢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了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部丞一人主帑藏太倉令一人主受郡國傳漕穀

世祖建武六年詔田租三十稅一如舊　舊大官湯官給用歲且二萬萬竇太后詔殺省珍費自是裁數千萬漢故事供給南單于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

桓帝時段熲言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給七年用八十餘萬億今若以騎五十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無慮用費五十四億

靈帝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中平二年斂修宮錢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畮十錢以修宮室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諫當世之失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仞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復

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

帝多蓄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府名爲導行費呂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尙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廄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貿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弊書奏不省

獻帝卽位董卓刼遷長安卓誅死李傕郭汜自相攻伐於長安城中爲戰地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盈野帝出太倉米豆爲饑民作糜於御前自加臨給及東歸至安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以爲糇糧長安坵墟建安元年駕至洛陽百官披荆棘而居州郡各擁强兵委輸不至尙書郎官自出採稆或不能自反死於墟巷

晉武帝平吳之後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翫相輝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尙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嘉之初洛中尙有錦帛四百萬珠寶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鷄以給其布衾兩幅囊錢三千以爲車駕之資焉懷帝爲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旣竭百官饑甚比屋不見煙火饑人自相啖食愍皇西宅餒饉仍多斗米二金死人大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絕拾餅之麴屑而供御君臣相顧揮涕

元帝渡江軍士創草蠻陬賧布不可恒準中府所儲布四千疋於時石勒勇銳挺亂淮南帝懼其侵逼乃詔方鎭能斬勒首者賞布千疋云蘇峻旣平帑藏空竭庫中唯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王導患之乃與朝賢俱製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 晉自元帝寓居江左僑立郡縣諸蠻陬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其賧物以裨國用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

後魏自孝明帝正光後國用不足乃元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徵之百姓怨苦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米穀麴有差爾後寇賊轉衆諸將出征相繼奔敗帑藏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廩食肉悉三分減一計歲終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 魏自永安之後政道陵夷寇亂寔繁農

商失業官有征伐皆權調於人猶不足以相資奉乃令所在迭相科發百姓愁怨無復聊生六鎮擾亂相率內徙寓食齊晉之郊齊神武因之以成大業魏武西遷連年戰爭河洛之間又並空竭遷都於鄴時六坊之眾從武帝而西者不能萬人餘皆北徙並給常廩逐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於諸州緣河津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漕運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鹽官以煑鹽每歲收錢軍國之資得以周贍

北齊武成時用度轉廣賜予無節府藏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徹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以節國用之費焉

隋文帝開皇時百姓承平漸久雖遭水旱而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至於京師相屬於道晝夜不絕數月帝又躬行節儉益寬徭賦平江表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莫不優崇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乃更開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乃蠲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煬帝即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其後征伐巡遊不息租減百姓怨叛以至於亡

唐貞觀時馬周上疏曰隋室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王世充李密未能聚大眾但貯積固有司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彊斂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

唐天寶以來海內富實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疋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天子驕於佚樂而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於所入於是錢穀之臣始事朘削太府卿楊崇禮句剝分銖有欠折漬損者州縣督送歷年不止其子慎矜專知太府次子慎名知京倉亦以苛刻結主恩王鉷為戶口色役使歲進錢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及安祿山反楊國忠以為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萬緡而已自兩京陷沒民物耗弊肅宗即位籍

江淮富商誓時第五琦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置租庸使明年宰相裴冕以天下用度不足諸道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授官勳邑號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納錢百千賜明經出身商賈助軍者給復

初轉運使掌外度支使掌內永泰二年分天下財賦鑄錢常平轉運鹽鐵置二使東都畿內河南淮南江東西湖南荆南山南東道以轉運使劉晏領之京畿關內河南劒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領之及琦貶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與晏分治時回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與爲婚歲送馬十萬疋酬以縑帛百餘萬疋而中國財竭歲負馬價魚朝恩元載擅權帝誅朝恩復與載貳君臣猜間不協邊計兵食置而不議者幾十年諸鎮擅地結爲表裏日治兵繕壘天子不能繩其法專留意祠禱焚幣玉寫浮屠書度支稟賜僧巫歲鉅萬計時朝多留事經歲不能遣置客省以居上封事不足采者蕃夷貢獻未報及失職未敘者食度支數千百人德宗即位用宰相崔祐甫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遣之歲省費萬計

自至德以後天下兵起因以饑厲百役並興人戶凋耗版圖空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使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都團練使賦斂之司數四莫相統攝綱目大壞朝廷不能覆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巧吏因得旁緣公託進獻私爲贓盜動萬萬計河南山東荆襄劒南重兵處皆厚自奉養王賦所入無幾科斂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親愛旬輸月送無有休息吏因其苛蠶食於人富者得免貧者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楊炎爲相乃請爲兩稅法以均之自此吏不能容姦權歸朝廷

初德宗居奉天儲蓄空窘嘗遣卒視賊以苦寒乞襦不能致剔親王帶金而鬻之朱泚旣平乃屬意聚斂常賦之外諸率不息劒南西川節度使韋皐有日進江西觀察使李兼有月進他如杜亞劉贊王緯李錡皆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爲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戶部錢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矯密旨加斂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纔什二三無敢問者刺史及幕僚至以進奉得遷官繼而裴延齡用事益爲天子積私財生民重困又爲宮市

憲宗時分天下之賦以爲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垍又令諸道觀察節度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

則取於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時因德宗府庫之積天子頗務儉約及劉闢李錡平貲藏皆入內庫方鎮于頔王鍔進獻甚厚帝受之李絳言其非宜帝喟然曰誠知非至德事然兩河中夏貢賦之地朝覲久廢河湟陷沒烽候列於郊甸方刷祖宗之恥不忍重斂於人也然不知進獻之取於人重矣其後皇甫鎛王遂李翛程异用事益務聚斂諸道貢獻尤甚

會昌末置備邊庫收度支戶部鹽鐵錢初宣宗更號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以屬宰相其任益重戶部歲送錢帛二十萬度支鹽鐵送者三十萬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

元和中供歲賦者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戶百四十四萬比天寶四之一兵食於官者八十三萬加天寶三之一通以二戶養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田廣無上供至長慶戶三百三十五萬而兵九十九萬率三戶以奉一兵至武宗即位戶二百一十一萬四千九百六十會昌末戶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宣宗既復河湟天下兩稅榷酒茶鹽歲錢入九百二十二萬緡歲之常費率少三百餘萬有司遠取後年乃濟及郡盜起諸鎮不復上計云

後唐莊宗既滅梁宦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給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游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之勞軍錢郭崇韜頗受藩鎮饋遺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偽梁之世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耳至是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因言於上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賜有司上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蓄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　潞王之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閱府庫實金帛不過三萬疋兩而賞軍之費應用五十萬緡乃率京城民財數日僅得數萬緡執政請據屋為率無問士庶自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帝怒下軍巡使獄晝夜督責囚繫滿獄貧者至自經死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美言於帝曰竊思自長興之季賞

賚亟行卒以是驕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係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以爲然軍士無厭猶怨望

宋太祖皇帝乾德三年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無得占留自唐末兵興方鎭皆留財賦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鮮五代疆境迫蹙藩鎭益强率令部曲主場院厚斂以自奉太祖周知其弊後藩郡有闕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場務或以京朝官廷臣監臨於是外權削而利歸公上條禁文簿漸爲精密六年詔諸州通判官糧科院至任並須躬自檢閱帳籍所列官物不得但憑主吏管認文狀是歲置封樁庫國初貢賦悉入左藏庫及取荆湖下西蜀儲積充羨始於講武殿別爲內庫號封樁庫以待歲之餘用　帝嘗曰軍旅饑饉當預爲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人乃置此庫太宗又置景福殿庫隸內藏庫揀納諸州上供物嘗謂左右曰此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約節異時用度有闕當復賦率於民耳朕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自乾德開寶以來用兵及水旱賑給慶澤賜賚有司計度之所缺者必籍其數以貸於內藏俟課賦有餘則償之淳化後二十五年間歲貸百萬有至三百萬者累歲不能償則除其籍

開寶元年詔諸道給舟車輦送上供錢帛六年令諸州舊屬公使錢物盡數係省毋得妄有支費以留州錢物盡數係省始於此又詔諸州守臣非聖節進奉自餘諸般進奉錢物並留本州管係不得押領上京聖節進奉始此詔官受倉場頭子錢之半　宋興而吳蜀江南荆湖南粤皆號富强相繼降附祖宗因其畜守以恭儉簡易方是時天下生齒尚寡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夷狄金繒之遺百姓各安其生不爲巧僞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眾佛老夷狄耗蠹中國縣官之費數倍昔時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仁宗承之給費寖廣天聖初始命有司取景德一歲用度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初自祥符天書既降齋醮糜費甚眾至是始大省齋醮宴賜及減諸宮觀衛卒自是道家之奉有節土木之費省矣至寶元中陝西用兵調度百出縣官之費益廣賈昌朝上言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以一歲之入僅能充朞月之用三分二

在軍旅一在冗食先所畜聚不盈數載天下久無事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民倘有水旱軍戎之急計將安出於是議省冗費減皇后及宗室婦郊祠所賜之半著爲式於是皇后嬪御宗室刺史各上俸錢以助軍帝亦罷左藏庫月進錢千二百緡公卿近臣亦減郊祠所賜銀絹著爲式時三司使王堯臣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數會計以聞寶元元年未用兵陝西錢帛糧草入一千九百七十八萬出一千一百五十一萬用兵後入三千三百六十三萬出三千三百六十三萬有奇蓋視河東北尤劇以兵屯陝西特多故也元昊請臣西兵既解而調用無所減卽下詔切責邊臣及轉運司趣議蠲除科率稍徙屯兵還內地汰其老弱官屬羨溢則并省之又命較近歲天下財賦出入之數送三司取一歲中數以爲定式初眞宗時內外兵九十一萬二千宗室吏員受祿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寶元以後募兵益廣宗室蕃衍吏員歲增至是兵百二十五萬九千宗室吏員受祿者萬五千四百四十三祿廩俸賜從而增廣又景德中祀南郊內外賞賚緡錢金帛總六百一萬至是饗明堂增至一千二百餘萬故用度不得不屈范鎭上言古者宰相制國用今中書主民樞密院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願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爲國用則天下民力庶幾少寬至英宗治平二年內外入一億一千六百一十三萬八千四百五出一億二千三十四萬三千一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萬一千二百七十八是歲諸路積一億六千二十九萬二千九十三而京師不與焉

神宗以國用不足留意理財熙寧元年謂文彥博等曰當今理財最爲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以不豐大臣宜共留意節用乃命翰林學士司馬光御史中丞滕甫同看詳裁減國用制度帝曰宮中如私身有俸及八十千者嫁一公主至費七十萬緡如沈貴妃月俸八十萬皆浮於祖宗之時帝以勤儉率天下詔龍圖天章閣及禁中諸殿欄俱不用氈覆勵精爲治大修憲度內自百司府寺外薄四海事爲之制物爲之法雖藏氷治竈畜羊之小事亦思有以節省　帝謂輔臣曰比閱內藏庫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初無關防前此嘗以龍腦眞珠鬻於榷貨務數年不輸直亦不鉤考蓋領之者中官數十人惟知謹扃鑰塗牕牖以爲固密安能鉤考其出入多少與所蓄之數乃令戶部太

府寺於內藏諸庫皆得檢察置庫百餘年至是始編閱焉

哲宗元祐元年議者謂熙寧以前上供無額外之求州縣無非法之斂自後獻利之臣不原此意惟務刻削以爲巳功事有所減如禁軍闕額與差出衣糧淸汴水脚外江綱船之類例皆齎轉運司封樁上供卽用度有增又令自辦上供名額歲益加多有司財用日憏不足必至多方以取於民非法之征其原於此因請罷熙寧以來舊上供額外所創封樁錢物及內外封樁禁軍闕額請給等樞密院議悉罷封樁慮諸路觀望於蒐鋪兵備或闕緩急之事乃詔三路嶺南被邊勿封樁仗師臣以占募餘路封樁仍舊　詔曰邦賦之入蓋有常制若不裁減浮費量入爲出深慮有誤國計宜令戶部尚書侍郎同相度裁減條析以聞

元豐初作元豐庫歲發坊場百萬緡輸之大觀時又有大觀東西庫徽宗崇寧後蔡京爲相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爲說每及前朝愛惜財賦減省者必以爲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元豐官制旣行賦祿視嘉祐治平旣優京更增供給食料等錢於是宰執皆增京又專用豐亨豫大之說諛悅帝意始廣茶利歲以一百萬緡進御以京城所主之於是費用寖廣其後又有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紛如大率皆以奇侈爲功歲運花石綱一石之費至用三十萬緡率取無藝民不勝弊時用度日繁左藏庫異時月費緡錢三十六萬至是衍爲一百二十萬緡又三省密院吏員猥雜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餘俸者故當時議者有俸入超越從班品秩幾於執政之言吏祿濫冒已極以史院言之供檢三省幾千人蔡京又動以筆貼於榷貨務支賞給有一紙至萬緡者京所侵私以千萬計朝論益喧戶部言本部歲用六百餘萬緡悉倚上供官吏違負者請以分數爲科罪之等不及九分者罪以徒多者更加之歲首則列次年之數聞於漕司考實申部從之是年以無額錢物督限未嚴乃更一季爲一月

靖康元年言者論天下財用歲入有常須會其數宜量入爲出比年以來有御前錢物朝廷錢物戶部錢物其措置裒斂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常賦多爲禁中私財上溢下漏而民益重困欲以命戶部取索措置其事且曲折得以周知大數而不失盈虛緩急之宜上至宮禁須索下逮吏卒廩餼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詔從

其請

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無額上供錢依舊法更不立額自來年始

紹興五年川陝宣撫司奏四川上供錢帛乞依舊留充贍軍俟邊事寧息如舊上曰祖宗積儲內帑本以備邊陲緩急之用今方多故軍旅未息宜從所請十一年始命上供羅復輸內藏庫其後綾紗絹亦如之三十年戶部奏科撥諸路上供米斛內外諸軍歲費米三百萬斛而四川不與焉

孝宗乾道二年詔孫大雅奏漢制上計之法朕以為可行於今令侍從臺諫參考古制進呈先是知秀州孫大雅置本州拘催上供錢格自來上且言漢制歲盡郡國詣京師奏事至中興則歲終遣吏上計於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受賀而屬郡計吏皆覲以詔殿最今也不然未嘗有甘泉上計之制而臣始為之搵法漢之大司農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列之意以為書也於是監察御史張敦實劉貢言一縣必有一縣之計一郡必有一郡之計天下必有天下之計天下之計總郡縣而歲考焉三代遠矣方冊可得而知者自禹九州成賦中邦因南巡狩而至大越登茅山而會諸侯號其山曰會稽後立會稽郡漢書注云以其會諸侯之計於此也逮至周官所載最為詳悉天官冢宰之屬理財居其半掌財用而言歲終則會者凡十又太府之職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小宰之職歲終則令郡吏致事鄭氏注云若今之上計也漢承秦後蕭何收其圖籍知張倉善算於是令以列侯居相府領郡國上計者此則漢初之制專命一人以掌天下所上之計也至武帝建元三年詔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注云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元封五年三月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太初元年十二月又受計於甘泉天漢三年又受計於泰山之明堂太始四年三月又受計於泰山之明堂是則終武帝之世五十餘年之間一受計於帝都三受計於方岳或以三月或以十二月之不同也至宣帝黃龍元年正月下詔曰方今天下少事而民多貧盜賊不畢其咎安在上計簿文具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令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案之使真偽無相亂是則在宣帝之時郡國所上計簿已不能無弊矣光武中興歲終遣吏上計遂為定制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受賀而屬郡計吏皆在列置大司農掌之其逋未畢各具列之今孫大雅所陳者

是也然西漢言郡國上計東漢言屬郡計吏則遠方者在東漢未必偕至矣漢之大司農則今之戶部也竊見戶部掌天下之財計有上限中限末限之格法有月催旬催五日一催之期會每於歲終獨以常平收支戶口租稅造冊進呈而於諸郡諸色窠目尚略焉是於三代歲終則會與兩漢上計之法為未備也然而去古逾遠文籍愈煩在西漢已不免文具之弊況今日能盡革其偽乎在東漢止於屬郡之內況今日川廣之遠能使其如期畢至乎臣等愚見莫若歲終令戶部盡取天下州郡一歲之計已足未足虧少虧多之數並皆造冊正月進呈兼採漢初之制丞相選差一人考覈戶部所上計而明州郡之殿最則三代兩漢之制皆兼該而無不舉之處矣詔戶部措置其後戶部言諸路州軍歲起上供諸色窠名錢帛各有條限年額數目本部每年預期行下逐路監司及州軍依限催納其歲終具常平收支并稅租課利旁通係取前二年數戶部本年數造冊進呈內不到路分次年附進今來張敦實等奏陳歲終令戶部盡取天下州郡一歲之計已足未足虧少虧多之數造冊正月進呈緣諸路州軍地里遠近不同竊慮次年正月未能盡實申到若候取會齊足攢造亦恐後時今欲立式遍下諸路州軍各以本州每歲應於合發上供窠名錢帛糧斛數目置籍照條限鉤考發納歲終開具造冊須管次年正月了畢詣闕投進降付戶部參考將拖欠州軍取旨黜責施行上曰如此措置甚善從之是年宰執進呈戶部收支細數見管只四十二萬而未催之錢乃二百八十餘萬是知乾道仁民之政不盡斂以歸國而財賦之藏於州縣如此淳熙十年詔左藏南庫撥隸戶部

嘗試考昔驗今至道中歲入一千二百餘萬天禧末歲入三千六百餘萬嘉祐歲入三千六百八十餘萬熙寧歲入五千六十餘萬

寧宗時歲入六千餘萬然則土地之廣狹財賦之多少可以考矣司版曹之計者尚忍求詳生財之方乎　王藏庫者國家經費所貯係幫支三衙百官請給及宗廟宮禁非泛之費并將校衛卒閤門醫職近侍請給皆出焉　左藏南庫本御前椿管激賞庫紹興休兵後秦檜取戶部窠名之可必者盡入此庫戶部告乏則與之由是金幣山積士大夫指為瓊林大盈之比高宗嘗出數百萬緡以佐調度淳熙末始併歸戶部　左藏封椿庫孝宗所創其法非奉親非軍需不支至淳熙末年往往以犒軍或造軍器為名撥入內庫或睿思殿或御前庫或修內司有司不敢

執　內藏庫即祖宗時舊置元豐三十二庫崇寧後爲大觀東西庫秦檜用事時每三宮生辰及春秋內教冬年寒食節與諸局所進書皆獻令幣由是內帑山積紹興末詔除太后生辰及內教外餘並減半孝宗初又併進書禮物罷之紹熙初始數取封樁錢入內藏　御前甲庫者紹興中置凡乘輿所需圖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於甲庫取之故百工伎藝之巧者皆出其間日費毋慮數百千禁中既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酤賣頗侵戶部課額以此庫儲常不足臣僚以爲言乃罷之　三省樞密院激賞庫者渡江後所創自建炎龍興賞膳始減至維揚及臨安又減紹興四年秋趙元鎮爲川陝荆襄都督既而不行遂以督府金錢入此庫十年秦檜之當國以兀朮畔盟用兵須犒賜之物乃計畝率錢徧天下五等貧民無免者然兵未嘗舉而所斂錢盡歸激賞庫其後歲支至三十八萬緡堂厨萬五千東厨萬二千玉牒所日歷敕令所國史院尚書省犒設中書門下密院支費各有差議者指爲冗費後減二十萬緡孝宗時再減十萬緡　合同憑由司者宮禁所取索也歲取金銀錢帛率以百萬計版曹照數除破不能裁節　修內司掌宮禁營繕歲輸緡錢二十萬以給其費後減其半　榷貨務都茶場者舊東京有之建炎二年始置於揚州明年置於江陵紹興三年置於鎮江及吉州五年省吉州務而行在務移於臨安歲收茶鹽香息錢　豐儲倉者紹興二十六年始置韓尚書仲通在版曹請別儲粟百萬斛於行都以備水旱號豐儲其後鎮江建康闕外四川皆有之　東南三總領所掌利權皆有定數然軍旅飢饉則告乞於朝惟四川在遠錢幣又不通故無事之際計臣得以擅取予之權而一遇軍興朝廷亦不問　諸州軍資庫者歲用省記也舊制每道有計度轉運使歲終則會諸郡邑之出入盈者取之虧者補之故郡邑無不足之患自軍興計司常患不給凡郡邑皆以定額窠名予之加賦增員悉所不問由是州縣始困近歲離軍添差大爲州郡之患而宗室戚里歸明歸正甚至於樂藝醫工省史雜流亦皆添差慶元一郡而添差四十員盡本府七場務所入不足以給四員總管之俸其間有十五年不徙任者計其俸入錢二十餘萬緡米十餘萬斛揚州會府也歲輸朝廷錢不滿七八萬而本州支費乃至百二十萬緡民力安得不困紹熙初議者請裁定朝廷經費然後使版曹盡會一歲之入正其舊籍削去虛額擇諸路監司之愛民而知財計者俾之稽考調度蠲其煩重以寬民力朝廷未克行今之爲郡者但能撙

節用度譏察滲漏使歲計無乏已號過人無復及民之政矣（公使庫者諸道監帥司及州軍邊縣與戎帥皆有之蓋祖宗時以前代牧伯皆斂於民以佐厨傳是以制公使錢以給其費懼及民也然正賜錢不多而著令許收遺利以此州郡得以自恣若帥憲等司則又有撫養備邊等庫開抵當賣熟藥無所不為其實以助公使耳公使苞苴在東南為尤甚揚州一郡每歲饋遺見於帳籍者至十二萬緡江浙諸郡酒每以歲遺中都官歲五六至至必數千瓶淳熙中王仲行尚書為平江守與祠官范致能胡長文厚一飲之費率至千餘緡時蜀人有守潭者又有以總計攝潤者視事不半歲過例饋送皆至四五萬緡供宅酒至二百餘斛孝宗怒而絀之然其風蓋未殄也東南帥臣監司到罷號為上下馬鄰路皆有饋計其所得動輒萬緡近歲蜀中亦然其會聚之間折俎率以三百五十千為準有一身而適兼數職者則併受數人之饋獻酬之際一日而得二千餘緡其無藝如此頃歲陳給事峴為蜀帥馮少卿憲為成都漕就以所遺元物報之陳怒奏其客覆贓吏朝廷移之逮陳敗方得直時芮國器侍郎趙子直丞相相繼為江西漕凡四方之聘幣皆不入於家斥其資置養濟院於南昌以養貧者朱少卿時敏為潼川守受四方之饋每以其物報之趙德老鎮成都受而別儲之臨行以散宗室之貧者此皆廉節之可紀者也惟總領所公使錢以料次取於大軍庫故斂不及民然正賜不多而歲用率十數萬每歲終上其數於戶部輒以勞軍除戎器為名版曹知而不詰也所謂公使醋錢者諸郡皆立額白取於屬縣縣斂於民吏以輸之小邑一歲亦不下千緡人尤以為怨謂宜罷互送而損遺利使上下一體而害不及民則合祖宗制公使之意矣）

續通考 宋寧宗慶元二年三月有司上慶元會計錄先是孝宗乾道三年命自後宮禁內人并百官將校軍兵諸司人每月初五日國用房開具前月請給數目并雜泛支用造冊進呈外路軍馬亦降式付諸總領逐月開呈永為定式四年度支趙不敵言方今內外支用歲約五千五百萬緡有奇若諸路供億以及務場別無減欠則所入尚足以支所用然賦入科名猥多分隸於戶部之五司如僧道免丁常平免役坊場酒課之類則左右曹掌之上供折帛經總無額茶鹽香礬之類則金部掌之度支則督月樁倉部則專糴本雖各為催理而悉經度支籍之郎古者量入為出之義則度支一司安可不周知所入之數也茲置都籍會稽窠名總為揭帖簿書草具條目燦然

乞付本曹自今為始歲一易之庶有司久遠遵行不惟財賦易以稽考且胥吏無所容姦矣光宗紹熙初以秘書郎鄭湜言修紹熙會計錄至是有司復上之嘉泰四年十二月詔總覈內外財賦時以陳自強兼國用使費士寅張巖同知國用事開禧元年二月詔國用司立考覈財賦法七月以韓侂胄兼國用使二年正月更名國用司為國用參計所嘉定元年閏四月置拘榷安邊錢物所二年正月詔內外有司疏陳節用之事三年四月出內庫錢二十三萬緡賜臨安軍民十一年正月以度僧牒千給四川軍費

理宗端平元年編類端平會計錄都省言近來戶部財賦會計不明度用無節詔令尚書省計簿房置局稽考委都司官同樞密院編修官編類端平會計錄仍令條具來上權置檢閱文字二員嘉熙元年正月初置財用司至二年二月大宗正丞賈似道奏裕財之道莫急於去贓吏藝祖治贓吏杖殺朝堂孝宗眞決刺面今日行之則財自裕淳祐六年正月置國用所是後寶祐四年九月監察御史朱熠言境土蹙而賦斂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歷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俸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欠經常納解欲寬民力必汰冗員帝納焉開慶元年二月出內庫緡錢三千萬助邊用至九月詔出內府錢千萬緡銀五萬兩帛五萬匹給宣司錢五百萬緡銀二萬兩帛二萬匹給沿江副司犒師又出內庫錢五百萬緡銀二萬兩帛二萬匹給兩淮制司錢三百萬緡銀萬兩帛萬匹給沿江制司以備軍賞十一月詔江東西宣撫使趙葵便宜行事以錢五百萬緡銀五萬兩給其用閏十一月又詔出內帑緡錢五千萬犒內外諸軍

恭帝德祐元年十二月嘉興府告急給封樁庫錢為兵備又出安邊封樁庫金付浙東諸郡為兵備

遼制五京及長春遼西平州置鹽鐵轉運度支錢帛諸司以掌出納

道宗咸雍中馬人望為南京三司度支判官公利交裕至天祚帝時人望遷中京度支使始至府庫皆空視事半歲積粟十五萬斛錢二十萬繦及拜參知政事判南京三司使事時錢穀出納之弊惟燕為甚人望以縑帛為通歷凡庫物出入皆使別籍名曰臨庫姦人黠吏莫得軒輊

太康元年六月知三司使事韓操以錢穀增羨授三司使

金太宗天會十一年八月黃龍府置錢帛司

海陵天德二年正月詔中外節財用

世宗大定二十年六月出內府金銀給征契丹軍用二十一年參知政事梁肅上疏論生財舒用八事先是肅奏曰方今斗粟三百人已困餓以錢難得故也計天下歲入二千萬貫以上一歲之用餘千萬院務坊場及百姓合納錢者通減數百萬院務坊場可折納穀帛折支官兵俸給使錢布散民間稍稍易得帝曰縣官院務許折納可也乃復上疏論生財舒用八事一曰罷隨司通事二曰罷酒稅司杓欄人三曰天水郡王本族已無在者其餘皆遠族可罷養濟四曰裁減隨司契丹吏員五曰罷榷醋以利與民六曰量減鹽價使私鹽不行民不犯法七曰隨路酒稅許折納諸物八曰今歲大稔乞廣糴粟麥使錢貨流出帝曰趙氏養濟一事乃國家美政不可罷其七事宰相詳議以聞二十九年五月詔罷送宣錢六月又罷送赦禮物錢

章宗明昌六年三月運糧北邊發銀錢等備支給賞勞以銀五十萬兩錢二十三萬六千九百貫備支給銀五萬兩金盂二千八百兩金牌百兩銀盂八千兩絹五萬匹雜綵千端衣四百四十六襲以備賞勞五月命減萬寧宮陳設九十四所承安元年十二月勞賜北邊將士遣提點太醫近侍局使李仁惠勞賜之授官者萬一千人授賞者幾二萬人凡用銀二十萬兩絹五萬匹錢三十二萬貫二年四月降空名度牒等助軍儲 世宗大定初以邊事未定財用闕乏自東南兩京外令民進納補官及賣僧道尼女冠度牒紫褐衣師號及寺觀名額五年罷至是尚書省又奏比歲北邊調度頗多請降僧道空名度牒紫褐師德號以助軍儲從之三年西京饑又賣度牒以濟至衛紹王崇慶元年五月又詔賣空名勅牒宣宗貞祐四年以軍儲不足許納粟充僧道官十月初設講議所官十員其議錢穀三年正月詔罷之

宣宗貞祐三年二月減芻糧券例先是承安四年三月尚書省奏減親軍武衛軍額及太學女直漢兒生員罷小學官及外路教授以省俸 給詔學校仍舊武衛軍額再議餘報可至是御史臺 言在京軍官及委差官芻糧券例

悉同征行乞減其給樞密院委差有俸人吏非征行不必給皆從之四月以調度不給凡隨朝六品以下官及承應人罷其從已人力輸傭錢有祿官吏被差不出本境者並罷給券出境者以其半給之修內司軍夫亦減其半七月詔河北郡縣軍須並減河南之半又詔致仕官俸給比南征時減其半七月裁損宮中歲給有差九月立募民進糧賞格詔司縣官能募民進五千石至二萬石以上各減資考及升遷有差興定三年四月定募民入粟法高汝礪請備防秋之糧宜及年豐於河南州郡驗直立式募民入粟帝與議定其法而行之

哀宗正大三年正月詔尚書省議省減用度十一月詔諭陝西兩省凡戎事三品以下官聽以功過賞罰之銀二十五萬兩從其給賞六年七月罷陝西行省軍中浮費天興元年八月括民間粟尋詔罷括粟復以進獻取之九月罷貧民進獻糧尋再括京城粟三月出內府金帛器皿賞戰士至七月出內府及兩宮物賜軍士十二月御端門發府庫及兩府器皿宮人衣服賜將士二年九月括蔡城粟時帝奔蔡城遣使如宋借糧宋不許元兵築長壘圍之故又括粟也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十月勑禁中出納分三庫御用寶玉遠方珍異隸內藏金銀濟遜衣段隸右藏常課衣段綺羅縑布隸左藏二十九年十月左丞相鄂勒哲等請節用鄂勒哲等言一歲天下所入凡二百九十七萬八千三百五錠今歲已辦者纔一百八十九萬三千九百九十三錠其中有未至京師而在道者有就給軍旅及織造物件館傳俸祿者自春至今凡出三百六十三萬八千五百四十三錠出數已逾入數六十六萬二百三十八錠矣自後賜諸近侍亦宜有節帝嘉納之

成宗元貞二年十二月定諸王朝會賜與太祖位金千兩銀七萬五千兩世祖位金各五百兩銀二萬五千兩餘各有差至成宗大德十一年六月武宗已即位中書右丞相哈喇哈斯達爾罕等言前奉旨命議諸王朝會賜與臣等議憲宗世祖登寶位時賞賜有數成宗即位承世祖府庫充富比先例賜金五十兩者增至二百五十兩銀五十兩者增至百五十兩帝命遵成宗所賜之數賜之大德二年二月勑會計每歲出入之數諭中書省曰每歲天下金銀鈔幣所入幾何諸王駙馬賜與及一切營建所出幾何其會計以聞右丞相鄂勒哲言歲入之數金一萬九千兩銀

六萬兩鈔三百六十萬錠然猶不足於用又於至元鈔本中借二十萬錠自今敢以節用爲請帝嘉納焉罷中外土木之役十一年八月命自今凡以賞爲請者勿奏中書省言以朝會應賜者爲鈔總三百五十萬錠已給者百七十萬未給猶百八十萬兩都所儲已虛自今特奏乞賞者宜暫停故有是命至九月晉王伊蘇特穆爾以詔賜鈔萬錠止給八千爲言中書省言帑藏空竭常賦歲鈔四百萬錠各省備用之外入京師者二百八十萬錠常年所支止二百七十餘萬錠自陛下卽位以來已支四百二十萬錠又應求而未支者二百萬錠臣等慮財用不給敢以上聞帝曰卿之言然自今賜予宜暫停諸人毋得奏請可給晉王鈔千錠餘移陝西省給之

武宗至大元年十一月中書省請節用度省臣言廩藏空虛中都建城大都建寺及爲諸貴人營私第軍民不得休息迺者用度愈廣每賜一人輒至萬錠惟矜察之三年十月令分減宣徽院廩給尚書省言宣徽院廩給日增儲偫雖廣實不能給宜加分減帝曰比見後宮飲膳與朕無異有是理耶其令巴達克善與宣徽院官覈實分減之四年十一月詔凡營繕悉罷之先是三月諭太府監曰財用足則可以養萬民給軍旅自今雖一繒之微不言於朕毋輒與人至是參政李孟奏錢糧爲國之本世祖朝量入爲出恒務撙節故倉庫充牣今每歲支鈔六百餘萬錠又土木營繕百餘處計用數百萬錠內降旨賞賜復用三百餘萬錠北邊軍需又六七百萬錠今帑止十一萬餘錠若此安能周給宜停罷浮費帝納之故有是詔

英宗至治二年三月以國用匱竭停諸王賞賚及皇后 達爾瑪實哩等歲賜至四月中書省請節賞賚以紓民力帝曰朕思所出倍於所入出納之際卿輩宜愼之朕當撙節其用

泰定帝泰定二年五月舒瑪爾節以國用不足請減廐馬汰衛士及節諸王濫賜從之至七月以國用不足罷書金字藏經三年五月中書省會歲鈔出納之數請節用以補不足從之至九月中書省言今國用不繼當法世祖之勤儉以爲永圖臣等在職苟有濫承恩賞者必當回奏帝嘉納之次年正月御史辛鈞言西商鬻寶動以數十萬錠今水旱民貧請節其費不報

文宗天歷二年正月中書省言度支今歲芻粟不足常例支給外凡陳乞者宜勿予從之時中書省又言朝廷賞賚

不宜濫及罔功鷹鶻獅豹之食舊支肉價二百餘錠今增至萬三千八百錠控鶴舊止六百二十八戶今增二千四百戶又佛事歲費以今較舊增多金一百五十兩銀六千二百兩鈔五萬六千二百錠幣帛三萬四千餘匹請悉揀汰從之中正院又言皇后日用所需鈔十萬錠幣五萬匹綿五千斤詔鈔子所需之半幣給一萬匹九月御史中丞史惟良上疏言今天下郡邑被災者眾國家經費若此之繁帑藏空虛生民凋瘵此正更新百廢之時宜遵世祖成憲汰冗濫蠶食之人罷土木不急之役事有不便者咸釐正之如此則天災可弭禎祥可致不然將恐因循苟且其弊漸深治亂之由自此而分矣帝嘉納之是歲會賦入之數金三百二十七錠銀千一百六十九錠鈔九百二十九萬七千八百錠幣帛四十萬七千五百匹絲八十八萬四千四百五十斤綿七萬六百四十五斤糧千九十六萬五十三石至順元年七月中書省陳濫費五事言近歲帑廩空虛其費有五曰賞賜曰作佛事曰創置衙門曰濫冒支請曰續增衛士鷹坊請與樞密院御史臺各集賽官同加汰減從之

順帝至正十九年三月御史臺以募兵虛冒為言不能用先是召募義兵費用銀鈔一百四十萬錠多近侍權倖冒名關支率為虛數御史臺以為言乞令軍士凡已領官錢者立限出征詔從之已而復止不行至二十二年樞密副使李士瞻上疏極論時政凡二十條其二曰罷造作以快人心九曰察近倖以杜姦弊十一曰省佛事以節浮費十二曰絕濫賞以足國用十四曰減常歲計置為諸宮用度二十四年八月博囉特穆爾請誅狎臣圖嚕特穆爾波迪哇兒瑪罷三宮不急造作沙汰宦官減省錢糧禁止西番僧人好事

明太祖洪武十三年二月詔發丹符驗天下金穀之數

成祖永樂十九年十一月遣官覈兩京及天下庫藏出納之數內府凡十庫承運庫貯緞匹金銀寶玉齒角羽毛廣積庫貯硫黃硝石甲字庫貯布匹顏料乙字庫貯胖襖戰鞋軍士裘帽丙字庫貯棉花絲纊丁字庫貯銅鐵獸皮蘇木戊字庫貯甲仗贓罰庫貯沒官物廣惠庫貯錢鈔廣盈庫貯紵絲紗羅綾錦紬絹六庫皆屬戶部惟乙字庫屬兵部戊字廣積廣盈庫屬工部又有天財庫亦名司鑰庫貯各衙門管鑰亦貯錢鈔供用庫貯秔稻熟米及上供物以上通謂之內庫其在宮內者又有內東裕庫寶藏庫謂之裏庫凡裏庫不關於有司其會歸門寶善門

遼東及南城磁器諸庫則謂之外庫若內府諸監司局神樂堂犧牲所太常光祿寺國子監皆各以所掌收貯應用諸物太僕則馬價銀歸之其在外諸布政司都司直省州府縣衞所皆有庫以貯金銀錢鈔絲帛贓罰諸物各運司皆有庫貯銀又凡府州縣稅課司局河泊所歲課商稅魚課引由契本諸課程令所司解州縣府司以至於部是時分遣中官楊賓御史臧誠等查勘其出納之數二十年十月分遣官覈天下倉糧出納之數初京衞有軍儲倉洪武三年增置至二十所各行省亦皆有倉官吏俸取給焉邊境有倉收屯田所入以給軍州縣設預備倉以賑凶荒是時分遣中官及朝臣八十人查覈之

仁宗洪熙時罷行用庫初嘗置行用庫於京城及諸府州縣以收易昏爛之鈔至是罷之

宣宗宣德十年二月罷諸司冗費初凡事皆勅從簡省至是從尚書胡濙等議一切冗費皆裁減之

英宗正統元年內庫歲進金花銀百萬兩有奇初金銀多入內承運庫歲賦偶折徵者送南京供武臣等及各邊緩急至是額折漕糧歲百萬盡解內承運庫爲御用矣七年設戶部太倉庫專以貯銀各直省派剩麥米十庫中綿絲絹布及馬草鹽課關稅凡折銀者皆入太倉庫籍沒家財變賣田產追收店錢援例上納者亦皆入焉以其貯銀故又謂之銀庫至十年又設通積庫於通州世宗時罷

景帝景泰五年十二月減光祿寺供應靡費戶部主事余子俊言光祿寺日逐供應上用有限而內外官吏廚役等通同侵盜不可數計各寺觀逐日齋醮輕用錢帛動以萬計乞勅減省庶國用不虧疏入以齋醮已有定規但令禮部移文光祿寺禁約

憲宗成化十二年三月減內府供用物七月以用度不節工役勞民自責十六年三月以歲歉減光祿寺供用物十七年十一月取太倉銀三分之一入內庫至孝宗弘治時內府供應繁多每收太倉銀入內庫又置南京銀庫武宗正德時內承運庫中官數言內府財用不充請支太倉銀戶部執奏不能沮世宗嘉靖初內府供應視弘治時其後乃倍之初太倉中庫積銀八百餘萬兩續收者貯之兩廡以便支發而中庫不動遂以中庫爲老庫兩廡爲外庫及是時老庫所存者僅百二十萬兩二十二年特令金花子粒銀應解內庫者並送太倉備邊用然其後復入內庫

孝宗弘治元年兵部尚書馬文升疏請節用從之十五年裁減光祿中官歲省銀八十餘萬兩初光祿寺之設惟供
奉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饗而已自成化以後添坐家長隨亾十餘員傳添湯飯中官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
已不足用乃責買於京師鋪戶市井賫累兵部尚書劉大夏因天變言光祿日辦桌面不勝查算日殺牲口無慮數
百既以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入帝爲惻然乃有裁減之命十月戶部上會計盈縮之數戶部以今歲天下災
傷糧稅減損而國家費出無經乃會計其盈縮之數上之其畧曰每歲天下稅糧各項俱有常額七歲有遇事故停
減而歲入不及原額者有逐年加添而歲支過於原額者在內固然矣在外官用不足民財盡耗皆以常入之賦或
停減而不足常用之數又加添而過多則知在內在外一歲所入俱不足供一歲所出況災傷迭見供餉頻繁乎洪
武定都金陵當時供給南京爲重各邊次之自永樂都燕京師爲重南京次之各邊又次之然當時供給各定省分
今湖廣江浙諸處既供南京又供京師直隸諸處既供京師又供各邊且正統以前國用減省民之輸納不出常額
之外自景泰至今供用日盛額外加增又往歲豐登運河易達邊郡無調發州縣無流徙有司得以藉先年之積制
一歲之用今太倉無數年之積而冗食日加於前內帑缺見年之用而給費日加於後郡縣旱潦之不時邊方請給
之不已萬一漕運遲悞邊郡有警則京儲求歲入三百七十萬之數邊餉須四百萬兩之銀亦已難矣倘不幸復加
數千里之水旱數十萬之軍旅又將何所取給哉疏入命會議以聞
武宗正德元年五月命廷臣會籌經制之宜二年六月命罷修邊垣輸其費於京師總制楊一淸於二月內修築邊
垣其糴買口糧已費帑銀十萬餘而又助以戶役銀十六萬兩以及犒勞藥餌撥米探運所費已多奏飭後任成功
乃有是命八月以接濟工程令納銀充職時方修理南海子殿宇橋梁製造元宵燈火及諸項工費動以萬計自正
月以來約用銀三十餘萬兩故工部奏請爲此權宜之計也三年四月命中官韋霦備覈廣東錢穀之數初遣霦至
兩廣查盤銀兩總督陳金等奏梧州見存鹽糧軍賞銀四十餘萬兩及廣東布政司庫貯銀三十七萬兩有奇乞量
留以備急用命止解五十萬兩入京尋解鹽糧銀二十八萬兩至霦奏廣東庫貯銀視前多二十七萬戶部復以請
命霦於已解之外仍解五十萬兩各府歷年收貯錢穀仍備覈其數以聞蓋劉瑾欲檢括遺利盡歸京師於是天下

倉庫多空虛矣九年十二月加天下賦以營乾清宮是年正月乾清宮火是月工部奏料價工役需銀百萬兩乃命加天下賦如其數以營建之十六年正月追詔停不急工役收抄沒財物及宣府行宮金寶還內庫各處工程除營建大工外悉令停止凡抄沒犯人財物及宣府收貯銀兩開具冊籍收貯內庫以備邊儲并給賞應用

世宗嘉靖時以太倉庫匱運南京戶部庫銀八十萬兩實之又戶部條上理財事宜臨德二倉積鏹二十萬兩錄以歸太倉二十七年令歲進內庫銀百萬兩外加預備欽取銀後又取沒官銀四十萬兩入內庫十二月命歲遣御史一員查刷光祿寺錢糧每月一具揭帖進覽先是厨役之額仁宗時僅六千三百餘名及憲宗增四之一帝初年減至四千一百名歲額銀撙節至十三萬兩中年復增至四十萬額派不足借支太倉太倉又不足乃令原供司府依數增派於是帝疑其乾沒下禮部問狀責光祿寺具數以聞復降旨詰責乃命御史稽覈兩月間省銀二萬餘兩自是歲以為常

穆宗隆慶元年八月命御史四人分查天下軍需贓羨帝初即位罷一切齋醮工作及例外採買至是問戶部京帑貯金以贍軍國足備幾年奏言所存僅足三月計今歲尚虧九月有奇邊軍百萬死無所需帝大駭曰軍儲缺乏一至此乎朕一切服用正供之外未嘗妄費纖毫卿其悉心經理毋忽乃又奏乞令中外臣工各陳理財之策遂遣御史馬明謨趙巖譚啟張問明分查天下軍需贓羨以補元年所缺之數十二月諭戶部查內庫太倉銀出入數尚書馬森奏太倉見存銀一百三十五萬四千六百五十二兩歲支官軍俸銀一百三十五萬有奇邊儲二百三十六萬有奇補發年例一百八十二萬有奇通計所出五百五十三萬有奇以今數抵算僅足三月京倉見存糧六百七十八萬三千一百五十一石歲支官庫月糧二百六十二萬一千五百餘石遇閏又加二十二萬餘石以今數抵算僅足二年四言祖宗舊制河淮以南以四百萬供京師河淮以北以八百萬供邊境一歲之入足供一歲之用邊境固未嘗求助於京師京師亦不煩搜括於天下後邊庭多事支費漸繁一變而有客兵年例再變而有主兵年例然其初止三五十萬近漸增至二百三十餘萬屯田十虧七八鹽法十折四五民運十逋二三悉以年例補之在各邊則士馬不加於昔而所費幾倍於先在太倉則輸納不益於前而所出幾倍於舊如是則邊境安

得不告急京師安得不告匱乞乘朝覲之期廣集衆見採酌施行報可四年正月內承運庫中官以空劄取戶部銀十萬兩廷臣疏諫皆不聽前此數取太倉銀入內庫至是戶部尚書劉體乾疏稱京帑重寄乃以片紙取之安辨眞僞乞寢前命詔如數以金進嗣是又數取光祿太僕銀工部尚書朱衡極諫不聽是歲七月戶部尚書張守直又疏曰國家貢賦在量入爲出嘗計天下錢穀一歲所入僅二百三十萬有奇而中多積逋災免奏留者一歲所出京師百萬餘而邊餉至二百八十餘萬其額外請乞者不與焉二年用四百四十餘萬三年則三百七十九萬此其最少者而出已倍於入矣近者遣四御史括天下府藏二百年所積者盡歸之太倉然自老庫百萬之外止二百十萬有奇不足九邊一年之用自嘉靖十八年被兵已來邊臣日請增兵本兵日請給餉自五十九萬增至二百八十餘萬士馬豈盡實數芻糧豈盡實用請第以近年一二鎮言之如宣府之主兵一也嘉靖四十二年發銀二萬三年止一萬乃今至十二萬大同之主兵一也嘉靖三十六年發銀二十二萬次年二十三萬乃今至二十七萬又以加兵復費一十萬舉主兵而客兵可知舉二鎮而九邊可知宜令廷臣酌議減省不得過歲入常數之外臣亦移文督撫俾以歲用實數報部具籍以進望留神省覽其用財約於往昔者必忠臣也則有賞其靡費濫於故常者必非忠也則有罰一切出入許臣執奏上聞國計幸甚從之命各邊督撫從實議處以聞

神宗萬歷九年四月戶部進萬歷計錄先是尚書王國光編輯部中前後條例成書帝覽之嘉其留心國計乃命詳訂以進至二十二年戶部遵先朝故事錄上國計每歲終會計王侯祿米百官俸廩邊腹軍士月糧及漕運本折色已未徵天下財賦出入各數目進呈　神宗實錄是月輔臣張居正奏賦稅所入宜量入爲出加意撙節并禁止施舍一節與其惠及緇黃不若寬恤百姓帝曰然今宮中用度節省賞賜亦照常例無所增加居正奏所謂常例亦近年相沿非祖宗舊制即如嘉靖中用度最爲浩繁然內庫銀兩尚有餘積隆慶初東裕庫尚積百餘萬今每歲金花銀一百二十萬按季預進隨取隨足常稱缺乏有限之財安能當無窮之費惟在留神省察帝韙其言十二月命太倉光祿寺各進銀十萬兩時以皇女生命進銀以備宮中賞賜諸臣交章諫不聽十六年八月詔太倉銀二十萬充閱陵賞費時以賞賜繁多內庫不給取銀進用戶部尚書奏帑乏乞免不聽二十三年二月戶部以公私兼窘陳時

政之要從之疏略云內帑歲出浮於成額閭閻民力竭於科徵公私兼罄莫有甚於此時者[illegible]遼鎮且額外加添以示寬容自四十餘萬增至二百八十餘萬數已極矣乃薊密等鎮續又加餉四十餘萬兩今又增銀五萬六千有奇陝西各鎮自劉賊叛後既增一十九萬六千有奇遼鎮添募標兵近又增銀萬六千餘兩當此匱乏之秋更行請益此豈安社稷者之計乎大抵錢糧冒破全在軍馬逃亡及徵調時以少報多亡則隱匿不報乞行嚴查軍丁逃故者按日扣除新補者照日報收馬匹倒失者隨即報官新買者照日收冊至於徵調軍馬逐一驗查毋容虛冒又山人墨客星相俳優往往遨遊塞外攜貲以歸莫非朘剝兵糧更當嚴行禁止也至二十七年閏四月以諸皇子婚詔取太倉銀二千四百萬戶部告匱命嚴覈天下積貯至二十八年八月給事中王德完奏國家歲入僅四百萬而歲出至四百五十餘萬居恆無事已稱出浮於入年來意外之警不時之需因事漸加如寧夏用兵甫數月約費餉銀一百八十七萬八千餘兩朝鮮用兵首尾七年約費餉銀五百八十三萬二千餘兩又地畝米豆援兵等餉約費銀三百餘萬兩平播之師未及期年約費銀一百二十一萬六千餘兩連川中湊辦共約二百餘萬兩婚禮珠寶等項約估銀九百三十四萬三千餘兩又婚禮傳造袍服四萬一千餘匹約工料銀一百萬四千餘兩陝西路紬續織四千七百餘匹婚禮傳買緞一萬二千七百餘匹共約費銀十萬餘兩磁器節傳二十三萬五千餘件約費銀二十餘萬兩挑三仙口趙家圈等處約費銀二十四萬餘兩而直省災傷欠緞價料銀一百二十四萬五千餘兩又欠廚料銀九萬六千餘兩積而算之二千六百餘萬當此之時惟有節省一字最爲喫緊請減織造以拯民命止營建以贍邊儲停珠玉以垂燕翼審採辦以濟國用發內帑以救燃眉疏入不省二十九年十月以上皇太后徽號借用老庫銀御用監把總張潤澤等請尊上徽號合用金寶珍珠等令太倉銀庫給商辦進戶部奏見貯庫銀無銀可發及查老庫止有銀一百十萬兩而該監所請珠寶價銀不下二十五萬大禮吉期已迫並無可那銀兩且各商因欠冠婚價銀四十餘萬一聞此信鳥驚魚逝雖設法招徠無一至者不得已許借老庫銀十萬給發旋收金寶等隨數解進乃該監猶求多未已夫此老庫銀兩自祖宗北遷來近二百年僅積此數非至緊迫萬無借動之理即如九邊餉銀欠及一百四十餘萬尚不敢借動老庫今以制辦金寶輒行借動乞俯念該監原供內廷經費而國計艱難至等萬

分難措將老庫銀准與開銷其未完之數及今後典禮通令承運庫辦發若一應軍國需用臣等殫力支撐庶內外均平獲免後患詔老庫銀兩准開銷三十年七月邊餉缺命嚴催積逋至三十八年十一月以軍之餉諭廷臣陳足國長策不得請發內帑四十六年八月遼師乏餉有司請發各省稅銀不報

熹宗天啟六年閏六月命南京守備內官搜括應天各府貯庫銀充殿工兵餉　諭工部都察院曰殿工肇興所費宏鉅今雖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項價銀既至二十萬況遼東未復兵餉浩繁若不盡力鉤稽多方清察則大兵必致乏誤而邊疆何日敉寧殊非仰補三朝闕典之懷亦非臣下子來奉上之誼也覽南京操江憲臣范濟世兩疏所陳鑿鑿可據所管應天常州府等處庫貯銀兩前已有旨盡行起解到京之日照數察收似此急公事上之誠足為大小臣工模範使天下有司皆同此心又何憂乎鼎建殷繁軍餉難措哉范濟世所奏奉旨已久其銀何尚未解到即行文速催以濟急用七年正月以財用匱乏分遣內臣總理稽覈各處倉庫實數太監涂文輔總督太倉銀庫節慎庫崔文昇李明道總督漕運河道覈京師通州諸倉

莊烈帝崇禎元年五月兵部尚書王在晉奏請發餉以內帑無厚積不聽帝因近發帑金五十萬請帑非所樂聞而在晉請餉卹戶部之急頗不釋閣臣亦力為言之終以內帑空乏惟命諸臣嚴催外解而已六月給事中顏繼祖以缺餉請令百官捐俸帝曰百官祿入不多若令捐助勢必取償於外何以養廉亦不聽四年九月命內臣監理糧餉王應朝鄧希詔等監視關寧薊鎮兵糧及各邊撫賞張彝憲總領戶工二部錢糧給事中宋可久等相繼諫不聽至十一月太監李奇茂監視陝西茶馬呂直監視登島兵糧海禁羣臣合疏諫亦不聽六年六月太監高起潛監視寧鎮兵餉八年四月給事中何楷上節財大端疏時戶部奏報兩餉出入數舊餉歲入四百二十三萬九千兩有奇歲出四百二十九萬三千兩有奇新餉歲入八百五十七萬三千兩有奇歲出七百八十六萬兩有奇合而計之該存剩銀六十五萬九千兩有奇而頻年徵調轉輸絡繹以及留者蠲者逋者緩者在在見告是歲缺額遂至二百三十餘萬兩楷因言裁軍冗兵坐食無用亟想變計實節之大者又言海內民力竭矣祖宗朝歲入京師者未滿四百萬今且一千二百餘萬尚可以用度不足更責輸將於百姓乎惟軫念民窮深懷國恤作何節財之法庶可蠲除而

應緩急耳九年七月諭廷臣助餉至十六年十月命有司以贖鍰充餉十七年正月大學士李建泰自請措餉治兵討賊許之

國用類二

節用

皇朝通考　崇德元年　諭羣臣曰國家崇尚節儉毋事浮華凡鞍轡等物不許以金為飾雖家不少藏金止許造盤盂匕箸蓋此等之類或有遺之尚可毀為他用若以之塗飾則零星耗折豈能復取而用之今後著永行禁止至於陣獲緞帛用之亦當節儉勿以獲取之易奢費無度而忘其紡織之勞也

順治八年　諭各處織造所以供朝廷御服賞賚之用勢不可廢但江甯蘇州杭州已有專設官員又差滿洲官并烏林人役督催不但往來糜費抑且騷擾驛遞朕心深為不忍嗣後著停止差催陝西織造絨褐粧蟒殊屬無謂至買辦皮張之處亦屬煩擾著一併停止時江西進額造龍碗奉　旨朕方思節用與民休息燒造龍碗自江西解京動用人夫苦累驛遞以後永行停止

十一年　諭工部江甯蘇杭等處地方連年水旱小民困苦已極議賑則勢難周屢蠲又恐國用不足朕用是惻然於中念織造衙門原供御服賞賚之用前此未能俱罷近聞甚為民累夫民既苦賦稅又苦織役何由得安民既不安朕豈忍被服美麗不為之所乎嗣後織造除祝帛誥勅等項著巡撫布政織解外其餘暫停二年爾部　即行傳諭

康熙二十九年大學士等奏曰前者　皇上以前宮殿樓亭門名開載一摺并　慈甯宮　甯壽宮乾清宮及老媼數目孩子發出令臣等觀看並鈔錄存貯衙門又奉　諭旨朕以天旱欲省減宮人及所用器物詳加查察因自來未嘗有餘故不能再減爾等將故明宮中所用銀兩及金花鋪墊銀兩數目亦為察閱臣等查故明宮內每年用金花銀共九十六萬九千四百餘兩今悉已充餉又查故明光祿寺每年送內所用各項錢糧二十四萬餘兩今每年止用三萬餘兩每年木柴二千六百八十六萬餘斤今止用六七八萬斤每年用紅螺等炭共一千二百八萬餘斤今止用百萬餘斤各宮牀帳輿轎花毯等項每年共用銀二萬八千二百餘兩今俱不用又查

故明宮殿樓亭門名共七百八十六座今以　本朝宮殿數目較之不及前明十分之三至故明各宮殿九層基址墻垣俱用臨清甎木料俱用楠木今　禁中修造房屋出於斷不可已非但基址未嘗用臨清甎凡一切墻垣俱用尋常甎料所用木植亦惟松木而已臣等以所查各條并　皇上發下摺子合九卿詹事科道官員徧觀諸臣皆曰我　皇上百凡撙節儉約臣等向所共知但未能詳悉今覩事事減省至矣極矣

四十五年　諭戶部國家錢糧理當節省否則必致經費不敷每年有正額蠲免有河工費用必能大加節省方有裨益前光祿寺一年用銀一百萬兩今止用十萬兩工部一年用二百萬兩今止用二三十萬兩必如此然後可謂之節省也

四十九年　諭大學士曰明季事蹟卿等所知往往皆紙上陳言萬歷以後所用內監有在御前服役者故朕知之獨詳明朝費用甚奢興作亦廣一日之費可抵今一年之用其宮中脂粉錢四十萬兩供應銀數百萬兩至世祖皇帝登極始悉除之紫禁城內砌地甎橫豎七層一切工作俱派民間今則器用樸素工作皆現錢雇覓明季宮女至九千人內監至十萬人飯食不能徧及日有餓死者今則宮中不過四五百人而已明季宮中用馬口柴紅螺炭以數千萬斤計俱取諸昌平等州縣今此柴僅　天壇焚燎用之爾等亦知所謂馬口柴乎大學士等奏曰不但不知亦所未聞　上曰其柴約長三四尺淨白無點黑兩端刻兩口故謂馬口柴又明季所行多迂闊可笑建極殿後階石厚數丈方整一塊其費不貲採買搬運至京不能舁入午門運石太監參奏此石不肯入午門乃命將石綑打六十御棍崇禎嘗學乘馬兩人執轡兩人奉鐙兩人扶鞦甫乘輒已墜馬乃責馬四十發苦驛當差馬猶有知識石何所知如此舉動豈不發噱總由生於深宮長於阿保之手不知人情物理故也

雍正四年戶部奏言　恩詔內賞各直省七十以上至百歲以上老民老婦共一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二十五名　上諭曰此皆由我　皇考聖祖皇帝六十餘年深仁厚澤休養生息所以期頤耋耄之人至數百餘萬之多但生齒日盛食指繁多則謀生之計不可不講爾等百姓當重農桑以順天時勤開墾以盡地利務本業以戒游惰謹蓋藏以裕久遠而且節省食用愛惜物力毋縱奢侈毋競紛華毋任意靡費以耗有用之財毋但須之

前而忘經久之計朕以勤儉先天下宮禁之中於食餘之物皆不忍棄必令人檢取收貯之數年以來所貯米粟已至數十石之多朕臨御萬方尚多方撙節愛養以爲加惠元元之本爾等小民安可縱口腹之所欲而忘物力之艱難乎爾等誠能體朕諄諄訓諭之意敦善行則心體安務本計則俯仰足惜財用則家室裕人心和樂風俗湻美同爲壽考之人長享昇平之福豈非朕之所厚望哉著該部將朕此旨轉發直省督撫通行所屬郡邑鄉村咸使聞知

五年　諭管理旗務諸王滿洲文武大臣等自古人生以節儉爲本葢節儉則不至於困窮糜費則必至於凍餒此理所必然者也本朝滿洲素性湻樸凡遇出兵行圍俱係自備並無違誤而生計各足近來滿洲等不善謀生惟恃錢糧度日不知節儉妄事奢靡朕屢曾降旨諄諄訓諭但兵丁等相染成風仍未改其糜費之習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賣房產者即如每飯必欲食肉將一月所得錢糧不過多食肉數次即罄盡矣又將每季米石不思存貯備用違背禁令以賤價盡行糶賣沽酒市肉恣用無餘以致闔家匱乏凍餒交迫尚自誇張謂我從前曾食美物服鮮衣並不悔悟所以致此困窮者乃以美食鮮衣之故也今漢人謀生尚知節儉殷實之家每日肉食者甚少其貧乏之人孳孳謀食僅堪餬口若滿洲等果能節儉將每月所得錢糧少使留餘則日久習成生計自裕產業可立矣或有不肖之輩不守本分妄行糜費既至貧乏惟希恩賞從前

皇考軫念兵丁効力行間致有債負曾發帑金五百四十一萬五千餘兩一家獲賞俱至數百如此厚賚未聞兵丁等置有產業生計滋益者悉由妄用於衣食徒令貿易之人得利一二年間蕩然無餘心愈奢侈而生計較前更加窘乏其後又發帑金六百五十五萬四千餘兩賞賜兵丁人等亦如從前立時費盡朕自即位以來除特行賞賜外賞給兵丁一月錢糧者數次每次所賞需銀三十五六萬兩此銀一入兵丁之手亦不過妄用於飲食不及十日悉爲烏有亦何裨益且庫帑俱係國家之正項天下百姓之膏脂豈可無故濫行賞賚以累百萬之帑項徒供伊等數日口腹之費乎若不將惡習改除朕即有施恩之意亦不可舉行兵丁等果將朕訓諭之意曉然明晰實心遵行痛改妄行糜費之習朕加恩賞賜衆亦可得永遠均沾至生計各遂之時始知朕所以愛養滿洲之恩爲至深且切也王大臣等亦宜各從儉約以爲下人之表率行之既久自可挽此惡

習滿洲乃國家根本朕知之既深豈有不教之理朕自即位以來衆人有謂朕爲太嚴者由朕欲衆人痛改惡習進於善良恐其奢靡使知儉約凡朕意慮所及之處悉申禁令而不肖匪類不得肆行其意或妄加議論如朕曾有禁酗酒禁止賭博赴園館鬬鷄及鵪鶉蟋蟀雇人當差放印子銀兩典錢糧米石用黃銅器皿等諭旨悉爲兵丁等身家計也如此訓誨不已衆人咸應體朕苦衷且此等訓誡咸係 皇考從前禁止之事並非創始於朕但當時之臣工未能實意奉行是以一應惡習未得盡改今王大臣官員內仰體朕旨加意奉行者不過十居其五大半未愜朕懷而無知之人遂論以爲過嚴如欲使若輩稱爲寬仁之主何難之有但不知約束任其種種糜費則不但坐視滿洲等漸流至於不得衣食毫無顏面即以國家全力養贍伊等亦且不能給足朕意實有所不忍勢亦必不可也爾等其仰副朕意各將所屬官兵及閒散人等剖析情理不時詳加訓誡

是年又 諭前織造等衙門貢獻物件其所進御用繡線龍袍曾至九件之多又見燈幃之上有加以綵繡爲飾者朕心實爲不悅比即切加戒諭近因端陽佳節外間所進香囊宮扇等件中有粧飾華麗雕刻精工甚至於有繡扇者此皆糜費於無益之地開風俗奢侈之端朕所深惡而不取也外省諸臣凡有進獻方物土宜朕留於宮中服用者所需實不多每隨便頒賜諸王內外大臣等所以推廣恩澤也如黃龍繡緞之類既不可以頒賜諸王大臣不過收貯於宮中耳其餘華燦之物在朕用之心中尚覺不安若賜諸王大臣在伊等亦覺非分豈非糜費於無益之地乎況朕素性實不喜華靡一切器具惟以雅潔適用爲貴此朕撙節愛惜之心本出於自然並非勉強數十年如一日者凡外臣進獻惟應量加工價異於市肆之物即可見諸臣恭敬之忱何必過於工巧而後見其誠悃乎工匠造物之情喜新好異無所底止見一靡麗之式樣初則競相慕倣後必出奇鬬勝以相誇此雕文纂組之風古人所以斥爲奇衺豈可導使爲之而不防其漸乎蓋治天下之道莫要於厚風俗而厚風俗之道必當崇儉而去奢若諸臣進獻之物以奢爲尚又何以訓民間之儉約乎朕觀四民之業士之外農爲最貴凡士工商賈皆賴食於農以故農爲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今若於器用服玩之物爭尚巧華必將多用工匠以爲之市肆之人多一工作之人即田畝之中少一耕稼之人此逐末之所以見輕於古人也且愚民見工匠之利多於力田必羣趨而爲工

羣趨爲工則物之製造者必多物多則售賣不易必至壅滯而價賤是逐利之人多不但有害於農而並有害於工也小民舍輕利而就重利故逐末易而務本難苟爲官者遽然繩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願而勢有所難行惟平日留心時刻勸導使小民知本業之爲貴又復訓飭閭閻崇尚樸實工作之間不爲華巧如此日積月累遂成風俗雖不必使爲工者盡歸於農然可免爲農者相率而趨於工矣至於士人所業在乎讀書明理以爲世用故居四民之首然父兄之教子弟亦當觀其才質如何若果聰悟恂謹可望有成則當使之就學而爲士若愚濁中下之資讀書難通卽當早令改業歸農使之盡力於南畝以爲仰事俯畜之資誠恐讀書不成又粗識數字曠廢閒游必至非分妄爲越禮犯法是浮慕讀書之名而不得其道其傷農而害本者爲尤甚亦不可不知戒也朕深揆人情物理之源知奢儉一端關係民生風俗者至大故欲中外臣民黜奢崇儉禁末專力於本人人自厚其生自正其德則天下共享太平之樂矣昔人云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不知奢者取用少而費力多儉者取用多而費力少則由奢入儉乃人人行之甚便者不可謂難也中外臣民其深體朕意朕自身體力行諸王內外大臣文武官弁與鄉紳富戶當欽遵朕諭其共勉之

乾隆元年　諭八旗爲國家根本從前敦崇儉樸習尚淳龐風俗最爲近古迨承平日久漸卽侈靡且生齒日繁不務本計但知坐耗財求罔思節儉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稅卽不守本分恣意花消虧竭國帑及至干犯法紀身罹罪戾又復貽累親戚波及朋儕牽連困頓而兵丁閒散人等惟知鮮衣美食蕩費貲財相習成風全不知悔旗人之貧乏率由於此朕卽位以來軫念伊等生計艱難頻頒賞賚優恤備至其虧空錢糧已令該部查奏寬免入官之墳塋地畝已令查明給還因獲罪革退之世職亦令查明請旨似此疊沛恩施者無非欲令其家給人足返樸還淳共享昇平之福也見在日與王大臣等籌畫久長生計次第舉行惟是曠典不可數邀亦不可常恃而旗人等業國家教養之厚澤不可不深思猛省自爲室家之謀卽如喜喪之事原有恩賞銀兩自應稱家有無酌量經理乃無知之人止圖粉飾虛文過爲糜費或過父母大故其意以爲因父母之事卽過費亦所不惜不知蕩盡家產子孫無以存活伊等父母之心其能安乎否乎他如此等陋習不可悉數在己不知節省但希冀朝廷格外之賞賚以供其揮霍

濟其窮困有是理乎嗣後務期恪遵典制謹身節用勿事浮華勿躭游情交相戒勉惟儉惟勤庶幾人人得所永遠充裕可免窘乏之虞況旗員內之老成謹慎者可望擢用外任上爲國家効力辦公下亦可得俸祿養廉以贍給家口儻伊等不知痛改前非仍蹈覆轍驕奢侈靡虧帑誤公則是伊等下愚不移自取罪戾不惟恩所不施且爲法所不貸朕必仍前按律懲治不少姑息且朕今日所寬者即向日虧空官帑驕奢自恣之人也若不痛自改省謹遵法紀則將來不於伊身必於伊等之子孫又復罹追比之苦矣又何樂於目前數日之花費乎凡朕之所以諄諄訓誡者總爲伊等豫謀久遠生計八旗大臣等可通行曉諭官兵人等其各敬聽朕言熟思審計以無負朕之期望又

諭厚生之道在於務本而節用節用之道在於崇實而去華朕聞晉豫民俗多從儉樸而戶有蓋藏惟江蘇兩浙之地俗尚侈靡往往家無斗儲而被服必極華鮮飲食靡甘澹泊兼之井里之間茶坊酒肆星列碁置少年無知遊蕩失業彼處地狹民稠方以衣食難充爲慮何堪習俗如此民生安得不愈艱難朕軫念黎元期其富庶已將歷年各項積欠盡數蠲除小民乘此手足寬然之時正當各勤職業倘樸去奢以防匱乏豈可習於侈靡轉相倣効日甚一日積爲風俗之憂也地方大吏及守令有臨民之責者皆當徧行化導宣朕德音縉紳之家尤宜躬行節儉以率先之布帛可安不必文綺也粗糲可食不必珍羞也物力可惜毋滋浪費終身宜計毋快目前以儉素相先以撙節相尚必能漸返淳樸改去積習庶幾唐魏之風焉又聞吳下風俗篤信師巫病不求醫惟勤禱賽中產以下每致破家病者未必獲痊生者已至坐困愚民習而不悔尤屬可憫地方官亦當曲加訓誨告以淫祀無福嚴禁師巫勿令蠱惑亦保民之一端也凡此皆不用嚴峻迫切立法繁苛反致擾民惟誠心訓諭漸以歲月自應遷善而不自知朕保民念切不憚諄切言之官吏士民其皆敬聽勿忽

十六年　皇上南巡　諭朕命駕時巡周覽風俗觀民察吏惟日兢兢吳越尤素所廑念也粤自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巡幸東南先後六舉歷今四十餘年盛典昭垂衢謠在耳頌者入境以來白叟黃童扶攜恐後就瞻愛戴誠意可嘉朕已疊沛恩膏廣敷渥澤惟念大江南北土沃人稠重以百年休養戶口益增習俗所趨蓋藏未裕紛華靡麗之意多而樸茂之風轉有未逮夫去奢崇實固閭閻計之常經而因時訓俗以宣風而布化則官茲土者

之責也其尚厲乃實心以行實政無忝教養斯民之任凡茲士庶更宜各敦本業力屏浮華以節儉留其有餘以勤勞補其不足時時思物力之維艱事事惟侈靡之是戒將見康阜之盛益臻父老子弟共享昇平之福朕清蹕所至有厚望焉

二十四年　諭日各鹽政織造等夏節貢物以備賞賚之需雖行之已久但適來絺繡太求精巧既害女紅長此焉窮非朕敦尚樸素之意也甚至華藻被於葛褥天中五日以外無所用之迎涼適清亦不宜於憩息也其禁之

二十七年　皇上南巡　諭朕奉　皇太后安輿涖茲南服所以省方觀民勤求治理其各處舊有行宮清蹕所駐爲期不過數日但須掃除潔淨以供憩宿足矣固無取乎靡麗適觀也而名山勝蹟尤以存其舊規爲得自然之趣從前屢降諭旨至爲明斷乃今日渡淮而南凡所經過悉多重加修建曾存競勝卽如浙江之龍井山水自佳又何必更興土木雖成事不說而似此踵事增華伊於何底轉非朕稽古時巡本意且河工海塘爲東南民生攸繫朕廑懷宵旰時切紆籌地方大吏果加意修防永資捍禦則茲之親臨閱視其欣慰當何如者而田疇豐潤井里恬熙卽所以博朕愜覽不在彼而在此也嗣後每屆巡幸之年江浙各處行宮及名勝處所均毋容再事增華徒資靡費卽圬墁裱飾不至年久剝落亦可悉仍其舊此實不僅爲愛惜物力起見也該督撫等其各善體朕諭敬相遵守又　諭朕巡幸所至凡地方豫備一切飾觀之具殊覺繁俗已屢降旨概行斥禁因念回鑾直隸時節令適近端陽恐地方官不無點綴節景或於　趙北口有備供龍舟之事著方觀承先期實力飭禁毋得稍踵靡文以副朕意

三十五年　皇上巡幸天津奉　諭朕因淀神祠工落成親詣瞻禮并恭奉　皇太后安輿巡幸天津地方官於淀祠旁及左格莊二處添建行宮工作未免煩費雖伊等義效尊親朕實不欲其過耗物力著將此二處行宮各賞銀二萬兩於鹽課應解內務府銀兩項下撥給並諭嗣後毋得稍有增飾及新建行宮以副朕體恤崇樸至意

又　諭今歲巡幸天津山東撫臣富明安以明歲恭逢　皇太后八旬萬壽奏請登嶽祝　釐朕亦以闕里久未臨謁便道往莅來年巡蹕所至非但畿甸境內不宜復事繁文卽東省入疆以後亦不當綴景增華致滋

靡費朕省方問俗念切觀民惟以閭里恬熙羣情愛戴為樂若備陳彩飾炫燿川途不足美觀而徒耗物力實所不取該督撫其善體恪遵毋違朕命

三十六年　皇上東巡奉　諭今日至寶稼營登舟見所設水營外圍席牆概行冪以黃布甚屬非是向來巡幸所經水程營盤外牆率以葦席代之今乃於葦席之外復加布襲且高逾數仞儼如大牆其意何取布疋為小民被服所需豈宜妄為耗費若留此布為貧民襦袴之用貧衣被者不知凡幾顧置有用為無用使不知者幾擬於土木被文繡詎朕省方觀民之意前途有似此者著即撤去所有布疋聽民間買用庶不至成棄物山東毗連直隸恐亦聞風效尤並著速行除撤此次巡幸山東所重在問民疾苦嘉惠羣黎實不欲絲毫耗及閭閻物力猶恐地方大吏踵事增華屢經諄諭一切務從儉約毋飾浮靡不啻三令五申楊廷璋何竟不知仰體朕意著傳旨申飭并將此通諭知之

又　諭前於寶稼營登舟見所備水營外圍席牆冪以黃布又添設坐落板房均為過當布疋為民間衣被所需詎宜妄費因即令沿途概行撤去而板房則成工難於遽毀然每日駐蹕閱之輒為不懌夫水營不過為艤舟一宿而設從前四巡江浙及年來再莅天津規制未嘗增易朕甚安之亦眾所共知者何今次獨藉此板屋數楹為憩息乎且又位置廊軒增華飾美心益增厭是以所至之地竟有不登岸寓目者搆此何為朕巡幸所經供頓儲備絲毫不欲累及官民每一水營准令開銷數千金俾之承辦寬裕今乃不知撙節轉事此無益之耗費實所不取嗣後或有安設水營悉遵舊規不得稍有點綴致干咎戾此次著賞給鹽庫銀一萬兩以償其費並為明白宣諭使知朕禁奢崇實之至意

四十一年　皇上東巡奉　諭此次巡蹕所經直隸山東兩省每日俱有戲臺承應甚或間以排當殊屬無謂朕啟鑾前再三申諭勿務繁文而地方官總不能實心仰體朕於道旁老幼扶攜瞻覲每顧而樂之至於沿途點綴飾為巷舞衢歌之象從未嘗攬轡停輿一為聽覽亦何必為此無益之煩費乎前次　恭奉　皇太后巡幸江浙臚歡祝　釐所至或綴陳燈綵音樂以奉　慈娛因兩淮蘇杭地本殷阜且俗尚如斯遂爾不加

斥禁然亦初不以爲美觀若北方風氣渾樸豈可效其所爲又從而踵事增華乎朕行事期爲天下後世法方今
綱紀肅清朕巡省周咨並不以遊觀爲事諄諭諄諄督撫等尙且不能深喻朕意我子孫若能恪守朕訓庶不致
爲奢靡所移設或稍不自持略涉流連遊覽督撫因而曲意逢迎其流弊伊於何底此於國運人心所繫甚鉅可
不共知儆懼乎將此通諭知之

四十五年正月　皇上南巡　諭曰朕因東南黎　庶望幸情殷爰舉舊章五巡江浙所以省方觀民勤求治
理清蹕所經各處舊有行宮祇令掃除潔淨以供頓宿毋得踵事增華致滋糜費屢經降旨諄切曉諭封疆大臣
自能仰體朕心遵旨辦理第念直省行館近京數程屢經駐蹕即均增飾爲費尙屬無多其自山東以至江浙
所有行宮則自乙酉南巡至今未經臨蒞閱時既久不免黝舊剝落地方官修理葺治不無所費且山東江蘇二
省俱有添建座落此項用度聞各省俱係捐廉辦理在地方大吏養廉豐厚分年卸捐以抒忱悃尙屬可行況朕
又復加恩賞給庫銀用示體恤伊等辦理儘足敷用若更因此派累閭閻致滋苛擾則斷不可且非朕念切民依
行慶施惠之至意也第恐不肖有司或有借辦差爲名暗中科歛而窮鄉僻壤未及周知亦有幫貼差費者一經
察出必將該督撫等重治其罪以昭警戒其各凜遵朕旨愼勿自干嚴譴也將此通諭知之

又　諭朕清蹕時巡臨莅江浙原因廑念河工海塘親臨閱視兼以省方問俗順時行慶非爲游觀計也前屢
經降旨所有經過地方止須掃除蹕路一切供頓毋庸踵事增華今浙省仍有添建屋宇點綴燈彩之事兼多華
縟未免徒滋繁費朕心實所不取三寶王亶望均著傳旨申飭嗣後如再有似此過費者朕必加以嚴譴不能寬
貸也

又　諭朕自三十年南巡以後迄今十有五年東南士俗民風易趨華靡每勗督撫大吏諄諄化導務期反樸
還淳以臻郅治乃自啟蹕以來所過直隸江南一切行營供頓不過就舊有規模略加修葺辦理尙爲妥協而從
事浮華山東已開其端至浙江爲尤甚朕心深所不取現在陶莊及海塘各工經朕親臨指示將來工程完竣朕
自當再行親莅閱視恐後任督撫見此次所辦差務已多粉飾未免踵事增華從而加甚勢將伊於何底著再通飭

各督撫以後務宜黜奢崇儉於地方諸大政實心經理毋得徒事繁華致滋浮費以稱朕惠愛東南黎庶之至意

又 諭朕於明春二月二十二日啟鑾巡幸五臺蹕路所經已降旨止就舊有行宮量加修葺無許再行添建
該督撫務宜妥協辦理不得踵事增華致滋靡費以副朕省方觀民之至意

四十九年正月辛 旨於乾隆四十九年正月諏吉啟鑾祗謁 孔林巡幸江浙順道親閱河工海塘所有各處
行宮座落俱就舊有規模略加葺治毋得踵事增華致滋繁費 御製南巡記 舉大事者有宜速而莫遲有宜
遲而莫速於宜速而遲必昧幾以無成於宜遲而速必草就以不達能合其宜者其惟敬與明乎敬者 天
明者明理敬 天斯能愛民明理斯能體物千古不易之理也予臨御五十年凡舉二大事一曰西師一曰南
巡西師之事所爲宜速而莫遲者幸賴 天恩有成二十餘年疆宇晏安茲不絮言若夫南巡之事則所爲宜
遲而莫速者我 皇祖六度南巡予藐躬敬以法之茲六度之典幸成亦不可以無言我 皇祖蕩蕩難
名予藐躬瞠乎景仰述且弗能作於何有然而宜遲莫速之義則不可不明示予意也蓋南巡之典始行於十六年
辛未是即遲也南巡之事莫大於河工而辛未丁丑兩度不過敕河臣慎守修防無多指示亦所謂遲也至於壬午
始有定清口水誌之諭丙申乃有改遷陶莊河流之爲庚子遂有改築浙江石塘之工今甲辰更有接築浙江石塘
之諭至於高堰之增卑易磚徐州之接築石隄並山無不籌度咨諏得宜而後行是皆遲之又遲不敢欲速之爲夫
臣之事君其有知不可而強諍者鮮矣河工關係民命未深知而謬定之庸碌者惟遵旨而謬行之其害可勝言哉
故余之遲之又遲者以此而深懼予之子孫自以爲是而後之司河者之隨聲附和而且牟利其間也與其有聚斂
之臣甯有盜臣在他事則可在河工則不可河工而牟利宣洩必不合宜修防必不堅固一有疎虞民命繫焉此而
不慎可乎然而爲君者一二日萬幾胥待躬親臨勘而後剔其弊日不暇給焉則仍應於敬 天明理根本處
求之思過半矣予之舉兩大事而皆幸以有成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若夫察吏安民行慶施惠羣臣所頌以爲亟
美者皆人君本分之應爲所謂有孚惠心勿問元吉予嘗以此自勗也至於克己無欲以身率先千乘萬騎雖非扈
蹕所能減而體大役衆俾皆循法而不擾民亦亟其難矣斯必有提其綱而挈其要然後可以行無事而胥得宜實

總不出敬明兩字而已故茲六度之巡撫諸皇子以來侍衛予躬之如何無欲也祗扈蹕諸臣以至僕役之如何守法也視地方大小吏之如何奉公也覩各省民人之如何瞻覲親近也一有不如此未可言南巡而西師之事更不必言矣敬告後人以明余志

庫藏

內府六庫屬廣儲司初設御用監順治十六年改御用監為廣儲司十八年分設銀庫緞庫皮庫衣庫康熙二十八年增設茶庫磁庫　銀庫掌金銀錢珠玉寶石及金銀玉器之屬　緞庫掌各色緞綢紗綾羅絹布及綿棉花之屬　皮庫掌各色獸皮鳥羽緞紗呢氊絨褐象牙犀角涼蓆之屬　衣庫掌朝祭冠服冬夏衣服之屬　茶庫掌茶人參香紙顏料絨線縧纓之屬　磁庫掌磁銅錫器之屬

戶部三庫曰銀庫在戶部曰緞疋庫在東華門外曰顏料庫在西華門外　朝廷經費及物之待給者取諸三庫所司籍其數移戶部部稽其籍相符乃牒諸掌庫官掌庫官受其牒而書之頒之承用之府覈實而發之　銀庫為天下財賦總匯各省歲輸田賦漕賦鹽課關稅雜賦除存留本省支用外凡起運至京者咸入焉寶泉局鑄錢亦貯庫以待度支　緞疋庫各省所輸綢緞絹布絲綿線麻之屬咸入焉其輸自江甯蘇州杭州三織造者由部酌庫中應需之物于前一年八月移江浙布政使司轉行各織造限次年八月備供　顏料庫各省所輸銅鐵鉛錫硃砂黃丹沈香降香黃茶白蠟黃蠟桐油并花梨紫榆等木咸入焉

盛京戶部銀庫收貯金銀幣帛顏料諸物供用　三陵祭祀及東三省官兵俸餉并各賞賚之用歲由京戶部豫疏請撥由戶部劄庫發給委官運往貯庫按期分發次年入冊奏銷　盛京吉林齊齊哈爾各將軍庫寧古塔伯都訥三姓拉林黑龍江墨爾根各副都統庫呼蘭城守尉庫各貯官兵俸餉及雜稅官莊糶賣糧價每歲冊報察覈

直省布政使司庫為一省財賦總匯各州縣歲徵田賦雜賦除存留支用外餘悉輸布政使司庫庫設大使一人閒設副使一人司啟閉掌平衡布政使稽收支出納之數彙冊申巡撫達戶部察覈　按察司庫貯贓罰銀錢歲

輸刑部為公用　隄儲道督糧道庫均貯漕賦銀由州縣徵輸糧道　庫庫設大使一人糧道掌稽出納歲具冊申漕運總督達戶部察覈　驛道庫貯驛站夫馬工料河庫道庫貯河餉兵備道庫貯兵餉或由布政使司照數移送或由部撥隣省運往貯用各道掌稽出納歲具冊申督撫河道總督分咨戶兵工三部察覈　鹽運使司鹽法道庫均貯鹽課凡場大使之徵解商人之輸納咸入焉設庫大使一人鹽運使鹽法道掌稽出納歲具冊申鹽政管鹽督撫達戶部察覈　各稅務由部差者有監督庫貯關鈔分四季輸部如道府廳州縣官兼理者即貯兼理官庫歲終輸戶部覈收地居衝要之分巡道庫府庫直隸州庫及分駐苗疆之同知通判庫均量地方大小距省遠近酌撥司庫銀分貯各庫備用歲由布政使司入春秋季報冊達戶部察覈　州縣衛所庫貯本色正雜賦銀存留者照數坐支輸運勿論布政使司庫按催徵限期具完欠數目冊隨時申報司撫入奏銷考成

用額

京師經費之額田賦由直省布政使司漕賦由糧道鹽課由鹽政關稅由監督各輸之戶部戶部受而頒之受藏之府以待邦國之用歲終則會之　王公百官俸銀九十三萬八千七百兩兵餉五百三萬三千四十五兩各有奇餉錢一百餘萬千　盛京熱河圍場　東陵　泰陵各官兵俸餉一百三十至一百六十餘萬兩不等　外藩王公俸銀十二萬八千兩有奇　內閣等處飯銀萬八千三百兩有奇　吏部禮部養廉銀萬五千兩　京官公費飯食錢十一萬千有奇　八溝塔子溝收稅官路費一千六十二兩　內務府工部太常寺光祿寺理藩院備用銀五十六萬兩　內務府備用錢五千千　兵部館所錢糧四千一百八十兩　刑部　頒犒銀六千兩　國子監膏火銀六千兩　欽天監時憲書銀四百九十八兩九分遇閏加銀十八兩一錢二分　寶泉寶源局料銀十萬七千六百七十一兩二錢遇閏加銀五千八百四十六兩四錢　在京各衙門胥役工食錢糧銀八萬三千三百二十兩有奇　內務府牽駝人米折銀三千四十一兩有奇　五城棲流所備賑銀二百兩　孤貧口糧錢二千九百三十千有奇　內務府上駟院奉宸苑兵部工部理藩院太僕寺四譯館犧牲所三營各房各衙牧放銀八萬三千五百六十兩有奇　外藩蒙古朝鮮入貢　賞銀約萬兩

直省經費之額各省州縣田賦除輸布政使司轉輸戶部外存庫以待經費者是曰存留由州縣具數申布政使司轉申督撫達戶部其有賦入不敷本省經費者由戶部於隣省撥濟撥濟先儘近省再儘次近如山西河南以甘肅陝西爲近直隸山東爲次近江西湖廣以四川雲貴爲近浙江爲次近　直隸四十八萬七千五百六十七兩八錢四分有奇

盛京萬五千六百五十四兩三錢八分七釐七毫有奇　山東六十二萬七千一百五十兩七錢八分五釐有奇

山西四十四萬八千九百五十一兩六錢九分五釐有奇　河南五十八萬二千二百四十一兩五錢九分有奇

江蘇一百二十四萬五千五百三十八兩有奇　安徽四十五萬八千五十三兩有奇　江西四十三萬五千九百十二兩五錢五分三釐三毫有奇　福建二十一萬一千一百二十兩一錢八絲八毫有奇　浙江十六萬九千五十九兩二分八釐六毫有奇　湖北三十五萬八百四兩有奇　湖南二十九萬一千四百六十七兩七錢九分有奇　西安二十五萬二千五百四十六兩九錢四分五釐有奇　甘肅九萬三千九十六兩八錢九釐二毫有奇

四川十六萬七千二百二十兩二錢有奇　廣東四十一萬六千五百四十二兩有奇　廣西九萬四千九百四十五兩五錢五分四釐六毫有奇　雲南四萬三千七百八十四兩二錢九分六釐有奇　貴州萬六千九百六十三兩一錢七分六釐有奇

直省備用之額

雍正五年以各省經費外或多需用令督撫歲於春秋二撥時酌留若干封貯司庫是爲留貯遇用豫期疏　聞擅動者論　直隸附近　京師無庸留貯江蘇安徽江西浙江湖南甘肅四川廣西貴州均留貯銀三十萬兩福建三十萬四百七十兩有奇雲南二十萬三千三百四十兩有奇　山西河南湖北西安廣東均二十萬兩山東十萬兩各府州縣備用之額

雍正七年　諭撥戶部銀二萬兩分給大興宛平二縣以備需用八年援宛大之例凡供軍需及繁劇之州縣亦各撥銀貯庫備用是爲分貯

雍正八年定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廣西各十五萬兩江蘇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廣東各十萬兩福建雲南貴州各二十萬兩西安甘肅四川各三十萬兩均分貯府庫直隸州庫至乾隆五年增定直隸分貯道庫十一萬兩山西分貯各府四萬兩河南分貯各府州二萬兩江蘇分貯府庫二萬兩道庫運使庫六萬兩安徽分貯府庫五萬兩江西分貯府庫三萬兩福建浙江湖南廣東仍如原數各分貯府州庫湖北分貯府州庫五萬兩陝西分貯府州庫十萬兩甘肅分貯府州庫二十二萬兩四川分貯府州庫敘永松潘同知庫二十萬七千兩廣西分貯府庫六萬六千兩雲南分貯府庫一萬八千兩貴州分貯道庫台拱八塞同知庫都江丹江清江通判庫三萬六千兩其各省所餘原貯銀兩及山東原分貯銀十五萬兩均歸入該省司庫開造酌留項下封貯備用

會計

崇德三年都察院承政祖可法等言戶部掌司錢穀職任匪輕應立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文簿年終令公明官稽察從之

順治元年順天巡撫柳寅東言解京錢糧頭緒紛雜擾累滋多有一縣正額三十餘兩而起解分四十餘項者有一項錢糧止一兩六七錢而解費至二三十兩者請總計各款四季解府彙解戶部俾免賠累下所司議行

三年定賦役全書

七年以兵餉缺額戶部會議條上裁官汰兵各事宜得旨巡按御史已差未行已行未到者不必前去至裁併監司等官歸併江南學差酌汰無用兵丁皆依議行內庫錢糧工部織造各處抽分江南蘆課及各衙門錢糧額數不多者併已裁衙門錢糧俱歸併戶部管理禮部工部太常寺光祿寺太僕寺國子監等衙門原管錢糧俱著照舊管理自順治五年十二月以前仍著戶部察核完欠明白奏銷六年正月起一年之內著該管衙門照依原冊會同戶部將直隸各省府州縣衛所等衙門完欠數目詳細對察已經完解者著各衙門行催速解奏請支用七年正月以後戶部各衙門各照職掌管理一應催解歲參考成奏銷事宜悉依舊例舉行從前錢糧款項如有遺漏未經報明者姑免追究自今以後必須徹底清察各歸款項倘或隱匿欺朦被人告發審究得實必殺不赦仍行籍没入

口入官家產充告發之賞各處關稅以前缺額者因地方多事曾經奏明俱免追賠各官俱免補考以後不必定額恐有餘者自歸不足者橫徵俟回部之日酌量商賈通塞徵多寡有無擾害地方嚴加考核鹽課內水鄉等項應解者戶部作速催解

十年戶部議裁折各錢糧款目以充國用一山東登萊巡撫宜裁一宣府巡撫宜裁以總督兼理一江甯杭州西安漢中駐防滿洲漢軍兵丁除草料口糧照例支給外每年多支米石應裁一直省應解本色顏料藥材等項除京師無從備辦者仍解本色外餘俱應折銀一工部錢糧除緊急營建外其餘不急工程及修理寺廟等項俱應停罷一戶禮工部製造等庫內監三百九十餘名應留數員餘盡裁革一在外當鋪每年定稅銀五錢其在京當鋪及各鋪宜仍令順天府查照鋪面酌量徵收一總督巡撫家人口糧應裁一州縣修理察院鋪陳家伙等項銀兩應裁一州縣備各上司朔望行香紙燭銀兩應裁一在外各衙門書吏人役每月給工食銀五錢應裁俱從之

十一年撤各省司餉部員

十四年設巡視官察覈光祿寺錢糧并飭戶工兩部於歲終會計勿使入不敷出是年戶部奉 上諭朕惟帝王臨御天下必以國計民生爲首務故禹貢則壤定賦周官體國經野法至備也朕荷 上天付託之重爲民生主凡朕服御膳羞深自約損然而 上帝 宗廟百神之祀軍旅燕饗犒錫之繁以及百官庶役餼廩之給罔不取之民間誠恐有司額外加派豪蠹侵漁中飽茲特命爾部右侍郎王宏祚將各直省每年額定徵收起存總撒實數編列成帙詳稽往牘參酌時宜凡有參差遺漏悉行駁正錢糧則例俱照明萬歷年間其天啟崇禎時加增盡行蠲免地丁則開原額若干除荒若干原額以明萬歷年刊書爲準除荒以覆奉諭旨爲憑地丁清核次開實徵又次開起存起運者部寺倉口種種分晰存留者款項細數事事條明至若九釐銀舊書未載者今增之宗祿銀昔爲存留者今爲起運漕白二糧確依舊額運丁行月必令均平胖襖盔甲昔解本色今俱改折南糧本折昔留南用今抵軍需官員經費定有新規會議裁冗改歸正項本色絹布顏料銀硃銅錫茶蠟等項已改折者照督撫題定價值開列解本色者照刊定價值造入每年督撫再行確查時值題明塡入易知單內照數辦解再有昔未解而

今宜增者昔太宂而今宜裁者俱細加清核條貫井然後有續增地畝錢糧督撫按例彙題造冊報部以憑稽核綱舉目張彙成一編名曰賦役全書頒布天下庶使小民遵茲令式便於輸將官吏奉此章程罔敢苛斂為一代之良法垂萬世之成規其敬承之毋忽

十八年　命禮科稽察光祿寺錢糧

康熙二年工科給事中吳國龍疏言直隸各省解京各項錢糧自順治元年起總歸戶部至七年復令各部寺分管催收以致款項繁多易滋姦弊請自康熙三年為始一應雜項俱稱地丁錢糧作十分考成除每年扣撥兵餉外其餘通解戶部每省造具簡明賦役冊送部查核其易知由單須給民間者盡除別項名色至各部寺衙門應用錢糧年前具題數目次年于戶部支給仍于年終核報下部議行

十七年戶部遵　旨會議各省動用錢糧司道等官須先申詳督撫豫行題明如不申詳題明竟入奏冊請銷者不准銷司道等官革職追賠督撫降四級調用如申詳而督撫不題明擅令動用者司道等官免議督撫照司道例處分惟正在用兵刻不可緩之時一面申請具題一面動用若不具題咨報擅自動用督撫司道各降五級調用所用錢糧令其賠補若司道等官並未申詳而督撫徑為請銷者督撫降二級留任司道等官降五級調用其各省供應大兵俸餉米豆承放官重支不行扣抵承放官降三級調用其失察之司道等官降三級留任督撫降一級留任其重領官匿不自首者革職重領銀米賠還其失察之參領夸蘭大將軍俟回兵之日從重議處綠旗官員亦照此例至各省供應大兵米豆草束價值浮冒開銷等弊經督撫查參照貪官例革職提問如已銷結別經發覺者督撫一併照貪官例治罪從之

二十三年以各省督撫侵欺庫帑戶部無憑察核　諭大學士九卿詳定條例以聞尋議一奏銷錢糧應將存留起運逐項分晰幷報部年月明白造冊或致朦混駁查如有駁回者將該督撫照朦混例處分戶部官不行詳查亦交吏部議處支給各省駐防及綠旗各官兵米豆草束除應折色地方不議外如應支本色儘本省所收支給如有不敷照時價給發如將價值浮折具題者該管官及督撫照例處分一各省採買米豆各項從前[illegible]價值浮多者

有支領並無實據者令該督撫清查定限一年追完如不完承催官及督催之督撫俱照不力例處分 一兵馬錢糧數目有舛錯者應令各省將軍督撫提鎮將各弁印領結狀按季送部核對如有不符照朦混例處分 一直隸各省奏銷錢糧凡有駁查者俱令具題完結不得以咨文塞責議入得 旨本內第一款奏銷駁察事情著照現行例餘依議

二十四年廷臣言賦役頭緒繁多易於溷淆故令修簡明賦役全書止載起運存留漕項河工等切要款目刪去絲秒以下尾數以杜吏胥飛灑苛駁之弊及書成以舊賦役全書遵行年久新書停止頒發至雍正十二年重修則凡額徵地丁錢糧商牙課稅內應支官役俸工驛站料價及應解本折絹布顏料銀硃銅錫茶蠟等款各分晰原額新增開除實在並司府縣衛所總散數目悉以雍正十二年爲準詳細考核纂輯成書又恐越數年後仍有不符定例每十年修輯一次

三十九年 諭工部情弊甚多後凡有修理之處將司官筆帖式俱奏請派出每月支用錢糧分晰細數造冊具奏若三年內有坍塌者著賠修

四十五年 諭著戶工二部將不啟奏用咨文動支大小款項錢糧于月終彙奏

四十八年 諭工部光祿寺每年所用銀兩奏請豫爲儲備赴戶部支領用完復奏一年之內光祿寺用二十餘萬兩工部用四五十萬兩至百萬餘兩不等俱造黃冊奏聞所用數目雖較前略省而動工之處奉委官員於未估計之先即已領銀備用以致浮支肥己之弊不絕嗣後工部光祿寺十五日一次將所委官姓名及支給銀數具摺奏聞又凡督工人員於工竣銷算延挨時日至十年銷算者有之至二十年銷算者有之凡工作物料俱登冊籍何故稽延若此此不過欲從中作弊耳嗣後銷算如有踰年者立即奏聞罷撤

五十二年陝西道御史周祚顯言凡解錢糧物料到部批文呈堂驗明示期兌收不得延踰五日屆期滿漢堂官親臨收兌交典庫官即發回批如有留難包攬勒索等弊即指名題參下部議行

五十九年 聖祖仁皇帝以直隸各省錢糧虧空甚多欲立法清理 諭戶部行文各督撫確議具奏至

是戶部據各督撫覆疏詳定條例

一州縣官徵收錢糧務令隨徵隨解如遲延不解即令該督撫題報報督撫幷報部院衙門題參一令該督撫確官批解錢糧而布政司抵充雜派扣批不發許州縣官申參處如州縣或因知府扶同徇隱以致虧空者即行參革令知府獨賠　查虧空情由項一虧空錢糧果係因公挪用者將該員革職留任勒限獨追還

一州縣官有捏報虧空審明定擬即于本犯名下　賠補限內全完准其開復若至霉爛倉穀現在多出昔者一年限內如數完補亦准開復

一州縣虧空錢糧如有知應令該知府申報部院將督撫布政司等官照徇庇例議府揭報而布政司不即揭報或已揭而督撫不即題參者之例處分著爲定例以上徵解追賠各條既經令處仍令分賠一衛所官員虧空屯衛等項錢糧亦照地丁範已發之後又不竭力補苴應將該督撫嚴加議處責各督撫定擬具題即應責成督撫如虧空未發之先伊等不盡心防分賠

六十一年申　諭各省督撫淸釐虧空是年　世宗憲皇帝御極之初　諭戶部自古惟正之供所以儲軍國之需當治平無事之日必使倉庫充足斯可有備無患　皇考躬行節儉裕國愛民六十餘年以來蠲租賜復殆無虛日休養生息之恩至矣而近日道府州縣虧空錢糧者正復不少揆厥所由或係上司勒索或係自己侵漁豈皆因公挪用　皇考好生如天不忍即正典刑故伊等每恃寬容毫無畏懼恣意虧空動輒盈千累萬督撫明知其弊曲相容隱及至萬難掩飾之時又往往改侵欺爲挪移勒限追補視爲故事而全完者絕少遷延數載但存追比虛名究竟全無著落新任之人上司逼受前任交盤彼旣畏大吏之勢雖有虧空不得不受又因以啟效尤之心又借此挾制上司不得不爲之隱諱任意侵蝕輾轉相因虧空愈甚庫藏全虛一旦地方或有急需不能支應關係匪淺朕深悉此弊本應即行徹底淸查重加懲治但念已成積習姑從寬典除陝西省外限以三年各督撫將所屬錢糧嚴行稽查凡有虧空無論已經參出及未經參出者三年之內務期如數補足毋得苛派民間毋得借端遮飾如限滿不完定行從重治罪三年補完之後若再有虧空者決不寬貸其虧空之項除被上司勒索及因

公挪移者分別處分外其實在侵欺入己者確審具奏即行正法倘或仍循私容隱經朕訪聞得實或被科道糾參將督撫一併從重治罪即如山東藩庫虧空至數十萬雖以俸工補足爲名實不能不取之民間額外加派山東如此他省可知以小民之膏血爲官府之補苴地方得不重困乎既虧空國帑復累民生大負　皇考愛養元元之至意此朕所斷斷不能姑容者前日恩詔中內閣引例開列有豁免虧空一條朕未曾允行誠恐開貪吏儌倖之端而於民間究無裨益也至于署印之官更爲緊要必須愼重簡擇諺云署印如行劫　皇考每言及此未嘗不痛恨之蓋署印之人始而百計鑽營既而視如傳舍故肆意貪婪圖飽慾壑或取媚上官供其索取貽害小民尤非淺鮮其於前任虧空視作泛常接受交盤復轉授新任苟且因循虧空之弊終不得清嗣後如察出此等情弊必將委署之上司與署印之員一併嚴加治罪決不寬貸

雍正元年　諭各省奏銷除地方正項錢糧及軍需之外其餘一應奏銷積弊甚大若無部費雖當用之項冊檔分明亦以本內數字互異或因銀數幾兩不符往來駁詰不准奏銷一有部費即糜費錢糧百萬亦准奏銷或將無關緊要之處駁回以存駁詰之名掩飾耳目咨覆到日旋卽議准內外通同欺盜虛冒此等情弊盡在　皇考睿照之中　聖恩寛大未行深究朕今不得不加整理嗣後一應錢糧奏銷事務無論何部俱著怡親王隆科多大學士白潢左都御史朱軾會同辦理　二年總理事務王大臣九卿科道等議覆山西布政司高成齡條奏提解火耗一疏得　旨高成齡提解火耗一事前朕曾降諭旨令爾等平心靜氣秉公會議今觀爾等所議見識淺小與朕意未合州縣火耗原非應有之項因通省公費及各官養廉有不得不取給於此者朕非不願天下州縣絲毫不取于民而其勢有所不能且歷來火耗皆州縣經收而加派橫徵侵蝕國帑虧空之數不下數百餘萬原其所由州縣徵收火耗分送上司各上司日用之資皆取給於州縣以致耗羨之外種種餽送名色繁多故州縣有所藉口而肆其貪婪上司有所瞻徇而曲爲容隱此從來之積弊所當剔除者也與其州縣存火耗以養上司何如上司撥火耗以養州縣乎爾等奏稱各屬火耗請將分數酌定朕思一省之內州縣有大小錢糧有多寡地廣糧多之州縣火耗已足養廉若行之地小糧少之州縣則不能矣惟火耗不定分數倘地方遇差多事繁之時則酌計可以濟用或是年差少事

節則耗羨即可量減矣又或偶遇不肖有司一時加增而遇清廉自好者自可減除矣若酌定分數則將來竟為成額必致有增無減此火耗分數之不可以酌定者也又奏稱提解火耗將州縣應得之項聽其如數扣存不必解而復撥等語現令州縣徵收錢糧皆百姓自封投櫃其拆封起解時同城官公同驗看耗羨與正項同解分毫不能入己州縣皆知重耗無益于己孰肯額外加徵乎是提解火耗既給上下養廉之資而且留補虧空有益於國計若將州縣應得之數扣存于下勢必額外加增私行巧取浮收應得之數累及小民況解交督撫則顯然有據扣存州縣則難保貪廉此州縣羨餘之不可扣存者也又奏稱巡撫諾岷清勤敏幹布政使高成齡操守亦優應令二人盡心商確先于山西一省照所奏試行之此言尤非也天下事惟有可行與不可行兩端耳如以為可行則可通行于天下如以為不可行則亦不當試之于山西譬如治病漫以醫藥試之鮮有能愈者今以山西為試行之省朕不忍也且天下撫藩豈盡不如諾岷高成齡而謂二人獨能行之乎又奏稱提解火耗非經常可久之道凡立法行政孰可歷久無弊從來有治人無治法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朕謂有治人即有治法法有因時制宜者譬如人有疾病因症投藥病愈即止今提解火耗原一時權宜之計將來虧空清楚府庫充裕有司皆知自好則提解自不必行火耗亦可漸減今爾等所議為國計乎為民生乎不過為州縣起見獨不思州縣有州縣之苦上司亦有上司之苦持論必當公平不可偏向又朝廷之與百姓原屬一體朝廷經費充足民閒偶遇歉收可以施恩賑卹百姓自無不足之虞是清補虧空於國計民生均有益也天下督撫等有如諾岷等不避嫌怨實心任事自能酌量行之通省耗餘絲毫不能隱匿又孰敢此外多取一錢以干罪戾乎朕於臣下期望甚殷即州縣官員亦冀其為皋夔稷契自此各加勉勵勿侵蝕國帑勿貪剝小民各省火耗漸自輕減以至于盡革此朕之願也爾等所奏與朕不合若令再議必遵朕諭議覆准行朕亦不能保其將來無弊否也各省能行者聽其舉行不行者亦不必勉強可將此諭並爾等所議之本交存內閣

是年禁生監抗欠錢糧

三年　諭向來各部院動用錢糧俱係各衙門自行奏銷往往無從稽考朕辦理之初不得不加意經理是

以設立會考府以司察核自雍正元年以來迄今將及三載辦過各部院奏銷錢糧事共五百五十件內駁回應改正者共九十六件似此則部院事件之不能無誤而會考府之有益於察核可知矣但恐設立日久多一衙門卽多一事端嗣後著將會考府停止凡爾部堂司官各宜秉公抒誠以盡職業勿謂無人稽查遂草率朦混致自干罪戾

六年 諭蘇州巡撫所屬七府五州自康熙五十一年起至雍正四年未完地丁錢糧積至八百一十三萬八千餘兩其中蘇松常三府太倉一州積欠最多自一百四十餘萬至一百八十餘萬兩不等此項未完大約官員虧空十之一二吏侵蝕者十之三四其實係民欠不過四五而已在貧窶之民固不能為無米之炊而官吏因緣作弊蠹國害民情罪可惡豈容聽其脫然倖免若非徹底清釐卽欲加惠于百姓其道無由今尹繼善現在清查但茲事繁重非一人之心力所能辦理著將蘇州等七府太倉等五州歷年帶徵地丁錢糧一概暫停徵比俟朕派員前往與該地方官協理清查將各州縣官虧空若干吏蝕若干實在民欠若干一一釐剔清楚朕當再降諭旨

八年 諭著將辛亥年春撥解部銀兩照從前餘平之數減去一半此項銀兩留為本省地方公事之用

十三年 皇上御極 諭各直省督撫向來徵收錢糧因銀色有傾銷之耗折解送有路途之盤費故於正項之外徵收耗羨原無定額其廉潔者尙知自愛不肖者任意徵求而督撫以至道府等員于中收受節禮陋規互相容隱弊難究詰嗣經巡撫諾岷田文鏡倡為提解歸公之法各該督撫就本省情形酌定分數徵收以為各官養廉及地方公事之用除所定分數外絲毫不許濫徵蓋以耗羨原屬額外之項與其聽地方官私行徵取不如明定分數使有節制不敢逾越也然在未提解以前尙為私項既提解以後或恐不肖官員視同正課又得于耗羨之外巧取殃民從前 皇考洞見流弊屢降諭旨欲俟將來虧空全清府庫充裕之日漸減漸革 聖心廑念未或忘之朕紹承大統切念民依孜孜軫恤日與王大臣等悉心籌畫期使我民于正項之外絲毫無擾而一時勢有未能尙須從容計議惟是提解耗羨之法行之已十有餘年恐日久弊生姦吏夤緣朦朧削耗外加耗重困閭閻不可不為深慮著各該督撫嚴飭有司咸體朕意知耗羨一項可減而決不可增可于格外從寬斷不可又于額外勒索

倘于所定分數之外或又借估色添戥為名多取絲毫者該督撫卽行題參重治其罪倘督撫狥隱不舉或經科道糾參定將該督撫等一併嚴加議處再各省耗羨分數率在加一上下然江南賦重之區如蘇松常鎮四府額賦較之他省幾及數倍雍正六年以前每兩加耗僅止五分雍正六年以後增至加一且有司又復巧取苛索民何以堪其令江南督撫詳加酌定量減分數徵收不得仍前重耗困民儻敢陽奉陰違朕必于該督撫是問

乾隆三年諭令各省京餉停解平餘全數存貯本省司庫遇有公事奏請動用是年停罷懷來等縣捐辦楊木長柴所用價值入地丁冊報銷四年從孫嘉淦請免直隸耗羨復經陳世倌請將江蘇安徽二省所蠲正賦之耗羨一體免徵動撥河南耗羨內餘銀十萬兩協濟直隸公用若江南蠲免耗銀之後官員等養廉不足亦將河南多餘之銀通融撥補

又奉諭旨據工部奏稱直隸山東甘肅等省聞報城磚石灰等項價直較原定價或少一倍或少數倍前後多寡甚為懸殊今請將原定價直浮多款項行文各省督撫確查本處實價一一更正凡類此等款項一併查改報部朕思今日開銷之價直既大減於前則從前所報之價顯係浮開工部何以不行指參而但請行查各省照實價改正夫前此所開之價既不足憑則此番改正之價又詎可以為據乎假有狡猾之人避重就輕以開價少者為錯誤以開價多者為實數該部又何以辨其虛實耶總之百物價直原屬隨時增減各省不同卽一省之中各郡縣亦不畫一令預定數目永遠一例遵行則價賤之年必有餘貲以飽官吏之私橐弊在侵漁錢糧為害尚小若價貴之年採辦不敷勢必科派閭閻弊在苦累百姓為害甚大惟在各省督撫留心訪查詳確綜覈既不使恣意浮冒虛糜國帑又不至苛刻從事貽累官民庶為公平之道又豈預立成式所能杜絕弊端乎其應如何酌量定例之處著大學士九卿會議具奏

是年從西寧鎮總兵李如柏奏稱西寧鎮自雍正十三年始至乾隆六年共應存缺曠銀三萬一千五百六十餘兩蓋自辦理軍需以來款項紛煩不能按年銷算是以存貯如許之多營中兵弁因而挪移動用錢糧率多不清應將缺曠一項不必待至銷算時卽為解繳司庫得旨令各提鎮一體查辦以清夙弊

五年　諭曰國家一應賦稅無論正雜羨凡徵之官府者皆均係出之閭閻而究其實乃以天下之物力供天下將弁兵民之用為上者不過為之權衡調劑於其間若經理其事者稍有纖毫假借則大不可也前此各省臣工不能砥礪廉隅取之民者既極煩苛而侵於官者又多虧空計其贓私動逾累萬以致身罹法網貽害妻孥仰蒙皇考世宗憲皇帝聖慈矜憫提撕警覺釐剔肅淸所有一切陋規悉行裁禁以紓民困俯允直省督撫所請將公項之需名雖提解耗銀而較之從前私派私收固已輕減數倍究自奉行之後官員無拮据之憂百姓免需索之累吏治民生稱為兩便此實中外所共知共見者朕御極之初曾降諭旨飭令督撫毋得重耗浮徵致困閭里凡賦多稅重之地屢加寬免民捐官墊之款悉動存公乾隆三年又將解部減半平餘一項扣存司庫以備荒歉應用因各省公用甚煩而且耗羨無幾唯恐所入不敷所出是以不惜部庫之贏餘留備地方之不足各省督撫藩司皆當加意慎重不時查核減官吏一分之浮費即留百姓一分之實惠此理顯然可見乃比年以來或無關緊要之事遽行動用即例應支給之項亦有浮開部駁核減時見章疏其扣存備賑平餘銀兩各省有已經報部者亦有未經報部者遇有應辦賑務仍多臨時請撥由此類推則司庫所存公項未必盡歸實用雍正十三年六月內曾奉　皇考諭旨將各省耗羨存公銀兩敕令淸查原屬防微杜漸之至意朕嗣位之初念耗羨不同正項從前原不定有章程且歷年已久各省規條不一官員更換亦多況復恩詔屢頒縱有挪欠亦當在寬免之例是以諭令暫行停止淸查今看各省情形漸滋冒濫若不早加整頓立法防閑必至挪移出納弊竇叢生一經敗露國法難寬揆之朕愛養教誨之心固有所不忍即經辦各員噬臍知悔已屬難追是及今綜核淸理亦預為保全之道也戶部可行文各省督撫將地方必需公費分晰款項立定章程報部核明彙奏存案嗣後務將一年之內額徵公費完欠雜支同餘賸未給各數并扣除空缺詳悉登記其收數內有拖欠日月應得分數并扣除空缺詳悉登記其收數內有拖欠未完者分別應否著作其支數內有透動加增者分別是非應給有無挪移之處虧缺之處歲底將一切動存完欠確數及扣貯減半平餘銀兩造冊咨送戶部核銷如此年淸年款則民力輸將均歸地方實用而經理之員亦免於參處矣

八年　諭各省定例督撫盤司庫司庫盤道庫道府盤州縣庫所以杜虧空防挪移也從前各省上司或借端需

索賄屬員之累或虛循故事無查察之實且或賜筵設席以相娛樂納賄受禮以相交納種種弊端甚非立法之意二十餘年以來諸弊皆已肅清矣但奉行日久上下司賢愚不等雖然復蹈前轍者今尚無所見聞而或漸露端倪故相容隱則亦未可定此各省督撫所當留心者司道之庫原不過照例盤查至道府之于州縣一年亦止盤查一次不得屢行滋擾而且盤查之時必須詳核不得徒存其名並當各嚴其守不獨己之一身不可絲毫沾染即家人吏役亦不可稍有縱容如有犯此等弊習者該督撫即行參處庶盤查皆有實際常不致滋擾若督撫漠不關心倘若別經發覺朕惟督撫是問　是年從江蘇巡撫陳大綬請將兩淮歸公鹽規銀六萬五千四百五十兩全數撥解藩庫歸併耗羨存公統用報銷

十二年　諭向來州縣虧空倉庫定例綦嚴雍正年間復有分賠著賠之例所以懲戒通用掩飾朦混狥庇之該管各上司令其實力稽察使屬員不致侵蝕此正所以為保全之善術也朕觀近年虧空漸熾如奉天府尹霍備任內則有榮大成等五案山西則有劉廷詔之案朕是以照例令該管上司分賠而揆厥由來挪虧空令民間絲粟固辦事往往從寬遂至于一以廢弛為得體獨不思州縣定有養廉用度儘已寬裕何得至侵員安享以自利以赤子不容妄取乃于帑項正供恣其婪蝕有是理乎且倉庫所入出自窮簷小民力作以奉公負揭參了事異日無可著之脂膏飽僉壬之囊橐其情理深為可惡而為之長者一切置之不問迨至彌縫無術則以實乃苟且因循廢法欺追又為照例請豁是使貪員得計于目前國帑空虛于事後而于其間上下相蒙彌縫巧飾整綱肅紀當查者查當公之惡習益致參案纍纍成何政體在朕力崇寬大難縝凝旒罔兼庶慎而諸臣秉節奉公何所底止豈諸臣公爾參者參不事姑容不為蒙蔽乃所為主職要臣職詳合于寬而有制之道若一味縱弛其將貪風日熾帑項侵虧惟忘私之意也可傳諭各督撫 其體此意痛除積習時時加意稽查據實辦理倘如仍寬縱致故事發以後不過于家督撫上司是問 又　諭曰州縣官侵蝕倉庫非因公挪用可比此等貪劣之官員多有身于父已仍得坐擁厚貲屬名下勒限著追遷延一二年率以家產全無保題豁免且並有父沒而子乘機盜帑歸罪係侵盜庫帑者即將伊者故無以儆貪風夫子父一身也子代父罪亦理之宜嗣後侵貪之案如該員身故審明實予監追著為例

十三年　諭朕前降旨各省常平貯穀之數悉照康熙雍正年間舊額令大學士等會同該部查明妥議但各省奏報常平倉存糶等項米穀其乾隆十三年實數尚未報部若僅存從前所報部冊查核則十三年又有動用之項統不足憑可即傳諭各督撫等將康熙雍正年間額數若干及該省現年實存若干糶借若干現存糶價若干查明確數逐一分晰即繕摺具奏俟奏到時交大學士等據所報存糶實在數目會同該部妥酌定議該督撫等務須確查速奏毋得遲延並不得稍有舛錯

十六年　諭山東山西各撥歷年積

十八年以江南河工需帑酌于浙省藩庫撥銀一百萬兩解交餘耗羨銀十萬兩河南五萬兩解交直隸修理城工備用

又　諭劉統勳奏到查出河南河員積年虧空未完工料銀兩數盈鉅萬已降旨將高斌張師載革職留工効力贖罪虧帑之員革職拿問勒限一年如限滿不完即行正法今又續據查出核減未完辦料未交各廳員多至十餘萬此皆高斌張師載積年狥縱不行實力清查所致由此觀之各省督撫之狥縱屬員者當不乏人其謂功令森嚴並無虧空者何可信耶論高斌張師載之罪即拿問重治其罪亦應得但高斌尚屬舊人其在河工久經出力至張師載惝謹自守素無劣蹟且係隨從高斌是以姑從寬典其應賠之項必不再寬至各省督撫若效尤試法朕不得不盡法繩之勿謂教之不豫處之不公也其查出虧帑河員例應于任所原籍抄查貲產朕見邇來人心日壞平昔靡帑縱欲自知無所逃罪則先期[illegible]皆見虧帑纍纍貲財無幾上司因巧爲開脫甚或所虧雖自無多而因力難彌補知必敗露遂[illegible]此固由心習澆漓而實上司之狥縱有以啟之是以此番概不必抄查貲產惟以奉旨之日爲始勒限一年全完者准其開復請旨限內未完者該督撫先期于限將滿之前請旨即于該處正法虧帑著[illegible]著即拿問遵照此旨辦理朕於此案實爲寒心不惜三令五申各督撫其咸知所儆

十九年　諭安[illegible]有願交本色者准其在地收捐以實倉儲仍著該撫于歲底務將

各屬共收若干之處彙數奏聞

又　諭外省動用錢糧及工程報銷應駁應准俱有定例乃督撫往往于部駁後展轉行查不即尅期辦給或據屬員詳稟疊次聲覆請銷而該部乃復往返駁詰以至塵案累積迨歷年久遠官吏迭更徒滋拖累此向來相沿陋習殊非敬事勤政之道現據劉統勳策楞查奏江南興修水利以來有歷十餘年至二十餘年未結之案自雍正四五年間塵案尚有懸擱者此等案件如果有浮混自當據實查明催究完款何至任意遲延歷久不結如果無情弊亦當請豁免累嗣後報銷之案符例者該部不得漫行駁詰例應駁查者至三次後該部即具摺聲奏或按例核減飭交該督撫查明經手官員照數追賠完案或據情酌予豁銷務令尅期速結仍著於每歲底將未完各案彙摺奏聞其現有從前未結各案著予限一年令戶工二部通行查明分別辦理完結

又　諭盛京戶部銀兩自足賞賜之用不必隨帶于途但今歲有新歸附之人著於部庫內撥銀十萬兩先期送往熱河交貯兵備道庫以備賞賜又　諭甘肅係事簡省分何以未完至二十八案之多著戶工二部逐細查明辦理參奏者即行參奏從前屢經降旨務清積案其各省有似此者俱著該部嚴催速結毋得仍前延緩

又　諭藩司為錢糧總滙庫貯銀兩向成弊藪歷經釐剔仍未肅清即如川省撥解陝甘軍需銀兩仍係經徵正項而鄂昌黃廷桂奏稱解到軍青潮不足者十分之三以撥兵餉雖屬不可若以採買軍需各物及運腳等項尚屬無礙已諭司照數兌收通融搭用等語正恃有彼此通融之說而經生迂論至謂庫項當存留各省不當多入太府此非獨不通世務乃典守者流言惑聽便于蠹蝕營私耳甘省此案已交劉統勳確查辦理其各省藩庫銀兩亦當徹底清查著各該督撫秉公盤驗如平色虧缺即著按數賠補仍將有無情弊具奏嗣後再有青潮不足等弊一經發覺唯督撫是問　戶部議江蘇巡撫莊有恭奏乾隆十六年　聖駕南巡報銷錢糧應照例核減奉　諭旨該部此案自應照例議駁但十六年初次南巡該省辦理一切俱未有章程往返駁查徒滋案牘著准其開銷又

諭滇省地處邊徼備公銀兩務宜寬裕著將此項銅息銀兩以五十萬撥充兵餉餘俱留充該省公用

二十一年　諭朕明春巡幸江浙所有借宿頓次皆出自帑絲毫不以累民第扈從官兵以及外省接駕人等輻

輳雲集經過地方米價市値恐或一時騰湧著將該二省應運本年漕糧各截留五萬石減價平糶以濟民間食用
尋令江省再截留五萬石嗣 後恭遇 南巡盛典俱照例於江浙二省冬兌漕糧內各截留十萬石在水陸
駐蹕地方平糶

二十二年 諭甘省現在辦理軍需庫貯宜裕著該部於應撥省分酌撥銀二百萬兩解往甘肅以備軍需之用

又從陝西巡撫吳士功奏撫藩交代有無挪借虧空之處請於離任接任時據實陳奏著為例

二十三年 命戶部於附近甘肅省分撥銀三百萬兩解甘以備供支屯田籽種之用又以甘省尙有應辦軍需
再酌量撥銀三百萬兩解交收貯

又 諭戶部彙奏耗羨銀兩內安徽浙江山東四川西安五省所交耗羨除通用抵補外尙多支銀一萬四千四
百餘兩請行令該督撫查明承辦各官分賠等語耗羨章程原因每年動支數目多寡不同是以定議五年合計彙
辦以示節制今安徽等五省除通融抵補外尙浮支銀一萬餘兩較上屆已出範圍之外殊非原定章程本意但竟
照部議卽令追賠其中因何必需動用款項原由殊未明晰著該撫按年詳細核查據實奏聞再降諭

二十四年 諭據鹽政高恒奏稱兩淮商衆以西北蕩平遠人向化屯田塞上中外一家願捐銀一百萬兩少抒
服役之誠等語年來軍需屯務撥用悉由內帑不但貯備充裕卽各省一切蠲賑賞恤未嘗因此而少有節省但該
商等踴躍捐輸同聲籲請其急公好義深屬可嘉所捐銀兩著交與高恒委員解交陝甘總督黃廷桂以備軍需屯
務撥用又兩浙商衆亦公輸銀二十萬兩長蘆山東商衆三十萬兩均 命解往甘肅

又 諭戶部撥銀十萬兩解交熱河道庫存貯

又 諭戶部酌撥各色庫緞一千匹於運送布疋之便搭解甘肅交與該督等收貯備用

又 諭今秋都爾伯特策楞吳巴什等來朝熱河道庫備賞銀兩存貯無幾著戶部撥銀十萬兩委員解往 熱河
交與二員卿收貯備用

又 諭劉統勳等查審江蘇藩庫一案已有旨諭部矣至藩庫錢糧收放款項本不應輕易借動卽有本款無存

必須借支者亦須隨時歸清以免滋弊該省每有借支借放不及時清歸款直至布政使交代時始行淸楚之處此實向來相沿陋習毋怪乎頭緒繁多一時難於查對殊非釐剔之道今此案雖查無虧蝕情弊然當酌定章程務使及時清款不得仍前遞年滾算致滋牽混即有一時難以遽歸者亦不得僅在該省自行存案或按季或遞年逐一造冊報部備核以昭愼重著尹繼善陳宏謀即行酌議具奏由部核定遵行

二十六年戶部議駁江蘇巡撫陳宏謀奏乾隆二十六年　聖駕南巡一切船隻馬匹車腳營尖橋道各項價值或與上屆不符或價值浮多應令刪減得　旨准其報銷是年撥江南蘇松糧道庫銀二十三萬兩交解河庫以濟要工又於淮商公捐銀一百萬兩內撥銀三十萬兩交尹繼善辦理差務即賞給兩淮二十萬兩爲修理行宮等費酌十萬兩以備賞賜其餘四十萬兩備充河南工程賑恤之用

又　諭前因西陲平定新疆闢廣所有移駐大臣官兵歲需養廉經費比前或致增多是以特命在外辦事大臣等詳查奏聞頃據舒赫德覆奏軍機大臣通行較核　則葉爾羌喀什噶爾等城駐防應需各項合之陝甘節省諸費視未用兵以前不但絕無所增實可減用三分之二其屯懇自給之糧旣可不糜費且將來種地日開所入倍當充裕又不在此約計之內此皆有一指數可按者前用兵之初庸愚無識之徒好生浮議朕固不屑深辨今武功大定又或以長駕遠馭不無多耗內地力爲疑今經查核不但未曾有多費而且有所節省夫天子不言有無國家有當用者雖累巨萬不惜也朕非錙銖較量但因西陲用兵始末所關不得不詳爲剖晰以曉庸衆俾知此番武定並非耗帑勤遠之爲將此諭通諭中外知之

二十七年　諭高恒于運庫內酌量再撥銀二十萬兩添補辦差

二十八年從湖北巡撫宋邦綏奏請新任督撫盤查藩庫之時其糧驛二道如或駐劄同城者一體盤查

二十九年太常寺奏　天壇等壇廟請擇吉補栽樹木以肅觀瞻其創起枯樹照例變價充公從之

是年　諭據常均等奏監利縣孫家月隄工程例應民修額請自修三分暫行借帑七分但今年驟漲該處現在尚加賑卹所有現請借銀一萬二千兩加恩免其帶徵歸款著在罰修堤費等項內動支倘罰項不敷即動撥正

項亦可

三十年　諭曰朕奉　皇太后安輿省方問俗地方大吏有葺治行館以供憩息者茲停蹕景州見一切位置頗為妥適從前所賞公帑尚恐不敷應用著于直省存公項內賞銀二萬兩以裕工作之費山東亦著于該省賞銀二萬充用又以安徽修理城垣俱經報竣所有安省收捐監生等項銀兩除撥協江蘇城工外尚有餘賸即于此內撥銀二十萬兩解往直隸備修葺城工之用

三十一年　諭前因各省應修城垣費煩工鉅特發內帑一律修繕曾屢經諭令各督撫董率實力承辦並派大員專查估務實用實銷茲據舒赫德自甘肅回京奏稱著該省各屬辦理城垣率多浮估其從前已經修城工竣在定例保固限內者亦或有未盡核實之處等語甘肅一省如此他省亦不能保無弊混工程冒濫草率接治於事後莫若防檢於事前現在各省鳩工伊始物料在廠按冊可稽而夫役食價等項亦正當支發計日查考更易周詳著各該督撫於已報興工之各州縣或親往查勘或令原派司員前往確切查勘如有浮開冒估即行核減承辦各員咸知儆惕自不敢任意侵肥及蹈扣尅草率諸弊其已報修竣城工在保固限內者或有浮冒情節著一體查明核辦倘各督撫及承辦各大員不以為意或心存苟且以致蝕帑誤工者將來經欽差查出或朕別有訪聞唯於伊等是問又　命各關節省銀兩俱著隨正額盈餘一體解交戶部

三十二年　諭據奇成額等查審馮其柘虧空至二萬餘兩之多李因培授意張宏燧代為彌縫報少及赫昇額令屬員幫同彌補一案骫法營私實出情理之外州縣虧空本有應得之罪若私自通同幫補既使劣員倖逃法網且必復貽累他人效尤侵蝕勢將無所底止深可痛恨上年山西段成功虧空纍纍各屬幫銀填補業經大加懲創不料未及一年湖南復有此案可見外間上下扶同之習固結不解各省皆然吏治尚可問乎督撫為封疆大臣藩司為錢糧總滙一省之察吏糾貪乃其專責而遇屬員侵虧帑項據實參劾則屬員自必共知顧忌何難使諸弊澄清著傳諭各督撫即就所轄屬員內通行查察將有無虧空據實保奏嗣後並著於年終將屬員有無虧空之處彙奏一次以重責成著為令

又　諭朕此次巡幸天津閱視河堤經過陸路水程該地方官豫備座落數處以供憩頓恐應銷公項銀兩不敷需用著於長蘆解內務府銀內賞給銀三萬餘兩以爲辦差之費

是年工部奏各省裁汰衙署倉庫營房以及各項舊料估變價銀其數在二百兩以上者令該督撫確查造冊送部從之

又　諭湖北黃梅等縣董家口以上界連江西德化境內一帶江堤潰缺之處應行修築估需銀一萬七千九百餘兩卽動用公項交地方官實力妥辦毋庸借帑扣還又以兩淮各商捐銀一百萬兩解送雲南備辦理軍需之用

三十三年　諭前據工部核駁熊學鵬估變裁汰船隻一本閱其情節顯係承辦之員以多報少希圖染指分肥等語所辦甚是已如所議行矣此等船隻俱係動用官帑修造每隻不下數千金卽經歷年久拆卸變價亦何至每隻僅止數十金之少其爲官吏欺公肥橐不問可知今浙省明驗如此則其餘各省已可概見著將此通諭各督撫提鎭等嗣後遇有屆限應行拆造船隻悉照浙省所辦嚴飭各屬悉心確估變價務使物料皆歸實用而帑項不致虛糜無任稍有中飽侵漁自干咎戾著爲令

命內務府將廣儲司銀一百五十萬兩交戶部照例派員解送雲南　諭貴州省爲赴滇孔道一切需用較多著於解滇銀兩經過黔省時就近截留五十萬兩備貯充用

三十四年　命江甯藩庫歷年積存銀兩內撥銀二百萬兩解滇再於鄰近雲南省分應行解部款項內酌撥銀一百萬兩解往

又於本年　諭內務府撥廣儲司銀一百萬兩交戶部存貯但部庫帑藏亦甚充裕卽備撥滇省軍需之用亦可

從四川總督阿爾泰奏川省支放軍需向賚鄰省撥協今查有茶鹽耗羨一項卽將遞年積存銀四十三萬五千餘兩就近撥出三十萬兩應用

又　諭戶部爲度支總滙凡銀款出入自應經由該部收支以備稽查今宗人府需用紅白銀兩逕由鹽政解交旣於體制未合且恐其中不無滋弊之處嗣後兩淮應交宗人府銀兩著該鹽政仍解交戶部查收宗人府按季赴部支領轉給

又　諭據直隸總督楊廷璋奏直屬現存入官地畝應准其停止委員查丈一摺著照所議行至於舊案令地方官於一年限內自行詳查酌復原租由府道藩司轉詳該督撫咨部之處尚未妥協此等入官旗地歷年久遠地方官原定租額時大率不能詳核者多若仍令伊等自行查改難保無迴護徇情朦混草率諸弊或僅將不能掩飾者舉出更正一二仍屬有名無實自應特派幹員通行履畝會勘確核方爲徹底清釐之道著戶刑二部揀選明幹滿漢司官各四員其餘各部揀選滿漢司官各二員該戶部帶領引見候朕簡派前往會同府尹及該府秉公悉心查辦

三十六年　諭據高晉裘曰修周元理等查勘永定河北運河各工事竣來京復命將應行疏築事宜詳悉議奏已依議行矣至所稱估需工銀四十九萬六千餘兩現在直隸藩庫無款可動著戶部即於部庫內撥銀五十萬兩令周元理即日委員赴領以俾及時鳩工興築該部遵諭速行

三十七年　命豫省北岸河工等項銀兩悉行改歸道庫　諭據裘曰修奏直隸河工催支給値需用錢文請照京城發兌官錢之例許辦工各員一體交銀領買等語著照所請於平糶麥廠錢文內准其照大興宛平之例許辦理河工各員持印文赴步軍統領衙門領買其錢文出城時仍給票照驗以憑稽核又　諭金川用兵以來已兩次撥帑六百萬兩解川備用今軍務尚未告竣著戶部於相近湖廣省分查明足敷協撥款項即酌撥銀二百萬兩解赴湖廣轉解四川備用

又　諭工部核銷三官廟工程銀兩一摺內開承修　監督請銷工料銀二萬一千二百四十兩零比較原估節省銀三百四十六兩零該部按冊核減銀一千一百九十三兩零請將核減銀兩併自行節省銀兩交納戶部歸款等語雖係照向例辦理未爲妥協夫所謂節省者本謂無可核減而能節省而言若既經核減則造報時所開實用銀數已屬浮多便不當復云節省況節省一款與核減條目並傳轉不足以服承辦人員之心嗣後該部核銷各處工程除報銷時自行節省而該部無核減者仍准存節省名目外其有呈報節省復經該部核減者即將節省銀數歸入核減款內無庸另開節省條目以免重複著爲令

文瀾書局石印

又　諭工部以哈密巴里坤等十二處物料價値前經駁令陝甘總督查核屢次咨催久未奏報請令該督速行更正刪減造冊具奏一摺殊未得辦事要領陝甘總督向駐內地距新疆甚遠一切物價何由深知伊犂喀什噶爾等處俱駐有辦事大臣若令其就近稽查則較易覈實爲期亦能迅速嗣後該部遇有新疆應行駁查料値除照常行知該督外卽一面專行各該處辦事大臣就近作速確查會同該督核實報部辦理著爲令

三十八年　諭據程景伊等奏銷修理吏部衙署用過錢糧數目一摺內有行取戶部顏料値銀八百三十三兩零取用工部杉木値銀八十六兩零工價錢六千一百九十串零按依時價核値銀六千六百十兩零令該部扣完還項等語各衙門奏請借項修葺衙門分年扣完者止應就採辦物料給發匠工各項費用按數歸還若戶部顏料工部木植及工價錢文皆係部內現有之官物只須核實報銷若亦令作價扣繳竟是將官物出售成何事體所有此項價値六千六百十兩卽毋庸扣還嗣後各衙門有借項修理奏請分扣者均照此辦理

三十九年　諭川省軍需銀兩節經由部撥發及各省協撥捐解者通計三千四百餘萬現在進剿金川將次蕩平而善後事宜亦當豫爲籌計著戶部於各省存留協撥銀內動撥銀五百萬兩解川存貯備用嗣於九月又於附近四川省分撥銀四百萬兩十一月撥部庫捐款項下銀五百萬兩四十年節次撥部庫銀一千六百萬兩通計前後軍需及善後經費約六千餘萬兩

又　諭新疆工程均係派撥兵丁斫伐木植築打土方支給該處兵丁耕種所收米麥青稞等項較之採買物料雇覓匠夫者本屬減省今烏嚕木齊新建滿兵城房工程統較內地應用銀數有減無浮又何必復照內地之例核算所有用過銀兩卽著照數准銷毋庸再行交部查核嗣後新疆等處工程派撥兵丁及砍伐木植修建者俱不必照依內地定例核銷

四十年　諭周元理奏永定河挑修等工請仍舊例一摺因乾隆三十八年報銷疏濬隄修等工銀兩工部以所報之數與尙書裘曰修議定大工章程案內較有浮多駁令刪減周元理復將應覈逐款辦理緣由據實聲明籲請仍舊朕閱此案工部之駁固屬照例而周元理之請自亦實情今朕爲之準酌折衷所有此案動用工程銀兩仍准

其照舊報銷不得復行駁減惟是永定河歲搶修疏濬等工每年額定三萬四千兩並准節年通融辦理不逾此數雖若示以限制實聽儘數開銷未爲允協夫永定河水勢靡常工程亦因而增減卽如歲修一項水大之年粘補必多水小之年費用較省此理之一定者又如搶修量工之平險疏濬視淤之淺深亦難繩以一律若向時所定籠統發銀不問工之鉅細多寡任其牽勻銷算則與庖人攬辦筵席何異殊非核實辦工之道治河所以衞民果屬緊要工程於閭閻實有裨益經費原所不靳若永定河舊例未妥以致每年浮耗久之不但用涉虛糜且恐工無實濟何如隨時確核實用實銷之爲愈乎除業經辦過工程事屬已往毋庸另議外嗣後應如何刪去舊額核實辦理酌定章程之處著軍機大臣會同周元理悉心妥議具奏

又　諭吳嗣爵題歲報河道錢糧一疏尚係乾隆三十七年分動支收存之數辦理太遲河道錢糧等項例應按年造報原欲周知一歲河道工程之多寡鉅細以憑核實稽查卽云係各司道陸續造送查核需時則三十七年之案亦應在三十九年正月出本斷無查辦不及之理今乃遲至四十年冬間具題中間已閱三載實屬遲延嗣後河工歲報錢糧俱著次年全數查明於第三年正月開印後具題如有逾期卽查明參奏

四十一年撥銀三十萬兩解黔省司庫備貯

又　諭甘肅省歷年承辦軍需應行支發款項甚多前因平定金川將部庫撥解四川備用銀三百萬兩截留存貯西安藩庫著卽於此內撥銀二十五萬兩解交甘省備用

四十二年　命戶部庫銀內撥三十萬兩發交河道庫存貯

諭陝西華嶽廟自三代以來卽爲望秩之地規模宏壯體制尊崇近歲風雨調勻屢昭靈應昨據該撫畢沅奏稱歲久傾頹亟宜葺治約估需銀十二萬餘兩等語著於內務府撥銀十二萬兩交畢沅核實辦理造報

四十三年　諭甘肅省收捐監糧前經戶部定議俟數年後令該督報明動存實數請派大臣盤驗今據勒爾謹奏請簡派查驗著派尚書袁守侗侍郎阿揚阿於四川查辦事件完竣時由陝西便道馳驛前往甘肅將各州縣監糧按其收發存貯實數通行盤驗

又　諭據鄭大進奏估勘修建嵩嶽廟工程撫藩大吏及現任知府以上身爲方面大員所得養廉亦厚自可聽

其捐資以襄盛舉至各州縣請分別缺分大小攤捐之處牧令非大員可比若因公扣捐所餘不敷贍給必至藉端
擾累其捐款外所需銀八萬兩著用內務府庫銀令鄭大進等核實辦理造報內務府核銷至此項銀兩卽於應解
戶部正項內扣用咨部備核仍令內務府照數撥還戶部以省解送之煩
又　諭朕此次詣盛京恭謁　祖陵經過直隸地方該督等於行宮搭蓋涼蓬既非炎熱之時本可不必但
詢知按程均已齊辦難以令其撤去又夷齊廟文殊庵兩處該督亦有預備房間更不免於多費著加恩賞銀三萬
兩卽於長蘆鹽款應解內務府銀兩內撥給　命於運庫賞銀三十萬兩辦理差務
四十四年　諭前因豫省黃河漫口節次撥給部帑及兩淮鹽課銀三百六十萬兩以備工賑之用現在堵築事
宜業屆藏工恐需用不敷著戶部再撥銀二百萬迅速解往以資接濟
四十五年　諭朕巡幸浙江蹕路經由直省一切行館地方官逐程修葺經理未免稍需用度著於長蘆鹽課應
解內務府銀內賞給銀二萬兩以示體䘏又以山東省添建座落二處不無所費於山東鹽課內給銀三萬兩又於
鹽項餘銀內賞給十萬兩爲浙省辦差之用
四十六年　諭前以甘肅收捐監糧私收折色一事明係揑災冒賑上下一氣通同舞弊不可不徹底嚴查因屢
次傳諭阿桂李侍堯將歷任道府何人如何冒銷賑濟如何勒買分肥逐一查明據實參奏阿桂等自必嚴切根求
斷不肯爲人代擔干係日內又命留京辦事王大臣會同刑部提訊勒爾謹並傳王廷贊到部質訊並降旨陳輝祖
等卽將王亶望拏交刑部審訊矣此事既經發覺斷無置而不辦之理阿桂等自必認眞查辦令其水落石出不肯
稍存諱匿之見至監糧折收之銀大半歸於冒銷賑䘏但賑䘏一事甘肅既向來如此自應治冒銷者之罪不應因
有此弊因噎廢食將應賑䘏者致不賑䘏朕愛養黎元每遇各省水旱偏災不惜多費帑金優䘏寧濫無遺以期不
使一夫失所況甘省素稱邊隅磽瘠尤宜加意撫綏豈可以有冒賑之事遂致貧民或有拮据昔宋臣曾有以薦人
不當輒有悔意者時程子云願侍郎受百人欺不可好賢之心稍替爲大臣者尚應如此存心況朕君臨天下保赤
情殷亦寧可受萬人之欺不肯使視民如傷之念因此少懈也卽以逆回一事而論蘭州百姓並無從賊之人此實

由朕平日子惠邊氓有加無已是以閭閻激發天良不肯附從逆匪豈非仁政之明效大驗邪總之甘省冒賑之弊斷不可不辦而甘省賑卹之事仍不可不行此意著傳諭阿桂李侍堯徧行出示甘肅百姓使之家喻戶曉倍深愛戴以仰副朕意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又 諭袁守侗海祿前赴行在軍機大臣傳旨詢問直隸雲南賞兵銀兩支銷款項據稱直隸裁扣公糧銀二萬兩雲南裁扣公糧銀一萬六千餘兩以備賞用等語看來各省大都如此兵丁紅白銀兩原係加惠營伍格外施恩若因此裁扣名糧致兵額不足殊非核實營伍之道況今戶部帑項豐盈各省藩庫積存充裕即現在京營派兵四千九百名陝甘二省各營添兵一萬二千九百餘名其馬步糧餉合之各省兵丁賞恤紅白銀兩約算歲支尚不及百萬國家何靳此費不令開銷正帑而各省乃紛紛裁扣名糧又且請復生息甚無謂也朕臨御四十六年以來惟事事以敬天勤民為念凡三次普免天下地丁錢糧兩次普蠲各省漕糧以及遇災卹賑總計何啻億萬又並未加增賦稅仰荷上蒼嘉佑開拓邊陲府藏殷實因用充饒朕又豈肯稍存靳惜致令有司開聚斂尅扣之端乎所有各省營伍賞恤兵丁紅白銀兩自乾隆四十七年為始俱著於正項支給造冊報部核銷至各省提鎮以下武職員弁俱有應得坐糧馬乾等項前於六月內業經降旨通諭各省督撫將各該省武職所得公項逐一查明覆奏俟奏報到齊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核辦照文員之例議給養廉其所扣兵餉即可挑補實額核計添給養廉歲支亦不及二百萬兩官員既無拮据而各省又增添兵丁於營伍大有裨益朕御極之初戶部庫項不過三千萬兩今已增至七千餘萬復有何不足而不加惠天下散財以得民乎所有辦理緣由明晰曉諭中外知之

又 諭甘肅需用銀兩現在甚屬緊要所有該省奏撥銀八十萬兩尚恐不敷著再於部庫內撥銀一百萬兩仍於附近省分先行遞撥解往俾得迅速濟用

又 諭據袁守侗奏密雲石匣順義三處城工現在勘估修整請發帑銀二十萬兩以備工用直隸州縣城垣年久坍塌自應及時修葺且該省尚有已修各城未領工料均須找發恐二十萬兩不敷應用著撥給廣儲司銀四十萬兩發交該督派員請領直省如有他處城工應修整者亦著查明確估於此項內動支修理

又　諭前因圖思義等查奏參革哈密通判經方虧欠庫貯銀至十五萬餘兩據李侍堯奏緣口外各廳州一切動用銀兩由該處徑行報銷其如何花費哈密距省較遠一時未能悉其底裏等語口外各廳州縣經管庫項銀兩其支收數目自應隨時詳報總督方足以資稽核嗣後口外地方一切請領接收銀兩及作何動用之處著會同該督查核詳確報銷著爲令

四十七年　諭據富勒渾奏籌辦南岸添築新堤開挖引渠計長一百七十餘里現在集夫興工先於司庫借墊給撥工價俟大工告竣後照例核銷等語此次築堤改渠需費繁多前經於部庫解銀三百萬兩恐不敷用著於戶部庫內撥給銀一百萬兩內務府撥給一百萬兩查照向例派員迅速解往以濟要工

四十八年　諭豫省河工挑挖引河節經頒發部庫銀六百萬兩現在將屆開放引河之期一切需費尚多著再撥給部庫銀一百萬兩照例迅速解往備用

又　諭據惠齡等奏塔爾巴哈台實在庫貯房間地基各項租銀一萬二千七百四兩八錢四分一釐等語此項租銀著以一萬兩作爲正項其餘著備該處零星公用

又　諭山東運河堤閘各工現在勘明段落一律興修著於部庫內撥給五十萬兩照例解往備用

四十九年三月廸化州知州觀成挪移庫銀一千餘兩墊支公帑一款經海祿奏新疆地方積習相沿弊竇叢生如採買冒賑虧空銀兩經原任都統明亮嚴參懲創之後尙未能弊絕風清總由各州縣明知徼倖濫用開銷流弊甚於內地不思日外情形非內地可比倘有急需即從內地撥解亦屬鞭長莫及緩不濟急所關匪細謹遵　諭旨知照各處駐劄大臣俟內地派委大員到日會同一體盤查月有貯銀兩除滿漢各營官兵俸餉分劃明晰不得稍有影射鋪墊器具各物不得任其抵交外其餘報解者調驗庫收支銷者查對領狀以及文武同寅商賈富戶挪借搪塞事後發還種種掩飾彌縫之計均爲明切曉示挪借之項令其自首給還如不肯稟明即將銀兩入官凡倉庫糧石除照斗口色糧逐厫盤量不得以粗糧牽算混抵細糧外其餘出借作何開除未收作何民欠者俱抽查花戶取具甘結存案使騰挪朦蔽之術無所施其伎倆倘有絲毫未清即以虧空問擬每年如此盤查一次並請於盤查

清理之後除糧石存貯各屬並哈密庫項歸哈密大臣辦理外將一切經費外備銀兩無庸存留各廳州縣衙門免致挪移虧空遇應用之時按季請領鎮迪道造冊移司備案則防範更嚴諸弊可以永遠杜絕從之

是年以浙商捐輸銀六十萬兩歸入海塘工程應用

又　諭向來豫省地丁銀內每年撥二十萬兩解交甘肅協濟現在該省睢州下汛二堡復有漫口之事一切堵築辦稽事宜正需應用而甘肅存庫銀兩前據　馮光熊奏現有四百七十餘萬兩該支給兵餉及新疆經費並一切撫恤等項已屬寬裕此項銀兩毋庸撥解甘肅　並著傳諭福康安即將藩庫實存銀數通盤籌畫是否足敷甘肅應用據實具奏另候酌撥

五十年　諭撥內務府銀三十萬兩解交熱河道庫存貯備用

又　諭據劉秉恬奏滇省近年未完耗羨銀兩均已全完無欠一摺此　事前因安徽省有節年未完耗羨銀兩該撫書麟奏請派員清釐分別催徵追賠經戶部議以直隸各省亦有積欠　耗羨令即彷照安徽辦理朕惟各省耗羨究與正項錢糧不同自雍正年間設立各官養廉後始行歸　公遇有動支　俱令該督撫等奏明自未便任其懸宕但思耗羨一項係徵收正項錢糧時所加耗羨斷無正項錢糧全完而獨欠　耗羨之理此非州縣官私自挪移即係吏胥從中侵蝕雖當清釐豈可以官吏之所欠復向小民催徵滋擾自應將　未完耗羨實欠在官在吏之處查明究治不以累民方為允協其應如何分別究治之處著該部妥議具奏

俸餉

親王歲給銀萬兩世子六千兩郡王五千兩長子三千兩貝勒二千五百兩貝子千三百兩鎮國公七百兩輔國公五百兩鎮國將軍一等四百十兩二等三百八十五兩三等三百六十兩輔國將軍一等兼一雲騎尉者三百三十五兩不兼者三百十兩二等二百八十五兩三等二百六十兩奉國將軍一等兼一雲騎尉者二百三十五兩不兼者一百十兩二等一百八十五兩三等一百六十兩奉恩將軍兼一雲騎尉者一百三十五兩不兼者一百有十兩宗室雲騎尉八十五兩宗室雲騎尉品級八十兩以上每銀一兩均給米一斛　順治元年初定王公俸銀有差歲

給親王銀一萬兩郡王五千兩貝勒二千五百兩貝子一千二百五十兩公六百二十五兩三年更定宗室公俸銀六百二十兩七年定王公俸米並更定郡王以下各俸銀親王俸銀如舊例米六千石郡王四千兩米二千石貝子一千兩米八百石公五百兩米六百石將軍八十兩八年更定王公俸米及郡王以下各俸銀郡王五千兩貝勒三千兩貝子二千兩公一千兩其王公俸米視其俸銀每二兩給米三斛九年定親王世子歲給俸銀六千兩郡王長子歲給俸銀三千兩十年更定貝勒以下俸銀及王公等各俸米貝勒二千五百兩貝子一千三百兩鎭國公七百兩輔國公四百兩鎭國將軍一等三百兩二等二百七十五兩三等二百五十兩輔國將軍一等二百二十兩二等二百兩三等一百七十五兩奉國將軍一等一百五十兩二等一百二十五兩三等一百兩奉恩將軍七十五兩其王公俸米視其俸銀每銀一兩給米一斛

右宗室王公俸祿之制

固倫公主歲給銀四百兩和碩公主三百兩郡主二百五十兩縣主二百二十兩郡君一百九十兩縣君一百六十兩鄉君一百三十兩固倫公主額駙三百八十兩和碩公主額駙二百五十五兩郡主額駙二百三十兩縣主額駙一百八十兩郡君額駙一百五十五兩縣君額駙一百三十兩鄉君額駙一百有五兩以上每銀一兩給米一斛

順治七年初定公主以下祿米有差歲給公主郡主各一千石縣主三百石郡君二百石十一年定歲給公主俸銀二百五十兩十二年定給郡主俸銀二百兩縣主一百五十兩郡君一百兩十四年定額駙銀幣各有差固倫公主額駙俸銀三百兩緞十匹郡主額駙銀一百兩緞八匹縣主額駙銀五十兩緞五匹十八年更定俸幣在內固倫公主俸銀四百兩和碩公主三百兩郡主二百五十兩縣主二百二十兩郡君一百九十兩縣君一百六十兩鄉君一百三十兩下嫁外藩公主俸銀二百兩緞十二匹縣君四十兩緞五匹鄉君三十兩緞四匹和碩公主額駙俸銀二百兩緞九匹郡君額駙四十兩緞五匹縣君額駙三十兩緞三匹鄉君額駙二十兩緞三匹

右公主以下額駙俸銀之制

公一等七百兩二等六百八十五兩三等六百六十兩侯一等兼一雲騎尉者六百三十五兩不兼者六百十兩二

等五百八十五兩二等五百六十兩伯一等兼一雲騎尉者五百三十五兩不兼者五百十兩二等四百八十五兩三等四百六十兩子一等兼一雲騎尉者四百三十五兩不兼者四百十兩二等三百八十五兩三等三百六十兩男一等兼一雲騎尉者三百三十五兩不兼者三百十兩二等二百八十五兩三等二百六十兩輕車都尉一等兼一雲騎尉者二百三十五兩不兼者二百十兩二等一百八十五兩三等一百六十兩騎都尉兼一雲騎尉者一百三十五兩不兼者百有十兩雲騎尉八十五兩恩騎尉四十五兩閒散公二百五十五兩侯二百三十兩職官伯品級二百有五兩子品級一百八十兩男品級一百五十五兩輕車都尉品級一百三十兩騎都尉品級百有五兩雲騎尉品級八十兩以上每銀一兩給米一斛　順治七年定歲給世爵俸銀有差十年更定世爵銀米各有差歲給異姓公一等俸銀七百兩二等六百八十五兩三等六百六十兩侯一等兼一拖沙喇哈番者六百三十五兩不兼者六百十兩二等五百八十五兩三等五百六十兩伯一等兼一拖沙喇哈番者五百三十五兩不兼者五百十兩二等四百八十五兩三等四百六十兩精奇尼哈番一等兼一拖沙喇哈番者四百三十五兩不兼者四百十兩二等三百八十五兩三等三百六十兩阿思哈尼哈番一等兼一拖沙喇哈番者三百三十五兩不兼者三百十兩二等二百八十五兩三等二百六十兩阿達哈哈番一等兼一拖沙喇哈番者二百三十五兩不兼者二百十兩二等一百八十五兩三等一百六十兩拜他拉布勒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者一百三十五兩不兼者一百十兩拖沙喇哈番八十五兩拖沙喇哈番品級官八十兩其俸米每俸銀一兩支給一斛

右世爵俸祿之制

在京文武官一品俸銀一百八十兩二品一百五十五兩三品一百三十兩四品百有五兩五品八十兩六品六十兩七品四十五兩八品四十兩以上正從同九品三十三兩一錢有奇從九品三十一兩五錢有奇自一品至九品恩俸如其正俸之數俸米視其俸銀每銀一兩給米一斛其銀有奇者以米之升合準之在外文官俸銀與京官同不給祿米武官俸銀一品正九十五兩八錢一分二釐從八十一兩六錢九分四釐二品正六十七兩五錢七分六釐從五十三兩四錢五分八釐三品三十九兩三錢四分四釐四品二十七兩三錢九分四釐五品十八兩七錢六釐六

品十四兩九錢六分四釐八毫七品十二兩四錢七分一釐均正從同薪銀一品一百四十四兩正從同二品視一品三品一百二十兩四品七十二兩五品四十八兩六品三十三兩三分五釐二毫均正從同七品視六品　順治元年定文武官俸薪祿米各有差百官俸祿令仍照故明例正一品文官俸銀二百十五兩五錢武官九十五兩從一品文一百八十三兩八錢武八十一兩六錢正二品文一百五十二兩一錢武六十七兩五錢從二品文一百二十兩五錢武五十三兩四錢正三品文八十八兩八錢武三十九兩三錢從三品文六十六兩九錢武二十九兩五錢正四品文六十二兩武二十七兩三錢從四品文五十四兩七錢正五品文四十二兩五錢武十有八兩七錢從五品文三十七兩六錢武十六兩五錢正六品文三十五兩四錢武十五兩二錢從六品文二十九兩武十二兩四錢文官正七品二十七兩四錢從七品二十五兩八錢正八品二十四兩三錢從八品二十二兩七錢正九品二十一兩七錢從九品一十九兩五錢武官試百戶六兩七錢各有奇祿米文自一品至九品武一品至試職俱十二石柴薪銀一二品內閣大學士一百四十四兩（大學士加宮保者加二十四兩）三品一百二十兩四品七十五兩五六品四十八兩七品二十六兩八品二十四兩九品一十二兩是年更定武官俸銀及官學教習學生銀米有差總兵官俸銀五十兩副將三十兩參將二十兩遊擊十五兩守備七兩內廷教習每年給米二十四斛每月給銀二兩每日給煤炭飯每年給冬夏衣各一襲每二年給裘一襲官學生滿洲蒙古每名月給銀一兩五錢漢軍每名月給銀一兩國子監官學教習每員按季支米三石在監肄業監生每名月給米三斗二年定在京官員每月支給公費銀有差三年定給滿洲蒙古漢軍官俸銀有差按班章京一等二百五十兩二等二百三十兩三等二百十兩梅勒章京一等兼半箇前程者一百九十兩不兼者一百七十兩二等一百五十兩三等一百三十兩甲喇章京一等兼半箇前程者一百二十兩不兼者一百十兩二等一百兩三等九十兩牛彔章京兼半箇前程者八十兩不兼者七十兩無世職大學士六十兩一等侍衛無世職甲喇章京理事官前鋒參領半箇前程章京各五十兩無世職牛彔章京副理事官主事二等侍衛滿啟心郎各四十兩閑散章京鳴贊官三等侍衛鑾儀衛官前鋒侍衛無世職管半箇牛彔迎送官各三十五兩驍騎校護軍校他赤哈哈番牧長尚膳官司庫守　地壇壇尉各三十兩四年定各直省文官歲給

薪菜燭炭心紅紙張案衣家具修宅等銀各有差是年定各直省學官及學生俸廩各省教授學正教諭照從九品支給俸薪廩膳生每名給膳夫銀六十兩廩生每名給廩糧銀十二兩師生每人日給廩米一升均於存留項下支銷是年又定給各庫使月費銀有差各庫庫使月給銀三兩戶部司庫月給銀四兩庫使一兩五錢工部庫使一兩五年定各署無品筆帖式月給銀二兩是年定奉差官各給蔬菜等銀有差坐糧廳關倉河船廠磚廠各差官除照品赴部支領俸薪外歲給蔬菜燭炭銀四十一兩案衣家具修署銀二十兩心紅紙張銀六十兩各巡捕官歲支廩給銀二十兩兩河差巡捕歲支十有八兩是年定給各直省武官蔬菜燭炭心紅紙張案衣家具等銀各有差是年又定給滿洲蒙古漢軍各官銀米有差滿洲蒙古漢軍都統尚書歲給銀一百四十兩副都統侍郎一百三十兩參領等官一百二十兩佐領等官一百兩護軍校驍騎校六品官六十兩七品官四十兩八品官二十兩每銀二兩給米一斛九年裁州縣修宅家具銀十年定滿洲蒙古漢軍各官俸銀祿米各有差都統尚書俸銀一百八十兩副都統侍郎一百五十五兩一等侍衛郎中一百三十兩佐領二等侍衛員外郎百有五兩三等侍衛主事八十兩護軍校驍騎校六品官六十兩七品官四十五兩八品官四十兩俸米視俸銀每銀一兩給米一斛十三年定在京文武官俸祿不論滿漢照品支給裁漢官柴薪銀是年裁直省文官菜蔬燭炭案衣家具等銀

雍正三年　諭曰朕體恤臣工時深軫念每思經畫區處以贍其俯仰之資舊例在京漢官每年俸米皆支給十二石即可粗足見今漢官攜帶家眷者多若俸米仍照舊數食用或有不敷居官者難免內顧之憂嗣後在京大小漢官著照俸銀數目給與俸米俾祿糈所須足供養贍是年　諭賞六部堂官恩俸各如其正俸之數五年山西巡撫諾岷奏請州縣火耗重者嚴行裁汰酌中量留耗羨撥給各官養廉以為日用之資　上從之　諭各省督撫就該省形勢照例酌議以　聞嗣是各督撫陸續奏行至十二年以養廉一項自九年定例以來尚未查核戶部奏令各省督撫自六年起至十一年底支給實數幷各該年酌議增減數目按年分晰造册送部其十二年以後支給養廉數目照例按年造報此後節年更定遂著有定額謹備列其數於後直隸總督一萬五千兩學政四千兩倉場總督二千四百兩河道總督一千兩布政司九千兩按察司八千兩道每員二千兩知府首府二千六百兩餘

各二千兩同知一千兩至七百兩通判七百兩至六百兩知縣一千二百兩至六百兩布按兩司各府首領及州縣佐雜等官二百兩至三十一兩各有差總督筆帖式各二百五十兩駐防筆帖式各三十兩所千總共支六百八十兩管河千總四十兩衞千總四百兩順天府府尹四百兩府丞二百四十兩治中二百兩通判一百六十兩學官佐雜四十五兩至三十一兩五錢有差　盛京五部侍郎各三百兩　盛京船廠黑龍江三處將軍各二千兩府尹一千兩府丞四百兩治中二百五十兩糧廳通判二百五十兩錦州府知府六百兩通判三百兩吉林同知五百二十七兩六錢知州四百二十七兩八錢至二百八十二兩一分知縣四百二十四兩至一百三十五兩一錢四分佐雜四十五兩至三十一兩五錢二分各有差　江南總督三萬兩江蘇巡撫一萬二千兩學政四千兩將軍親丁名糧二百分卽係養廉下倣此副都統五十分布政司蘇州九千兩江甯八千兩按察司八千兩道六千兩至一千五百兩有差知府江甯蘇州各三千兩餘各二千五百兩同知各五百兩通判各四百兩押運同知通判各二百五十兩知州直隸州二千兩散州高郵一千五百兩泰州各一千二百兩知縣一千八百兩至一千兩布按兩司各府首領及州縣佐雜等官二百兩至六十兩各有差將軍衙門筆帖式各五十兩運弁五百兩至二十四兩有差　安徽巡撫一萬兩學政四千兩布政司八千兩按察司六千兩糧驛道三千兩各道及知府每員二千兩同知五百兩通判四百兩知州無爲州一千兩餘各八百兩知縣一千兩至六百兩有差布按兩司各府首領及州縣佐雜等官各六十兩押運廳員二百五十兩將軍衙門筆帖式五十兩運弁二百兩至二十四兩有差　江西巡撫一萬兩學政二千四百兩布政司八千兩按察司六千兩道三千八百兩至二千六百兩知府二千四百兩至一千六百兩各有差同知吉安府九百兩其餘同知及通判每員各六百兩直隸州一千四百兩州判二百兩知縣一千九百兩至八百兩有差布按兩司各府首領及佐雜等官各六十兩押運同知通判三百兩至八十兩運弁二百四十兩至二十兩各有差　浙江巡撫一萬兩學政二千五百兩將軍一千六百兩副都統杭州五百兩乍浦一千兩布政司七千兩按察司四千兩道六千兩至二千兩知府二千四百兩至一千二百兩同知一千五百兩至四百兩各有差通判二百兩各司及知州每員各八百兩知縣一千八百兩至五百兩布按兩司各府首領及州縣佐雜等官八十兩至六十兩各

有差將軍衙門筆帖式各五十兩運弁各一百兩福建總督一萬八千兩巡撫一萬三千兩學政四千兩巡視臺灣御史各一千二百兩將軍一千六百兩臺灣總兵官七百兩布政司八千兩按察司六千兩道二千四百兩至一千六百兩知府二千八百兩至一千六百兩各有差廈門同知一千二百兩其餘同知通判每員各五百兩知州一千二百兩知縣一千六百兩至六百兩布按兩司各府首領及州縣佐雜等官二百四十兩至二十兩各有差　湖北總督一萬五千兩巡撫一萬兩學政三千兩將軍一千兩布政司八千兩按察司六千兩道五千兩至二千五百兩知府二千六百兩至一千五百兩同知七百五十兩至六百兩通判六百二十五兩至五百兩知州一千兩至八百兩知縣一千六百兩至六百兩布按兩司各府首領及州縣佐雜等官一百兩至六十兩運弁及所千總四百兩至二百兩有差　湖南巡撫一萬兩學政三千六百兩布政司八千兩按察司六千五百兩道四千兩至二千兩知府二千四百兩至一千五百兩同知一千兩至六百兩通判八百兩至五百兩各有差直隸州知州一千三百兩餘州九百兩知縣一千二百兩至六百兩布按兩司各府首領及州縣佐雜等官二百兩至六十兩各有差衛守備三百四十兩　山東河道總督六千兩巡撫一萬五千兩學政四千兩布政司八千兩按察司六千五十九兩道各四千兩知府濟南府四千兩餘各三千兩同知理事同知一千兩餘各八百兩通判各六百兩知州知縣二千兩至一千兩布按兩司各府首領及州縣佐雜等官三百兩至六十兩滿營筆帖式五十兩至三十兩衛所河各武弁三百兩至八十七兩八錢四分各有差　山西巡撫一萬五千兩學政四千兩城守尉二百兩布政司八千兩按察司七千兩道各四千兩知府四千兩至三千兩同知通判一千二百兩至八百四十兩有差直隸州知州一千五百兩知州知縣一千兩至八百兩布按兩司各府首領及州縣佐雜等官八十兩至六十兩各有差筆帖式巡撫衙門二百兩城守尉衙門三十兩　河南巡撫一萬五千兩學政六千六百六十六兩六錢六分有奇布政司八千兩按察司八千四百四十四兩四錢四分有奇道四千二百二十九兩四錢四分至三千八百五十七兩七錢七分有差知府首府四千兩餘各三千兩同知理事同知一千兩餘各八百兩通判各六百兩直隸州知州各一千八百兩知縣二千兩至一千兩布按兩司各府首領及州縣佐雜等官一百五十兩至六十兩各有差押空運通判一百兩衛千總押

薊及領運每員各二百兩開運一百兩隨帮各四百兩薊營筆帖式三十兩　四川總督一萬三千兩學政三千兩副都統一千兩布政司八千兩按察司四千兩鹽驛道三千五百兩守巡道各二千兩知府成都重慶各二千四百兩餘各二千兩同知通判一千兩至四百兩知州知縣一千二百兩至六百兩布按兩司各府首領及州縣佐雜等官二百二十兩至八十兩各有差筆帖式巡撫衙門各二百五十兩副都統衙門各五十兩所千總各一百五十兩

陝西總督二萬兩巡撫一萬二千兩學政二千四百兩西安將軍一千兩副都統五百兩布政司八千兩按察司五千兩糧道二千四百兩道府每員各二千兩同知八百兩通判六百兩直隸州知州千兩餘知州知縣各六百兩分防州同各二百兩布按兩司各府首領及州縣佐雜等官一百兩至六十兩有差筆帖式總督衙門二百五十兩巡撫衙門二百兩　甘肅巡撫一萬二千兩學政一千六百兩布政司七千兩按察司四千兩道各三千兩知府各二千兩同知各八百兩通判各六百兩知州直隸州八百兩餘州及知縣各六百兩布按兩司府廳首領及州縣佐雜等官三百兩至六十兩有差　甯夏管理蒙古部郎四百兩甯夏涼州將軍各一千兩副都統各五百兩筆帖式各五十兩　廣東總督一萬五千兩巡撫一萬三千兩學政四千五百兩將軍親丁名糧一百分副都統五十分布政司八千兩按察司六千兩糧驛道三千八百兩守巡道各三千兩知府二千四百兩至一千五百兩同知通判八百兩至五百兩知州知縣一千二百兩至六百兩各有差布政司庫大使七百七十一兩六錢八分有奇布按兩司各府首領及州縣佐雜等官二百四十兩至六十兩有差　廣西巡撫一萬兩學政二千兩布政司六千兩按察司四千九百二十兩驛鹽道二千三百六十兩左江右江道二千四百兩知府二千兩至一千兩同知九百兩至六百兩通判七百兩至五百兩各有差直隸州一千七百五十六兩知州知縣二千二百六十五兩至七百有五兩布按兩司各府首領及州縣佐雜等官五百七十六兩至八十兩各有差　雲南總督二萬兩巡撫一萬兩學政四千兩提督八百兩總兵官各六百兩布政司八千兩按察司五千兩道五千九百兩至三千五百兩知府二千兩至一千二百兩同知一千兩至四百兩通判九百至四百兩知州知縣二千兩至七百兩學官一百兩至四十兩布按兩司各府首領及州縣佐雜等官四百兩至六十兩各有差鹽井提舉黑井二千五百六十八兩白井三千七百六十八

兩琅井八百四十四兩八錢庫井各大使三百三十六兩至二百四十兩有差省店盤鹽官二百兩巡撫巡捕二百四十兩　貴州巡撫一萬兩學政二千七百兩布政司五千兩按察司三千兩道二千五百兩至二千兩知府一千五百兩至八百兩同知一千兩至五百兩通判八百兩至四百兩各有差知州永豐八百兩餘州五百兩知縣八百兩至四百兩布按兩司首領及州縣佐雜等官三百兩至六十兩各有差衛千總一百六十兩八年　恩給國子監肄業貢生每年銀六千兩爲衣食膏火之資

乾隆元年　諭查舊例教職兩官同食一俸未免不敷養廉著從乾隆元年春季爲始照各員品級給與全俸永著爲令三月　諭聞直省州縣地方額徵地丁錢糧項下有起解存留二欵如官役俸工即於存留欵內支給若該省有地畝荒蕪額糧豁除者即將官役俸工扣減以抵豁除之數名曰扣荒此亦不得已之辦理也但此扣荒一項自應合省大小官員均攤方不悖於情理乃聞外省止扣知府以及州縣佐雜教職寒苦之員而督撫司道轉不在扣除之內此則大非情理矣著該部傳諭各直省督撫若該省有荒闕賦銀應於督撫司道大員及府縣正印官俸工內酌量均攤扣除以抵所闕之數至於佐雜教職等官俸工概免扣除八月　諭後食爲事君之心而重祿乃勸臣之道從前在京文武官員俸入未足供其日用時廑　皇考聖懷是以雍正三年特旨添增漢官俸米而各部堂官又加恩給與雙俸其餘大小官員原欲次第加恩俾得均沾渥澤今朕仰體皇考嘉惠臣工至意仿佛雙俸之例將在京大小文員俸銀加一倍賞給令其用度從容益得專心官守所給恩俸著自乾隆二年春季爲始再從前賞給各部堂官雙俸時欽奉　皇考諭旨遇有罰俸事件止罰正俸其恩俸仍行支給今各員所加之俸亦照此例行

八年增給福建省佐貳等官養廉時福建一省每員止給銀二十兩　諭從本年爲始將通省大使佐雜等一百九十八員加倍賞給以資養贍十年酌給廣西省養廉時以廣西地處邊遠各官養廉有不敷用者令以粵省鹽務項下額徵西稅銀兩酌撥萬金增四百兩者二缺三百兩者九缺二百兩者二十七缺一百兩者十一缺共四十九缺即從本年爲始增給

是年　諭教職中有相隔本地五百里以外艱窘不能回籍者照各直省佐雜例一體賞給路費

十一年　諭外任各官養廉準其予得缺後赴戶　部具呈預支酌量道路之遠近以定多寡到任後扣除歸款不願者聽

是年　諭吏禮二部堂司各官向未議有養廉銀兩視各部較為清苦朕思吏部領袖六曹禮部寅清奉職體統所在均宜令其俯仰寬裕著加恩于三庫飯銀盈餘數內各賞給銀一萬兩分贍養廉以示優加體恤

十八年　諭武職自副將以下照文員預支養廉之例一體借給

二十四年　諭佐雜官于本省領憑後準其呈借養廉

三十年以浙江杭嘉湖道事務繁劇撥糧鹽兩道項下各五百兩增給

是年　諭河南省城守營每年賞給養廉銀二百兩如直隸城守尉之例

四十年戶部議湖北巡撫陳輝祖奏嗣後綠營武職本省對調人員俸薪馬乾養廉俱于卸事日住支俟到新任日起支其住支俸薪等銀留與接任之員照例由試用官署理者俸薪養廉照署缺全支由現任官兼署或遞署者俸薪各歸本任開支養廉兼署者全支本任半支署任遞署者就署任開支末後一缺養廉現任官兼署者半支試用官署理者全支凡署任內紙紅蔬炭等銀無論有無原官均歸署任支銷從之

四十二年　諭上年新設成都將軍時將各省將軍養廉通查勻派除盛京伊犂外均定以一千五百兩為率但查各該將軍向有應得本色米石若因勻給養廉停其支食未免不敷著加恩準其仍舊支給其新設成都將軍並著一體議給

四十六年　諭向來各省提鎮以下至將弁等俱有分扣兵丁名糧作為得項者此固舊例如此且武職衙門非如文員之定有養廉是以即將此項為公用養贍之資但此例定自何年或係雍正年間議定文職養廉時一體酌給其每員應得若干係何名目是否一例按照地方情形品級大小酌定數目多寡又或各省參差不同著交各該部將定例年月及現在款項數目分晰查明開單具奏至此事因仍已久恐又有於定數之外私自尅扣增添者若每

員任內私扣一名後任積漸加增效扣無所底止督撫漫不加查察久之即爲虛額空糧之弊尤不可不徹底清查著通諭各督撫將各省提鎮以下武職現在分扣名糧實數及有無私添之弊查明確實具奏此事既久朕槩從寬不究若稍有隱匿或經別經查出惟該督撫是問

是年議給武職養廉先是武官例以親丁名糧爲養廉至是始照文員之例議給其所扣兵餉並令挑補實額

四十七年定旗人補用外任年老回旗之例凡旗人由外任自行具呈回籍官員內如有世職確驗尚堪當差者仍予世職整俸如不勝任又不自行具呈上司勒令休致者即本身有世職亦不準其食俸

右百官俸祿養廉之制

喀爾喀汗科爾沁親王各銀二千五百兩緞四十匹各親王銀二千兩緞二十五匹世子科爾沁郡王各銀千五百兩緞二十匹各郡王銀千二百兩緞十五匹貝勒銀八百兩緞十三匹貝子銀五百兩緞十匹鎮國公銀三百兩緞九匹輔國公銀二百兩緞七匹扎薩克一等台吉銀百兩緞四匹各台吉一等銀百兩二等八十兩三等銀六十兩四等四十兩子一等二百有五兩二等一百九十二兩五錢三等百八十兩男一等百五十五兩二等一百四十二兩五錢三等百三十兩二等輕車都尉九十二兩五錢騎都尉五十五兩雲騎尉四十二兩五錢一等侍衛百三十兩八品官達爾漢各二十兩王之女銀百兩緞八匹貝勒之女銀五十兩緞六匹公之女銀三十兩緞四匹王之婿銀五十兩緞五匹貝勒之婿銀四十兩緞四匹　回部之俸郡王秩米三百八十石輔國公九十五石內大臣四十二石七斗五升台吉一等四十七石五斗二等三十八石三等二十八石五斗四等十九石侍衛一等六十二石三等三十八石藍翎二十八石五斗　厄魯特之俸內大臣銀九十兩副都統秩七十七兩五錢散秩大臣六十五兩三品總管及烏梁海總管亦如之

順治十四年定外藩王貝勒貝子公俸銀緞匹各有差

雍正七年　諭從前扎薩克蒙古王等之俸比在內王等少給者並非以內外輕重分別因蒙古王等人多在蒙古地方居住國帑尚屬有餘蒙古王等以下扎薩克一等台吉以上皆著增添一倍再尋常一等台吉原不給俸

今亦照前扎薩克一等台吉等食俸之例賞給此朕特加之恩亦未便遽定爲例嗣後歲終戶部理藩院會同將應否倍賞之處奏聞再降諭旨

十年　諭八旗察哈爾蒙古駐牧近邊與內地人相同効力有年原定例察哈爾官內有職任者給與半俸無職任散秩官給與俸祿四分之一念其皆國家效力舊人特沛恩澤將有職任官給與全俸其無職任散秩官給與半俸 熟 乾隆二十年定額給杜爾伯特王貝勒貝子公扎薩克台吉各俸銀俸緞如喀爾喀例行部議杜爾伯特扎薩克王公台吉等各俸銀俸緞每年令各差官乘傳赴京師戶部關支

右外藩俸祿之制

八旗兵餉京師前鋒親軍護軍領催弓匠長月給餉銀四兩驍騎銅匠弓匠月給銀三兩皆歲支米四十八斛步軍領催月給餉銀二兩步軍一兩五錢鐵匠一兩至四兩皆歲支米二十四斛礮手月給銀二兩歲支米三十六斛由覺羅補前鋒親軍護軍者月加餉銀一兩教養兵月給銀一兩五錢不給米官著馬駝每馬駝月給豆草折價銀三兩各省駐防弓匠鐵匠家口五名馬三匹餉銀驍騎礮手月給二兩弓匠鐵匠一兩水師營兵與陸路兵同水手舵匠二兩至二兩不等　綠旗兵餉京師巡捕三營馬兵月給銀三兩步兵二兩皆月給米三斗每馬一匹月給豆草銀三兩五錢各省鎮兵馬兵月給銀二兩步兵一兩五錢守兵一兩皆月支米三斗馬兵每名給馬一匹春冬月支豆九斗夏秋六斗草均三十束　八旗官親隨兵坐糧領侍衛內大臣滿洲都統各八名蒙古漢軍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各六名步軍統領五名滿洲副都統四名蒙古漢軍副都統各三名步軍翼尉一名前鋒參領護軍參領驍騎參領各二名副護軍參領副驍騎參領前鋒侍衛上三旗內府參領各一名有半以上親隨兵每名月給銀三兩米折銀一兩八旗佐領上三旗內府佐領各於本佐領額兵內食糧一分民公四名侯伯各三名大學士尚書左都御史內大臣子各二名侍郎學士副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卿詹事散秩大臣男王府長史各一名以上親隨兵每名月給餉銀一兩米二斛步軍協尉給坐糧二分步軍副尉捕盜官各二分步軍尉一分均於額設步軍內撥給各省駐防官丁糧馬乾將軍家口四十名馬五十匹副都統家口三十五名馬四十匹協領家口三十名馬三十匹佐

領家口二十名馬二十匹防禦家口十有四名馬十有五匹驍騎校有品級筆帖式家口十有二名馬十匹未入流筆帖式領催驍騎家口七名馬六匹直省綠旗官親丁名糧提督八十分總兵官六十分副將三十分參將二十分均馬步各半遊擊十五分馬七步八都司十分守備八分均馬步各半千總五分馬一步四把總四分馬一步三

右兵餉之制

文淵書局石印

吳縣汪鍾霖甘卿甫纂校

國用類三

漕運 附 皇朝漕運規例 漕運限期 漕運官司 漕船 倉庾

通典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眾有饑色孫武曰千里餽糧士有饑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是言粟不可推移則糴之者無利糴之處受害

通典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通典漢興高皇帝時漕轉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鏹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苦甚多也帝不能用

通志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置滄海郡人徒之費擬西南夷又衛青擊匈奴取河南地復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於帝曰異時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道九百餘里度六月而罷若引渭穿渠起長安傍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度可三月而罷此損漕省半天子乃令齊水工徐伯表發卒穿漕渠以運大便利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險敗亾甚多而亦煩費請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又以為然渠田數歲河徙渠田遂廢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言抵蜀故道多坂迴遠今穿褒斜道少坂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入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林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然之拜湯子卬為漢

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

通考武帝作柏梁臺宮室之修由此日麗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元封元年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

昭帝元鳳二年詔曰前年減漕三百萬石　三年詔曰民被水災頗匱於食其止四年勿漕

通志孝宣卽位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石五錢農人少利時耿壽昌以善爲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理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人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帝不聽漕事果便

通考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驪駕轉輸不絕　虞詡爲武都太守開漕船道而水運通利

明帝永平十二年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時光武欲修之而未果其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嘆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乃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潰漏之患費以百億計

漢丞相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木牛其法方腹曲頭一腳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住可大用而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腳橫者爲牛領轉者爲牛足覆者爲牛背方者爲牛腹垂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牛御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三十里而人不大勞牛不飲食　流馬亦有尺寸之數

通典魏齊王正始四年司馬宣王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宣王從之乃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興衆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通志晉武帝太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漕運雖有此詔而未成功

懷帝永嘉元年修千金堨於許昌以通運

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已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

穆帝時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已下十三戸共借一人助度支運

通典後魏自徐揚內附之後仍代經略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微省時三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恒農河北河東平陽等郡年常綿絹及貲麻皆折公物僱車牛送京道險人弊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疋三丈九尺別有私人僱價布八十疋河東一車官酬絹五疋二丈別有私人僱價布五十疋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僱絹三疋市材造船不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疋合有三十九疋僱作手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膸絹七十八疋布七百八十疋又租車一乘官格二十斛成載私人僱價遠者五斗布一疋近者一石布一疋准其私費一車有布遠者八十疋近者四十疋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准其僱價應有千四百疋今取布三百疋造船一艘并船上覆理雜事計一船有膸布千一百疋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庸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達雷陂其陸路從雷陂至倉門調一車僱絹一疋租一車布五疋則於公私爲便尚書度支郎中朱元旭計稱今校薛欽之說雖蹟驗未彰而指況甚善所云以船代車是策之長者若以門兵造船便爲闕彼防城無容全依宜令取僱車之物市材就作及倉庫所須悉以營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綱典各受租調於所在然後付之十車之牛留車士四人佐其守護粟帛上船之日隨運至京將共監慎如有耗損同其陪徵河中缺失專歸運司輸京之時聽其即納不得雜合違失常體必使量上數下謹其受入自餘一如其例計底柱之難號爲天險迅驚千里未易其功然既陳便利無容輒抑若效充其說則附例酬庸如其不驗徵塡所損今始開剏不可縣生減折且依請營立一年之後須知贏費歲遣御史校其虛實脫有乖越別更量裁尚書崔林按欽所列實允事宜郎中之計備盡公理但舟檝所通遠近必至苟利

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遠通褒斜利關中之漕南達交廣以增京洛之饒況乃漳洹夷路河濟平流而不均彼省煩同茲巨益請諸通水之處皆宜率同此式縱復五百三百里車運水次校計利饒猶爲不少其欽所列州郡如請興造東路諸州皆先通水運今年租調悉用舟檝若船所有鈌且賃假充事比之僦車交代息耗其先未通流宜遣檢行閑月修葺使理有可通必無擁滯如此則發召匪多爲益實廣一爾蹔勞久安永逸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

孝文太和七年薄骨律鎭將刁雍上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及臣所守四鎭出車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鎭以供軍糧臣鎭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爲難設令載穀二十石每至深沙必致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渡大河計車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人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三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泝流數千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備糧人用安樂求於嶂岫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爲一舫一船勝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鎭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工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廢田詔曰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即大省人力既不費牛又不廢田甚善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爲式

通考隋文帝開皇二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邵衞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衞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底柱之險達於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便之

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又引河通於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百餘萬眾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北河通涿郡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鄯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配爲戍卒大開屯田發四方諸郡運糧以給之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

配驍衞大將軍來天兒别以舟師濟滄䑳艫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於平壤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百窖

窖容八千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馱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為成勞而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傭錢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

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為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為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鈲於胷而繩多絕輓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人以為苦

（通志）咸亨三年於岐州陳倉縣東南開渠引渭水入昇原渠通船栰至長安故渠

開元十八年明皇問朝集使利害之事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曰江南戶口稍廣倉庫所資唯出租庸更無征防緣水陸遙遠轉運艱辛功力雖勞倉儲不益竊見每州所送租庸調等本州正月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即逢水淺已有阻礙須停留一月以上三月四月以後始渡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又船運停留至六月七月始至河口即逢黃河水漲不得入河又須停一兩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漕洛乾淺船艘隘鬧船載停滯備極艱辛計從江南至東都停滯日多得行日少糧食既皆不足折欠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雇河師水手更為損費伏見國家舊法往代成規擇制便宜以垂長久河口元置武牢倉江南船不入黃河即於倉內便貯鞏縣置洛口倉從黃河不入漕洛即於倉內安置爰及河陽倉栢崖倉太原倉永豐倉渭南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轉運不通則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即卻還本州更得其船充運并取所減腳錢更運江淮變造義倉每年剩得一二百萬石即數年之外倉廩轉加其江淮義倉多為下濕不堪久貯若無般運三兩年色變即給貸費散公私無益疏奏不省至二十一年耀卿為京兆尹京師雨水害稼穀價踴貴耀卿奏曰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為秦中地狹收粟不多

儻遇水旱便則匱乏往者貞觀永徽之際祿廩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久得安居
今昇平日久國用漸廣每年陝洛漕運數倍於前支猶不給陛下數幸東都以就貯積爲國大計不憚劬勞皆爲
憂民而行豈是故欲來往若能更廣陝運支入京倉廩常有二三年糧卽無憂水旱今日天下輸丁約有四百萬人
每丁支出錢百文充陝洛運腳五十文充營窖等用貯納司農及河南府陝州以充其費租米則各隨遠近任自出
腳送納東都至陝河路艱險旣用陸腳無由廣致若能開通河道變陸爲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且江南租船所
在候水始敢進發吳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旣淹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一倉納江東租米便於船迴
從河口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載運河運者至三門之東置一倉旣屬水險卽於河岸傍山車運十數里至三門之西
又置一倉每運置倉卽船下貯納水通卽運水細便止漸至太原倉泝河入渭更無停留所省巨萬臣常任濟定冀
等三州刺史詢訪故事前漢都關內年月稍久及隋亦在京師緣河皆有舊倉所以國用常贍若依此行用利便實
深上大悅尋以耀卿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勑鄭州刺史河南少尹蕭炅自江淮至京以來檢古倉節級
貯納仍以耀卿爲轉運都使於是始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清縣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三門西置三門倉開
三門北山十八里陸行以避湍險自江淮西北泝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候水調浮漕送含嘉倉又取曉習河水
者遞送納于太原倉所謂北運也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腳三十萬耀卿罷相後緣邊運
險澁頗有欺隱議者又言其不便事又停廢二十七年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沉
損遂開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十八里合于淮而踰時畢功旣而以水流浚急行旅艱險旋卽
停廢卻由舊河二十九年陝州刺史李齊物避三門河路急峻於其北鑿石渠通運船爲漫流河泥旋塡淤塞不可
漕而止天寶三年左常侍兼陝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引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
給京師名曰廣運潭以堅爲天下轉運使天寶中每歲水陸運米二百五十萬石入關
通考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租庸鹽鐵泝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爲戶部侍郎兼句當度支
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繇襄漢越商於輸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

廣德二年廢句當度支使以何杳之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晏即鹽利雇傭分利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枲竹篠為綯輓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馱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大歷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為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及田悅李惟岳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搤襄鄧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通若導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鷄鳴岡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起東關歷潁蔡涉汴抵東都無濁河泝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洧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戶部侍郎趙贊又以錢貨出淮迂緩分置汴州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以度支總大綱

貞元初關輔宿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為能立事用為相造以江吳素嫉錢穀諸使頗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鹽鐵處復置巡院歲終宰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琇而韓滉方領轉運奏國漕不可改帝亦雅器滉

文瀾書局石印

復以為江淮轉運使元琇嫉其剛不可共事因有隙琇稱疾罷而滉為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滉遂劾琇常饋米淄青河中而李納懷光倚以構叛貶琇雷州司戶參軍尋賜死是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官監汴水察盜灌溉者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雇平陸人為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陝虢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為運道屬於三門倉治上路以回空車費錢三萬緡下路減半又為入渭船方五板輸東渭橋太倉米至凡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陸運其後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江淮巡院及浙西觀察使李錡領使江淮堰埭隸浙西者增私路小堰之稅以副使潘孟陽主上都留後李巽為諸道轉運鹽鐵使以堰埭歸鹽鐵使罷其增置者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寖減矣至巽乃復如晏之多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堙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岡疏句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河益庳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以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糴以備一歲之費省冗職八十員自江以南補署皆剸屬院監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鎛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敗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為姦榜笞號苦之聲聞於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其後貸死刑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運米至者十亡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刑

太和初歲旱河涸掊沙而進米多耗抵死甚眾不待覆奏秦漢時故漕興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韓遼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為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顧也議遂決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中賴其利故事州縣官充綱送輕貨四萬書上考開成初為長定綱州擇清彊官送兩稅至十萬遷一官往來十年者授縣令江淮錢積河陰轉輸歲費十七萬餘緡行綱多以盜抵死判度支王彥威置縣遞羣畜萬三千三百乘使路傍民養以取傭日役一驛省費甚博而宰相亦以長定綱命官不以材江淮大州歲授官者十餘人乃罷長定綱送五萬者書上考七萬者減一選五十萬減三選而已及戶部侍郎裴休為使以河

[illegible]江淮漕運米四十萬石凡三歲米至渭橋百二十萬石凡漕達於京師而足國用者大略如此其節州縣方鎮漕以自資或兵所征行轉運以給一時之用者皆不足紀

續通志懿宗咸通元年南蠻陷交趾徵諸道兵赴嶺南詔湖南水運自湘江至澪渠并江西水運以饋行營諸軍泝運艱難軍屯廣州乏食潤州人陳磻石詣闕言海船至福建往來大船一隻可致千石自福建不一月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便可得三五萬石勝於江西湖南泝流運糧又引劉裕海路進軍破盧循故事乃以磻石為鹽鐵巡官往揚子縣專督海運於是軍不闕供憲宗元和十一年始置淮潁水運揚子等諸院其功比汴運較省實厤二年鹽鐵使王播奏開揚州古七里港通舊官河以濟運

通志梁羅紹威鎮魏博日以臨淄海岱罷兵歲久儲庾山積唯京師軍民多而食寡願於太行伐木下安陽淇門斲船三百艘置水運自大河入洛口歲以給宿衛太祖深然之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敕鄆州差兵三千自黎陽開河以通漕運

續通志莊宗同光三年吏部尚書李琪奏請敕下諸道合差百姓轉般之數有能出力運官物到京者五百石以上白身授一資初任州縣官有官者依資次遷授欠選者便與放選千石以上至萬石者不拘文武顯加酬賞此亦轉倉贍軍之一術也敕租庸司下諸州有應募者聞奏施行

續通典明宗天成元年四月制曰先緣漕運京師租庸司多借水船今既分兵就食漕運並停其諸河渡水船即付本主時洋州修魏門倉一百間充貯轉運下峽漕米斛斗三司使張延朗奏於洛中預備一二年軍糧除水運外深冬百姓稍閑請差運一轉又請諸道運糧百石以實京師詔然之時帝在汴論者以運糧百萬勞民託近臣奏之帝乃命東地數州運糧十萬石至汴州司勳員外郎夏侯晤上言曰請諸道轉運為實輦下軍儲今聞多是輕賫卻至京中糴納請下令禁止長興元年鳳州奏開修唐倉湖田路通鳳翔饋運又興州進新開東南河路圖自王馬口至洪口長一百六十五里可勝漕船千石又三司使奏河水運自洛口至京往年牽船下卸皆用水運衙官今洛岸至倉門稍遠衙官轉運艱難欲於洛河北岸別鑿一灣引船直至倉門下卸其功役徐於諸軍內差借從之

通考周顯德二年上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自漢以來不與支破倉廩所納新物尚破省耗況水路所般豈無損失今後每石宜與耗一斗　四年詔疏下汴水一派北入於五丈河又東北達於濟自是齊魯之舟檝皆至京師六年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京東疏汴水入於蔡河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袁彥浚五丈河以通漕運

宋東京之制受四方之運者謂之船般倉曰永豐通濟萬盈廣衍（通濟有四倉景德四年改第三曰萬盈第四曰廣衍）延豐（舊廣利景德中改大中祥符二年增第二）順成（舊常豐景德中改）濟遠（舊常盈景德中改）富國凡十倉皆受江淮所運謂之東河亦謂之裏河曰永濟永富二倉受懷孟等州所運謂之西河曰廣濟第一受潁壽等州所運謂之南河亦謂之外河曰廣積廣儲二倉受曹濮等州所運謂之北河受京畿之租者謂之稅倉曰廣濟受京東諸縣廣積第一左右騏驥天駟監凡三倉受京北諸縣左天廄坊倉受京西諸縣（舊有義豐倉大中祥符元年停）大盈右天廄二倉受京南諸縣受商人入中者謂之折中倉有裏外河二名又有茶庫倉或空則兼受船般斛斗草場則汴河南北各三所騏驥左右天廄坊天駟監各一所以受京畿租賦及和市所入諸州皆有正倉草場受租稅和糴和市芻粟並椽曹主之其多積之處亦別遣官專掌凡漕運所會則有轉般倉

續通典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運（汴河黃河惠民河廣濟河）太祖建隆二年給事中范陽劉載往定陶督曹軍丁夫三萬浚五丈渠自都城北歷曹濟及鄆以通東方之漕

通志乾德二年令諸州自今每歲受民租及筦榷所獲之課除支度給用外凡緡帛之類悉輦送京師官乏車牛者僦民車以給　六年令諸州輦送上供錢帛悉官給車乘當水運者官為具舟不得調發居民以妨農作

自江南東歲漕米數百萬給京師太宗恐倉吏給受不平遣皇城卒變服偵邏廉得永豐倉持量者八輩受賕為姦悉斬之監倉免官治罪

續通典太宗太平興國初兩浙既獻地歲運米四百萬石雇民挽舟吏因緣為姦所在附載錢帛雜物乃擇幹彊之臣在京分掌水陸路發運事以革其弊

續通典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

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非水旱大獨民租未嘗不及其數至道初汴河運米至五百八十萬石自是京城積粟盈溢端拱元年徐休復上言京師內外凡大小二十五倉官吏四百二人計每歲所給不下四百萬石望自今米麥菽各以一百萬石爲一界每界命常參官供奉官殿直各一人專知副知各二人凡七人共掌之詔可然四河所運之粟未有定制

通考二年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曰鼂錯云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蓋不可使至賤亦不可使至貴今王都萬衆所聚導河渠達淮海貫江湖歲運五百萬斛以資國費此朝廷之盛臣庶之福也近來都下粟麥至賤倉廩充牣紅腐相因或以充賞給斗直數十錢此工賈之利而軍農之不利也夫軍士妻子不過數口而月給糧數斛即其費有餘矣百萬之衆所餘既多游手之民資以給食農夫之粟何所求售況糧之來也至遠至艱官之給也至輕至豐歲豐儉不可預期儻不幸有水旱之虞卒然有邊境之急何以救之今運米一斛至京師其費不啻三百錢諸軍舊日給米二升今若月賦錢三百人必樂焉是一斗爲錢五十計江淮運米工腳亦不減此數望明敕軍中各從其便願受錢者若市價官米斗爲錢二十即增給十錢裁足以當工腳之費而官私獲利數月之內米價必增農民受賜矣若米價騰踴即官復給糧軍人糶其所餘亦獲善價此又戎士受賜矣不十年官有餘糧江外之運亦漸可省上覽奏嘉之

續通志眞宗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凡水運自淮南江南荊湖南北路所運粟於揚眞楚泗州四處置倉以受其輸既而分調舟船泝流而至京師發運使領之陝西諸州菽粟自黃河三門沿流由汴河而至亦置發運使領之陳潁許蔡光壽等六州之粟帛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東十七州之粟帛由廣濟河而至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凡三水皆通漕運河北衞州東北由御河達乾寧軍

續通典仁宗天聖四年荊湖江淮州縣和糴上供小民闕食自五年後權減五十萬石慶歷中又減廣濟河歲漕二十萬石後黃河歲漕益減纔運菽三十萬石歲㓨漕船市材木勞費甚廣嘉祐四年罷所運菽減漕船三百艘自是歲漕三河而已江河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眞楚泗州轉船倉載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州諳轉船倉運米輸京師歲摺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番休逃匿者少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

沈溺之患從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專其任文移坌并事目繁夥不能檢察操舟者賕諸吏得詣富饒郡市賤貿貴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混轉無辨籍多空名漕事大敝嘉祐三年以諸路綱不集下詔切責

英宗治平初詔復依舊日成例大加振刷漕粟至京師汴河五百七十五萬五千石惠民河二十六萬七千石廣濟河七十四萬石諸路撥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京師稅米支五歲餘而漕運吏卒上下共爲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沈溺以滅迹官物陷折歲不減二十萬斛

神宗熙寧二年薛向爲江淮等路發運使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互相稽察舊弊乃去歲漕常數既足募商舟運至京師者又二十六萬餘石乃請充明年歲計之數三司吳充言宜自明年減江淮漕米二百萬石令發運司易輕貨二百萬緡計五年所得無慮緡錢千萬轉儲備邊王安石謂驟變米二百萬石米必賤驟致輕貨二百萬貫貨必貴當令發運使度米貴州郡折錢變爲輕貨儲之河東陝西要便州軍用常平法糶糴爲便詔如安石議七年京東路察訪鄧潤甫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則穀賤募人爲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助軍食詔京東河北路轉運司相度後江淮上供穀至京師者三分不及一宣徽南院使張方平言今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利漕運而贍師旅國初浚河渠三道以通漕運計各河之數立上供年額近罷廣濟河而惠民河粟又不入太倉衆所賴者汴河議者屢作改更幷致汴河日失其舊十二月詔罷廣濟河增置漕舟其後河成歲漕京東穀六十萬石東南諸路上供雜物舊陸運者增舟水運押汴河江南荊湖綱運七分差三班使臣二分軍大將殿侍又令眞楚泗州各造淺底舟百艘分爲十綱入汴

元豐五年罷廣濟河輦運司及京北排岸司移上供物於淮陽計置入汴立淸河輦運司言者謂廣濟安流而上與淸河泝流入汴遠近險易不同詔轉運提點刑獄比較利害蔣之奇陳祐甫等開龜山運河乃免風濤之患詔各遷兩官除官減年循資有差八年罷歲運百萬石赴西京先是常運東南粟入洛下至是戶部奏罷之

哲宗徽宗大觀三年尚書省言六路上供斛斗已令直達而奉行之吏因循止將歲額斛於眞揚楚泗倉廒爲卸

納擢運之地又以所管斛斗代諸路歲額不足之數且欠發運司米一百二十餘萬斛不償乞將見在斛斗盡令般發赴朝廷從之轉般之法東南六路斛斗自江浙起綱至於淮甸以及眞揚楚泗爲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京以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納上等價錢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國家建都大梁足食足兵之法無以加於此矣崇寧初蔡京爲相始求羨財以供侈費用所親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爲戶部侍郎自是來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錢既竭不能增糴而儲積空矣儲積既空無可代發而轉般無用矣乃用戶部尚書曾孝廣之說立直達之法時崇寧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也孝廣之言曰往年南自眞州江岸北至楚州淮隄以堰瀦水不通重船般剝勞費遂於堰傍置轉般倉受逐州所輸更用運河船載之入汴以達京師雖免推舟過堰之勞然侵盜之弊由此而起天聖中發運使方仲荀奏請度眞楚州堰爲水閘自是東南金帛茶布之類直至京師惟六路上供猶循用轉般法吏卒糜費與在路折閱動以萬數欲將六路上供斛斗並依東南雜運直至京師或南京府界卸納庶免侵盜乞貸之弊自是六路郡縣各認歲額雖湖南北至遠處所亦直抵京師豐不加糴歉不代發方綱米之來也立法峻甚船有損壞所至修整不得踰時州縣欲其速過但令供狀以錢給之以至沿流鄉保悉致騷擾公私橫費無有紀極又鹽法已壞迴舟無所得舟人逃散船亦隨壞本法盡廢弊事百出良可歎也

續通志政和元年張根爲江西轉運副使歲漕米百二十萬以給中都江南州郡僻遠官吏難於督趣根常存三十萬石於本司爲轉輸之本以寬諸郡時甚稱之

續通典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綱米以三分之一輸送行在餘輸京師二年詔二廣湖南北江東西綱運赴江寧府福建兩浙路輸送平江府京畿淮南京東西河北陝西及川綱輸送行在其二廣湖南北綱運如過兩浙許便輸送平江府福建綱運過江東西亦許乘便輸送江寧府三年又詔糧運輸送建康府至紹興初因地之宜以兩浙之粟供行在以江東之粟餉淮東以江西之粟餉淮西荆湖之粟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粟責漕臣將輸而歸

其餘於行在三十年定制科撥上供米鄂兵歲用米四十五萬餘石於全永郴邵道衡潭鄂鼎科撥荊南兵歲用米九萬六千石於德安荊南澧純潭復荊門漢陽科撥池州兵歲用米十四萬四千石於吉信南安科撥建康兵歲用米五十五萬石於洪江池宣太平臨江興國南康廣德科撥行在合用米一百一十二萬石就用兩浙米外於建康太平宣科撥其宣州晃屯殿前司牧馬歲用米并折輸馬料三萬石於本州科撥其諸路轉運司樁發時計內外諸軍歲費米三百萬斛而四川不與焉

通考紹興四年川陝宣撫吳玠調兩川夫運米十五萬斛至利州率四十餘千致一斛饑病相仍道死者眾漕臣趙開聽民以粟輸內郡募舟輓之人以為便然嘉陵江險灘磧相望夏苦漲流冬阻淺澀終歲之運殆莫能給玠再欲陸運帥臣邵溥爭之且言宣司已取蜀民運腳錢百五十萬其忍復使之陸運乎乃率行水運總所委官就糴於沿流復就興利閬州置場聽客人中賣又減成都水運對糴米免四川及京西路請州租以寬之

孝宗淳熙元年詔不以所欠多少並與放除其綱米赴倉卸納以陳易新不得就舟支遣其折帛錢綱在路違法借貸重其罰或借貸官錢收買物貨無償許估賣出豁其金銀錢帛色額低次虧損官錢者行下元買納場吏人名下追理不得均攤民戶其有因綱運欠折追降官資者如本非侵盜且補納已足許保明敘復

續通考寧宗嘉泰二年六月浚浙西運河初孝宗淳熙八年十月浚行在至鎮江府運河至是復浚之

理宗時撫州請復轉般法知安慶黃幹代撫州守臣奏略曰國家綱運資以餉軍比年以來法紀弛壞非惟軍餉不繼抑亦公私受斃其未離岸有江水淺涸坐食靡費之弊其已離岸有監官侵虧船梢盜竊之弊而其既敗有攤賴平民之弊雖知其弊莫之能革且以江西一路言之如撫州建昌綱之折閱每以水道淺涸不能巨舟延引有歲終而未起隔歲之綱者一綱吏卒水手動數百計又所招集並皆游手無賴之人目度官吏侵盜大數已虧恣情極用無所顧忌估籍所償不能萬分之一官司不免縱之攤賴平民侵削國本為害不細今若於隆興置轉般倉於所取每歲一路綱運水腳之費養水軍數百人命一武臣為之長造數十巨艦部以軍法責之轉輸近裏州軍止以小舟運載納之轉般倉卻令水軍專一護送更往迭來不假召募綱紀素定部分素嚴舟楫素具較之烏合嘗試實相萬

焉如此則非惟可以省官費之[illegible]費而[illegible]以[illegible]國家[illegible]遂爲士大夫之罪[illegible]民之攤賴是一變

迹而蠹害悉去衆利並興矣

度宗咸淳二年正月詔[illegible]湖廣漕司積年運上峽米耗折逋[illegible]七年六月命鎮江府轉輸米十萬石於五河新城積

貯十年六月以錢五百萬緡命四川制司請湖北糴運上峽入夔米五十萬石

續通志遼聖宗太平時燕地饑戶部副使王嘉請造船募習海漕者移遼東粟餉燕既而水路艱險船多覆沒民皆

怨而思亂九年八月東京錫里軍詳袞達林乘之爲亂首殺嘉以快其衆

續通典金世宗大定初劉璣同知漕運司事奏言漕戶顧直太高虛費官物宜酌量裁損若減三之一歲可省官

錢一十五萬餘貫

續通志章宗明昌三年尚書省奏遼東北京路米粟素饒宜航海以達山東昨以按視東京近海之地自大務淸口

并咸平銅善館皆可置倉貯粟以通漕運若山東河北荒歉即可運以相濟制曰可

續通考六年三月以北邊糧運括羣牧所三招討司明安穆昆隨処及德晤勒唐古部諸抹西京太原官民駝五千

充之惟民以駝載爲業者勿括

泰和五年正月調山東河北軍夫改治漕渠

宣宗貞祐三年七月置陝潁漕運提舉官以戶部句當官往來督察四年正月時沁水以便饋運尚書右丞侯摯嘗

言宜開沁水以便饋運至是詔有司開之

續通典元光元年六月造舟運陝西糧由大慶關渡以抵湖城哀宗天興元年八月發丁壯五千人運糧以餉喀齊

喀喀齊喀時爲樞密使將兵應完顏錫林等自汝州急入援故餉之

續通考元世祖中統元年六月詔燕京西京北京三路宣撫司運米十萬石輸開平府及撫州沙井靖州魚兒濼以

備軍儲先是太宗朝立軍儲所於新衛以收山東河北丁糧後惟計直取銀帛軍行則以資之歲壬子帝請於憲宗

設官築五倉於河上始令民入粟歲癸丑募民受鹽入粟轉漕嘉陵至是復有是詔二年七月命西京宣撫司造船

備西夏將運八月敕西京運糧於沙井北京運糧於魚兒濼九月敕今歲因耀輸沿河近倉官爲轉漕不可勞民四年五月詔北京運米五千石赴開平其車牛之費並從官給十月命運在京米輸行在時駕駐昔光之地命給官錢雇橐駝運米萬石輸行在所三年八月開玉泉山以通漕運從提舉諸路河渠郭守敬請也至元元年二月疏雙塔漕渠十二月命選善水者一人沿黃河計水程達東勝可通漕運馳驛以聞二年正月從諾海特們岱爾礮手人匠八百名赴中都造船運糧二十四年浚河西務漕渠二十六年浚河西務至通州漕渠九月立漕運河渠司至元元年三月立四川漕運司三年六月立漕運司十四年三月以行都水監行漕運司事十五年六月罷漕運司以其事隸行中書省

續通志四年詔北京運米五千石赴開平其車牛之用並從官給至元十三年遣瀘州屯軍轉漕重慶然自丞相巴延獻海運之言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至於京師蓋巴延平江南時嘗命張瑄朱清等以宋庫藏圖籍自崇明州從海道載至京師而運糧則自浙西涉江至淮由黃河逆水至平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於京後又開濟州泗河自淮至新開河由大清河利津河至海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旱站運至臨清入御河至元十九年巴延請於朝廷命上海總管羅璧朱清張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從海道至京師然創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又立京畿江淮漕運司二仍各置分司以督綱運又立萬戶府二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於揚州平灤兩處運糧命三省造船二千艘於濟州河運糧猶未專於海道也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專掌海運增置萬戶府二總爲四府至二十五年內外分置漕運司二其在外者於河西務置司接運海道糧事二十八年又用朱清張瑄之請併四府爲都漕運萬戶府二止令清瑄二人掌之二十九年用朱清等言復開海道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云

續通考成宗元貞元年十二月減海運腳價鈔一貫計每石六貫五百文著爲令至大德三年十月江浙省言曩者朱清張瑄海漕米歲四五十萬至百十萬時船多糧少雇直均平今歲運三百萬漕舟不足遣人各處和雇百姓騷動本省左丞沙布鼎言其弟和必斯及瑪哈穆特丹達浦楊家等皆有舟且深知漕事乞以爲海道運糧都漕萬戶

自古各以己力輸運官糧萬戶千戶並如軍官例承襲恤漕戶增雇直庶有成效尚書省以聞制可

仁宗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議海運事時江東寧國池饒建康等處運糧率令海船從揚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磯走沙漲淺糧船俱壞歲歲有之又湖廣江西之糧運至眞州泊入海船大底小亦非江中所宜于是以嘉興松江秋糧幷江淮江浙財賦府歲辦糧充運海漕之利至是益博

仁宗延祐三年二月調海口屯儲漢軍千人隸臨淸運糧萬戶府以供轉漕給鈔二千錠七年十一月以海運不給命江浙行省以財賦府租益之還其直

英宗至治元年五月海漕糧至直沽三年二月亦如之

泰定帝泰定二年九月海運江南糧百七十萬石至京師至文宗天厯二年六月海運糧至京師凡百四十萬九千一百三十石

文宗天厯二年九月命江浙行省明年漕運糧二百八十萬石赴京師十月又命江西湖廣分漕米四十萬石以紓江浙民力至順元年二月中書省言江浙民饑今歲海運爲米二百萬石其不足者來歲補運從之九月江浙行省以夏秋大水明年海運本省止可二百萬石餘數令他省補運爲便從之二年八月中書省言明年海運糧二百四十萬石已令江浙運二百二十萬河南二十萬今請令江浙復增運二十萬從之三年十月寧宗已卽位以江浙歲比不登其海運糧不及數俟來歲補運

至元至天厯海道歲運之數　至元二十年四萬六千五十石至者四萬二千一百七十二石二十一年二十九萬五百石至者二十七萬五千六百一十石二十二年一十萬石至者九萬七百七十一石二十三年五十七萬八千五百二十石至者四十三萬三千九百五十石二十四年三十萬石至者二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十六石二十五年四十萬石至者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五十五石二十六年九十三萬五千石至者九十一萬九千九百四十三石二十七年一百五十九萬五千石至者一百五十一萬三千八百五十六石二十八年一百五十二萬七千一百五十石至者一百二十八萬一千六百一十五石二十九年一百四十萬七千四百石至者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五百一

十三石三十年九十萬八千石至者八十八萬七千五百九十一石三十一年五十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五十萬三千五百三十四石元貞元年三十四萬五百石二年三十四萬五百石至者三十三萬七千二十六石大德元年六十五萬八千三百石至者六十四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石二年七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一石至者七十萬五千九百五十四石三年七十九萬四千五百石四年七十九萬五千五百石至者七十八萬八千九百一十八石五年七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八石至者七十六萬九千六百五十石六年一百三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三石至者一百三十三萬九千一百四十八萬九千四百九十一石至者一百六十二萬八千五百八石八年一百六十七萬二千九百九石至者一百六十六萬二千三百一十三石九年一百八十四萬三千三石至者一百七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七石十年一百八十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至者一百七十九萬七千七十八石十一年一百六十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二石至者一百六十四萬四千六百七十九石至大元年一百二十四萬一百四十八石至者一百二十萬二千五百三石二年二百四十六萬四千二百四石至者二百三十八萬六千三百石三年二百九十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一萬六千九百一十三石四年二百八十七萬三千二百一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七萬三千二百六十六石皇慶元年二百八萬三千五百五石至者二百六萬七千六百七十二石二年二百三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至者二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五石延祐元年二百四十萬三千二百六十四石至者二百三十五萬六千六百六石二年二百四十三萬五千六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四十二萬二千五百五石三年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五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四十三萬七千七百四十一石四年二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四十五石至者二百三十六萬八千一百一十九石五年二百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五十四萬三千六百一十一石六年三百二萬七千五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九十八萬六千一十七石七年三百二十六萬四千六石至者三百二十四萬七千九百二十八石至治元年三百二十六萬九千四百五十一石至者三百二十三萬八千七百六十五石二年三百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石至者三百二十四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三年二百八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六石至者二百七十九萬八千六百一十三石泰定元年二百八萬七千二百三

十一石至者二百七萬七千二百七十八石二年二百六十七萬一千一百八十四石至者二百六十三萬七千五
十一石三年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八十四石至者三百三十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二石四年三百一十五萬二
千八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一十三萬七千五百三十二石天厯元年三百二十五萬五千二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二
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四石二年三百五十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三石至者三百三十四萬三百六石
順帝至元二年八月以徽政院中政院財賦府田租六萬三千三百石補本年海運未敷之數令有司歸其直至正
元年十月中書省奏海運不給宜令江浙行省於中政院財賦府撥賜諸人寺觀田糧總運二百六十萬石從之十
二年五月海道萬戶李世安建言權停夏運從之十二月托克托言近畿水利不煩海運而京師足食帝命議行之
九月海運糧至京師是歲歲運之數漸不如舊至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糧通計江南三省所運止得二百八十萬石
二年又令江浙行省及中政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至正十二年海運不
通自後汝潁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竊據浙東西之地雖縻以好爵資為藩屏卒之貢賦不供剝
民自奉于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者積年矣十四年十一月詔江浙等處糧盡數赴倉候海運江浙應有諸王公主后
妃寺觀官員撥賜田糧及江淮財賦稻田營田各提舉司糧盡數赴倉聽候海運以備軍儲價錢依本處十月時估給
之十五年六月命撥鈔糴米貯灝河倉以備運江浙省言本年稅課等鈔內除詔書已免稅糧等鈔較之年例海運糧
并所支鈔不敷乞減海運糧以省民力戶部定擬本年稅糧除免之外其寺觀并撥賜田糧十月開倉盡行拘收其不
敷糧撥至元折中統鈔一百五十萬錠于產米處糴一百五十萬石貯灝河之倉以聽撥運從之十六年樞密院判董
摶霄建議人運之法摶霄言海盜一境不通舟楫惟可陸運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千六百人
可行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袋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負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日可
運米二百石人米一升可給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十九年九月遣官以御酒龍衣賜張士誠徵海運糧詔
遣兵部尚書巴特穆爾戶部尚書齊履亨徵海運于江浙由海道至慶元抵杭州時達實特穆爾為江浙行中書省丞
相張士誠為太尉方國珍為平章政事詔命士誠輸粟國珍具舟達實特穆爾總督之既達朝廷之命而方張互相猜

疑士誠慮方氏載其粟而不以輸于京也國珍恐張氏掣其舟而因乘虛以襲己也巴延特穆爾白于丞相正辭以責之巽言以諭之乃釋二家之疑克濟其事先率海舟俟于嘉興之澉浦而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後抵澉浦乃載于舟海灘淺澁躬履艱苦粟之載於舟者爲石十有一萬二十年五月赴京是年秋又遣戶部尚書王宗禮等至江浙二十一年五月運糧赴京如上年之數九月又遣兵部尚書徹辰布哈侍郎韓琪往徵海運一百萬石二十二年五月運糧赴京視上年之數僅加二萬而已九月遣戶部尚書托克托觀察爾兵部尚書特穆至江浙二十三年五月仍運糧十有三萬石赴京九月又遣戶部侍郎博囉特穆爾監丞賽音布哈往徵海運士誠托辭以拒命由是東南之粟給京師者止于是歲云二十年戶部尚書貢師泰以閩鹽易糧由海道運京師時師泰以江浙行省參知政事除戶部尚書俾分部閩中以鹽易糧運給京師凡爲糧數十萬石朝廷賴焉

續通典明漕運之法凡三變初支運次兌運支運相參至支運悉變爲長運而制定太祖洪武元年北伐命浙江江西及撫州九府運糧三百萬石於汴梁已而大將軍徐達令忻嶂代堅臺五州糧運大同其後海運餉北平遼東其西北邊則浚開封漕河餉陝西自陝西轉餉寧夏河州其西南令川貴納米中鹽以省遠運於時各路皆得就近轉輸

續通考四年正月命衛國公鄧愈督餉給征蜀軍是年令青州府官軍運山東糧給遼東定遼邊衛又蘭涼河岷等衛軍糧每歲令西安等府送納大路官倉轉運邊衛二十九年以陝西各府州縣民轉運邊餉道遠令於驛道有軍民處置倉各就近地計程接遞十九年十二月發北平山東山西河南民運糧於大寧三十年十月以遼東軍餉贏羨第令遼東屯種罷海運

成祖永樂元年初轉漕北京從戶部尚書郁新請也新以自淮抵河多淺灘跌坡運舟艱阻請別用淺船載三百石者自淮河沙河運至陳州潁溪口跌坡下復用淺船載二百石者運至跌坡上別用大船運入黃河至八柳樹諸處令河南車夫陸運入衛河轉輸北平與海運相參時駕數臨幸百費仰給不止餉邊三月命官督海運餉遼東北平命平江伯陳瑄都督僉事宣信充總兵官督海運四十九萬餘石餉遼東北平歲以爲常冬命運淮安儀真糧由衛河轉輸北京先是瀋陽軍士唐順言若開衛河而距黃河百步置倉廒受南運糧餉至衛河交運公私兩便命廷臣議未

行至是命都督僉事陳瑄運淮安儀眞倉糧百五十萬餘石赴陽武由衞河輸京師四年令海陸兼運平江伯陳瑄每歲運糧百萬石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衞籍兵萬人戍守乃命江南糧一由海運一由淮黃陸運赴衞河入通州以爲常九年命開會通河兼復舊黃河道以便轉漕 會通河道始自元至元時然岸狹水淺不任重載故終元世海運爲多明初輸餉遼東北平亦專用海運洪武年間會通河淤永樂初建北京河海兼運海運險遠多失亡河運民苦其勞至是濟甯州同知潘叔正上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淤者乃三之一濬之便於是命工部尙書宋禮及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往治之二十旬而工成此河既開海陸并罷南北運道三千餘里總名曰漕河其別曰白漕衞漕閘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因地爲號流俗所通稱也十二年正月發山東山西河南及鳳陽淮安徐邳民十五萬運糧赴宣府十九年十一月又發直隸山西河南山東及南畿應天等五府滁和徐三州丁壯運糧至宣府至正統二年令山西歲運宣府稅糧一半改運大同十二年令每歲運銀十五萬兩於宣府糴買糧料景泰三年令五軍等營撥軍七萬運糧七萬石於懷來十三年罷海運始興支運 先是十年以御史許堪言衞河水患命工部尙書宋禮前往經畫禮還言海運經歷險阻每歲船輒損敗有漂沒者有司修補追於期限多科斂爲民病而船亦且不堅計海船一艘用百人而運千石其費可辦河船容二百石者二十船用十八可運四千石以此而論利病較然請撥鎭江鳳陽淮安揚州及通州糧合百萬石從河運給北京其海道則三歲兩運已而平江伯陳瑄治江淮閒諸河工亦相繼告竣於是河運大便利漕粟益多至是年遂罷海運令蘇松常鎭杭嘉湖等府秋糧除存留并起運南京及供給內府等項外其餘并坐太倉海運之數盡撥運淮安倉又揚州鳳陽淮安三府秋糧內歲撥六十萬石徐州并兗州府秋糧內歲撥三十萬石俱運濟甯倉令淺河船於會通河以三千艘支淮安糧運到濟甯以二千艘支濟甯糧運赴通州歲運四次其天津並通州等衞各撥軍於通州接運至京又令浙直軍自淮運徐京衞軍自徐運德各置倉收囤山東河南軍自德運通交收淮安常盈倉徐州倉部委主事監督收放其攢運糧每石俱兩平斛斗收放官軍攢運止一尖一平定爲例此支運所自始也五年定給運軍行糧數各衞所運糧官軍行糧每員名不分遠近俱支三石至宣德九年令止支二石正統元年增爲二石七斗山東河南北直路近者不增十五年正

月平江伯陳瑄督漕運米赴北京自十三年後仍以瑄董漕運議造淺船三千餘艘初運二百萬石寖至五百萬石
國用以饒時江南漕舟抵淮安率陸運過壩踰淮達清河勞費甚巨五月瑄用故老言鑿清江浦導湖水入淮築四
閘以時宣洩又緣湖十里築隄引舟由是漕舟入達於湖省費不貲是年運京糧共五百八萬八千五百四十四石
十七年以口外糧料數少令于京倉支撥選軍儹運十九年以宣府等處缺糧令法司囚人運糧贖罪自雜犯死罪
至笞罪運十石至二石有差至宣德七年準遣官押法司囚犯赴通州各衛倉支糧自備車輛運山海十二年令永
平府永平盧龍等衛罪囚運山海倉糧赴遼東寧遠贖罪景泰四年令法司及直隸罪犯于通州倉支豆運赤城直
隸并萬全都司等處罪囚于隆慶衛倉支米運龍門六年令法司罪囚領運通州倉糧赴宣府不完者發巡撫處減
半自備米納宣府斬絞至杖罪二十石至一石四斗有差二十年二月隆平侯張信兵部尚書李慶分督北征軍餉
役民夫二十三萬五千有奇運糧三十七萬石二十一年令每歲漕運以兩運赴京倉一運赴通州倉交納至宣德
五年又令官軍運糧五百萬石以三分爲率通州倉收二分京倉收一分
仁宗洪熙元年令官軍運糧船內許附載物貨資給盤剝折耗之費至宣宗宣德二年又令運糧軍船工部及諸衛
門不許撥載他物致悞儹運
宣宗宣德二年五月命大將軍薛祿督餉開平四年六月復命祿督餉開平五年令歲運開平糧四萬石自京師至
獨石立十一堡每堡屯軍一千名各具運車以六十日爲限其開平備禦官軍輪班于獨石搬運六年令衛軍擺堡
儹運糧料一十萬石赴獨石等處景帝景泰四年令召人自通州倉運米赴獨石　是年令軍民並運浙江江西湖
廣及直隸蘇松等府起運淮安徐州倉糧撥民自運赴通州倉其運糧軍士於淮安南京倉支運二年命運糧給遵
化官軍行在戶部遣官以九月終發永平府屬縣民及東勝諸衛軍兼運林南東店倉糧于遵化城內供給官軍
續通典宣德四年平江伯陳瑄及尚書黃福建議用支運法令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糧於淮安倉蘇松寧池廬安廣
德民運糧於徐州倉應天常鎮淮揚徐鳳太滁和徐民運糧於臨清倉令官軍接運至京通二倉八年瑄言江南民
運糧諸倉往返多誤農業令民運至淮安瓜洲兌與衛所官軍運載至北京民[illegible]是[illegible]兌運之始也

續通考七年十一月召督漕平江伯陳瑄侍郎趙新等歲終至京議糧賦利弊至十年又令漕運總兵官每年八月赴京議事

英宗正統元年令陝西遞運糧至各衛各府歲納甘州各衛稅糧民運至蘭縣起發軍夫運至涼州分運各衛七年令蘇州等府起運南京糧折銀五萬兩運赴陝西轉運至甘肅糴糧給軍七年定漕船遭風漂流改撥令令漕運官軍若一衛有數船遭風漂流者委官覈實仝衛改撥通州及天津倉上納八年又令糧船損壞撥附近地方產有物料于清江衛河提舉司修造每處工部差官監收督造各衛所仍差撥官軍蓋立廠房相兼匠作工用及貼辦物料十三年定倉糧收放及加耗例各處解納在京幷通州倉糧及民糧送納臨清淮安倉者每石俱一尖一平斛收兩平斛放支官軍償運俱一尖一平斛支赴京通二倉交收又令湖廣江西浙江加耗俱六斗五升南直隸五斗五升江北揚州淮安鳳陽四斗五升河南民糧于蕭縣水次兌者四斗民自運至瓜淮等處兌軍運者三斗其兌運料豆加耗亦准此例十四年八月移通州糧入京師是年令蘇州府委官督糧里及殷實大戶人等自運京儲旗軍退回屯守時因土木之變復盡留山東直隸操備蘇松諸府運糧仍屬民至景泰六年乃復軍運

景帝景泰元年七月停山西民運糧大同是年令都御史總督漕運洪武時命武臣督海運嘗建漕運使尋罷成祖以後用御史又用侍郎都御史催督郎中員外分理主事督兌其制不一至是始設漕運總督于淮安與總兵參將同理漕事漕司領十二總十二萬軍與京操十二營軍相準二年正月詔天下朝覲官當黜者運糧口外

續通典景泰六年乃復軍運憲宗成化初以運糧未有定額乃定制四百萬石七年乃有改兌之議時應天巡撫滕昭令運軍赴江南水次交兌加耗外復石增米一斗為渡江費後數年帝乃命淮徐臨德四倉支運七十萬石之米悉改水次交兌由是悉變改兌而官軍長運遂為定制

續通考英宗天順六年定州縣與衛交兌例從尚書年富言凡一州一縣止許與一衛交兌兌支不盡方派別衛不許將一州一縣分作三四衛並不許將一衛分作三四州縣及以遠派近以近派遠八年命運軍納糧每石加耗五升毋溢勒索者治罪時兌運法久倉人覬耗餘入庾猝兌斛面且求多索軍困甚憲宗即位漕運參將袁佑上言便

宣帝曰律令明言收糧令納戶平準每石耗不過五升今運軍願明加則倉吏侵害可知仍令自概毋溢並禁勒索後從督倉中官言加耗至八升久之復溢收如故屢禁不能止也

憲宗成化元年許運船附載土宜免徵稅鈔運船之數永樂至景泰大小無定爲數至多天順以後定船萬一千七百七十官軍十二萬人是年准各處運糧旗軍附帶土產物貨河西務張家灣等處免其稅課 孝宗時限十石神宗時至六十石三年九月定倉糧尖平通算加耗例部議各倉糧舊例一尖一平但南京地卑溼米易浥爛虧折守支官攢往往因之得罪蓋因收受耗米多寡不同舊例收糧尖斛約有五升平斛三升以備折耗今後每石尖平通算耗米八升俱令平斛收受納戶親自行槩從之六年十月罷民運糧船帶甎納稅及禁包攬之害時巡撫漕運等官以蘇松常嘉湖輸運內府並各府部粳糯米十六萬石官給以船沿途甎廠鈔關必欲如民船帶甎納鈔兼遇水涸守閘又爲運軍凌逼及抵揚州等處則攬頭包攬巧肆刻削是以留滯日久困于負貸俱請嚴禁仍令船皆魚貫而行其有漂流糧米以該納京倉者改納通州省腳價補其數從之

成化七年乃有改兌之議應天巡撫滕昭令運軍赴江南水次交兌重其加耗後數年帝乃命淮徐臨德四倉悉改水次交兌由是悉變爲改兌而官軍長運遂爲定制

續通考八月定運糧京師額四百萬石自後以爲常 初運糧京師未有定額至是始定北糧七十五萬五千六百石南糧三百二十四萬四千四百石其內兌運者三百三十萬石由支運改兌者七十萬石兌運之中湖廣山東河南折色十七萬七千七百石通計兌運改兌加以耗米入京通兩倉者凡五百十八萬九千七百石而南直隸正糧獨百八十萬蘇州一府七十萬加耗在外浙賦視蘇減數萬江西湖廣又殺焉天津薊州密雲昌平共給米六十四萬餘石悉支兌運米而臨德二倉貯預備米十九萬餘石取山東河南改兌充之遇災傷則撥二倉米以補運務足四百萬之額不令缺也又立運船至京期限北直隸河南山東五月初一日南直隸七月初一日其過江支兌者展一月浙江江西湖廣九月初一日通計三年考成違限者運官降罰十年更定加耗之令湖廣江西浙江每石四斗應天等府一斗五升徐州二斗山東河南一斗五升十六年又令各處運糧通加耗一斗各把總官變賣時價解

送淸江衞河提舉司給與官軍造船其有司木料並抽分木植價銀停止二十三年令改造遮洋運船爲淺船從新河價運先是十六年遮洋船運糧薊州者如過風水漂流照淺河船例改撥補數至是令改造淺船價運其該運糧並人夫亦照淺船例均派多稱貸以濟用此往來之苦也其所稱貸運官因以侵漁責償倍息而軍士或自載土産以易薪米又格于例禁多被奪掠今宜加造船費每艘銀二十兩而禁約運官及有司科害搜檢之弊庶軍因少甦詔從其議二年又定加耗及收受例官軍上納京通二倉兌運者加耗七升改兌加耗四升支運並遮洋船仍舊一尖一平收受

孝宗弘治元年詔加運軍造船費並禁科害搜檢之弊都御史馬文升疏論運軍之苦言各直省運船皆工部給價令有司監造近者漕運總兵以價不時給請領價自造而部臣慮軍士不加愛護議令本部出料四分軍衞任三分舊船抵三分軍衞無從措辦皆軍士賣資產鬻男女以供之此造船之苦也正軍逃亡數多而額數不減俱以餘丁充之一戶有三四人應役者春兌秋歸艱辛萬狀船至張家灣又僱車盤撥

續通典五年戶部尚書葉淇言蘇松諸府連歲荒歉民買漕米每石銀二兩而北直隸山東河南歲供宣大二邊糧料每石亦銀一兩去歲蘇州兌運已折五十萬石每石銀一兩今請推行於諸府而稍差其直災重者石七錢稍輕者石仍一兩俱解部轉發各邊抵北直隸三處歲供之數而供三處本色以輸京倉則費省而事易集從之自後歲災輒權且折銀而折價以六七錢爲率無復至一兩者

續通考十年六月命侍郎劉大夏李介理宣府大同軍餉至十四年四月命工部侍郎李鐩總督延綏邊餉十七年七月命副都御史閻仲宇通政司參議熊偉分理邊餉十五年准江西糧不拘兌運改兌每石加過湖米七升道給運軍作過湖腳耗及添物修船之用九江府每石徵七升其饒撫廣信建昌鉛山五所赴進賢水次兌本省糧每石徵四升折銀一分二釐于布政司庫貯過湖米內支給若南昌袁贛三衞吉安安福永新三所則無過湖米云

武宗正德二年詔疏通水次倉儲先是成化間行長運之法江南州縣運糧至南京令官軍就水次兌支計省加耗輸輓之費得餘米十萬石有奇貯預備倉以資緩急之用弘治五年巡撫都御史以支兌有弊請令如舊上倉而後

放支戶部言兌支法善不可易詔從部議以所餘就貯各衛倉作正支銷又從戶部言山東改兌糧九萬石仍聽民自運臨德二倉令官軍支運至是漕運官請疏通水次倉儲言往時民運至淮徐臨德四倉以待衛軍支運後改附近州縣水次交兌已而并支運七十萬石亦令改兌但七十萬石之外猶有兌支不盡者民仍運赴四倉久無支銷以致陳腐請將浙江江西湖廣正兌糧米三十五萬石折銀解京而令三省衛軍赴臨德等倉支運如所折之數則諸倉米不腐三省漕卒便于支運歲漕額外又得三十五萬折銀一舉而數善具矣帝命部臣議如其請十年令輕齎銀隨正糧帶徵至嘉靖十一年准輕齎銀兩解赴漕司驗兌每幫先給十分之三備沿途起剝支用十分之七鞘封到京會驗給散山東河南輕齎銀不先給薊州糧每石先給一分以資添辦什物

世宗嘉靖初革漕政諸弊初漕政每加優恤仁宣禁役漕舟宥遲運者英宗時始扣口糧均攤而運軍不守法度爲民害自後漕政日弛軍以耗米易私物道售稽程比至反買倉米補納多不足數而糧長率攙沙水于米中河南山東尤甚往往蒸溼浥爛不可食權要貸運軍銀以罔厚利至請撥關稅給船料以取償漕運把總率由賄得倉場額外科取歲至十四萬世宗初政諸弊釐革然漂流違限二弊日以滋甚中葉以後益不可究詰元年令輕齎銀酌量支用實數以羨餘修船

穆宗隆慶元年十月巡按御史蔣機奏運解白糧事宜從之機言運解白糧必以府佐賢者任其事毋槩委之首領及驗發批單水程限簿勿令稽延又通行關津量免其稅帝如所請五年山東巡撫梁夢龍極論海運之利命量撥近地漕糧十二萬石行之先是嘉靖二十年總河王以旂議復海運言海運雖難行然中間平度州東南有東北新河一道元時建閘直達安東南北悉由內洋而行路捷無險所當講求帝以海道迂遠卻其議三十八年遼東巡撫侯汝諒言天津入遼之路自海口至右囤河通堡其中多可灣泊處部覆行之四十五年順天巡撫耿隨朝勘海道自永平西下海至天津皆傍岸行舟可避風初允其議尋以御史劉翾疏沮而罷至是時漕船從河運者行新溜中多漂沒夢龍言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島人商賈所出入遣卒自淮膠各運米至天津無不利者遂命量撥漕糧俾夢龍行之六年王宗沭督漕請行海運詔令運十二萬石自淮入海抵天津衛凡三千三百九十

里萬曆元年即墨福山島壞糧船七艘漂米數千石溺軍丁十五人給事御史交章論其失于是罷不復行二十五年自登州運糧給朝鮮軍山東副使于仕廉復言餉遼莫如海運海運莫如登萊登萊至旅順其中天設水遞止宿避風勢便而事易時頗以其議爲然而未行也七年七月初通漕運于密雲

神宗萬曆初定開兌並改折等制十月開倉十一月兌竣大縣限船到十日小縣五日十二月開幫二月過淮三月過洪入閘皆先期以樣米呈戶部運糧到日比驗相同乃收凡災傷奏請改折者毋過七月題議後期及臨時改題者立案免覆漂流者抵換食米大江漂流爲大患河道爲小患二百石外爲大患二百石內爲小患小患把總勘報大患具奏其後不計多寡概行勘奏四十六年八月海運餉遼東山東巡撫李長庚奏行海運特設戶部侍郎一人督之

熹宗天啟二年三月詔飭漕政漕運總督余合中疏請飭漕政三款一漕之苦在漂沉今後宜裁革造船私耗倍加選料一漕之遲在貿易今後漕船定以千石爲限不許多帶私貨庶推挽易舉一漕之難在淺澁今後務盡力挑濬管河部司總其成沿河州縣分其任隨淤隨濬無使復澁詔如議五年正月御史陸世科請變通漕政部議行之世科疏欲以漕折地方暫挪北新滸墅等關應解戶部稅銀撫按委官往豐熟省分買米加以水腳運實京倉旋將州縣所徵折色解補缺額如納監納級等項照例俱准輸粟因酌時價稍增其値以償載運之費不待招商遠致持籌恒足敕令部議行七年正月遣內監崔文昇提督漕運至崇禎四年十一月遣內監呂直監視登島兵糧海禁羣臣合疏諫不聽

莊烈帝崇禎六年漕運愆期奪總河尚書朱光祚官時良城至徐塘淤爲平陸以致漕運愆期命奪朱光祚官十二年十月中書沈廷揚復陳海運之便且輯海運書五卷進呈命造海舟試之廷揚崇明人十三年六月朔乘二舟載米數百石由淮安出海望日抵天津守風者五日行僅一旬帝大喜加廷揚戶部郎中命往登州與巡撫徐人龍計度山東副總兵王允恩亦上海運九議帝即令督海運先是寧遠軍餉率用天津船赴登州候東南風轉粟至天津又候西南風轉至寧遠廷揚自登州直輸寧遠省費多尋命赴淮安經理海運爲總漕侍郎朱大典所沮乃命易駐登

州領盛遠餉務十三年三月給事中張元始疏陳白糧苦弊元始奏白糧每正米一石加耗五升車脚銀一兩未嘗有虧百姓也二十年前糧解一名費銀不過二百兩近年每費至一千五百兩夫充是役者必選殷實良民領解來
京例赴鴻臚報名入朝待以臣禮今日費累百般苦難枚舉乞令白糧改在漕糧之前二月開幫五月抵灣毋拘軍前民後之說而光祿供用庫引戶一節比照祿米倉例解戶親手交納尤為省便也

皇朝通考漕運規例　漕糧各省原額正兌米三百三十萬石改兌米七十萬石除折改及歷年荒闕開墾報銷不足原額外實徵正兌米二百七十五萬一千二百八十三石改兌米五十萬一千四百九十石各有奇（會典則例據乾隆十八年奏銷冊約舉其數今採入每年歷有增減有定額而無定數）正兌改兌外有加徵以待耗闕者曰正耗米數以省之遠近為多寡正兌每石正耗四斗至三斗五升改兌四斗至一斗七升各有差有額徵之漕糧而折徵者曰永折米江蘇安徽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共徵米三十六萬一百八十六石六斗六升有奇每石折徵銀八錢至五錢五分有差有改徵漕糧而折徵者曰灰石折米江蘇浙江應徵米共三萬四千四百四十石遇閏加徵二千八百七十石每石連耗折徵銀一兩六錢白糧江蘇蘇州松江常州三府太倉州原額十五萬四百三十八石四斗七升除改徵漕糧外實徵六萬九千四百四十七石浙江嘉興湖州二府原額六萬六千二百石除改徵漕糧外實徵三萬五百五十三石耗米每正額米一石江南加徵三斗浙江四斗共三萬四千五百八十二石九斗五升有奇經費江蘇浙江共徵銀二十三萬二千六十一兩八釐米五萬七千五百四十八石九斗九升四合　小麥河南正兌改兌共一千八百十九石四斗加耗與米同黑豆山東河南正兌改兌共十萬五千三百二十三石三斗五升有奇加耗與米同　隨漕款目曰輕齎曰易米折銀曰官軍行月曰贈貼曰紅駁曰蓆木板竹各省共徵銀一百八十五萬三千六百兩遇閏加徵紅駁銀三百兩米六十一萬七千八百七十六石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二石豆五百三十二石各有奇　水次六倉江南江甯倉徵米淮安鳳陽二倉徵銀米麥徐州倉徵銀麥豆山東德州臨淸二倉徵銀米共徵銀二十六萬三千六百二十六兩米七萬二千二百四十六石麥五萬四千三百八十三石豆四千三十七石各有奇

皇朝通典順治二年定漕運官司提衡巡察則設總漕巡漕督押則設漕道糧道統領則設總運輓運則設旗甲叉

監兌官以同知通判為之押運官專以通判為之領運官以衛所守備千總為之

皇朝通志四年定各省漕船額缺者給以重運銀令運軍雇募民船裝運

七年裁巡漕御史先是漕糧軍民交兌軍強民弱每多勒索

皇朝通考九年定漕糧官收官兌徵贈貼銀米給運軍漕糧向係軍民交兌軍強民弱每多勒索至是定為官收官兌酌定贈貼銀米民輸官給浮費悉除

皇朝通典十年以白糧無漕船令攢廠成造製鐵斛定式頒發倉場

十二年定五年一編審軍丁毋令竄入民籍是年定各省漕運過淮限期江北各府州縣限十二月內江南江寧蘇松等處限正月內江西浙江限二月內其不過淮之山東河南二省限正月盡數開行

康熙元年　諭領運官軍依限抵通回空均宜恪守成法如有私販貨物隱藏犯法人口及盜賣漕糧中途故致船壞者著督漕官並該地方官參奏嚴提治罪若知而徇隱亦從重處治

十一年更定漕船抵通限期山東河南限三月初一日江北限四月初一日江南限五月初一日江西浙江湖廣限六月初一日到通均限三箇月完糧如違限不完押運等官計違限月日各降罰有差又定白糧過淮抵通違限者督運官議處如督運漕糧例

十四年定江蘇白糧照浙江例抽漕船裝運五年更換

皇朝通志三十三年申嚴折徵漕糧耗米之禁又定僉軍額例先是漕船運軍每船十名至十二名不等康熙二十五年定額十名至三十五年更定每船僉軍一名其餘水手九名擇諳習撐駕者僱充

三十七年江南建平縣漕糧改折秈米從民便也

皇朝通典雍正元年免江西腳耗扒夫修倉鋪墊等銀五十一萬兩米六十一萬石有奇是年令漕運總督於開兌開幫時將糧船各數運軍姓名冊送戶部查覈

三年定漕白糧抵通日期及起卸回空船糧各數並石壩外河水深淺令倉場侍郎五日一次具奏

四年　論押運同知通判抵通之日著總督倉場侍郎送部引見

五年　諭在京各倉委都統副都統御史等每倉各一人專任稽察之責其支放奏銷等事不必經管惟倉房滲漏牆垣損壞與倉內鋪墊及匪類盜竊各弊察出即行文倉場侍郎知之倘不能察出弊端以致虧損倉糧著落都統及倉場監督等官分賠通州三倉交與通永道通州副將稽察其失察分賠之例與京倉同並定催漕船成造歲修銀兩每船給銀三十七兩六錢三分三釐動支稅課銀每歲給二修銀二兩動支茶果銀十年期滿照例別造

六年定文學生員准免僉運令浙江徵收漕米無論紅白秈粳米折收納著爲令

皇朝通志七年上諭漕船過淮抵通所費陋規甚多各差御史二人前往稽查不許該管官吏及經紀車戶人等額外需索以累運軍先是漕船經過皂河濟寧臨清三處由河道總督題報時山東河南增設總河故以濟寧臨清歸河東總河題報

九年　詔豁免江南江淮興武二衛攢夫底料銀十萬八千一百餘兩

十三年令漕運總督飭督運領運官嚴禁漕船水手擾害居民之弊

皇朝通考乾隆元年定各省截留漕船介于起運停運之間行糧月糧應給應追向未定有成例應酌定成規以歸畫一嗣後江蘇安徽浙江截留漕船應支本折月糧三修銀準其照數全給至行糧盤耗贈銀負重等項各隨多寡分作十分自水次抵通按程途遠近亦作十分計算行一分程途給一分銀米如行一兩站未及一分者即按一兩站扣算支給贈米一項如米到州縣半月放清者按已行之程扣給其未行之程追繳半月以外每石給米一升滿一月者給米二升滿二月者給米四升滿三月者全給若幫貼截留本次或全兌全卸或數月後收清贈米亦按月計算江西漕船較大米數多每年額領三修銀不敷取辦于行月兼之水次開行逐節淺阻起駁長江守風過淮修艌一應費用較江浙不同遇有截留將原領折耗行月贈銀贈米斛面米均免扣追又每米一石徵耗米四斗爲交通倉及沿途折耗之費副耗米一斗三升爲水次開行抵淮折耗如在淮安以南截留者將四耗米令其隨正交納副米免

其追繳如過淮截留者將四耗米內正兌米隨交二斗五升改兌米隨交一斗七升[illegible]
挨由淮到通程途作爲十分計算行一分程途即給一分耗米湖北湖南漕船灣泊岳州府濱臨洞庭風波不測截
留漕船例給一半月糧之外每船酌留頭舵水手四名防護每名月給口糧一升減去水手人等每站給盤費銀三
分米一升照時價折給至五年又定未兌之船截留者照停運例給與減半月糧已兌未開之船截留者減半月糧
之外將三修一項照數全給各省畫一辦理
七年又定截留漕船已兌開行照定例扣追運軍多有苦累每船山東河南加給銀五十兩江南浙江六十兩湖廣
七十兩江西九十兩其應給之銀即于行月折色銀內扣給所餘行月等銀仍照舊按程分別追給再江西湖廣已過
長江者其所餘銀兩給與四分之三已渡河至臨德等處者全給
皇朝通典 二年將河南山東粟米改徵黑豆河南二萬石山東四萬石裁減江南浙江白糧十二萬石改徵漕糧以
紓民力並定山東自備船回空之例是年令御史四人分駐淮安通州濟寧天津等處巡察諸弊
皇朝通典 三年 恩賞運弁銀人各四兩軍半之是年以湖北通山當陽二縣僻處山陬兌運較難每石改徵銀
一兩二錢五分制鐵尺用積方之法覈算倉糧旋定各倉貯米每廒以萬石爲率其奇零之數別貯一廒
四年定漕船遇淺剝運例凡重運所經遇淺令河道總督即飭所在有司官具民船剝運其剝船雇值憑有司官酌
給
五年復定漕糧截留事宜未兌者照停運例給與減半月糧已兌未開者並將三修一項全給
皇朝通考 十年 諭據工部侍郎范璨奏稱江南下江雜賦重于他省向來徵收弊竇甚多民間每完糧一石借漕
費之名或以九折或以八五折收甚至以八折收至雍正元年蒙 世宗憲皇帝軫念窮黎 敕令嚴加釐
剔其時尹繼善爲江西撫臣悉心籌酌定每石收漕費六分總令小民平斛響擴額外浮粒不收 地方官奉法緊嚴
彼時府道營微行密察諸弊肅清謳歌載道乃久之故智復萌上年下江收漕賢否不等聞有初開倉時印官駐宿
倉所親驗米色胥吏尚無閒可乘迨至漕糧緊兌之時印官不能處處親驗 吏胥等即可多方刁難小民不能等候

情願議扣自九五折至九折不等大漕既畢所徵兵行局恤等米石竟有扣至八折者此雖得之風聞然法久弊生亦不可不再加整頓況一處如此他處即相效尤一省如此他省亦恐難保伏懇特頒諭旨通飭有漕地方官于開倉之際刊立木榜大張曉示毋許額外需索令糧道知府等員不時密訪如有刁難折扣等弊即將官吏一併揭參至于大漕完竣之後徵收兵行局恤等項遴委幹員暗加查察稍有違犯亦即稟究如此諸弊可以禁止等語徵收漕糧弊竇甚多江南之漕甲于諸省尤爲積弊之藪朕亦知之范燦所奏著發出令有漕地方大小官員閱看嚴行釐剔如有仍蹈故轍者經朕聞知或被御史參劾必重加處分至于尹繼善既于前江撫任內辦理稱善今節制兩江仍是職任內應辦應查之事何以置若罔聞一聽有司之變易舊規奸胥猾吏得以高下其手也將此諭問尹繼善其又何辭

十一年監察御史沈景瀾請令各甲戶應完漕項細數預給一單庶不至于漕項內每戶暗加分釐以杜浮派之源從之

皇朝通典十六年又改河南粟米徵黑豆二萬石

十七年定稽察各倉官除都統值班御史在城理訟之期均更番到倉稽查違者令巡漕御史糾參是年增定稽查倉庾事例京通各倉每倉差御史一人稽查奏明年終更代不實者議處申禁收漕州縣收兌留難之弊

十八年

諭向來旗員承修厫座往往虛及工部料估之數不敷輾轉

有應修工程著工部倉場該旗各派司官一員會同料估修理是年定倉厫議增議減以至遲延時日嗣後各倉如

侍郎收執其殘厫用都統御史封條恐陰雨查驗不便茲改交滿漢監督以匙鑰封閉之令向例各厫匙鑰交倉場

鬱糜爛俟深秋時始行上板加封值者罪之並將失察之該管將弁參處　專責成又收漕甫完即行封閉易致蒸

皇朝通考二十六年　諭直隸總督事務繁多所有薊運河挑淺工程著就近令倉場侍郎專管每歲督率通永

道薊州知州隨時相度實加疏濬以資漕運

二十九年　諭司漕各員不得濫收潮潤米色又漕運總督楊錫紱奏請懲軍籍紳宦富戶規避簽丁詭捏脫漏

久積習以裨漕務從之
四十一年　諭曰沿河短縴多係無業窮民羣聚覓食晝則隨幫受雇夜則乘機爲匪其中最易藏奸而漕艘總行
上下遇有頂風淺水添雇幫縴人夫亦屬必不可少莫若令沿河州縣酌量安設縴夫並選派夫頭照管以供受雇
其各幫雇覓縴夫並令押運千總督率旗丁查點稽核按站交替不許攜帶過站亦不許中途私雇庶各有責成不
致滋事著直隸山東江南江西浙江湖廣各督撫會同漕運總督確商妥議具奏
四十七年定管泉各員巡勘章程每年春夏之交管泉人員親駐泉源處所督夫疏道並飭各本管州縣一體實力
查辦各本管府州于巡漕查勘之外再行巡查一次分別勸懲
漕運限期　兌運各省限十一月過淮江北各府限十二月內江南江甯蘇州常州鎭江等府限正月內松江府限
二月初十內浙江湖北限二月內江西湖南限三月初十內其不過淮者河南限正月開行山東臨清牐內亦如之
其牐外限二月開行到通程限山東河南限三月朔日江北限四月朔日江南限五月朔日浙江江西湖廣限六月朔
日通州回空限十日淮安至天津重運限自半日至十二日有差回空于有牐壩處限與重運同無牐壩處逆流限自
九日至一日順流限自三時至三日半各有差天津至通州重運係逆流二十里回空係順流五十里均限一日山陽
至浙江重運順流四十里逆流二十里回空順流五十里逆流三十里均限一日違者該管官論如法
順治十二年奉　上諭漕運至爲重務年來拖欠稽遲弊非一端漕督固宜盡心督撫亦宜分任責成除湖廣
漕船暫留充餉外江南江北江西浙江等處漕糧著該督撫督率所屬各糧道州縣衛所等官恪遵漕規冬兌春開
務依限到淮其到淮以後漕督察驗催趲抵通交納河南山東漕糧該督撫督率所屬各官徵兌開行知會漕督察
催北上係何地方遲誤者自督撫以至州縣衛所等官應擬何罪屬何省分者應限若干月日戶部詳確議奏遵
旨議定各省漕糧徵收限十月內兌運限十一月內過淮江北各府州縣限十二月內江南江甯蘇松等處限
正月內江西浙江限二月內其不過淮之山東河南二省限正月盡數開行如有司無糧軍衞船不齊備以致過淮
違誤督撫糧道監兌官計違限一月至三月以上者各降罰有差如兌糧及期領運等官沿途遲誤者計違限十日

至一月責革有差經徵州縣衛所等官船到無米有米無船過十二日至二月者各降罰有差漕督過漕有催趲之責過淮以後河督亦有催趲之責如過淮及期而到通遲誤者河漕二督及沿河鎮道將領州縣等官亦照督撫糧道監兌官例議處至康熙五十一年增定違限一二月者如舊例行違限二月以上或七十日者督撫降一級戴罪督催糧道監兌官降二級調用八九十日者督撫降一級留任糧道監兌官降二級調用至雍正十三年題准山東臨清臨內之船照定例行其臨外之船限次年二月兌開乾隆九年又題准江南松江府漕船必由尊柳澱山等湖湖南經涉洞庭江西必由鄱陽各幫船於過淮原限外寬限十日

十六年定漕船回空過淮者責之漕運總督不過淮者責之糧 道察其船原數闕者罪之

十七年定押運府倅過淮抵通遲誤者如糧道例議罪

康熙二年各省漕糧漕運總督刊發全單開列本幫兌糧軍船數目行月修船錢糧及到次開兌開行過淮到通回空違限日期與夫驗米色察夾販款目畢具各弁投到全單嗣後依式填注如有違誤不填及填注不實者在南聽漕運總督在北聽倉場侍郎察參

四年定漕船回空期限漕船抵通州限十日回空倉場侍郎定立限單責成押幫官依限到淮

十一年定漕船抵通限期山東河南限三月初一日江北限四月初一日江南限五月初一日江西浙江湖廣限六月初一日到通均限三月內完糧如違限不完押運等官計違限不及一月至二月以上者各降罰有差又定白糧過淮抵通違限者督運官議如督運漕糧例

十七年增定重運回空沿途期限各省漕船重運自淮安至天津原有定限今加增定如原限半日而違限一時原限一日而違限兩時原限一日半而違限三時原限二日以上而違限半日原限四日以上而違限一日原限六日以上而違限一日半原限十二日而違限兩日專催督催官各議罰有差原限半日而違限三時原限一日以上而違限半日原限兩日以上而違限一日原限四日以上而違限兩日原限六日以上而違限三日原限十二日而違限四日專催督催官各降罰有差如違限之期與原限之期相等者降調逾于原限者降革各有差回空自天津至

淮安向亦有定限今更定如逆流順流而有牐壩均照重運定期如無牐壩逆流原限十二日者改為九日四日改為三日三日改為二日二日半改為一日順流原限半日改為三時一日改為半日四日改為二日五日改為二日半如致違限沿途文武官並隨幫官皆照催趲重運例議處天津至通州重運係逆流二十里限一日回空係順流五十里限一日山陽至浙江重運順流四十里限一日逆流二十里限一日回空順流五十里限一日逆流二十里限一日如有違限照例議處至鎮江渡江如因風守候令地方官報明免議再江西湖廣漕船行長江至儀徵者因風挽運難以立限應令地方官作速嚴催出境其自儀徵至天津皆如新定例行

二十八年定漕運受兌離次各省巡撫題報期限不得過二月逾限者論

三十四年令漕運總督每年將過淮漕船總數繕造黃册尊疏具題

五十一年　諭凡事不求根本止務枝葉斷無實效條奏漕糧一事者止以途間耽閣開兌遲悞陳奏其漕船稽遲根原從無一人言及朕南巡數次河道漕運知之甚悉如上江漕船皆入儀徵河口下江漕船皆入瓜州河口因大江泊船不便而四千餘艘彼此相爭入口灣泊必俟到齊始挨次開行則守候之間甚至遲悞若凡一幫全到在先不必等候各幫隨令起行遍淮其續到者亦照此勿令守候止以船到即令起行則前幫得以早行後幫慮其隔絕自然奮勉追行如此則重運回空斷不敢遲誤下部議行是年定給漕船限單漕船受兌開幫巡撫給以限單塡註開行日期飭令沿河州縣挨注入境出境時日抵淮將單呈繳漕運總督察驗過淮後漕督亦給以限單將經過州縣原定限日刊入單內飭令沿河州縣注明入境出境日期俟抵通將單申繳倉場侍郎察驗回空倉場侍郎刊發限單沿河州縣塡注亦如之至淮申繳漕運總督察驗漕督別給抵次限單沿途塡注亦如之抵次之限不得過十一月既抵次將單申繳巡撫察驗

雍正三年定漕白糧船抵通日期及起卸回空船糧各數並石壩外河水深淺令倉場侍郎五日一次具奏

七年定漕船經過濟甯臨清二處令河東河道總督題報舊例漕船經過皂河濟甯臨清三處由河道總督題報時山東河南增設總河故以濟甯臨清歸河東總河題報皂河仍歸江南總河題報

乾隆三年定山東自備船回空之例山東自備船令於交糧之日除留頭船一二人在通候領隘美完呈等項外其餘各軍給與空身限單勒令回次抵次將單呈繳各衛所察驗仍將限單填明到次日期彙送糧道考察留通運軍事竣回次亦如之七年定山東漕船不由漕運總督給發限單受兌之後即呈報河道總督及巡漕御史稽察催行

漕運官司　漕運總督一人總理直省糧儲轉漕以輸　京師巡漕御史四人掌巡視稽察糧道山東河南安徽江蘇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各一人分掌漕務督運過淮監兌官山東六人河南三人江南十有五人浙江江西湖南各三人湖北六人以管糧同知通判爲之押運官山東河南各一人江南七人浙江三人江西二人湖北湖南各一人以管糧通判爲之領運官漕糧直隸千總四人（領河南運）山東守備一人千總三十六人（內領河南運四人薊運四人）江南守備八人千總九十八人（內領河南運四人）浙江守備二人千總十八人江西守備二人千總二十五人湖廣千總二十有二人白糧千總六人浙江千總四人均以衛所官爲之每幫武舉一人隨幫効力運軍每船一人僉軍籍人充役至于催運則凡漕船所經沿河文武官皆有責焉

順治二年定漕運官司一仍明制輓運則設旗甲統領則設運總督押則設漕道糧道提衡巡察則設總漕巡漕

七年裁巡漕御史

十二年定五年一編審軍丁毋令竄入民籍

康熙元年嚴沿途文武官催趲之責催趲不力者論

二十二年　諭漕運總督管理糧船是其專責漕運過淮及回空之時應令總督往來親催自奉　諭後漕督親督重運至通歲以爲例

二十六年申嚴運軍代運之令定例運軍不親押運以子弟代行者運軍及代運人均發邊衛充軍至是並嚴該管官處分

三十五年定出運每船僉軍一名定例每船運軍十名至十二名不等康熙二十五年改定額設十名至是每船僉軍一名其餘水手九名擇其身家並諳習撐駕者雇充

四十五年定僉軍例親僉責在糧道舉報責在衛守備用舍責在運弁保結責在通幫衆軍一軍無保不准僉軍一軍有欠衆軍同賠至五十一年增定令千總結保衛守備府倅親驗結申糧道如有欠糧出結官坐罪

五十一年定僉副軍一人隨運每年于本軍子弟及兄弟之子再僉一人爲副軍隨運如抵通欠糧留本軍完欠副軍回空如重運到淮虧缺令本軍駕運北上留副軍買米趕幫

雍正元年　諭漕船務于本軍內擇其能撐駕者充當水手不得雇募無籍之人

四年　諭押運同知通判抵通之日著總督倉場侍郎送部引見六年定文學生員准免僉運

七年　諭朕聞糧船過淮所費陋規甚多嗣後著御史二人前往淮安稽察不許官吏人等向運軍額外需索以致擾累其糧艘中攜帶物件除照例許帶外如運軍有夾帶私鹽及違禁等物者亦著該御史稽察但不得過于嚴刻吹求以致糧運滯遲至漕船抵通之時其該管衙門官吏及經紀車戶人等恐有向運丁額外需索陋規者亦著差御史二人前往稽察淮安于二月初差往通州于四月內差往不必拘定滿漢各一人著都察院按期開列請

旨

乾隆八年令江淮興武二衛黃快船丁歸入民賦以嚴勾考時以江淮興武二衛運軍有竄入黃快船避僉者故令黃快船丁歸入民賦每五年將現運及備僉餘軍勾考一次將本軍及子孫兄弟之子並所居州縣都圖鄉鎮注冊送戶部察覈三十七年令糧道親自督運到淮不得轉委丞倅代押

四十八年　諭向例總督俱兼兵部尚書右都御史銜巡撫俱兼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銜但漕運河道總督並無地方之責究與各省總督不同況又有由道員陞署及簡擢初任之員若一例兼銜未免太優不可不量爲區別嗣後漕運河道總督該部俱奏請給與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著爲令

漕船

各省原額萬四千五百五號除改折分載帶運坍荒闕額潰糧裁減船數外實運船數（右謹據會典則例恭載第各省漕糧屢蒙欽頒恩免漕變出運部自增減仍不拘定額）直隸三十七號（協濟河南）山東九百七十五號（協濟河南二百四十四號）江南江安糧道所屬二千八百八

十六號（臨清河南一百二十五號協濟蘇松千八百三十五號）蘇松糧道所屬四百三十九號浙江五百六十九號江西三百四十八號湖北一百二十號湖南百十有四號河南無漕船直隸山東江南就近協運四百有六號白糧船江南一百三十六號（在通省漕船內三年抽調一次）浙江六十三號（在通省漕船內撥定長運）自備船無定額（各省漕船缺額運軍雇募民船裝運官給其直）催漕船沿河每汛一號坐船六十號

順治四年定各省漕船缺額令運軍自備船裝運自備船不支三修料價僅給重運銀令其雇募民船至順治九年定給水腳銀江南蘇州松江安慶廬州並江西浙江等處每石自三錢至三錢五分揚州府每石二錢五分均于隨漕項內動給

十年以白糧無漕船令攢廠成造

十三年定貼造漕船之例凡成造漕船例于州縣民地徵十分之七衛所軍地徵十分之三給備料價其有不敷于江甯各衛屯米每石協濟銀一錢黃快船每丁協濟銀五分官舍餘丁編爲三則上則納銀五錢中則三錢下則二錢審定造册徵收解廠安慶衛以屯田勻配上下兩運公同貼造新安宣州二衛按屯田編徵貼造建陽衛于屯丁銀內加徵貼造廬鳳淮揚徐滁等衛蘇太等衛所及山東各衛均按清出丁舍編徵貼造浙江按清出閑丁每丁徵銀四錢江西每丁徵銀二錢五分湖廣每丁徵銀二錢以供貼造若船多銀少儘數勻攤

是年又飭將各衛所舍餘閑丁按年編審納銀爲幫貼之費至康熙十九年始定漕船額支官銀成造其清出丁銀概飭解部

康熙三年增造浙江白糧船六十四號浙江白糧用漕帶之法需船百二十號除六十二號于漕幫內抽出裝運外增造六十四號并入漕幫僉運十四年定江蘇白糧照浙江例抽選漕船裝運五年更換康熙四十三年浙江運白糧船亦定爲五年更換乾隆七年以浙江運白不願更換仍依舊例撥定軍船永遠承運

十六年改江南五年更換之期爲三年

二十六年定各衛所漕船照每年見運之數成造十分之一

又定各省歲修漕船每出運一船給修費銀七兩五錢

雍正二年裁船政同知先是浙江設船政同知至是罷一切修造漕船事宜歸糧道管理令運軍支領料價赴廠成造所有不敷即于道庫減存漕項銀內動支其蕪湖淮安杭州等關額供造船銀飭令解部

五年定催漕船成造歲修銀數催漕船按汛成造每船給銀三十七兩六錢三分三釐動支稅課銀每歲給小修銀二兩動支茶果銀十年別造期滿照例

八年定漕船裏料銀（舊例成造新船將舊船備廠充作裏料如無交銀五十一兩）

九年 諭戶部江南江淮興武二衛運軍名下有應追鑽夫底料銀十萬八千一百餘兩此項自康熙四十二年至雍正元年前後共二十載各軍簽替更換不一見今著追之人未必係當日領米之人其力既不能完未免有所拖累且令承追接催各官參罰累累有礙考 成亦可軫念著將二衛應追夫役及底料銀悉行豁免

乾隆十七年增設撥船（國初以漕船至天津起撥分運至通設紅撥船六百隻每船給田十頃養贍免其徵科至康熙三十九年裁革紅撥船按原給田所收租額分派各省於漕糧項內徵給運軍雇船撥淺乾隆二年定每船給紅撥銀二兩至是北河增設撥船六十號設夫百八十名淺夫三百名隨時疏濬以免丁累其置造撥船器具夫工等費于紅撥銀內動支餘銀仍照數分給運軍以備撥淺之用） 二十四年漕督楊錫紱奏江西幫船情形與江浙等省不同可以通融裁減且于辦公有益從之

倉庾

在 京師者十有三倉祿米南新舊太富新興平太平萬安七倉在朝陽門外海運北新二倉在東直門外本裕倉在德勝門外清河儲濟裕豐三倉在東便門外豐益倉在德勝門外安河橋又大通橋朝陽門號房二處其在通州者三倉西倉在新城內中倉在舊城內南倉（乾隆十八年裁）又石壩土壩舊城南門新城南門號房四處專管官設總督倉場侍郎一人總理北河河道及漕船倉庾之事 欽簡大臣涖其任坐糧廳各倉監督咸隸焉坐糧廳滿漢各一人掌北河疏築督催漕船收運倉米出納庫銀及通州稅課之事大通橋監督滿漢各一人掌抽盤督催之事兼驗收隨漕松板 京師豐益倉監督滿二人餘十二倉滿漢各一人掌倉糧出納之事稽察官每倉 欽命御史一人專司倉房完損糧米侵盗之事率于歲終更代

順治十年製鐵斛頒發倉場永爲定式十三年定各倉收米限期京倉限十日通州倉限七日畢印給倉收以坐派紅單部印票到日起限逾限者劾之

康熙二年定漕糧完欠分數以嚴考成坐糧廳經管漕糧除帶運米外將餘米併入正運總作十分考覈未完六釐以上不及一分者罰俸六月一分以上不及二分者罰俸一年

雍正二年定運米經紀車戶掣欠賠抵之例經紀運米到橋車戶運米進倉舊例每米五十袋抽掣一袋一袋短少餘米例算於各役腳價內扣賠至是定經紀係船運每十萬石定掣欠二百石大通橋車戶係陸運每十萬石掣欠二百五十石通倉車戶係水陸兼運每十萬石亦掣欠二百石每石秔米作價銀七錢稜米六錢准於腳價內扣抵若欠數多除不准腳價扣抵外照盜賣漕糧例治罪每秔稜米一石作價銀一兩四錢行地方官將家產變賠

乾隆三年增定每石增其掣欠八合照七錢六錢之例買餘米賠補若欠數多仍照一兩四錢之例於腳價內扣抵

五年諭在京各倉每倉或都統或副都統各一人御史中不分滿漢每倉各委一人專任稽察之責其支放奏銷等事不必經管惟倉房滲漏牆垣損壞與倉內鋪墊及匪類盜竊各弊察出即行文倉場侍郎知之若倉場侍郎不及時辦理妥協即據實奏聞倘不能察出弊端以致虧損倉糧著落稽察之都統副都統御史與倉場監督等官分賠通州三倉即照此例交與通永道通州副將稽察其失察分賠之例與京倉同

乾隆三年製鐵尺用積方之法覈算倉糧積方之法二年以內方一尺照三斗一升六合之法三年以外方一尺照三斗四升之法二年以內三年以外者方一尺照三斗二升八合之法丈算鑄鐵尺分頒戶部倉場及各倉嗣後均依尺丈量是年定各倉貯米每廒以萬石爲率其奇零之數別貯一廒

十七年定稽察各倉官除都統循班御史在 城理訟之期均更番到倉稽察違者令巡漕御史糾參是年增定稽察倉廒事例京通各倉每倉差御史一人稽察年終更代將一年有無弊竇奏明交戶部存案奏報不實者議處其各倉收滿廒倉場侍郎封固御史加封各廒鑰匙倉場衙門收貯每冬夏二季驗封加封新舊監督交代整廒驗封零廒抽盤如有攙和短少將報倉場侍郎及 御史公盤得實治罪勒賠其監督交代限兩月交完出結

十八年　諭向來旗員承修廒座往往慮及工部料估之數不敷輾轉議增議減以致遲延時日嗣後各倉遇有應修工程着工部倉場該旗各派司官一員會同料估　修理是年御史曹秀先奏通漕各廒挑鋪新例交倉場侍郎收執其殘廒用都統御史封條恐陰雨查驗不便請　諭交滿漢監督以專責成又收漕甫完倉廒即行封閉恐濕蒸之氣未出以致糜爛請俟深秋始行上板加封使米不受傷下部議行

二十七年定監督期滿更代之例京通各倉滿漢監督三年期滿不准留倉如有滿漢同時任滿准　倉場侍郎於各倉監督內揀選調補直省州縣倉廒建於各州縣城內其收兌稽察知州知縣自監之若其地不通　水道者則建倉於鄰邑水次以便起運